譯書集成續編

一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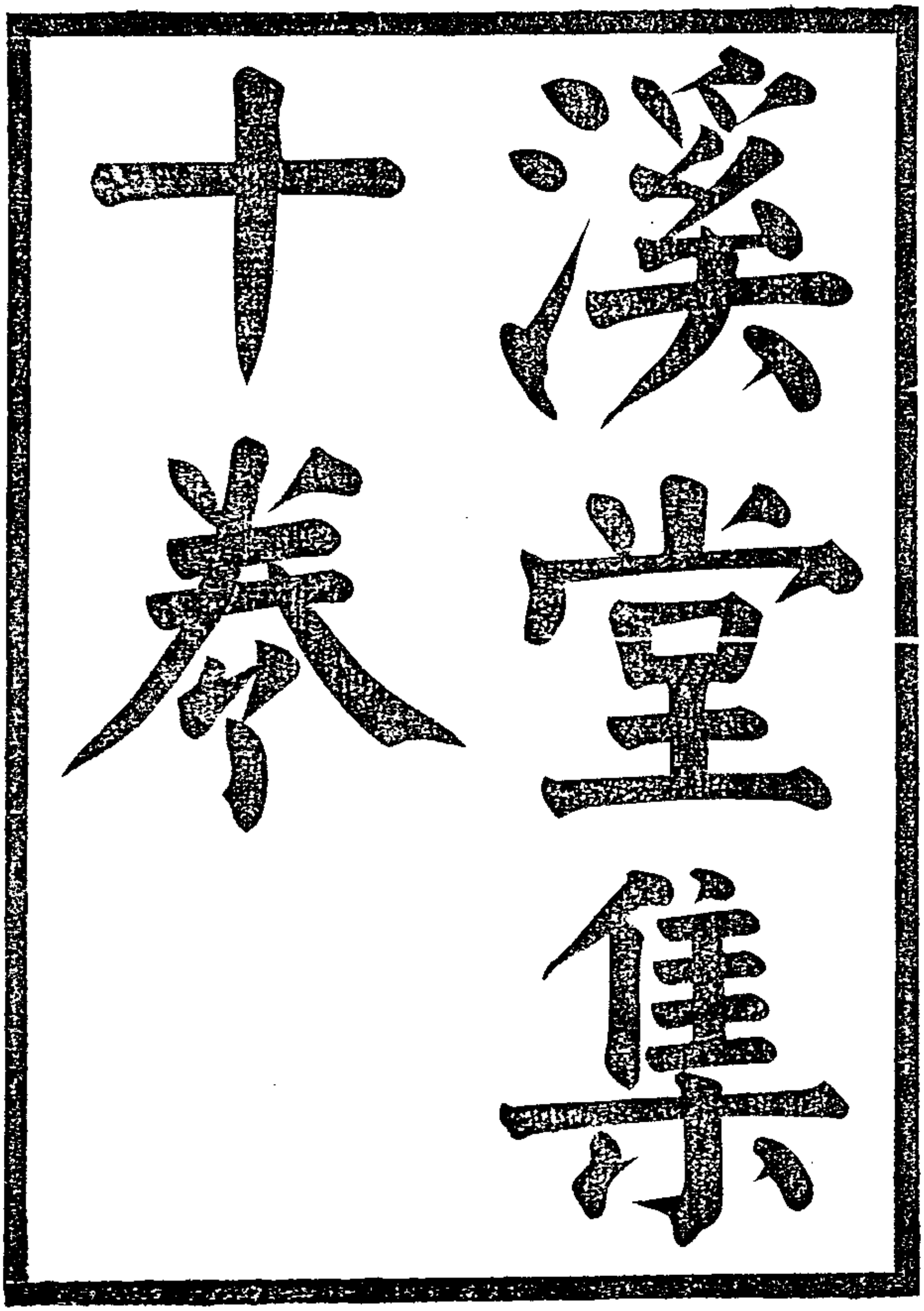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七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溪堂集十卷附補遺一卷續補一卷校勘補遺一卷……宋　謝　逸撰　胡氏豫章　一
鴻慶居士文集四十二卷……民　胡思敬校勘　常州先哲　八一
紫微集三十六卷……宋　孫　覿撰　湖北先正　三四五
三餘集四卷……宋　張　嵲撰　宋　人　六六七
少陽集十卷……宋　黃彥平撰　知服齋　六九九
　　宋　陳　東撰



溪堂集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謝逸撰逸字無逸臨川人屢舉不第然以詩文名一時呂本中作江西詩派列黃庭堅而下凡二十五人逸與弟邁並與焉本中嘗稱逸才力富贍不減康樂劉克莊作江西詩派序則謂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頗以本中之言爲失實今觀其詩雖稍近寒瘦然風格雋拔時露清新上方黃陳則不足下比江湖詩派則凉凉乎雅音矣且克莊序中又稱宣政閒有歧路可進身

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爲不可及而本中東萊詩話亦載汪華贈逸詩云但得丹霞訪麋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則知當時兼以人品重之不獨以其詩也考江西派中有集者二十四人逸所著文集二十卷詩集五卷補遺二卷詩餘一卷尤稱繁富今自黃陳呂晁諸家外惟韓駒陵陽集及邁之竹友集猶有寫本逸集已久佚無傳故王士禎跋竹友集以未見逸集爲歉近時厲鶚撰宋詩紀事苞羅極廣所採逸詩亦止十餘首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裒集綴輯尚得詩文數百篇中間如冷齋夜話所載貧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竿句又豫章詩話所引逸蝴蝶詩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江天春暖晚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等句雖皆已失其全篇然其存者詩詞約什之七八文亦約什之四五已可略見其大概謹訂正譌舛釐爲十卷庶考江西詩派者猶得以備一家焉

溪堂集目錄
卷之一
古詩二十首
卷之二
古詩二十三首
卷之三
古詩三十一首
卷之四
律詩四十三首
卷之五
律詩十三首
絕句五言一首
七言六十三首
卷之六
詩餘
卷之七
序記
卷之八
論辨書
墓誌銘

卷之九
墓誌銘
卷之十
墓表
行狀祭文
雜著

臨川 謝逸 撰

夏夜雜興九首

飛飛空中螢曄曄揚其光假此寸草資乘陰爭煒煌
膠膠雞既鳴杲杲升扶桑神奇復臭腐爾生何可長
零露棲圓荷月明清灑灑旋轉如走丸細碎不盈把
勁風度橫塘珠璣舉傾瀉胡不被蓼蕭寂音播詩雅
蚯蚓本微蟲託生在泥滓飲泉食槁壤既飽鳴自恣
軀小無他腸氣盡聲乃止雖無招憂累奈何玷吾耳
青青棘籬蔓碧色侵琅玕嶷嶷枝葉茂榮紆矛戟間

風露豈不佳弱質危難安願言依松栢永與同歲寒
飛蚊鼓翅鳴嘵嘵喧室中敢憎聲似雷實憚喙如鋒
飲血雖可飽噬膚竟何功得時不足貴少暇行西風
翳翳庭中草頎細不可名風來徒自偃雨過何爲青
芟夷去根本勿使復滋榮竟無補世事區區何所生
燕燕集梁棟飄搖畏風雨永夜不得眠啾啾子求哺
秋風毛羽成分飛不相顧愼勿毀其室此室安且固
應前兩梧桐清陰覆東牆孫枝絡琳琅圭葉裁琳瑯
良材中琴瑟幽棲期鳳凰願充海岱貢移根栽嶧陽
姮娥駕望舒餘光粲天步飛廉鼓清籟蕭蕭響庭戶

身欲從之游悵望不能去哦詩廣九辨庶幾托諷賦

送曾伯長

曾侯江南英文章有家法堅壁原作譬仁義塗勢若泰
山壓陡然過我語如熱得清篪爲言行赴官扁舟誤原
州泛若雪炙手公卿門眼底端不乏吾人倘聞道執
圭同荷鍤謂予言不信捧盤與君歃

送汪叔野二首

汪子軀幹小勁氣橫秋霜鬱鬱諸儒中軒然無老蒼
平生讀書功短檠照夜牕相從近兩年覺我舊學荒
爲言將遠適隨兄泛瀟湘欲濯塵士心胸懷吞九江

願言勉此志毋爲憂患傷待得秋雁飛寄書來草堂
兩汪皆於菟季也何其恕三年屏鮮腴黎藿未嘗飫
鐵心不可拘出語等刀鋸貪夫既激昂壯士亦驚顧
落筆波濤翻可接乃兄武科名蓋餘事文章徒媚嫵
欲築平生基更師黃叔度

哭陳居士

國欲求忠臣忠臣乃孝子爲臣若不忠泉下頷有泚
居士邱園英參禪得佛髓家有兩男兒孝秀冠閭里
大兒守名教小兒飽書史頎然諸子孫眉目皆可喜
人言居士亡居士實不死

翻經臺

我祖牧臨汝滯訟清公庭宵吏退雁鶩疏簾挂寒廳
鼓角喚幽夢草色池塘青雙旌引五馬駕言出郊坰
足躡雲根展手展貝葉經稅駕妙高臺几研陳軒檻
朱墨紛在眼梵字森如星臺傾人已寂聲名藹餘馨
想公忘言處角挂山中蠹

三益齋

原闕

游西塔寺分韻賦詩懷汪信民以淵明停雲詩

豈無他人念子實多爲韻探得念字

昨夜山頭月照我盃瀲灩今朝雲外山寺碧若新染
人境兩清絕座客只君欠俗子百無用勝士一可念
君如苕溪女不粧有幽豔又如白璧瑕雖久味愈邃
雄文山有雲高論主無玷胸懷極坦夷了不限城墊
胡不待明光裁冠佩長劍寧甘廣文冷青燈對鉛槧

送胡民望入京

龜以氣而壽龍以神而靈蛇以無足行蚓以無腸鳴
大哉天地間百怪不可名洋洋西津水念子行西征
與道如有閒雁來當寄聲

寄洪龜父戲效其體

落落匡山老晴江瑩眉宇問道嘆頹綱枯槎泛江滸
歸歟謝遠游曲肱臥環堵磅礴萬物表動植見吞吐
曜靈旋磨蟻四氣遽如許咄咄千載事俯仰變今古
門前馬耒鄭屋上烏可占呼兒拂几席喚婦熨襦襜

安得仙人杖頹齡爲君拄

游西塔寺分韻詠雙蓮探得華字

元君始雲翔華姑纖羽化猶留會與黎高風配崧華
不隨一女嬪豈逐兩喬嫁尚餘脂澤念多生緣未謝
化爲芬陀利耦立遠公祉翠跌分雙岐並蔕肩相亞
挹袖薰風晨攜手深月夜交柱豔散霞同氣香飄麝
疎影競清妍幽姿鬬閒暇何時各零落秋高霜露下
洗妝見冰肌乘雲返姑射此論傳者誰黃鵠爲予話

遊西塔寺探得玉夷甫玉柄麈尾以柄字爲韻

寧磬捉麈手玉色相輝映攜持賓滿堂韻與談俱勝
溫溫德堪比鮮潔面可鏡扣几聲逾清指月色彌瑩
名塵范增斗價重齊侯磬音朝妙人物此公名最盛
風流固足賞不救當時病雖云王謝許吾老獨不稱
肉綏形頗穢語拙存眞性但慕杜陵翁長鑱白木柄

揖峴臺

耿耿抱孤韻寂寂扃柴扉束書臥環堵交遊車馬稀
風流佳公子妙齡秉天機邀予步層雲朱詩紀事作臺目送
孤鴻飛山影漾清緒翠色侵人衣漁浦晚烟暝霽雰
蒙夕暉靜言思叔子悵然滄洲志歸坐有庖丁奏刀
心術微萬象含毫端縑素聊一揮古來逢達士歎如

朝露晞吾人各勉力毋爲鄒湛譏
取友遍四海江夏眞無雙憐我守幽獨閉門臥北窻
折簡呼勝士炊黍羞羊腔相邀出蓬蒿登高臨大江
江山擬睨首清絶冠此邦豈無慕叔子者舊皆敦龐
蟄龍臥諸葛雛鳳伏老龐寂寞千載後斯人可心降
願言各努力勿立驕慢憧

端溪硯

琢雕山骨奇磨礲發光炯體潤雲氣生寒泉洌幽井
平生心腹交陳元及毛穎德重不傾側中虛且淵靜
置之棐几閒吾身日三省

吳子珍家分韻詠席上果余探得橘子以橘字爲韻

已卬清霜後獨餘兩大橘一朝剖而食四老欣然出
乃知避世士退藏務深密吾邦富此果味不數萍實

堆盤爛生光纍纍照巾幦香霧欲噀人未食先流液
何當見四老授我隱居術

傷徐文學

鵾鵾止魯郊豈樂太牢具冥冥萬里鴻弋人何敢慕
東海儒林秀落筆妙詞賦蹭蹬江湖秋低徊老韋布
從晚二字疑倒使者舉奉檄喜而懼白髮照青衫奄忽死
無據竚立倚江樓注目烟村暮

寄洪駒父戲倣其體

不見徐侯久夢繞西山陽斯人天下士秀拔無等雙
提塵望青天意氣吞八荒平生學古功胸次羅典章
商略造理窟清論排風霜弄筆有佳思哦詩懷漫郎
恐非江湖客黑頭侍明光不忘溫處士羣書亦可將

懷呂聘君

彼美邱園秀風韻何洒落考槃盱水濵貧賤不隕穫
冰椀薦溪茗縞衣佩蘭若和嶠松森森王恭柳濯濯
文采南山豹野逸青田鶴獨振大雅音黃鐘在牛鐸
緣蘿結春陰修篁解夏籜登山挹飛瀑自得仁智樂
賴有好事人攜酒慰寂寞王路今坦夷胡爲東高閣

幡然起東皋曳裾入西洛且捧毛義檄莫躡虞卿屩
智囊發新朦經笥啟塵鑰治國端有計何惜萬金藥
回睨黃公墟負爾河山邈

八月十五夜與諸友游南湖玩月

黃昏出東門月在房心閒繞步古柳陰疎影迷清灣
跌坐湖上亭物肅景自閑桂影搖濁醪波光照酡顏
高懷浩無際妙語險莫扳夜深風露冷投宿敲禪關
時聞橋下泉洪洪鳴珮環茲游尋舊約正朔己七旬
緬想泮宮老邈在淮南山

中秋與二三子賞月分韻得月字

雨原闕

雁

吐

裳曲

游西塔寺分韻得處字

西風脫木葉感時煎百慮癡坐北窗底戚詩不能句
同舍二三子邀我城南去風乎湖上亭臨流坐箕踞
菡萏晚紅垂冷香襲巾屨湖西清蓮界竹陰有徵路
老僧迎我笑洗鉢供匕箸齋厨野飯香園蔬摘朝露
清言洗心脾聊寧原闕幸免杯酒汙人生會合難駛若風
貫不齊讒邪富獨饒聚斂施施驕妻妾百索無一欠
貞士抱清直蓼蘿常不饜人生鬼揶揄奄忽就窀窆
吾友汪夫子才力百夫贍獨立流俗中如山不可壓
青衫困冷宦半世守寒儉自從斯人亡吾生良可厭
絕絃伯牙琴墓挂徐卿劍但餘清溪編萬丈垂光焰
朝來雨新霽湖波清澈豔禪堂淨巾履僧榻涼枕簟
追尋舊遊蹤歷歷皆可念矢詩一寓哀苦淚滴鉛槧

和陳倅宜黃書事

鄧夫拙生事日晚見號冬白駒穿甕牖曲肱起猶慵
懶惰百無營有酒時復中孰知廊廟具征驂犯寒風
行役豈不苦王事不我容勞佚雖有命造物似不公
仰羨沖天鶴孤飛邈難從賴有雲外山所至如迎逢
是中有深意高懷可默通何當浮大白一醉百念空

冬至日陳倅席上分賦一陽來復探得復字

陽進君子升陰退小人伏此理洞然明不疑更何卜
微和回根荄餘光借草木但看堂前梅南枝已芬馥
東齋況虛明亦有荔枝綠燈花不予原誤欺玉蟲閒
金粟吾道行將俾斯言可三復字

嘲潘邠老未娶

潘侯平生心初不喜婚宜中年又喪妻二子尚幼卅

孤燈秋夢寒頗思美目盼初時似不堪既久亦習慣
斯人天機深堅壁却憂患濁醪只獨酌布衣誰補綻
豈不泯釜甑無人煮藜莧買婢供使令頗遭俗子訕
北風吹枯桑天寒歲云晏人生不百年一世如夢幻
勿謂淵泉深巨魚亦可汕何當呼蹇修便可買盖雁
中饋端有人嫁娶豈難辦爲君乞樊素伴我老山澗

陳倅席上分韻得我字

竹林牆外稍梅蔬簷前朵萬籟寂無聲夜闌耿燈火
通守塵外姿體道忘人我邀客文字飲塵風清四座
酒酣誦新詩老氣激衰原謏衰惰公詩如天驥逸韻謝

韁鎖小人窘駑足十步常九跛願公勤鞭策他年逢
飯顆

夜過朱仲觀飲明日雪作

夜飲錦瑟傍歌吹盈耳根歸聞窗外竹撼撼風葉喧
夢覺室生白曉起欲填門平地委璀璨虛亭舞翩翻
酒樹輕復拂觚觶急且掀望遠恐連雲積厚疑壓坤
光動浮屋棱影亂紛池盈散漫迷大江依稀認前村
雀噪咮水白來鴉濕翅不鶩把玩手欲龜咀嚼舌不捫
風党疑是窓字之譌怒未解火煤紫寒不温簷有冰柱懸門無

負晴暄玉門若可擬持以獻至尊

廣壽寺

學道護心城養生戒眉斧靜知世味薄老愜野僧語
散步給孤園邀我心會侶塵清不脉眼境靜可冰暑
蓮社宗遠公竹溪仰巢父此道不異世今人豈媿古
常念貧時交重疑當作愼勿棄如土

正覺寺

避暑訪禪客頃作城南遨秋風颯然來草木鳴蕭騷
復起水東興雨聚搖輕舸何處可盤礴有寺臨江皐
門戶頗幽邃野徑深蓬蒿升堂脫冠坐洗盞傾濁醪

初筵談名理清言洗塵勞徐徐雜詼諧坦率眞吾曹
尚餘清淨業詩成謾揮毫人生一瞬息逝水行滔滔
歸數不秉燭樓頭明月高原注撫州志

明水寺

城西三十里山林深且杳羣峰如連環緣厓一徑小
土潤禾稼重地僻居民少老桂馨亭亭喬松高矯矯
幽露泫溪毛清風搖綠篠朝來炎氣浮輕烟橫木杪
日暖天清明野雉鳴有鵱石澗漱寒泉泠泠瀉幽沼
差峩雙石門屢經樵火燎祇園煥颯棱十雉周牆繚
掃地灶妙香房櫳深窈窕嗟予嶔崎人平生百憂擾

好古嗜簡編僻性樂魚鳥每逢山林佳耳聽眸子瞭
況同佳士游意氣益雲表望遠視眇眇臨危憂悄悄
險韻吟競病怪語作危了筆簏吼修廊僧窗曙迷曉
炊黍饌來牟土芝雜芹藜他時予來歸伐木芟蘿蔦
考室山之陽高明遠隘愀原
繞原注撫
州志
第恐戀君恩紫禁烟花
闔恨

汲井漱我衣伐石固我墉塵埃不被體寂無人跡通
洋洋西江水我車不敢渡波風駕豈不早早行畏多露
行止既有義離合亦有時衆人豈無心不如我所之

原注宋文鑑

溪堂集卷二終

臨川謝遹撰

龍沙詞五疊贈清逸先生

雁雲晝兮鯉沉高者可弋兮下可罾龍沙之上足以忘機兮于以觀魚鳥之情修眉浮空兮鑒寒瀨之澄凝茹紫芝兮羅纓逍遙乎龍沙之上兮可樂者山水之情草芊芊兮垂柳陰陰木葉二字原脫黃落兮霜寒露零龍沙之上足以忘懷兮于以觀草木之情秋風兮明月明吹我衣裳兮照吾曲肱逍遙乎龍沙之上兮可樂者風月之情百夫逐鹿兮失得之營心有鹿兮雖

遐慮其何成向知鹿不吾得兮曾不如原誤知其已不吾得已兮又何有于龍沙則之君子也此句有脫誤

題墨梅

朝見一枝吐蓓吟疎影寒亭亭不解語助我青亳端毫端直是林逋鬼千年萬年作知已孤山憶有詠殘枝洗盡鉛華對寒水

寄題高彥應長官碧鮮閣竹原注竹乃高令先人所種

先生手種千竿竹儼如壯士衣冠肅林端結閣挹清風閣上幽人雙峙玉春風飛盡元都花秋霜半落平泉木試傍池邊訪此君雪虐霜饕不改葉原誤落我有

惠施書五車不解子山愁萬斛何時一醉藉清影更邀明月同君宿

信民頃赴符離約謁告還家爲盛集戲作詩嘲之以助一笑仍率諸友同賦

君如霜鶻精爽老目睨雲霄長側腦不種河陽滿縣花手披泮原誤半水收芹藻閉門較蟄防請謁門外賓客跡如掃愁原誤怒賜得酒吼怒雷牙頰生烟喉吻燥青燈枕上夢蛾眉驚鴞酷怕寒砧擣縱未沐糧仙骨輕丹田亦合生梨棗歸來新狂尚未減懷抱向人輒傾倒不作孟公投轄飲乃欲悲吟效郊島明年東風相將風雪不饒人拂面飛花故相惱期君三日不加盟定作回波喇栲栳

訪吳子珍新居

歲晚窮愁催急晷吾人學道心如水共訪延陵季子長者車何須戶原作聲有尙書履他年羔雁列君庭吉士志爲君予使

送子侃禪師

薛老峰前古游俠脫冠賣劍翦髮髭閉關孤坐百念空面上老色如秋葉飄然飛雪華子岡浪逐西風移步屧攝衣升堂搥大鼓是中不賞齋夫喋四衆圍繞如堵牆原誤圍要觀霹靂飛牙頰人生一夢幾時覺相逢栩栩皆蝴蝶何當蠟屐從師遊遮莫馮驩老彈鋏

丈軒

謫仙獨立風埃外函丈席間藏法界食前不愧孟子談容膝尚笑陶生隘若知北斗可藏身定是須彌堪納芥不容廣坐九百萬誰信維摩室本大

游寶應寺分詠古蹟探得顏魯公戒壇碑以壇字爲韻

魯公虹氣胸中蟠發爲心畫妙筆端嚴如禮樂陳太廟肅若朝會羅千官想見詔祀叱希烈不憂米鹽無晨餐曩憑熊軾守此土浮屠受戒趾高壇手磨蒼珉紀歲月大書深刻期不刊至今父老見必拜尚餘墮淚碑爛斑爭摹墨本走四海購求不惜千金殫挂之虛堂拂塵壁凜然六月陰風寒豈惟賊臣斂衽避厲鬼不得神其姦原注小說載顏書辟瘟

送董元達

讀書不作儒生酸躍馬西入金城關塞垣苦寒風氣惡歸來面皺鬢眉斑先皇召見延和殿議論慷慨天開顏誇書盈篋不復辯脫身來看江南山長江滾滾蛟龍怒扁舟此去何當還大梁城裏定相見玉川破屋應數間

寄題黃文昌觴詠亭

門前五柳陶淵明歸臥柴桑呼不醒錦官城西杜少陵醉把浣花溪水橫八杖顛倒盃盤傾似聞殷殷金石聲乃知達士未忘情一觴一詠有餘清銀盃落手新詩成仰視雙鵬鴻冥冥富貴于我浮雲輕與來慎勿騎長鯨人言唯君可卿卿

送狄朝議

狄公鶚立橫清秋眞氣端能回萬牛平生作郡有疑當作稱老手退食燕寢清香浮鞭笞得名亦不惡一官何足償百憂豈知清淨政不撓男耕女桑民力優小人瑣瑣不足錄惡詩蒙公三過讀自賜歸棹理江干北望傷懷何刺促胡不強爲此那留懸知季月當泛菊願言他日持節來一洗蒼生愁萬斛

遊逍遙寺詠庭前栢樹以老杜病栢詩便韻得處字

虎交生當風雲會爲韻得處字

歲寒在天知後凋受命于地稟正獨楂枒枝幹撐青
冥凜然正色不可辱靡慮霽威霜雪避奴視椅桐友
松竹孔明廟邊凍蟻食御史臺中老烏宿何如結根
阿蘭那葉映高僧胡眼緣楚多梗柟剪伐盡大園要
材梁夏屋何時匠石運斤風不使龍姿久偃蹇反觀
樗櫟老臃腫永保天年長受福

送姜和父

掠眼年光洒飛電三載從游只如昨似聞買船修水
來俄見呼童理歸棹酸寒自是臨川尉況值凶年羣
盜作干戈陌上玩經史金鼓聲中挹杯酌上官喑嗚

百吏怖人皆唯唯君謂謂此行作邑亂山中安得校
書天祿閣歸謁黃龍老比邱乞取囊中萬金藥吾體
潰悶假雙井原誤信信致之亦不惡

送趙德甫侍親淮東

茂陵少年白面郎手攜五絃望八荒欹帆側拖轉天
末瞿塘灩澦一葦杭向來問字識揚子年來二十如
老蒼林花藍盡春事了粲然一笑回山陽幅巾相從
竟日坐虛堂掃地焚清香人物已共遠峰秀談辨更
與薰風涼黃梅雨洗天界淨驅車出門指大行朝侯
修竹戶內殷殷金石聲牙籤插架三萬軸箋註作傳
起凡例原注公嘗註老杜詩斷簡殘編紛在目題與
女惜別徒慘傷觀君灑酒負奇氣恐是天庭眞乘原誤
垂黃願言待價無速售世間駔儈皆王良

送惠洪上人

眞淨養兒如養羊敗羣者去羊如傷洪師扑撒蔬筍
氣白晝穴我夫子墻弼魚鵝鼓了無礙坐禪不廢談
文章老師頷之笑不語壞衲百孔穿寒光洞庭風號
波浪吼笑拂逐客談船聰六月赤脚登大庾黃茆瘴

裹餐柊椰天宮不合困兩鳥洪徐接原誤翼鳴南昌毛
羣羽族不敢喘師乃啁噍鳴其旁歘起四明狂客念
揚瀾恨不一葦航男兒行役良自苦水有鮫鰐陸豺
狼何當啖芋撥牛糞拘折拄杖挂鉢囊

懷李方叔

儒林丈人稱兩蘇一言爲重輕璠璵見君誦詩出險
語撫掌絕倒徒驚呼貴耳賤目亦不惡虎豹何殊犬
羊鞅勸君掩舌臥衡門莫賦悲秋任搖落

送李希顏

長安少年清似玉腰垂黃金雙髻綠吹噓氣焰高岑
樓胡不容公置一足腦脂遮眼臥三年滿榻秋風對
修竹戶內殷殷金石聲牙籤插架三萬軸箋註作傳
起凡例原注公嘗註老杜詩斷簡殘編紛在目題與

粵國正秋風石瘦水清山詰曲先聲霹靂颯挾仁風父
老歡呼胥吏肅莫思蓽棨賦歸歟天上要公調鼎鍊

送袁公磻

袁公落筆清如風妙齡場屋聲摩空陸沉簿領三十
載晚節自號無求翁朝廷公卿半親舊誰能挽致青
雲中參天老相耐霜雪原誤始知不與蕭艾同傾首
之誤
下邑亦良苦此行定入明光宮

送譚子仁游太學

沓沓舉子萬馬奔傾動場屋風塵昏失身白袍青幕
底平生乾沒三家村今君獨熱去鄉縣嬌如野鶴離
雞羣筆端萬字灑飛雹豈畏食葉春蠶喧廣文先生
倒屣待三舍弟子氣可吞琴書在笥馬在門看看山
上復有山願君莫忘大刀頭何言駑馬君當還

孫章刑李元中宣德

舊聞諸李隱蘧眠伯時已老元中少一行作吏走原誤
作天涯故人落落疎星曉西山影裏識君面碧照章
原誤翠四庫據宋文鑑改正江畔子瞭向來問道渺多歧只今頷
略歸元妙老鳳垂頭噤不論古木槎枒噪春鳥身在
幕府心江湖左胥右律但坐嘯第愁一葉釣魚舟不
容七尺堂堂表我今歸臥靈谷雲君應紫禁鶯花繞

相思有夢到茅齋細雨青燈坐林杪

與諸友訪黃宗魯宗魯置酒于思猷亭席上分
韻賦思猷亭詩各以姓爲韻予得謝字

我見俗子避百舍一錢不直灌夫罵靈谷峰前江水
湄誰信無雙有江夏平生眼底無可人子猷初與君
同社故栽修竹共歲寒不與繁花鬬榮謝疎陰時過
少陵樽斜枝最入蕭郎畫强排風雨作寒聲巧留雪
月延深夜三伏炎蒸自可逃一榻清涼那肯借願言
閉關謝俗子勿與此曹俱日化但得風味如吾人原
縱無此君亦原闕藏酒

從黃宗魯乞怪石

織女支機棄不用老盧墜腰誰見收君從何處得此
石恐有鬼物爲君偷不堪壓作搗練石仆在牆東如
臥牛何如置我清溪上奇峯崒嵂臨清流鄙夫鬚髯
銳如戟青眸皓齒不我儔惟有泉石肯相伴不索我
米無所求何時兀突入眼界白頭相對忘百憂

代送柳權郡

河東夫子文中虎筆端揮灑如飛雨餘波覃及百世
孫翰墨風流照今古文章清麗有典則胷懷恢廓無
城府擁麾山郡民氣和萬頃黃雲富禾黍公餘雅會

羅嘉興高論崢嶸揮玉麈佇看祖席列岐亭梅影橫
斜媚村鴉定知玉詔下丹墀宰府要公調鼎俎

送鄒元佐還鄉 原注元佐精于命術

白雲英英天末飛紅塵脈脈瀾底靜北堂姑老種婦
勤鄒侯感物動幽興蹔將平生說詩口試言禍福知
天命五行推原誤 雅步聊復爾恐君胷中有水鏡

送南彦應

小儒百鳥喧春風大儒老鳳栖梧桐諸生談經用一
律夫子不答如病聾遞知此心有妙理胸次矯矯誰
與同臨川決曹亦良苦三年掉臂桁楊中懸知此心

不落寞陛下近用韓相公

題許邦基卻俗軒

流俗紛紛何足卻爾曹百輩吾能著雖同一牀各做
夢政恐不妨人作樂俗客自與此君疎竹洞何曾有
關鑰但邀明月對君飲莫管門前可羅雀

次張邦式韻

君家劍氣干斗牛焰焰寒光半天倚胡不長攜西入
秦曳裾朱門颺珠履奈何俛首桁楊間手決大獄如
傾水不向南樓按調舞乃提健筆誇豪雄獨步詩壇
逐鞭先著若如端爲梅花歸請脫青衫原對花酌

歲晚書懷

萬原誤莫事休休復莫莫草木歸根定搖落窮冬日月
任崢嶸寒士胸懷要恢廓人言張儀舌尚在我慚祖
鐵柱觀

漳章城南老子宮階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
鬼夜半舁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騰沸切勿搖撼坤
軸裂君苦包裹鱗皴皮我欲摩挲時屢掣旌陽掣家
天上去只留千夫守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
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袖往南山擊猛虎一
作袖向橫山打狂虜 原注一作袖往橫山打狂虎

溪堂集卷三終

晚晴

輕雲朝作雨靡日晚開晴岸草蒸蒸碧溪流泯泯清
沙汀眠白鷺烟樹囀黃鶯涉世心無競支頤眼暫明
假貸煩鄰里經營愧老妻曲肱聊自樂午夢破鳴雞

寄李彬

昔日陶彭澤何嘗見督郵江淮覽潘運幕府得優游
故舊都青眼功名要黑頭拙思懷抱惡注目倚南樓

客至

曲肱秋夢覺剝啄打門聲認噪柳陰亂雜喧藤架傾

寫詩無阿買聯句有彌明飲罷各分袂月涼風露清

秋日書懷

驟雨池塘漲飄風枕簟涼野田肥雁鶩官柳噪蜩螗
歲月書千古功名酒一觴塵纓如可濯攜伴泛滄浪

黃通理邀遊南湖

不踏南湖路端居可兒春浮花空過眼濁酒謾濡脣
曳杖惟今日閒游有故人何須推物理行樂及佳辰

汪信民載酒令表弟吳迪吉邀予同遊南湖

古人多齟齬吾道故徘徊表弟邀余出參軍載酒來
南湖未新柳東巷且殘梅但恐辭書至將軍幕府開

飲不遑田父歸無遺細君東皐農事作原注一舉趾動

待耕耘

南歸渡江去家稍近喜而有作

晚渡江南岸村村水竹居歸心先倦鳥樂事羨游魚
去國清明後還家穀雨初懸知農務急弛擔把犁鋤

八月十六日夜玩月南湖用杜老韻

月滅一分魄風生萬壑秋山烟連野白河水接天流
妙語懷支遁清謌欠莫愁窪樽聊共酌無羨玉爲舟

與宗野宗樸二稚子觀蔬園

千祿心無競謀生計已疎老催吾學圃貧減汝觀書

細雨同移果清霜共晚蔬何時江海去蓑笠伴春鋤

閉戶無賓客忘憂賴玉魚原注宗野小名蓼玉宗樸小名夢魚迂疎皆
識我貧賤不關渠散步惟荒圃端居且傲廬但知師
羯末未可笑宜舒

擬峴臺

董奉山中種杏元都觀裡栽桃清曠孰如此地登臨
況是吾曹原誤遭城下一江水碧池邊百尺臺高倦榮
舞酣花塢驚鷗飛掠魚舸客子自來如燕世事相黏
若膠何當有酒徑醉涼州不博葡萄

潛心堂

潛心便是覓心安立雪何須問少林羽扇綸巾延客
晚蒲團禪板坐更深要知舟壑藏時悟莫向風幡動
處尋試仗孤峰雲一寸與民三日作春霖

和陳仲邦野步城西

寺近仙壇西復西醉中信足路應迷鳴條風勁凋蒲
柳掠岸雲低亂鵲鷺檐外橿欒森翠巘門前略彴跨
清溪葛巾藜杖眞瀟洒何必雕原誤鞍鞚月題

寄幼槃弟

北闕弓旌未見招茅亭高臥對山椒詩成稚子應能
誦酒熟鄰翁漸可邀甯似杜陵長蹭蹬不依嚴武更

逍遙細思洗原誤浣馬池邊路便是成都萬里橋

暮春感懷

雨退飛廉抉怒雲百花淨盡掃埃塵大干沙界乾坤
闊一段江山日月新浩蕩烟波鯨海晚瀰騰雪浪錦
城春原原誰人能採南山蕨牖外休呼祁孔賓

送朱世英

妙淨光雲覆大關原荒經徑原作行聚落得清涼閻浮檀
水心無染鉢羅花體白香赤舄未容趨北闕綠槐
先已兆東牆應眞外見中和色豈在眉間一點黃
漠漠薰風錦旆翻綵衣聊復殿名藩行藏有道朱絃
短褐登門每自慚僅同太史滯周南沈迷晚學三無
漏懶慢長疑七不堪平日漫懸高士榻此行應共德
公談原注云潘延之白頭林下有徐孺子龐德公之操他年解組歸來日倘
許南榮見老聃

懷吳迪吉

朔風吹鬢幅巾斜飯了呼童碾露芽竹影蕭蕭圍我
舍溪流渺渺對君家古心莫爲世情改老眼聊憑文
字遮安得一蓑烟雨裏小船載酒臥蘆花

送汪叔野水芝法醞

屏居不到日邊久安得黃封印赤泥折遍溪堂紅菡萏
苕釀成湘醑碧玻璃洞庭春色名應減道院丹泉價益低聊益小樽供壽母頻君自注玉東西

用汪信民韻送叔野迎婦山陽

涼月凄風透客衣離亭無奈角聲悲解圍未設王家障舉案先齊孟氏眉青眼難兄嗟久別白頭壽母夢相思胸中若有功名念莫待鐘鳴漏盡時

與高彥應司理遊南湖

飛花眯目亂紛紛細草裙腰綠映門山色入簾清可愛清微夕陽樓上吹笳管歸騎遙瞻兩塔巍

同信民出城南訪正叔共約南湖之遊至今不果信民即有長沙之行恐遂爽約戲作詩以督之

初見南湖凍未消只今流水又平橋驅除臘雪煩梅蘂收拾春風倩柳條豈有故人行在別不將尊酒慰無聊府中諸吏皆英俊原閤早晚相從幸見招

又飲西塔寺遊南湖用老杜城西陂泛舟詩爲韻

未訪嵇山權酒船先尋小有洞中天葛巾藜杖輕軒冕孟飯盤蔬鄙儀牽巢父掉頭休入海原注用竹溪六逸事焦生雄辨且驚筵原注用飲中八仙事老僧瀹茗供清興旋拾枯松煮澗泉

送梭山朱道人

不隨俗客老塵寰晚節逍遙水石間獨佩藥囊來澤國只留丹竈在梭山身如野鶴更無侶心似白雲長是閑若見劉仙問消息幸分餘粒返衰顏

次韻信民見寄

直道與人多齟齬高懷向我最恢疎不貪但守司城寶無澤應辭季武車池種青荷看妙淨原作庭栽翠竹悟眞如何年來過溪堂飯小圃攜籃自摘蔬

送常老住疎山

師住疎山祇樹園臥觀雲氣起江村百年鼎鼎春風轉一鉢垂垂老眼昏古殿橫空森鐵鳳夜潭翻浪落金盆何時藥續西峰下松柏陰中獨叩門

聞秦少儀病愈

平生四海秦少儀造化小兒何苦之端能浸假求鴞炙定不泣涕眠牛衣原誤午夜問蓼自想理既剖杯中有蛇心不疑何時過我舉玉趾不用門生并二兒二字原闕

游泉庵寺懷壁上人以徐飛錫杖出風塵爲韻

採得徐字原注伊川志題作東庵

年少談王陋漢儒筆端萬字壓嚴徐昔爲詞客鶯花繞今作禪房水竹居賤子已捐千祿學故人休草絕交書春風縱棹遊蕭寺北望淮山正憶渠

寄洪駒父兼簡潘子眞徐師川

洪家兄弟皆英妙仲氏文章獨起予天末何人懷太白日邊唯誰原誤子薦相如東湖水落蛙筆原誤聲窘南浦雲橫雁影疎莫憶歸鴻揮老淚强裁詩句和潘徐

寄徐師川

門外荒園一畝餘長拋筆硯把原誤挹犁鉏天邊風露秋期近海外交遊音信疎揚子家貧惟嗜酒嵇康性懶不便書龍沙江水連天闊尺素何當寄鯉魚

和詹存中種竹

斲地移根未滿林庭前原誤竹俄見影陰深晚烟漠漠

玉墜峙夜雨瀟瀟龍一吟勁節扶疎辰眞耐老高才灑落少知音參軍吏隱世情薄只有此君同我心

聞徐師原誤世川自京師歸豫章

九衢塵裏無停輪君居二字原倒陋巷不出遊滿城惡少弋鳧雁對面故人風馬牛別後夢寒燈火夜歸來眼冷江湖秋馮驩老大食不飽起視八荒提瀾緩

舟中不寐奉懷齊安潘大臨斲春林敏功

病夫不寐百憂集起視斗柄東南傾山林畏佳原誤佳萬壑笑天地黯慘孤舟橫此身老矣幾寒暑四海茫然誰弟兄江西米貴斗三百好去淮南訪友生

寄徐師川

司業端能乞酒錢誰憂坐客冷無氈相望建業只千里不見徐侯今七年江水江花同臭味海南海北各山川試問烟波何處好老夫欲理釣魚船

琴

風撼絲桐帶月明羽人乘醉截秋聲七絃妙製原誤擘饒仙品二尺良材稱道精池小未開疑誤春浪泛岳低猶欠暮雲生何妨乞與元中術臨化無妨膝上橫

渼堂集卷五

臨川　謝逸　撰

和陳倅泛舟寄瑩中德翁印老二首

欲尋靖節訪東皐復憶禪翁隱妙高月送征鴻遵霧渚舟隨飛鷺掠雲濤知公氣壓陳驚座顧我詩慚謝法曹騰落舊聞温御史至今蛟獸尚騰逃

淡雲疎雨幕平皐樓臥元龍百尺高紅旆已飛居易舫赤心寄畏子胥濤但知守道師前輩未忍低頭效此曹天遣數公慰人望萬年富貴恐難逃

和陳倅密壁寄瑩中二首

汴上相逢鬢欲晞清愁萬斛若冰消弟兄直諒推三友父子公忠揖四朝對鏡如皆般若開談句句盡參寥要知往事皆虛幻看取錢塘八月潮

風攪張園萬木搖原注霊壁有張氏園類然分袂客魂消更無音信來千里烟波舟泛泛百年事業古寥寥新詩吟就誰能寫安得巴東遇李潮

餘念留胷次但有孤忠報聖朝

渼堂集卷五　二

薄有田園百不憂詩書自樂更無求形容風月原誤有三千首笑傲林泉四十秋豈意騎鯨尋李白眞成夢蝶化莊周誰能倒原誤激西江水洗我胷中萬斛愁

寄饒葆光

先生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盡簡原注一作玉軸幾千卷手校韋編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臥一菴今白頭襄陽耆舊節獨苦原注一作詢明德只有龐公不入州

和饒正叔梅花

疎影橫斜月色新肌膚清瘦不禁春侵凌臘雪寒先

覺濁滅東風信最眞光混妝臺人未起香迷野逕蝶
難親飄零點破蒼苔地安得靈犀爲辭塵

與諸人集陳公美書堂觀雪以朔雪洗盡烟嵐
昏爲韻探得烟字

踏雪敲門媿履穿孟公飲我酒盈船捲簾光動山人
帳入戶寒侵坐客氈急酒江邨迷靜練深藏茅舍認
孤烟明年策馬長安去誰念清吟孟浩然

王言之寄書言其子阿宜漸學作詩及問余稚
子夢玉安否作詩奉戲

求田問舍是何時隨分生涯可樂飢夢玉今年初學

語阿宜他日定能詩兩家子弟俱無恙一體文章自
有師但得耕桑了門戶吾人不用寄書兒

復用前韻寄李聲之子阿大

東都曾見汝生時客舍孤吟夜忍飢憶昨能爲鸚鵡
舞祇今應誦舊令詩儻無氣節如元禮便有功名似
藥師問道若知眞理窟且分餘論及吾兒

寄洪駒父

冀冀魯泮宮國士嫩無雙行且立教化儒風成一邦

以水沈香寄呂居仁戲作六言二首

紙帳竹窗夜永菖蒲團裏凡人閒原誤萬籟聲沈沙界

一爐香裊禪關

海上人多逐臭水沈價不論錢自是渠無佛性非關
鼻孔寥天

題疊翠軒

星落江東化梵宮樓臺金碧駭魚龍此軒端有南康
趣只欠匡廬五老峰

閭幼槃弟歸喜而有作二首

門前楊柳未藏鴉溪上櫻桃已著花午夢覺來聞好
語阿連有信欲還家

風雨多年不對床便當攜被過溪堂曲肱但作吉祥
臥澆舌惟無般若湯

春雪二首

未放温風破柳條先教庭樹雪花飄初疑乾雨從空
墮不覺香酥著地消

天公不憤疑當作放以聲相近而譌小桃開故剪瑤花伴落梅後
夜月原誤明風最惡有人無語獨登臺

梅六首

羅浮山下月黃昏原作紛紛曾共蘇仙醉一樽不是玉妃
來墮世夢中底事見冰魂

城中桃李休相笑林下清風汝未知本是前村深處

物竹籬茅舍却相宜

鍍冰疊雪閒清盈莫笑肌膚太瘦生底事狂風催結
子要當煮酒原誤趁清明

暗香疏影渾無賴雨打風吹更可憐嚼蕊但能
供我醉點妝應是爲君妍

楊花榆莢風流淺穠李夭桃氣味凡只有寒香無俗
韻不煩吹笛惱摻摻

老大無人伴我閒憶梅幽意頗相關不如移植溪堂
後免使凡夫俗手攀

戲題百葉梅花

細朶斜枝惱意香月明疎影媚橫塘懸知不結青青
子故作無情淡淡妝

春詞六首

蒲芽荇帶遶清池錦纜牙船水拍堤好是淡烟疎雨
裏遠峰青處子規啼

午睡醒來灶晚香窗煤冉冉襲衣裳垂楊莫道無才
思故遣飛花入洞房

曲欄干外柳垂垂羅幕風輕燕子飛獨倚危樓思往
事落紅撩亂點春衣

莎蓬稍頭春事休風飄萬點只供愁杜鵑啼破三更
月夢繞雲間百尺樓

院落簾垂春日長嫩晴天氣牡丹香細看玉面元然
白不及姚家宮樣黃

門前楊柳暗沙汀雨濕東風未放晴點點落花春事
晚青青芳草暮愁生

城南

院落輕寒猶惻惻園林黃鳥未交交韶光幸自無人
覺誰遣東風染柳條

長恐歸時已閉關西墻雖好敢盤桓可憐月夜杉松
影愉與沙鷗野鶴看

和饒正叔碧桃絕句

未折香枝插鬢鴉月和疎影上簷牙詩人莫作天桃
看不是元都觀裏花

梨花已謝戲作二首傷之

冷香銷原誤盡晚風吹脈脈無言對落暉舊日郭西
千樹雪今隨蝴蝶作團飛

剪剪輕風漠漠寒玉肌蕭瑟粉香殘一枝帶雨牆頭
出不用行人著眼看

寄查多聞二首

誰能貨馬卽求船分袂都門又一年翳翳夏槐聯騎

語瀟蕭秋雨對床眠

大梁客舍雖無事博塞歡娛未稱情不若夷門搔首

坐倘逢黃髮識侯嬴

醉中排悶四首

白髮逢春老更狂衰顏得酒臉生光旋張裙幄林中

醉不管槐花開後忙

春來莫學虎頭癡趁取風光二月時剩覓吳牋呼阿

買醉中準擬賦新詩

溪堂日日春光好問柳中丞殊未來暫輟老妻碁局

手白頭相對酌新醅

武昌門外柳如烟想見潘侯枕簟眠欲借一帆春水

去江邊皆是楚州船

送曹聖延劉濟道歸宜春二首

曹劉翰墨有家風不學隨時語更雄莫似溪堂老居

士十年林下坐詩窮

家在集雲峰下居門前翠竹盡　原誤　眞如道人若許

通消息邀我須憑雁足書

端午絕句二首

白髮無端種種生每逢佳節只心驚老妻稚子知人

意但把菖蒲酒細傾

病臂懶纏長命縷破衣羞帶赤靈符樽中有酒不得

醉憶著三閭屈大夫

南湖絕句戲高彥應司理五首

平湖奩鏡淨無氛地接西壇共一雲安得御風如列

子更邀明月訪元君

野情蕭散不便書老大無心賦子虛但借南湖雙艓

子綠荷陰裏看遊魚

芰荷香裏文章靜蘋藻汀邊職事清若使淵明知此

味折腰五斗可忘情

山色波光入座中笑談不覺酒盃空掾曹莫作刑官

看兼有江湖隱者風

碧瓦朱甍午影涼軟風翻袂送清香荷花也似知秋

近故欲羞容避夕陽

文美約遊南湖戲作絕句二首

疎疎小雨閣春雲步履輕便不染塵湖上沙鷗莫驚

顧吾曹豈是覓魚人

沙井泉甘自試茶匆匆一飯野僧家翛然放棹各歸

去不踏城西晚鼓衙

送王禹錫二首

江南山水只供愁征雁來時正倚樓十里珠簾皆可

意西風吹夢到揚州
西風撩竹作秋聲勾引詩人太瘦生安得昭華吹玉
笛滿船明月送君行

哭胡民望

才聞歌扳情難忍支枕呻吟二豎嬰天上樓成邀李
賀山中石老失初平
翻手成文同舍驚長安日飯五侯鯖只因太史多饒
舌曼倩方知是歲星

金石臺

江邊怪石老嶙峋雨洗斑斑翠蘚紋本是人間無用
物豈應丞相等閒分

和智伯絕句四首

平生學道慕裴休投老無心賞莫愁特買扁舟載明
月誰人伴我五湖游
紅旂黃紙不關身世事如雲日日新對客莫談非聖
語人生要醉五絲酯
黃四娘家花有聲杜陵野老最關情恐遭江上春風
惱豈是哦詩太瘦生
攀條弄蘂不須忙家有名園飲辟疆但得胷懷了無
累塵中賓主可相忘

夏日

竹風烟靜午陰涼飯罷呼童啟北窗試拂橫床供晝
寢且容幽夢繞清江

夜興

梧桐葉落覆東墻院落風清枕簟涼夢覺疎鐘鳴遠
寺一池明月芰荷香

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爲三絕

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黃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
壁令人西望憶潘郎
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
柳垂垂老葉半青黃
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
否雲中孤雁不成行

呂本中云潘邠老嘗得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託謝無逸綴成無逸詩云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蓋爲此語也王子立之也作此詩未數年而立之邠老墓木已拱無逸窮困江南未有定止感嘆之餘輒成二絕漫

營新句補殘章寄與烏衣玉樹郎他日無人識佳
句滿城風雨近重陽好詩政似佳風月會賞能吟
已不凡萬里潘郎舊鄉縣半江斜日落歸帆

送通上人歸上高二首

復憶敎峰萬疊山雲中歸路踏灣環霜乾木落重陽
後莫見黃花便破顏

一笻歸去舊菴居臥聽脩廊吼木魚寄語堂頭老尊
宿祇題數字答君書原注通上人爲順
伸邪惠菊花以詩戲之 老求予作院記

重九登高折未殘霜蕤猶帶晚香寒莫嫌爛熳開何
益秀色侵人若可飡

郊行即事原注撫州志

碧浪粼粼淺見沙丹楓林裏兩三家舟橫渡口漁翁
醉夢覺西江原注撫州志作滿身蘆荻花

北津渡

竹籬茅舍掩柴扉衰草寒烟野徑迷只有白鷗無俗
韻何年相伴老清溪原注撫州志

桂花原注見後村千家詩

瀹原注米帖作白雪凝酥點嫩黃醬薇清露染原注米帖作瀲衣裳
西風掃盡狂蜂蝶獨伴天邊桂子香原注此首亦見米帖

輕薄西風未辦霜夜揉黃雪作秋光吹殘六出猶餘
四匹似天花更著香原注米宇帖

溪堂集卷五終

點絳唇　重陽

九日登高倚欄人在秋空半　澄江如練碧影涵雲巘　原注一作玉　醉看茱萸定是明年健　清尊滿菊花　立嵗峯遠

黃淺偏入陶潛眼

清平樂　春情

花邊柳際已漸知春意歸信不知何日是舊恨欲拚無計　故知　原注一作人　零落西東題書原脫　待倩歸鴻不似　原注一作惟　多情芳草年年處處相逢

浣溪沙

暖日溫風破淺寒短青無數簇幽蘭三年春在病中看　中酒心情長似夢探花時候不曾閒故園芳信隔秦關

採桑子

楚山削玉雲中碧影落沙汀秋水澄凝一抹江天雁字橫　金錢滿地西風急紅蓼烟輕簾外砧聲驚起青樓夢不成

前調

冷猿寒雁淮山遠風裊青帘飛雪扉織莫道空中是撒鹽　到時乾鵲喧梧影曉捲疎簾縱服巡簷索共梅花笑語添

減字木蘭花　七夕

荷花風細乞巧樓中涼似水天幕低垂新月彎環淺暈眉　橋橫烏鵲不負年年雲外約殘角　原注一作漏　疎鐘腸斷朝霞一縷紅

前調　雪蕃

疎疎密密蘆荷林中飛六出如舞欺梅悠颺隨風去却回　遙岑玉　原誤至　刻不見雲中浮寸碧夜色清妍庭下交光月午天

醉桃源

花枝破蕾柳梢青春寒拂面輕一眉新月影三星鍋荷燼燼零　低鳳扇裊霓旌珊珊環珮聲坐間誰識許飛瓊劉郎仙骨清

前調　雪

晨光曉色搀簷晶寒齋蝶夢驚亂甕鴛瓦細無聲悠揚柳絮輕　書幌冷竹窻明柴門只獨扃一樽濁酒爲誰傾梅花相對清

菩薩蠻　春晝

縠紋波面浮鵝鴨滿芽出水參差碧滿院落梅香柳

碧初弄黃　夜輕紅袖皺春困花枝瘦睡起玉釵橫

隔簾聞曉鶯

武陵春　送任民望歸豐城

拍岸葡萄江水碧柳帶挽歸艭破悶栗風遠袖涼敷

蕨棟花香　淡烟疎雨隨宜好何處不瀟湘願作雙

飛老鳳凰莫學野鴛鴦

西江月　木芙蓉

曉露最便清露晚紅偏却斜陽移根栽近菊花旁蜀

錦翻成新樣　坐客聯揮玉麈歌詞細琢瓊章從今

故事說溪堂歲歲携壺共賞

前調　送朱泮英

青錦纏綿佩劍紫絲絡轡飛驄入關意氣喜生風年

少胸吞雲夢　金閨日高露泫東華塵軟香紅爭看

荀氏筍三龍春暖桃花浪湧

前調　賦箏

寶柱橫雲雁影朱弦隔葉鶯聲風生玉指晚寒清宮

樣輕黃袖冷　欲罷尚留餘意曲終自有幽情別本作深情

原誤歸來江上數峯青梅小橫斜夜永

前調

花額上堆翠篠遠山橫翠星眸絳宮深鎖暮雲浮月

破黃昏時候　誰謂霞衣玉簡便孤彩鳳秦樓桃源

不禁昔人游曾是劉郎邂逅

前調　代人上許守生日

滴滴金盤露冷蕭蕭玉宇風清長庚入夢曉窗明淡

月微雲耿耿　松竹五峯秋色笙歌三市歡聲華堂

開宴擁娉婷天上人間共慶

前調　陳倅席上

窄袖淺籠浥玉脩眉淡掃遙岑行時雲霧繞衣襟步

步蓮生宮錦　菊與秋烟共晚酒隨人意俱深尊前

有客動琴心醉後清狂不禁

玉樓春　上王守生日

橫塘暈淺琉璃瑩綠葉陰濃庭院靜櫻桃熟後麥秋

涼芍藥開時槐夏永　蓬萊閣下紅塵境青羽扇低

彩鳳影庭前玉樹一枝春香霧和烟新月冷原誤涼

前調

簡中懷抱誰排遣側側原注一作惻惻輕寒風剪剪翻思梅

聲軟醉後微渦回笑臉更無卓氏白頭吟只有盧郎

弄晴數點梨稍雨門外畫橋寒食路 原誤露 莊鵑飛破
草間烟蛺蝶意殘花底霧
韶華都 原注一作天 付與妝成不管露桃嗔舞罷從教風雨妬

鷓鴣天 中秋賞月

金節平分院落涼黃昏簾幕捲西廂冰輪碾碎 原注一作
破鄰鄰碧玉斧修成欵欵光 低照戶巧侵床錦袍起舞謫仙狂鵲飛影裏能霜亂桂子風前笑語香

前調 送別

水闊天低雁字橫小春日節晚寒清楠梢月上紛紛起舞謫仙狂鵲飛影裏能霜亂桂子風前笑語香

白竹塢風來冉冉輕 人似玉酒如澠入關意氣喜
風生坐中有客聯鑣去誰唱陽關第四聲

前調

紅暈香腮粉未勻梳妝閒淡稱 原注一作穩 精神誰知碧
蟑清溪畔也有姚家一朵春 眉黛淺爲誰顰莫將
心事付朝雲坐中有客腸應斷忘了酴醾架下人

鵲橋仙

蝶飛烟草鶯啼雲樹滿院垂楊陰綠輕風飄散杏梢
紅更吹簇泡波如穀 珠簾日晚銀屏人散樓上酣
横霜竹一春君道不相思緣底事紅綃褪玉

南鄉子 美人

淺色染春衣衣上雙雙小雁飛袖捲藕絲寒玉瘦彈
恭贏得尊前酒一巵 冰雪拂胭脂絳臙香融落日
西唱徹陽關人欲去依依醉眼橫波翠黛低

虞美人 七夕

風前玉樹鏘金韻碧落佳期近疎雲影裡鵲橋低簷
外一彎新月印修眉 星河漸曉銅壺咽又是經年
別此情莫與玉人知引起舊家離恨淚珠垂

前調

角聲吹散梅梢雪疎影黃昏月落苔英點點拂闌干風
送清香滿院作輕寒 花氈羯鼓催行酒紅袖掺掺
手曲聲未徹寶盃空飲罷香醪翠被錦屏中

踏莎行 春思

碧梧翠竹交加影角簟紗廚冷疎雲淡月媚橫塘一
陣荷花風起隔簾香 雁橫天末無消息水濶吳山
碧剌桐花上蝶翩翩惟有夜涼 原注一作深 清夢到郎邊
漠漠侵鴛被酒醒霞散臉邊紅夢回鶯促 原誤歲 足眉間

翠

臨江仙會飲

玉樹臨風賓欲散黃昏約馬嘶庭蘭未盡有餘情
原注一瑣糜方一啜銀燭已雙擎　坐久香津生齒
作清頰何須五斗消醒豔歌聲裏醉魂醒明年思此會莊
施想登瀛

前調重九

木落江寒秋色晚颼颼吹帽風清丹楓樓外搗衣聲
登高懷遠客山影雁邊橫　露染宮黃庭菊淺茱萸
關原本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堂空　夕陽
烟拂紅輕榭前誰整醉冠傾酒香醺口口落日斷霞
樓外晚烟籠粉香融淡眉峰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

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

前調送別

一江秋水碧灣灣繞青山玉連環簾幕低垂人在畫
圖間問抱琵琶尋舊曲彈未了意闌珊
拂雲端倚欄看楚天寒擬倩東風吹夢到長安怯似
梨花春帶雨愁滿眼淚闌干

慈山溪月夜

霜清木落深院簾櫳靜池面捲輕
原注波瑩香冰
一在明鏡修筠拂檻疎翠晚
原注一作烟
雲收野闊江天迥　紅綃褪玉
原注一作婵娟山霧欲水
紅綃醉玉酒面風前

醒羅幕護輕寒錦屏空金爐香冷原注一作燼　星橫參鼻
梅徑月黃昏清夢覺淺眉鬟窗外橫斜影
如夢令　或刻周美成
花落鶯啼春暮陌上綠楊飛絮金鴨晚香寒人在洞房深處無語無語葉上數聲疎雨
前調
門外落花流水日暖杜鵑聲碎蓉馬小屏風一枕晝堂春睡如醉如醉正是困人天氣
點絳唇
金氣秋分風清露冷秋期半涼蟾光滿桂子飄香遠
素練寬衣仙仗明飛觀霓裳亂銀橋人散吹徹昭華琯
浣溪沙
樓閣簾垂乳燕飛圓花細細點清溪薰風破悶晚涼時　玉軫葉邊蘭思遠霜紈扇裏翠眉低採藍衫子鬬蜂兒
清平樂
曉風殘角月裏梅花落宿酒醒時滋味惡翠被輕寒漠漠　夢回一點相思遠山暗慢雙眉不覺肌膚瘦玉但知帶減腰圍

採桑子
冰霜林裏爭先發獨壓羣花風送清芬更引輕烟淡遮　抱塘原注一作墻　溪水灣環原脫碧月色清華疎影橫斜恰似林逋處士家
菩薩蠻
暄風遲日春光闊葡萄水綠搖輕棹兩岸草烟低青山啼子規　歸來愁未寢窗淺眉痕沁花影轉廊腰紅添酒面潮
卜算子
烟雨羃橫塘紺色涵清淺誰把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江半　隱几岸烏巾細葛含風軟不見柴桑避俗翁心共孤雲遠
謁金門
簾外雨洗盡楚江鄉原衍字殘暑白鷺影邊霞一縷紺碧江天暮　況水烟橫香霧茗椀淺浮瑕乳臥聽鷓鴣啼竹塢竹風清院宇
好事近
疎雨洗烟波雨過滿江秋色風起白鷗零亂破嵐光深碧　荻花楓葉只供愁清吟寫岑寂吟罷倚闌無語聽一聲羌笛

醉桃源

風飄萬點落花飛殘紅枝上稀平蕪葉上淡烟迷那堪青鳥啼　風細細日遲遲輕紗疊雪衣多情多病懶追隨玉人應恨伊

武陵春　茶

畫燭籠紗紅影亂門外紫騮嘶分破雲團月影虛雪浪皺清漪　捧盌纖纖春笋瘦乳露泛冰姿雨腋清風拂袖飛歸去酒醒時

柳梢青　離別

香肩輕拍尊前忍聽一聲將息昨夜濃歡今朝別酒明日行客　後回來則須來便去也如何去得無限離情無窮江水無邊山色

西江月

落寞寒香滿院扶疎清影侵門雪消平野晚烟昏睡起嬌勻檀粉　皎皎風前玉樹盈盈月下冰魂南枝春信夜來溫便覺肌膚瘦損

前調

木末誰攀新蕚雪消白種前庭莫嫌開過尚盈盈似待斯人醉咏　霜後最添妍麗風中更覺娉婷影搖溪水一灣清救罷晚原注作曉　臨鑒鏡

前調

密雪未知膚白夜寒已覺香清振芳堂下月盈盈踏碎橫斜疎影　且醉盃中綠蟻休辭笛裏清聲東君催促子青青滋味要調金鼎

燕歸梁

六曲闌干翠幕垂香燼冷金猊日高花外囀黃鸝春睡覺酒醒時　草青南浦雲橫西塞錦字杳無期東風只送柳綿飛不管寄相思

南歌子

雨洗溪光淨風掀柳帶斜畫樓朱戶玉人家簾外一眉新月浸梨花　金鴨香凝袖銅荷燭映紗鳳盤宮錦小屏遮夜靜寒生春笋理琵琶

望江南

臨川好柳岸轉平沙門外澄江丞相宅壇前喬木列仙家春到滿城花　行樂處舞袖卷輕紗漫摘青梅薦煮酒旋煎白雪試新茶明月上簷牙

前調

臨川好山影碧波搖魚躍冰池飛玉尺雲橫石嶺拂鮫綃高樹竹蕭蕭　寒食近湖水綠平橋繁杏梢頭張錦旆垂楊陰裏繫蘭橈游客解金貂

浪淘沙 上元

料峭小桃風凝淡春容實 燈山列半天中麗服靚妝
携手處笑語匆匆 酒滴小槽紅一飲千鍾銅荷擎
燭絳紗籠歸去笙歌喧院落捲疎簾紅綃舞袖縈腰
鵝鴨天

桐葉成陰拂畫簷清風涼透小屏注一 滿眼水連天香飛
柳碧玉眉峯嫵臉蓮 秋作愁
小字倩誰傳梅黃楚岸垂雨草碧吳江淡淡烟
王樓春 王守生日

青錢點水圓荷綠解籜新篁森嫩玉輕風冉冉揉花

香小雨絲絲梅子熟 華堂燭燼零金粟人在洞天
三十六昭華吹徹琯聲寒聲入壽觴紅浪遶

七娘子

風剪冰花飛零亂映梅梢素影搖清淺綉幄寒輕蘭
薰烟暖豔歌吹得金荷捲 游梁已覺相如倦憶去
年舟渡淮南岸別後銷魂倫猿寒雁角聲只送黃昏
怨

漁家傲 漁父

秋水無痕清見底蓼花汀上西風起一葉小舟烟霧
裏蒲棹艤柳條帶雨穿雙鯉 自款直鉤無處使笛

送汪信民序

古人之學也爲道今人之學也語言句讀而已古人所以治心養氣事父母畜妻子推而達之天下國家無非道也吾之所學固如是也讀四牡之詩得君臣之義讀棠棣之詩得兄弟之義讀伐木之詩得朋友之義讀采薇之詩得征伐之義其有爲也其有行也亦若是而已有問焉則曰吾之所學者詩有得于此也讀堯典之書得舜之所以事堯讀傳說之書得傅

說之所以事高宗讀禹貢之書得禹之所以治水讀洛誥之書得周公之所以營洛其有爲也其有行也亦若是而已有問焉則曰吾之所學者書有得于此也以至易也春秋也三禮也孝經也論語也未嘗不學焉其有爲有行亦未嘗不因其所學也甚哉今人之不善學也問其語言句讀則曰吾嘗學之問其所言所行則曰吾不知也嗚呼語言句讀果可以爲道乎哉吾友汪信民可謂善學者矣身不滿六尺而勇足以奪三軍之帥布衣蘿食而享之如萬鍾之祿不出戶庭而周知四海九州之務其爲學無所不通而尤長子經術自卯與余游以至擢進士爲天下第一未嘗有開言今得長沙學官行且有日矣乞余言爲別因以古人之學告之庶幾從其學者慕古人之學而不溺于今人之學也

臨川集詠序

山川之勝風物之美有目者皆可見有口者皆可言至于聲之筆舌曲盡其妙垂于後世而傳之者無窮非工于詩者不能也臨川在江西雖小邦然瀕汝爲城而靈谷銅陵諸峰環列如屏障四顧可挹昔有王右軍謝康樂顏魯公之爲太守故其俗風流儒雅喜

事而尚氣有晏元獻王文公之爲鄉人故其黨樂讀書而好文詞皆知尊揖紳士大夫自古至今遊是邦者不知其幾人矣皆湮滅無聞獨形于篇什者可考而知也郡人鄭彥國得其詩數百首編爲五卷名之曰臨川集詠後之君子欲知此邦山川之勝風物之美不必登臨周覽展卷可知也大觀四年九月十五日序

圓覺經皆證論序

荊國王文公常問眞淨禪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獨圓覺經不然何也眞淨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

日用現前不屬古今老僧與公同入光明藏戲三昧互爲賓主非關時處又問圓覺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峰禪師易證爲具謂是譯者之訛其意是否眞淨曰圓覺經若可易維摩亦可易維摩經豈不滅亦不滅受蘊取證然則取證與皆證之義亦何異哉蓋衆生現行無明卽如來根本大智圭峰之說非是文公大悅稱賞者久之自是眞淨始有意爲圓覺著論雖時時與門弟子辯說大旨至于落筆未遑暇也眞淨旣示寂而法子惠洪承其師之說潤色而成書凡二萬餘言逸嘗評其文其理致高妙造語簡遠

如晉人之工于文生肇之徒不足多也昔司馬遷作史記述其父談之志而班固亦續其父彪之集而爲西漢書古之作者著書立言以示後世豈嘗徇一已之私見哉凡以見先人之法而已洪著此論推眞淨之說以明諸佛之心是亦見師之法也若夫心原誤以之精微口之所不能言者父不得傳之子雖洪且不得而論之矣予又烏得而序之哉

林間錄序

洪覺範得自在三昧于雲菴老人故能游戲翰墨場中呻吟謦欬皆成文章每與林間勝士抵掌清談莫

非尊宿之高行叢林之遺訓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餘論每得一事隨卽錄之垂十年間得三百餘事從其游者本明上人外若簡率而內甚精敏燕坐之暇以其所錄編爲上下帙名之曰林間錄因其所錄有先後故不以古今爲銓次得于談笑而非出于勉强故其文優游平易而無艱難險阻之態人皆知明之有是錄也所至之地借觀者成市明懼字畫漫滅而傳寫失眞于是刻之子板而俾余爲序以傳後世予謂斯文之作有補子宗教如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繒纊豈待原誤傳于序然後傳哉願托斯文以傳

不朽此子之所以欲默而不能也昔樂廣清談而不長于筆請潘岳爲表先作二百語以述已志岳取而比次之便成名筆世人或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假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今覺範口之所談筆之所錄兼有二子之美何哉大抵文士有妙思者未必有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惟體道之士見亡執謝定亂而融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故縱口而筆肆談而書無遁而不眞也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之美者得非體道而然耶余以是知士不可不知道也覺範名惠洪筠陽人今住原作往臨川北景德禪寺云

寬厚錄序

謝子與鄉里諸君子每月一集各舉古人寬厚一事退而錄于簡册號曰寬厚錄庶幾人人勉勵相師成風如周成王漢文帝時人也古人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云君子不欺闇室若乃口談寬厚而心刻薄在外寬厚而居家刻薄非所敢望于諸君子也其事以所舉長幼爲先後不以世次爲序

淇澳堂記

富貴而驕貧賤而怨人之情也富貴而不驕貧賤而不怨豈人之情也哉學使之然也蓋知簞食瓢飲無以異于擊鐘鼎食茅茨土階無以異于廣廈萬間戶桑樞無以異于雕墻峻宇則彼之富貴此之貧賤其有異乎無有異也余是以知貧賤而怨者富貴必驕富貴不驕者未有貧賤而怨者也臨川晏宗武幼從荆國王文公學文公名之曰防既長又以宗武字之言若淇澳所美衛武公能以禮自防者乃可宗也宗武能以禮自防者乃可宗也已矣宗武雖生于大丞相文公之期宗武可謂遠也已矣宗武雖生于大丞相元獻公之家而世其皇考中散之祿然樸茂溫恭如山林布衣之士庶幾能踐文公之言矣始余讀淇澳之詩見序詩者言武公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而詩

十二日記

三益齋記

聰明才智之士何世無之然或作聰明恃才智傲然自大視天下莫已若者故所與游者皆面諛說已之人忠言讜論不聞于耳而正直剛毅之君子望望然去之矣苟能守之以厚重養之以卑畏虛懷屈已以交天下之士則直者獻忠辨者獻說智者獻謀勇者獻決其從政則審而不妄其施令則信而易行其志慮日廣其悔吝日消故能永保其爵位令終其福祿當時頌其功名而後世仰其風采也周公相成王以

師見者十人以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三十九人則昔之相天下者未始不然也介子推相荊仲尼問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并二十五人之力雖治天下可也況荊乎則昔之佐一國者未始不然也宓子賤宰單父仲尼曰子治單父而語余所以爲之者子賤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仲尼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兄事五人可以教弟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友孝兄事五人可也況荊乎則昔之佐一教學矣則昔之宰一邑者未始不然也嗚呼以周公之聖子推子賤之賢其相天下佐一國宰一邑猶且折節以下士況不爲周公之聖子推子賤之賢者乎通守延年陳公聰明才智絶人遠甚其剸裁庶事精敏開達無暇疑所作凝滯雖吏疑作吏牘盈庭而區別皂白咄嗟而辦至于文章翰墨乃其餘事而忠義名節蓋其家法也作齋于廳事之西以爲燕息之地而名之曰三益則是不以聰明才智自賢而徵來直諒多聞之士以爲益也觀公之名齋蓋有慕于古之聖賢者矣其志豈易量哉某雖愚不肖獲從公游每聽其論議觀其施設竦然異之所以警發昏憒者爲不少矣退而日夕加意思念求所以廣公之志而胸臆約結卒無一言以爲獻豈不負公名齋之意也哉既以是愧于公又書其事以告後之君子庶幾爲來者之勸也

浩然齋記

學聖人之道而不知孟子不善學聖人者也學孟子之道而不知養氣之說不善學孟子者也士大夫平居燕日望其容貌肅然以正聽其議論高妙超然遠出乎塵垢之外觀其趨操淡然不以名利爲懷視天下之事無足動其心者一旦臨利害而驚事權貴而

倏處富貴而驕不幸而貧且賤焉則憔悴失志悲歌自憐若天壤之間無所容其軀是何者不善養氣故也蓋善養氣然後坐見孟子于墻食見孟子于羹立則見其參于前者無非孟子也大梁趙彦修生于帝胄而好學如布衣年未三十而落筆如老成人語其志豈易量哉爲安仁酒官名齋曰浩然以書走臨川求余文爲記余雖未嘗卽其人考其行事徒觀其名齋之意則知善學孟子者也韓愈氏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彦脩可謂知其本余安得而不書

介庵記

人皆知通可以合于世而不知合于世者不在乎通而在介也不擇君而仕不擇人而友不擇利而取舉私心而游于世何所往而不合哉然僞窮而隙生詐窮而怨生奸窮而禍生小而危其身大而赤其族也謂之合可乎非其道不仕非其賢不友非其利不取初若不合于世也苟有合焉確乎其不可拔也屬屬乎其不可問也膠漆不足以爲固也金石不足以爲堅也借不合于今之世其必合于後世矣是其合果不在乎通而在乎介也伊尹傅說呂望棲遲田野之間老農之與游若原誤將終身焉豈期湯高宗文王并原誤

之我知耶一旦褫其簑笠裹以裘冕士大夫莫敢誰何執其手而與之謀桑蔭未移而膏澤下于民矣一何合之速也孔子孟軻汲汲殺仁義之嵩萊以通大道以至齟齬窮餓而死終無所合也然至今言道者必稽焉是乃所以爲合也吾友王立之居京城之南跬步天子原誤下之庭而閉關却埽不調者十年編茅以除風雨大署其室曰介庵信乎其介矣抑不知天將誘其衷而使合于吾君吾相耶抑將撼頓其志氣而信其言合于後世耶合與不合其命懸于天矣立之勉乎哉無病世之不我合也初立之筮仕遇豫之解

占者曰是謂介子石不終日貞吉立之曰吾志也咈時以從欲瘠德以肥家不祥莫大焉吾其歸乎至是庵成命予記之遂以爲記

小隱圖記

環仙翁之居皆山也其東北崗巒林麓望之而雄偉即之而深秀如龍之躍如鸞之翔而欲下也以仙翁隱居子此因名之曰小隱焉依山之趾繚而爲逕負山之腹做而爲堂因其窪疏而爲池隆其中峙而爲島顯而爲亭隱而爲巷跨清漪而爲橋而綠陰而爲軒蓋循乎逕可以造幽谷登乎堂可以揖遠岫臨乎

池可以流觴坐乎島可以垂釣亭出而遊觀巷入而燕息橋以達乎島軒以附乎亭以至嘉花美木班立乎後先幽蘭白芷馨聞乎左右禽鳥之翔鳴魚鱉之遊詠雲烟之澄鮮風月之清亮四時物象無不可樂也仙翁幅巾杖履日與賓客逍遙其間或飲而笑歌或醉而起舞或彈琴以平其志或習射以觀威儀或倚樹而吟或枕石而臥蓋將樂之終身而不厭者也嗚呼蘭亭之茂林脩竹足以益右軍之美而平泉之草木不足以貸贊皇之辜午橋之燠館涼臺足以佚晉原誤公之老而金谷之池亭不足以蓋季倫之慾

是則園囿台沼之樂必知其所以樂者然後樂其樂
也仙翁年壯氣銳時挾弓佩劍躍駿馬游乎大梁之
墟慨然以功名自任者也命不偶仕不遇退而自肆
于丘林雖未嘗煉丹辟穀而人皆以仙翁稱之豈非
毁譽得喪不動乎胸次超然彷徨塵垢之外如安期
羨門之徒耶然則仙翁之樂知其所以樂者矣仙翁
金谿人蓋朱衡子平也

上高淨衆禪院記

天下佳山水莫富于東南有道之士盧其中者十有
七八彼强有力者固不可以貨取而山川之神亦不

得擅而有之何哉蓋有道之士得佳山水而盧之學
者皆翔集焉而斯道不孤矣山川之神雖避之百舍
可也孰敢擅而有之哉棻莫山淨衆禪院蓋上高佳
山水處也咸通中有異僧自鄂渚棻莫山飛錫于此
因得是名其後萬載謝氏施地爲院而衆淨之號治
平天子始賜焉世以父子繼主院事其徒雖被褐左
袒而行如駔儈飽食煖衣懷晏安之酖而不虞牛後
律百丈海公禪師也而戒行峻潔不害爲禪東林遠
公律師也而胷懷曠遠不害爲律順公固兩忘于禪
律之迹矣願以此告學者庶幾不負曹使君棻律爲
禪之意大觀二年九月十五日記

景德寺應夢羅漢記

顯謨閣待制朱公治撫之二年革北景德律寺爲叢
林敦請眞淨法子惠洪委以禪席余嘗與惠洪周覽
之禍茲山之神陰欲奪其地以畀有道之士如蛾赴
燭自投憲網邑大夫李侯以其姦狀聞于府而曹使
君麗其罪于法杖其背而黥之一境大悅又請于朝

寺中得古畫一束于敗壁之下展而視之乃十八大
阿羅漢也然亡其一焉是爲第五喏羅漢者洪作詩
嘲之曰十八聲聞解垂根少叢林漢亂山門知他何
處遯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後兩月武雄副指揮使
杜益之女夢一老僧入其室杜氏曰此軍營也僧胡
爲乎來哉僧曰我非凡僧也乃北景德羅漢耳今失
其侶頗迺翁爲我尋之杜氏覺而談其夢益恍然不
知何等語也後數日益與其女過原誤遇旁舍見壁間
有古畫羅漢女驚曰此夢中所見老僧也益得之以
示洪洪笑曰吾詩所謂不見雲堂第五尊汝何自得

之哉益悲喜再拜爲言其事又施財裝飾乃新其閣
而居之嗚呼異哉彼羅漢者棄于敗壁之下久矣不
示現于伽藍而示現于軍營不託夢于比丘而託夢
于女子果何謂哉豈非羅漢願力深重憫茲卒伍流
浪苦海貪怖生死業障纏繞無解脫期所以示現于
軍營而託夢于女子者豈徒然哉如文殊出光明于
河東勁悍之地而僧伽現妙相于淮泗闒闇之區是
皆聖賢之深意也昔舍衛國有男子名曰須菩提雖
慧過人而性多嗔恚見者皆惡之或問世尊曰今此
須菩提宿造何業常懷嗔恚世尊曰此賢劫中有比
邱常行勸化或有違忤便出惡罵以是緣業五百世
中受毒龍身雖得爲人宿習不除心常含毒欲知彼
時勸化比丘惡罵者卽須菩提也又迦葉國男子名
曰威德生而殊妙見者皆悅之或問世尊曰今此威
德宿殖何福爲衆欽慕世尊曰過去九十一劫有一
人以萎花拂毗婆塔塵緣此功德九十一劫爲衆欽
慕欲知彼時舉花拂塔人卽威德是也且須菩提以
一言之失至于五百歲後習氣不除爲衆僧憎惡而
威德以一舉手之勞至于九十一劫爲衆欽慕然則
世之君子在在處處人皆愛而仰之豈非宿殖善根
者乎朱公以上等根器具正眼目寂用俱眞得人歡
喜所至之地未嘗俛仰而人皆愛之未嘗叱咤而人
皆畏之自縉紳韋布以至山野小人幽閨婦女莫不
欽慕愛仰唯恐其去則知善根宿殖豈止威德一舉
手之勞哉惜乎至尊入滅無得而問之今北景德寺
革律爲禪未淹三月第五尊者出此殊勝安知過去
生中不與我公有大因緣也哉是爲記

壽亭記

生之必死猶晝之必夜而顏淵之死孔子以爲不幸
何哉蓋君子有生之道而死爲不幸小人有死之理

而生爲幸免顏淵宜生而壽者也夭而死斯爲不幸矣孫升甫敷山之隱君子也有生之道不幸而死諸孤葬于敷山之陽作亭于墓前取老子所以死而不亡者壽故以壽名之亭成乞記于陽夏謝逸表章所以名亭之意逸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以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于地涕吐津液歸于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爲其人眞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者未嘗死也嗚呼凡有形者未始不壞而不壞者未始有形者也劫火洞然雖大千且不免于壞而昧者乃欲保七尺之軀以爲千年之計可不大哀耶彼孰知不壞者視百千萬億劫如彈指之頃耳此豈世俗之所謂壽也哉諸孤以是壽其先人則斯亭之作余無間然矣遂以爲記

溪堂集卷七終

臨川 謝 逸 撰

論

袁盎論

世之論者以爲袁盎質直好義辯論人主前挺然有忠臣之節愚獨以爲不然盎陰持縱橫變詐之術陽爲忠直以幸人主之知快私情于一已賣聲名于天下此固暴悍勇鷙之小夫聞其風而悅之忠實篤厚之君子未嘗不鄙其爲人也絳侯誅諸呂安劉氏功高天下文帝見而加敬亦先王畏相之義也盎以謂

絳侯有驕主之色不宜禮之太過幸而文帝寬厚置而不問倘秦二世隋煬帝聞此言絳侯不知死所矣又況盎兄與絳侯交游權甚借使絳侯有驕主色盎何不請間而規之彼必聞而改也文帝初未嘗詢絳侯得失而盎輒以危言中之亦足以明發盎之少恩矣淮南王之遷蜀盎力爭之以謂一旦蒙犯霜露客死道旁則有殺弟之名既而淮南王至原誤既從漢書改雍而死文帝哭之甚哀悔初不用盎之言盎既不咎原咎脫以意補文帝之失又從原誤縱而譽之以謂淮南王之死不足悔也且以淮南王爲當遷耶則初不宜以爲非以謂不當遷那則終不宜以爲是此原誤則與反覆賣國之人何以異哉盎與鼂錯有隙錯議削七國七國舉兵西向以誅錯爲名漢廷諸公相顧失色盎獨宣言于廷曰不足憂也今破矣疑若有必勝之策及景帝屏人與語但言斬錯以謝七國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既斬于東市而七國之兵不退則是假天子之威以報私讐耳忠于國者固如是乎至如斥趙談驂乘卻慎夫人坐責丞相不下士皆有爲而發非出于誠心也昔汲黯折張湯下原衍字訑公孫宏灌夫侵田蚡罵程不識固有盎之風矣然此兩人者以樸忠自信

雖面折大臣無所阿避察其心實無他也司馬遷稱盎仁心爲質引義慷慨豈知言哉

辨

毀辨

君子小人不能無毀也天下君子寡小人多故君子得毀常多而小人得毀常寡也叔世之士溺于俗學見道不明用心不剛譽毀未嘗出于好惡之公心而一徇于流俗之私情有人焉卓然拔乎流俗之中推好惡之眞情公天下之毀譽庶幾乎天下適于正矣而小人不便于已也沮毀排陷同然一詞平居抵掌

議論恨不即其人唾其面而辱之陽呼爲君子者何獨不幸子世哉世之議者以謂揚雄之解嘲韓愈之釋言不作可也作之則近乎隘余獨以爲不然孔子固嘗毀于長沮桀溺矣未嘗不辨也其言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孟子固嘗毀于臧倉矣未嘗不辨也其言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雖孔孟之原誤予言約于揚韓然言之約乃所以深辨之也孔孟揚韓遠矣安得推好惡之眞情者與之論天下之毀譽哉

陳椓孝子辨

陳孝子幼喪其母長而事其父謹甚父老且病篤孝子求善藥進焉父揮去之曰吾死無意于世矣又飭家人饌膳羞孝子自奉而進父不食百計悅之不一顧也孝子恐私自謀曰父死吾何生耶與其父死而吾生又孰若吾死而父生乎吾嘗聞諸長者云人之肝可以愈疾味且珍乃潛入其妹室啟奩竊取剃刀礪之石袖而入溫室解衣刺其腹刃入其膚半而不下復斂衣繫帶取袍中小刀妹躡其足而問焉孝子叱曰男人入溫室而女子從之可乎妹退卽焉其戶以小刀刳其腹徑寸又加以指掐原誤抉肝出剔其半

孝子非木偶人也豈不知刳腹出肝之爲痛哉豈不知肝出而殞其命哉誠不忍其父不食且死故解衣筋力苦其心志以事其父母甚者至于詬罵而不顧之難也或曰是里閭原誤門之州長俾奏之朝廷請下其奏可爲天下法余謂里巷小民平居不肯一勞其親者莫如孝子之篤也天下之所謂賢者莫如孝子家人饌膳羞孝子自奉而進父不食且死故解衣剔刃于腹中剔其肝如俎上肉使旁人視之驚悸無人色而孝子聲氣不動揚揚自若也又幸其不死出入里巷間可以警動小人之不孝者噫孝子視衆人亦賢矣然余竊有疑焉孝子儒者也讀古聖賢之書者也讀其書必施其行古聖賢未嘗不孝于親豈殘身體殞壽命而爲之哉使天下之人聞孝子之風而嘆息斯可矣不幸聞其風而效之也見爲人子而孝于親者不免子其死也敗風俗傷教化莫大于此若

是則孝子免於聖賢之誅幸矣又安可奏之朝廷而下其法于天下也哉孝子臨川人名極應進士舉

佛齋辨

庖人張宣與浮屠慕寂募原誤旬民錢爲佛齋期年而獲民錢萬緡宣一日過余語其故余謂宣曰汝庖人也操刀匕從事于鼎鑊之間取其資以養親畜妻子足矣以何道而獲民錢如是之多哉得非借資于浮屠以死生禍福之說蠱惑愚民而邀取其利乎萬緡中人十家之產也而以爲一飯之費何益哉汝之吏世果無之乎果有之而未發乎余悲之故記其說爲佛齋辨庶幾有待而未發者聞余言而動心焉

書

上南城原作城南饒深道書

某臨川人也祖廬在闕市之衡鄰之東西有畫工曰施氏郝氏施氏每畫則含毫和鉛脾睨縑綃迅奮一揮萬象呈列奇怪變見鬼工神械似非人力所能覩者皆目瞪口張恍然疑駭徐而爭持金帛高其價而市之至郝氏則窮日之力舐筆徬徨而不決艱難僅成盈尺之幅未及展玩而市人皆抵掌笑之矣由是所以求其資甚力且勤也然行之而卒不悔者將欲施日益富而郝日益貧居一日郝語其婦曰彼與我皆人也彼工而吾拙豈天俾之然耶特未得其術耳

遒投筆裂緗傴僂而進謁于施氏之門磨折百拜而言曰子願原誤子願得畫之術施憫其貧而嘉其勤且篤也與之坐而告之曰畫非一端子試言其大略子將觸類而長之夫畫馬難于畫骨而畫毛中之骨尤難畫花難於畫葉而風中之葉尤難畫龍蜃則矯矯如驤首于江湖畫林蟲則趯趯如鼓翅于原野鬼神貴乎怪水石貴乎清子歸闔戸瞑目坐想天下之物千氣萬象于前然後振筆一洒其畫豈歉于予哉郝如其說不三日而名與施相若僕聞之慨然嘆曰畫工賢人君子者特沽名譽耳訓之者雖竭其誠而聽之者未必能行之也僕今日之來非敢沽名釣譽也干技之至賤者也尚不恥相師況圖冠方履而號爲儒者乎僕自是諄諄然竊有意于求師也僕生二十四年矣十五六時有客自盱江來得執事之程文手抄口誦于几席之間嘗模楷其語法然是時若童子之愛金徒知可愛而不知其所以愛也自後執事以雄才巨筆掇甲科僕加景慕恨不得一瞻風采去年之冬遊學豫章適遇執事蒞獄掾于此方下車之初亦嘗閎名于與謁然尚未盡其胸中欲言者比于令姪從公劉陟燻降原以相陰陽幽居大理周公曉立澗瀍之上揚火以作龜惟洛是食然後喟然嘆曰地理書不可泯也如此於是友人陳之奇與其弟之中將之一篇捧詣門下以爲進見求教之資執事者當憫

冒尊嚴不勝戰汗之至不宣某再拜

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始余不知地理學家有郭璞一行書以覆醬瓿原誤瓶原作罵曰者一錢不直及考三代載籍見古公亶父走岐山之陽馬未鞍鞍奉龜以告克協人謀幽人從公劉陟巘降原以相陰陽幽居大理周公曉立澗瀍之上揚火以作龜惟洛是食然後喟然嘆曰地理書不可泯也如此於是友人陳之奇與其弟之中將吹葬皇祖府君誌于余曰皇祖葬十一年矣卜之者

曰不吉將遷之吉地句君一言以蔽之余曰葬而吉家原誤象土一春不可動也葬而不吉雖穿其墓舉其棺椁俾而瘞諸爽塏是乃所以爲孝也兩陳子曰君子以爲然吾將從事焉雖然微君文無以掩諸幽君其爲我銘之予泣曰昔我先考與君府君遊時子童子未知也先後沒世三十年始識兩陳子愛其人胸懷磊磊無俗子氣遂與之定交歸以告先夫人先夫人喜曰汝父與而祖游曩甚乃孫又與汝善兩家子弟相勉以正能自樹立不辱其先吾之志也因盡告以先考平生游從賓客之賢者故子知府君大者最

詳而細則略焉府君自兒時端重不戲老成人也至耆艾矣經紀家事壯子弟不逮焉平居儼衣冠對客風貌凜然可畏客敬之如賢公卿耳其言衎衎以和雖談諧笑謔而規誨寓焉客有奉其言以爲訓終身爲善人從其游者自少及老不見一毫失禮猶子死不可没是以知二子負英偉之才而世不我用託于酒以自遁者也君性尤嗜酒未嘗一日不奉觴對客然沈默畏愼不臧否人物勤于治生而銳于教子杜門屏居律身甚嚴雖不嗜酒者有所不及也余疎于世故與人不問親疎開懷吐實而猜忌者往往記錄以爲怨咎惟樂易疎達者相知尤深始得外弟吳廸吉從游驩甚因廸吉而得君之子洙洙原誤深之爲人蓋所謂樂易疎達者也余雖未嘗識君觀洙之爲人則君之賢可知矣君諱某字某某臨川人諱某之子諱某之孫考諱某世爲臨川人初室吳氏先君八年卒繼室江氏生二男一女男某有賢行若干

歲而卒女嫁進士江某孫男四某早世之奇之中應進士舉某尚幼五女孫皆配士人元祐某年十月壬辰朔十三日丙申葬某原葉原誤鄉某原後十一年歲在癸未十二月癸酉改葬于某鄉某原時崇寧二年也銘曰

先考雖賢而壽不稱其德府君雖壽而年不永其嗣此兩公者既相從于地下逸與乃孫敢不丕承其志

黃君墓誌銘

余嘗疑阮嗣宗陶淵明平生沈酣于酒而出處去就之際皆合于道其爲詩雖汪洋澹泊然秀傑之氣終不可没是以知二子負英偉之才而世不我用託于酒以自遁者也君性尤嗜酒未嘗一日不奉觴對客然沈默畏愼不臧否人物勤于治生而銳于教子杜門屏居律身甚嚴雖不嗜酒者有所不及也余疎于世故與人不問親疎開懷吐實而猜忌者往往記錄以爲怨咎惟樂易疎達者相知尤深始得外弟吳廸吉從游驩甚因廸吉而得君之子洙洙原誤深之爲人蓋所謂樂易疎達者也余雖未嘗識君觀洙之爲人則君之賢可知矣君諱某字某某臨川人諱某之子諱某之孫考諱某世爲臨川人初室吳氏先君八年卒繼室江氏生二男一女男某有賢行若干

氏男三人仲洵季沆孟則洙也應進士舉有才名女一人嫁進士王阜君卒于元符三年十二月庚子葬于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壬申享年五十三將葬洙泣曰諸孤奉先君窀穸于崇德鄉黃龍原而未有銘詞原誤詩以表見于後世念朋友中莫如無逸與原誤在無逸莫如吉最善也將請廼吉狀其行而屬無逸以銘余不得謝姑叙其梗概而銘之其詳則當于廼吉之文原誤傳不朽也銘曰

交弦急則絕水清則涅人皆揭揭則莫我悅匪舌是結匪手是掣與世曲折自藏其拙有子其傑有森其列

有堙其穴其名不滅

故承奉郎王反之墓誌銘

君諱檢字反之撫州臨川二字原誤在若納下人曾祖仲達故不仕祖若納贈朝散大夫考正辭故仕朝請郎知南雄原誤作尚雍州君以父恩補太廟齋郎爲洪州新建縣尉秩滿改承務郎又遷承奉郎監潤州延陵鎮未赴任丁所生母憂服除簽書常州軍事判官君爲人沈厚有守不臧否人物雖指手疑當作麾使令皆怡聲下氣與人交游不問賢否一待之以誠有人忤己了無慍色少年篤于學問屢試有司不中尺度朝請公既捐館而繼母嘉興縣君余氏在堂慨然嘆曰君家貧親老可擇祿而仕乎于是赴調授新建縣尉到官踰年江西大旱流民困踣僵尸盈野君躬往調護家至戶到賴君而活者數千人既而盜賊竊發境內騷然君領兵討捕卒皆擒獲部使者聞于朝廷改承務郎又遷承奉郎常州雖小邦而民物繁夥夥字疑衍獄訟滋形疑是夥字之誤君在幕府考治曲直必得其情民無冤濫太守且賴以爲治不幸而逝矣君平居寡言笑澹然無營若不以世務經心至其涖官行法謹慎周密雖老于仕宦者有所不及也妹之夫死于官所諸子

稚弱君挈其族櫬歸鄉里既辦其喪事又經紀其家之女有賢行能以清約佐其夫男三人孟藻仲炳季煜其端厚皆世其家女三人長適陳彥國次適吳敏功皆應進士舉次幼未嫁以崇寧四年八月二十日葬于臨汝鄉之原此字原誤在彥字下長彥國從予學狀其行來乞余銘銘曰

倬彼南雄庶尹之師載喜載嘆陰蕭陽熙遽遊岱嶽百不一施我培我本爾茂爾枝君濟其美潛德有輝

原誤冠仁服義以潔其儀若若黃綬有駘有騏守以
釋廉潔涅而不緇尉守鄰封居原誤章之涓有溢拏舟
君曉勇莫支君勒部伍力討窮追出沒風濤幾葬蛟螭
常開幕府公牒交馳老胥舞文曰當作日或是批共
讞不叶疑當作同字之譌共讞同批嫉苗櫛髮予莫敢欺府公笑語唯君
是毗一臥遄往咎欲誰歸九泉之下何以釋悲

許居士墓誌銘

熙寧三年神考始以經術取士此處當重一句習詩賦士字屬下
不通經術有司患之後三年公以進士貢於鄉元豐
之末學者深于經術矣而有司考校加察焉凡與貢

者人皆以爲榮公于是再舉進士蓋元豐七年也公
于書無所不讀而尤深于詩雖風騷雪虐悲怨憂懟
其志未嘗不在于詩也然用以舉進士而已卒不得
一官以行其志不大可哀耶爲人沈厚寡言喜慍不
形于色安分寡求以律身甚嚴未嘗游權勢之門以
干利達可謂守道君子也已娶蔡氏生二女一男女
嫁謝遜俞杞皆士人男秀尚幼公以崇寧四年九月
甲子卒于家其年十二月癸酉葬疑脫臨字汝鄉亭年六

十公姓許氏諱某字子安臨川人曾祖諱鄧祖諱士
龍考諱宗孟銘曰

年六十一以疾卒于家是爲崇寧五年十二月辛未也葬于延禍鄉懷義里黃金之原是爲大觀元年十二月丁酉也從疑當作微德甫之行而乞銘于余者原作曰馮卓悶中也聽悶中之言而信德甫之行于是敘而銘之者謝逸也銘曰

理財如用兵嫉惡如去草惰鼻以聘師儒觴豆以燕父老子修詞而懷德弟嘉遯而樂道雖壽夭不僭在人有德者是爲壽考

朱德由墓誌銘

金谿有兩賢皆死于布衣其一曰胡汝霖民望以清

才敏識名知太學其一曰朱某德由胸懷曠遠犯而不校有好賢樂善之志此兩賢交游相得歡甚民望既死一年而德由亦死嗚呼天之生斯人而不用於世果何爲哉德由少穎悟絕人讀書過目成誦其爲文章未嘗苦思伸紙濡墨如迅雷疾風頃刻千言嘗游太學同舍生初少之一日羣試堂上日未晡德由棄筆硯袖手坐廡下同舍生皆大駭就索其文聚觀之贍博而有理皆自以爲不及雖屢應進士舉而時命不遇連黜于有司然志愈剛氣愈壯學問愈篤未嘗向人作嗟怨之聲憔悴之色其狀貌魁梧聲如洪

鐘每對客飲酒劇談常傾一座天資尤喜士遊士之軌入金谿之境者必問德由在否在則驅其馬以進否則不俟秣而行也故遊士之造其門者館之如歸雖祈寒陰暑未嘗一飯不對客平生樂施與人有緩急雖夜半叩門無不應者鄉鄰之間饑而無食寒而無衣病而無藥死而無棺男壯而未婚女笄而未嫁原誤爲學佛而未緇學老而未褐賴德由以滿其志願者不可勝數德由早孤事季父疑脫甚謹季父四字自省郎出守濠州爲時聞人愛德由如己之子聞其死哭之哀甚德由于大觀元年某月某甲子卒享年若干越某

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某鄉某原娶周氏故奉議郎諱某之女奉議君博學能文聞德由之賢而壻之男若干人某某下當重皆治儒術女若干人長嫁進士辛某餘尚幼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宣德郎考諱某余識德由于城南古寺中一見卽脫帽解帶開懷談笑洞見肺腑余知其爲曠達人也遂定交干修竹之下昔趙子都問牛得馬爲鈞距之術以察事情然姦僞日滋反以狡猾戕其軀陽宗亢誠信不疑化行童僕里閭爭訟不詣官府待之而後決然則人生一世間如輕塵栖弱草耳與其用術數以薰其心孰若明白坦

夷以全其眞也哉德由之爲人其殆庶幾銘曰三字原脫以意補
胸中空洞了無物兮不護細行眞理窟兮虎頭燕頷貌突兀兮宜壽而貴今則沒兮其事可怪書咄咄兮

溪堂集卷八終

臨川 謝逸 撰

墓誌銘

江居士墓誌銘

居士字仲紀諱某姓江氏臨川隱君子也少以詞賦知名場屋數奇不遇抱奇氣而負屈稱老死于布衣有志于人物者爲之長嘆息也某兒時原誤見居士與先人及諸父游每酒酣高歌聲節悲壯座客竦然敬之先人既捐館舍而居士滋老矣暇日嘗從容與居士商略古今人物則辨別邪正毅然不可奪儼乎

若國之有律知胸中奇氣尚在也初居士應舉不利以其經授二子其後二子以文行爲鄉里後生之師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得其資盡以奉居士居士有餘則殺鷄炊黍沽酒以醉隣里費盡則箕踞坐古墻下撫玩諸孫以自娛樂憂戚之色不兆于面間或放玉川員曜作詩以見志其造語深刻險勁不求世售而世亦不知也取楊氏有賢行男閎闓閎舉紹興三年進士女嫁劉庭臣鄒庶張瓘皆士人嫁瓘者先居士六年卒男孫三人尚幼曾祖諱某原誤集祖諱某考諱某居士以大觀六年六月甲子卒享年若干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某鄉某原將葬閎闓乞銘于余曰居士先人之友也其可不銘銘曰

操管爲鈞濡毫爲餌釣爵位髮童于顛脫原闕于手進愈銳孰如幼而問學壯而求仕老則退是以居士進不干時退不違俗死無愧

黃君墓誌銘

府君諱士良字子善姓黃氏余自識事以來幾四十年矣見鄉閭之間曩之富者貧今之貧者富也獨黃氏之家守先人之廬食南畝之稻以教養其子孫爲鄉之善人自五代至于今二百餘年矣嗚呼

豈積善之久而爲天之所相耶抑子孫以勤約自守而能世家耶府君既捐館將有事于子洙原衍字宅字宓其猶子洙宗魯以其狀來告曰洙不忝先人之墓君嘗銘之矣今伯父又以銘累君若惠顧前好俾黃氏兄弟無窮之聞垂于後世君之惠也余曰宗魯端人也其言必顧行矣于是表彰宗魯之文叙而銘之曰府君臨川人曾大父廣大父堅父道享皆家居不仕大觀三年三月辛未以疾終于家春秋七十有八後二年改元政和葬于金谿縣歸德鄉檡林原二月已未也妻伍氏德足以配其夫男三人曰深曰漾

曰孚濛先府君一年卒孚治儒術女四人嫁陳升郗
充陳公定熊洵美升洵美舉鄉貢進士充公定
鄉貢進士女原誤舉嫁公定者先府君八年卒孫男五
人曰安國曰時升曰時修曰中曰輝輝尚幼孫女二
人嫁進士王從道一未笄府君事父母孝友于兄弟
其治生初若不經意俄而田疇日闢儲蓄日豐燕坐
一堂而錢流地上也然謹飭畏慎自總角以至白首
終始如一未嘗怙富崇侈陵德而詖義未嘗利口諂
言捷給而起羞也未嘗側弁箕踞使酒而罵坐也事
賢以禮而不肖者未嘗聞之也人或譽之不躍躍以

喜而忤之者未嘗悄悄以慍也府君之賢大略可書
者如此至于奉外祖母此下疑有脫文施棺以殮貧者□疑作修
浮屠氏之宇則又邦人皆知之不待余言而後傳
也銘曰

彈劍擊筑不如刺客挾軺策石不如力士詼諧不如
曼倩之辨鉤距不如廣漢之智乃若保身全家無忝
爾祖而昌其子孫非厚重少文者孰能與于此

故通仕郎晏宗武墓誌銘

始余未識宗武叔父能言其爲人金谿朱亮元宗武
壻也其子芹從余學得朱氏父子而知宗武之爲人
益原作蓋詳宗武既死將葬其家以狀來乞銘余三復
其言而嘆曰異哉宗武之爲人也而人不知之何耶
古之所謂循吏者奉法循理不用威嚴在位無顯功
去而民見思豈宗武慕古循吏之風不求人之知耶
審是則雖司馬遷班固爲宗武作傳且無所施其才
況如余之固陋又安能述難言之意于筆端俾後世
之人曉然知宗武之爲人哉雖然大丞相元獻公宗
武叔祖也歐陽文忠公嘗爲墓碑宗武太夫人長樂
郡君吳氏荊國王文公夫人之妹也文公嘗命宗武
名又字而序之欲知宗武世次遷徙考文忠所作墓

碑可也欲知宗武行已趨操考文公所作字序可也
余是以知後世之人決知宗武無疑也宗武撫之臨
川人姓晏諱防宗武字也曾祖諱郜累贈開府儀同
三司太師中書令祖諱融任殿中丞贈金
紫光祿大夫考諱昭素任中散大夫宗武以中散恩
補將仕郎試將作主簿江州德安縣尉朱滿丁中散
憂服除任撫州崇仁縣主簿秩滿遷南康軍都昌縣
令未赴丁長樂憂服除任袁州萬載縣丞閑罷丁所
生母憂服除赴調客死京師享年四十有八大觀四
年二月二十日也宗武初任德安同僚見其年少未

更事威儀簡率咸易之比其久也察其行事無毫髮挂吏議皆歎曰撫宇吏也在崇仁時部使者密授以計俾伺廬陵不職事且啖之以甘言曰君心無城府必不我欺他日事有微當奉薦宗武退而語人曰雉磔于鷹兎斃于犬人之所利也鷹犬何得也吾縱不如古人豈忍肉人以閫躬于是覆其所短而暴其所長部使者亦不加怒也將去萬載先以書告其子曰仕而黷貨誅剝小民墟落之閒雞犬不得寧焉此曹用以致富吾不忍爲也吾行罷去而行橐蕭然子爲吾遣家奴若干人致米若干斛然後吾得歸焉士大

夫聞知皆服其廉宗武雖生于公相之家而惡衣菲食執禮恭甚不敢以門地驕人平居寡欲無所嗜好惟是喜玩簡編虛原誤顧心以禮賢者無事則簾閣跌坐寂若無人幼從文公學嘗問修心之要文公笑曰吾子亦能問及此耶手書七佛偈以遺之又常見東林照禪師總公得俱胝豎指之語欣然若有所契晚年自沙河徙居侯門山川清奧喧囂之音不屬于耳宗武亦自肆于邱壑日與漁父樵叟相嬉宕殆不知世間有富貴之可樂也其柩歸自京師父老皆出境迓之挽其紼以趨哭聲震市以政和元年十月三日葬于長樂鄉東畈山娶鄒氏朝散郎尚書度支員外郎諱極之女有女一人元功妻也又一人尚幼子友子及二男子也有侯門集十卷俱眠集三卷藏于家

張夫人墓誌銘

夫原誤友　人張氏靜敏而文淑明而莊妙于女工而嫻于音律廉于奉已而豐于事上傳哉賢夫人也生二十有二年歸同邑王氏事舅姑甚孝友其夫甚敬以和奉祭祀甚嚴睦姻族甚有恩饋食以羞賓客甚謹以潔平居恂恂語不出諸口澹然若無所營至其料理閫內之事他人深維而苦思之一經夫人了無難色又十有四年歲在丙子季秋之七日生二女子夜

半得疾以卒卒時語言不亂謝其姑及其冢婦如平生予男兩人曰誦曰誨皆未冠又六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縣實建中靖國元年也夫人諱某字彥由饒州德興人贈朝奉大夫諱某之孫朝請大夫知洪州諱某之女撫州軍事推官名某其夫也推官行清介學問淵博其在官獨立無朋不可屈以私有識賢之余高推官之義樂從之游推官亦以余爲可語也以夫人行狀屬余爲銘銘曰

苗其秀傑其苗原誤田茲天之祐孰隕其茂孰閟其壽弗克蠲我豆神之疚也抑豈命之遘也耶豈將昌其後也耶

吳夫人墓誌銘

余蚤作讀書有客叩門童子開門人告曰有二客陳姓彥輔彥國其名白屨素冠瞿瞿如有求而不得余出迎客坐客前致辭曰先姚宅安有遠日乃卜城北六十里明賢鄉雙溪原又卜城南二十五里臨汝鄉竹山惟念葬而不銘無以彰先姚休句先生銘鑒諸石余曰唯夫人臨川人姓吳諱文嶽曾孫諱光顯孫諱日華女幼孤奉母夫人以孝聞雞初鳴盥櫛造內寢問安否抑搔其疾痛疴癢時其溫清而厚薄其衣服振拂衾席枚拭几杖而扶持之奉槃授巾卒盥則退既笄六年陳居士宗諤用媒妁之言迎于吳氏廟夫人執棗栗見于陳氏庭遂爲冢婦逮事祖姑及姑嘗與居士約曰原誤者老者血氣衰賴飲食以養君司其外我司其內于是日供鼎俎匕箸之職捶麋鹿兔胾去其餌牛薄切絕其理湛諸酒編蕉布羊豕屑椒桂其上而腊之粉稻熟溲灑以餳而炊之和辛酸滑甘切葱韭以芼之居士入其家而兩老人喜兆于面居士曰娶妻如是足矣夫人一年吳祖姑又十九年哭與居士訣是時二子始垂髫三女未笄夫人

曰彥輔汝無夸嬉無跌宕無饕財以取怨唯是仰事俯育養生之事汝其勉之曰彥國汝其而原誤勿習異端勿比情人勿作無原誤益以墮業惟是立身揚名顯親之事汝其勉之又訓其女曰織維組紃必勤執麻枲治絲繭必時編珠結綴剪製縫紉必精且巧諸孤皆祗厥訓罔敢暇豫每春秋祭祀躬修儀物秩其几筵蠲其醯醢幹破其戶牖酒醴在樽葅醢在皿牲牷在盤磬折而立濯手而執事諸孤羅拜于後肅如也其後男有室女有家粟餘于廩者數千斛錢以貫計者不啻萬也夫人曰彥輔幹父之蠱不遂墜厥緒彥

國勤于學問可射進士策盈吾志矣然吾春秋高恐不及嘗君之粟則又貨平生之簪珥衣服器玩施浮屠氏以庇風雨死之日儉無剩財生于寶元二年二月丙子死于崇寧四年閏二月己巳葬于大觀元年某月壬申兩男彥輔彥國四女嫁吳澄王燾張執禮江公衡嫁執禮公衡者先夫人卒嫁澄燾者後夫人卒孫男五人敦仁敦信敦禮敦直孫女二人尚幼彥國從余學愿而文銘曰

孰奪吾夫孰孤吾兒我不尸事陳鬼其饑此下疑有脫文竊竹疑作我笥汝嫁而纓汝冠而字二婦抱孫四女抱

原誤拐朔環其左右酌之以觥逝者如雲德人如雲疑作雪皎原誤駮月沈沈光影不滅

延陵吳夫人墓誌銘

吳夫人衢州西安人父諱震婆娑林邱以藝術知名吳原誤矣楚夫人幼孤雖擇對待聘而地卑原作安不能自致入臨川晏氏事中散大夫諱昭素生通仕郎袁州萬載縣丞防中散公無恙原誤養時夫人上承下比勤而無怨戚疏愚良皆象其賢中散公捐館舍而嫡夫人長樂郡君春秋高夫人柔色以温之怡聲以問之調甘旨供匕箸以奉之長樂德之原衍女字視猶女也長樂卽世其婦鄒氏事夫人如夫人之事長樂夫人曰汝其尸晏氏祀可以佚吾老矣于是不復親家事每勝日丙集飲酒笑謔怡然自得也長樂乃王文公之妹防幼從文公學文公爲名之既冠又字而敘之然寬厚長者安于義命而恬于仕進不可得而榮辱焉蓋夫人訓之也崇寧五年十月丁卯卒享年七十有二大觀元年十月辛酉葬于長樂鄉萬年之原太原孫女二人長嫁進士朱亮次尚幼防以妻弟承直郎永年天錫狀乞銘于余考之詩人有知命盡心之說一宜銘也考之春秋有母以子貴之說二宜銘也有三宜銘安

岑岑其山沄沄其川有卜其兆其新其阡芟之夷之其荆其棘封之植之其松其栢其榮伊何元獻之門其泰原誤秦伊何有令之孫曷與下曷字均誤作昌以象德山峙川流曷以永思松栢之秋百年一瞬賢愚同腐文以壽之我銘其墓

甘夫人墓誌銘

甘夫人蘇郎母也郎三尺童子匐匐而哭其父退然如不勝蘇氏之老憂焉既而承夫人之訓奉以周旋

罔敢失墜刻苦攻書遂爲南州望士賢母之有益于其子如此哉夫人其先潤州丹陽人祖利涉避五季亂徙居豫章之劍池豫章生遂是爲夫人之考年十有八歸蘇氏爲居士諱某之妻又十八年而居士卒又三十有二年而夫人卒蓋大觀二年四月二十有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明年十月丙戌葬于折桂鄉荷塘里先塋之側四男邵佐邵舉鄉貢進士一女嫁任天授初夫人歸蘇氏時姑有病母貧無所依迎致于家朝夕奉之甚力夫人曰姑娶婦以佚老而反劬豈人之情也哉凡姑之所以奉其母者夫人皆助之姑歎曰吾婦純孝人也愛其姑施及吾母他日能亢蘇氏宗乎居士既蚤世而衣食益窘諸子稚弱不堪家事夫人躬行儉約訓育諸子及壯有室則以家事委諸婦間或焚香趺坐誦竺乾之書以洗心潔念平生尤勤婦職蠶縅紝織雖老不懈兒曹或諫止之夫人曰此吾職也不蠶而衣孰不愧于心乎嗚呼古者上自王后下至士夫大妻未有不親蠶縅之事近世婦人往往以吹竹彈絲歌舞蒲博爲事而以蠶縅爲恥以五機杼生芝菌而棄棄之經疑作桑麻之徑鞠爲茂原誤草者多矣故余誌原作夫人之賢尤詳于此者將以著近世婦人之戒銘曰

有鬱者桑可絲蔪身婦宜厥職樵斧其薪甘有賢女來嫁于蘇勉彼原誤被蠶縅訓我諸孤閭閭和悅不宕以嬉鄰也好學鄉閭之師茆簷之下一瓢一簞誦詩讀書以奉母歡人誰無母母孰不壽子爲特操是爲不朽

彭夫人墓誌銘

余嘗謂陳端卿曰吾當脫子字兩親垂白遊太學七八年業稍於原作竹成廣文先生稱之未嘗有喜色時命大謬不利于有司徒步南歸未嘗有憂色豈非知道者不修也與其卑栖于燕雀之羣孰若仰首一鳴于鸞鷟之側乎既遊太學也吾妻又勉之曰子親雖老吾能事之如父母甘旨之奉子無憂也故吾得以申其平生之志而沈于文藝得失未嘗少置于懷也未幾而端卿之妻死將有事于窀穸狀其行句余銘余嘆曰曩所謂內助者今亡矣其可不銘耶夫人姓彭撫之金谿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家居不仕夫人之生也聽其聲美而和父母知其必賢定婚于褓襁之間

年十有八歸陳氏陳氏大族合堂同食者不啻數百指夫人事舅姑睦娣姒撫媵妾和而有禮待內外宗族一以忠誠不以貧富輕重其心其尤貧而不能自存者解衣推食以濟之故死之日哭者聲色相屬原誤屢也以大觀三年十月某甲子葬于某鄉某縣子男二人尚幼銘曰

某甲子葬于某鄉某縣子男二人尚幼銘曰

恐學術之中廢富觀乎機軸欲霸功之速成豈惜乎蠶妾不敢仰視者梁鴻之案相待如賓者冀缺之儀自古迄今豈無賢婦惟今之人與古是協

桂夫人墓誌銘

桂氏出燕郡名褒者爲揚州刺史季氏出壽春郡名遷者爲廬江太守此下有三姓聲相近而其出不同脫文然桂與季近原衍姓字爲著姓而貴獨無聞焉夫人揚州之裔也曾祖承慶祖弼考舒今爲信之貴溪人生二十有一年嫁金谿朱世衡子平于是子平之兄仕爲縣佐攜妻孥以行子平亦匹馬遊學京師舅姑又皆倦于勤故閨門之內婚姻喪祭賓客慶弔一委之夫人天資精敏其經畫家事如櫛髮治絲雖煩而不紊舅姑死牖下而子平既倦游矣乃慨然嘆曰小隱吾之菟裘也行將老焉子是夷荒穢種花蒔菓作池亭

園囿以娛賓客每觴行樂作起舞上壽陵珍海錯雜然前陳鼎俎之羞咄嗟而辦皆夫人手自爲之而子平日口原作匕經醉不知也晚年得病癱瘠猶不敢暇逸手指目顧厮役扈養莫不得職雖平生自奉有節而周人緩急隨所求應之初無齊量嗚呼薄于已而厚于人士大夫所不能也而謂婦人能之耶以大觀三年四月甲子卒春秋五十有七四年十一月壬申葬永和鄉魚擇原子璨瑗治儒術女壻許君翼陳大聲董昭協倪諶擇下吳上脫文據墓表補吳綸皆士人一未嫁嫁君翼昭協者先夫人卒子平既卜遠日大聲狀夫人行

來乞銘大聲從余學豈欺余哉銘曰

夫賢好客婦賢是助夫婦克從如風斯原衍如字雨夫欲饋漿婦酌以醑夫欲烹鴈婦曰口原作其羞賓筵賢原作賢初秩稅核已具悍婦惡客如長蛾虎履聲及門已轢其釜夫未留客先謀諸婦口噤不敢目若無覩怒癮疑作嬰忽張揮之以斧欲知其人請觀其客佳客滿門惟婦之德門無停軌職婦之賊懿此賢婦胡不壽豈口彼悍婦不死何待我作銘詩以著婦戒

彭夫人墓誌銘

金谿彭夫人進士陳虞卿妻也彭與陳皆金谿大有原

貞弼二字姓彭輕財而喜事其弊或失子侈陳敦本而力農其弊或失于朴夫人生彭氏家爲陳氏婦其事上撫下治家睦族賓禮姻婭奉承祭祀咸適厥中無兩家末流之弊虞卿性嗜學每旦據案誦書音韻洪暢諸子環誦其前抑揚高下皆中節夫人聞而喜曰吾夫與子嗜學如此一絲一黍皆有經畫虞卿與諸子得以玩味黃卷爲一鄉之善士夫人之力也諸女化其柔德順靜類一不妄言笑其刺繡縫裳剪製結縷承夫人授指咸有法度可觀嗚呼賢哉夫人曾祖曰新祖賀父肯皆隱德不仕年十有九嫁虞卿子男三人遺直舉直皆應進士舉旌直尚幼女子六人長嫁黃克昌次嫁鄧潨皆士人餘未嫁孫男女各一人夫人以大觀三年十有一月二日辛酉卒年四十有三以政和元年十月二十日葬于延福鄉黃家原遺直舉直嘗從余學愿于行而敏于文他日庶幾能大陳氏門戶夫人之死可以無憾矣銘曰

季子十篋鄴侯萬軸父兮子兮且講且讀洋洋乎盈耳哉微夫人何以成陳氏父子之福

江夫人墓誌銘

余家自金陵徙臨川與江氏爲鄰里至余之身蓋五世矣江氏家法之嚴子弟之謹婦女之肅固已飫聞耳褻疑脫能字道之也夫人既嫁陳氏而其子又與余遊故其葬也不求銘于當世之君子而獨屬陋巷枯槁之士如余者豈以知夫人之詳莫余若耶子是載原誤載其世次論其生平而爲之銘江氏其先封江陵後以國爲氏出濟陽考城則有漢諫議大夫革出鄠縣則有水衡都尉充出濟郡則有諫州刺史子逮夫人蓋有唐起居郎融出灌陰則有萬州刺史子逮夫人蓋轅陽侯之裔也曾祖諱道悅考諱巨卿皆有隱德不仕夫人年十有八爲居士某之妻于是舅姑着艾而法興居有節步武有數盛服肅客儼然人望而欽之夫人協贊其夫以事其舅姑奉以周旋不見缺虧舅没姑老夫人專泄家政歲原作時親賓酒食問勞壯幣交庭而其豐約而均節之內外無間言居士卽世諸子未冠夫人縱其求師問道不以家事相關故其子皆好學而文歲饑且疫僵尸橫道皆犬彘之餕餘也夫人聞之惻然出奩中金以瘞之平生樂賑人之窮宗族鄉黨之間受其賜者不知其幾人矣以大觀三年九月甲子卒享年五十有八男四人之祥之奇之申之永皆應進士舉之祥先夫人卒女

五人嫁江野吳敏江懋江君從江公明皆士人舉
鄉貢進士原脫嫁敏者後疑先作夫人卒孫男三人台石
谷孫女一人尙幼以政和三年正月甲子葬于某鄉
某縣古人有言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古人豈欲
竭囊中之金以教子而餒而身貧而家哉蓋以爲推
籯金之利而廣之不過爲陶朱倚頓轟耳苟能深造
一經而躬行其言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自其治
家可以治天下其爲利豈有既哉然則以彼揆此籯
金之利不如一經之博也夫人家籯金不專其利而
以教子爲先可謂能校輕重之宜矣銘曰

家有千金而子不通一經不富其爲富也金用之有
盡而經無窮則彼可棄而此可取也有婦人焉養生
以千金而教子以一經是其所以爲賢母也茲事古
多有之而余之銘夫人獨詳于此者何哉蓋知今之
人而不及于古也

溪堂集卷九終

臨川謝逸撰

墓表

陳居士墓表

居士臨川人字昌言名宗諤姓陳氏兒時從鄉里老師學日未午誦千餘言如建瓴水兒輩皆却步不敢比肩立老師拊其背曰汝其亢陳氏宗乎先考卽世母夫人黃氏語其姑沈夫人曰府君旣從迺翁遊于地下矣煢然孤兒豈能持門戶哉沈夫人曰此兒雖蚤慧老師奇之若宦學于里吾兩人何以爲生耶吾

聞忠孝不兩立厚于其君而薄于其親豈老師之意哉于是謝老師而歸居士于其家居士出則治生業入則奉甘旨暇則誦詩書雖巫醫卜筮陰陽地理之書無所不窺也一日慨然嘆曰吾旣謝老師歸奉其親又無良朋友琢磨徒知句讀何以書爲則又取圓覺華嚴般若諸經反覆研味蓋將探諸佛之意而求生死之說于是禪師寶月穴居貴溪之巔能以慧眼知人善惡得于眉睫之間人有隱惡平生未嘗言者一見禪師莫不吐實居士聞風而悅之裹糧走三百里至山下攀藤蔓而上拜禪師巖中禪師命之坐飲之以茶熟視而笑曰佳哉若人翼日昧爽順下風而請願聞至道禪師手書三頌以贈居士歸而欣然有得色于是沈夫人黃夫人皆棄養久矣居士不復治生業日與高僧逸民焚香燕坐清談終日殆不知世之有窮達榮辱毀譽忻慼也晚年尤喜施惠饑者哺之寒者衣之婚姻不能成禮者與之幣帛死而無以斂其軀者與之棺槨然未嘗言之于人而人亦不知其喜施惠也會大父諱漢昇大父諱延德父諱丁娶吳氏男彥輔彥國應進士舉壻吳澄王燮張執禮江公衡元豐三年十二月甲申卒享年四十明年九月

葬于靈台鄉甘露原初居士得疾謂澄曰吾病必不起死生吾知之但兩兒尚幼汝其助吾妻經紀其家事遂面壁臥不語七日而卒卒時顧視家人無可憐之色豈非知禪師之道者耶後二十七日彥輔彥國泣曰先考捐館舍時吾兄弟兩稚子耳故其葬也不克求賢士大夫之文納之壙中遂使先考之德湮沒而無聞執事其爲我書其事將刻石以表其墓庶幾來世有攷焉嗚呼居士之德修于宗族信于鄉黨其子又賢必能大其門戶豈待小子之文然後傳世哉然非此無以慰孝子之思于是序述其生平而繫之

之以辭其辭曰
人生一世間兮俯仰其忽百年居耿耿其無聊兮悼
乃口之不宣孰知彼蒼之不與謀兮或壽跖而夭顏
曷不從巫咸而卜筮兮著龜告子曰其道則然伊冢
上之木已拱兮烟草宿而露寒望夫君之不來蹇孝
子兮其無永嘆

桂夫人墓表

夫人貴溪桂府君舒之女也桂氏爲江東大族其子
弟仕于朝者爲能吏游于學者爲善士處于家者爲
良民女之嫁人者又皆賢婦也夫人童而精敏習與

原作于性成姆訓不煩府君奇之妙擇姻對旣歸夫家
姑曰子其致家政有賢婦姒曰子其休婦事有賢娣
夫曰子其出游以干祿有賢妻旣而舅祇厥訓女勤
厥功宗族法象其德而妾御化之不敢急步疾呼也
嫁三十有七年大觀三年四月甲午以疾卒于室時
年五十有七年矣明年葬于永和鄉魚擇原十有一
月壬申也瑮瑗兩男子皆治儒術許君翼陳大聲董
昭叶倪諶吳綸女壻五皆應進士舉一女許嫁而未
歸三男孫一女孫尙幼金谿朱世衡子平其夫也瑗
與陳子皆從余學子平以謂知夫人之賢者莫子若

也旣屬余特書之瘞諸壙中矣又屬余屢書之揭于
冢上余嘗聞城陽艮橫得罪于漢末俾其四子各逃
以避難人授一姓字皆九畫其一曰艮守墳墓其二
曰春居徐州其三曰桂居幽州其四曰炊居華陽夫
人之先得九畫之姓于城陽自幽州而居信州其來
遠矣嗚呼古人所以重譜原誤諸籍者欲知姓氏所出
也當橫得罪之時艮氏之宗不絕一綫倘不各授其
子之姓而以九畫爲驗則子孫安能蕃衍如是哉後
世譜籍不明而同姓相爲婚姻者有之矣譜籍且不
可復于後世況欲居今之世而行古之道哉況欲驅

今世之民而盡行先王之政哉

行狀

故朝奉大夫渠州使君季公行狀

公諱復字希賢姓季氏魯三桓公子友之後也文子
行父武子宿平子加意康子肥皆秉政于魯布心兄
弟有聲于漢布以諸閭梁楚心以勇閭關中廣陵太
守廣琛太學生儐皆著籍子唐其後或居江左或居
浙右處之龍泉荊之江陵皆其族也曾祖諱光祖諱
眞累贈奉議郎其先自金陵旋居臨川遂爲臨川人
始季氏以資財雄里中至奉議時生事猶裕嘗有負

數緡欲逝者奉議公焚其券而厚遺之其人愧謝而
去君子曰季氏其有後乎奉議公既捐館壽安太君
潛夫人在堂兄弟拙于生事家無儋石之儲公于是
肄業鄉校折節讀書窮日之力而繼之以夜膏不足
而續之以薪既而文章學問暴耀一時其弟中復亦
有場屋聲號爲三季自是從其學者屢溢戶外故潛
夫人甘旨之養無缺焉幾貢于禮部元豐八年進
士第釋褐調欽州司戶參軍攝休寧縣大抵欽之六
縣事皆煩劇士大夫畏之如沸鼎之湯不可嚮邇而
休寧尤甚公以掾曹攝縣事又少年初官老胥皆易

之至則據案聽事神觀靜深剖析是非有條不紊四
境大服猝奸爲之一空詞人有作詩以聲其美者至
今父老能誦之每日未晡胥吏休于舍訟庭寂無履
聲往往與文人勝士賦詩飲酒未嘗怵迫下闕乃歎
曰民言可謂無私矣用薦者六人改與國軍通山縣
令時楊翰林繪誦于是邦翰林以前輩自居視僚佐
無可人意者獨與公開懷握手爲忘年之契每稱其
忠厚愛民有古循吏之風未閱歲丁潛夫人憂服除
調達州巴渠令蜀中阻遠而巴渠尤窮僻前爲令者
佛寺者親戚不聞問十餘年矣公爲出力營葬于寺
之西偏揭其姓氏于冢上以俟他日有改焉今上卽
化以禮義風俗大變改節推官知南康軍建昌縣丞
時自夏五月至于秋八月不雨大田之稼穡槁死殆
盡民皆號泣以待餓死公惻然憫之盡心竭力推行
賑濟之法雖窮冬洹寒風饕雪虐驅馳村落未嘗暫
憩以至定時享祀不暇還舍其孤兒棄于野者俾者
保大姓收養之公行村落纍纍然迎于道旁者數百
人蓋老幼賴公而活者不知幾萬人也時江左諸縣
皆旱有司或不躬親賑濟而強壯者得之老弱者不
及也公先籍民以什伍之法計口而給粟故老幼無
不均之患江西部使者聞其經畫有理密遣人錄其

條目頒之所屬不知所活又幾人也改宣德郎知鄂
州崇陽縣事崇陽民悍吏姦素號難治凡爲令者多
以罪去惟張尙書詠在任六年善政可紀民繪其像
而祠之其後爲民之所稱者唯應通與公而已民于
是以二公配張尙書之祀焉太守性褊急御下如束
溼民非辜得罪者噤不敢訴公力爲營救多獲全宥
每上府計事必禱曰寧得罪于太守不可得罪于皇
天其至誠不欺多此類也有客死崇陽而寄旅櫬于
佛寺者親戚不聞問十餘年矣公爲出力營葬于寺
之西偏揭其姓氏于冢上以俟他日有改焉今上卽
例以爲不足治而民事一切減裂公不鄙夷其民而

位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用磨勘法轉承議郎差通
判南劍州事待次鄉邦凡三年營構地宅高明爽塏
殆甲一鄉親舊或獻疑曰公年甫五十自此登禁從
鎮巨藩未可量也何遽爲家居計耶公笑曰吾郭外
有田可以供饘粥又有宅一區以御風雨盈吾志矣
嵇叔夜有言令但欲守愚巷教養子孫時與親故敘
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萬一
倦游不仕興盡而歸不失爲嵇叔夜若必待暮年血
氣既衰不得已而引退然後求田問舍吾不爲也既
通守延平凡佐二守前守責大指而失于闊略後守

嚴篤責而失於煩苛公協贊郡事各因其弊而救之
吏民皆以爲便而二守亦獲助焉會有以從官遷請
關中而子弟以不謹賈謗者部使者据摭細故傅致
于法興大獄于延平命公治之文移逮捕急于星火
公盡誠推究無所觀望遂平其獄轉朝奉郎加雲騎
尉以寶璽赦轉朝散郎受代赴部以勞併轉朝奉大
夫加飛騎尉差知渠州軍州事借紫自京師來歸優
游里閈久之遂有拂衣之興一日謂其親族曰吾仕
宦三十年世味厚薄斷可知矣因作詩以見志其略
曰靜中有高志難與俗人言願收朝市興歸此一畝

安乃上章乞以本官致仕俄以疾卒于家大觀四年
八月某日也享年六十一其年十月某日葬于某鄉
某原先取揚迴之女累贈金華縣君繼室張氏故朝
奉大夫維之女累贈長安縣君男女四人端卿以目
疾廢清卿奏補將仕郎一男一女尚幼孫男二人天
惠天敘孫女三人長嫁陳之永次嫁謝邁皆應進士
舉一未嫁公平生豈弟風流所至有惠愛天資鯁介
嫉惡而好善故悅公者少而不悅公者多公亦自負
其志不妄與人交游晚得左司都公貺給事謝公文
瓘一見傾蓋如故待以國士每論及前朝偉人鉅公

如韓忠獻范文正富文忠未嘗不抵掌慨慕想見其
爲人至于始終出處之際又參究而詳考之訂其行
事以爲楷式建中靖國初詔原（源）治（誤）內外官言事公慮
隙十事上之皆當時利病不報門下侍郎吳公居厚
與公同鄉里尤愛公之才欲引用之初發運江淮以
京秩薦公及爲戶部尚書辟公監榷貨務不就後參
大政公未嘗輒通書既而吳公罷政領宮祠公乃遣
使一伸鄉曲之好而已公之恬于進取大抵如此初
居約原（納）誤時士人蔡承昭導公遊鄉校又同縣原（全）誤
顏具微與公同硯席其後承昭貧窶無以糊其口乃

挈家依公于通山公爲料理生事具微躬居窮巷父子以疫病相繼而死公爲買棺瘞之又育其二女備禮擇婿而嫁之平生篤于學問六經子史百家小說醫藥卜筮之書無所不窺自幼至老未嘗一日舍書不讀雖王事鞅掌昏暮而歸必秉燭觀書夜分乃寐或與子弟商論古今吟諷歌詩了無倦色每對賓客清談亹亹一座盡傾詢以歷代人物本朝典故者必探其本末窮其端緒論議鋒起聽者不知其滕之前也其爲文章則學西漢之法而步驟規摹以韓退之歐陽永叔爲師尤酷愛永叔所作爲臣難論把玩不

釋手讀之成誦每嘆曰吾恨不一瞻清光撚笏跪誦於上前其愛君忠切亦天性然也其爲詩略備諸家之體而尤愛杜子美以謂唐之治亂備見于此嘗訓釋其義未絕筆而公已沒矣家藏書數千卷皆手自讎校亦有親錄者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公恢宏踈達不爲齷齪細謹每用度施予不計家之有無故月俸所入隨手而盡雖親戚朋友不知其貧也既歿之後橐無剩金識者以謂清而畏人知不愧于古人矣嗚呼人才之難自古然矣士固有博聞强記貫穿墳典文章學問爲一世所宗者然迂遷原誤緩堅僻不達世務不過爲腐儒而止耳其有商財較利洞見毫髮煩劇之務賴之以濟矣然不學無術昧于大體不過爲一俗吏而止耳故蘇威嘗謂隋文帝曰江南人士有學術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蓋嘆人才之難也公雖生於江南篤於學問而通當世之務敏于政事而明古人之大體其賢於柳莊遠矣余從公游甚久知公最詳姑敘其平生大節以爲行狀而小者皆略而不書惟執事裁擇焉謹狀

祭文

祭汪伯更教授文

維政和元年歲次辛卯二月甲午朔十八日辛亥友人濮陽吳琛弟賀姪輿謝逸弟遘潁川陳之奇弟彥國江夏黃洙渤海季端卿濟陽江野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亡友伯更教授之靈嗚呼哀哉天之生賢疑若甚艱何生之艱而奪之速孰若初不生賢而皆生不爲齷齪細謹每用度施予不計家之有無故月俸不肖庶幾享其壽考而保其爵祿彼不知其貧也既歿之後所入隨手而盡雖親戚朋友不知其貧也既歿之後橐無剩金識者何負子天而俾之以富貴輔之以康强彼賢者何負子天而俾之以疾病申之以困辱豈福善禍淫者古人之我欺而蒼蒼者天終不可卜也嗚呼哀哉廉恥道喪忠

義氣塞乘時射利變節從俗者滔滔皆是乞貪墻閒
蔑痔得車者面有德色故讒邪如山貪墨成市而莫
之救藥正人端士無辜顓天而無以明白嗚呼哀哉
孰有記問該博文章敏贍如吾伯更之學孰有忠孝
純全操守堅正如吾伯更之德孰有貧賤困厄而不
爲利勢所回如吾伯更之勇決孰有居稠人廣衆中
而防患周身如吾伯更之愼默人誰無兄弟孰有如
我伯更之愛敬誰無朋友孰有如吾伯更之諒直至
于晩聞祖師之道而知生死之說則伯更之高妙超
逸又非寡聞淺見者之可測奈何家貧母老而益之

以憂患妻死無後而困之以奇疾一臥不起奄忽以
游而遂以幽明之隔也嗚呼哀哉豈其信然耶豈其
傳之妄耶以爲信然則伯更之賢不應如此以爲傳
之妄則叔野之訃不吾誣也今舟次于水濱以旅櫬
寄于浮屠信乎其然矣則想其生平思其出處不知
其所往也嗚呼哀哉胡不爲吾少留乎胡爲遽舍我
而去乎豈不念風檐竹牖青燈夜寒讀書而饑吟乎
豈不念野步水東濯足南湖焚香清坐于蕭寺乎豈
不念談論古今訊評得失慷慨激昂以爲壯乎豈不
念夜飲達旦抵掌笑謔詼諧嘲謔以爲戲乎豈不念

致君澤民激濁揚清相期爲立朝之事乎豈不念買
田築舍整池種竹相約爲隱居之計乎若此事之小
者固伯更之所不念豈不念弟妹婚嫁何以爲成禮
乎豈不念父母垂白何以奉甘旨乎朋友固不足道
也何以忍棄其母弟而不顧乎嗚呼哀哉賀將以城
南之地葬伯更而助其生事而逸又狀伯更之行而
乞李氏銘其墓叔野被薦而逸與之俱行弟妹婚嫁
琛與其諸友皆爲調護諸弟皆欲礪節礪行種學績
文期有所建立苟怠惰荒嬉則朋友交攻攻原誤而聚
罵之而伯更之靈陰有所訴呂居仁書來欲爲伯更
立諡如孟東野而逸以謂私立名號相標榜恐其禍
有不測如漢之黨錮況韜光晦迹者伯更平昔之心
也而聲名暴耀者亦伯更之所惡伯更之德行卓卓
如此雖不立諡而名自重于萬古琛等與伯更相別
之後髮益白而齒益搖尚有此身復不知其幾寒暑
矣人皆一死先後不同伯更之死也安其死矣嗚呼
哀哉有酒在觴有飯在俎傾寫懷抱寓此毫素不知
伯更尚能知否一慟腸裂泣涕如雨嗚呼哀哉伏惟
尚享

雜著

善觀人者觀其心不觀其迹蓋觀其迹之所已爲可以逆知其心之所未爲如此者可謂原作善觀人矣爲阮籍負其英偉之才生非其時陸沈于俗而世之論者遂以爲放曠不羈之流而禮法之士至于羞談之豈不過哉當其沈酣于酒傲睨萬物泊然不以世務攖心若無志于天下者至于觀漢楚戰場喟然嘆息以爲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志蓋宏遠矣雖口不臧否人物然青眼視嵇康白眼視嵇喜是未嘗無意于人物也雖居喪飲酒食肉然每慟哭輒嘔血數升

是未嘗無哀戚之情也以至文帝欲求壻鍾會欲詢時事而致之罪皆以酣暢獲免則又察微見遠其志有足多也魏晉之交王室不競强臣跋扈戮殺大臣如刲羊剚豕無所顧憚一時名士朝不謀夕如寢處于顛垣敗屋之下岌岌然恐將壓焉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向秀嵇康以高簡死王衍王澄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籍於是倘不自混于酒斬然出其頭角鬬死于强臣之手也必矣孟子云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清非期于隘而其弊必至於隘和非期于不恭而其弊必至於不恭不仕耶未嘗隱于山林清不足以名之也謂籍仕耶未嘗俯已以同流俗和不足以名之也非清非和庶幾于夷惠之間乎莊子謂曲轅之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故莊托之以神其拙若籍者得非托之於酒以神其拙耶

讀李翺平賦書

余讀李習之文至所爲平賦書未嘗不掩卷而歎也嗟乎農商王道之本也周公用于周而周之治後世莫及也其法制載于書加詳也孟子嘗言于齊梁之君矣齊梁之君不能用也嗚呼使用其言天下子原誤

非秦有也其法制載于書雖略于周公然其言未嘗不詳也今世之士大夫好談高而不適于用論農商之事則掩口而笑曰是老農之所能也吾何與此哉周公大聖人也孟子大賢人也猶用之以治天下國家言原作變于君渠渠若此豈有聖不及周公賢不及孟子而恥言聖賢之事哉雖平賦書施之當時未必可用然其言有感予者故書于其後且以寫其感云

溪堂集卷十終

雪後折梅賦

氷夜闌之青燈洗萬籟於岑寂忽竹林之風聲顫簷端而索索徐披衣而啟戶飛雪花之如席眺溪上之寒梅亘千林於一色恐青女之下臨壻玉妃之墮謫競孤峭以相高兩含情而脉脉乃策壺公之杖乃躡阮生之屐度橫岡以踈躅排寒威而辟易繞琪樹之玲瓏攀瓊柯之的皪搖疎影之橫斜漾清溪之寒碧披緒風而香冷引輕素而幽暮忘凍手之欲龜携纖枝而入室暎几研之璀璨藉海岱之玉石寫逸想而

目成若憤余之幽僻覺毛髮之森疎迷今夕之何夕因原薪而擁爐泣銅瓶之卿卿起取酒而自温傾小槽之珠滴昔花月之成妖幻武公而奪魄余少賤而多難豈曰耳目之敢役往就醉而曲肱吼怒雷於鼻息曉援亳以陳辭紀作夢之戲劇

弔槁杉賦 并序

臨川崇眞觀有古杉焉歲久槁死而枝幹不墮俗傳晉魏夫人學老子術於此手植於庭不知其果是非也衆謂兹杉以槁死得免斧斤之厄世莫不余弱齡之多艱兮蓋嘗苦其心志矧思之刻深兮祇益戕乎血氣惟白髮之生兮孰不驚夫老之將至年幸其生而兹獨幸其死也一日郡兵官見而惡之命郡兵伐其枝幹芟其本根實以土而夷其庭鳴呼亦不仁甚矣推此以往孰謂世之人死而可以免禍耶遂弔之以賦其詞曰

后土畀物兮靈衷不私稟受殊氣兮土地異宜芸芸其生兮情之不齊嗟此杉兮其大百圍脩且長兮蔽乎雲霓樛枝偃蹇兮如龍虎之馳植之於庭兮如正人端士之威儀挺然獨立兮如不附麗於當時斫爲棟梁兮負殿堂而不敢剖爲舟航兮觸風波而不危梁甫步之川兮歷千載而不曠今其槁死兮無可用之資不憚於霜雪兮無求乎雨露之滋賴根幹之存

兮得永託於庭墀夫何不仁之甚兮肆斧斤而芟夷昔予胥怨毒兮乎王既死而鞭尸魏公忠直兮肉未寒而仆碑自古莫不然兮豈如今世之可悲嗚呼槁杉兮夫復何疑

感白髮賦

謝子寓居於陳氏之館晞髮於庭童子見而笑曰先生老矣髮有白者取而視之信如其言深懼湮滅無聞而道不行於世也乃自賦以自激其詞曰

余弱齡之多艱兮蓋嘗苦其心志矧思之刻深兮祇益戕乎血氣惟白髮之生兮孰不驚夫老之將至年

幾有立兮竟何補於斯世道若塗若川兮雖勤而不
濟茫茫無所歸宿兮聖賢何簡予而遐棄蹈前修之
軌轍愛而不見兮猶彷彿乎夢寐事業不加進兮宜
聲名之晦晦回欲顯其親兮嗟立身而無地朝夕慕
霍之不充兮妻子之蒿萊不備矧欲行其他兮致當
今之平治曷以宣吾心之湮鬱兮將轉喉而觸諱聊
寄懷於翰墨兮茲亦不試而故藝字漫滅而無誰語
兮不若緘縢於篋笥抱耿耿之壯懷兮無剝綵而疾
覩嗟秋菊之未捐兮俄春蘭之可刈悲牀下之蟋蟀
兮又鳴蜩之嘒嘒何義和之不我留兮馳日車而迅
逝吾固知浮沈於閭里兮秪俛俛而卒歲非不欲潔
已而澡行兮奈託身乎鮑肆日三沐而三薰兮常恐
同於臭味人生一世之間兮孰不求於適意居悒悒
而不聊兮徒孤笑而永嘆君之闕深且遠兮曷不上
書而陳事公侯之門高而峩峩兮亦有長裾之可曳
胡不駕言而遠遊兮四海豈乏乎兄弟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乎污人之貽我兮顧望鴻鵠之高舉兮凌赤霄
之逸翮聊以快乎生之孤憤兮雖星星而不愧斷有
所遏兮又以謝童子之戲

豫章行

豫章棟梁材託身南山阿王者建大廈匠氏施斧柯
萬夫挽不行留滯在河濱自非浪泪天何由至王所
根雖埋土中葉已隨風飛惟餘衆下柯那得復相依
風吹兼雨打日居復月諸誓朽泥塗間不及櫟與樗
匠氏慎無悔豫章當自寬人生類如此才難聖所嘆

讀陶淵明集

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
不如歸田園萬事付一醉揮觴賦新詩詩成聊自慰
初不求世售世亦不我貴意到語自工心眞理亦遂
何必問虞韶讀此可忘味我欲追其韻恨無三尺喙

嗟嘆之不足作詩示同志

和王立之見贈四首

王子遺我詩五言若長城誰謂永嘉末復聞正始聲
咄嗟千人廢誰容一坐傾端能勵節義何必五鼎烹
蛙蛤沒泥塗鯤鯨游畎澮豈知北溟鵬翔九霄外
長安夸奢子奔走逐冠蓋古寺有佳人幽吟發清籟
按劍毛先生睨柱藺相如欲市萬世名非用千斛珠
善養浩然氣外澤心不膻桃花自春風何用賦元都
鐘鳴戒夜行途遠畏日暮王良鞭驥子一躍僅十步
怪事書咄咄白髮生故故未暇陳九事亟歸讀四庫

和徐教授與董元達

徐穉臥不起青衫老柴門仲舒著繁露要明王道尊
相逢非竟日此懷誰與論朗詠郡陽篇江南烟雨昏

吳迪吉載酒永安寺會者十一人分韻賦詩以
字爲韻予用逸字

延陵多賢孫傑然者迪吉上書因自訟賓客禁私覿
瞑目數歸期閉口防罰直謁告呼朋儕笑談洗憂慼
開樽青蓮界逍遙以永日鄙客鼎來草草筵初秩
子珍榮易人開談見胷臆宗魯與人交坦然無畛域
君澤學古談論議簡而質伯更廊廟具綠髮居師席

澤民泮水英每試輒中的叔野飽書史胸中萬卷積
文美秉天機溫如蒼玉碧文康氣雄豪目睨天宇窄
中邦最清修操履有繩尺樂之似長康癡絕故無匹
坐客皆奇才椎鈍莫如逸諸人或見賞頗愛性眞率
不求身後名但喜杯中物世故了不知一醉吾事畢

謝吳迪吉以麻源桃實法製黃精見遺

平生剛直心眞率類狂佼居守富兒門肉食亦不飽
北堂老髮垂喜懼我心攪瘦弱首悉蓬敢謂美而姣
婦姑皆不麻清餓常至卯幸賴親友人饋送亦稍稍
挂冠臥秋齋閱世齊愠喜念昔造其室微言契名理

懷李希聲

木落野空曠天迥江河深登樓眺遐荒朔風吹壯襟
望望不能去勤我思賢心此心何所思思我逍遙子

擊考天玉球四坐清音起別來越三祀洋洋猶在耳
宵長夢寐勤月明渡淮水

送臨川教授葉端仁赴閩二首

丸丸松柏林結根臨古道未逢匠石徒歲久空合抱
聖人建明堂良材日登造左右乏先容地遠安可到

願言勵歲寒不改雪霜操

嘉林有石龜脩尾知千齡支牀氣愈老巢蓮身始輕
鑽灼占休咎胷中疑惑明納錫藏大卜決策安朝廷

吾徒昧倚伏禍福何由徵

同吳迪吉汪信民遊西塔寺分韻賦詩以荷花

日落酣爲韻探得荷花字

曲肱清夢殘曉鼓喧鳴鼉披衣步庭除白露領圓荷
俄聞剝啄聲佳客來相過爲言城市喧邀我游山阿
步入青蓮界諸峰鬱嵯峨清香郁軟語竟日同婆娑
吾人嗜好異與世殊曰窠茲游愼勿廣恐爲俗客呵
林間露驚鶴城頭日翻鴉荷香曉逾清山色秋更佳
徐酌穆生醴宛如和露濃三咽不知味百斛無等差
但可時來游留釣東坡翁僧生本酸寒獨處屏百凶
不謁魏元君粗免惡少攻

送鹿好古

邑小民事簡琴樽有餘歡才高氣雖雄心夷神自閒
天刑不可解何以補我躬同訪老比丘步至城南寺
脫冠飯其腹咀嚼風雨驶四壁吼怒雷稍稍衆合睡
而余與汪侯敬諮第一義山僧笑不答飲食自知味
豈無一樽酒把盞得竟醉不知虛靜中自有無窮意

賦詩非不工聊以助游戲莫學玉川子弄筆嘲同異

游西塔寺分韻得溪字

綠篠蒙脩塗圓荷媚清溪步屧便清風欻見古招提
入門眼界淨端如刮金篦升堂各跌坐野語無町畦
吾徒苦眞率可追元與哲安能簡世網蓋庶醒雞迷
愛此清曠境不知夕陽西歸去騎聯翩城頭烏夜啼

與諸友游南湖分韻得紅字

不通泮宮籍端居常屢空貧知俗益薄老覺書有功
寂無裹飯客門前駟蒿蓬平生眼底大粗知吾困窮
招呼城南遊飯我枵腸空亭午得一飽哦詩和秋蟲
捫腹步南湖幾帶披涼風漸見波心遠頗意新妝紅
徐酌穆生醴宛如和露濃三咽不知味百斛無等容
但可時來游留釣東坡翁僧生本酸寒獨處屏百凶
不謁魏元君粗免惡少攻

送鹿好古

邑小民事簡琴樽有餘歡才高氣雖雄心夷神自閒

游西塔寺分韻得異字

吐辭如春風萬象生筆端向識杏壇老不應嗤才難
山近雪雲密風動梅香寒銅龍曉鼓鳴畫舸揚漪瀾
丈夫重離別感慨傷朱顏努力事明主愼勿輕挂冠

送李明道

我老不聞道抱疴臥蓬室有客晨叩門�special若秋山直
借問爲誰何吾祖乃太白傾懷露底蘊始恨晚相得
時時出詩語詞源極淵懿格律竟不凡窺祖見窗壁
飄然別我去此道誰知識世豈乏金龜恐無賀賓客

送吳秀才赴辟雍

我家阿連詩美如青精飯君實從之遊膳馥潤青簡
此行赴功名舊習暫鋤鏟霜清山驛寒酒醒夜聞雁
挑燈誦我詩聊供一笑莞

金谿董秀才孚聞竹溪六逸之風而悅之作堂

面脩竹名之曰逸乞余文表章其義余病不能

苦思作五言詩以遺之

太白列仙人名綴雲房籍天上官長嚴寓爲世間客
醉揖巢父輩相從竹溪逸朝衫不上船拜舞墮巾幘
氣吞高力士傲睨天地窄董侯慕斯人作堂榜其壁
流俗嗜聲利如舐刀上蜜愼勿徇流俗與侯併爲七

和王閎叟見贈兼簡李商老

緣髮工詞章白頭困州縣老氣吞貝錦遺我盈把珠璀璨輝組練何時遊匡廬登堂識君面
更遊謫仙人共醉山間院願君出梵素可供一笑倩

和洪老贈寂大師

道人居笑巷游戲大海寂鈞深無所用鏡古有精識
運籌不減良任俠頗如劇未傳東土衣不通左階籍
歸自丹霞山閉門不浪出室中摘未秉戶外履已積
非關一念致要是三昧力盥盞洗鉢外何以度永日
孤坐老此生恐爲世情測談笑作佛事豈不勝佔畢

垂手試人壓貪夫願投璧大木倒百圍山靈不敢惜
壯觀佛宇麗鬼工莫傳匹衆生嗜欲利如兒舐刀蜜
觀此大莊嚴一瞬萬緣失何時却閉門養此幻化質
老大百不知面帶黃瓜色

觀蔡規畫山水

蔡生老江南山水涵眼界揮洒若無心筆端生萬怪
樹杪禪烟裏雲端縣綿帶繫舟枯柳根茅屋臨清派
掃壁挂高堂蕭蕭起清籟君名定不朽第恐縑素敗

題捉玉軒

劍池渺人物孫子劍池傑身不滿五尺胸次極岑絕

客來捉玉塵清談霏鍔屑至道初不煩彈指萬緣滅
鍔能領此意塵柄行當折對客了忘言眞成温伯雪

題止邁軒

天籟號萬竅水石相吐吞俛仰一瞬間羣動了無痕
乃知性分內喧靜本同根君獨諳此理懷抱清而温
談笑民事辦庭無鳥聲喧隱几餘日夕隙月窺黃昏

汪文彬載酒率諸人過予溪堂觀芝草以煌煌靈芝一年三秀爲韻採得煌字

天瑞必應誠和氣可致祥我如析機線平生無寸長
胡爲遘華下靈芝秀煌煌諸人喜事者載酒來溪堂
酌酒對銀釭吞聲勿復辨

敝廬遺興

環觀三嘆息作詩助揄揚似開天道遠吉凶命靡常
在德雖爲瑞無德恐爲殃願服朋友戒修德敢忘荒
無客且閉門有興卽賦詩盤飧隨厚薄妻兒同飽飢
讀書不求解識字不必奇拂榻臥清晝隱几消長時
林鶯韻古木萍魚躍幽池敝廬亦足樂陶令眞吾師
與諸人分韻詠古碑採得羅池廟記以池字爲

漱醉亭

我家北斗南卜居近山塢浚井得清泉鑿池不擇土
京城井鱗鱗厥味半甘苦誰知城南園有泉白如乳
門前車馬喧客醉日亭午呼童轉轆轤銅瓶挂脩組
漱齒得甘涼如風滌煩暑心清談辨駁舌端灑飛雨
但恐醉復醒君眠客不去

大裘軒

小人拙生事三冬臥無幬忍寒東窗底坐待朝曦上
徐徐晨光晞稍稍氣血暢蕭然四體和恍若醉春釀
此法祕勿傳不易車百兩君明得此法開軒亦東向

蘇公名大裘意豈在萬丈但觀名軒心人人如挾纊

冷然齋

枕簟置一榻几杖置一筵掃空淨如水洗心學僧禪何必快哉風襟懷自冷然是身豈無垢要以道洗滌倘不念清涼恐爲煩暑纏雖居土囊口內熱如烹煎我自悟此理三伏扇可捐定知與列子相友以忘年

介菴

庵居已是介又以介名菴胡爲酷好介毋乃在律貪人生要當介君侯恐不堪富貴不相貸安得坐禪龕客去自無事客來不妨談但能了諸幻起臥俱無慙

愼勿作佳想如繭縛老蠶與來出庵去叢林禪可參

載酒堂

平生揚子雲識字造奇古時有好事人載酒問訓詁君乃貴公子趣向亦如許讀書如雞鳴勤不亂風雨亦有閒字客携壺就君語君初不作難應答了無忤戶外履如雲作堂蔽寒暑林甫端能來勿與談杖杜

永日亭

靜坐寂無事一日似兩日閱之東坡公此語妙無匹晨漱夕曲肱百年過如擲投身聲利場更覺居諸疾而君定何人能使羲輪軼雖無揮日戈自得魯陽術

但見弦望移了不記甲乙優游聊卒歲何必日鼓瑟

月中觀梅花懷月上人

梅清不受塵月淨本無垢微風更解事排遣香入牖倏思阿明語清與此花偶天資已超軼況得善師友洞然胸明白欲掃不容帚客來相視笑不知語出口平生憎俗人未語輒先嘔不逢屈突生寧食艾三斗乃知我輩中如師亦略有但想月中梅作詩清如晝

皎然也

贈權師

權師純孝人精誠動坤軸廬墓浿寒泉色照師眼緣

守此不動心種彼無瑕玉湛淨涵一德清涼歷三伏漱齒回餘甘烹茶發新馥浣衣類面餘灌溉蔬畦足他年功用成虹氣森岩谷何時懷璧來不必藏韞匱摩挲壞衲中出以示尊宿

右賦三首詩四十首依據守璧齋舊抄本當作卷一

三益齋

元龍湖海豪蓋代聲籍籍只今覩耳孫才皆萬夫敵叔兮美無度伯也古遺直當年種玉翁什襲裹雙璧期公垂天雲佐郡試戢翼尚開柴桑徑引領望三益

嘗聞築燕臺千里走樂劇市骨捐千金廢乘盡虎脊
公乃眞好事屣履見逢掖定知子輿輩一笑皆莫逆

右詩當在翻經臺後原閥

中秋與二三子賞月分韻得中字

雨洗天宇淨微雲捲涼風今夕定何夕月圓秋氣中
驚雁掠沙水寒鴉繞梧桐嘉我二三子笑語春冰融
酒酣吐秀句辭筆翩征鴻夜闌燈光亂清影棲房櫳
似聞霓裳曲笛聲吟老龍

右詩當在卷二南湖玩月後原閥

此集刻成之後京陵文友堂寄予守甓齋舊鈔

本始知南京文瀾兩本均割裂不完因補刻如
右然鈔本亦未盡善如首葉三行竹林之風聲
誤作竹風之聲林三葉二行遐棄下脫去一句
五葉謝吳迪吉詩佼誤與下韻複姣誤嫣巧
韻無嫣字今均正之戊午六月朔日胡思敬記

溪堂集補遺終

匠者張藝多傳

藝多姓周撫之臨川人也世爲器用之工藝多天資精敏自少時技能已出諸父上諸父自以爲不若也故以藝多名之其爲人樸厚寡欲不妄言笑衣敝衣不屈者乎惜其今且老矣如其壯也使衣冠而居士拱手立羣匠側若無能爲者其操繩墨運斧斤力不勞而器用成羣匠驚駭郤視不敢比肩立藝多泊如也未嘗有矜色諸豪貴家爭邀致之唯恐後藝多不肯屑就必擇其待之以禮者與夫能辨器用良窳者方就之否則倍其傭亦不顧也既就必求靜室遠囂

塵者居之平心志一視聽然後用功焉委材于地惟其所用之成無計其日然後盡心力焉詢之則怫然怒迫之亟成則焚其器用而歸杜門讀浮屠書百計誘之不從也嗚呼藝多天下之賤工也觀其所爲世之士有不若也惜其爲工而不爲士也士之溺于口耳之學未得聖賢之緒餘已挾其能鬻售于世矣惟恐其人之不用也有能如藝多之精于技而不伐者乎勢利回於心則剛毅之氣變而爲便佞望風奔走無所不爲也有能如藝多之擇其人而後往者乎博奕飲酒放情於聲色之娛而道之精微未嘗思也有能如藝多之而不去雖終其身不悔也有能如藝多之不屈者乎惜其今且老矣如其壯也使衣冠而居士人之列推其用心以行乎世其事業豈少哉余非敢重誣一世之士無其人也蓋賢者少不肖者多暗藝多之事而感焉故私列其傳以自警云

反求齋對

李子作齋于廳之北求名于余名之曰反求李子請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予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曰支貢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牆若鳥穴土若鼠居于楚國人無不夜亡其物焉國人心知其貢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也其如不可執乎居一日貢語其隣之子曰楚之盜不爲寡矣每亡物必尤貢者何也隣之子曰子無怒國人之尤子也子能爲盜故亡物必尤子子而不爲盜其誰尤子哉貢曰是不難也吾且闔戶不出矣倘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尤貢可乎是夜楚國之人衛徹禁釋從此無犬吠之驚君子曰人不可不反求諸已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親則反求諸已曰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反求諸已曰智未周也敬所以

禮人者也禮人不答則反求諸已曰敬未至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惟人之責則與楚之盜曰攘其物而怒人之尤已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斯乎李子憮然爲謝曰命之矣李子名緻字明服余表弟也又從余學故告以名齋之義使歸而書諸壁也

習說

儒有游學于北而歸者父老幸其歸也且迎謁之願聞其說以爲子弟之訓既語操北人音父老不習于耳也皆相顧驚愕退而罵且笑曰而祖而父與而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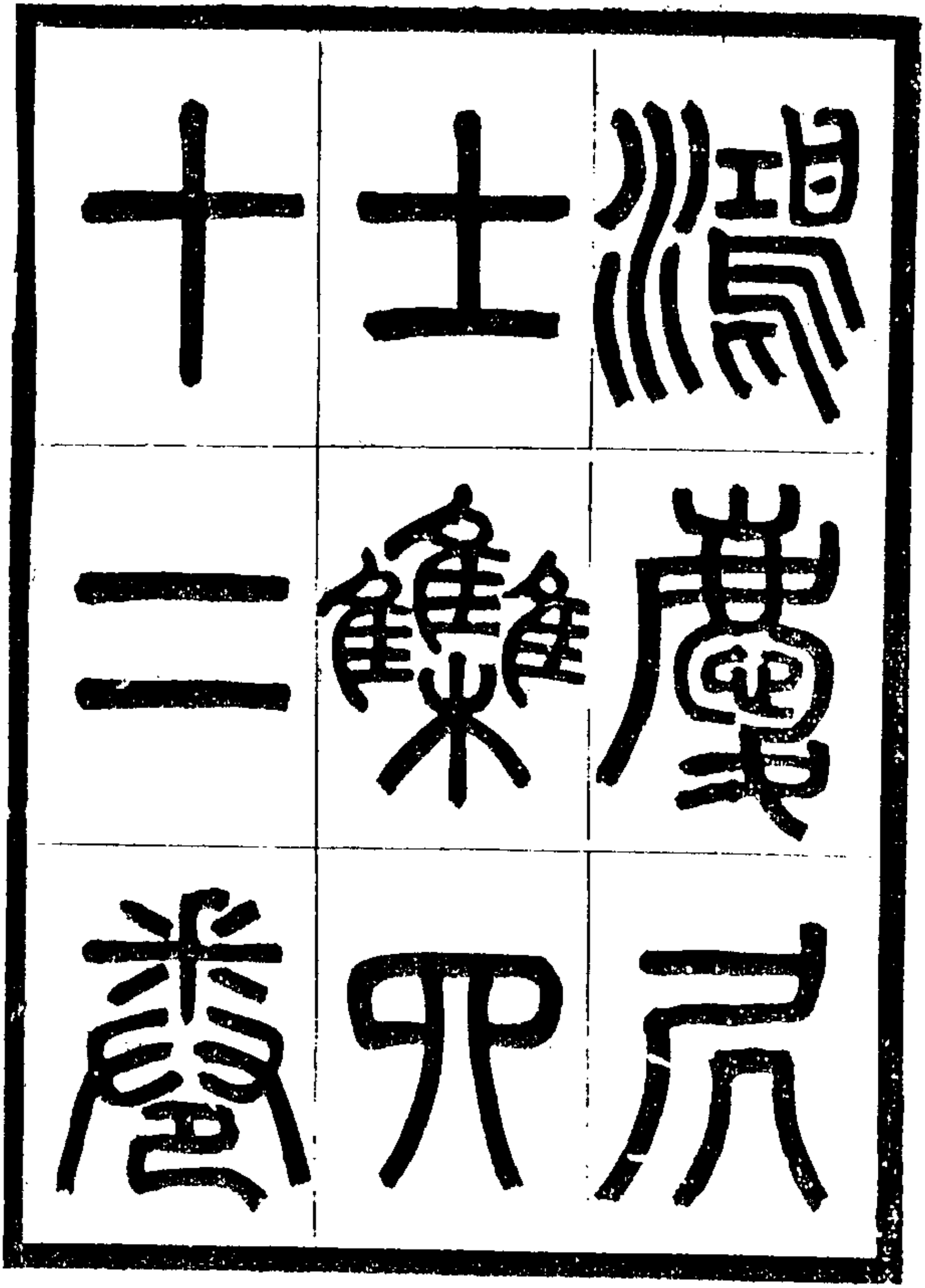
弟未嘗北其音也而母而妻與而姑姊妹固南其音也而襲之音家人若也至于去其鄉而遂易之可乎或曰非固易之也習使之然也彼與北人居且久入于耳著于心不自知其音之北也謝子曰嘻有是哉信其習之能易人也使習其德與行如音之亟成其爲益可既耶惜乎習非其所也不能習此而易彼也父老聞之曰子言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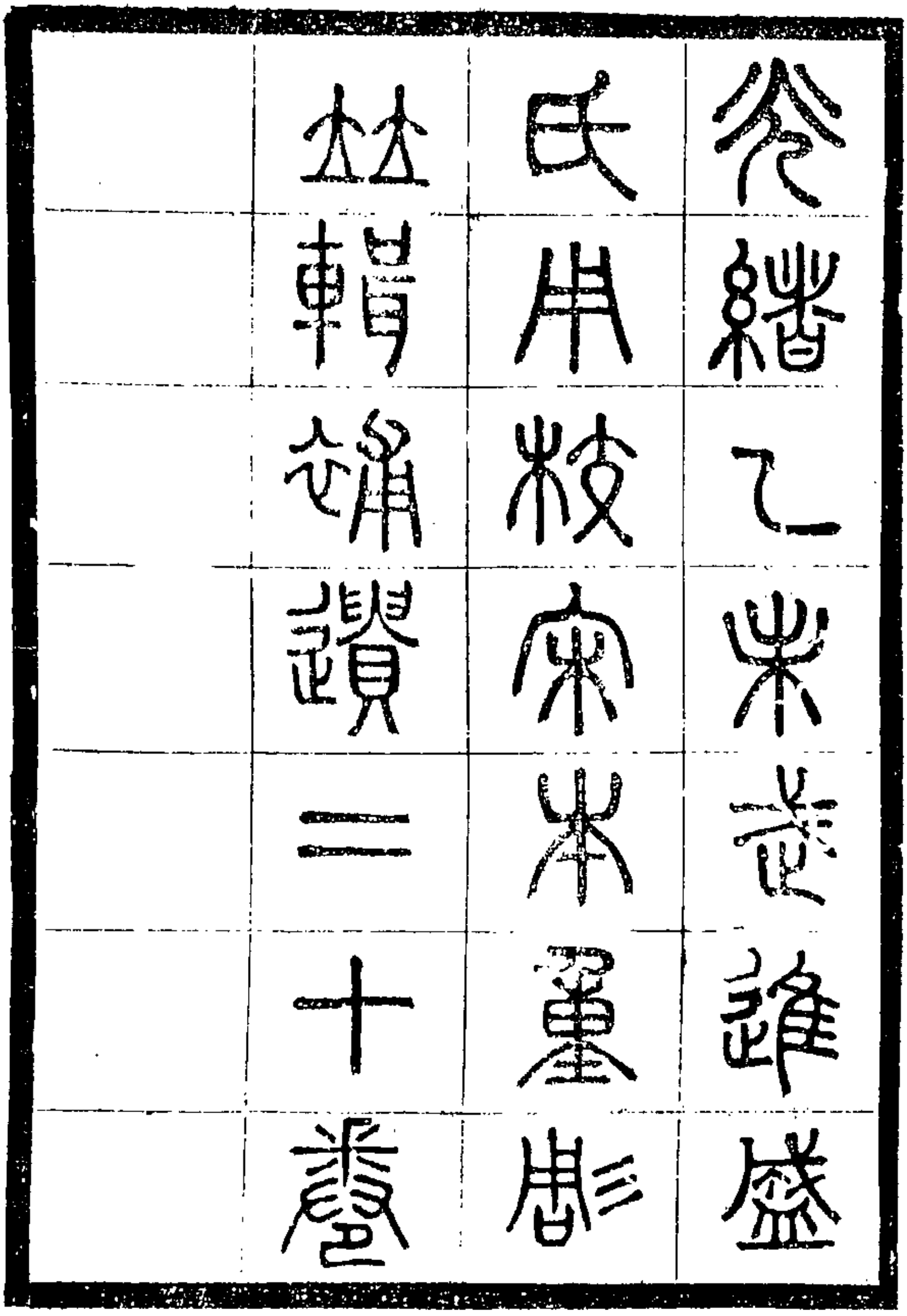
右文三首舊編在卷十讀李翰平賦書後守甯濟本亦缺尋託京師厥肆展轉從　四庫鈔出續行付梓始成完書思敬再記

卷七
十一頁十六行世上有脫文
卷八
九頁十一行老疑當作若
卷九
首頁十七行閎字字書無之疑是閎字之譌
十頁十三行其新當作有新
十一頁十七行夫大疑倒
十三頁五行幸未當作李享
十五頁六行如此下疑有脫文
十六頁六行趙氏疑是趙郡之譌
十七頁九行家下疑脫有字
卷十
六頁首行丞字疑衍
七頁十一行鴈當作督
十一頁十二行游當作逝以當作已

丁巳二月胡思敬覆校

宋人詩文凡輯自永樂大典者乾隆以前均無刻本無逸此集李振唐抄自南京予遊杭州以文瀾閣本細校一過脫誤仍多因與斯逸再三商榷就其可知者逐條分注本文之下差可成誦無逸文境幽折碑志尤擅勝場四庫總目但以詩人目之未爲知言唯好談禪理是其一病然方外應酬之作不過二三篇而止未足爲全璧玷也丁巳閏二月新昌胡思敬識





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

宋孫覿撰覿字仲益晉陵人徽宗末蔡攸薦爲侍御史靖康初蔡氏勢敗乃率御史極劾之金人圍汴李綱罷御史使太學生伏闕請留覿復劾綱要君又言諸生將再伏闕朝廷以其言不實斥守和州既而綱去國復召覿爲御史專附和議進至翰林學士汴都破後覿受金人女樂爲欽宗草表上金主極意獻媚建炎初貶峽州再謫嶺外黃潛善汪伯彥復引之使掌誥命後又以贓罪斥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鴻慶居士集孝宗時洪邁修國史謂靖康時人獨覿在請詔下覿使書所見聞靖康時事上之覿遂於所不快者如李綱等率加誣辭邁遽信之載於欽宗實錄其後朱子與人言及每以爲恨謂小人不可使執筆故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覿生於元豐辛酉卒於乾道己丑年八十九可謂耆宿矣而其生平出處則至不足道岳珂桯史亦曰孫仲益鴻慶集大半志銘蓋諛墓之常不足詫獨武功大夫李公碑乃儼然一瑞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爲怍趙與時賓退錄復摘其作韓忠武墓志極詆岳飛作万俟卨墓志極論屈體求金之是倡言復讐之非又摘其作韓忠武墓志極詆岳飛作万俟卨墓志極表其殺飛一事尤顛倒悖謬則覿之怙惡不悛當時已人人鄙之宛然覿所爲詩文頗工尤長於四六與汪藻洪邁周必大齊名相埒必大爲作集序稱其名章雋句曉面愈精亦所謂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也流傳藝苑已數百年今亦姑錄存之而其穢迹於右一以節取其詞華一以見立身一敗詬辱千秋清詞麗句轉有求其磨滅而不得者亦足爲文士之炯戒焉

侍從臺諫則人致一啟各出新意其用事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十載當孝宗朝嘗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實上之史官此與伏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尚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老少常理論也故既一世其子與國太守介宗以書謂必大曰先君文藁中更兵燹存者無幾而閩蜀所刻復雜翟忠惠之文大懼不足傳信今定爲四十二卷其未備者方裒次外集爲我序之憶乾道丁亥過公陽羨公八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言纚纚如聚蘭繅絲屢更僕不能休然後知公非特文鋒不可當而老如趙充國猶善爲兵也茲幸赴召集端因具列之近歲吏部侍郎葛公立方作韻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罷亟坡命對衡門稱子瑫與器公應聲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坡歎曰眞瑫與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歸實靖國辛巳公已二十一得非元豐乙丑自便還常公纔五歲時乎所記訛耳鄉人既戶傳亦不得而略也公諱覿字仲益嘗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

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云慶元五年十一月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卷之一
古律詩
泊德清瓶窆亭遇大雨
湖州天寧寺飲王生二首
宿太湖口二首
餘杭開出師
富陽道中二首
桐廬連夕大雨溪漲數十丈徙寓白塔山上方閣
水退
苻口
釣臺二首
蘭溪津亭病起二首
三衢聞都督兵潰常潤閒懷舍弟而下
月巖寺有巖石高數千丈一穴中空如半月狀號半月巖
立秋饒陽道中三首
弋陽縣古葛陂也縣有古剎臨大溪相傳云佛圖澄浣腸故地
過安仁縣權令主簿同蔡尉見訪二首
宿林川村舍
題臨川孝義寺壁二首
疏山寺次白文林韻三首
疏山長老善清日誦楞嚴維摩二經賦小詩二首示之
明水寺五代末危全諷據臨川所建畫像至今存焉寺旁最高峰有祠屋一區道士居之二首
崇仁縣
余南遷次臨川奏廬陵道屬聞盜掠高安新淦之間少留仙游山道祠是時庭下木犀花盛開漫山皆大松一峰巉然終日游憩其下各賦詩一篇

秋夜三首
秋興
妙覺寺三詠
木犀
梧桐
芙蓉
自崇仁趨新淦凡四夕酒至一萬道觀三止僧舍皆留一夕而去賦小詩記之
奴源寺
化度寺
棲霞觀觀在瓶嶺之下
三山寺二首
余大觀中與何襲明登仕同爲太學諸生別後二十六年余口南遷道清江襲明遊余於新淦之洲上蒼顏白髮大略相似感歎之餘飲酒賦詩以爲笑樂襲明筆力雄贍操紙立就凡六七反必用前韻余繼和者十二篇云

再和
再和
何倅利見許出侍兒襲明用前韻賦詩再和
何嘉會寺丞嫁遣侍兒襲明有詩次韻
迎薰堂小集襲明用前韻再和
何嘉會以侍兒歸彭生小詩戲之
長樂寺二首
志新遣兩介致書餽以巴源紙黃柑珠櫳大栗鵝鮓枯蝦爲觴戲作長句爲謝
蜀婦新寡從何純中讀左氏戲呈純中
嘉會飲餞愛姬大慟而別
游鍾石寺問名寺之因緣老僧指門旁石如覆鍾狀賦詩一首
何襲明登仕同賦
宜黃尉李集義遺書問安否小詩爲謝
雪二首
○卷之三
古律詩
次韻王子欽上元感事三首
題秧江蕭氏庵二首
思賢堂蕭君築室江上館李先之先之既歿李伯紀名其堂曰思賢云二首
宿善法寺二首
再賦二首
天長寺
次韻王子欽雨中
襲明登仕出示尊公家傳誦讀數過撫卷太息賦小詩歸之

再過天長寺二首
利見置酒蒸超軒襲明賦詩次韻二首
分宜道中
宿袁州城外祥符觀越日徙纔廨舍
萍鄉縣
安仁縣有大第一區官兵縱暴主人谷氏避不敢居三年矣縣尹常館過客於第中賦主人避地行二首
衡州酃泉亭觀競渡二首
郡事
回雁峰
愚溪
磵巖
磵巖寺
靈泉寺

次桂州二首
桂林山水奇麗妙絕天下柳子厚記督家洲亭粗見其略余以六
月六日度桂嶺欲更僕詣象屬暑甚遂少留日從諸公於巖穴
之下穹林巨壑近接閶闔之中遠不過城闉之趾居高望遠誇
雄闘麗殆不可狀擇其尤者以十詩記之名之曰桂林十詠
八桂堂
七星巖
棲霞洞
來風亭風洞在七星巖之下曾公巖之右大暑時有風出穴中
冷然如冰雪被體不可久留舊有亭摧壞始撤而新之趙渭少
飲置酒落其成名曰來風云
龍隱巖
曾公巖曾子宣丞相元豐中守桂林游七星山始見此洞芟薙
草莽平坦方廣可容數百人悉布墫甓之入洞十餘步有澗水

橫其前不可涉公梁石爲橋以便游者號曾公巖
雉山巖昔有僧結庵此山中誦法華經野雉日一集聽之至終
卷乃去率以爲常忽數日不至山下有婦人產子腰脅間尚餘
雉毛數寸寺有石刻記其事
永寧寺佛閣五代末馬氏據有荆廣時其子實所營也閱二百
年壯麗如故有畫像存焉狀貌魁梧稱其閣云
西山超然亭
虞氏隱居雷守虞沈避地桂林結茅江上萬山環立二水交流
游客過其下皆有忘歸卜鄰之意
翠屏洞二首
飲修仁茶
九日次獻花鋪
入象州界
到象州寓行衙太守陳容德攜酒見過二首

南山寺二首
象州行衙井泉甘冷太守而下皆飲此井
題象守坐嘯堂
別象州陳守容德
雉山寺青鞵閣
蒙亭二首
七星觀
發桂林劉帥立道同諸司出餞於甘棠渡口二首
北歸過永守趙君宰置酒萬石亭
皇妃嶺
過衡州館於郡齋時太守裴夢貺督役城上
宜春臺呈太守陳次明
西齋
再過曹山示如老

故侍御鄒公抱節亭
鄒志新追路至甬橋有買田之約三衢道中作詩寄之

○卷之四
古律詩
送王稚道赴省試四首
過臻閣黎三首
送智海上人二首
馬迹上冢過大風雨曹僧壁二首
示相者
其靖國中興時發同寓郡庠潛心之北窗凡三年而別別後三十
五年復相遇於荆谿順山之下蒼顏白髮互相驚歎追數一時
同舍生在鬼錄者十有八九獨兩翁亡恙耳方圖築室山中以
老焉將與時發杖屨往來如杜子美所謂二老者乃賦詩爲之
先

次韻王似之龍圖四首
詩示天盥晤老二首
次韻德發驅虎
讀沈德潤詩卷
贈王季恭詩卷小詩爲謝二首
寄題錢申仲漆堂隱居四首
望雲亭
芳美亭
遂初亭
通慧亭
寄題胡茂老樞密橫山堂
次韻向伯恭侍郎致政歸臨江
湖州道中四首
望道場山塔

早發下若
東山
橫山堂
荆谿道中四言送僧
題谷隱二首
送張牧之赴南昌辟
四月十五日牧之赴南昌辟其與季野從周餞於松江佛舍竟酒步月至垂虹亭久之遂別戲作數句送牧之
臘巷
送徑山僧
過慧山見舊題二首
王左司致政還鄉二首
過臘巷示王文孺二首
華亭朱師實中大燕超堂

洞庭沈氏園亭
洞庭善慶堂置酒小詩記之
華山德雲堂
講堂
折玉崖
興化朱公大卿歿於庚申歲既除喪矣其子彥實過余於晉陵留十日而別賦二小詩以餞之
讀張彥明飲酒賦詩唱酬次韻歸之
青氈堂
別雲閣黎
送僧慧徹
石丞張公達明營別墅於汝川記可游者九處繪而爲圖貽書屬晉陵孫某賦之
滄巖書堂

泊湖潭
蝦蟇石
多寶院
梅仙潭
金石臺
懷賢庵
積翠樓
甘陂莊院
題宜興閻邱令巢鳳亭二首
和張正民通守
張全眞大資四老堂
少逸登第還里中喜而賦詩少逸過余出示和篇次韻爲賀
三衢教授陳德召寵貺新篇兼辱寄惠古史賦三小詩爲謝
題靈巖五至堂

鄭惇老謙老寄示四賦小詩爲謝
章席祁巢雲閣
題李營邱畫
寄題莫謙仲山居西樓二首
山居
西樓
過慧山方丈暉老酌泉試茶賦兩詩遺之
過楓橋寺示邏老三首
題虎邱劒池二首
吳門道中二首
○卷之五
律詩
龜潭二首
峯畫溪行四首

龜潭二首
題董令升待制朋溪
題莫壽朋內翰所藏東坡畫枯木
李茂嘉寄茶
園中草木二首
題德清縣舍松鶴堂菊
餘杭道中觀何人家竹
送雪峰化主
山長老寄茶
吳江教院首坐索詩賦一首
送僧慧卓
送可珪化主
復閩黎寄示龍興舉老唱詶書一偈
題刪定姪晉卷次其韻

脩上人以楞嚴圓覺二經見寄書六言一偈
鄭惇老謙老出示三賦
題隆上人畧梅花
送五姪歸南安
題因黎閣黎靜節軒二首
龜潭三首
春事三首
龜潭守家僧伐去大芭蕉種二松其上賦小詩記之二首
游金沙寺寺有陸希聲侍郎讀書堂在頤山上二首
金沙寺端老營大藏殿小詩示之
秋日二首
嚴莫郊行
雁庵浮天閣
向伯恭侍郎致政薄林築一堂名之曰企疏晉陵孫某問而賦詩

二首
再至龜潭
湖狀上家繫舟丁山田舍小憩
舟次蜀山遇大風雨
讀史
臨安道中二首
將軍樹
廣教寺種玉軒
廣教寺漪翠樓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公之墓題勝因寺壁
臨安羅氏占春軒
寄題廣陽山周氏隱居五詠
妙光庵

佚老堂
柳塘漁舍
環翠堂
五秀堂
卓侍者手持節竹見遺書六言一偈
喜陳紹曾至
重陽前數日微暑小雨遂涼二首
崑山道中二首
次韻葉首善龍圖見寄
吳漢逸家荆溪蓄古書奇器甚富余欲造觀而未果賦小詩先之
題剛定姪畫卷二首
寄題四明吳鼒拙軒二首
寄題臨安王氏逋幽軒
柳

雨二首
送僧德最
朱彥實窖石堂
小園春事二首
夏日田舍二首
夏日京口道中二首
京口普照寺
都統劉侯築新第不居供佛其中號布金庵遣騎入泉南迎山老主之
吳門道中
魏江道上得小庵解裝小憩
示鶴林山老二首
宜興林尉山父巢仙亭二首
○卷之六

律詩
浮遠堂
連雪苦寒二首
大雪後喜晴二首
送鄒次賈歸臨川二首
南唐門道上見桃二首
惠林吉水軒二首
送剛定姪赴高安郡丞
寄題楊元光黃巖清畏軒
題致思庵二首
焦山吸江亭二首
再賦五至堂二首
胡恭夫勉齋
靜節軒二首

滁守不遠堂
龜潭二首
雨中泊蜀山見漁人自山半負樵入舟鼓棹而去
胡橋別墅
示龜潭文上人二首
讀類說二首
示楓橋溫老
楓橋璨書記出示近詩賦長句爲謝
讀靈巖圖首坐詩卷二首
能仁寺悟上人來楓橋訪余索詩賦兩絕句
讀沈公序詩卷
龜潭二首
山陽守吳子仁遣兩鶴喜而賦詩二首
舟過湖狀泊丁山二首

寄題洪巨濟中大郡陽圖亭四詠
協趣亭
翠屏洞
綠楊橋
艮庵
春興二首
書事二首
草堂路過大風二首
題惠聲伯溪亭
雪夜宿致思庵
江上懷思永二首
讀劉方叔詩卷二首
獨坐
正月十四日半夜大雷雨許楙仲有詩次韻三首

正月十五夜荊谿館然鐙燕北客用前韻
梅二首
雨二首
竹閒看雪二首
題楊令藏春陽三首
累石作小山鑿池引水注之
建安掾朱彥實調同安丞歸莆田杜道過余十日而別二首
龜潭道中
牛山道中
晉畫連雨溪漲丈餘雨霽水落喜而賦詩二首
沈公序亦愛亭二首
沈公序餘閒亭二首
虎邱沼老豫章詩僧也與余相遇於楓橋方丈誦所作徐獻之侍郎生日詩有東湖孺子南極老人之句余愛其工賦小詩寄贈
紹興壬子其南遷過疏山上一覽亭見擬東坡煨芋詩刻龕之壁閒詩律句法艮是殆不能辨乃宣卿侍郎守臨川時所擬作也後數日道次安仁縣一士人吳君出宣卿詩數十解示余奇麗清婉咀嚼有味如嗽蔗然讀之惟恐盡於是拊卷三歎而後知公置力於斯文久矣又二十年宣卿築室荊谿山中別營一堂以生平所蓄東坡詩文雜言長短句殘章斷槀尺牘游戲之作盡櫝藏其中號景坡自書榜仍爲記刻之其欲具小舟造觀而宣卿召用今以集撰守吳門乃賦詩爲之先
六言贈鶴林山長老二首
東坡先生與蔣魏公游最善宣卿侍郎蓄東坡詩文自公始也心慕手追遂入於室其嘗賦景坡堂詩宣卿謂余知音者遂標藏之櫝中比守吳門治有牀頭書裒進待制數文閒其馳小舟往賀宣卿出詩三章見屬句法華妙爲一時絕唱有云正索解人那復得其誰知我固無從此眞東坡語也輒次韻書于卷末

景思提舉少卿出示藥寮佳篇其繼元韻上呈
與季萬郎中陪景思少卿游虎邱景思季萬皆有詩其依韻和呈
謝景思提舉見過用藥寮韻賦三詩寄謝
○卷之七
挽詩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二首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黃州使君朝議惠公挽詞
吳公宜人楊氏挽詞二首
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三首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三首
天台太守端明胡公挽詞三首
宜撫簽樞胡公挽詞二首
張希元承事挽詞二首

提刑郎中范公挽詞
越國鄭夫人挽詞二首
吏部張公挽詞
致政中大邵公挽詞二首
光祿董公挽詞二首
董夫人挽詞
董令人李氏挽詞
惠彥達承事挽詞二首
大資政張公挽詞三首
侍郎唐公挽詞
洪內翰母夫人董氏挽詞二首
簽書胡公挽詞三首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三首
滎國胡夫人錢氏挽詞二首

朝議胡公挽詞二首
霍彥明通判挽詞二首
邵令人余氏挽詞二首
太令人施氏挽詞二首
通川太守錢公挽詞
王廷秀挽詞
吳令人挽詞二首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詞
通守李時稷大夫同年挽詞
王廷茂挽詞
大卿范公師厚挽詞
孫應求承事挽詞
吳漢逸挽詞二首
寶文李公挽詞三首
邵久中承事挽詞三首
張大資夫人挽詞
族孀强氏挽詞
王令人蔡氏挽詞
少保張公挽詞三首
周撫幹挽詞二首
領省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詞三首
永嘉郡夫人挽詞二首
運使直閣郎中張公同年挽詞三首
魯國太夫人文氏挽詞三首

○卷之八

表狀

閣罨察提點襲慶府景靈宮謝表
和州謝上表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謝中書舍人表
謝侍講表
乞出第一狀
乞出第二狀
謝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表
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
辭免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知平江府謝表
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辭免除給事中第二狀
謝給事中表

○卷之九

表狀
辭免吏部侍郎狀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辭免戶部尚書狀
謝戶部尚書表
乞宮祠狀
乞宮祠狀
乞郡狀
謝龍圖閣學士知溫州表
謝賜對衣金帶表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辭免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狀
辭免第二狀
知臨安府謝表
臨安府乞宮觀第一狀
臨安府乞宮觀第二狀
謝復官表
復左朝奉郎謝表
乞宮祠狀
謝復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乞致仕狀
乞致仕劄子
辭免待制狀
謝敷文閣待制致仕表
落職謝表
謝復敷文閣待制表
賀太上皇帝傳寶位表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卷之十
書
上皇帝書三首
與万俟參政書二首
與宰執書
與侍御書
○卷十一
書
與范丞相書四首
與政府乞宮觀書
與李少愚樞密書
與張全眞參政書三首
與謝任伯參政書二首
與鄭至剛樞密書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卷十二
書
與曾端伯書
與蘇季文書二首
史相書
朱侍御書二首
沈相書二首
○卷十三
啟
回沈狀元啟
和州謝宰執啟
回謝交代啟

回通判啟
回教授啟
回監稅范學士啟
謝監司啟
回無爲知軍張徽猷啟
謝淮西鈐轄陳卿啟
回舒守王郎中啟
平江謝宰執啟
回交代趙大監啟
回通判韋朝散啟
與寄居侍從啟
與范運使啟
與鄰郡太守啟
賀陳漕啟

上宰相辭臨安啟
上秦參政啟
謝宰執啟
與交代李待制啟
回謝通判啟
與運使曾顯謨啟
與宣撫使開府啟
與湖州守葛待制啟
回謝劉漕龍圖啟
謝徐漕啟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啟
賀宰相啟
回謝宋發運啟
○卷十四

回謝解元啟
回吉州王守啟
回趙解元啟
回洪秀才啟
回胡糧科啟
回滁守魏寺正啟二首
回宜黃鄧令啟
回沈解元啟
回葛教授啟
回方簽判啟
回許解元啟
回鎮江劉節使啟
回周解元啟

回徐守計議啟
回運使張直閣啟
回張守秦直啟
回莊守右司啟
回吳守啟
與錢守舍人啟
賀權守提舉啟
賀沈守到任啟
賀周守到任啟
回王倅學士啟
回王倅大著啟
回張倅寺丞啟
回向倅朝請啟
回陳倅朝散郎啟

回洪倅學士啟
回晉陵曹宰到任啟
賀梁守到任啟
回沈倅到任啟
回周主簿啟
回平江守蔣待制啟
回提舉謝少卿啟
賀莫守郎中啟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啟
回武進馮宰到任啟
回梁倅到任啟
賀葉守到任啟
回郭守到任啟
回陳倅到任啟

賀劉守到任啟

○卷十五

啟

回王倅賀冬啟二首
回趙倅賀冬啟
回平江趙倅賀冬啟
回兩倅賀冬啟
回强守賀冬啟二首
回莊守賀冬啟
回吳守賀冬啟
回錢守賀冬啟四首
回江陰趙守賀冬啟
回汪倅賀冬啟
回晉陵黃令賀冬啟三首

回沈倅賀冬啟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啟九首
回梁守賀冬啟
回無錫馮宰賀冬啟
回莫守賀冬啟二首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啟
與梁倅賀冬啟
答葉守賀冬啟
回郭守賀冬啟二首

○卷十六

啟

回王倅賀正啟二首
回向倅賀正啟
回張倅賀正啟

回平江趙倅賀正啟
回强守賀正啟
回莊守賀正啟
回趙倅賀正啟
回汪倅賀正啟
回錢守賀正啟三首
回江陰趙守賀正啟
回晉陵黃令賀正啟

回沈守賀正啟
回周守賀正啟
回平江胡司法賀正啟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啟九首
回無錫馮宰賀正啟
回莫守賀正啟

回宜興陳宰賀正啟
與莫守賀正啟
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啟
回葉守賀正啟
回郭守賀正啟二首
○卷十七
啟
復官謝沈相啟
謝万俟相啟
謝湯樞密啟
謝程參政啟
謝張參政啟
謝陳樞密啟
謝韓尚書啟

謝湯中丞啟
謝周殿院啟
謝中書王舍人啟
謝凌正言啟
謝凌舍人啟
謝尚書侍郎啟
謝棠守太監啟
謝孟郡王啟
○卷十八
啟
復修撰宮觀謝沈相啟
謝万俟相啟
謝張參政啟
謝湯樞密啟

謝陳樞密啟
謝湯中丞啟
謝周殿院啟
謝察院啟
謝凌正言啟
謝中書王舍人啟
謝兩史舍人啟
謝尚書侍郎啟
回謝張運使啟
回謝漳守趙中大啟
回謝棠守周直閣啟
回謝處守謝少卿啟
○卷十九
啟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啟
謝朱右相啟
謝楊參政啟
謝葉樞密啟
謝何內翰啟
謝中書楊舍人啟
謝侍郎啟
謝左右史啟
謝梁司諫啟
謝杜殿院啟
謝察院啟
謝楊待制啟
謝常州府知府葉寺丞啟
謝邵提舉啟

謝宮使巫樞密啟
謝臨安知府趙侍郎啟
謝平江守洪內翰啟
謝明州守韓尚書啟
○卷二十
啟
賀宰相啟
賀陳參政啟
賀王樞密啟
賀賀參政啟
賀左相啟
賀右相啟
賀王樞密啟
賀葉樞密啟
賀陳左相啟
賀朱右相啟
賀楊參政啟
賀葉樞密啟
賀周樞密啟
上沈相啟
答馮解元啟
回楊侍郎啟
回楚守王朝議啟
賀張樞密啟
賀史相啟
謝方侍郎啟
○卷二十一
記
四令公祠堂記
撫州宜黃縣興造記
撫州宜黃縣丞廳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宰齋記
撫州宜黃縣學記
燕超堂記
荆谿行記
慧山陸子泉亭記
貓相乳記
巢鳳亭記
代廣德縣耤田書記
朋溪雙槩記
○卷二十二
記
思樂齋記
靜治堂記
靈巖智積菩薩殿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興化軍仙游縣香山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平江府吳江縣無礙院普賢感應記
撫州疏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和州含山縣學記

○卷二十三
記
黃林先墓記
不濁堂記
芝亭記
燕香堂記
梅露堂記
梅露圖後記
魏彥成湖山記
周氏十公記
捨田記
顯忠資福禪院興造記
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華山天池記
崇安寺五輪藏記
○卷二十四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給事中譚世勣除禮部侍郎
右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吏部侍郎馮澥除禮部尚書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殿中侍御胡舜陟除侍御史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御史臺檢法王俁除監察御史
太子舍人洪芻除左諫議大夫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右司諫李會除祕書少監
御史中丞徐秉哲可開封尹
開封尹程振可刑部侍郎
祕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監祭酒
資政殿學士馮澥可尚書左丞
延康殿學士南道總管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
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右司員外郎
路廟可虞部郎官
少府少監鮮于侁可左司員外郎
屯大和水部郎官賈若思主客郎官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張杲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朱勝非直龍圖閣東道副都總管
中書侍郎何栗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兵部尚書孫傅除尚書右丞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范宗尹除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
樞密馮澥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祕書丞何常特授承議郎
耿延禧克康邸參謀補子入右承務郎
○卷二十五
外制
种師道贈開府儀同三司

述古殿學士通議大夫棚廷俊贈正奉大夫
龍圖直學士中大夫任諒贈正奉大夫
尚書右丞孫傅除同知樞密院
左司監秦檜可御史中丞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黃敦書京畿提刑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何志同知潁昌府
監察御史宋齊愈著作佐郎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朝奉郎馮沅宗正寺丞
沈與求太學春秋博士

晁公遡開封府戶曹掾
持服人前朝奉郎向宗博入錢助軍特起充京城東壁守禦
太理司直王忠臣再任
張叔夜男承直郎伯奮將仕郎仲熊改合入官
馮時舉官已足奉聖旨不候引見改宣教郎
翁挺少府監丞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衡提舉京畿保甲兼提點刑獄武功大
夫榮州團練使康隨提舉河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
開封府儀曹劉嶠少府少監
朱震祕書省校書郎
武節大夫忠州防禦使樂忱落致仕
李棠大理寺丞
徐嘉問大理正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葉植改合入官開封府掾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顯謨閣待制江常知福州
向滌應天府少尹
徽猷閣待制盧益轉朝請大夫
中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磨勘大中大夫
張耆開封府少尹
校尉潘迪保義郎李山成忠郎
從義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轉修武郎
武義大夫東壁統制常知幾武顯大夫
張淵武經郎
俞俅補承信郎
党中道中立中和補承信郎
保義郎何文實敘舊官

下班祗應張順保義郎
承節郎效用空名告
承信郎效用空名告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張仲剛補承信郎守禦司准備差使
閻緯轉承信郎
河北路都統馬中降一官
宣贊舍人王孺弼轉遙郡刺史依舊句當皇城司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鄭元亨承信郎
武德大夫張偉武功大夫
敦武郎劉士達忠翊郎王允各降三官

左艮辰承信郎
承信郎閤門祗應种成轉兩官
南鉉轉兩官
辟安靖奏對可采除閤門宣贊舍人
武功大夫王獾弼知東上閤門
武德郎雲茂誠贈三官
醫僉高仲謀額外醫僉賜緋魚
趙邦補承信郎
焦詔補承信郎
閻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單宣龔廣轉一官
起居舍人許元宗與郡
中書舍人劉珏落職宮觀
林積仁落職監當

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降受朝奉郎
涇原路經略使席貢降受朝請大夫
范世雄落職宮觀
王以寧送吏部
徐惕落職追兩官勒停
勒停人辛興宗復遙郡防禦隆德府路鈐轄
內侍謝琛遠小監當
劉銳降五官
傅廣降官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戶部員外郎樓炤放罷
康愿許觀並放罷

黃潛善除中書侍郎
汪伯彥除同知樞密院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李回依舊延康殿學士知洪州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翁彥國除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京兆府路安撫使
王庶除直龍圖閣權發遣鄜延路經略安撫使
范致虛知鄧州
宋齊愈起居郎
蘇遲除右司郎官
楊淵除工部員外郎王起之除屯田郎中秦伯祥除虞部員外郎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周望除考功員外郎
黃彥除京畿轉運判官
劉參除直祕閣知鄭州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二首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崇政殿集衆官議合與不合棄三鎮劄子
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上何丞相劄子二首
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四六雜文
馬迹上梁文
西徐上梁文
金山大殿上梁文
資聖上梁文
和州餞交代趙朝儀樂語
平江燕張節使樂語
代答昏
答余氏問親
答李氏問親
答董舍人問親
答王氏問親
答曾氏問親
答張氏問親
超宗求昏
强宗求昏
伯宗求昏
介宗求昏
表宗求昏
宏宗求昏
壽宗求昏
代答
代答
代求楊氏昏
代答昏
代余氏答昏
族妹再適張丞繼室答昏
答董舍人問親
代答
答李氏問昏
師夔求昏
○卷二十九
四六雜文
代黃錄青詞
代大醮青詞
新居醮謝青詞
戊辰年醮謝青詞
壬申年醮謝青詞
癸未年醮謝青詞
薦亡女水陸文
薦亡妻淑人章氏水陸疏文
代四七姪薦李氏女水陸疏文
教院請疏二首
黃林巷請疏
龜潭巷請疏
牛山巷請疏
金沙寺寢堂疏
太平寺戒壇疏
開利寺經藏疏
吳江教院塔疏
資聖寺大殿疏
請妙印大師正機住龜潭巷疏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洛社開利寺三門疏
華嚴輪藏疏
請僧了義住牛山巷疏

楓橋砌街疏
茅山鶴會鐫鍾疏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黃林西庵請朋老疏
虎邱修御書閣疏
教院興造疏
光孝寺重建經藏疏
開利寺建造水陸堂疏
崇安寺放生疏
普利寺建三門疏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醮疏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三首
慶會節功德疏右語三首
○卷三十
序
東平集序
浮溪集序
參政兄內外制序
切韻類例序
竹亭詩序
尊勝陀羅尼經序
語本序
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西山老文集序
丹陽集序
○卷三十一
序
送王子欽歸蓬子序
送方嘉謨判官序
送鄒次魏序
送祝得之序
送鄒志新序
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送張承祖赴嘉興掾序
樵居集序
送刪定姪倅越序
谷盈通說序
押韻序
曾公卷文集序
○卷三十二
書跋
書泉山贈言後
書莫守思濟齋記後
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脩帖
題秦會之跋後山居士集
讀臨川集
讀唐鑑
跋戒酒帖
跋朱德固所藏先世往來帖
代劉節使跋御筆手詔
跋陳道士羣仙蒙求
跋朱藏一丞相帖
跋吳省元眞贊
王翬年跋
與吳世範帖

趙善發字說
書章邦基藏東坡畫枯木
銘
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塔銘
長蘆長老一公塔銘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薊林銘
御書扇銘
清和堂銘
飛鵬齋銘
耘業齋銘
能仁寺鐘銘
謝思景提舉硯銘
贊
葉夢錫眞贊
唐李衛公畫贊
圓悟禪師眞贊
僧智標眞贊
長老端裕眞贊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遺贊
月堂僧惠山畫贊
楓橋長老法遷畫贊
僧法臻畫贊
○卷三十三
墓志銘
宋故右朝散大夫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朱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志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孫公墓志銘
○卷三十四
墓志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祕閣致仕朱公墓志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祕閣知蘄州軍州事郗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祕閣致仕王公墓志銘
宋故右承議郎吳公墓志銘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志銘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汪公墓志銘
○卷三十五
墓志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志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銘
宋故左朝議大夫致仕孫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志銘
亡叔墓志銘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志銘
宋故從事郎涂府君墓志銘
○卷三十六
墓志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贈少師万俟公墓志銘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議郡王韓公墓志銘
宋故太子少師巫公墓志銘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志銘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志銘

宋故鄒府君次魏墓志銘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張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林公墓志銘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志銘
宋故鄒府君志南墓志銘
○卷三十八
墓志銘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志銘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志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墓志銘

宋故左迪功郎許府君墓志銘

○卷三十九
墓志銘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表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表
宋故教授盧公墓志銘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志銘
○卷四十
墓志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志銘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志銘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志銘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志銘
宋故令人傅氏墓志銘
宋故胡夫人孫氏墓志銘
宋故孫夫人強氏墓志銘
楊恭人墓志銘
○卷四十一
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宋故劉府君墓表
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卷四十二
行狀
宋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霍公行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夫胡公行狀
圓悟禪師傳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臨桂況周儀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仝校

古律詩

泊德清龜谿縣亭遇大雨

崩雲四合千嶂重奔電一劃十里紅土囊吐吸萬竅風江翻石走
黏天浸日車高僧欲杯度遊客且樓居壯觀異難值幽懷亦少攄
翩翩一鳥去何必羨知魚

水退

蕩沃波瀾大憑陵意氣驕射潮鮫鰐愁鞭石鬼神驅雲斷千崖立
風行萬壑趨牆烏朝共起水鳥夜仍呼潛潛紅昇曉霏霏翠撲膚
浮檀臥泥滓狼籍滿街衢
胥口

江閣臥人影山長送馬蹏渚蓮紅尚斂沙草翠相迷高樹藏鼃直
虺篁壓雨低酒醒渾不記端是武陵船

釣臺二首

北塞風塵萬蛻擊東京社稷一戎衣綠林豈容盜驅民去亦伏眞人
得帝歸諸老禪聯蒼玉佩將軍坐擁紫金機先生此日青霞志一
笑凌空拄杖飛

故山遺像丹青落蓋代榮名日月懸萬馬羣中空冀北野一蛇獨遊
原上田晚浦蒼波涵落日秋崖老樹立蒼煙直從厥代騎星去千
歲光芒夜斗邊

蘭溪津亭病起二首

離亂紛紛醉尉多將軍獨夜漏亭過旅巢對鵲占行役客俎驚蛇
臥宿病雙鬢盡從愁裏白衰顏時向酒中酡雲飢雨覆須臾耳未
用區區較唯何

風波湧地千漚發創痏鑽皮百箭攻藥裹關心防二豎訪書盈篋
忤三蟲剖瓜女綵方祈巧結柳奴星也送窮笑我平生持蟹手未
應咄咄左書空

三衢問都督兵潰常潤間懷舍弟而下

紫荊有信欲開花黃犬無情不到家偶坐厭聞烏嘐嘐行喜聽
鵲查查同看明月人千里相望孤雲海一涯騷客千煩兒無恙否風
雲慘澹鬱龍蛇

白帽炎州客青裙酒姥家微風搖扇浪細雨落簷花客舍休占鵲
蠻村欲饌蛇會令醒復醉高枕送生涯

桐廬連夕大雨溪漲數十丈徙寓白塔山上方閣

月歲寺寺有巖石高數十丈一穴中空如半月狀號半月巖
老蟆蝕月缺破鏡卻道邊金樞壞一夕玉斧斲千年何人挾寸鐵
插羽飛上天但令蟆磔死重看十分圓
立秋饒陽道中三首
殘夜山月吐尊食治野裝策策林響變一葉風隕黃客路感時節
起看雁南翔秋風捩孤影雲路正茫茫
老馬倦長道解鞍聊緩觴小雨濯鬢須欣然愜初涼奇苞照屋角
橘柚垂青黃感之動中懷弓刀戒秋防
窮身楚南極守隸工遮防投櫻得小偈爭席紛在旁虎賁起隅坐
悠然見中郎一醉汨其泥江湖渺相忘
弋陽縣古葛坡也縣有古刹臨大溪相傳云佛圖澄浣腸故地
古道陰森翠柏行長鞭搖拽紫游韁佩鳴蒼玉偃瑤席地布黃金
剏賓坊愧客杖飛龍有角胡僧腸浣水生光兩朝人物空冥冥百
鷹須立雪參欽聞第一義細說後三三
彈指三生過傷心一念差試標天上月爲種火中花粗識禪爲味
代風流競森茫松骨倚天增老氣貂毛著水渡徵香鴉噪鵲噪秋

風外千丈藤蘿挂夕陽
過安仁縣權令主簿同棊尉見訪二首
莽莽縈兵氣蓬茅庇一邱尚看衆赤幟不復臥黃紬抱甕杭兒驚
啟租聚沐猴黃昏更蕭瑟風雨嘯鵂鶹
投老一浮萍長亭復短亭誰憐隱客去自有故人經世亂眉多赤
情高眼獨青臨分聽苦語令我醉時醒
宿臨川村舍
林壑已秋聲涼蟬又一鳴人閒多古意地僻有微行身老殊方去
愁牽百慮生途人夜相語豺虎正縱橫時老昌石陂監起
題臨川孝義寺壁二首
秋風嫋嫋轉庭梧客夢初驚一烏呼揀盡寒枝棲不穩獨行殘夜
影同孤
孤城吹角五更風笑語圍棊一夢中戰格連雲家萬里書憑黃犬
若爲通
琉山寺次白文林韻三首
翠幹軒軒迥出林夜風吹籟衆喃音老龍頭角雲霞近玄豹文章
霧雨深末路浮榮炊劒首半生遺恨寄琴心愁吟獨聽花前淚故
國山河百戰侵白河東人有應爲念交侵之語
棄杖悤悤棄晚林長廊破壁撼鐘音天涯流落相逢地杯酒慇懃
莫厭深萬里功名飛燕頷子金博飲炙牛心更問好句驚人倒一
洗蠻煙瘴霧侵
黃花翠竹小叢林臥聽南山白石音蝗蟲已空遺垤在蝸跧終憩
故廬深掩關一笑追前修禮足同參看此心且向疏山結香火人
生莫受二毛侵
疏山長老善清日誦楞嚴維摩二經賦小詩二首示之
塵漫迷三鹿桑枯厭入蠶徵心渾不見問疾有誰堪坐待成風斷
應須立雪參欽聞第一義細說後三三
彈指三生過傷心一念差試標天上月爲種火中花粗識禪爲味

初欣道有耳老師一笑許千劫誤蒸砂
明水寺五代末危全諷據臨川時所建畫像至今存焉寺旁最高
峰有祠屋一區道士居之二首
臺殿何年有千巖紫翠間金僊佛世界羽客道家山骨朽餘三窟
皮存尚一斑傷心千古淚相見雨潺潺
愁坐唬猿裏行吟度鳥間翠凋巾上鬢紅被鏡中顏老去經三折
眞游付八還無心自來往空羨白雲閒
崇仁縣
萬山攢擁天一笠北風吹雨雨髮溼飢烏絕叫護巢飛老蛟怒起
拏雲立孤城短日砧杵急騎驢渺渺衝泥入桑枝倒折機杼空道
傍廢井無人汲遺民到今傳舊邑擊水華鯨浪三級故物漂流百
戰餘客子起坐商感集小驛香醪酌如雪汁一杯快作長虹吸酒醒
寂歷照短檠幽咽數聲鄰婦泣聽人言數遺後加故
余南遷次臨川奏廬陵道厲聞盜掠高安新淦之間少留徜遊山

道祠是時庭下木犀花盛開漫山皆大松一峰蒼然終日遊憩

其下各賦詩一篇

蒼牙啄林杪華殿浮青紅天風吹泬寥萬籟酣笙鏞木犀已蒼花濯濯秋雨中赬姿出素面一洗丹粉空幽香襲巾袂冷豔棲房櫳迫此芳歲殘一笑誰當供羣僊立通明矯矯驂龍相隨歸閬苑遺恨寄西風

又

歷歷水中榆地近連玉京掄材上華屋裹裹黃金莖蒼官表獨立垂胡交縵纓根深崖嶠壯勢壓山岳傾萬牛挽不回老氣空崢嶸夜半風雨會歲晚龍蛇升我來不忍去繞樹三市行珍重金石交待我烹茯苓

遣興

亂後煎百慮老去無一欣故人尺書至好語中夜聞坐久百蟲絕開簾月紛紛長歌侑一醉酒醒擊空尊

題華蓋僊亭大松示柳道士

繫舟古巴江曳杖眞僊亭金輿簇畫戟玉几羅翠屏堂堂十八公獨立霜中英魁然十圍大蔭此一盍青翹翹雲物外坐閱秋蒲零道人依芳棟慈杖淒芳馨苓龜儻可見長鏡斷青冥一食浣我腸敗屨插修翎

仙遊山九日歎逝二首

傷心玉案兩眉齊永負黃花九日期萬里炎州嗟我老百年青淚向君垂俱飛蛺蝶愁看汝醉把茱萸欲對誰獨立西風搔短髮一生遺恨一愁悲

割肉早歸三伏日傳柑賜飲上元燈那知一勠殊方去獨向高堂謝此日登涘望西風生眼纈夢回殘夜起衣稜孤鸞別鵠知何處泉路茫茫喚不應

達臣承議餉石耳

窮秋客舍風雨淒破盆生魚甑有衣故侯未種東陵瓜餓夫欲采

西山薇歲晚黃精可療飢故園萬里天一涯未辦登山拾瑤草且復從公茹石芝

山行憩田舍老父出迎以黃柑白酒爲餉

藜杖扶來雪滿簪諄諄好語意深深酒傾白墮杯行玉橘破黃苞坐飣金醉起莫辭田父肘甘餘須識野人心慇懃不盡遮留意挽袖丁寧更一臨

雨日復往次前韻

寒蔬離離銀綫亂(臨川出蔬就銀條)凍醴瀲瀲玉井深坐蔭庭松翹翠葢行穿野菊布黃金犬迎客入喜見尾鶴隨人語欣會心俗裏淹留怕糗釜罷兒招喚得重臨

曹山寺

石棧梯空一綫橫路窮臺殿雨崢嶸日光澹澹鳥飛沒雲氣漠漠龍隨行道人西歸餘雙履結茅宴坐千巖底草根濕濕暗泉鳴樹外朧朧青欝起翠竹掩冉蒼雲屯老藤敲虧白晝昏天低尺五雷

雨上身强丈六佛祖尊我老栖栖厭行旅逢人欲問前三語不見豈識天壤寬老如木逢被詩肩尚儒酸久纏冠蓋蔓忽作泡影觀堂堂人天師三世一指彈身閒雲月出骨老霜松寒我生飽憂患將心覓人安日繫有妙寄語巢非世獸坐穩且復留火芋分惻殘

送僧妙鑑住廣壽寺

明月不可呼清夜時一出孤光拄海涯皎皎轉空碧道人一芧把坐睨九年壁磨塼破穩縛驟若老臞逸愈愈林下逢悵望不暖席

錫杖已淩空階庭草如積

明水逵老以黃柑荔子土芋爲餉小詩答謝

客居莽牢落幽絕無四鄰歲窮有衣結日宴酒甌塵偪仄戎馬間敢厭薪水勤故人情義重采采青泥芹小摘持寄遠分餘爲情親

丹荔擘輕圓黃柑破芳辛蹲鴟勸加餐風味亦可人渺渺山洞曲
浩浩水雲晨踞鑪有前詰雨翁對然薪眼纈眩紅絲共此無邊春
次韻王子欽立春二首
玉手傳絲催歲換金刀翦綵伴春回兵戈滿眼年年在花鳥驚心
日日來芳意漸還三徑草暗香猶認兩京梅呼童火急供春事東
醒生光豔玉醅
歲晚驚呼身已老天涯流落首空回便將酒力推愁去且放春光
入眼來人語嘻嘻爭鬬草宮花閃閃豔妝梅雪消水暖春江動綠
漲葡萄解醅
東塔六言二首
翠竹含風嫋娜青山照水重重窗戶無人半掩一爐香霧空濛
偶與白雲共出忽隨倦鳥俱還明日重尋舊路桃花流水空山
遊東塔雨中夜歸二首
山氣濛鴻衣自溫意行曳杖穿雲入老翠陰森萬竹蛩浮蒼漱濕
千峰立鼾莊幽尋到蕭寺拊掌一笑掀百螫酒醒佛火照黃昏坐
聽北窗風雨集
山色淩寒春尚瘦潭影涵空清可漱漠漠雲行紫竹閒斑斑雨溼
黃昏後火炬穿林鳥出巢人語闌門狗窺竇杖藜有興會重來更
待黃鸝哢晴晝
次韻王子欽春望二首
王孫春望思寥寥寇盜當年盛人蕭花髻重重牆外見琴心切切
酒中招屠龍已破千金產駟馬終歸萬里橋便解貉裘沽一醉忍
看紅糝綴寒條
萬木陰中鎖沈寥晨門跋馬聽蕭蕭故人自欲分茵去逐客何勞
折簡招共對春風班露草御隨明月下溪橋擊鮮故有諸郎在三
尺銀刀貫柳條
鄒次魏黃善長攜文見過小詩爲謝
鄒郎英妙知名久筆端自有談天口客舍相逢一尊酒眾星錯落
見箕斗高論欲追牛馬走長劍忽作蛟龍吼餘子碌碌那得交江
夏無雙亦其偶我觀二妙屠龍手青紫紛紛何足取他年要作中
興碑大字磨崖雙鵰叟
癸丑寒食曹山飯僧薦章淑人不勝悼往之懷書二詩於方丈東
壁
川逝日已遠逢漂久未歸異鄉驚歲換宿草變春暉魂夢參差是
音容想像非遙憐小兒女慟哭紙錢飛
草草木皮棺松風生暮寒鵑啼春寂寂螢照夜漫漫蓑號三市
愁邊鴈一單相思爲君瘦零落帶圍寬
清明日與范季實諸人過胥澤民別墅小集二首
水滿雙飛白鷺花深百囀黃鸝寒食清明過了一川煙草離離
兀兀三杯卯困昏昏一枕春融酒醒落花風裏夢回啞鳥聲中
曹山春日二首
柳弱千絲颺河橫一帶圍腰支春作瘦鱗甲雨生肥逐伴魚兒出

爭巢燕子飛憩盍班華地不覺臥斜暉
屏攏山入坐珠跳水濺裙香銷塵漠漠日近竹疏疏身老百罹後
春殘一夢餘故林千嶂外孤抱幾時攄
壁上人開軒闢地栽花種橘戲習小詩
看雲隨臥起飲水自敷腴秀色共齋鉢寒聲落坐鳴未開花五葉
且種橘千株幽事相關處時來近酒壺
春雨
小雨破春昏清風洗瘴氛微花上見蕭瑟夜深聞獨笑幽閒事
酣歌倚半醺羈愁不堪寫危坐對爐芬
春晚二首
花落不容惜猶殘葉底春稀紅閃餘映亂綠鬬尖新飛絮度高竹
遊絲遠趁人窺簾聞好語雙鵲喜津津
殘夢斷送春千里未歸身鷰老猶聞語梅酸欲聚顰獨眠愁蓄夜
起舞聽鳴晨行路難如此悠悠且傍人

曹山三絕句

露出風簷兩鬢華故園無沒舊生涯聖恩若許求帷蓋便向東陵學種瓜

竹杖芒鞋稳稱身葺葺香草静中尚舉襜叱歌何爲者始信王陽是可人

毀瓦區區爲食謀半生炊黍在刀頭一塵會入扶犁手不上陳登百尺樓

古律詩

有客生致兩雉不忍殺開籠縱之二首

平地安知禍有機一跌永負青雲期舉翬驚雉墮罝淵衮背煥爛光陸離山梁三嗅不忍噬如舉一笑吁可悲開籠放汝須遠去莫逍韓公賦病鴟

誰令孤鶩遂專擅翦迭籠中看鳥翔文章正坐虎毛炳綴羽一落千丈強翠翎低摧少顏色奇禍非汝能遮防恩恩應棄莫浪出貪拳毒手正交相

題妙覺寺壁

葉底紅稀不見花枝頭綠暗可藏雅春歸古殿蒼苔滿一點龍燈隱絳紗

再至

老眼逢春病有花淋浪醉墨字如雅雖知不是唐王播慙愧高僧讓碧紗

宿妙覺竹巷贈靜老

青山映落日滄滄塵中明出門無所投曳杖隨意行破衲僧兩三一障狂瀾倒湯湯捍洄天凜凜塊絕勁奇音閑大樸妙語發天藻壁間見蝸舍屋上瞻烏好豈然聽足音自足慰衰老出門泥活活喜笑爭邀迎曾巢俯修竹飛星動高蔔老人如宿昔眞契同三生所向凝行潦懷人心不展厭亂跡如掃仲子過我廬肩輿白雲道遇人無戚疏出語惡不情寥寥風馬牛肝膽欲盡傾怪我胸中山一餉榮蠻觸怒不休暴骨千里橫贈答淵侍者

沐猴著冠天所誅笑唾千金如一芥時時扣角詠三生口業未除微言起我病內愧面汗辟蚤知天宇大豈有世網嬰舉扇障西風詩有儁鼈鼈不作秋蟲聲藹藹欲盡春雲態平旦誰登大將壇一浣此滄浪纓

晉澤民招飲二首

蕭晨散幽步不放一鷗驚高崖初日吐壞道哀湍鳴平生眈田里軍驚呼子光拜

見此心眼明危橋屬幽徑別戶延朱甍主人雖秦約庖煙起晨烹建昌守朱宜伯寄酒小詩爲謝

長須舉柀出銀杯坐中行爛漫寫與意殷勤愧深情語歌更卜夜愛酒淵明望白衣傳聞騎吏款柴扉爲憐濕父鳴鞭送欲便山翁倒載歸淚向琵琶絃上落心隨蝴蝶夢中飛一杯屬我寶愁病免使黎侯詠式微

再用前韻

千騎森森響鐵衣日上銅環四扇扉何妨指點銀餅索直須倒著

挨離歸已邀明月三人共更看紅塵一騎飛何日洲明賦歸去晨光前路正熹微

妙覺寺遇軒二首

古寺秋崖上清風掩半開晚花明皪皪吒灑落潺潺松筍穿階瘦苔窠蔽石斑翹沙憐靜抱葉看蜂還心以空無累身從病得閒

儀曹獨何事終日賦四山

老厭風沙惡安閒且當禪開簾延白月倚杖立蒼煙鳥散人聲裏鐘殘客夢邊小蒲風葉偃薄槿露花鮮句好吟須斷歡餘醉帽偏人生但如此何處不翛然

妙覺書事二首

聒聒催酤我嚶嚶喚友聲一遭青蠅汙永負白鷗盟睡鴨噓煙滿蒼螭噴雨鳴參禪吾未暇一榻對僧橫

隱几拋書坐攲牀聽兩眠僧來逢白足盜去失青氈楚國雖三戶滕堘向一廛如今更何恨端用酒爲年

妙覺書事二首

聒聒催酤我嚶嚶喚友聲一遭青蠅汙永負白鷗盟睡鴨噓煙滿蒼螭噴雨鳴參禪吾未暇一榻對僧橫

隱几拋書坐攲牀聽兩眠僧來逢白足盜去失青氈楚國雖三戶滕堘向一廛如今更何恨端用酒爲年

次韻王子欽端午

飯筒菰黍趁流年葵扇桃笙尚宛然世味半隨昌歜苦心旌長與艾人懸鴻飛不到書來少鵲喜無憑語浪傳兩鬢蕭蕭吹白髮空餘衰謝故人憐

吳益先攜文見過以詩爲謝

千里之馬初服輈駿霧斷跨九州鶱鹽挽磨三千秋俯首尚與駑駘遊吳郎人中第一流文采絢爛珊鉤陽春白雪和者不夜光明月暗中投魯人不貴東家邱吾黨稟稟書兩脥擬金夏玉聲相求屬鏤雙蟠九地幽有夜氣出干斗牛忽然化作長黃虬哇眦之怨何足讎一麾立斷橫闌頭

次韻王子欽

北窗風泠泠西閣夜悄悄缺月吐半壁獨與太白曉猿山王郎子絕若玉樹皎紛紛嗆伍中特立負奇表清談靜炎燠堅臥鎮浮擾呼童樹高柵赤幟厭凡鳥

再和

二年客舉土獨夜憂悄悄遇酒一破顏歌呼醉連曉寸心爲誰明伴此孤月皎枯柟鬱崢嶸老幹空自表蟻穿萬孔莘蛛荏千絲擾白鷗近不來豈敢更揮掃

涂子野九歲子名駒牢千里戲作兩絕句

日角珠庭秀兩眉誰家有此寧馨兒莫驚墮地駒千里久見參天桂一枝

碌碌爲生笑口奴九齡重見此英雛千回健走非黃犢一洗羣空定日駒

詩贈竹菴靜老人

爭名計身後逐利了目前道人一彈指永斷三生緣起滅水上漚棗散風中煙紛紛閱凋謝東海今桑田枯顧秀眉覆雨顆已超人上天遂拍佛祖肩茅齋立萬竹蔭此碧玉椽綠暗雲擾擾清涵露娟娟我老無家舍餘地寄一廛不辭供井磴辛苦送華顛

置酒

離離禾黍暗空村一點炊煙帶雨昏山翁過我竹閒寺來扣僧羅廷尉門老去不辭污詩酒區區獨醒亦何有笑語未辦供主人久客那能拒鄰叟杜陵白首尚謀耶步屧春風向草堂人生意合無妍醜共此一夕燈燭光

讀李光遠詩卷次韻二首

跳波亂清淮一葉寄眞賞南山如高人標格自矜爽絕境墮渺茫空城草木春戶外履誰兩帳望虛公龍乘雲自來往小詩若圖畫彷彿見飛槳從今淮上山不落夢中想

右泗州南山

楚山多異材翠竹滿崖谷蕭蕭斤餘斬伐同一束蕪城帶流水萬畝淇園綠過苞駭雲錦老節抱金玉歲晚虎穴鄰舐掌方擇肉此君亡慈否應坐白眼俗

右揚州谷林堂

志新誦近詩次韻二首
客舍秋風我欲愁世途如漆莽悠悠半生小利營錐末此日危灾
上劒頭萬里窮鄉憐我老一廛小隱待君謀惘然貌赤空相對扇
面令人手不休
野鶴昂昂祇自奇水鳧汎汎强隨時問禪乞我安心法住世分君
大藥貧便欲乘桴從魯叟不須歌鳳歎周衰超然獨嘯千峰上一
吹青風萬竅吹
石磬在宜黃縣之南二十五里義泉寺寺旁有磴道高里所循山
而西少北忽有石梁數十丈橫絕兩崖之間中空無柱高出雲
表神剜鬼刻不可名狀俯洞心駭目之觀而僻在一隅遊客無
所爲而至迺賦詩一篇以告喜游而不知者
何人手執造化關投此虹蜺跨兩間鳥鵲填成天上路鬼神鞭出
海中山飄飄凡駕凌空舉倒身下瞰千峰雨河漢洶洶聲西流風
雹相蹴齊萬弩始信過天有一門便欲晞髮扶桑根乘槎忽逢支
機石柱杖直到洗頭盆賞俊詩雄兩奇絕避逅一聲如電劒冥冥
區區了官事應解笑兒癡
雲嘯琴撲膚山擁青入戶祇樹給孤園桃源武陵路一從振履還
不復乘杯渡倚牆捫虱坐揮麈送鴻去水涸樓影交風飲花氣度
把茅便有餘不必黃金布
靜老通幽軒
諸峰倚崔嵬眾壑隱奔峭寓目欣有繫會心領其要開廬結茅竹
伐翳斬蓬蒿此君亦可人玉立豔娟妙風酣翠相倚月吐青自照
窈眇非世音鶯鵲中夜嘯煙塵閣北關烽火被南徼便欲老三間
終焉隱屠釣
次韻王子欽秋懷二首
白汗釅漿浹背流清飆一播破除休楓江湛湛冰壺月梧井團團
玉露秋蟻動巧聞牀下蹴駒跳肯向隙中留南山危坐高稜見杞
國區區豈我憂
愁邊種種關心事客裏紛紛見俗情雁拆西風離思亂烏嘵殘夜
旅魂驚江河風景悲南渡家室倉皇問北征滄海橫流安稅駕一
杯從我任平生
秋夜三首
山寒謖暝姿楓老帶漲痕蘭摧桂亦折往往歸其根萬籟各收聲
一氣中自存鼻斤無可斲尪駑不復奔孤光照獨夜月落低金盆
金氣天與高燈燼宵正繁暗蛩露下續潛虬浪中鰍幽人醉清夜
一笑空罇尊過勝獨心詣了了見目存但憂兒輩覺難與俗人言
寥寥犬吠村微月耿黃昏雞豚市井空虎豹窟宅尊元龍百尺樓
獨臥誰與論酒聖且復中愁魔自驚奔彈鋏歸去來稚子候柴門
秋興
雲族正南驚日車遂西沈倚樓孤客恨伏枕故園心唧唧蟲造哀
交交鳥遺音危坐百感集我何念之深
妙覺寺三詠
木犀
太乙秉青黎
靜老容安菴二首
離離風中花漂落任所之汎汎水中萍流轉復在茲靜公湖海士
世網那得縻獨有鐵石心不與燥溼移巢肩穉靈鵲措牀餘老龜

霜祂騎老青棗棗石壁下瓊樹一時新肌冰敵姑射光風汎月彩芳氣襲蘭麝幽人三嘆泣采掇不盈把芙蓉强爭妍刻畫粉黛假對之若爲容慙紅面如赭（補旁有芙蓉二字本遺闕）

梧桐

高梧傍曾樓隱翳崖寺古森森露井寒蔭此六月暑秋風動地至柯葉遠如許依依別故林黃落半黏土涼蟬不復號驚鵲時自語一夜繞空枝愁絕兩翅羽

芙蓉

沙際漾淺碧竹外敲深紅晨光發穠麗醉臉酣春融歎華不滿眼榮悴一日中娟泣朝露慨槭隕夕風顧我非靈仙丹砂駐君容舉酒酹其根明年何處逢

自崇仁趨新淦凡四夕遇至一寓道觀三止僧舍皆酺一夕而去賦小詩記之

奴原寺

稚子叩門立老僧迎客入湛湛玉甃寒唧唧銅餅泣小軒風雨過窗戶青紅塵曉花發秋妍黃蜂正衙集

化度寺

失路迷千嶂投林借一枝扣門竹西寺立馬日斜時曼倩窺僧窟睢盱犬透籬定知嫌不速明日與君辭

栖霞觀觀在麻嶺之下

雲表朝飛屐松膜晚駐鞍破扉聯白板橘項繫黃冠徑雨喧風籟汀沙立露翰小窗牀坐好對此百憂寬

三山寺二首

斜日半窗明無人獨掩扃風鈴時自語雪柏老終青立鵲參差見微泉斷續聽老僧渾不語危坐卷殘經

異縣久爲客窮途飽所更對牀雲伴宿曳杖月同行到處身如寄看山眼暫明平生飲中趣酒賤且頻傾（江西多飲紅酒獨新淦市酤爲稱冠）

余大觀中偕何夔明登仕同爲太學諸生別後二十六年余□南邁道清江襲明逆余於新淦之洲上蒼顏白髮大略相似感歎之餘飲酒賦詩以爲笑樂襲明筆力雄贍操紙立就凡六七反必用前韻余繼和者十二篇云

亡弓墮甑一時空莫斷南柯午枕中便有蜚蠊追北海更無塵土汗西風驅牛懶臥山中相失馬來看塞上翁從此卜鄰成二老雞豚社酒與君同

龍媒去盡馬羣空一曲陽春在郢中浩浩百川齊赴海蓬蓬萬竅總號風誰憐楚國沈湘客獨有商山避世翁閒里應容投緩急風波子里一舟同

再和

烏嘐鵲噪晚庭空竝舍相呼入酒中逐影故慙夸父日披襟聊快楚王風牛衣泣臥悲游子鳩杖歡迎愧老翁笑我獨醒成底事一邱之貉古今同

沙平雪漫水涵空路入子巖紫翠中村遠微明漁舍火樓高斜亮酒旗風可憐方外狂司馬來伴田中一禿翁南北相望三十載心期不改斷金同

再和

瘴雨蠻煙掃地空眾星環列拱天中豹章尚隱南山霧鵬翼將搏北海風麟閣似聞登漢將鹿門猶自臥龐翁低回莫負平生志冠蓋風雲萬里同（諸侯數聘始出仕）

夜鶴悲鳴蕙帳空一身今在百憂中驚魂尚喘吳牛月短鬢甘隨宋鷁風且與龜魚爲地主不將鵷鴨慴鄰翁超然世態誰君似蘭菊春秋自不同

何倅利見許出侍兒襲明用前韻賦詩再和

平生慣見有司空腸斷蘇州一盼中此夜相望子里月他年應恨五更風坐中不樂無三桑（侍兒以桑爲名）客裏相逢祇兩翁急用催詩更蕭瑟小窗寒夜一燈同

錦堂蓮燭夜光空喜笑蟬連繡戶中塵繞梁飛歌白雪轡淩波去

舞回風投梭且莫驚狂客卻扇何妨睨醉翁青鳥殷勤問消息酉
光滅燭許誰同
何嘉會寺丞嫁遣侍兒襲明有詩次韻
魯陽之戈倚半空誰能一卻日再中驚回十二巫山雨永隔三千
弱水風廼語尚傳黃絹婦嘉會侍兒以妙為名多情好在紫鸞翁謫仙尚有
杯中月獨舞婆娑醉影同
哀蟬已逐夢雲空錦字參差在眼中應似桃花貪結子任教柳絮
亂隨風酉春不住無樊子隔水遙看有杜翁無那丁寧花鳥使丁
香偷結兩心同
迎薰堂小集襲明用前韻再和
飲痛瓊瓌百柁空參橫斗挂月當中不愁馬上衣沾露且看尊前
幘墮風未辦清歌娛醉客莫將強韻壓衰翁為歡冷淡君應笑注
瓦傾銀一體同
禽出金盤放筯空一時酣口醉鄉中羽觴聚汎蘭亭月琴佩銷鳴
斷腸聲歌呼本自追曾相慟哭那知見貫生坐上誰人最愁絕江
志新遷兩介致書餽以巴源紙黃甘珠橙大栗鵝鮓枯蝦為侑戲
作長句為謝
巴江新薄萬穀皮楮生粉面膚凝脂故人千里持寄我落筆宛宛
天投鼠梯囊丹杲十襲包爆栗飛爐石火敲紅鹽著樹落青子香
霧噀手披黃苞蒼鵝無罪見葅醢苦酒漬之光五采蝦蛄久已成
枯腊尺波濤渺江海客舍爭席粉滿前饋美不復五衆先殷勤
蜀婦新寡從何純中饋左氏戲呈純中
麟經束高閣掩卷有三歎朱紱久零落鸞膠續其斷英英左阿君
獨唱音節緩故是我輩人吹簫得幽伴先生擁絳紗弟子賽素幔
一揮斫鼻斤便舉齊眉案
嘉會飲餞愛姬大勳而別
小窗危坐若為情曳杖穿雲取次行蕭寺試來攜手處陽關已作
斷腸聲歌呼本自追曾相慟哭那知見貫生坐上誰人最愁絕江
州司馬淚縱橫
遊鍾石寺問名寺之因緣老僧指門旁石如覆鍾狀賦詩一首邀
和明登仕同賦
何
月斧琢曨朧團業覆石鍾連絡青雲根點注碧辭封補天記女媧
筏山詫愚公當年偶遺漏墮此草莽中奇礨久淪蝕化出金僊宮
老僧慣見之笑覩瓦礫同碉角戲烏犍迸火敲背童摩挲問亡恙
千歲今一逢堂堂張茂先扣以蜀井桐嘈吰振林莽叱吸萬竅風
颯洞眾壑滿吼徹九地通狂奔窟幽口驚怒拔老龍豐山霜露零
彭蠡波浪春一鳴固有待寸筵那得攻水曹筆五色東序羅笙鏞
辟易四坐傾蹴踘萬馬空偉茲抱奇音伴我窺靈跧賦詩迺不如
露草號秋蟲
宜黃尉李集義遣書問安否小詩為謝
三年舊南冠兩見芳歲新朝為蠹蛇侶暮與魑魅鄰行隨木上坐
臥對竹夫人獨有金石交不廢風雨晨書來一弔屈我已叟厄陳

噴噴饕下桐嗷嗷轍中鱗粗以朱絲繩放之碧海津窮途得重惠肝膽久輪囷

雪二首

頃雲亂擘絮簷雨收斷續賓神擁前驅萬瓦集微霰玉峰忽崔嵬炯若碧出幷衣稜森欲起眼纈醉復眩屬國臥餐氈含糊不能嗤喧呶湊六合須臾洞咽羣籟俄驚江海黤坐覺虛空陰包藏失地險瀰漫見天大嬋娟自一種巧麗窮百態獨餘古柏青正色老不壞

古律詩

次韻王子欽上元感事三首

塞雨吹黃屋胡星照紫宸龍沙萬里去燈市七年春感戀丹心折
蝸涎換佛金鄰翁笑相命春酌夜沈沈（田雲鵬從汝置酒）

天長寺

江行蕭家峽路入天長寺眈眈千步廊植杖聊一憩山對逐客愁

次韻王子欽雨中

夢斷行雲去詩成急雨催霏霏噓谷滿閃閃映空來出岫非無意
爲霖信有材故園小桃李昨夜一時開

襲明登仕出示尊公家傳留讀數過撫卷太息賦小詩歸之

鼻祖有殊柏（事見家傳）耳孫信多賢閱世已黃壤傳家尚青氈妙語今
作者生氣猶凜然便須勒蒼珉揭此宰樹邊

再過天長寺二首

巖姿露天巧地勝延隙光鯨怒凶海鬬蝸蛙一身藏逃空眞樂見
憩寂幽斐長燈暗不復續臥看月侵牀

思賢堂蕭君築室江上館李先之既沒李伯紀名其堂曰思賢云二首

扁榜銀鉤勁褒題衮相尊天邊玉樓去江上草堂存蛹附俄千里
龍登有一門蕭郎傳舊業擊水看溟鯤

相國開藩日褫衣放鶴時碧油來斑節彩筆坐題詩有客皆如此
知君更不疑相逢一笑嗤空恨十年遲（堂中李伯紀徐師川詩榜）

宿善法寺二首（得深字）

野寺知名久歸鞍試一尋亂山迎晚眺萬木拱春臨逸想超神界
安禪見佛心時參鼻端白趺坐息深深

雪漲春光動雲歸暮陽深巖栖塵不到禪兒老雞侵野虎風生嘯
哀猿月伴吟荒雖號五點說盡落星心

再賦二首

水繞禪窗淨香凝古殿深讀書不求解酌古聊自斟塔鈴已無語
籬滿筐猿鳥初呼聚舂侶繅絲百箔閒好語此時物色不可孤勘

匣琴猶有心獨謠西閣夜風滿快哉襟

宜春客舍無一席石觀獨眠不能夕破屋颼颼人兩立空林噴噴
臥百尺陳登樓
萍鄉縣
雲夢青邱蟠楚藪萍實江邊大如斗故壘摧頹百戰餘舊事流傳
千載後青崖半裂蒼兕吼空破突過黃狐走山深日落少人行寂
寥鳴蜩嘈高柳江湖一夢三年久慰我漂零一杯酒羣盜須降漢
赤眉故侯辦作秦黔首
安仁縣有大第一區官兵縱暴主人谷氏避不敢居三年矣縣尹
常館過客於第中賦主人避地二首
主人避地臥荒村道傍故宅今仍存烏烏呼風白日靜藤蘿挂月
蒼煙昏壁立削鐵千步垣客子不敢窺其門一時勝事那能說撞
鐘擊鼓行金尊
華機翠桷刻蛟螭蔦艾不翦與戶齊野鼠羣行晝躍壁山鬼一腳
夜撼扉胡騎掃迹今已非官兵縱暴來無時千柱耽耽四壁立主
人避地何時歸
衡州酃泉亭觀競渡二首
噴雪怒相搏投虹貫其中張頤嚇北客拍手笑南公固自輕一死
終然鬬兩雄踟躕倚山閣得失謾雞蟲
健捷兩首虺爬沙百尺蛇擊水羣鯨動追風一鳥翻壯心殊未已
怒臂欲無前亦有旁觀者跟跗舊兩肩
即事
落日投林去低雲貼水飛江翻半嶂倒帆健一風肥酒重傾纔榼
歌清繞妓衣城南多勝事何必問中稀
回雁峰
三年踐蛇虺一命抵豺虎悠悠故園心萬里崖嶠阻祝融方司南
巨嶽鎮全楚滄波噴石壁白日酒飛雨寥寥碧梧帝舜斷泣二女
襯斑竹上淚濺血今如許沈文弔湘纍魚葬得死所寂寞千載魂

故物但角黍吾生將安歸隨此瘴江浦逐臣正南遊倦鳥已北翥
放身秋崖上萬壑赴一瞑千戈浩茫茫安得兩翅羽
愚溪
羣休眩鹿馬獨覺去辦滷淄蠅鳥豈知道斷尾長爲犧草木詎有
霧衡足不如葵智蠹櫪里子癡絕顧慙之成壞繫所遭何必陋昨
非儀曹天下士失身蹈危機一斥臥江海南冠繫湘纍不思蛇起
陸便作烏擇栖匿智以爲愚更欲名其溪溪山清可厲溪上碧相
圍石底行翠虯煙中抹修眉一朝續息定白日斷殷棻蔽祠翳篁
竹秋風生網絲藻凍凜望子戢避世俱吾師故物不可尋山川尚華
滋永懷西州慟興言北山移欣然解其會了了不復疑獨醒亦何
事詣將餔糟醨舉酒酹一觴宛宛度兩旗蕉黃配丹荔歌此迎神
詩此山舊名愚溪今改也
礪巖 去全州十五里
日上千峰亂風涵萬壑秋兩崖折天劈一水張巖幽絕岸飛橋過
尋源秉炬游倘空翹翠葆漱石走蒼虬巖中異物皆蒼色老樹撓天立奔
雲接地流壯懷開浩蕩病骨聳颼颼皓首殊方去清尊盡日留無
人與說似勝事滿南州
礪巖寺
千松夾道直一水抱村流清絕小叢林繞舍竹修修老僧慣見客
壞衲雪滿頭野果折奇苞畦蔬剪新韭漂漂等五管去邂逅一笑留
詩成寫君壁記此夢中遊
靈泉寺
窗戶遙開紫翠間小橋獨立聽潺湲意諧獨有清風共興盡聊隨
落照還但見虛童藥白帢且無漉吏發駐顏風花雨葉元無定何
必區區戀故山
次桂州二首
過横達人間象州瘴煙如海蹴天浮三間逐客何時到八桂宜人
且少休

江上煙雲翠作堆倚天青壁雁飛回神州一望三千里不是南遷
肯獨來

桂林山水奇麗妙絕天下柳子厚記營家洲亭粗見其略余以六
月六日度桂嶺欲更僕詣象屬暑甚遂少留日從諸公於嚴穴
之下穹林巨壑近接闉闕之中遠不過城闉之趾居高望遠夸
雄鬬麗殆不可狀擇其尤者以十詩記之名之曰桂林十詠

八桂堂

橘中隱商顏桑下蔭羽葆古人日已遠遺跡今未掃英英八桂林
屹立表眾草名隨五柳傳壽待三松倒南堂駐金節仗劒收蠻獠
駸駸立萬馬獵獵卷千纛元戎領峇來小摘羞澗藻醉纘亂繁花
移來插晴昊

七星巖

十載汙修門舊棄侍帝垣五雲深莫窺眾星拱以繁一坐巖背書
身落海上村山川暖餘想鍾鼓眩昔聞星圖煥斗極兩兩錯地文
今日復何日乘槎造天閽日月起可挾參井立能捫誰當揚其柄
爲我酌瀛尊

栖霞洞

飛仙巢三山弱水環四溟誰知黃茅嶺自有白玉京獨曳一枝節
枝空上青冥蟾飛墮八桂石隕化七星幽幽炬火然異狀不可名
垂天紫雲蓋插地翠羽屏已無俗士駕尚有遷客經敢言居夷陋
妙絕冠平生

來風亭

風洞在七星巖之下曾公巖之石大暑時有風出穴中
洽然如冰雪被體不可久留舊有亭摧壞始撤而新之趙清少
隱暨酒落其成名曰來風云

萬樹張火傘千嶂臥燭龍形雲竟天起火墜九日紅投老落蠻嶠
暍死愁吳儂風流貴公子一笑林下逢蒼崖拂天峭中有萬里風
習習驚兩腋飄飄落壞宮草木嘯竽籟澗谷酣笙鏞披我快哉襟
誰能辨雌雄

龍隱巖

跳波觸石喧古木抱巖擁老蛟厭泥蟠一笑作潭洞孤峰起峭崒
哀壑浩呼洶腥風噤蛙涇凍雨落毛氈凜凜白晝寒瘴鬼立盡聳
旱氣曛日黃縮爪但陰拱悠然四大海斂此一毛孔安得化爲霖
蕙葉有光龍時晴雨未應

曾公巖曾子宣丞相元豐中守桂林遊七星山始見此洞茭雉
草莽平坦方廣可容數百人悉布磚甃之入洞十餘步有澗水
橫其前不可涉公梁石爲橋以便遊者號曾公巖

羣峰依天立萬馬屹不動風敲紫玉珂雨暗青絲韁相君千里目
渺渺孤鴻送披雲覷天巧鑿翠出巖洞中空貫長虹側立剖大甕
宛宛臥石梁欲起時地控玉棺已上天甘棠有遺誦獨餘澗底泉
時與幽人共

雉山巖昔有僧結菴此山中誦法華經野雉日一集聽之至終
卷迺去率以爲常忽數日不至山下有婦人產子腰胯間尚餘
雉毛數寸寺有石刻記其事

頑石解首肯老松聞肘回野鳥集隅坐聽法時一來山僧古佛徒
一龕寄巖隈哀此墮卵伏點染妙奪胎休去復歌去呱呱見啜孩
獨此腹脇餘斑斑尚毵毵精通日月貫義動金石開異事垂千年

仆碑臥蒼苔

永寧寺佛閣五代末馬氏據有荊廣時其子實所營地閎二百
年壯麗如故有畫像存焉狀兒魁梧稱其閎云

一念去來想萬象起滅境方寸之所營可與天地永五季日尋戈
四海環沸鼎炎方一旅定煒爺夜微警梯空出高營飛閣寇五嶺
照耀人上天變滅彈指頃故物二百年虎死尚炳炳小立梯冒闌
烏鳥聚落景

西山超然亭

罷區駢榛莽地瘴癘百怪西山何軒軒拔胸風塵外中榮一綫蟠
側立兩壁對旁連九疑高嵯峩三湘大孤亭坐林杪俯見飛鳥背

號弓泣二女禦魅瘴四罪誰云窘拘囚故自脫天械飄飄思浚雲
萬里風雨會

虞氏隱居雷守虞忱避地桂林結茅江上萬山環立二水交流遊客過其下皆有忘歸興卜鄰之意

山色恍眼青遥見紫翠重江光照肌白醖作冰雪容問誰三間茅散我九飭珏江聲過席上山影落杯中主人樂忘歸臥聽鼓角雄點檢屐齒痕斕斑尚苔封寂寂春蘿月蕭蕭秋桂風何日賦歸來庭柯撫孤松

翠屏洞二首

圍圞千嶂抱窈窕一屏開翠黛愁將斂烏雲睡作堆倚松眞漫爾藉草亦悠哉便有陽臺雨朝朝暮暮來

千仞鬱嶷峨纖纖翠錯磨霧鬟參碧玉風幔卷青羅鵲喜窺人語鸞嬌倚樹歌江花紅溼處彷像襪凌波

飲修仁茶

煙雲吐長崖風雨暗古縣竹輿赬兩肩弛擔息微陰茗飲初一嘗老父有芹獻幽姿絕媚嫵著齒得瞑眩昏昏嗜睡翁喚起風灑面亦有不平心盡從毛孔散事見盧仝茶詩

九日次獻花鋪李衡公路海外道場女戴花於此

古路三叉口青猺雨鬟丫更無陶令菊空想衛公花破屋堆黃葉清江繚白沙殷勤邀一醉螯酒壓梨楂

入象州界

須買之罪髮可數張儀之辯舌空存以身償怨今如此不死投荒感上恩殊俗若爲投緩急故交何處問寒溫多情鳥雀眞幽伴莫遣張羅罾尉門

到象州寓行衙大守陳容德攜酒見過二首

萬里南來亦偶然一杯相屬豈非天直從尺五城南杜行盡朝陽路八千三夜故人應入夢五漿客舍有誰先使君遙餞花間馬欲伴愁人到酒邊

釘坐黃柑噢手香堆盤丹荔照人光莫辭蠻酒一尊赤會壓瘴茅千里黃未省讒言遺憲政直將空腹傲權榔酒腹蔞覺知何處樹影參差月滿廊

南山寺二首

千丈雲根蟄此邦沈沈寒影臥秋江潭空映日蒼虬動煙煖翹沙白鷺雙夢覺難聲喧客枕吟餘竹色滿僧窗詩成絕叫層樓上聽我洪鍾萬石撞

安心是藥本非禪過勝欣隨意所便嚼蕊黏花身老矣穿雲涉水思茫然行逢酒伴操觚去倦憩僧窗借榻眠寄語桃源問津者人中今是地行仙

象州行衙井泉甘冷太守而下皆飲此井

雞號更五點眾星尚煌煌殘燭半吞吐宿酒頹林疏月汪汪崎南瘴癘地飲此冰玉光晨餅出雪乳一漱病齒涼眾汲欲盡反虢尊得細膏

題象守坐嘯堂

治國如烹鮮馭民如牧羊蕭狐廬自焚投鼠器必傷曹侯百世師獄市寄全齊天下本無事庸人勿擾之危機蹈潛脅惡吏冠冤虎飛走豈不高搖足墜網罟使君古太邱妙劃無全牛班春千騎曉長嘯萬壑秋棠陰日轉午風簷翠蛟舞閒逍舍蓋公誦詩選何武渭水占熊羆萬古笞羌夷試磨南山石更草中興碑都有南山石磨百丈崖

立江水中如塔臺

別象州陳守容德

三年客殊方榮悴不堪說迢迢家萬里奄奄命一髮使君古丈夫興哀在繐幦平生風馬牛舊識比鵝鞳欣然一笑聚破此百憂結皇恩下天扉淚泣孤臣血行廚洗玉盤載酒助勸說庖珍閒五鼎餅罄炊十裂從冥今未黔班草又一訣何須更秉燭端是夢中別

雉山寺青蘿閣

蠻村避誇三年過野寺尋僧半日閒小檻吹香花漠漠斷崖漱碧

水潺潺枕椰葉底秋聲滿柏子煙中午夢還便擬買舟隨釣叟一簑煙雨鴨滄灣

蒙亭二首

小築三間足雄包萬象并遙波通極浦落日抱孤城小雨千巖應長歌百鑿鬱坐看衣履上漠漠晚雲生

落拓詩酒伴疏慵粥飯僧盥閒遠抱拄頰見高稜鳥倦猶閑語蛟寒正可曾一匪如可十吾不愧陳登

七星觀

邱壑心猶在筋骸老可憎倚筇欣小憩躡履看先登神馬何須駕凡輿本自興九關通一路欲歸嶺雲升

發桂林劉帥立道同諸司出餞於甘棠渡口二首

行盡海北天笑指湘南路使君載酒醪擁節東城駐前驅千騶直縱獵萬人呼塵流翳白日十里映黃霧何人檄迎我一葦橫江渡

渺渺倦鴉翻相隨歸薄暮

龍無數欲參天

洶洶虓萬駿颷風吹海渾冥冥蔽一天瘴雲埋日昏南荒底處所黃葦三家村誰云花解笑但有鳥能言繆恩解南冠歸路首北轅

酒行可以起稚子候柴門

北歸過永永守趙君宰置酒萬石亭

三湘陌上逐臣歸萬石亭中送客時挂杖披榛行菲薄汲泉磨蘚看魁奇天傾五色遺媧補谷變千年出峴碑何似蹊邊小桃李向人嘗面出容姿

皇妃嶺

濯濯湫壑泉巖巖依天石扶藜上秋空一縷挂絕壁胡爲乘此險登頓風雨夕千金戒垂堂尊馭且莫叱

過衡州館於郡齋時太守裴賁貶督役城上

萬鍾風雨集三令霜雪嚴適發半問左雅春亦兒鉗大事難慮始投龜宜復占君看執杵者端是邑中黔

宜春憂呈太守陳次明

閒說宜春好曾輕試一登隴梁悲瑟瑟松雪見層層孤絕煙中寺微茫樹下僧詩工傳巧妙不數畫師能

西齋

二江戎馬後宜春獨稱雄重垣抱金柷巨塹疏玉虹使君師齊相佳處在酒中百觚劖春釀洗盡瘴嵐空西齋置一榻時有客子從

我來蜀無事新脫楚市舂件直呼浩然驚坐得孟公欵眠看衙集

龍鼓鳴逢逢

再過曹山示如老

不羨鵬飛運聊隨雁北還捫天上何嶺犯雪過曹山偶別萬里去

重來一夢間觀河見如舊雙鬢自斕斑（曹山在何嶺之下）

故侍御鄒公抱節亭

一邱黃壤臥龍泉光氣輪囷夜斗邊長吏青氈無舊物拾遺華屋

有修椽鳳麟毛骨皆如此水石風流尚宛然亭下不生閒草木簷

鄒志新追路至甫橋有買田之約三衢道中作詩寄之

首路冰雪嚴過家梅柳動故人一笑隔千里勞遠夢夫君具眼隻

閱世妙百中嗜好和酸鹹不與俗人共我老臥瘴氛推橈讒夫眾

敗屐誰見收乘杼子宜從歸柚風中翻翩若孤雲縱殷勤三日別

折柳亭下送那知漢網疏欲問周鼎重江皋兩牛鳴寒星萬弦控

終當受一廛竟欲鄰二仲請師樊遲圃共抱漢陰甕

送王循道赴省試四首

龍攝已可屠孤堅今可攻不辭千金費莫計五石弩藏器古有待用大難爲工平生不識手伫此一戰封

千金市駿骨想象不可逢安知轅軛下碾碡臥肉駿天廐四十萬一洗凡馬空葉公莫驚走始信眞有龍

秦俗自擊缶齊人善吹竽盍聞牛扣角莫奏鳳將雛獨唱誰能曉獨依然

殫天和欲口中郎非俚耳爲斷聾中枯

殖綽拜舅爵儒冠堪溺中可憐毛錐千說說尚爭雄夫君口擊賊陳言賤雕蟲行矣立談間可折萬里衝

過臻閶黎三首

軀飢鶴瘦老臞仙壙秫穿空雪滿顱無數巖花開自落青山相對

全生託聖朝那知軀是贅已見鵬如雕楚玉號三獻堯雲煥九霄

嫉烏占夜喜歸馬弄風驕便殺雞爲黍休尋鹿覆蕉竝鄰如可卜

再龍邊舍立疏疏白甲蒼皮十抱餘當日青青折銀股如今老結已傳車

便莫將心到處安小窗趺坐兩蒲團芋魁半熟通紅火鼻涕垂頤對懶殘

送智海上人二首

太師興趣在江湖拄杖扶行穩當車若要詩翁淡生活穿雲涉水到西徐

折鼎支碑日半敧拾薪乞米爲朝飢昏昏一點炊煙裏見我邯鄲夢覺時

馬跡上家遇大風雨書僧壁二首

松竹騷騷繞舍鳴沙頭一夜雨連明衝泥裹飯澆新冢野哭千宵共一聲

白岭排肩上家歸飢烏攫肉紙錢飛東家已改清明火一點炊煙上翠微

示相者

漢璽盧閭通俄死春黥自說布當刑王侯將相元無種試向人奴貴衛青

某靖國中興時發同寓都庠群心之北窗几三年而別別後三十五年復相遇於荆鄂頤山之下蒼顏白髮互相驚歎追數一時同舍生在鬼錄者十八九獨兩翁亡恙丌方圍築室山中以老焉時發杖屨往來如杜子美所謂二老者迺賦詩爲之先

舒盍青龍夜祀連講肆朝昂霄初一睹歷塊已先超覓臥鹽輸老終遺鑊鼎焦刀分千里共波振兩洋漂卷地胡塵合彌天劫火燒途窮歌兒虎巢毀賦鵩鵬稚子開三徑先生守一瓢但空囊似腹莫折磬如腰幘墮樵風過袍斑釣雪飄蝸盤憐角縮鼠黠看藐搖兔雁吾何笋松筠子後凋共憐身獨在相視意俱消負戮投炎海全生託聖朝那知軀是贅已見鵬如雕楚玉號三獻堯雲煥九霄嫉烏占夜喜歸馬弄風驕便殺雞爲黍休尋鹿覆蕉竝鄰如可卜

半道不須邀汲井澆桑本攜鉏蒔藥苗千端身外事一噱醉中聱

戲汎蓮垂葉魚烹柳貫條往來成二老隨分各逍遙

次韻王似之龍圖四首

撥雪披雲粥面濃三杯困臥北窗風悠然一夢南柯去千騎靴刀

帕首紅

蔽牙載土符牙叢青子森森褪小紅與物無情吾老矣如今休恨

五更風

青梅著子欲生人始見輕紅觸眼新李徑桃蹊俱掃地一枝獨自

古時春

一種奇葩絕眾芳翩來當戶見鉏傷猶堪紉作幽人佩獨步修門

擅國香

詩示天寧晤老二首

錫號延春閣知名四十年向來香子爇恭爲佛陀禪務沐山藏豹

風餐葉駭蟬寂寥千佛後又見一燈傳（哲宗皇帝嘗爲晤老說佛陀禪師問語於禁中延春）

有地逃銅虎無心待玉魚生憎今可矣龍耳欲何如荷鍤千嚴去
建鏞十日餘殷勤古松下爲剖藉中書 時聽老爲十兄卜地號臥牛山而穴未定故有龍耳之語

次韻德發驅虎 時太守鄰作亭

三窟憎狡兎兩端忌首鼠舍糊有前例遁忠在養虎操刀貴立斷
豈見皮寢處應須下車搏不待探穴取恢恢天漏網洶洶國破斧
嘆呼咤萬口走避空一府長圍起伏虞尺鑰下夏敢迷行出漢圈
送死大鄧圃犬斃保尻領童兒聚儔侶招顧歸閭東敗鞹實庭旅
宣堪裹瘡帝但恐污牛脅三害古所患一死誰貸汝綠林嘯亡命
首禍自呂母師行費千金城壞緊百堵歸鞅體欲消龔勞煩誰拄
要先羣鯨戮未快一虎去

讀沈德潛詩卷 時沈寓金壇詩

繫馬門前柳投鞭息吾鴈青林合扶疏木杪抗風樹沈郎天骨清

眾坪立嵩華閉閣臥讀書一榻過僧屋允工五字律句法窺鮑謝
無窮眞炙輠有味乃食蔗我老復何爲薦鬢日夜化貧緣章間見
拊髀起一咤懸知鄉地譽自欲補天鰲坐令長安紙頓起千金價

讀王季恭詩卷小詩爲謝二首

潛泉不到一周星膝下郎君得我驚大府潭潭異宅相長淮滾滾
舊家聲渥洼隆地須千里窮髮垂天竚一鳴莫迫虺蛇安兩足宮
袍賜錦衍先成 季恭登大魁之榜

金鍾吼徹聽新清瓦釜如雷不敢鳴欲識調弭明牙鐵萬軸撐腸渴金莖千篇咂手成堪笑韓公太多事浪傳侯喜有詩聲

寄題錢申仲漆堂隱居四首

望雲亭

昔年隱君子共修地下文玉帛竟不返宰樹十里存哀哉抱長思
勳哭蒼山根腸回日萬周繫此三尺墳傷心閟荒壞矯首望白雲

雲去無處所淚溼家前麻

芳美亭

離離陌上花春到錦營中上冢千騎出竟天晚旌紅故園已陳迹
風流餘此翁渺渺山澗曲披披煙雨叢種桃今著花千巖貯春風
錦繡裏山谷遺民悲故宮

遂初亭

行有叱馭難坐有垂堂畏莫驅九折險輕用千金貴爲貧聊爾耳
興盡我輒逝平生慕朱游肯汙薛宣吏清曉拄笏坐西山有佳氣
一笑食蛤蜊窗復知許事

通慧亭

磽磽錫爲骨瘦脊盤九龍中涵千斛乳連紹萬竅通漆塘枕其股
瓢飲迺不供詩翁靦天巧妙契卓錫工青林破蒼玉碧井臥白虹
屯年一杯酒酌食桑苎翁

寄題胡茂老樞密橫山堂

古縣山水國萬室蟠其中環城千嶂合竝舍百泉通我公擅一壑
曾雲生盥胷放神入極外坐鴈兩腋風錢義十二覽半山旅幌重
修眉畫新就一抹翠掃空欣對愜平生似爲說已容百金買酒地
窗戶浮青紅高稜拄笏見采菊籬下逢坡坨經千丈橫絕垂天雄
日麗鶯谷晚沙暄燕泥融悠然命巾車往往載客從大句琢天巧
朱弦奏三終溪山久寂寥高辭擅無窮天王鴈羣英長轡係九戎
安知橫山下一榻臥老龍功名方鼎來龜祥兆非熊勒石頌中興
浩臺兩穹崇西州歸謝傅東海表太公千年丁令威騎鶴還故宮
天顏向伯恭侍郎致政歸臨江

六龍暴亂海生埃霖雨方資命世才此去謝公須强起誰令陶令
賦歸來追懷玉笥三年別指點鄣林一笑開大舸橫江日千里憑

碧玉旋螺插暮煙遥看桂子落僧前試尋白水田頭路一葦横江浪接天

蕭寺知名四十年身投龍檻到無緣行人指點松間路正在孤雲落照邊

早發下若

宿雨午收山氣斂青風欲發曙光寒紛紛鳥動行人起百尺浮圖水底看

東山 在臨安縣

千章古木翳山椒誰與高僧共寂寥珍重庭松寒不死蒼皮老幹雪齊腰

横山堂

波間指點見青紅雪脊嵽稜倚半空幻出生綃三萬幅遊人渾在畫圖中

蒼雲千畝蔭平寬露葉風枝繞舍寒莫遣先生賦歸去且令小吏報平安

潤雨蒼皮四十圍年來又見子孫枝龍鍾白首門前客待君成陰合抱時

荆溪道中四言送僧

老矗上溥倦烏投林牛朋人臥薅麥交陰孤舟縱横緣漲一尋好風徐來清和滿襟舉杯屬影伴我孤斟老矣鍾儀尚操楚音高山流水寓此琴心上人間我何忘之深

題谷隱二首

碧瘦我千疊清深漲一箭紅輕花似肉絲細柳如繰句好無强對神超有獨遊蕙間青翦笠髯見秦逃

露涇芙蓉晚風酬橘柚秋衣市紅影亂尊俎翠光流塵暗迷三馬陽驕喘萬牛五湖煙雨裏不繫有虛舟

送張牧之赴南昌辟

青山鵾熱並西州沒馬黄塵接地流庾亮南樓應有待薛宣東閣可能留官閒端爲三升懋興盡還從五斗休鰕出金盤堆白雪秋江一葉認歸舟

四月十五日牧之赴南昌辟某與季野從周餞於松江佛舍竟酒步月至垂虹亭久之遂別戲作數句送牧之

宛宛白虹貫曾梯出天半乘雲來帝旁立侍玉皇案銀河徑千里水接天漫漫一杯屬明月俯見人影亂張公江海客坐嘯白鷗伴寥寥如清風一嘯亦可換明朝駕戎軒插羽流白汗行矣且勿驅未怪安石緩神光射斗南絢若金碧爛出門問何祥銅將付雷煥

臘菴

落日催行絡馬上振短策觸途眉見赤塵俗眼生白安知青林中有此江上宅決皆破天藏盪胷納空光一匱注寒晶表裏洞八窗風水自吐吞噴雲忽滿江臘翁目如電坐閱東海變酒酣跨赤鯉謁帝遍明殿霓裳月中聞羅襪波上見垂老奇濕商家風在瀟湘盧舟自不繫倦鳥豈復翔一榻如見容拄杖挂鉢囊

送徑山僧

桑東翳一邱風雨鳴四壁晨門響丁丁一笑喜折屐臘仙詩作癭句有徑山色衰彈發朱弦妙寄追白石盧名予過聽愧臥不能夕歸袖晚莫謂淩正看飛錫

過慧山見舊題二首

一別名山十五年官情羈思兩茫然故人半作梁冢只有蒼官立道邊

牌肉消磨馬上鞍塵沙滿眼路漫漫不須更障西風扇爲酌崖泉一洗看

王左司致政還鄉二首

安眠不踢鼓蓬蓬榮路先回鷁退風獨片角巾東路去休驚憩帳北山空畫圖便可追三士同社誰堪作兩翁待挂一笻隨商叟摩挲銅狄霸城東

水滿滄浪舊釣磯春風江上片帆歸繁紅不見桃千樹老幹空驚

柳十圍萬壑煙雲供坐嘯一龕佛火結眞依落花細草應堪藉醉
撼長條雪滿衣
過臘裘示王文儒二首
黃帽青鞋兩鬢斑一簑聊寄此身閒不因誤入桃花去那得寅緣
見幃間
雞犬無聲白日閒一節九節過眉班會須俎豆三高上且寄風流
二老閒
華亭朱篔實中大燕超堂
海禺納萬艘市區沸百賈黃塵騎白日千騎騰一鼓蛟巢十字路
四顧盡曠土蝸角兩大國一怒有漂杵角名眩多虛聚訟攻眾楚
昏昏氣成霧濕濯汗浹雨朱公誤涉世吏隱寄圭組俗緣墮人境
心大接天宇攀芳采蓮舟擷秀裁藥圃山寒石稜紫樹老松鼠古
風牽碧羅卷雨壓翠讌舞宣須鳥催酌自有花解語觀魚樂洋洋
夢蜚飛翩翩坐令游俠窟化作仙佛土高臥水國秋靜憩月庭午
不假壺公龍天上有官府
洞庭沈氏園亭
雲根障滔天萬疊如連環戟戟一鏡中綰結十二巽壇殿歲月古
蔽石蒼苔斑毛公已仙去故物尚人間羣胡射漢月機火燬百蠻
安知橘中樂辟世貞商山英英東陽孫高情寄人寰誅茅擇地勝
斬崖破天慳開軒壘蒼玉亂峰刻屏顏循除繞羅帶淺溜鳴潺湲
意行雲共出地坐草可班與至亦乘桴一簑臥滄灣
洞庭善慶堂貫酒小詩記之
幽絕小蓬壺參差見畫圖亂青山四出一碧水平鋪洲藥紅相照
沙茸細欲無蓮房駢百子橘圃聚千奴布穀休催種提壺且勸酤
楚腰飛燕燕秦缶和烏烏便旋驚回雪連娟引貫珠西風催畫鷁
落日詠驪駒浩蕩川原隔驚呼歲月徂寥寥清夜夢直擬控拊扶
菴山德雲堂
昔年曾上德雲堂水欤千樹新看綰白首重來十載後六華齊薊
薰風香湖上青青只如舊湖波漾漾濃於酒堂中老宿尚依然鳥
鵲巢肩柳生肘
講堂
誰令堅白鳴自作雷雨爭莫遣蠅鑽紙便恐鼠污羹道師表眾惑
自逐鞭影行拊几無一言大千作雷鳴
折玉崖石壁有裂出泓故老命此名
巉巉兩崖青漫漫一匜白抵沙射月影窗戶栖珠璧定心如止水
逝將老空寂手弄一掬寒面傃千仞碧須防童子嬉往往犯瓦礫
興化朱公大卿沒於庚申歲既除喪矣其子彥實過余於晉陵留
十日而別賦二小詩以餞之
百感關心老淚潛一抔埋玉臥空山著鞭競看駒千里閟管初驚
豹一斑貧病故侯今白髮風流公子尚青綸不須優孟追諧笑已
見遺珠合浦還
柴扉忽枉故人車躧履歡迎一笑初蔞裏覆蕉疑有鹿食前彈鋏
歎無魚窓窗注瓦澆村醪草草供盤折野蔬他日死生君一訪上
林鴻雁有來書
讀張彥明飲酒賦詩唱酬次韻歸之
滿酌黃鑪萬戶春倒披紫綺入仙人句中得妙陶元亮酒裏知名
賀季眞九醞調成花上露一丸燻出鼎中銀老來不辦追強對分
我餘光幸借鄰
青氈堂
晉馬已老矣楚弓今得之懷璧萬里至化鶴千歲歸主人有故巢
鳩居不復栖俄驚桑田換已見城郭非偶尋蕉中覆忽得黍下遺
平生手所種老大今十圍故壁初見蝸空牀尚支龜蓆翁一笑喜
共賦青氈詩
別墅開黎
邂逅不煖席踟躕空復情偶隨孤月出又作片雲征已振空中錫
聊班地上荆他年葛洪井更欲問三生

送僧慧徹
千燈佛祖後五字島可間危坐肘生柳獨謠肩聳山浮柸偶東渡
振履又西還爲我寬釣舟一簑伴于間子自吉雲間人無適之所在也
石丞張公達明營別墅於汝川記可遊者九處繪而爲圖貽書屬
晉陵孫某賦之
濬巖書堂
松根絡斷崖石腳泫細泉書堂何代有故物尚依然右丞今摩詰
尚友千歲前神交藜僊舟地勝眞輞川散策塵外蹤脫屣區中緣
杯尊酌花鳥一醉藉草眠濬巖唐人何仙舟書堂也
泊湖潭
鵠鵠竹樹交一潭慘寒青已無擊罷汙尚有蛟龍腥林疏汎月彩
瀲瀲一鏡平我心一如此炯炯珠夜明意行魚共樂坐穩鷗不驚
更欲漱吾齒不挂功與名
蝦蟆石
天公磔蛙死墮地化爲石魁然此江郊面滯蒼煙色蔥蘢一拳青
凝湛半篙碧猶疑老蟾窟尚吐月中液我來蹈其背坐睨倚天壁
鼓吹不復鳴煙雨空寂歷
多寶院
穿雲訪幽伴倚杖蒼崖根冥冥篁竹中古寺松爲門野僧營一飽
乞食山下村擁鼻且獨謠未覺釣石溫世事風雨過歲陰波浪奔
飄然得遠遊寄此五石勁
梅僊潭
潭潭雲幕垂樹杪碧發飛僊鶴青鸞通籍在金闕遥見切雲冠
尚想凌波襪殷勤小梅花獨照黃昏月生綃淫香霧翠袖卷煙雪
忽然東風惡一夜吹石裂
金石臺
冒臺接叢霄東西鬱相望地靈鍾神秀人物擅一方相君踐台斗
爭雄兩魏邱倚薄雲雨近蔽虧星月光陳迹恍如接尊名緻前芳
獨有眞男子平生盛孝章
懷賢裞
佳人去何之歲月忽已逝懷人昔孟光問道今法喜百年草頭露
一蒙穴中螘見此兩足尊感動淚如洗區區記刻舟兒戲亦漫爾
永斷三生緣付此一彈指
積翠檻
曾裞倚高寒突兀擅空闊江橫碧羅帶山斷青玉玦湛湛青不搖
霏霏翠如潑松蹊奮蒼蘚苔石換綠髮陰森採肌粟脩絢亂眼纈
凭闌送落景一鳥煙中沒
甘陂莊院
張公臥江海戢羽如鵬蹲平生廊廟具投老三家村一墅身所寄
萬里心自存買花紅間坐種竹青滿門似聞橘生奴漸見桐有孫
提壺時見勸一笑空罍尊
題宜興閒邱令巢鳳亭二首
老僊蹋兩鳧自歌于蔦于千岁對隱几萬竹繞直廬上有丹鳳穴
巢居插修梧奇毛間五采爛斑此英雛啾啾黃雀羣百陋見一姝
追風嚇六鷁逐日墜九烏芝田有遺穉握粟未可呼天池九萬里
一飛試南圖
少年有殊相瓠白非膚儒三吳山水窟見此紫鳳雛家無僮石儲
腹有萬卷書陳編陵蜀狗博具抵牧猪斗持半段槍伎癢始一呼
倒海探龍頷據地搏虎須有客持鈞樞大書表其間盛事傳不朽
畫入荆谿圖時宜興方修圖經
和張正民通守本詩有北門西漢之諸
零落衣冠汙塵土戴盆望天那得覩青黃不著幾下焚猶粕空傳
紙上語判花視草迹已陳十年閉口不論文君詩謨謨眷雲似來
弔湘江九死魂
張全眞大資四老堂
眞人東方行攜幼坐小輦五星聚光炯八龍臥偃蹇張公世忠孝

七葉冠蟬貂翹翹麟一角濯濯慧
壎篪自鳴和滿耳聽睨睨春粟悲
空憶上蔡犬堂堂鼎軸老秉道迪
飛飛鴻雁行戀戀桑榆暖草木商
橘熟行可摘連牀話團圞共此一
彩衣戲綵側五立盡珊瑚崢嶸六
華皓森雪犧扶顛屬匠石起死待
談間鋸眉霏酒伴金荷卷舞茵翔
琪樹清風滿起尋赤松遊仙籍標
少逸登第還里中喜而賦詩少挽
帳底諸生擁鼻謠詩書滿腹似邊
煥九霄駿馬看花春寂寂長槃燒
袖香煙散早朝
三衢教授陳德召寵貺新篇兼辱寄惠古史賦三小詩爲謝

伐樹已掃迹種花今問津一笻隨臥起四壁空無鄰有懷平生遊
老手妙斲輪去寧柯山秀盡作泮水芹裁詩問無慙寄此嶺頭雲
世人識眞少耳剽得驚坐安知百尺樓上有元龍臥儒宮爲官曹
學子書吏課長謠振商音麗藻發楚些獨有白雪章妙絕無人和
太史命世豪始作表傳紀著書自一家亦足見奇偉寥寥千載向
筆削號古史排斥已甚哉不學而見詆孰云爭名者區區在朝市
題壺巖五至堂
老人昔記觀何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湛然不與生滅期始信眞心
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不可桑下了無三宿戀壁
間一坐九年過振履忽逐秋鴻往浮杯又趁春潮上一片孤雲自
在飛不落人中去來想
鄭惇老謙老寄示四賦小詩爲謝
三樣容膝地一枕曲肱眠手把故人書起行夢相牽明河天上落
一派陋我前溶溶泄銀海浩浩瀉玉川老眼眩欲迷今在第幾天
堂堂通德門種種今百年齋房九莖芝岳井十丈蓮連枝挺奇秀
見此兩謫仙詩成粲珠玉紙落生雲煙一飛看昂霄雲中雁行連
章席祖巢雲閣
騎鶚林影交小閣俯江郊千崖障錦繡萬壑鳴弦匏偷然一枝筑
寄此三重茅久知風可御更取雲爲巢抱石舒翠縷秀色襯可覩
霏霏擎春絮欵見白鶴舞疑瞻一瞬間忽展垂天羽起從潭中龍
去作山下雨
題李營邱畫
酒膾乘酣思如湧戲拈枯筆爲此弄誰令堂上生楓樹自是胸中
有雲夢前山歷歷粲可數淺瀨麟麟森欲動一嘯參差是故林歸
心已逐孤雲縱
寄題莫謙仲山居西樓二首
山居
魚鹽市井富冠蓋車馬路生息自相吹晨門數如霧超然塵外跼

嵁兀見砥柱湯湯海橫流自有安立處幻泡水上漚空華草頭露
一峰獨蒼然歲寒但如故醉舞庭下花吟繞池邊樹便有山中雁
來隨白雲履
西樓
曾梯倚半空百尺臥元龍偃蹇一榻上崢嶸雨爭雄暮卷珠簾雨
夜鎭犀帷風吾公安在哉雲間指青紅俯視大千界一器納滿中
巢蚊幸有餘國蝸遂相攻湛湛天一碧萬里磨青銅不落牛背上
悠然送飛鴻
過慧山方丈晞老酌泉試茶賦兩詩遺之
蕭蕭呵閟若桑苧有故家佛屋倚高寒僧蹊抱敲斜殷勤泉上客
流落瘴海涯蛋酒壓梨橘蠻烹咱鯉蛇光潔鏡一匳照影空自嗟
老僧薦茗粥芳鮮凝露華驅除鼻中雷掃盡眼界花飄飄思凌雲
攝身上蒼霞
戰塵蠶漢天獵火燄胡地一笻道垢氣步入青蓮寺眈眈九龍盤

一壑埋老譯倘天松骨大粘壁苔髮細道人本臞儒得法妙出世
留中萬斛泉洗盡蔬筍氣大風吹泠泠助我鳴鼓口名爲不二門
聲音作佛事

過楓橋寺示癯老三首

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西寺敲枕猶聞
半夜鍾

三年瘴海臥炎霄夢隔清風一水遙萬里歸來悲故物銅駝埋沒
草齊腰

翠木蒼藤一兩家門依古柳抱谿斜古城流水參差是不見玄都
舊日花

題虎邱劒池二首

猧子斷斷老更狂潭空百尺臥千將但令雷煥占牛斗不用朱雲
請尚方

神兵一躍幾千年石底乖龍抱寶眠尚有玉川憐寸鐵裁詩救月

淚潺湲

吳門道中二首

敗間茅屋水邊村楊柳依依綠映門渡口喚船人獨立一簇煙雨
逕黃昏

一點炊煙竹裏村人家深閉兩中門數聲好鳥不知處千丈藤蘿
古木昏

律詩

龜潭二首

眞源閟陋扃一綫下佛龕來從白馬洞聚作烏龜潭觸石細瑟瑟循除走涵涵漱齒類嚼雪湔衣眞佩藍醉紅漲面醒上衰白照影慙延緣逐清景拄策縱幽探

心空朋有味境寂澹無營石鼎脹豕腹幽幽暗泉鳴銅盤印鳥迹漠漠微雲行起挽枝上紅細傾檐中青提壺亦勸飲布穀仍催耕悠然獨往願一笑愜平生

晉畫谿行四首

老衲浮身水中歸綠雉應媒桑下飛蘆葦冥冥山四起數家雞犬煙樹裏一支新綠漲晴溝楊柳中閒繫小舟晉畫谿頭烏鳥樂呼風喚雨不能休

婕妤花飛爭人坐倚堂百尺游絲颺亂山銜日半舡明斷雲載雨

前村過蕨牙戴土小兒拳漁市人歸柳賈鮮晉谿頭人語好烹魚賈蕨餉春田

沙頭綠暗已蔵鴉竹裏猶殘一兩花蝸廬抱柳開新國燕語窺簾憶舊家春風有信自年年晉谿邊柳繫船陶情滿滿酒如泉醉與長眠籍茆眠

翠木蒼藤繞白沙槿籬茅店野人家了無狡獪營三窟只有黃蜂趁雨衙樹頭猶猴酒旗風晉谿邊賣酒翁錢 研快瀉清若空令君一笑面生紅

龜潭二首

稚竹緣崖瘦蒼藤騎樹昏野花渾少態谷鳥自忘言倘曳煙中策來傾月下尊樂哉無與共幽興在桑門

蝸舍三閒小龜泉一勺甘楞嚴渾不看彌勒久同龍潭影千峰倒雲梢萬木參嚴花自無主紅雨落氈氈

題董令升待制朋谿

先生徙上宅華榜有殊稱已爲去山作主更與谿爲朋高蟄俯流水坐見南山稜濯髮雲破碎湔衣雪崩騰老蟾驚月來激灩一鏡升舉擢擊空明玉壺響春冰夜久羣動息一嘯清風興手持修月斧自控赤鯉乘

題莫壽朋內翰所藏東坡畫枯木

龍筋鶴骨老摧頹百尺修圍折巨雷倦鵲飛來空自繞蹋枝不著又驚回

李茂嘉寄茶

蠟珍分到謫仙家斷璧殘璋裹絳紗擬把金釵候湯眼不將白玉伴脂麻

園中草木二首

葵花臥雨金杯覆蕉葉敧風羽扇低若信空華俱是幻何妨伯厚載雞栅

翠衿獨倚秋風立絳幘猶含宿雨偏已見異雞無應者若爲矯首尚昂然

題德清縣舍松筠堂菊

離腳金花玉露圍枕叢寒蛩冷相看不隨桃李供春事且伴松筠到歲寒

餘杭道中觀何人家竹

平生不省問寒溫見竹欣然便扣門我是此君風月主不應便與俗人言

送雪峰化主

行盡千山與萬山青鞋布襪水雲閒龍天正曉毗耶室乞取溝胡一鉢還

山長老寄茶

睡魔迎我入華胥覺境翛然一蛩如不用分燈遣將去山翁茗盌爲驅除

吳江教院首坐索詩賦一首

石火光中客此身只鑽故紙敝精神如今衰老渾無用猶有虛名
語世人
送僧慧卓
瓦盂錫杖布行纏風意泠泠意欲仙一片閒雲無倚著悠然吹墮
野人邊
送可珪化主
龍天萬德擁天堂中有維摩六尺牀但遣文殊來問疾毗耶一鉢
滿城香
復閒黎寄示龍興舉老唱誦書一偈還之
無臺無鏡亦無塵去現句文身只有華嚴入千偈誦對毗耶
彼上人
題劉定姪畫卷次其韻
青尖簇簇兩春山翠疊戎戎十二嶷彷彿陽臺夢中見試憑畫手
駐君顏

修上人以楞嚴圓覺二經見寄書六言一偈
月標指上自見珠繫衣中可尋卷去與人遮眼卻來問佛徹心
鄭惇老謙老出示三賦
妙絕窺三賦雄奇想二豪望驚河伯歎卻走李咸逃句挾青邱大
吟飄白雪高定知空冀北猶待九方皐
題隆上人墨梅花
一枝插向釵頭見千樹閒時雪裏看慙愧道人三昧手盡將春色
寄豪端
送五姪歸南安
綠髮青山美少年追風一抹紫鸞鞭十年竹馬兒童舊洗眼來看
立道邊
題因黎閣黎靜節軒二首
露葉纖纖剪綠翹三條瀟洒竹間亭青蓮池上狻猊坐碧玉壺中
翡翠屏曉幌日移光破碎夜窗風過響瓏玲何人暫脫紅塵履一
枕昏昏醉鼾醒
蒼雲十畝護禪扃中有金仙不死庭遲逗種桃規作伴蕭條對鶴
雨忘形空華閃閃風中絮浪蕊悠悠水上萍珍重此君眞古友歲
寒不改自青青
龍潭三首
埋沒榛蕪不記年穿雲絡石自濺濺柳州莫作愚谿對乞與佳名
到處傳
蒔竹疏泉占一邱倚筇盡日看游儵崎嶇好事無人共獨飲泉旁
自獻訓
山空水淨竹娟娟玉礫金沙自炯然宿鷺驚鷗窺潭底日潛魚驫動
水中天
春事三首
茆棟依林出松扉傍水斜浮蒼圖百疊亂綠翳三又屋破蝸書壁
庭蕪鶴印沙小桃供一笑已著兩三花

閒隨白雲行倦依青松立嚼葉須鼠香藉草衣巾溼風從月下生
月向杯中吸藏星莫恩恩秉燭要汲汲
黃鸝遺好音碧草榮別恨雨擢翠千尋風斂紅一寸持醪散百憂
琢句破孤悶呼童數擊鮮無久諸郎涸
龜潭守家僧伐去大芭蕉種二松其上賦小詩記之二首
槃槃豐肌猶外好便便大腹已中空故衣狼籍三秋雨破扇飄搖
一夜風
草亡木卒太悤悤獨有龔龍在眼中雨折風吹終不死霜根雪節
貫冬銅
遊金沙寺寺有陸希聲侍郎讀書堂在頤山上二首
一龕明滅佛前燈破帔猶殘一兩僧說似鴻盤讀書處試尋幽徑
拄烏藤
綠筍遶苞半出籬清谿一曲翠相迷古苔稱意壞牆滿好鳥盡情
深樹啼

金沙寺端老營大藏殿小詩示之
百生不贖一行經解說如來最上乘但繞禪牀行一匝免教鑽紙
似癡蠅
秋日二首
豆熟連村雨葉黃秔肥藤水露華香涼蟬已抱寒莖橘凍蜼猶穿
晚菊忙
雲歸曾稜露遠蒼井梧蕭瑟隕疏黃恨浪一枕芭蕉雨端爲幽人
酒夜長
歲莫郊行
陵雲溶溶水披凍山空翠溼衣巾重東家西家酒初熟南枝北枝
春欲動班坐偶隨鷗鷺集意行適與牛羊共直將萬事付狙公莫
浪歡喜蹋破甕
臘巷浮天閣
黃蘆吹雪滿汀洲萬里煙波接素秋數點征帆天上落一輪斜日
水中流長橋蹋月隨君伴小閣浮天賦遠遊便買一舟爲汎宅此
生何必老菟裘
向伯恭侍郎致政鄰林築一堂名之曰企疏菅陵孫某聞而賦詩
二首
銅臭應作幺蒙屁當得官喝鳴魚聚沫戢戢蛹集酸高人有遠抱
一笑視鼠肝水將洗耳用山作拄頰看種芳茹秋菊寧秀紉春蘭
披披芰荷衣采采苕帶盤三徑偶貞境一瓢非世歡富貴挽不來
爲我歌考槃
且學方回癡莫羨董公健誰令軀七尺浪作青紫檀更搖乞憐尾
仍出弔喪面鄰林有老僊蚤具佛眼見國恩儻相酬已償遂焚券
驅除竹馬棄狠籍狗踐寥寥漢二傅千載一關楗竟日欲無何
更補離騷傳
再至龜潭
歲歲來尋屧疊脊看山弄水意長新不知流水今何處只有青山
是故人
湖伏上家繫舟丁山田舍小憩
清谿三百曲一片春風綠茅屋有人家窈窕閣深竹老去眈田里
寓目快新暘風漪卷翠綃雲歸鏤蒼玉尋盟喚白鷗解佩贖黃犢
獨嘯無一人傳聲滿空谷
舟次蜀山遇大風雨
阿香推雷車躑雲捕口蛇打頭風似箭注面雨如麻篙師不改色
移舟泊蒼葭結纜繫桑本小定起復拏畏途失九折迷津悟三叉
誰知一笑中平地有褒斜
讀史
棄羨馬革裹猶堪柳車囚誰令骨作鯁且慕舌爲柔自笑丹心折
人言老語偷直將輪覆井仍取帶維舟唾面我勿拭溺灰汝何尤
君看簀中屍起斷魏齊頭
臨安道中二首
菜花
莽莽原野迴練練沙水清逕封雨苔滑樹隕風蕚鳴小立聽鳥語
深尋見魚行夕陽紅未斂佛仿見參橫
微流隱復見一曲宛秋蛇柳老蟲巢葉潮平鳥篆沙青鞋踢雨滑
烏帽倚風斜何處堪攜手宜城賣酒家
將軍樹
當年樹下逐兒嬉直到將軍衣錦時老幹千年龍化後如今空有
寄生枝
廣教寺種玉軒
道人餘淨業種竹把雲根野色禪窗迥秋聲客枕喧持鉏掀鼠壤
插棘護龍孫不放纖塵立青風自滿門
廣教寺湧翠閣
高甍縹渺冠曾顧一握孤雲尺五天試向堂前參翠柏要看地底
出青蓮
某送妻毋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歲歲來尋屧疊脊看山弄水意長新不知流水今何處只有青山

公之墓題勝因寺壁
穿樹連山淚葉春纍纍高冢臥麒麟羊曇一慟西州去華屋生存有幾人
臨安羅氏占春軒
扶疏繞屋樹蘭籠一笑歡迎得此翁燕麥兎葵俱掃地只栽桃李占春風
寄題虞陽山周氏隱居五詠
妙光菴
孤煙抱水村落日滿雲樹亂山如連環楊柳是門處青線竹船潛翠點苔石路鐘魚寂無聲白日掩僧戶茗盌酌靈腴香篆擢煙縷坐穩不知夕炯炯山月吐
佚老堂
浮生知幾何聞道苦不早過眼電掣雲轉首露晞草悤悤已解鑣馬鬣騖逢葆夫君悟無生不待須髮縞朝行清谿曲暮宿白雲道
自琢撚須句稍稍山月吐已復草多露
柴門鳥跡絕槁葉楓自掃竹間雨泠泠花上日杲杲坐對五大夫自足休吾老
堂之北有松一本五枝前臨溝瀆名之曰五秀
柳堂漁舍
老來厭朝市靜占五百弓山稜瘦如削水面清若空行穿萬盞青臥戴一葉紅黃柑千頭奴白鳧五尺童銀刀貫翠纓象鼻卷碧筒一醉百不知漁父眞家風幽尋屬無事散此九節笻空濛水雲裏
端生畫屏中
瑿翠亭
樵燈盤蒼蠏漁磯俯碧潭羣尖青染黛一曲翠挼藍冉冉松雲細娟娟竹露涵春風萬楊柳絲影亂毵毵
五秀堂
一幹中柴立交柯擁四垂定知三世種已長五孫枝端是神明力非關雨露私躋躋三市纔爲賦角弓詩角引事見左傳
卓侍者手持筠竹見遺書六言一偈
滇池赤藤使者太乙青黎老仙何如一笻九節拄到玉女盆邊
喜陳紹曾至
雨苔荒徑石風葉擁門衡破餉渠能顧虛舟任自橫燭殘無共影
谷應有同聲試問門前轍多應是友生
重陽前數日徵暑小雨遂涼二首
小雨送殘暑新涼入郊墟丹葉互明滅玄雲時卷舒行蝗尚移垤
盤蜩已伏廬脩脩風響變零落扇思疏
披衣趁雞晨耿耿殘月曙林表霧霞升青紅滿雲樹涼蟬猶抱葉
寒蟲欲坏戶行行繞黃菊狼籍衣上露
崑山道中二首
歸鳥破煙沒飛泉隔隴分松門挂疏雨樵路蹋行雲獨往隨漫興
高談遺世紛悠然一杯酒可以傲人羣
日脚銜半璧江面橫四素一片黃蘆秋槭槭風景暮閒枕曲肱眠
自琢撚須句稍稍山月吐已復草多露
次韻葉首善龍圖見寄
十年流落臥漳濱種秫畦疏手自親心似疲牛猶喘月身如病木
豈知春試彈長鋏撩公子忽解綈袍值故人健筆縱橫驚老眼恍
疑帝所夢韶鈞
吳漢逸家桃谿舊古書奇器甚富余欲造觀而未果賦小詩先之
高人臥江海煙雨三家村白眼憎俗徒青山自當門披圖望千載
耿耿尚自存金鐫騶裹蹏漆書科斗文虬螭盤六印犧象刻四尊
劒包虎皮斑琴漫蛇腹紋猶吐星芒寒尚帶雷斧痕我亦望古者
昂昂眞戴盆儻未倚門揮應許置榻論從公問奇字載酒歌予雲
題刪定姪畫卷二首
筆下鑿開混沌眼中見此崖蒐海上神鼇負出天邊靈鷲飛來
水邊兩鵠語時山下一牛鳴地蒼梧翠竹森然長與閉雲臥起
寄題四明吳翀拙軒二首
分寸蹄擊曳九牛一錐無地拙於鳩穿鍼結纔非吾事不上天孫

乞巧樓
老髴誰當問喘牛騎栖日作奇巢鳩蓋茆一把藏吾拙便是元龍百尺樓

寄題臨安王氏通幽軒
翠樾雨簷交覆紫苔一逕微通雨鐸猶含夏綠風苞已褪春紅柳修纖似束楚腰支楊柳春風二月時金地化身千佛眼錦江新樣十空眉

雨二首
山空發清響樓迴落餘霏掩冉花頭重渾酣水面肥喧壓沈地鏡飄颺淨垣衣數點蒼苔裏飢烏接翅歸

浙溟珠跳瓦淋浪綆纏林園春寂寂燈火夜厭厭寒著衣稜起愁肇酒戶添詩翁獨何事危坐撚衰髯

送僧德最

剝啄動柴荊相看兩眼青詩如雲態度人似鶴儀形妙斷覓天巧哀彈感斐靈定知花雨裏亂石點頭聽

朱彥實穹石堂
擬把高天補曾將巨海填猶殘女媧鍊尚帶祖龍鞭勢重坤輿肚根深粵嶠連孤寫搏鷙羽突立冠鼇顛錫號俄三品論材但一拳誰令此奇偉假臥獨魁然

小園春事二首
屋頭喚雨泥滑滑萬瓦紛披土囊發西園春事一時休繁紅浸亂煙脂雪絲雜高張翠羽蓋蒼巖中斷青玉玦不見枝上一點紅千頃桑麻光似潑

小園花柳爭春發風雨顛狂二三月斷梗稍空轉若迷細紅糝逕繁如綃匝徑絕屋漏淥源可厭觸迷泥活活不妨暫棍故人車大一架陰

示鶴林山老二首
應化來江右乘流出嶠南後身逢七七前話續三三坐見諸天曉來聽二士談更無木上坐只有佛同龕

一別三千里重臨二十年霜蕤空矣雪柏自依然習氣詩情在眞心佛果圓相看無一語趺坐灶爐煙

似陳公井中轄
夏日旧舍二首

羣魔起爲祟百堵掀作灰那聞五花葉但見一蒔苔將軍道南宅萬礎蟠金堆天瑞黃鶴下地湧青蓮開老僊逃僧去大士問疾來

龍天擁窺坐百盤齋香雷（一蒔苔見杜子美詩）

吳門道中
小橋分路各西東寂寂松窗半掩同客夢悠揚殘酒裏一池荷葉雨聲中

魏江道上得小菴解裝小憩
老柳當門翠十尋桑麻一曲窈然深蒼苔滿地無人掃只有餘醲一架陰

宜興林尉山父巢傞序一首
半篙綠漲狎鷗邊萬點青尖拄笏前水色山容剛清好奚中關市有巢傞
且可浮沈隨俗裏更將強健鬬尊前懸知天上多官府盍向人中作地傞

律詩

浮遠堂 在江陰縣君山之頂

月墮山城小沙寒水國秋雲根拔地起冰柱蹴天浮紫翠分螺黛
青紅雜蜃樓舟航通萬里城郭數三州刺史馮熊貴仙翁控鯉遊
八龍追後駿五馬駐前騶露曷迎門鵲風簾壓海牛地偏餘勝迹
山好對冥搜雨爲催詩至雲應度曲留歡呼領百罰跌宕散千憂
顛倒青霞帔淋漓紫綺裘誰鐫峴山石千載記風流

運雪苦寒二首

霜氣森森背有芒風稜槭槭面疑創破衾且作龜頭縮短褐愁牽
鶴脛長
怪底騎驢詠雪詩東風有信在南枝來難已報豐年瑞屬國餐氈
且耐飢

大雪後喜晴二首

韻雪班班在崖泉咽咽鳴一川明曉舞萬壑貯春聲踏滑藤枝健
沙晴展齒輕小兒修淨供酌茗慰孤清
雪淨山容改風回野意新草根青漠漠沙尾碧鱗鱗有客推門阪
呼童整角巾風流楊柳似一噱敢千鞏時鄉次買自臨川至

送鄉次賈歸臨川二首

不負丹雞約來尋白馬盟龍鍾著帽進爵躍劍衣迎感慨追平昔
驚呼問死生殷勤一尊酒閒健且同傾
徒步輕千里重臨賁一邱留歡不暖席索去忽扁舟惜別猶班草
傳聲可置郵躊躇搔白首獨上仲宣樓

南唐門道上見桃二首

一逕青苔短離小桃竹外兩三枝殷勤待得黃昏月正見斜紅
臥酒尼
細紅如糝未全勻洗雨梳風日日新前度劉郎在何處故林空鎖
一枝春

惠林吉水軒二首

演漾浮清樾千疑漫綠莎更無野鳥渡自有宿蟾過短綆飛蒼雪
長纓卷素波會須號一噫霹靂起龍梭
練練迎朝霽寥寥卷夜氛挽河牛天落貯月一瓢分溢鬥飽新投
沈耳浣昔聞誰知望梅者肺渴已如焚

送刪定姪赴高安郡丞

紛紛戲事擾眞情夢入槐宮一餉榮莫向蝸廬分兩國只將蟻垤
當專城遨頭定自污三顧紙尾何妨署一名南望崆峒堪挂笏白
雲飛處眼偏明時參政兄謫居饒上

寄題楊元光黃巖清異軒

楊公相大曆獨擅德爵尊清渭貫涇渴寸膠定河渾高名冠朝倫
流風被仍昆悠然向千載凜凜尚目存官閒擁黃紬臥聽衙集喧
蕭蕭鳧鷖行重糈不到門蝗虎不待驅閒風自驚奔所貴知我希
已及魚與豚

題致思巷二首

草逕衝泥滑松門隱霧深潛魚寒上窟宿鳥暝投林風樹搖青冢
雲蘿倚碧潯禪翁蒙一衲寂寞海潮音
宿雨連村暗春流隔隴分橋烏吟外見城角定中聞石鼎涵蒼潤
銅鑪湧翠芬明朝南北路相望兩孤雲

焦山吸江亭二首

昔年攜客寄僧龕敗屋疏籬一草菴白首重來看修竹連山橫觀
亦眇眇東坡詩云金山樓觀何眇眇擅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修竹采薪汲水僧兩三
萬頃蒼茫一島孤潭潭雲海現毗盧問君吸盡西江水中有曹谿
一滴無

再賦五至堂二首

猊坐諸天繞龍龍百鬼營捫蘿穿窈窕扶杖策上崢嶸雨送秋聲入
風迎夜氣生降□壹醴吼撇烈兩鳧驚獨詣超神界眞游夢化城
徼吟更有味琢雪鬬僧清

老衲僧中龍得度佛三世苴茅製不借剖竹作如意徵心訊空王禮足依梵帝住世無三宿應緣有五至百年杞國憂四大偃師戲應作如是觀浮雲本無蒂

胡恭夫勉齋

爲山在進貿學海自盈科但見拳石小纔容一葦過殿拔地起千丈青坡坨漫漫拍天流萬頃翠鋪磨勉齋何爲者直意慕山河高視俯遺垤孤清鎮頹波巨植蟠杞梓修鱗窘蛟鼉誰能採高深潛珍有龍和

靜節軒二首

紅萊紛紛半在亡一軒風雨送春忙青梅著子渾無數絲筍穿林已許長

蓮葉平鋪塘水滿棟花半落潛風清無言獨立蒼苔裏更聽黃鸝一兩聲

滁守平遠堂

魏公大雅士英英崎冰玉平反廷尉府共理滁陽牧奮髯憐狐鼠折筆行去篤高眠日照廊坐嘯風生竹度堂雲雨上斗柄高插屋攬落區中緣超搖塵外躅遊蒼擁鬢髻自有雲對宿王春亦已班臣謹可婁上舉目送歸鴻寄此千里目

龜潭二首

巍舍蒔闢荼蘼對竹君移牀栖檻蔭脫屣護苔紋釣影垂潭月樵歌出嶺雲殷勤一瓢水俯此井中芹

風遲細絹絹月彩光瀰漫庭空韻琴筑故入幽人耳皓白有眞色潛泊非世味誰能聽蛙涅喚妓作鼓吹

雨中泊蜀山見漁人自山半負樵入舟鼓棹而去

一嵎橫青靄千漚起碧濤行窮山半腹坐占水中心蹋雨松蹊滑衝煙夢嶼深時來有登涉應不羨升沈

胡橘別墅

覆地紅深寸連村翠著行桑空餘落蒲荷老燕泥香且泥無何飲徐思有底忙獨菴無語悟倚仗立斜陽

示龜潭文上人二首

露葢青相倚雲屏翠作圍石泉鳴午枕涇靜上春衣井燧登晨汲庖煙起夕霏浮生眠食耳終不羨輕肥

掃石風生坐披雲雨溼衣飄飄一蟬蛻獵獵兩鳧飛伏檻觀魚樂鉤簾待燕歸疏鍾何處寺出谷自依依

讀類說二首

亡是談烏有彭郎得小姑誰言鳩作婦謾道雁爲奴絡緯那能織提壺豈解酤魈玆堪一笑非馬亦非驢

額痒會出耳足聞仍有麅石頑飛作燕梢老孕生雛楓瘿那因慾松肪豈是肥君看轉丸手亦復化神奇

示楓橋溫老

閭閻曾城外寒山古道西若人具隻眼與佛拍肩齊白浪噴鷁首黃塵送馬蹏憧憧南北路一榻有高栖

楓橋琛書記出示近賦長句爲詩答之

白鮭青鞣竹杖隨伏犀插腦看魁奇水如說法飜千偈山似哦詩楚兩眉半爾扣門依佛寶欣然命酌有心期愈愈班草河橋上幾日重臨慰所思二首

讀靈巖圓首坐詩卷

長廊籍藉履聲中邂逅歡迎得此公會續千燈齋古佛先拈一瓣世詩翁

萬境崩騰到筆前飄飄落紙似雲煙要看墨妙供千手莫遣詩窮入兩肩

能仁寺悟上人來楓橋訪余索詩賦兩絕句

撚斷吟須皺兩眉鏤冰琢雪等兒嬉解題孤月如難口堪笑窮郊作許悲（韓史部詩云有窮者孟郊郊閔窮詩云似閒孤月口能說落星心閒難）

老去都將筆硯焚相逢相問只寒溫更無一語堪酬對已入維摩不二門

讀沈公序詩卷

詩書過眼閱千年脫帽揮毫澗百泉句出驚傳龍菌蠢賦成爭誦蚬連蜷銅池莖葉三山秀玉井根株七澤連容貌魁梧端可想不應詩瘦自臞仙

過潭二首

擺落攀緣斷驅除吾魂本庭松敵老健潭水伴孤清待月出時看尋雲起處行相隨木上坐徙倚到參橫

投老一無取遊塵百不聞莫參東閣吏恐汙北山文心定對止水身閒臥白雲嗒然吾喪我何意傲人羣

山陽守吳子仁遺兩鶴喜而賦詩二首

本自驂鸞鶴何因下翥羅未沖霄漢去且傍水雲過收拾爲閒伴提攜作好歌莫懷軒冕意風月共婆娑

綰袂眞僊取玄裳羽客衣千年令威至萬里佐卿歸蹋雨青苔院棲煙白板扉蕭條眞老伴相對兩忘機

舟過湖湫泊丁山二首

雞犬三家市蓬蒿一畝宮籬牽雜幕翠襭隕砌堆紅宿鳥來還去微泉咽復迴幽尋殊未已落日滿疏桐

日下殘紅斂煙升積翠重鷗輕沒浩蕩魚樂自從容野饁迎秋穫鄰謳相夜舂田翁有眞意一笑酒中逢

寄題洪巨濟中大郡陽園亭四詠

協趣亭

一邱破天巧萬壑迴春姿使君載酒地不著鼓吹隨翛然一幅巾自與幽人期水淺欲平杯風細不滿旗疏疏殘雨裏獨理釣魚絲

翠屏洞

千巖紫翠中縹緲浮畫棟屏風十二疊坦坦見空洞攬青照坐寒老翠澄衣重度曲挽雲留舉杯邀月共樂矣殊未央正作南柯夢

綠楊橋

洋樹正青青水拍兩岸平千章雲外合一勺煙中橫葉密翳鳥語波清見魚行灣碕雨初乾陂路雪正晴誰來聽山公醉被過橋聲

長巷

高人掩一室青山獨當門拄笏坐終日似與若人言微雲抱幽出細溜觸石喧絕壁挂夜半留螢上朝瞰更採東籬菊共薦北海尊

春晴二首

好雨連清夜寒聲滿四簷浣花紅點注煮柳翠修纖宿潦推舟起春塗上屐黏家家揮汞出途詠滿蒼蟾

清颸洗睡昏好雨偃幽欣共喜當春至偏宜人夜閒跳波通轍迥流潤駐爐薰激激沙頭綠晴來已十分

書事二首

坐睡拋書卷行歌泥酒材那能鐵故紙莫自恥虛囂閒把吟須撚欣逢笑口開獨醒竟何事空腹吼飢雷

謀身殊落落隨俗信悠悠但使眞心住何嫌老語偷乘風豈有待週坎且復休人生如寄耳豈恨拙於鳩

草堂路遇大風二首

覆地雲爲簇填空浪作堆昂昂天上坐砰砰地中雷湧洞千漚發喧豗百壑開白鷗底心性王羽自毬回

雲屋互出沒風扇自闔開孤舟繫桑本一曲並巖隈翠甲連筐載頹鱗貫柳來殷勤慰牢落爲覆掌中杯

題惠聲伯溪亭

小檻天紅直欲然喬林老翠自生煙雲轟巘地青霞帔雨簽頃溝赤仄錢折柳貫魚初受釣解龍換酒看垂蓮便須秉燭追良夜花

滅春歸又一年

雪夜宿致思巷

霏霏竹間雲練練松上雪誰遺碧玉壺化作白雲闕孤懷幄幽欣一笑暖東洌寒光注老眼謂是山吐月耿耿清不眠夜半聽竹折

江上懷思永二首

沙老猶生黃江寒已伏檣長煙分聚落短日下亭泉水脫胃巢見
潮生小艇高咽懷誰與悟不見酒中豪
絕倣三文路連艫萬斛船一區江上宅白榼酒中仙有土能埋玉
無膠可續絃摩挲綠苔石牋齒尚依然
讀劉方叔詩卷二首
雄奇郊島上清絕習隋間已突黃初過遒迫正始選冥搜逐幽好
巧發露天慳莫作蒿眉看詩成驚雨山
思如湧泉出句似琢冰清刻燭翻千偈撞鐘助一鳴磨天無刃迹
挪地有金聲好似衔杯處雲煙落紙生
獨坐
眞境閒自見衰容老更侵卻無愁可解祇有病相尋莫引干鈞髮
須存一寸心濶然無慍喜軀息自深深
正月十四日半夜大雷雨許棣仲有詩次韻三首
萬炬紅蓮陸海中車如流水馬如龍九街鼓鼙聲滿百花瓊殿
蠟味濃底事狂雷翻地軸叵堪笑電破天容衝泥蹋雨尋歸路竹
杖芒鞋取次供
覆雨翻雲一霎中雷鞭擊柱起乖龍推愁正倚三杯釀破睡那能
一枕濃桑下持鉏如許健席間失餐若爲容詩翁只作癡嬰看萬
斛珠璣唾手供
尚見暗塵隨駟馬忽驚飛電擾羣龍乞身合沓滄頭上白雨渾酣
乳面濃淺碧鱗鱗生曉漲小紅濕漠放春容只應便作尋芳計好
把鴟夷載酒供
正月十五夜荆谿館然燈燕北客用前韻
虎鼠同遊十二宮何妨蛇蚓雜蛟龍樊娘寶樹繁星合汎濫金莖
湛露濃海烏定知驚蹋鏁濠魚且共樂從容買生欲係單于頸應
費朝宗五馬供
梅二首
北風翦□玉花飛羣袖凌寒不自持脈脈含情無一語水邊籬落
立多時
織織羅裙玉琴弄茅屋細細苔花點石缸夢斷酒醒山月吐一枝疏影
臥東窗
雨二首
風卷三江立雷穿九地鳴捎林百鳥散破柱一龍驚滿樹吞聲合
連營曉潮傾坐看泥惡盡邑里一時看
池涸萍黏塊畦荒麥聚埃乖龍一味睡幽鳥百般催藥裹蒸生菌
衣簪潤作梅殷勤一夜雨洗出翠千堆
竹間看雪二首
佳聞槁雪隕窗前已見飛花舞道邊夢斷忽驚山竹裂一燈照我
擁書眠
受風豈免長低首戴雪何妨暫折腰莫道此君無特操風回雪霽
便昂霄
題楊令藏春塢三首
千歲鶴林僊故家今尚存吟律破陰沍扣柁召春溫王母仍留核
韓郎爲染根暗香先到處已返玉梅魂
次陽紅槿帽欲挽春風回不用寶刀截試看鵝鼓催玉樹日日新
金蓮步步開仍須覓春草隨人處處來
花發武陵源水滿藍橋路人面相映紅迎笑得崔護蜂蝶護紛紛
尋春不知處時見一葉紅相隨水東去
累石作小山鑿池引水注之
移山老翁愚埋盆小兒戲高蹈遺世紛幽欣可人意倚樹看蜂衙
桃澄照花睡樂哉何所憂俛仰可卒歲
建安掾朱彥實謁同安丞歸莆田枉道過余十日而別二首
公子命巾車千里過我廬驚飛延尉爵喜見丈人烏倚壁方抱膝
推琴欲攬須殷勤更秉燭孤悶一時攄
巢枝長易安瓢飲有餘歡栖栖棘間矯矯如龍鸞抱贋兒驚進
落筆蛇蚊蟠但令塡紙尾只作馬曹看

沙淨溪行好煙消野望新數峰山戴雪一曲鴈藏春魚逐波閒作

禽藏巢底身柳邊春信動眉目已津津

牛山道中

松實未離披竹日光破碎青熒麥風過紅溼花露曉萍開鴈鬼尾

樹啄烏喙物物如見予欣然與心會

題畫連雨溪流丈餘雨露水落喜而賦詩二首

編棧沿村徑襄沙塞市門蒼鱗封老幹黃耳上陳根屋破容身窄

天低望眼恃豁邊高樹杪猶有繫舟痕

月拄樓鉤曉風生島樹秋林疏山獻狀池漫水分流鵲喜時窺牖

鷗馴亦竝舟一聲何處笛莫遣碧雲聞

沈公庠亦愛亭二首

吟牽東閣興靜憩北窗眠窩小中生月文高迴入玄回看甲乙第

已到巳辰邊不見門生薦欲鍾尚隱然

老蔓牽簷角青蕪點石稜風生長柄塵花落短檠燈危坐纔容膝

欹眠但曲肱閒中九雲夢并蓆亦何曾

沈公庠餘閒亭二首

兒古須眉見情高耳目遺應諸聊玩世避謗莫吟詩事不關心處

身非抱病時翛然無一事痛飲是吾師

隱几欲忘吾趨營老更疏判聞聊命酒引睡謾酬書祇有貧堪逐

都無慎可攄樂哉聊卒歲應信我知魚

虎邱沼老孫章詩僧也與余相過於楓橋方丈誦所作徐獻之侍

郎生日詩有東湖孺子南極老人之句余愛其工賦小詩寄贈

辭投轄爲公留

落帖下曾城遙煙起孤戍繫舟暫駐魚磯曳杖扣僧戶忽逢丹霞

侶自詡碧雲句贈吃應黃鍾清絕追白紵不落江西派請學郎官

步冥搜自天得妙中有神助寅緣半日語邂逅一笑過詎復管中

黃鸝林中佛國杜鵑花裏仙山粗了一生事大來從半日閒

東坡先生與將魏公游最善宣卿侍郎舊東坡詩文自公始也心

幕手追遂入於室某嘗賦景坡堂詩宣卿謂余知音者遂標藏

之槧中比守吳門治有牀墨書裹進待制敷文閣某馳小舟往

賀宣卿出詩三章見屬句法華妙爲一時絕唱有云正索解人

那復得其誰知我固無從此眞東坡語也輒次韻書于卷末

家聲籍籍冠中州健筆縱橫貫九流三世祖孫吳郡牧兩朝人物

丙亭侯顒印自快披雲暗衰陋空遺倘玉羞便恐追鋒天上去不

辭投轄爲公留

高名迴出中興日大可追回正始風浦上珠還孤月吐壁間劍躍

五雲從景坡堂裏參差見飯顆山頭邂逅逢更欲騎鯨追李白人

門一路羽翰通

洲蕊霏紅風潛沱池光鋪練月徘徊乍驚醉眼生春纈頓覺詩腸

蠶夜雷坐看千言供刻燭自甘百罰恥空罍使君處處栽桃李爲

紹興壬子某南遷過疏山上一覽亭見擬東坡螺羊詩刻龍之壁

窺看沐南山霧

報花奴羯鼓催
景思提舉少卿出示樂寮佳篇某繼元韻上呈
連筒自灌黃精圓結轍休推蠹莒車萬壑飛泉春午枕一衾帶雨
荷春鋤逃名尚有身爲累擇利爲知貨可居笑指吳公門上莠一
時零落已即墟
與季萬郎中陪景思少卿遊虎邱景思季萬皆有詩某依韻和呈
客來驄馬上雲階百尺蒼藤絡斷崖古井千年龍上臥屑邱一曲
虎爲儕乍驚河漢懸談舌便覺風雲入壯懷小雨隨車俱有意待
催詩板挂高齋
右次景思少卿韻
玉梯一蹴傍天關歷歷星圖手可捫翠湿佛衣雲漠漠香凝僧幌
雨昏昏曾軒不瞰三吳小靈皐高齋五岳尊大句春容兩相敵暫
陪尊酒得重論
右次季萬郎中韻陳張煇與沈愷書虎丘吳岳之神秀者也守有小吳軒

謝景思提舉見過用棄寮韻賦三詩寄謝
聖書光麗久芝塗繡斧煌煌刺史車當路狐狸那足問漫山藜藿
未應鉏使星尚拱天南極卿月終環帝北居此夜光華資岑寂故
侯留落在郊墟
屋頭飛見丈人烏門外欣逢載酒車拄杖穿林花自落攜壺席地
草休鉏饗帷共看高軒過列戟行歸大府居製電一歡寧復有空
傳勝事淪村墟
行把長鑱白木柄犒眠下澤短轅車柳園許大身空老瓜地將蕪
手自鉏三徑苔荒無轍跡一枝巢穩有林居故人觸熱來相問終
日清風滿廢墟

挽詩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二首

荷鍤酬身後騎箕返帝旁風纓卿月冕雲掩使星光炯炯三珠在
冥冥一鑑亡故交今白髮掩秩涕淋浪

撫事空心折懷新尚目存薄康駢五福德爵擅三尊靈落芸籤冷
蛛懸畫戟昏像圖猶仿佛謾寄刻舟痕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釣石騶騶上綠苔起彈長鋏詠歸哉此翁嬰鍊丹心在老子婆娑
兩鬢催一夜劒津龍化後千年遐海鶴歸來恩恩鼓吹城南路往
和松風萬壑哀

黃州使君朝議惠公挽詞

墨榜書名萬口傳著鞭爭看祖生先一揮禮樂三千字獨擅文章
二百年晚得朱輪今老矣生存華屋尚依然故交掩秩追疇昔一

劒空留宰樹邊

吳公宜人楊氏挽詞二首

零落桑砧非猶殘淚滿衣三口悲尚在雙劒喜同歸地占眠牛上
門迎弔鶴飛哀哉埋玉樹千古闕泉扉禹功軍騎赴吉州病沒

種玉滿家庭聲名重十城哀矜游子綫愁絕小人羹贈印連三組
書名載一旌誰爲千字誄彷彿記平生

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三首

握節來金馬飛劒上木牛能令天粟雨故作地錢流望實傾三館
賢勞閱百州寥寥千古恨零落掩山邱

蕭散烏藤杖風流白接離分茵前席滿載酒後車隨食鼎羅千指
歌鍾擁十眉凄涼今夜月空照習家池

老脫尚方舄門懸刺史車筑成棄竹馬直欲換金魚歲事千頭橘
生涯萬卷書流芳知未艾蘭玉滿階除杜子美詩云銀甲彈用金魚換酒來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三首

莫府分弓日轅門叱馭時捫星高歷井修月上騎箕勞面降胡泣
聞聲聖主思龍驤老賓客覽賦八哀詩

交親二紀餘貧病故人疏落落辰參似寥寥楚越如空勞三夜夢
不辨一行書尚記喬公約垂涕滿過車

張希元承事挽詞二首

秀髮豪眉覆兩顴身長九尺地行僊楚人尚記庚寅日晉客渾疑
甲子年批鳳璽書光洗眼刻鳩靈杖穩隨肩世人欲計吾公事膝

上郎君雪滿顛

門外魑頭引葬韛寥寥蕙帳北山椒槐宮一夢驚三世莫殿千齡
數七朝此夜騎星上南極他年跨鶴下東遼摩娑銅狄長安道試

問飛車儻可招

提刑郎中范公挽詞

星軺出帝躔光射斗牛邊納陛傾三接埋輪登十連那知憂鵬日
已復夢雞年尚遂斑衣戲俄從白布纏筒間心破碎投秩涕潺湲

更有門前客愁吟淚滿襟白糟根樹旋出顧愷之傳
越國鄭夫人挽詞二首
翁壻相望插兩貂夫人東第閱三朝百年鍾鼎聯雙璧一代衣冠
繼八蕭盡室全生還帝所先生遺烈在天驕家傳故有縞衣在且
看司徒首百寮
舊德遺忠在禁庭天教華髮看昇平兩朝偃革從今日百口同袍
共此生喜見金蕤開大國悲傳玉樹鎖佳城魁頭直指西州路獵
獵秋風載一旌
吏部張公挽詞
千騎森森擁戟牙鈴齋高臥放朝衙官曹已踐文昌省門閥猶傳
處士家天上麒麟新活計壁間蝌蚪舊生涯一炊未熟成今古零
落空懸刺史車
致政中大邵公挽詞二首
四海聲名老鄭虔一時人物敢爭先剖符北道分千里擁節東州
按十連住世一九無大藥傳家三絕有遺編魁頭直指山南去昨
夜秋風正颯然
憶從少日望前修追數流年四十秋並轡同游天上路連檣共載
雪中舟傷心往事千憂結回首勞生一夢休見說騎鯨追汗漫只
將遺蛻掩山邱
光祿董公挽詞二首
舊學江都相遺忠太史家絳帷今寂寞青簡尚光華謚奏三千牘
猶傳四十車諸生牛耳咨東望涕橫斜
帳殿旌旗卷轅門鼓角悲江邊五馬渡天上六龍飛感憤冠衝髮
追攀肘見衣興元艱難日零落寸心違
董夫人挽詞
象服夫人貴荆釵烈女風生兒俱孟母擇壻得梁鴻書費喪衣盡
杯行潮濕豐龍池飛霹靂雙劒已騰空
董令人李氏挽詞

閶苑收花去無心對綵薇寥寥鶴夜怨角角雉朝飛石碏名猶在
邯鄲夢已非郎君眞騏子玉立換朝衣
惠彥達府事挽詞二首
鳩杖尊三壽龜牀閱九齡名醜高士傳光掩少微星圯下無遺躅
江邊有獨醒潭潭餘慶在鸞鵠滿家庭
逐客生還後臞翁耄及時長鳴風雨夜耐老歲寒枝坐閱炎涼改
盧隨燥溼移斐難澆斗酒敢忘故人期
大資政張公挽詞三首
大筆文章手飛揚獨妙年判花森玉筍視草對金蓮講肆聯重席
宮花臥八氈他年紬石室妙絕冠遺編
禮絕迂三顧恩榮閱九遷秉均平似砥履坦直如弦晉室和戎日
周家定鼎年金甌方卜相飄馭已超然
輦路追高躅聯翩接兩驂猶蟠倚天劒尚艤濟川舟元帥俄分閫
鶱臣亦首邱一抔相屬地回首涕交流

侍郎唐公挽詞
危言屢伏青蒲上直筆猶存白簡中但見刳蓁救月蝕孰知鍊石
補天空牛鳴尚鬬牀頭蟻蛇影猶懸屋底弓一代風流今頓盡佳
城白日臥滕公
洪內翰母夫人董氏挽詞二首
鴈鴒一德本來均七千劬勞詠棘薪種玉已成雙白璧起家還見
十朱輪蓬扉獨步中興日麟閣他年第幾人送客誰爲千字誄要
看彤管寫光塵夫人生七子
萬里龍沙握鼠餘古來忠孝兩全無范滂死去親猶在蘇武生還
老益孤旌節盡從鑾徼落綵衣重向鯉庭趨天教住世如金母一
笑迎還合浦珠
簽書胡公挽詞三首
潤色文章手論材政事科補天媧后石御日魯侯戈已鬱符生望
那聞挽者歌堂堂無復有寂寞閟山阿

虎穴連三輔狼煙暗百蠻邊風搖馬鬣朔雪點袍斑委命輕於縞
收名重若山遺忠應未泯結草在兵間

名字標仙籍眞游返帝閽一尊無復日百卉自爭春井廢無沈轄
車懸有吐茵空餘峴山刻千載尚光新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三首

燕頷封侯相鷹揚國士風金貂七葉貴鼓角十州雄按節星軺動
埋輪虎穴空誰令交一臂巴失大槐宮

東吏重足立無家寄一錐道旁烏攫肉舍下犬生羶望絕重臨日
哀吟去後思吳兒奉嘗我歌此送迎詩

遍德門中兒長安道上逢虛名悲薦鶚喜色看乘龍公華原王之胄流落湘江畔巍嵬楚市春相看青眼舊獨有後凋松

瀛國夫人錢氏挽詞二首

大國侯王後高門將相家欲知天作合故遣毒無涯蓑澤薜如斗
衡山棗似瓜鶴林花老去歸路踏青霞

鼎立三珠樹亭亭聳縉紳眞成萬金產何止十朱輪形筆方袖史
芝塗尚演綸徽音千載後不數衛夫人

朝議胡公挽詞二首

魁壘萬夫雄堂堂望一宗名聯千佛上籍著九閽重月旦推三鳳
風流屬二龍哀哉埋玉樹一隕閟金鍾

巨室蔭華榱鷺聞一柱摧辛勤三世種寂寞萬牛回猶抱棠衣泣
俄興楚挽哀功名付難弟榮路正崔嵬

霍彥明通判挽詞二首

龍飛第一春吏部冠斯文桂折根猶在蘭深氣自薰未成觀驥展
已復歎芝焚想像今何處江東有暮雲

契闊鄰虞地慇懃喜一逢俄驚門上莽已化柳中龍手板歸囊稽
腰章掩窆封空餘故人淚灑向九泉重

邵令人余氏挽詞二首

身老偕三壽家肥賦萬鍾給扶靈杖穩賜禮紫泥封青冢連雙壁
舊積二龍春風吹宰樹蕭颯颺頭松

金母燕西瑤朱幩翟茀朝遺衣尚荊布故物有簞瓢鼎立栖三鳳
蟬聯數七貂生涯祇如此嶢嶫正昂霄三子皆在仕籍

太令人施氏挽詞二首令人年九十六歲家有清白堂

天上驂鸞鶴人中夢虺蛇舒長眞化國清白舊儒家朝繒遍丹地
宮衣曳紫霞蓬萊三萬里何處問靈槎

頒袖三千指恩斯毋德均奇龍五世祖福艾百年身零落悲華屋
劬勞詠棘薪誰當紬女史彤管寫光塵

通川太守錢公挽詞

舞鳳來天目馮熊並海門盡捐牛犢佩爭詠袴襦恩雁塔名猶在
棠郊茇故存龍池飛霹靂空記刻舟痕

王廷秀挽詞

朱雀烏衣巷青袍白首郎誰令呼起便作去堂堂急景駒跳隙
哀音雁折行慶鍾知有在庭樹正流芳

吳令人挽詞二首

誰識牀東臥相隨廡下春懸知三復可不恨五噫從玉冠嫡頭立
芝塗玳首封生兒荀淑似頭角盡羣龍

沄沄水東注冉冉日西頹側手留難住揮戈挽莫迴鏡分天上月
劒逸地中雷寂歷空牀夜悲蟲亦造哀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詞

六雄唐別駕一乘漢通輿自笑儒冠誤誰能刺繡如形禡方首路
畫翣已隨車帳望城南陌哀歌淚滿裾

通守李師稷大夫同年挽詞

桂籍聯榮四十年萍漂尚此兩茫然寒暄粗接無淹晷生死俄分
有逝川黃紙尚傳批鳳詔青箱空掩絕韋編諸郎頭角皆翁似試

蟬聯三世舊皖嶺二毛侵白璧成長慟青綸遂陸沈看雲空有淚

聽雨若爲心咽咽吹簫送哀湍共一音

大卿范公師厚挽詞

緒甚金閨彥從容玉帳籌垂堂懲後戒徙突慕前修忽作隋珠殞貞成趙璧投盍辭廣武械竟脫楚儀囚蹇叔言猶在殽函骨未收云何即長夜不復見焚舟

孫應求承事挽詞

棣萼聯華滿故枝蘭牙競秀鵠春菲荆州刺史馮熊去吳市優人跨鶴歸漲綠一支分柏壠遙蒼百壑擁松扉儀形故有丹青在想像平生果是非

吳漢逸挽詞二首

臞翁自是列僊儒豪氣駸駸老不除東閣夢梅詩滿篋西郊問柳酒盈車奇靈屢訪陳倉鼓古柰空存汲冢書不倍青山解埋玉定應碧海控鯨魚

學省追摹四十年故人重見兩皤然艱難共出興戎後奄忽安知

棄我先北道改轅誰解劒西州扶路相鳴鞭傷心一夢成今古忽看麒麟臥冢邊

寶文李公挽詞三首

十道觀風使三朝屬老成埋輪豺虎避機水鰐魚驚內閣徵書入連城負弩迎哀吟追往事空復故人情

絳雪飛丹鼎蒼雲覆若杯聊從五禽戲空使萬牛回拄笏看山坐乘桴跨海來仙游知有在名字記丹臺

五紀周旋地欣同七十稀長庚陪月曉孤鶩伴霞飛忽作三休去眞成一夢非不知華表上白鶴幾時歸

邵久中承事挽詞三首

周分陝右開燕日秦屬侯家徙漢年南國棠陰猶蔽芾東陵瓜蔓正芊綿舊波吐月珠還浦紫電衝星劒倚天籍甚公孫望千載書藏萬卷有青氈

手扶枕杖兩眉厖牀下諸生拜老龐講肆共推三語妙詩壇獨受

帷裳絳帳橫何人追舊事扣角話三生

領省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詞三首

台路巖瞻峻戎藩閫寄雄九章公衮貴六纛將牙崇翊運三階正

持危一棟隆帝閑龍化後冀北已成空

大號疏廷渙中樞秉帝樞槐庭聯上宰芸省冠諸儒國瑞麟一角

家肥鳳九雛便乘箕尾去彷彿在星圖

秉燭聯飛蓋分茵託後車兵廚千日酒記室五雲書尚想儀形在

那聞語笑餘龍鍾隨葬緋老淚滿衣裾

永嘉郡夫人挽詞二首

腊田開石窌綸閣演金誥綵服聯三組綸衣珥六珈行攜九節杖

坐駕五雲車便作堂堂去瑤臺有故家

蔽芾斗城春平反迹未陳神馳一丹旐淚溼兩朱輪故物悲萱草

哀吟念棘薪室傳青簡上千載望光塵

運使直閣郎中聯公同年挽詞三首

忽作霜松折猶殘舊桂叢仙山芸閣冷郎署粉闈空節鶩函金虎

車轄掩塵熊淒涼追往事忍看一旌紅

門表尚巍昂尊名擅一坊珂鳴非故里星聚有新堂月暗烏啼夜

風高雁折行吾生如寄耳端是橘中藏

學省周旋地三朝四紀中同聽對牀雨共詠舞雩風少日借千佛

殘年獨兩翁那知有存沒老淚落新宮

魯國太夫人文氏挽詞三首

席寵千齡盛疏榮一品尊魏公丞相婦潞國太師孫連騎珂鳴里

交柯戟擁門平生種玉手盡室滿瑤琨

移孝緊慈母遺忠有世臣挺身安國步抗節犯戎塵錫壤開東魯

持樞拱北辰窀須待彤筆詔墨在綵綸

鼎餗羞嘉饌溪毛薦德馨來符祀蚳蠶去蹋鳳凰翎盛事垂千載

華年閱九齡淒涼便塵跡柏壟自青青

表狀

罷輦察提點襲慶府景靈宮謝表

狂狷妄行自罹罪罟聖神寬假尚屈刑章俾省悔尤止投閒散中謝伏念臣稟生塵陋阨逢世休明偶詣試言叨居冊府旋因錫對參預講筵自以學術淺疎才能庸下宜在屏棄之科終受賜於幷幜得免從於縲紲之誅已至憃冥多罪擢髮有餘追訟前愆黥臚之技欲殫梁鵝之譏已至憃冥多罪擢髮有餘追訟前愆黥臚之技欲殫梁鵝之譏往愆噬臍何及盍從吏議亟賀嚴科終受賜於幷幜得免從於縲紲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博照全度包荒在刑之所禁而必誅謂人有不及而可恕故於議辟無不從寬夫何頑鈍之姿亦在閔憐之數子不問馬雖焚廐而奚傷吾何愛牛以燬鐘而不忍臣敢不閽門悔過銘坐圖新受眾無功但有欲攘之臂食芹甚美空懷自獻之心

和州謝上表

憃冥多罪更三黜於九年博大殊恩畀一麾於千里感星就道揆日臨民概奉訓詞惟深威渙中謝伏念臣以口耳空疏之學蚤塵科第而歲月推移之久婁玷官榮俄值飛龍利見之辰敢有屑蠭求伸之意冒司言責糾正官邪不庶已知者消未形之患當效曲突徙薪之謀而古人歎其說之難莫辨東隣壞牆之益仰侍帝聰之豁達婁勤詔諭之丁寧自惟無力可陳莫若有聞必獻讒誣甚巧不悟鄭生賣友之心耳受輒行遂得汲黯妄言之罪俯俟黜幽之典遽開使過之科脫之銓曹允散之中付以枌社承宣之寄巧匠旁觀繘手方驚龍頷之嬰家人降晚輿嗟遂返牛衣之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功存社稷英類祖宗鞭笞戎蠻儒御豪傑與人不求備或能悟合於片言觀過斯知仁終不棄捐於一眚深念顓愚之守尚叨器使之恩雖慙腐才疏粗有惓惓之志而心勞政拙終無赫赫之稱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臣推數奇窮舊身寒陋九年三黜婁觸悔尤四海一身旁無營助

偶任言責於上聖纂圖之始請嚴邦憲於羣儉誤國之誅敢有意於詆棟不自虞於投鼠抗孤忠而上列猗斷斷以交攻舉斷斷而不可間關末路投畀小邦方其犯權臣之忿於一時不圖簡上帝之心於異日奉身而退煖席未遑趣歸覲於清光儻蹤希於明試盡出聖神之獨斷廓由左右之先容深積凌兢誠難冒昧仰祈睿鑒俯察愚衷儻遷令之小嫌不猥於公議則碔盈之大戒允蹈於斯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臣聞侍從以論思爲職書命以體要爲工惟布宣難論之情不匿厥指則精誠自然之感罔不是孚夙號才難必由試可伏念臣性疏寡與學昧知方節義大閑適其素守文章小技聊以自娛敢期收召之獨先進躓賢豪而冒寵謂牛溲馬勃俱收並蓄或能施用於寸長而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自足考觀於已試培樗櫟於豫章杞梓之下吹葦籥於黃鍾大呂之間豈緊非據之敢安固欲知難而自已仰祈睿鑒追寢誤恩螻蟻微誠獲致顧天之戀犬馬來效

謝中書舍人表

支郡承流久在散材之日西垣視草遽塵法從之聯中謝臣聞極儒者之榮莫重文章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實關朝廷政令之施制規二帝之謨言合六經之訓感厲一時忠義之氣而武夫悔禍於片言布宣九重德意之孚而父老貪榮於垂死豈但精誠之格實繫播告之修伏念臣懵學無師褊衷自信文辭骫骳久貽醬瓿之譏骨相虺隤敢歎鹽車之厄盡圖幽屏以謝空餐遽頒命紱之新加寘遐簪之舊延登學省召節已還行貳憲臺寵私未報詔尚方而給札登內使之贊嘗三折肱而爲醫方追懲於往謬九頓首而重拜遽叨沐於殊私寵玉若驚恍然就列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元后博大眞人乾龍應於天行渙風孚於邦號當有鴻文碩學之士上副厲精更化之懷顧臣何人乃預茲選老矣既愆之力豈足

堯明主於三代之隆斐然不腆之辭猶能奏薄伎於從官之內晉鄭微效上答深仁

謝侍講表

散材無用蚤汗甘泉法從之班錫命造朝曾被閱學上賢之選共承明詔不敢固辭伏念臣讀書聊以自娛爲文不求甚解偶隨宦牒進冒朝榮餅罍之量已盈幾欲飲河而知足犬馬之力將盡又虞填壑以遺羞惟是偏賦介特弗移之愚故能少謖窮厄不貶之氣首叨召節獲侍詞垣隨被贊書使陪經幄訟淺聞而自愧僅同敷馬之工仰睿聖之日躋獨抱猶龍之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文丕煥邦命惟新敷求左右儒學之臣講問古今成敗之要如臣屑陋亦與選掄以聖主責愚臣豈待兩端之竭而小人乘大器預憂五技之窮莫知報德之方更厲匪躬之節

乞出第一狀

臣自去年謫守和州蒙恩召還聞命造朝曾未閱月都城圍閉至閏二月二十五日賊騎登城有旨宣召侍從入居禁中而羣臣悉以奔竄獨臣一二人入對內東門凡五日夜供奉殿廬獨掌書詔不敢須臾去君側兩遇淵聖皇帝車駕出幸肯城率先陪扈亦不敢倒以疾辭不幸二月六日變故非常臣亦拘送招討司凡五十餘日徙至三寨遂止虜囚蘧離母帳中君臣隔絕不復進見忽於三月二十三日縱遣南官馮澥以下二十餘人令悉詣國相所臣獨不在選中尋問其故旁有小胡教臣以姓名屬用事貴人高尚書當得去臣用其說隨眾直遣粘罕帳前抵高尚書者亦得縱歸而薩离得去臣用其說隨眾直遣粘罕帳前抵高尚書者亦得縱歸而薩离得母猶囚醞不遣會使臣持國書敦趣上道遂與馮澥等俱來臣伏念主辱臣死天下之大誼二聖北遷中原冤憤而臣獨得生還豈有面目出入朝行於是移疾杜門不奉朝請以待師退竄伏田里家居八日而虜人以臣非遣人數復見追取朝命捕開封府捕送急若星火發卒圍第追迹至舍匿之家惡少年二百餘持白挺執械杻以待拘執會大軍已行府吏無所付遂得解免窮通

疾心氣耗貶言語譫諄每行詞命錯亂失次累加竄定僅能成章以總覈羣吏之朝既非疾病容身之日而爰立輔相之始又嘗有論刺之嫌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臣一外任宮觀謝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表

西垣視草豈堪老病之餘內閣紬書又玷高華之選叨逾過矣報稱何由伏念臣服宮兩朝被遇一紀四備省臺之列五塵儒學之聯浸冒朝榮遂登詞禁屬狂寇未即鯨鯢之戮而孤臣已濟魑魅之羣龍鬬魚逃殆將安往巢傾卵毀未有能全旋聞左袒之呼盡解南冠之縶捫心悼歎顧影驚嗟寄衰病於越吟返游魂於楚些忱辭叟扣懼遺塡壑之羞大恩不貲終委覆盆之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從欲全度矜愚擢從次對濟切之塗畀以方郡承宣之寄危衷增厲感涕橫流蒲柳衰殘已迫負薪之疾江湖悠遠未忘傾葵之心

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

臣自罹嚴譴屏棄遠方聖主在上陛如白日起幽仵匿洞見誠詎
躬發德音拔拭多罪召還詞禁歸覲清光擢之積垢污衊之中復
畀侍從論思之職義當聞命奔走造朝而衰瘵之身積憂成疚所
願假餘生於晷刻審難自效於涓塵須主投誠上扣聰聽臣坻迥
淵聖皇帝即位之日以國子司業擢爲侍御史方中國誌四夷之
禍而廟堂無一定之謀羣姦興訛匹夫橫議臣固居言路罔無獨
見遠慮陪輔聰明而一昧詆賈不叶公議因事論奏僅能樂貴言
狂意拙輕犯衆怒怨讒所歸遂成謗藪嘗論故宰相王黼誅死而
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說還之賜第以爲謀主宣撫使竟貸
王安中譚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以大中大夫提舉宮觀任便
居住罪同罰異物議沸騰責在臣等諫議大夫楊時在延和殿下
宣言淵聖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臺諫臣獨以爲有罪論奏不已
於是京攸之黨惟臣之怨張勸衛仲達以弃官得罪既除削矣又
傳述詔獄將致之死臣論蔡攸父子兄弟等亦棄官而去者何爲

豈獨不問於是詔御史臺根究臣等條具攸等兄弟親戚賓客之
棄官者凡數十人上之有旨送大理寺約法而勘等亦貸死於是
逃棄官守之人惟臣之怨金人犯闕李綱不忍忿忿欲一戰驅之
而幕府吏士皆年少書生縱諛以贊其決方元若草露有以待破
賊楚天覺謂劫寨之日漏語於旬日之先都人戶知之臣又論李
綱素不知兵難以獨任請以諸道兵盡付种師道節制而以綱佐
之老者之智壯者之決可幾萬全疏上不報是日也植三幟於開
寶寺榜以御前報捷爲名又張御幄於封邱門上以俟車駕臨受
俘獲而王師殲焉於是行營司官屬惟臣之怨又論太學諸生誘
衆爲亂劫請人主拜免大臣支解正人流血被道毀撤廬舍掠取
金幣幾至內訌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脅制天子武夫悍
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漸不可長於是
太學諸生惟臣之怨臣又論靖康之政專務姑息大臣掠美嫁怨
君父伏闕之後學官待罪放罪可也乃降詔以奬其忠羣凶懼誅

勿問可也乃肆赦以固其惡行營大臣下行使臣之職收金銀牓
以說衆心開封尹代行瞽御之職傳詔太學以沽上譽禁京責祕
書監詞臣追數其過宰相甚其言御之三反竄定無幾王蕃潛師
夜遁召兵於唐州臺諫交章論其罪慤而大臣以分兵護送家屬
之功竟薄其罪主威陵夷必自茲始於是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太
學官惟臣之怨時方殽亂以市恩釣名臣獨矯激以招怨怒羣喙聚罵悟不
時方弃指爵祿以市恩釣名臣獨矯激以招怨怒羣喙聚罵悟不
知畏觸情妄行卒蹈機穽始則蔡攸黨人呂本中之流作爲痛定
等錄文姦言以佑其父兄又崇飾聽語以并中臣終則言事臣僚
又置臣於僞官之內方杜門屏跡側聽威命而轉運司檄州縣拘
留不令走遞巡尉挾帶將吏兩至臣家結集保伍鞭撻鄰里晝持
梃以守夜擊柝以衛老幼愁怖水火不遑揭牓千餘徧行境內稽
察苛繞過於大辟有司初無被受止據進奏官報狀遂稱聖旨施
行閱兩月餘辛道宗潰兵入境居人駭散臣因得攜三十口竄伏

草莽中而迎賊官吏艤舟臣門指爲叛細嗾盜入室臣弟覲與之
遇拔劒欲擊得兩大徒旁營救因得解去生生之具攻劫一空雖
竹筍葦席陶瓦之器盜所不取者戕壞亦盡碧窗紙札悉被之雨
中而去臣等暴露野次一夕三徙不自意全衍從賊官吏稍來
還臣已無家可歸矣此皆臣情學無師剛褊自用積致怨仇以蹈
大難始假朝廷之命陷臣於大罪中假州縣之勢加臣以橫逆幸
負盜賊之威又欲致臣於必死摧傷頓挫無復生理竊臣自取亦
何所恨伏遇皇帝陛下廓日月之照卞雷雨之澤一洗鯁誣延登
侍從肉再朽之骨收去幹之魂義當勉膺疲篤再勤鞭策而飢寒
併至疾病侵陵形影支離衣冠零落存闕之心未替而犬馬之力
已不逮於駿奔市虎之謗既明而溝壑之填已侵尋於蓂莢伏望
深垂簡照追寢誤恩除臣一宮觀差遣假之歲月稍近醫藥怨仇
悔禍得保餘生雖戴盆不可以望天而結草尚期於異日
辭免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臣資稟愚憨數忤權要一遭誣陷遂竄嚴科負天下之至冤犯人臣之大惡始則州縣觀望發卒圍守至持梃擊柝以衛終則羣盜入室指爲姦細又探蠭場篦而去妻子流離兄弟奔散暴露野次不知存亡疾病呻吟日與死迫遽叨嚴詔邀復禁垣削罪籍於城旦之書收舊物於從臣之橐鬧閭驚歎胞拘維之禁交親改覩道問道之書痛定之餘恍如隔世理宜扶傴奔走造朝而積憂熏心形癯骨立負薪有疾力難强於驅馳俟駕而行罪不容於逋慢忱辭上扣全度矜從擺之次對清切之塗畀以方郡承宣之寄重惟涼斐彌積兢皇臥澤濱之疴尚未逃於鬼責冒鵞梁之刺必又致於人言伏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安田里以保餘生雖嘗膽坐薪莫追往謬當叩轅擊壤以俟太平

知平江府謝表

詔紱疏恩忽返南遷之役襲封避寵又分東顧之憂擢升內閣之華增重全吳之寄中謝伏念臣憑愚護短見謂褊衷觸情妄行自作奇禍厚誣若此一死何逃尚寬東市鈇鉞之誅永畀南海蠻蛇之侶仰止覆盆之照俯矜種豆之冤投豺遷屏於遠方敗屐再升於華屋豈堪老退治葦硯於西垣止欲歸休挂衣冠於神武純誠備罄全度矜從猥分刺史之符再列從臣之棗心勞政拙已憂魏顥之不容寢愕夢驚可見吳牛之尚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謨天縱盛德日新炎正中微肇光武興王之業小雅盡廢賡宣撥亂之詩深念三吳剏敝之餘改畀千里藩宣之重寃其老矣自惟無益於縣官臥而護之尚欲兼容於獄市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早承人乏分布藩條五月無報政之功一札有賜環之寵與司封駁給事殿中著名籍於瑣戶之嚴奉光塵於屬車之後冒恩不次殞涕何言而臣素履空疏議論迂闊湔祓材朘力用大而不勝憎學謏聞謀身而不足浸叨榮祿卒蹈危機鬼瞰其家天奪之魄疊疊追桑榆之晚駑駘從溝壑之填終賴至仁曲全殘息復叨召節趣覲嚴宸荷識拔之非常豈糜捐之敢愛仰祈睿照俯鑒微衷芥然菲盡之驅負薪未已渙若惟行之命反汗何嫌

辭免除給事中第二狀

臣聞任人者均勞佚之宜制國者權輕重之勢汲長孺之直豈薄淮陽蕭望之忠亦試馮翊因之重外何必居中矧今潢池赤子弄兵之初豈無渤海太守勝殘之效埋輪屏盜拔薤鉏姦立苗欲疏烹鮮勿擾庶不負千里長城之託亦少舒九重仄席之憂獨在臣愚常懷此志忽紆召節入侍鎖闥自惟緜力薄材必無論事回天之力如其寸長片善或有承流宣化之功稍貸一時送故迎新之勞浸革前世內重外輕之弊庶仰關於聖慮或有取於斯言許以終更少俟及瓜之代責其來效庶幾橫草之酬

謝給事中表

襲封亟上甫拜恩命詔墨未乾遽叨收召上聖軫哀憐之眷愚臣知稱慙之難中謝伏念臣一涉世途嘆貽俗患鄭鼠獨推乎一國誤以璞而貴焉越犬連吠乎十州固非雪之罪也懼鉏傷之不免念飛走而欲逃賜札召歸冀祈解免一麾出守姑遂便安恩疏左省之華地極周行之峻躋躋四顧俯偃三辭覆車在前可以鑒矣垂堂而坐亦曰殆哉重叨非據之安必召疾顛之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紹膺寶曆宏濟大艱蒐攬眾才收還故物馬齒已老矣何必圖新衣敝又改兮莫如求舊故茲選愼誤及孱庸雖無用之材終莫稱乾坤之施而不改其操尚堪司風雨之晨

表狀

辭免吏部侍郎狀

棄生陋阨無以痛人涉世迂疏動輒得咎精神耗於憂患婁驚馬尾之書名節壞於謗讒孰聽鼠牙之訟所願投棄湖海寬朋之地庶幾永保桑榆遲暮之年敢冀憐慈尚勤鞭策召歸禁闥曾未踰時擢寘選曹更叨枬寵念艱難如此豈嘗以正事爲辭而滿溢之餘則又以人言爲畏仰祈睿鑒追寢誤恩伐檀而寘之河終負素餐之恥維鵜而不濡咮難逃竊位之譏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承流支郡方叨左省之除擢貳選曹更代北扉之直龐恩深厚小臣何以報稱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己凌兢中謝臣聞庶書三載黜陟之文周官羣吏誅賞之法歷時千載分摠四銓圖籍浩繁官曹猥衆諸郎寄坐老吏專家二年干戈俶擾之餘一時水火焚漂之後千創橫潰三窟旁穿世號杷推如臣者自視闕然智力已窮憂責彌重若爲報稱不負使令固常欲奮軀上副君父責成之意恐不勝側目必致小人妄作之凶茲坐嘲銅臭士無固志端若視馬曹然官不卽工但直書紙尾耳深惟流弊常激懦衷使夫人皆從容而自居則誰當以奮發而爲意攬轡而上狃有志於澄清奏刀欲前了無施於盤錯空憋餘力實負初心茲益伏過皇帝陛下剛德方亨大明繼照深鑒百王之弊致之功輸夙夜之勞簡遂愚公之志效涓塵之報庶逃黯伯之譏

辭免戶部尚書狀

竊以羣胡南牧大駕東巡姦雄奮臂而呼將士倒戈而至千宮逃散萬室鷙奔猾糧委於煨燼之餘金繒捐於盜敵之手理兩朝衰亂之禍雖衡冠之髮共憤而當車之臂何爲進退怔營俯仰愧怍洗虞淵之日大臣雖復僻之功操魯陽之戈諸將厎勤王之績乃獨之出納制萬貨之低昂孰能破輒於肯綮之間多多益辦是宜審聽於音聲之際一一而吹選任或非其人誤國莫甚於此如臣者本以鴻書刀筆備藩宜之寄又以文章言語參侍從之華忽被詔除俾承乏今廊廡禦戎之急惟兵民足食之先宜得命世經綸之材安用老生陳腐之說智有所不及甚虞操刀製錦之傷狷有所不爲何預越俎代庖之事

謝戶部尚書表

備數選曹分掌三銓之法擢材計省參榮八座之聯中謝竊以舉天下版圖之繁制邦內經常之費任土納四方之貢持衡居萬貨之平輕重相權上下與足承平歲久奢汰日滋好大喜功說新厭故遂底觔魚賴尾之害馴致羝羊墳首之妖萬乘蒙塵不備純駟羣氓擗瘵不憮羨黎當屬能臣共圖國計顧衷傷之未起念均節之宜先六軍之名籍第挂空文三省之司存猶仍舊貫吏部毀法添差之冗公車上書特補之恩學校儒官尚從文具圖書冊府當俟太平畫餅空餐畫堤浮食在宣和固已如此至建炎益又甚焉自非蠲令改制一清流弊之源何以富國裕民復見中興之盛顧如臣者自視闕然智力已窮憂責彌重若爲報稱不負使令固常欲奮軀上副君父責成之意恐不勝側目必致小人妄作之凶茲伏念臣愚不達禍福之機學不通古今之變遭時之亂所向輒窮鼠入角中計焉出矣燕巢幕上危莫甚焉惟命之畸緊天之幾當靖康之北狩兩遇諸戎問鼎之師遑建炎之東巡再見羣凶伏闕之禍雖衡冠之髮共憤而當車之臂何爲進退怔營俯仰愧怍洗虞淵之日大臣雖復僻之功操魯陽之戈諸將厎勤王之績乃獨之出納制萬貨之低昂孰能破輒於肯綮之間多多益辦是宜審聽於音聲之際一一而吹選任或非其人誤國莫甚於此如臣者本以鴻書刀筆備藩宜之寄又以文章言語參侍從之華忽被詔除俾承乏今廊廡禦戎之急惟兵民足食之先宜得命世經綸

乞宮祠狀

伏念臣愚不達禍福之機學不通古今之變遭時之亂所向輒窮鼠入角中計焉出矣燕巢幕上危莫甚焉惟命之畸緊天之幾當靖康之北狩兩遇諸戎問鼎之師遑建炎之東巡再見羣凶伏闕之禍雖衡冠之髮共憤而當車之臂何爲進退怔營俯仰愧怍洗虞淵之日大臣雖復僻之功操魯陽之戈諸將厎勤王之績乃獨之出納制萬貨之低昂孰能破輒於肯綮之間多多益辦是宜審聽於音聲之際一一而吹選任或非其人誤國莫甚於此如臣者本以鴻書刀筆備藩宜之寄又以文章言語參侍從之華忽被詔除俾承乏今廊廡禦戎之急惟兵民足食之先宜得命世經綸

乞郡狀

伏念臣偶脫淮甸兵火之威復值錢唐戎馬之亂梟雄跋扈宮闕震驚當一時遭變之初共有枕戈之怒殆諸將策勳之日獨無橫草之勞以茲憂愧之餘始上退休之乞祂隕無用猶有望於蓋帷晚晚奚爲恐遂塡於溝壑敢冒恩紀尚閟俞音俯加簪履之矜未忍寘諸閒散尚有蒭維之託或可備於驅馳庶卹流亡鉥鉏乾沒平刑息訟奉法首公備宣夙夜之勤或有涓埃之補伏望皇帝陛下哀憐故物惠保餘生不使在梁之鵝食無功之祿庶使乘軒之鶴逃竊位之誅

謝龍圖閣學士知溫州表

南臺民版之司疇庸弗效內閣義圖之峻渙寵非常聳吏民瞻望之華極儒學遭逢之盛省循非分榮懼交中中謝伏念臣讀古人之糟粕而求復其初守先王之遺廬而不稽其變嬰時多故爲世畸人眾目眩於明汙百口咻於造大視槍榆之笑奚爲負南海之

風厭惘轍之呼安用激西江之水遂無施於尺寸徒自靦於心顏空受支離十束之薪謾索侏儒一囊之粟始冒挽有籲天之乞尚依違懷擇地之嫌贖奏上陳方虞大戾薂聰感徹更冒龐恩聯近臣之籍於殿中未覺長安之遠分刺史之符於海上難忘魏闕之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先幽黜寬在罪疑季布罷歸豈待一人之爲說其脰肩肩遂忘其醜重叨殊寵實異初心辭劇就閒豈生平之所望奉法循理尚歲月之有餘

謝賜對衣金帶表

寵靈賁冒命服光華四牡倭遲七衣安吉叨逾莫儗拜舞知榮中中謝伏念臣徐徐無以瘉人惓惓粗知許國牛衣臥泣常抱百憂馬革裹屍願效一死屬上聖宵旰焦勞之日豈羣臣曳婁閒暇之時故蹇蹇有揭厲之思而舊鞭恨功名之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先厚下棄在與賢分頒出筒之珍加賁章身之寵義無擇事願希王陽叱馭之風忠以致身庶幾季路結纓之節

怒不容甚惡小人更得小人之目力排衆斂終賜聚斂之議事之好還理固如此區區本志願效狄山一障之乘徐徐全生敢懷范蠡扁舟之意卒從吏議追貶官資念報國之無期但捫心而永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先幽黜寬在罪疑季布罷歸豈待一人之毀樂羊何罪其如三篋之書卒解免於大訶俾退安於眞館東嗚之失請改事於桑榆北闕之存終係心於江海

辭免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狀

竄迹窮閭叨榮膺仕偶塵薄伎遂蹈危機所願鋪張太平累洽之宏休不虞遭值國家非常之大變靖康國破淵聖衰播陷於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比喧公議請寘嚴科屬乘輿方事於東巡而旰食尚勤於北顧仰勤容斷申諭德音凡此誤朝誰爲首禍併二聖辱在於泥塗而不問則一時失言於翰墨而何尤卒解免於譴何尚叨塵於器使逮明受勤王之舉正建康移蹕之初國步莫安大明黜陟臺評建白久追誅夷茲

謂眾君子與邦之時豈容一小人辱國之罪始從吏議追梹官資
荐致溢惡譽常出於過情繄乍賢乍佞之無常故三仕三黜而未已
班復備潘維之託顧疾病呻吟之久積罪愆汗累之餘眾人鄰蹄
而無嫌羣盜猶狂而未已百罹如此行見死生禍福之分一飽無
期豈復富貴功名之望伏望皇帝陛下發好生之大德推從欲之
深仁察臣餅罄之量已盈憫臣鐘漏之期將盡俾安餘命以就窮
途非敢效召平以故侯種東陵之謀不幾乎田橫以庶人守海島
之意所有復待制恩命未敢祇受知臨安府指揮亦乞寢罷依舊
宮觀差遣

辭免第二狀

臣云云更敢輒違詔命卽日單騎就夜兼程到本府交割職事已
具奏聞而臣犬馬迫切之誠尚未冐瀆須至奏陳者伏念臣愚闇
剛褊動輒得咎分於聖世永爲天下之棄民敢意慈憐尚軫故物
清資顯秩起於徒步之中衰病增光感涕交下所宜卽日奉詔奔

走造官豈應更飾矯僞不情之詞固爲避上煩程督之嚴而區
區之情實有不獲已者臣聞洪鐘大呂於微撞小器溢於大受故陳
力以不能而止官人爲器使之宜儻不量力之所任以貪一時苟
得之榮則道盡途窮必致失職敗官之悔共惟行殿暫駐會稽以
錢塘爲扞蔽自經戎馬披猖之後冰銷火燎滌地而盡千創百孔
不可措手若但陰拱熟睨則創殘疲瘵之俗何自息肩必欲小有
更張則僥倖不便之人必致大作謗讟自非素有聞望足以彈壓
羣小號爲剛明能以身任眾怒庶幾歲月之內可冀分寸之功如
臣德輔望輕起於閭巷遍都大邑十目所視吹齏懲羹救過不暇
安能於度外有所爲以稱塞明詔伏望皇帝陛下察臣狂愚有素
非擇地於艱難多故之時閔臣衰老無能恐敗事於緩急有爲之
際特賜解免改用能臣依前宮觀差遣

知臨安府謝表

已試無狀久不勝於羣言驅去復還終未捐於一眚畀行殿保釐

之託躐西清嚴近之華中謝伏念臣小技矜愚褊心忤物怒每生
乎溢惡譽常出於過情繄乍賢乍佞之無常故三仕三黜而未已
點蒼蠅於謏墨得本自於偶然訪過鹿於覆蕉了不知其所在忽
紆詔紱又起民編擢孤臣於罪愆汗累之餘付一方於兵火創殘
之後丹心空在白首重來子卿牧海上之羊節旄盡落令威化遼
東之鶴城郭今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運道樞以應寰中秉智燭
而觀天下使愚使過不昭厲世之規作威作福躬擘御臣之柄故
茲頑鈍尚欲使令聽長樂之鐘未覺九重之遠守北門之鑰終期
一死之酬

臨安府乞宮觀第一狀

臣多病早衰體氣弱適當春夏霖雨之時乘虛中溼瘡病大作
兩足尤甚不能鞾鞋方欲奏陳乞宮觀散而張琪賊馬侵犯州縣
裹瘡踠事載星而出雖過私忌不敢在假上賴朝廷威靈逋寇遠
遁一方救鼠而臣所苦瘡瘍浸劇臨見吏民迎餞賓客行立趨走

氣血下注更無減損之候矣今不治漸至深痼必爲廢人伏念臣
自三月初承乏彭郡庸無錢糧無粟固嘗句請於朝廷又嘗科敷
於州縣督責酒稅檢制吏謾鞭撻羣偷殆無遺人計今錢物見在
尚可以支梧至七八月秋稼登場人人可爲矣臣吏能淺薄已試
無效固不敢求候於多事之時而臨安大府東南奧區又非尸祿
臥痾之所伏望聖慈察臣別無規避特賜解罷除臣宮觀差遣一
次

臨安府乞宮觀第二狀

右臣已具奏乞解罷今任除一宮觀差遣未蒙施行須至投誠上
瀆天聽伏念臣被遇三朝叨塵六郡顧吏能淺薄干城固圉初無
尺寸可采之勞而將事艱難避寵辭榮又涉道慢不恭之罪薄宣
大府更歷三時避讒畏譏進退惟谷校錐刀於榷酤征商之賤剔
荆棘於頹垣敗墜之中送往迎來筋骸難强擲風沐雨疾病交侵
道盡途窮咎深譴滿伏望皇帝陛下憐其衰瘵畀以安全與其悼

犬馬之死於蓋帷孰若貸樗櫟之生於斤斧

謝復官表

削籍口中俾輸薪槀加恩區內復齒搢紳施重邱山懼深淵谷中謝伏念臣乖於時而少與愚自用而不同方當眾人皆欲殺之時而有逼國稱不孝之罪一夫造訕濟以羣咻三免投荒瀕於萬死老母懼不測病六日而沒幼女失所恃生十歲而亡獨寄命於窮交遂委身於謗藪繫刀頭之砥蜜其獲幾何視井眉之居餅所喪如此分甘永棄尚軫慈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禮秩百神方均大慶歡形四表未忍遐遺孺子入井之聲而動其心覩一夫向隅之泣而慘不樂遂超常法復畀周行自惟放逐衰病之餘莫稱收拾衰矜之意丹心未折白首何爲掩鼻炙眉方追前繆息黥補劓誓畢此生

復左朝奉郎謝表紹興丙子六月十二日指揮八月十四日告下

萬里竄流幾徧大地山河之境一言感徹復見中天日月之明發跡窮閭增光末路冒恩不次撫己知慙申謝竊惟天下國家治亂之原竄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部分南北朋列東西兩曾參之孰是孰非一王尊之乍賢乍佞聽後後聽言固未易也知人豈不難哉臣與讒人刓無纖芥逢機臣之怒遽興大誅挾獄吏之助遂中深文鍛空造端課無貣有驟齒徙鄉之惡族夷孺戶之氓自惟斷斷之無他豈免譊譊而上訴方其心迹之未辨竊楚相之璧雖百口何以自明要之名實不可欺校鄙陽之金而眞盜然後乃見已自分此身資恨於九泉之下不圖蒙大造起廢於一日之間公議既申冤抑自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周道砥平蠲鯀而舉臯陶忍之仁示解網好生之德清資顯秩驟起於徙中晚節末塗微榮於望外逮茲晚遇實過初心曾未朞年薿叨三賜食芹而美矣豈堪致命捐軀仰酬萬一

乞宮祠狀紹興丙子閏十月上旬十二日告下

臣頃以非材被遇三朝徧塵法從負乘致寇自速顛隮除籍爲民飲水飯蔬無復榮望惟是平生大節橫被誣執涔鱗破壞以致掃地中夜起坐慨然興歎竊惟明天子在上聖學高妙爲百王之冠不下堂窺牖因已盡得是非善惡之實於四方萬里之遠豈容臾昧而不辨明但未死亡終見天日屬者乾剛獨斷渙發德音作福作威皆自己出哀閔無告保全名節於二紀積垢汙壞之後刊除囚籍追復冠裳恚願滿足瞑目無所恨矣第頹齡向盡懷恩不復尚圖橫草之功而老馬虺隤貪戀君軒猶有敝帷之望伏乞聖慈除臣宮觀一次俾奉香火畢此餘年雖雲天悠遠無復望清光於屬車豹尾之中而湖海寬閒猶能詠帝力於歌田牛角之上

謝復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厲精更化方臨極辨之朝竊食偷安更冒非常之寵書祕殿所以待四方儒學之英均佚殊庭所以奬一時勳勞之舊直廬地禁具館身閒聽九重朝鐘暮鼓之音奉千齡晨香夜燈之祝併疏異數驟及非材伏念臣頃獻瞽言塵兩科俊造之選旋瞻旄仕汙三朝嚴近之班中祕書鉛槧之勤御史府紀綱之寄代言西掖視草北門瑣闥論思金華勸講分貳選曹三銓之劇進長地官八座之崇四升內閣之華五殿大邦之重據眾人必爭之地貪四海欲得之求官謗薦興刑禍隨至投畀魑魅之野永窮魍魎之鄉幸遼倒牛生泝沿萬里皇明燭隱天度包荒洗滌厚誣甄敘崇秩伶俜弱植已無牛羊踐履之憂晚晚餘齡遂有犬馬蓋帷之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與念青氈之故物久爲白首之窮囚推覆鍾忍之仁示解網好生之德清資顯秩驟起於徙中晚節末塗微榮於望外逮茲晚遇實過初心曾未朞年薿叨三賜食芹而美矣豈堪致命捐軀仰酬萬一

乞致仕狀

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更中外之選凡五十二年蒙覆育之恩今

七十九歲中緣罪累久去朝行遭值清明盡從略洗雖葵藿所向未嘗忘在闕之心而蒲柳已衰盡披露守邱之願況已過臣子引年之制尚竊希君父養老之仁伏望聖慈許臣致仕矜收餐履貢愚誠惟俾全螻蟻之微軀猶有終於後福莫報邱山之大德竊自愧於平生

乞致仕劄子

某年逾八十尚玷吏籍疾病衰殘心志凋喪耳目昏瞶犬馬之力不復自效理合知止伏望特爲奏陳許令致仕上還印綬歸復田里爲農爲圃叩轅聲壤歌詠聖化度此餘年不勝區區願望

辭免待制狀

臣服事三朝效官五紀驚馬縻棧豆已叨貽濡咪之譏神虎挂衣冠亦再上乞骸之請忽紆詔綍尚軫遺簪還畀西清荷囊之聯永爲東路角巾之寵念已過臣子引年之制有慙知止之風更叨榮聖恩念舊之仁益負貪榮之愧所有待制恩命不敢祗受

謝敷文閣待制致仕表

歷想書辭輒冒乞身之請俞賜可亟推從欲之仁興念三朝故物之遺復玷兩禁侍臣之選超逾若此稱效蔑然伏念臣頃緣東朝廷入覲元帥府猥先諸老際會千齡奉寶玉於一旅上天之初負羈紲於五馬渡江之日羣趨帳殿每預嘒谷分直蘆扉嘗蒙特召名浮過實咎積捐災一挂丹書遂至白首龍鍾老矣僅存填溝壑之餘鼓舞歸歟詎有收桑榆之望敢圖簡記猶冒抽揚俾綴甘泉仗內之班以爲菟裘林下之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愚蓬求舊德大包荒雖疲癃衰病之身自甘永棄而收拾哀憐之意未忍遐遐賜下行之禮以垂矜許三命之恭而拜貶曷云得謝茲謂叨榮念永違咫尺之威無復就堯之日願少忍須臾之死猶未厭舜之風

落職謝表

乞身辭仕已度亡羣投老殘年亦開九秩偶緩斯須之死猶未厭於人言不加悼羣之刑蓋終存乎典禮雖仰戴邱山之重實深負淵谷之虞伏念臣六世陳人朽敗之質新豐翁右臂已折杜陵老左耳亦聾無復二毛唯餘兩齒已挂冠避賢者路薦更歲月之久行就木爲土中身祇在旦暮之間尚玷臺評盍從吏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方從孝治尚禮高年加惠困窮豈念舊惡況已奉身而退可以止矣抑又削迹不容爲已甚焉何足誅鉏姑示鍼砭然雷霆之下宜無失匕箸之驚而犬馬之微猶有賜蓋帷之望

謝復敷文閣待制表

窮途起廢收故臣於散地之中禁路疏榮聯近侍於屬車之後恩不次擢已奚勝伏念臣書元豐民版之丁擢大觀儒科之選偶塵薄伎浸冒官榮參從橐之華備搢紳之列人際會千齡已成大耋聽正元供率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時世之敝外人應笑敢圖殘息尚簡清衷加畀崇資復還舊觀雖東海之賜金已盡久矣汶寥而西清之命紱惟新足爲榮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創業守文上法重華協帝下武纘文上漢璽而三辭表永臻萬壽之期

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燕清淨無爲之宗守慈儉不爭之寶希夷體道淵默凝神冠帝號之尊爲太上皇極人倫之貴爲天子父率厎前殿問寢南樓訪唫嗣而得聖人清築新豐而享天下養臣退安畎畝鳧鷖名於千載高視百王之孝治方躬閔之難坐格泰寧復見羲農之盛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御六龍而乘乾君臨大寶斂五福而作解慶洽寰區邦命惟新天心底豫

恭惟皇帝陛下重華協帝下武纘文上漢璽而三辭

爲天王當楚璧而五拜作神主諷歌攸屬鬲數自歸紹皇策於千齡嗣無疆之服撫帝國於四大包有截之區顧疲驩弗洎於駿奔而本舞自同於爵躍戴盆而望天表雖莫窺十日竝照之光投杖而聽詔書猶能舉萬歲三呼之祝

書

上皇帝書

臣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心聲感發出於自然萬口一音如符節千歲一辰如旦暮也今有人頓仆淪陷於坑阱溝瀆之中自非惡之欲其死雖塗之人莫不可援而出之然必叫號天地父母以延一旦斯須之命者天下之至情固非所望於塗之人而求之於其所必拯也臣幼而讀書粗知忠孝之節服官二紀被遇三朝入典兩郡出分六郡而愚不自量疾惡太過自蔡京用事人人皆知其遺祉稷之憂而臣獨深惡其黨類者蓋以謂自古奸卓一夫之惡不能獨有所爲必有不仁不義之徒背違君親助成其惡然後一朝毒流天下而不可救故自政和以來五爲京條吳敏所逐鎖宮祇職悸不知懼淵聖皇帝深諒愚忠親降德音謂臣言蔡氏有力召自方州再司喜實於是羣邪側目千岐萬轍思所以報復之方會陛下擢臣知臨安府事而大臣悉召京黨分布中外如李光者蔡氏餘黨尤爲魁桀挾大臣之助鑿空造謗上疏論臣收受諸縣獻錢四萬貫盜軍期金銀出糶官米受百姓財物皆以萬計面謾君父貨鼓搢紳更唱迭和相爲首尾獄官傅致其罪以收買官舡木植之錢誣臣自盜以饋送過客經文抵札之屬誣臣入己羅織傅會只用衆證遂以錢一千八百貫爲名陷臣於大辟貸死免決刺羈管象州嗟乎冤哉青天白日昭昭在上負天下之冤而不敢訴者三年於此矣臣伏見祖宗之制笞杖至輕之罪尚慮有司觀望減裂不得其情故有錄問之法審錄之際翻異稱冤則移獄別推別推之後事狀明白更無可疑尚復抵讋留繫不決始用衆證至於命官則又加詳矣雖因臺諫論列監司按尚恐耳目之所寄風聞過聽必差官體驗覆按有實然後隨所在置獄推治有三問有錄問有審問其詳如此至於受財入己名色若干追驗贓證悉上送官書押伏罪隨所坐多寡抵罪行法自宋興百七十餘年與天下公共之法也至臣獨不然既非臺諫論列又非監司按發止因李光怨仇兩怒之言大臣佐佑其姦不復審覈眞僞直作臣僚言章送大理寺木寺追取簿書捕逮官吏急若星火日夜鍛鍊並不如章而承望風旨不容但已同謀誣陷便用衆證臣待罪私家無一吏至門無一詞勘詰不追贓證不取伏辯直行典憲同時連坐備嘗箠掠不堪其毒懼罪誣伏尚謂取臣伏辯必自有說追索贓證必有所主不圖一旦便鄰身而已朝廷遣三使臣連夜入蘇湖常三州起發州郡望風分遣巡尉餞卒圍第閽門驚怖臣妻章氏積憂成疾六日而亡兄弟離散孤幼失所觀者傷嗟至於隕涕行次湖州朝廷又創臣疾速前去所過州郡大理寺移文催赴貶在刑部而大理寺行遣不已嗚呼以陛下之法僨權臣之怒置一夫於死所固無不可況此天下多故之時所以大臣矯枉過正賞明罰當開公道以收復人心召和氣以消弭天變而怙亂無稽報怨不忌所以道路之人見臣相睚訾驚嗟太息而不已者豈謂臣一身之休戚而已哉不惟如此與臣同時得罪如柳約錢稔張說者皆臺諫監司舉按贓罪之人或以大臣雅故止放罷而不問柳約錢稔是也或以大臣姻家已繫獄而復釋張說是也如臣既非昏姻之故又無朋比之私深文中傷乃至於此陛下試詔宰執檢會臣與柳約等章疏少經聖覽一時之間高下其手欺罔聖聽務快恩怨使陛下綱紀文章大壞至於蕩然較臣之罪孰爲輕重方禁京擅政二十五年數起大獄誣害忠良蓋以百數不過散官安置而已殆今餘黨復張又過於京三免投荒蓋自臣始臣不足道也凡陛下左右侍從之臣觸忤權貴便中以奇禍此例已開他日復有強臣在位人人懼禍靡然從之孰爲陛下宗廟社稷之衛乎臣聞人臣得罪於君父譬之天地也雖雷霆之下無不糜滅而雨露隨之得罪於權臣譬之鬼神爲妖爲祟終無已也今者伏遇陛下進退大臣選用臺諫申列冤濫公議已聞及此餘息尚存之時叫號天地父母一訴區區螻蟻之

憫而不敢復避鈇鉞之誅臣老矣豈有他望只乞聖慈矜憐舊物
憫臣久負大謗不容於羣枉之間口滿醜誣許用赦原放還田里
收葬已死之腐骨尚存者不終陷於溝瀆坑阱之中豈惟愚臣獨
受大賜亦足以紓天下憤懣不平之氣少革羣黨報復睚眦之風
臣無任

二書奏到行在已有指揮施行

臣聞管仲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故能九合
諸侯一正天下曹劌亦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
可以一戰故三鼓之後齊師敗績何者罰惡當其罪則國人服國
人服則可以圖霸矣折獄適其平則眾心說眾心說則可以勝敵
矣恭惟皇帝陛下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屢下明詔申敕獄吏常恐
一夫陷於非辜而大臣怙亂藉公報仇怨一快於刀劒曾筆之間
帝閽九重如在天上沈冤無告號籲不聞甚可痛也臣頃罷臨安
府事之後適新宰相用事有禁京死黨李光者望風指上疏論臣

盜取官錢四萬貫并激賞金銀以萬計又受所部人財物皆有主
名大臣挾怨欣然納其言欺罔宸聽作言章行下直送大理寺羣
議紛然大喧朝聽臣亦駭懼不知所爲竊自思念盜取金銀錢以
萬計必有贓致匿藏之所受所部民財必有傳送付受之人有司
驗治追索贓證顧眾私家了無一物彈文謂何又念禁京擅攻於
崇寧大觀之間婁起大獄轟復怨憎亦須並緣疑似誣惑上下豈
取鑿空中傷善類況今日艱難多故之時不應更甚於前以故偃
然自謂無事夫何大理寺官吏朝詣都堂莫遑私第共謀誣陷械
繫數百人鍛鍊百餘日不遣一吏抑臣之門亦無一辭問臣之罪
忽降謫命坐贓一千八百貫貸死免決刺羈管象州下蘇湖常三
州起發巡尉數輩發卒圍第驅迫上道徒步出門行次衢州偶見
朝報所坐乃金銀木植紙札經文之屬計直爲錢一千八百貫嗟
乎冤哉陛下之法安在也盜金受財既有名色不取於臣所止用
獄官傅會之文折取價值何以名爲贓不經審錄不取伏辯直行

典憲赴貶千餘里方知所坐何以名爲法奄罔成羣縱情妄作不
知有君父不知有祖宗之法不知有天地鬼神之靈不知有賢士
大夫議其後舞文毀法欺天陷人一至於此方詔獄之作也儻臣
有一金之直藏於私橐推治有實必付吏大索暴陳於朝爲終身
不可磨滅之罪豈肯違法不索贓證但追一千八百貫價錢苟可
以誣陷於大譴大何之中必捕逮繫獄使叩頭伏罪永無號天訴
地之所豈肯不取伏辯三免投荒而去且除籍爲民不齒於搢紳
矣方被受堂劄付臣趣行決獄之後名在刑部矣而大理寺移文
州縣催趣赴貶所不已典章蕩然更相破壞以此撲之冤濫極矣
故臣被罪以來交親問遺之書士大夫慰勉之言時聽浮屠老子
空幻之說與夫道路咨嗟太息之辭皆謂此身一落世網是非毀
譽得喪榮辱自有定命固不可逃但未死亡終見天日所可惜者
大臣舉措乃如此也昔蔡京用事窮凶極惡築大馬大亂之成燔
禍社稷殆不可救不謂後之君子踵亂士之轍出新意以作俑釁

一夫而自快豈明主所望於除殘救變之時今者側聞用事之臣
相繼罷免一時造言起獄納溝下石之流悉已去國以此占之公
議亦稍申矣臣蒙垢累年頓仆道路一敗塗地萬事瓦裂妻死家
破暴露溝壑劾稚呱呱不能自存亦足以償仇怨之怒矣兩遇大
赦雖蟲魚草木之微可以赦除而更始矣朝廷清明眾賢馳騖賞
善罰惡開示大公皆欲措明主於三代之隆豈直管仲之流以其
君霸而已二帝遠狩中原陷沒除苛解嬰收服眾心以開國於萬
里之外豈止曹劌一戰之功而已臣愚所以不避萬死獻書在所
冒昧自陳伏望陛下灼見冤狀斷自聖心念臣當眾人皆欲殺之
時而有通國稱不孝之罪悼鬻屨之不售復昭帝覽燕國之奏書而獨得上官桀之詐齊威王聞左右之毀言
而更論即墨之封一洗無辜縱臣自便歸葬死者存育生者退伏
田里以盡餘齒上廣陛下欽刑慎罰之仁一申天下公共之法消
弭大臣報復睚眦之風稍懲獄吏奇文巧詆之禍少紓天下憤懣

不平之氣豈惟愚臣一人獨受大賜

三（原興丙子五月十八日上六月十二日得旨復左朝奉郎）

臣聞人臣之罪莫重於贓汙天下所惡莫過於大貪吏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而名在贓吏之籍有如孤負大恩苟賤無恥盜取公私一錢則死有餘罪若其橫被讒誣負天下之大謗蒙垢二紀曖昧不明亦足以繫公道之開塞臣紹興初蒙恩守臨安親數月而新宰相用事稍除不附己者臣懼稱疾請宮祠罷去猶不厭其意忽有言章誣奏贓罪遂起大獄鍛鍊彌時私家無一物可取爲證無一吏持片紙扣門問所當之罪獄吏望觀勢不容但已朝詣都堂莫造私第輒用眾證傅致深文中以危法論爲城旦三免投荒幾不保背頰久之二三大臣相繼罷免臣始具奏投匭馳訴以謂吏部侍郎李光既非臺諫又非監司按察之官挾大臣之助越職論奏作臣寮言章行出臣寮言事雖許風聞盡付有司體量得實而後取旨置勘而意在中傷直送大理寺一疏千餘言論臣盜激

賞庫金銀錢以萬計受百姓財物亦以數萬計制獄初興追逮紛然急於星火妻孥怖駭方食失飧臥不著寢不知所爲臣徐論之曰視吾素衷可免憂矣身爲太守有積俸十餘月尚恐官屬援以爲例不敢支請乃取非其有而爲盜耶俸歷今在可考也然吠聲之流譁張爲幻鑿空造大羣嘲聚詬助作聲勢如臣私橐果有銖兩尺寸之藏必移文州縣發吏追索暴之於朝以爲口實乃用公庫餽送過客紙札楞伽經東坡集之屬焉爲臣自盜既言自盜亦合就臣所追取有司估直若干計贓結罪卻乃追索價錢爲贓出於何典命官犯法自一問至三問有錄問又有審問祖宗立法防閑之意正爲此也所謂眾證多緣私務獄或負冤稱屈或詆讕避罪近移他縣遠移別路差撰官吏參驗考覆罪狀了然尚復謾遷延歲月以圖幸免則用眾證近時呂頤浩中子烝庶弟之母捕逮繫獄懼罪佯瘖不肯直對亦用眾證如臣所坐未嘗移獄別推未嘗託疾避罪大理寺何名輒用眾證治贓無一物可追而以價

錢爲贓公案無書押一字而以眾證爲罪大臣朋比欺天陷人一至於此實命既下劄送蘇溯常三州巡尉四五輩將吏卒百餘人直入臣家如捕逃亡催迫上路臣妻韋氏驚悸感疾六日而亡八歲之女遽失怙特疾病彌年亦隕其命家門破壞兄弟離散爲世大僇可謂極矣於是泣血書辭籲天請命一塵嶮覽洞照肝鬲哀憐三朝眷履之舊動一失所之懷訴草朝聞詔音夕下許從臣自便歸宿田里旋葺沛宥稍復官資天慈再造可謂生死而肉骨矣未幾故相復用權震中外每聞德音受無根報復睚眦破壞一臣貧之家則終日凜然如負霜雪潛深伏奧息交絕游塊坐一室形影相弔嘗懼不免豈復更有他望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天縱聖學日新聽斷之暇手寫經傳龍文虯畫刻之金石蓋數十萬言自三代秦漢至晉魏隋唐千有餘年讀夫小人得志欺天忠臣孝子抱恨入地何可勝數固自得之聖心焉臣聞慶曆中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仁宗皇帝使

使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爲惡言傾修銳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脫安世本白上曰臣觀修無罪言者誣之耳仁宗大悟修等皆無恙熙寧中蘇軾議新法之害忤王安石會司馬光以諫官薦軾神宗皇帝曰軾丁憂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販私鹽蘇木入蜀光對曰貴人當察其情軾鬻賣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乃安石以親家謝景溫爲鷹犬攻之耳神宗亦悟陛下英類祖宗如臣幺麼豈敢望前輩先達方讒誣並進之時有一侍從如司馬光必能爲臣開陳感悟聖聽詔獄暴興之時有一獄官如蘇安世必不以眾證陷臣於大罪薄命如此窮則呼天固其所也今者伏遇陛下躬攬威福之柄朝聽羣臣之議夜覽四方之奏或降玉音或御宸筆乾剛獨斷大吏奉行黜鬼瑣進忠良消弭告訐之風屏除詩刻之吏追還禁錮不齒之囚洗滌暗昧無辜之罪生者甄敘官爵死者錄用子孫大鈞播物草木蟲魚皆被矣念臣嘗事陛下於艱難之際區區心迹粗有本末

更化之初公道大開藉令不幸溘先朝露未朽之骨猶有望於蓋
帷今雖癈老尚視息於世間病木觀萬卉之春沈舟閲千帆之過
念非聖主誰復記憐比見大臣以喪歸葬所賜金過於鄙鴈臣初
無一絲之挂而遭罹羅織蒙被垢汙獨爲天下無告之窮民所以
不避斧鉞之誅引吭一鳴不能自已然臣老且病矣齒髮缺壞耳
目昏塞豈堪復爲世用第見陛下開三面之網以崇寬大而臣尚
桂深文激三江之水以沃焦枯而臣猶在涸轍況蒙睿照已灼見
姦罔於被罪之初哀窮悼屈方就昭雪而舊相當國莫敢嬰其鋒
積二十年名迹湮淪亦無爲臣言者伏望聖慈念一夫之不獲俾
預諸臣起廢之例改正罪犯除落刑部囚籍及此餘年得與草木
同其榮麋鹿同其樂亦不虛爲太平人矣臣疑患無聊舊學廢忘
詞句儇淺不能占敘中心之所欲言者惟是裁書之日三沐三薰
南面再拜庶幾螻蟻區區之誠感動萬一干犯天威伏俟重誅

某頃者學省獲奉周旋才疏計拙輕犯衆忿初不謂得罪於泰公
一至於此紹興初蔵某罷臨安府已數月而吏部侍郎李光同謀
中傷誣奏贓罪遂起大獄吏覩望鍛鍊逾時治贓而私家無一
物可追以價錢爲贓結罪而公安無一字書押以衆證爲罪至大
辟三免投荒喪妻喪父存沒狼狽自宋興以來臣寮被罪亦未有
如某之甚者也久之二相相繼罷去某始敢上書扣閽投訴當是
時公論翕然傷屯悼屈侍從臺二十餘人相率造堂乞開陳如章
許令自便還葬死者存拊生者旋蒙恩貸歸宿田里稍復官資又
過所望未幾秦公自臨安府守入冠樞輔而復相某迫懲往咎吹
齏救熱杜門屏跡不交人事間遇醉人推罵輕薄子揶揄則好言
辭謝惟懼一失其意則撰造無稽逢彼之怒又陷於不測人窮至
此亦可憐也今者參政秉鈞爲天下公議之主自維曩時學校實
無他腸而狂疏憨拙自觸禍機祇可閔笑幸遇參政得君行道之
時開闢公道崇尚寬簡如某輩始知有生之樂矣然滿堂飲酒而
一夫向隅終日執爵而獨不知味是宜大君子隱
垢三十六年□伏田里舉朝無半而名跡湮淪殆將與草木同腐
非參政尚誰望耶某被罪本末已具章疏奏陳如蒙降出一經省
覽伏望慨然興慈哀憫餘生久負大謗加惠衰晚造膝之際一言
敷奏俾從諸公近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投老殘年無復榮望
尚裨一沈無辜少攄冤憤豈惟一身受賜而四方觀聽亦足以占
公議之申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某去國三十年一時丞輔侍從之賢往往知名而無一日之屬
者聖主尊用老成參政入侍講帷進登政路某側聆除音爵躍起
舞不知履齒之折也輒恃平素修一啓事賛門下之喜已成復毀
至于再三重念某數奇命薄轉喉觸諱自建炎已來叙詔成風開
口動筆喜事者便醞釀以爲譏謗方某守臨安奏丞相已參政事
嘗具一啓省問寒溫致州郡進賀之禮而讒口媒蘗卒召慍怒大
臣得位中外搢紳修書爲禮道古今而譽盛德庶幾解顏一笑而
風俗之壞追人於嶮以爲進取之階百端奇詆不肯見恕以素不
說之心而輔以疑似之謗竊鈇之嫌又成大咎恭惟參政以天下
爲度區區羊腸小禮左右豈少此哉他日進謝亦未晚也故止用
劄子以抒下情儻蒙鈞慈矜憐舊物久辱泥塗援之擠壑之中覆
載之恩疇不決遂至
某頃者學省獲奉周旋才疏計拙輕犯衆忿初不謂得罪於泰公
一至於此紹興初蔵某罷臨安府已數月而吏部侍郎李光同謀
中傷誣奏贓罪遂起大獄吏覩望鍛鍊逾時治贓而私家無一
物可追以價錢爲贓結罪而公安無一字書押以衆證爲罪至大
辟三免投荒喪妻喪父存沒狼狽自宋興以來臣寮被罪亦未有
如某之甚者也久之二相相繼罷去某始敢上書扣閽投訴當是
時公論翕然傷屯悼屈侍從臺二十餘人相率造堂乞開陳如章
許令自便還葬死者存拊生者旋蒙恩貸歸宿田里稍復官資又
過所望未幾秦公自臨安府守入冠樞輔而復相某迫懲往咎吹
齏救熱杜門屏跡不交人事間遇醉人推罵輕薄子揶揄則好言
辭謝惟懼一失其意則撰造無稽逢彼之怒又陷於不測人窮至
此亦可憐也今者參政秉鈞爲天下公議之主自維曩時學校實
無他腸而狂疏憨拙自觸禍機祇可閔笑幸遇參政得君行道之
時開闢公道崇尚寬簡如某輩始知有生之樂矣然滿堂飲酒而
一夫向隅終日執爵而獨不知味是宜大君子隱
垢三十六年□伏田里舉朝無半而名跡湮淪殆將與草木同腐
非參政尚誰望耶某被罪本末已具章疏奏陳如蒙降出一經省
覽伏望慨然興慈哀憫餘生久負大謗加惠衰晚造膝之際一言
敷奏俾從諸公近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投老殘年無復榮望
尚裨一沈無辜少攄冤憤豈惟一身受賜而四方觀聽亦足以占
公議之申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某去國三十年一時丞輔侍從之賢往往知名而無一日之屬
者聖主尊用老成參政入侍講帷進登政路某側聆除音爵躍起
舞不知履齒之折也輒恃平素修一啓事賛門下之喜已成復毀
至于再三重念某數奇命薄轉喉觸諱自建炎已來叙詔成風開
口動筆喜事者便醞釀以爲譏謗方某守臨安奏丞相已參政事
嘗具一啓省問寒溫致州郡進賀之禮而讒口媒蘗卒召慍怒大
臣得位中外搢紳修書爲禮道古今而譽盛德庶幾解顏一笑而
風俗之壞追人於嶮以爲進取之階百端奇詆不肯見恕以素不
說之心而輔以疑似之謗竊鈇之嫌又成大咎恭惟參政以天下
爲度區區羊腸小禮左右豈少此哉他日進謝亦未晚也故止用
劄子以抒下情儻蒙鈞慈矜憐舊物久辱泥塗援之擠壑之中覆
載之恩疇不決遂至
與宰執書
某名挂罪籍久爲天下之棄民伏遇聖主躬攬庶政親擢丞輔開
示大公以幸天下召還逐客遠至嶺海皆被甄收追錄故侯下及
泉壤亦蒙褒贈朽骨再肉溺灰復然覆載之下無一夫不被其澤
矣如某者負天下之大謗一敗塗地二十六年謂當賚恨而死矣
側聆某官慨然有刮垢滌瑕嘘枯吹生之意幸甚過望不可言也
念欲上書叫閽譊譊爲追訟故怨則不免瀆亂君父之聽衰老餘
生逢辰干載泯默不言又無以副廟堂全度之恩躊躇不決遂至

淹時不能自已於是齋沐裁書投匭上奏而廢學已久言詞淺訥不足以感徹上聽伏遇某官持衡爲天下之平終此大惠發一重言出焦桐之本於爨中起涎顙之駒於櫪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膂力已愆無以酬翳桑之恩而精誠未泯尚堪圖結草之報與侍御書

某靖康初待罪侍御史言狂計拙輕犯眾忿故任中書舍人日當國者誣以偽官責受副團歸州安置其後以龍圖閣學士守平江言者以某嘗建言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落職宮觀平雜常平者出於漢魏非安石所建也仕不知止輕近刑禍比死無所怨尤每讀書傳見昔人被讒得罪死於刀鋸鼎鑊者則欣然以得此生爲幸時有感寓作詩自娛無怨懟一詞旋蒙聖貸歸宿田里雖子弟之有官者追懲既往不復求仕竊遇郊沛敘奉議郎二十二年矣自以寵祿過分遂挺災患俸錢不絹不曾支請夏秋二稅先期輸之間遇郡守監司追索積欠獨無一金之負有沙田數十頃經界

時校吏受鄰田之賂增苗百餘石鄰田高下一等改作陸田不納升斗時胡思徐林方以經界被罪不敢陳訴自承感後與嫡婦舍弟同居四十年兒姪男女十四人所通婚姻皆士大夫之貧者交口區區聲迹固已知聞如使某果犯重譴二紀之餘閭門自屏悔舊委作墓志行狀數十家不受一金之餽侍御嘗守蘇常家在京過自訟宜在赦除況屬無辜盡出獄吏承望風旨以無爲有不於公得君行道之時冀一言昭雪則知他日之無及也

書

與范丞相書

某去年承乏平江側聆相公召歸中司候司造朝馳書賀喜無何人之門亂定親舊移書訪問生死傳聞相公進位大丞相不覺欣然捐憾而起退裁書謝所聞庶幾區區千一之慮書成復毀至於三四卒不獲已願效其愚某竊觀榮寵以來士大夫徇名失實皆炎極矣救今日之亂且罷元豐元祐勿論宜度時之所宜爲者急起而趨之如拯焚救溺不然襲祖故以亂救亂天下紛紛何時而定也四夷侵暴羣盜相挺而起所宜尊寵戰士以效命致忠而賈誼輩以言章擯斥於清流之外激怒姦雄跼白馬之覆轍時危多故賢者避世所宜激賞忠義共立於□朝而詹人以恬退蒙詔奬進學士以固士大夫全身遠害之謀財計之臣惴惴然恐以乏軍興得罪而王琮以不饋通鑑書板罷轉運使何其緩而不切也防江置使防邊又置使州帶鈐轄又兼安撫平江又兼制置常州小郡安撫司使臣至百餘輩官亂民貧眙宣和爲甚而改天長江陰爲軍尤爲無理兩州既失兩縣租稅之入兩縣又紛然建立官吏召募使令掊聚祿廩掊置公使獨任一州供億之責誅求百出民不堪命此何爲也某去秋寄家湖上居蘇常兩郡之間外調防江之夫內嚴防城之具盡錄公私材木以爲戰艦毀徹廬舍以廣壕塹斬伐邱墓以掊樓橹掘地陷馬編木爲大筏率米爲糧斂錢犒軍掊取繒帛爲袍襖之屬凡戰守之備修舉亡遺而民力亦盡大盜入境將吏望風委之而去几前二守之勤勞兩縣之備禦第以上應詔旨下以疑誤邦人故吳人之死者十九夫京師太原天下之金城湯池也尚不能守胡不明示邦人徙避之計以全其肝腦而在官者又恐以無所爲而得咎故窒大壞至此也虜騎入蘇常不滿二十日而戚方郭吉劉

壞張威武之流皆防江大兵塗炭一路積七八月而後定防江本以備虜也虜欲至則潰散而爲盜虜已去又招安爲兵既往之敗可以爲鑒而劉光世防江之師又至矣姓名亡實其禍至此可不悲哉恭惟某官盛德偉望尊顯三朝他日大任刺宰相之疏天下傳誦以爲口實今以天下宰居其位行其言必有以大慰斯民之望然今徇名之大患有二二患未去則四夷猖狂羣盜椎剽社稷危亡之憂生民塗炭之禍未易以歲月定也靖康之初大臣樹黨弄捐官爵如用泥土而妄言無行之徒上書圖進取者所在如市狂誕不根往往報聞則詆諆君父謗罵大臣以遑其不肖之心興訛造訕更唱迭和鼓惑羣小激怒軍士馴致錢塘伏闕之變比苗劉伏其誅而人猶以爲冤皆此輩爲之一患也建炎以來宰相第行臺諫風旨今日行某事言而罷之明日用某人言而黜之凡所施置曾不得一舉手俄而邊塵上聞則又以罔功之罪攻而去之矣是其言果出於正邪此實直釣名於一時而陰欲盡其所厚善者爾二患也去此二患必以飾非拒諫負天下之謗二患未除則羣言亂政必致誤朝之譏然則奈何贏秦之亡也劉項相拒於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士不歸漢則歸楚高帝納用羣策雖壓下騎士亦時時間邑中賢豪至於駕馭羣臣則賂牀洗足溺冠騎項所謂盛服先生諫爭之臣亦嫚侮而不信何者謀議之臣內有良平腹心之親將帥之臣外有信越爪牙之用一身之勢合而無閒或借酱於食前或排闥於臥內附耳而談賜足而悔悟如疾痛苛痒切於肌膚手足而不期而自至故能蹙秦誅楚以成帝王之勳彼其伏青蒲冠獬豸謖謖然陳說詩書上章讙譁以應故事固高帝之所大賜而不信也今朝廷得一韓信以爲將帥而者必曰寄食漂母無貲身之策受辱跨下無兼人之勇今拜爲大將而一軍皆驚則必黜之矣又得一陳平以爲謀臣言者必曰事魏不容事楚亡去受金盜嫂反覆亂臣今拜爲護軍而諸將盡讙則必黜之矣陳平韓信之賢沒世不可得幸而得之必不爲

用用諸生則不能鬬而尾生孝已之行又亡益於存亡成敗之幾依違固避以苟歲月主上一旦赫然責宰相以扶顛持危之效而公車北闕之章白簡臯囊之封又隨而至矣爲相公之計當以身任天下之謗訕革去淫名文具之害政深究天下治亂之實今日用某人明日行某事造膝開陳勿疑勿貳如何踐之信種鑿齊侯之信管仲凡迂闊難行之論諮詢悠無稽之談不得一言大於其間庶幾有立於天下而大尉民望不然去就有義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二

某伏審某官登進台司兼摠將相得君得位千載一時他日西垣所聞異慶天人之契合若符節私心喜慰宜倍萬於常情故率意之所欲言獻於下執事區區之意謂宜綜練名實拂拭尤累廣收材用以佐中興庶幾大有爲於天下書上彌月忽有人傳示季陵得罪一章讀之悵然悟笑執事位宰相不遠千里移書獻言意廣才疏乃與罪人同爲一律平生所向輒值牆屋殆類此也夫相公高情大度察知食芹暴背之意不厭其狂手枉誨飭辭義卓然禮遇有加於平日伏讀三四則又大過所望某志節衰落遊讌畏忌茹齏而吹見月而喘不堪爲當世用矣獨有覬弟得一官尚欲試吏輒以手足之故冒瀆鈞聽陶鑄一諸司官屬於二浰間過蒙矜許幸甚覬近又從鎮江劉帥之辟以長興縣丞攝於朝二青恒相公審處其一成就之爲私門之寵復有一事輒恃愚紀上扣焉迹山巡檢鄧士宗今春雨遇獉兵據山就糧爲盜士宗躬率士兵乘船戰於大風浪中鏖擊遂捷是時知州事儲錢糧數萬率合郡官屬退保北山皆賴士宗力戰而免本州已保奏上之朝廷未蒙推恩某寄家昌上親睹兩戰之捷亦是當時獲金一人之數所以不避僭率上瀆威重伏望早賜檢會施行皇恐不宣

三

某賦命奇窮遭罹兵亂遂爲天下之罪人念舊屏居已絕榮望伏過相公不遺窮陋誤恩起廢開廣上聽於三至投杼之疑力排羣言於十夫推撓之手擢居方面還復從班奉詔竦然已過所望重勤使介貶損誨飭恩言尉籍衰病增光顧以罪戾之餘何以上副委曲保全始終錄用之意竊惟餘杭重地東接會稽走集之路三經大盜冰消火燎殆非飭厨傳稱過客之時平江之敗覆亡未遠憲其妄發馳致紛紛必又上勤典憲伏望相公哀憐加惠且令依舊宮觀少俟眾怒稍平然後出從驅策庶幾區區有以自效俯俟俞命流汗至踵不宣

四

某蒙恩復侍從擢領大邦顧疏拙不堪剋寄之重亦再具奏辭辭而衰懦又畏程督之嚴不敢家居待命即日奉詔奔走赴官側聆渝旬尚閣俞音敢布腹心上瀆鈞聽竊見臨安大益之後實及一年四更守帥經理殘壞凡朝廷寬假守臣之權宜一時燒殘不盡之餘力至某皆不復有矣官寺府庫倉廩酒稅更無一椽片瓦邱墟如故獨有城上笵雉數千爲守禦之備而城身摧壞者三百餘丈方揭榜禁止往來又於潛縣築屋二千間爲迅保之圖皆芽竹爲之不可移用清和坊歲計酒百餘萬今未及二十萬猶未有蒸煮者而鈐轄司使臣究食者六十餘人如此類理合詳具恐涉論說長短之咎不敢一一具陳某屢遭讒斥志節衰落無復激昂自奮敢爲之心而百敝紛然不忍坐視必又妄作輕犯重怒以陷不測之罪反覆思之只合引去改用賢才與有重望之人斉然不顧恕怒以漸罷行庶幾上副使令之意某起於罪籍方蒙恩徵貧淺踐踰無嫌與其不量可否自致頗隤不若迪悃獲謫白投開散伏望相公哀憐加惠胸鑄一宮觀差遣不勝懇禱之至

與政府乞宮觀書

有客過都傳行在士大夫譁言某到官已來凡朝廷堂除與吏部差注之官皆拒而不納又以無罪逐都監王子猷欲用其閑某笑而答曰此鎮撫使所爲也則吾豈敢未幾親客後書與道路所聞

皆合然後知傳者不妄某人品幺微叨居大府不協人望自然如此固當一言而復引去臨安府守臣著令得奏郡文武官一員某到任後准令辟毛汝能添差兵馬監押奏劄具在可覆按也設欲辟官以代子毅既有著令便合衝罷不必逐子毅子毅罷後某未嘗辟兵官填闕則造言之妄可不攻而破也至如朝廷除吏部差注之官必有主名或訴於朝耶或訴於部耶萬一出於流言試以某所辟之官參攷所聞眞妄自見矣朝廷命守臣薦士非以爲恩也蓋欲舉所知以共圖職業耳然事涉覬望則不敢舉某被詔合辟縣令兩人以無可充選者至今未敢應詔以此驗之則逐無罪之王子毅又拒已差注之官此何理也然自紛紜以來種種懲艾雖贓汗狼籍吏民交訴監司按發如張汞世等不敢治所以避用闕之嫌州縣官踰月不赴於法當罷如趙士衛等不敢御所以弭拒命之謗低回固避內愧不生上章任使失職廢法妨礙賢者之路某之罪在此時事多故狙詐

成挈風俗大壞莫甚今日尊爲天子羣姦造訕激怒軍士罔罪不安其位矣貴爲大臣一妄男子片言投匭便成動搖之謀居下訕上堂陛陵夷無復尊尊貴貴之法皆朝廷自壞以至於此某起於罪籍眾怒未解吠影本出於一犬撓推遂屈於十夫若不亟去浸潤既久投杼之疑雖慈親有所不察今已具奏乞宮觀差遣伏望鈞慈早賜施行

與李少愚樞密書

伏遇某官不忘窮陋擢領六邦已具懇辭又蒙貶賜誨飭開諭恍然以榮爲懼方俟遊宦具啓事占謝而區區私義有不得已者須至投誠上訴某自念平生居心不淨喜事妄作婁致怨憎斷自今日臨見吏民之後舍糊模稜趣了目前改舊圖新以免悔咎夫何軍兵之仰嘯者數千人官吏之冗食者二百餘員無錢無糧其勢有以相及而一州財用之所從出悉廢於吏謾敗壞略盡不忍坐視駸駸投井又欲妄動以召眾怒重以行殿近在一水毫釐過失

無不暴陳如某資淺望輕誰肯信服莫如解去全璧而歸伏望樞密不忘夙昔力賜開陳俾釋重負於邱山還奉眞祠於香火南面稽首恭俟俞音

與張全眞參政書

某白聞參政大用適在罪籍不敢輒道私書爲左右之賀日者貪吏暴怒侵漁閭里民情洶洶其勢可憂輒恃一日之雅誦其所聞參政少加意幸甚伏自大盜入境小盜因之城邑保聚焚蕩一空生者懼炮烙死者蒙斫喪暴骨之辱剝孕婦割截兩乳以殺爲嬉流血千里夏秋之交饑疫相熏流屍不藏暴骨如積長田沃壤化爲蒿萊高門甲舍聚爲瓦礫此參政桑梓固已飽聞然州縣官吏無司存可居無獄訟可聽無職事可爲類皆挾吏卒持杻械操箠楚追迹盜賊所不至之處發人之廩錄人之囊鞭笞百姓執縛婦女所過騷然與盜賊無異如橫林門恭先迪功與其弟開先家四十口皆沒於盜而恭先被炮燔而死獨餘開先高氏歸宗之子

年未滿十五縣吏催錢綳寘空舍擊之幾死周滂奉議三十口與恭先家同時遇禍止一子得脫亂後病傷寒不知人縣吏至無應門者直入臥內曳其足而下之兩日遂死又有朱宇泰者武進鄉墟大族也子女奴婢廬舍牛畜焚戮無遺止存父子三人而宇泰不勝縣吏迫促之苦遂赴水而死又有小井沈國章者若妻若子若婦若女若壻皆幾死所餘一幼子遂以雙丁入役其壻則許知微弟也橫林小井某酋所居宇泰乃從妹之夫以告他不能言也方金人在杭越時邦人不堪苛斂誅求之害以手加額祝之使來意其亂定必下寬恤之詔以紓此無告之冤無何大盜殘燬之餘橫斂益甚一郡百木守人人求索自便而無所措其手足雖然興謗訕鼎詛誹憤憤不平之氣相顧而無所發忽聞下土豪紳集民兵之令此令已行而貪虐不已則鉏耰棘矜相聚而剽吏以復仇忽其中十州又提而爲盜區矣伏望參政哀憐加惠出此道民於塗炭溝壑之中少寬其怵迫不自聊賴之意今州

縣官寺簿書刑獄倉廩府庫皆無有如縣丞簿曹掾官添差添監酒稅之類皆可罷可併大軍之後桑柘蕭條窮里空舍鞠爲草莽如里正長之類又可減半而優爲之法官吏坐贓宜如太祖太宗之制胥吏許取人一錢以上或持文檄輒至鄉村許告捕治以軍法此拯焚救溺之權除殘代虐之政愛民恤下之實望參政果斷而力行之豈特惠此一方天下實被其賜

二

屬者輒恃雅故敢薦所聞參政不以位貌爲間賜之誨飭且論以收錄甄敘之意發書三復感愧不可言某疏蔡忤物逢世大亂多難百罹所欠一死殆無意於人間世矣建炎卽政之初錢塘勤王之後獨先眾人力請補外參政所見重以上方宵旰不敢遂圖便安願試一郡自效而非本志也去歲守吳門令州人徙去愛戀以舒肝腦之禍馴致煩言雖蒙聖察尋以他罪罷去去郡未幾大盜入境既保頭顱於一障之乘又全家室於五湖之阻兩州塗地獨爲幸人豈復僥求更生意外之望於是屏去衣冠而不敢服減徹酒肉而不敢食藏去俸歷而不敢求請所願弭災厥難以盡餘年布衣蔬履自放於耕農漁釣之中漸爲醉人推罵輒復自喜所謂金馬玉堂西清延閣之寵豈敢更入夢哉重蒙鈞諭空知感激惟是覲弟初得一官尚欲試吏願出於鑪錘便辱矜許而謝參書意似未可必遂從劉鎮江求長興縣丞之辟小邑殘破已不堪料理而一湖之隔去家稍便如蒙鈞造施行受賜等也

三

伏蒙恩紀貶賜誨飭開諭上恩終始錄用之意還復侍從擢領大邦奉詔竦然以榮爲懼竊以錢塘兵火之後千室一空朝廷選用守帥必欲拊循軍士安輯流亡禁戢姦贓招徠商賈某雖疾懦豈敢擇事顧宜和以來風俗大壞州縣率用苞苴飭厨傳以消弭口舌之禍今以罪戾之餘當行在走集之路以不能強勉之素性行之汙壞不可變之俗必以疏憃輕犯眾愠又致煩言上喧朝聽所以不敢奔走造宮以奉詔旨伏望參政爲社稷大計不私一夫從容開陳追還成命依舊宮觀俟宅日有所驅策更不敢辭冒昧不勝惶恐

與謝任伯參政書

頃聞執事召歸入參大政國步艱危正人登用可爲天下賀然靖康以還小人得志求而不獲則聚而訕上堂陛陵夷賤蹋無嫌此風不革未敢爲門下賀也淵西虜騎大入吳人死者十九兵將爲盜於虜寇不犯之境而貪吏又攫取於盜賊不入之家白晝攫金無所憚畏囚拘籠撻人不聊生咨歎怨讟而無所訴憤懣不平而無所發某獻書鄉參論之詳矣凡今無州無縣之處可罷不急之官以紓民力貪贓無狀宜如祖宗之制庶幾知所懲艾若但襲常蹈故格以常法怨歸朝廷利歸羣小不可不察也某去秋寓居太湖馬迹一島之上虜騎大入知州事亦率寮吏聚糧退保山中而郭吉張順各攜數百艘乘時爲盜四面攻圍其勢甚急是時巡檢具功狀奏聞某又嘗親睹斯事憎易冒瀆欲望鈞慈早賜施行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乃敢有言

二

竊爲國家多故雖非臣子擇事之時而罪戾投閒正以朝廷不復記姓名爲幸遠蒙詔獎擢領大邦恩寵荐加以榮爲懼伏念某所稟至窮不可與共患難自靖康迄子建炎之初末雨遇攻圍以至國破强胡廢立二聖播遷維揚倉猝之變渡江苗劉跋扈之師伏關凡此變故靡不經嘗今錢塘以輔藩爲行朝扞蔽邊選守帥以衛王室宜得耆龐福艾之人如某凶衰不祥豈宜復見進用昔李廣才氣無雙尚以數奇洗落不偶李勣選用將佐而溥命者不可與共功名某憂患九死之餘繆當委寄必誤使令不敢弭走造宮以奉詔旨伏望參政爲社稷大計不私一夫從容開陳追還成命

且令待罪官觀不勝懇禱激切之至

與鄭至剛樞密書

卽日秋暑甚惟鈞候萬福張湖州過郡具言左右欲致書之意雖與鄭至剛樞密書

卽日秋暑甚惟鈞候萬福張湖州過郡具言左右欲致書之意雖

未拜覩已極感藏某自鉏棄賤之後羣小紛然造訕始則譸張訟於丞相府親舊交譴以爲板蕩大壞攻於上前終又結集不逞於外以爲奇貨伺隙而動幸倫得志之秋也何若與此輩結爲嫌恨以自取辱於是釋然大悟日冀報罷兩解而去彌時無所聞乃敢薦區區於左右靖康以來大盜所攻無不破之城太尉所知也方蠟丸書相踵而來如大旱之雲如坐塗炭焚溺之中而求援如此其急也朝廷但坐視窮寇垂涎之口今大毋幸南昌行殿似聞聽未嘗遣一旅之師往救此又太尉之所知也至於城破公私之藏掃地盡矣少壯子女係虜而去矣然後臺諫徐起而攻之以不能死守者爲可誅也豈不太甚哉浙西七州益踐者五惟蘇湖尚存而蘇介乎常潤杭秀之間羣盜相傳號金撲滿三年於茲矣某竊料此邦必不能脫於虎狼垂涎之口今大毋幸南昌行殿似聞

欲有所向孤壘塊然外無蚍蜉蟭子之援中無强將勝兵制千里之衝何恃而能存意欲盡以富人巨室金寶遠徙而藏之庶幾可紓一路之禍到官之日請大家造請而與之謀又盡召一府之豪傑論以禍福而計其後率以爲便然後揭榜給一季之限俾善藏之期至不如令乃錄入官令下之後一二怨仇隨而媒孽吠聲者不察羣起而和之遂致煩言某聞之但深嗟而屢歎也近者傳探金人治舟楫於淮揚徐泗之間朝廷所以待之之具防江而已防江之大畧素練之兵率游手烏合耳無事究食有事散去爲盜與靖康防河無異也制置使自陳彥文四易而用王義叔矣樞密以謂如何今空一城之所有盡使富民徙金寶於四遠親戚之家一旦巨盜長驅無所虜掠如杭潤常秀已經踐壞行數千里之遁冒一江之險周走五州失其所圖他日遂無以激使其眾庶幾可以休息且京師太原定武天下號爲金城湯池也平江一障所謂螻蟻之垤耳盜至矣使之避徙於無事之時議者以爲不可乃欲錮

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牛兵之命某竊詳詔旨所以存留一牛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之庶幾可還朝廷豈暇一一開坐遂併計爲一牛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塞土軍盡擇佐健可使者趨軍前所餘癃老懦怯已通牛矣追報海州益起傍郡皆驚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劫取財物而去區區之意謂牛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蓋庶幾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委察本州郡所起牛兵似於詔旨無害所存餘牛或能消厭未形之患則非某一人獨受公賜也僭易死罪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卽日新秋乍涼伏惟台候萬福某到官之初正遇使臺按臨之後申騎出境未遠所判訴牒十數悉取案牘字奪凡累政不決之訟鉗口無告之冤一旦獲吐申而去獨本州人吏李侃之母一牒與

軍使所判某初讀之信然尋取案考驗侃實久賃彭氏屋彭氏欲
賣侃所居治喪而侃乘其急閤執召狀又不詶價彭氏趣令牙儈
索元帳召鄰比造雨傘人聶文政者成合侃遂訟於前守趙子鎔
并乞治牙人不批問之罪而州司檢准賣買條法侃既非典主又
非親房口是賃戶豈有業主出賣而批問賃戶者趙守爲截決兩
牙人以慰其意而交易終不可破夫爲郡太守至決撻無罪以尉
塞猾吏可見官弱而侃殊不滿遂令毋投牒訴於使司使司指揮
更令勘斷牙人令侃成合本州深欲奉行而典賣法既無合批問
賃戶之文惟浮造數椽屋宇占壓業主地步猶可舞文附會同梁
合杜之法而續降已衝改侃毋妄訴終以使司所與不敢句勘止
撻侃令起移自結斷後申展七限既不定交業又不還房錢拖延
踰月不了忽蒙判侃一狀詞旨甚厲謂本州淹繫不結絕具獄官
職位姓名申且委通判催結承命震恐然此細事六月中本州已
依法依條勘結了當今五十日矣自是李侃抗拒不離業兼已遞
去使司投牒人吏離役輒遠去數百里陳訴左右所親見也所謂
淹繫者誰乎所乘獄官職位姓名使司未嘗取索究見兩訟之曲
直而遽咎獄吏益見侃偏詞詭說足以營誤視聽如此竊謂部刺
史一言足以爲竦動干城之具而婚田之訟若只據一夫之說而
逆處之恐非使司責望州縣奉法循理之意運使更宜詳察州縣
人吏詞苟有理安有經兩政而不得直者所以致此紛紛蓋欲狃
習吏强之態而行其詐也某治此事初不曾實情見趙守決二牙
人以慰咎侃意頗覬之既劾侃覬而郡人翕然稱快運使親詣在
此可問而知不謂使司大不以爲然蓍欲嬖然自反終是賃戶不
應批問只以前日所勘結申聞萬一果欲右侃只乞取案一閱設
侃所陳不應法乞從使司獨斷州郡第奉行轉運司指揮豈敢復
議狡吏馮緝凌鶚州縣得申無理之說居官者何所措手足不爾
卽乞稍正兇猾妄訴州縣之罪以勸後來僧易死罪

書

與曾端伯書

某雖有門下一日之雅而窮陋寡聞不知官簿所在日者旌棨南來傳詣合肥輒具書省候伏辱遣騎賜答高辭妙墨爛然累紙開閤三過何貺如之具審卽日初暑台候萬福某又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雀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錄云物常聚於所好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公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異致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絶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巓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詞羣嘲聚詬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

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某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某學迂才下爲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可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絶古今而有韻輒著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南豐作李白引以謂閎肆瑰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者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沖卿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絶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爲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己本學杜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圖作中憲居仁過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詢罵其翁於廣座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於宗派貶之於祖可如壁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偶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絶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某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憮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筆罵爲辱東坡

嗽櫌詩云已輸崔蜜十分甜惠洪以崔蜜爲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爲蘆菔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蕷發芳辛製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答詩云闕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御如酥謂土酥爲蘆菔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某觀其公敘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儕輩然後知公致力於詩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迴矣聊發千里一笑某白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不宣

與蘇季文書

去遣荐更年載馳心故人之側惟寐忘之念欲致一書而公與州

在數千里外某亦窮處一涯但有此心耳忽枉誨函存餘之厚慰緘帋以愧以喜具審卽日秋暑台候萬福某年過七十門內多故幼妹逝去方攜兒姪臨視窆封而大妹訃音忽至大雪中馳省其喪又經紀其家殫念未衰舍弟亦遇疾不可治憂費傷生須髮盡白重以田產零落殆盡顧影翛然獨存殊不知有生之可厭也閒從事佛書照了諸妄而根器頑鈍竟無所得惟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瘖而喑如癒而起行如遇故鄉初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某門云吾將集而錄之以遺後之君子某置力於斯文五十年矣至是得一言一句輒識其奇趣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耶蒙賜書一篋初謂先生遺文之未刻者揭餘乃西臺澗上之文拜賕欣感雖未能細讀異時當窺見一斑矣西臺敘云召試玉堂翰林蘇公擺爲第一天下服蘇公之英鑒則是天下先知仲游而後公知之也又云朝廷用公自茲始則是天下未知仲游知仲游自公始也一敘盖以千公之報禍緣之來可勝計耶

二

聞公移書慰此徽拜之漸未敢賀也江湖去朝廷遠矣如弭節少留季文可以行其所知也某守蔣時獄官示劉斷結罪人試摘一二問之往往左右視不能對每因送迎問造二獄親慮之必盡得情狀乃決遣近時鬻敝益甚一人犯法連逮數十人多至百餘人獄官漫不省胥輩終日峻鞭朴責賕謝夜則羣飲倡優之家而瘐死者梯牆曳出之其家裹飯飲之已四日猶未知其死每聞之爲之酸鼻食不下嚥姻舊赴獄掾來別留酒具飯歷數而詳告之以爲倫一日之安自縱吏賊害無辜必爲子孫無窮之累季文作吏自有家法計不容此輩一路蒙賜矣先生盛德固已廟食百世更

某去國四十年雖無門下平生之素而投老待盡之身已在相公大率類此天下人物之評如懸一鑑於庭胡現漢現皆不能通豈待得一畢仲游而後天下服也澗上敘云文忠公既薨一二巨公亦下世而後有澗上丈人談何容易試以澗上之作雜置東坡詩文中則大全集原本皆是物也豈不重貽網貂之誚西臺澗上固名士而推稱太過擬非其倫責備賢者徒爲二公之累某在京師時嘗過謝任伯見夏均父在坐紛然問其故均父曰唐有韓昌黎宋有蘇東坡是一流人也任伯搖首不然之均父慍怒面頸發赤譊譊不已某曰東坡雄奇如戰公辯博如孟子任伯參未透耳未可以口舌爭也一笑而罷後十年任伯作李邦直集敘謂文忠公云李猶臣文似蘇某而議論過之讀之歎駭不已昔先生初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貧賤富貴之樂聖俞持示文忠文忠荅云讀蘇某書不覺汗出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天下傳誦以爲口實今尚載居士集中不知任伯何所據而云先生言世間惟名實不可取文章如金玉自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

大率類此天下人物之評如懸一鑑於庭胡現漢現皆不能通豈待得一畢仲游而後天下服也澗上敘云文忠公既薨一二巨公亦下世而後有澗上丈人談何容易試以澗上之作雜置東坡詩文中則大全集原本皆是物也豈不重貽網貂之誚西臺澗上固名士而推稱太過擬非其倫責備賢者徒爲二公之累某在京師時嘗過謝任伯見夏均父在坐紛然問其故均父曰唐有韓昌黎宋有蘇東坡是一流人也任伯搖首不然之均父慍怒面頸發赤譊譊不已某曰東坡雄奇如戰公辯博如孟子任伯參未透耳未可以口舌爭也一笑而罷後十年任伯作李邦直集敘謂文忠公云李猶臣文似蘇某而議論過之讀之歎駭不已昔先生初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貧賤富貴之樂聖俞持示文忠文忠荅云讀蘇某書不覺汗出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天下傳誦以爲口實今尚載居士集中不知任伯何所據而云先生言世間惟名實不可取文章如金玉自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

須人主屈己遣使尋盟有司聚財輸納賄賂可以營屯田矣當廣募耕種之夫可以蒐銳卒矣當歷選驍勇之士教習器械待其精儲峙金穀待其富皆國家閒暇無事之所爲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辦而當政用事者多以次選序進無得君者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汎汎然如寄客視吾身且不能自保安能拂衆人之情來易至之責待未至之功又自度他日之禍未必及己故不若雷同和附寄之後人今者相公以潛邸之舊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舉世譽之何所加舉世非之何所損倚注之重屹若柱石不可搖動某所謂寄之後人今者相公嘗之矣所以啓事所陳以爲分莫大之憂非以爲寵也昔項羽背義帝之約王沛公於漢中諸將皆怒請戰獨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帝曰何由乃死也何曰今兵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帝於是繙然趣駕漢中張良因勸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當是時雖有蕭何之謀張良之智不能以弱爲强抗項羽亦明矣其後何薦韓信拜爲大將良請遣使連英

布分地王彭越垓下之圍三將併力遂破楚有天下自今觀之還蜀燒棧人見其趯然卷甲遠去以避其鋒而不知滅楚之計已定於此一隅之地矣知彼知己善始善終謀國者固如是乎某老且死尚謏謏獻其愚者他日戎馬在郊大將忽有乘輿視師之請則言之無及矣千冒威尊汗流至踵

朱侍御書

某自承侍御進直臺端雖喜聞大賢得路不敢率然上記冒瀆高明適有里中人華生訟墓田詣臺投牒橫被厚誣某問知本末不免馳告今年六月華生欲葬其妻於某族弟好修妻祝氏墳塋數步問好修家請以田換不許更給葬費亦不許忽有耕者云此戶絕產非華田也好修家始詣武進縣投狀乞追華氏田契照驗仍乞告示本處地分鄰保且未得令華氏興工動工聽候本縣定驗結絕而華生造縣放諱云知縣與孫知錄同官遂阻障某不得葬妻耶縣尹雙然而羣胥告言華生是本州羣惡中把持州縣一人

之數知縣馮百藥即時移文稱曾與孫知錄同官有妨嫌牒縣丞索契定奪已而華生更不撐拒亦不斬草破土便舉妻柩以葬而本處鄰保出示本縣約束忤作一行人皆不敢下手華生諮子祝衰絰徑趨州衙聽事號訴謂好修集衆止障安葬太守大怒即時追人好修自在楚州而弟好謀出對具言上項因依且云委是華氏田誰敢指占如是冒占絕產則不免墳墓侵害太守即時縱去送所司索契券乃華生鄰人所佃省田已死絕數年須有牙儈保見書寫等人所作證而華生稱皆已死亡又索縣籍只是絕產無華生戶名亦不曾輸納二稅田契內四至與縣籍又皆不同即無一人作證在縣籍又是戶絕有司定作僞券拘收入官華生只合經諸司陳訴常州理斷不當給還元田不然入狀請買又只合訴耕者之妄及訴武進不合約束候定奪如某以何名而任此咎也今公案具在一一可考不誣也又況鄉州墳墓東家與西家數步內犬牙相入鱗鱗相望何可勝數好修家以謂是華氏田何敢輒議若是絕產官田得免侵犯作踐在人情亦未爲過如某七世祖下數十族非患難死喪義當捄援又非干請州縣規求賄賂二三畝田公私當以契券爲證豈某所當預也而華生失計無賴盤空造言巧發奇中罔惑言路萬一不察遂挂簡牘豈惟無辜橫被中傷而小人得申無理之訟開掘侵犯百種作踐州縣觀望莫敢誰何其情只是如此今本路呂憲婦家常州胡氏胡氏與某亦數世婚姻宣和中六年沈晦榜某備員參詳官落卷中取王洋與呂憲二人不爲無契素可干預矣而呂憲以州郡所斷爲非某去國三十年殿師之子揚提舉不惟不識面亦不聞名而提舉又以憲司不索公案只據華氏狀斷還爲非是爲某干預可乎某幸遇侍御以忠厚正直爲天下共議之主每有風聞不至先言必考覈眞僞爲曲直故某得遣大戾布露腹心聞左右聽不然衰老餘生不知所稅駕矣

某不獲已冒涜尚有欲者輒恃存眷試言之某宜和末擢任侍御史會靖康之變因論劫寨誤國伏闕首禍又論王黼誅死而召蔡京歸賜第等事疏意迂闊輕犯眾怒故得罪於蔡李實客尤甚淵聖幸青城虜人索我翰林學士吳幵莫儔皆稱病淵聖召某面諭曰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可辭時某承乏西掖奏曰雖非某職事君父在難不敢辭表去卻回要說南朝劫寨覆我軍結余都滅我國遂如其說敘二事以為大臣誤國致北朝興戎如此又卻回令作四六說來於是宰相何栗刑部侍郎程振起居郎胡交修與某四人同撰而某下筆表去淵聖詣端誠殿粘罕置酒五行是日大駕還內建炎初上駐蹕維揚言官馬伸論某草表之罪上曰大臣誤國至此教他怎奈何幸蒙聖察後數年胡交修得台州來訪某曰有謗公表中有毀宗廟兩語卻不是蔡李實客乃胡寅所為也時何相與程下世久矣交修恐某他日引援為證某曰眾惴在某不敢奉扳扳公何益交修又曰今有談人短長如其人朋友

親戚在坐則不敢談矣又有談父兄之短於子孫之前者小必遭詬罵大必致論訴豈有人臣為人主作文而毀宗廟不待識者而後知其不然矣某曰宣仁太后媚人中堯舜至今誣謗未明神宗皇帝史三經筆削安得謂之實錄風俗之衰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君父尚不免如某幺麼何足道哉某歸宿田里二十五年屏迹杜門無意於世間矣會秦相薨朝廷更化起廢之恩遠至遐裔下及幽壤某始不忍以姓名久汙罪籍遂叫閽一鳴例蒙昭洗甄復官資除授宮觀秩滿不敢再乞上書納祿庶幾得諧首邱之願奏牘抵闕門而遇國故忽聞葬世間容有是乎平生無事得有田不得為主人有死喪且不得葬世間容有是乎平生無事得謗種種類此某人微望輕素與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竊自愧歎而已今葬牒已付憲司所望結斷後侍御取索公案一觀儻有一言之妄集無所逃罪只緣朝廷至近而小人習知風聞之說中懷睚眦或借交報怨聚數日之糧挾一紙之書徑造御史府事已掉

臂而還所謂有司反坐虛妄之罪皆不及焉儻因此時究見眞妄使欺罔之徒中傷良善者稍知懲艾豈某一人獨受大賜

沈相書

竊見馬料大麥為涮西之害頃有轉運使以百姓為念治營田出穀子以代大麥二年間先減半糴及今數年營田已成百姓以為當盡減罷而轉運司方有續添指揮不知其故雜買馬料轉運司年年降本錢比私價亦可得三之一或用乳香或用闕鈔或用見錢初付縣丞縣丞偷盜又付知縣偷盜尤甚遂改通判通判成資之年又卷之而去況營田減半之後數年來穀子之入愈多可罷無疑矣漕司何苦設此一端縱官吏為百姓之害方催督時鞭笞流血重利取償破壞家產不可勝數相公去此一害一方歡然欣戴勝德可以想見矣

二

竊見江陰為軍常州失一縣之助不足道也而江陰一縣之民安能任一軍之責自添知軍職幕官曹掾兵官十數員又增指使孔目官曹吏散從官院虞侯等數百人而知軍公使庫則軍中一阱也和糴之罷久矣江陰獨不罷僻在一隅監司未嘗到誅求百端不可毛舉以為有補邪去年溫明州私鹽百餘艘往來江中殺掠商賈又各自立黨互相屠戮江水為丹軍城外公然賣鹽一斤五十錢西至晉陵武進境上數十聚落皆食此鹽而石排小河兩巡檢兵士販賣菘菜蘿蔔為買鹽家淹藏之用而官鹽百餘錢一斤終日無一金之入江陰為軍可見無補大抵更法立制必權利害輕重利多害少行之不疑如罷軍為縣但吏胥輩不便而百姓有更生之賜耳

啓

回沈狀元啓

待金馬門之詔首冠殊科論石渠閣之經進膺琳寵天子與見晚之歎諸儒豔稽古之榮巖穴增光縉紳踊慕恭惟狀元學士學無不通而尤邃於曆文皆已出而自得之心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豈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壹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奏篇稱善紙價驟增舉鷰驚北冀之空擊水運南溟之化固大丈夫所以自期者當如此豈妄男子出於嘗試而幸得之臚句一傳歡聲四出某服膺滋久快覩宜先竄迹窮閭裹勤長吉之車轍書名淡墨又陪學士之堵牆殆茲貴名暴白之初何翅郵命流傳之速同時流輩自笑搶榆決起之卑晚歲功名行見松柏後凋之操特迂鞭駑駘況書勝凜高義以卓然愧勞謙之過矣第深欣悚莫究願言伐柯之未遠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騶足以超詣追參於十駕豹章甚蔚尚窺見於一斑嘗言淮海之邦久屈皇華之步盍歸帝所用副師言奔逸絕塵冀維大賢之躅優游卒歲收忘後事之師

回通判啓

請上方之劍豈堪老病之餘分竹使之符遂玷承宣之寄不有指蹤之自敢圖臥理之安恭惟某官循良千里之師召落萬人之傑伐柯取則幸同聲氣之求傾蓋相從盡索形骸之外庶無大過以迄終更

回教授啓

補劇息黥但切歸田之意投閒置散尚何守土之謀猥先借寇於書詞尚記承顏於疇昔三毛殊勝識小異於千人一鶚可知會屬歷於五鼎恭惟某官高情拔俗妙語虛枯渾然深厚兩雅之文信矣直諒多聞之友方求瞑眩以補過愈儻使灌夫獲萬金之良藥

和州謝宰執啓

百謫已盈難追出幽之典一麾而去猶分共理之符伏念某蚤出寒鄉首陪諸彥天資椎鈍豈有能爲官牒推移遂至於此俄值羣承之慶丕昭簡俊之公十亂興周一夔輔舜逢辰千載敢忘魏公子之心多罪百羅妄有齊虞人之志立仗之鳴奚補集柘之計甚疏捩手覆瓿信是五窮之阮下機投杼豈無三至之言遽開使過之科更累長民之寄松楸在望雞犬相聞儻因坐嘯之餘獲遂息肩之所豈復爭先歧路志千里於伏櫪之間所願少假須臾巢一枝於深林之上茲蓋伏遇某官應時作則體道爲公天下之勢猶持衡本無私於輕重至人之心如用鑑亦何有於將迎致茲罪戾之餘尚玷使令之末平生所願投老獲從自愧亡奇途占陽城催科之效庶幾未死及兒鄭公仁義之行

回謝交代啓

東海之洋十年望欵景星之覩一日爭先甚慶製錦之多傷獨幸更令安世誦三篋之亡書喜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監稅范學士啓

分符出守奉詔趣行方循牒聲聞命之恭而移文有忤回之意彌切仰高之素未降既見之心恭惟某官棨出萬夫名滿四海特立挺崴寒之操先游乏左右之容舉朝斷斷今無有矣抱關孫孫末免何哉盍先召節之行入奉受釐之對諫光下燭屈高論於借秦興盡欲還將退飛而過宋貢深感戀莫究頌言

謝監司啓

一麾出守猥分千里之憂十國爲連更託二天之庇疏頑何幸欣逢交懽恭惟某官望冠時髦心存帝室奏刀肯綮恢然游刃於受命崴寒挺若後彫之操眷此賢勞之久盡先召節之行聖主興嗟何相見之晚也顧丞旦老未嘗過而問焉

回無爲知軍張徽猷啓

省戶同升蚤接俊游之末山城盡諧又聞謠頌之餘方恢游刃於

新刱遂許借明於鄰燭恭惟某官五公世胄萬石家傳滄海之遺
珠蠙光獨耀故國之喬木風烈尚存顧欲命千里之駕而未能遽
先馳一介之書而見寵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脣齒相依自作
全處之計時清司以無爲上供遺限委和州勘

謝淮西鈐轄陳卿啓

明制開頒便蕃均佚三刀夢協方欣千騎之臨一節風馳已見百
城之俾先聲所暨比屋交懽恭惟某官宏毅裕於大方恍恂懋於
三百固而食功無愧亟奉璽書之寵進陪旅席之前猥以孤蹤遂
縱前躅韓荊州識面已大慰於夙心楚令尹告新當率由於舊貫
回通判韋朝散啓

奉詔趣還正衰晚臥痾之日抗章避寵疏便藩均佚之恩恭惟某
官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千里之驥足尚淹伏櫪九霄之鵬翮行遂
培風不圖起廢之蹤居有借明之助多多益辦方覩游刃之餘徐
徐亡奇豈恨伐柯之遠

與寄居侍從啓

歸器使之宜深軫民勞遂承人乏惟姑蘇之故壤實吳會之奧區
軍政壞於百年黜合之餘民力困於一夫貪惏之後浙矛頭之米
莫喻其危瞻屋上之烏庶幾自免

回交代趙大監啓

堉相君之舍早貪附驥之榮分刺史之符俯愧續貂之誚恭惟交
代某官赫奕五公之胄循良千里之師解十二牛而游刃有餘取
三百囷而食功無愧亟奉璽書之寵進陪旅席之前猥以孤蹤遂
縱前躅韓荊州識面已大慰於夙心楚令尹告新當率由於舊貫
回通判韋朝散啓

奉詔趣還正衰晚臥痾之日抗章避寵疏便藩均佚之恩恭惟某
官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千里之驥足尚淹伏櫪九霄之鵬翮行遂
培風不圖起廢之蹤居有借明之助多多益辦方覩游刃之餘徐
徐亡奇豈恨伐柯之遠

與寄居侍從啓

槐交懷恭惟某官識洞陽秋名高月旦刃發硎前迎解雖技經肯
綮之未嘗軫轢而獨全恙死生驚懼之不入久厭粉闈之直來
斑皁蓋之肴坐芰荷於棠陰借餘光於鄰燭伐柯未遠自慙非和
郢之音擊柝相聞盍復有奔秦之盜共爲幸會莫究名言

平江謝宰執啓

抗章避寵疏登延閣之華賜札疏榮誤玷名城之寄望尺五之天
而遠矣紆丈二之組而去之竊以天下之名實不可僞眞而流俗
之愛憎故能害正時惟眞主盡攬羣雄大收閎闊之功一洗尋常
之陋溺冠踞見安用腐儒築壇先登果得大將用能排六國於借
箸之日亦復定三秦於傳檄之中某骯髒餘生漂流異物方上聖
宵旰有爲之日正眾賢馳騖不足之時俯記疲駑上勤鞭策必欲
係單于之頸豈容賈傅之空言尚當安會稽之棲宜用陶公之大
計審雖自效竊孝退藏方虞通慢之誅已備滄維之託某惟某官
之華器業巖廊之具公車暮召發妙契於一言帝席夜前望榮光
招虞人之旌敢有不回之意懷會稽之組猶分共理之符恭惟某
官直諒而多聞弘毅而任重智出萬夫之榮解十二牛而游刃有
餘文推四海之中草三千牘而奏篇稱善伊膏詔奬歸觀清光某
以流離衰病之餘荷推挽矜憐之意憩甘棠而思召伯深愧前修
避正堂以舍蓋公庶聞治道

與范運使啓

視草西垣恩容避疾分符南服詔許偷安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
才全而德巨言語妙天下和白雪而欲無道義輕王公視浮雲之
何有方傳聲於十國已託庇於二天豺虎未除稍貸狐狸之問山
林不采庶全黎藿之生欣旅交懽占言難盡

與鄰郡太守啓

視草西垣叨抗投閒之請分符南服更叨共理之求一燈分鄰壁
之光九里借洪河之潤時惟幸會良殷歡悰恭惟某官文章邦國
之華器業巖廊之具公車暮召發妙契於一言帝席夜前望榮光

於三接屬干戈之俶擾軫宵旰之焦勞眷求慈惠之師增重藩維之託顧惟末路獲附餘輝脅肩相恃以爲安黎藿何憂乎見采望而見者屹如制水之防求則得之毋害乞醯之直

賀陳潛啓

一札流聞大慰雲霓之望十城驚竦瞻弁繡之光恭惟某官夙擅冀北千里之稱時惟斗南萬人之傑培風背於九霄之路析秋毫於百戰之場揽轡中衢隼旟將擊矣埋輪道上狐狸何足算魚以俟君子俯深欣頌莫究名言

上宰相辭陛安啓

負罪投閒蒙恩起廢惟錢塘之巨鎮實行殿之陪京累聖涵濡比屋盡千金之子羣兇稱亂頻年爲百戰之場雞犬不鳴人牛俱喪汗萊蕪沒疾病呻吟宜得循良慈惠之師上體惻怛哀矜之意伏念某崎嶇兵亂屏氣洲居久獨立於風波不測之淵恐不脫於鮫鱷垂涎之口一聞洶洶便有性命之憂豈復營營更思富貴之樂敢圖恩紀俯記孤蹤擢宜從班叨塵督府雖兼收並蓄不廢牛溲馬勃之求而驅去復還幾類狗苟蠅營之態實難睚俛上副使令傾倒純忱亟上叩閽之請恢崇大惠伫聞造膝之陳苟未填溝壑之間猶能效犬馬之報

上秦參政啓

伏審參政正直質諒鬼神忠信行於蠻貊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海傳聞感激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人見乃授拾遺未有如公猶仗忠義於强胡劫質之中盡得虜情於二江敗衂之後膺受帝賚恢復中興登進廟堂參秉大政某以門牆舊物未獲中賀庭之私而蒲柳殘年方亟上額天之請敢圖恩託曲賜優容儻此身得全榛櫟之生則他日敢忘蛇雀之報

謝宰執啓

酒塌真口方適口居之願藩宣大屏遂分旰食之憂念非擇事之時莫致顯天之乞某疏庸少與狂狷妄行逢時不祥蓮已交病所願全生碌碌以救寃武子不可及之愚無何妄作紛紛幾致盆成括小有才之患自嬰嚴譴已分歸耕偶未遠於我不圖流落尚軫記憐寵以隆名付之方面一時盜賊之徒猶在何以折衝四方冠盜之路所從敢言臥護退循涯分彌積兢惶此蓋伏遇某官觀過知仁求人用舊以權衡之平可信故憂憂之善不遺顧此衰殘尚叨器使惟是會稽六師之次近在錢塘一水之間羣口難調十手所指兵火之威未解殆非飭傳扃以稱使客之時大馬之力已疲但有賜骸骨而歸卒伍之意終期大造曲遂私誠與交代李待制啓

臥漳濱之疾久待盡於窮閭復雁門之跡遠疏榮於巨屏不圖晚節復並英游恭惟交代某官儒學甘泉之從臣惻愴東京之衛吏才高難用已憂大弧之不容去後見思尚愛甘棠而勿翦挺一德始終之操見三朝進退之閒猥以庸虛遂相先後故將軍起廢豈有能爲舊令尹告新庶無大悔

回謝通判啓

衰晚臥疴久逃空谷誤恩起廢尚軫遺簪伏遇某官敦故舊伐木之仁重久要投膠之契布帛之溫言曲借桑榆之暮景增光袖手旁觀將見汗顏之斲伐柯取則庶收坐嘯之功與運使曾顯謨啓

屏翰一隅幸孤生之承棄蕃宣大屏豈衰病之能堪伏遇某官推心不愧於古人爲義獨高於流俗交情可見畏勤長者車轍之臨宿惠不忘自有故人綈袍之意不圖晚節獲附餘光喜溢情涯望踰意表念漂零之久方興遘樹三市之悲拊疲瘵之餘更賴中流一壺之賜

與宣撫使開府啓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閫之雄布覃大之條猥預殿邦之重登龍已

久附驥滋榮恭惟某官片言折千里之衝尺箠制四夷之命師行席上虜在目中借箸坐籌笑腐儒之敗事投戈下拜識吾父而自歸以一身進退之間爲天下安危之繫不圖晚節獲預榮觀草木盡知其名益峻巖瞻之望黎甿爲之不采庶全樗散之生

與湖州守葛待制啓

修香火之因久退安於散地奉聖書之寵遽叨復於邇聯藹然衰盡之餘沛若恩威之重恭惟某官雄姿英發妙智光明覽千仞而獨翔把一麾而坐嘯九萬里培風之背豈有遺蹤十二車照乘之光殆無遺矚不圖晚遇獲遡鄰封終日效顰空慕捧心之美一時釀酒會收徙突之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謝劉漕龍圖啓

伏審光奉帝綸肅將使指諫大夫伏蒲殿上方跪三接之榮部刺史埋輪道中又見十連之貴恭惟某官才高難用道大不容撞千石之鍾而噎於寸筵駕萬斛之舟而膠於尺水姑矣謨於問陳旋賦命於乘軺龍馬負圖聯內閣蓬戞之直木牛輓粟皆太倉紅腐之餘方賜觀於中宸行亟踏於近列益隆雅望允副師言某偶叨奏於藩條竚仰瞻於金節尺書旋廢固已賢十部之臨衰晚臥疴方獨有二天之比

謝徐漕啓

奉祠眞館方竊便安出殿大邦誤分憂寄顧夷傷之未起匪衰病之能堪恭惟某官望重本朝位高當世舉行殿六師之次蒙左餐石粥之恩制一時萬貨之權極南暨東漸之境伫膺詔獎入覲清光某以非才叨塵巨庇欲通書而未果豈流問之敢先感頌之私占言雖盡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啓

伏審詔發中宸寵還上宰兩兩比泰符之象巖巖具維石之瞻八駿之往遊未還上方勤於北顧四國之流言既息人皆竚於東歸麻制甫傳中外交慶恭惟某官氣塞天地而亡害謀質鬼神而不疑踐歷三朝始終一操擢劉大敦煥飛龍夾日之光酌卦化鈞極鍊石補天之巧爰出大將齋壇之節遂虛左相貽席之眷注想深柱石之憂來蘇後雲霓之望詔音數下使駟交馳趣鋒亟而造朝揚大庭而作命皇天悔禍啓周成王定鼎而上令公投戈而下拜千八百諸侯之國盡歸於帝籍二十四中書之考獨冠於臣宗駿惠前模肇新邦命中興可待輿論所明某投盡五窮告深百諫所宜竄迹於蠻蛇之侶尚容接武於鴛鷺之鄰久蹭蹬於戎塵遂崎嶇於兵亂雖劇談世事見王尊何憂而數蹈危機唯召平獨弔仰止大鈞之播俯加噬履之矜走慈母於下機孰不疑於眾訾援匹夫於擠壑終有賴於至公

回謝送宋發運啓

嘗膺訟愆方受干廬之託循牆避寵莫申三命之恭襆被造官登車問俗十萬家已墮無何之境二千石倘分共理之符伏遇某官盛德矜愚至誠樂善軫門牆之舊物尚追記於昔年憚江海之遺蹤久漂流於末路墜尺書而借寵起衰病以增華戴二天之仁特矜容之有素妙五雲之體但藏弆以爲榮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啓

回周解元啓

桑榆晚晚自笑陳人雞黍招懲但思故友敢求文一時命世之傑
幸屈轅門文書衙袖判羣言於三語覓小異於千人公是韓伯休耶莫如一覩竟識袁彥道否殆過百開共惟從之解元肯世獨馳收人共棄整牙和寡儔砢交難空傳陽春白雪之音莫解流水高山之意鄭人腊鼠通國皆然葉公畫龍識眞者少不謂勞薪之感自同投芥之機兩窮相遭一笑莫逆微言覺後周將侯一千歲之清妙語吹生自足勝億兆人之誼高情如此俗慮難量偶同弊氣之相求遂索形骸而罔間愧無瓊玖以報珍投但賦角弓以爲永好

回吉州王守啓

權須買之髮方從溺簣之誅攬使君之鬚粗識撫第之意念孤喑

莫能勝一國萬人之詛而寸膠自足制九河千里之渾茲蓋伏遇某官存錄故交恢崇大惠方伏槐對隰蛇之俎咿嚶來以自娛而西書下羅爵之門遂攝衣而拜辱高義溥出天之表正聲聞部漢之音汰湘濁以清揚詹憊而起立張弓挾矢嘗觀白雉之翔戴笠乘車尚記丹雞之祝竊途易感沒齒難忘（下吉州名洋甲辰啟盧部試在落卷中余第二作）

回趙解元啓

十年賦就蚤以文鳴九牧聲馳縣喧紙價有光帝籍遂秀儒林恭惟若拙解元文章玄豹之姿門戶青龍之種籍累世服冕乘軒之貴而自同於韋布起方丈列鼎鳴鐘之族而不飽於齏鹽茹秋菊以療飢紉春蘭而爲佩聲營聚照摘葉記遺故紛然在羣公子之中已卓爾冠諸老生之上旁觀血指汗顏之斷獨揮卻日之戈下視揄揶控地之卑忽展垂天之羽本初之徒不數自鄶以下無譏爲日初傳興情允屬盛服立公門之外孰爲魯國之多儒奏篇陳

乙夜之觀又睹漢庭之三道雅游之久賀問宜先重紆綈綺之臨遠貶誨面之舉其爲欣荷莫究頌言

回洪秀才啓

五色相宜眩若補天之石一鳴莫應鏗然擲地之金遠墜珍函俯膺大貺恭惟某人學問得師友淵源之自心期惟吾黨聲氣之求雖南北之方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臭味一族磁石鐵猶有閒焉計拙幾類於集枯書癖蠹存乎是石酒舉一尊而共盡付李白以細論詩傳四坐以皆驚驄許渾而有作

回胡糊科啓

三世青箱之學卓冠儒宗一時黃絹之辭具存家法詢書臨授躡履趨迎繆膺先進之恭彌切後生之畏恭惟某官學冠華重五十席於講肄之間奏三千牘於公車之下貴名日起一坐盡傾俊辯風馳萬夫皆廢家傳衣鉢固應在龍虎榜中世掌絲綸又將集鳳凰池上猶勞謙於下問欲弘益於多聞聆妙寄於哀

彈雖粗識流水高山之意委殊珍於大呪終莫報明珠白璧之投感領之私占言莫究

回滁守魏寺正啓

戴皇天之盆未快昂霄之覩擁塲門之聳空懷按劍之疑遽流問以先之緊過聽之誤矣恭惟某官該明古記允蹈先民訪南國之業於斧斤戰敗之餘弔峴山之刻於兵火焚漂之後儒雅二賢之雜風流一代之宗覽故物以興嗟撫頹基而起廢則新舊觀駿惠前模草木欣榮山川炳煥重以無窮之託屬於不腆之辭若鷺膠續弦之奇固未易得也而狗尾代貂之夫豈不謀哉承命靡遑臨書增愧

二

昔從郎吏嘗佐春官遴柬之公敢謂陳人尚玷門生私謝之禮三十年恍如隔世八百氏存者幾人獨見大賢粗免明月暗投之愧追懷故老可見青雲異日之心恭惟某官學邃而自得師文高而

不近俗雖形芝九莖之秀快睹宜先而朱絃三歎之音識賞者少有來幣聘出應弓招三年不鳴固有待然萬選必中夫何疑者重勤簡記嘗預題評拜覩惕然爲禮過矣窺豹孰知其大尚推子敬之賢見龍而懼其眞自笑葉公之陋

回宦藝鄧令啓

白投雖閣莫望高明每想孟嘉之風流固應小異未識紫芝之眉宇空有此生遽膺伐木之求大慰望梅之渴恭惟某官文傳家法學冠儒流居簡臨民燕坐得擁紬之候正容悟物鴞林懷食蓁之甘大啓賢宮作新俊造追蹤千載壯觀一時洋洋弦誦之音籍籍舞雩之詠偉矣大賢之事業蔚爲多士之儀刑猥屬庸虛謬當紀次賦滕王之高閣輒援筆而不辭續淮西之什碑但臨文而自愧

回沈解元啓

每傾遐想未十前瞻繄國中寡和之音久抱絕絃之歎而海內流傳之句獨先樂鼎之嘗忽聆鈞天之奏合作於九成欲使屠門之嚼屬饜於一飽歡呼拜賜鼓舞知榮恭惟公庾解元經述之邃該百家詩律之妙兼七子高深俾海岳懸牙籤三萬軸於胷中幽渺感鬼神奏錦瑟五十絃於筆下顧屏處窮閭之陋亦剽聞高義之餘風馬雖不相接於殊方鸑鷟固自有同於舊識遽膺大貺遠壓雄篇恍如望洋者之眩迷津端若嗷蕉然已入佳境盡發錦囊之祕驚窺金薤之華聯彌明石渠之詩便當閉筆讀沈約郊居之賦謂是知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葛教授啓

箕斗之虛名偶然過聽珠璧之大貺率爾暗投汗集愧顏光生莫齒恭惟某官四海譽髦之士一時人物之宗秉青藜而讀書擁絳紗而受業舞雩高踏跨祥鵬八極之遊理窟冥搜襲神龍九淵之奧凱世舊見謂儒先發重諾於千鈞溢高詞於兩喜實大人先生之模範爲小子後進之儀刑豈惟陳人獨膺大貺其爲欣荷莫究名言

回方簽判啓

少狂而妄婁登搏虎之車老退而休遂返屠羊之肆豈謂莫府文書之暇首訪窮閭貧病之餘拜嘉惕然過聽誤矣恭惟某官編探韋編之邃談端定肉譜之評出焦尾之木於爨薪而爼以朱絲起病顏之駒於下駟而靡之青絡雖寒溫未接數日闕然而臭味相求一見決矣斷絃挂壁已絕意於賞音載酒隨車欲過門而問字即諧素願預激歡悰

回許解元啓

枌榆故里久已復於民編補柳殘年猶未書於鬼錄況一時之俊重聯瓜葛而兩地之隔如望參辰恭惟某人學術皆有本原文章自應律呂聞文公子之義空興見晚之嗟讀元道州之詩彌切後生之慕首紬高躅申貺好詞亹亹如炙輠之無窮混混若建瓴之莫禦老矣無能爲也莫助一鳴眷焉何日忘之以爲永好

回鎮江劉節使啓

伏審齋壇授鉞莫府建旄闔寄方隆國勢增重切惟將相安危之繫艮以君臣會合之難高帝嫚儒而陸賈陳詩書之言孝公圖霸而衛鞅談帝王之道鶡冠適越扶瑟求齊據鞍拊兩髀而驚操紙莫禦老矣無能爲也莫助一鳴眷焉何日忘之以爲永好

回鎮江劉節使啓

伏審齋壇授鉞莫府建旄闔寄方隆國勢增重切惟將相安危之繫艮以君臣會合之難高帝嫚儒而陸賈陳詩書之言孝公圖霸而衛鞅談帝王之道鶡冠適越扶瑟求齊據鞍拊兩髀而驚操紙感二毛而賦丹心猶在悼歲月之不留華髮半空悵功名之已晚恭惟某官著節艱難之際奮身徒步之中始悟意於一言遂收功於百戰黃麻誕告皁纛前驅草木知名江山改色逢辰若此振古無倫孰云千八百諸侯之多見謂三十六英雄之冠方修慶牘首墜誨函隨珠分照乘之光爲賜厚矣燕石論投瓜之報何愧如之

回周解元啓

志幽堂之石方懷猒墜記室之書遽沐褒嘉之寵濫言過矣愧汗泚然竊以宇三緘而製碑米千斛而作傳立道旁碣豈之愧詞諛墓中人遂非實錄槩大孝有無窮之慕待斯文爲不朽之傳雖兩地相望開風有素而兼金不受援筆何嫌伏惟某人挺生孝秀之淵獨冠賢能之首感風樹而千鍾之養弗洎御祥琴而三

年之哀未忘將永賁於松楸宜大書於琬琰顧匪黃陵之筆附韓子以知名庶幾峴首之碑思羊公而墮淚

回徐守計議啓

命呂安之駕盧辭千里之遙臥陳登之樓何止一牀之閒不圖晚接獲預英游恭惟某官襲一經之訓以傳家屈千乘之尊而下士諸儒談道舍蓋叟於堂中五馬班春伺陶公於道上眷言貧病已迫衰殘蚤登相國之門雖婁擁膝行之謬晚適荊州之願方踧陳謁見之書忽紆汗簡之先彌極背芒之負高論追蛟蛇而起立英辭冠日月以爭光陳義謖然勞謙過矣願老生陳腐之說敢申言拔薤本之規緊流年晚晚之餘但有分棠蔭之意其爲欣幸曷究頌言

回運使張直閣啓

解楚囚之冠偶遂乞憐之請抱漢陰之甕茲惟待盡之時屬聞登車攬轡之初空懷擁篲埽門之意恭惟某官疏通不器深厚而文

乃眷全吳之雄暫付外臺之寄埋一輪於道上方司三尺之平列萬舸於潭中坐致千倉之富回存流落遠墜誨音繆當銀筆之題榮過袞衣之寵縱軀委命自從魚鳥之遊悼屈哀窮莫戴邱山之重

回强守奉直啓

凭熊軾而驅方切仰高之慕臥牛衣而泣莫申事大之恭敢謂漂流契闊之餘勤商撫奄於存之意恭惟某官七朝儒學一世吏師萬乘之器晚成千歲之安難老爰屬下車之始遽叨求舊之先著履歡迎詎知折齒撫爭歎詠殆欲挽須高節邁倫衰病增氣語僑談道所願陳益公清淨之言小子學詩猶能賦王裒中和之頌

回莊守右司啓

書名罪籍久謝軒裳竄迹窮閭遂編農圃追南柯之夢悟破甑之已空瞻北斗之高知戴盆之難望茲蓋伏遇某官金馬石渠之彥鷺臺鳳閣之英入陪帝席之前出殿侯藩之重仁風揚扇拌中山千日之醒甘雨隨車溉桑林七年之旱首紬采翰申賦好辭摛地作金石聲温紙皆冰雪語哀憐故物屏在泥塗口拔危蹤援之溝壑道逢醉尉顧常懷訶罵之虞天惠仁侯詎復興鄙口之歎其爲欣幸莫究名言

回吳守啓

句吳泰伯之祠血食如在延陵季子之墓封樹固存雖桑田已化滄海之塵而闔閭尚帶松江之水眷此一都之會介於二邑之閒茲惟某官故國之世臣本朝之循吏昔鼻祖稱官百王之表今耳孫猶存三讓之風指若里之社宛然視所憩之棠沃若九芝塗詔三組過家周覽四郊皆青氈之舊物獨餘一老縈白首之遺民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錢守舍人啓

制碧海之鯨一時獨步睹青雲之雉十月爭先逮茲叱馭之初屬聞登有望洋之歎恭惟某官文高雨禁學邃羣書視草北門臥八塼之

日剖符南服揚一扇之風秉節就塗蓂帷問俗扶黎來聽空巷相登願欵鞭從尚作楚囚之泣許著帽進庶寬齊緩之誅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賀權守提舉啓

百舍歡迎大尉來思之詠一廛幽屏未降卽見之心恭惟某官應五百歲大賢之生分二千石刺史之重雖執鞭之慕固非一日而操瞀之見獨後衆人心渴塵生背寒芒負豈惟燕雀同欣賀庭之成固有鷦鷯獨喜巢枝之託其爲欣說莫喻名言

賀沈守到任啓

候館占天方驗使星之出斗城分土又觀卿月之升共興降晚之嗟舉有來蘇之喜恭惟某官東陽世胄北斗人豪風流追八詠之餘儒雅繼五賢之後三刀夢協千騎鼎來仁風投扇而行甘雨隨車而至解陳公之榻誰爲孺子之獨登賦梁王之園豈恨相如之未至

賀周守到任啓
傾北海之尊嘗分光於一日擁東方之騎亦均覆於二天眷幸會之非常喜餘生之有託恭惟某官先賢世胄今代人豪公瑾之英烈尚存伯仁之風流未泯百年垂裕千里蒙庥輟神館之清資付專城之重寄羣兒爵躍已大喧騎竹之迎一老龍鍾猶能進拔薤之隱即諧瞻拜但切欣愉

回王倅學士啓
蚤紆郡紱尚記褚裒半面之新晚臥民閭眞同夢得九年之謫逃空已久集苑何由笑昨夢之已非悵舊遊之安在茲葢伏遇某官孤風立懦大惠哀窮屈別乘於一障之閒訪故交於百罹之後尺書尉藉里俗驚觀雖雁鶩何有於去來而金石不移於燥溼九霄之路莫嗟鳧鳥之飛翰十襲之藏永祕驚經之妙墨

回王倅大著啓
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老病之餘頹然待盡自非素席門牆之舊豈敢遽陳竿牘之私茲葢伏遇某官躬厚德以鎮浮墮高文而起廢想鈞天之夢恍聞金奏之音騰織女之箱絢若星圓之爛闕笞詎償於快覩旌弭極於坐馳安用著書賦九年之謫便當舍酒分一日之光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張倅寺丞啓 張自言曾夢東坡先生與明年有故
雲霓之望久矣方興來暮之謠桑梓之敬缺然未快爭先之嗜敢圖推挹尚軫衰庸恭惟某官精神交海內之宗聲名動天下之宰肆求善類丕闡斯文雖北除南垂判若辰參之異而東傾西應白同肝膽之如屈高誼於一紙之書訪陳人於三家之市謦謦如雲之態度已立見於襄中濯濯似柳之風流會意求於坐上其爲欣幸莫究頌言

回向倅朝請啓
望切雲之冠居有絕塵之歎操順風之鬯尚稽贊見之恭屬分領於郡條已大讎於輿誦恭惟某官心存汎愛義不遐遺訪故侯於廢綱之餘追前哲於寂寥之後雖翻雲覆雨生變於炎涼而璞玉渾金不渝於燥溼重勤緹騎遠墜誨函十襲珍藏已眩巾箱之富一尊燕語伫分鐙燭之光欣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陳倅朝散郎啓
除書初下眷梁木之有依刺字已漫望舍門而來埽空懷慙於不敏遽馳義以相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勞謙下士暫駐松楸之國靈論枳棘之棲別乘鼎來佐襲黃而共理鈴齋坐嘯仰岑范以蒙威父老歡呼里閭驚聳據大牀而高臥方觀一世之豪下牘楊而起迎敢玷諸公之右

回洪倅學士啓 洪兄弟同除正字
蓬萊方丈蚤窺雙璧之連雲夢南州又見一枝之秀顧服膺之已久念修贄以無因恭惟某官文中兩科聲馳九牧倚牛角而獨唱和者幾人跨鯨背以遠遊超然萬里陳義振哀窮之惠占書移起廢之文末路增光衰顏動色誦佳句於百寮之上固已習於剽聞識少異於千人之中獨未先於快覩

回晉陵曹宰到任啓
投畀窮陬僅存殘息追懷故友但有宿心竊聽下風佩腰章拊松楸之國方圖上日斂手板修桑梓之恭恭惟某官學冠時髦行爲世準太廟龍文百斛之鼎東序蒲牢千石之鍾雖一時共推華國之文在三尺猶累長民之寄鼃鷖之行序進豺狼之路當前起彈柱後之冠自執太阿之柄伫聞治狀俯慰民瞻某晚晚餘生棲遲末路託一雷之土幸分河潤之餘墜五雲之書更被衮褒之寵其爲欣幸莫究名言

賀梁守到任啓
四海聲名夙著宗儒之望一時人物獨高政事之科方啓共理之求允屬承流之寄恭惟某官勞謙下士居簡臨民哲艾王之蓋臣豈弟古之循吏擁東方之騎已大慰於遐瞻憩南國之棠宜少留於高躅覩二天之風采溢千里之春聲自憐投老之餘獲占分光

之地聚大賢之高致奚俟先游綴賀客之下陳自慙末至
回沈倅到任啓
坐井而窺那能大口面牆而立祇自書空欲詣元禮而素無通家之因未識魯山而空有此生之歎居切畫龍之慕莫申執雁之恭
恭惟某官養義之氣浩然命世之材卓爾位上大夫之列盡專右省之車分半刺史之權尚擁治中之駕不圖過聽之誤遽形流問之先妙語垂褒朽質增重惟清廟瑚璉之器方當待賈之初而窮途枳棘之棲乃有分光之幸其為欣頌難盡名言
回周主簿啓
望堯階八彩之光親承大問陳漢廷三道之要遂決殊科士歆稽古之榮朝有得賢之慶伏惟新思主簿妙質備琳琅之美瑰材挺梁棟之姿金蘭千萬篇而百神所司銅柯四十圍而九牛莫挽夙富博大淵源之學發為雄深辯麗之詞切中事情非老生常談陳腐之說二言治道實生民一時理亂之機甫上奏篇遂關乙覽榮於一睹不可尚矣坐上客儻眞是乎又何疑焉名下士益不虛耳
慚借重
回武進馮宰到任啓
海寓共推嗟來莫矣里門初下喜聽跫然念耳熟於百聞會意求
雅志倦游久厭承明之直上恩佚老遂分剌史之符恭惟某官德配先民材稱循吏棁蘭華省共歎郎潛剖竹名城徒得君重除書甫下輿誦歡騰千騎班春坐惕棠郊之廕一塵受地方修梓里之
恭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啓
名聲籍甚何止百聞文義卓然遂快一覩眷褒揚之非儗頗衰陋以無堪恭惟某官理窟洞天人精祲之交詞鋒出筆墨畦逕之外
繫尊歡呼自中宮商落紙從橫盡成瀾漱何言誤聽遠墜珍投破千金以屠龍久懷奇而未試挽六鈞而射鼠知用大之甚難探古錦而一窺拊朱絃而三歎攘支離之僭自喜爭先盡渾沌之眉空
慚借重
回武進馮宰到任啓
海寓共推嗟來莫矣里門初下喜聽跫然念耳熟於百聞會意求於一睹不可尚矣坐上客儻眞是乎又何疑焉名下士益不虛耳
升吏籍光動儒林不圖謙德之隆俯墜誨函之辱射東堂之策雖詔墨未乾校中祕之文而徵書可待其為欣頌難盡名言
回平江守蔣待制狀
伏審某官剖符南服獨繼蘇州刺史之賢持橐內朝亟甃甘泉法從之列方郵命流傳之始實鄉枌瞻望之華顧敢後於鳧趨將俯
申於燕賀第深喜抃莫罄言宣
回提舉謝少卿啓
入司帝籍蚤覩卿月之升出按藩條又快使星之瞻疎百城之風采取六轡之光華恭惟某官文追古作者之風名出諫大夫之右
肅持使節誕布王靈攬澄清之轡而豺狼之路一空校紅腐之粟而雀鼠之輩幾盡平詘賦正直指宣威已訖外庸即膺大任某逖
聞新命倍激歡悰方修贄見之恭亟拜尚書之辱門鵲在望固無
千里命駕之遥河葦可杭庶有一日分光之幸
賀吳守郎中啓
雅志倦游久厭承明之直上恩佚老遂分剌史之符恭惟某官德配先民材稱循吏棁蘭華省共歎郎潛剖竹名城徒得君重除書
甫下輿誦歡騰千騎班春坐惕棠郊之廕一塵受地方修梓里之
恭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啓
名聲籍甚何止百聞文義卓然遂快一覩眷褒揚之非儗頗衰陋以無堪恭惟某官理窟洞天人精祲之交詞鋒出筆墨畦逕之外
繫尊歡呼自中宮商落紙從橫盡成瀾漱何言誤聽遠墜珍投破千金以屠龍久懷奇而未試挽六鈞而射鼠知用大之甚難探古錦而一窺拊朱絃而三歎攘支離之僭自喜爭先盡渾沌之眉空
慚借重
回武進馮宰到任啓
海寓共推嗟來莫矣里門初下喜聽跫然念耳熟於百聞會意求於一睹不可尚矣坐上客儻眞是乎又何疑焉名下士益不虛耳
恭惟某官朝野著士民之望鄉閭擅人物之評納萬頃於雲夢胸破大觚於霹靂手方效官於嚴邑已加惠於陳人首墜函書重紆
衡益琢奇句於月旁天心之上駕眾說於金口木舌之中遠追三歎之音高儷九成之奏周章拜覞衰朽與垂於用大照乘之珠彈雀空自抵於暗投頌詠之私占言難盡
回梁倅到任啓
津亭弭檝首紆衡盭之臨記室占詞又拜函書之辱謙光委照朽質增華恭惟某官鳴柯里故相之家通德門大儒之胄收槐堂之
劍履而具存祖烈傳鳳池之毛骨而綽有父風見謂佳公子之賢
暫分牛刺史之重未展西極追風之足尚淹南溟擊水之圖題別
駕之輿方資於共理持從臣之橐行副於詳延馳頌之私占言難
盡
賀葉守到任啓
縉雲故地昔眞仙冠劍之藏金牛名城今天子股肱之郡建行殿

東藩之屏通殊鄰北道之輶方曙咨選愼之艱實一麾鎭臨之始
恭惟某官名重文章之選才高政事之科操龍伯之釣而六鼇連
奏神屠之刀而萬牛解蕭望之補外姑歷試於百爲汲長孺居中
仁疏榮於三接某聞風舊矣託芘云初自惟殘年衰病之餘況復
末路湮淪之久距一舍之阻尚未聆金玉之音仰二天之臨已大
慰雲霓之望

回郭守到任啓

懸車久矣聽履跫然擁篲陳膝行罔盍展棠郊之謁銜書贊見又當
修梓里之恭衰晚臥疴椎鈍廢禮第聞新政共激歡悰恭惟某官
循良慈惠之師碩大光明之傑學稽古誼識洞幾先解紱豈膠柱
之調奏刀有破竹之易惟渊郡百孔千創呻吟之後亦下田十年
九潦饑饉之餘所恃仁賢揚一扇穆如春之風庶幾疲癃服五袴
煥若冬之日方裁慶牘已墜珍函三過讀而增衰病之華十襲藏
而益巾箱之富已同千里共戴蘇刺史天上有一塵更爲李將軍
託擁千騎以臨州共興來暮之謠咸快爭先之覩自惟悼老之年
垂盡弗洎於駿奔庶幾宿昔之契未亡俯深於燕賀

地

回陳倅到任啓

負耒歸田有愧上牀之問臨門墜刺竊欣下榻之迎故嘗耳熱於
百閒今幸目成於一眄恭惟某官太邱盛德之裔崇盧遺直之家
擅海內之名客蒙驚坐之目宰天下之志眾推分社之均襄崇揖
補敝之章光寵賁衡茅之陋雖匪朱陳昏姻之故素交元方兄弟
之輈已諧求友之聲賦井眉之餅庶獲賞音之遇

賀劉守到任啓

辭榮禁路歸老窮閭望長者下風雖未諧一日登龍之願陪先公
高躅嘗叨綴三朝從纍之聯多難漂零流年晚晚柳儀曹之先交
今有幾唐正元之朝士已無多豈謂死生契闊於三十載之際復
見老成典型於二千石之重恭惟某官抗高明而絕塵瞳若剸盤
錯而游刃恢然分北顧宵旰之憂把一麾而去國付南渡保釐之

啓

回王倅賀冬啓

望金谷之塵固非一日傣少林之壁亦復累年莫伸與梓之恭奚
逭負荆之咎茲葢伏遇某官情高瞰日義薄眉雲悵墜甑之空已
同棄物軫遺簪之舊終不忘情屬君子之踐長悼孤生之永已千
鈞借重俾蟠木爲先遊之資一語吹生謂死灰有復然之理其爲
欣幸莫究頌言

二

圭景迎長珠星紀瑞推筴啓千齡之運拔茅連眾彙之興恭惟某
官儒學發身三冬足用靖共介福七日朋來茂對休辰寵綏故友
加惠桑榆之晚俯憐鍾漏之餘文摛白雪之詞韻中黃鍾之律幽
懷破散穆如負日之温病目驚窺絢若睹雲之爛莫馳慶謁第激
歡悰

回趙倅賀冬啓

老將及耄不知歲月之遷性不便書莫致寒温之問屬時君子膺
彙征之吉但有野人分芹獻之心茲葢伏遇某官利器沈潛聲章
炳煥晞髮扶桑之日本自於天來濯足滄浪之淵尚從於地控屈
臨邦屏分布郡條睿言一介之餘光賁五雲之妙誦言穆若殆仁
風揚紈扇之閒玉色皓如正落月滿屋梁之上

回平江趙倅賀冬啓

璿璣觀象仰占星昴之中鍾律導和俯驗泉葭之動順履一陽之
萬室連甍擁綺窗而詠千畦接軫賣刀劍而耕諸縣豐登四郊清
謐泰壇展衆方迎天地之休宣室頒釐行奉鬼神之對

回錢守賀冬啓

天正著統陽德離潛黃宮調六氣之元清臺表三辰之瑞恭惟某
官學惟古訓道與時行盛大光明接千齡之熙旦奇龐福艾擁百
順之鴻休方膺共理之求已促追鋒之召感寸陰而惜日喜添綵
綫之長待甘雨以爲霖行被袞衣之拜

回雨倅賀冬啓

星東壁而昏中日北陸而短至屬方羣陰作沴之始已兆三陽交

二
六琯鳳鳴泰伶倫之律五星珠貫符太史之占一德撫辰羣公受
祉恭惟某官進非飾鈔出爲時須秀鍾河嶽之靈氣塞堪輿之大
賢如趙成子熙熙冬日之温文似張水曹謳謌春雲之態時乘豐
大順履洪龐千騎森然方擁馮熊之貴一翁耄矣空懷賀燕之私
三
衡占灰仰琯候葭飛眾正上行百神來燕恭惟某官名高哲艾文
擅詞宗見王千里而來獨出漢諸臣之右舉國一人而已孰謂魯
眞儒之多親値聖時具膺吉祲陰毖雲之潤密煩臺祲之占瞻舜
日之華奚俟口淵之口
四
六氣宣酥八風順序聖人觀象見天地之心君子安身待陰陽之
定恭惟某官道尊而日損德進而時行綸閣紬書紅藥應五雲之
妙斗城問俗彤檐換三組之榮屬陽德之離潛宜陰靈之爲祉方

興未艾與日俱長俾壽而昌逢辰茲始莫申慶謁但極歡悰
回江陰趙守賀冬啓
灰心久矣不復覩辰暴背欣然未忘愛日忽墜綈袍之信有踰衮
服之華恭惟某官建牙當七十城剖竹猶二十石儲休帝籍挺秀
儒林玉具高拄頤眞江山風月之主金印大繫肘實農廊柱石之
安履辜旦之休明悼窮交之濩落剖雙魚之尺素空慙强食之言
分九醞之霞觴應笑獨醒之陋
回汪倅賀冬啓
帷宮贍紫燦之升緹室候泉萌之動煒煌離明之旦龐鴻解雨之
恩恭惟某官出逢君子之時夙蘊大賢之業密營遙晝千里仰成
分布寬條一堂坐嘯履茲陽復茂擁神休宣室受釐行促追鋒之
召窮閫埽軌空懷賀廈之私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
日行北陸之次兆翠陰退聽之祥星占東壁之中緊盛德光亨之
始恭惟某官袖牛刀之手安鴛棘之棲履茲陽復之辰茂介朋來
之福吹潮灰於欲死漑病木於垂枯豈復小民惟祈寒之怨有同
野老負愛日之暄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二
紫壇之燎升方承大祭黃鍾之氣應以召太和恭惟某官種學三
餘達辰一旦雖後凋之操不改於炎涼而拔茹之連自同於消長
逮茲陽復宜與時亨當爲傅說之霖起副蒼生之望猶有趙衰之
日空遺故交之思
三
斗柄北旋陰凝而漏日車南指陽復而升恭惟某官秉心有執德
之堅適變得隨時之義自臨鄉縣眾謂賢公已應虞書三老之文
更遇義交七日之吉全和氏之璧而去何喜如之彈貢公之冠而
候一寸之陰占四分之厝實陽德離潛之始緊天心顧俊之初恭
惟某官德日進而又新福川增而方至豫州牛刺史素高國士之
風魯國一眞儒宜冠廷臣之右逢辰休顯錫渙鴻龐鳴玉趨紫宸
之朝宣有騷人之感擊鍾應黃宮之律伫觀君子之亨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時乘玄輅氣兆黃宮占昏旦以候軫壁之中謹蓋藏以待陰陽之
定恭惟某官得一編書於神所授出六奇計而世莫聞控帶二江
猶傳鉞甕折衝千里是一金城履茲陽復之辰宜介朋來之福追
鋒亟去行超三衛之雄授鉞重來更總十連之重
二
一德時升緊上將逢辰之始三微氣應宜百神薦祉之多恭惟某
官威名攝馬鼠之戎圖畫冠麒麟之閣一戈卻日天地與之低昂
萬馬追風山岳爲之頹仆履茲陽復坐擁神休望金谷之塵遙相
盍簪之盛臥漳濱之疾莫仲賀廈之私

三
嶰竹十二筒以製律本而鍾聲出應土圭尺五寸以求地中而緘景迎長蒸惟某官握虎豹之韜總貔貅之旅跨追風之驃超月窟以窮探乘間漢之槎挽天河而一洗逢辰休顯受祉鴻龐占晷臺之雲坐見蔥蔥之氣望長安之日行瞻穆穆之容欣頌之私敷宣莫罄

四
肇一氣之元正八風之序日居木上逮休復之祥雷藏地中實育一怒之威春若迅霆之震勤勞百戰感會千齡方剛德之寧享宜龐禧之攸降出分帥閫秉大將鈇鉞之權歸護殿嚴正祈父爪牙之命

五
擊金鍾而郊氣定五日之中比玉琯以考聲正八風之序蒸惟某官道勝相乘三微始著肇見陽朋之復用符剛德之亨蒸惟某官道術通明器資淵博兼文學政事之選蓋聖人之徒歟爲循良慈惠貴獻

回梁守賀冬啓

五勝相乘三微始著肇見陽朋之復用符剛德之亨蒸惟某官道術通明器資淵博兼文學政事之選蓋聖人之徒歟爲循良慈惠貴獻

回莫守賀冬啓

黃宮之氣應方調嶰竹之音紫壇之燎升首被蓼蕭之澤蒸惟某官浩浩稟堪輿之氣英英鍾河嶽之靈會天干躬三歲一郊之儀而上將擁七日復來之福端闈發號宣室頒釐鴻名增帥閫之崇細札奉璽書之寵自笑匏瓜之繫莫預榮觀但有野芹之甘欲分

九
黃宮之氣應方調嶰竹之音紫壇之燎升首被蓼蕭之澤蒸惟某官浩浩稟堪輿之氣英英鍾河嶽之靈會天干躬三歲一郊之儀而上將擁七日復來之福端闈發號宣室頒釐鴻名增帥閫之崇細札奉璽書之寵自笑匏瓜之繫莫預榮觀但有野芹之甘欲分

回梁守賀冬啓

五勝相乘三微始著肇見陽朋之復用符剛德之亨蒸惟某官道術通明器資淵博兼文學政事之選蓋聖人之徒歟爲循良慈惠貴獻

回莫守賀冬啓

官尊俎厭未形之難鼎鍾銘不賞之勳當大人繼照之明應君子彙征之吉帝寵屢顧神聽靖共受祉未可量逢辰自今始聞鼓鼙而思將帥伻觀祈父之歸羞蘋藻以薦王公聊致野人之獻

六
太初更漢曆之元招搖紀夏正之月道隨剛長福與時升蒸惟某官四嶽藩翰之臣萬夫貔虎之帥聲名震夷夏忠義貫神明方一陽氣應之初實眾正上行之日六蘇啓重陰之盛已登將閫之崇九芝塗細札之書行踐橐庭之拜未遑慶謁預激歡悰

七
晝參日表夜考星中入能之士板詔以奏五音二重之室緹縵以侯一氣蒸惟某官坐孟陬庚寅之日應上元甲子之辰迎連珠合璧之祥擁錫盾珽戈之貴名參柱石功載旂裳魁然斗北之豪久總侯藩之重踐此日南之慶亟趨帝席之前

二
漢曆授時紀上元之次叢經畫卦爲來復之初蒸惟某官經濟之

材將膺帝寶中和之政自與天通梅載華如紺碧而發於莫春露
膺降如飴甘而零於午夜嘉禾合穎瑞麥兩歧屬當七曰之休辰
適契千齡之興運以天公降祥之裏奚侯占雲而使君報政之成
行當就日其爲欣頌難盡名言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吹比竹而音諧纘重緹而氣應三微著象五緯宣光恭惟某官萬
門萬石之家四室五公之胄印金斗大珥玉蟬聯累朝閥閱之華
奕世衣冠之望未展赤驥追風之足尚淹紫鸞止棘之棲屬天公
顧俊之初屆陽德離潛之慶於時測景方加刺繡之長將遂披雲

大慰傾葵之望其爲欣頌莫罄敷宣
答葉守賀冬啓
調六律之音天統冠三正之首辨九章之扆義爻占七日之祥恭
惟某官稟間氣而生應昌期而出刺史之天大奚煩補石之工化
國之日長自笑卻戈之陋仰睇魯熹雲物之瑞實應商巖霖雨之
求一陽進而道與時行眾正興而福緣類至晝室應圖而龍見行
綴甘泉法從之聯尚方賜履而鳧飛已舊方丈眞仙之籍其爲瞻
頌難盡名言
回郭守賀冬啓
三正宮天統之元七日驗陽朋之復龍離潛而見實大人繼照之
初鳳覽輝而翔應君子棄征之吉恭惟某官德由日進道與時行
偉彼雲漢之章爰告魯臺之慶薰然慈仁之德聿資周翰之良歲
美人和政平訟息盍奉追鋒之詔亟歸調鼎之司人望既孚師言
惟允某屬有魚菽之祭於先人敝廬之下莫申燕雀之賀於使君

一氣旋宮八風協序三微始著百順皆來恭惟某官挺松柏歲寒
之姿鍾河嶽英靈之氣行藏體聖人之道顯晦得君子之時嘗飛
龍利見之初應拔茹彙征之吉天衢聽履追祥鵬九萬里之程燕
寢傳觴慶蟠桃三千年之會

啓

回王倅賀正啓

桑田蕪漫忽揚東海之塵蒲柳衰殘已迫西山之景壯心空在來日幾何履玆贊陽出滯之辰舉有除舊布新之喜恭惟某官乘時顯晦玩世徜徉歌生民嗣歲之興應大有自天之吉朋簪四合風流柏葉之觴句法一傳玅絶椒花之頌每興懷於故友久漏籍於遷氓遠墜函封增光莫齒雍容坐上那聞櫪馬之鳴骯髒門旁自笑桃符之換

二

椒盤嗣歲雖鼓迭寒玆惟萬寶趨新之時獨見故人求舊之意恭惟某官秉心直諒蓄德輝光儒雅吏師風流別駕日行黃道盡趨宛鴈鶚之行風振紫山尚琢鷺花之句恭承嘉惠重以好辭賦谷風之三章度陽春之一曲欲回殘槁復被青黃老病摧頹莫預董泰笑桃符之換

二

椒盤嗣歲雖鼓迭寒玆惟萬寶趨新之時獨見故人求舊之意恭惟某官秉心直諒蓄德輝光儒雅吏師風流別駕日行黃道盡趨惟某官秉心直諒蓄德輝光儒雅吏師風流別駕日行黃道盡趨宛鴈鶚之行風振紫山尚琢鷺花之句恭承嘉惠重以好辭賦谷風之三章度陽春之一曲欲回殘槁復被青黃老病摧頹莫預董泰

之奉悲歌慷慨空傳宗武之時感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向倅賀正啓

四序更端二儀交泰接千載隆期之盛宜羣公受祉之多恭惟某官明哲保躬儒雅節吏順履天正之吉密迎神貺之休椒頌傳馨莫預一觴之薦鋒車趣召伫觀三節之趨

回張倅賀正啓

天德更端人正肇序清臺課上元之曆方呈珠璧之祥絳入推甲子之年遂軫泥塗之辱伏遇某官高文起廢妙語噓枯天聲追木鐸之音絶唱儷陽春之曲屬介頌椒之慶載賡歲趨新之時獨見懷人求舊之意疾風木勁草之立節然烈火流金礦礫之藏自若重遺緘翰中貺頌言朽之餘被以青黃之飾高懷落落曲敦耐久之情老語諄諄但有流年之感

回平江趙倅賀正啓

日薄西山已迫桑榆之晚春回北斗又觀椒柏之新茲蓋伏遇某官德厚鎮浮道直矯枉惟下俚炎涼之態每形於令尹三仕三已之間而故交久安之情獨見於翟公一死一生之後敢圖哀恭猶被顧存垂褒華袞之章加賚綈袍之舊老冉冉而將至空驚嗣歲之興物欣欣而向榮已被先春之暖

回强守賀正啓

太史書元上經揲蓍三朝謹始萬寶趨新恭惟某官魯國眞儒漢京循吏特達季將軍之勇一諾可重於百金妙絶張公子之詩千首固輕於萬戶蓋聲氣相求於一道故升沈靡間於殊途殆茲歲序之更獨見人求之舊賦椒盤之頌莫贍列炬之光分棠舍之陰亦預春班之擢

回莊守賀正啓

五勝代興既周必復一元更始以故爲新賢德所臨春祺攸介恭惟某官碩大光明之傑循良慈惠之師二千石班春占土牛而得歲五百年住世摩銅狄以興嗟辰交泰一口嘉色欣欣上旄羽之麾四野春聲籍籍滿袴襦之詠其爲占頌難盡名言

回趙倅賀正啓

莫景飛騰自遂桑榆之晚風光流轉又驚椒柏之新署新桃以禦不祥掇橘壤以求如願未能免俗且復效顰伏遇某官順理昌期寵綏故友一言起廢奮百蟄於埏土之中老幼增華茁九芝於枯

回汪倅賀正啓

蓋茆容膝面壁觀心不知晦朔之遷但覺寒暄之異圖鬱壘之像莫賡五見之窮進屠酥之杯豈恨一爺之後茲蓋伏遇某官收憐衆棄矯拂羣庸正當嗣歲趨新之時獨見懷人求舊之意疾風木勁草之立節然烈火流金礦礫之藏自若重遺緘翰中貺頌言蒲柳俄齡方受一廛之託瑰玅語空留十襲之藏

回錢守賀正啓

頹齡餘幾見謂陳人端月載臨尚修故事門符執厲方懷鬱壘之求齋釀光春遂解臺飴之禁恭惟某官威風惠氣舒慘一方大冊

鴻文斧藻萬物蓍權幘而撾鼉鼓桃杏驚開扚羽絃以召黃鍾川池凝涸擘履三正之吉大均千里之釐固欲從公共分一日況復如我獨有二天莫副願言但深欣頌

二

四序密移物無終否三微浸大福有朋來恭惟某官誠明之姿撫休嘏之運九歌申勸每懷天保報上之心眾正彙興共享既醉大平之福逢辰茲始稱壽宜先自憐幽屏之餘莫預駿奔之數獨無高論進輸投薤之忠尚有守誠堪賦頌椒之什其爲欣頌莫盡名言

三

夏時御正周曆更端首三統以承乾交二儀而畫泰恭惟某官介蕃均佚祕殿納書順履三朝親逢一旦日月千二會已符營室之占春秋八千年宜介天椿之壽方修慶牘遽墜嘉音雖涸轍垂枯久俟臥龍之起而孤根欲朽空觀萬木之春

回江陰趙守賀正啓

門垂葦索盤頌椒蕃星回斗野之杓春入練江之色恭惟某官才高帝胄名著吏師與庶民共楚臺之風得賢者樂齊宮之雪道載土牛之出遙知卿月之臨門闔檻馬之誼空想德星之聚方納履新之慶九深懷舊之私黃絹占詞白衣載酒渴心不展莫罄西園飛蓋之遊食指可占詎有北海空尊之歎其爲欣頌莫究數宜回管陵黃令賀正啓

周星既復端月初臨刻桃梗以厭天行飾土牛以戒農事恭惟某官獨高政事之選眾推慈惠之師治千乘之賦而辨多多最百吏之課而書上上爰履三朝之吉茂迎百順之嘉籍籍咨哦誰慙瓜時之及詩詩一老空懷芹獻之心

回沈守賀正啓

銅漏觀象嚴籥代終玉燭宣儀春元茲始恭惟某官躬行古道親偵聖時方上聖解紱更化之初應君子連茹彙征之吉逢辰有儀

錫羨惟休黛耜省耕耋致九推之助脂車入覲更疏三接之榮

回周守賀正啓

魯經書五始之元漢儀紀三朝之會緊萬寶化生之日兆孕賢彙進之祥恭惟某官哲謀肅乂之才正直端共之德親逢聖旦方興見晚之嗟順履王春宜介朋來之福自憐老去實獲遐瞻千指家休窮芘棠陰之舍一觴獻壽莫持椒頌之盤

回平江胡司法賀正啓

璿璣驗中星之見以紀王正象魏布端月之和以前民命恭惟某官識洞陰陽之緼氣凝天地之中妙語春容暖於布帛大篇舒卷燦若煙雲適臨元吉之辰宜集善祥之慶重勤大駕遠墜嘉音問興人之紀年敢冒復陶之寵賦阿戎之守歲空驚莫景之斜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四序平分歲星更始三陽彙進卿月高升恭惟某官門地山西之豪時望斗南之傑磊落掀天地一丸泥可封百二之關叱咤生風雲半段槍可破十萬之眾爰介春祺之慶猥先故物之求縱駒鼎受朋來之祉恭惟某官鞭笞犬羊之重號漢飛將軍駕馭貔虎之來函書拜辱渴心不展空懷賀廈之私輿論可占行有築壇之拜

回潘帥賀正啓

炎正嗣興接千齡之統王春肇序登四海之圖惟時百戰之多宜師爲唐大都督名書鍾鼎勳載旂常逮茲熙旦之逢益幾春祺之介倚爪牙之衛久外總於師干咨帷幄之籌盍坐圖於廟勝其爲欣頌莫究名言

三

歲律嗣興陽朋彙進山無紀曆但驚寒暑之更客有疑年重起泥塗之歎恭惟某官高情耐久偉量鎮浮長鳴司風雨之晨持操厲冰霜之節爰履三正之吉方取新猷故之時獨占一紙之書皆悼屈傷屯之意拜嘉甚寵懷惠靡忘肅肅初筵莫賦椒馨之頌區區

微貲但分片獻之甘欣慶之私占言難盡

四

周星既復端月嗣興一元資萬彙之新請福台三朝之慶恭惟某官奇龐福艾碩大光明謀初百中而妙若穿楊善後萬全而勢如破竹履端茲始錫羨有初逮大將之旄行占郭令中書之考聽與人之頌盡歌魯侯三壽之詩瞻頌之私敷宣罔罄

五

越冰北陸四序歸餘迎氣東郊一元更始恭惟某官執干扈殿嚴之峻建旄分戎閫之雄千載逢辰三朝受祉桃弧棘矢山林無魑魅之逢柏葉椒花壑谷有吾公之樂眷言幽屏遠墜珍投原田每每敢有圖新之願綈袍戀戀空懷求舊之私瞻頌之私敷陳莫罄

六

履三劾之會方占參尾之中登四海之圖今在斗牛之次有開令序允屬休辰恭惟某官擎履春元密膺帝賚總戎旃之重有嚴帥閫之雄聯貂冕之華宜視公槐之貴名偕日起道與時亨壽福而臧行致百朋之復老衰而耄又經一歲之除

七

泊曆以觀天象式序三辰作經以謹王正蓋尊一統恭惟某官器深而博行直而方六奇淵祕感鬼神一節英明貫金石三微紀月欣穀日之親逢四德體元宜春祺之協應爰擁師干之重久資戎翰之良畴敵愾之勳已紀雲臺之象總戡凝之護行資武帳之籌

八

星紀初回春祺紹至三陽朋進一德上行恭惟某官沈雄弘毅之姿奇龐福艾之相猶空券而扼虎亢絕藝以屠龍大護中宸作朕心脅茲際贊陽出滯之辰宜介小往大來之吉元戎十乘可擬金城百雉之崇裘服九章行應臺躔六符之象

九

玉曆頒正象魏布法千歲之日於此承端一旦之逢自今作始恭

防之警按諸營之柳仁曉春事之新迫茲穀旦之辰宜奉椒觴之爲柴門寂寂正服老農夫抱鞏之勞幕府潭潭但想賢賓客盍簪之盛

回葉守賀正啓

舜璣占七政之齊緊上聖撫辰之盛漢儀講三朝之會實秦公受祉之初恭惟某官式古訓以禔身奉天時而布法東縛羣豪如束溼恢恢無漏網者養護小民如養雛洋洋得其所哉迨茲三陽交泰之初舉有一視同仁之喜斗回寅柄方行太守之春椒頌辛盤聊效野人之獻其爲欣頌莫罄名言

回郭守賀正啓

天王居正建大號以表年方伯承流履春元而受祉室陰消伏萬寶欣榮恭惟某官鍾五百年間氣之英分二千石名城之寄輿情樂只謠頌藹然屬剛德之漫亨宜春祺之攸介鋒車迫召已塗芝檢之書荷寵聯榮行奉綸闈之直

二

盤頌椒花門書桃梗排羣陰於九地集大慶於三朝恭惟某官爲熊軾而應木行之辰進牛鞭以驗金機之慶場遺蝗於積雪之下散驚鳥於列炬之中萬室安眠不聞夜吠千門喜笑已作春聲布寬大之條以廣上恩發中和之政以遵時令紓丈二之組已戴觀嗣歲之興奏尺一之書行見履貴元之任

啓 湘鄉西子

復官謝沈相啓

上書北闕俯輸螻蟻之微情出綍西垣仰玷乾坤之大造繄昊昊之私馴致四郊戎馬長驅之禍餘風未殄巨盜相乘踐覆車之轍而弗疑抱救火之薪而益肆面謾君父蔑視同寮方造膝論事而猜忌忽生又反服爲仇而凶怒不測況於草芥踐蹂何嫌重以雷霆糜沈可待側聞爰立實慰具瞻始以尊君親上仁民愛物之心盡革妒賢嫉能惡直醜正之弊興衰故物加惠窮途收之納溝必死之中被以骨肉更生之造餘年索矣稱效茫然班荆履棘舉之亡固不渝於一諾結草亢杜回之後尚圖報於九原

謝湯樞密啓

受一廛之地正窮閭待盡之時賜十行之書有賢路聯華之寵大鈞埃扎皆被陶鎔莫境衰殘足爲榮耀竊以孫叔敖去楚令尹而無憂色齊管仲奪伯氏邑而無怨言孰知古人喜懼哀樂之情豈謂得喪窮通之故某又罹讒黜辱在泥塗盡褫官資降爲皁隸偶不主弭耳作衆讒之狀亦未嘗變色慍戚戚之窮公伯寮之愬季孫其如命何臧氏子之沮魯侯不遇天也數周必復事有可還治道勃興羣賢彙進欣逢一旦感會千齡當軸處中改絃更化上稽公論下合師言正路宏開羣情胥說若梅林之望已慰渴心如屠門之過固自快意更遇執角分參之賜重叨投醪共飲之仁凡今日之所蒙在孤生爲最幸茲蓋伏遇知院樞密文章華國道德佐王思天下飢溺而同其憂得英材教育而共其樂謂居上繫民之休戚當挺身爲國之安危故能簡上帝之心出而任大臣之事永惟許國之義莫如得士之昌追錄故臣半爲異物祿介子弗及矣窀無恨焉封雞齒而先之固有喜者

謝程參政啓

覺封奏御方虞冒犯之誅詔紱疏恩更濫褒升之典擢從罪籍加貳朝紳叨拜恩榮恍如夢寐伏念某有至愚極陋之累無周身慮之明名浮而挺災言狂而造怨一夫詎楚纔挾謗書衆鬼謀曹遂成奇禍身名破滅僅齒平民骨肉喪亡惟殘一老每追維合浦之私馴致四郊戎馬長驅之禍餘風未殄巨盜相乘踐覆車之轍而弗疑抱救火之薪而益肆面謾君父蔑視同寮方造膝論事而猜忌忽生又反服爲仇而凶怒不測況於草芥踐蹂何嫌重以雷霆糜沈可待側聞爰立實慰具瞻始以尊君親上仁民愛物之心盡革妒賢嫉能惡直醜正之弊興衰故物加惠窮途收之納溝必死之中被以骨肉更生之造餘年索矣稱效茫然班荆履棘舉之亡固不渝於一諾結草亢杜回之後尚圖報於九原

牛衣之泣空悵望華亭鶴唳之聞偶餘息之尚存信此生之有待
上聖撫域中之大羣公宰天下之平魯一眞儒覽煇而獨下衛多
君子拔茹以同升壞植散羣除苛解嬈蠹密網稍出羈囚夫何
二紀禁錮之餘亦預一時甄收之數茲葢伏遇參政氣充剛大性
極高明闢正路而有疾邪詖詖之功鎭頹波而厲激濁揚清之志
謂柳士師之黜豈一身寵辱之足云而阿大夫之意實公道廢興
之所系出沈冤於無所告攄孤憤於不獲申葢將使多士皆歸心
焉豈但令小夫獨受賜耳洪鈞所播繼芥無遺不疑償同舍之金
彼誠誤矣晏子解左驂之贖幸孰甚焉大惠不貲空言難敘

謝張參政啓

伏審崇奬耆明進陪國論寵數絕廷臣之右歡言溢海宇之間恭
惟參政學窮六經之淳名冠萬夫之表文章耆老道德宗師太公
遇西伯而來歸謝傅臥東山而强起天下之義理所關多矣民間
之疾苦皆親見之以茲開物成務之姿方當經體贊元之任得時

則駕莫如今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聳觀石之瞻羣生仰大
鈞之播何必埋輪道上奮一怒之快於豺狼自可借箸食前折千
里之衝於肘俎某漂流乘物衰槁餘生側聆置輔之求倍切依仁
之願爰念囚山之久固已蒙解縶之恩尚未塡壑之時猶及見經
綸之盛

謝陳樞密啓

身老百罹久安窮陋恩推三宥俾解拘維驟起民門載適吏籍伏念
某漂流嶺嶠歸宿田廬乞火於南鄰北里之中拾穗於東阡西陌
之上醉尉訶怒窮鬼揶揄臥聽屐齒之聲耕叟忘機野人無事唱
年開八秩星度兩周餘息猶存榮望已絕肆覃茂渥加賚餘黎
訪于樹桃而口口種一頃豆而其落五雞二母堯已編渤海之氓
三鏑十束薪尚賦艾蘇之祿恭惟樞密文高和寡材大用難雁塔
書名極天下倫魁之選簡扉視草冠內朝供奉之班首膺夢卜之
求分總樞機之要兢乎社稷之衛燁然邦家之光將相安危之寄

免矣已逃溺簣之誅抑過所望焉俄見壞陂之復窮途易感沒齒
難忘

謝湯中丞啓

削丹書於秋官之籍緊聖天干獨斷之明齒清議於月旦之評實
卿大夫游談之重伏念某貌然一介蠢爾餘生三蟲作心腹莫大
之憂二豎爲膏肓不治之疾固嘗求祠於木居士亦復祈天於
女孫鬼神惡而天高不聞蛟龍怒而淮深莫測欻如過隙星紀之
換兩周恍若披雲天日之光一睹仁言博矣王路坦然一燈借明
九里蒙潤補壞牆而翁怒自干非意之誣束縕火而婦還更嘗曲
成之造茲葢伏遇中丞剛大之氣充塞堪輿甕譖之聲動搖山嶽
靖共好直忠憤疾邪哀此窮途已同棄物掀於淳而濯西江之水
傅之羽而培北海之風骨鯁在咽人從喑啞腦脂去眼復見高明

銘佩之私占言難盡

謝周殿院啓

丞羅謏愿俾從四罪之誅卒賜辨明復序兩甄之列伏念某自惟孤拙堤致怨憎一哆南箕之威莫障西風之汗穷途柄屑何止百罹莫遄侵尋惟欠一死屬君相明良之合會聖賢馳驅之秋已老復何爲哉魯靈光之殿獨存殆聖讒疏恩起廢晉屈產之乘已老復何爲哉魯靈光之殿獨存殆非偶爾茲益伏遇殿院忠憤慷慨剛德沈潛公論倚平國勢增重善救無棄曲成不遺致茲流離放逐之餘亦被收拾哀憐之數輪囷老幹雖無意於雲霄呃喔長鳴尚不渝於風雨

謝中書王舍人啓

眾毀盈庭陷以人臣之大慝一言投陋概之天下之至公伏念某與人無茹肝涉血之仇而所遇有笞地射天之惡欺君指鹿帖眾嗾獒合爲一朋興其凶怒彼越俎者彈文本自於借秦遂下石焉制獄暴興而助桀鎖皮出羽洗垢索瘢雖云極鍛鍊之工終莫得毫毛之罪微笑忽生乎偃月疾威不掩於迅霆固自不知其所以然易爲至於若是極也忽三州之檄同日俱下合諸戎之卒持挺促行劾女牽衣老妻裹飯旁觀尚爲之出涕在某固難以爲心流落三年阻絕萬里旋蒙恩貸歸守固邱一室蕭然物故幾盡老妻憂死幼女病亡纍葬空山但餘兩冢寸心破碎老淚縱橫惘惘可憐奄奄欲盡方羣小快一時之怒顧一夫之休戚何足言以四海望中興之心而大臣之舉措乃如此第莫追於既往枉有俟於將來不圖餘生復見今日大明博照眾正上行噓枯吹生朽株蒙潤起幽矜隱部室垂光雖周黎民固已無遺而終老人於今獨在悉除過故復冒官榮茲益伏遇侍講中書舍人嚴廊柱石之姿宗廟盤彝之器學通聖域文擅詞宗首膺仄席之思入奉受釐之對論經祕殿舌有風雷視草西垣筆參造化屬令小子叫闔之日驟蒙明公援墜之仁自惟無褚公半面之新何以得季子一諾之重廟堂之上緩頰游揚縉紳之間發憤慷慨謂兩禁舊臣而降爲卑隸以百年遺老而辱在泥塗掩起民編還畀吏籍凡此遭逢之異豈非宿昔之因大惠不貲空言莫敘昔也龜證爲憎固知寡不勝眾流奠之極而謾罵囂吠聲深文次骨讒人固不容矣卒自沈於江中酷吏抑又甚焉謂將及於地下詩書所記古昔皆然某愚不知方動常違俗罹羅織之枉久從縲紲之拘不自意全適有天幸銜冤二紀便當飲恨於重泉起廢一朝可謂逢辰於千載茲益伏遇給事舍人論事琪闥有批勅之風珥筆殿坳得記言之法仁惟兼濟義在曲成閔茲溝瀆之餘句以齒牙之論片言借寵末路增華出之下駟之中服在左驂之列其爲感說難盡敷陳

謝尚書侍郎啓

除殘去暴共欣湯網之開浣垢滌瑕盡稅楚冠之紮伏念某已非故我可謂陳人砭簪裒二紀之餘服犁鉏一廛之地流華晚晚淵盡鍾鳴病骨支離帽寬帶落忽紆宸紱加畀朝紳顧影可憐扪心自愧踞鞍鑠固無著鞭先路之心奮裹低昂但有擊缶歌田之意茲益伏遇某官高情特達大節顯昂悼木偶之漂流哀波臣之蕩汩汗青蠅之思慨然有怒劍之揮割丹雞之盟行矣見乘車之非宿昔之因大惠不貲空言莫敘昔也龜證爲憎固知寡不勝眾

下

謝除守太監啓常州

駑愁自屏久安寂寞之濱曩賜初行亦預龐鴻之施伏念某忝居
爭地夙踐畏途朝辭城南尺五之天夕眡潮陽八千之路上蔡相
君之憾空悲犬耳之黃江州司馬之歸應衔鳥頭之白雷行奮地
驚蟄俊大肆開視網之恩盡返囚山之客茲蓋伏遇知府高情振
溥大度矜愚田名論於月旦之評感哀音於七風之操念泥途之
久辱仁惟推轂之先悼縲紲之非辜義有解驂之贖其爲感說難
盡敷陳

謝孟郡王啓

盛製羅網逖階饕餮之凶愈拳恩綸復序神荼之列伏念某杜門
掃帆罔已有年對食吹齏猶懼不免爰起夔龍之輔盡投狼虎之
讒雖天寬地大徒步自由而道盡途窮來日無幾更叨恩旨復冒
官榮搔鶴髮而彈禹貢之冠褫龍具而東公西之帶宿心猶在時

杜笏以看山習氣不除尚脫巾而漉酒茲蓋伏遇少師判官府信
安王三朝耆德一代臣宗人品極涇渭之分世論倚權衡之信章
子不孝而有孟軻之辯治長非亦由孔子之言致茲縲紲之餘
復彼簪紳之寵循涯有靦詠德知歸念枯槁沒藜莠之中倘然未
死俾斥鷃翔蓬蒿之下遂得此生

啟

復修撰宮觀謝沈相啟

詔紓甫須方除罪籍恩綸薦至復踐榮途不圖屏棄之餘更濫褒延之典伏念某自投戇網遂視朝紳未嘗望絕塵一睹龍章風姿之表詎敢躋薄伎少裨竹頭木屑之功倦鶴空懷三市之悲飢鷹有一呼之待仰止大鈞之播靡先蟠木之容自惟積釁之雖磨備罄忱辭而上瀆書墀而取食固自知其妄矣乞漿而得酒抑又過所望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斡散斯文藻飾萬物斟酌元化舒慘四方開使功使過之科詔馭福威之柄矜言孤迹久困窮途援之稽垢汙藏之中示以棄瑕錄用之意廣門九閽之邃倜儻直其中眞庭碧帝之間亦具員於此病駒而備刺史之駕老鴻而乘大夫之軒仰緊從欲之仁實負空叅之愧號賢井而出已踐初言合浮圖之尖更終大惠

謝万俟相啟

升華書殿已冒隆名均佚神庭更尸厚祿鴻私所被感涕自零伏念某與世參差爲官拓落祿祿無甚高之論斷斷惟自用之愚坎壈數奇連蹇三黜如偃師造木偶耳始傅合丹漆於遊戲之間若工祝棄芻狗然已狼籍道途於蹂踐之後自驚變化之速慎存殘敗之餘漏吏譏訶亭尉嘲罵俛出胯下一笑之恥何足言推內溝中九死之魂復誰甲茲蓋伏遇某官言合蓍龜而必應行中準繩而不差念畎畝之餘生乃門牆之舊物蚤接步武飽叔牙獨知管仲之賢莫測崇深張延實烏識韋舉之貴雖叟蓉再三之瀆而不替終始之恩祕殿高華眞祠侵俛酬書絢爛印組光新驟驚清切嚴近之班併爲衰耆疲癃之寵息黜補剛固已盡於獻三捨舊圖新尚冇期於借一

謝張參政啟

奏牘冒聞仰干鴻造詔音報可曲遂私成伏念某早歲狂疏未嘗

矜取故物尋在洪鈞矧茲耄及之年尚玷褒升之典三錫之榮過矣難忘大造之詶一飽之腹果然空負素餐之恥

謝湯中丞啟

祕殿修文溫綸朝紳之末異祠訪道更叨家食之恩迨過所蒙益知所自竊以淮南憚汲黯之直寢刺兵之謀回紘感郭令之誠下投戈之拜黎轅所以恃伏猛之威而不采山淵益亦蒙潛珍之潤而不枯故茲委照之餘皆在容光之內某蹉跎莫齒潦倒餘生大公之路一開喪復之恩洊至茲蓋伏遇中丞剛大之氣養之浩然弊逸之塵望之皦若開風而貪懦之志立正容而讒慝之意消世道將興朝倫所恃惟是鉗口結舌無告之枉不勝椎膚剝髓莫大之辜卒解免於深文尚叨塵於牒仕追尋已往既陳之迹疑蕉鹿之尚存獨有懷恩未報之身詠梁鵝而自愧

謝周殿院啟

上祠宮之請亟推從欲之仁聯館殿之華更冒隆儒之寵伏念某

有娄落不耦數奇之相狂愚自用謗怒所歸名書鐫餐之科罪抵
雖兜之比已不勝人言之眾孰云哀桑之不狂固自有世論之公
始信冶長之非罪茲益伏遇某官學洞九流之邃文追三代之風
七論推崇聖心簡在觀過譏人之短持平扶世之偏悼茲涸轍之
窮俾有安巢之願方披帶索羣麋鹿於草莽之墟忽被冠纓接鷺
皇於雲霄之路每篇相先之意遂忉不次之恩溫尋舊讀之書固
已廢十寒之厄策勵平生之氣詎復存三竭之餘
謝尚書侍郎啟

中禁之寶儲恩容寓直上清之淨宇詔許偷安竊以富貴非其義
而千駟之馬弗視爲貧賤不以道而五兩之綸亦泰矣聽鳴蛙於
鼓吹之下立緼袍於狐貉之閒人見簞食瓢飲之不堪孰知蜜牖
桑樞之非病某伐樹削迹久矣不容寤尾跋胡罔知攸措未嘗怨
天尤人見慍怒之色但知流行坎止隨任運之緣會上聖求賢如
不及之時而羣公觀過有知仁之恕策磨朽鈍庶收十駕之功振
拔滯淹或有朋來之福茲蓋伏遇某官追探千載榛經綸之業表
儀一世主人物之評處富貴之身若固有之視貧賤之交無間然
矣推仁博愛分德周施收之糞薪煨燼之餘頗頓百難之後繩樞甕牖容
膝易安飯豆羹藜沒齒無怨俄墜紫泥之詔下臨白板之扉接會
霄之羽翰而上星槎銀漢之津指夷途之步武而臥憲帳草堂之
夜雖自謀何以過此豈僥倖所敢望焉茲蓋伏遇知府少卿文學
懋懋犯嚴方庾幽黜推恩起廢更累明揚伏念某蕞爾餘生起於
罪籍辯市虎之謗已明矣顧杯蛇之影尚惕然驟置書林追參賢
路猶堪珥筆和南風殿閣之詩詎可投竿遮西日長安之道茲蓋
伏遇運使直閣嘉善容眾強恕求仁萬頃納汙九河借潤被許于
將一言之曰隆陳孟公尺牘之書坐令衰廢之餘復冒許延之寵
未至居右敢希馬長卿禮過之隆下坐爲榮自倚郭林宗題評之
重
回謝濟守趙中大啟

直承明之廬重叨非據索長安之米自愧無功伏念某猶狂嬰憲
網之拘拓落笑儒冠之誤足一跌之後雖縱纓而莫收肱三折之
餘尚迷途之可復刻肌補過斷尾求全豈緊蹐籍之餘尚玷題評
之重起蹇浮閒於講席之上寘木居士於叢祠之中拜賜踰然爲
禮過矣茲蓋伏遇知府中大忠厚之德追配先民久要之情矜陳
故友一函甫逮若奉光塵三讀不休如聆嘉話窮閭改觀莫齒增
華陳義甚高殆過兼金之餽占詞不腆空悉縞帶之投
回泰守馮直閣啟

過三殿之班光膺榮寵授列仙之館愧積空餐自憐疲癃傷敗之
餘無復勇銳激昂之意飽於憂患未老先衰困於語言無罪得禍
益居散地畢此餘生荷識拔之非常豈頑疏之敢望茲蓋伏遇知
府直閣高明昭晰廣大并包漑病木之根於垂枯脂敗軫之轄於
既覆倘存殘息未首一邱曲借餘光坐階華寵青雲岐路固無追
驥駿之心白髮光陰但思逐桑榆之煖
回謝處守謝少卿啟

寓直廬於帝所極儒者之榮進官湖於神庭拜散人之號疏榮異
甚拜賜矧然伏念某漂零三黜之餘頓頓百難之後繩樞甕牖容
膝易安飯豆羹藜沒齒無怨俄墜紫泥之詔下臨白板之扉接會
霄之羽翰而上星槎銀漢之津指夷途之步武而臥憲帳草堂之
夜雖自謀何以過此豈僥倖所敢望焉茲蓋伏遇知府少卿文學
魯儒循良漢吏激西江之水涸轍遂蘇隱南山之雷蟄戶皆震申
之嘉惠重以好辭分借餘光曲全莫齒雖遠爭地實踐華途給禮
殿中詎敢奏大人淩雲之賦占詞坐上猶堪投小兒樂職之詩

敬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啟

禮當得謝備罄忱詞詔許辭榮更冒新渥俯膺大貺盡出鴻私伏念某久去朝行復誰比數及聆國論尚欲矜收敢緣興涸轍之哀始觸貢邱之願不虞攀分寸有一跌之敗遂至失毫釐千千里之差永惟顧墜餒之莫追豈意改敝衣而更造悵張大度開示至公金石之堅自不移於燥溼駒犢之細茲有待於生成茲蓋伏遇僕射相公挺四海維石之瞻彰一夫納隍之念眷言末路溷淪之久收之異議搖奪之中大匠揄材固無遺者小人懷惠何日忘之保全樗櫟之餘生加賁桑榆之晚景雖無東門送車之盛以餞其歸自有西清著籍之榮以華其老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朱右相啟

鼎席榮煌未攄墉門之謁大鈞埃北已同在冶之金居懷自躍之

慙奚遑老驥之誚伏念某竄伏三家之市漂流百謫之身追數同儕久為異物獨餘一老謂是陳人月明感烏鵲之南飛日夕羨牛羊之來下口露乞骸之願上勤造膝之陳請長纓以曳單于自嗟老矣抽手板而付丞相盍曰歸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道大聖人之徒材高王者之佐軒裳鑪韝橫縱橫盡落模範之中風雨骯髒洪纖悉歸并包之度乃眷散材之目每興大輩之嗟偶還復於邇聯實大踰於素望分賜金而盡固已殊東海之歸驅俗旁而旋恐未免北山之勒其為愧椅曷罄名言

謝楊參政啟

老去辭榮願受一廛之寄恩容得謝更塵兩禁之科寵過神驚愧深汗浹伏念某才疏意廣政拙心勞曳倒尾而兢尋常拔前胡以扳方寸百難如此一跌何疑所願老歸林下為聖人氓敢言復起徙中坊賢者路芻狗已陳於無所用自甘途地而不辭土偶既敗而得所歸奚俟蓋棺而後定茲蓋伏遇參政學為王者之事文推天下之宗屬國步艱難之初正上心焦勞之日肆曉物望參秉政鈞水鑑司平砥石磨鈍眷茲衰懦首預矜收分大庇於鴻庥保餘生於莫齒顧憂患已空矣無復風聲鶴唳之聞念身名何有焉但起木卒草亡之歎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葉樞密啟

餘年向盡上還印組之榮異眷有加重拜芝塗之賜恩踰始願感激衰悰伏念某頃奉除書復還吏籍便謀謝事歸宿田廬詎敢邀榮著先路之鞭但欲圖新戒後車之轍終祈一諾獲遂三休果膺念舊之求更胃惟新之寵麋鹿繫庖廚之命嘗懼不克終焉茲蓋伏遇被帷蓋之恩其自今知免矣茲蓋伏遇樞密道均平施德大隆寬無忘微賤以推及下之仁不遺故舊以表厚民之俗憐王孫而進食哀范叔而賜袍茲所謂古之大臣乃復見今之君子同寅孰在共賠扶搖九萬里之程故老猶存獨被陶鎔三十年之後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何內翰啟

悼東隅於失落之初固應自屏仰北斗於盛名之下徒竦遐瞻編有意於求通亦何嫌於目厭伏念某比奉璽書之寵獲辭軒冕之榮初不為笠澤鱸蓴之思亦匪緣慕帳猿鶴之怨老加耄及理合罷休殆此歸歟固已晚矣敢謂退飛之鷁尚聯前例之龜茲蓋伏遇某官由夫子之忠恕以推厚下之仁藴賢人之大以琳佐王之業屬時多事正羣臣捐軀徇國之時加惠窮途容一老擇地謀身之計曲借揄揚之助榮疏褒奬之恩拜貺以還過願之始念無復陪諸儒之後塵清蹕於豹尾之中或尚能從三老之游歷長謠於牛角之上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中書楊舍人啟

投老包羞蒙恩得謝皇明簡照尚綴內朝鴛鷺之班賜禮疏榮又玷西掖絲綸之重鞠躬拜貺舞手知口伏念某漫落無所取材疏愚不適於用移山之迂而力不逮補天之闕而枝已窮氣索於三

之餘口危於九回之後平生許國但有空言老去歸田更叨榊
龍局謂拂衣之去自同衣錦之還茲蓋伏遇某官文章極潤色之
工議論得知言之要脊茲遺老被遇三朝屢有頒言投閒一世高
辭起廢侔朱紱三歎之音溢美過情儷華衮九章之服一門榮耀
四海流傳豈獨慰百年垂盡之齡遂足爲十襲傳家之寶其爲欣
荷曷可勝陳

謝侍郎啟

久尸榮祿抗辭仕之章忽冒恩綸進敷文之直敢言知止但欲圖
全伏念某以庶序諸生充榮寵俊造之選以州縣小吏擢政和詞
藝之科預雠中祕之書延對大昕之寵列省曹之郎屬亞宗寺之
卿聯三備憲臺綱紀之司兩冒學省師儒之首幸遇一旦接千齡
之統俄值兩宮蒙萬里之壓望八駿之足而未還攀六龍之髯面
已斷殆今隔世獨有孤臣乃眷先朝舜履之遺俾奉內閣鼈龍之
盡餘生易感老淚交流茲蓋伏遇某官博愛推君子之仁并包廓

大人之度顧駑蹇疵隤之質久已安於窮陋而碩大光明之傑尚
未睹於儀形自緣聲氣之同亦玷齒牙之論千鈞借重六鼎吹生
及是休歸有踰素願賢哉輿歎雖無酬門祖帳之光老矣叨榮尚
有家苍賜車之寵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謝左右史啟

紬書祕殷久冒隆名持橐禁塗載膺棘若爲老退尚玷竊榮伏
念某簿書小吏之材章句腐儒之學偶緣際會浸冒寵靈忤謫既
盈憂患隨至餘年向盡旅力已愆固不待易簀之時冀早遂抽簪
之願事雖有故寵實非常方收身寄麗鹿之羣尚通籍廁鵷鴻之
列茲蓋伏遇某官行著民之表則文爲國之光華昔號邑中黔今
爲柱下史咨言道老久在窮途故因解仕之初曲借游談之助采

而矜不能遂令枯朽之餘亦被龍鴻之施奉身而去已無趙璧睨
柱之憂與世相忘詎有隋珠按劍之怒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謝察院啟

賦歸來之引學樊遲之圃遂終焉執贄見之儀望夫子之牆益遠
矣匪自通於一介終莫抒於下情伏念某起自孤生薦叨臚仕備
兩禁文章之選綴內朝供奉之班用過其分而不自量據非其地
而不知止致一跌於弓撥矢鉤之後盡三休於鐘鳴漏盡之餘上
北闕之書方露辭榮之乞蒼西清之籍又疏佚老之恩茲蓋伏遇
某官以汎愛崇獎士倫以大公輔成世教方當羣臣莽命心競力
爭之時乃容一夫便身遠走高飛之計緊斷斷無能爲也是區區
何足算焉遂獲退藏率由善貸念莫致負荊之謝猶當效橫草之

酬愧荷之私占言難盡

謝楊待制啟

解章綬之榮甫追桑榆之景奉璽書之寵載瞻奎璧之光仰維聖

恩聰碩之隆實由世論題評之重伏念某自投散地伐樹不容久臥窮閭飯蔬無怨強尊射市固亦有命焉恕劒逐蠅又何其隘也蓋數周必復而否不可長繫平生塡地之初人牛皆畏迫老去歸田之日頭盤俱遲尚容乘大夫軒以叨繼粟之恩詎復跨將軍馬以炫據鞍之勇茲蓋伏遇某官文高天分名冠儒先春秋富而推上商之仁體貌崇而躬下士之禮方踐亨途之始亟踰禁路之華猥以庸虛適先相後幸收身於末路已著獲麟之書遂接迹於下陳空愧續貂之誄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謝常州知府葉寺丞啟

仕以爲貧已久冒軒裳之寵老而解位更溢居爵齒之尊愧集汗顏喜過榮願伏念某久從蠖屈不敢求伸迫此龍鍾乃始告老因已無國學尚齒執醬之餽窟復有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史之天以嚮守先人之樹尚寓廣內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月三老衆吊之恩茲蓋伏遇某官通材可試於百難持操不回於萬折共更使君橋梓之謠欣荷之私占言莫究

謝郡提舉啟

出絲綸之命方餞君父不次之恩隆金玉之音茲見朋友相先之義伏念某流年晚晚病骨悤悤長庚配殘月於東隅豔豔之初孤而拂珊瑚樹於是終焉茲蓋伏遇某官德配韋平政侔張趙驚長途如歷塊耳眞騶裹蹏披大瓠若破竹然蓋霽威手不閑晚遇獲夫齒搖髮脫竟死何爲雖靡忘葵日之傾固已迫菌年之盡願謝跂前塵著鞭久已避祖逖之先乘機固宜在陳登之下其爲欣荷難盡名言

謝平江守洪內翰啟

急景凋年已迫西山之暮上恩佚老俾諧東海之歸實由羣公援手之仁獲遂一老乞身之願感激次骨愧溢汗顏伏念某仕歷三朝年逾八秩雖殘息奄奄待盡田廬而一心惓惓尚存帝室孰是急流勇退踐角巾東路之言惟有去後見思詠華屋西州之句蓋伏遇某官文高作古德重鎭浮曲敦父黨先進之儀蔚爲儒林後來之表高情拔俗皆平生久要之言溢美過情非汎愛寒溫之問空索一襲之粟故應辭仕詎敢妨功不圖杉簪履故曾倘達尊之寵茲蓋伏遇某官兩京循吏三國名臣虎觀論經鼇扉視草寓大學士圖書之直聽東諸侯鼓角之雄猥以庸虛適

相先後比還禁路復開英躔雖龍豬異閟已不侔而虎鼠同宮亦何間圖齊雲之像固難並韋郎白傅之賢凝燕寢之香猶堪置枚叟鄒生之右

謝明州守韓尚書啟

百罹薦至僅有餘生二去宜休庶全莫齒著籍金閨之密置身枌社之安撫厥所繇不敢忘德伏念某憑恩自信守拙不移已解拘維尚處機穽日懷惕厲若蹈冰淵深懼下石推內之溝中每願賜骸考終於牖下命畫工圖漢疏傅之跡製大帶書高僕射之詩所冀前修知止足者庶幾後覺遠恥孚焉茲蓋伏遇某官博愛而依於仁好直而由於義司刑如持衡不自爲輕重銓材如冰鑑而時謂清平惟是九殞顧頓之餘獨玷一言平反之造迫茲爽復叨不次之恩皆自提攜獲有終之吉順下風而摧鬱詎敢辭十爲之勞修尺牘以陳詞盍先奉一函之贄其爲欣荷難盡名言

啟

賀宰相啟

伏審大庭作命宰路疇庸五百歲聖賢之生固將大任一千載明良之合茲謂難逢卜獵渭濱兆太公之望授書圮下爲帝者之師莫人謀賁自天錫恭惟某官文鳴木鐸武緝珠斿一飛橫絕四海之間獨唱桀出萬人之上諸大夫負居前之愧明天子與見晚之嗟歷踐邇聯進司密命改絃更化可謂聖哲馳驅不足之時借資坐鎮獨著道德安邊無競之烈誕敷寀緝正位公槐親逢大有爲極辨之朝爰立不世出非常之輔四海侯謝公之起其如蒼生何一時瞻漢相之尊所謂大臣者揚觶格天之業丕昭衛社之勳彌綸極補袞之工康濟盡作舟之利千門萬戶拱明堂一柱之崇十雨五風驗泰階六符之應賜鼓鍾之樂書帶礪之盟世號黑頭公書郭令之考晚從赤松子登衡武之年天人同休夷夏交慶某

自分陳人退藏之久逖聞上相考慎之初老矣何爲已迫龍蛇之歲趦然自喜卽勝葅雀之私

賀陳參政啟丁丑十月

伏審誕膺冊進服廻寀帝寶艮弼而挺生王佐之才天降大任而參秉國成之重茲一德明良之會實千齡旦莫之逢共惟某官學洞天人精祲之原德合言行樞機之要踐揚滋久譽處彌休肆疇論思潤色之工進陟經體贊元之任儀刑四海出納萬微丕闡帝圖大釐邦采追茲葦月肇興王者必世之仁奚俟百年已著善人爲邦之效某門牆舊物畎餘生猥當三宥起廢之初嘗玷一言諾游談之助逖聞休命爵躍固異常人之情竊仰高風鳧趨莫陪下士之列

賀王樞密啟

伏審帝夢發祥上心虛佇誕膺顯冊進貳中樞竊以章句之儒類優柔而不武介胄之士亦椎鈍而少文益藝之至不兩能而天所

賦有偏得惟是文武憲邦之任實符宥密基命之求端委一堂折衝萬里論兵投筆之後賦詩橫槊之間制梃撻彊秦之兵請纓係單于之頸用宣威於道德式注意於安危恭惟某官朝不世出之才佐大有爲之治論詩書於馬上方草奏篇得頗牧於禁中遂司密命盡古今不可兼之美值聖賢所難遇之時廷號初傳嚴瞻惟允厭未形之難坐籌玉帳之奇建非常之元行於衮衣之拜某聞命而喜固異常情受知之深實契榮願致小夫竿牘之禮或以爲頻懷大臣教載之恩不能自已

賀參政啟

伏審光奉帝綸進司國柄久矣太公之望固有待然幡然大老之歸云胡不喜恭惟某官道積於躬而可以大受學邃於經而不爲空言威鳳覽德輝而下翔砥柱障橫流而屹立詎肯舖糟同眾人之醉自欲投醪救千里之渾故直聲首聞於連章論駁之初而大節創見於萬金辭讓之際一時獨步四海驚觀上方置中興之輔而大有爲公宜建非常之元爲第一義汲長孺立朝而淮南懼范武子當國而晉盈奔富貴何有於我哉功名乃其餘事耳固嘗急流勇退瑕挂冠於神武之門其如巖石具瞻畫圖像於麒麟之閣某側聞大用倍激歡悰近者說而遠者來已見國人之慕貪夫廉而懦夫立終期天下之清

賀左相啟己卯十月

伏審宰路疇庸王廷布號三台上承斗極驗泰階六符之平四輔中秉國維應洪範九疇之敘首冠百寮之表進司大政之元恭惟僕射相公經緯人文彌綸天粹佐王碩輔命世偉儒故元聖作而爲天下君則大賢出而應人間世方淮甸搶攘之際亦戎情向背之時妖言日三四驚訛火夜五六發疾風振海孰知夏屋之帡幪大浸稽天獨見巨川之舟楫方重不倚翊衛一尊調御適中表正百度遂司魁柄益贊嚴瞻鼎鉉不移增重台衡之峻槐陰未徙載新命袞之華某側聆誕告之傳莫預駿奔之列區區小智詎敢持

謹測東海之洋亶亶寸誠但能挂笏望西山之氣

賀右相啟

伏審褒進台司誕揚顯冊天佑一德惟尹暨湯運際千齡生申及甫揖紳胥說黎獻交欣恭惟僕射相公清明沖淳剛毅沈塞親逢上聖服在邇途惟文昌萬化之源上應帝載而僕射百寮之長下疎民瞻果符夢賚之求亟正鈞衡之秩洊歷七年之早方資傅說之霖燠十日之寒咸向趙衰之日治理清靜王道坦平聖心仰成國勢增重某門牆舊物湖海餘生辱知感甚於脫驂聞命喜深於折屐衣雖敝而可收簪叨起廢之恩冠已挂而莫彈但切歸榮之望

賀王樞密啟

伏審誕揚宸紼登冠樞庭聖人作而興旦莫之逢賢者用而任春秋之貴搢紳胥說黎獻交歡恭惟知院樞密忠貫日月之明氣塞天地之大方雨淮爭舟南渡之眾卫九重旰食北顧之時鮫鼉垂涎虎狠砥掌羣訛橫議百惡嘯凶國步阽危眾心恟懼人耳人目悉懷全軀保妻子之謀使乎使乎獨見張目視寇讎之奮憤指斥几怒髮衝冠捐千金之軀犯三伏之隆暑叱九折之馭驅萬里之長途神明扶持夷夏驚聾斷犁撓酒木夾傳書曷為雨怒至於興戎孰謂一言可以靖國邊烽息燧城柝收聲遂成銷兵不戰之勳入佐亟裳無為之治林膺顯冊進陟元功方書金匱之盟式侔鼎司之拜某久罹捐斥最荷知憐每懷繞樹三匝之依幸會窺窗一旺之睹既見王導夫復何憂得御李膺云胡不喜自緣老退莫奉周旋登神虎門已上挂冠之請望平津閣空懷賀廈之私

賀葉樞密啟

伏審對揚休命入秉事樞聖主御圖撫九五中興之運大賢命世偕二三同德之臣廷渙甫傳嚴瞻惟允恭惟樞密同知訂謨經遠雅量鎮浮好直有叔向之言養氣得孟軻之勇嬰龍鱗而摩上獨懷蹇蹇之忠冠多角而觸邪詎作容容之計萬夫之望想聞於風采一國之慕具載於歌謠果膺置輔之求式受本兵之寄經術之士進而名器重道德之威立而朝廷尊天子守四夷正樞筦坐籌之日人主論一相示鈞衡爰立之期某分違二紀之餘追惟一日之雅側聆大用倍激歡悰係四方人物之英舉欣欣起執鞭之慕而一老門牆之舊已驟驟向填壑之時俯深賀廈之私徒有羨魚之歎

賀陳左相啟

某啟大庭作命拱路升華鼎鉉不移首冠九官之右台符增煥益隆四海之瞻某聞解琴瑟之紘所以正五音調鼎鼐之實所以齊眾口蓋習治久安之弊而漸歲惕日之多蟻穿弗填有潰隄抉石之憂蔓草不圖為錯節盤根之患悼折肱之已誤頓反掌而奚難戒覆車之轍則安馬易敗者之基則勝矣恭惟僕射相公受天大任為國元臣屬當亡旰食之初承前人覆餗之後鍊五色之石而欲試補天之手儲萬金之藥而共推醫國之工剔除邪蠹而復睹清明救療民瘼而一蘇疲瘵丕冒惟新之化獨高再造之勳普郭中令之考而與國均休享衛武公之年而與民偕樂訟言如此輿論所同某枯朽陳人伶俜末路久託林居之陋側聞廷湊之傳倍深喜躍之情實謂知憐之素惟宰路播洪鈞之大每懷黎蘿不采之恩而神山隔弱水之遙詎復雞犬同升之望

賀朱右相啟

某啟玉冊疇庸金甌獻卜老成人在位朝廷自尊大賢者得時善類交慶竊以履百年熙洽之運雖章句之儒坐守而有餘當九重宵旰之憂則聖哲之臣馳騖而不足惟時用舍實繫安危故委重何啻於萬鈞而幾微不容於一髮視已陳之迹則因陋就寡烏足以有為建非常之元則駭眾驚愚亦難於慮始班君奇策尚謂平平耿侯大言猶為落落必盡破拘攣之議乃大收閎闊之功恭惟僕射相公巖巖社稷之臣挺挺帝王之輔爰屬艱危之寄首膺考慎之求深惟注意之隆實預扶衰之義松嶽周邦之翰獨享神柄之雄龜蒙魯國之瞻益壯坤輿之重不動聲氣斷大事於笑談之

中不作聰明運沈機於禍福之先稽古道而思有宜於今合衆謀而不必出諸己茲謂中興之佐實爲後事之師某頃被省曹參文柄窺絕足於羣龍之厩仰高名於千佛之經顧畿疆有百舍之遙詎門牆無一日之雅側聆誕告益竦遐瞻屏迹窮問顧莫下望塵之拜馳誠東閣尚能修事大之恭

賀楊參政啟

某啟王言作命賢路應期參秉政均進陪國論爰契釣璜之卜式諧鼎鼐之求窮以一范增繫楚存亡百曹參非漢輕重惟是保邦之要莫如得士之昌一柱昻霄衆草不殖八龍入廐萬馬皆空彼斗筲又何算焉葢樸遬不足數也恭惟參政名高一代學貫九流精神鍾降嶽之英志業負耕莘之緼集賢學士環堵而立共觀雄深雅健之辭文思天子仄席而求遂得碩大光明之傑出綸西掖視草北門越從文昌入坐之聯上應泰階六符之次決大計於立談之頃消羣慝於正色之間載疇上宰之勳楙建中興之烈某湮

淪末路潦倒陳人屢聞傷屯悼屈之言每在置散投閒之後所以係當軸處中之望已見於息邪詖詖之公廷渙甫傳嚴瞻惟允餘年凜凜顧不獲執贄以望下風老語諄諄猶欲效陳言以頌盛德

賀葉樞密啟

某啟窮途栖屑莫望前塵賢路光亨獲申舊好比側聆於大號固應喜倍於尋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聞於左右彌年於此內訟靡皇恭惟知院樞密德大佐王才高命世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君子所爲衆人固不識一言悟主子載逢辰首冠樞庭實本兵柄萬川輻輳而洪河爲伯衆山環擁而巨嶽爲宗劑洽盤錯如振槁然東縛强梁無頡頏者戎情振盪國步尊安茲謂非常之元莫盛中興之烈某追惟夙昔嘗奉周旋多難漂流餘年晚晚分茵之願已弗消於初心解組之求尚有希於一諾

賀周樞密啟

某啟北道改轅方趨嚴召東郊弭檝一望光塵阻闊數百里間去

違二三年後比側聆於大號固應喜倍於尋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聞於左右莫修辭於賀慶徒結戀於搖旌恭惟樞密同知出值聖人之時自任天下之重鄙俗士囚拘之陋一世陳人自甘永棄而三朝故物未忍遐遺始於援手汲引之勞申之緩頰游揚之助方躡尾而上幾作附蠅俄跌足之顛遂爲擲鼠推之理數可謂奇窮殆不自於人爲又何疑於或使豈復有强聒譊譊之志終未忘矜收眷眷之情彼一匹夫之得失何足云而大賢者之言行固如此浸彌年載尚軫恩憐苟非妨賢路以徼榮正願首一邱而待盡市駿馬而收其骨將有俟於尊賢爲浮圖而合其尖尚冀終於大惠

上沈相啟丁丑十月

望平津閣素無輪囷蟠桃之容伏光範門但有奔軼絕塵之歎惟是廣廈千萬間之庇有如懸水三十仞之流靡不包荒自然蒙潤伏念某斗筲器小鼷鼠伎窮病鵡欲死而瓦礫爭光瘦馬不收而鴻鴈爲伴會介圭之入覲正鼎席以登庸興哀些逐客之魂矜愚泣窮囚之罪俾出九幽之壤復延雨曜之光枝拭垢汙滅除瘢痍寓書殿邊嚴之直賦眞庭稟稍之優理合羅休恩容再造自憐毫矣無復蒼蠅附驥之心猶有待焉尚懷老牛舐犢之愛恭惟僕射相公仁均一視善貸而曲成物有萬殊合并而爲大雖四海盡沐鴻庞之澤而一夫獨被特達之恩詎敢起無饜之求更欲萌非冀之望所恃幼幼及人之義每敦親親愛物之慈九仞爲山尚當進簣百川赴澥猶待盈科仰惟不倦之仁俾獲有終之福予取予求而不厭固難逃斁責之誅自棄自暴而弗言又恐貽後時之悔

答馮解元啟

某啟比緣邂逅獲奉周旋老氣崢嶸挺若倚天之劒高辭辯麗鏘如擲地之金矯首一邱拊牌三歎恭惟處義解元長庚毓秀喬嶽諸靈方其在襁抱而指字識之無纔能越門限而說詩兮瑟僩卓爾大圭之質煥乎玄豹之章五百歲生賢豈偶然十八世爲儒迺

如此文摛藻撒追黃絹幼婦之辭韻中宮商儷白雪陽春之曲諸
老生歎簡坐上並舍兒看立道邊大豪願薦女而請昏鄰翁歎生
兒之無益蛟螭非池中物也麒麟肯地上行乎不圖耄衰垂盡之
年復睹俊異非常之傑賦韓公高軒之過序滕王新閣之成前賢
畏後生其來尚矣虛名誤長者何愧如之拜貺爲榮占言難盡

回楊侍郎啟

某敢一區自屏兩地相望雖無孔北海通家可爲藉口猶有孟東
野並世相與言詩顧嘗欲割雞陳祝友之辭但空復瞻烏極懷人
之想恭惟宮使侍制侍郎蕭散簡遠人物勝流雅健雄深文章宗
匠奉大庭之對而銀筆埽三千之牘儻中祕之書而牙籤懸四十
之車粵從南宮起部之司亟進西清從臣之列親逢千載榮動諸
儒麒麟豈地上行乎已展雲霄之步蛟螭非池中物也伫膺霖雨
之求忽紆縰騎之臨特賁函書之辱執謙過矣陳義誨然固無挾
賢挾貴挾勳勞之驕庶乎友直友諒友多聞之益挺出人羣之表

獨高世論之評方春秋鼎盛之時其年不可及矣而富貴方將之
始他日豈易量哉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楚守王朝議啟

某敢改畀名城盍上得賢之頌喜傳空谷遽聞求友之聲駟騎鼎
來面書拜辱布帛之温言曲借桑榆之暮齒增華恭惟知府朝議
海內名流山西眞種天下奇男子獨步一時塞上飛將軍折衝千
里揮臼羽於垓下漸鱗潰分崩之際推赤心於羣情向背反側之初
大盜革心百鑞內面方用長槍大劒收血刃之勳豈如緩帶輕裘
致銷兵之福逖聞新命移牧通都自惟平時仰器業之隆庶幾殘
年見功名之盛其爲占頌難盡名言

賀張樞密啟

奉眞庭訪道之游從吾所好畀樞筦本兵之重舍我其誰迨茲綸
言布號之初舉有興頌得賢之處窃以百吏視已成之事但知謹
出納之吝以了目前衆人懼非常之元孰能見禍福之先以規度

外洪惟剛健睿知聰明之主輔以魁壘宏毅俊傑之臣衛上之忠
貫神明養義之氣塞天地厲特操於一身獨立無朋之際倡大義
於羣臣相顧不發之時輔成本支百世之鴻休永燕壽考萬年之
景祚恭惟樞密同知大任推先民之覺訏謨爲後事之師方其犯
雷霆之怒力陳社稷之言豈謂依日月之光進膺柱石之寄國之
興也固有待然天實啟之於此在矣鋒車迅召聊示樞庭大用之
期鼎席久虛行有宰路登庸之拜某投閒田里垂四十年企踵門
牆逾二千里曲惇故舊於同舍游從之末婁訪生死於孤蹤流落
之餘茲見我公之歸實佶周邦之喜

賀史相啟 史兼樞密院事

威鳳翔千仞覩中天日月之光神龍出九淵值間世風雲之會挾
路秉國成之重樞庭本兵柄之雄式資文武之全用注安危之意
路朝布號寰宇交歡竊以世有用至弱而爲强深居簡出而養之
以勇事有胥大害而就利逆施倒行而權之以人陳平奉太后渝

獨見吹噓送上天之意蒙恩式敘詠德知歸伏念某殘息奄然未
書鬼錄乞體久矣尚挂臺評惟公愠見當路宜言以為有罪尚不
許加刑云何故而致之必死卒賴舊情當前之救遂寘投荒不測
之誅悚悚止欲舍坐下之牛驟駁遂亦作水中之蟹俄逢遷怒橫
被中傷茲蓋伏遇安撫閣學侍郎摧讒慝之鋒致急難之義雖蒼
狗白衣之態變化無窮而渾金璞玉之姿燥溼不改殆茲褒復盡
出矜存自惟投老無所用之身莫申報效至於沒齒不能忘之感
但有空言小簡云此文當入家集欲使後之君子見之公於交淸
書不顯身救存患難即此它日當國見危致命固無疑
也

記

四令公祠堂記

余嘗讀國史見秦國陳公以直道事太宗皇帝位不滿德卒官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挺生三傑皆以道德文學踐大官爲將相曰堯臯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爲文忠公曰堯咨武信軍節度使知樞密院是爲康肅公一日秦公與客語三公已貴立侍公側坐客踧踖不安求去公笑曰此兒輩耳姑徐之天下誦之而陳氏父子兄弟世家之榮至今以爲口實至道丙申文忠公嘗孫尭以右以廣西轉運使平南蠻之亂洎紹興癸丑文惠公之曾孫尭朝請大夫直祕閣廣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繼公後益百三十有八年矣直閣公能以儒學世其家羣書皆成誦尤通吏道精練法律頃由鼇郎婁將使指竭來廣右益有能名及是訪公之遺無在者獨有新館銘石刻僵仆草棘中又公征蠻時吏士蒙犯瘴毒多死手自撰集古方書養生之說刻之傳舍一方蒙賴故能獨存而歲久亦訛缺直閣公慨然念故物之亡幾遂掊仆碑而起之又追補方書之缺壞者龕于故處卽聽事之東關屋三楹繪秦公文忠公文惠公康肅公四公之像而祠之某貶象江還過桂林拜謁祠下生氣凜然如太山喬嶽之鎭眞古所謂大臣者余與直閣公二十年之舊且厚善也乃屬於不腆之文而不敢辭恭惟太祖太宗提三尺削除僭亂眞宗仁宗包千戈以文太平聖哲並興出依日月之光獨秦公三子以魁壘碩大光明之傑作配元聖以身用舍爲朝廷輕重交持國鈞更掌兵柄一門冠冕蟬聯三鎭旌節相望佐佑丽朝以功名福祿始終爲天下巨室於虐盛矣王室中微羣黎厭亂天子當饋太息求人如不及竊觀四公遺像追想一時社稷之高勳於此兵亂俶擾之中固宜見者必趨過者必軾飲食者必祝焉豈謂學士大夫區區念祖之私哉於是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俾勿壞紹興四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興造記

紹興元年春盜起虔化誘脅眾數萬相扇爲亂圍建昌不克遂陷宜黃官寺民廬一夕燔烈爲灰燼部刺史驛聞天子詔將吏發兵捕誅盡夷其黨逮飢疫相藉民之竄走山谷幸而不死者皆餓死頭顱相屬於道數百里無炊火焉令丞佐僑居野處如寄客簿書棲列無所吏抱牘藏於家獄訟賦役失其平商旅不至市無雞豚晨夕之須無所得凡仕其邑者指日待更不爲斯須計留也三年右朝奉郎鄧令端友來涖茲邑鉏治強梗發紓隱謐葬月政成興人誦之先是兩尉弓手怙眾爲姦利官弗能禁意小忤則嘯其朋盡甲而出攀噪大呼劫請賊謝率以爲常令曰是可忍耶立捕首亂者七八輩送獄斬以徇而釋其餘自是縮頸屏氣無敢譁言於道者則又修起學宮立孔子像春秋釋奠屬邑民之秀者習禮樂之人而移書二千石屬余文爲記余曰宋受天命宇內晏清際天軼海無一夫嘯呼之警地大人眾邑屋相望大家巨室特起乎神州陸海之中粟窖金穴錯出乎四達九逵之道神林鬼冢浮圖老子之宮接軫乎山區海聚之間甕牖繩樞果蓏之菜連屬乎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可謂盛矣靖康之變夷狄內訌極四境所環冰銷火燄無尺椽寸瓦之遺一時君子避讒畏譏取具臨時雖通都大邦侯牧之貴往往編竹爲障僅庇風雨今宜莫在江左窮處不足以資進取爲名譽則靡靡然日入於壞固宜鄧令之來以爲縣令百里之望不可與吏民雜處此土也然吾不以勞民先是請惡少之從盜者官錄其貲沒入之獨空舍十數區尚存乃命工撤取之凡棟樑梁桷甃瓦級甓之具皆出於是落成之日邑人不知材用之所從不見役使之及已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市區賈肆民閭客

邸閣巷相接漸復其故則更治酒稅增立垣屋程課入室姦偷悉有方略收其贏十倍嗚呼鄧令端友可謂能吏矣余嘗謂喪亂之後百廢委地如大樹之顛非天下之豪傑不能振起學士大夫圖當世之務皆如鄧令挺堅特之操奮其憊於創殘摧敗之餘乘時就功無厲民駴眾之煩而一日之作軼于百年累世之迹雖中原故地可復而有也而況於一邑乎鄧令諱庾延平人端友其字云其歲次癸丑十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丞廳記

宣和六年春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覩時以尚書外郎參詳貢舉待罪廷中見周君執羔表卿中甲科第二人臚傳一出自天子至于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閣寺宮伯持盾執干宿衛之士皆指目歆豔以爲寵明年太學遷建師儒表卿以高第入爲博士行且用矣會乘輿幸江淮區內俶擾百官奔走失職頓仆道路表卿曰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謂宜黃丞以歸時宜黃新被兵環數百里爲瓦礫之場令丞雜處民閭皆夾住荒茅篁竹之間余南遷道臨州表卿勞予境上道舊故以爲笑樂無戚戚不滿之意逾年而鄧令端友始大其治所表卿亦有事於丞廳於是排蓬藋薙糞壤垣故基而一新之大屋渠渠凡昔所有皆具余聞之太息曰自建隆以來天子親試天下士上之三人不至於公卿蓋幾亡耳表卿發策殿中擢在第二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於創痍塗炭之餘無屋廬以禦寒暑無吏卒以給使令無四方之物以供朝夕之奉日治簿書於塵埃筆楚間且代去矣又增治垣屋繕器用以遺後之人益勤不懈宏毅深博不見慍喜殆未可以世俗趨舍量其心也余聞不泄邇者所以致遠不遺細者所以圖大表卿儒先宿學不倦於中官而潔爲之所以志夫遠者大者豈不一快於宜黃一出入息之頃哉若夫縣治所興廢之由經始落成之歲月與夫材用之所從出端友屬余文書之詳矣不復再見而以心之所歎慕者爲之記紹興四年正月八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曹山距州治之東百二十里魁大秀偉雄視一方有大比邱號元證避五季兵亂顧見此山結屋居之今爲寶積院谿谷遠深有泉坌然溢于山之腹而附右脅以出梁石爲渠水行空中而墜之庭鏘鳴如環佩之音又折而東伏出山下日灌于畦口窮壤斷茅竹蒙翳獸蹏鳥迹交締於懸崖亂石之中不類人境寺之興及今二百年屋壁間無一人記游者長老了如少年學道得出世間法事佛齋眾嚴整如官府會方丈過隕石震壞眾議相與出力鼎新之了如曰寺有僧堂歲久腐撓蛇鼠所穿日星下大風雨之夕遑涇五遷臥不安席公等將築室館我孰若營此堂吾家父祖所營吾當嗣成之不可使他人捐一金也未幾庀徒伐木撤故爲新堂成雄然稱善時有將仕郎鄧君經出而言曰此堂與眾共之於是雜麗靜深爲一時偉觀而四方之游者日至貪指千餘倍蓰他日了如乃具石求余文記之自佛法入中國至宋興逾千年衡岳廬阜錢唐天台佛僧之盛甲天下靖康夷狄之亂一變爲坎棘瓦礫之場僧尼周走道路倀倀無所向而偏州下邑山崖水濱仙佛所廬尚有存者又懼眾至不能容則嗾雨夫制挺立其門以拒絕之甚者營貲聚畜妻子牧雞豚以自封殖俛而啄仰而呬顧惴惴然恐戶外之屨入也了如獨不然癯身苦志不擇所安更爲深簷大屋會其徒而食之鄧君又能曲成其美祖孫三世相望百年舍所愛而作佛事皆可書也紹興二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率齋記

左朝散郎象州太守陳公容德以率名齋隨所寓輒書榜揭之坐若以朝夕從事於率者余藺居枭臺容德大度長者不以繩囚見遇余心安焉一日過余言曰與公同年又相好也敢請公文以記吾之率余曰象臺在嶺南去京師六七千里孤城鼃然出於黃茅白葦之中異時置守多嶺海間人書夷居之陋一切草創官寺民廬城郭道巷與夫左右使令用器之物無一可人意者容德以文

學知名徧更內外學官之選而辱居於此無醒灘戚嗟不過之歎下車未幾黜政之疵順民之欲築二橋於州治之東以便往來聚土伐木橫亙兩涘之間爲屋覆其上宏麗堅壯可支十世而蕞爾之國蓋將爲嶺右名邦矣容德爲政如此豈直率者乎然天資簡亢不立崖岸遇人無貴賤戚疏輒輸寫腑臟聽訟如家人使各盡其說無不厭滿而去客至飲酒賦詩飯脫粟羹藜隨所有無豐儉不常歡不足而適有餘茲其所以爲率者也嗚呼末俗忌諱益繁士大夫倒行而逆施之懼讒遠害捄過不暇低首下氣惴惴焉不敢出一語視所居如傳舍也視吾民之休戚如秦人越人之肥瘠也視國家之緩急如途之人掉臂而不顧也隨波上下汎汎然如水中之鳧全吾軀而已豈吾容德之所謂率者乎容德治率齋不擇地無常處無誅茅雉草之勤無塗暨丹漆之飾無吹竹彈絲之娛泉石臨聽之樂也出而從政則約己便民檢身律物凡所操舍問三尺如何而不自己出退事一室則茫洋乎不知寒暑之交

晦明之接與鳥獸爲羣與木石爲偶與天爲徒與造物爲友流行坎止若不繫之舟此殆莊周列禦寇之所貴耶世之君子當爲此不得爲彼於是併記之以風吾黨之士云容德甫田人諱大和容德其字也紹興四年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學記

事有迂而甚直言有大而非夸非常之元黎民懷焉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昔周公營洛邑而平王東遷乃在數百年之後句踐棲會稽膠婚姻之令待其生子以爲報吳之兵大抵高明寥廓之見不爲小利近功往往迂闊可笑而不近於人情定鼎卜年如此其安也而一朝之憂效於數世嘗膽忍詬如此其急也而斯須之詘伸於萬一機事相乘如執左契交手相付不間一髮此霸王之略所以傳世垂後若是其巍巍也天下大亂盜賊蠭起鉏耰棘矜長槍大劒馳騁於百戰之場不習俎豆化爲王侯者十八九州縣官吏簡料丁壯備豫儲峙以應上之求而已奚暇及度外之事

今宜黃隸撫州爲大邑比屋萬餘家紹興初殘於盜民之死於兵者大半延平鄧侯諱庾宇端友以朝奉郎爲縣於此而治其所當先者則立學宮祀孔子補弟子員充入之殿廡言言嶷起於戎馬踐踐之後固疑其迂而不切緩而不急也余曰導叡亂不軌之俗莫如吾禮義之教訓武人不孫之暴莫如吾儒者之功漢高帝已滅楚而魯以區區小國獨不下帝怒欲引天下之兵屠之終以禮義之國而止六館之士將從朱泚之亂一何蓍起而叱之而六館之士無受汙者夫以百戰之兵束於禮而不能抗一隅之乘羣惡之鋒屈於義而不能加一介之賤彼匹夫之勇悻悻然投袂斫擊不忍一朝之忿而快意於一擲者豈可同年而道哉鄧侯精選吏道飾以儒雅不爲赫赫名譽獨能緩靜一方於疾痛呻呼之後度長挈大又進諸生於學棲士之廬廩士之餼肄業之書問道之宅無一不具紘誦之聲洋洋乎庶幾如古之所謂武城者余聞十室必有忠信三人猶有我師況此堂堂一邑之大豈可謂無人哉讀古人之書學王者之事出而試之必有濟艱難於一時追前哲於千載九合之勳足以解中原被髮左衽之禍一王之儀足以制諸將拔劒擊柱之譁此大儒之效豈非學者之所願與侯曰是吾勸學之意也遂以爲記紹興四年十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燕超堂記

中奉大夫直祕閣華亭朱公著名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節官至上大夫尊顯三朝而被遇於太上皇召見錫帶服進職中祕恩賚尤寵一時歆豔以爲榮年七十上書納祿築堂圃中將朝夕游憩於此堂成肅賓客置酒落之名之曰燕超乃詒書徵余文爲記余曰屬者夷狄之禍喋血萬里諸戎長驅於通都大邑之中官軍縱掠於深山窮谷無人之境婦被髮過其夫女齧臂號其父草薙而禽獮之盡矣脫復漏網幸而免者亦向往往飢渴相倚以死幸而不死則蒙霜露披榛莽踐蛇虺羸身阻行力竭氣窮又踣於中道其最幸者不死於兵刃不淪於異域

不斃於飢寒暑易節而後得至於此千萬人蓋不一遇焉顧視田廬已爲墟矣追尋妻子則化爲異物矣其左右執事使令之人逃難解散莫知其鄉矣單遊羈寓茫無所之於是栖栖然求活於斗升而官穴地褊一官所居常數十人閩伺之不幸而立於爭地則推而納之穽中且下石焉又瀕於死可悲也已惟朱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建炎之亂積六七年兵火被四海衣冠僵仆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不見一夫疾步急呼之驚而又才智絕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偉然常最其列至是潛深伏奧縮手袖間不任一事築屋舍旁疏池沼蒔花竹幅巾藜杖徜徉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滿前腰綬擁笏奉卮酒爲壽吹竹彈絲極欲而罷得老氏所謂燕處超然者昔楚漢相持跳兵走馬百戰於商之地而中有黃公綺季之閒爰絲屏居謝事浮湛里閭一出而爲景帝畫梁王非望之謀遂亦不免於庸世亂多故士大夫係虜劫質之害溝壑頓仆之憂與夫竄殛流放之厄皆自有以取之惟勝士高人深明去就顯晦之大節俛仰遯世違遠俗患坐視猿猱顛倒罥網中而兩手猶未置所操也茲其所以爲超然者耶某公夫人之從子也憂患乖離不獲見十年矣其山林之勝輪奐之華今不能盲也他日造公之堂尚能援筆賦之公諱彥美字師實華亭縣人既請老白號機山閒人云紹興六年四月日晉陵孫某記

則鎗行記

余聞靜樂山寺地可葬於郭愼求極密二十年矣余守杭時卜葬晉周訪葬母陶士行指牛眠地葬地之吉意頗向之問地主則彥達也彥達亦欣然赴予之急議遂定日將入過彥達置酒留宿山中丁亥朝飯竟還湖狀有頃張彥深之可材矣彥達置酒留宿山中丁亥朝飯竟還湖狀有頃張彥深之子子爲亦至彥深屬寶月師道淵卜葬夫人於皐嘗寺之側聞余攜祖燈入山移舟相近邀致祖燈覆視寶月所卜余舊聞皐嘗佳山水欲一至其處於是從彥深親之戊子晨往薄莫具遵途又嘗卜烏龍澤地於湖狀之口葬亡妻吳氏淑人已撰日矣爲浮言所誡久不克葬既而悔之今議併舉章氏淑人以附己丑戒而夫除道偕祖燈視之日亭午暄甚憩王氏塋屋解衣少休有洞言洞靈觀旁三山鼎峙秀出如畫有王氏地可葬乃徒行從間道踐背出大松徑抵三山所在如僧言而祖燈言無穴遂返是行也經涉諸冢邱墓與士大夫所嘗言其地可葬或讎賈不相中或憚遠不能至按圖問路水乘舟陸荷簥以至徒行靡不至焉庚寅舟還戲書於符塘胡氏家舍肩小輿入槃城酌族子信請提舉新家循支徑數十步瞻拜安次公給事之塋回詣符塘就食安行老來逆余相遇於中道屬日旰未食立談俄頃散去食已觀何人家地地平平而水於音姓不可用遂由菜山路以歸少留張氏報本菴晚次陳橋登舟入荊谿泊塘口觀張子崇侍郎廢冢夜宿沙子濆甲由中次縣舟人告糶薪不屬入市求之檥周孝侯祠下以待祠屋宏麗廟貌矜嚴想見斬蛟刺虎之烈周視兩廡黃冠由迎具茗飲而舟人負薪至遂解去後泊墓李乙酉黎明入山徑柴氏墓道從守冢僧訪楊氏地按圖不合入胡狀謁惠彥達夜抵其居問白靈巖地所在彥達云神龍所舍在葬書不可用然姑往視之丙戌彥達具飯於龍山皎曉偕祖燈先赴約飯已造觀所謂白靈巖者在沈和中資政墓之後下車頂謁因不復乘杖策度嶺而磴道艱難十步一謁至巖下龍穴正踞其右巉絕可畏旁行里所投田舍乞漿班荊坐十石上命車亦至從官道還未至龍山三里彥達指一穴名臥牛煞直殺堆山

小詩誚祖燈云來問松間路沙頭繫小舟問攜木上坐看蝨土饅頭詩成一笑分路而別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慧山陸子泉亭記

陸鴻漸著茶經列天下之水而慧山之品最高距無錫縣治之西五里而寺據山之麓蒼崖翠阜水行隙間溢流爲池味甘寒最宜茶於是茗飲盛天下而餅罌負擔之所出通四海矣建炎末羣盜嘯其中汙壞之餘龍淵一泉遂涸今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會稽尹孟公以邱墓所在疏請於朝追助冥福詔從之賜名旌忠薦福始命寺僧法暉主其院法暉氣質不凡以有爲法作佛事糞除灌莽疏治泉石會其徒數百築室居之積十年之勤大屋穹墉員崖四出而一山之勝復完泉舊有亭覆其上歲久腐敗又斥其贏撤而大之廣深袤丈曠焉四達遂與泉稱請余文記之余曰一亭無足言而余於法暉獨有感也建炎南渡天下州縣殘爲盜區官吏寄民閒藏錢廩粟分寓浮圖老子之宮市門日

旰無行迹遊客莫夜無寄宿之地藩垣缺壞野鳥入室如逃人家士大夫如寓公寄客屈指計歸日襲常蹈故相師成風未有特立獨行破苟且之俗奮然以功名自立於一世故積亂十六七年視今猶視昔也法暉者不惟精神過絕人而寺之廢興本末與古今詩人名章俊語刻留山中者皆能歷歷爲余道之至其追繇香火若佛齋衆興起頹仆潔除垢汙於戎馬踐蹂之後又置屋泉上以待四方往來冠蓋之遊凡昔所有皆具而壯麗過之可謂不欺其意者矣而吾黨之士猶以不識不耕嘗譬其徒姑置勿議爲是宜日夜淬厲其材振飭廳壞以趨其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上其庶乎故書之以寓一歎云紹興十一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貓相乳記

樞密胡公家畜一貓產四子其三以予人其一留置于舍中性柔馴不敏於捕鼠而孝慈則人類也然又有人所難能者二貓本不同棲而食飲臥起未嘗一日相舍間從食案投魚肉飼其母輒不

食呼其子至乃食他日飼其子則四顧而求其母亦如之明年母又生子日往省焉母出則入據其樓擁護之待母歸乃去已而又自產四子則又舍己子以飼其母之子如初居亡何四子連斃其三則銜其一之飼乳者就母共乳之又明年產五子而其母亦產六子於是盡銜其子置母樓中意若懲艾三子之天而從其母之利也公遂易一大篋徙置寢廬之側二貓領十一子居中而臥護之交相乳焉夫貓之餉子也他貓至則噴怒而逐之或出而就食不及顧視往往遭噬齧以死過食則爭爭不已則鬬凡天下之貓皆然二貓者推食相先撫他子如己子而不相禍又將雛往就之十一子施施然混爲一區不可復辨非所謂人所難能者歟某嘗觀公之治家矣門內肅然笑言不出牆屏童妾數十輩不聞一人疾步急呼者諸郎以大臣子服御如寒素古詩書皆成誦屬文辭有過人者而無挾貴驕滿之色某每造公輒留數日益五年而內外偪偪如一日也昔韓吏部記貓相乳以頌北平王父子兄弟之祥又賦雞犬相哺以爲薑召南孝慈之應今公二貓之異世同符天其或者俾公推其法於天下俾兵靖亂使異類服馴而不相害爲蒼生之福或由此也夫紹興十二年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巢鳳亭記

右奉議郎知常州宜興縣閻邱叔智泣官之明年其子某年十九歲以能文辭策高第而歸門戶煙然名聲暴發閭巷之士奔走歡呼稱說以爲寵宜興距州之南百二十里縣治據荊谿上游爲橋數百步橫絕其上屬之南山卽周孝侯斬蛟射虎之處縣圖之西北隅有亭三間曠遠無人迹朝衙夕坐傳呼號召鞭朴之聲皆不接於耳目窗戶低深說可人意叔智命工薙除蕪穢一室翛然晨夕課其子以學閱數月挾其藝以進於有司而角逐於爭先兢賭夸雄闌麗之中當是時樞密胡公受其贄讀之稱善曰青錢萬選之文也未幾禮部奏名如公言公益喜遂名其亭曰巢鳳而叔智以書屬余爲記余聞朝寓物於人而暮取之有不可必者況於數

百千人逐隊而進裹飯待旦俛首就席以待卒然之問故有操瑟於齊鬻璞於鄭以暗投人挼劒相盱而鼎玉就分寸踳駮一跌千丈而有十倘之勞或年少狂勇率意而言如泛駕之馬詭轡銜銜不入有司之尺度而雪窗短檠之下兩目眵昏如蠹書蠹老死文字間亦卒無所就人之所欲適其天相值其難如此也閭邱氏世為中州望姓自周廣順至宋興凡五世皆由儒學擢科第以進至叔智之祖大卿公官益顯遂名其家更三世而叔智有子英妙駿發一日千里凡美少年之難能豪傑之士乖於時而不遇老師宿學齒豁唇腐而不可得者一出其技遂兼有之追取五世舊物如探諸囊中而迴祖朝議公鬢須方半白翁媼則尚黑頭也余曰鳳有五色而將九子家庭文宇之祥也若夫朝陽一鳴天下望以為瑞則楚狂之所歌孔子之所歎而不可得者亦在夫充之而已叔智敏於為吏治劇如破竹迎刃而解必有鵲棲其衙雉馴於野為一邑之祥乎叔智　也名崇孫云紹興

十二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代廣德縣耕田書記

上即位之十九年實紹興十五年南北解仇玉帛交贊四郡鄙鄙無事矣於是淮之南江之北流逋作而相告以歸聖心隱然發德音訓迪在位寬禁緩求課農桑以厚天下之本又以明年孟春之月帥三公九卿大夫親駕於東郊紺轅黛耜躬耕三推一壇竣事而旋彌文闕典創見一時煒煒煌煌震耀耳目民大和會閭郭溢郭歌謳鼓舞聲聞于天何其盛也臣聞昔周公陳王業召康公戒民事魯僖公遵伯禽之法大而王小而侯一國皆以農兩漢循吏力本勸農修水土之政如召信臣龔遂卓魯之流大而典一州小而治一邑皆以農趙充國請以戰士留田積穀塞下以紓漕輓而計然白圭家累千金富埒王者列於貨殖又皆以農蓋自二帝三王以來所以治天下國家未有能舍此而為先務之急者廣德之為縣山耕而水蒔延袤百里丁口之籍以萬數令雖卑亦與

為民父母固當夙夜戮力推廣上恩屬其民俾自畜於創殘摧敗之餘敦本務農夫耕婦織通塗川藪桑麻畜雞豚而無閉民廢壞上下與足興于行誼庶幾稱上所以哀閔元元富而教之之意雖然勞民勸相以美天下其成在久而今之吏歲滿則代去懼來者之不嗣其意也於是謹以詔書刻之龍於令聽事之左方以告來者

朋谿雙蓮記

徽猷閣待制董公令升卜居宜興縣治之北五里面南山俯流水築室居焉自號朋谿谿之南有廢田數十畝地汙下與荊谿水漫而為一公捐原直以取之規為大池植蓮其中夏秋之際華葉芬敷繁紅蔓綠風濯雨洗彌滿四際如煙若塵益雲幢寶旌羽扇錯出乎珠宮貝闕之間世傳所謂芙蓉城者不能過也未幾忽產雙蓮奇葵殊狀創見一時游客聚觀太息公亦未之奇也越明年復生駢頭並蒂繁麗豐碩翹然特出眾華之上公始異之客曰古有至人

結茅宴坐山靈為之築垣一夕而就如不見容則移文勒回俗駕鬼嘯于梁梟鳴于樹妖狐夜嗥羣鼠晝出不得須臾寧焉公世家青社名園甲第為東州之冠南北阻絕不得還聚數百指僑寄異縣其母齊安郡太夫人思望故里壹鬱不樂公稍依倣舊製營一亭於舍旁手蒔木芍藥眾香草環之物色良是他日帥諸幼奉板輿以遊太夫人欣然悟笑如過故家飲酒歡甚自是晨夕燕嬉率以為常比捐舍館葬有日矣方冬大寒發一花千葉重跗累萼豔麗殊常送客驚異以謂木芍藥公所手種以娛親者殆純孝之感及是雙蓮又出池中凡三年三見之察公隱德高行不愧於屋漏故渙神土伯相為守護呵禁不祥草木效靈間見層出眞家庭之盛事偉觀不可尚已昔周公得禾異訊同穎以名其事王於芝九莖木連理茅三脊神奇之產紀於書傳班班可放皆非偶然者公圖以示余俾書其後紹興十八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一

記

思樂齋記

余歸田五年始斥舍旁地數十畝除灌莽植藩垣築屋居之營一齋廣深尋丈度可容膝以朝夕從事於此名之曰思樂思樂者誉安於樂矣而不自知也一出而攖世患憂慢萬端險阻百慮如蒙壞絮坐蒺藜而莫之勝脫於是慨然思平居無事之可樂而不得其憂而氣寒天地足以易窮餓而不怨此聖賢之事又非吾之愚也余嘗絕京江浮長淮泝汴洛北至於京師又東航太湖出苕霅竝桐江下三衢歷撫信洪吉二江之阻直抵衡湘踰桂嶺而南至象江上山行海宿水陸萬里其高緣絙而上與猿鳥爭道於垂崖一髮之間其下衝波急湫以入於龍魚之宅爭一旦之命當是時也則思平地之樂夷狄不道以殺爲嫗毒流四海幸而免者又窘於他盜寔後跋前顛倒失據如觸藩牆如蹈坎井如探湯沸鼎而無所寄焉當是時也則思太平之樂學迂材下婁窮非據於衆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爲是以伏闕首亂爲非衆怒不容泰而見訕椎撓於十夫抒投於三至獨持一喙於日號鳴大咤以自解說卒莫能勝遂陷於不測當是時也則思居閒之樂已而觸罪竄投嶺海蠻蜑雜居鳥言夷面鬼嘯于梁飄集于舍下榻畏蛇對食懼蠱嵐薰瘴染意象昏昏然颶風忽起吹歠天地江翻海渾仰屋四顧若將壓焉當是時也則思還鄉之樂今幸蒙恩還復故栖先人之敝廬與童子時釣游之處皆在焉去國十年名不著吏部之籍毀譽不挂於縉紳士大夫之口天寬地大徒步自由四封之內椎埋羣剽之姦翦除殆盡南北之使已議息兵江干撤警千里寂然朝而出黎杖帽巾與田夫野老相爾汝於東阡西陌之上暮而歸折野蔬酌秫酒飯脫粟老稚團欒哇笑相雜挽須問事足慰目前凡吾昔日無事之樂舉集於此矣夫天下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爲樂吁嗟其所不獲則不樂也今無是一者也行歌坐嘯汎若不繫之舟而無所係焉何爲而不樂雖然世之君子有以功名爲樂者爲天子操尺箠笞兵萬里外一取單于否則馳一乘之傳折衝口舌之間此將相之事非吾之狂所敢議有以貪賤爲樂者簞食瓢飲餐甎齧雪如草木之實若不堪其憂而氣寒天地足以易窮餓而不怨此聖賢之事又非吾之愚所能及特以桑梓之國邱墓所寄閉門高臥日宴而起無愧於中無求於外無畏途風波之虞無徼呼發召之警無罵譏訕笑之辱有田以食有屋以居憂患已空吾心翛然了無一事杞人奚慙而憂傷師奚傷而怒拔劒逐蠅奚誅其獄碟鼠奚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然後知余之樂有在於此也尚恐習性易流操之不熟一爲外物之所誘而立於爭地材不足以堪貴道不足以安貧賤幸福而禍悔不可追故名其齋以自警云紹興九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靜治堂記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帝定天下相悼惠王治齊七十城舍蓋公問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代蕭何爲丞相又以所治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于今誦之方參起沛中小吏杖一劒征伐四方定諸侯爲一時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尚功變法定令以鏘磨鍛鍊其民如素所治軍參始幡然因齊人厭亂之心細諸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淨之說一切反其故順民之欲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齊以大治蓋治軍如御猛獸也擾龍伐蛟絡馬穿牛要使不能爲暴而虎豹噬人則殺之養民如牧羊也去其敗羣者耳若堯□而舜驅之則羊之死者過半矣參爲將相一弛一張文武異用達乎居重馭輕之權而不膠於所蔽故大儒之效炳然爲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參之功爲多也今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於道而汎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揆天下之事而以一貫理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蛻濩之中可以逆蘧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而世之君子好奇喜事不安於其故始

於獨言異行以驚天下簡髮數米問羊知馬先事候情機開楗閉設爲鉤距以示神明民之視其上赫然如雷霆鬼神莫測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常古毘陵郡也竝楚之衝濱吳之要爲東南舟車走集之地素號樂土自建炎被兵之後伏尸流血者十五年屬者聖心悔禍屈己銷兵南北解仇江皐徹警及是創夷呻吟疲瘵之餘始一愒焉而檢詳隙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牖闢而爲堂名之曰靜治取蓋公所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者所以宣布上之仁禁暴戢兵與民息肩之意爲吏守家法過吏有愛利未嘗輒笞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歎今猶未盡知也去後乃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最稱得士而班固傳循吏不過如是六七人渤海益起宣帝召龔遂爲太守而問以弭盜之方遂曰欲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夫治盜賊猶欲安之況吾赤子安用杜後惠文彈治之乎公以寬厚清靜爲一州率民不見利吠犬生聾眞得古循吏之遺乃書而刻之堂中以俟後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召杜爲民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紹興十三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靈巖智積菩薩殿記

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爲靈巖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愒殿無下長身麤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于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眾始驚異之居亡何有胡僧願其畫喈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爲在此於是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擊跽作禮鼓舞抃蹈歡喜踴躍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臥內索杯水噀之一噀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幣數牀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寺僧伽日還其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以尚書爲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巖殿如約問僧所舍云者徧訪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問俄見殿

壁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羞齊供作佛事裴回數日而後去其事載於吳越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口見於大口經菩薩品云惟靈巖故刹歷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宋興改賜秀峰禪院紹興中詔賜今額今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爲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寺之東廡口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老妙空佛法海大師智訥飭其徒妙機浩乘惠珍沖正者募眾力大之高賞巨栱雄覩一方像設中嚴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唄之聲震動山谷涕慕感泣又如師始亡於是訥過余晉陵求文以爲記余曰眾生執迷展轉六趣出沒生死莫覺莫悟諸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湧擇塵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投體歸命肅心悔過厭離五濁如燔雞出湯欣慕至道如去子見母如瞽發矇如迷得路發菩提心修無生道輕財業施造種種福百世之後陵谷變遷蛻骨所藏傳衣所寓在在處處照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然恍如宿者曾受弗記今雙林大士泗州佛僧伽靈巖智積皆是也訥公福慧兩足爲世導師常以去驕吝破貪癡合於吾儒之說者輔其教議論偉然有過人者自王公貴人大家巨室縉紳士大夫皆尊異之故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異凡所建立人勿成之隆樓榭閎窅堂廣宇幾徧淮吳豈止智積一殿而已余嘗謂訥公才不減澄觀屬時多虞可以馳騁一世列於功名之士今老矣凡五住靈巖前後二十年又築堂於寢廬之旁榜曰五至云紹興十五年歲次乙丑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于鄉庠遂序皆有學自幼壯至于老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去於學養老勞農鄉社飲酒論獄受成獻馘之事一皆出於學而賢能之書效言選藝之政又皆興於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

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鄉里閭門側陋之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修慝徙義武夫好德賤妾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葬有一不善如見怪焉固已不容於其間而紘誦之音洋洋然所謂比屋可封者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問而不及於俎豆於是謀夫說客擊劒扛鼎雞鳴狗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於上而王者之迹息矣間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立於一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己雖不行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弟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鄉大夫得一人焉以爲獨行而表達爲公卿化天下無愧於中而已紹興十六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平江自唐白公爲刺史時即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十萬戶爲東南之冠逮乾符光啟間大盜蠭出爭爲強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東西地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王獨常順受事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

縣以春秋釋菜著於令蓋嘗改寓西郭佛舍之保錦院爲學帥其屬以祀孔子紹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請郎知縣事王侯僊字慶長相其宮湫溢破露上無蓋障旁無師生之廬不足以稱天子隆儒重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徙故地少西屋而垣之一邑之豪欲進子弟於學者相與圖之恐不及於是門閎靜深殿廡崇邃講藝之堂栖士之舍庖湢庫庾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之像與凡從祀者十人巍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侯乃涓日齋戒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禮成父老聚觀太息以爲未嘗有也乃爲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新學成爲我記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大山谷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侯好學知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爲世標表有古循吏之迹俗怙殺牛更數十令峻笞朴嚴賞捕莫能禁侯至遂徙業人死則習用浮圖法舉而燔之侯教以喪死葬埋之制其俗大變及是奉詔修起學宮士民向化興於行誼彬彬然比齊魯焉凡爲屋

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吳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盧海鎮東軍節度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爲灰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從出而�enden然猶亡恙殆有數焉寺無石口按吳圖經實妙利普明禪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祐嘗即其處作詩記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成峻峙蟠固龍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改賜普明禪院而繁雄瑋麗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躁踐寺僧逃匿頹簷委蛇飄瓦中人臥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索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人居之而相其室無不修餙積寸累扶頗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靜深龍象所栖升濟幽明冥出鑒響尤爲奇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先過余言曰願有紀也余嘗怪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吏被介胄而師上大夫毀

車殺牛以食而吾民則輸家財助遵率常睟睟然舉首蹙頞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左右介紹之先瓦盂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蹶履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帛指因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契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余觀遷老積精練學苦空敝衣糲食不以一豪私其身日以飭壞起頹什爲急又飭其徒三二輩持鉢扣門或持口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方之人向慕之凡所欲爲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大人者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神明之臨天阻聲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口道理之彙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爲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爲一體人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爲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無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以爲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八月日承奉郎新差知興化軍節度仙遊縣香山記　晉陵孫某記

興化軍仙遊縣之香山唐末時九座菩薩大弟子志聰者顧見其處斥菑地藩之覆以茅竹行道其中未幾遠近化其德除治淮葬斬木陶瓦築屋廬具像設爭勸成之咄嗟而辦地產香狀類薰陸而不常有乾寧賜額因號香山院而邑人朱氏尤崇向之世世相仍作佛事以薦冥福至給事公與其子大卿公又斥廩稍之餘扶頗補敗撤而新之凡門廊殿寢齋宮客舍庖湢庫庾皆具余聞之惟天下至誠爲能盡性至命以參天地之化育是故古之人以心爲法練精養志專守一道不雜他術此聖人所謂誠而佛謂之一念是也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精誠之至神凝意消一眞湛然不人諸相故有儲精九重不下几席而天地位四時行鳳皇儀百獸舞者用此道也故有晨石壁燃燼之中而不焚蹈呂梁懋水之下而不溺矣注睥子而不瞬疾雷破山烈風震海而不驚者用此道也故有老焚之松肘可生公之石首肯者虬伏口猛戢鱗弭耳於跡趺之坐者用此道也大哉心乎自一心之變而爲千百億身塞天地口口海此理之必然無足怪者至於孝子之念口口口日月逝矣叫號神天出生入死不可復見口口口之夜夢之其曠然遊於逍遙之鄉乎或滯於陰幽冥漠之間又皆不可得而知也於是祈向佛秉齋心歸命念念不住惟有一誠捨所甚愛惟有一施小者一訶黎勒大者二珠瓔珞富者布黃金貧者捨一錢一誠所寓一施所加如愚公移山更無委曲間斷之相凡皆爲此故能以正信心發大願力感通佛祖升濟幽明夫銅山東傾洛鍾西應一氣之感捷若影響況吾血氣之屬者哉給事公以忠孝正直稱天下而大卿公又能以行誼世其家自香山經始父子祖孫以心傳心追助冥福殆二百年至今不廢故所就如此一日大卿之子元飛過余言曰先君嘗欲寫書求公文爲記伐一石書而刻之以示子孫不幸被疾棄諸孤遂不果今元飛來請幸公許我地下有知殆爲慰焉遂著余所聞者以告之紹興十六年歲在丙寅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故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晉陵張公建炎紹興間擢任樞要進參大政始用故事追贈三世又表請能仁故刹爲祖禰崇道追福之地詔賜顯慈永慶禪院本唐正勒寺隋司徒陳大帝故圖地所營五季時有異僧韓公行解遁脫爲眾導師一日示寂飭其徒具棺衾以葬未幾州刺史訛於浮屠戍家斷棺出而燔之膚不如生須鬣長數尺益薪熾火不能壞道走作禮爲具湯沐塗漆爲塑像置屋以祠水旱疾癘有禱輒應宋興賜號承天又改能仁訖今二百年州人嚴事之如初宣和中詔天下建神霄玉清萬壽宮於時常州改築能仁如詔屏除佛像斥遣僧徒而韓公者亦不容其中徙寓他所靖康之亂羣盜蠭出州縣方修戰守備而神霄廢還畀能仁官吏乘時毀宮之十七以佐材費比公得請獨有三門大殿一法堂歸然出草莽中齋廚摧敗井滅竈夷僧堂僅存四壁如逃人家公推選名緇得智妙覺大師法緣者主其院

法緣學道有力氣僂然稍募衆力排逢蘞蓁糞壤補垣牆之缺
嘗爲人所徑者以杜往來疏廢井治煬竈劒薪米葺一堂居其徒
然後庀工鳩材爲重門步廊廄廡方丈營一大藏聚書五千四十
八卷而櫝藏之考韓公之室逆之以歸築祠堂一區繪張氏三世
之像以祠旁置水陸院以薦冥福爲堂二舍羣僧之焚誦興僮奴
之備使令者爲寮二以待四方之游者休者宿之勞於職事者厩
庫困序列而隅各有攸處又塑佛菩薩羅漢像數千軀金碧煥發
極相好之妙鏡鼓魚螺鍾磬之編百用俱完嗚呼盛矣哉自夷狄
橫而窺中國金僊梵帝龍象所栖燔滅塗地蓋無幾矣一時僧尼
安於其故收合餘燼葺茆竹自覆而驕客遊士又紛然雜處其中
椎牛釀酒羣飲聚博若市區然雖大叢林號稱領袖往往占一席
於偏廡不以栝朝夕顧視臺中貲聚足以易善地望豐報而神馬
尻輿已坐馳於南北東西數百千里之外以故鍾鼓不鳴蓋障不
蔽風雨圖象丹青之飾暗昧不蠲穴衣磕飯芭莧之羹無以繼今

日在在處處皆是也緣老精練有智略奮然矯羣庸以破枋且之
俗積二十年之勤起廢剎於戎馬蹂踐之後凡昔所有皆具故所
無也今始有之可謂能矣一日緣老過余言曰天下無不可爲之
事而廢興有命顯晦有時亦無必成之理酸鹹異嗜丹素相嘗帶
有時而貿屨有時而賤蠅以誤墨而成蛇以著足而壞故廢興成
敗雖聖賢以爲難也張公不以法緣愚不肖見錄於稠人之中法
緣感公知己攻苦食淡鉄積寸累不敢以一毫私其身緇素說隨
鬼神幽贊有賢士大夫借重齒牙之論無寓公寄客分占叢席之
擾爲屋二百楹食衆千餘指故能成就如此法緣老矣則又懼夫
來者之不吾繼也余於是喟然感其言爲之著其成以告夫來者
紹興十九年歲次己巳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平江府吳江縣無礙院普賢感應記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譯不能通而
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瞥起遂撫四海於口仰之中

之衆十六年矣江左大叢林甲天下隆樓傑閣相望以百數疏山
蓋其一也了如又以旃檀衆相黃金百寶創一大輪藏聚書五千
四十八卷充入之縹帶牙籤琅函鈿軸有大天龍背負之以出于
海諸化菩薩莊嚴相好之妙譬君鬼伯地行空飛之眾穹堂奧殿
丹漆輪奐之飾洞心駭目極一時之巨麗父老縱觀涕泣作禮以
爲未始見也請爲我記之余以書復曰諸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實
了義祖祖相投以心爲法故大士附几一鳴而一匝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之鞭影而箴雲追風一日萬里矣今
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紙上語連楊累箇子將何爲
也了如曰不然學道無自虛空入者童子畫沙累土足以得道承
嗣意鉤履猶畫墁足以得道屠兒賣肉伎女倡歌亦足以得道今
大藏所傳載大乘諸經皆佛菩薩語有能於此得一句一偈伸而
明之於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所住心亦復如是奚不可耶了如又
曰自吾營此藏凡瓌材巨植級甎益瓦塗塓丹雘資糧錢用之費

以二千萬皆山中信仕捐棄所甚愛成此一大因緣類有以相人者作始於紹興甲子之冬而以明年十月斷手規模矩矱宏大壯偉炳然煥發照耀大千龍象皈依繙素說服是不可無傳也昔余南遷道臨川如老嘗接余於曹山方丈是時新築一僧堂屬余爲記刻之未幾徙住疏山而道日益尊學者日益眾名譽日益聞凡舉意造事事無劇易遠近響應不唯妙道至言足以啟悟後學而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惜乎隱於浮圖中且老矣而不列於功名之士也紹興庚午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文忠歐陽公慶曆中嘗謫守滁陽直治城六七里得瑯琊幽谷之勝有泉汩然溢于兩岸之間北折蛇行流出平地蓄爲大井築一亭與遊人遊憩其上仰瞩青山俯聽流泉晨煙夕霽開闔變化爭效於左右名之曰醉翁益滁爲小州在淮海窮絕處晉瑯琊王嘗國於此遂名其山山舒水緩年豐事少公日從僚吏賓客徜徉泉

山把酒臨聽巢而忘歸於是望清流關弔古戰場而川渥谷變不可復識矣登衛公懷嵩樓酌庶子泉觀李陽冰小篆而筆畫雄恠號天下之奇蹟記斐谿石徙置幽谷中以遺好奇者洞心駭目之觀穹林巨植干霄蔽日曲闌幽榭隱見木杪泉鳴澗中乍細乍大若奏琴筑嘉葩異卉紅紫低昂百鳥相命鳴聲上下千巖萬壑迴巧獻伎意其天造地設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當是時公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淮壖楚甸間一時巨儒宗公高人勝士聲氣相求大篇傑句發於遐想如富鄭公韓康公王荊公皆賦醉翁吟以不克造觀爲恨曾南豐記醒心亭以姓名列於公文之次以爲榮東陽沈遵不遠千里援琴聽泉寫其聲爲醉翁操而蘇東坡爲之辭又伐石爲六碣刻公文爲大字列之亭上公去郡久矣邦人畫公像偕王道之號二賢置屋二祠李邦直來臨州視府舍凡公朝衙夕坐燕休之所與夫釣遊之處爲瑯琊記遊龕于廳事之壁曾子開增治祠屋具牲醴爲文以祭率州之賓屬拜焉所以示

邦人以尚德也故自慶曆抵今百有餘年富貴磨滅不可勝紀獨醉翁搆思如新而瑯琊山水自公表發之亦遂爲冠世絕境可謂盛矣建炎初大盜起黃巾赤幘嘯于山區海聚通都大邑之中而亭廢於兵火更二十年草木生之牛羊踐之爲州者積十數人支敧柱壞趣了目前日不暇給今太守魏公博達古記尚友千載所與交皆賢公卿而當世名士多從之游嘗佐廷尉議獄問三尺何如無所徇揭來滁陽政平訟息間關坐嘯無餘事矣公曰此邦雖小文忠公嘗辱居焉而醉翁亭者蓋嘗與民共樂於此比經寇暴頹基蕪然父老過之有出涕者會寺僧請建亭踵智儼故事公喜從之又俾引其徒以自度刻剔蕪穢疏治泉石具木瓦匠工徒作而新之大屋數楹盡復醉翁之舊於以慰滁人之思而移書屬余爲記余日文忠公道德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忠言嘉謨峻功茂烈載之旂常編之簡冊煒煒煌煌與日月爭光矣公固不繫夫一亭之有無也然好古博雅之士師慕賢達尊德樂道聽想風聲

恨不同時殆欲騎雲氣跨汗漫追絕塵於八極之外固有抱烏號之弓藏曲阜之履以爲寶者固有聆優孟之諧笑覩虎賁之容貌以象賢者固有愛南國棠而賦詩過西州門而慟哭者矣公諱安行字其書晉思之夜夢之如出乎其世如見乎其人則是亭之無窮而一山之以表斯文於不泯蹈先民之高躅者引盛德垂之無窮而一山之阻一泉之涯又以著見夫仁智之所樂有在於是也公諱安行字彥成官爲左朝散郎云紹興歲次庚午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宣和六年吾州夏旱州將率察吏奉牲玉徧走羣祀不見答適有比邱尼悟空師法堅自錢塘至曰吾能爲公等致雨卽日詣城東資聖寺佛殿閤扉趺坐晝不食夜不寢凡三日而澍雨沛然州人驚異請留師曰吾奉詔住臨平之明因院不可輒去有清智大師普璿者嗣吾法可召而至也於是州將飭僧尼治舟檝具書幣卜日以請資聖寺者按圖經實唐咸通中所營距今二百餘年頹垣

敗屋旁穿上漏散尼舍其中以刺繡紝爲衣食業普璐既至始改號資聖禪院故時諸尼分庖割席別居異處女工婦事各自爲家自是一切罷去稍募衆力斥舍旁地屋尋丈積累三倍於舊蒐采巨植培治故基築一堂居其徒而爲說法已乃營一大庖東西相望高深與堂稱然後衆佛書爲高屋建大藏樓匝兩櫩輪閒俾出而讀之舊有佛殿庫陋迫隘棟橈敗塗墜頹落始撤而大之以至法堂寢廬方丈兩廡囷倉之屬皆次第修立高明碩大丹漆相照傑然視一州爲叢林之冠可謂盛矣世遠道散汝墳之婦人江漢之游女曠千百歲不可復見矣間有節婦孝女卓然自拔於庸衆人之中高風絕塵表見一時而史官傳載其事以爲天下後世之勸蓋亦幾人而已普璐者自童幼時固已頴悟過人一旦辭親而去曰我不能以此身膺行飲水食蔬自幼壯逮老如一日道壞色衣學出世間法潔身厲行飲水食蔬自幼壯逮老如一日道俗尊向自將相侯王賢士大夫大農富工豪賈之家瞻依作禮金

錢粟帛之施無慮日振飾蠹壞故制一新青黃黼黻觸奇偉麗之觀言者不能稱也聽法坐下率常數十百人無媿宕自佚者嗚呼以婦人女子之勢無蚍蜉蟻子之援獨以纖心石腸茹荼齧雪奮然發弘願於百難之中鑿空造大誅無責有積三十年之塵無一念間斷而後能有所立如此雖一世智謀功名之士亦以爲難也余嘗過謁周覽而歎曰松隨肘而回石點頭而應不吾欺也於是爲記普璐姓李氏錢塘人賜號清智大師云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四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無錫縣之北少西三十里有大佛刹曰開利寺寺之興自羅漢時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咸德所爲記至政和中有長富長老卽寺之西南隅除地撤敗屋數楹始改築焉廣宇穹堂極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間演教乘爲衆說法已乃籍田利之入歲庾米數百斛俾日有餼以待四方學者別號藏院建炎之亂官軍舍

哉余聞之曰德輶如羣毛也禮易如折枝也道近如見睫也而人猶有不能爲者今二人者圖難造大左提右挈一月而就成佛得道必自茲始是不可以無述也紹興歲次癸酉六月日晉陵孫某

和州含山縣學記

善惡無二本而狂聖出於一念寧人有夜半生子者遽取火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然則苟卿所謂性惡者其果然歟人貧則欲富賤者欲貴天下之所同然也夏桀商紂天子富有天下矣有號臧獲曰汝行如桀紂則怫然而不說人得食則生不得則飢而死亦天下之所同然也至於臧獲而與之雖乞人亦不屑矣寧人也臧獲也乞人也而有羞惡之心爲故孟子以謂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自其不欲爲而充之塗之人皆可爲禹學禮學詩茲爲儒矣一念之差而大儒小儒有時而爲盜是故學者不可一日而忘於天下先王抑詭類扶正道張皇大中表厥萬代以爲世

卑黨有庠遂有序鄉有校家有塾居則相羣行則相友所守者一理皆堯舜文王之道所傳者一說皆詩書執禮之言凡異端曲學餘言贅行怪奇可喜之論皆不得入於其中陶濡淳懿化成俗厚豈之嬰兒無古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楚人而齊語引而置之莊嶽之間也人果不可以無學豈不信矣乎含山江淮間小邑也舊有學比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今爲墟矣積二十餘年當紹興之壬申歲章侯來涖茲邑撫集未幾政平訟理縣以無事始建學以祀孔子斂材庀徒堙故基而新之自門徂堂師生之廬祭養之器皆具又推選一鄉之望如崔君曙者爲之率於是絃誦之音洋洋明年諸生羣試於有司而選升於禮部者二人邑人欽豔歎息以爲未會有也章侯喜而來告曰士之學固不止於應有司之問而名譽以崇之豈可少哉請余文爲記余曰鄭人游鄉校議執政之善否東漢太學三萬人嘯枯吹生公卿以下屣履倒門夫族談聚議非上之所建立非吾事也嘗聞唐何蕃和人也德成行尊爲諸儒之冠太學諸生將從朱泚之亂蕃起而叱之六館之士卒不從亂無一人受汙者韓文公嘗之以大其傳至今照人耳目赫赫然如前日事今諸生讀古書作古文詞師慕古人於千歲之上古人與不傳者死也矣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庶乎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日晉陵孫某記

記

黃林先墓記

曾祖職方沒於嘉祐壬寅明年癸卯葬武進縣懷德南鄉黃林之後暑於是作室家旁自門徂堂凡爲屋八間命僧守之距紹興庚午八十八年矣孫氏世家金陵江左國除五世祖諱潭始避地武進葬於縣之山林祖母陳氏不祔葬今後暑口口高祖職方高祖母崇德縣太君朱氏曾祖職方曾祖母嘉興縣君苪氏先祖二秀才祖母張氏先考通議先妣淑人姜氏凡四世皆祔陳氏冢塋相望遠不過百步嘉興曾祖母先崇德高祖母一年沒既葬從其父後十九年祖母下世別卜地而叔祖從旁占留坤艮向一穴不果用亡弟縣丞覘每指示覘曰他日幸得歸骨於此見考妣於地下則瞑目無所恨矣曾祖生五子九孫食貧無生業家舍歲久摧敗殆不庇風雨曾孫覘中忝職方始曾祖生丙申歲五歲而高祖棄世去陳氏三步別爲塋以葬陳氏卒葬年月已不可考記高祖之葬於今百五十六年矣孫氏中微塋屋敝漏廩給不繼冢前石具亦已頹壞子孫困絕往往不能自有然未嘗斬伐一竹一木以資衣食之用以故百餘年大松數十株翹然出於林表玉是築石室買田追營香火增倏故事殆數倍於前而嘉祐所營梁棟楹桷悉以朽腐不堪爲薪樵尚餘四窗兩門四世故物不敢加塗漆謹示子孫得加愛敬知事親念祖之意於是礱一石紋本末書而刻之是役也田廬器用之費爲四千餘緡皆亡弟一手所營僅償素願而沒悲夫子孫視之當念百六十年墳墓父祖凡六世皆在焉中更百難不絕如綫蒙天之祐僥而復起松楸鬱然延袤百畝垣屋當興葺不可占居器物當加護不可務用草木當封植不可翦伐田園之人專留贍塋不可分豁墳墓四旁雖落內外當種蒔不可開鑿殯葬敬之戒之有一於此長幼奉先訓聚而詰責之至於再至於三又不悛悔則持石

侍從三典大州裒欲改築而拘諱陰陽家之說久不果一日守家僧命工登屋補罅漏而揭瓦破腐陷一足至股髀皆流血覘兄弟聞之始決意改造歲次庚午鳩木瓦庀工徒盡撤而新之爲一廳一堂一龜頭兩廡庖湢之屬二十餘間三倍於舊堅壯深穩可支十世又卽旁近買田百五十餘畝歲入可得米八十餘石以齋粥輸稅賦有贏矣後二年壬申亡弟遇疾不起不忍負其言舉以葬祖母之次卽叔祖所留穴也故事寒食掃除墳墓五世父祖凡九冢其外叔祖十二秀才祖母尹氏有二孫皆以貧困流落他州亡叔廿七秀才廿八秀才嬸沈氏十五秀才嬸王氏皆先考遍議同產之弟亦無主後又七冢當展墓時次第供祭無豐儉小異竊懼子孫精更化拔用文武之器於疏遠側微之中議者謂仁叔嘗爲勑令所刪定官政堪一時儒林學省郎官御史之選而吏部法改官已當爲縣不補他官仁叔用舉者改秩遂得晉陵晉陵視他縣爲劇朝衙夕坐朱墨茫漫吏抱牘魚貫以進鞭朴之聲簿書錢穀俚俗所尚縶樁錢于墓樹而去永爲定式竊惟孫氏起家自曾祖

本以告有司州刺史縣大夫風俗之首也家有惡子不畏官法不顧義理不遵父祖之訓固自不容矣

不濁堂記

紹興二十七年春右通直郎曾仁叔知常州晉陵縣治之東偏舊有屋六楹爲令尹便坐之所仁叔迺命工稍加塗塈有贏余文爲記仁叔博極羣書自六經百子太史氏所記無不諳文章工於造語不叔廿七秀才嬸王氏皆先考遍議同產之弟亦無主後又七冢當展墓時次第供祭無豐儉小異竊懼子孫精更化拔用文武之器於疏遠側微之中議者謂仁叔嘗爲勑令所刪定官政堪一時儒林學省郎官御史之選而吏部法改官已當爲縣不補他官仁叔用舉者改秩遂得晉陵晉陵視他縣爲劇朝衙夕坐朱墨茫漫吏抱牘魚貫以進鞭朴之聲簿書錢穀俚俗所尚縶樁錢于墓樹而去永爲定式竊惟孫氏起家自曾祖

之間俗物滿前無一不敗人意者小閒則解衣脫冠危坐一室取舊書讀之洗滌塵勞收復舊觀茲所謂撓之不濁者歟余間天下有至清涓貫涇濁而不亂天下之心湛然如水大可觀天地遠可鑒古今酌貪泉而不能易其介飲狂泉而不能改其度眾人皆醉我獨醒舉世尚白我獨立不與時湛浮如叔度之量不隨俗奢儉如徐公之常羣居不倚獨立不懼燠寒燥溼更代於前而喪險一致仁叔有焉仁叔其字也名靈維揚人歲次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左朝奉郎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某記

芝亭記

仁宗皇帝山陵議欲廣求吉地於永安四境之外時司馬溫公在諫省公奏言葬者藏也古之葬者北方北首未嘗擇地擇地卜日蓋出於近世葬書淫巫瞽史不經之說士庶之家拘泥陰陽遂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欲朝廷禁絕其書以弭害教亂俗之弊其後公

志夫人清河郡君張氏之葬曰君以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以二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墓蓋用士逾月之制也吳興陳公今舉都官嘉祐中舉制策第一名震天下王荊公當國上疏論青苗之害得罪貶南康稅宮不幸過狹而沒既葬而地學者以爲不利遂改建今車蓋山之上基有亭歲久蠹敗子孫拘畏不敢葺歲時饋祀間遇風雨無尺椽片瓦之覆則席地山下望祭而旋公之孫左朝議大夫湯求力排群議斷然不疑乃卽故墓琢石爲柱旁累磚甓以取固一亭屹然壯麗深穩十倍於舊他日展墓朔掃除布几筵設牲醴鬲獻拜跪至於竣事周視松楸徘徊瞻顧猶不能去是歲五月產靈芝三本一芝出新亭甃甓之間二芝對植於冢前九莖三秀創見一時奇形異狀皆應圖諜父老縱觀太息以爲未曾見也大夫公謂古書求古道高風絕塵度越拘攣之議固已追配溫公於百世之下而山靈土伯復效殊祥於羣疑眾慍之時所以表異學士大夫尊祖之意公今八十五歲强健精明如壯者諧耶

皆著士籍墳墓之祥家庭之瑞有蘭有芝壽福固未艾也某與公爲同年進士公之子文珤尉晉陵出公所記芝亭示余三讀感歎遂書之卷末紹興歲次己卯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燕香堂記

唐韋應物刺蘇州時卽事賦詩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之句詩律精深音節平緩流傳海內爲古今絕唱更數百年一時賢達聽想風聲行吟坐思而以不與之同時爲恨左朝奉大夫儀眞太守董公彌大以文學政事之選入爲尚書吏部郎出爲州刺史風流儒雅談笑多聞有古循吏之迹儀眞爲州並長江濱吳帶楚實東南舟車走集之路追胥發召之役錢穀甲兵之問朝衙夕坐臨聽之勞凡吾心累於萬物之自外至者日夜交於其前緣督而應無留事矣於是除治一堂度爲高明廓徹之觀退食之餘焚香危坐表裏脩然還涸渴於人間而放神於八極之外因取蘇州詩語名之曰燕香以見其志余聞近臘則受汗而逐臭者與之俱化古

之人以藥爲房以慧爲帳製荷爲衣紉蘭爲佩芳菲滿堂香遍一國屈平著離騷經以比賢人君子甲煎淺俗棄擲於塵埃盈斤累多品而過分苞胥著和香方亦以比朝士以至燔柴燎天鬱鬯祼地儷葩開鶴林之花佛香滿毗耶之鉢對槃徹賦紅藥誦幕橘詠白蘜椒塗芝泥芸籤桂籍自天地之大僊佛之眾朝廷之貴山林之士所以神明其德者或播馨烈於當年或流芬芳於後世者也世有李赤之徒喪心病狂軒厠抱甕陷面滅項而不可救藥輸西園之銅窒東海之匏轉蛣蜣之圓守鮑魚之肆嗜痂腊鼠遺臭千載可不爲之大哀乎公清眞沖澹蕭散簡遠超然抗志於埃壒之外與天爲徒與道物爲友而獨有羨於蘇州者蓋欲推其所同者以自託焉植德本揚仁風沃腥臊化神奇出十丈之蓮於泥塗發九莖之芝於朽敗英華瑰粲人所服媚雖有厲之人三沐而三薰之可羞王公而薦上帝余所謂有古循吏之迹者其在是歟其在是歟董公名將彌大其字云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六

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堂記

吳興莫公以尚書刑部員外郎出守常州之明年紹興二十九年州治寢廬之東少北有梅著子可食矣忽發一花三重八出色香艮是而體質殊常大抵如末利然越數日又連發四花於繁實亂葉之中碧色白心層見疊出比前一花葩葉數倍噫亦異矣夫草木之英鍾天地之美發爲菁華奇姿異狀千變萬化固不可勝原如姚黃魏紫棃紅玉版白名冠天下而連理並蔕之奇九莖三秀之瑞亦號希世之珍或朱或白或黃或紫未有碧色者惟佛國有青蓮倦山有碧桃遠在弱水流沙數萬里之外世所未睹梅者白而五出爲百卉先今獨發爲莫春之月跗萼相重其色紺碧創見一時古未有也比踰月天微暑公褰衣步庭中乘月露坐夜氣澄穆俄有物拂面若微雨者仰視梅則葉端光炯粲然月彩照映纍纍如貫珠非味若飴蜜蓋露降其上公始異之乃命工圖其跡

以爲州人洞心駭目瑰奇瑋異之觀便坐之北有屋一區棟桷朽腐甓瓦破缺始葺而新之橫四楹從六架度而爲堂以休其中名之曰梅露客有過而言曰梅鼎實也濟百味以爲和露天醴也潤萬物以爲澤人有無告之冤而吏弗舉吾奉詔令而宣之使通故所以爲和上有惻怛之政而吏弗舉吾降色辭而導之使言故所以爲澤自公臨此州也適當守將數易帑廩空虛狂獄充斥之後待士民如待其身治公家如治其私事無細大舉入規矩而後按五縣經數之入以校一歲之出窒姦偷杜吏謾不以一毫加賦於民而上下贍足博洽精練長於用法斷治皆自已出而節以儒雅時有所貸舍不爲深文歲惡民流穀價翔踴公發粟振救家至戶到不遺一人流逋四歸安堵如故以至視學養士勞農勸耕束縛頑狡推逐盜賊不吐剛不茹柔循道而行咸中理所四封之內和氣條達惠澤涵濡天之降祥以類而至草木眾矣而獨以梅瑞物多矣而獨以露積浸之交捷遝譽報昔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叔孫

勝狄以名其子皆所以識一時之盛使後來者有考焉於是爲記

公諱伯虛字致遠今爲右朝奉郎八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圖後記

毗陵府舍舊有梅數本分植正寢之兩旁吳興莫公爲州時東北一梅開碧花甘露降其上余嘗記其事越明年西北一梅實已圍矣忽開四五花其一特大三疊而六出瓌姿絕豔不與他梅等固已驚異後七月又蒙一蓓蕾於枯槎之上一夕浸大翌日向公便坐而開重跗累萼狀如千葉碧桃光麗非常一時勝特不敢獨享方飭吏卒汎治階庭約日命客置酒其下晨起視之已不知所在獨故枝存焉耳余聞汝陽王打揭鼓曲終而桃李盡開鶴林寺有杜鵑花有紅黛女子收歸閨苑而去凡天下之名花異卉固有神物司之而珍木效祥特爲使君一人之玩義不及賓僚然而來如閩羯鼓而開忽然而返如收閨苑而去斯亦奇矣公聰明練達守鄆州二年羣吏不能得人一錢里中惡少皆屏迹植善柔振貧弱

蹈德詠仁上歌下舞以故去郡之日州人空巷追送溯幕悲泣數十里相屬不絕雖古循吏不能過矣天道不諂以德爲符神聽其直鬼瞰其謙於是奇祥異瑞表而出之以爲異日富貴功名之候

魏彥成湖山記

鄱陽山水名天下而龍停豁最勝介於德興餘干二邑之間眾山面內環擁林立層巒疊嶂煙雲相連蒼藤翠木蒙絡搖綴如坐九疊屏如行五十里錦步障而大谿橫其前眾水入焉宛溢四出高有魑魑深瀉而下奔雲濺雪雷轟雹散跳波急泆千態萬狀既停既平循山而行大者瀦爲湖小者聚爲潭井如曳練如臥白虹沈沈無聲盡水之變而魏公彥成築一第據其上爲門爲堂周以雨廡閣以望與曠宜有高明廓徹之觀室以處奧宜極窈窕幽深之趣左修梧石叢桂藏書之府舍客之館供佛奉道各有攸處然後跨兩涯爲閣道於重門內以便往來開雲扃抗水榭直闌橫檻朱甍素脊高者出林杪下者附山趾花竹映帶隱見明

滅望之若化城然每遇勝日或命車或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觀澗石上行吟坐嘯縱意所如鳥獸蟲魚之遊遨舉熙熙然相忘於物之外雖桃源之勝不過也於是彥成以書來告曰吾觀王公貴人厭軒冕之樂一朝幡然思欲振纓上之塵於清泉白石之間而不得去則晝寒林雪竹黃蘆睡鴨於圖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而寄意焉今吾卜一區獲此奇勝而書不能言大略載於塔碑君某之文幸爲我識之余曰彥成名在文學政事之科伍重湏遲可屬大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也豈山中之人乎書未復已擢守廬陵矣居數月奏課爲天下最召爲尚書郎今以直數文閣爲淮南轉運副使方爲世用余故知非龍停一壑之所能留也雖然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出者狃於利而不返非也處者安於故而不出亦非也彥成得位行道進而處顯列圖像於麒麟閣官成名立老而退休侶猿鶴於蕙帳之中得於水者乘流而行得於山者遇坎而止吾豈匏瓜也哉隨所寓則無不可也紹興庚辰正月

天子拜吏部侍郎以忠厚諒直稱天下今以左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饒州朝請公以侍郎貴九封至今官年八十七神明不衰飲食臥起如少壯時壽祿未可知也十公五世孫曰閻石承奉郎監建康府行宮雜買場曰閻右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皆饒州子也一日朝請公謂侍郎曰十公下世九十年汝一旦遭遇入持從橐出總藩符天子疏恩自汝父母妻以及諸子皆有祿位一門光顯矣盍奉十公先令書而刻之石乎於是侍郎以書抵故人孫某請爲之辭十公生十歲而喪母吳氏不食肉飲酒哀號思慕已如成人嘗從外氏卜葬地夜夢人謂公曰翌日山下有雉飛出卽汝母葬處也黎旦以告外氏行次范橋果見一雉決起草莽中眾驚異之遂葬其處事繼母至孝意所向輒逆知之母喜而稱之曰吾兒不逮也諸弟治私橐公曰吾號家督不可爲此弊衣糲食不以一髮私其身居亡幾貲聚沛然三倍其故遂豐其家宅日分財公又推所得者三之一以奉二叔每市田宅未嘗賤取皆予善賈意滿而去有傳程者鬻田牙儈胡滿己評直若干矣公詣田所視滿所估益五之一書券給直程驚謝大過所望山田高仰率潴水爲堂以備旱多寡先後有約公命光澂寡婦者餘田以次受水如約田客牛羊犯人禾稼田主躡門詬罵公戒勿校甚者僧之又書一張家訓凡田園耕給子孫問學供上之輸賓祭之具吉凶慶弔之儀皆有法至今世世守之而行事終始距今五世獨傳於父老之口故所次止於如此余聞古語曰一歲種之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以德盛德之士積善在身不食其報留爲子孫數世之用垂裕延鴻挺生賢佐出入將相冠冕蟬連爲天下巨室人于公之門閭王氏之三槐封之殖之責報於百年後若符契之合十公者種德藝善具一石以待後世之興更世也而侍郎公以儒學起家決殊科登法從奉使典州方爲世用咸曰耿耿祉哉書而刻之章示祖烈不可誣也十公娶樂氏先卒比議葬有地學王九皐者卜一穴於前田原口掘地深尺餘瘞一木識之以告公不謂然九

皐欤曰惜也公之子入白何憚一行公行至其處周覽四顧曰此是耶殁地視之得九皐所識木遂葬後三年當熙寧元年正月十日公卒以其年十一月合祔於樂夫人之墓嗚呼善惡必報如影響一善言千里應之一善行十世猶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必矣世之人登龍斷爭錐刀逐利目前朝不及夕汎汎焉如浮漚聚沫曾未轉眄也不見蹤跡十公以孝事親以恩睦族以廉治財以信待物以儉持身以仁恤下皆士君子之所當行固無獨言與行離世駴俗之事而待天之報如取諸囊中故自曾玄至五世孫殆數百人周氏之興益未艾也書之豈特示子孫爲善之報又可以貽其鄉里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二月日

捨田記

晉陵丞趙哲拙損從其翁大夫公爲常州兵馬鈐轄寓城南之佛舍壽聖院始從余游者拙□□□□□孫名不拙時年二十許被服儒素如一寒士而讀書綴文辭彊記廣覽語出驚人則老師宿儒有不逮嘗隨計試禮部不合再試遂收其科換授左承務郎大夫公清修好禮不問生事不幸遇疾沒於太平州官舍若拙臥苫塊中凡一時遊士僑寄異縣遂什一以紓目前之口者皆不爲往往日吁嚱薪不屬若拙閉戶治書自若也里中賢父兄相視驚歎悉遣子弟從之學於是諸生具贄見之禮執經坐下率常數十人若拙襄大事供爨祭有贏矣又斥其贏買當塗縣沛國圩田二百五十畝比免喪攜孥去墳墓謀升斗之祿念無以申罔極之痛遇大夫公諱日悉以所買圩田捨入光孝寺具伊蒲之饌以薦冥福而後赴晉陵治所余聞之曰若拙少年時以宗室子襲布韋茹齋於法堂方丈之間自五世祖至楊國夫人同堂異室廟食其中塑佛菩薩像數十軀金碧相輝食眾日千餘指命住長蘆正祖師法永主其院更號妙覺圓照爲扉摠三百二十區始事於紹興二十一年七月而成於二十九年閏六月宏麗雄深爲一方壯觀如佛經所謂化城者余聞之禮以義起至後世而彌文致治之主因時制宜參稽古之道以爲經常一定之法斟酌古之宜以爲御世御

俗之權質文迭用不主故常惟其稱而已唐田弘正承季安傳襲之後籍魏博六州之地上之朝烏重嗣平河陽盧從史之亂不戮一人順指揮而定二人者以大勳勞賜旄節立廟於京師雖祭三室而襲封之命止於其考爲尚書惟本朝大臣祖禰追贈三世極一品之崇兩漢以還三代之王與辯相名臣之墓得置守冢者或五家十家至二十家而大將軍大司馬霍光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著於令韓信葬其母亦嘗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惟本朝大臣墳墓得建佛祠追嘗香火不計其世蓋上之施乎下者不次之恩度越尋常自我作古下之望乎上者漏金之澤俯及幽暗以適其可願名以功章禮以事稱亦古之道也太傅以社稷之高勳進位師傅爵命三世建上公疏大國已極於尊榮而歲時饋祀又得用諸侯五廟之禮可謂盛矣舊制建諸墳寺率收畀故刹以賜惟公自度地至營築盡發私錢以充土木工徒蓋瓦級磚纍丹之費積十年之勤而後成所以侈上之賜飭稚昧於長久不可以無傳

也昔趙佗以南越王奉貢職爲藩臣文帝詔佗親冢在眞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祠寶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夫一邱之土而能致天子降詔令給吏卒奉烝嘗禁樵牧亦榮矣而公卽仙佛之廬列置廟堂奉先追遠尊名顯號表見於一時而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以資日月於九原者垂裕延鴻與宋無極於是屬余記其成刻示子孫俾世世爲孝爲忠以無忘上之賜紹興十一年歲次辛巳三月日具位孫某記

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政和八年有旨下平江府以處士王兌之故宅建崇眞書聖宮命道士沖和靜素法師鄭君知徽居之宮未成者十五會靖康詔毀天下神霄宮與凡苑囿仙佛塔廟土木營造之工皆罷建炎三年余守平江出餞使客還過其處而斧斤丁丁然大屋數十區高明鉅麗雄視一方余四顧而驚問費所從君曰宮未成而中止橐中

師也遂從之不去大觀初偕舉之被召至京師一人入見內殿問治道之要君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徽宗異其言賜號沖和靜素法師知九城宮不數年累遷紫虛大夫藥珠殿校籍知上清保籙宮晨夕燕見眷禮恩遇寵絕一時而君性沖澹不樂居京師故詔營別宮於平江以便其私嗚呼人貴愛其身如金玉而無主於其中於是忽焉與髮俱白與齒俱落與草木俱焚矣君視財如糞土視死生之變如夜旦方眾人逝死奔命顚倒失據之時而泊然委蛇一榻之上而去非有道者耶宗亭亦靜者也學道之餘嗜古法書圖畫尤得琴中趣終日撫弄不知向人所在蓋進乎技矣它日得道必自琴中入紹興歲次辛巳九月日具位孫某記

華山天池記

東坡先生嘗與雲龍山人張天驥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而之君未可與易也世傳桃花源在人境中漁父所嘗遊而武陵太守問途而不獲草堂移文勒俗士之駕折輪掃軌而不得至焉蓋嚴

穴之勝在天壤間非若仙山佛國有弱水流沙萬里之隔而雲物
遞藏鬼神呵護惟幽栖絕俗遁世之士之所獨得雖將相王公之
貴金錢可以編馬坰明珠可以照車乘而一邱一壑則不可擅而
有也余家晉陵與吳門接壤雖大相間牛羊之牧相交果蔬五穀
之壟相入也故舟車所至杖屨所及自閶門城長洲苑崑山神遝
之殿雲巖虎踞之邱西子鄭鞠廊吳王試劍石廢不觀松江笠澤
尊鱸之鄉洞庭林屋橘柚之林靡不游山中草木魚鳥往往知名
與夫仙翁釋子漁樵隱逸亦如舊識獨不知有華山天池者按圖
經山距吳縣西六十里由絕嶺而上有大池晉太康中嘗產千葉
蓮華山得名自茲始而榛莽翳蹬道險絕樵牧所不至郡人張
君一日過其下顧見兹山翹然特出眾峰之右曰是必有異乃聚
工徒薙奧草翦惡木刳朽壤而羣石研然疏沮泓而鳴滿鏘然升
高而視鳥背臨深而觀魚樂風雨之晨雪月之夕俯仰百變爭效
於左右於是負崖置屋引水環之蒔松檜植蒲荷藝菊玩霜中之
英釀梅愛雪中之色垂釣而賦清流不必求獲奕棊而度長日不
能求勝或命舟或杖策意適則行興盡則止無憂於其心無責於
其身益無往而不自得焉宜乎南面之樂無以易此也張君始作
構卷命畫工圖其跡又自爲文以傳於世山容水色了了如在人
目中矣背柳子厚在永州擇山水佳絕處而得冉谿居之其後志
西山之怪特以爲向未始游游於是始也余雖老矣欲卜一日汎
舟從張君歷覽華山天池之奇庶幾得所謂未始游者紹興歲次
辛巳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崇安寺五輪藏記

常州無錫縣崇安寺有大比邱義深爲善醫名吳中其學自黃帝
素問神農本草肘後方枕中書難經脈訣無不誦其藥物自中州
至萬里海外蠻夷異域金石之英草木之華實無不售其交自公
卿大夫名人勝士豪宗巨室窮閭委巷無不遊凡有疾病扣門人
不避風雨不擇貧富貴賤不以存亡爲辭赴人之急欲救存之如
在己周走塗巷對病爲藥人人意滿積三十年無一點怠惰相見
於言面以故道俗尊向如大醫王一方依怙饑謝日至一日顧謂
其徒曰吾釋迦如來舍征役祝髮爲浮圖蓋知所事矣故治方藥
以待病者得吾藥往往全齊金帛之施義當歸之佛藏私室非是
吾欲營一大藏經爲此方種善積福之所計其費視吾橐中纔十
一以吾發大願力作大因緣必有陰相之者已而果然自樞密巫
公而降皆其檀越也崇安者東晉時興寧寺歷六代跨隋唐至五
季因之不改本朝太平興國初始賜今號無錫爲東南大縣而寺
據上游廣袤數百畝宮堂奧殿隆樓棨關屹起相望一大蘭若建
炎之亂廢於兵火表裏洞然無尺椽片瓦之遺至是義深除地西
南隅營所謂藏殿者縣承信郎樊仲方施巨材數千章爲錢一千
萬又聞晉漢間馬氏王南楚時有故僧室利縛羅捌五輪寶藏於
長沙聞福院規模宏麗爲天下最好事者圖其跡以傳義深訪得
之殿成仍圖命工建大軸貫其中創五機輪湧起於地黃金丹沙
朱門大具旃檀眾香百寶莊嚴極色身具足相好之妙諸天龍泉
地行空飛諸化菩薩恭敬圍繞丹碧相發震輝大千人天鬼神所
共瞻仰於是右承直郎高鳳印五千四十八卷納諸匭中錦囊象
軸寶匣具葉無一不具爲錢亦八百萬鳴呼盛矣哉古人有言論
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在昔有志之士撫劒抵掌發憤慷慨
馳逐大漠一取單于或欲請長纓係其頸或欲折尺箠笞其背顧
不壯哉而終不見於功名則作事之難也有爲之士要日競辰悼
修名之不立闖雞而舞感二鳥而賦觀金城之柳而悲然廢興有
命非智巧果敢之列故有攀分寸而一跌千丈差毫釐而繆以千
里則成事又難也如義深一沙門無尺寸之柄無族親扳聯之勞
無相先相死之交徒以挾方儲藥救療一切諸病於呻呼疾痛之
中世人之所貪皆無欲於其間盡破貲聚作大佛事如愚公移山
秉持一心不入諸相感通幽明一時王公大人巨富長者振金錢
振麈粟助發勝緣以成就最上第一希有功德凡土木之工級塼

盞瓦甌墁丹漆之費爲緡錢一萬作始於紹興二十八年十月以三十年九月訖日而成不徵於素論必作作必成功緒卓殊雄奇偉麗爲三吳諸叢林之冠其材有過人者余不欲其無傳也義深賜紫賚妙智大師三衢人云隆興元年歲次癸未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朕惟名器不可假人爵祿所以厲世流品清濁各自攸歸不次而用賢能雖一日九遷不以爲疑積日而勤勞則差之毫釐勢有不能得迺者官不宿業吏操其柄賢愚同滯眯謝紛然敷求哲人以清流弊具官某事朕初載以直諒聞首斥姦諛不憚彊禦代言西掖追還正始之風給事東臺茂著論思之效踐揚滋久譽處彌休天官四鈐綱目猥并往貳太宰益修厥官手疏盤錯之煩力去匱難之吝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給事中譚世勣除禮部侍郎

宗伯典朕三禮實兼伯夷后夔之事國有大議罔不責成然姦諛便文俗學是古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雖邁亘司存之守而有尊俎折衝之功具官某爲老成人以儒術用代言西掖辨麗有作者

則弼奭之議理於上聞開受直言優養正士極陳古今治亂之迹坐見興衡紳帶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某昔奉大對名振京師愛君發自至誠排姦綽有餘力處深思遠慮皆慟哭流涕之辭心醇氣和無迂闊難信之語召從憲府進陟諫垣竺聞嘉猷以對休命宜因施置寧奪之際救之於已失深明吉凶禍福之先論之於無事茲惟稱職時乃之休

吏部侍郎馮澥除禮部尚書

崇寧之初權臣擅政盜用名器倡導邦朋誣害忠良蔽昵私黨士無特操靡然從之有能奮大節以犯羣邪之鋒建崇議以抗流俗之表投閒竄散一斥不還肆朕纂承延登法從進位宗伯罔有間言具官某經術邃深器資宏敏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寘諫垣首開正論洎陪經幄屢告嘉猷進陟天官未究其用典朕三禮僉曰汝宜庶幾變色之間自有折衝之效據古特議恢張四維使敵國不敢謀而四方莫予侮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之風給事東臺練達通當世之務服休滋久考績應遷進陟文昌位次八座必能據經持義奉大典常玩敵人於甘寢秉羽之間制功臣於醉手擊柱之際則上下相守而國自安永肩一心以稱朕命

右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朕以天下之事付之二三大臣同寅協恭左右厥辟而中書政事之本東臺論駁之司耳目股肱共爲一體誅賞羣吏翊贊萬微出號令於片言關盛衰於百世必有論事回天之力見於還詔批敕之間則人無間言以至大治具官某履道純固秉義眞方兩朝名臣六任言責忌邪拒詖不憚權彊壞植敝羣如救焚溺召從西省給事東臺任參黃散之間彌見責成之重毋縱詭隨以干予正毋事矯激以協厥中時乃之休嗣有髮龍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朕承至尊獲奉宗廟選建羣辟經靖四方而宵旰之憂懼不下究

監察御史蔡檜除左司諫

漢博士秩六百石得與丞相議可否今司諫七品官亦爲天子之爭臣慨然忘軀徇國之忠固無位卑言高之懼爾墳由省戶擢任風憲力陳治道分別忠邪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畔平生之學延登諫省敵自朕心佇聞正大之言共濟艱難之業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

朕惟朝廷一時治亂之機實在人主聽言得失之際蓋仁人之利一言而已則大儒之效百世可知有事於斯當識朕意具官某溫文而毅直諒不回責難陳善之恭陳義見儒者之勇進由三院擢自臺端治忽所關寄任尤重汝其安意肆志無憚權彊俾人主無爲而日尊天下聞風而興起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朕綏靖四方選見羣辟中外執事朁力畢陳如牧萬馬於冀北之郊制其銜勒疾徐應節無泛駕之患此予責任風憲之意也爾聞

望之美發自少年儒術之優見於已試召對便殿占奏詳華斷自
朕心擢爲御史維持邦憲糾逖官邪俾小大之臣宿幸向方無敗
度犯禮以干予正朕所望焉
御史臺檢法王俁除監察御史
上同前爾學問精博智慮疏通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屬此彊埸未寧
之日任予耳目所寄之官或吏墮而不處或民冤而無告利澤或
艱於下究休戚或壅於上聞毋諱有司悉以告朕
太子舍人洪劢上除左諫議大夫
士不羞貧賤然後可以共爵祿不畏彊禦然後可與任言責故大
人爲能正己而鄙夫不可事君矧予左右諷諫之臣當用廉退無
口之士具官某志大而有遠略器博而無近用十年流落端靖不
回挺然孤忠白首一節肆朕簒服召自遠方閱時未幾踐更眾職
進率諫垣之屬延登法從之聯伫聞嘉猷以對休命毋悼後害毋
諱有司毋同於流俗毋迪上以疑先王之典以稱朕意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忠臣愛君樂告以善固人主之所欲聞然志大論高才疏意廣則
相胥於挾劒之間而儒者之功遂不見於世以爾議論不撓厥心
有闢敵自衒言擢登諫省毋甚高論令可行如五穀可以療飢
鍼石可以伐疴蓋卓然有可用之實乃稱朕意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昔周昌彊直敢言由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叔孫通習於寢廟由太
子太傅復徙奉常忠臣愛君義無所擇如有用我而豈徒哉以爾
孝悌稱於閨門行義信於朋友橫經學省事論美然擢升憲臺助
予致理朕之用汝蓋賴其言扶過忠邪明辯得失嗣有褒寵以答
爾庸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朕惟君子小人不可並進於朝稂莠不除行將害稼薰蕕雜處終
必爲臭必有善善惡惡之士非其種者鉏而去之以爾端靖不回
莊重有守事君以道非法不言任予耳目之官庶幾得聞天下利
害之實爾其深識朕意盡行平日之言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朕初嗣服權臣懼誅汲引私人亟瘝政路交通詭祕愚眩朝廷爾
時一二言責之臣首發其姦疾趨徑前排沮不撓讒邪得志導諛
日閙數求正人莫如用舊具官某養氣剛塞秉心端亮事朕艱難
之際屢陳社稷之言屏惡昭姦效見今日召還諫省進貳容臺重
以旋觀歷試之祥以待不次非常之用益堅素守嗣有寵章
右司諫李會除祕書少監
朕綏靖四方眷求多士惟中祕藏書之府實一時顯後之躔構杞
梓於明堂薦璠璵於清廟異時將相皆出此塗具官某風質恢閎
志節剛大任朝廷之言責以天下爲自憂首斥姦諛不憚彊禦奉
身而退廉靖毋求風節凜然老而彌篤召還諫省擢貳道山祇□
寵章益隆雅望懷鉛抱槧博觀未見之書潤色論思行有非常之
用
御史中丞徐秉哲可開封尹
漢治京師分別三輔本朝開封獨置一尹物眾地大獄市紛然自
非彈劾積威之餘孰能一變流弊之俗具官某才高政事之選名
在文學之科三列諫垣四更御史危言正色不憚權豪之宗激濁
揚清可立貪懦之志矧自憲臺之峻擢司京邑之繁治忽所關委
寄尤重毋牽流俗毋諱有司毋使功名減於平昔服我休命光昭
前聞
開封尹程振可刑部侍郎
君子法之原所以關盛衰之運獄者民之命所以寄死生之權任
法而不任人則惟法之從而殺不辜任法而不任法則惟人之聽
而釋有罪朕若稽古允執厥中必有忠信慈惠之師體予惻怛哀
矜之意則人法兩用罔有間言具官某碩大光明之資得古人之
全雄深雅健之文鼓天下之動早發紓於賢藉浸服采於禁塗天

官四鈐邦畿千里懋著嘉績蔚有能稱必能恭格吏謹駿奔無告
勿緩深故之罪勿輕擾出之誅汝往欽哉惟刑之恤
祕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監祭酒
學校所以明倫善俗而人材之盛衰風俗之隆替實繫一時師帥
之官故北方之人皆見許行而大說而六館之士亦畏何蕃而不
爲好惡相師捷若影響具官某文辭辨麗有聞於時志行直方不
流於俗頃坐微累一斥十年召自遠方典領中祕易實學省僉曰
汝宜夫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諄諄而後諭障江河非一簣之力
莫若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勉行所知追配前哲
資政殿學士馮澥可尚書左丞
朕修身承列聖之統虛己聽四輔之賢而天不靖民敵未悔禍匹
夫橫議以訕上羣寇長驅而凱華謀臣猛將有致身效命之意而
不見於功名仁人君子有忠憤感激之操而不救於患難思得兩
朝耆艾之老共圖一時開濟之勳國其庶乎尋何疑者具官某慷
慨大節名動朝廷正直敢言備儀侍從嚮忠嘉而來諗悼國勢之
陵夷循三命之功力辭樞莞馳一乘之傳深入虜庭身任安危義
同休戚是用延登左轄進貳文昌凜然大臣憂國之忠輔以古人
責難之義尊大主柄宣導王靈四夷懷德而畏威百姓回心而鄉
道力行所學以厎丕平
延康殿學士南道總管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
帝王之治所寶惟賢儒術之衰不適於用朕率是道申勸百工選
簡眞賢圖回大治才兼將帥之選名在文學之科凜然中興之功
茲見大儒之效具官某高文奧學碩大光明偉望英姿宏毅開濟
荐更中外懋著賢勞供奉兩朝白首一節屬王室之在難執干戈
而進朝抗孤忠以鎖橫潰之衝挺一身以犯犬羊之眾可謂仁者
之勇尤高國士之風是用擢升書殿之華增重藩臣之寄老謀幹
國緩帶臨戎兼資文武之全共注安危之寄尚有巨用以俟顧庸
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右司員外郎
具官某盛德之士百世興起國有巨室天下慕之楚相已汲而想
像於伶優談笑之餘中郎未亡而坐見於虎賁言貌之際矧乎天
下之大老實惟一代之宗臣風烈固存典刑具在既推行其德業
以稱朕懷人念遠之心又錄口其子孫以嘉汝崇德象賢之意擢
升郎省未究其能廼寘寮庶蠲其用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路廉可虞部郎官
具官某尚書郎天下之高選也晉宋逃唐率用第一流爲之本朝
釐正官名增重郎位異時卿相多出此塗爾以才能荐更任使詳
練政事究通物情則山川虞衡之司鳥獸魚鼈之治宜所優爲者
汝往欽哉
少府少監鮮于口可左司員外郎
君子難進之節所以伸道人主實責之政在於知人既考所舉於
已試之間又聽其言於行事之實雖復堯舜何以尚茲以爾廉靖
無求彊毅不撓閫臣擅國重擁四方扶一節而不回遭三黜而愈
屬肆朕纂服延眞周行侃侃自將靖共匪懈擢升宰屬朕不汝私
益尊所聞以永終譽
詹大和水部郎官賈若思主客郎官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天下有大疑法理之士州縣之吏不
敢專必上之朝而官決於六曹之長爾爲郎吏亦有事於其間矣
或以才謂聞或以文學進各共乃事勿但書紙尾而使之操其柄
也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婦人張氏等熙事告成慶覃四海貴老尚齒邦法有常眷予六世
之遺民時乃百年之故老克膺祗德以裕厥躬肆疏湯沐之封式
燕家庭之喜
張杲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京師首善不以兵強屬時承平軍政墮壞肇開四鎮總制萬兵如
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會東海外總齊於千列中翼衛於一尊布

宣道德之成共注安危之意具官某器資殲毅識度精明以肅括
趫身以忠恍衛上踐更眾職棄以能聞起於閒廢之中分總兵防
之重汝其感厲將士以鼓三軍之氣申嚴紀律以制四夷之堊禾
肩一心寬宁憂願
朱勝非直龍閣東道副都總管
朕分道置帥一衛京師總制萬兵環列三輔無事則養威厭難有
猛虎在山之防有事則卷甲而行無市人烏合之眾故茲慮始爰
屬能臣爾以儒學發身以忠義許國賤更眾職棄以能聞進升延
閣之華分總戎防之重汝其訓練軍實著之風聲疲癃老疾不得
先食於其中而勇夫悍卒無驕寒不用命之意汝之責舉矣尚勉
之哉
中書侍郎何棨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君子者法之源允迪隆儒之效大臣者民之表丕昭厲世之規時
予股肱實首風俗爰上蕃宣之請懇辭機務之煩宜疏寵章以昭
我休命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唐元和中選宗室四品一人使回鶻萬里海外而以博士逼經術
者爲之貳朕初嗣服申講大國之好親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從
翬辟具官某博大高明之學道配古人雄深辨麗之文鼓動當世
徧儀侍從參秉國均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竈之義方深倚注共
厎丕平數露封章願還政吏朕念君臣相與之際固無纖芥之嫌
而明哲保身之難宜申大雅之志升華祕閣殿功神庭進露門之
讀於禁中示嚴石之瞻於天下酋以自近庶□□□得賢則能爲
邦家朕無愧知人之哲乃心罔不在王室汝勿忘告后之猷祗迪
訓言益綏慶譽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朕以天下大器屬在眇躬兩河構兵聲震三輔民言不靖有朽索
御六馬之憂國步方艱如抱火厝積薪之懼不有君子孰成厥功
具官某體道靖深秉義莊直學貫六經之蘊爲時儒者之宗器涵
九德之純有古直臣之烈屬紹休於洪緒益尊顯於老成擢升憲
府之嚴進貳文昌之轄正諫而守死節婁陳社稷之言惇德而難
任人宜示蠻夷之服敝自朕志延寘西臺益惇大政之元式慰沃
心之望單于畏漢相之風采必有萬里折衝之功齊人歸睿國之
侵疆庶幾三年有成之效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兵部尚書孫傅除尚書右丞
天下大器置之欲遂其安王公尊賢求之惟恐不及朕紹隆聖緒
康濟艱難眷求百揆四岳之臣圖回二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
之責者庶幾選於眾而得之具官某洪毅直方聰明敏博學問邃
於經術造自得之淵深功名見失緒餘行所知之光大事朕初載
蔚爲名臣□登八座之崇進陟五兵之任師尹之望嚴嚴具維石
之瞻王臣之公蹇蹇厲匪躬之節是用擢升右轄進貳中臺朕欲
解紱而更張固非濟水之能食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既一心服
之哉
中書侍郎何棨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君子者法之源允迪隆儒之效大臣者民之表丕昭厲世之規時
予股肱實首風俗爰上蕃宣之請懇辭機務之煩宜疏寵章以昭
者爲之貳朕初嗣服申講大國之好親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從
翬辟具官某博大高明之學道配古人雄深辨麗之文鼓動當世
徧儀侍從參秉國均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竈之義方深倚注共
厎丕平數露封章願還政吏朕念君臣相與之際固無纖芥之嫌
而明哲保身之難宜申大雅之志升華祕閣殿功神庭進露門之
讀於禁中示嚴石之瞻於天下酋以自近庶□□□得賢則能爲
邦家朕無愧知人之哲乃心罔不在王室汝勿忘告后之猷祗迪
訓言益綏慶譽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朕以天下大器屬在眇躬兩河構兵聲震三輔民言不靖有朽索
御六馬之憂國步方艱如抱火厝積薪之懼不有君子孰成厥功
具官某體道靖深秉義莊直學貫六經之蘊爲時儒者之宗器涵
九德之純有古直臣之烈屬紹休於洪緒益尊顯於老成擢升憲
府之嚴進貳文昌之轄正諫而守死節婁陳社稷之言惇德而難
任人宜示蠻夷之服敝自朕志延寘西臺益惇大政之元式慰沃
心之望單于畏漢相之風采必有萬里折衝之功齊人歸睿國之
侵疆庶幾三年有成之效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兵部尚書孫傅除尚書右丞
天下大器置之欲遂其安王公尊賢求之惟恐不及朕紹隆聖緒
康濟艱難眷求百揆四岳之臣圖回二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
之責者庶幾選於眾而得之具官某洪毅直方聰明敏博學問邃
於經術造自得之淵深功名見失緒餘行所知之光大事朕初載
蔚爲名臣□登八座之崇進陟五兵之任師尹之望嚴嚴具維石
之瞻王臣之公蹇蹇厲匪躬之節是用擢升右轄進貳中臺朕欲
解紱而更張固非濟水之能食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既一心服
之哉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
內閣寶儲上應奎璧丹青炳煥日月爭光延登一時髦俊之英增
重千里名城之寄具官某殫毅不撓風力自將以忠清持天下之
平以明恕司萬民之命踐揚滋久發問彌休入參侍從之華出殿
藩維之重助予政理綏靖一方除去煩苛發紓無告伫聞報政嗣
有寵章

樞密馮燁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爵祿所以磨鈍而端恪無求之操處富貴不能淫刑賞所以馭威
而剛毅特立之姿蹈禍難而不慄眷予耆哲時乃眞儒正色立朝
亡軀徇國踐艱危而無甚難者履高位而若固有之具官某宏博
有任重之才直方有養義之氣踐更華近備罄純忱屬疆場之多
虞抗精忠而益厲慨然單車入不測之虜欲以片言折無藝之求
風采著聞負懦興起方登崇於宥密用注意於安危陳義甚明抗
章自列夷險莫能踰可久之德寵利不可變無欲之剛載升祕殿

之華入侍儲閣之遠式隆雅望增重本朝庶伏猛山林之中遂折
衝尊俎之上往服休命奚煩訓書

祕書丞何常特授承議郎

舜以九載而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而誅賞羣吏褒善錄最序進厥
位示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也爾以學問發身於承平之日又
以忠義戮力於艱難之時有司第勞進官一等夫仁人志士爲善
不報區區一賜何足以言在法應遷往祇厥服

耿廷禧充康邸參謀補子入右承務郎

侍從之臣宣勞萬里馳一介之傳修兩國之好雖人臣之義不以
家爲恤而顧省其私朕何敢後以爾能自拔於貿關禮儀之地又
挺生於大臣忠孝之門俾試一官以爲爾寵益思勉厲以稱恩休

外制

种師道贈開府儀同三司

充國已老能固守前議遂訖先零之誅廉頗未衰念廢於衆讒馴致長平之敗眷寧宿將時乃世臣出授律於齋壇入參謀於帷幄安危之意注想尤深死喪之威哀歎何及具官某剛明而克斷沈鷙而善謀早嚮辟國之勳進陟總戎之命折王恢之初議畏陳徙突之言釋婁敬而弗誅莫救噬臍之悔追懷前職進貳本兵庶資方智遍當世之要務徧更言選以直諒聞憤世疾俗無所回撓召從諫省進長憲臺度越稠人不次而用宜體任官之意益肩衛上之忠知美才有待於久成毋廢壞於一簣之微知刻核足以生不

大邦以死勤事惻然嘉歎方議追崇而言者交章論汝罪惡交遍朕不得已於既往悼流死之不藏深抑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任諒贈正奉大夫

爵齒之貴天下達尊死喪之威義同休戚眷予耆哲時謂名臣不幸云亡惻然興歎具官某秉義迪哲允踵古人種學績文推重當世荐更中外風績藹然肆朕纂承越在外服謂嘗召用共濟艱難天不憖遺哀歎何及飾終之典國有故常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尚書右丞孫傅除同知樞密院

昔單于入朝於漢遇宰相王商卻立而不敢仰睨晉人觀釁於齊憚晏子退舍卒不敢加兵蓋賢者在朝人民忻忻不動聲氣自然折衝故能正容色於一怒之間而懾威靈於萬里之外具官某宏毅而任重博洽而有文險夷一心踐更衆職危言直論固嘗折遠夷無藝之求繕甲治兵又欲刷四鄰交侵之恥顧疆場安危之未決而羌人叛服之無常敝自僉言延登左轄載疇雅望進貳本兵庶幾盡行平日之言可以坐厭未形之難力行所學以底丕平

左司諫秦檜可御史中丞

自御史府虛大夫而不除則中執法率寮屬而爲長耳目之寄紀綱所司惟議論慷慨足以感厲特立不欺之心惟志行直方足以振竦苟賤無恥之習風采所繫朝廷自尊具官某學知古人之大方智通當世之要務徧更言選以直諒聞憤世疾俗無所回撓召從諫省進長憲臺度越稠人不次而用宜體任官之意益肩衛上之忠知美才有待於久成毋廢壞於一簣之微知刻核足以生不

肖毋窮極於已甚之地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朕惟太子乃天下之本而賢者爲邦家之基思得直諒多聞以爲益友庶幾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故茲一時靖尹之臣率用兩朝髦俊之選具官某學術之茂幾於先民行義之修信於當世懿文華國亶居俊譽之崇正色立朝素效排姦之力踐更衆職夷險一心肆因鈐總之餘入侍儲帷之邃倚興刑於老成之重崇道義於爵齒之尊式資調護之功副朕責成之意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朕初踐服屬時多虞寤寐賢當饋興歎想望老成於典刑之重登用世臣於故國之遺大儒之效固存君子之澤未遠具官某四朝名臣之後一時耆艾之英奮華發自妙年功名見於晚節詞垣駢然深厚爾雅之文經幄告猷信矣直諒多聞之益服勤浸久發問彌休惟是東臺論駁之司實乎萬幾出納之地延登茲位俞曰汝宜施設或未叶於人言選任或不孚於衆聽守正不撓維是之從毋諱有司追配前烈

黃敦書京畿提刑

聲殼之下惠澤宜先而五方豪傑之林儒俠雜居犯法者衆必有部刺史戢姦禁暴以謹無良庶幾千里之畿辟有一夫之獄爾以

治行問於朝廷儿案之才綽有餘力必能深識朕意綏靖一方察其廉貪以詔賞罰尚有褒典以俟爾庸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夫鴻臚天下之高選也在廷之位至於九列旹寀矣非資高任重不得任此具官某以經術中第以文採知名感會休辰踐更眾職

戢嚮雅望進列九卿益屏厲翼之心以待非常之用

貢政殿學士張叔夜敭書樞密院

國家太平無事兵不釋翳垂二百年軍政寖壞士卒無仗節死難之意將吏無干城固圉之功望敵輒奔靡有關志朕初嗣服選建忠賢延登宥密之司漸復祖宗之故具官某世載忠諒學有本原衛上之忠懇款七世應下之敏勤勞百爲屢纂寇之內侵罄一心而盡瘁升華書殿未究遠猷進貳機庭擢司兵柄以宏博無窮之辯謀議廟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鴈御將帥之臣迪百工厲翼之心以尊奬主威鼓三軍圍歸之氣以翊衛王室服我休命奚俟朕臨御以來永惟四海貴德尚齒聚敏之吏除苛解嬈崇寬大之恩而臨頴天下之郊儒俠雜居沃野千里思得大度長者臥以護之具官某學問識古人之大全論議有宗臣之遺烈起於散地出殿大邦吾之股肱徒得君重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吏民聽侍從之華獄市兼容載以清靜政成民說朕不汝忘

訓言

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何志同知潁昌府

具官某身執親喪心存帝室發輸藏鑰助濟軍興起於枕塊之中付以千城之任往祗新渥益務顯揚

大理司直王忠臣再任

朕哀矜庶獄以重人命常恐疑似陷於非辜故明試爾之才以佐大理而獻議精覈動無過舉肆加因任以用所長無替厥修勉行所學

張叔夜男承直郎伯奮將仕郎仲熊改合入官

風俗久衰姦諂成羣高論大言不適於用而挾情用詐實爲全軀保妻子之謀爾父子提孤軍轉戰賊中慨然有見危致命之意往膺懋寵使士知所勸焉

馮時舉官已足聖旨不候引見改宣教郎

州縣之小吏不能自薦於朝而部刺史得以名聞於上爾以才謂練更庶事論薦者眾矣吏部之常格今汝略也往踐厥官毋愧舉所知者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翎挺少府監丞
尚弓置監天下之高選昔源乾曜一見中上意遂命此官選用之艱難蓋自前世爾文辭辨麗譽宜一時占對之初工言治道列職高方之屬將有試焉勉思古人追配前烈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徽提舉京畿保甲兼提點刑獄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康隨提舉河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
朕嗣位以來閔仁元元去薄從忠施舍已責而閉門之外海隅之遠猶有不得其平者吏擾之也以爾徽器資彊毅可以濟煩以爾之初不厭菲食卑宮之陋毋事改作稱朕意焉
朱震祕書省校書郎
隨吏道疏通可以從政各服乃事不侮鰥寡無擾獄市稱朕意焉
開封府儀曹劉嶠少府少監
羣胡犯順民不寘居朕處深宮坐不安席櫛風沐雨徹膳避朝冒矢石以乘城采藁藉以同眾爾由推擇進貳尚方屬予側身修行之初不厭菲食卑宮之陋毋事改作稱朕意焉
朱震祕書省校書郎
中祕讎書極天下豪俊之選異時貴臣用事至參用醫卜之流牛驥同羣可爲太息肆朕初載慎簡儒術之英爾以文藝有聞首寘茲選進與羣髦之列益觀未見之書三篋已亡且詢安世勉思刻厲將有試焉
武節大夫中州防禦使樂忱落致仕
士大夫以官爲家久矣所以貪得患失至於老死而不知止也爾乞身强健非告老之年屬時艱難就里居之佚後其君非義遣其親不仁人謂斯何爲朕强起往祗新渥可不勉哉
李宗大理寺丞
廷尉天下之平而獄者萬民之命朕躬垂明聽不忍詿誤之民陷於大罪故愼簡良吏其務平之爾得與茲選其明察寬恕無縱吏謾以羅元元之不逮稱朕意焉
徐嘉大理正
制刑以禁强暴而狙詐或遺於漏網聽訟以申無告而善類或罹於深文朕所以愼簡官僚佐廷尉之平而汝以才能達於朕聽往踐厥次毋輟吏謾使人自以爲不冤乃稱朕哀矜元元之意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興朕三輔物眾事叢當以杜後患文彈治之而命汝爲之屬夫涖官如製錦治民如牧羊其去敗羣勿擾獄市飾以儒雅稱朕意焉
葉植改合入官開封府掾
屬者盜起東南爾以才力自奮輸財募士扞衛一方莫府上功序於庶位而抗章自列求試有司進錫官榮以成汝志可不勉哉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京師郡國首也地大物眾獨以一尹治之掾屬雖卑亦有事於此矣爾以才譚達於朕聽勉揚厥職毋忘訓言
顯謨閣待制江常知福州
七閩之會地瘠民貧姦利之臣掊取無藝搜原剔數禍及雞豚產業蕩盡朕嘉德靖民撫疲瘵之餘察聚斂之吏式遏寇虐以謹毋良時乃之休尚有任用
向滌應天府少尹
朕開四鎮於天下之郊尊京師以萬兵之衛屬茲慮始愼簡官察爾以吏能效於已試通都大屏姑往佐之益修厥官無替朕命
徽猷閣待制盧益轉朝請大夫
朕承至尊綏御羣辟顧俊以尊上帝作民恭先大賚以富善人自國貴始具官某以文藝之學連中兩科以政事之材涎登八座踐更中外光顯有聞肆予纂承并受祉福大官大邑所以庇身嘉謀嘉猷毋忘告后益稷慶譽嗣有寵褒
中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磨勘大中大夫
舜以九載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誅賞羣吏貴賤亡間邦典有常眷予邇臣在法當陟具官某器資沈毅風力敏明勤勞百爲游刃裕

於餘地夷險一致剛節效於後凋追參侍從之華託備藩維之寄有司會課於法應遷俾增秩於吏民往耕和於疆場尚有褒渥以候爾庸

張若開封府少尹

國有叛民猶山林之有猛獸也虎豹犀象驅而遠之各有攸處而已若婦而鬚櫛之則無是理也開封典治京師五方豪傑之林百賈淵藪之淵號爲難治汝以政事之選往佐而長誅其尤無良不憲命若勿爲已甚稱朕意焉

校尉潘迪保義郎李山成忠郎

城下之戰大將以敗績聞閱三時而裨佐以卻敵之功來上超進位等不汝瑕疵無忝厥官往圖稱職

從義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轉修武郎

爾以病告致爲臣而歸屬時多艱心在王室請輸金幣以佐軍興起於散閑進位一等以爲爾勸往共懋哉

武義大夫東壁統制常知幾武顯大夫

殭虜內侵四郊多壘忠臣義士曾力畢陳以爾雄桀超萬夫之英慷慨鼓三軍之勇陷堅破敵奮不顧軀斬馘執俘遂著奇績進官二等以勸爾勞往圖厥中嗣有褒寵

張淵武經郎

戎虜盜邊一方騷然爾以勇氣聞於西鄙卻敵陷堅以固吾圍論功宜賞進秩一等以勸爾勞益修來效嗣有寵章

俞倓補承信郎

忠力之士以身衛國而飾終之典錄其子孫所以勸天下之爲忠爲孝也往祗休命無忝前人

党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

爾父以死勤事朕甚悼之既賻恤其家又錄其子往踐一官無忘爾行已不靖嘗坐譴何深自刻修乃能補過復敘爾位往圖厥終下班祗應張顯保義郎

朕以勇爵勸天下之士爾以身衛國破敵而還有可第勞超進位等往思勉勵膺此寵榮

承節郎效用空名告

爾以勇氣聞於西鄙邊徼未窒思效忠力寵爾一命勉圖後功

承信郎效用空名告

爾以才自奮而求試於有司肆加一命之榮往其祗服可不勉哉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爾不愛軀命聞關賊中襲善敘功進位一等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張仲剛補承信郎守禦司准備差使

朕設武爵以待天下豪傑之士親御便殿考覈其能一藝之士皆在所錄寵爾一命爲朕干城益修厥官勉思報稱

閻緯轉承信郎

大將乘邊釁才並口審於用間爾以名聞往踐一官以圖報稱

河北路都統馬忠降一官

朕以疆場未靖不忘顧憂而將吏懷安莫肯用命縱敵爲患議法當誅爾嘗身行間蹟實華近提兵乘塞捍禦一方選懦自營遂深寇患稍示降黜以示典刑服我寬恩毋重來悔

宜贊舍人王孺弼轉遙郡刺史依舊句當皇城司

朕臨御之始屬時多虞忠勞之臣武功之士獎衛王室宜有褒升具官某沈鷙善謀彊毅能斷事朕艱難之際具宣夙夜之勞知無不爲久而受報疇庸渙渥式勸具寮遷分刺史之符進總嚴疑之護往祗休命永厚一心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郊宮受釐布大慶於天下而施及諸臣之父母爾躬率德善慶鍾長孫加錫命封益非常典益綏壽嘏膺此寵榮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朕初嗣服都邑震驚文武之臣宜力中外褒功錄善邦法有常爾祇畏保躬廉勤服采進位一等以懋爾勞往踐厥官無忘忌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鄭元亨承信郎
襲承之慶覃及四方爾常駿奔以給吾事一官以懋厥勤往其祇
服
武德大夫張偉武功大夫
褒善錄最天下至公之法也比飭使軺將命萬里之外足未越境
而賞先之其悉乃心以稱朕褒勉之意
敦武郎劉士達忠翊郎王允各降三官
某等智效一官各有守法畔官離次遑愒勿處讒法當誅止從降
黜往圖來效服我寬恩
渠魁授首於今七年矣異時口帥猶以未錄之功請於朝者功疑

左貤辰承信郎
朕分遣使臣宣勞萬里爾能自奮慷慨請行朕用嘉之進官一等
益肩忠蓋服我恩榮
承信郎閻門祗應种成轉兩官
朕初嗣位京室多艱一時禦侮之臣具著勤王之效進官二等以
勸爾勞祇服寵章往圖報稱
南鉉轉兩官
肆朕初載屬時多艱中外之臣樊衛王室論功考最當得敘遷朕
命惟休往欽乃服
薛安靖奏對可采除閻門宣贊舍人
具官某朕嗣服之初開廣言路嘉堯之賤不以遐遺爾才誥有聞
達於朕聽召對便殿占奏詳明進升上閤之榮式厚諸臣之勸勉
於自竭以稱恩意
武功大夫王孺卿知東上閤門
閤門置使地近職親肆朕纂承選用貳士具官某以將家子習知
軍旅之事以勳閥進又識朝廷之儀屢勤百爲慷慨自許比疇勞
效冀進官聯載升上閤之華式厚諸臣之勸益思勉厲以稱恩榮
武德郎雲茂誠贈三官
爾以戎虜盜賊奮不圖躯力竭勢窮以死勤事傷居爾體朕甚悼
之宜疏異恩超進位等庶其英爽歆此寵靈
醫僧高仲謀額外醫僧賜緋魚
士惟食功然後無竊位素飡之罪爾以方伎自名爲賢王所薦服
勞既久序進一守往其懋哉以稱食功之意
趙邦補承信郎
迺者盜起東南偏師進討將士用命殄滅無餘爾以勞能上功莫
府進膺懋賞汝往欽哉
焦詔補承信郎
渠魁授首於今七年矣異時口帥猶以未錄之功請於朝者功疑
惟重何愛一命以爲後來之勸
閻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具官某將帥之臣虎賁之士出治邊徼入總營屯進有干城固圉
之才退有折衝禦侮之效褒功錄最朕不敢忘爾攸於戎行沈毅
有守服勞歲久忠力有聞祗慎一心效於已試超進使號以答爾
庸往圖厥終無乏吾事
單宣禦廣轉一官
具官某等迺者軍政不修兵驕卒墮朕親爲勞軍考覈能否而藝
能精練緊爾之勞進官一等往其懋哉
起居舍人許元宗與郡
具官某爾以州縣之小吏實緣恩幸躐登冊府馴致郎吏一有所
試其效皆無足言而以朋附權稚達於朕聽召史記言之高選不
可叨居稍從降黜尚有民社益務循省
中書舍人劉珏落職宮觀

迺者大將誤國周功鞫議沸騰理宜遣斥爾於嘗命之職當恭具罪狀明示四方苟懷貳心是辜委任具官某自朕初載擢寘詞掖不唯愉德之義佹違顧望首鼠不情始言踴躍自奮有嘉報國之忠卒言輕率無謀宜正誤朝之罪操兩可之說無所折衷職在論思不信若此聊從薄罰免所居官退處眞祠以訟其過

林積仁落職監當

朕以敵未悔禍兩河騷然不忍坐視吾民於塗炭之中廢食興歎而爲守吏當以身徇國寘于西顧之憂迺者上書數以病告冒榮祿於承平無事之日圖便安於將士效命之時深惟積率宜竄遠服姑奪近職往臨關市益務省循毋重來悔

朕建邦置守綏靖一方寘惟尚謀經武之時非有蒐兵伐罪之事夏童弗率怙衆擾邊疆場多虞責在將帥具官某荐更任使擢寘近班屬三陲內侮之初付五路折衝之寄當思戮力報稱所蒙邊之臣尚挂吏議肆加甄敘以圖厥功具官某世爲

陝西五路制置使錢益降授朝奉郎

嫌慨自許沈鷙善謀異效戰多亟躋華要中緣坐累一斥不還肆開使過之科進陟兵防之要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內侍謝琛遠小監當

遽上聞卒敗吾事原情定罪當寘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圖來效思補厥愆

涇原路經略使席貢降授朝請大夫

將帥之臣出乘疆場官顯祿厚無尺寸之功而以廢事失職問於上竊位素飡之罪不可以無責也具官某奮由小吏擢寘近班夏童跳梁專制一面覆軍敗績當卽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免思補過服我寬恩

范世雄落職官觀

朕以邊遽夷開推擇將吏固嘗拔士於行伍之間而妄言無行之徒肯窮爲盜議法當誅具官某乘時艱難挾數用術媚其小吏遽登近列詐窮力□□□□辭公議沸騰彈章交上謂小人得志儻□□□□□士解體無以勸忠尚屈典刑姑戮近□□□□□重後愆

王以寧送吏部

具官某風俗之衰士大夫懷謁以事其上徼勸已行而爲衰不止如以寧者不可以無罰也爾以一介小吏超躐位等專制舉之任亦可以止矣而浮誕益肆沸於衆聞聊從附下之罰使小人者知所畏焉

徐惕落職追兩官勒停

具官某爾頃奉使廣南姦偷犯法交遝權倖莫敢誰何今有司言汝罪惡有狀請加究治投寘遠服以爲貪吏之戒朕重寘汝於理姑奪近

地益務循省服我寬恩

勒停人辛興宗復遙郡防禦隆德府路鈐轄

朕以疆場未寧不忘憂顧思得爪牙之士宣力四方而一二將帥之臣尚挂吏議肆加甄敘以圖厥功具官某世爲

嫌慨自許沈鷙善謀異效戰多亟躋華要中緣坐累一斥不還肆開使過之科進陟兵防之要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內侍謝琛遠小監當

朕事親之孝雖極天下養猶懼不稱爾以龍德小吏給事宮省弗祗厥職申敕婁下逋慢自如稍衊官資投之遠服益務循省

劉銳降五官

全晉之郊犬羊大入邊城晝閉矢石交攻頹場之臣其忍坐視具官某早由推擇浸被使令盜發所臨漫不加恤乃進繆悠之說貢懷顧望之心公議不容當寘顯戮止從降秩服我寬恩

傅廣降官

羌囚犯邊一方騷動將士用命庶有成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便文自勉有司議罪當伏軍法朕重寘汝於理止從降秩益圖來效以補厥愆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矢人函人初無大相過也不愼用其術則仁不仁相去遠矣昔王述不肯以女妻兵而薛宣不肯吏朱雲古之士不輕用其深以許人如此具官某失於詭愼不自晦藏一陷朋邪之中投置閒散二

十年而言者猶不汝置也雖削名於廷閣尚分職於藩符益修厥
官朕不汝棄
戶部員外郎樓炤放罷
具官某迺者老姦擅國黨孽弄權嘯聚羣愎塵汙省戶炤其一也
投閒未幾朋類復還公議闃然尤不汝置姑從罷免服我寬宥之
恩
康愿許覿並放罷
天下有道貴賤履位各有攸處然後人無覬心爾等嘗有位於朝
矣人品凡下不可以汙省守之選免所居官畀爾所當得者以稱
朕激濁揚清之意

外制

黃潛善除中書侍郎

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原賢者邦家之基茂建百王之典朕紹膺鴻緒綏御庶邦火正中微圄步孔棘興衰撥亂坐收三傑之功舍爵策勳進陟五臣之命具官某器資沈毅而足以任天下之重學問博而足以識古人之全蚤服采於禁塗漫宦勞於外屏胡塵侵犯都邑震驚攄氛祲於九重接腥羶於萬里立轅門而左祖倡義旅於南征間關百難獨見松柏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麻不徙之勳是用蔽於僉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益惇大政之元爾惟丕命其承迪以先王之典尋其克遹乃訓永底烝民之生益懋遠猷以對休命

汪伯彥除同知樞密院

朕惟列聖儲休千齡累洽軍政嚮口將帥墮驕胡寇長驅京邑震擾博延羣臣之議人莫與能徼召天下之兵士無鬬志卒罹變故幾至阽危肆嘖佐命之功共濟經邦之業具官某學貫千載知出萬夫沈謀有先物之幾居簡得鎮時之望參華延閣出總藩符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肇開莫府爰整師干豐邑故人莫重蕭曹之冠雲臺請將獨高寇鄧之勳是用順考僉言蔽自朕意擢司兵柄進貳機庭幹予心膂之憂實賴股肱之舊勝殘去殺期臻莫桄之安保大定功共享銷兵之福往承茂渥永底丕平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於有政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擅家不造凜若淵冰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棠棣之華韓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閒然日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儻徧儀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肩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轄倚老成於典刑之重登世臣於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諒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前席之思儻能遺侯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亶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孔辭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朕奉承至尊綏御羣辟圖舊人而任政共成訪落之謀肩一德以保躬婁上均勞之請參稽陟典申錫之書具官某雅量鎮浮訏謨經遠之才之美有望道之思至大至剛得養義之氣入持樞筦進貳文昌屬予繽紹之初喜見儀刑之老衰形封奏析解煩機詔諭數頒懇辭莫奪念崇寵之遺直歸然獨存顧靖康之舊臣罔之不果升華書殿出總藩符以大臣暑行徒得淮陽之重而遠猷辰告宜存魏闕之心祇服龍章益綏壽考

李回依舊延康殿學士知洪州

入參樞筦久資帷幄之謀出殿大邦增重藩宣之寄眷予哲文爲國老成懇辭機務之煩用錫龍光之祉具官某受才宏毅秉義直方正色立朝婁效排姦之力懿文華國尤高潤色之工擢自窻臺入司兵柄遽形謙奏欲遂便蔴屬於舫落之初參倚守藩之輔撫綏疲瘵慎固封圻仍書殿之隆名鎮南昌之巨屏周旋中禮蹈古人難進之風明哲保身應君子有終之吉服有休命承肩一心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靖康初政開廣言路日昃延羣臣之議夜分覽四方之奏異論繽起予奪相乘故雖婁勤仄席之求而終不克享貞賢之利肆朕纂服登用正人苟一言可以興邦則天下如指諸掌具官某志節剛大識度精博頃在宜和以布衣發策力陳時政之害逮事淵聖以諫臣抗疏獨論宰相之非雖圓枘方鑿勢有不容而曲突徙薪效見今日復畀舊物進長諫垣挺一身之安危爲葵霍之消亂制尊俎之衝伫聞嘉猷以對休命

翁彥國除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

楚漢相距滎陽百戰不殆而蕭何獨全關中爲漢開基之冠安史

攻陷河洛赤地千里而劉晏營制東都佐唐中興之業肆朕纂承之始未堪多難之憂選建臣工鼎新邦命必有中外文武之選副寻慮精宵旰之懷具官某智術疏通風力強銳爰整勤王之旅益肅大邦之翰庇徒作室揆日相方有衛上之忠進升內閣之華益壯大邦之翰庇徒作室揆日相方毋從乾沒之叛以蠹邦財毋容聚斂之吏以耗民力毋張空最以衒虛名毋急近功以遺後患益思刻勵追配古人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京兆府路安撫使

秦地被山帶河持戟百萬陸海之富甲於四方炎正中微小雅盡廢國步日蹙强虜扇行申書郊圻責在將帥具官某剛毅之氣足以任重忠信之行足以鎮浮歷事三朝夷險一節中外邊琐首忤貴臣風績凜然老而彌篤進升內閣鎮撫大邦爲朕長城折衝千里仁聞報政嗣有寵章

王庶除直龍圖閣權發遣鄜延路經略安撫使

具官某山西古秦俗也扼虎命世之才裂眥決口之勇常雄視天下屬時承平氣節衰矣而故家遺俗猶足震羌戎於萬里之外以爾忠信之行事上不欺剛健之才臨機克斷踐更庶事風績蔚然進直河圖往治西土追還故俗著之風聲使殊人歸我侵疆汝亦與有亡窮之問

范致虛知鄧州

朕承至尊綏制羣辟而三朝元老四鎮大帥越在外服想見風采庸須陛興以示寵褒具官某高明敦大之資辯麗博通之學發於賢蘊服在邇僚肆紬祕殿之書益壯大邦之翰西洛之去思尚在成陽之報政已成改畀左符往綏南土國之俊老義同艱難增重一方折衝千里往服朕命奚俟訓言

宋齊愈起居郎

具官某朕紹膺時萬之休會逢陽九之厄臨朝願治當儲思賢稽古庶言登用正士實諸坐右其永無愆爾以藝文冠冕多士語妙天下氣蓋諸公靖康之初徧游清貫紬書中祕列屬憲臺譽喧一時想見風采擢升柱史供奉殿坳君舉必書毋悼後害

蘇遲除右司郎官

具官某朕紹休鴻緒思用老成注想方深懋遵興教懷人念遠知孤突之教忠崇穆象賢庶皋陶之濟美以爾儒術之茂似其先人忠厚之資信於當世屬靖康之初政襄元祐之名臣故家尚存遺風如在肆予續紹想見儀行擢自臺郎延登宰屬益思勉勵光賁前人

楊淵除工部員外郎王起之除屯田郎中秦伯祥除虞部員外郎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朕初踐服天下觀政一有僭差之累浸成蠹害之原爾等或在文學之科或居政事之選首膺任使延寘中臺毋縱吏謾以慰民望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具官某青齊之國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千戈未靖飢疲相熏申飭使軺布宣德意勿謂海隅之遠在予庭戶之間以爾慈惠有循吏之遺風議論得世臣之餘烈荐更任使强敏有聞載疇爾勞奉使一道助朕初政益修厥官達於斂散之權不失綏懷之體上下與足時乃之休

周望除考功員外郎

具官某一介之士資逢盛世皆能自致於顯庸而中臺望郎獨高文武一時之選爾以忠義之操間關賊中莫府咨詢又著婉畫擢升郎省將有試焉行其所知以赴功名之會

黃彥除京畿轉運判官

具官某關門之外惠澤所先彊寇內侵赤地千里人罹塗炭禍及雞豚乃飭乘軺賦命之臣體予哀矜元元之意爾由推擇奉使邦畿尚有遺民往喻朕意如烹鮮勿擾如制錦勿傷予摩拊之裕其衣食宜體任官之意勿懷擇事之心益厲厥修美成在久

劉參除直祕閣知鄭州

滎陽大屏國之藩維靖康以還守將三易士無特操寇至輒奔肆

朕寨承尤慎推擇以爾器資深厚風力彊明慨然請行寘于西陲隱若長城之寄忍爲襆被之謀中祕紬書坐鎮千里亟聞報政嗣有寵章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臣聞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謙自託於鄉里人主
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卽大位坐席未煖而強胡犯關長驅
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嬰其鋒者中外之憤孰不欲一戰驅之以
爲快然茲事體大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爲萬全之計差
之毫釐便有莫大之悔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讀國史見寶
元康定間趙元昊爲嫚書遜大名以怒朝廷規欲證絕以激使其
衆舉朝忿然皆曰使兵抗小醜耳時吳育爲諫官奏言承平日久
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
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順而撫之使未有以發得歲月
之頃以其閒選將擇士堅城銳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
必叛而吾戰守之具立矣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言吳

舍人患風果然於是決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騷然大將劉平石
元孫任福相繼戰沒大盜王倫轉掠江淮間契丹聚重兵境上遊
請三關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子厭兵卒賜元昊夏國主如
宥初議今女眞暴起滅契丹爲北方大種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
大入直抵京師又非元昊犯塞擾邊之盜天子之郊宗廟社稷太
上皇兩宮在焉亦非戰地至於將帥不才士卒驕惰軍政隳壞器
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廢缺又非仁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
和戎爲上策强胡乘勝頓兵觀關之下彼見天子宮室城池苑囿
之大而西兵日至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戒諸將堅壁固守不施
一鏃不交一刃使野無所虜掠然後與之議和羣胡踧然聽命卷
甲而歸足以爲德矣以其暇日蒐擇明將選練時士蓄積修法
度成中國安疆之勢所謂屈於一時信於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
太上皇投艱之託至大至重豈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校勝負於
一擲之間耶伏望聖德以趙元昊校北胡之强弱以寶元康定校

今日之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眾論而憂國之言有合於吳育特
賜采納不勝幸甚

二

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摧剛而爲柔適事
之變者亦轉禍而爲福今者强胡乘百戰百勝之威合諸種控弦
之士超邑越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室以爲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
之愚力排羣議議進和戎之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厭虎狼貪暴
之心紓一旦倉卒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天下國家善後之計其權
固在於此也昔漢高帝仗一劒誅秦屢楚以定天下而冒頓亦掘
越於東胡呂太后稱制冒頓遺嫚書出惡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
當是時謀臣猛將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儔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
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爲夷狄如禽獸耳
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呂后
口然稱善召大謁者張釋持書幣奉車馬報謝遂結和親呂氏雅

計已默定於聖心矣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臣伏見女眞大酋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犯京闕忽睹神州陳
圖尺寸之柄猖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卽典刑當具申學法屏
之遠方終身不齒爲多士之戒無令覆出爲惡以階禍亂天下幸
甚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憂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國北方邊事必
有一定之論起居郎胡交修爲臣言虜使王苪奏事殿上謂割三
關之地時交修侍立親聞其語苪曰今日得三關明日旋師去矣
如朝廷不許則國相自河東來屯兵南郊圍城之西南皇子郎君
自河北來屯兵北郊圍城之東北無論攻城自京畿五百里外燔
燒蕩盡使鳥鳶不能過也苪退上問宰相唐恪三關盡如何恪曰
不予則必來予之臣不能保其不來三問三對如此上赫怒曰卿
是宰相何不決此議恪對如初臣太息而言曰方强胡怙衆冒死
一來仰見中國之盛大四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壘
斷鈔掠之路不出一使示以形勢俾其孤吾測而與之講可以萬全
夫何行營大臣狂謀僇弄出於劫脅一敗塗地傳笑四方而後疆
胡輕視朝廷始欲割三關以要吾君宰相既知其必來矣來則何
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齊韓魏共攻秦於函谷關求出兵懷王秦王
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
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爲對曰講
亦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失三城此
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
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
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夫秦居戰國最號彊雄尚
割河東以紓一時之急其後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王
翦之徒起而用事遂并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謂因敗爲功轉禍爲
福其權正在此也今之三關河北重地舉而棄之則京師無藩籬
之衛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臥矣狂生坐不守分義其志止欲
例被恩賜此東所以建獻書之議蓋東狂生不守分義其志止欲
圖尺寸之柄猖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卽典刑當具申學法屏
之遠方終身不齒爲多士之戒無令覆出爲惡以階禍亂天下幸
甚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憂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國北方邊事必
有一定之論起居郎胡交修爲臣言虜使王苪奏事殿上謂割三
關之地時交修侍立親聞其語苪曰今日得三關明日旋師去矣
如朝廷不許則國相自河東來屯兵南郊圍城之西南皇子郎君
自河北來屯兵北郊圍城之東北無論攻城自京畿五百里外燔
燒蕩盡使鳥鳶不能過也苪退上問宰相唐恪三關盡如何恪曰
不予則必來予之臣不能保其不來三問三對如此上赫怒曰卿
是宰相何不決此議恪對如初臣太息而言曰方强胡怙衆冒死
一來仰見中國之盛大四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壘
斷鈔掠之路不出一使示以形勢俾其孤吾測而與之講可以萬全
夫何行營大臣狂謀僇弄出於劫脅一敗塗地傳笑四方而後疆
胡輕視朝廷始欲割三關以要吾君宰相既知其必來矣來則何
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齊韓魏共攻秦於函谷關求出兵懷王秦王
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
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爲對曰講
亦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失三城此
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
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
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夫秦居戰國最號彊雄尚
割河東以紓一時之急其後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王
翦之徒起而用事遂并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謂因敗爲功轉禍爲
福其權正在此也今之三關河北重地舉而棄之則京師無藩籬
之衛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臥矣狂生坐結黨誤國至此豈不痛哉
子寘驚與之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衰亂板蕩大壞書傳所載未
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陽城爲道州刺史太學
諸生詣闕請留夫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常率諫官合過裴延
齡不得爲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爲師範朝廷所當從從之
是眾爲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也朝廷所當從從之
營宮室豐餘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錄掌
規矩恩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洗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
乃幸天下有大變覩視官師不告而出怙眾興訛厚誣朝廷朋比
罪人迫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愧尚戴其面
立於朝端東安坐學宮洋洋自若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
劫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眾暴
寡必自茲矣臣承乏國子司業時竊童貫修建武學落成矣陳東爲
教諭議率同列獻書童貫請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遂至誼譁
臣聞之曰武學落成何預大學有云頊者乘輿幸大學而武學生

今京師無大獄三邊晴雨之
獸駭鳥散不知所在大臣依違畏棄地之責將帥鶩下無干城禦
侮之功萬一强胡舉國而來頓兵城下有如王莽之說臣恐社稷
之憂不止三關而已也寇益深矣陛下當權禍福輕重獨斷而行
之寧失三城無使咸陽危而悔也臣承乏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
鼓倡羣小以脅君父又論大將劫寨激怒强敵以誤朝廷計拙言
狂得罪去國今蒙陛下召歸西省俾贊書命不勝區區憂國之心
又建割棄三關之議上喻聖心下違衆論可謂不知量矣秦王議
割三城樓緩不肯對公子池亦操講不講之說使王自擇如臣螻
蟻之命直言無所回愚其爲狂愚死有餘矣
崇政殿集衆官議合與不合棄三鎮劄子
臣聞螫蠆手則斬手蠆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夷狄驕橫乘
中原久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願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劫寨之臣倡
狂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去之不果

爲腹心之患必矣方胡馬南下徑河朔二千餘里所過州縣無一
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爲限孰能禦之其
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爲名耳然紹聖用事者歸復元祐諸臣以
棄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竄嶺河禁錮子孫累赦不宥可謂酷矣今
自大臣侍從與搢紳士大夫之衆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予也
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款兵而紓禍也而元祐覆轍在前孰肯
復爲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如卷舌不言自爲計耳臣
獨何人首唱此議蓋區區之愚以爲割己之援虜人退聽兩國休
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危以彊國勢選將利兵以固吾圉興衰撥
亂可以復見中興之利未爲失也儻以失三鎮爲悔追責前議之
臣論爲城旦投之窮裔臣甘之如薺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
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可比陵寢與河南孰重三鎮
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知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
無重腹心之累矣
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今月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奉聖旨令舜陟分析
臣伏見舜陟實有區區愛君憂國之誠心而辭不達不足以感動
聖聽臣詳味其言推原其用心蓋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爲宗廟社
稷萬全之計不可不察也今春斡离不擁衆數萬長驅而至陛下
駐蹕之臣州縣之吏防河之兵望風逃散無一人致忠效命與之
校者遂至京師如踐無人之境劫寨之敗一軍盡覆將官姚平仲
跨一駿騾遁去羣胡初不料中國堂堂大入以臣料之士馬之衆
斡离不將由河北粘罕亦由河東舉國大入以臣料之士馬之衆
必數倍於前日陛下宿將如种師道已病亡种師中爲許翰以迫
酣鬬戰日受三四檄不堪其辱赴敵而死太原之圍李綱頓兵於
懷州千餘里外不能救亦已陷沒李彌大妄殺立威誅勝捷統制
官張師正一軍反側散去爲益山東淮南兩路爲之騷然臣承乏
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冊禱河神望其冬三月河流不冰復有獻計
者宜聯數百艘宿火其中可謂兒戲而郭京者獻六甲法欺紿朝
廷尤爲妖妄臣在都堂客有適與京遇因問京曰學士院中書後
省街司十數輩盡投六甲兵去矣此市井小兒豈堪戰耶京曰只
要宅拾番人頭耳臣又問曰誰斬番人頭耳京曰只
答而愾怒發赤是時翰林學士吳行給事中安扵中書舍人李會
李擢在坐聞京之說相視太息而大臣又論奏侍從官妄議沮軍
悉差登城分守四壁朝廷所以備敵者設施措置之方如此則舜
陟建遷都之議不爲過矣今有千金之子一聞盜賊入境左提妻
右攜子擧趨疾走以紓一旦倉卒之變而不復顧其家況今夷狄
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鼓行而至進無禦其前退無躡其後乃欲
禱祈鬼神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
萬一有如王莽之言兩軍既至王城外州縣聚落燔燒五百里掃
蕩一空則孤城巋然獨存亦何以爲國昔太王不忍鬬其民避狄
去岐百姓歸仁文武之興子孫傳世八百餘載伏望陛下審彼已

齊神斷視强虜之勢方張如彼而朝廷無戎之備如此不憚旬日之勞徙建則京圖萬全之策如舜陟之言特賜開網天下幸甚

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臣聞人主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人主之職也然君子小人不可以並進於朝譬之冰炭同處一器必至交爭君子不勝則舍怒忍恥千岐萬轍窺伺便利以求必勝一日得志逐肆毒於善良三陰在內其卦爲否禍亂之原不可不察也邇英進讀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千三百餘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是非得失之迹治亂興壞之端蓋數十萬言而文辭浩繁進讀有時一日萬機終不能徧臣竊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一書專論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惡之辨唐之所以興以君子其所以廢以小人著之簡編炳然在目其言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故周之王以夏商爲監今所宜監莫近於唐凡三百六十篇釐爲十二卷元勳盛德

紓一時之急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令守城東壁某非病狂喪心者既膀吳相李樞之怒得罪去矣今又忤唐丞相斥守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欲也哉然自古夷狄衰弱則事中國中國厭兵亦和戎夫豈其情蓋不得已耳漢高帝平城之恥呂太后嫚書之辱豈不能一戰終不肯以一朝之忿遺子孫數世之憂寧含垢忍恥置之度外而不與校今强胡乘百戰百勝之威進薄城下無所憚設有良將精兵可以勦除而宗廟社稷所在讐猶豺珠彈雀未可輕動又況無將兵乃欲張空拳以搏數十萬虎狼之眾其區區進和戎之議不爲過矣蔡京當國二十餘年以紹述先政劫上將元臣故老屏廢殆盡交結閹寺汲引羣邪罔上欺君窮奢極侈綱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相視效以階禍變而吳相方欲召還賜第以爲謀主憂諫烏得無言陳東伏闕召亂其事已見內之京師百姓殺統制官辛康宗外之福建軍士殺帥守柳庭俊堂陛陵夷難乎其爲上矣今者粘罕圍西南斡离不圍東北王苪之

言又驗矣某之意蓋欲權禍福之輕重捐三關以爲款兵之計何足深罪而斥守東壁方天下晏然無事之時侍從官犯忤宰相小者祇官奪職投棄散地大者除名削籍流竄嶺海而宰相安坐廟堂固自若也某仕朝廷十年以文字爲官常言語爲職業一言逆耳令冒矢石抗彊寇於城陴之上設有敗事某不過一死而唐丞相亦欲如曩時諸公安坐廟堂取一快之適哉是一不思也辛康宗既死有自犒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支請未至而唐相以某不時支散奪三官爲承務郎意欲嫁怒使某復爲一康宗豈不泰甚矣乎今自知不任釋位而去非相公外有禦戎之長策內有保國之遠圖必不肯與之任莫大之責於此時也某以眇然一書生豈可使之爲御羣縣守衛城壁相公盍擇以勇悍之將諳練軍政者使某受代而去不然一旦誤事非某一人之休戚也

二

某據太學齋僕甲頭狀稱本學秀才五六十人手持白棒趕逐巡

更齋僕云是衰細各出門去我自巡獲當夜打開韁玉齋封鎖搉
般出官米二百餘石今根尋得盡在諸齋未曾勻動乞申朝廷差
官拘收入倉免至將來虛負罪責某諭令且去朝廷主張秀才
軍前事定日理會數十人者羅拜於庭曰木學秀才衆衆伏闕恐
驚官家罵晉宰相手殺數員內貫更無世界朝廷方降詔書獎訓
今般出官米糴貿已盡他日必定誣枉齋僕偷去朝廷主張秀才
將某等流配三千里外鬻賣男女陪償不了某曰與汝刊送監照
會於是又拜曰今將齋僕三二十人分在監西門太學門徘學門
把滅不放升斗米出去須待拘收入官方得向後安穩無事某聽
其說雖有理而無一處遂攜狀呈相公并狀首一人令回覆相公
亦未有所處而孫樞密適至相公出所訴狀示之樞密公曰秀才
便偷米只是齋僕偷了相公與某相視矍然果如小人所料某曰
秀才齋僕高下固有間秀才攘米令齋僕任盜賊之罪乎樞密公
笑不言良久引去某竊謂君子小人不可以名求之古之賢者亦
有出於買販小夫農工走卒之中而儒生學士世所望以爲君子
者或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唐六館之士豈盡賢者朱泚之亂
一何蒼叱之無一人受汙今太學諸生豈盡不肖一爲陳東所誘
遂相朋爲亂某時任言責極論東伏闕之害以爲朝廷以李綱故
未即典刑盍具用學法屏之遠方以厲其餘而聖旨以某妄論伏
閤罷侍御史今日之事蓋朝廷縱容至此也國家養士二百年爲
異日將相之儲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其效如此某以謂
且當護惜國體不可暴其事傳笑四方欲望鈞慈捐棄此二百石
不問特降指揮下本監官將韁玉齋官米監視封鎖仍舊輪齋僕
打更看守免致舉僕紛然訟訴譁譁以爲口實爲學士大夫之辱
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創子
臣伏見神宗皇帝修講常平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爾時
錢穀充斥府縣大縣至百萬小縣猶六七十萬貫朽粟陳不可勝
校臣又聞役法初行取寬賸錢不得二分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
計所積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運使范純粹欲以此
錢米買田舉行熙寧給田募役如邊郡招弓箭手之法是時寬賸
錢米尚有此數則常平之積在天下不可勝校可見矣崇寧中始
取充學校養士居養安濟漏澤園等費政和以來又取以供花石
應奉之資橫費三十年所喪十八通者議臣追咎熙豐改作遽罷
提舉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二猶以億萬計一旦斥罷委棄它司
爭取妄用送至掃地甚可惜也然而轉運使漕帥軍儲上供之外
趣了目前已號稱職無一金之藏他日朝廷有大舉措繕治宮闕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不時緩急之須則
有大水旱招集流亡非轉運使之所能辦也方時多事財用爲急比見朝廷遣諸路撫
諭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遞馬催發綱運不免差官夫豈得已所謂
常平提舉官尤不可已也伏望聖慈明詔三省選用老成之士追
復常平提舉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蓄積之備使他司不得侵而
異日有所恃以爲萬世無窮之基

四六雜文

馬迹上梁文

四郊烽火誕彌蛇豕之墟一島風煙宛在龜鼈之窟鳴杼出鮫人之館浮杯開梵帝之宮偶避地於兵開遂問津於耕者鴻慶居士數奇半世多難百罹救過吹簫悼心喘月平生許國臥陳登百尺之樓晚歲營巢住揚雄一區之宅命駕三卜避盜五遷獨行鴟鵂之羣共集雞豚之社半山銜日落帆影於坐中萬壑留風過樵聲於枕上蓬茅不翦春鋤自隨遙開白板之扉緩扣烏犍之角兒童拍手競欲挽須婦女應門那問輶釜泥田父瓦盆之飲荷園官菜把之恩悵昨夢之已非佚吾生於既老木居士安能爲福亦又何求士偶人自得所歸於焉是息共此百家之聚來同一笑之懽

抛梁東春入山村處處同澗草不鋤隨意綠巖花無主爲誰紅

抛梁南鼻息鼾鼾午醉酣一釐清風吹酒醒槐宮不見府潭潭

抛梁西亂棘孤藤刺眼迷雀啅風前紅皺墮魚跳波底碧圓低

抛梁北萬頃滄波圍澤國風引仙舟到復回山人俗駕何須勒

抛梁上霜餘木杪浮新漲肯教百鬼撤高明怨鶴驚猨號夜帳

抛梁下燕雀紛紛來賀廈吳王宮殿舊巢空共此蓋頭茆一把

伏願上梁之後蛇蛟結蟠犬雞蕃息野竇大如甕盤禾囷高若堵

京遇桑間之餓人一飽之恩猶在覩梁上之君子大千之劫無因

凡我往來共此快樂

西徐上梁文

踐蛇茹蠱脫身五嶺之陬補劓息黥歸老三家之市桑麻接嗆雞犬交音已免賈生問鵩之憂遂諧韓公見蜮之喜富陽故侯炎海蟲蛇之侶玉川蠛蠓之臣屬開晏嬰齊屨之言遂解鍾儀楚冠之繫蝸盤兩角已同墮甑之覩貉共一邱豈恨虛舟之觸向空而書咄咄擊缶而和烏烏望故家以終焉羨吾生之休矣迺占吉日爰舉修梁鄰翁無爭畔之嫌山靈有築垣之助地偏壤沃井冽泉甘

豈徒戀三宿之桑固將面九年之壁老蟾駕月上千巖紫翠之閒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黃帽釣寒江之雪青裘披大澤之雲行隨烏鵲之朝歸伴牛羊之夕擁百結之褐捫蝨自如拄九節之笻送鴻而去里閭緩急皆春秋同社之人兄弟團欒共風雨對牀之夜盍申善頌以佐歡謠

抛梁東臥占寬閑五百弓一榻清風殘酒裏半窗花影日曈曈

抛梁南彌勒年來共一龕繞樹時聞烏擾擾彎弓莫向虎眈眈

抛梁西落日投林急鳥棲一抹殘紅猶未斂半鉤新月挂簷低

抛梁北一取單于老無力且令斗水百憂寬莫遣家書萬金直

抛梁上萬壑煙雲集遐想顛倒山公白接離光芒太一青藜杖

抛梁下去去從今事桑柘好與龜魚作主人更伐豚羔燕同社

伏願上梁之後千餅解祟三揖送窮人几看年年歲歲之同花枝

見夜夜朝朝之好以二百五十畝公田之入盡歸酒姥之家爲三

萬六千日醉鄉之遊獨占地僊之籍

金山大殿上梁文 紹興甲戌

萬川東注一烏中分長江介吳楚之衝故刹踵梁陳之舊鏟新蘭若寅奉金僊都統太尉得正法眼藏而現宰官了一大因緣而作佛事春秋勝地獨有攜基鍾鼓不鳴龍象皆泣罷即城大居士已屬當仁妙高臺老比邱而爲說法指囷分粟除地布金嗣開祇樹給孤之園首建釋迦文佛之殿六鼇負出三神山僊聖人宮一麾飛來四大海神龍之會迴起諸天之上中嚴雨足之尊仰止仁祠俯伸報地大安國步如北海若之難窮末錫帝齡等西方佛之無量爰屬修梁之舉共賡擊壤之音

抛梁東赤岸銀河一水通萬壑彤雲竟天起六龍推出半輪紅

抛梁南一勺中泠乳水甘殿閣風來鈴自語曼陀花雨落氈氈

抛梁西草舍蕪城望眼迷日腳未收蜆飲海濤頭初上雪平堤

抛梁北北戶星光珠的皪夜鶴休驚蔥帳空古佛同龕有彌勒

抛梁上堂堂文文眞金相光明五色爛摩尼八部龍天盡回向

拋梁下二十三生本同祉庭前古柏自長春袖裏靈珠光不夜
伏望上梁之後四恩擁佑十方護持萬德從眾香之鉢而來羣魔分一炬之燈而去三登歲美百順人康六合混同城池有金湯之固千齡際會山河書帶礪之盟凡在見聞共茲快樂

資聖上梁文

肇開勝地化出寶坊大啟重關同登覺路共惟資聖堂頭圓明大師悟最上乘法現比邱尼身住舍衛國給孤之園坐毗耶城維摩之室佛光續千燈之照天花呈五葉之祥鼎新六代故剎之遺雄視一方叢林之冠乃涓穀旦爰舉修梁萬德瞻依百神呵護迎白象駕擁金盤陀間黃龍闢蹺鐵門限月標指上珠現衣中穴癡蠅之紙而見日光發醯雞之蒙而睹天火盍申善頌用佐歡詞

拋梁東一點龕燈照佛紅臥聽木魚呼曉粥悠悠殘夢履聲中
拋梁西直指靈山路不迷莫作瑤池阿母看金身自拍佛肩齊
拋梁南待試曹溪一勺甘嶺上伽梨拈不起憑師更說後三三

拋梁北身前身後三生石住世因循五百年兩手摩挲話銅狄
拋梁上寶蓋盤空蔭龍象堂堂一路總持門煌煌百寶光明藏
拋梁下地布黃金炎不夜湧出青蓮十丈高不比凡花有開謝
伏願上梁之後三靈丕應千佛光臨泰階調玉燭之和寶曆驗雞圖之固官僚有九遷之喜士庶迎百順之休應生不住布施之心同證無上菩提之道

和州餞交代趙朝議樂語

朱幡皁蓋方班楚澤之春錦纜牙檣又汎秦淮之月簞壺塡道簾鼓沸天紛然卧轍之民俱有挽須之意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時推北斗之一人來擁東方之千騎望長安之日久馳公子之心快楚臺之風聊共庶民之樂爰膺妙柬移牧通都五馬攢花雞駐雲霄之步九芝塗檢鉾露雨露之新知郡侍御夙陳燕豆之歡增重交承之契十眉環坐千指調絲長歌羣獨置之繰百杷倒瓊艘之涘渭城朝雨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渺愁心於碧草天涯萬里一尊同醉眼愁看月墮空畫角孤吹千嶂曉綵舟橫曳半江紅嚥妝盡帶梨花雨舞袖猶飜柳絮風只有邦人須遺愛棠陰繞屋自龍蹤

平江燕張節使樂語

碧油開道共欣凱奏之還皁蓋迎門大啟賓筵之盛恭惟某官名高八陣氣蓋諸公奇謀參玉帳之籌妙柬注楓宸之眷方上聖推穀軍門之日正偷兒弄兵草莽之中折箠一麾投戈四潰鐵衣百萬盡歸細柳之營珠履三千坐嘯紅蓮之幕知府待制恭陳燕豆暫駐旌麾歌鼓千霄簫壺塞路畫角卷珠簾之雨舞茵生羅韝之塵雲起雪飛百柁倒瓊艘之漲河傾月墮十砲摧蠟炬之紅秋風獵獵卷紅旌賊壘恩恩唾手平笑倚柁樓天上坐卧聞鼓角地中聲九門合還追鋒去千里讙呼負弩迎從此三吳傳勝事一時草木盡知名

代答昏

高門列戟久已服膺陋巷編茅重慙非偶龜筮協吉羔雁旅陳伏承某人大丞相之家典刑故在而某從孫女老書生之予盥纘粗更異日相望風馬不交於齊楚飴生何幸門牆遂接於朱陳

答余氏問親

三星照戶之光已屆昏姻之候九里漸河之潤實繄動闊之高伏承某官一鄉之月旦所推大父之風流宋遠而某姪女遂依名族以亢衰宗坦腹踞牀已見出諸郎之右齊眉舉案庶幾事君子之恭

答李氏問親

風馬殊方相望於萬里金蘭一氣遂合於兩心發幣來臨占龜有喜伏承某官大丞相之後綽有餘風以舍弟女子故將軍之家尚存素履世方亂矣豈無一士之可依天實爲之庶幾百年而偕老

北際南垂迴若參辰之次東傾西應自同鉥芥之投夫豈偶然適有天幸伏承某官英妙無窺園之好而某舍弟縣丞長女素風猶映雪之餘蚤絲草木臭味之同不改風雨晦明之度佩至言於三復固無磨玷之尤出妙句於五噫共有相春之樂

答王氏問親

紬書延閣蚤陪鵷鷺之聯窩迹鈐閨又玷葭莩之末伏承某人名駒午里奇產萬金以某舍弟縣丞長女素風猶助尊章薦蘋蘩之祭不謂好逑之意俯循代匱之規二姓交歡敢議參軍之配一門推重孰逾阿大之賢

答曾氏問親

菅荊代匱奚俟齊姜之求芹藻可羞宜效野人之獻伏承某官世胄寶江左衣冠之表家聲猶魯國洙泗之餘以某姪女固嘗襲荊布而素貧賤可以執箕帚而奉潅埽屬室家之有願式諧鳴鳳之占緊棗脩之告虔遂獲乘龍之喜

答張氏問親

昏姻好合亦已累年情義綢繆殆如一日固應求舊豈復圖新伏承令嗣主簿挺鸞鵠之姿而尚棲於枳棘以某舍弟縣丞幼女襲布荊之素而不廢於蘋蘩發幣孔嘉貽書甚寵視崔盧一時之望固已欣然締朱陳二姓之歡永爲好也

超宗求昏

賣昏久矣浸已成風傾蓋歡然莫如求舊式仳肥家之慶敢問修贄之恭以某長男蚤習箕裘粗聞詩禮偶諸姑擇壻之日亦外家求婦之時眷言啐祝之詞茲益綢繆之固抵巇不用投斧而行魯衛親親自同兄弟朱陳世世不替昏姻庶乎相依脣齒之問可以盡索形骸之外

強宗求昏

磐三請之勤方慙率爾敦一日之雅何貺如之茲者伏承令孫女屬當擇對之年而某小姪強宗適契有家之願命龜獻卜孰雁告

凌薦食芹之甘靡虞於按劒交斷金之利式仰於報瓊

伯宗求昏

手足之情鍾本相求於原隰昏姻之好合茲有望於桑榆盡申執雁之恭永締施松之託某小姪伯宗者屬在諸姑子姓之行而小四甥者實次外家季孟之間應緣兩喜之和奚俟三占之吉覩崖盧之門戶亦何足道哉緊魯衛之弟兄固無間然矣

介宗求昏

訪故家之劒悼既往之莫追賦東薪之詩庶後來之有繼更重綢繆之好盍申燕婉之求伏承令姪女宛如衛女之賢問諸姑於淇水而某中子介宗者端若秦姬之子見舅氏於渭陽固已託芣苢中更欲施蘞於松上故無失故夫復何求新之又新當自今始

表宗求昏

仰崇墉之數仞寒溫之問缺然締高援於一言宿昔之因審矣喜深一老光冒衰宗伏承總幹學士令長女近代名臣之家本朝循吏之後儒風未泯家法仍存以某舍弟尚書第三男表宗方讀父書尚勤師範故聯姻亞遂登通德之門屬有姓名已著繫昏之籍其爲欣幸難盡名言

宏宗求昏

雞豚同社桑梓交陰蚤締嘉姻更申舊好伏承司理宣教第四令女簪纓仕族逢掖儒家俎豆嘗聞蓬麻自直以某尚書舍弟第四男宏宗爲農爲圃方續父菑學禮學詩尚親師範一言作合兩喜成和河鯉之求固慙率爾霜鍾之應厥有由然

壽宗求昏

了無半面未諧窺管之因屬有片言遂契投膠之合涓辰協吉願締華姻伏承令女婉娩有容德門之胄而某小姪壽宗幼孤自立衰緒之餘方申下女之求適際有家之願自慙非偶遽參謝庭玉樹之芳猶幸同聲庶聞嬴氏鳳簫之應

代答

閫夫子之牆竊有執鞭之羣婦相君之舍尚懷拔劒之疑豈謂諸郎擇對之初不問下走抗塵之賤伏承令嗣學士議論獨守家法文章已有父風遇郗鑒之容若無視絡秀之家何有代匱可矣奚為貪鯉之求何貶如之遂竊乘龍之喜

代答

蚤以父兄獲預俊遊之末晚因童稚又塵姻亞之聯集盛禮於一門締交期於三世伏承某人眾謂恂恂無子弟之過而某女子自恐兢兢詒父母之羞重勤慶弊之先適契有家之願莫不代匱毋廢窮閭菅蒯之求可與晤言庶乎東池紀麻之漚

代求楊氏昏

一廛同井密依桑梓之陰百尺干霄遇結絲蘿之託伏承某人汾隃鼻祖號略名家世緒相承風流如在如某者窮鄉冷族陋巷諸生敢懷河鯉之求式仰澗蘋之采望塵瞠若雖同楚越千里之遙傾蓋歡然遂結朱陳兩家之好

代答昏

枌榆同社貌然雞犬之聞羔雁旅庭端若駒蛩之應遂徵一時之幸求諧兩姓之歡伏承令嗣某官襲父祖之箕裘而家法具存以某登仕兄幼女奉尊章之槃帨而婦儀是習榛栗棗脩之贄以辯男女不敢過焉賤繁蘋藻之采可薦王公永爲好也

代余氏答昏

昏姻之合有初方軫楚弓之念宿昔之因未改舉欣趙璧之歸族黨交騶里閭贊喜伏承某官勳烈名臣之世文章後學之宗眷此春秋鼎盛之時獨見歲寒後凋之操以某縣丞弟次女復嗣奉匜之薦庶幾舉柯之恭新楚之束綢繆不替青氈之舊琴瑟之鳴和應宜同白首之歸

族妹再適爲張丞繼室答昏

鄭通德之門在望窮懷附驥之榮傅孝廉之室久虛輒備續貂之乏伏承縣丞宣教漢金張之華門唐蕭許之故家以某云云宦冷枕流門寒映雪烏夜啼而三繞眷梁木之可依雉朝雊以雙飛屬商紘之婁絕聘婦有如孟德睠其亦可哉擇對而得溫太眞豈所望者雖重奢汎舟之守詎敢忘舉柯之恭

答董舍人問親

通德門四牡之路莫窺牆仞之高平輿淵二龍之鄉幸接州閭之末俯膺大貺重以好辭曲敦久要之情永締歡盟之固伏承令孫承務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乃眷女孫組閉婿訓謂昏姻之好莫如通衛之親而聲氣之同奚俟姬姜之貴

代答

寒暄未接輒有意於求通聲氣欣同又何慙於非偶伏承令女巨口處裔選慎云初而某云云陋巷諸生攀援崖岸豈敢惟是昏姻之故殆不偶然庶諸侯儷之求永爲好也

答李氏問昏

書千佛之名夙忝父兄之契合二姓之喜又塵姻亞之聯重勤緹騎之臨加貴囊書之寵伏承某人蚤聞學詩禮襲弓冶之傳以某姪女孫可使奉尊章羞蘋藻之薦乃眷異日游從之好實爲一朝附託之因榮然雁幣之陳過形於褒衮蕞爾聘脩之贄殊異於報瓊

師夔求昏

崔盧大族南北海惟風馬之遘吳楚殊方東西山有洛鐘之應實聚天合昜預人謀備罄忱詞恭陳贄幣伏承知府中大親家令孫女高門華胄尚有餘芳而某姪孫師夔窮巷鄙生初無它技儻遂蒿倚青松之上宜見鸞鳴丹桂之閒南容白圭三復之言偶緣過聽季子黃金一諾之重式伫嘉音

四六雜文

代黃籙青詞

伏以道大弘濟物之功人窮罄額天之禱自中原稔夷狄之禍而一方總蛇豕之妖劫火熾然彌漫萬里胡塵澒洞連絡百蠻慟哭干霄肝腦塗地積骸蔽野釀血流川走燐宵明遊魂晝哭風雨暴露靡一杯之覆春秋莫餽無半菽之分念眾生曠劫嬰釁之深丁一時大盜稱兵之眾貨財蔽戀骨肉聿連淪溺愛河備嘗諸苦漂墮鬼國無有出期是用仰祭極之眞游集黃冠之勝侶琅函藥笈藏室弘開絳節朱裳靈秀來下哀憐眾罪校出三塗金飯玉漿有求皆至尻輿神馬無往不通破昏暗鎖而永離九地之幽乘逍遙游而共集諸天之上

代大醮青詞

伏以天高可籲神應無方恍然精祲之交歘如景響之捷洪惟靖康鴟鞠北遷之後厝時建炎戎衣南狩之初臘火烬天胡騎滿野頭顱系道慟哭干霄脊茲桑梓之區幾作崔蒲之澤里閭橫潰老稚驚奔深虞玉石之焚大軫淵冰之懼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心俯罄微衷首發弘願仰弊鴻造大芘羣生安天步於九重廓妖氛於萬里四郊清謐百口團圓一視冤親普加慈愍建此殫場救恤之日用申葵藿傾向之心祗奉靈科躬陳菲薦集羽衣之勝侶詞藥筏之祕文精意潛交神光下燭雲車風馬無往不通月璧星珠所臨必照伏願俯憐幺麼大畀鴻龐洗滌塵勞來依至道斷除業障虔奉眞游

新居醮謝青詞

伏以棲遲末路獨行萬里之餘睠晚流年未就一廛之託爰屬歸田之日亟從問舍之謀永悼窮猨失木之悲遂諧脫兔投林之喜所願容膝南窗之下坐觀六十年之非盍復存心北闕之中大芘千萬間之意諏龜視日除地亢徒疏決溝川誅鋤草莽甚虔戕害一時昆蟲之命更懼駕觴四隅神靈之愆迺即家庭躬陳菲薦命羽衣之勝侶誦藥筏之眞文俯輸螻蟻之誠仰企雲霓之望蠲除瘥癘應受福祥上有天臨旁無鬼瞰俾同胞之兄弟共臻黃髮之期遂徼福於子孫永保青氈之舊

戊辰年醮謝青詞

伏以雲天溥博大芘羣生螻蟻幺微上干洪造伏念某紹興辛亥歲出守臨安府冥行妄發觸罪南遷仇怨滿前奇禍不測投荒萬里朱知稅駕老幼百口狼狽無歸僑寓馬迹一岙之上而村舍庖煙上薄煬突久燥欲焚天誘其衷夜中驚爆應時救護得免燔燕弟婦胡氏猶子强宗三被危疾救藥靡效賴天之祐得保餘息嬰兒壽老免乳之夕母子阽危亦獲無恙臣弟峴齋心啟許前後七筵敢用昭告婿婺劉氏頃緣幼女蚤逝願追福於後身侍妾鍾氏又以老臣行年懼挺灾於惡曜建茲穀旦祗奉靈科虔誦祕文熏修菲薦誕惟僊聖靡隔塵凡哀閔手足急難之情保全駒犢孤危貧賤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護

壬申年醮謝青詞

伏以天地之恩螻蟻之微何報兄弟之義手足之愛所鍾仰瞻咫尺之威俯罄再三之懇冀垂哀憫以鑒愚衷伏念某始自幼年恭承先訓一門十口同產三人教以詩書安於貧賤布衣革履糲食藜羹相與終身今猶在耳已乃觀兄蚤沒得僭峴弟俱存爰自青衿以至白首中緣際會過冒寵榮嶺海竄流骨肉阻絕旋蒙解網獲遂首邱誓言躬耕不復求仕饋於是粥於是無一日不從歌於斯哭於斯蓋二紀于此云何不淑奄棄而先念其忍死之言固嘗有宿昔未償之負逮此卧痾之日亦嘗申吁嗟歸命之求用是汎

歸家庭延登道侶悉從治命不爽初心高誦靈篇躬修淨供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誠懼其多生身口意之間慮有一切貪瞋癡之罪念此急難之情至切矣俾從逍遙之樂以超然一死一生已抱終天之恨三熏三沐敢忘伏地之祈

癸未醮謝青詞

歸心大道託命至仁住世今八十三年聚族逮千五百指天行代有每懷疾癘不測之憂世事多虞又懼水火非常之變輒仲丹惻仰扣天閽曲軫鴻私俯從人欲蠲除疾恙洗滌罪愆門戶清寧田園登稔養老慈幼有團欒之喜安居暇食無嘵號之聲退省餘生實緊大造雖乾坤之施義無所謝而財獺之祭物有固然爰即家庭恭修報禮罔不敢以貪瞋癡僥求無妄之福乃所願者安平泰優游垂盡之齡

薦亡女水陸文

伏以死生之分定應同露電之觀父子之情鍾尚懷駒犢之愛仰憑十力俯薦一哀伏念某亡女小師自天降凶遭世罔極父罹大謗罪遷于嶺表母懼不測憂死於尊中以覺覺童孺八嵗之餘而呱呱號慕三年之久孤危極矣何恃而存疾病乘之遂隕其命念私門之降戾致瑋女之蒙辜嵗行一周生還萬里不免水火永負九原沈痛之冤示見神通獨仗諸佛慈哀之救是用集桑門之勝侶演祕藏之具乘洞然無盡之燈彌滿眾香之鉢海潮殷地花雨翳空升濟幽明歸依佛祖伏願亡女洗心償一念之債彈指斷三生之緣降伏眾魔滅除諸障觀一切有爲之法悟四大無常之身普門有情俱證無漏

薦亡妻淑人章氏水陸疏文

伏以常住眞心一塵不立妙莊嚴海五濁俱空是故諸佛開眾生之道伏念某亡妻淑人章氏十方便之門自然一念證無上菩提之年好合憂患乖離萬里來歸死生契闊屢臨諱日祇叩眞乘弘宣貝多葉之文賡禮青蓮花之座龍天釋梵水陸空行遊戲神通恭

情當爲眾生說法某人讀書悟斲輪之妙談空契投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彈指千偈猶現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尋迷之領袖牆壁瓦礫皆具法音龍天鬼神徧作花雨

二

老宿下牀已開半藏維摩無語亦涉二門眞心本自不生定法亦無所說某人英特大乘之器圓明後學之宗陋鼠矢之汙褻笑蠅頭之鑽紙俾除疑網尚假言詮有情無情已證未證一音演暢四眾依歸水鳥樹林悉念僧牆壁瓦礫皆說法寶塔現重重之相金蓮開葉葉之新諸佛證明一時作禮

黃林菴請疏

種蒔松楸逮今五世追營香火何止百年評公已潛九泉之幽方老爲續一燈之照淩空飛錫在處隨緣踞地磨博不妨穩坐

龜潭菴請疏

一邱黃壤永依龍象之尊百寶青蓮普照松楸之上某人安心得

法隨處現身揭來貽孤祇樹之圖面係達磨少林之壁栽花種竹不妨宴坐觀空運水般柴自可優游卒歲

牛山菴請疏

百年休歇四大本空一念歸依三生不昧某人追嘗香火升濟幽明弘開十方之慈光賁九泉之室即諸緣而應位看雙履之飛隨所寓而安豈厭把茆之陋□□□□□□□□□□□□□□□□

金沙寺寢堂疏

鴻盤詰隱罷畫叢林昔高僧振錫之初實長者布金之地龍天擁衛可續千燈風雨振淩遂空四壁仰勤檀施共締崇因敢言問疾於毘耶丈室之中庶幾容膝於彭澤南窗之下

太平寺戒壇疏

薄拘羅尊者舍一訶梨勒得無病報身維摩詰居士分二珠纓絡爲具足法施施無多寡隨力助緣將軍指兩囷何其多貧女□一錢夫豈少睹茲妙果共結良因

開利寺經藏疏

欲除空幻當付八還永斷貪癡莫知一舍自非龍華會世世受當來之記留於菩提種生生有宿植之根孰締鴻因遂發無上但乘龍舍之筏自分無盡之燈

吳江教院塔疏

長者布金號阿蘭若僧伽留錫在窣堵波人依十方之尊地接三江之勝龍天棲止百寶莊嚴劫火洞然一夕煨燼仰勤檀施共締鴻因歸然三百尺之高湧青蓮於地上瞳若千萬人之眾摽白月於指端

資聖寺大殿疏

七十年中住世實只是閒看千萬佛所種善根惟有一施應觀法界一切世間凡此現前諸相具足之身皆是夙植三生菩提之種盍增口於妙果弘用益於當來歌利王割支體斷若虛空忍卽人賤金玉視諸涕唾願積太山一簣之溜用合浮圖百尺之尖睹此

勝緣故應喜舍

請妙印大師正機住龍源菴疏

一世解鑣尚存馬鬣三歸集福今在龍泉伏惟某人舍衛國之比邱祇陁林之上首安心得法隨處現身九節烏藤去作閒雲之伴一邱黃壤伊習法雨之滋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善有根封殖則生福有田投種則獲恭惟三世佛亦號兩足尊俾眾比邱開萬善之門爲大長者集諸福之地爰因廢刹重建道場檀施一開龍天咸會生生世世爲善知識共修無上之緣子子孫孫現等官身更結未來之果

洛社開利寺三門疏

六觀如是莫保百年見在之身十力無邊嘗種三生未來之福菩薩若龍象所棲適踞通津戎馬荐至迨今起廢凡屬當仁百堵嗣興千金樂施善根堅固佛果圓成了此一大因緣宜獲無量福

德華嚴輪藏疏

一乘法輪三身普現十蓮華藏九會同音故諸佛開大方廣門爲眾生滅貪瞋癡罪四十九年如來說法五十三位菩薩現前善利弘開妙音演暢盍資眾善普證大緣由進資以成山積盈科而至海不住心不退不轉無量福無數無邊凡我華嚴昆中共證然燈佛所

請僧了義住牛山菴疏

同產五十年爲昆爲弟孤墳二百里依佛依僧愛統弘因增崇善果恭惟某人舍身得度住世隨緣拄杖經行松楸改色結跏宴坐烏鵲來巢庶憑十方之慈大芘九泉之壤

楓橋砌街疏

車輪覆井彭公之懼溺則然乘輿濟河鄭僑之樂施如此乃眷吳閭之北實惟惻水之衝冰雪之辰風雨之夕陷泥蹶塊駕萬斛之

舟挽爲捫蘿爭一綫之路呻吟相屬顚仆盈前欲山諸積滯之中
共賓此坦途之上雖道路橋梁不治盡現宰官身而山河大地皆
平實行菩薩道

茅山鶴會鑄鐘說

望中天之華表以迎遼鶴之歸建東序之金鍾而聽蒲牢之吼惟
仞曲洞列靈儻之籍實嘉平脈著肉紀之謠念久闕於鴻音當仰
資於衆善百求百得聚千鎰之多而後成大扣大鳴徹九地之幽
而皆應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吳道子畫酆都宮而懼罪者不殺韓吏部題木居士而求福者無
窮雖名四大假合之身自成一念眞實之相庶憑善知識結此大
因緣啟發眞心極種種相好莊嚴之妙增崇報地爲生生福德具
足之因

黃林西菴請朋老疏

一杯壠上蔽柏城拱木之陰衆香鉢中具桑門伊蒲之供肆崇善
利凡屬當仁恭惟長老朋公徧住叢林久提祖印嘗擕十字路把
斷要津今蓋一把茅結跡穩坐雖云無住相盍戀三個之桑貞成
不動尊當面九年之壁

虎邱修御書閣疏

層邱勝地龍象之衆高棲藏室寶儲奎壁之光下照長廊千步高
閣三成風雨震搖日星穿漏眷吳門之奧境占浙水之上游欲仗
衆緣共作佛事山川炳煥復見龜圖出河洛之中楹桷焉崇共看
龍華照人天之上

教院興造疏

修具足相惟有莊嚴滅貪癡凝罪惟有布施恭惟大檀越皆兩足受
報之身更發菩提心爲三生種福之地供毘耶城香積之鉢轉光
明藏貝葉之文開大施檀林建寶蓮華坐娑婆世界內舍不貪不
吝之財堅牢庫藏中聚無量無邊之福

介之屬貸其一時網羅鼎俎之虞洋洋焉得其所哉舉有不驚不
怖不畏之心噫嘻乎不可尚已應獲無量無數無邊之福

普利寺建三門疏

布黃金爲行道之場踞青蓮作說法之座況諸菩薩現身之地亦
大檀那種福之田一刹方興重門未立盍資具足布施共結一大
因緣助發善根增崇勝果及今住世莊嚴佛土稱梵帝之宮必定
當來圓滿報身現宰官之相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士營堅牢寶藏世尊開方便法門自惟浮生四大無常之身莫
如歸命最上希有之法仰憑博施共結勝緣儻容此身度世依佛
依僧敢忘他日指軀報恩報德

大醮疏

邊庭不靖每懷填壑之憂戎首自焚始有息肩之望天未悔禍而
飛蝗作沴人無寧歲而洚水擬災巢木而居懸釜而爨田廬蕩析

老幼驚奔天子徹膳避朝大臣屏居待罪詔音下而蠲除逋負荒政舉而廩恤流亡賢士大夫固已分憂顧巨富長者所宜共休戚人窮必啟盜奪之變歲飢將稔疫癘之虞欲備非常盍申善救是用發弘願致籲天之禱庶幾闔四境有卒歲之安冀斥金錢粟帛之餘少佐香火瓜葉之具天道不諂神聽無私共罄一誠宜蒙休應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炎正肇卜年之永朱明紀彌月之祥凡我有生舉同是日俯申洪願仰扣冥乘伏願繼明如日之升立極配天之大獻華封人之善祝齊南山壽之不騫集阿蘭若之妙因等西方佛之無量

二

火流周屋而肇興王之迹風入舜弦以開受命之祥玉坐傳觴千官列侍寶坊修供萬德同音伏願追五帝之高蹤邁三王之遐躅降年有永見黃河千里一曲之清受祿無疆聽嵩嶽萬歲三呼之

祝

三

火德運而啟造周興王之業夏日至而肇王商立子之符草偃舜風葵傾堯日伏願福祿之盛如川方增功德之隆與天無極車同萬里陪西池阿母之游統接千齡應南極老人之瑞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蘭殿儲祥慶千齡之會祇園薦祉磐萬國之歡伏願大寶齊斗極之高丕基侔磐石之固汗南山之竹紀莫大之功勳閱東海之桑介無疆之壽福

二

莞寢儲休瑞氛紀生商之候牢詞錫羨猶蘭開胙漢之祥凡在照臨舉同慶賴伏願弓櫜戈戢粟腐錢流驗泰階六符之平俾彝倫九疇之敘農桑三萬里而永燕韓圖之固眷秋八千歲而允符椿壽之長

序

東平集序

觀文殿學士東平呂公以文學政事被遇神宗皇帝於熙寧元豐間進居從官大臣之列魁碩大尊顯三朝十直殿廬四易旄節奇龐福艾獨殿諸老享壽八十薨于賜第終始大節具載國史而平生所爲賦頌銘碑制誥冊命書奏議論之文數十萬言藏於家凡若干卷號東平公集方是時也海內乂安二三大臣或操法令以斷天下事而稽古不至秦漢以上天子慨然振千歲積壞之蠱以追迹二帝三王之治尊經崇儒宗王賤霸張皇大中不雜他道一代彌文炳炳煌煌皆詩書禮樂仁義之實而左右前後之臣非通經學古鴻文大手筆足以潤色太平者皆不能稱其位公自遠方召見擢侍講帷掌內外制録三司使遂躋丞輔魁名碩實爲世大儒一時學士大夫慕其風聲奔走談説以不及爲恐余讀其書然後知公遭遇之盛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殆非偶然者也自六經之道熄而百子各自爲宗怪奇可喜之論雜出於其間而六代弦匏之器雅頌之音已不接於世俗之耳目如張釋之固無甚高論文帝猶曰卑之秦孝公聞帝王之道三日而無所見焉士中有所挾者莫不欲夸見所長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流落不遇伏巖穴以死無足怪者惟公親逢聖主明道術於絶學之後稽微言於將墜之餘志合言行應期而出不數年遂參大政謀謨讜議勤講論思典冊施諸朝廷樂歌薦之郊廟扶衰捄敝尊主庇民之言豐財裕德治兵禦戎之策彌綸政事之體不膠於古推原道德之旨不悖於今聲氣相求風動雲興如龍吟虎嘯如鳳鳴高岡之上也醉嚴義密追古作者如彈虞氏之琴如鼓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也大音希聲震越煇煌如鈞天之奏撞千古之鍾振萬古之篴也公之文章用於當世傳於後覺此非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者乎雖然公以大臣踐歷中外四十年嘗一斥建安再貶宜城而

孫某爲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繇漢訖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於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苟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弊作者衆矣詞句僞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蹙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於斯文左太沖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於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爲辭章如唱士禹嗙昌歜爲一痛賙寐干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壞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者必寓之於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於心者亦必寓之於此伎

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鍾大鏞扣之輒應愈扣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於文章間與年俱老與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

其詩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藻字彥章云

參政兄內外制序

嘗聞世之君子當以功名事業傳之天下後世不得已而後見於言語文章而爲之空言何謂空言騷人墨客賦上林記雲夢夸雄鬪麗諷一而勸百謂之空言可也俚俗學說譊然刻舟記遺而不切於事謂之空言可也糲臣寓公登高望遠撫劒長歌擊缶而呼烏烏以自鳴其不遇亦謂之空言可也若夫鴻儒碩學之士逢時主擅大手筆布宣德音潤爲大號四海震動沛然如雷霆之發疾風驟雨之至故有驕荒絕徼倔强不臣之虜征誅所不能加者傳檄可定也跋扈梟雄驕悍不軌之臣法令所不能制者折簡可呼也載筆而往姦臣賊子懼而受惡固嚴於一斧之誅也赦令之行武夫叛卒泣而悔過固賢於百萬之師也一字之褒如華衮一言之貶如挾纊天威在顏不違咫尺而文章之功益侔於造物矣謂之空言可乎參政公自幼學號神童兩著名籍於禮部遂收其科又舉宏詞爲第一累踐冊府再遷尚書郎復入祕書爲少監蓋仕朝廷十五年專以文字言語爲官常精深華妙可薦郊廟被之金石而大臣莫能用紹興初召見獨爲上所識遂擢石史俄拜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爲學士當是時大慈未除羣盜相扳而起四方多事大駕蒙塵凡上所以議難定功憂閔元元之意一時代言之臣惟公獨當上意惻怛深厚坦然著明天下傳頌以爲口實既參政爲丞輔矣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爲之聖賢相遭於是爲盛

堅刪取其要顏師古爲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韓吏部云儿爲文辭宜略識古字而溯於所習履常蹈故讀書經文趣了目前不求其解至有伏獵侍郎弄麾宰相貴爲公卿遺臭千載可爲太息宋沈約憮然閔古學之壞力振起之思與天下共識龜鼎烏迹之遺趨高頎妙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難字過目無復含糊囁嚅之狀時有王筠誦郊居賦而擊節稱善獨在雌霓一語文從字順各識其職高下抑揚自中律度如流水高山慶賞音之一遇也弘農楊公博極群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熙寧中嘗召試中書進換文階掾三衛且顯川矣會大臣當國欲用爲臺諫排斥所不快者公笑謝不願也明日有旨還復東頭供奉官進閤門祇候始見疏斥天下至今稱之今老矣强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蓋未衰也於是出乎生所著切韻樂與學者共之昔仁廟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愼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類篇集

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爲之勷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募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行今楊公又卽其書科別戶分音爲條爲圖四十四推四聲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譌清濁重輕形聲開合梵學興而有華竺之殊吳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離爲上下篇名曰切韻類例嗚呼自靖康之亂中祕圖書之府與夫私家所藏習書之非焚滅爲灰燼無遺者學者訪異書問奇字屬古文漫然無所考按始有牆面之歎得公此書可以窺見自然與聲俱生之妙破流俗附意生文之譌不待旁咨久察窮竟遠紹具見於一圖二篇之中不必有曹憲可以備顧問不必有揚子雲可以備劉棻好奇之訪不必沈休文韓吏部文章之作宮商相變低昂殊節自應古法鑒者當自得之公名某字某自號嘯翁云

竹亭詩序

胥君澤民游太學十年試有司不合棄去家于臨川之宜黃地偏俗美千嶂林立二川交流環堵蕭然雖雞犬皆有自得之意澤民儀狀豐偉白晳美鬚聲如世開所畫曼仙劍客酒酣抵掌論事則練明達亮亮可聽盜據臨川羣偷乘閒竊發里中惡少年相扳而起澤民馳一介召集庭下以禍福諭止之且發廩以振其急官軍大至盜齊建昌官吏捕逐囂與磔羣倫城上以徇無脫者少年感悟以手加額曰活我者胥君也誓以死報未幾楊世雄擁眾數萬焚崇仁掠宜黃境上一方騷然澤民選可用者百餘人伐木柵隘口伺其至則被髮持梃鼓譟而出世雄大駭盛兵臨之百餘人者植立不動世雄叵測爲退舍三十里一夕引去嗚呼建炎之亂吾君側席求人如不及以澤民之才小試於一鄉所立如此而愷奇負氣恥於自售乃放浪山水間舍旁植巨竹千挺引水環之美陰可蔭將葺茅竹爲亭與客飲酒吟嘯其上以終老焉於是各賦詩一章以餞其成澤民豈終隱者乎雖處蓑中其未立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放者也詩成聯成大軸屬余爲序

尊勝陀羅尼經序

余閒金剛智三藏所譯尊勝陀羅尼經而以加句者爲善本勝妙獨出而不疑於大藏歷年浸久時見於殘編斷簡之中學者疑之有僧齊璧者遂著論以黜其僞大比邱智標僧中龍象儒釋兼通讀齊璧之書而歎曰風俗之壞妄言無行之徒依倣經傳欺世取名而謾聞異說往往竊出於其閒然亦不可以此故疑其眞況佛語誥誡語涉流沙萬里累數十譯至中國而後與華言遍錯令喜事者崇飾妖言疑誤後學乃託於梵唄不可通之語豈理也哉於是博采傳記得唐人人勸善錄三卷而尊勝加句實佛馱波利舊本金剛智三藏所譯也有侍御史武轍與慧琳法師之文紀次甚眾或由夢感或由神遇八部龍天之所護持一切諸佛之所印證互古今異天擾積眾口之傳字字句句若合符契無一語之謬而齊壁以厚本黜之誤矣按轍自序其妻死於永泰始訪善本獲之而韓文公有弔武侍御畫佛文其辭云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疑卽轍也然文公生於大曆戊申其云當年喪其配則轍之圖西佛蓋非文公時其後公見其畫乃弔之耳嗚呼辨古今事當否正羣書譌謬雖吾儒亦難之末學承謬尊信口耳葉公見龍而驚楚人抱玉而泣明月之珠暗投白黿之音實和識眞者少可爲太息標公博洽有文援古知今覽百氏諸子之書考次前世名臣勝士之所紀載遠追慧琳之遺近質齊璧之妄推見至眞開示後學以口證耳無可疑者序而志之俾刻示其徒亦有警也

語本序

華陽王氏世以儒名家在岐國公又以文字典掌三朝誥命踐大官爲宰相而王氏文章遂擅天下猶子龍圖公讀書屬文辭豪健傷壯有家法而尤長於爲吏宣和中太上皇召見言治道中上意累擢部使者皆有名蹟建炎之亂盡載其孥南走閩中居閒無事除治一室悉取眾書讀之舊嘗著類書號語本至是書成自上古聖賢秦漢以來百子太史氏騷人墨客天文陰陽律曆卜筮占相

兵家族譜古文字學山經地志方言俚語浮圖老子外國之說靡不載手鈔數萬言至連篇累牘不能容即物著名因事立言皆有所自博采傳記掇取爲書以類分之號語本云昔大丞相華原鄭公與客坐客有言利市者丞相顧公曰何云利市公答曰說卦以巽爲近利市三倍豈謂是耶丞相大喜口然公語本之意蓋始於此公聰明過絕人事無劇易迎刃立解一時士大夫謂公當以功名顯屬時多虞周走山海數千里之遠嚴居野處無所寄意於是推原鄭公發語之因纂輯舊聞各從其類著爲一書以遺後之君子凡閱書五千餘卷雜爲二百四十篇積二十年而成可謂盛矣余竊悲近世矯誕之士褒衣大帶禹行舜趨賣聲名於天下扣之焉取於斯也嗚呼聞龍圖公之風亦可少愧矣公名某字某云

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年二十

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外郎從卿貳秦事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廷徽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千言俊邁過人老於文學者皆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歎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子爲知己挺立搢紳間蓋自重濟然無所詣已乃登冊府尚符璽爲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不附己出公于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爲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爲學士詔令口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翟公巽者皆歎異之余一日過公出內外制凡若干篇屬余爲之敘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於心應於手朝出九重莫行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人曉然如推置赤心於其腹中者惟陸宣公一人爲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遠

文將墜之餘天下靡然從之一洗老生常談腐儒俗學之陋居亡何臨川王文公南豐曾公繼出公後儻實舍章待倡而發如雲從龍如水赴海如大呂之應黃鐘氣燄相薄莫校高下一代之彬文郁郁乎不可尚已元祐中豫章黃魯直獨以詩鳴當是時江右之學詩者皆自黃氏至靖康建炎間魯直之嫡孫徐師川二洪駒父玉父皆以詩入進居從官大臣之列一時學士大夫向慕作爲江西宗派如佛氏傳心推次甲乙繪而爲圖凡挂一名其中有榮耀焉故尚書豫章胡公諱直孺字少汲少工於詩語出驚人魯直一見擊節歎賞指示佳處述數十語表而出之今刻石在焉然公之學不專爲詩他文皆稱是筆力雄贍操紙立就所爲賦頌表啟記序銘贊之屬溢數萬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不見刀尺紹興初以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於心應於手朝出九重莫行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人曉然如推置赤心於其腹中者惟陸宣公一人爲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遠

發落筆千言坌然湧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冊多出公手四方傳誦號爲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從官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婕妤會公當制是夕御禮趣進告甚急翌日對輔臣稱善有詞垣得人之語已而選用從臣押皇子生日賜物上曰無逾某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者謂之雙笏公嘗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過二制而上則併召二員者謂之雙宣公嘗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公解衣據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淵聖嘉歎久之繼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爲翰林學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於是慙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爲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達者遂論次以爲公書首

西山老文集序 紹興甲戌八月

宋興文章猶襲五代之弊自歐陽文忠公起江右尊明道術於斯

沒後二十四年公之中子右宣教郎通判處州裒集公詩文爲一十四卷以書抵先友孫某曰先君與公同朝爲侍從且厚善願有述也余實論三巨公相繼出江右爲世大宗師其外有二劉三孔王文公之子元澤曾南豐之弟子開與鄧聖求李泰伯皆以鴻儒碩學相望三四州不過數百里之間今胡公又出而與諸作者爲竝江西人物於是爲盛

丹陽集序

孔子之徒三千設四科列顏閔以下十人而文學政事雖游夏求由之賢不可得而兼也將相大臣端委一堂折衝萬里以身進退爲國輕重其視文章一小伎耳固無羨於空言儒學之士脩身事主以就功名時命大謬則退處一室著書立言張皇大中啟悟後覺雖不見於事業亦足以不朽矣二者不可得而兼亦其勢然歟左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丹陽葛公自髫丱以奇童名里中年十六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禮部遂收其科文館林公子中愛其文

薦試學宮公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試宏詞皆中第一於是名聲隱然動京師始去州縣更內外學官之選校中秘書入尚書爲郎當是時天子輯瑞應講蒐獮口報禮上下四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瓌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交口譽歎謂公卽日典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追湯盤周誥商詩魯頌之作稍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權大司成遂躋法從會新宰相用事與公有連袂都去國公聰明疏達典數大州首除一二兇猾之亂治者寘諸法然後簡節疏目以柔道理之而尤詳於折獄躬自臨聽不以屬吏往往得其情於片言以故所涖多平反無侵冤者燕山之役詔州縣率兒夫錢而以乏軍興俟官吏之不如詔者公時守湖度六縣民力所堪奏蠲其半湖人至今思之公施於政事又如此既沒有司議行易名以道德博聞曰文安樂撫民曰康公應二法謚曰文康政事文學可謂兼得之而卒不大用可爲天下惜者也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裒次公詩文八十卷號文

序

送王予欽歸夔子序

王子欽本將家子高祖太師兗國公被遇眞宗號十節度兗公其一也靖康國破子欽從兩兄避地襄漢間未幾襄漢亦大亂子欽遇盜幾不脫盡亡其貲贏身獨行浮襄江泣衡山少閒桂陽道哀吉遂抵江左會予得罪南遷又從子走臨川涉淦水復緣衡湘路踰桂嶺出象江上子欽慷慨有氣節喜讀書尤長於詩轉徙六七年不知家存亡往往縱酒歌呼自遣余不嗜酒亦復歡然竟日而不知身在客中也居久之蒙恩北歸又攜以俱北至晉陵從余殆千餘日也至是其兄以書自夔子至一兄與子欽同時遇盜以沒而子欽之婦與子俱無恙夔子在西南距晉陵五千里子欽貧無以歸乃飄然徙步而往一夫荷擔以從余不能留也乃舉酒屬之曰大丈夫資逢盛世當折尺箠笞兵萬里外一取單于不幸志不就則捐軀戰場以馬革裹屍而歸者有之矣或馳單車絕大漠使不測之虜韜雪餐氈杖節海上而其婦已更嫁者有之矣或遭遇明主置諸左右不幸小人居閒中以危法則投畀嶺海之厥倡蠱蛇虺魅魅而不得歸者有之矣今子欽久客不遂而困垂橐以歸跋履山川蒙犯霜露不爲將不爲使不立於爭地而有兄弟妻子相見之喜一日入竟顧省其家嬌兒稚女天吳紫鳳顚倒短褐之上叫怒索飯問事挽須在昔人不堪其憂而子欽阻絕於兵亂六七年之後一笑圖樂乃可樂也然則子欽去之果而不能留也豈不宜哉

送方嘉謨判官序

崇寧元年秋故司業方公自安吉宰持漕檄抵常州考進士試今平江府大學士張公襄然爲舉首而余亦在選中時吾州之士羣至於有司者三千人鄉老儒先以經義授諸生爲領袖者益以百數余少年貧甚居閒舂舂無稱道一旦被薦選薦名於禮部閭里

送稅得之序

戶部稅公初以進士起家上饒紹聖中銓尚書郎出爲部刺史道過光黃間顧見林壑深茂意欣然樂之既老倦游買田築室居焉聚百口爲寢邱大族今臨川教授文林君得之公第四子也靖康建炎天下盜起得之兄弟攜挈寓四方皆遇盜以沒而得之獨無恙然幾亦不脫於虎口得之泣曰吾不幸一門殘於盜吾不忍獨生於是徒步間行絕江竝長淮抵淝水上卽其兄若嫂與其兄之子遇禍之處卜地葬焉又循淮北走荆湘披榛莽沐霜露觸虎豹踐蛇虺冒萬死一生之地訪其兄之孤於澧陽而得二雛於民間捐重幣贖之與俱還益周走水陸往返殆六千里寒暑易節而後得至於此也已乃詣公車上書具其事告於朝詔錄其孤二人者而得之訓導拊養積六七年皆爲成人男曰某今尉常之晉陵女擇士歸之而畀以所命官於是得之亦赴臨安而過余別余曰得之負高世之行卓爲搢紳標表公卿大夫舉知之又嘗以文辭射策中甲科且十年方仕江左以經術諸生而未進於朝爲可恨也

余聞漢盛時置三老孝弟二千石而賜爵爲父後者至舉直言必求於惇樸信厚有行能之士以故妄言無行假仁義探囊誦詩禮發冢而以矯妄欺世取名者皆擯不用故功利之實著見於天下而孝宣總核之政致中興焉今豈不如古耶得之必不久留於大江之南也

送鄒志新序

某以紹興二年負罪貶嶺外道過臨川少留志新自宜黃馳二百里勞余於曹山佛舍一見如舊識未幾志新之子次魏亦來次魏少年有聲場屋間神中出所爲文清雄雅奥有作者風而執禮恭甚如見所長者四年某蒙恩北歸抵臨川志新父子來逆於境上余感其意枉道二百里相隨至其家爲治具三日送客皆止於宜黃獨志新追蹤至城東角上歲一遣介持書餽問安否又四年而志新自臨川至志新剛介少與不交世事屏迹杜門雖鄰牆不相請謁乃獨顧余於擯棄流落衆人籍蹂之中別去數年相望二千里外一日具輕舟臨門墮刺驚駭且喜倒衣從之執手懽然秉燭相對接語通音恍如夢寐益留十日而後返也某謂志新曰爭名者必於朝爭利者必於市今天下之阨窮遺佚而車轍馬迹不接乎朝市如吾志新者幾希矣東馬梯山乘桴蹈海探穴搏猛虎之須泳河嬰驪龍之頷雖機穽當前抵冒而不顧然後入乎爭先有力之強者志新惟無所求也故千里命駕不於朝不於市而過余於羅爵之門促席晤言不及榮利興盡而反翻若虛舟此天下之奇男子非世俗之所能量也余何德以堪之酒行書之以識別云

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惟山川清和淑靈秀絕之氣旁礴委積於天地之間常爲一時高材勝士騷人墨客攬取以爲文章翰墨之用唐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猨狖所家魚龍所宮往往遊焉故其爲詩疏蕩有奇氣張燕公以大手筆擅天下左官岳陽而詩益清婉人以爲得江山之助某族兄參政公之子曰大雅自少時已有能詩聲句出驚人無一詞常談陳腐之語會參政公謫泉南再徙江右而置家於溫之永嘉於是稍出而涉世周走數千里外踰閩嶠泝劒川竝潮陽南海之涯出庾嶺下已乃沿章貢走廬陵道臨淦水以望豐城繇撫信衢嚴入于吳中少留錫山家舍航漕渠瞰渫江之濤窺禹穴徑剡谿循天台路以還五六年轍跡半天下山行野宿登高望遠慨然想見古人而尚交於千載曾中浩浩焉與曩者異矣一日盡囊所爲詩數百篇出而示余清新綺麗姿態橫生如煙雲之吐吞草木之華滋山水之奇秀閒見曾出靡有定態信乎所謂得江山之助者也頃參政兄以文儒宿學命一世踽顯仕爲時宗工至是闔門卻埽焚棄筆硯不復爲文乃有子嗣守家學而瀾澤之學成行尊議論日新嶢嶢舉舉立乎聖賢之徒遂亢吾宗余三復其詩嗟歎不足將行矣迺遣之以言俾持歸以爲親壽

送張承祖赴嘉興掾序

大理寺丞贈正奉大夫張公以廉靖清修聞於天下司馬溫公特深知之崇寧初沒於鎮江之金壇寫舍既沒而家益貧正奉生三男子獨好謙爲壯子處文仲誠尚幼也於時里中長者飭子弟從好謙受業者數十人而處文從其兄學尤後異日以有聲未幾好謙策進士第稍遷太學官處文亦中甲科試詞學兼茂又中之擢升冊府入尚書爲郎歷左右史試中書舍人而好謙逼判祁州不幸遇疾以沒處文方迎婦幼以養會靖康建炎之亂奔散四出處文寓晉陵婦家得疾又不起後十七年余送處文之葬始識好謙之子超宗者美秀而文進士帖對皆可喜余歸謂舍弟季益曰好謙力貧教二弟處文遂以文詞中兩科躋法從爲世聞人好謙官止朝奉郎又不幸蚤世今見其子頭角嶢然余固知好謙之必有後也時季益方爲幼女擇壻遂以歸之好謙沒時超宗方在襁褓中安人孔氏斷然守義不嫁蓋有得也安人知古今善談論前言往行歷歷可聽超宗讀書識字皆安人手自教也超宗亦孝謹食貧如其翁時日孳孳營一味之甘唯其意之適今將赴嘉興掾喜而告余曰栖栖法曹掾韓吏部實舉居之在超宗足以貸負米之勞矣余亦爲之助喜且曰天定勝人此古語也好謙高行著於家閭位不副德奄忽下世今有子矣姑勉之以待其定超宗將別出緝索余書遂次其語爲序以送

樵居集序

樵居集者故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平江章公之文公沒後三十四年公之子右宣教郎知臨安府錢塘縣萊次公之彙爲三十卷公諱統字子上皇考太師莊敏公以智略功名冠天下率官右府尊顯三朝公少讀父書俊偉辯博過絕人莊敏公以郊祀恩奏任公辭弗就試大學爲舉首一上中進士第主河陰縣簿洛尹忠宣范公一見以爲國器薦諸朝當是時莊敏公帥涇原嘗出奇兵生致兩大酋威振西州戎人懼逃不敢竝寨有奏議數百篇皆山川道里城池堡障莫府文書芻糧器械選任將佐蒐簡士卒攻戰守禦之要公時主機宜文字離爲四十七門著小序二卷其後入尚書爲郎進起居舍人且大用矣會蔡京復相讒人中以蜚語抵罪去國已乃上書謝事歸老于家直舍南營一堂聚書萬卷集古金石錄千卷闔戶垂帷不問家事積思於經術常病諸儒傳注之說是非頗謬於聖人與夫史氏異同諸子純駁之辯爲訓義七卷發明奧旨推見行事得失之迹多先儒所未達其外有古律詩表啟序記碑志銘贊又數十萬言其言質而不俚辯而不華卓然有濟世之用非若前世一偏一曲之士晝脂鏤冰角無用之空文徒爲耳目之觀者也公剛明精練長於治劇發摘隱伏號稱神明某嘗銘公墓概見一二矣今不復載獨論公之文以爲書首

送刪定姪倅越序

聲律之學盛於楊劉號西崑體一時學者師慕駢四儷六枝青配白撚須飄琢肺肝鐫磨鍛鍊以求合均度故有言浮於其意意有不盡於言如夏英公牋表皆是物也逮慶曆嘉祐間歐陽文忠公以古文倡而王荊公蘇東坡曾南豐起而和之文章一變醇深雅麗追復古初文直而事核意盡而言止譬之行雲流水遇物賦形體質自然不見刀尺於是天下翕然以爲宗師刪定姪余愛其尺語最工邇來作箋啟它文亦稱是比赴會稽別乘攜文過別詞句溫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而無艱難辛苦之態音指華暢自中律呂蓋進乎技矣熙寧初曾南豐自冊府出爲越倅類稾中有云卧龍齋作者即越倅所爲文也其序鑑湖數千言引古今盡得一湖數千載利害之實議論詳博文辭雅健如西漢一志今刪定姪亦踐此官退食之餘盡讀未見之書資其博以與古作者並余又將觀其文以爲採道淺深之候歲次己卯十一月

谷盈通說序

余友呂叔共有聰明敏達精練過人之材可以治劇任重而投閒不用歸治一室取舊書讀之自號谷盈子叔共故觀文東平公之

孫自少時侍父祖觀道德聽教誨博考傳記得古聖賢行事之迹與夫一時先生長者搢紳大夫之談浮圖老子方技之衆說凡可以本人情輔世教爲日用常行修身治心之要而不入於罪悔者集而錄之爲一書號谷盈通說叔共曰士有采薇茹芝餐氷謚雪掘鼠餘而食者有衣破肘見履敗踵決懸鶉百結以爲衣者吾不以望於人以此望於人則不通矣士有脫驂指困捐千金以周人急者有嬰孩墮塹虎伏劍以死王事者吾不以求於世以此求於世則不通矣吾所著善言非驚世駭俗之言皆人所當言者吾所著善行非崖岸斬絶之行皆人所常行者所欲廉者非不取也取其所可取則謂之公廉所欲儉者非不予也予其所欲予則謂之公儉好名非也吾與之好名無欺愚惑衆以干名求富無勞神苦形以聚富持數珠者記善也胡不記惡記惡則成吾善矣營貲產者治生也胡不治死治死者則善吾生矣聞人過勿怒修歷以致吾義強辯以立我者理必屈莫若從衆勉強以從人者勢不久莫若任運以至事君親治官府居鄉黨正閨門交朋友奉祭祀遺子孫御僕妾一皆出於常道坦然明白易知易行無甚高難行之論無迂闊難信之語斷斷然如五穀可以療飢藥石可以伐病茲所以爲通者歟叔共又曰貴者稱君子賤者稱小人此其外也勿視之爲輕重余觀優人被衣冠而坐指揮叱咤旁若無人忽然視夫爲牛童馬走則擯而受笞此一人之身耳貴賤何以異乎此叔共又曰樂者爲佛菩薩毀者爲禽獮非其實也勿聽之爲喜怒余觀兩手拱而揖人則欣然而喜戟而詈人則怫然而怒此一人之手耳毀譽何以異此是書也可以書紳可以銘坐可以終身行之而立於無過之地是故不可無傳也叔共名靖官右朝奉郎叔共其字也紹興歲在庚辰五月晉陵孫某敘

押韻序

王荊公讀眉山集雪詩愛其善用韻而公繼和者六首張文潛雜志載東坡論韓公詩七言有上六字爲韻設者君不強起時難更是也五言有上四字爲韻設者挂一念漏萬是也惟杜子美語韻天成不見牽強之迹則作詩者以用韻爲難蓋如此李師武得官建康家居待還次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韓吏部柳儀曹四家詩以禮部四聲之次集而錄之以類相從號李杜韓柳押韻凡二十四卷以示余余曰詩自蘇李更號祇建安七子晉宋鮑謝之作至唐極矣而李杜韓柳勝妙獨出格力自天淩跨百代爲古今絶唱本朝王荊公蘇東坡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詩律精深句法高妙同以追配商那魯頌而其著論尤難於用韻師武摭取四家韻語類聚羣分會而爲一不待旁搜博采開卷了然盡於一睹如觀武庫之兵宗廟之器粲然畢陳于前矣余觀昔人即席賦競病二韻率然而稱工終日琢句擬推敲二字而書室畫肚不能定則是書也騷人墨客得之推見古作者措意立言於用韻之間以助發妙思可以得師矣師武宣和丞相少宰之子孫好學強記讀杜子美古律詩十八卷通念不遺一字學春秋尤深於左氏爲文工於詩官右朝散郎監行在糧料院名濱老師武其字云紹興歲在庚辰五月晉陵孫某序

曾公卷文集序

南豐曾氏太平興國中諫議大夫密國公諱致堯哲以文章有大名著仙鼇書西陲要紀中台志等書百八十餘卷藏於家歐陽文忠公銘其碑有子曰太常博士魯國公諱易占能傳父學著時議數十萬言皆當世要務將獻之朝行次南京遇疾卒不果上訓國王文公志其墓生六子多知名而三人尤稱於天下曰中書舍人輩以文儒道德爲學者宗號南豐先生曰右丞相布以正言直道歷事三朝有勳有勞在受之籍謚文肅曰翰林學士贈高文碩學出處大節與先生齊名謚文昭皆有文集行於世今寶文公丞相第四子也諱紆字公卷年甫八歲南豐先生授以韓吏部詩一覽而誦先生喜曰曾氏代不乏人矣既冠學成文昭讀其文大驚曰文才出於天分可省學問之半於是吏部尚書彭公汝礪翰林學

士登公溫伯舉試制策未幾科廢不果召公時少年以大臣子積習名教無一點貴游驕吝之氣屬文辭落筆千言相事析理命物託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俊壯豪健如走阪丸如建瓶水疏暢條達無間斷無艱難辛苦之態一時老師宿學名人巨公交口譽歎謂公他日必以大手筆繼文肅文昭之後徽宗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文肅拜右丞相悉召陳瑞鄉浩龔夫等爲臺諫官而蔡京曾朋附那怨誣詆宣仁太后爲大姦慝不去必亂天下首斥去之居亡幾京入相興大獄修故怨公父子皆抵罪徙置湖海終京之世二十五年而曾氏子孫無一人仕於朝京死朝廷稍進公守方州刺一路且出爲世用矣而京黨李光誣奏公爲眞州通判時聘籍中一妓爲妾知楚州時交中貴人冒錫帶之寵又免所居官去久之公移書宰相有云內府兼金何曾入夢淮南別乘恐是前身以斥光之妄廟堂傳笑以爲口實公文章固自守家法而學詩以毋夫入魯國魏氏爲師句法清麗絕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黃庭堅魯直

遷宜州道出零陵得公江樓書事二小詩愛之書團扇上諸詩人莫能辨也嗚呼公之文足以書典冊公之詩足以記雅頌而卒不遇以死彼處從官大臣之列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爲說以自恕者公雖不遇於世亦何恨哉公中子忻奉議郎興化軍通判集公詩文爲十卷詒書先友孫某爲之序宣和初公倅京口攝府事郡有西樓公撤而新之爲文記其成雄詞桀句始與樓稱余與坐客韓駒子蒼張恣處文舍人三讀稱歎其辨言章一敬乃與范丞相者今皆不見於集中則知公詩文遺落者尚多也公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已有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彥章識其葬故不著

書跋

書泉山贈言後

故樞密劉公通經學古以聖賢爲師而有得於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味其言想見其人於千百歲之後剛毅沈塞志節侔然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公之子唐稽宇林宗少年時已能嗣守家學治一室曰養浩齋此吾先君子所以遺子孫者儻於是弼不敢舍是一日而嬉當是時翰林學士汪公彥章以文學名天下會朝廷設十科選士彥章獨推林宗薦諸朝又發明浩然之說爲記刻之其略曰子劉子年二十餘居若谿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聞非其人不交也已乃出佐閫舶於泉南官閒事少益務記覽博極羣書文辭燦然與古作者並所與交一時名人善士舉集焉無一不如已者蠻舶之來外國之貨珠貝象犀光怪溢目視之如無也歲滿代歸囊中無南方一物獨有諸公餞行詩文數十家集而錄之爲一編號泉山贈言距今二十年或登法從或踐臺省典方州或刺一路北北焉出爲時用而林宗亦以隆名碩實在世議中待從諸公聯名論薦遂由宗司丞擢守常州則彥章所記讀書求道以承先志非其人不交蓋實錄也背韓吏部序盛山韋侯處厚十二詩盛山蓋開州僻陋之國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景儉嚴武溫造之儔亦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韋侯召還侍講六經禁中而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兆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祕侍殿坳皆集闕下而盛山十二詩行於時世俗言古今人不相及今林宗取友必端則泉山之作與韋侯十二詩唱酬之盛所謂越宇宙以同時異天壤而咫處者也暨興歲次甲申四月日左朝奉郎充敎文閣待制致大理少卿莫公彥平以政事稱天下號一世吏師宣和末奉詔守永嘉抵紹興壬午蓋三十七年矣治迹炳然稱思至今公之子某字致道錄尚書郎出守毘陵今再鎮永嘉繼公後州治有堂名之曰思濟云毘陵余所家也致道臨州時最長於用法每折一獄聽訟如破竹矣而斟酌輕重必以情不爲已甚宿姦老吏劒乎灰尼不敢出一語鉏治惡少年之亂羣而發紓隱詘之無告者未幾一境翕然稱治而後興崇庠序寘禮師儒接對賓僚尊俎從容風流醞藉常有餘日永嘉之政固不待見其能濟先人之美必矣尚致思焉況如毘陵距行殿一水實江淮冠蓋走集之路視他州爲劇致道外交人事朝出莫返退而據案披觚導寀百節關解庭無留訟去郡四年士民追懷寤寐如前日事今守一滿於海上如割雞耳方且訪求遺蹟增修故事猶恐失墜先訓書榜揭之於倚衡館坐之戒昔強諫有後如臧孫戎公是似如召虎緝衣好善如鄭司徒幷以父子之懿著之詩書流傳千載今致道以致德高行踵先大夫之遺躅而潤澤之爲一代衣冠之標表永嘉向多知名士當有授筆須使君濟世之美作爲聲詩追配前烈以俟風人之采集遂書其後降興初元十一月日具位某書

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嘏帖

余里人康棣初釋進士褐主河朔一縣簿時呂頤浩爲本路提舉官棣嘗獻書詔頤浩爲宰相是時徽宗臨御公卿侍從皆極天下人物之選而頤浩貌陋山東啉棗栗一椀爾然明受之亂頤浩遂相時余領戶部工部尚書王綸唐公詔府白事棣亦自泗州司錄罷還在坐頤浩顧棣昌言曰公在河朔遺書頤浩以宰相見許何以知之棣恍然不復記省徐起曰相公才堪宰相天下之望非某之私也頤浩大喜徇日問棣凡三遷至提舉官余聞語唐公曰公開相君與棣語乎曰然書生爲佞擬非其倫從口而如夢中語耳而相君記憶以待今日之驗正恐後來相師成風將得罪於賢

者比觀東平呂公翰墨之餘書數事遺外曾孫李臨中有書問褒
狎之詞須近情實不可太過太過則人以爲諂近於侮玩不可不
知也余三復其言俾錄示子孫書紳以爲法紹興庚午三月二十
二日晉陵孫某書

題黍會之跋後山居士集

黍會之嘗跋後山居士集云曾南豐辟陳無己邢和叔爲英宗皇
帝實錄檢討初呈稾無己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徵聲稱亂道
余按曾子固著亡兄行述而南豐爲英宗實錄檢討官不逾月
而罷通判越州而類稾中有鑑湖序則熙寧二年也其後守齊襄
洪福明亳六州凡十三年還朝爲中書舍人纔數月丁母憂憂未
除而卒是元豐四年也按謝克家敘後山居士集元祐蘇東坡率
諸侍從薦無己繇布衣特起爲徐州教授則無己之仕在南豐之
歿已七八年矣南豐爲實錄檢討官不踰月安能辟二公自熙寧
至元祐二十餘年陳無己始入仕南豐蓋木拱矣會之乃牴牾如
此不可曉者三也

讀唐鑑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起戰國終五代千三百六十一年聖主賢臣
暴君汙吏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具載一書總三百五十四卷靖康
中余侍邇英每進讀不過二三板而已一日謂身奏言翰林學士
范祖禹撰唐鑑十二卷以謂唐三百年治日少亂日多其治未嘗
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布在方冊顯不可掩明皇開元後
始相李林甫楊國忠憲宗平蔡後始相程昇皇甫鎛遂不克終德
宗惡直好佞喜近小人婁致播遷卒不悛省凡此類纔三百六篇
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判然如黑白可附通鑑進讀不過歲
年盡見唐君臣善惡得失之迹實有補於治道溫聖欣然嘉納方
議施行旋被夷狄之禍後十餘年三衢鏤板臣編大字老眼豁然
會故人張彎作州掾遂馳書乞一本得之嗚呼公悟悟憂國愛君
之忠以爲天下治亂之幾只在君子小人用舍之際故表而出之
以爲後王之監後有侍講帷幄之臣欲孳孳納誨者莫若陳此書
日誦數百言無嬰鱗犯雷霆之怒而有陳善閉邪之實矣

跋戒酒帖

某竊讀國史云王審琦不嗜酒一日侍宴太祖皇帝滿酌一大觥
舉酒仰天而祝祝已賜審琦審琦一堰而嚼於是偕諸將連飲十
數觥至酒罷亦不醉他日家人置酒飲少又醉已復侍宴劇飲如
初蘇公喜飲酒太宗皇帝示大用之期面敕止酒公手書謝表遂
越州而去余觀南豐集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

不復飲一飲一啄皆天也聖王造命與天通矣至此而益信

跋朱德固所藏先世往來帖

右中奉大夫直祕閣朱公師實贈右大中大夫宣政時以政事之材稱天下溝京西最諸路尤有能名徽宗皇帝召見進內閣眄三品服眷顧甚寵享壽八十以紹興癸亥終于華亭私第其子右承議郎槩編閱故書得諸公往來帖自唐丞相以下數十人皆一時貴達聯爲二大卷出以示余曰先公爲部刺史時某方在襁褓所交名公巨卿高人勝士皆不及見也先公捐棄諸孤家土未乾二兄亦相次下世距今二十五年圖書散落僅存十之一二而筆墨之精言語之妙猶足以想見風采故命工裝潢橐藏之以遺子孫何如余曰昔柳子厚記先友凡天下之善士舉集焉謂今世之言交者以爲端故悉書所尤厚者于石表之背今承議公錄藏先人片紙尺牘無遺在其意豈異也古人師慕賢達聽想風聲故有存昌歜以追嗜好憩廿棠以誦遺愛而況先朝宰執侍從手澤之在竹素者墨色粲然如出其時如見其人者乎乾道歲次戊子重午日具位孫某記

代劉節使跋御筆手詔

建炎二年春暗安叛臣苗傅劉正彥伏闕柳亂懼罪而逃臣德輔世忠奉詔追捕至建安于撿二叛艦而上諸朝蒙恩獎擢超進位等出分師闖入扈殿歲歲月推遷遂秉旄鉞而臣德輔村下剛褊自信恩施有邱山之重補報無塵露之微咎深責滿薦致人言全度矜容貸而弗誅止投閒散于時屏居念咎飯蔬飲水誓畢此生豈敢更有榮望伏遇皇帝陛下膺受大寶恩加區內追錄故臣於罪籍中收拾汙累還畀官資復授兵柄責以來效親御翰墨論之德意至于再至于三臣捧詔感悸繼之以泣訓詞敕戒尊嚴如父師聖語褒揚亭毒如天地雷雨之施噓枯吹生雲漢之章起幽作愚顧臣缺然何以得此伏念臣世緒畢平出自行伍在朝廷無此蚓蟻子之援無族親板聯之勢無左右游談之助而聖主特達之

或治符籙以呵百鬼療疾病固賢於其徒矣如葆光者博極羣書上自千載之前遠至六合之外條分彙聚配合奇偶相比成文自爲一家此余所謂超然出於其徒數百千輩者也

跋朱藏一丞相帖

丞相朱公登庸財數日遭明受伏闕之亂不持寸鐵調御孽凶弭耳帖然有取日虞淵之烈久之讒忌交潑上獨明其功而後羣邪氣塞不敢出一詞公薨後十餘年族甥司理出公手迹開讀三過生氣凜然而一時讒邪之徒與草木俱腐久矣

跋吳省元眞贊

予讀大藏諸經維摩之文維摩之辯勝妙獨出而根器椎鈍罕識旨趣第時竊取言句談空說有然終以禪爲游戲耳吳公前輩盛德予宿昔所敬慕製一偈白贊皆佛菩薩語啟誦三過欲下一句而家有識具者恐得鼠屎汙羹之誚

王龜年跋

亡叔以女歸中谿大姓王君王君蚤世生二子長曰龜年爲天慶觀道士幼子者從其母再適高氏高氏亦沒高氏三子析田宅爲三以一奉其母而王氏幼子破蕩盡其母困絕不能自存予傷龜年歸養龜年脫道士衣娶婦斥堠中所有得數十千買牛供耕以養攻苦食淡遂有田數十畝而幼弟恃母愛不事其兄龜年分田分財與之屢矣而悍戾不可耐訐告有司而毆詈乃兄無筲杖之法又不忍也予聞其言而善之歲次丙戌其母年七十八以疾終龜年具棺衾葬斂皆盡力子又愛其以母故而能容其弟也書數語勉之龜年余改名遇仁乾道丁亥正月日某書

與吳世範帖

予元配淑人吳氏故朝散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四明吳公之女年十五歸予明年大夫公沒于番禺官署又七年予爲祕書省校書郎淑人年二十四亦遇疾不起建炎中予自戶部尚書除龍

圖閣學士知平江府故事又得封淑人凡更五命而賜今號淑人孫氏時予貧甚住村舍小屋數椽茹蔬食糲如素貧賤者比予登侍從典四大州則不及見也淑人三兄皆仕於朝不享壽第三吳子威之子隆祖一日自上虞過予蓋距淑人之沒五十年矣予飭小兒具舟同載入宜興山中省淑人之墓墓旁里許巖穴高絕處有大潭廣袤數畝水色正青如磨銅竹樹藤蘿連叢蒙翳如植屏如張幄濃陰四合坐不知暑號玉女潭子方欲雇榛莽疏道路而潭度地結茅三間以供往來耳目之玩隆祖曰某無妻無子飄然一身如寄耳公能招此無家一食客否予諸郎視某爲母窴見遇艮厓又時得備亡姑家舍埽除之役矣予欣然許之以束草草葺成即移書詣上虞馳告

吳氏沒後七年子再娶章氏章氏亦沒於壬子歲歲次丙辰子自嶺表放還啟二淑人之殯合葬于宜興縣胡狀鎮龜潭築室聚糧命僧守之距今乙酉三十年予年八十五方欲結茅館

吳子其中可謂不知命矣予八十三歲一子齒脫今復生髮亦未全白儻未死而有以處吳子吳子往來家舍瞻省墳墓按視松竹在存沒爲兩得之也

趙善發字說

太宗皇帝七世孫名善發晉陵丞若拙之子也余過若拙置酒酒半善發欲出見而過疾方愈不可以風乃出紙索予書余已被酒不果他日若拙以書來請命善發字而爲之說余聞之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則反求諸己請字曰正己夫射之爲藝當正己而發一不正則失於邇者在毫釐之內而差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吾子識之異時出而從事發一念發一言發一政沛然如機括之行不可回止必正其身而後發則春秋十二人之徒也

書張邦基藏東坡畫枯木

東坡在黃州時以書遺王鞏自言畫得寒林竹石已入神品草書益奇詩筆殊減退士大夫間而疑之余曰公詩舉天下推之而書畫則世人不盡識也故有此語杜子美詩亦云已知僊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古人用意深處而世人莫識所以爲獨哲邪晉陵孫某書

銘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塔銘

紹興二十七年歲在丁丑徑山妙空佛海大師訥公持鉢詣秀州華亭縣縣人朱飛卿者聞師名具伊蒲之饌卜日馳書以請公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其家據坐說法縞素咸會有僧出膜拜問生死根命公酬對語未卒舉拂拭牀一擊而逝道俗奔赴空巷相口讚歎作禮如佛滅度於是其徒具舟載歸山中則已有治命矣七日而斂舉體如生以十二月十四日葬公全軀於寺之白雲菴鳴呼死生之變亦大矣予路問死而孔子不以告彼上人者常住眞

心如入涅槃正路而四大無常之身視如棄屣一彈指頃危坐而
寂斯亦奇矣靖康初余守歷陽被召過儀眞公時佐天寧寺營僧
伽一塔高數百尺又建一火輪藏壯麗甲於淮海余歎曰公才吏
用不下澄觀方時多故而隱於浮屠中可惜也其後五住靈巖築
一室於方丈西偏余榜曰五至賦詩刻之至是公之高弟大梅山
長老德最過余泣曰公佛海三十年之舊且厚善宜得銘公其勿
辭遂授以銘公名智訥姓夏氏秀之崇德縣人方在母夢一婦人
著黃衣實一兒盆中舉而授之生而穎異年甫四歲事其兄慈相
師道孜十四得度器質不凡追管香火練習戒律已如成人久之
悟歎曰吾修無上道而求之文句中是刻舟也卽舍去學禪於桐
川天鹽寺一日度澗有文書出流水中公攬取視之卽心經也讀
至五蘊皆空恍然若有契於心當是時姑蘇瑞光寺淨照師崇信
以道學爲一時所宗公往從之淨照曰宿世沙門也未幾淨照徙
住眞州長蘆寺會學去來率數百人公學成行尊齒其高第淮人

敬愛之曰有如訥公而不坐道場可乎延住天鹽禪寺恩賜妙空
大師儀眞三江三吳舟車之會檀施大集鼎新一刹幾至萬礎建
炎初住杭州靈隱昭慈聖獻皇后車駕臨幸詔公升座賜號佛海
明年金人陷錢塘公被執至軍中大酋解縛置一榻尊事之比去
飭十騎送還咸安王韓公世忠表請平江靈巖爲功德院爲先禰
命公主其院已去復留凡五更住持前後二十餘年最後奉詔住
徑山能仁禪院遂示寂公儀狀奇麗容止端默雖行出世間法而
以營塔廟修齋供作佛事念去人山林踐荊棘茹蔬食
眞時州民王氏婦病沒後配孟氏又病一日其姑誦經佛室中聞
扣壁聲問之曰王氏也我有遺橐舊珥之屬盡歸孟氏可斥賣一
二召天寧訥公說法使我解脫舍汝家而去孟氏亦復無恙家人
卽日馳告公公至王氏憑附一女子立公側說法竟王氏歡踴跪
謝如生後數日見夢曰我已別受後身矣而孟氏病良已時徐俯
師川書其事爲記在靈巖時平江大姓胡氏設大齋眷宿皆會前

一夕夢人告曰詰朝有騎赤馬衣黃褐衣至者辟支佛也黎明物
色求之而公裘馬如夢所告者胡氏舉室迎拜一坐譁驚靈巖寺
據絕頂而井飲不給盡數百年矣公擇地庀工伐石鑿井出泉清
甘人不病汲今號佛海泉云公又嘗築室十數楹於府城之北爲
退休之地信安王孟公忠厚爲請於朝賜名慶恩公既歸白雲矣
公沒之歲偶脫一齒至是羣弟子併斂公爪髮琢石爲浮圖卽慶
恩之寢廬瘞之祠事焉公壽八十僧臘六十七得法淨照爲雲門
六世孫住叢林四十二年度弟子三百餘人銘曰
四大無常名爲幻身纔息已定奄爲空雲性覺妙名如古井水一
眞湛然不受生死有大比邱號佛海師不起于坐隻履西歸本自

不生今亦無滅我銘著之如指標月
長蘆長老一公塔銘
紹興二年六月余南遷次臨川道過疏山長老善清領眾出迎余
於祠人中見一人小異儀狀翹秀有貴介公子之風問知爲善清

邱其翁難之母曰此宿世沙門勿奪其志未幾頴公沒去禮靈巖通照愿公得度受具足戒是歲大觀元年也愿公徙徐之琅邪又從之凡十年迷悶不能入益刻苦奮厲心練形至不知寒暑之變時圓悟勤公住蔣山見師書一偈以大法炬許之圓悟奉詔住京師天寧師又持鉢而往會靖康之亂圓悟還蜀聞江西草堂清公坐疏山道場開關兵火徒步數千里而至一語之投忽有所得如金篦刮腹表裏洞然紹興七年泉州太守寶文閣直學士劉公子羽聞師名具書幣馳請住延福院開堂說法繼素戚會至無地以容丞相張公沒帥福唐徙住壽山尚書梁公汝嘉守四明又挽居雪竇於時公卿大夫想見風采爭先邀迎惟恐不及天台萬壽寺在山谷窮處其徒數犯法不能禁有司奏改爲禪率選用一世名繩眾所信服者爲領袖又徙萬年積六十歲淮南轉運使蔣公璨以書抵師曰長蘆大叢林公棄家學道推論於公能一來乎師欣然許之居歲餘如有所不樂辭歸萬年觀音別院財浹日示微

疾索筆書四句偈默坐而寂實紹興某年三月四日也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八日塔成去寺若干步余聞佛說諸富貴人具大威力發菩提心難造種種業易如一滴水流大地中五濁惡具便成生死大海師生於戚里長有華屋玉食之奉而天資絕人性與道合不假師授一念幡然跳出苦海直登彼岸爲大善知識世緣已盡振衣東還奄然而化雖古佛滅度不過也褒禪山長老寶餘過余曰公知師者宜得銘銘曰

三生了了大摩尼珠明光明兮剖盡驪中一笑相視過去僧兮苦海無邊作大橋梁度眾生兮死而不亡耿耿如在傳一燈兮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徑山有大比邱號照堂者諱了一姓徐氏明州奉化縣人方童幼時遇羣兒嬉戲隅坐旁觀似不言者忽聞梵唄之音則踴而起立其父曰必法器也當令事佛生十年大雲寺祝髮受具年十六從廣壽梵光法師習天台教讀經數萬言夜不息已乃悟歎曰

具書幣以迎師至而闔境緇素奔走出迎歡呼踴躍聲振山谷蓋師自石泉出世更三大剎積十五年演唱眞乘啟悟後覺人人向道以佛爲歸已而後將至稍通餉謝易置諸禪師一夕舍去歸卧雪峰故廬泉南葉守庭珪尊德樂道之士也延之雲門再遷法石庭珪代還師亦反西湖雲峰菴即妙湛所栖閉戶終日人莫見其面若將終焉俄被旨住徑山能仁院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徑山無一壠之地可耕而學徒數千指師入據方丈檀施大集不求而辦山有芝巖方丈遺址師嘗指其處顧謂其徒曰吾將築石室居焉其徒不省所謂明年三月示微疾退處明月堂唱偈中衣供佛飯僧翌日丁卯黎明索筆書四句偈投筆而逝趺坐如生俗壽六十四僧臘五十度弟子四十人得法者七人乃即芝巖建窣堵波舉全軀其中門人正文等因妙空佛海師訥老請余志其塔余思之而未暇文三過余而請益勤乃投以銘俾刻之徑山之陽龍公所家聽說師法諸天雨花相彼幻身如空中雲脫

骨芝嵗夫豈其眞道處現前而作佛事與龍爲交歷千萬祀

鄭林銘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向子諲博極羣書尚交千載之前讀離騷經其中自號鄭林居士建炎末治一室植眾香草環之而讀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裴回玉笥之下淦水戶盌眞得所謂鄭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爲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鄭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鄭林二大字賜之龍文虯畫妙絶一時羣公在廷驚顧動色於虖盛哉未曾有也子諲侈上之賜移書屬孫某爲之銘銘曰

肝膽一如薰蕕殊臭鼻識妄聞六鑿交鬬蜘蛆甘帶蜣螂轉圜嗜痂貍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修紉之爲佩手援紫蘭掇芙蓉旃蕙肴蘭籍飲食芳菲芳菲滿堂薦馨在德棄傾莫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爲人嘗治一齋叢書其閒名之曰耘業

耘業齋銘

臨川鄒氏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孳孳焉專求其所營巢幕上炊黍劒頭棘棘之端可以刻猴蝯蟻之穴如閒鬬牛蚊聚一器狂鬧啾啾南海之鵬載雲上浮一怒決起八極已周俯視大千區中之囚達人大觀跨海乘桴飄然無礙不繫之舟騎雲殪風追汗漫游二蟲何知斥鷃欒鳩鴳言從之忽焉在後

飛鵬齋銘

胡維國所御花舫號飛鵬齋晉陵孫仲益見而爲之銘曰

浮濁河渾跳波伏礫俯而視之昧昧不覩吾知其中至和之委云何驕陰疹火旱水毀鑠石流金折膠墮指吾知其中至清者出陽鎖木出火自燔螢嚼不救燒空燎原若海彌天五濁流浪孰能離垢不入諸妄不磷不緇匪遁匪介大子一如無有雜壞光塵離合涇渭自分茲謂清和眾妙之門

取韓公詩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銘曰

我行其野原田膴膴蓬艾生之化爲茹摽牛山之美在物指然若是濯濯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滅裂報予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藝善豈曰無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楊逃墨卒歸於儒舊之蹈之斂華摭實采采新田有苑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囷紅腐相因以發陳陳

能仁寺鐘銘

太平興國之初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仁寺爲樓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火大一夕而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募眾力更鑄鐘成爲銅萬二千斤晉陵孫某爲之銘曰

法音無礙徧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眾生執迷馳走空聚聽

清和堂銘

蟻爲牛聲春作鼓猶亂顛倒妄認前塵色聲交謬不守其眞粤有
大士修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事燧木革金以播以鎔此東
序千古之鐘蛇以目開豬以足聽水鳥鳳林更相和應除塵破暗
一聲而遍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聞俱
證無上

謝景思提舉硯銘

擘鳳喙碟鼠須忏綠竹編青蒲紬金匱論石渠記先交讀父書

贊

葉夢錫眞贊

葛製練巾義皇上人名登千佛現宰官身玉立堂堂王國之珍金
甌獻卜銀筆書勳衮緻貂冠圖象麒麟氏而不名有宋元臣

唐李衛公畫贊

子友張漢卿博覽書傳尚交千載屬時多故尤慕李衛公之爲人
得南徐州甘露寺畫像命工圖寫揭于坐右夜夢遣思庶幾得見
盡火滅奄爲空雲雲乎拳拳寫上紙影是耶非耶爲倒爲正有大
可疑者於是一時公卿侍從富室大家與夫道德方智之士翕然
宗之遇休沐日獲門未闢而履聲蓋騶騶矣建炎初詔住金山之
龍游會叛兵趙萬據京口聯數十艘奮棹突而前遇風飄返終莫
能犯久之過長蘆而大賊張遇奄至閤寺逃散攻剽一空惟師缽
囊獨無恙又嘗蓄一笥儲上方賜物自遂抵儀眞徒所不能將盜
平得煨燼中封識尚如故道俗驚歎以爲未嘗有也乘輿狩維揚
召對行在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始賜今號改住蘆山之雲居雲
居有安樂神者據方丈前俱持人皆避不敢居師居之居至三年
寒乞養老還蜀詔許之再住成都昭覺院凡六年而寂比荼毗齒
舌不壞得舍利五色無數今丞相張公德遠銘其塔余在京師始
嘗從師游師宗達者已能傳其學褒然爲高第今往平江虎邱雲
巖院一日過余出師畫像請余爲贊贊曰

採木挽革偃師之戲相從幻身亦復如是四大假合妄認爲眞薪
盡火滅奄爲空雲雲乎拳拳寫上紙影是耶非耶爲倒爲正有大

比邱僧中之龍具大圓覺徧滿虛空巍巍堂堂遺像在此一切人
天見者作禮

僧智標直贊

一袖蒙頭三椽容膝臥枕布囊行住櫛栗祇陀徵心毘耶問疾畫
時薄相凝瞳點漆妄見影事依月澄出卽汝一身應成兩佛

長老端裕眞贊

龜搭牀鵲巢眉鶡百結芋火然貌堂堂人中僊師子吼徧大千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贊

眉覆顙耳屬肩大比邱老臘倚五葉換一鐙傳天雨花地湧蓮有
畫史劭朱銳具相好普現前清淨目光明拳如說法常熾然

月堂僧惠山畫贊

犀顱哆口月面秀眉具佛相好眞天人師有言皆幻有相亦非躡
風系影作此兒嬉隱几嗒然南郭子綦吾今喪我問汝爲誰

本來面目非汝是冷暖自知如飲水徧滿十方現一切畫師分身
盡其戲
偈法臻書贊
四大假合前身後身以身爲假以畫爲眞眞心常住不依一塵應
是無邊是眞老臻

宋故右朝散大夫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朱公墓志銘

故寶文閣待制朱公紱建中靖國間仕太上皇位給事中以論事切直黜爲州一時號名臣生子曰宗右朝散大夫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字成德又以高行剛節繼公後以紹興元年九月甲子遇疾卒於家其孤元飛走介牒告公之友晉陵孫某某發哭已具書弔其孤而許以銘余曰建炎初天子御戎衣南守淮海上厲精旰食博采羣議如不及而北閒小吏往往起家至大官者世之君子方懲尚賢任智之弊操區區老生常談陳腐之說爲梯焚椓溺之方以故積亂十六七年兵連盜結財匱力屈士大夫未有以功名著見於天下而光明焉傑有如公者懷奇負氣挺立人上剛毅沈塞持一意無所牽通可以屬大事而投閒不用至於死可爲流涕太息者也公與化軍仙遊縣朱氏其望在沛國而不知始所以

徙待制公斥爲州時以郊祀恩補公太廟齋郎待制無他子弟且老矣公不敢言仕待制捐館舍已卒喪公猶不忍去墳墓政和二年始調潁昌府長社縣尉長社田園極膏腴豪吏多殖產其中縱其奴侵暴閭里爲姦利有誣鄰翁盜犬訴於公者公曰汝守舍亡犬又誣人以盜即命拘之召其孥與之期三日戒曰期而至犬不獲且併梭汝已而犬得叩頭悔謝請後自改公許之自是其徒相戒不敢弄以事守將營廚傳檄公屬民泗西湖水爲田耕之公曰厲民自養非爲民父母之意即日反其檄守初快快無奈久乃已五年捕盜應賞改承奉郎授信州司錄事未赴除司農丞秩滿改太府遷鴈部司門司勳吏部員外郎司農少卿鴻臚太府卿皆有能名其爲吏部司農杜吏謾決稽壅無留事尤有能名太上皇尊寵潛藩之舊併錄其子如何志同溫葛石傅宜夫之儔皆超進大官待制亦舊學之臣公不自言亦無爲公言者太師蔡京與公父子同州里持國秉鈞二紀貴震天下車轍填門公獨無一跡故裴

以爲便而言者復論公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公亦薄其官家居十年不復有仕進意享年六十積官至右朝散大夫曾祖榮不仕祖端贈朝議大夫父待制公以公故贈少保母劉氏福國夫人公妻宜人漳浦留氏通直郎鎔之女前公卒四子元熙石從事郎泉州惠安縣丞元說右登仕郎泉州晉江縣主簿元輝右迪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元說元輝亦皆卒五女長適右迪功郎劉巡次適左宜教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祖舜餘尚幼嫁劉氏者亦卒矣孫男五人曰澤曰演曰澡曰滂公志大才高遇事審謐有立之俗勝而中都官爲尤甚便文全己僅同寄坐公九爲省寺官藥職喜事如一日省文書辦施舍一切以法令從事遇不可陳義凜然視權貴蔑如也大率爲人好直尚氣以不同於俗爲主眾棄我取彼罔獨方以故不能取容當世公事親孝所生母太令人湯氏年八十三自公官長社登九卿晚食祠觀之祿未嘗一日輒去侍

旁孫曾盈前度侍樂飲惟其意之適不幸公屬疾棄養而先太令人哭殊悲行道爲之出涕此其可哀也元飛以紹興十一年某月某甲子葬公縣之南塔山之原上書來徵銘如約嗚呼靖康末二帝幸青城羣臣皆從居亡幾虜酋擅署僞縱遣馮澥曹輔等二十餘人聚集端誠殿下獨余不在遣中有小胡教余以姓名屬胡人用事者亦得去已覺寤飭使追還餘人獨余孰可扣緩急者乃即令旁從刑部外郎張卿材自匿又間行詣公越七日虜使坐部堂趣遣甚急而卿材從開封吏卒質明造公家余自度不得脫顧謂公曰虜騎且行矣第爲我一日計公徐出召府吏曰某官嘗抵此又他適矣吾自使子弟訪求之求之不獲吾與之代往音吐鴻亮吏卒竦聽不敢動翌日虜騎引去遂免嗟乎方强胡得志凶酷赫然公一日折衝遂紓朋友係累之禍使公得爲將相踐艱乘危解紛排難致君臣之義必不使之盡得志於此時固無疑也銘曰

窊蝪獺之與居而曳尾於泥途以全吾軀左詩右書言息其廬拊缶而呼烏烏有銜不祛以閟于幽墟

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志銘

公諱綷字伯成姓章氏世家豫章後徙建安南唐時公之高祖贈太師諱谷者以文辭舉進士第一而官不顯江南國除太師之子孫又以儒學大其家而雄俊魁豪傑偉異之心出於是宰相郇公申公樞密秦公仍世爲將相高牙巨纛尊顯三朝百餘年間章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或以文章擅天下或以才能任事於時比比有焉公故貧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太師秦國公諱梁之子禮寘副使贈太尉諱訪之孫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徒諱頴之曾孫太尉公又徙蘇州之吳縣今平江府也公生而累世富貴獨簡儉守家法沈厚寡言笑怡怡衍衎貌不自持至於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於一人蓋矯然壯者也公仕爲尚書郎與二弟中大公綜修撰公綽同時奉朝請一日宰相蔡京召公兄弟過其家京曰秦公扞邊威名震西州凜如也上方謀帥有事於靈武纂父之業將在諸郎矣公笑答曰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而責以父之能未有不溺死者也戰危事也當屬能臣非某兄弟所敢知也京始不說其後提點淮南刑獄權揚州事時朝廷鑄大錢當十已而改當五旋復爲三令下之日市門閉人持錢求東薪斗米至日旰莫肯售者公飭市易務出小錢納百買之貨又檄庾官糶倉粟以大錢售之盡十日止州民相視以手加額徵公吾屬亡如矣榷貨務更鹽鈔法以籠天下之財而錢聚於京師至不可校已而新鈔出則舊鈔棄不用一時豪商大賈索然爲流丐至有赴水火而死者時公兼領鹽事行次儀眞王公京之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書上降兩官衝替與遠小監當差遣會公弟綬中飛語逮繫詔獄部使者承指劾公當奉行錢幣不如詔者併以公屬吏又追三官勒停公之言行遇事乃如此而世方概以文法操切羣下以故坎壈不得意遂至於老死爲可惜也享年六十有六以宣和元年三月甲子以疾終於平江府之私第明年十二月癸未葬於臨安府臨安縣國山鄉前岡村之原後二十二年當紹興十一年公之子從政郎信州上饒令董世家豫章後徙建安南唐時公之高祖贈當世有名位能文章者以傳信於後遂以辭而五反不獲命某頃狀公官蹟世次來請銘某念方抵罪廢錮而銘卿大夫功德宜屬之句欽詞三歎以未識公爲恨後修撰公以女歸某而公少穎異不矣內外屬人猶能道公行事如狀所云遂序而銘之公已成誦既冠類兒童年甫九歲泰公得古碣數百言口授一再公已大入大學文藝燁然最其列時中書侍郎張公璪判國子監得公周官議十六篇讀之歎曰非近世之時文也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衢州汲縣主簿汲俗陋不喜儒公佐其令立學與邑民之秀者而汲人好學自公始以最升雄州防禦推官知恩州錄事參軍郡掾

綦君以事觸部使者將抵罪屬公傅致之公白掾無罪使者怒欲併按公公持之益堅遂兩已元祐三年用舉者改左宣德郎知邠州三泉縣秦公爲陝西轉運使以嫌自列改知越州蕭山公治縣以愛利爲主教條寬簡不爲表襮以時聲名殖善柔戢姦暴視遇皆有理久之化服爭訟幾息公嘗疾病邑人奔走佛祠灶鄉於牀爲名請禱者不可勝數太守錢勰上其狀會秦公守越遂不報謝景溫帥涇原秦公幹當公事紹興年范純粹帥鄜延又奏公幹密公事紹興三年除高密郡王大小學教授宗室召燕欲獨不往執經據一席容貌矜嚴誦說有法宗子尊憚之遷宗正丞太上皇御極提舉江南東路常平泰對稱旨詔爲開封府推官以秦公薨去位卒喪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遷戶部郎中出爲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公由是得罪公學博而辨於文自少年擢名第益自負不肯屈諸公以文學道德仕仁宗爲宰相聲號顯融族大以蕃異人輩出事五朝踵相躡爲將相寵祿光大爲世閥宗而徙平江者尤稱於天下大丞相申公家州北兩第屹立不少貶中書侍郎劉達尤喜之會京兔相凡所興除不便於民一切疏罷而公從旁贊其決達秦公壻也已而京復進遂諫紲以中達公又羈置秀州交親言公曰道固如是無怨悔之色政和元年復故官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以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年八十五句近地詔徙京東東路而故相余深守青祉深京所厚也公益不樂明年丁秦國憂除請奉祠提點江州太平觀秩滿再請爲杭州洞霄宮自是不復言仕閉戶治書絕口不談世事問管所往來賦詩飲酒自娛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有唐詩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積官至朝奉大夫娶何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辟非之女封同安縣君新制行改宜人生二男子曰芹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後公八十三日卒次即芑也五女皆嫁爲士妻孫男三人曰承道有迪功郎徽州績谿縣主簿曰漢壽曰渭壽公事君親友諸弟待宗族朋友一出於至誠對吏民必稱名子弟候安否不正衣冠不見未嘗以細故笞責奴婢故當世推爲長者外氏十二喪在殯貧不能舉公納何氏數月盡斥隕具以葬司諫陳瓘以言事切直觸權貴人怒貶通川再貶台賓客不敢過其門公馳輕舟逆於道爲具裝追餞出境鳴呼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孔子以爲盜公大度恢然尤無適莫若可欺以其方而見義勇往所謂天下健者其能過也銘曰

大儒小儒禹行舜趨陵麥青青其口詩書黔驢孔碩憨憨莫測一怒而踶虎搏而食孰如公賢人貌而天柳首吐氣似不能言襮順裏方不耀其光仁人之勇君子之剛其剛烈烈以節自發屹若邱山萬夫莫挽尚有典刑厥聞惟聲刻銘著之以詔後生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志銘

建安章氏自邠公以文學道德仕仁宗爲宰相聲號顯融族大以蕃異人輩出事五朝踵相躡爲將相寵祿光大爲世閥宗而徙平江者尤稱於天下大丞相申公家州北兩第屹立不少貶中書侍郎劉達尤喜之會京兔相凡所興除不便於民一切疏罷而公從旁贊其決達秦公壻也已而京復進遂諫紲以中達公又羈置秀州交親言公曰道固如是無怨悔之色政和元年復故官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以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年八十五句近地詔徙京東東路而故相余深守青祉深京所厚也公益不樂明年丁秦國憂除請奉祠提點江州太平觀秩滿再請爲杭州洞霄宮自是不復言仕閉戶治書絕口不談世事問管所往來賦詩飲酒自娛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有唐詩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積官至朝奉大夫娶何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辟非之女封同安縣君新制行改宜人生二男子曰芹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後公八十三日卒次即芑也五女皆嫁爲士妻孫男三人曰承道有迪功郎徽州績谿縣主簿曰漢壽曰渭壽公事君親友諸弟待宗族朋友一出於至誠對吏民必稱名子弟候安否盎中始進位於朝而蔡京擅事稍樹黨排根異己者公獨嶷嶷特立不少貶中書侍郎劉達尤喜之會京兔相凡所興除不便於民一切疏罷而公從旁贊其決達秦公壻也已而京復進遂諫紲以中達公又羈置秀州交親言公曰道固如是無怨悔之色政和元年復故官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以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年八十五句近地詔徙京東東路而故相余深守青祉深京所厚也公益不樂明年丁秦國憂除請奉祠提點江州太平觀秩滿再請爲杭州洞霄宮自是不復言仕閉戶治書絕口不談世事問管所往來賦詩飲酒自娛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有唐詩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積官至朝奉大夫娶何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辟非之女封同安縣君新制行改宜人生二男子曰芹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後公八十三日卒次即芑也五女皆嫁爲士妻孫男三人曰承道有迪功郎徽州績谿縣主簿曰漢壽曰渭壽公事君親友諸弟待宗族朋友一出於至誠對吏民必稱名子弟候安否

校書郎居亡何以爲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會五路潰臣分總邊計而公適當秦公舊治手疏便宜數十條鉤考財用爲出入之要窒姦偷罷不急以紓縣官饒輓之費皆有法書上而宰相方除不附己者召公還言者隨攻之山知湖州言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宮未幾公弟綖以飛語聞而章氏一網盡矣崇寧中蔡京用事久權震中外聿出竟天上感悟免京就第凡京所建爲天下害趣中書毀罷之中書侍郎劉逵秦公壻也京懷之未發他日京復用諷御史誣奏綖盜鋿爲姦利以併中逵於是詔開封尹李孝壽卽吳中置獄連逮千餘人敕州縣發卒護送鉦鼓之聲連晝夜不絕捕繫累月瘐死數百人考驗無所得京怒逐孝壽以嘗建言御史蕭服沈畸代往獄益急卒不驗又逐御史更用孫傑必鍛鍊如章乃止綖坐是除籍爲民徙海上兄弟皆坐非有理得罪公又免官羈台州歲餘上辨其誣罷者皆復復公故官通判秀州實大觀三年也已而又坐陝西漕事奪三官公移書當路詆京曰黨朋交譽相謂伊周蠢直不平斥爲莽卓天下聞而壯之四年復召爲校書郎遷倉部員外郎再遷起居舍人宰相張商英言蔡京紹復熙寧元豐法度率矯誣爲姦罔非先帝本意建請置局號皇宋政典擇近臣范鎮劉拯纂集爲書點其妄詔公爲編修官御府出筆畫端溪硯以賜後嘗奏事上追懷秦公且問秦國夫人起居狀公頓首言臣等幸因先臣蒙記識不幸婁遭讒慝以見困踬負先臣餘教幼弟綱臣母憐之未嘗一日相舍出中被誣陷屏伏田里母子無聊陛下幸哀憐孤老舐犢之愛加惠綱等復還任籍臣昧死自言罪萬死上爲動容卽日詔復綱官而公終無一言自及秦國遇疾移告馳省而蔡京復相同列有微進者遂京之怒又中公以危語會遭秦國喪喪除吏部直注岷州長道縣而公亦病矣以政和四年守本官致仕逾年病間卽舍旁營一堂號美蔭聚書萬卷凡國子中祕所有皆具集古今石刻千卷手編秦公遺文四十卷奏議三十卷奏議者涇原山川要害行師制勝營陳出入之法公以類分卷每一事爲序文識篇首可備乙覽而不果上有所感遇則爲歌詩音節平緩無戚嗟留落不偶之歎八年落致仕以朝散郎知解州轉朝請郎朝奉大夫宣和二年選部使者去爲均州三年提舉兩浙常平未至改提點刑獄遷朝散大夫妖人方臘稱亂東南新蹂於兵許子遜州爲安撫進公直龍圖閣知越州兼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公樂職嗜事所涖有名迹束縛姦吏重足而立愛養百姓則唯恐傷之解州神宵宮成廉訪使者劉偉病其隘有改築之意公曰吾民不可以重困卽擇日齋戒設壇場召官屬行事祠下會其徒入居之事訖驛聞偉意亦已房陵婦人越所部訴其子於均公謝曰房非吾治也又訴於轉運使以屬公公召詣庭下不以屬吏鐫諭開曉母子感悔再拜稱謝而去秀州嘉興富人高安興陳氏有故怨聞方臘之亂誣之爲盜聚羣惡操兵入其室盡殪之以捕盜徼賞平江長洲縣陸氏怙富橫閭里殺人應捕輒賕吏執平人代已公一閱盡得其情狀取二人寘諸法眾讙以爲神明越新去亂人情危懼日三四驚旁郡守將往往益兵自衛公至則延問吏民燕集賓佐如平時於是勇敢卒謀爲變公斂將吏指取無一人脫者一府大震左丞王安中帥燕山求文武士於幕下欲請公俱宰相以公方撫越人不聽五年中貴人譖稹宣撫使司參謀官磨勘上朝廷不能奪除公河東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又請公於轉朝請大夫加右文殿修撰賜三品服松亭關戍卒二千人號貪糧軍四軍之變遂從奚人破景州稹怒欲盡戮其孥公曰若爾則人不復思漢矣稹悟而止時金人納夏羌之請割畀拓拔故地雲中以北二千餘里遺之止以朔武歸我夏人駸駸向朔州境上稹次河東詔稹發兵討之公言兩國通行聚衆包藏甚深未可輕動第檄問金人可也而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八九不已公益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納叛渝盟藉爲爭端若奉詔出師誤傷金人邊陲一開則虜蔽首用事者墳墓矣今困竭天下盡於燕山訖無善後之策況議雲中平退而疏燕雲決不可守之狀反復數千言皆社稷

安危之機趣積上之積讀之大驚曰安得此不祥之言公曰擇禍莫若輕盍以徼罪行乎爲積極論數日積不得已據取一二上之書奏積罷公落職送吏部更命宣撫使童貫出師遂敗績師再出而燕山七郡與朔武皆不守如公言其年會恩上書告老復直龍閣閑致仕七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公少年負所學不錄勳閥以文章自奮一出試吏部爲范忠宣所器天子記姓名禁中以爲可備將帥繼秦公後公亦慨然自任以當世之重而孤立一意忤媚不容將起輒仆遂棄官老於家宣和末天下多故詔起公再仕而大將爭欲引公自助屬時久安軍政大壞而貪功生事之人方欲徒手搏數百萬虎狼之眾以僥倖於一試公於是幡然投劾以歸卒亦無所就命矣夫諸孫以其年葬公於臨安縣橫谿塘頭陽之原公所自卜也曾祖頻故任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徒祖訪故任禮賓副使贈太尉父淶故任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太師秦國公諡莊敏母秦國太

夫人和氏公再娶皆王氏文康公之曾孫初配河南縣君今配太碩人四子男曰蕘曰荷並右朝奉郎曰萊右迪功郎添差監臨安府浙江稅女嫁晉陵孫覿孫男女十七人男曰潭曰淯曰洧曰洵曰泳曰汴曰將仕郎女適右宣義郎新秀州嘉興縣丞陳文蔚進士何顯祖處者二人公性剛果胷中無留事與人交明白洞達樂爲之盡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視財如糞土赴人之急不以存亡爲解居官矯矯然見義勇爲不計禍福必達其志乃已家無聲妓之奉未嘗一日去書不讀尤尊王氏學著書三十卷醇深雅奧發明經術居多嗚呼公之女擇所從而歸覿四年而公沒矣又七年而公之女亦亡又八年而覿銘公之墓公之事可紀者眾矣非搢紳士大夫所共聞者皆不論著故所次止於如此銘曰

雜雜章宗維宋巨室秦公有子干夫之特驟墮地走不可係羈縶雲追風一抹萬蹏視天尺五可階而上發論慨然帝說而向櫺門眾趙操彗倚旁矯矯介居君子之剛踐艱乘危初終若一方債而振又以讒黜孰慍孰匪神孰尸謂當乘除以訖考期命也不祥蓋棺永已魁名揚厲表愈偉天定勝人德遠而興蔽芾如林視此孫曾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志銘

紹興六年五月丁亥左中奉大夫德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柳公諱珹字伯玉以疾卒于衢州江山縣之寓舍明年其孤右從事郎滋載其柩歸平江以十二月庚申葬於閶門外同涇原上既葬三年左朝散大夫權發遣信州軍州事張公彥狀公爵里治行屬余銘以閟諸幽嗚呼余故人也遂次其語序而志之而系以銘柳氏自河東節度使公綽以功德顯於唐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京兆唐末子孫散處河岱之間故仍世爲魏都人曾祖瀕故任尚書刑部郎中侍故任宣德郎贈通奉大夫自開府公三世皆葬於廬州合淝又爲合淝人公其紗穀發記誦過絕人屬文辭方布紙杼思而數千

百言已就與李釜俱馳聲場屋間舉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淄州淄川縣主簿秩滿授蘇州觀察推官知州事盛章去爲開封尹而宋康年代爲州頗變更章故時約束其僚不說公者陰誠章以康年所爲多公助之章怒愬於上有旨移公泰州司儀曹事朝廷城四輔從康年拱州又以公爲幹當公事尋差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奉議郎除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故時闕陝以解鹽鈔權鐵錢輕重百貿欣賴芻糧集塞下如山積而縣官無餽師勞民之費自博折務增收鈔貿以爲羨餘榷貨務漁奪解鹽之入共京師幣輕貨重商旅不至於是始鑄大錢又更爲夾錫宣撫使童貫又創平貨務法益密而物貿日以騰踊公私病之公語貫曰祖宗之法故在公第請于上出片紙行之轉敗爲功如反覆手耳不然徒紛紛無益也貫不說會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且入對貫始怒俄有旨送吏部久之授任京西抵當所宣和四年除知滑州河朔盜起洛州不治詔公代之公至則繕治戎器增浚城隍料兵算食彌月而辦

名賊張迫者聚黨數萬人掠雞澤進薄城下度不可攻遂引去手詔嘉之進公兩官而中貴人陳宥遣小校于演部勝捷兵次雞澤而盜已去輒馳入青城柵執殺社人數百級以捷聞老幼隨之號呼系道羣躁謀門下公大驚悉斂所納級付其家給棺衾瘞之盡拘羣惡以屬吏勝捷者竟貫所部也獄具方上而貫馳騎檄還所隸軍籍公曰殺人者死又何待焉即日論殺之貫怒劾公專殺朝廷不得已奪所進兩官自是官軍過州境斂迹無敢犯者有頃公被疾司錄事李承勳權州事州兵聞公病唱言倉粟惡逐庾官噪衆爲亂公聞變力疾披衣出譙門坐宣詔亭飭二校率其屬捕殺首亂者而釋其餘已乃復臥承勳逢貫之怒以公病不任移書馳賀就者亦進七官人莫測其故久之始悟承勳書所薦云是歲宣和七年也明年復故官當靖康元年遂告老以朝奉大夫致仕建炎二年詔起公知蔡州稱疾不拜三年落致仕召赴行在又以疾辭差主管台州太平觀紹興元年除福建路提點刑獄未赴改兩浙東路尋提舉台州明道觀於是積官至中奉大夫六年咸疾又請致仕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六公邁爽開濟知世務之要尤長於議論計一時利害論人物臧否詞辯鋒起聽者竦立居官任職有所施舍問義如何未嘗顧望少貶以求合既婁觸童貫被斥朝廷雖宰相亦憚其爲公所至又輒與之遇故終徽宗朝頗落不偶命矣夫娶章氏故相申公惇之孫奉議郎持之女封令人恭儉守家法生一男子卽滋也監饒州商稅務滋幼時令人手鈔孝經語孟授之解悟過人不自標顯年五十六以紹興九年十二月己未卒十年正月甲申祔子中奉公之墓孫男一人曰楙右登仕郎公弟斌家淮陽建炎之亂盜據其城挺身南走歸公公時方上書以郊祀恩任子斌至遂改薦斌今爲文林郎徽州軍事判官公好古博雅於傳記無不通達遇古法書圖畫至解衣輟食求之嘗登慈恩寺塔顧見唐進士題名人物風流筆迹奇麗慨然懷想至裴回其下不能去遂捐橐金命工刻石屬隱士王持第其歲月離爲十卷書出一時賢士大夫爭得之建炎南渡圖書燔滅公所刻又在長安數千里之外兵火戰場中祇今一二尚存者尤爲世所寶云銘曰

嗚呼世衰道喪兮闇人用事指鹿爲馬兮欺君之不忌謇謇柳公兮孤立一意孰搪之於險兮又推之於將墜懷奇負氣兮百不一試埋玉樹於土中兮賫恨未已萬木如茨兮閟門之趾是爲公藏兮子孫受祉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孫公墓志銘

建炎元年冬大駕巡維揚一時文武吏士上書陳得失累數十萬言納匭中以獻三年春朝奉郎知徽州婺源縣事孫公亦獻書論五事一曰戎酋不道雖戴天履地共有枕戈之怒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拔劒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昔項籍背約分王諸將不平高帝納蕭何之說卽日趣駕漢中用張良之謀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而躡楚誅秦於此在矣二曰宣政大臣建爲天下害以誤社稷徒諱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孝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憸人射利賣直釣名作爲謗書詆誣盛德傳言四方以爲口實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伺寇至奔散爲盜不可使宜益募民爲兵晉謝元度縱騎八千破苻堅百萬之眾宋武帝與江左驅中原秦人壯士健馬弗能當也兵無常形其權在將孰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憊民窮徵發如雨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書奏會近臣有以公名聞者詔公馳驛入對未至而乘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施設皆不與公言合於是辭疾不果行久之請祠官因絕口不復論世事矣公手生無所嗜惟讀書至老不去目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翰林子墨之文章傳注箋疏之學浮圖老子之言靡不記旁穿獨務馳騁上下務爲深博無涯涘屬文操紙立就雄深辯麗頃刻千言至於感徵託遠論美刺非則寓於詩今參知政事張公守吏部尚書

孫公近交薦公可備文章翰墨之選而公病矣以紹興七年八月戊戌卒于家嗚呼公之學足以命一世而不遇於崇儒右文之時公之辯足以謀一國而不用於用智尚賢之日官不過九品仕不出州縣幸而有氣力得位者推挽之庶幾遂奮拔以見於世而又遇疾以死悲夫公諱杞字德發常州晉陵縣人曾大父居約大父宗伋將仕郎許州長史父睥以公贈朝請大夫母張氏封宜人公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主濟州鄆城縣簿秩滿調太原府文水縣丞遭宜人喪去位服除改從政郎商州豐陽縣令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宣州婺源縣實宣和五年也七年轉奉議郎淵聖皇帝即位遷承議郎今上即位遷朝奉郎賜五品服紹興三年轉朝散郎主管亳州明道宮五年轉朝請郎公在鄆城嘗權左獄囚抵罪論死者十餘人公訊得其情曰囚罪應死原其情可以不死卒全宥之十餘人皆不死豐陽小邑在山谷中會州將多顯人以得公爲喜檄召詣府置公客右吏退設酒食接對移日至終更不得還婺源之利百倍豐陽俗喜告訐持吏短長爲姦利公至則指取其尤一二人寘諸法縣人屬焚剽之後率用葺竹茨爲屋久燥則焚公命陶瓦易之至今無火患狂賊倪從慶嘯聚境上吏民洶懼日三四驚公籍丁壯爲兵日臨試之以示有備從慶率其徒引去公試於事大概如此公器資沈毅寡言笑與人侃侃然安言徐視惟恐傷之其論古今成敗之迹聖賢窮達出處之際援證古今踔厲駿發一坐傾聽居官任職據法持議不阿所事必得其所守乃止館寡姊友諸弟恩敬甚備女姪幼而孤訓護若己出治命飭具裝選所歸不及其他享年六十有五妻安人淩氏男曰廓曰廣女嫁將仕郎李褒餘一人在室孫女二人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公縣之新塘鄉百瀆山之原上公弟曰彬曰橚橚從公官四方未嘗一日去公側集公所作詩文以類次之得三十卷彬爲公買田築室治其家於是過予而泣謂知公莫如覘也來徵銘覘曰自大宗小宗之法壞而族散忘其祖喜不廣凶不弔相視如途之人矣杜子美詩寄族弟唐史君以俱後於陶唐韓吏部序送族兄毛仙翁謂同出於文武覘與公同孫氏同州里同出於南唐侍御史潛之後而服盡於五世不相聞既冠始見公於鄉校後爲同年進士而公長覘八歲魁壘辯博實亢吾宗始拜而兄事之如是二十九年離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無閒也今不幸棄予而先矣銘其可辭銘曰

行直而方學博而藝言不違道交不就利追配古人莫逆其懿朱丹其轂大途方軌一時同升公視無愧不窳其身一病而蛻惟其不朽亙于萬祀

墓志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祕閣致仕朱公墓志銘

一使自天子至二三大臣旁諮久察必得信厚敦敏精練兼人之器然後授節以出故選任常重於他司然天下幾道使與貳凡幾人或張空最以衒虛名或便文自營趣了目前或急小利近功而害大體其能以行治勞烈赫然著稱一時號爲能臣者蓋一二數也有名使者朱公諱彥美字師實智略輻輳足以表萬夫忠厚老成足以首風俗仕四朝在事五十年五持使者節皆有能名而漕京西尤稱於天下京西治河南總十八州介居國右守將類多顯人怙貴不奉法至輦金幣署別籍儲之部使者造郡上謁辭而去無誰何者而大河之防陵寢之奉視他路爲劇往往旬請於朝或移用他司錢佐其乏而以員殿免者相屬也公曰轉運使操一路

之贏而倒持之吾不能喑啞以爲生卽日乘傳詣所屬州按簿書窮株究得貨匹百餘萬釋逋負之在民者勿徵量緩急輕重所宜爲施舍費出之節於是上下贍足貲聚沛然歲竟奏課爲天下第一錫名延閣擢升三路名動朝廷矣公秀州華亭縣朱氏故左朝散大夫知隨州贈少師諱伯虎之子贈光祿大夫諱約之孫贈太子少保諱承進之曾孫朱氏自宮保以氣節蓋里中爲豪長者至少師繇進士起奉使典州有名元祐紹聖間遂大其家少師仕子授公太廟齋郎調郴州司理參軍年尚少也而据法持議已能使老吏憚鬻當是時少師提點淮南刑獄公以親老在數千里外不白克移病去久之丁母吳國夫人孫氏憂又丁少師憂憂除授杭州於潛縣丞秩滿監磁州裕民監不赴監編估折鈔香藥局積功次改承奉郎充制置發運司幹辦公事發運使龐寅孫被旨斷臨平蔡氏墓而寅孫以屬公蔡京復相罷送吏部知杭州仁和縣籍記兇惡東縛奸吏所禁無不改凡徵租不遣一吏大暑其門予之

御札趣公具所以救治施行之略公曰京師無高山大河之限聚重兵以爲險而太倉無旬月之儲此直達之謀今轉般倉法具載有司第付臣推行無使讒人興詛誹其間豐財裕國歲月可俟也公退而考故事舊科條蒐獵脫遺鉏治乾沒得緡錢累百萬公曰可以有爲矣會華原以憂去位京黨復進改除兩浙路轉運判官未幾提點江州太平觀而直達如故識者恨惜之是歲政和八年宣和二年除京西路計度轉運副使諸郡漕錢送吏率貿易取贏久遂成俗比公至而錢不輸於庫者八十萬往往懼罪自匿公飭錢所過州縣隨所見存者受之不幸而廢於水火盜賊者聽吾命於是送吏歡呼以手加額曰吾屬背煩賴公復完更相告語舉走閭閻徵逋貸之未償轉宿貸之未售居亡幾盡輸所謂八十萬者無一金之負中貴人李彥更稅爲租而妄言無行之徒縱恿以僥進有皇甫生者建言伊陽天荒地亡慮數千頃可屬民肆耕其中歲得錢以千計可二百萬時朱勔方幸主其言已乃傳詔屬公公

驗之皆磽瘠不毛之地歎曰此伊陽背脊疽根也奏斥其妄事遂已奉先軍士因刈麥恃眾而剽有歐人至死者捕繫獄連逮六十餘輩獄具當論死會公攝府事公曰可殫誅耶殺人者死如律令誅三人而釋其餘一府稱其平五年除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未行進直祕閣再任六年朝廷拜免大臣易置諸路使者公例罷爲提點南京鴻慶宮靖康以還天下多故凡三請祠觀遂告老紹興五年七月守本官致仕積官至右中奉大夫職直祕閣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三年五月乙酉歲微疾若將寐者遂瞑享年八十心醇氣和渾渾不見圭角而長於治劇遇事奮發勇不自恤吏牘盈前迎見立解拔根摘節無所漏商功計利不以一毫加賦於民而明於開闔斂散之術科別戶分有倫有要可爲後法以故尤爲當世大人所器擢於郡丞進領六路遂超其匹議者不以爲過建炎之亂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兵賦最爲當務之急而公卷懷利器縮守袖閒旁觀血指汗顏之跡不復爲世用遂老於家

可爲天下惜者也公娶孫氏吳國夫人弟彥卿之女尚書職方員外郎夷甫之孫以公貴封令人有賢行年七十二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丑以疾卒葬於縣之修竹鄉福全村官山原上後六年公沒諸孤以遺令奉公柩合葬於令人之墓卽其年八月丙午也三男子曰寬右從政郎臨安府昌化縣令曰等右迪功郎監行在編估局曰案右從事郎監秀州都鹽倉四女適右朝奉大夫知登州梁處祖右從事郎莫侶右朝奉郎通判衡州陳祐進士謝邦直其歸莫氏者再適右修職郎洪雖孫男五人祐昌世昌壽昌士昌阜昌女三人壻進士胡公望餘尚幼華亭據江瞰海富室大家蠻商舶賈交錯於水陸之道爲東南一大縣胡馬南渡所過燔滅一空而華亭獨亡恙公歸休十五年除地舍東築一堂居之疏鑿池沼累石爲巖阜松竹蒼然得林壑之勝幅巾藜杖徜徉其中親客過逢擊鮮置醴吹竹彈絲歌呼樂飲窮日夜不厭不談世事不問家有無怡怡如也友諸弟甚篤遇郊祀恩分蔭弟姪時公之子猶有未仕者館嫠妹拊孤甥視遇宗族交鄰里鄉黨恩散甚備不爲翁翁然久而加親故鄉穢之日搢紳士大夫內外屬人與常所往來哭之盡哀無一人怨讓覩視吳國爲祖姑口令人之從予也爲兒童時立先大夫側聽公談既壯又從公周旋至於今老矣寬等謂知公終始大節宜莫如覩來徵銘銘曰

世遠道散士失職兮毀瓦畫墁志謀食兮吏鉗紙尾進刀筆兮曰此當畀莫致詰兮西秦東越望兩國兮孰瘠孰肥匪忻戚兮視膝以偷不謀夕兮矯矯朱公表獨立兮奮髯抵几吾黨直兮楠風沐露戴星出兮蹈河履薪不焦溺兮老姦縮頸吏屏息兮機張鍵閉吁莫測兮搏風九萬我奚適兮止或尼之道絕塞兮投袂而起全吾璧兮築室反耕老空寂兮一寐而蛻反其宅兮凜然如生尚不沒兮銘以著之此其蹟兮

宋故左中大夫直祕閣知蘄州軍州事郡公墓志銘

辛道宗者又叛所過焚掠州縣官吏逃匿莫敢誰何當是時左中大夫郡公以通直郎知常州無錫縣縣無城郭甲兵守戰之具而眾奄至公跨一馬挾以二卒直抵賊中大言曰車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曰不知也公曰若等幸無他轉禍爲福於此在矣眾相視矍然斂兵不敢動公卽日具酒肉糗糧勞送出境縣以無事士民感說相與傳載其事書之石以示子孫德公諱漸字子進姓郡氏大名府臨清縣人聰明敏博彊記善屬文政和間州縣學推行三舍論士之秀者而公褒然爲諸生冠同郡李釜嘗以文詞冠天下高自標致少許可讀公文喜而稱之顧謂里中諸老曰忽見驌驦一骨於此下駟中非十駕所能追也居有頃試禮部有司書其等爲第一遂收其科賜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博州聊城縣主簿公雖試吏而明練已如素官部使者班教條辨爭訟決稽壅悉以屬公公一出輒持數檄眠事劇易揆日淹速

大節越遣撫留事甫期歲連以最升承直郎夜行遇盜刃傷公敗而朝廷聞之轉通直郎知無錫縣是歲靖康元年也兩遇恩遷承議郎言者譏公李綱兌相歸公率寮吏迎謁道上治盛具張聲樂逆其至一方驅然入之法除名入之公上書自言曰宰相罷歸次鄉縣縣令佐郊見禮也設欲具燕飲綱嘗爲天下守負貴張甚非一縣令所能折簡而呼也可見言臣者之妄矣上是其言詔復故官磨勘轉朝奉郎通判常州啖司徒陳大帝嘗以佐陰兵助破黃巢廟食一方至于今不廢歲時合數百千人設大祭會祠下是日社中馬逸闖城驚呼以爲寇至有狂走溺死者州將洶懼不知所爲公叩閽入見曰此必訛言也襆帶就坐笑語如平日有頃州人已按堵矣公遇事於皇遽休迫之中多類此功次遷朝散郎李成寇江州就差江南路招討使隨軍幹辦官寇平進官二等遷朝奉大夫明受勤王莫府上功再遷左朝請大夫呂頤浩建言鄱陽置監牧馬除公提舉饒州孳生監牧事馬性利高寒而鄱陽地卑暑溼馬以連斃公負殿免所居以歸辟充江南東路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兼提點營田公事改除參議官宰相議大征伐都督諸路軍馬又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軍還知江州未赴差淮南西路宣撫使司參議官宣撫拜樞密使又改樞密行府參議於是積官至左中大夫除直祕閣知宣州公曰南北解仇遂息肩矣無錫吾之桐鄉也盍往家焉上書請宮祠得提舉台州明道觀凡再任買田築室營一樓於舍東高明壯麗望西山草木歷歷可數間從常所往來飲酒歌呼若將終焉秩滿知蘄州纔數月遇疾卒于州之正寢實紹興二十二年七月丁酉也享年六十有二公少力學問獨步場屋文章深厚有氣如其人東平呂公吉甫鎮北門月旦品藻之公率常中首選東平公曰鄱君之文豈止一名第他日必顯於時東平通儒大人三朝之望公以一布衣延見命席與鈞禮學者欣慕雖常袞遇歐陽詹不能過也屬時多故射狼塞路公挺身入叛卒數百人中視羣偷若孤豚然用

重榮登仕郎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壬午舉公之柩從傅氏合人葬於無錫縣開化鄉長泰里黃墓之原上紹興初余守臨安抵罪遷嶺表赦所屬發吏卒護送公時佐常州無半面之雅一再過余傷屯悼屈陳義慨然坐客皆驚竦又選取卒之謹厚者三令而後遣後二年余歸宿田里而公已出爲世用詒書勞苦如平生歡歲時問饋既久而益厚也蘄春之別余自計先公生十歲多難早衰齒髮缺壞見無復日矣不謂公棄而先也悲夫嗣武等書公世系爵里卒葬歲月來請銘銘曰

猗歟郗公河岱之英蚤以文鳴吐辭爲經一世儒先相視歎驚策名爲吏日以有聲于時興戎喋血千里豺狼塞路磨牙厲齒公探其穴視若羸豕一言啟悟折其脊尾徐行驅之不用尺箠訛言朋興狂走驚仆守將震怛方食失箸公獨巍然屹若砥柱笑言未卒按堵如故功大名播幕者興起將相侯王迎門躍履特置一榻絕席異禮條變晝奇效於屈指大塗九軌始軟而駛富貴方將孰盛

與夷不究于行止或尼之中道而隕誰主誰尸西山之址樹之松
櫟鬱鬱佳哉可置萬室公所息焉車過必式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祕閣致仕王公墓志銘

公王氏其先著望太原曾大父璡大父仁諒家常州之無錫縣以
財傑一州爲大姓父軾通奉公魁岸有智略大破貲聚築室舍旁
儲書數百千卷千里迎師教其子種德藝善所爲過絕人號里長
者未幾公以進士起仕三朝爲世聞人天子疏恩大賚四海以及
朝士大夫之親凡累十二封至通奉大夫而無錫王氏遂稱於天
下公諱岡字壽基通奉公之中子也少時已嶷嶷自立讀書著文
出語驚人他生不敢齒既冠得太學上游所爲文章讀之曰吾可
以一試矣則羸糧往從之閉戸治書未嘗燬戲燕游以棄一日積
六七年遂大發於文清浮溫麗不見圭角如其貌然有司第所試
言書其等爲第一元符三年解進士禮主陸州清溪縣簿以通奉
公喪去去三年召詣都堂除編修國朝會要所與故資政殿學士

蔡靖並命有忌公進者議公爲太學生時餞鄒新州逮赴詔獄斥
居自訟命遂止差充台州州學教授改通利軍積勞遷從事郎充
京畿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俄徙京西北路秩滿用舉者改宣教
郎是歲政和四年也除睦親北宅宗子小學博士北京國子司業
三舍法罷除判國子監代還通判揚州建炎三年權發遣江南東
路提舉茶鹽未赴除尚書金部員外郎召見擢御營使司參議官
四年請宮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年召爲尚書比部員外郎
樞密院檢討諸房文字遷左司員外郎公蚤以文藝遊場屋爲名
進士故終徽宗朝五更內外學官之選而未嘗任事於時建炎初
乘輿狩維揚詔以守臣呂頤浩兼戸部侍郎頤浩既居中不復省
府事揚大州也豪吏大家喜犯法號難治會王室東遷諸將兵暴
集官事滋出矣公始據案見吏民於千兵萬馬之中與之辨施舍
分別可否疏爲一書日詣頤浩白遣之無閼事州人不知自公出
也頤浩德之他日入相公亦召爲尚書郎意公復助己公循道守

嗚呼公之巧足以中人之眉弗卓犖以爲奇善乃而藏之公之智足以察淵之魚弗皦皦以明汙韜櫝而藏諸知我者希有畜弗施奉吾身以歸維後人之貽

宋故右承議郎吳公墓志銘

王荊公自丞相府得請歸鍾陵獨喜爲詩又出新意集古人句以資一時朋酒燕笑之適而以屬吳顯道者凡十餘解余生晚不及識顯道矣味其言則魁壘辯博益世之豪而官不踐卿相之位名氏不列於太史之書此何故及是左奉議郎知興國軍陳君最爲書以右承議郎吳公官世行治來請銘而顯道益其父也顯道江左知名士蚤從歐陽文忠公游與其弟子經俱以文學稱天下與荊公曾魯公有連二公相繼當國族姻之賢皆不得與寒畯茜當是時太學生陳于等疏言吳某學成行尊願得爲國子師俾學者有所矜式荊公終以親嫌寢其書不報於是江淮間又爭欲以爲師不遠千里執經帳下率常數十百人所至輒以詩書禮易開悟後學磨礱成就以爲士君子之器甚眾而仕不充其志以沒顯道生三子而公爲中子諱慤字德穀少詳敏已能讀父書而傳其學屬文辯麗俊壯有家法婁試於有司輒不售荊公越國夫人公諸姑也荊公薨越國以遺奏任公調巴州軍事推官歲滿監秀州糴納倉以最遷黃州黃岡縣令不赴監潭州南嶽廟遂請老以右宣教郎致仕實紹興十二年也公既得謝退處一壑不御冠裳不詣城府閒從賓所往來幅巾藜杖相羊川谷間極欲而後返福艾尊榮考終大耋見其子桌擢進士第繇尚書郎立柱下爲右史今爲左朝議大夫知楚州而吳氏浸大矣公資孝友慈祥樂易不立崖岸恢然長者也兄官遠方病沒以喪歸公力貧辦葬送事寡嫂拊諸孤幼恩敬甚篤公在秀時歲大飢民墊於水詔州縣發廩粟賜之爲吏者視遇無狀流逋紛然老弱相枕藉欲死部使者檄公代往公爲治次舍視燥溼進湯藥旦旦撫之益活數千人云一夕夢至一官府有大吏據案謂曰是嘗食餓者當獲壽祉之報已而果然享年八十二以子貴封右承議郎婁宜人彭氏有賢操喜讀書尤熟西漢史能言二百年開君臣理亂成壞之故燕居如齋據一席坐其旁已中列羣經子前諸子以次受業日夜鏘切凜如嚴師之坐程然後解顏一笑以至浮圖老子之書陰陽卜筮之說章通句解雖專門名家有不逮其聰明過人如此凡三命得今封於是搢紳歎慕以爲教子者當以宜人爲法紹興十四年九月八日終于干巢之官舍諸孤護喪次毘陵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亦遇疾不起明年二月某甲子合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李莊村原上三男子聿承節郎次今楚州也次案舉國子監進士蚤卒女適進士江遂孫十人男煜煇煥炤炳煒右迪功郎兩浙轉運使司催促行在物解官女適右宣教郎權監登聞檢院章鍔進士楊好問承務郎胡濬右迪功郎管鍔餘未行曾孫男女七人吳氏世家鄱陽五季兵亂徙撫州之金雞以儒名家凡五世爲望姓曾大父敏故尚書都官員外郎大父蕃故不仕父贖卽顯道也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贈通直郎元豐中從荊公於金陵遂家焉今又爲金陵人

銘曰

金谿徂遷今自鼻祖奕世名儒今望南楚石鍊五色今天可闕欲上今闖九虎幡然脫巾今桂神武索身歸臥今環一堵南陌今澹容與樵漁爭道今莫適主秀眉皓髮分須鬢古委蛻若遺今夢栩栩有子簪筆今侍帝所富貴鼎盛今沛莫禦萬室旁圍今一邱土贈印追榮今系三組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事傅公墓志銘

余政和開蒙恩校中祕書而傅公沖益亦以編修九域圖志寓直省中與余爲同舍郎相好也當是時海內無事天子雅瑞應興禮

樂以文太平兼攬天下儒宗先宿學一時髦俊知名之士列於備官學省以待任使沖益居開儀狀魁偉面目嚴冷不妄笑言落落難合卽之既久而後稍稍出其所有於屬辭紀事議論相可否之際愈出而愈無窮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圖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記志亦無所不工而彊直任氣負所學未嘗以一言徇人故裴回於小官益自重無躁戚徽宗皇帝召見言治道中上意擢爲尚書郎行且用矣而遇疾不起悲夫公沒後二十五年當紹興十二年公之子承事郎知太平州繁昌縣事聲始集公詩文爲二十卷具書抵公之交孫覿求文識公墓余不敢辭遂次其語爲銘公諱諒友沖益其字也姓傅氏其先自光州避黃明之亂徙閩中今爲興化軍仙遊縣人曾祖倜不仕祖滋贈朝奉郎父楫朝散郎充龍圖閣待制仕徽宗爲中書舍人以清明諒直聞天下累贈少師公以紹聖元年舉進士甲出身主蘇州吳縣簿歲滿升潤州濱州防禦推官鄭州州學教授遷少師

喪去位卒喪除辟雍錄又丁母越國夫人憂憂除爲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未幾例罷書局調宿州蘄縣令蘄故多盜公嚴保伍之令使相推逐盜不敢發發輒得無所漏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縣大治諸公交薦之改宣教郎再除九域編修官是歲政和四年也五年車駕幸祕書省遷奉議郎六年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改膳部七年週疾請補外以承議郎知和州未赴八年正月十日卒于京師年五十二嗚呼崇寧初鉤黨之禍作異時元臣故老之子若孫門生故吏昏姻之家皆被禁錮少師既下世大臣猶以嘗任事於建中靖國間請置籍中徵宗記其忠獨不聽公少師家子益務聊藏不若隱於吏者讀書一過目輒領其要論古人成敗事當否如出於一時文章閎麗可當大典冊詩語精深可列於歌頌以薦郊廟而不自標飾以求聞於世宰相華原鄭公深知之薦其才可用徽宗亦悵然追懷甘盤之舊延見問勞甚寵於是名實暴耀賢臨一時將遂施行所學世其家而公病矣治命載其樞從少師以葬諸權山之原去少師卜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于常州宜興縣善權山之原去少師墓若干步妻孺人方氏監察御史蒙之女生二子曰庠曰輦孫男三人公素貧恥言利旣死橐中無留貲以歸庠少年有奇操讚公喪浮沈絕淮閒關二千里以遺令歸葬家土未乾而庠得疾又死輦尚幼也其家益貧老妻幼子幾不能自存更十五年輦始及祿迎其母以養廉直有父風所涖皆有迹公祉所施庶幾在此銘曰讀公之文蔚若武庫魁奇瑋麗九鼎十鼓聽公之詩隱若大呂震越渾鍠歌周頌魯胡不畀之天子之所帝制坦然常楊燕許頌詩穆如奚斯吉甫百干儕一齊恨入土天道茫茫孰知其故君豈草木而與俱腐遺書爛然昭映千古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汪君墓志銘

建炎紹興閒大盜據中原羣惡嘯亡命相聚爲寇於是環四海爲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劒出入兵閒禁暴除殘拯溺弔凶於戎馬倥傯之餘以建中興之烈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新安汪公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威屬戰士訓飭在位哀憫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亡幾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己者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閒遇勝日幅巾葛履登西山循鈷鉧潭入愚谿並湘流沈文以弔古人而自肆于山水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筆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旣沒諸孤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爲審乃序而志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卿祖宗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考穀奉議郎贈少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旣成得奉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

諸生七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壇林錫宴酒半上方賜冰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一坐歎驚調婺州觀察推官方待次除宜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憂除官制行授從事郎荊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和進喜事集錄爲一大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眾作之右郎日傳布諸公喜稱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德郎遷著作佐郎再遷符寶郎是歲政和八年也兒喪除祕書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再遷符寶郎是歲政和八年也故相王黼頃與公爲太學同舍生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不樂上書請官祠得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强記自六經百家太史氏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詮眾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錄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

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札而錄藏之其爲詞章明於近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該備眾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師川見公詩於僧壁嗟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勞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撚須琢句以鳴其不平耳烏足尚已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紬書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旋改禮部進大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郎召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大駕狩淮揚詔中書後省試濟州進士何烈烈對策稱臣臺疏論列非所宜言公與滕康衛膚敏三舍人俱罷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說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築公嘗爲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金適至已付之生令拜賜矣又斥公帑之贏續之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眞拜翰林學士以

落成爲一方壯觀轉左大中大夫十二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蔣選禁卒之仇健者移州具資糧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已移知宣州閱月改鎭江府鎭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扃鑰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鍋給之詒書使者曰官軍張頤待哺米在倉中而不予之食羣黠饑餓亡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讒公而罷論奏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官至左大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一百戶公沒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士官其二子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峙聲名至居官任職則矯矯然不輕爲然諾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不去手大瑫

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日爲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卧內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召而不往何故公曰若使我輩與可輩爲伍耶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鐫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居歲餘戶部被旨降本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例進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可復受賞卽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闍婆國王附送龍腦數百兩爲公壽公卻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卻也公飭送公帑一銖不取公於辭受類如此亦以故遂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與王黼有讎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爲黼黨黼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猶以死雖然朝慍暮喜乍賢乍侯初若一闕然曾未轉盼已如滌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世傳後與古作者並列於圖書之府聖主親攬追錄故侯復還舊物得

喪相除執與公多公之文有浮谿集六十卷行於世後集若干卷裔夷謀夏錄三卷青唐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公九工大小篆得李斯陽冰用筆意元配淑人趙氏今配淑人莊氏皆前卒葬於常州宜興縣陽禁後隣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八人男曰恬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縣丞曰恪右承事郎曰燴曰憺曰憺曰憺並右承務郎曰愔未仕女適右迪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舉嚴舉泉舉賢舉女適左奉議郎嚴康朝進士莊霆莊需餘尚幼新安汪氏之徙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公遂以文章大顯於時德與田園悉推予其兄以郊祀恩任其弟之子怡而公子至今有未仕者元豐己未少傅公爲泉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三年公刺泉入竟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秀公生於鎭江後建鎭江節鉞大勛居高實公始生之所山川之靈鍾爲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監于二代儒先酋酋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學窺聖域文媲皇墳芸芸賢俊雋書蟠坳珥筆論經石渠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持橐剖符出使大侍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州之氓途詠而思誰私慕雠乃讒乃逐投畀荒裔一斥不復斗野之南光氣燭天埋藏不沒至寶在焉憂憂萬生趨死一軌百錄之英有化無死巍巍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書銘公于石石磨可礱公名不磨爲萬世準

墓志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志銘

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諱謨字茂嘉實南唐李氏國除族散有徙常州之無錫縣者公其後也公少孤事母孝貧無以爲養始感憤讀書曰惟是足以亢吾宗記誦日千言下筆語出驚人既冠東書詣鄉校從樂安先生受詩時學者數十人與余爲同舍生顏異秀發治經章解句達文詞驟進不類舊常一試遂收其科仕州縣如素習遇事明辨未嘗讀律令而斷治皆應法尤爲當世大人所器徽宗召見擢部使者歷事三朝泊官五十年刺八路典四大州秩上大夫著籍內閤遂爲一世功名之士享年七十二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乙未卒于無錫之私第諸孤以進士陳珦狀公世系爵里行治年壽卒葬之地從父黨乞余銘乃序而銘焉公以崇寧五年解進士褐調通州司法參軍歲滿升文林郎調江州軍事判官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南康軍建昌縣未赴通判信安軍疏治城塹拗置樓櫓招選禁兵先期而辦連進秩還承議郎代還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升辭入對奏言豪民率以田園分寄官蔭之家而貧民下戶一畝之官數口之聚皆受役力不勝則逃去告賞之法著于令甲可詔監司督責州縣推行以紓百姓之急又言吏部注守令不計能否一切以格令從事而貪鄙無狀居其半偏州下邑窮民無告宜詔大臣更治制立法甄別人品蒐擇材能黜去貪懦以惠天下徽宗雖其言留弗遣擢太常丞唐宰相李紳短小精悍世號短李嘗隱無錫之惠山立祠在焉公長不滿五尺而精神滿腹或曰李茂嘉殆是公垂後身也言者論公年貌未應居禮樂之司公笑謂客曰吾生壬戌言章尚云乳臭乎差高陽關路安撫都總管司主管機宜文字河朔盜起亡命嘯聚所在千百爲羣帥欲閉關以虞變公曰姦民竊發當傷將士以示討除何爲遽如許也帥悟卽日授甲于庭令曰具糧糗視吾旗所向軍聲大振羣盜犇潰境內無一跡除京東西路提舉鹽香茶礬事移河北東路再徙京東進直徽猷閣知平州改營州又改河北西路常平公以平營新疆蒙恩進職今易地河朔還所賜告上之不拜除提舉措置河北燕山府路糴使公事朝廷餉新邊歲糴粟麥亡慮三百萬斛率用度牒香藥鈔充糴本實不持一錢而州縣抑配爲民病公曰度牒鬻鈔大商賈之輕資也稍下其估售之而增穀賈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粟麥垒至三百萬斛無斗升之負而民不知勞朝廷嘉之進直祕閣除兩浙路轉運副使以邊餉方賴公也暨再任糴使置司在慶源府虜騎大人守將偶緩不任詔公就節制府事公檄召所屬兵民官吏皆入保而臨城尉黃證將部曲彷徉境上獨不至公得其文書已署虜中年號陰遣壯士執殺之以徇高邑務官與縣人趙文炳有邪謀文炳踰城數出公捕繫獄驗治有狀文炳懼罪誅請以妻子爲質斬捕同惡自贖公許之文炳出而務官者方會其徒縱酒大醉文炳就席伺其痏刺殺之提九級馳還一府大震人人如公坐視其旁矣事聞朝廷除公直徽猷閣知慶源府改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參謀積功次六遷至朝請大夫建炎元年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覃恩遷朝議大夫御營統制官王赤者駐兵建康謀爲變以夜縱火爲信公覘知之馳告守帥弗聽公飭兵將官率所部圍民伍伏塗巷中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起諸軍譟而出所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遲明訪守帥則繞城宵遁矣已乃除簽書密院江淮兩浙路制置使呂頤浩兼領建康府頤公提舉常平頤浩爲河北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頤浩以經制便宜起懷衛二州常平粟輸濟州倉以備軍餉公曰濟京東也燕山軍士張頤待哺而聾懷衛之粟緜京東轉河北兩路二千里漕之燕山雖三尺童子知其妄也必有他圖奏罷之頤浩固不說也會明受改號官吏讀敕皆失色獨頤浩怡然自若公曰樞省大臣盍徵天下之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語公曰王室在難如救頭然之急公豈應蹐躅在眾人之後頤浩唯唯

方議行而御營參贊軍事張浚檄書至二叛伏誅頤浩第功進右
丞相公歎曰羣凶稱亂全軀保妻子之臣握兵坐視相顧不發幸
諸將雖復王淵梟首之禍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頤浩聞之益
怒秋八月上幸建康詔公主錢糧黃敦書主橋道大駕次張橋山
水暴溢隄齧橋壞頤浩通劾之公與敦書皆罷丁母永嘉郡夫人
憂卒喪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三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入對
行殿奏言人主欲知天下利害之實而九重阻深口人疾苦壅於
上聞則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今者法駕時巡所過郡國延見
父老特降清問則守令貪廉決令廢舉民之休戚事之利害一見
勝百聞矣改兩浙路轉運副使五年轉左中奉大夫知鎮江府乘
輿幸建康兩駐京口公每陽對眷奬甚寵進直顯謨閣兩浙路轉
運副使方問命還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比入對上曰臨安之命出
自朕意公頓首謝曰臣與大臣無一日之素知事陛下而已七年
再知鎮江府時都督府統制官种潛屯江上軍民不相中人情惴

恐公次丹陽或勸公單騎獨進嚴兵而後入巡尉部千百人執戈
以衛公視而笑曰設有急若輩足恃乎亟去無留乃命老幼數百
指道官涓日視事延見民吏賓接將佐如平時一府帖然潛見公
至感泣公兩守鎮江屬兵火創殘之後重兵屯聚其中繕治乘輿
巡幸頓舍之所儲偫千官萬兵共億之費隨宜區處上下贍足不
擾而辦移牧臨安百姓遮道而立公舉手謝曰不久當復來已而
果然州民罷市空巷來逆嶽大旱公禱長山之白龍湫香
火未收雲起池中一夕雨足遂稔於是宰相當國官職除授以苞
苴豐儉爲差公因退食語家人曰吾跳兵走馬燕趙之地不自意
全歸掃墳墓盡少休矣上書請祠官提舉台州崇道觀時年五十
六竟不復言仕矣官左中大夫職直寶文閣服三品爵隴西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材高識明長於治劇御吏民不以小法徵文
佐喜怒以故崎嶇兵亂反側之中發紓隱詘鉏治彊梗聽公一語
而決無後議者慶源被圍虜人檄守將高景雲而口語籍籍指景

雲爲姦細眾怒欲起公馳指景雲所諭其眾曰朝廷屬我節制府
事高公無預也檄書具在未嘗開發索火焚之眾遂定通判許和
卿與添差通判歸明馬觀國不相能因倡言觀國久通虜人爲內
應眾起圍第欲屠其家公面詰和卿曰艱危如此吾曹未知稅駕
之所公首爲亂階行且及矣揮其眾使去曰城中動息吾自知之
後公使江東忽見一人衣紫佩金拜庭下公驚曰吾僚馬公耶觀
國曰慶源之圍微公一言骨已朽矣願效一死以報久之虜中撤
還北客之落南者親國在遵中過公別曰銜恩未報死而有知尚
當結草也涕泣而出公曾大父勤大父度不仕父景芳以公貴贈
右光祿大夫母朱氏贈永嘉郡夫人妻戴氏封令人有賢行寶文
公起徒步爲聞家緊令人之助四男子時澤右宣義郎新知平江
府吳縣事時習右文林郎前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時
後右修職郎揚州泰興縣主簿時庸右從事郎新江州觀察推官
四女彭慥俞民從戴必先張采其壻也民從右文林郎采左朝奉

郎孫男九人杞樅棡苗登仕郎樞朴楊楙棋餘一人未名孫女七
人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壬午奉公之喪葬縣之若嶼鄉青山潭公
所自卜也公生十四歲而光祿公下世後十年起家簽仕始迎母
夫人就養自佐信安參高陽機幕奉使典州皆在河朔戎馬內侵
大盜羣起將母其間踐艱乘危數矣若有相之者建炎初將漕江
左始奉安車以還考終大耋哀榮終始遇郊祀恩任兩兄之子時
哲時修者中外宗姻喪死嫁孤力不任者皆倚公以辦公已匄閒
闢舍北地曰　大圃面西山枕長河穹堂奧宇曲闌幽榭疏沼泚
藝花竹環之日具酒茗命客吟嘯其中延接後輩不以爵齒自高
與鈞禮既屬疾曰河圖七十二數若囈語者卽所享壽也崇寧中
公婦翁戴君築大第壯麗爲一州之甲縣人歎見夢曰李運使宅
也翁除地又護一金魚以爲子孫之祥大喜翁沒而諸子瓜分不
數年卒爲李氏胡馬南牧一大酋燕人也集羣胡舍公第中揭篋
見公畫像而驚號其徒曰李徽猷也皆以手加額問公安在守舍

者懼不敢告聲炊而行秋毫不犯且大書其壁曰此李徽猷宅也以曉後至者嗟夫始公貧爲布衣而戴翁以財雄爲大姓自崇寇距建炎蓋一世由幽燕抵全吳僅萬里而公姓氏官稱宮室謚兆之應如口口無毫釐之謬世人乃欲以智力取非其有豈非惑歟銘曰

治道之行文武二柄孰彊弗友孰弱弗競孰致予試徙木以令俯僂循牆若兵在頸孰根予文執鐸以徇嘘枯吹生祈醒愈病矯矯李公德配前修治軍牧民如農一邱蘗其梟狼以殖善柔惠立威振兩取其酋百犬吠聲眾狙皆怒舉臂一揮掉尾而去三窟狡兔兩端首鼠鍥切弗喻夾以砧斧文駟武克左右具宜如牢圈虎如乳哺兒詩書之帥慈惠之師不配其有孰主張之河圖告終乘雲跨箕嗚呼已矣次有銘詩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陳氏建安大族自秀公以文學政事稟踐大官于嘉祐治平之間神宗御極進拜右丞相任重道遠望臨一時世德垂延陳氏益大歷五朝百有餘年公族子弟著仕籍而以材能處顯者前後蓋相望也公諱豫字子由用族父秀公恩任祕書省校書郎開封府陽武縣尉以最升溫州永嘉秦州隴城二縣令隴城並河遇連雨暴溢官寺民廬水及半扉公私病之公議徙爽塏上書言狀書下得請去縣里所營高燥地建城市開井閭不日而就水潦至人去墊溺按堵如故縣人爲公生立祠用舉者改宣德郎知信州鉛山縣丁父中奉公憂卒喪知延安府敷政縣丁母令人葛氏憂憂除知應天府柘城縣改同州澄城轉通直郎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厲恩選奉議郎轉承議郎經略司幹當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路糴買就遷提舉弓箭手公精壯果敢長於斷所涖皆有名迹西方用兵軍食最先務之急官吏並緣爲盜軍無宿儲士有飢色公聞弊知其故出金繒下其估而增穀買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閒未幾事傳誦至今以爲法輕財樂施喜趨人之急聞有疾痛欲去之如在己始赴柘城舊令尹遇疾暴卒貧無以口給喪事公爲具棺衾

足言又建請石堡寨旁近地數予頃皆沃壤可據賊衝築一壘殿兵寨其道使人肆耕其中歲得粟以紓漕輓之費則百世之利也詔從之築軍賜號威德陝右歲籍邊民爲弓箭手公蒐選丁壯聯爲保伍人得占田多寡有差至卒長別給一馬身自督教之人皆精練爲諸路之冠當是時自大將至裨校築堡障扞蔡偷斥堠士受俘獲大者增秩小者賜金多公計畫而人不知自公出也公善知人明於任使嘗言御將士當使過勿拘以文法然後可使蹈白刃赴水火而不辭杜大中者豪縱不治繩檢一日抵罪當下吏公惜其材留不遣移書屬鄰帥善遇之大中挺身搏賊勇冠一軍遂爲名將韓公世忠少年喜鬬數犯法當伏誅公顧謂帥曰世忠驍悍不畏死寇至盍令當前斬捕自贖而殺壯士乎帥從之始隸兵籍每戰先登梟貫將之首以獻遂知名建炎南渡提孤軍撓大憝手擒二叛威震夷狄冊封咸安王時人方之狄武襄公公四任關塞僅十年錄機幕至部使者累功伐七遷至朝議大夫議者恨不得公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究於施設爲可惜也八寶恩遷中散大夫自言於朝曰久任邊州且老矣乞東方一郡自效得守濟州會歲大旱飛蝗蔽野所過草木蕭然公即日移告坐齋室遲明具冠裳率賓屬徒步出譙門徧走羣祀伏地頓顙爲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澍如注卻蓋不御徒步而旋是日也螟蝗一流無噍類歲大熟獲倍它壤徙萊州不赴請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已乃被疾上書謝事政和七年五月甲子卒於其子通判沂州杌之官舍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三月癸酉葬潤州丹徒縣大慈鄉之原後以子故累贈少師公涖州縣治道尚嚴條教已下人守之如詛盟不敢犯斷治自己出羣吏坐曹行文書而已夏秋賦調束芻爲人執一牌立閭外刻日書其上吏不及門期至而集爲文勸耕二十解明白而切於事傳誦至今以爲法輕財樂施喜趨人之急聞有疾痛欲去之如在己始赴柘城舊令尹遇疾暴卒貧無以口給喪事公爲具棺衾

以斂己而同窓與邑之賢士大夫皆賻又爲處其費擇送吏與凡行李所須授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遇衰絰數人羅拜其前泣曰吾父倅臨淄甫就官而得疾死護喪次封內貧不能歸聞使君高義故來公惻然計其貲賸遣而去祿賜所得拊養孤嫠收恤宗族有秀公之風郊祀恩以次補諸弟而不願仕者任其子分田廬公不取推以奉寡姊族子師尹游太學不遂困而歸見公曰儒冠竟誤人幸今筋力未衰尚堪馳馬試劒收一戰之勳毛錐子不足恃也公笑曰通塞有命少安無躁爲具裝資勉使卒業遂收其科後官至尚書郎族婦新寡有遺腹子曰璹舅姑憐之命改適而守節自誓久益困瀕於飢寒矣公周其乏絕又教育其孤進於學學成試有司一上中之迎其母以養族黨感歎以爲榮璹後以才選薦更任使將漕帥邊襄顯其親遂極光寵公建州建陽縣人曾祖曉祖贊不仕皇考沖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元配令人徐氏賢良奕之孫朝散郎師甫之女贈某國夫人令配令人馮氏贈少保某之女

左通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躬厚之妹有馴德淑行爲令妻爲壽母中奉公孤立一意委身事國未嘗以家爲恤有子嗣興繁序前聞享有丕祉由令人善相其夫而能教子享年六十五封咸寧郡夫人後公十六年當紹興四年十二月己亥棄世是月壬寅合祔于少師之墓改號瀛國夫人四男子曰杭曰模曰梓曰楠四女武學生翁賀朝奉郎知南雄州黃達如朝奉郎宗子學博士李弼朝奉郎朱槭其壻也孫男女若干人公在事五十年不治貲產既得謝無以歸通判君奉安輿迎還沂水官下疾稍侵親客詣卧內省疾且曰公自言有四種生事安在公指四子曰此是已距今紹興乙亥四子者杭右朝議大夫模右朝散郎梓故右奉議郎楠右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孫曰嚴右登仕郎曰岐右迪功郎曰昌右承務郎曰岷右承務郎曰嶧右迪功郎盛矣夫嗚呼君子極德孰善積之躬修之家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探諸囊中而數文公逢辰得路强仕之秋已躋法從追贈公至公師毋夫人進封

待缺然公預其責千箱棚至曳踵頰肩菽粟如山露積不垣士飽而歌氣作一鼓大祖高驤馮河暴虎螟蝗垒起彌滿一圻電埽霆驅甘雨應祈左右具宜文柔武克由初訖終挺身徇國老夫歸墩駟馬安車有來治中擁笏垂魚無地可廬可耕可殖田不踰寸種之以德汝視汝籯其獲幾何萬金之產孰與子多有嘉者子持橐入侍紹開厥家戎公是似

宋故左朝議大夫致仕孫公墓志銘

左朝議大夫致仕孫公諱畋字無逸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戊子感疾卒諸孫卜以明年三月丙申奉公之喪合葬于宜興縣君山鄉甑山元配蘇氏宜人之墓又以公歷官行事牢藏于壙者孫氏世家金陵宋興王師下江南公抵族父某請所以志其壙者孫氏世家金陵宋興王師下江南公之五世祖諱潭徙常州之武進縣家焉生六子曰詁興其子立之俱以經明高行爲一州之望里人不敢斥其名號大小先生以別之於公爲高祖次曰諷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於覲爲高祖故覲視文公逢辰得路强仕之秋已躋法從追贈公至公師毋夫人進封

公爲同五世祖兄乃序而銘焉曾祖貫之封朝奉大夫祖昌齡由
御史府出典三州提點兩浙路刑獄轉運副使當是時大夫公尚
無恙父子白首官號亦同佩服皆三品所部十五州安車往來賢
士大夫咸賦詩紀其事父昇和州含山縣尉以公貴贈右朝議大
夫母宜人邵氏朝議蚤世宜人守節自誓三男子曰畸曰畛與公
方在童丱中顧見里巷羣兒徵逐游戲無一人讀書受學者亟提
諸幼還宜興依外氏斥賣簪珥求師教子夜治絲枲坐其旁勉之
曰使吾罔上僥賞耶一豪不敢欺也具以實奏寮吏驚服每行部
最上之朝增秩賜金無慮日歲比公上計吏抱牒請循故事公驚
延見吏屬治有狀或得於一言不由紹介皆被慰薦有聞朝廷爲石
埭尉者婁請貴人書屬公薦公曰石埭不惟汙吾筆而同薦之士
必以嗤伍爲恥矣代還請宮祠歲滿上書納祿守本官致仕是歲
紹興十八年也積官至左朝請大夫享年七十二公性沖澹寡言
笑承上接下心平氣和不見慍喜至守一法持一議如山岳然亦
不可移奪平居察人材鄙賢不肖甚詳而臧否不出諸口少孤事
母六十年心意幾微輒逆得之菽水歡然雖玉鼎之養不過也事

薦者改宣教郎監太醫局熟藥所坐小法貶秩一等六年知宣州
南陵縣丞淵聖皇帝即位遷奉議郎今上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
臨安府錢塘縣公居官侃侃然癯身奉職未嘗出一語諂事其上
以求說己在泗州同寮爭進取忌公名第出其右則詆郡將以閒
梁公笑曰一薦牘於我何有縱所爲不問後將至察其妄首薦
公劇賊張遇兵壓南陵境上吏民驚騷空縣逃去公與令坐聽事
相對終日賊覘知無所掠由池陽路而旋劉光世奉詔追討聞公
名檄主軍饟賊平公有力焉上移蹕錢塘百役毛起府尹治次舍
符縣鳩材數千章甚急公請撤湖上廢寺十數區可不勞民而辦
已而千艘浮江而下尹席益病其隘檄公與仁和疏濬渠以納之
公謂益曰治溝洫備水旱縣令職也而兵火創殘疲瘵猶未堪事
今遽興河役以稱使過客非急務益慙而止戶部侍郎胡世將言
州縣不時之須皆非經數蠹吏並緣入不堪命可校一歲用緡錢
米帛若干均之兩稅而盡罷無名之斂公曰兩稅既增他日牟利

寡嫂拊嬰妹畜孤甥恩敬甚備廉靖寡欲歲時問遺非親友之饋
不受嘗困窶矣凡有稱貸不以久近戚疏必盡償乃已江東代歸
某往候公以杜門高臥爲終焉之計某曰兄以晚遇方爲世用何
遽如許也公曰羊叔子勳名逾今照人耳目且云人生不如意事
十嘗七八在世諦中固然頃介錢塘忤中貴人幾陷大罪比使江
左石埭劫請卒不予又觸權要之怒吾懼及焉不去何待非事高
蹇者某太息久之曰非所及也公晚喜讀莊列佛書晨莫不去手
其視得喪寵辱如此蓋所謂得其所以言者八男子曰仰右從政
郎太平州司法參軍曰份右修職郎平江府司法參軍曰佾右迪
功郎楚州鹽城縣尉曰佐曰偉曰傑曰偕孫男女十
八人男曰庭玉庭珪庭秀庭揚庭詢庭杞庭操庭
誨庭老女適柴
餘女尚幼公初感風痺疾閒自飭後事棺衾之屬顧諸子曰非謂
汝等不能辦也第恐喪死過厚不副吾平生節儉之素屬纊之際
無一語謬亂某少兄一歲仕亦竝時而學力不足以禦外物數蹈

危機竟書罪籍兄材大而氣剛志得道行發明利器豈止一部使者而意有所不適遂投紱以歸高風絶塵可爲世範書而刻之豈特以慰孝子之心銘曰

寒寒孫公廟廟具兮發迹儒科踐祖武兮引吭一鳴鴻鵠舉兮排雲直上天尺五兮酸鹹殊嗜若丹素兮適越鬻龜簉章甫兮畏途如漆不容步兮蒼茫無形眩海賈兮涸山觸天疊萬鼓兮屹然中立獨砥柱兮鶱言歸歟臥環堵兮贍彼西山頹芻拄兮流行坎止適其所兮脫冠不御挂神虎兮笑視金玉若糞土兮家傳一經自鼻祖兮蟄蟄詵詵豹隱霧兮旁營蔔室識公墓兮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志銘

元符末余始著籍鄉校識靖之與其兄宗子學博士相之爲同舍生是時方尊王氏三經字說之學學者數百人手鈔口誦連牘累篇非王氏之書不讀也靖之兄弟魁壘豪健有氣節彊記洽聞不事事舉子業間出東坡先生詩文爲余讀之音節譎亮耳目醒然

如挽天河覆八溟一洗先儒箋注蠹魚之陋而一時諸老先生往往竊笑其迂邁休告則出從所厚善抵掌劇談縱酒博弈歌呼竟日而後已眞天下之奇男子也後數年余與靖之同登進士弟宦遊四方不相聞又數年余以御史斥靖之亦繇平江後事代還相與握手談笑道舊故以爲樂靖之意象索然無復故時俊肚遮往之氣而相之亦病矣余固怪之靖之曰平江大都會而朱劻以窶人子爲蛇豕侵暴一方奴使將佐輿之驅除惟恐後吾如彼何哉已乃脫巾几上怒髮竦立椎牀大叫又復悵然已悲自是湛浮里中逾二紀不復有進取意嘗一佐永嘉都以避建炎之亂秩滿徑歸築室田間不交人事益復飲酒時有感遇作詩歌舞以自娛戲卒不究所施遂齎志以沒沒於紹興十二年六月辛巳年六十九諸孤抵父友乞銘識其葬而以屬予嗚呼余從靖之游四十年見其盛而悲其衰又哀其死是不可以無銘也靖之隴西李氏諱端方今爲常州武進縣人靖之其字也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主

簿承事郎父鎮奉議郎贈宣奉大夫妻余氏馬氏皆封宜人生五子男曰長裔右迪功郎前監潭州南嶽廟長茂將仕郎女適右從事郎監臨安府龍山稅務施培次適登仕郎吳萃餘一女在室孫男女二人長裔長茂卜以其年九月丙午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朱夏村之原上靖之晚喜誦佛書不囿於因果名相之說過住處則據榻臥讀之客曰奉佛當如是乎靖之曰禍福竟何在通其意而已一日忽書辛酉四月某日獲麟於所居之壁纔逾月遂屬疾不起嘻亦異矣銘曰

猗歟靖之瑚璉之器以抵鵲而毀以腊鼠而棄秦柱睨而起楚門撞而逝嗚呼已矣與瓦礫異

亡叔墓志銘

君諱稷字農先姓孫氏聰明博達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平居抵掌論天下士雖將相大人名號聞四海若未可吾意益欲奮其能以自表見當世而冀試於有司輒不售建炎初天子東巡蒐攬羣

策片言投匭往往起徒步至大官君慨然自喜庶幾於一遇而單
游孤立無黨友之助故卒於無所就以死悲夫將葬諸孤走泣而
圖所以詔後世者乃敘而志之孫氏望富春而世家常州武進縣
諱諷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之曾大父也諱夷清君之大父也諱志
康登州文學贈宣教郎君之父也宣教生四子長曰穆以儒學起
家興兩州刺一路卒官朝散郎曰樾曰穟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君
其季也君少長嗜讀書尤篤於易不守先儒傳注而以莊周列禦
寇浮屠氏之言合於經者佐其說推原性命道德之理幽明之故
鬼神之情狀迎見立解超邁獨出一時老生宿儒歎譽以爲不可
及文章能傳其學而辯於說理辭義精確不爲空言嘗一試太學
遂超其列會朝廷更三舍法而君之親老矣三兄相次下世閭門
僅千指冠昏喪祭衣食之具皆屬君歎曰吾道盡矣遂束書不觀
而治其家閒從里長者劇談縱謔以爲笑樂性夷曠洞見肝膽胸
中有所懷如茹物不下必盡吐乃已面刺人過盡言不諱或從旁

竊聽他日記疏以爲口實君益忘之矣疏財樂施一語之投捐數
十萬無所計意所不合一錢不分也疾革後事皆有箇戒至屬纊
無謬語實紹興四年九月乙卯也享年六十有一娶彊氏生子十
一人男曰好謙好大好修好逖好謀女適右宣教郎新知紹興府
會稽縣事余衍左宣教郎新差權通判無爲軍劉彭年左迪功郎
新授太平州蕪湖縣主簿席畸右從事郎新監溫州鹽倉施增左
迪功郎新授台州司法參軍祝求仁餘未行明年九月甲申葬於
縣之西鄉鄭君莊原上某君之從子也兒童時出所爲文辭見君
君喜而稱之先大夫命某師焉中閒宦游四方離合不常而視諸
族子獨親且厚也某守臨安觸罪遷嶺表君曰嘻此南柯太守夢
也一切世閒共一蟻垤況身履而親見之耶於是欣然悟笑遂別
別三年蒙恩北歸而君沒矣銘曰

魏瓠五石大弗能容不龜手藥一戰而封孰哲孰愚祇繫其達銘
以著之閟此新宮

府君處州麗水梁氏諱固字達夫曾大考健大考納皇考佐三世
無爵位而皇考以詩書教授鄉里爲一時學者所宗凡經講授文
辭楚然踐巍科登膴仕多爲世顯故相太師清源郡王何公則尤
顯而名世者也府君少時已能傳其父學東書游四方聞一善士
徒步千里從之嘗一試禮部不合既而悔曰吾豈不得已於此而
令達官貴人弄翰墨以窮其所不知耶遂不復有進取意太師有
女穎悟過人讀書通訓詁知大義字畫有楷法太師愛賢之爲擇
所從口里中之賢無逾府君者遂歸之太師執政奏登仕郎實大
觀元年也授吏部架閣官俄改惠民局未去久之去爲汝州司法參
軍以最升從事郎調陳州節度推官又以功次遷文林郎監在京
編估局方待次以政和四年三月十八日遇疾不起年四十九夫
人婺居十年安貧守義日夜課諸子以學太師奏封普安縣君再
封令人二男子曰汝嘉通直郎曰汝諧未仕四女子中奉大夫直
秘閣知濟南府朱琳朝奉郎通判潭州木輗從事郎常州晉陵縣
丞宋翰其壻也餘一人在室孫男三人令人享年五十八宣和六
年八月三日卒于京師明年汝嘉舉文林之殯與令人之喪行次
常州卜地於州之南武進縣諏龜視日皆吉遂以其年十一月十
六日合葬于懷德南鄉梅莊里之原嗚呼政和中權貴人擅天下
寵煽一時族黨姻婭相牽聯徼恩倖以進朱輪華轂分據要津而
幕羶逐臭相扳而起者又不可勝數府君亦宰相之子壻也廉靖
有奇操更五官不出州縣筦庫視窮通寵辱接於其前而不留休
戚於心顓然而已通直君積習名教力學問自立既壯益底厲以
材能自奮於稠人中公卿大夫皆論以爲國器然則府君雖不躬
榮祿而傳祉于後克有賢子將大其家是故不可以不銘也銘曰
賢者必貴仁者必壽孰擅茲器不配其有天不假齡又將誰咎令
龜告祥羽翼南首旁營萬家置此大阜君其息焉以燕厥後
宋故從事郎涂府君墓志銘

余聞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尚矣然以言取人雖孔子之聖而失之於予我人心難知甚於知天聖人不得已而後以言求之拔十得五蓋庶幾焉非悠久可待以爲不變之法也西漢之世取士非一塗公卿之貴或起於刀筆或起於行伍或拔於郡牧或用於其以文章策高第如晁董公孫之流蓋亦幾人而已故宣武之盛後世莫及建炎之亂環四海爲沸鼎當是時蒐卒乘治兵賦增濬城隍捕逐盜賊如救焚拯溺之急而禹行舜趨之狀紛然出於其間往往迂闊可笑涂君子野精悍有膽略遇事無劇易唾手立就可與共功名而卒以他選進遂細於世議而不用以死爲可恨也君諱大向子野其字也姓涂氏撫州宜黃縣人曾祖智祖翊父固本三世爲縣富姓至君始出而求仕宣和末以迪功郎尉筠州高安縣縣令儒緩廢事州所下書專以屬君應之無留事靖康元年冬諸道分兵勤王守將檄君詣州凡軍與所須資糧屏

屨之屬皆倚君以辦軍行挾一馬率所部先驅人壯其誠兩週恩循右從事郎秩滿紹興五年淮西宣撫使司奏辟准備差遣辭不赴十一年八月丁亥被疾卒于家明年其孤將仕郎駒卜以四月庚寅葬於縣之待賢鄉龍江原上又屬左奉議郎國子監主簿王湛狀君官壽世次爲書來請願有述也余紹興初南遷過臨川境上少留曹山佛舍邑之賢士大夫不余棄藉轔不遠數百里過余相勞勉於羈寓留落之中子野一也子野一日邀余過其家堂戶清深古林壑之勝聚書千餘卷迎師教其子弟而寓公縉客滿坐上擊鮮置醴談燕日以爲常無厭怠之色縣大夫時時詣舍次問所疑里中鬬訟不得其平君一言折衷人人意滿而去聞君更有所屬則具衣冠抱牘趨而至惟恐後所舍一大聚落百賈所棲凡市井無賴屠沽駔儈兼并之豪唯唯聽命不敢輒忤目指氣使歛然奉應殆古任俠劇孟季心之儔余寓宜黃時目睹其如此方時多虞盜賊半天下區區之言已窮於無所用而材堪治劇如子野亦卒無所就悲夫君娶張氏生五子男卽駒也女嫁進士鄒宗皋

九歲穎異不凡有成人之風後八年君沒里長者以書來悼不幸又稱駒喜學問自立可寄門戶者也銘曰

魂與陽浮超然遠游飄逝莫留地載其魄拂龜端策卜此玄宅龍江之湄逝者如斯其孰能追龍江之阻琢石其處以識君墓

墓志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贈少師万俟公墓志銘

紹興乙亥冬十月太師秦公槍薨天子慨然收威柄爲治道之首屏遠壬佞驛召故老於湖海數千里之外於是右丞相万俟公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進左通奉大夫賜札趣還問賚甚寵越明年三月公自沅湘至翌日入見除參知政事當是時天子厲精更化一時丞輔諫爭侍從之臣皆上親擢公被讒斥去國十五年上記其忠即日馳召既見條五事以獻曰綱紀曰人材曰財用曰軍政曰風俗其略以爲權臣執國命威福之柄下移人不知有上故相黨弼擯斥殆盡而讒佞欺負之徒造爲險膚中傷善類人不自保道路以目貪夫暴吏窺取無藝公私掃地赤立而大臣姻族之家粟窖金穴至不可校軍政墮壞士不知勞將帥豢養

於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避讒畏譏襲常蹈故隨波湛浮無致身許國之忠陳義凜然皆世務之要不旬月拜左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搢紳相慶大賢得路必將盡行其言副聖主倚注責成之重而公病不能朝以二十七年三月辛卯薨於位嗚呼命矣方公以病告也上飭中貴人挾太醫診視親御翰墨諭以調護之宜尚方名劑遣騎馳賜相屬於道公頓首表謝曰臣不幸狗馬之疾浸革自度不能復任陛下政事矣願上還印綬乞骸骨手詔慰諭還其奏章再上除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制甫下而公薨聞天子震悼輟視朝賜東園祕器龍腦水銀以殮賻金帛六千贈少師官其子孫十二人又授二子夷中直祕閣勑內侍副都知衛茂實典護喪事賻恤加等勿拘令式諸孤撰日奉公之匱歸葬衡州又詔兩浙轉運使江南東路總領司具舟護送所在官給葬費隱卒崇終恩禮哀榮可謂盛矣公諱禹字元忠姓万俟氏有辭普者與其子洛俱爲太師大

司馬錄尚書事顯於後魏北齊之際其後有籍於開封不知其始所以徙公實開封陽武縣人曾祖琇贈太保妣盧氏福國夫人祖敏贈太師妣楊氏衛國夫人趙氏楚國夫人父滉大中大夫致仕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侯氏冀國夫人公幼奇穎有大志讀書屬文自刻厲至忘晝夜寒暑而語出驚人太師異之曰吾有子矣政和二年試太學上舍中乙科調恩州司法參軍未赴選授相州學教授代還授潁昌府儒學教授用舉者改宣教郎除太學錄建炎二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遷尚書比部員外郎時兵交江淮間羣盜蠭出焚剽州縣無寧歲公不自克請宮祠便親養得主管亳州明道宮丁冀國夫人憂憂除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又丁太師憂免喪提點荆湖北路刑獄秩滿造朝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陛見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是歲紹興十二年也公好善惡惡出於天性時方多故武夫怙亂驕蹇不奉法澧州名賊伍俊者殺其酋歸詔授秀州兵馬鈐轄遷延不赴貪

牙之士蹶張超距之流而專稱文資非是公在臺諫論事如此於是上避其言皆以爲善而公由此大用矣徽宗皇帝梓宮還詔公爲永祐陵攅宮按行使竣事還奏拜中大夫參知政事俄充金國報謝使上愼公曰使事言旋復有此授以卿體國勉爲朕行公對曰陛下屬時艱難嗣承大統上皇陵廟之奉大母東朝之養聖心焦勞固非一日者獨斷屈己消兵以交鄰國天人同符捷迹響叨塵二府躬持書幣命萬里報送往事居悉如聖志臣誤蒙識擢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絕域實預榮焉行次京師奴隸輩有爲人致書訪其子者虜使以爲言公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南官啟檄夫告者曰過候安不耳發書視之如公言次涿州又以南官啟檄夫告者曰一行裝齎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公曰啟檄夫者請得主名治之不調夫則止於此以聽大國之命語塞遂已使還提舉詳定一司勅令書成遷左通奉大夫之復命也宰相秦桧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屬公紿上公退而歎曰丞相就我面謾吾戴天履地忍爲此

乎卒不從他日議政意象愠怒聲色赫然無復同寅共政之意一日奏事退坐殿廬中批上旨罷除官以私所厚者吏鈐紙尾進公拱手徐曰偶不聞聖語卻之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談而言章亦踵至罷爲資政殿學士除郡公入辭自言曰臣無他腸孤立一意事陛下而已天日在上忠邪自見庶幾異時復望清光猶有以藉口而上眷公之意未衰也天語從容問勞彌厚且諭以賜環之命公曲謝至六七檜意公議己愈怒意復上奪職提舉江州太平宮論奏不已降授中大夫歸州居住公杜門屏處人莫知其面者七年己巳郊赦量移沅州建炎之亂公避地沅湘間安撫使用便宜檄公攝州事會劇賊曹成擁衆數萬奄至城小而惡太師年九十歲在焉太師曰沅人視吾爲去就吾去則率而潰矣堅臥不動公晨夜廬城上召土豪傑丁壯具矢石聚芻糧閉壁以老其衆凡二十七日成食盡引去沅人曰生我者万俟公也及是公來老壯歡迎數十里不絕又將除地築室館公公笑謝不願得官屋數楹居之不蔽風雨又七年召還復知政事遂當國公忠信以事上不敢欺平恕以待下不爲詭激之行三任內外學官尊奬賢能士有片長寸善如在己汲汲然惟恐不聞於時四爲監司郡太守有惠愛訊刑議獄傅經據古誼多所平反徧歷臺諫不營黨援自結主知遂參大政權臣擅朝朋姦罔上公獨持一心顚頓困窮僅而復起公獨守一道天子虛己聽公亦舊然任天下之重以就功名而天不假齡俄以病告百不一施賚恨而沒此有志之士識與不識莫不咨嗟太息而至於流涕也公嘗提舉實錄院皇太后還御宮寢纂次回鑾事實書成進銀青光祿大夫又以刊修貢舉條法進金紫光祿大夫封河南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享年七十五配侯氏故承議郎扈之女封同安郡夫人先公卒贈榮國夫人五男子曰夷中右承奉郎直祕閣曰致中右承事郎直祕閣曰居中曰有中曰梓中四女右修職郎李詡右儒林郎吳佺其壻也二人在室孫男女九人男曰侃曰傳曰倬曰倡

女尚幼公姿度夷曠胷中無疑事交朋友待僚吏恭謹恂恂護其短而樂道其善無貴賤少長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至於處決大議忠守端正果敢明達亦不苟且而妄隨權門如市氣燄薰灼可鑠金石公如砥柱屹立於回流急湫中不可移奪益古所謂大臣者在事五十年起布衣至守相進登廟堂退伏田里盛衰之變備矣而奉身清約如一日無小異危坐一室左右圖書究觀古聖賢窮達出處顯晦之節爲修身之法而不知富貴貧賤之可擇而取也太師素貧不治生事至公益務施貸所得俸賜分贍族黨任子恩先兄弟之子比公薨而二子四孫皆未仕諸孤亦莫言十二月己酉葬公於某縣某鄉之原宜和末某領國子嘗與公同寮矣匱次毗陵亟具小舟馳弔已而二直閤泣請一柬辭不敢又曰先公每得公文閒讀二徧稱歎不去手先公平生大節皆可考信幸公書而刻之納諸壙中地下有知殆爲慰焉某曰公負王佐之學出陪興運雖剛方難合晚以讒蹙而先甲之言簡在上心十年後有符

卽之合道遠年徂竟以身徇君臣之恩有始有卒可以褒勸後世

如古詩書所載銘曰

彼小人儒甚口詩書蠹言柅貌竟舜之徒既適可願盡反其故芻狗已陳棄不復顧孰如我公屹若岱嵩巍巍昂昂萬物之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時止時行允蹈一德公丞御史督制庶尤耘之鉏之以殖善秉公長諫垣三友之益造膝陳謨夜半前席炎涼百態覆卻萬方匪通匪介徐公之常朝四暮三輕愠易喜匪戚匪欣令尹之仕蹇蹇一節不撓爲忠賤艱履險誼不營躬誰私黨離一日三褫曲突之驗憤而復起帝曰歸哉相車崇崇如左右平以訖南庸道遠年徂命也不淑殄瘁之哀百身莫贖計聞震悼胡不慭遺閔有加錫天子之思公則逝矣易名有謚追榮有誄誄又將有史以詔無窮相以銘詩闕於幽宮

宋故揚武朗運功臣太師鎭南武安宣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韓公墓志銘

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諸種數萬騎絕淮泝江鼓行而南如踐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竄伏草莽間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鎭南武安宣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提孤軍駐揚子之焦山下連艦相銜爲圜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幟書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机上肉耳平旦擁千舟諜而前先是公命工鍛鐵相聯爲長緪貫一大鉤偏授諸軍之伉健彊有力者比合戰分蠻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緪一緪則曳一舟而入大酋立萬馬江上銳爲救執視躁擾莫能進一步會不逾時掩獲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已乃並治城西南隅鑿一大渠亙三千里欲潛師度建康而地勢高仰潮不應一日乘南風縱火千餘柵抗吾師破巨浪冒百死趨瓜洲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於是錄俘囚東之沈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贖還吾人之被係執者書婦女州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獻捷行在所是後兩淮交兵伏尸流

舉飲器授之會稟卒遂從淵不去方臘授首例補承節郎河朔山東羣盜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巖谷多者萬計少者千百爲聚魏博則有楊天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託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淵招捕於兩河之間而提殺制置使梁方平又請公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銳尚書李彌大素不知兵欲誅一二裨佐立威以彊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遁歸彌大靳以徇衆反側洶洶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過焚掠官軍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公晨夜兼馳至宿遷單騎扣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肯作賊此李公繆妄使若等求活於草間耳衆素伏公勇相視慨然投戈免冑請從公自歸公杖馬箠護之而還淵聖召見嘉奬面賜袍帶正受單州團練使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羣臣勸進公偕諸將陪扈至南京上卽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又

負襄糧以從建炎二年統制官苗傅劉正彥扈隆祐太后駐蹕臨安府明年春乘輿亦自維揚至傅正彥輒起異圖擁眾伏闕殺樞密大臣與中軍統制吳湛逼爲襲衮衮袞凶聚慝視君父無如也於是覩文殿大學士特進張公浚以禮部侍郎御營參贊軍事檄召諸將除君側之惡公時以所統軍承宣使自淮陽繇海道來舟次平江境上檄書適至公讀之怒髮衝冠椎牀大呼雪涕誓師共除凶逆人人感厲爭先請行遂偕丞相張公故太師張公俊故少保呂頤浩合兵倍道而進苗傅弟翊伏赤心軍伺擊於臨平山下公曰乳臭兒敢爾耶一戰驅之直抵北關而傅正彥已拔柵宵遁矣越日公入見曰主辱臣死臣誓不與之俱生請縛二凶以快中外之憤上壯其言酌巨觥勞遣公卽日就道至建州浦城追及之傅等陣而待正彥突一騎拒戰其鋒剽甚公手格正彥禽之吏士讙奮傅亦就縛卒檻二凶以獻如言上親御翰墨書忠勇二大字賜公制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兩鎮節度使四年金山捷書至除檢校少師改武威威德軍節度使制曰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聲殺傷過當大羊震墮知國有人至今天下誦之金人退舍羣盜尚猖獗如故時范汝爲據建州曹成馬友李橫眾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劉忠者冠白氈笠自表最彊盛上面命公副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公次建安傅城而陣汝爲雖不敢出一甲而嬰城固守彌月不下公周視城堞一日伺其怠梯而上將士隨之盡夷其黨而建州平遂卷甲循江西路入湖南公語其下曰成等烏合無鬬志非汝爲比迫之則併力玩之則生姦一諭以招撫一戒以勦除俾自擇已後其徒更相猜貳倒戈相誅或畔散或伏降惟白氈笠者負山阻水旅拒自如欲老我師公曰忠作賊耳欲何待一夕部勒諸軍分數道並進忠大窮蹙小舟跳出有頃徒中持忠首至湖道亦平旋師建康是歲建炎四年也

三鎮節度使公生長兵閒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以一毫剉於人臨機制勝一出於意造故能以少擊眾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與之對壘屢戰破之嘗乘勝逐北踰淮泗並符離徑淮陽之宿遷豫亟召北軍四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眾曰視吾馬首所嚮奮戈一躍已潰圍面出不遺一鏃拔轡而旋公曰虜易與耳益治兵赴利進攻淮揚虜酋捷里孛堇者驍勇蓋眾獨出跳戰不勝而逃有馬太師亦號勇將欲乘雨虎相斃之勢奮迅而出亦重傷敗去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得矣師旋斬捕首虜過當封英國公會虜主遣完顏烏陵孛堇來聘請以太上皇梓宮皇太后鑾駕來歸除前事復故約上曰誠如書吾能忍詬以從使馹五反啟行兩周而和戎之議定兩地宴然解兵徹警公自山陽造朝拜樞密使貂冠赤舄入侍帷幄極人臣之道閱數月思避時柄上書解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蒙國厚恩誓捐軀戰場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輔樞極進陪國論實懷危溢之懼所冀天慈俾解

州縣學推行三舍法月有試公與諸生角一日之長常出其上無與抗衡者每至歲升輒不偶久之舍法罷復科舉一時有司皆新進少年公歎曰吾老矣尚裹飯待旦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耶盡焚棄所治舉子業益讀書考古今治亂人之賢不肖與事之當否得失著爲論以見其志與人交不以貴賤貧富爲戚疏厚薄亦未嘗降志折節以屈於一人性嗜酒客至隨有無治具盡醉乃已輩從之豪挾長貟氣數使酒侵公一語不讎引滿自罰拱手危坐使之意消往往媿謝而去喜薦善藥赴人疾病如不及多所全活見貧窶不能自存者則懷金夜抵其居置戶下去不以告里人聞人氏請公數千緡爲子毋相權之法不問出入會朝廷更錢幣改當十爲五已復爲三間人盡易大錢貯帑中以折閱告公笑曰孔方兄遂羽化耶眾怒爲公不平公置不校惟晨夜課諸子於學而樞密公方柬髮受書穎異秀出落筆有驚人語自老儒宿學皆論以爲國器開府蔡公元度次金陵閤府諸生拜其門時樞密公甫十六

歲在稠人中見而異之問而爲公之子也以字命公曰公老於場屋不得一第有子且大貴可無恨矣公退而問夫人曰吾愛伋甚它日必亢吾宗今蔡公亦云通儒大人所閱多矣第識之已而果然嗟夫市人錮百貨之利於錐刀之末一錢氣不直有持梃起而鬬者公損數百萬若棄涕唾然橫逆之來自敵以下所不能堪公視之如虛舟之觸不爲之變色惟是植德藝善躬行仁義以爲子孫無窮之賴於是樞密公起家爲名進士徧歷省臺侍從之選進服大寀典司密命赫奕顯融爲巨室天子推功追贈三世以公爲宮師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焚之墓上里父老聚觀太息猶能記公行事如狀所云者可謂盛矣公晚學佛誦其書而有得於死生之說疾且革顧謂家人曰吾行在日中時已而日亭午宴然而逝實宣和二年七月癸丑也壽五十六以其年十月丁酉葬於縣之望仙鄉西陽村之原上樞密公既貴請於朝建佛剎以薦冥福詔賜明慶報親禪院云夫人劉氏淑愼慈祥相其夫教其子遇內外

屬人皆有儀法後公十一年當建炎四年五月壬寅以疾終壽七十二贈普安郡夫人諸孤以是月己酉合祔於少師之墓五子者長曰儼以公喜方藥始學醫遂通其術曰休曰僎曰僩皆以文行爲鄉縣所推季即樞密公也三女皆嫁名族爲士妻孫男五人公允明允忠允成允清允明允以太學生連薦禮部今爲右宣教郎淮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孫女五人尚幼余聞王文正公之父種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子孫當有爲三公者歐陽文忠公之母守四歲之孤忍窮耐老以待公之貴蓋爲善必報如種杞梓由一寸之萌而劒拔十尋子胥蔽日者非一日之故也今公道積於厥躬責報於天如符節之合克生賢子光輔中興名位通顯爲世稱首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貪夫徇利兮日孳孳而蠅營登壟斷以左右望兮曾一瞬之不停哀大氓之溺貸兮牛腹尸而不盈繫達人之遠抱兮種德以厚其嬴棄千金而不顧兮奚墜飢之足驚空四壁其無有兮獨家傳於

一經彼何物之阿堵兮有吾兒之盍簪貽九畹之華滋兮芝蘭蔚其青青捷一幹之昂霄兮表獨立而無朋輪囷萬乘之器兮抗承露之金莖署通德而爲門兮陋區區之滿籯納茲銘於幽竁兮尚有考成人之典刑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志銘

周氏先世避五季之亂以力田爲生業宋興二葉有十公者積德累善爲鄉縣所推號里長者嘗輦一巨碣寘廷中戒家人曰吾後世之興有以祿仕起家亢吾宗者著吾平生終始刻其上此石所以志也閱三世有孫右朝奉大夫諱庭俊生子曰執羔宣和末徵宗御便殿策以當世之務奏篇上擢爲第二除太學博士歷踐臺省進禮部待郎待制數文閣典五大州爲方伯周氏浸大矣於是奉大夫之命徵余文記十公所遺石表之墓道余歎曰十公乃與天通耶後二年當紹興三十二年大夫公年八十九以四月十二日感微疾卒待制公又屬余銘其葬公字彥正信州弋陽縣人曾

祖文坦郎十公也祖備考知雄部州樂昌縣主簿周氏自十公命儒教子今六世皆以通經學古爲事公少力學自立尤工詞賦會樂昌以喪歸伯兄亟世方治葬送一弟又遇疾死顧影孑然家事亦在玆出一門賓祭衣食之奉正事之輸外姻厲人之問皆自公出而讀書著文猶不輟待制生十數歲屬文辭語出驚人公喜曰吾有子矣遂不復治舉子業久之待制策高第王大官天子疏恩命公承事郎凡十封爲右朝奉大夫致仕待制爲郎時以所遷一官奏換公五品服太母慶壽恩又賜服金紫余嘗讀仁宗實錄景祐初知樞密院李公諮臨江新喻人其父文捷以諫貴拜十一官於家終尚書刑部郎中書之國史爲天下父子希闊之榮今公亦以子貴拜十官爲烈丈夫與李氏相望百年間異日史官又將著之典冊以詔無窮嗚呼盛矣哉公心平行高言笑不妄接遇少長戚疏常欲處之於無過之地間讀前人家訓可爲後法者大字傳寫揭之曰此亦書紳之意閱邸報見士大夫觸法抵罪則喟然動

容爲之歎惜兄之子出分里中兼并之豪以倍直質其田爲必得之計公曰吾母應氏青氈故物也不可斬一費拔親鄰條令馳告縣償其直而贖歸之爲錢八十七萬云喜施貸凡有匄請無但已者事佛甚謹讀其書三復曰一切世諦空幻之非實信如所云也故一鄉之評謂公行事多類十公者公清淨寡欲老益精明待制守眉山始聞命曰親年八十一豈堪乘劬門蜀棧之險卽日上書匄免公曰汝不聞王尊叱馭耶吾雖老尚堪一行與汝共載而往歲餘移鎮夔子道途所過二川三峽一山之阻一泉之涯靡不游而巫山祠三游洞在高巖窮絕處躋道艱滑車馬不能至公扶一策裹衣而上雖少壯者莫能追也待制請便郡守貴池徙番陽去鄉州數百里公安車過家從常所往來命卮酒道舊故以爲笑樂名書朝籍佩服三品無朝衙夕坐官簿之拘而日享三牲五鼎二千石之奉待制除江西大帥候吏來迎牙兵千餘人旗纛鼓吹帕首韝韠充滿門巷公雖臥疾猶令治酒食勞餉又發廩粟周其乏

財三日公易簀矣將吏奔走給喪事如在官府大斂已羅拜庭下辭去里父老聚觀太息以謂五福兼備始卒哀榮如公未曾有也元配吳氏忠州文學季文之女今配劉氏亦前卒並贈宜人三男子長卽執羔也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洪州江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次執紱先公十年卒次執誼一女適進士余億年皆吳出也孫男七人閤閱閤閤閤閤右教宣郎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閤右從事郎江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閤右承奉郎孫女七人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偉節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張曼容通仕郎李有邦進士宣義翰方如晦符懋程綸其壻也曾孫男女九人執羔等卜以隆興元年正月己酉葬公之匱葬於前田原十公之次公所自卜也於是待制公以書來告曰周氏世有陰德至吾先君不大顯於其躬而以蒸厥後子小子被遇四朝持橐備甘泉侍臣之列人徒見周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累之所自其可無銘銘曰

種木十圍紱芾其陰老幹生菌孫枝出林周氏種德爲山九仞封之殖之百年而信赫赫大夫祿順裏方續聞成宗慕紹有光蒸壹發祥克生賢子名駒墮地一日千里公有爵位坐閱九遷紫綬金章拜後拜綵衣奉輿朱輪華轂壽八十九考終五福子孫受祉慶遠彌長如川方至河公望洋前田之原卜此玄宅公孤追榮嗣有褒冊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志銘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辛丑會稽周府君以疾卒將葬而余之壻右朝奉郎李濱老方從事在越諸孤狀君行治屬濱老以書來曰周君會稽嵊縣人沈毅有智略爲縣豪長者未嘗讀詩書而剏談世事斟酌可不皆中理未嘗習律令而檢身律物處白是非皆應法齊家如官府事無鉅細舉入於規矩居鄉里人以緩急扣門不以存亡爲解以故王公貴人州刺史縣大夫皆喜與之游而浮沈里閭卒不爲世用以死其子汝能者以文藝有聲場屋間不遠千里

欲請公文志其墓余復書許之以病久不果而請益勤遂次其請爲銘君諱佐字正父曾大父惟大父過父瑜世以力田殖其家至君而滋大參知政事沈與求奏授承信郎監婺州永康縣酒稅不赴而獨喜命儒以教子除治舍館損重幣迎賓師市書數千卷朝吟夜誦陶濡醇懿文采粲然一日朋試於有司子姪三人連名並中而汝能爲舉首汝士遂登進士第居七歲汝能者再試禮部又中乙科於是會稽周氏爲東州望族歲饑羣惡相煽而起晝行剽夜依山柵險隘以自固君語伯氏曰里中惡少年相顧未發不先事折其萌則變生肘腋不可悔矣乃出橐金發廩粟招募得數百人部勒以軍法鉦鼓之聲震山谷羣偷聾焉已而將吏移兵捕誅君曰鼠竊狗盜爲飢所驅耳殂之將致死以抗吾軍第陳兵壓其壘傳一檄召之可毋戰而降也從之而渠率盡出方議班旋有利其貲者曰餘黨未除益覆其巢以弭後患君又力爭不可曰玉石俱焚矣於是不戮一人而罷府帥多君之畫辟除安撫司準備差

遣辭不就縣瀕雨暴漲水冒田包民廬居人栖木上以避君具舟楫糗糧往飼之收載以歸全活不可勝數水降縣徵租如令君詣府白尹曰洚水之害死者已矣生者散爲流匄錢竟不可得守令且負殺奈何尹悟上之朝未幾免符下惟水所不至者輸之君貲慷慨尤知取予歲惡大家閉糴邀善賈君獨發藏粟下其估舉子錢者水消之後不能償折券焚之儲藥石以待病者給棺轜以斂死而無以葬者又聯數十舟跨兩郡間爲梁以利涉者以故屬纊之日士大夫與內外屬人弔哭咸盡哀而里巷小民皆出涕享年六十一娶房氏有淑德馴行君疏財好義振貧窮供佛僧建塔廟崇像設費以萬計夫人有助焉簽書樞密院王倫欲薦君君辭乃奏請冠帔以賜壽六十五前君兩月卒四男子長汝賢幹蠱有父風次汝弼舉卒次卽汝能右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次汝礪二女適進士盛卞右迪功郎徐與夔孫男女十二人男之元之茂之翰之望之邵之美女適左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陳嘉善餘尚幼

其孤以明年十月某甲子葬君於縣之游謝鄉黃沙之原舉房夫人以祔請孤侍兩殯執喪盡禮俄產三芝於瘞中色黃而澤按瑞牒所謂金芝者人以爲純孝之感銘曰

刻之水可舟載德變世今與之交流刻之山可圃種德百年今與之競秀水深土厚兮首一邱雖死不忘兮故曰壽

宋故鄞府君次魏墓志銘

臨川自丞相王文公以鴻儒碩學啟迪後學爲大宗師天下之俗一變通經學古尊王賤霸源源然日入於道德矣紹興初余以臨安尹觸罪徙嶺表奏臨川道訪公之遺阡則基木拱矣而流風餘韻猶存乎弦歌之育舞雩之詠彬彬如齊魯焉當是時郡人鄒君次魏者始從余游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無不讀文詞古雅深厚有典有則笑語不妄進止可識未嘗佚游燕婧以棄一日蓋先君之澤也比余蒙恩北歸積六七年相望二千里次魏惠然過余而學益博行益高文益奇雄深辨麗鏗鏗激揚言終

儒名家父子祖孫種德藝善閱三世矣第少忍以待其定也未幾幼子纔七八歲誦其書日千言出語不凡一時歎異號奇童噫嘻次魏爲不亡矣銘曰

矯矯鄒公蓍節御史薄厚不流鍾此奇偉追駸羣聖馳騁百氏有德有言宜壽而貴誰主誰謀牛途而稅有生必死萬物一致狀未及熟俯仰一世惟是不朽遺書滿笥渥注之奇墮地千里以爲不信歸視其子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公墓志銘

義興蔣氏以東漢山亭侯澄爲鼻祖距今千餘年諸戎亂華大盜移國名臣巨室捐墳墓棄印綬老死巖谷何可勝數而後世之興往往不知其族之所自出惟義興之蔣祖孫相望名迹斑斑然以宦學世其家爲閭姓奕世顯融以至宋興尚然數義興謂山亭之昭穆爲三十一世祖令常州宜興縣山亭鄉是也咸平中有諱堂者以進士起家事仁宗皇帝爲吏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贈太尉而猶子太師魏公之奇又以文學政事稱天下錄開封尹擢翰林學士知樞密院尊顯三朝而蔣氏子孫有名籍於朝者比比出焉公諱璨字宣卿曾祖九皐贈太傅祖滂江寧縣主簿贈太師考之美奉議郎通判真州贈正議大夫妣碩人程氏所生母令人李氏公生十歲而孤鞠於世父魏公誦習羣書操筆爲章句已卓越不凡

魏公喜而賦詩曰渥洼注之駒必汗血青雲之幹飽霜雪器重益如此奏補假承務郎崇寧五年調將仕郎婺州蘭溪縣主簿秩滿監泰州海安鹽倉升通仕郎開封府酸棗縣主簿遷文林郎改宣義郎監京東抽稅竹木場轉宣教郎編修遷史局檢閱官丁令人憂憂除除都水監丞轉通直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四遷右朝散郎知撫州江西漕計空乏軍士廩食不繼一日聚而譟於轉運使之庭排門闥擊胥吏出不遜語公間變馳往麾其眾詣常平倉受粟已乃推首事數輩論殺之臨川歲薦饑羣盜白晝入市市人惶擾不知所爲會公謁客與之遇盡斂以歸戮其魁以徇戍兵由上饒路趨撫吉所過侵暴公爲治次舍具糧糗嚴兵衛之既至敛兵以入受一日之食而去秋毫不犯上書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未幾召見擢尚書比部員外郎知通州轉右朝奉大夫通州並海實衝商舟楫之聚有杜興帥所領屯淮上過敵奔海陵謀欲襲通據城以待擒納之命官吏驚怖欲逃公曰此等妄意室中之藏故昧於

一來飭吏卒持酒誡逆之而盡驅艤商出境興至周視四顧悵然失望留一夕遂行事聞朝廷就除淮南東西路茶鹽進直祕閣淮南東路轉運判官又直徽猷閣升副使逾年直寶文閣知揚州淮海大都會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獨有孤城塊然在草莽中於是增濬城隍建置府寺召募吏卒安集流亡立關市招商賈治廢田開阡陌而江之南湖之北有操橐耜攜婦子而至者除兩浙轉運副使公歎曰假我數年可以盡復其故而以不卒業爲恨累轉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臨安府臨安浩穰典治京師世家大族恃恩驕橫公稍以法繩之改兩浙轉運副使俄徙江西道出臨川公舊所臨也州人罷市出迎環立道左啟問使君無恙公謝帷勞遣賦詩紀其事今刻石存焉豫章守帥調軍食出助教補牒率民錢期至不如律令一境騷然公移書喻止之貸漕錢以紓其乏所過屬州暴骨枕藉狼籍道路公視而太息曰朝廷有掩捕之令州縣吏無一人推行者乃募道釋流分授錢米每斂數百軀則等一大

坎瘞之用富韓公故事號叢冢云移淮南路兼提點刑獄居數月知鎮江府當是時權貴人執爵祿之柄視苞苴豐儉爲低昂公獨無所餉遂罷歸請祠得台州崇道觀賜服三品轉右中大夫凡四任宮祠十二年乃卽西亭之西山水勝處築室居焉閒過勝日杖藜履從常所往來者飲酒賦詩自肆於林壑之間魏公書儒宿學所爲文章精深典麗一時士大夫傳誦而公於羣從中獨能傳其學尤工於詩清醇雅奧聲比宇屬皆中律呂凡悲愉欣戚行歌坐嘯不平有動於心皆於詩見之東坡先生魏公所善也故公蓄東坡詩文自幼壯逮老連牘累笥至不能容乃營一堂儲之號景坡云余南遷過疏山見公擬東坡煨芋詩刻龕之僧壁詩律句法良是超令時家藏東坡遺文中有公數詩不能辨也權貴人死詔起公爲淮南轉運副使明年召歸擢戶部侍郎除集賢殿修撰知江府進敷文閣待制右大中大夫公在淮南奏言兩淮舊經兵火公私墝地滌小州尤爲窮陋獨有上供錢向著板籍中戶部移

文督索無虛月積二十年終不得一錢徒費紙札耳有詔蠲之又言朝廷募人治淮上廢田設有侵冒變斥鹵爲桑田奚不可而無賴告許官吏追呼無寧居者令丞職在勸耕實擾之也以故良田上陂蕪沒爲汙萊爲可惜矣今欲令占田者免租稅三年使肆耕其中人人欲豈相慕相先無曠土矣而後按所占田簡徭薄賦積穀實邊爲公私百世之利不亦善乎平江大府大家勢人豪商富賈舟車之會號難治公禁戢姦偷鉏强梗植善柔撫貧弱獄市爲清諸軍牧馬有廐屋數百區茨以芽竹歲一更之用財與力皆出於民公請於上出內帑金佐其費庀徒賦工掄巨材陶瓦覆之堅壯可支數世州人歡呼相率詣北禪寺作佛事以報上恩諸將掠人爲兵補軍籍率用大舟往來漕河無人處道遇强壯少年束縛鉗梏之惡少利其貲通爲囊橐囚閉柵中無脫者公盡得其姓名窮治株穴捕窴譜法遂絕水潦大飢詔發常平粟公調粟十二萬石計道里遠近親男子婦人老幼强弱分日異處各有法無餓

者已而屬縣長洲鞫獄公與諸司皆坐貶降右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明年復右大中大夫上用公之意未衰也而公病矣以二十九年四月己亥卒贈右正議大夫公仕三朝出使入侍四十餘年所涖皆有迹守平江時已過七十日閱訟牒百餘紙延見官屬綜理庶務接對賓客饑過迎來雖精練少年不能過也自朝廷表疏奏議箋記部使者書檄之文與夫朋友族姻寒暄之問一不以屬記室皆自手出客至命酒即席賦長短句畀歌者持杯勸侑巧麗清新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府治有唐刺史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遺像號三賢廢於兵火久矣公即故地繕治祠屋繪三賢像自書榜揭之以示邦人尊賢尚德之意公從祖太尉公堂與從父大夫公之翰嘗典此州至是公以西清法從踵其後衣冠之盛搢紳歎慕以爲口實公善書得古人用筆意大者徑尺細者如蠅頭怪奇偉麗獨步一時凡今仙宮佛廬寫堂奥殿會臺榭得公書榜以爲壯觀至今尺牘人皆寶藏之公除戶部時奏事殿中上顧見所進疏劄小字楷法筆勢遒健不類老者嘉歎久之有詩文三十卷藏於家享年七十五娶同郡李氏承事郎畸之女贈令人一男子志祖右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一女適左從事郎李處全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門孫男五人邁蘭並登仕郎葢蕭范該公遺恩而未命孫女適進士張操一尚幼公平生無嗜好沖澹簡遠有晉人之風家無十金之產聲伎之奉終日據一几游戲翰墨至忘寢食讀書著文之暇則寫佛經作禪偈皆出世間語遇人無貴賤少長恂恂然自州縣小官貴爲公卿人不見其小異嘗治齋室爲便坐榜曰師恂實信踐之其在官府馭吏民如家待賓吏如賓友不立崖塹以自矜大至抵冒憲禁未嘗有所私貸亦不自爲輕重以故人畏而愛之公守臨安坐小法知通皆貶秩一等是歲當郊遍判應任子而坐貶公造堂請獨任其咎遂兩已遇恩當任志祖而魏公諸孫獨思祖未著仕籍改奏登仕郎蔣氏諸老嗟曰眞吾宗之表也公嘗過縣之禾豐鄉碧雲寺顧見一地岡阜深秀曰此

佳城也卜之吉乃自營冢墓手種松柏環之從旁築屋十數楹舍守冢者名曰西歸後五年公沒志祖以三十年三月某甲子奉公柩以葬舉李氏令人以祔銘曰

蔣侯開號自山亭始奕世蟬連祖孫代起或仕或已維秦敬止千載相望不去其里於赫太尉發迹初仕歷宋二葉持橐入侍魏公繼出文武兼備碩大光明嗜吮卓瑋緊公挺生前人是似屈首受書不俟憤悱落筆千言四座驚屏於時魏公孰視而喜喜而賦詩吾道東矣一幹昂霄可拱而俟剖符一州曰古循吏發粟振饑如保其子按節十城曰古口使布宣上恩澤及枯朽閱省之華殿廬之祕父祖百年三貴並時公材經綸猶未盡試天不慭遺俛仰一世君山之陽碧雲之址曰此佳城山蟠水委公所自卜順以卒歯有銘昭之以配信史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張公墓志銘

晉陵張氏有贈太傅諱彥直者生七子多知名其學以父兄爲師

其傳一經不雜他術故學問淵源議論根柢文章關捷筆墨畦逕無間然如出一手自崇寧癸未至大觀己丑六七年間相踵四人擢名第當是時太傅與越國夫人尚無恙歲時伏臘翁媼坐堂上諸子環侍祀豸盈前進巵酒爲壽州刺史榮之取馮瀛王所賦常山竇氏丹桂五枝靈椿一樹之句表其閭曰椿桂坊其後四人者曰宰卒官左奉議郎曰宿左中大夫歷祕書少監吏部侍郎敦文閣待制曰守四入尚書爲郎典大州刺一路以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曰守建炎紹興間被遇今天子繇簽樞參大政終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於是張氏一門爲江左衣冠之冠惟直閣公字泰定居四人中獨壽壽七十八以紹興二十八年十月癸卯感疾終於椿桂私第之正寢將葬公季弟右朝奉郎實狀公世次爵里始卒爲書屬余銘余與公同生於辛酉嘗爲國學同舍又同年登進士第比余投閒歸宿田里公亦倦游而歸聚散離合五十年間相得歡然如一日而公奄忽下世宜有銘以紓余哀乃次其語爲志而繫之以辭張氏先世本合淝人七世祖訓仕吳爲太傅與楊行密俱起淮南號三十六英雄太傅其一也太傅有賜田在常子孫多徙家焉故今爲晉陵人至宋興張氏比比以儒學顯而二卿最貴榮兩弟相望屹然里中人號東西卿是也至是公伯仲又以辭藝崛起諸生或踐臺省或登侍從或持國柄爲丞輔焉奕葉聯尊寵一時而七兄弟之子著仕籍者又十數人而張氏益大會祖處仁故太常博士贈太子太保祖杲故郊社齋郎贈少傅考卽贈太傅公也大觀初公以太學內舍生試上舍中其科三年釋褐爲眞州司理參軍代還以最升從政郎開封府陳留縣丞未赴丁太傅公憂除調信州上饒縣丞就差太平州州學教授會朝廷更州縣學三舍法復科舉舊制例罷爲楚州淮陰縣丞宣和七年用舉者十人改宣教郎又遷越國夫人王氏之喪免喪授福建路茶馬司幹辦公事俄改本路提刑司又改充檢法已而復遣本司幹辦公事轉左奉議郎紹興二年秩滿再任時閩盜范汝爲

敢奔散爲盜靖康履畧可以爲鑒今宜復武舉以蒐選將帥馭衆之材設勇爵以招募奇材劍客驍勇絕倫之士其領閫潤以使事入見又言天寧萬壽寺改報恩曆孝爲徽宗皇帝追福之地而廣孝犯太宗皇帝諡號宜詔禮官改避今更光孝云又言吏部官冗甚矣非足國裕民之道必欲有所變更杜僥倖清流品課功罪考殿最在上與執政者所爲非三銓之所能獨任也又言縣令雖卑最近民百里之內訟牒數百日至前執筆執視不能下則入吏手矣可詔吏部應縣令先注會任丞簿者人材能否雖有定分彼嘗佐縣校之僧然不知事者則有問矣上每嘉納其在吳興治道消淨不事聲章登齊大體闊略細故不治苞苴奉貴權不節廚傳稱使客奉法循理期於不擾至今以愛利爲人所思久之謂家人曰仕至二千石亦可以已乎上書請宮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築一堂於舍西偏榜曰宜休以見吾志至是又三請大夫皆以年勞告老二十七年守本官致仕公大度長者慈恕

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壬寅遇疾不起壽六十七明年三月壬申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後署原上甫及祥祭公亦逝矣十一月甲申諸孤奉公之匱合祔於宜人之墓墓距太傅公里所公所自營也置屋十數楹以舍守冢者號休休菴蒔松柏疏池溝治牆垣植蔬離不侈不陋裁處具當公夫婦歲一再過策杖拨行瞻顧爽塏退而命酒相對薄暮而返率以爲常木已拱矣公於是息焉公沒後諸孤類次公平生所著詩文奏議歌詞三十餘卷藏於家生五男子大成右從政郎新監淮東總領所戶部大軍庫友成右迪功郎監泰州海安買納鹽場兼本鎮煙火公事士成右迪功郎新嚴州桐陵縣主簿球成右從事郎新監臨安府排岸兼修船場公事時成該公致仕恩而未命一女適右宣教郎新知湖州烏程縣事魯可封孫男女十人男拔擴排揆揆女尚幼公本六子弟四子自成者出繼公遍判兄寅爲主後今任右從事郎新監婺州都稅院云銘曰

樂易不立崖暨與人交初持一心不以貴賤少長侃侃然恐不得當其意雖奴隸亦不以辭氣加焉每中甄別人品如涇渭而臧否不出諸口出入中外數十年適去儻來寵辱得喪所閱多矣而不見喜怒非意之干粹然加之如虛舟之觸未嘗輒色蓋其氣博積厚不可澄撓雖古佛之徒分燈遣魔立雪求道莫能過也文章溫麗古雅如其爲人不務琢雕爲奇以眩世俗耳目而奏議之文敘事詳實皆世務之要故多見施行嘗曰吾未嘗與人爭而立於爭地不去懼有後悔故在朝則請外治郡則匄閒凡更二十官而無絲髮過差莊吏議鳴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公配宜人同縣呂氏有賢行治家教子不以累其夫皆疑疑自立遂豐其家公歸矣宜人選飾妾御調護食飲所以娛侍公者惟其意之適賓至即宜休治具擊鮮置醴吹竹彈絲酣醉歐呼竟日而罷里長老稱頌太息以謂宜人賓敬其夫當著之文爲世範公喜振人之急有孤女未嫁死而無以葬斂者宜人先意損金幣賙之無秋毫計惜以

以國永久豈敢以既老爲解乃序而銘之公諱思温字汝直明州鄞縣人曾祖順祖元吉不仕父洙明州助教以春秋之學知名用公貴贈正奉大夫公幼讀父書有聲場屋間會朝廷更舍法改授仕經政和二年以太學上舍中乙科授將仕郎河南府登封縣尉宣和二年改承奉郎就除雄州州學教授秩滿調衡州西安縣尉宣和三年知越州餘姚縣監河南草場五轉至朝奉郎郢王肅王景王府贊讀上卽位恩遷朝散郎提舉江南西路茶鹽公事除屯田員外郎俄改倉部紹興元年又改吏部再遷朝奉大夫三年知衡州時有諫議大夫被召過郡或請公致豐餉公曰諫官御史當如部使者之禮不敢過也既有緒言謂公薄己公曰諫大夫職受天下所瞻而子教以我爲簡乎歲餘嚴睦盜起公聚兵境上寨其隘秋毫不犯盜平而諫議公適在樞省劾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未幾御史中丞辛炳道三衢得公冤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再除吏部轉朝散大夫進司農少卿奚與擇守有言公三衢治狀者除直徽猷閣

知湖州六年召歸太府爲少卿權知臨安府還左朝請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八年復還太府公在吏部不爲權貴人下出守三衢至是復用事坐嘗抗己罷公爲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任十八年終權貴人之世不用遂老於家公器資精悍居官任事以智爲樂興功利飭盡壞所泣皆有迹雄地被邊俗武悍異時官師鄙夷其人倚席不講公曰鴞音尚可革況吾人乎日課月試躬自勸督之而秀出之民彬彬稍見焉餘姚大邑賦役不均爲民患公一不以屬吏召諸豪入縣庭下案版籍差次甲乙推選一人之應令者曰甲歲滿乙代甲如律令乙捧檄而出無異言他日州將語公曰諸縣訴衙役者無慮日數十輩獨餘姚無有何故公曰不使一吏預其間縣無訟矣縣瀕海舊有隄六十里除水患歲久圮壞民之墊於海者呻吟相屬也公舉眾力復之隄成而七鄉並海之田桑麻秔稌之饒盡復其故又有湖號燭溪疏通二斗門視水漲落而閉縱之瀦東西五鄉田數百頃歲旱東鄉厭水矣而西斗門地高仰率嘗不應請改築如東斗門以溉旱而東鄉擅其利積十數年訟不決公一日行縣至其處曰一湖如許大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爲之計工賦材撤而大之兩門相望五鄉之田一等受水而訟息乃卽治所爲樓於門上敵勿譽藏其中高明頫大爲一方壯觀又斥餘材築一亭於大門外凡詣令當願行者揭之亭中使知避就榜曰承宣云吏部案牒南渡之後水火焚漂墊地盡矣一時子奪吏操其柄貧者皆不得調公至羣訴於庭公延之坐聽其說應文書有一驗者悉令補授皆無者爲奏立保任之法不旬月而庭無留事吏不能得人一錢有飛語聞公詣都堂抗言辯數不爲詘用事者益不說公請都得衝久之詮法復壞會用事者去國再除吏部選人改授京秩而舉將有他故報罷去留蒻蹈蹬或至窮老公始建請薦員溢格者本部以收使不盡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詔從之公每得一二錄紀姓名納佩囊中遇有舉將坐累或物故而不得升改者公出囊

中所儲使自揮圖之至今多所成就公在三衢有婦人送訟其乎公械送獄徐召其母以微言感之而察其情母悔謝請貸翌日慮囚公曰汝母訴汝當抵罪又欲貰汝破械縱遣爲母子如初有姑睚婢讒而虐其婦婦求去而姑譖讒喧訴不已公曰汝爲人姑信讒而出其婦婦去則汝子棄妻汝孫失母矣爲自破其家也笞其婢逐之戒婦曰害汝者去矣善事其姑姑亦感悔踧謝而出邦人聞之太息曰使君眞古循吏也祁王至自蜀吏入白親王詣州州將當避正堂須其至公卽乘輿至以待之治供帳如大賓客之儀王入據館公率僚吏進謁退而語人曰帝王之胄自與常人殊而舉措不類何也復有帝姬舍郡郤輦奴怙貴劫請州縣執辱官吏一郡騷然公曰是亦一祁王也不爲動已而皆敗如公言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捆載而行半渡弭檝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亡恙公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捕繫獄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卽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補苴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浙江天下之至險以龍山外沙兩閘納東南之舟而龍山之閘廢久矣大駕駐錢塘九州四海萬里之外千艘百舵交錯其中十倍於舊一遇啟閉奮檝爭前進有擊鬬傷敗之變退處潮波覆溺之害公於是鳩工徒疏龍山河修復舊閘啟閉出納如外沙之制一時舟檝皆便之湖人喜私釀暴吏乘之發卒圍捕囊空甑倒不遺一簪公至下令而予之期過期不改而後以文法從事人感公誠皆徙業無犯者吳興地汙下故有溝以走瀦水而並溝之居歲久壞淤或置屋其上過甚雨則水及半扉公按尋遺迹撤屋除地復還故道水患遂除公尤遍練財計屬時多故暴斂急征人不堪命公宰一縣守一州使一路不以一豪取於民按視經數設爲科條凡粟帛酒茗征輸之入爲圖揭之坐右杜並緣乾沒之姦羅不急無名之費貲聚沛然上下瞻足嘗因奏事論天下之財

所以開闔斂散之術上善其言命公條具付有司立法公曰臣所言卽陛下法也但當擇吏推行爾故入爲太府司農出爲轉運使皆號稱職公之材見於世用蓋如此而晝困於讒息不得大位以佐天子故止於效一官任一職無大勳名爲可惜也二十七年上書致仕積官至左朝議大夫職直顯謨閣佩服三品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享年八十一公事親誠孝居喪毀瘠甚旣葬有雙芝產墓上冢舍成遂以名之公弟思齊建炎初上錄潛藩之舊擢吏部郎公持節使江右命甫下吏部得疾不可治公具棺衾於兵火創殘之中如禮而辦護喪下汴絕淮沿江僅次毘陵而嘉禾叛兵奄至公倉皇負匱舍一佛寺寺僧驚逃出矣公獨置一榻臥喪側羣盜過門睥睨不入亂定登舟而大盜據錢塘乃枉道趨華亭僦舶舟爲航海之計黎明欲解而逆風大作不可進舟師恐而言喪舟涉海徵祥已見益權厝而行公具冠笏焚香大言曰某弟思齊遇疾而沒自南京持旅櫬歸葬間關盜賊跋涉數千里而後

得至此舟人以驚鯢神祇爲辭將使亡弟遺骨棄之異縣永無還理鬼神有知監余手足急難之故加惠存沒賜以便風歸祔先壟香火未收風回浪息舟師以手加額挂席而東日亭午已次會稽之曹娥埭矣旣還治葬送祔孤嫠擇士嫁遣二女又奏乞隨龍恩任其壻一子未勝衣而夭公以第三子大有者爲主後今爲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嘗營一堂號友恭與吏部相戒爲蚤退閒居對牀聽雨之約堂成而吏部逝矣公因之不改飭諸子曰汝等識之行吾志公配恭人王氏前卒公命擇地於正奉之次旣得卜又從旁築一塋遷祔吏部曰死而有知父母兄弟相從於地下奚談有生之樂諸孤以明年十一月甲申舉公之匱合祔於縣之桃源鄉西嶼王恭人之墓三男長卽大雅也知紹興府諸暨縣丞大猷左宣教郎知平江府昆山縣事大定登仕郎七女適右朝請郎樓璩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陳齊右從事郎向子遇右迪功郎洪筰儀鳳狀公族出名氏官壽行治與卒葬之終始爲書馳一介請

不報之責而老去廢學辭不逮心懼不克稱銘士生於時有過不過偶鳳楚說眞龍葉懼貴屨賤惟時之遭堇啄豨苓而伯其曹眩於創見越犬吠雪敗於旣厭吳牛喘月矯矯汪公絕類離倫名滿四海行配古人獨立介然不茹不吐眾醉獨醒人棄我取高明之家萬首俯趨蚊虻過前視之無如孰蹈坎井擠之下石山鞠窮呼號之而出金堅玉潔不可磷緇廉貪立懦百世之師櫨臣擅朝用國威福乃譖乃忌一斥不復短褐練巾匹馬二童僕先哲文閭里之宗壽八十一有化無死銘以蓍之亙千萬祀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林公墓志銘

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林公諱大聲字欲仲以紹興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被疾卒當是時公之子沆右宣教郎知常州晉陵縣有治迹晉陵余所居里也葬有日沆以左奉議郎臨安府府學教授棄儀鳳狀公族出名氏官壽行治與卒葬之終始爲書馳一介請

余文刻之以銘諸幽公福州侯官縣林氏曾祖仲通祖文祐考瑾
承仕郎致仕累贈右中大夫母令人莫氏公東鄙受書英妙秀發
爲詞章已不類少作貢於鄉升於太學遷於禮部皆中有司之法
遂收其科政和二年賜上舍出身授池州東流縣尉未赴改荆南
府府學教授丁令人憂憂除除睦州州學教授方臘聚眾數萬起
爲亂破嚴睦陷錢塘東南大震詔遣將捕誅行次京口公馳扣軍
門曰烏合之眾易與耳可亟進無聞彼見大將旗鼓以爲從天而
下也臘授首如公言奏改承事郎知婺州武義縣丁中大憂卒喪
調溫州永嘉縣丞公精練明達通知人情世務之要在武義時故
參知政事孫叔詣以右文殿修撰爲守將顧謂公曰諸縣獄訟不
得其平訴於州者日數十牒武義獨無有使吾屬令長皆如公可
以閉閤坐嘯矣公庫啟鑰黃雀故供餽問爲故事諸邑網捕以數
萬計公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不急之務勞人害物此何
爲也獨不遣在永嘉攝行平陽令斷治皆自己出日旰縣庭閔然
無行迹於是州將又以瑞安樂清二縣累歲不決之訟屬公吏抱
牘至累數榻公一覽輒得其要摘治頑狡之舞法者發奸冤憤之
無告者訟牒一空會建昌軍斬去亂朝廷議擇守戶部尚書章誼
以公名聞除知建昌軍事公至招集流亡振飭蠹壞舉軍欣賴忘
其寇戎之故益有能名擢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京西江西
諸路錢糧召還遷本曹郎中進太府少卿總領淮南東路軍馬錢
糧就除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副使未行改江東俄徙江西路提點
刑獄公治財知取予視先後緩急爲出內之吝在戶部稽放諸軍
庫積贏錢數十萬在總領按尺籍核軍實杜吏謾復得贏錢數十
萬於時權貴人擅事納四方之賂賄賣官爵門如市矣一時向慕
奔走爭先黃金白璧明珠大貝象犀錦綺奇怪之物車擊轂舟銜
尾相屬於水陸之道連晝夜不絕或謂公所泊繒錢有羨盡致其
餘無爲獨醒也公曰吾起諸生擢名第歲月推遷遂躋省寺又欲
以貨取耶竟無所獻會有告公部內葉珪作詩語涉譏謗者坐是
貶一秩罷歸公清靜寡欲平生無嗜好居閒九年築一第去墳墓
里所晨香夜燈雖大寒暑不廢間遇生日凡俚俗所尚饌湯餅進
卮酒爲壽皆不講第燕坐一堂追感劬勞終老如一日與人交有
終始意所不好視公卿之貴無如也故人江端友靖康初起布衣
登顯仕公攝平陽適寓縣境隔蕩山中無妻無子隨僧蔬自給一
日過公曰端友獨一身老且病以後事累公矣已而計至公匍
匐馳救具棺衾治冢塋葬斂而還權貴人死詔起公知鎮江府謂
公且召用又坐小法去是歲紹興二十六年也主管江州太平宮
累官左朝請大夫享年八十三娶黃氏封宜人諸孤卜以明年三
月某甲子葬於縣文谿之寶積山子男三人長即沆也次洞前卒
次浡右從政郎新廣西南路經略安撫司准備差遣孫男八人棠
棨棓杞模楷棠樞棠杞並將仕郎孫女三人長適將仕郎柯榮餘
尚幼曾孫男女四人公葬後若子日宜人黃氏亦以壽終遂舉以
祔銘曰

世所趨兮獨背而馳人所棄兮又說以隨鸞珍翳於越兮鼓瑟而
求齊今之相者口兮舉肥表獨立兮汗漫與期我銘其藏兮以永
厥世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志銘

臨川有隱君子鄒志新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丙戌感疾卒諸孤卜
地於崇仁縣青雲鄉之河源以二十六年三月庚申舉君之柩以
葬前期具書走介屬父友識其墓余紹興初被譴逐當詣象州次
臨川而盜掠行人於高安新淦之間少留宜黃實積院當是時投
荒萬里留落異縣獨遊窮處舍者爭席志新不鄙余一見傾蓋如
舊宜黃山水勝絕名江右余日從諸公上下巖谷飲酒歌呼以爲
笑樂志新居閒侃侃然不動聲色危坐竟日不見頹墮之容若不
可親疏者已而去臨川踰桂嶺趨象旋蒙恩貸歸宿田里志新千
里命駕訪問生死握手道舊故過旬而返問遺之書積二十年累
數百紙人要如一日嗚呼逝矣諸孤謂不朽之記宜見於余文乃

敘而銘之志新諱陶姓鄒氏宜黃縣人志新其字也曾祖務本不仕祖齊宣義郎致仕父餘承議郎守侍御史侍御當建中靖國時歷三院御史以抗直敢言稱天下蔡京當國斥守南安軍遇疾以沒侍御素貧不治生產既沒無田廬以歸志新廉介有父風晝夕耕夜讀書雖鄰里莫見其面始余見之寒暄粗接似不能言者卽之既久論說古今劇談世事所以設施先後緩急之方甚聽而韜沂自晦不願人知人亦無知者以耕以養遂豐其家清淨寡欲恭儉好禮布衣疏食不改於舊窻書數千卷迎師教子揮金發粟無所計惜春秋二稅先期輸之無一吏扣門州刺史縣大夫皆曰鄉君蓋處士之賢者多尊異之享年六十九妻吳氏有賢操通識大夫思之女生七男子曰宗譽以文學知名嘗一試禮部不幸蚤世曰宗嘉承節郎監潮州潮陽縣鹽稅曰宗說曰宗皐曰宗定曰宗劍曰宗誨皆以學行世其家宗皐亦前卒七女子涂中勝許世緯侯嶠李佩弦鄭顗伍誥饒行周其壻也孫男十三人升卿子卿巨

卿春卿仲卿顏卿夏卿益卿鴻卿端卿君卿慈卿斌卿孫女八人曾孫男女五人余自嶺表還過臨川念志新嘗振余於羈寓困絕之中枉道二百里過其家志新出陳瑩中鄒志完江民表往還書帖數函示余三公者與侍御同時言事得罪者也書詞大抵悼侍御之亡而喜志新爲之後又有會稽楊煒嘗移書鐫諭鄉人之輔政亡狀者後十五年煒令黃巖鋤治凶惡無所貸怨家得其書益以誣時相之語錄本訟於朝時相大怒逮繫廷尉獄論爲城旦投之海隅選吏部送徒步千餘里臥臨川客邸中不能興志新適見之舁致其家置酒具飯出白金以贖煒驚謝感泣而去志新性不容常人而遇放臣逐客獨厚如此宜其窮至於老死而不遇也銘曰

嗚呼志新韞櫝之珍高節邁倫孤標絕塵不緇不磷以貴愛其身而裕其後人視此振振以考余文

宋故鄒府君志南墓志銘

君諱陔字志南故承議郎守侍御史諱餘之子故宣義郎致仕諱齊之孫撫州宜黃縣人也侍御捐館舍時志南尚幼從師授經不待程督已能感厲自奮於學旣冠學成冀試有司輒不售撫卷而歎曰吾屈首受書爲五斗米耳況忍窮耐老望望而未可得耶孰如治田不用積功次可一畚而取二千石於是築室反耕不數年貲聚沛然遂至千金顧謂二子曰吾讀書屬文詞不落人後而貧窶無籯囊之蓄當是時州縣三舍選補之法銖稱寸累俟以歲月然後可冀一名於卿大夫之書則已索我於枯魚之肆矣以故忍而就此今有屋廬以舍汝有田園以飯汝汝曹勉讀父書無落吾事已乃開屋數楹聚書其中招聘名儒之師而二子者彬彬焉爲一鄉秀出之士志南慷慨有氣節喜振人之急有販夫者奴輩利其財刺之不殊宛轉臥道上志南見而載與歸館之舍旁具湯液分食飲且且撫之俟其復蘇遣而去族人客遠方得疾死貧不能歸志南贏糧往赴之擁護老幼持喪而還其勇於爲義蓋天性也

資沈默落落少所諧交合則歡然無間爲有終始晚喜作詩有所感寓則琢爲句以韻次之爲行歌坐嘯之適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卒於家享年六十二夫人楊氏先君十四日卒生二男子曰棨曰棻以二十六年某月某日甲子合葬於縣某鄉某之原以左奉議郎洪州州學教授戴節性之狀來謁銘於余余頃寓宣黃曾山佛舍而邑之賢士大夫與志南兄弟父子志新次魏皆從余游更二十年而死者益十八九始余哭次魏而銘之後八年又哭志新而銘之今又哭志南噫死生壽夭相去幾何惟善人君子爲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傳於無窮迺爲之銘銘曰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七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志銘

乾道元年六月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病不能朝上書致其事天子曰吁予舊學之臣也遣中貴人挾太醫診視出上方名劑馳賜問安否絡繹於道越四日復請曰臣犬馬之疾浸革自度不復任陛下政事矣願乞骸骨以終天賜上惻然始許致仕翌日癸未公訃聞兩宮震悼輟視朝賻金帛加等賜龍腦香水銀以斂又詔太常撰日有司除道將臨其喪諸孤奏言先臣治命蒙國厚恩久備將帥嘗將捐軀戰場馬革裹屍以歸而大期奄至得臥家寢以沒不敢屈帝尊臨奠之禮諸子具奏懇辭得請而後已上益哀其志贈公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進其子景辰秩一等官其子孫七人視御宸筆賜謚恭簡敕使者典葬事喪舟所過州縣發吏卒護送所以隱卹崇終賻恤有物襚贈有告節惠有謚平生始終大節合而志之表之墓道有碑有銘恩賚光寵極於哀榮可謂盛矣公諱剛中字時亨姓王氏其先信州弋陽縣人後徙饒州之樂平皇曾祖誠贈太子太保妣汪氏新興郡夫人皇祖翰贈太子太傅妣彭氏高平郡夫人皇考憲贈太子少師妣吳氏齊安郡夫人徐氏江華郡夫人少師公英毅有大志常曰世間事多不如人意惟教子起家可以大其門至是公得位處顯番陽王氏爲宋巨室公博覽强記文章長於議論傍經據古不爲空言紹興十五年發策殿中擢第二名實暴發自天子至大臣皆論以爲國器授文林郎奉國軍節度推官有花樹湖溉田數百頃歲久湮沒常苦旱公率並湖之民疏治之復其故歲以大稔州民德之爲公生立祠湖上秩滿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館職宰相怒公不詣已授洪州州學教授公不屑意待次里中治一室取舊書讀之榜曰應齋賦千餘言所謂應者不居人先不爲事始履常蹈素與物推移如撞千石鐘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如對百鍊鑑胡來胡現漢來漢

現其大不榮而小不辱其來不拒而去不追乘流遇坎任運而已以是名應實信踐之二十六年召見談治道中上意擢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今天子爲普安郡王又兼王府教授每侍講席極陳古今治亂興壞得失之故君子小人賢佞忠邪之辨所以起導聰明有諷議切劘之益除起居舍人升起居郎編修神宗皇帝實訓書成遷左奉議郎磨勘轉左承議郎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公入謝疏言禦戎最今日先務之急夷狄之情强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國之强弱盍先自治考練文武之材以擇將帥揀汰冗食之卒以蒐戰士積穀以實邊儲節用以備器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强將見士勇彼請盟則爲漢文帝彼犯邊則爲唐太宗伸縮在我不亦善乎上韙其言會西蜀謀帥大臣以蜀方備胡宜得有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上曰無以逾王某矣進左朝奉郎龍圖閣待制制置四川知成都府事御便殿踧遣錫鎔鞶帶象笏寵其行賜親札所以眷顧拊存恩禮甚渥進敷文閣直學士當是時也大將吳璘累官閤至帥其下姚仲王彥之僊亦建節旄龐臣宿將矜功負貴雄視一方異時守帥以文令則玩於柔而將吏驕蹇不用命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上下相睽伺不得其情故人爲難惟公檢身以法示人以禮內撫四路外鎮三邊上自大將下至稗佐開心見誠不事聲章不立崖塹馭軍戢吏恩威並行間過邊遽羽檄紛然從容裁決皆中機宜會虜騎度散關人情洶悖公跨一馬日馳百里抵仙人原吳璘大驚公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臥又遣牘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胡馬退舍方議捷奏公幡然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書嘗嗜曰以身督戰而功成不居公大度過人遠矣已乃差擇軍中將士爲眾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帥之選蜀中人物如林一時名人勝士與幕府參佐之賢密疏以聞充部使者州刺史之任所臨有聲皆號稱職於是百官趨前薦兵擁後蠻蜑夷獠小夫賤隸近在肘腋開遠至數千里外目使頤指翕然響應無一口辭怨議眞所謂有文武威風識大

體者也州城缺壞凡可踰者三十餘處公周視太息曰事孰有急於此者卽曰飭吏屬起義卒具餱糧蓄財用俾圖庀工立表受事計日而成民不知勞高墉巨壁周若干里堅壯可支十世諸軍汰遣使臣千餘輩有困絶不能自存者公曰使之執兵冒白刃於少壯之年而斥棄於旣老之後非朝廷意悉召詣府猶有馳射可備戰守者復其祿秩奏用禁軍缺額糧廩之其羸癃不堪事則給義倉遂無失所者威茂滋瀘四州地接西南夷邊吏貪功夷人不堪則屯聚而爲寇公始下令敢有妄動挑發爭端者斬以徇自是兩地宴然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四路權酤歲課不登者五十萬監吏無能否皆不能辦徒空文耳公奏除之變路例給鹽充糴本官吏並緣所給財十之二忠州太守楊光疑知其故令官自鬻鹽得錢糴買不以累民忠人大說公推其法於一路逮今人蒙其利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之田皆爲沃壤積久塡淤公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巨防表以石柱植榆柳其上州人指曰吾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所營最爲舊屋崇寧中推三舍法又建新學連甍接棟幾至萬礎遷時多故師生之廬日入於壞公屬九縣修復之蜀之父兄欲進子弟於學者爭出錢以佐財費輪與一新盡復其舊又命工葺諸葛武侯張文定公祠廟作而新之具牲醴率州之賓屬拜焉地有黃巢墓松楸延袤樵牧不敢犯公曰巢出溵關轉寇陳蔡遇朱全忠李克用之兵連戰大敗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函其首獻於朝安得墓在此命之役今陛下坐新嘗膽欲刷四夷之恥萬分未得一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矣所以陳先後緩急之方甚辨已而使人自虜中得其要領還報除公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當乾道元年進同知樞密院事公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特虛名害實事又奏疏論四事一曰開屯田漢趙充國建屯田十二利以破滅先零爲萬世法本朝太宗皇帝用何承矩爲屯田制置使經關曠土千倉萬箱充滿塞下無饑師勞民之費而出入守

窺蜀朝廷宿重兵扼劒門之險積三十年師老財匱非若曩時鞏盜竊發嘯聚烏合可以應手撲滅而定也公挺一身以折千里之衝護諸將以撫三軍之眾禁戢姦盜護養貧弱內外斬斬不聞疾步急呼軍食歲爲米百萬石爲錢二千萬緡而猶有調發不時之須公爲更關鈔法請給度牒以貸倉猝急征暴斂之患有旨下階成岷鳳四州刺丁壯爲兵羣言籍籍以爲憂公建五害奏罷之免符下而歡呼之聲震山谷其規模宏大垂裕悠遠與前後數公相望百年如出一手比公去蜀父老填道遮留不得去旣去有追路數百里而後還公尋具奏以足疾不良於行請祠甚懇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一圃植巨竹數千梃桃數百本環之號竹隱誦人曰上恩許暫均勞實終焉之計也會胡馬南牧雨淮震擾有旨促召日一再至公聞單馬見上問戰守之策公曰靖康國破二聖北遷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皆兵將不任誰與戰靖康嘗防河矣建炎又防江矣而虜騎長驅超邑越都如踐無

人之境誰與守且當愿瑕忍垢與之通和得歲月之頃選將厲兵堅城銳器爲不可勝以待之戰則有搴旗斬將之功守則有金城湯池之固矣上曰善除翰林學士公避祖諱辭不受命改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上卽位爲鹵簿使一日上御內殿召公命坐賜茶詢當世之務以上卽政之初求治太銳對曰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高帝王漢中僻陋之國人知畏楚矣獨范增知有滅楚之志句踐棲會稽一蟲之上人知事吳矣獨伍員知有報吳之役今陛下坐新嘗膽欲刷四夷之恥萬分未得一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矣所以陳先後緩急之方甚辨已而使人自虜中得其要領還報除公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當乾道元年進同知樞密院事公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特虛名害實事又奏疏論四事一曰開屯田漢趙充國建屯田十二利以破滅先零爲萬世法本朝太宗皇帝用何承矩爲屯田制置使經關曠土千倉萬箱充滿塞下無饑師勞民之費而出入守

望帶刀佩劒有扞邊固圍之實功效卓殊具載國史可舉而行二
曰省浮費國有財用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人不長收之有時取
之有數止於是矣而不急之務無名之費蠹耗殆盡主計之臣取
其臨時趨了目前所以待未然者庾狄賊盜之虞水旱疫癘之變
無尺帛斗粟一金之蓄可謂寒心矣三曰舉材武以備將帥之才
不可一途而取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術數或興於屠販樊噲
灌嬰是也或起於盜賊彭越黥布是也而豪悍絕人之姿如周處
戴淵之儔亦出於閭里惡少天下有道狙詐作使旁招廣攬羅而
致之爲王爪牙則兵勢張矣四曰汰冗兵以練精銳兵有正兵有
奇兵有伏兵馬有上駟有中駟有下駟爲將者必有奇材劒客投
石超距之倫以一勇當百以一技當千譬之求金於沙斂而揚之
精則無遺金沙礫棄不錄矣上曰天下名言也嗚呼自公帥蜀聲
號顯融震耀四海天子召歸秉國柄於本兵之地公亦慨然自任
以天下之重國貧矣開屯田節浮費可以復富國蹙矣舉材武汰

冗兵可以復彊得時得位次第罷行欲以大勳勞光輔中興功施
社稷追配營蕭於千載之下而天不假齡得疾不可治可以慟哭
流涕爲天下惜者也享年六十三爵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八
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娶吳氏銀青光祿大夫某之孫前卒贈樂平
郡夫人三男子序辰右朝奉郎通判江州昭辰右宣教郎通判文
州景辰右承奉郎皆以文學行義世其家四女長適舒州通判史
庭俊之子裾次許嫁知樞密院葉義問之子端臣餘在室孫男二
人晉老元老並右承務郎女孫二人公幼學無師受業於兄冢嗣
監丞必中者天才超邁一日千里不數年齊名號二王相繼及進
士第而公被遇太上皇踐壅省登侍從擢帥兩川禮遇恩顧諸臣
莫敢望它日監丞賜對上曰蜀人以卿弟可繼張詠朕不復西顧
矣比進直學士制詞有嘉而舉職信我知人述上語也今皇帝踐
祚推選舊德比公廿盤典司密命倚爲柱石昔曹參相齊齊國大
治其後以所以治齊者治天下號稱賢相公之治蜀大功數十度

越古今以所以治蜀者相天子必有以驚世絕類而百不一試貲
志以沒命矣夫前薨一夕有大星隕於寢廬之側里人望而驚焉
諸孤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奉公之柩葬於縣汞善鄉石榴峰祖馬
原上公所自卜也故事宰執得建剎先墓以薦冥福公表請如令
賜名教忠美報禪院去少師墓若干步公亦在少師之次指地一
穴曰它日從先公於此至是諸孤奉宿誠併舉樂平郡夫人以祔
公志大論高尚名節平生慕范忠宣爲人疏財好義解衣推食振
人之急無秋毫計惜買田千畝爲義莊館三族之無歸者既與政
請以范公約束著爲令俾子孫世守之如口分世業之法又築室
爲家塾延賓師具糧糗凡族子之勝衣者皆進於學遇郊祀恩任
兄弟之子自爲布衣至公卿無它嗜好宦間吏退以讀書著文爲
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疑漢唐史評唐史要覽天
人修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續成都記凡百餘卷藏於家某投老
歸田竊睹公姓名於除目之上聽想風采於搢紳士大夫之論以

不及見公爲恨公門人左奉議郎知果州趙不拙狀公世次官壽
治行勞烈與卒葬年月日爲書屬予曰大資公每讀公文嗇而稱
善而墓碑無辭以刻諸孤勤勤懇懇欲得公銘爲不朽之託其勿
辭銘曰

一弛一張文武二道文玩於柔武窒於暴惟皇作極處此兩間仁
綏義克勢如循環或用武斷律貪立懦奪髯抵几變齊俗緩或用
柔理勿庸擾之手摩撫之慈惠之師不主故常緣督而動如持一
鉢權以輕重蹇蹇我公獨步帝躔振迅一鳴搏風戾天允武允文
備道全美左之右之惟君子使入侍詞垣大筆如椽出擁戎旃長
劒倚天帶甲十萬如圈猲虎折箠驅之爰若兒女三邊宴然烽滅
燧息獸遁禽逃不見一迹乃作泮水如洒如沂投戈講藝橐弢賦
詩乃駕西郊褰帷問俗男耕女桑賀刀買犢文修武岂不茹不吐
畏而愛之如祉如怒高勳鴻烈暴耀一時繡裳赤舄以俟公歸進
陟五兵承輔樞極嗚呼噫嘻會不煖席山頹木壞遂喪國寶珍瘁

之悲不遑一老天子震驚發及卿士嘗餽與嗟一鑑亡矣隱卒崇終恩禮之隆祖門賜隧靈車崇崇有誄有銘有誥有諡大書特書又將有史傳信萬世茲謂不朽雖死不亡繄公之壽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志銘

紹聖初新宰相用事首按元祐諸臣變更法度和戎棄地之罪生者削籍流竄嶺海死者追貶禁錮子孫不用赦除以示永廢已而禁京當國盡疏名氏第爲四等立石朝堂號姦黨碑嗟乎立法本以便民當適變通之宜禦戎本以安邊欲紓戰鬬之禍而排臣修怨建爲紹述脅制上下凡議論之臣驅場之吏輒有一言議令便民解仇安邊皆以陰懷異意動搖國事沮壞先烈入元祐黨以故士大夫避讒畏禍便文自免終禁京之世二十六年猶有險伎中傷文致疑似爲宮紹述而觸大罪者靖康之變金人擁騎數萬長驅河朔直犯京闕於時臺諫爭請和戎以備倉猝不測之難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幸起於小吏驟擢將相試

之一擲牽至誤國二帝蒙塵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太上皇狩維揚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尚循紹述之利終以和戎爲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閒置散至於老死不用固其理也靖康元年十一月粘罕自河東來頓兵州南青城阿离不自河北來頓兵州北劉家寺遣使請淵聖會盟復三關故地時公爲翰林學士爲館伴又命防禦使高世賞副公報聘公抵粘罕帳中或折以義理或諭以逆順禍福甚辯凡四反粘罕始改請宰相議和親王割地何禀以執政宗室代行粘罕大怒不交一談攻圍日急馴致城陷禀始遣李若水司馬朴王倫等告知屈淵聖幸青城子三鎮外又割河中府十數州粘罕置酒端誠殷面約土地人民還南宋盡斂城內金銀犒軍而去酒罷淵聖還內而富室大家占吝寶貨莫肯赴國家之急虜中移書皇帝卜日再會何禀入見請行羣臣力爭訓金銀不厭其意故邀天子爲質且云卜日設

有期會尚當酹行處恠叵測詎可再乎不聽詰朝淵聖再幸青城

舉胡有獻計者曰天子弗取反受其咎廢立之義益啟於此矣於是宰執侍從中貴人衛士悉分置諸寨中外隔絕不相聞通月張邦昌請鴈濞曹輔以下五十餘人公亦在遣中得還邦昌進數從官於政堂曰詣延和殿後鴈玉軒會議俟歸師渡河請昭慈太后御簾聽政訪大元帥所在勸進賤天子位外廷無知者五月太上皇自濟州至登至尊六月李綱入相盡按邦昌共事者爲僞命入之法除名公自述古殿直學士寘授竄江軍節度副使湖州安置兩炎三年遇恩北歸議者論徽宗皇帝北遷公與孫傅送虜檄十人之數再徙韶州公既就道妻淑人劉氏請鬬訟冤仍引少保高世則戶部侍郎王俁等十數公爲證朝廷下其問驗實如章其年八月得旨改正自便脫然無事矣而言者終不置也嗚呼噫嘻命矣夫公莫氏諱儔字壽明其先吳興人徙錢塘又徙平江今爲平江吳縣人也曾祖延正祖淵左侍禁贈通奉大夫考卞中元祐四年進士甲科以文行爲當世大人所器尤爲故相鄭公達夫知樞

臣辈後宮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宮進二婕妤公當制仍命卽日進告告入對輔臣有詞垣得人之語靖康初除給事中兼侍讀置學士院宰相吳敏伺公入直併下六制欲因是以危公公秉一炬解衣卸坐一揮而就醇深典麗各得其體淵聖嘉其敏妙會公入對襲譽甚龍除吏部尚書朝士聞之曰宰相以己望人欲抑之而更進可發一大笑也俄拜翰林學士知制誥積官至朝議大夫贈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國有大故公亦得罪去矣公自幽江還次臨川聞疏山老僧善清者以禪學知名枉道造其廬見之曰此身一墮世網纔脫兵火中又落炎方瘴癘之地吾知其無以死矣願聞第一義冀有以善吾死也清欣然肯之它日聽清語若有契於心者遂從之不去予時亦被罪奏竄臨川道口抵其居握手相勞甚且問所以相淹留之故公曰心跡之辨固敢望於世之君子而讒怨朋興變亂事實吠聲之眾併我一談氓家置一喙終日號鳴大吒誰復見省惟有回心向道歸依佛僧捨資創新以容餘衲而兄弟妻孥之在吳中者亦撥棄不顧道矣公又曰虛人始議置署路允迪不從粘罕詬怒拘留軍中會京城父老以弘邦昌爲請允迪得縱去邦昌既以僭忤誅死而允迪大節宜見褒顯以王黼客遂不錄邦昌用邑好問爲門下侍郎同時共政者皆坐僞命除名竄嶺外而好問以禁阨客本中之父更逃尚書右丞百官合爲二狀詣軍前乞以土地人民還趙氏如初約御史臺秦檜爲首尚書省梅執禮爲首後檜論功誦言於朝值宰相執禮雖已死宜蒙褒贈亦以斷客置不問厥人以劫寨欲覆我車結余都欲滅我國歸告淵聖以至廢辱而靖康將相建此議誤和機者皆背以富貴福祿哀榮終始若羣臣偶以一言不協終身不齒既以爲功功同有不賞者既以爲罪罪同有不罰者吾一出於愛憎東西黑白變色易位非子一大手筆可配燕許擢冠儒科鵬騫鵠舉歷井捫參視天尺五獨步之休戚也佛書褒樊相親昵然危坐竟夕達曉送別公兄儼字謙仲孝友過人官爲敕令所刪定官自公去國亦棄官不仕徙寓華亭築屋居焉有女弟適高氏而寡館之舍旁連遣數夫抵踦川趣公還營一弟夾河相望度一梁跨其上以便往來幼弟俱宦游四方代期至則從旁就舍以候四人者集處一堂一味之甘未嘗獨享兄先弟從如壎如篪舉熙熙然如是十五年謙仲下世公杜門卻埽晨起誦佛書退舍讀傳記著詩文又十年田已之入不足以卒歲賓客之奉晨夕之須隨所有無澹然自如未嘗營一毛頭之利弟俱臥疾崑山丞舍公馳小舟冒大暑往省財過旬公亦過疾而歸臥起如常日無甚苦忽一旦自輿於榻召家人至前以後事屬其子同者端坐而逝容貌如生里巷姻族奔走驚呼瞻望出涕眞所謂有以善吾死者是歲隆興二年七月二五日也享年七十六有內外制二十四卷四六集十卷眞一居士集五十卷道教科儀三卷方外三集二卷辨證證誤錄一卷藏於家公事親孝心意幾微輒逆得之仲弟侶孟世太淑人哭之過時而悲生子未絕乳而母氏亦改適太淑人鞠養護視至勝衣猶不去側公過郊恩當任子首以名聞命下太淑人喜甚由是悼念少衰在太學與同舍生劉時善時議以從妹歸公方卜日致書幣而公廷唱中首選時踧縮不敢復議公聞之曰吾親之命有前諾矣今配淑人是也其後淑人詣鼓院上書稱冤名動朝廷公得旨改正除罪籍還中州殆不偶然也淑人既沒公自爲文識其事內之壙中葬湖州長興縣嘉瑞鄉大鴈之原生二男子曰初大將仕郎孟卒曰同能傳父學嘗效張籍哭韓吏部賦詩百韻紀次公行事之實詞句溫麗有家法四女適石宣教郎白仲言右文林郎董鄴右從事郎張溥右迪功郎徐璞孫男曰岐曰道何孫男女二人其孤同等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祔於劉氏淑人之墓公有治命屬予銘銘曰

翰林初載文中之虎踽踽羣趨御於帝所奏篇甫上賽旅一睹曰大手筆可配燕許擢冠儒科鵬騫鵠舉歷井捫參視天尺五獨步一時聲震海寓亟踐榮路徑躋冊府蟲篆爲跡汗簡編浦藍讀平生未見之書入尚符璽廣內寶儲龍文韜書河洛之圖北門西掖

時惟帝俞演綸覩草汝言代予思如湧泉沛然莫禦一揮六制噫
欠之餘帝說而勸將貳政塗大廈遽顧一柱莫扶漢厄三七炎正
中圮兩地輿戎雲擾糜沸將相誤朝天地崩墜一死何逃巢覆卵
毀獨屏閒處待終而已遇疾不藥但飭後事笑言未卒趺坐而逝
死生之變亦已大矣容貌如生不見小異銘以著之欽於世世

公墓志銘

公居常州宜興縣斥弗地數十畝
建炎中端明殿學士胡公茂老卜居常州宜興縣斥弗地數十畝
雜除灌莽爲屋六楹瞰荆溪面諸山植竹樹環之號橫山堂子歲
一過或再過與徽猷待制董公令升同載與俱公治具爲十日之
留率以爲常其後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端質自無爲守代
歸寓華藏佛舍又相與爲四人集處一堂之上飲酒賦詩間作長
短句紀一時之事相得歡甚已而端質守徽州領瀾帥臨安移
牧會稽纔數年倦而歸茂老葢棺已久矣端質度地縣治之南築
一第疏園濬沼觀張盛具出聲伎追講橫山故事樂飲連夕而後
去居無幾令升以病屢而端質亦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公之子
右宣教郎知信州貴谿縣不愚過余泣曰先君被遇光堯太上皇
帝位於朝光顯矣宜得公文以閟諸幽子辭不獲遂序而銘之公
諱士彩字端質太宗皇帝四世孫曾祖允弼信安郡王謚愙簡祖
宗誨開府儀同三司贈韓王考仲維廉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
妣劉氏溫國夫人王氏嘉國夫人公紹聖初賜今名授右班殿直
兩遇恩遷右侍禁政和初以胄子習樂武試廷中進忠訓郎授庶
畿監牧司准備差使宣和元年試上舍賜出身換授承奉郎特轉
宣教郎差充開德府司儀曹事公帝王之胄生於宮邸所見惟華
榱刻桷金玉綺繡之玩所聞惟撞鐘考鼓吹竹彈絲之音所享惟
華簪大葢鼎戴玉食之奉而性沖澹無所嗜獨好書治筆硯如素
習徽宗皇帝立宗學建官師復三舍選補之法公羣試有司褒然
出其上遂取其科而精練博達長於吏道從事一州亦著名迹無
出其右者轉宣教郎通判嵐州歲滿轉奉議郎通判溜州靖康時

東州盜起千百人爲聚不可勝數劇賊李成擁萬眾薄城下會守
將秩滿不受代稱疾解去公攝州事盡集丁壯分守四壁公舍城
上與之同卧起凡四十九日成食盡計窮拔柵而去於是四境之
外城郭皆爲邱墟而淄州之城巋然獨亡恙欽宗受內禪恩遷承
議郎太上皇踐祚再遷朝奉郎知興國軍未行改差永州又改滁
州知廣德軍未赴改知無爲軍膺騎退舍羣盜竊發無爲官吏聯
民伍立堡寨推選眾所畏信者爲屯長以扞衛一方號義社久之
社中人怙眾侵暴閭里爲患公至罷之籍取器甲悉上送官發常
平粟計口給貸俾舉廢田歸慶市復眾商之業盜據合淝詔許權
寄巢縣爲州治守帥五人貪冒黷貨掊斂百出人不堪命至是克
復帥司遷合淝舊治去矣公上書請巢還隸本軍如故帥愠怒至
切齒而巢人始獲蘇息代期至舉軍士民列功狀十數條請留擢
知徽州未行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瀕江之地霜降水落爲平陸
春漲則與江漫爲一經界官廬籍爲田數百頃加賦爲進取計承
平時負郭之家連甍接棟比屋相望建炎兵亂焚蕩爲荆棘瓦礫
之場官軍分占爲營屯而故家輸二稅如故公皆奏除之移兩浙
路轉運判官奏事稱旨加直祕閣知臨安府公因入謝奏言乘輿
東遷臨安爲天下舟車冠葢之會臣以一尹宜布上恩地大物眾
獄市紛然固非家至戶到所能辦而惡少無賴爲盜爲姦佚罰久
矣譬之立苗鉏害稼者則嘉禾植矣譬之牧羊去敗羣者則善類
蕃矣臣籍記凶頑得六十名今徙之遠方巢穴一空則一方赤子
不待旦旦拊之皆得其所矣上從之於是一府翕然稱治公累任
郡寄於兵戈搶攘俶擾之中更事多矣至是臨涖天府剸治盤錯
如割雞然上方向意用公會秦丞相欲進曹泳除公直敷文閣知
紹興府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累轉左朝議大夫歲饑米價翔貴
公開倉振給自癃老幼弱男子婦人分日異處皆有法終歲無流
逋餓死者有旨修奉藉宮事叢費巨萬凡士石木瓦之費人徒工
匠之數縑漆丹艧之飾不屬一吏皆自手出計日而成奏功進直

龍圖閣泰檜死則罷去磨勘左中奉大夫賜服金紫公精悍有智略事無劇易唾手立就治財得開闔斂散之術馭吏如束湮知軍嚴而有恩令行禁止秋毫不犯愛民如子簡節而疏目時有遺漏不究切之自浙漕帥臨安陳便宜多中上意兩賜良馬鞍鞚象簡之屬以示大用會泰檜欲進所厚善易地爲會稽而上顧公益厚遂進龍圖閣比檜死又坐檜奪職而廢命矣以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終於正寢享年六十六元配王氏敦武郎誼之女繼室尤氏右朝奉郎友直之女皆封令人二男子長卽不愚也不同左奉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先公六年卒二女長適右文林郎新南劒州軍事推官路擴次適右從政郎新真州宜春縣丞王渙孫男五人次二人尚幼孫女二人不愚以其年十二月庚午奉公之柩合祔於宜興縣永豐鄉黃墨令人尤氏之墓公慷慨有氣節尤勇於爲義李誼帥淮西得疾暴亡囊無一錢之蓄公聞訃出囊金具棺斂已又計葬送之費與凡道路所須擇吏卒之謹信者賙其行比及窆封無一乏事遇郊祀恩奏任二猶子善某善某皆將仕郎公善論抵掌劇談疏通諳練皆人情世務之要上方親賢求人如不及使公得位得時盡行平日之言必以大功名聞於世天不假年遂實恨以沒爲可惜也銘曰

蘭殿兮儲祥桂堂發聞兮高驤老幹參天兮四十圍之強擁千騎兮東方縣令負弩兮斧繡光金莖承露兮一氣旁曳長裾兮參翱翔覩夫尺五兮富貴方將忽稅不駕兮去堂堂蘭摧桂折兮天隕霜蔽芾勿翦兮所憩棠生雖有終兮其存者長書以余辭兮刻示茫茫

宋故左迪功郎許府君墓志銘

無錫許氏有通直郎贈朝請大夫諱希道者以耆儒宿學忠信樸茂名一鄉善士生四子共傳一經世其家皆中進士選而長子德之最知名少年策上第所涖以材能稱太上皇召見擢尚書郎太常少卿直顯謨閣爲州刺史既沒崇慶軍節度使葉夢得銘其葬曰侗左承議郎曰衍之左奉議郎而迪功府君其季也諱伸字懿叔中紹興十二年進士第於是父子兄弟五人皆以儒學占仕籍文行彬彬賢臨一時而無錫許氏於今爲望族君生十歲喪母哭泣思慕已如成人好書嗜學亦不類童子文詞敏贍操筆書紙立就退視它生方屬稾作嘯嘯狀君從旁口占授人人如其意所出年十七偕舉子數千百人羣至於有司遂占殊等進升禮部試不合會鄉州推行三舍法君居間裒然角出其上時參知政事沈與求爲教官特喜公文選置前列爲諸生領袖且曰文如許君乃可望此靖康建炎之亂轉徙兵間至紹興中始解進士褐授左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久之部使者檄君權主秀州華亭縣簿華亭之人人輸而斂來歲秋苗米在上供經數中積歲侵盜率移用常平米代輸而斂來歲之人償之相踵爲故常一日主管官林衡按視倉庾縣令趙伯琥悉推所投秋苗補還常平之貸衡嚮爲華亭而知其故盡扃鐍緘封付掌吏者而轉運使遣吏卒連百餘船起發上供漕之錢塘已次境內伯琥窮不知所出卽日檄主簿攝縣事脫身詣府訪孚胥持漕檄視君當貸常平粟如故事又嗾網兵持梃驅迫掌吏羣噪庾中不可耐遂相與破鑰發廩授之粟已去而後告君始嬰然悟代庖之誤伯琥還上書告君擅發倉廩之罪衡得其情併劾伯琥與君俱罷而轉運使材伯琥之爲援之復留故君獨以罪免眾怒不平勉君訟於朝君曰忍窮耐老自吾分臧倉何預焉卒不辯衡聞伯琥之復也檄追貸粟益急無幾何尚書免符下凡常平前貸勿追君笑曰吾得罪宜也嗟夫小官待遣次攝尺寸之柄以紓旦莫之急而同寮嫁禍遂與顯官併失之世路如此可畏哉君既罷歸杜門屏處益取舊書讀之至會心處則欣對移日雖萬鍾之祿千金之富不能絕也間從常所往來賦詩飲酒佐一歡之適再調婺州浦江尉非其好也以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午被疾卒於家享年六十一曾祖至不仕祖旦贈承事郎父大夫公也毋尤氏繼毋

施氏並封宜人妻尤氏四男子鑄鐸鉉鑄累薦禮部亦以文學知名四女進士周綱尤褒其壻也一學佛爲比邱尼一在室孫男女曾孫男女各二人諸孤卜以其年十二月癸未葬縣之揚名鄉謝墅原上君少時以材氣自負慨然欲一奮以自表見於世晚得一官坐席未煖遂陷不測因歎曰古人不肯爲五斗米見鄉里小兒殆謂此耶自是浮沈里閭間不復有進取意政和中余與少常同在臺省知君而未識也君沒後其子鑄惠然過余以文爲贄詞義卓然三讀歎驚已乃出君之內弟右朝請大夫通判鎮江軍府事施垓之狀來請銘余曰君雖不遇以死而有子嗣守家學追取故物以大君之門者其在鑄矣遂不辭而與爲銘銘曰

生林林兮萬形空中如鴻毛兮遇風上高飛兮百雉之墉下漂墜兮環堵之宮騁所託之同然兮口山苗與澗松泝澼或以封兮繫其逢嗚呼懿叔兮銘之詔無窮

墓志銘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表

吾州宜興縣湖汶山中有隱君子惠公之節號里長者予與公弟彥光朝議同時擢名第又與公猶子勝仲殿中同朝爲御史寅緣得從公游公沈毅有畦畛寡言笑不忮不求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故人無愚賢貴賤皆敬憚之有一子中年得瘋疾遂廢三孫未勝衣公招聘師儒導之學既冠昏嶷嶷自立有聞於時曰畴用朝議公奏任卒官右通直郎曰迪曰哲相繼中進士第迪字懋吉尤知名三任中都官至國子博士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爲國器不幸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懋吉少年時治一室讀書其中予過焉賦小詩屬之懋吉和答有小屋牽蘿補高軒偃蓋過之句予讀之歎驚此奇作也已而受其贄亹亹數千言筆勢瀾翻如行雲流水文從字順無琢肝腎撚須鼴鼠難辛苦之態

予三復其言加之數年斂華撫實必以大手筆擅天下既收科第名聞燁然爲州學官國子師行踐要途爲世用一旦溘然正晝而殞計聞驚呼失聲既葬而追傷不已乃爲文表墓上懋吉三薦至禮部紹興二十四年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揚州高郵縣主簿未赴近臣以其文行薦於朝召見差充臨安府府學教授歲滿升左從政郎大理司直兼主簿用舉者改左宣教郎除國子博士懋吉在大理時上書言畫一之法守之如金石行之如四時所以使吾人遷善遠罪徙義修慝之道也而本寺一司勑外又有申明比附斷例之屬無一定之制老姦宿賊以獄爲市輕重高下皆出其手正條不可則入之申明申明不可則入之比附比附不可則入之斷例有司雖知其非屬已著之令甲無如之何矣臣以謂一司勑令本寺正條而申明比附斷例等皆一時指揮宜詔勑令所應本寺諸條格刊條筆削合爲一書頒之有司專一奉行使老吏不得措其姦百姓知所避就天下幸甚懋吉又因漏洩獄情一事

開封府條令罪至徒流而大理法止於笞杖不同如此廷尉天下之平京師首善四方萬里之所歸赴而一罪有二法若此類皆合刊正定於一者也在國子時當轉對奏言慶曆中樞密副使韓琦疏言西戎屢乘戰勝輒求通順實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爲念所獲者實利所屈者虛名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若背德我則攻守有備此和策之得也今陛下兼愛南北之民屈己和戎韓琦所論正今日事臣聞備邊莫大於擇帥莫先於久任天下之事固難爲於倉猝之時必定於閒暇之日亦難辦於暫用之人必成於久任練達之士藝祖皇帝命將守邊如郭進之在山西何繼筠之在兩淮荆襄控制南北宜擇文武兼資如仁宗用韓琦范仲淹之賢既得其人又當如藝祖任郭進之流久於其任昔東晉時劉洪據荆襄上流課農桑省刑罰專督江漢威行南服陶侃繼之四十一年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蓋侃即洪所辟置而洪又羊祜所知三人者相繼而荆襄利害得於習知之素故其成效章章如此使其暫去暫來雖方叔召虎不能爲矣上稱善下其書方議除官已不及矣懋吉自幼學已卓越有大志不專治舉子業自六籍百氏之書與太史公記無不讀文詞辯麗詩律高雅亦無不工而靖深端默專務晦藏不表襮以時譽名兩任師儒之官而有籍於學者朝去暮來如寄客懋吉據一席誦說有法督責課試無虛日諸生靡然向化不敢嬉宕彬彬有可觀者士風頹靡文氣敝敝千人一律懋吉因考禮部試不專用有司尺度或守樸學不事空言不徇時好以投人耳目皆被收採於是老於文學屢試不售者皆在選中時稱得人尤工言治道不爲甚高難行之論陳獻便宜酌古御今皆合人情世務之要棘寺錄罪人之橐積累至若干則輸之內帑主簿例合分受懋吉棄弗取其腐志又如此使天假之齡發明利器錯諸事業則高文大冊可施諸朝廷頌詩樂歌可薦

諸郊廟垂法立憲必能使三尺之書如持衡天下無冤民而刑可錯羿弓戢戈必能使兩地生靈保首領以終天年而兵可寢噫天之降才豈偶然耶豈人之委曲周旋輔成其天者不至耶胡奪之遽而使中道天耶享年五十四以乾道三年七月丁酉卒曾祖智贈右正議大夫祖溥卽彥達也父俊民以君貴贈右正議大夫祖溥卽彥達也父俊民以君貴贈右承事郎妣沈氏贈孺人娶同郡胡氏贈孺人生六男子端文端智端常端方端尚端立二女適右迪功郎荆湖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沈綸進士戴棨孫男女二人諸孤以其年十一月甲申合祔於縣之君山鄉龍山村玲瓏山胡孺人之墓詩文之在篋者千餘篇端文方以類詮次爲書未出也宜與惠氏自正議公二予二孫二曾孫相踵起家中科第蓋三世矣予始見懋吉與弟哲同舉秋賦聯名並中於時父祖四老人皆無恙里老驚觀有榮耀焉哲今爲左從政郎監行在點檢酒庫緡場連枝競秀如壎如篪所謂莫逆懋吉之亡拊諸孤治葬送尤盡力而懋吉諸子已能傳父學籍籍有文名被薦

送者懋吉懷奇不試賫恨而沒造物之報不在其身又將見諸郎追取三世故物兄弟升騰以亢惠氏之宗云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表

余聞古之處士或隱於山或隱於市隱於山者寓耕釣而隱於市者寓醫卜均之醫卜也日閱十數人得百錢足以自給則閉肆下簾不更筮也均之醫也聞人疾痛欲去之如在己而下志於利緜漢以來逸民隱士懷奇抱寶高蹈一世濯於淸流於市汎然與漁商農圃雜此土以處而莫辨也然孫思邈隱太白山而龍公授玉函祕方爲千金之冠韓伯休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而婦人女子能識之譬如珠玉在泥沙光景發見有不可揜者今嘉禾陳景東者其一人也景東以字行諱某陳氏其先江都人後徙錢塘今爲秀州嘉興縣人自皇考始諱獻臣贈朝奉郎景東讀書章解句達不喜治舉子業而尊賢樂善常置一時名士爲賓師以進諸弟子於學未幾弟礎進士第官至御史積習名教若從子駪從孫禹錫相繼收

其科陳氏浸大矣景東沈浮里閭故自若也門內數千指養老字幼舉訢訢然奉寡嫂拊諸孤恩敬若一三族之飢寒疾病死喪皆以公爲歸趨人之急不以存亡爲解亦不以戚疏爲薄厚而尤工於醫宜和中嘉禾大疫連牆比屋呻呼之聲相聞公日挾數僕持藥物自隨以飲病者窮閭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絕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晨出莫歸竟數月而後已所全活不可勝數嘗有貴氏弟在旁公視之有小婦昇疾詣公公曰病閒矣勿藥可也而貴氏弟試察其脈告以亟去勿留疾作則不可爲矣比還一夕而逝如公言公之醫不由師授自得之心故奇中多類此蓋士之窮於醫者也嘉禾介居杭蘇爲冠蓋舟車走集之路於是名公巨卿高人勝士州刺史縣大夫皆往從游晨起未盥櫛而車轍已滿門矣公廉靖寡欲几榮名寵利世人寔趨交驚爭所欲得公皆無求於其閒其子駪性至孝行英敏過人之才爲公築大第闢園館疏池沼日平生未嘗讀佛經比感疾請四句偈而瞑皆詩陸語雖禪爺老宿皆歎驚自以爲不及享年七十四紹興三十年七月乙巳卒於正寢夫人徐氏有賢行適陳氏五十五年生三男子長卽駪也駪孟卒駪舉進士六女陸接中外無一間言生三男子長卽駪也駪孟卒駪舉進士六女陸仲友沈師言閭人勉沈樸杜之珍俞非其壻也二孫男曰淵曰渭六孫女三人適杜之方鄂松陸竣三人在室駪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於縣之象賢鄉深龍村朝奉公之次於是徐夫人明年八月四日亦遇疾不起年七十七以十月丁酉舉其喪以祔余嘗觀王丞相荆公表處士微召之墓同時有杜嬰者隱於醫不擇貧富貴賤召之輒往人致餽謝非其義不受也有徐仲堅者隱於十人召筮雖疾病中不正衣巾不見二人之賢聞於世矣公病懼其人而無傳也故併列之三人者名連赫然在人耳目如前日事今景東家上之木拱矣賢士大夫稱思如新而襄碑至今無辭以刻嗟予隱德高行既不顯於世宜與三人者並傳於後予衰病廢

學言之不文不敢以既老爲辭遂表而出之揭之墓道以備他日
史官之訪云

宋故教授盧公墓志銘

吾州有老儒盧公潛夫諱察通經學古以詩書教授里中爲人師
崇寧天子詔州縣推行三舍法而諸生之有籍於學者千餘人潛
夫爲領袖嘗是時潛夫幼子習字擇善方勝衣隸小學晨夕誦書
不去翁側大觀四年子偕潛夫隨計詣京師禮部奏名爲同年進
士其後潛夫卒官左宣教郎子亦屏居村巷擇善已擢第待次家
居子具書幣延請飭諸兒受業而擇善子中者尚在童丱攜以俱
來閱三歲黃州候吏至邀別別去二十五年擇善以左通直郎致
其事而歸年七十三精悍不衰一夕置酒命家人環坐顧其子曰
吾將逝矣汝於孫公有父祖之契汝請公文志吾墓吾瞑目於地
下矣將葬申過予以治命徵銘予以衰耄辭而五反請益勤遂序
而銘之擇善范陽盧氏在唐爲甲族避五代之亂始徙建鄭李氏

國除又徙常州之晉陵距今六世矣擇善以紹興二年賜進士出
身授迪功郎宣州寧國縣主簿丁母夫人强氏憂憂除調黃州錄
事參軍更滁州全椒來安二縣令循左儒林郎除隨州州學教授
擇善幼警悟讀父書靡不記覽屬文辭贍麗詳實有家法性介特
少與不妄交交合則久要有終始家儲貧不殖貲產屋廬庇風雨
藜羹糲飯一飽之外澹然自足在黃州喪其配貧窶不能歸或勸
用浮圖氏閒維之法擇善憮然而辭曰吾儒者其可爲是哉一敝
舟冒長江之險載其柩以旋次九江舟敗幾不免踐艱乘危間關
寸進積數月乃得歸祔冀姑之次既竣事歎曰殆有物相之也在
全椒一日盜羣掩至號紅巾賊者擇善據便坐不爲起盜刃中首
流血被面擇善屹然不動徐曰汝志在金帛耳第斂兵不縱火不
殺一人吾裹中金帛可盡得也渠魁悔謝投戈於地奉盤水沃盥
佩囊中出藥傅創戒其徒曰如約擇善指金帛所在悉授之而去
越日邑人之逃散者還復家室按堵如故推次甲乙計所費金帛
悉上送官舉邑晏然無一事在來安累歲不決之訟凡數十斷治
立盡竟歲無一夫之獄隨州學薦更兵亂牆屋破露州刺史春秋
釋奠應故事而已擇善按籍訪學田所在募人耕種而薄其征入
取足以養士而不求羸未幾師生之廬圖廡庖湢皆具而學者有
自他州至者漢東距鄉州有重江襖嶺數千里之阻始悵然有倦
游之意比代歸語其子曰七十致仕者著於禮經尚復蒙恥冒利
而不知止耶卽日上書告老以隆興元年五月授左通直郎致仕
二年十月二日無疾而卒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合葬於武進縣
懷德南鄉周莊元配包氏之墓生四子男卽申也女適張鈁鄉進
修次許嫁王大光孫男女四人予旣銘其墓矣復有一事可紀者
潛夫宣教與其配强氏同生於丙申擇善通直與其配包氏同生
於壬申通直之子生戊申娶婦宋氏又生於庚申已得孫又以甲
申生父祖子孫四世七人皆生於太歲之申亦異矣以經考之蟄
以存神屈以求伸盧氏種德累世安貧守道未享其報今通直之

子嗣守家學以孝謹持門戶爲鄉縣所推盧氏之申其在茲乎銘
曰

盧出范陽自鼻祖兮族散徂遷望南楚兮有儒專門臥環堵兮
衣敝縕屨滿戶兮槩君高蹈踵前武兮書破萬卷腹撐柱兮引吭
一鳴鴻鵠舉兮弁星襲戟快先睹兮州縣勞人空俯僂兮投袂而
起謝簪組兮一蛻而逝復於土兮銘以哀之亙千古兮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志銘

紹興初胡馬數萬屯宿泗淮海大震吳人懲建炎暴屍喋血之禍
爭具舟車徙避深山大澤曠絕無人處予亦詣洞庭西山訪尋僦
舍得水月院僑寓其中當是時觀察李公臥東山築室鑿井若將
終焉予嗜曰中貴人入則侍帷幄依日月之光出則持粱韲肥享
玉食華屋之奉一旦決焉舍去練布枕杖與漁樵農圃爲伍而自
肆於山水間此高蹈一世之士欲攝衣起從之而東西二山口湖
中徒步不能達至是聲問始相聞公亦欣然有招隱之意未幾兩

孫氏建安郡夫人崇寧元年公以父任爲內黃門年甫十六歲姿莊重有防畛往來兩宮曰不忤視進止有常處直睿思殿衍慶殿中省奉御出入禁闥踰二紀未嘗以一眚挂吏議皇子華原郡王出閤撥宗曰孰可從吾兒游者顧見公曰無以易卿矣遂兼華原郡都監累遷武功大夫忠州刺史踰康初分治京城樓櫓守禦之具節功進某州團練使建炎南渡始命開入洞庭山爲歸欵之計自號皎然居士嗚呼政和宣和時北司諸貴更用事本兵柄執國命或冠楓省爲帝師或位公孤號隱相士大夫操籥執贄乔走其門謂之捷徑惟公畏遠權勢不立乎地侍帝側無私謁出公門無外交杜門卻掃人莫見其面一時叢林善知識皆曰李公在家出家住世出世殆是過去佛僧也大駕駐會稽飭使召公公方被短褐雜庸保持鉏時藥圃中卽曰奉詔更衣就道隨使者入見供奉殿廬盡復其舊而非其好也昭慈聖憲太后垂簾幸江表彌時不得間有旨擇使而庶踰方退命渡揚子尚擾兩淮道路無行迹

給乃營一大肆凡山區海聚殊方絶域金石草木之英象犀龍麝之珍雜首稀苓牛溲馬勃之賤皆聚而有之庀徒數百人按古方書炮製烹煉之法數百種計費取直不求贏利自浙東西至兩淮二江數十州病者得公藥一飲而效殆是仁人用心固自有物以相之耶二十八年公之子畯升朝籍遇郊祀恩封正任吉州刺史明年顯仁太后慶壽恩進果州團練使又二年祀明堂再封和州防禦使今皇帝登極遷利州觀察使元配恭人宋氏令配令人郭氏亦先公卒予男四人曰法空爲浮圖氏曰疇秉義郎閤門祗候皆蚤世曰畯武義大夫監潭州南嶽廟曰善奉議郎知徽州績溪縣事女二人長適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藍師夔次適承節郎馮暉孫男八人曰作朋石承直郎嚴州桐廬縣尉曰作舟保義郎監婺州都稅務曰作牖保義郎監嚴州淳安縣稅曰作霖保義郎監行在翰林司門曰作乂曰作哲應進士舉曰作成作德尚幼孫女二人適黃訥史紹祖曾孫男女五人諸孤以其年四月十六日

辱以玉帛相見而淮之南江之北皆按堵矣竟不獲見公以爲大恨公高風絶識得之天稟方少年時給事宮省周應酣豢酒池肉林富貴之樂而澹然不受一塵之染閒遇休沐則從老師宿學問出世法修無上道布衣蔬食不御酒肉蓋五十八年尤喜施貸供佛飯僧振救空乏隨所須予直不議價凡脫放以萬千計尊賢樂善倘倘自將口不談人過持身厲行存神養志喜怒不見得喪若一雖佛之徒有不逮已而並呂山之東少北下壽赫斥地二十畝手植松柏環之從旁建一刹直門步廊寫堂與殿齋庖宿廬廐庫之屬僅萬礎塑佛菩薩像數十軀建寧堵高三百尺營一大經藏儲五千四十八卷寶匣鈿軸納之匱中買田十頃日食千餘指贍名華嚴禪院選一時名緇主之隆興二年公壽七十八官致仕是歲紹興七年也公既得謝寘家吳興德清境上復抵呂山舊廬以誦佛書供僧飯爲事喜蓄善藥以待人之疾病累數年公晨起未盥櫛而立於門者人相登矣公曰吾不忍此一方疾痛呻吟之感吾耳故製方藥療之而他州異縣來者日益眾度不能

奉公之樞合耐於平江府吳縣南宮鄉覺城山之原令人郭氏之墓公所自卜也公持心忠恕事君親交僚友待族姻御使卒惟有一誠寡言笑一語出而終身可復宣和中河怒齧隄水暴集城下徽宗命公從皇太子登城視水有申屠生三十六人扣馬自言第用我厭勝之法水之淵可立而待也試之弗驗太子怒曰妄言無行之徒僥倖水落以貪大功以冒重賞欲誅之公徐曰罔上之罪死有餘誅而災變如此宜加原貸以塞大異太子是其言而止及靖康初太子襲尊號是爲欽宗而金人舉國大入始議講一二大臣之誤國者將相方逢上之怒以修故忽無一言之救此例一開遂併及其黨聞公之風亦可以少愧矣銘曰

權門衆趨薨薨聚蚊暴暑鑠翮卒徇以身哀樂相因如屈伸肘鞏谷潭源門上生莠富貴於我視空中雲得馬失馬孰爲戚欣猗歟李公高蹈一世人勉而天不見慍喜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進直殿廬爲中常侍退處山林作大居士乘應舍栿

汎不繫舟現自在身得逍遙遊國忠粗報能事已畢乞身而去以全吾璧覺城之原萬木蒼蒼公歸在天體魄所藏既善吾生亦善吾死死而不忘以永千祀

墓志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志銘

秦國夫人王氏故三司使鹽鐵判官祕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贈太師諱珪之孫故左正議大夫顯謨閣待制贈特進諱仲薿之女年十九歲適孟氏實昭慈聖獻皇后之母弟中散大夫贈太師吳興郡王諱彥弼之婦今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忠厚之妻少傅公繇顯謨閣直學士秉旄節典大州擢樞要進位保傅王信安郡夫人用公貴自碩人進嘉國夫人加號衛國再徙楚國更五命而得今封享年五十四以紹興十九年五月壬午薨於平江府之私第將葬信安王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某辭不能凡三反則以書復曰吳興王與公同朝有好而特進公以文章知名少許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銘其女宜也迺序而銘之夫人姿相豐端容止整暇生長富貴而積習名教恂恂然若寒家窶人子昭慈居瑤華吳興王亦捐舍館而少傅公名宦未立家益貧夫人斥奩中物助賓祭一簪不留澣衣菲食御之無慍色建炎初昭慈復大號推恩外家秉服容車疏封大國貴寵一時澹然若固有之不以爲泰可謂賢也已夫人資孝謹生九歲喪其母某郡夫人李氏已能號慕如成人特進公奉使契丹過期不返夫人憂懼灶香於頂涕泣祈還既嫁事尊章又能致其孝皇姑吳越國夫人嘗被疾更數醫不能療夫人鍼臂血投湯液中以進一飲而效至今內外屬人歎譽以爲口實實重其夫選飾妾御進之不忌靖康之亂瑤華宮災昭慈避火幸其第顧見夫人調護庶子之在襁抱中者如己出嘉歎久之以故恩遇日隆宗戚莫敢望少傅公辭劇就閒讀書終日不輟尤嗜古法書圖畫不省家事夫人經理內治不以豐儉易節朝饔夕饌寒裘夏葛裁節其當不侈不陋皆中儀法慈哀所使未嘗輒答罵而門內截然無一語之譁學書有楷法每教子輒書數十字隨手塗滅不以示人於古文章能通其讀自少喜誦佛書晨香夜燈不避寒暑晚益精練感通佛祖至神交於寢寐之間一夕夢胡僧扣門求館穀黎旦有鬻十八羅漢像者視所畫肖焉售之不計其直以至廩恤貧乏供施佛僧捐棄金繒殆無虛日持戒律嚴甚未嘗殺生物供饌又嘗夢青衣十數輩祈哀甚急既寤有餉蛤蚌者嘖嘖然亟命縱之水中自是終身不御鮮食疾益侵區處後事與家人訣無恡恫恫可憐之色知佛者以謂夫人自金僊梵帝中來其視世諦空幻殆猶吹一呎而去也生四子男曰充右朝議郎通判平江軍府事曰嵩右宣義郎曰雍右承事郎女在室孫男女三人信安王以其年八月庚申葬夫人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村吳越國夫人之次若干步維王氏先世家於蜀之華陽後徙舒至特進公葬於平江之長洲縣今又爲平江人熙寧元豐間岐公被遇神宗仕至宰相鴻名碩實具載國史逮今六十餘年子孫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踐臺省登侍從奉使典州前後相望率常數十人而女公子之貴尤稱於天下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今太師平章僕射秦公之夫人封某國隆貴蓋如此而夫人又以碩媛作配侯王賜號秦國福祿始終於是爲盛銘曰

象服六珈文駟之華玳首金鈿綸言之嘉弗跋弗夸而婉嫕宜其家歲在龍蛇庚子日斜昜其然耶埋玉樹於泥沙鬱蔥蔥而氣佳牛伏其窪澤厚而流遲視梁谿之水其無涯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志銘

故東平呂公出入文武佐佑三朝周旋二府四擁將旄十遷殿學士寵祿光大爲天下巨室賜第一區壯麗甲淮海族大家肥鬲奕蜚聯孫曾之勝衣冠者數十人晨起詣寢門問安否退就學舍施施然如鳳九雛集於梧翠竹之上一時公卿大夫慕其家法薦女請昏者不可爲數於是龍圖閣學士胡公以息女歸公之孫實奉直大夫諱申之妻通奉大夫諱淵之婦是爲太恭人太恭人入

呂氏門內逾千指上自姑嫜下至媪御事大慈幼卑尊諧附無一不當其意者春秋饋祀眡牲省器治酒食接綴宗姻皆中節法觀文公薨天子賻恤加等官其子孫七人太恭人曰皆公孫也奚擇請分受之奉直公稱善表請於朝有旨從之以故二子皆不及人以爲難後十年端靖被賞延皆有名籍於吏部靖今右奉義郎賢而有文嘗一試禮部治縣有能名以經界不中程失部使者意觸罪罷歸靖皇恐謝太恭人曰崇寇中蔡京當國讎復故怨觀文公斥居建安汝祖徙海上汝翁亦遷滁陽其家破矣未幾蒙恩甄復父子祖孫團圞如初眞一夢耳汝小宦忤大吏獲罪宜也姑省循以俟其視寵辱蓋如此喜讀書略通大旨晚學佛寧居二十年宴坐一室表裏翛然若無意於世者初感微疾便飭後事纔三日而逝實紹興十九年六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太恭人以夫貴凡三命賜號宜人靖登朝迺得今封姓胡氏鄂州崇陽縣人祖扑贈開府儀同三司父師父龍圖公也故宜奉大夫生四男子長端右迪功郎建康府溧陽縣主簿蚤卒次卽靖也次卽耒命而天次崚右迪功郎孫男女七人安時安詩安持女適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孫大宗左迪功郎蔣億右迪功郎洪煇餘未行諸孤卜以其年八月庚申葬於平江府吳縣長洲鄉之橫山祔奉直公之兆壙大宗某猶子也知太恭人爲審銘曰

橫山之陽兮夜漏盡誰氏葬毋兮車轔轔哀哉抱棺兮身欲殉路人失聲兮涕如隕蓋苫藉草兮茹荼薤杖而起負兮土一奁有墳歸然兮高可隱刻此銘章兮視不泯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志銘

余嘗讀東坡先生何公石橋詩反復其言蓋良二千石也而不著其名久從先生他文字求之亦不見所謂何公者紹興九年公之子宰以母夫人狀屬余族壻毛兢來徵銘又得御史中丞吳執中所爲公墓文讀之然後知石橋者故朝議大夫建安何公字諱迥之守英州時所作也眞陽之民病涉久矣公梁石爲橋以便行者

君嗚呼夫人事舅姑相其夫爲賢婦矣又卒有子上書納祿名動朝廷天子寵嘉之璽書五色玳首錦囊門巷聚觀大息爲里中壽母可謂賢也已七年十月某甲子無疾而終享年七十有七宣和二年十一月某甲子諸孤以夫人祔於縣之小梨山大夫公之墓五男子曰定曰察曰宰曰宿曰寀三女皆嫁爲士妻孫男女若干人銘曰

矯矯何公一德匪躬有古遺愛循吏之風婉婉夫人淑愼溫恭來嬪君子而大其宗鉶軸金葩雕車崇崇通都大邑湯沐之封鶴髮秀眉純漆點瞳七十七年以華其終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志銘

太淑人壽春劉氏故右承事郎贈右朝議大夫諱應誠之孫故左朝奉大夫監察御史諱鵬之女年十八歸魯郡韓氏爲左中大夫諱綸之婦右承直郎贈右正議大夫諱琥之妻今敷文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仲通之母敷文登朝縣卿寺

擢承郎進位八座太淑人以子貴叚七封而賜今號紹興二十七年三月甲申遇疾終於廣州州治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正議公元配某氏生三男一女太淑人入韓氏門撫諸幼如己出雖家人不知其異母之子也奉尊章相其夫教子賓接內外宗姻慈哀所使爲婦爲母皆盡其道資沈毅聰明過人有士君子之操而不自高顯惟是教子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年已壯如童幼身已貴如未達訓厲鏘切不遺尺寸以故敷文公仕於朝名節偉然以忠厚諒直稱天下幕士張問者一夕羣盜入室縱掠而去詔臨安府追捕甚急積五六月連逮百餘人獄具而復有告眞盜者有旨改送大理寺敷文公時爲大理卿公曰羣轂之下有行劓者詔獄推治而不得名吾固惑之退而錄囚徒閎獄辭之在案牘者不合方藉坐深念太淑人聞知其故曰吾見閭閻不肖子竊父之財母敝昵不告紿以爲盜者多矣試物色求之公悟翊日以耳目追跡其人與常所往來通行飲食之家凡所告失亡一日盡獲無秋毫之

漏於是問妻與子以誣坐論如律而百餘人者破械縱去一囚遂空上擢公刑部侍郎家人欲賀太淑人曰延尉平反受賞臨安官吏必以失職抵罪矣愀然不樂已而聞上悉貸弗誅太淑人喜而受賀居歲餘敷文進刑部尚書兼領吏部太淑人曰汝頃調官過期不反吾朝暮倚門而望今三銓之七遠客飢寒亦有白首之親如吾望汝者乎於是公與兩劇曹晨夜治文書決積壅銓綜精明讜議乎允士大夫之論以爲漢馮不疑之母不能過也粵人治喪以豐侈爲孝而游手亡賴貪慕飲食坌集其門意不滿則怙衆羣噪不可耐中人之家鬻田宅破貲聚而後辦貧者遂不克葬權厝佛寺歲久破露狼籍而番禺尤甚敷文自戶部尚書經略廣東訪之曰往卒業爲親榮無以家爲恤未幾中大夫提舉洞霄宮侍太淑人度牒道途所次見而悲之願謂敷文曰汝帥一路莫先於此矣比至公出教凡祖父母之未葬者予之期期至不如令可訖盡矣傅氏河朔大宗與鄉公同鄉縣更靖康建炎之亂南北阻絕中大官遊倦而歸方議所向令人曰吾夫嘗爲縣於無錫辛

趨令稱有無以掩其親而客死之不能歸者亦就窆藏無暴露之虞粵俗大變至刻石志其事太淑人之功也喪車出番禺老壯懷惠攀號追路塡郭溢邨不忍忘嗚呼可謂賢也已太淑人晚喜學佛讀其書能信踐之非直玩其辭者也歲饑里中之豪閉糴待賈太淑人發廩粟以飲餓者親見其子踐高科冠法冠進延閣典大州門戶光顯矣而恭儉守家法不改其操初感微疾無甚苦俄索紙筆書一偈皆出世間語晏然而逝嗟夫死生之變亦大矣而處之如此有四子長曰仲遠右通直郎曰仲適右宣義郎曰仲邈右儒林郎與一女之嫁右迪功郎呂文中者並淑人某氏出也皆前卒次卽敷文公仲通太淑人出也仲通侍喪扶護萬里熬面鬠足道路觀望咨嗟太息孫男三人曰居中右從政郎曰敏中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曰溯中右承務郎曾孫三人曰景珊右承務郎二女進士翟樞楑其壻也外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時佩一人尚幼仲通卜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湖州烏程縣永新鄉咸山之原以右朝奉郎通判無爲軍孔瓘狀太淑人之行如此來請銘

銘曰

解嬈上容矜愚泣罪法理之平發粟振饑除地掩骼仁義之經猗與淑人教子如此爲時名卿歷石摛丹後有刑史來監茲銘

宋故令人傅氏墓志銘

令人傅氏故贈右通議大夫郤公諱寶之婦令左中大夫直祕閣名漸字子進之妻皇考諱璋世家大名府之清河縣以行義稱州里爲長者令人蚤慧夙成趣舍異他女父母愛所鍾擇所從而中大公方以文藝秀出一時遂歸之令人入郤氏奉尊章若賓祭接遇屬人皆石儀法當是時中大年少銳於學令人斥舊珥資焉而釋進士褐累閱閱助之曰往卒業爲親榮無以家爲恤未幾中大典方州奉使一路名迹隱然爲縉紳之望令人凡五封而賜今號先於此矣比至公出教凡祖父母之未葬者予之期期至不如令可訖盡矣傅氏河朔大宗與鄉公同鄉縣更靖康建炎之亂南北阻絕中大官遊倦而歸方議所向令人曰吾夫嘗爲縣於無錫辛官爲擇高燥地葬之書州里姓氏或官號表其上以俟於是人人有士君子之操而不自

道宗擁數百卒平錢塘之叛次嘉禾而濱圍垜門不克躁常潤兩州殘之而無錫介居其間中大挾一騎入賊中馳說羣凶諭以禍福擁護出境秋毫不犯邑人方德我盍往家焉於是築室梁谿之上堂奧崇敞門闥靚深手藝花竹環之歲時夫婦坐堂上諸郎袍笏爛然婦孫進拜稱壽門內訢訢如也閭里歆羨稱歎以爲令人壽福逮未可量已而得病不可治享年五十二實紹興十八年十月辛酉也令人孝友慈祥出於天性翁有養子喜逋蕩數以遊博破貲聚翁怒笞責令人在旁涕泣營解既免而後止其後斥遣則食飲錢帛賙之終其身如一日兩河陷覆翁媼避地閒關二千里依屬中大晏然而逝生四男子曰宗簡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前次宗正卿年三十九病卒夫人婺居四十年爲婦爲母爲淑慎祥內外族姻歎畏之無間言享壽七十七以紹興九年三月甲子感微疾而終初正卿之沒也夫人之親固亟慫生二男子一女尚幼而其姑已老一室蕭然惸獨無依眾謂夫人曰不安於胡氏矣夫人哭其夫三年不御酒樂未嘗一日去姑之側毋弟稚尤友愛挾二孤甥以歸而進諸學幼女纔七歲約他日歸其子好德者曰可以紓吾姑之憂矣居久之二子曰安節安道皆以文行稱一鄉女歸好德如約而夫人爲壽母建炎南渡盜殘其廬安節安道相繼遇疾皆物故諸孫猶未勝衣於是好德夫婦又迎夫人以歸閭寢廬奏滑甘視寒煖之宜奉事十年如一日屬纊之夕好德治喪於正寢合孫氏胡氏兩族數十人會哭於其家飯僧供佛梵唄之聲連晝夜不絕卜以十年月丙申葬於縣萬安東鄉夏莊原上鳴呼夫人少寡不踐二庭甫見二子之立又棄而先獨餘一女有士君子之操奉其母周旋不遑力矣始正卿從其親於墓次今又舉夫人合祔焉除治故塋撤而新之尺椽寸瓦皆自手出躬視畚築不避風雨又從塋旁若干步結屋三十楹以舍守冢者好德之無亳髮計惜曰以成吾父之志也某夫人之從子也知之尤詳宜爲銘銘曰

猗嗟夫人令女史之標事專屋而閒居兮菽水簞瓢泣呱呱以盈前兮牧眾稚之垂髫閔凱風之劬勞兮棘薪盛而夭夭一日不見兮奄忽以逝州人在家爲淑女既嫁爲孝婦爲令妻教諸子皆嶷嶷自立無子弟之過爲賢毋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宋故孫夫人強氏墓志銘

晉陵強氏族大而富介居漕河之兩間連甍接閈相望屹然州人號南北強以別之夫人實南強氏祖相如大理評事父恕以德齒俱高號里長者當元符靖國間泉從叔府君諱稷字晨先者著籍太學名聲出諸生上而夫人方擇對遂以歸之夫人入孫氏事舅姑宜教公太安人蔡氏能致其孝府君伯氏朝散公自文登通守擢領大州進部刺史迎太安人就養夫人以幼婦所至常自隨太學贈宣教郎母太安人蔡氏夫人年二十五嫁爲同縣進士胡誇

安人戚末疾杖而後行夫人掖扶臥起候席蓐燥溼治褻衣進湯液祁寒盛暑不懈太安人捐舍館又能致其哀春秋饋祀祇牲滌器終老如一日府君慷慨有大節不治防畛姻舊稱貸一語之投則詒詈陳義鏘鏘諸子當焚券以成父之志夫人曰不取一金之息不遺一介詣門淹速惟所命折券則不可飭諸子曰報書云爾一里儒蚤鯀八行選後以伊川先生高弟進於朝亦負錢三十萬已而諸子自言家有未分之田計積歲粟麥之直爲錢凡數百緡而去胸中無疑事豁如也葢棺之後旁書滿笥於是緡夫人恫然不愉其故或曰分法過五年有司不受訴今隔世矣復何追夫人曰寧婦弱子一旦喪家貲之半其家破矣夫人經理內治姻閒之曰寧婦弱子一旦喪家貲之半其家破矣夫人經理內治衣麤食糲勗儉自力卽舍東關屋數楹迎師教其子晨夜課誦不使嬉宕而後營伏臘輸賦稅治賓祭交宗黨應已然待未然事無劇易皆中節法積二十年男授室女得所歸田園貲聚稍復其故內外屬人無老幼疏近一口翕然稱爲賢母生子十一人一視庶嫡愛養均等無小異人尤以爲難男曰好謙好大好修好遜好謀好好修今爲右從政郎楚州錄事參軍女適右朝請郎通判處州軍州事余衍左朝奉郎主管大宗正司宗室財用劉彭年右從政郎臨安府仁和縣丞張逢堯石從事郎兩浙轉運司催促雜買官施增左宣教郎知紹興府諸暨縣事祝求仁右從政郎光州光山縣令薛襄而嫁余氏薛氏者前死矣孫男五人曰裒裒裒裒裒女四人夫人性舒遲寡言笑危坐一室終日寂然設有緩急猝然加之怡聲下氣未嘗疏變色中女適左宣教郎席畸而寡生一男子僅勝衣得疾又死夫人曰無夫無子何恃而存奪而嫁之今歸張氏是也既內睹矣趣時治喪具縫紉紐紃諸婦竭作晝夜不息家人怪其亟遲獨異常時台嘗未幾而夫人病疾矣益侵顧謂諸子曰吾保守汝家至此可無憾矣取平日所供佛像盥手炷香已遂瞑亭年七十六實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庚子也諸孤卜二十五年三月甲寅奉夫人之匱合祔於武進縣懷德南鄉鄭莊村府君之墓又屬余請銘泣曰吾母提諸幼持門戶於羈單闔阨之中以殖孫氏之宗其淑德馴行宜見於公文以貽永久於是夫人之沒五年矣諸子疑疑自立兄弟從內外輯睦如夫人之志嘗時而好修爲吏亦有能名卒能追榮夫人以大其家者乎銘曰

噫夫人兮老去百罹拊眾稺兮惸惸無依徹桑土兮巢林一枝棘成薪兮風自南吹之鳩在桑兮一德均齊婦順子從兮家之肥胡不百年兮以慰孝思宛其如在兮視此銘詩

楊恭人墓志銘

恭人常州武進楊氏大族生女多賢翁媼擇對必得知名士故左朝議大夫吉州太守吳公禹功其一人也恭人入吳氏以慈祥順淑佐其夫歷省寺典名城更三錫而賜號宜人又以詩書教其子而師尹者擢名第通朝籍遇郊祀恩而進今封禹功亦贈左朝議大夫吳氏浸大矣初禹功爲尚書郎值靖康之亂致其事太上皇踐祚予自平江守召還爲給事中奉詔薦士以公名聞於是禹功起而復仕歷司農少卿江西盜起推擇守將擢知吉州方顯用而遇疾以沒翰林學士汪公彥章志其葬後八年當紹興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恭人亦被疾不起既葬而師尹過予泣曰吾母有賢行日月逝矣大懼泯沒而無傳宜得公文以貽永久予以老病辭不獲乃序而銘之予嘗謂婦人女子雖以幽閒靜專爲德而尸居墮然懵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則爲愚婦至有聰明過人則出而乘夫長舌鳴晨口爲豔妻爲哲婦其能匪棘匪徐動得理所雖士君子以爲難也恭人識慮明達而不自標置不處白人善否言笑有時喜慍不形於色事舅姑調酸醎之適斟酌寒燠燥溼之候必盡其方相其夫得輔佐之宜友娣姒以睦中外宗姻尊者喜輩者附後來者向慕以爲矜法朝議公處疑事踟躕未決聞恭人一言而定喜振貸而窶人子匄貸無厭意厭之恭人助其施無但已者撫媵妾不治小過閫閒肅然無一語之譁姒婦事佛謹甚一日

幾二女爲比邱尼恭人聞之大驚亟命車造其家喻止之曰吳氏以儒術起家爲學士大夫有女當擇良士歸之今無故棄之爲覺獨血氣未定而能保其往吾弗信也鐫切三復竟不從恭人恥之終身不復見朝議公去世恭人積憂得中痞之疾既除喪矣燕居如齋不御鉛華不聽音樂不出堂戸意象落莫若無意於世間者師尹求所以虞侍其親者萬方至陳伶優之戲於前冀得解顏一笑終不顧已而疾益侵晏然而逝享年六十師尹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合葬於宜興縣銅官山南朝議公之墓曾祖奉端祖修考瓘三世皆弗仕而以財雄一州爲閭姓生六子男卽師尹也左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賜緋魚袋次師說左朝請郎通判廬州陸景端次適左朝議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元輿次適右宣義郎胡辦嫁陸氏者亾矣又歸其幼爲繼室孫男四人曰濤曰璹曰疇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五人鳴呼恭人以淑德馴行爲孝婦爲令妻爲賢母內外歎譽謂必大享福祿考終上壽而得疾不可治克生賢子以文藝決科方爲世用他日處顯爰冊追榮開大國都顯號光賁九泉之幽固無疑也銘曰

挺士君子之操以相其夫而世不知名蘊君夫人之德以宜其家而天不予齡不贏其躬以燕後之人如川之方增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來監此銘

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諱榮眞太宗皇帝七世孫今少師密遠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共國楊公某之夫人左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提舉神佾觀傑左朝奉大夫直顯謨閣提舉浙西路常平茶鹽事僕之母也建炎天子襲尊號仗一劍治兵淮海上於時少師以忠勇稱天下出奉乘輿負羈紲以從入扈殿巖執干戈以衛勤勞夙夜垂三十年爲中興名將夫人者糸出熙陵親爲天孫作合公師貴爲邦媛三封郡夫人五更大國歲時朔望進見兩宮翟茀朱幘魚軒象服尊寵無二貴震一時爲內外諸命婦之冠已而得疾不可治詔遣國醫診視馳賜丹藥問賚之使殆相屬也比薨及葬隱卒崇終賻賜加等又內出祭文敕太常博士較門如禮於是上自公王下逮將吏治共張具牲醴卽靈舉所過祖於道縉紳慢屋連甍相望數十里不絕生榮死哀老弱空巷聚觀太息有出涕者噫嘻盛矣哉曾祖仲琳故安化軍節度使武當侯祖士某故右中奉大夫考不侮故右奉直大夫姚太恭人高氏方夫人生母也祖姚太宜郡宋夫人夜夢一女子從空而下姿相端豐衣被五采光麗殊常既寤而夫人生馳往視之與所夢肖焉比長穎悟不凡寘言笑不類兒女子大夫公顧謂恭人曰吾女生而異此將相之儔也勿以與凡子乃第少長之次小字曰五夫人少既貴夫人賜湯沐曰榮曰福曰漢曰周曰楊凡五國似非偶然者也夫人歸楊氏時少師猶未著仕籍懷奇負氣以功名自許不治生產業夫人攻苦茹淡服澣濯之衣如傔貧賤者未幾四方盜起少師提一旅圖矢石戡大憝扞强敵轉戰賊中未嘗以家爲恤者以有夫人爲之內也當是時胡馬牧淮甸吳中州縣殘爲盜區夫人提攜諸幼於兵戈焚剽之中周走南北道遇强梗則垂橐示之以伐其謀遇飢贏則分餱糧與之以同其患蒙霜露踐荆棘間關百難涉閱數載卒保其家而少師亦還朝典軍爲大將矣夫人於古詩書能通其讀日夜課諸子以學敬尊慈卑接遇屬人皆盡恩禮平居笑語不聞於外非朝謁慶弔未嘗出敕羞賓祭治燕飲皆有儀法御媵妾無疾言厲色笞朴不用而門內肅然故自爲婦至爲母自居約以至豐大清愼簡素如一日無小異而得壽止於四十四病且革上遣中貴人卽外內問疾夫人已委頓猶力疾正衣對中使稽首稱謝神色晏然無一語之誤以是日薨於賜第之正寢實紹興二十年八月癸酉也夫人有至性嘗視親疾晨夜不解帶至刲割體膚和湯液以進王姑秦國太夫人遇盜奔散入蜀積六七年不聞同少師迎之以歸夫人調護膳服與夫寒煖燥溼之候惟意之適秦國曰吾崎嶇兵亂流落異鄉不自意全投老殘年得孝婦如此雖夕死不恨矣大夫公旅殯寓泥水佛舍南北阻絕久不克葬會復河南故地夫人泣曰諸孤方困於貧賤屬之我也乃請於少師飭吏卒具資糧舉其殯以還卜地於臨安靈山之原上先是恭人避地四明一日胡騎奄至遇禍以汲至是招魂合祔於大夫公之次夫人歲一再省墳墓悲慟如新人稱其孝平生無嗜好獨喜賓老學晏坐一室誦度人黃庭二經晨香夜燈雖大寒暑不廢嘗受道家籙始命今名以見其志夫人月有俸不以給他費積錢九千萬盡輦至三茅元符宮營一大殿祝今皇帝千萬歲壽以報會稽大饑流逋曳道夫人發粟數千斛分濟之全活者甚衆又卽田園所在收養百餘家至秋熟給道路之費以遣嫁孤女之無歸者八十三人朝廷錄少師父祖忠孝之節官其子孫五人時傑等尚未命夫人曰吾兒當力學問絲科第以進悉補羣從其輕財好義又如此生三男子長卽傑次卽俠也曰俠左宣教郎直祕閣通判湖州劉正平次適左通直郎新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孫叔傑次適右從事郎監行在文思院上界吳儗皆封孺人次適右迪功郎新太平州蕪湖縣尉趙汝勑次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周杞次適將仕郎郭雲適劉氏者

名抱元夫沒學道前夫人三年卒詔贈沖妙鍊師適吳氏者後夫人四年卒孫男四人文昺右承事郎文曄右承奉郎文暹將仕郎文會右承事郎文曄右承奉郎文暹將仕郎孫女二人尚幼夫人沒後二年八月甲申葬於湖州武康縣崇仁鄉之金牛山余嘗觀周南召南之詩自王姬夫人大夫妻汝濆之婦人漢上之游女肅雍之德窈窕之容知義好禮播於聲詩皆當時國人爲之辭歷數千百年學者誦說至今如前日事夫人出神明之胄不溺膏粱富貴之習而以恭儉相其夫亦不專於從如蓋友夫人歸將帥之家不喜兵書戰陣之法而以詩書教其子亦不主於愛如嚴師以故少師恃有內助不復顧省其家一身徇國勤名赫然爵位光大爲世耕首諸子皆以文藝發策殿中爲名進士或特舉內朝爲法從或通籍延閣爲部刺史以至發庫錢捐廩粟賙窮饑恤孤寡視人疾痛諰諰然欲去之如在己雖學士大夫有不如讀道書持戒律能信踐之視生死之變如吹一吷而去雖大善知識有不逮余又觀漢魏晉宋隋唐以來節婦

烈女有一言言一善行猶大書特書見稱於後世若夫人則賢於人遠矣於是夫人之葬距今十年少師惇伉儷之重以夫人癰身苦志助成於艱難險阻之時而死生契闊於安富尊榮之後乃命傑狀夫人平生大節世出爵齒卒葬年月日爲一書屬爲文揭之墓道嗚呼夫人行事可紀者眾矣藏於家有傳納諸壙有銘故不盡著惟其以女公子踐難乘危而能以明哲保其身以君夫人積功累善而能以福祿燕其後高風絶識淑德懿行卓然自立於一世者婦人女子之所難能可垂教立極以爲世範者表而出之以俟史官之訪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樂安先生諱時字季中姓孫氏常州晉陵縣人先生以文學行義爲一州之望里父兄遣子弟受業者率嘗數十百人其學自詩書易禮春秋三傳諸子百家箋疏之書無不讀自幼壯逮老悲歡疾痛寢食行役之間書未嘗去手而尤深於詩貫穿通洽反復上下

解名釋象論美刺非章通句達自名一家以故學者皆受詩文章氣質渾厚議論深博推原道德之旨通達世務之要不爲空言三代遠矣唯西漢文詞最爲近古手鈔數徧往往通念上自高帝訖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餘年君臣行事之始終興夫興壞之端得失之迹紬繹論著追探千載推見善惡之實蓋數萬言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而官止於主簿壽止於五十六命也夫先生資沈毅有畦畛言笑不妄家貧嬰無一金之儲而潔修自好廉靖無求身厄窮四黜於吏部而閽門著書恬於不遇無慍色平生無嗜好耳目所接犁然有當於心則賦詩以自見詞嚴義密句法刻深類李商隱字畫遒麗有楷法得歐虞用筆意雖片紙尺牘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應天府穀熟縣主簿制行換迪功郎就移寧陵部刺史聞其名皆尊異之再徙廣濟軍定陶縣主簿權教授軍學於是河決恩冀間詔旁近縣調發丁夫詣河所定陶令

率所部欲行而眾洶洶相爲怨誹令懼辭疾檄主簿代己先生即日就道既至受事三日矣而都水改築永靜眾怒大譁持鉏梃欲起先生徐諭之曰汝等有父母妻子無爲首禍自取夷滅眾稍定行次歷亭指取八人械繫縣獄去抵永靜竣事言還而先生亦疾矣代還改從政郎上書告老授宣教郎致仕是歲宣和元年也以八月六日卒於家孫氏自南唐侍御史潛貶武進縣令遂家焉於先生爲六世祖曾祖元瓘祖居約皆晦迹不仕父宗伋將仕郎許州長史夫人淩氏朝議大夫浩之女亦前卒子男四人幬璹鑄濤鑄遭建炎攻剽之禍祓衣冠去爲浮圖師更名祖靜高蹈一世其徒莫及也幬璹濤皆以學行爲鄉縣所推能世其家者女適左從政郎前廣德軍建平縣主簿李薦孫男女十二人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武進縣延政鄉招賢莊舉淩氏以祔某少時從先生受詩觀道德聽教誨於左右凡六年先生與進以爲可教者也徽宗踐祚高麗遣使入賀道過常而州將例用迎餞燕勞之晝十餘通

以屬先生先生操紙立就某從旁竊觀一二至國有札喪禮闕九牢之一時當遏密樂無肆夏之三之句諷誦三四反先生問故某曰夏英公使北以表辭行有云義不載天難下宮廬之拜禮當恍塊忍聞夷樂之音歐陽公以爲辭義精確妙絕一時今先生此文殆過之而世無歐陽公莫識也他日燕居侍坐則又授以章句聲律之學某既竊科第未幾試詞學中首選官牒推移進冒詞禁兩登西掖再直北門遂當兩朝大典冊世之君子或以爲可與於斯文者先生質使然而以仕不知止屢抵嚴譴以是有愧於先生先生之葬今三十年矣同時諸生凋落殆盡獨有左中大夫直寶文閣李謨左從事郎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孫逈與某三人者尚無恙先生不遇於世又將泯泯無所傳於後迺論次其終始而表諸墓上

宋故劉府君墓表

永嘉有隱君子諱珪字伯玉姓劉氏倜儻不羈有高世之行讀書

不求甚解而强記過人閒嘗出遊道路所見什碑斷碣與名公巨人記遊屋壁間多或千言少或數百言一再讀輒成誦而不樂求選舉浮湛里中過人無貴賤少長感疏厚薄無不得其歡心猝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見其愠喜吳越之俗喜奉佛僧信機祥至誘男女昏夜聚爲妖有司嚴賞捕莫能禁人有疾病巫史入門屏醫卻藥斷除酒肉一聽於神不敢有觸君賦士農工商四詩以衛名教而著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所當爲者一日朝廷下部令飭州縣毀淫祠君讀詔欣踴誦累數月猶不去口君生於其鄉且老矣而天資卓越超然獨鶩不淪所習豈彼所謂豪傑之士者歟不惟如此廉靖寡欲恥言利而尤喜振人之急推食以飢餓者解衣以衣寒而無衣者儲醴酒以待好飲而無貲者視遇傭句調護孤弱謖謖然如以身受責無厭倦色有鬻田園者中更兵變幸君券契之亾請贖而歸之家人曰券書故在何可得君固與之不校嗚呼君未嘗學佛也而種德藝善哀窮振乏克己裕人如君之爲

者此眞佛法也特不好其徒耳君性曠達胷中洞然無疑礙亦不事表襮爲聲章頹然而已晚多作詩治家教子交宗黨接昏友訓獻往來悲歡欣戚一寓於詩詩質而不俚諷而不切可輔世教不爲空言讀陳無己詩愛之以爲明嘽有味類唐詩之工者其子鎭中進士第調常州戶曹掾具板輿迎君造官君曰吾足不出里門三十年矣安能跋山浮江從汝於二千里外女洗手奉職全璧而還爲銳榮多矣口占小詩餞其去一夕感微疾酣寢竟日既寤正身端坐而逝無一言及身後事享年若干實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己卯也劉氏世爲樂清縣人曾大父宗晟大父熙父文善三世無爵位凡三娶周氏安氏宋氏生五男子曰端立孟卒曰源次郎鎭也左迪功郎洪州司法參軍曰湛曰沈皆業進士三女周忠孝毛庭佐吳仔其壻也孫男女七人諸孤以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舉君之柩合祔於縣之茗嶼鄉山門原安夫人之墓司法者嘗從余游以從叔左文林郎處州州學教授祖向狀君之行來徵銘自建

炎南渡永嘉士大夫以文學政事之才出爲朝廷用者獨盛於一時今府君有子試吏又以材能稱將顯聞於世是故不可以無傳也余老且病距永嘉有重江之阻文思衰遲不及其葬迺爲文表墓道亦可以詒其鄉里

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紹興八年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李公光召拜參知政事會稽楊元光作而喜曰吾鄉先生得位必將盡行平日之言上副吾君倚注之重下以慰中外搢紳之望矣久之無所聞元光慨然移書鐫誚殆欲痛與所謂愛人以德者公省書不以爲懟後十年元光爲台州黃巖令治有迹鉏凶狡一境翕然會提典刑獄秦昌時者宰相檜之猶子怨家得其書書有詆時語又誣以非罪馳告昌時昌時以聞檜怒逮元光繫廷尉獄飭有司發卒大索得元光於笥中議刺時政語益切檜愈怒獄上入之法除名徙萬安軍是歲紹興十九年也當是時元光母年八十諸子未勝衣官籍其家

老幼數百指瀕於飢寒至不能存而元光兄某官矩亦連坐羈置邑管逾過賓州感瘴死聞者皆爲之出涕積六七年秦檜薨天子親郊一時士大夫竄流嶺海不得歸者至是始用赦除皆得歸元光行次英州遇疾亦不起悲夫元光諱煒姓楊氏常州晉陵縣人元光其字也祖晦贈大中大夫父植左朝散大夫母宜人孫氏大夫公避建炎之亂家會稽之嵊縣既沒葬其地今又爲嵊縣人元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讀書一過目已通念屬文辭敏妙駿發頃刻數百千言大夫公退朝郤忌奏任將仕郎調石迤功郎池州建德縣主簿大資政張公全眞帥紹興辟新昌縣主簿兼尉代還監秀州海鹽縣某鹽場丁大夫公憂憂除監明州都酒務不逾年監澉浦以便宜發粟振之州將大怒方具奏劾會罷去事遂已縣有大渠納衆水而注之海歲久堙沒爲平地遇甚雨則水冒田爲患元光率民田渠下者合衆力疏治之長凡十里廣深如其故又築斗門

以時瀦泄至今竝渠之田皆爲沃壤元光疾惡好善出於天性所居官興除利病若嗜欲然不俟終日在新昌禱雨白鶴祠屢禱不應元光怒曰汝爲神廟食一方而不知其事耶命撤祠屋毀神像絜其庭而去之一邑大驚黃巖俗尚鬼一老巫縣人尊事之人有疾病禁絶醫藥惟巫之聽元光笞而逐之嘗讀史傳見大姦佞盜國威福而不卽刀鋸之誅者則奮怒起立拊几大呼大夫驚問曰汝誰怒耶已而悟笑曰不平有動於中而爲此也天台太守蕭公振亦喜事者每聞元光無顧忌大語則擊節稱嘗屢薦於朝不報嗟夫元光好直而尚氣不量事之可否人有能不能而責其所不能又過權臣擅國力以深文峻法除不附己者而輕犯其鋒一語之過奇禍乃如此於是蕭公亦抵罪貶池陽元光既斥海外在島夷蜑鳴中無與晤語者閉戶讀書飯蔬飲水晏如也已而屬疾書四句偈而絶諸孤出石刻遺余筆迹宛然如平生實二十六年八月辛未也年五十一妻胡氏生六子男曰夢得夢齡夢熊夢說

二女尚幼卜以廿八年十二月丙午葬於嵊縣清化鄉福泉北山之原祔大夫公之次毋宜人余族姑也垂老矣哭二壯子諸孫呱呱滿前拊養教載皆能讀父之書屹然自立可寄門戶者享壽八十七而終夢得等以池州司法歐陽建世狀志元光之葬已不及矣乃諭次終始表之墓上又哀其不得位以行其志而死也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碩人孫氏世家袁州之分宜縣故朝奉大夫贈大中大夫何公諱執禮之妻今朝奉郎昌辰之毋年七十一以宣和六年六月甲子遇疾卒於昌辰永州之官舍葬後十一年實紹興六年四月庚申昌辰改用今卜舉大中碩人之柩合葬於新淦縣揚名鄉雙秀里藍東之原又三年朝奉之從子左承議郎通判婺州許狀碩人之族姓州里封號卒葬年月日屬晉陵孫某爲銘刻之墓上惟何氏鼻祖有奇相顧見兩耳始家於新淦州上更四世而生大中其族浸大矣有諱正臣昌言者以政事文學稱天下人侍天子出備將

帥魁然爲一時搢紳之望甲第數十區丹砂相照大車駟馬充塞里門碩人年二十一歸大中言笑不聞牆屏居不出望戶專尊章友姊姒以相其夫而蓄其父子上承下御逾五十年閨門欣欣無怨咨一辭以至沒齒無老幼戚疏來弔哭者咸盡哀其南遷道清江館於何氏於是碩人之沒已久而內外屬人猶追頌不去口可謂賢也碩人以大中故自仁和縣君三封至宜人昌辰登朝加號令人再命而得今封男曰昌期右承務郎通判南安軍次卽昌辰也次曰昌遇女適承直郎撫州軍事推官陳大輔孫男三人曰訢曰詳曰詩女三人適將仕郎謝知幾迪功郎南昌縣尉劉堯民進士李誼曾元孫男若干人大中以伉直數忤權貴故官不達碩人生三子而昌期昌遇皆已下世獨昌辰亾恙亦廉直有父風勇於爲義婁蹶於讒而不詘公卿皆歎譽之以爲後當以功名顯碩人之報庶幾在此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一

行狀

宋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霍公行狀

曾祖祖不仕

祖恭贈大中大夫

父嵓贈朝議大夫

霍叔封於晉而子孫處者以國爲氏漢興驃騎將軍去病大司馬博陸侯光皆出於河東世遠族分歷數百年有名籍於常州之武進縣爲望姓公武進霍氏諱端友字仁仲公世父漢英者以鴻學起家入尚書爲郎崇嵓初公又以文章有大名繇太學諸生發策殿中遂擅天下踐大官爲世名臣而霍氏顯矣公自童丱授經一再讀已成誦往往能記他生之所習既冠學成講裒其書詣太學據一席之地姑齋食糲者十七年大究六經百家之旨馳文辭造端宏大不專附合有司之尺度酌古御今有濟世之用不爲空言

徽宗纂極第進士於廷公陳帝王之道法天之神配地之富然後能御大物而君臨四海累數千言論當世之務甚辯上太息稱善擢爲第一特授宣義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不閱月召見除祕書省校書郎國朝舊制廷試第一人例除州通判歲滿召歸試學士院著籍三館爲中都官至熙寧中改授軍府幕職恩禮衰矣比公奉大對文義卓然中上意釋褐未幾延見便殿擢升冊府於是魁名碩實暴耀一時學士大夫誦其言慕其名聲想見其風采自海隅障徼莫不家有其書而公之文遂重於天下明年丁朝議君憂憂除當大觀元年五月擢祕書省著作佐郎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爲飾一日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帶相絕如此詔令大中大夫以上至中書舍人犀帶垂魚自公始也二年除給事中三年除大司成兼實錄修撰遷禮部侍郎於是書出奎婁之間部侍從官直言時政闕失無有所諱公曰書孝之祥嘗

蕭望之而試之三輔霍某乞一郡自效爲諸臣之率陛下思而用之可馳一檄召而歸也會公疏又至除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未行改陳州公又見上曰平江去國遠矣淮陽吾股肱郡朝發而夕至也當識朕意公頓首稱謝公敦大靖深恢然長者也遇吏民慈恕不以立聲威爲賢察吏建白多聽采因能任善不必自己出以故於利害多所興除陳地汙下屬甚雨則積潦害稼朝廷疏浙河八百里以紓陳人憂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公請益開二百里起西堰循宛邱入項城以達於淮泗自是陳無水患逃軍改制重役不著於令率會例於他州已報復遣因緊充滿有瘐死者請部有司立法頒焉以時決遣全活者甚眾中貴人石壽傳詔輦取瑞香花數千本公曰不可自我作俑疏龍之政和二年召還復爲禮部侍郎兼侍讀三年遷吏部公奮自書生策高第躐進儒館方免喪造朝一歲三遷遂贊書命每奏事而前上目逆而待喜動於色所以拊循慰藉之言如家人父子無間也始爲石史立杜下方四顧

前卻上以目屬公示所嚮左右驚歎以爲榮中書舍人例召試惟公不試而除及是召還且大用矣會公所善强淵明爲尚書共事而與太師蔡京有連嘗從容致京意曰廷臣上所倚重無出公右者當縣中執法進丞轄幸努力助我公驚謝曰平生未嘗言人之過若驟居此官愚不識忌諱必孤大丞相所以任使之意幸爲辭焉由是京不說徽宗每論人物必以公爲稱首京曰然霍某禮部而已五年公被疾上書久次當除學士而未有闕也久之遷吏部謝事書奏上大驚亟遣內侍鄧忠仁挾國醫曹孝忠等三輩馳視公疾疾益急不可爲矣上惻然又以公行年飭陳彥者占之於是公積官至大中大夫文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計聞贈宣奉大夫賜銀絹三百匹兩官其子孫四人所以賻恤其家甚厚實七月癸酉也享年五十其年十一月甲申葬於縣之懷德南鄉千墩之原公平居侃侃不動聲色遇事詳愼未嘗輒發發亦不可回止所與游必擇勝己者故多天下知名士苟非其與亦不病其所爲居侍從十年館置賓友酒食相緩接歡然如布衣時不見小異事二兄踰輔踰如以孝愛聞踰輔以文藝名場屋而蚤世其孤文輿教畜之如己子踰如豪健有智略殖產累巨萬弟姪分財公以義譬解不聽顧謂文輿曰吾兄力貧養親而縱子使學遂體其家凡十七年不以甘旨累吾心而後得至於此吾不忍爲汝所爲聽我言隨豐約惟吾兄之命他日任子終不使吾兒先汝文輿唯唯居亾何遇郊祀恩首薦文輿如約卒官右朝奉郎公元配薛氏贈溫國夫人今配郭氏同知樞密院事三益之女弟封崇國太夫人三男子曰文炳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曰鑫右朝奉大夫嘗任司農少卿江淮等路經制判官爲吏有能名曰文仲右宣教郎新差臨安府縣丞一女許嫁右通直郎聶昂孫男八人驥孫右迪功郎新嚴州司戶參軍成孫永孫馴孫並將仕郎次任孫驤孫駒孫鎡孫女十五人曾孫男女六人公沒三十年矣當是時諸孤

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夫胡公行狀

曾祖寀贈太師沂國公

祖寔贈尚書虞部員外郎

父宗旦贈宣奉大夫

公胡氏諱交脩字己楙常州晉陵縣人胡氏自公伯祖文恭公宿以樞密副使仕仁宗英宗於嘉祐治平間任重道遠佐兩朝天下推爲鉅人長者元祐中脩簡公宗愈又以尚書右丞參秉國鈞道大名播具著國史而胡氏始大更四世百有餘年仕於朝者或以文章顯名或以治行著於吏迹登侍從踐臺省典一州領使一路率嘗數十人朝廷推其賢士大夫論其世天下慕傳其家法建炎南渡大家巨室焚剽之餘轉徙於山區海聚之間殆亾幾矣而公與從子世脩者又相拔以起更掌內外制同侍講讀俱爲端明殿學士父子同升舊紐蟬聯搢紳歆豔爲江左衣冠之冠何其盛也曾祖寀贈太師沂國公祖寔卽文恭之母弟修簡之世父也贈尚

書虞部員外郎父宗旦以公貴贈宣奉大夫公舉崇寧二年進士中乙科授泰州軍事推官坐小法與守將皆免調商郵軍司士曹復以親嫌避去試詞學兼茂科時資政殿學士翟汝文以給事中同知貢舉讀公文以爲勝己擢第一編修國朝會與所檢閱文字公文章宏贍有氣不喜琢雕爲奇詞達而事稱無長語自舉進士至禮部試詞學皆一上中之不再試政和六年改宣教郎遷太常博士都官員外郎徙祠部靖康初宰相徐處仁當國除吏先久次者而公回翔省寺八年矣擢左司員外郎俄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垂簾聽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今上纂極召試中書舍人辭不拜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復以中書舍人召還詔守臣敦遣就道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見上首論天下之勢曰淮南當吾膺而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脅而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舉吾基而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而指臂不相營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

卒乘以張國勢撫緩疲瘵以固國本此最當務之急上又出手詔問公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强兵禦戎之要公疏言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昔人常謂甑中有麥飯數升牀上有一故絮被雖儀秦說之於前韓彭驅之於後不能使之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而棄之於盜賊陛下哀憫無辜下寬大之詔而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而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之所係獲盜可弭矣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杭稌之地也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也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以急征暴斂啟其不肖之心而安於其故一畝之宮上父子下雞豚行相聲居相友隨田高下雜植五穀無廢壞婦女蠶桑無懈人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矣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洛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穀充仞雄視一方盜賊無賴朝不謀夕爲苟且之圖以紓目前而已乃獨能强水土之政務農足食屹然自立於虜巢之中而不可犯以吾江東二百郡之地欲强兵以禦寇戎而不能興之所爲乎神武軍造甲鎧費大農錢無藝而有司不敢何詰有旨罷之未幾復請又予之公曰將帥視詔書爲虛文何以示天下封還遂以乘輿還次會稽內批取金以百計絹以千計銀錢以萬計人言藉藉以爲費公曰子以馭其富人主之柄也卽有賜第詔有司奉行無視人以私上欣納李成盜江淮張甚廷議欲親伐公曰羣盜猖狂天子自將之不武不勝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而盜平如公策焉周杞守常州坐殘虐免眾怒不厭會大旱上御邇英問所以致旱之由對曰此殆杞佚罰之故以杞屬吏杞疑公讒之上書告公罪宰相建遣所善大理丞胡蒙詣當按驗不如書反復究窮吹析毫毛故羣從多抵罪者公獨脩然無一髮之挂尋請宮祠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是歲紹興二年也三年復召爲給事中進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拜刑部尚書公言汀州寧化縣論十人大辟以獄上而知州事鄭强驗問無一人當死者縣令爲民父母而殺無罪十人徵冒進秩之賞不重寘典憲何以慰塞天下之怒又言江東西獄傳逮紛然猶有六百人之未至者若累累待六百人之集桁楊之下疾病飢寒必有瘐死者請予之以期罪狀明白論如律疑則從輕詔下如公言期盡無一夫之獄國論欲以兩蜀交子行之諸路以作水陸輓漕之費公曰此治亂安危之機上疏力陳其害以爲崇寧大錢鴞輸可鑒當是時大臣建議舉朝和附無敢議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鎔磨鍛鍊之勞一夫挾紙札坐空舍中日作數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州下邑眞僞莫辨售之不疑轉手相付旋以爲券抵觸憲網破家壞產以償官捕禍及無辜勢必至此歲月之□公私之錢盡歸藏鑞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此及悔悟恐無及矣人伏其精

識八年以親老句去章四上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眷惜不已欲留公侍講讀公力辭不可曰臣母老念歸蒙恩守信去鄉縣益遠矣願奉祠里中以便養親上曰卿弟去行復召卿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觀公端默寡言喜怒不見進止可識雖對人主必思而後言言無文飾洞見肝膽上察其誠特深信之將相議大舉料兵算食戒師期矣會公進故事遂擿漢叟欽語以諷曰高帝引四十萬眾攻匈奴而遣十使爲間皆謂可擊欽獨不然以爲兩國交兵宜夸矜見所長而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怒不聽卒有平城之圍而胃頓解鞍與城齊者數所與十使所覩老羸羸爲如何哉妄言無行之徒緣飾無根爲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而遽信之以舉事其爲誤國豈不大哉上覽之矍然越日出公奏示大臣曰胡某之言一士之謗誇也已而四川謀帥上問公廷臣孰可將者公曰臣從子世將可用也上即日命世將以樞密直學士爲成都漕川府夔利州路安

撫制置使吳玠死遂副宣撫五年以資政殿學士卒于官士大夫由是知公造膝之際從容諷議爲上所倚信蓋如此也朝廷聚重兵梁洋閒以杜虜人窺蜀之謀而餉道喰遠蜀人病之先是漕舟出嘉陵江而春夏有漲暴漂溺之虞秋冬有水落膠舟之患至紹興初捐行陸遷調成都漕利三路夫十餘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儷仆道路十斃三四蜀人愁痛入骨髓公言養兵所以保蜀也誅斂不已人不堪命財聚民散腹心先潰矣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自二月解嚴後九月防秋之前除存留防關正兵外其餘將士分戍它州就糧歇泊如此則戍關之食水運有餘分兵就糧陸運可免此百世之計也上命學士院述公意詔吳玠施行九年六月召歸除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公進見上必問世將守邊狀少日嘗以贊樞處之公頓首辭謝會世將疾病亟進資政殿學士禮秩視贊樞云十年冬復請補郡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領州纔數月遂感疾不起實十二年正月丁

未也公不求磨勘者十五年故官止於左朝奉大夫轉左朝散大夫致仕爵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遺奏上進官四等贈左中大夫享年六十五公兩除詞掖三侍經幄再入翰林爲學士經術通明誦說有法詔令簡嚴天下誦之昭慈聖宮寢近臣例進挽歌辭上讀公詩稱善嘗以所御白團扇書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班之句以賜自文恭修簡相繼掌內外制一時以爲盛事及是世將又踵文恭入贊書命直學士院父子祖孫皆以文章翰墨爲邦國之華公悉裒聚紀次爲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侈一門感遇之榮近世所未有也公事繼母太淑人楊氏以孝聞初宣奉公元配姚氏嘉祐名臣獻之女有賢行而蚤世宣奉公以文藝名場屋累薦禮部卒不遇既沒而太淑人年未三十外家鐫諭俾更嫁公再拜秉笏而進曰某不幸蚤失姚氏母今又失吾父諸孤貌然恃吾母以爲命外家忍奪之某雖不肖所以事吾母敢有不如禮太淑人曰然踐二庭非我志也公再拜感泣而出太淑人性剛嚴治內事脩然如官府他日意有所不適公必具衣冠立側踧踖屏氣候伺顏色至日中不敢嘗食太淑人爲改容笑語如平日然後返室自盥仕致位通顯晨夕奉周旋四十二年如一日內外宗姻里長老交口稱歎以屬其子孫曰胡公眞一世之標表也撫二弟充修成修尤友愛過恩以次補官而後任子女弟適閭人楊氏而寡貧無依公具資裝迎之以歸會公之子察當受室諸豪貴爭請昏公曰聘楊氏女俾察奉其姑以嗣吾意沂國公孫曾有困乏不能自存者公捐數金巨萬爲諸族倡共買田賦之其疏財尚義蓋天稟然娶錢氏封淑人故知制誥公輔之孫冰華居士世雄之女二男子曰岐老蚤卒次卽察也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女嫁右承議郎邵及之孫男曰立方右承務郎公樂易無適莫不爲節目崖岸羣居恂恂然寒溫粗接臧否不出諸口過所厚善論天下人物與古今成敗之故是是非非如東西白黑雖精練少年專門名家所不逮居官任職不錄細故專務掩覆人過失過事可爲則慷慨自奮亦

不持止而安隨至論交子則宜言於朝曰此大事也義不與之兩立故極論無所諱泊天台屏惡戢吏持法律嚴甚不受一辭干請之私奏免上供非經數者萬餘緡州人至今思之晚喜讀佛書不公所自卜也謹狀

圓悟禪師傳

臨濟七世孫圓悟禪師諱克勤彭州崇寧縣駱氏儒家子犀額月面骨相不凡從師受書日記千言他生不敢齒一日遊妙寂院顧見佛書嘖之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吾殆過去沙門也始棄家祝髮爲浮圖氏當是時成都名僧文照公爲眾講說作佛事執經立坐下率常數百人師往從之晝誦夜思遂通其學爲高弟又從敏行公講授楞嚴經論俄得病瀕死師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諸佛涅槃正路不在句文中欲以聲求而色見如一釜羹投鼠矢汙之

吾知其口以死也遂棄去學禪於眞覺勝公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於時大善知識名號聞四海爲世導師相望也徑持一鉢徒步出蜀入山林踐荊棘蒙犯霜雪間關百難意所欲往靡不至焉首見玉泉皓公金鑾信公又見大潙喆公黃龍晦堂心公廬山揔公此五大比邱者僧中龍也見師皆以爲法器而晦堂獨稱師曰他日臨濟一派當屬之子矣最後見演公於龍舒白雲演訶之師不顧趨出去抵吳中已而復還演迎笑曰吾望子久矣會有部使者請演作禮問佛法大意師從旁竊聽即大悟立告演曰今日去卻胸中物喪聰目前機也演曰如是如是又從演於五祖嘗伐一巨木演固止之師不聽演怒奮梃而起師植立不動演投所持梃領之而去自是過物中無疑矣眾推爲上首學者宗焉嘗中靈觀其親諸老相謂曰川勤傳一燈歸蜀矣成都帥翰林郎公知章聞師名疏請住六祖院撰日開堂擯賽登坐嗣演公說法詞義卓然繩素說服欣踴扑蹈如佛出世更住

昭覺院凡八年再出蜀次荊南會故相無盡張公天覺亦至公儒釋兼通負所學自許手提古佛席卷諸方一切衲子莫敢攖其鋒者見師恍然自失不知膝之前於席也退語諸公曰吾行天下閱人多矣未有如此翁者留居碧巖公徙住長沙道林賜號佛果實太保領樞密院鄧公予常所奏乞也政和中詔住建康蔣山東南學者赴之如歸市名聞京師詔住天寧萬壽禪寺建炎初宰相李公伯紀當國奏師住金山龍游寺車駕幸維揚召詣行在入對殿廬賜號圓悟禪師改住廬山雲居久之遂還蜀蜀帥王公似復以昭覺畀之紹興五年八月己酉得微病趺坐一榻留偈示眾投筆而逝既荼毗右齒不壞出舍利五色無數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五明年三月塔成賜號靈照諡眞覺云師蚤治儒書更讀教乘晚學若空得佛語心要嗚呼心大矣天地萬物皆具一心而性者心之地也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者以心傳心與吾聖人所謂盡心知性者初無二本也師清淨無作不入諸相示方便門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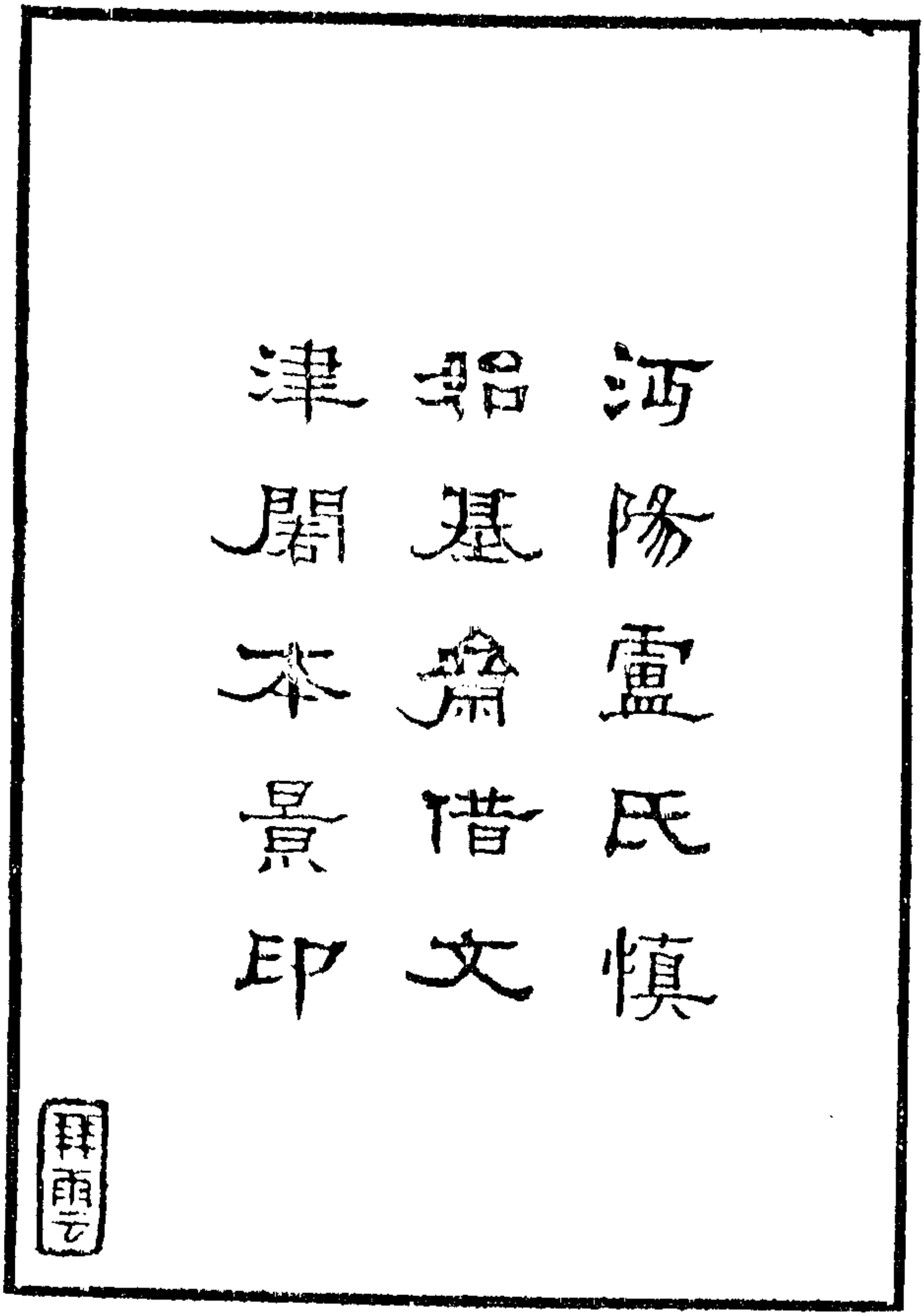
引未悟以謂出於人心者雖凡夫皆可以直造一聽其語如見舊國之城社望先人之廬墓莫不愀然感動有泣涕者故住天寧時一時王公貴人道德才智文學之士日造其室車轍滿門雖毗耶城聽法殆不能過也度弟子五百人嗣法得眼領袖諸方者百餘人方據大叢林領眾說法爲後學標表可謂盛矣師自得法白雲名聲籍甚時有佛鑒師惠勤亦知名眾遂目師以爲川勤別之其後繇嶽麓徙蔣山行成力具道大名播天神呵護與古佛齊肩矣初在金山時名賊趙萬據鎮江擁數百卒操戰艦乘風欲度會天反風雲霧晦暝連晝夜不得度乃止比赴雲居道長蘆而劇賊張遇奄至盡一剎羣黨無噍類而師鉢囊獨亡恙又嘗斂上方賜物寘一篋中寓儀眞師飭其徒往省之荅曰儀眞連夕大火餘燼尚熠欲何求師笑曰汝第往既至而官寺民閭鞫爲瓦礫而一篋巋然封識如新嘗寓公安天寧東堂長老覺公夜夢一女子再拜而進曰乞我東堂爲人天說法信宿而碧巖疏至女子即碧巖護法

神也安樂山神據雲居方丈請看宿皆徙避別室師寘一榻臥起如平時師禍慧兩足行解通脫斷取世界如掌中菴摩羅果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世人傳聞所共贊歎故不得而略也景德中天子詔儒臣譔次僧史纔七佛傳五十二世千七百人號傳燈錄逮今百餘年具人大士相繼而出五葉聯芳千燈遞照固不乏人惟圓悟禪師碩大光明勝妙獨出其法門之棟樑不可尚已宗捷得師法者坐虎邱道場十五年今將適黃蘗吳人惜其去而莫能留也於是過余而別曰公最知師者願得公文刻留山中以備史官之采遂以余所見聞者補而爲傳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先君以明經擢儒科繼舉宏詞爲第一遭時遇主超越常調經歷清華當宜政聞國家無事錢穀甲兵之問不至廟堂朝廷之上夕所修明者皆禮樂文章潤色太平之具一時詞臣居視草代言之職者不輕其選先君自學省由中祕兩登西掖再直北門皆以文字言語爲官常一言之出學士大夫爭相傳誦至於游戲翰墨作爲詩章形諸簡牘與夫其他雜製雖片言隻字必求精當故得之者併與書畫愛之而鏽諸石當是時家藏之稟充滿篋笥遭值建炎胡虜之亂六飛南渡散失於兵火流離中十無一二存焉先是靖康間力論蔡京誤國其後京黨切齒橫被誣衊萬里南遷居無何蒙恩北歸而故相復用權震中外斥不附己者往往以文墨掇禍爲多先君愈加畏避築室三家之市影響昧昧唯恐聞於人故文詞簡翰多不敢與世接享年八十有九而投閒者積三十年家居少事習氣不除雖未嘗須臾去筆硯亦不過登高望遠援筆賦詩寄清賞於一觴一詠之間耳由是裒集成編僅得四十二卷

先君自號曰鴻慶居士集今閩中有鏤版者多訛舛介宗不肖之孤假守富川吏退之餘復加訂正刊於郡齋敬嘗百拜乞敘於一代鴻儒爲不朽之傳云慶元己未季秋上澣男朝請郎權發遣興國軍事介宗謹書

右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宋孫覿撰覿字仲益晉陵人大觀三年進士繼舉宏詞第一歷官翰林學士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鴻慶居士集生於元祐辛酉卒於乾道己丑年八十九仲益在當時爲眾人所譏屢起屢躓宋史不爲立傳岳珂桯史趙與旹賓退錄均痛詆之　四庫雖收其書　提要亦極貶斥其人賢否久已論定無庸置辨惟仲益生值國故更事徽欽高孝四朝爲文章容與詳贍淹賅眾體於昔廬陵南豐眉山諸老相繼徂謝仲益毗其後最號作家今洪傳有二本一卽此本慶元中其子介宗所編周益公序　四庫以此著錄一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首冠宋宇儀顧堂題跋定爲宋以後人編而是集所無者書四首啟三十九首詩八十五首表二十一首牋三首外制兩首記二首序三首賀啟三首帖七百六十二首跋語二首頌一首題跋二十四首墓志三首挽詞四首青詞一首疏九首篇數溢出三分之一然周序已言先有閩蜀兩刻中間雜以翟忠惠文然難於決擇今別爲補遺附刻於後而此本賀張參政啟卷十七卷二十兩收編次亦未盡善自宋至今輾轉傳鈔訛脫不可勝舉前在京師假得臨清徐梧生戶部影宋寫本係借錢塘丁氏本補足卷三十四缺一葉借錢塘丁氏本補足卷三十四缺一葉丁氏本亦缺無從補矣明嘉靖刻本止十四本反改周序四十二卷爲十四卷則明人陋習不足據也光緒丙申立冬日武進盛宣懷跋


沔陽盧
慎民
文借
印景
基閻
齋本
津韶

提要　別集類三　南宋

紫微集三十六卷宋張嵲撰嵲字

臣等謹案紫微集三十六卷宋張嵲撰嵲字

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中第紹興九年

除司勳員外郎累遷敷文閣待制知衡州終

於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事蹟具宋史文苑

傳嵲為陳與義之表姪少時嘗從受學故劉

克莊後村詩話謂其詩句法與簡齋相似而

於五言古詩尤極賞其語意高簡意味深遠

又克莊所摘七言絶句如故園墳樹想青蔥

諸篇尤能以標格見長而集中似此類者尚

多大抵絶句清和婉約較勝與義其他雖未

能遽相方駕而氣體高朗頗足以自名一家

至古文典雅沈實亦尚有北宋諸家矩矱所

上奏議如論和戰守論攻取等篇史皆採入

於當時事勢尤條析詳明惟絶無復古詩一

章貢訣秦檜深玷生平考朱子語録有云金

人敗盟時秦檜大恐顧朝士問計張巨山微

誦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一檜因留與語巨山為之畫策檜喜即命作

奏稾倉卒不子細起頭兩句以德無常師為

伊尹告成湯陳力就列為孔子之語尋推巨

山為中書舍人有無名子作詩嘲之曰成湯

為太甲宣聖作周任云云是嵲本因附檜得

進陳振孫書録解題亦載此事且稱檜旋疑

嵲貳已未幾亦罷然則此詩之作乃借以修

好於檜者故本傳謂詩進後將復名用始由

檜意解而然特作史者不能得其情耳今其

代檜奏稾雖已不存而是詩尚傳留供千秋

之嗤點亦足以昭炯戒矣宋史藝文志載紫

微集三十卷書録解題則作張巨山集亦三

十卷自明以來久無傳本今據永樂大典所
録裒輯排比諸體咸備當已尠所缺遺以其
篇帙較富析為三十六卷仍依宋史題作紫
微集復其舊目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一

賦

梅花賦

宋 張嵲 撰

淄騎省之植花氣氳河縣桓司馬之種柳依依漢南未若茲梅之峻潔遠自託於層巖格伴蕙蓀志徹冰霜者枝瘦而依蔭亂蘂繁而向陽風披逸態月射妍姿披出塵之絶艷吐超世之奇香若乃遠壑冰消疎林霧復沙村迴而日晚石淵淺而寒溜臨山徑之欹危出芳蘭之噴蘂而競秀其高者如舉其低者如墜其疎者如列其密者如綴其素者如醉傾日而照者如笑迎風而靡者如愧靚節物之芳華亂鄉愁於荒歲懷故園之春色惟茲花之頗類嗟物是而人非閔節同而時異矧昔壯而今老復前豐而後悴攀柔條而未折嗅青蘂而墮淚悲憔悴於荒山惜賞心之莫會如志士之陸沉亦何為乎此世羌欲去而還止步落英而徙倚眷孤芬之信姱諒瑤華之莫比故知國香服媚非獨然姑之幽蘭珍樹瓏璁未下唐昌之玉蘂

中秋賦

陳王之客元瑜從軍吳會李重出宰朝歌采衣觀臺從頓寮時當仲秋積雨新霽煙消簷廣步蘭路而遠迎美西園之清夜悵別遠而曾稀感時遷而物化乃設醴以命賓踰凌風之累榭中置以後酒酣丌熟顧公幹而謂之曰今茲野有鳴鶴天絶歸雲丹楓微脫白鴈初賓望舒曜夜而逈徹六合清朗而無塵茲游樂乎盍為寮人賦之公幹乃執簡而言曰臣生居東國少遭喪亂幸值明時遍跡賓館臣聞蛮爵迎寒遠載於周典乘查上浙近俾於漢臣曜仙則採露於柏杪吳士則觀潮於水濆信白藏之令月蓋西陸之佳辰也於時天宇碧涼夜方永瞻東峯之曈曨見素輝之初引斜漢淡而芒芒列宿陳而炯炯白露泫而晶瑩回澄潭而遠鏡眄老蚌

之含胎驚棲禽之不定俄而隨珠委曜趙璧舒光羣峯
變縞曠野凝霜映林帥以玲瓏射櫩甍而煜煌散珠樹
之清樾瑩美人之明璫於是停妙舞息繁吹聆清蘇於
體表聽秋笳於空外望桂影而凝情睇澄輝而佇思悵
冰輪之既滿諒無遠而不燭照思婦之高樓鑑幽人於
空谷光出塞而漫漫影流波而煜煜乃有負羽少年懷
才滯史對絕景而恨結悲故鄉而心死叩乎操琴多雅
門之意琵琶有出塞之聲征衣擬而未寄戍羊去而將
行朋友散兮山海隔音書絕兮鴈無憑於斯夕也望千
里之素暉紘萬恨於幽情莫不言將於而氣塞語未終
而涕零者矣於是德祖聞之傷悵慷慨泣下歔欷含毫
翬筆而為明月之詩曰秋氣高兮桂魄圓風泠泠兮露
溥溥歲將暮兮蘭菊芳思佳人兮天一方照蘭殿兮映
綺羅呈激楚兮發陽阿人生寔樂兮孰知其他公幹乃
跪而言曰夫古人以宴安為酖毒沈湎為全戒今流連
長夜絲竹繁會載號載呶蜩螗羹沸何吾子之賦獨無

盡規之義乎乃歌曰酒既酣兮夜既闌管停吹兮絲罷
彈長袖拂面為君歡願公子兮保歲寒輔明主兮寧宇
安既清聽兮復年歡陳王於是斂衽謝客三復至言永
以為則

壽賦

竊以某官以仲冬初五日降誕仲冬者一陽復之時也
五者大中之位也重陽所以伏群陰彼君子者純陽之
象也大中所以距頗邪頗邪者小人之謂也天將以公

進君子而退小人其兆既存矣謹按洪範惟皇之極斂
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由是觀之自天子至庶人大中
既建則五福從之其為福莫大於此者謹成古賦一首
以申其義且致善祝之意云爾歲強圉赤奮若仲冬
皇極增華偉人兮以佐王國稟正陽之貞性兮資大中
之妙質宜博寔而修婷兮好是正直挺濯濯之瑰姿兮
角犀豐盈偉視瞻之英發兮進退齊平事紛至而畢應
兮刃新發硎衆窾達而不忌兮一毫莫攖抗迴氣而無

前兮雲夢奄吞進聾士而下之兮言色惟溫視妍回而
必去兮抗志不聾誓悉屏而遠之兮以答天庭宣公宣
侯兮夾輔大君銘功鼎鐘兮畫像麒麟原建子之令月
兮一陽來復考皇極於元日兮大中斯得惟一陽復而
中建兮聾陰伏而頗僻銷君子進而小人退兮可驗其
由願公進君子兮以翼去小人兮勿二勿憩修德
政而施教化兮小人允懷進廉直而退貪佞兮君子大
來君子進而小人退考林徵兮五福是臻簡公衆兮踐
槐序間兩社兮為王室輔原厥初之畀付兮諒非偶然
雖公德之既懋兮尚祈勉旃秉德不忘兮奉簡旌繫
社優裕兮安樂延年下史獻言永矢弗諼

續囚山賦

余居山二十年汲汲鮮況請柳先生囚山賦囚笑曰先柱
梏而獨居於人之地真囚也或曰柳先生得罪於時放
逐湘南欲去不可故云今子非得罪居此其去也顧不
在子耶余曰子厚之所為囚者人也其不可去者罪也
余之所為囚者天也其不可去者執也容未解作賦以
曉之囚命之曰續囚山賦其辭曰瑣糜庸其幾里兮中
間榛比乎山丘如疾風之過鉅海兮翠濤競起而漂浮
窘束偪仄紛以回互兮氣壅結而不流產妻孕怪兮土
風殊異乎中州陂陁綿亘若圍土兮草樹鬱叢棘之相
樛仰天府地了不見其隆覽兮懷盡鬱而增慶嗟余生
之不辰兮偶託跡而淹留何懷安而不去兮乃獨堪此
牢愁豈不樂通都之是處兮與聾俊而遊遊顧世路方
險絕兮羊腸莫之與伴風波蕩滴兮行客沉舟讒口所
吁兮又將操彼戈矛余雖厭是而欲往兮復懼讋而更
休明方夷而未融兮時方剥而未貣忍尤而攘垢兮甘
作山之孤囚

憎兩賦

皇天不容於昭明兮白日不容於顯融忠堪輿之清朗
兮好雲霓之晻靄反明以為暗兮變晝而作夜莽慊慊
而不可訊兮誰為此者豈造物之固然兮將聾陰之所

為苟大鈞之若是兮吾將排閶闔而問之建列宿以為旌兮召豐隆以為御令祝融使先驅兮歷玄冥而問故命蓐收司刑兮皋陶為理因屏翳於雷淵兮制飛電而誅虹蜺閒羲御之將駕兮吾將懷椒糈而要之皇天反其明兮后土無所污望舒承夜兮承與明其代序卷此志而弗行兮吾猶能固乎此時也將冥行以問塗兮又何以為此態也

四言詩

紹興中興上復古詩并序

臣嘗昧死再拜臣伏觀皇帝陛下以天明地德紹艱載之功迎善氣啟興運繼統業拯民命擾良亂致大定自天地剖判以後書契以來中興復古之君比德較功莫有望其彷彿者初龍翔於王室始驗之時撫運於炎正中微之日豺狼縱橫羣盜滿野志存民命好生諱殺惟嘉義以飾至治凡稽古禮文之事以次貫行郁郁之皇文丕天之大律所以雜德於廣遠而新民之視聽者不可勝載臣不敢毛舉庶事姑摭其大事言之奉太母於慈寧極天下之養盡家人之禮至孝也選淑德儷皇極正人倫而厚風俗至德也建立太學萃英俊以流德化

知本也新圖書之府嚴求書之令廣聞見以務博儲人材以待用右文也行鄉飲於郡邑以班序顛毛崇化也正經界於阡陌以平均賦入卹民也至於愛民力節物命節誕彌之宴足以示慈惠而已而不以侈靡為尚盛德之事於是備矣此獨致盡於人事者耳若夫崇壇瑞之制靖邊豆之列純犧牲之奉嚴玉幣之陳所以致禮於天地也飭祖廟以崇宗祏之奉建原廟以謹衣冠之游日祭月祀共事無爽所以致孝於祖考也上稽漢制下考本朝築宮修祀以奉太一為民也耕千畝以勸民謹三推以率之敦本致力莫不競勸勤民事也瑞已始至帶觸而祠莞簟初祥錫羨有緒所以謹國本也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上下服媚神人胥悅由是豐年屢應田穀成瓟瑞物孚至荐況香來固其所也若是而膚敏歌詩布宣令德以昭示來世則秉筆之士何以避辭自昔中興之主如夏康周宣漢之世祖唐之憲宗咸用干戈以復故業或功成於一面事至微眇而當時級文之士猶且作為歌詩以稱頌功業以垂後世而況我宋中興皇帝陛下得駢聖之佐成昭明之業而不被之聲詩薦之郊廟協聲依詠以樂和平汗青書策以示得意使後世何稽焉臣雖固陋日嘗以文字從詞臣之後深恐徒老於外無片言以歌詠盛德成功少佐聖治之光明臣終且不瞑用是輒忘其蕪累再拜稽首而為是詩其詞有曰

天監我宋受命以人咋為亂階以啓聖人皇帝嗣位其仁如春萬邦欣載共惟帝臣垂衣高拱惟務儉勤卹民獄去放分刑罰不試號令不煩旰食宵衣道孚率以身行之暮年天下歸仁皇帝躬行過於堯禹如天不言乃帝之所內資稟命外須訓撫不有相賢孰資察補天舍其東遺之碩輔實惟舊臣乃吾肱股昔以夢求今以德錯皇帝曰咨惟予興汝我唱而和無或疑阻如手如臂如

心如膺如彼事神汝為樞椹如彼琴瑟相待爰拊相臣
受命於帝其訓敢憚夙宵以圖泯悶衣不及帶冠不暇
正內事撫摩外修好聘忍尤攘紛祖惟求定皇帝之孝
克邁帝舜相臣佐之茲惟無競上感穹昊下格殊隣以
暴為患易頑以馴母后既歸東朝侍御天下載歡若饑
得哺天子躬儉惟親是豐未明求衣朝晨樂宮禮備家
人養以天下先意承旨事無違者天子行孝天下承風
胥訓胥效比屋可封乃建中宮以母四海詩首關雎易
稱中饋天子之尊亦資內助上奉慈顏下式寰宇事親
底豫化民致和始於壺闈邦國是訖太學肇建四方是
極增博士員導以經術有來英髦充羣上京三年大比
以考其成異時之用維公維卿石渠廣內圖書之淵羽
陵之蠹斷簡之編是悉是游英俊在焉逸羣之彥比跡
卿雲悽材待問發聞拂芬馳騁古今上下典墳考正律
度是為景鐘導和殖財國用以豐不窕不撽咸中典刑
有渙其章上公是銘茲器惟則允為國經德爵之亞莫
尚惟鹵班序顛毛以為民紀鄉飲既行都邑是遵洙泗
之風無復斷斷井田既壞民困剝削假乃正經界以實多
寡賦入既均貧富不病非上卿之執拔其命誕彌之節
式宴示慈樂不計費孰敢節之皇帝曰咨費財無藝親
降德音以禁肆侈天下歡然稱盛德事匪帝命之臣子
曷議著之令甲付之史官永永萬年無或敢干人事既
洽惟神是事於廟於郊各盡其禮其郊維何臧事圜丘
帝御六龍冕十二旒既新宮架既備禮服有潔其牲有
溫其玉合禮天地侑以祖考樂奏六變其音肆好閒誰
相祀實維上公登降跪起有肅其容天地並況瑞物來
下天子萬年以有純嘏其廟維何可以觀德德盛不祧
祀事不忒祖廟既飭旅楹有閑原廟繼作以游衣冠若
節春秋皇帝庚止薦獻有容祖考咸喜禮成而退祇奉
不瀆天子萬年永綏遐福天神貴者莫尊太一置祠為
民其宮有侐既儆謬忌道開八通皇帝臨饗威神是崇
天人相際福祿攸同國南千畝是為帝籍天子躬祀以

祈泰稷我泰興興我稷翼翼以享以祀以為民食福祿
綏之萬世無數乃營吉壤肇建高祿何以敬之帝德不
回瑞乃既至后辜所御以弗以祈有秩斯祜千億之祥
兆於帝武天錫皇帝聖欽不違事神保民以莫不祇上
帝臨之云何以報維年廣豐諸福是劭非維豐之又布
淺之東西南北咸錫予之稼茂於野衆積于倉禮義興
行民俗以臧捋鼓不鳴獄訟衰息人有蓋藏道無捐瘠
和氣所蒸化為瑞物甘露零庭近在郊邑有木生祥合
枝共抵考傳驗符遠人不貳或剖其中自然成文太平
是告布代莫聞豐年廣應衆瑞應圖皇帝謙恭不以自
居圖維厥事益慎厥初君臣相戒可否吁俞政過厥中
言成典謨歷選后辟前載所無在昔中興周漢二宣夏
康商宗漢祖晉元咸用干戈配天祀夏其臣歌頌或列
於雅方之皇帝燔火太陽顧無歌詩垂世用光詞臣伏
罪無以塞責誰其詩之以佐皇德下臣張嵲過不自揆

足比隆

紹興聖孝感通詩 并序

臣嵲昧死再拜臣恭覩皇帝陛下嗣位於炎正中徼之
初因哀激極道迎善氣數年之後天有還形羣盜衰息
疆場少安民人接武年穀豐熟唯是除戎警備之事日
日以振將強卒武人有奮心舉而并動敵復故地宜如
龍上掃除而分且詔封疆之臣無得妄動敵來則禦之
去則已曰南北等吾赤子也勿以深入多殺為右始也
淺陋不望清光之臣倀倀然率不踰聖意所謂下臣嵲
亦不自揆竊迹行事而加深思焉若有得其解於萬分
者蓋敵固吾仇也而二聖大母在焉顧可狼鼠而不忘
照平或問臣曰桃應問孟子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
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
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而處終身訢
然樂而忘天下然則孟子之說非歟曰此殆非賢聖之

言意羣弟子之失其傳焉耳夫聖人之以孝聞者也使其以受堯之重既不能底其親而執之又不能終其所并付而去之是兩失也如是曷以聖為凡六經之作所以為萬範於後世然經之所載者常道而變故之來也無窮設有遭非常之變而不能得聖人之意於文字之表曷能曲有所暢乎仰惟皇帝陛下嗣服以來內之所以治戎事理邊疆常若寇至而不少解者致重於宗廟也外之所以不以并敵戰勝為武而率紫道懷服獫狁悍者致保於君親也在於重宗廟至義也保君親至孝而陳之可以軌範來葉非上聖其孰能之斯舉也君子書之以襲經辯士語之以稱博推而行之可以馴至於聖域詩可以軌範來葉非上聖其孰能之斯舉也君子書之以不動於耳目不發於文辭以稱頌盛德顧視暴悍不恧乎臣不佞嘗以文字待罪詞掖雖獲戾屏居側聆慶會情發於中不能以淺陋自已敢再拜稽首而為之詩曰

士庶人歎息忭躍遠邇一辭咸曰皇皇乎丕天之盛事自天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向非皇帝陛下自得聖人之意於六經之所不載且有同德之臣以輔其治何以至於是哉自今以往天下之學者始知忠孝有兩全之道仁義無偏廢之失向使衛鞅聞之必不假王父之命而有距父之事漢祖聞之必不以就天下之故而肆分羹之言軼乎千世之上固已合符六經垂之萬世之統可以軌範來葉非上聖其孰能之斯舉也君子書之以

宋有天下逮乎八世猛敵橫生侵欲不忌堯湯水旱文景萬異數則使然豈人攸墜皇帝承統甚武且仁內

銷女妖孽外備殊隣寢明潛昌師武臣力抵掌含嗜忠
奮亟皇帝曰咨咨女將臣慎守疆場以保吾民敵來則
禦折北勿追姑修吾德以待所歸今有言狡鼠忘諾
矧彼狡焉吾親是質彼兵於時我則德攻靡以歲月徼
天之衷彼雖剛戾不可擾馴我視其欲以舒吾仁始我
有衆公卿庶士謂彼悍驕庸知德義苟有誠信金石為
開豚魚之孚惟道之慊有虞睿真亟詔求訪惻恒之誠
寧甘百謂皇帝曰咨予由是心彼雖我詐我惟誦恍若
悼之至神明可通惟彼不信天誘其衷行人是來言尊
舊惡我奉慈母歸御長樂八月甲子至行在所天子在
所天子郊迎其從如雨老稚仰觀踴躍呼舞卿士相趨
肅穆傴僂天地感通發祥頴社卿雲藹興輪囷離詭幷
翳不臻川后靜波雲飛淵泳謹聲相和玉虬沛艾芝蓋
穹崇千乘雷動騎風從天于是侍如長樂宮渤澥為
杯華嵩為豆舉烽行炙撞鍾命酒既勞王爵下建奔走
萬歲稱觴獻太母壽敷天之慶周洽寰宇薄海內外無
或失所皇帝之孝振古罔遇睿莫無疆永作民主人無
疾癘田多稼黍稌草不試四方款附太母萬年康疆燕
豫皇帝之孝莫與比德錫羨無疆子孫千億完算發祥
開統拓迹巍巍岐岐詵詵翼翼有緑其坐有赤其鳥太
母萬年含飴燕息始歸太母小大具疑謂將我廷胡寧
以歸皇帝之孝先定不易爰有廷臣協比我德有賢其
次無貳其心指期待詵天寶我臨胄無怨素歸御悄悄
凡是謀畫盡為歌吟天錫皇帝示將保定太平之休繄
此其誼除天所覆咸為我土含識之倫我籍斯附充入
舊貫天臨萬方子子孫孫永世克昌

紫微集卷二

宋 張嵲 撰

五言古詩

秋懷

前山隮暮氣虛簷納輕陰沉痾稍輕體徐步望遠岑沈
寥天宇淨斐貢秋雲深原野曠蕭條滿單何嶙峋被霜物悴葉聲蕭森特鱗爪巨鏌翔鳥候宮林結念非
一端滯思紛相尋伊昔抱微尚風懷塵外心風波一喪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 一

蕩飄流安可任廉頗思趙士鍾儀懷楚音往憤既切古
來憂方在今安排諒徵言委順亦虛襟由來窮達士萬
古同埋沉聊申悵鬱意持和雙南金

奉和李元叔察院秋懷

屯雲生廣廈白日互虧蔽如何三秋杪顧作九暑熾高
風摧蒲柳未覺到蘭蕙幽人感歲徂節生悲遠志伊予
老憂患感激志鑒寐起視籬下花節過真少味豈無王
弘酒深愧淵明意未然招隱詩默契幽林思瞻彼區中
人清列成荃悴安得山藥飄然以超世

董彌大郎中窓前菊花晨旦鮮明午閒萎悴感而成詩興寄古雅次元韻

人生朝氣銳茲花亦復然鮮榮若自務低垂如气憐平
生浙鄧路滿谷為誰妍山深風日美揚芳被涯邊餘飲
賴香潔輕安遺節宣昔乃壽胡廣由来豈其天理覓
誰問三歎秋風前浙鄧屬稼穡有菊潭潭修之人飲食其水皆老壽胡廣素惠風疾沐浴此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 二

將至臨安途中偶成呈表叔陳給事去非

代燈燭新詩仰華絢兩餘登近嶺春晴集兩澗彷彿紙
末契託外親風昔承顧盼鄙鄙聽論詩虔陵共遭亂蒼
黃南山路大雪將沒骭事定訪田家山花已如霰燃新
坊山泉石眼中見形影一東西音聲阻河縣鴛駘自拘
擊鴻鵠謝羈絆俄瞻九天上更覺斯文煥鄙賤學深
十年兩遭難稠重荷顧存凡庸辱推薦窮途感一飯況
此膚深眷門牆行欲近仰止極啓旦餘生不自意復得

親談宴存沒割中腸申章淚滂濊

風

一歲三百日烈風朝暮吹不知剖判來曾有無風時況茲踰年旱小雨時散絲蓬蓬從天來一掃雲氣離扇暍勞要無膏潤滋功過不相庚退坐徒歎洛何當快雨至簷霤如絙縻萬瓦躍氷丸千虹注幽池坐見槁死苗翠浪翻前陂雨罷猶不操寒冥天宇垂此事恐無冀

忘言詠吾詩

晉昭觀井序

艤舟晉照觀道士語予直北山葛仙翁故廬山多黃精仙翁故以名山云

欲雨春嵐重微風松韻清泊舟古觀下卧聽山鳥聲行樂愜幽步訪僧舒遠情仙翁遯世久巖壑自崢嶸丹竈頗可識故基猶未平何當遯世網來此飯黃精

送馮潾道之東川歸而之行在

秋風来萬里草木日夜凋勸勞慄時執別在今朝亂

離多苦辛況乃道路遥若人抱奇節勁氣干雲霄結交二十年逢窮識久要間關復會面益若漆投膠感深念存歿投分重頹齡汝海昔為別盛年意氣豪及茲分手日星星悲二毛壯心隨過盡豪志與時消別夜月皎皎回首途迢迢故園不足懷令德乃所操君其愛爾軀勿慰皇朝

送李子勉

馳驚謝新軌息偃思舊扉嬋連悵若人閑歲晉嶽直諒方求益離憂忽在茲平居輕歲月分手重斯時出郭樹綠夏雲千里奇男兒杖策去行路亦光輝還家未徂暑散帙掩郊扉濁醪款隣里時果散稚兒家山恣躋攀田野日遨嬉鴛鴦戀棧豆鴻鵠謝繫維論才惜蚤去循計豈云非握手錢塘別余歸未有期

送張養正

脫巾造朝市委轡即田廬雖云懷素尚出處亦自如吾宗信瑞諒憲憲為世儒頃以才令選来司中秘書光榮

耀士林側佇翔天衢一朝拂代去意與張鄧俱出餞北郭門跡迴立路隅兩餘夏郊綠時覺晴雲驅專城秩匪畢還家意復舒誰云離念惡茲行翻足娛徒傷萬里客送別在三吳

送馮元通帥蒙

烈士志徇名仁人思愛日馮公杖節歸顧全忠孝術狂童昔兆亂天常幾反易大臣清國七公實預謀畫白士為臺郎木省閒在昔義為軒冕兒重功在鍾鼎勒十載猶故官念言為伊鬱過來升宰士式序期日夕囊封卻復上告去吏甫力官榮豈不懷志養不遑息顧我廢蓼莪日念掃塋域公方詠陔肯為高官職絶裾攀疑溫杭疏今師衆都門行餞君視古無愧色柔甘既獲奉中外等事國雖是乎生言勉哉宣澤 案原本脫一字

詠水上雙白鳥 如喬大古人謂之白鷗

夜雨山水清朝暉淨崖壁飛來雙白鳥未省平生識駕言謝清姿鷗鳥懷素質低昂信波濤顧盼矜羽翮鮮明

漳光青錯亂浪花白輕舫忽東來搖飛百餘尺復下水中央相將詎離析稻粱豈深謀飲啄亦自得空山羅網棲遲性無驚惕不學西雍鵾翻飛近人跡

春夜山居望月思故園有作

萬壑自清夜春嵐昏衆星明月麗霄漢清光周四溟猶立萬里外飄然欲遐征回首望江漢中原氣寒凄東北有去鳥我願從之行逝將歸僑邦山河宛平生丘園已蕪沒徑術春草青觀臺傾夜雨曲池今向平俯首吁父老曠野無人聲廬井不復辨滃莽春露凝悽愴時心震蕩悵舊意縱橫夜久林葉光山空泉韻鳴結風行復草橋運無蹔停理會衆緣釋情鍾羣慮并靜躁物固殊太空本何異庶以道自達起遥謝攢寧

六月初八日過龍洞納涼樹陰下酌泉待月而行

絶壁不帶土一目千仞青何年架危閣窈窕陵青冥仰觀衆樹姿俯聽大壑聲山空響互答隱軫心所嗚人生

幾何時冒此絕險行雖獲須臾狀未償百年生龍洞視正黑水為琴筑鳴層巖積陰厚六月如寒水泉甘聚蚊小洞深秘神靈天設境自絕地近人乃輕獨坐蔭佳桂舉高日西傾薄暮來者少長風始清泠賞會匪初望徘徊但含情坐見山月上衆景紛縱橫密林栖鳥定始復事前征

送別

歲晚多別風鴻鳴號廣澤寒日行天遷及茲送歸客余生足睽異不作兒女色此夕復何夕傷離重悽惻子權既云西余行亦將北豈但今日別方異平生跡千里即寄書萬里空歎息朝市與山林從茲恐乖隔

達州月夜

薄暮行人息角聲吹已殘城空羣犬吠明月照關山四衆箭森回互古剎藏喬林平川一目盡列岫千重深昔人幾經歷我輩復登臨山川諒不改徒傷悵古心

呈同遊諸公

觀漁大明漸見行人稀孤客長遥夜況乃窮秋時陳逢此夕若為懷抱寬

泊舟依聚落水色澹餘輝紅樹滿秋山夕烟上霏微稍

過雲安縣

平日雲安縣常見少陵詩今朝忽經過人生信難期不聞鶗鴂鳴蕭蕭山樹悲昔人不可見長江無盡時

山中月夜草色香烈頓如昔年上庸虎門之游

感而為詩

月淡雲始合沉沉山樹清露濕幽氣靚潤草不知名既念上庸隱復懷虎門行睽離馳歲月南北異平生況抱懷昔念存沒感中情緬悽故園月亦傍山河明花發因風散溪流度石平當時游矚地何人復再經容心徒騷騷夜色自寒寒蕭散詎為適祇今悲憤盈

見天星朔風左右吹重衾不能煖展轉枕屢移懷歸意
戀戀感舊心悽悽驟伏百慮集起坐復搶頓人生諒多
牽吁嗟竟何為

雨霽出郊外

時雨當夜來出郭喜新霽佇立望四郊春容莽無際
山隔大江蒼巖澹相對輕風生水波微露滋花氣綠津
抑已暗忽恰清明至觸怡歲序同俯仰河山異逢時忠
墳墓拜掃十年廢閒有故童僕盡浪跡荒隧新阡固已
遠龍輴尚天外已深漬露悲吏下孤臣淚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閩中山閒每早白霧四塞咫尺不辨

閩嶺冬候晚歲窮殊未寒誰為五里霧皓皓懷羣山剔
琢斧斤響喁啾禽鳥間迷聽知何處回顧但漫漫悅如
湖水秋眇與天相連喬林膏沐已遠岫漸披顯高閣延
朝景清輝泛林端諒非侵晨興詎識景物閑忽思鄉社
歲日晏未開閩

庚辰二月雪夜作

夜半兩鳴廊晨起雪暗空不減臘月寒故作昨日風融
銀擁山勝飛花滿衰黃辦此了不難咳唾煩天公織纖
園中花一夕無光容凜凜庭下松巍然兩蒼龍

詠鶴

嵩然毛羽淨綽與秋風宜潤步循廣庭伸吭於羽儀稻
梁謀幾何終然遭繫鞿豈衒雲外標遂為時所縻因知
古清士削迹畏人知

晚行閒道自對溪趁小桁宿

高峯猶返照絕壑已先晦蒼波去不窮青崖儼相對山
回路欲斷溪谿雙流匯閭道自委地林影常澹瀲仰空
欣樹佳佇立驚石怪山晚雲不驅路遠客猶邁平生事
幽討興與林泉會何意漂泊年得此行李內境勝固所
便地絕復多畏娟月初上颺颺遠風快幽蟬響復咽
宿鳥驚欲墜望望驛尚賒應在青烟外

雜興

陳園兩樹杏風雨夜離披離披君莫恨結子還並枝猶

勝西澗水一去杳無期靜坐觀物理令人忝髩緌

遊獨孤城下作

利成山百丈直下獨孤城事往嵗月積長江依舊清昔人經過地我輩復此行但見竹樹稠石崖如削成喬木晚未凋青青發餘榮天寒遠峯澹日晏長川明時危懷古意感慕羈旅情一室寄絶岸全家託柴荆晨炊飯脫粟似此田澗祇增益正猶儉深居且偷生反念故園日默默何由平

詠雪得光字

東皇攜春來驚車載霓裳回風作妙舞雜佩鳴珠璫千官玉筍班再拜稱壽觴酒罷各分瑞圭琮與琳琅浩蕩恩一笑徧八荒塵垢得滌洗焦枯亦輝光偉哉造化力天地為翕張功成了不居果日天中央

喜雪

渾洞四山沒萬籟無遺聲飛喜淩亂遍積愛覓平坐姿碧樹立照影方池清正尸延幽意齋心謝羣盲有

豐年望初無絲竹情取樂付諸少婁香觀道經何事衒寒久徵吟詩句成

初夏晚興

微月破幽樹草露生夕涼夏木紛已成時禽暮歸翔閑花自白紅無人領幽芳晚沐岸輕情披衣暫倘佯外徇志自局理會言可忘俯仰婚宦初本省離土疆那知天壤內有地名魏堪蹋來歲再華及此身方強豈但理茨棟種樹日望長分將百年身送老湖海荒人生等如寓何必還故鄉

送陸亮夫倅襄陽

我本江漢客十年官到京君為三吳士歘有南雍行風波眇沂水陸幸俱平是邦雖戮頓生聚今尚成別君勤令德足以惠遺氓并邑應非舊長江如故清峴山雖已赭遺記尚縱橫假日當訪古兵厨宜細傾容心終憚遠歸意欲遏征鬱紆懷土念去住遊子情待君成政日繫我契歸耕送別南歸路復班三峴荆離居何以慰曰

夕佇休聲

擬蘇少卿寄內

話別河梁上踟躕古道邊男兒重意氣握節向幽燕一
朱單于庭五閱猶未還黃雲愁瀚海朔雪暗燕然塞柳
春猶白河氷曉尚堅有懷幽閨婦二八改蟬娟寄言當
永訣欲語詎能宣忍苦聊相待恐年金盛年二事孰中
腸吞聲徒向天紛紛節髦落淚盡秋風前

橘林

后皇毓珍木翠蓋如停雲徠服茲南土素艷方氛氳曉
言在深固非用儗封君

村居早出

草白露初曉好鳥啼高林離下水流急門前山氣深花
光迷近眄柳色映遥岑春物自鮮榮但傷離亂心還成
騎馬出側愴望城陰

大熱

怫鬱厭煩暑稍欣夕氣清彷徨不能寐解帶臨前楹長
林激遠颸餘涼入珠櫺白露被百草河漢上縱橫山氣
自高爽久諧肥遯情義和當此歲振職在朱明金石
亦爲焦況乃柔脆形陰衆變湯液夕頹成枯莖念彼市
朝士復嗟田畝泯泯徂徊步列星炎蒸豈不
苦復畏秋風生

借居

借屋得修竹復近清江湄衙門獨看雪衆物有餘姿幽
鳥下庭靜野泉通檐遲既謝避世心況與塵事違幸無
井臼勞未免親鋤犁已放西山燒種粟方侯時此外復
何作閉戶但成詩

出順陽

浮雲作曉陰未放寒日光平岡連縣郭草樹鬱蒼蒼清
溪貫其中可以一葦杭西流合漢沔水外山微茫紅葉
明碧林下有寒菊芳蜂蝶紛已去無風徒自香我欲寄
所思遠在天一方安得千里足覓余九回腸

九日三首

白雲冒山頂流潤作深青平林如屯雲中有楓葉枏濕
煙聚合散小雨時漂零公庭盡日閉停午聞雞聲遂如
在山間契此適野情老菊不作花秋蝶轉伶俜獨坐玩
物變萬事興心寂遠懷韋蘇州覓句非為名興至一搞
辭工拙了無櫻妍媸理不無要非心所營

憶昔陶元亮閒居愛重九秋菊雖滿園無錢得沽酒悵
望平野中壺漿俄見雛開罇對來使舉鑿屬層岫自古
節士中高情復安有古人重出處一往不復又俯仰愧
前躅留滯成衰朽名玷金閨籍事落田夫後無地可扶
犁有鄉但回首黃花開已晚紅萸猶可嗅閉戶無雜賓
獨理糟牀溜

夏衣著體輕曉氣蒸嵐濕遠清池湛城闉微風為誰拭今
朝乃重九萬木猶故碧芙蕖久退紅裏蒲尚森戟盛豐
農務閒林閒開組織天涯一杯酒勝日同此席論文直
臭味不必須舊識高談瑣碎盡白謔浪發頰赤向會喜今
逢迫悉多古惜千年龍山盛坐客看落筆平生跌宕意

尋勝窮履屐領會尚在心傍人笑脫幘故為斗山會遠
作兒女江古人欣佳名且用永今日百年如過鳥萬事
何損益唯思快兩來窻竹聽夜滴杯行莫艱停城烏歸
已急林壑暮氣生疎鐘耿明夕尚餘古今叢寒搜句新
得

斤竹嶺

朧朧曉月淡鳥鳥晨霜耿葉馬沙滑金平步過草池
巔仰登上層雲俯降入深井回潭冷更清嶺樹疎逾整
蹊荒陳葉深山回微路永雪霰迷遠空嵐煙籠絕境閟
門僅可辨歸塗難具省設險得地形戎醜期遠屏寧辭
滿衣雪瞳黑到絕頂石淺微溜喧獨覺空山靜形寂寢
逾熟山白夢方醒去路望更遥陟降怯深潭脊水碧於
藍何由放煙艇

夷陵

吳蜀相持地江山真險固昔聞焚夷陵今茲但遺堵山
遠欲連天江寬疑浸樹左顧渚宮塗石眺襄陽路野迥

無居人煙村但豺虎浓依念鄉井愴愴悲墳墓月淡江
風寒雲深楚山暮佇立小踟躕蒼蒼飛鳥去

初夏

孟夏忽已至雨餘草木荒俯澗有鶯泉仰林無遺芳山
中歲驚晚是日農始忙布穀鳴遠林田家競農桑簷
今何為默默心獨傷

防江

兵銷田事始及來春兩句向時耦耕者十無三四人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
力勿轉徙赦詔如陽春

又

大漠與吳越天南天北頭不虞涉吾地飲馬長淮流飲
馬猶尚可莫使學操舟

紫微集卷三

宋 張嵲 撰

五言古詩

題石井

精藍負東岑奇石護山麓巉巖如車輪一鏡方儼蓄沉沉不動容澹瀲立山木日明翠氣浮遊鱗翻寸泉邊羣石潤淨映僧房綠廬阜勢相島魚龍爭起伏參差自好此忽棄不見錄書叢晚況明澗草幽亂複樹深春去遠景至夏方烱烱此地風長清蕭蕭似秋前南來眇萬里雲嶠幾經目安知絕世境在此近山腹超遥輕前遊慨謝雙足向非來遠客所見信跼趣寧非造物意設此慰羈束人世足埃氛山林有高躅何當襟被來共此巖下宿

春晴散步庭下

東風吹廣澤和氣日夜旋微潤生曲沼積翠被層巒細草藉近甸時禽響郊園整帝步庭下申舒委餘暄萬物各有時而余復何言煦載忘予事沉居寄考槃遂二中徵心迂七還聊持瞬息念一究空有源狂開等兀中何須計悲懽

紫門晚步

紫門一延竚暮色集四山雨歇林鳴斐歲陰嵐氣寒峰高看月上巢啓遲鳥還遊眺聊自適裴回及長嘆幽思招隱作愴恨南澗篇羈懷定誰識妻然獨抱閑

遊下巖寺先是劉寶學約於此相聚既而先逝

舟遂失勝集

時危適遠縣卧疴滋疎蓬浮舟難計程一聽水與風今日出江口劃見天邊峯維舟邀勝士杖策凌雪崇絕壁迫前砅可驗秋濤雄鐫崖佛像古憑虛構殿工法法總外江落落階前松淵響兩滂潺雲生樹杪玲瓏攬勝欣遊撫身悲轉蓬憂樂未相償林霏生晚容却縱中流棹回望青蓮宮秋晚山蕭寂雲散煙空濛舟行轉沙尾微聞林外鐘惜哉李膺船去若孤征鴻晨暮一相失雲嶠何

年同若縱金門步永遺塵外躅

過導氏水南別墅詩

鎖憂苟自誣策杖來幽墅浮舟絕碧水躡履遵遠渚
酒危荷亭開襟面孤嶼川淺不興波春陰易成暮雜花
開照牖細草生侵路虛檻滿夕嵐空階建水霧物變知
節暄地僻嗟所寄干戈莽未定勝集何能屢觴咏荅佳
游吏籌促歸馭一水限山城風燭眇回顧

避賊

避賊入深谷乘浮復悠悠四顧江上山羣峯如蘚稠
尋勝所見良未儔舉世逢禍樞我獨成茲遊覽賞興復
閑自調寬百憂捨棹陟絕巘林光與雲浮却觀來時江
碧線縈長洲一室苟自處兩飯無餘求彼蒼未厭亂
擁芃崗衝颸忽颼颼山水深更佳溪喧鳥啼幽平昔慕
時雪霜霖林壑氛霧水茂樹蔭石壁澄潭深不流蒂湯
杖策時風衣自翻翻竹窓徑迷遠孤遊遺世紛憩松凱
中豈所慕物外良足論上宰冀僑寓新亭初自存緬懷
碧草臨流睇歸雲山晚落花積溪深啼鳥喧攬物鬱意
留侯佐漢日結志已離羣康樂閒浪年陟險勤邦君庶
適依風嗟世屯雖安哭越勝詎忘河洛尊卑輔中興業
終回西北轅扈蹕歸廟社角巾反丘樊遊矚河華郊往
來鄭杜村規摹王桑宅彷彿辟疆園斯亭回首地應為
閭里言

玩所植松竹有作

往歲客閩嶺滿目皆黃茅而今居魏塘白水漫平皐舉頭無所見惟聞風怒號我身如枯枿兩露自相遶又如在寒谷終歲雪霜驕四顧萬物春悽然不自聊復思畢竟空更使心陶陶釀酒嘗苦薄種花當苦鄙酒乃亂性其花為眩目妖卉置不復近樹竹延清颸況有手植松兩夜能蕭蕭瞑目存黃庭屏居非蓁曲所願但松竹遲以延松喬

何子應金華書院

平生子何子自贊如柳州貶昨緣功名遷悞落西南陬惜宅備三徑請書窮九丘身與蒼梧閒心同湘水悠時為鄭谷謝句自作商聲謳入户山巍巍垂簷竹修修不隔來山岐居是東山流子長擅史冊傳家稱故侯矧君外王父晚嘗陳帝猷君傳衣缽久軒昂似前脩勿以一跌故使欲營菟裘解手舊年永寄書新歲稠君其自貴珍瑞歸侍兹旒

題營山法幢院

天晴白雲高喬木蔭初暑久客倦紅塵愛此崖寺古時危僧飯少日晏無鐘鼓下馬憩幽軒光風轉林莽新竹雨來香餘花夏方吐避地適三巴精藍暫延佇回憶鹿門遊逶迤溯如雨

久雨

秋末結層陰風雨連歲暮寒空暗霏微曠野流雲霧居人蔽蓬茅行子悲道路紛紛天地間處易隨所務獨有掩關心同衾載酒統阡陌折芳恣遨嬉里閭多樂事中年遭亂離飄零向十載南來復暮暮故園當日春相見天一涯他鄉花自發山寺日初遲時節豈云異身世自堪悲

春夜雨

小雨集春夜憶居江漢時西園桃李樹到曉有餘姿載溪山疑山疑垂簷竹修修不隔來山岐居是東山流子長擅史冊傳家稱故侯矧君外王父晚嘗陳帝猷君傳衣缽久軒昂似前脩勿以一跌故使欲營菟裘解手舊年永寄書新歲稠君其自貴珍瑞歸侍兹旒

次韻王倅大梵寺山亭夜雨

溪山含變態可翫不可說西簷濺斜暉前山明積雪潭

空游鱗出景晏飛鳥絕遠嶼上孤烟平沙散疎樾天涯一尊酒草草亭上設觴詠寄高爽對此清夜月但使息營營寧論醉醒凡寓興合一篇亡書謝三篇

自順陽至均房道五首用陳符寶去非韻

行客路正遠曉馭已西馳霜風吹草樹眇眇連荒陂如何羈旅悵更值搖落時四序歎已晚我生可無哀尚紆俗吏袍久負南山期吾廬豈固好此身自安之胡為終歲別使我心洞悲故園松菊荒歸計勿差池

桑柘共平陸過橋野色分冬序日向深冒山多薄雲驚颸入長林黃葉久紛紛山前有人家雞犬時一聞

我行均陽道岡阜如羣駝澗石既齒齒寒山亦峨峨喬林木葉盡仰見鸛鵲窠風景固不殊舉目異山河我生雖尚壯百慮紛已多祇今且如此後日當奈何細較平生中憂樂恒相摩悲吟誰復聽日暮越前坡

行客日暮時愁聞簫條風雲山當我前適與清興同夕澗生白煙蒸空自溟濛林谿豈不佳陟降煩奴僮徑側

陵絕頂覽與人代杳茫竹五蒙籠岡巒自縈繞乃知七閩境如此平地少攻擊固其然剖據亦可考始悟淮南書鋪陳苦未了右顧遠中原前瞻臨崩嶠邊馬猶亂華淮濱尚雲擾故鄉豈不懷甘心混蠻獠九夷儻可歸吾願從高鳥

蠟梅

朔風吹同雲萬木不敢芳黃衣何許仙窈窕來離房終期賞心會未恨氷雪鄉向來脂粉流睥睨誰敢當於風露晨置在清淨箱吏招能賦客芯弗詠奇香楚人意已疎亡閒為操筆

山中雪後頗有春意

山明雪猶積林白梅已綻凍泉時斷續晴雪既流爛山空樵者歸樹響遊蜂散愁同平子多莊比相如倦睇髮近陽長歌何時旦

癸亥生日前一日讀神仙李清傳作

孟夏倏已晚詰旦及懸弧推遷鴻歲序俯仰念勞劬感物嘆逝川李清傳作

辜願言

上二溪山

積雨連日夜敢謂今旦晴綠彩泛林端愛比朝景明晨炊爾徒馭結束方上征千巖屹穹隆萬壑臨峥嶸誰知有微逕在此蒼翠屏昔聞五尺道見西南夷傳馳心已伶俜令朝復何朝冒此絶險行側路不容足下瞰千仞阮步武一蹉跌隕身如建瓴避地本受死茲行豈偷生籃輿仗傖人崎嶇信所經下馬崖石磴上苦雖旻攀陰巖多沮洳泥苔汰相仍溝幕雨欲來白雲起如蒸藉觀前山暗已復如懸繩行入中林心悸萬鼓鳴三泉如雪飜競瀉石上聲值此絶世景避賊難為情路轉復臨川濁汎方滿盈波神恣梁驚勢欲丘壑平雄張擁行潦河漬將抗衡我方媚斯水敢誇海若名叫度兩踰急山煙深杳冥捨棹即絶壁扶持陟陵層經行細石隆十步九戰兢羊腸與三塗其險莫與京叱馭罷前指但覺微命輕垂瓏病惡木連山榮兵荒兼歲惡吁嗟此黎泯泥水方自畝出門諒何能窮居未覺苦離外長峯青

上楮平山

層陰生萬里歲晚嵐霧昏終日轉盤道那知入寒雲忽上最高頂劃見衆山繁嵯峩插蒼昊迫窄塞厚坤倚仰混一氣眺聽屬無垠直欲遡豐隆逝將排帝閽小臣敢上訴邊塵暗中原天寧忍下土獻此豺虎羣一洗戎馬氛此意復茫昧側佇傷精魂

劉谷山

奉令事設險茲山再經歷歲暮陰雲昏雪後杉桂碧修篁亞路低老木叅天直下瞰穹谷中衆樹紛若戟或為龍蛇鬬或作熊虎蹲陰崖不受春冬帶輪囷已古苔如綠毛因依露猶滴陰風忽動容衆籟久方寂儻非神物居定有龍蛇宅山陰魏家平百丈峙絶壁戰樓摩雲霄武悵侵斗極釣援諒無庸梯衝當弁擲雖無墨翟守天險豈所敵攬勝心以愉經險情屢惕撫事既靡悉微軀

諒安惜何當四海晏誅茅此投迹詩成無與言掻首三歎息

野竹

野竹何脩脩森然滿山麓清溪漱蒼根夜雨滋寒玉幹密風豈摇林深鳥應宿蒼山黃葉中見此欲歸目經行一回首何用慰羈束

穗衆

世亂乏禄仕居閒食苦貧賈田上庸山稍依農畝歲入無幾何誅求方荐臻老農幸導我播植當自勤晨起具餱糧伐木西澗濱畬田去歲秋蓄粟令年春肥磽半百畝良苗生已勾監督課子弟耘耔煩隸人所望在一飽詎敢悲苦辛及此歲將暮場功躬自親所得未償費相顧但深顰歸去且讀書慨然百年身

將池僧舍東軒晚起

茲軒臨絶頂遠與前山平睡起月初上泠泠曉風清暗窺躍飛雹白雲出踈星四顧杳不辨惟聞候蟲鳴居人正酣寢我已事晨征思婦閨中意遊子天外情策蠟取後徑羈夢何由成

種竹

屏居倦幽獨出門無所適種竹滿前庭坐玩凌寒色森森蔭淨踈珠條幹貞晴日借景光霜風時蕩析自我來此居三見歲華易小孫漸成童長揚憶初植雜花亦紛然似欲娛閒寂世慮久已忘況乃頭半白舊鄉長亂後城郭滿荆棘籍使能北歸亦不異作客獨悵首丘念未易忘日夕讀書計誠謬習靜理何益萬事鳥過空何處留遺跡世故漫酬酢迫遥混令昔

庚申寒食湖上作

今朝寒食節檝撥揮涕餘何心事游行誰使膏我車出門悟春遠綠遍萬里塗陰林雜花稀巨樹新葉數春風慰遊容蕩漾携回衣裾舉杯復置杯岸幘唯平湖豈無坐上客不見朱與徐

四月旦大雨晝夜不止者兩日微水一夕暴漲

山木緑陰暗駭雲當晝繁鷹風乍掩舟積雨連荒村映岫若銀竹瀉澗如翻盆懸霤遂及旦暗空還至昏長川怒方蓄濁浪正崩奔雙見沒岸草已復侵山樊衝波激遠嶼聚沫旋林根碎箭搖定日啟雷驚客魂俄谷衆瀨沒瀲灩成翕翕波神信雄恣瀨漾方無限儻不究其源豈辨河瀆尊朝盈暮已竭雙滿安足論明旦立沙尾若帶青沄沄

七月初四日小雨後遊步水邊

雨止林葉淨遊步喜川平停午衆陰寂山高一蟬鳴境靜道心熟世踈塵慮輕涼颸已至自適義皇情

和張簿韻

平昔志升車年来但芒屨前旬返城邑宵旦未踰數茲復入山始覺離亂苦行行望遠峰山村猶幾許風清初戒寒雲垂欲水雨羸馬尚嘶林吾行已遵潜茂樹曩坦攀登潭今可俯秋意滿山川微煙澹村塢經過竹籬側倦極欣一語三鍾應昔志一室固湛處去留非本心

感事

西山一九藥終當持遺親奈何嗜利者藉口託愛君太真絶袖去中興為名臣功業竟誰歸老軀終苦辛大恩豈報初無烏鵲仁

投身蝸鼎域寧免衆鬼欺黃昏風雨集諸鬼在前啼羣鬼爭和之從以衆妖鳥紛披鳴樹枝訓狐當傍叫破鏡隨後啼斯須哭土梟次第噪狐狸睢盱恣陵傲踶踔爭新奇變態遂百出殺然當此時胡為乃歷

盈側佇成聘眙其始為股栗慘悽棄生肌慄以柔脆軀
遂為衆鬼靡其中稍自定注視但嗟咨其中乃釋然堅
坐翻愉怡鬼見不為動技窮將罷歸人命固有常此物
終何為遲留待明發請與衆鬼辭

春晚風雨甚暴衙門獨立望微水有作

方城驛

中原殊未平避地甘鞿束著意混樵漁尚恐驚麋鹿出
門亦何事望望清江曲兩氣晚來寒鴈風亂新緑

古驛藏幽谷回還亂峰稠驛前山特秀翠氣光浮浮晴
日經短簷奇溫鳴散裘門前萬山道過客空悠悠憶昔
盧戟黎伐庸此淹留山中老鶴鶴應識旌旆悲事去一
轉首巖花幾經秋石破與磵道猶是曩者否祇應軍旅
聲長咽寒溪流

紫微集卷四

宋 張嵲 撰

五言古詩

遊靈巖寺

吳王避暑地西施採香路陵谷倘未移山川尚如故遺宮俱泯滅輪奐乃僧户梵放想遺轉考樂疑簨簴繁華隨化遷歎若高鳥度憂勤及豫怠興隆與傾仆何異貌一丘同歸易晞露千湖際遠海環山莽回互澗草足芳菲山泉多沮洳昔人經行處賞會今已屢來者復為誰將亦遵往步新故更遞代一往復何故日暮鐘磬閒聊將濯吾慮

南澗亭詩 並序

舟如上强步松路四里有山突然當前其陽無住居士之所莽也其陰仙人劉網之所棲隱也東南不十舉武入竹徑蒙龍深翳竹蓋得亭下臨崖谷始復高爽崖山林立其傍山深氣温竹樹正碧間以丹葉可玩初冬風日淒厲詠柳子厚南澗詩頗與之合因以名其亭亭東數步抵山足復為小亭水鳴篁竹間如弄琴筑名曰鳴筑雖境皆甚美然過時笙久使人神意悄愴非天資靜素不狥世紛者未易居也陳本之曰顧得記而賦之余曰諾哉紹興甲子十月初七日行穿密竹盡勝緊集斯亭地遠嵐光重冬温草木青倘鑒含空水還觀山作屏巖溜有時歇松聲無斐停聖心南澗作彷彿識儀刑世緣因歲晚澗靜習與心冥離人寡肥遯駐屐戀巖扃不似投荒柳悲吟湘浦冷

入峽

天秋萬象靜雲橫亂峯起已下微王山入峽自茲始鷗湍於此盡安流濬如砥兩山鬱蒼蒼巨壁立相對峙上凌空崇外下插深淨底層巖碧樹滋洞潭丹葉委舟行石罅中江流甕城裏舉頭天若帶隨此清漪漣漪戲巨魚萬尾水遊鳧浦書大奔浪喧容目魚陀考方言歲出魚萬尾水遊鳧浦書石上土花紫淙流來不絕無由訪源委徂經陳佗洞斬

絕不容趾土人若猱猱躋攀因蔓燃火入其中數丈
神披靡觀茲泉壑迴始覺化工偉投身西南隅肆意閒
奇詭是邦不生人境勝乃如此寧非造物初意盡向山
水神鴈畏石墜志豁欣樹美鵆採日易晚惜去船欲攜
徐聞湧波濤漸見山別施奇觀忽驚過我與方未已賴
此慰羈愁無庸傷轉徙

過楊村溪

披陁兩山間洛波旦夕駕高柳橫澄流歲久根全露細
雨川上來瀰漭滿沂灌木生遲灘尼橋架孤嶼石猶
新春氷山雲粉輕絮往歲憶經過物色如雅素陽春日
已遠嘆息流年度來軌不爨停往躅自成故初為閑鎖
遊後指江東去風急子規啼何由僚歸路

春晝睡起偶書二首

忽忽掩關卧起來春日曛和風吹草木雜花紛已聚他
鄉農事興悽然懷故園青山雖滿眼何用慰憂煩
閉戶長春草日晏獨高眠起步遶廣庭愛此風景妍青

山羅郭外白日當中天坐見仰意濃亦知花向殘雜鳴
水外村人耕原上田玩物意方適居閒情轉延忽怡是
作客驟使心悄然

五月二十四日自達州至永睦縣投宿縣學即事書懷

學廢鄉校空鳥雀欲據有甚雨晚來晴猶簷滴黃口巴
長未遠望望空回首母老兒未齡作苦事西走輕步冒
炎暑塗用意在升斗三復禱兩辭此道廢已久恭聞賢侍
郎求才如恐後寄置鄭莊驛屢接騷茂手英後頗雲集
巖穴猶輻輳菅蒯且不遺豈獨弃枯朽當辱英盼屢
以溫言授私心頗感激嘗欲事奔走音奏攬衣中夜起循
面不盡垢平生慕簡心已在軺門右某也漫落人時命
大不偶讀書慕經濟頗亦略句讀雅意死知已且復羞
自售耻為軺下駒終若喪家狗遭亂乏祿食避地闕田
畝栖栖窮塗間但未操井臼我公寧忍棄無令混樵叟

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發致宏如泰州僕餞之餘口
復到生口作別明年六月十二日僕自竹山避
地汴流上餘口道由生口復經分手之地感時
書事奉寄致宏時建炎四年也
憶昔游河梁對床三夜雨平生慷慨心逐別顏亦若判
風黃葉深簡記驅車去君行已映林我首猶傾盾
分手地物色宛如許懷人感河山撫節歸寒暮別來世
事多瑣細不足數惟有綠林徒跳梁猶若說漢南十二

州一半為盜據向之西來師猛鷙類熊虎從以萬馬羣
旌旗蔽村塢惟知口打賊未辨狸持鼠徵求徒浚民萬
分一無補空令貧者斃復使富室窶去年粟如金艱食
古木覩今春湖湘秋種不入土如何十萬師不辦一
朝貯傳聞許汝邦平民盡停擄秋高馬首南陡足仰誰
槃桉山無定居處邑復多懼無資憑孚踣有粟遑振恐
悵安昔所戒隨衆謀遠舉第恐向他州未保終安堵悠
悠四海間託身宂何所憂衆如鼎烹意亂若棼縷君家
聚族多巢幕多風雨胡為事遠遊遠歸莫容與

過大已閣寄夏漕致宏

積雪天欲晴山深霧猶擁大已誰締結架壑一何聳
傾石路反峽束驚波湧坐堂尚何言顛墜虞接踵經過
固已殆御風神屢悚前山爭如洗浩浩雲根動崖花作

密香山童仰猴拱舊鄉迷遠遠近所歷但如夢窮通久已
忘況此疑種種猶欣故人近覩我懷將忘語亂局定難
道舊服應捧燈前侍兒出花外寒煙重鞠悵解裘覓雛

念風前恫游宦愧吹竽劇談猶賈勇觀君富春華歸我
成閩茸行臺定匪賒失喜欲距踢

南山觀梅

春雪破垂地春水穀紋浮亂山無人到梅花供客愁輕
風側烏帽船序款白頭攀條記舊賞嗅蕊悲前遊辭日
忽及照輕華風際流已難擊華感俄觀青蔭稠沉吟兩
京路惻悵瀕漢州尚想萬玉妃清樽交獻酬天涯數照
悴覽物空衷猶飲罷不能賦臨風三嘆休

晨起登寺閣前山為霧覆微露山麓宛如平遠

偶書春物

日出霧猶重微茫認山麓遠目疑可窮澶漫如夷陸韶序日已深時禽轉幽谷青林不受春景氣淵修杼日晴烟光亂風澹水容漾圃籟農事初菜泉被苗来邦汲深泥見鴨雛相逐躬耕記往年遺亂成鞠束故園荊山河慕石猶在目丘壠諒蕪沒春歸惟灌木因抱恰茲晨偶祥悲前躅緣情固攀援理會何桎梏且寄終日閒玩此春苗綠

盧陵曾氏臨江作亭以舍過客因同舍秉求詩

亂後足漂零所至倦遷容那知此江上飛亭跨雪石容来贛山青容去贛水寂徙倚亭上人悠悠往来隔

月下觀海棠

澄空流華月列炬林梢綴衆焰燦明霞紅燻花似醉流綿延歲暮饒雪霜枝榦猶縈纏蔓草生毀墻逢時乖芊積雨毀垣隥茗穎亦以孰婉婉我良友才具宜佐時果敢無與前議論有餘資功名可立致要當慎其為吳橘北化橙良玉貴不緇行矣保令圖懷哉岐路悲

再經浦溪往年避地處

滄流既失策賊至甘遠屏往歲憶曹遊遲路猶可省今来冬向除昔至夏方永山寒竹樹疎歲陰雲霧冷破屋令已無荒苞蔓枯緬昔人安在哉經過涕垂領

贈別

窮陰忽霽獨往山下看梅

千峯雪猶積萬木春已迴窮陰倦羈束忽忽陽景開徐步出衡門中野展幽懷杖策遂佳尋獨下前山隈鶯流激遠颸珠蕚耿寒梅婆娑時動容似與客徘徊歲晏益多感況斯韶景催蟄嘗豈所懽離念方催頹還觀增愴惻三歎為誰來

鳴筑亭

磵岸互縈斜因依愛蔭綠雖疑境過清未必傷幽獨

坐松下石泉聲作琴筑

贈趙端

殘芳歲已晏層陰萬里生何如苦寒際予有關陝行風煙正浩蕩夜雨吟成冰時危壯士志日暮游客情感子贈別意令我肝膽傾告之以盡言念子遠征聊代綢繆

朝業勉旃圖名

贈陳符寶去非

大雅久不作此風日蕭條紛紛世上兒啁啾亂鳴蜩唯

公妙句法字字陵風騷如鼓清廟絃聽者無淫淫濯瘦藏具美和平蓄餘豪思若理自寄志深言益高韻我吟風苦知公心力勞世無杜陵老誰知何水曹柳章儻可作論詩應定交

贈元方叔

吾叔超世士筆力回狂瀾作詩到何處未謝春草篇官守羣塔冷屋風蕭然操尚非矯世靜退真所安慷慨引滿酌倪默窮塵編寒搜得新詩句自喜欲忘年常言畢婚嫁歸老漢水邊此意有真趣勿為兒輩言

與孫太冲游湖上寺

作客歲月久新春生白鬢淹留竟何為閉戶猶繕書朝天氣佳遄遠步城隅初旭野尚暝青草含露滴好風如有期微漪滿平湖白日照原野青山開畫圖晴林風

外稠塔炯中孤山如見修竹游步得僧居地偏蘭若芳氣暖天桃舒何年深宮姬豪葬依浮圖一往隨化遷豈復平陽車馬之三歎息不飲定何如

醒心泉

幽泉清見石停停映山樹風定絶漪瀾雨餘岑徂迴
詣塵外心時來灣畔吾慮靈實幾年開何由訊源委泉上
木陰稠文柯存清洪憶昔遊杳山蒙泉政如此

溪水

溪水東流去何時合大江豈無雙鯉魚附書遂故鄉不
憂溪水淺所恨壠坂長願流一嘆息四顧山蒼蒼

流溪水

清溪寒不流空明涵萬象連山倒景來顧盼迷俯仰雲
浮潭底深鳥度鏡中往悠悠寒藻陳一一游魚上危橋
颺長袂行容情屢愴溪傍萬竿竹蟲鳴何崖嶂蒼根帶
古色落葉墮深廣陰林暗滿離蕭槭掃空曠無人結茅
茨有客契心賞物外識遠情天邊知旅況野店猶遠煙
僕夫力難強何以紓我悵浩歌聊自放

勸農

奉詔勵農耦建旗行近郊流雲生薄陰遠色滋平皐溪

喧適散渙山遠始含巢承爽展翠菌穿石架長椅蹙休
佳士廬竹樹干雲霄步陣疑圍飾雜花競嫻妝粧面差
短垣兒童鷹鼓鋭皇恩信廣大祇事因遊遨競識使君
車夫婦雜顛毛竟夕不知倦月生林梢已舉候高火
猶滯川上撓撫己愧民氓歸思戒屯膏

沐髮

今旦一沐浴廢茲簡編功請書豈常勤鞭策常自繄
予髮種種乃此將何庸不如捨春卷笙前山翠濛濛

瘦

駑馬固多肉元鶴原骨輕以彼棧豆意方此雲霄情洞
汨世紛遠蕭蕭中慮盈將尋已道士一問昇天行

暑雨遂如春秋

炎蒸成積雨興候無寒暑睡覺無餘聲清燈暗孤炷長
年遭喪亂萬事其誰語惕日閱流年茫然在去取諒無
經世心還山蘇禾黍

登真觀在利州嘉川縣西五里南臨宋江相傳

云張天師棲真之地至今有遺履池縣下二十
餘里江心有積石土人謂天師殯堆石上有
紋隱起類篆稽土人謂天師符籙中多大柏連
抱皆數百年物也又有鐵鑄老君二其一已損
六月初五日少息觀中閒其事寸小童與石刻
閱驗云

天師羽化久殊館臨官道駐蹕馬松門深風清亂蟬噪閒
基今幾時旗槍皆連抱有池號遺履無地尋丹竈金像
獨儼然詎識何人造學仙匪無事訪古乃其好物已卯
默存他年憶曾到

贈黃子真

再來居橘李又在故人車故人固是客我居其吾廬共
在天之涯猶如水之皃細話漢傍事想見江紆餘況者
不可作生者多離居無輕令日別與子皆白髮臨分尚
何言早寄江陰書

齋柯湖上作

遠山映平湖未厭傷極目籃輿值初晴步步轉湖曲宿
霧斂餘喬林寒曦煦空谷廢刹今幾時浮圖在山腹村荒
樵牧多歲晚秫稻熟曲岸倒菰蒲回潭聚鳧鶩前瞻嵐
嶺分右顧緣原綠遊眺夔蕭疎沉吟及羈束祠奉閒
書尸素慙微祿日暮閒幽禽暗此林下宿

四月十一日游湖上作

綠花從春暮葉綠迎夏初清晨出都郭溪山含勝殖宿
鷺昏近麗初陽澹平湖空明映山樹潛沃浮青蘋予再
娛人盡日鳴菰蒲舉酒一抔屬岸巾清陴餘佳游雖浩
蕩離念終纏綿紆寄與北來客賞心良自証

山中紅葉

青女行微巧染絳妬春工如何青林表忽有萬炬紅渾
疑在絕壑斧斤喉傅夕烽爛爛燦晚日灼灼含天風錦繡
滿山谷佳興洁無窮全勝在蕭寺吟翫廣庭中

沂流入微王峽

又上微王峽山寒舍翠霧青壁盡侵雲鱗鱗多碧樹山深石狀古地僻禽聲怨覓日不逢人茫茫水空注

與趙智叔嶷弟泛舟回燈下

西風金日寒細雨濕青嶂微江水漾波大石牽舟上岸

菊猶未芳山木先後黃滿灘閒石淨兩岸鳴寒螿回舟暮色集風風雨聲急愛此雲林山未信衣巾濕和為山水遊藉以驅離憂及此賞心盡翻滋羈客愁來歸向逢茅樹黑風蕭蕭肯壁書燈暗山空夜寂寒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晨起

盥櫛及平旦曉庭風露清蕭然無一事對此夏陰成春晚方受謝孤花有餘榮地遠物性逸時禽自飛鳴書籍但掩卷冲虛道已盈非為隱淪客自快適野情

早行

平湖望不極大垂作週遭今朝春風暴逆游生微濤高楊明遠村黃花照青皐可驗去人遠鳥萬低作巢老年無戲事即此當游遨浮舟不知遠但覺白日高煙中何

處寺孤塔冠山椒

中秋四十一弟歸自豫章

老病能搜句空對秋月明寂寥天宇迥慘慄夜氣清松門委餘照蕭散此閒行歸來坐庭除濁酒聊自傾但喜親愛會豈謂賞心并回思故園夜悄愴獨緘情

野鶴本長生孤雲無定意托迹雖世間游心乃塵外請問絳人年當觀柏寢路徹言洞府伏妙中驚人世往更識方瞳令春分別秩飛帆煙兩外駐錫雲林際逆旅與輕遠游滯念牽離思後夜聽鐘鳴應在寒山寺

喜晴

陽春令已歸孟夏饒草莽積雨樹陰成新晴渚浦長前山澗水喧隔竹黃鸝響一徑度喬林涓流會心賞野靜閒無人蕭條成獨往

題竹

南州困游暑蔽映資簀簟蕭條午陰靜窓開夕氣涼徑

幽憐筍寂庭空喜鯨長相期待歲晏持以凌繁霜

六月初七日兩小止遊浦溪臨獨木橋而還

石岩兩相夾竹樹交柯綠因聽林外聲遂來幽澗曲濕煙深不散淺瀨漂寒玉木杪見雲生前峰聊注目

林鶚

長秋弄朝日兵宮聞夜啼晨集主人屋暮宿上林枝如何失儔侶獨向空林飛

西溪

西溪泱泱來汀立溪橋上四風生微澜夜雨發幽響聽茲無盡聲詎覺年華往

曉登靈隱寺閣

晨氣霧露除初日照高閣青山偪歲暮碧樹霜餘落俯澗愛鳴泉臨郊美華薄幽情欵自欣鄉念頻成愕且寄當日閒無論今與昨

晨登高望閣愛此經舊日稍覩宿霧捲坐見前山出望幽喜林孤聞泉令忻寫寄世若相忘悵人如有失聊此

寄晨昏慚無經世術

雨

冥冥雲出溪浩浩風薄木濕煙驅不散映岫森兩足功既云畢麥隴望已綠划予無一事屏處謝追逐晴固佳雨暗亦所欲悠悠老大心萬事付所屬獨吹松言潤活畫新栽竹

題景溫荊居

西遊安康道野竹曉森森陳蹟離隱茅決置屋何必深卜鄰嗟未辦長夢秋風林如何嘉公子得此蕭寺陰作軒面蒼根坐卧當幽尋夜雨老苔色微風助哀音軒前置綠蟻軒後陳素琴我料之于意必無朝市心宜邀能賦客為擬效古今折簡索我詩高詠慚南金

弔和靖故居

頹垣已蕪漫人事自蕭寂賴近青連宮殘僧識遺跡傷連嵐領秀面對湖光溢惟此應如昨萬變非疇昔悠悠夏已深故治荷初積振古盡如斯徒淡悵今昔

雪晴

陽崖被積雪照水自光輝衆暖時時墮偏憐映日飛經行嵗境勝去去與心違居者詎知此日高猶掩扉

紫微集卷五

宋 張嵲 撰

七言古詩

行建溪上是晚同宿小橋感懷書事

上庸亂石滿微水建　張嵲橫中流鷺渚隆旋雲統

經過親見客況舟建溪物色明相似使我惆悵悲西州

聞中窮臘春欲動陳姜已見新蒲抽千畦橘樹森翠綠

白尺瀑泉垂素虹已遭霜露感念況復梅花欺客愁

沙村叫渡日色晚野店投宿林燈幽語言不通費辨數

逆旅主人才見留十年敵騎通家海北客走到天南陬

天高地迥豈不廣南來北去皆離憂傳聞敵騎又深入

早晚欲臨水步洲吁嗟華夏半為鬼干戈喋血衝斗牛

天公亦宜小解事號令一使災禍瘳刑除兵革旬始

彎弓一天推兜頭直挽天河洗兵甲永使萬國無戈矛

山清海晏氛祲息地闢天開宗社休黃屋却臨天北極

紫壇復在郊南丘千官濟濟奉宸扆萬姓蠢蠢蒙呈獻

六營健兒易驅使四海黎庶依田疇老夫漸得反閭里

汎掃墳墓栽松楸洗耳不聞兵革事豈命丘與何忽尤

願言祇恐未成遂作客蹉跎霜鬢秋

題均州超然亭

諸不見綿州官府誠鎮落越王樓觀翔寒廊又不見昔

日荊州分上游舉世獨傳王粲樓最然土木何足數記

名勝士真難休何年此地有新構揚公巧智人誰侔芟

夷荒穢走狐鼠一朝翼瓦飛城頭軒窻四面瞰木杪下

顧衆宇如聚丘卓然獨立世塵外高視物表心寓猶西

山列翠擁雲嶠漢水拖練縈寒流江楓梁絳照林莽蘆

花吐雪連滄洲秋高盡放遠山出點綴天宇濃眉脩人

閒何處有此景未識黃樓如此不楊公棄世稱賢侯好

客不減韓荊州仁風惠政已及物退公餘事歸觥籌我

來正值秋節晚勝緣一得從公遊敢辭山路困行役小

舸艤岸聊淹留劇談抵掌去許禮寒幔主人文獻酬遠

知如此興不淺大白豈惜為公浮却思肅散城烏集回

首新亭風葉愁即據案寫清賞作賦能事曹劉

過屈平昭君故宅

夔州之山皆入雲夔女寢隨男不文山川歷歷應如舊
照君屈子猶荒村三百篇後無繼者始作離騷紹風雅
沱門九重難叩閽欲登閶風躡馬精衷寫盡若不聞
徒倚悵沙淚盈把漢家雖曼盈穴宮明妃容與如春風
託君何能駐行路檻檻車隨去鴻椒蘭得得依門無數貯金屋祇遭王嫱犯蛾塵
獨任先生作故臣妃嬪無數貯金屋祇遭王嫱犯蛾塵

萬古江山虛秀氣二人賢色皆鍾美天之生此諒應難
一葉單于一沈水遠色蒼蒼難致極弔古徘徊淚下流
二宅遺基自古存石巖天深秋日昏滄波渺渺流遺恨
後人誰為賡天問

閬中早春

愁見蘂雲帖死灰驟喜春從天際回晴雲流斷滿峯起
瀲灩陂塘泉脉來春歸欲驗將何許柳腰杏頰知春處
出門矯首望四郊滿目都無故園樹暮景猶疑是故園

紛紛粉白終蕭然黃茅不受春色染化工無地施妖妍
老夫此時三歎息晴巒暖風總輕擲緣岡繞澗試幽尋
好鳥一聲山柱碧却憶當年漢水邊花光柳色媚晴天
江頭醉罷日將落羊腸草色生長煙祇今春事知何有
傷心萬里空回首中原但有骨如麻杜曲應無花似洞

我今流落荒山限秋蓮作鬢心催顏蓬花放恐被花惱
幸茲寂寞無狂媒閉門睡足高春後爐烟一炷消清晝

欲雪

欲雪未雪天摸糊凍行沙尾鶺鴒呼北風刮耳立不住
更騎鈍馬穿枯蘆兩生憐我意不舒江頭三日占檐烏
高堂明朝置安輿買羊沽酒償勤劬

吳宮詞

新粧閒花光口脂雜藥氣相對兩生春停杯自成醉高
歌白苧舞西施半夜兩來宮錦移明日重來歌舞地宮
水浮花繞宮樹

羅方進

相君事郡當少時見謂遲鈍讀諫欺一從蔡叟問所適
羈遊萬里來京師從禹老姥織屨膏學問聲名從此大
胡常初毀更見譽一日超升登掾寧男兒立身要自勵
前歲連推兩司隸薛公視過不敢輕米見登遷始相位
徒知得意快恩讎峻文木肯特平例九卿先逢故郡歸
紅陽貴侯猶奪氣忽聞當坐定陵事憁憁更見愧
深窮黨友圖自安十有九人同免官得君簡事無不可
解使來醜虎成妖狐一朝天文示變異李侯記相然至
之設自何時聞是宰相之所為欲擯老成皆不用託於
養牛尊酒天上來萬歲之期何可避使人致命忽馳宏
優假創斯規當時弊政止一切豈謂瘡疣後世遺好寵
半道尚書言物故十年寵書一日空徒見縞衣家檻柱誰
持權事雖巧榮華寧得常時好君不見金陵零落故相家
云盖指事則已下流來怨何能止芋魁飯豆亦云足至
今鴻隙歌鴻鵠

仲冬冬至後

仲冬冬至後春從九地回去年逢春在此寺今年復向
此寺逢春來春去無復見花草但有東風刮地如驚雷
人生七十能幾時四度逢春祇在斯祠宮不復更遷代
直若倉庾氏久任無年期大農賦祿隨官品豈儉由來
皆有分空儘天年在世間饑飽死生皆不問癡老非才
固應屬豪俊當年亦為此謂非貶謫實懍因謂是歸田
猶祿仕憶昔漢唐與本朝咸有自新及起廢如今豈無
夫書及溥天不在他時洒心例人生如寓年年老歲歲
彫零人漸少莫嫌四見魏唐春尚得逢春到華皓祠官
之設自何時聞是宰相之所為欲擯老成皆不用託於
優假創斯規當時弊政止一切豈謂瘡疣後世遺好寵
持權事雖巧榮華寧得常時好君不見金陵零落故相家
一如寂寞詔陽廟

覺道岡亂梅

雪盡徑泥乾團欒遠樹看玉梅呈素艷霜重月華寒一
蓼半含春意寂寂數苞未破臙脂粒斜枝倒浸碧池深羅
衣暗惹香風濕須知貴午最多情繡囊偷佩芳誰寄又
疑仙人下姑射玉容寂寞幽態清去年梅花開干戈猶
未歸今年梅花開勸君休草草莫待子規啼梅花滿地

蝴蝶飛

約人泛舟

前旬小雨飛廉纖今旬夜雨聲滿簷高原草青花欲消幽人意與春蕭條四山不復見桃李開到梨花春有幾

舣閒城下野水生正好浮舟煙雨裏

崇山圖七賢詩

題與意匠崇崖圖魯侯漪賦溪隱詩長松短壑互盤紆坐使妙境移於斯地靈神秀天所秘對嶂巡伏鬼莫窺芝蓮扶翳快登覽若有異物陰相之嵚巖蘚陸漢游左拱右揖如追隨七峯遠峙攢劒直三溪旁繞縈帶垂芳洲蘭杜飛白鷺滄浪漁艇牽鉤絲煙霏露融水檻淨一聲孤笛横雲麓淑氣亭亭掃又若昂精燦燦樓明祠幽尋眼力覷天巧卜築得此林巒奇堂如連艦岸若玦呀成空谷寖為池妙觀觀盡見覺性靜隱隱德騰光輝信美誰謂非雲主致爽自足和天倪鄧公之孫特不凡涯涘繡鞠黃金鸞胷中萬頃九雲夢江湖寬曠真似斯

入峽詩

建炎三年八月初一日自白合口泛舟順流歸竹山是日午過蒲溪中流微玉山嶄然出雲氣外舟行踰十里江勢百折而益山常在岸旁行未幾山益峻水益陡草樹蒙鬱舟入白將入峽矣諸從人無詳或有老獵猴從山頂墮飛石也峽口兩山皆自水中拔起數百仞壁立如削巖石奇詭無重複處諸從人初若

不十丈自始入至出澗陝若一如有意而為之者樹從山石上生色紺綠異於凡時有絳葉飛墮洞潭中一山類有物中斷之令水流出其間者兩山之間相去恍然非塵世有也船少轉水益山足且數丈從石下過舟有大龍若十數楹屋水洶洞河出龍壁後主人名曰魚陀云每一歲三二月有魚數萬觔自陀中出不知其潛通何許也魚陀不下數舉櫂有洞在山腹去水面數十丈斬絕不可至土人攜斧而上持火入洞中行三丈餘不敢復前意其有神仙或蛟龍居

之惜舟過時日已晚不得一窺洞口也俄而山漸低水增澗波濤馥湧汩於亂石間須臾已出峽矣大抵自穫谷口而上至微水發源處土人均謂之峽江而自上而下者過微王山下長灘為入峽峽江大抵多湍瀨容過舟者十二三而峽中獨無有水安流若鏡萬象墳水中毫髮可了仰視天正碧如一練掛峯頂間是時秋已中山間高爽如平地重陽時微陽被巖山氷形鮮潔秋蟬嘶噭鳴樹間使人殆有遥舉意但恨拔俗也本以避地來往不專為游山行故峽中之景尚有遺不録者然使僕也向非避地又烏能冒絶險而為此行也哉故記其畧以遺世之未游者云

微王大峽何崢嶸疊嶂層層巒礙飛鳥石壁排空何可攀殘雲蒸霧無晨曉凝思天地始胚胎清川一道何從來聯峯既非巨靈擘絶岸不聞神禹開兩山中斷緣何許異事人傳向閬府鑿石穿雲神鬼愁至今行跡行人覩從此奔流出亂山東匯沮漳入荆楚鱗鱗山樹經寒碧枝侵雨露根連石境勝應来仙馭遊巖深定有龍蛇宅

君侯事跡已煙沉流水年年石上深山川不改古代積徒使人興萬古心土人事神何敢侮桂酒春秋鴈振揩衍衍亟歌神降時森森廟樹来風雨

乘舟阻風

滃國天低星斗濕疾風吹波作山立岸頭草木皆震動雞犬鳴吠紛相及通宵萬竅興神厲平明更作春潮急

青天東下日杲杲風伯威怒何當平人言杭河只一葦咫尺猶須論萬里乃知世事不可期揩點舟人轉船尾常悲無梁越長川我今操舟翻百難平生所遇半如許豈獨此事堪長嘆吁嗟屏翳真可鄙歲歲祠官費秋禮我聞敢騎南渡年萬里長江波不起

西谷歌

西谷崖壁挺拔雲林深窅悄其不一到也猶意其有隱者焉慨然有結茅之興戲作西谷歌以寄意云

西川峯嶺皆綿延一峯突兀如青蓮崔嵬雄來南倒
穹崇下俯羣峯小古木陰森寒未凋長雲慘淡晴猶統
陰巖積雪溜輕冰南嶺鶗春啭幽鳥山西有谷閑深曲
中有人家在山麓晝掩柴荆雞犬聞歲耕煙出田倉足
亟山峨嶺遥相連知是僧城幾洞天避世秦人應綠髮
茹芝仙子好朱顏窠盧喪亂方如許寸地尺天無安堵
我欲攜家住此山高謝時人出塵土女蘿薜荔結為衣
丈杏春茅緝為宇滿谷我松紫翠寒溪山種杏頻實吐
朝尋石乳丹洞深暮斲茯苓倉檜古山中父老忘斯言
他時來訪吹笙侶

喜雨行

歲星運行至荒落鶉尾初占建魁杓大旱金石皆流爍
旱魃何知恣為虐大田多稼三百廛盡是農夫鵠十千
一朝焦枯如束帛赤地百里焚則烟官長視民如視子
長恐歲饑為殍死並走羣望嚴神祀卻蓋斤肩昭勤止
至誠果能格明神為公訢蒼旻蒼旻油然興滃雲
滃雲欝興雨如霖農家不拿走溝塍逡廵徹佃未有生
詰朝犯曉細(闕二字)縷縷青黃交穎穗農人以手加額頭
使我不死賴宋侯白髮垂髫聲嗷嗷優游咸歌脫窮愁
陵山攢空揷蒼玉舒水拖絹浸寒綠山高水長歲月續
德我宋侯歌不足

贈趙公旦

少年意氣陋九州遠別不為兒女愁祇今推顏落畏縣
踆步信宿生離戚況今送子又千里使我別緒何能休

憶昔石城初識面兩鬢紛憤君纓求余方弱冠事科舉
並轡共適東西州春風尋勝襄傍寺夜月復登臨漢樓
鳳林花開無遠近漁梁柳暗迷汀洲荆門至陋不足數
杏山百丈青泉幽經過物色盡可記至今夜夢當時遊
從茲一別星再終拇望不啻馬牛風臨安相見各驚嘆
君非丁肚子老翁長離吏狹鴟雛至射策高舉卻跳桂
上書不肯干相公頻首甘為州縣史故人義重非時俗
三程過我荒村寺歡言不覺春夜閑破月已上前林端

一杯相屬且自適莫詠舊遊成慨歎聞君早有求田約
四方寧有襄陽樂時平我則徑西歸遠追高士龐門期

贈黃子真

再作醉李容四年兩相從當時江頭樹又暗行李中豈
若事業誠有餘十年客路常崎嶇祇應未識令賢士悵
別試謁劉南徐

種植詩

魏唐草樹環佛宮兩春不識能白紅但有柳絮迷晴空
今年始種木芙蓉間以寒菊助丰容新栽黃蕊已衆貴
坐待次寒秋色濃鞠衣仙人來御風似聞竽樂當此時
願分餘波作春事要令睡眼迷綃綺勿言滯客無幾求
將致來禽及青李

夏菁花詩

遊絲百尺如堪挽小蟲雀飛欲日暖萬茉滿地不見春
唯有夏菁迷病眼無復陵陂間碎金青苔漫想元都觀
不信河陽萬樹紅幽人惜春春已遠把酒屬君君自遣
夏菁開花猶爛漫君不見西園桃李能幾時此輩天教
擅春晚

寒食行

寒食祠墳由來已久亂離後每經此節孝子仁人憑
慕感傷可勝言即因作寒食行以叙其痛苦之意云
寒食由來古今重四海人人作丘壠所京道上松柏多
盡是王公大家塚伊昔年年當此時鈿車寶馬相追隨
紛紛錦樹滿原野暖風遲日爭光暉草間燒紙樹間哭

羅列杯盤烏攫肉侵晨祭罷薄暮歸旋風前剪吹餘灰
爾時馬鬻夏畦兒亦受孚孫追養禮豐薄由來稱有無
咸具盤餐致酹醴家家丘墳各為主何人壠上無新土
自從遭亂去鄉關幾歲松楸不復存曾覩況復其間多發掘
孝子慈孫淚如雨流落他州遇火前去年如此復今年
新阡舊壠祇回首無復原頭掛紙錢君不見東都之勞
永安道車轍平來生碧草四時祠祭今良然五陵春樹

只蒼烟

秋暑

涉旬秋暑不可觸髮疎秋汗如膏沐忽然三日風撼山
冬裘未具膚生粟去年登高作重九黃菊未開新酒熟
今年無酒不登高獨行漫繞庭隅菊中原季月欲折勝
江界隔霜無肥木擁鼻從令四序移遲暮眼殘書豈真譜
夏致宏方城道中以詩見寄避地窮山秋雨仍

作因次其韻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紫門直面排青壁山木凋霜疎寂西風吹雨來山鳥
聲落茅簷斷環澗魚讀離騷傷遠遊一為還客又經秋
四時代謝不停軌滄江萬古長悠悠丹楓黃葉照巖壑
物態故欲增繁愛詩成滿紙淚縱橫煙起寸心折盡空搥頭

紫微集卷六

宋張嵲撰

五言律詩

春日

老去仍羈旅逢春非我春物華隨意別感慨與時新抑
重將迎客花然似笑人十年憂國淚依舊濕衣巾

七月二十四日山中已寒二十九日處暑

塵世未徂暑山中今授衣露蟬聲漸咽秋日景初微四
海猶多壘餘生久息機漂流空老大萬事與心違

病中夜雨

新涼增客意卧病復踰時雨脚夜深白蟲聲秋後悲高
低山樹立迢遞曉鍾遲此夕天涯鬢知添幾縷絲

忽見早梅

積雪凝閨嶺凌風識暗香疎花經雨瘦卧影入溪長萬
里難為贈九回纔腸緑原卿駐屐試待月荒涼

坐聽啼鳥如春禽響信筆書

閒山冬候暖寒鳥似春禽一聽閒閒語偏生羈客心兩
露陳葉盡雲靄暮山深坐久疎鍾歇餘聲過遠林

次韻子直二首

南北半程雲澄江對華門未能捨井伺試學牧雞豚勉
勇憐三傑英雄卹二袁男兒須報主未用久招魂

玉作招魂大招其意以所遭放逸欲潤歸其君而唐汝士休以忠放不如介死故作反招魂

懶朋秋天迥鎖雲依樹消飛飛歸鳥急去去廣川遠鴻
鵠本難畜松筠常後凋誰為招隱賦歲暮獨難聊思玄賦云

次韻朱希真二首

東觀曾同入南宮復鵷行嘗察雖具爾投分獨難忘悴
無多異漂零共一鄉遥欣訪蕭寺顛倒曳衣裳

禪榻仍兼卧清圖稳著綿自疑方外客猶費縣官錢意
懶如閒道身閒似得仙何當集蘭若已辦泛湖船

再次韻寄朱希真

一舍徒相望書來祇細行野梅行欲盡幽鳥與誰能忘老

去尤耽句春来更憶鄉看看過寒食北望一霑裳

初喜花明炬還愁柳墮綿時須盃裏物聊費杖頭錢天上足官府人間有地仙却慚營道嬾渾似逆風船

次韻周守二首

西州方用武憂思悵如焚秋與悲黃葉閒情屬野雲鴻何日到絡緯不堪聞每憶盈尊潤清談從使君

秋色際遥海乘高傷遠目風壓方木叉見世業勝愁黃

蒯已過晚灣醪徒滿瓿何時奉松原本缺一醉碧溪頭

次韻周子直四首

寰宇岌危與乾坤歲序同投身雲嶠碧落膽戰塵紅

馬成南渡宗周入國風操戈誰衛社羣盜正爭雄

西北疆埸感東南信未通小夫方自智大將莫論功敵

馬來關外油幢入閒中狐臣難自力報國意無窮

原闕樊多勝日杖屨偶相同西嶺輕陰結東山落照紅茨

傾終向日蒲弱易含風甘作囚山柳休爲投閒雄

渭明門謾設仲蔚徑才通用世慙無術哦詩喜有功禡

盧羣盜裏北闕戰塵中塞路多荆棘吾生信自窮

又次韻四首

長夏抹泉好還欣觴羽同顛毛愁裏白鵶頰醉來紅日

蹇嗟南國民離數北風當遂寧市駿俗眼競朝雄

異世如張翰深居似敬通致身寧有意覓句恐無功世

事忘言外羣情一笑中詩書猶可詠吾道未終窮

臨流清游暑薄暮一尊同林葉風翻白山梅雨潰鸞

魂領楚此緒性賴真風禰擊嗟荒落新詩識渾雄

萬章雖漫往惆悵詎能追待子應無意臨池定有功綿

疎羣木杪倒影亂流中何日陪康樂登臨興未窮

山中夜月

過雨得清夜月明惟水聲葉光知露隕蘭馥賴風清天

地未悔禍關山猶阻兵故園同此夕長望一霑纓

雨霽獨夜

繁星凝夜氣黑月惟西山一室空林迥通知天地寬葉

乾風有韻石亂水多湍獨坐澄諸念憂來信有端

今春花卉盛時黃霧連十餘日不解久不作詩

偶成

病覺詩思竭年華奈若何亂花欺客恨黃霧作春魔

倘交遊絕庭空鳥雀多亂離從節變不復嘆蹉跎

鄰樓對兩和周守韻二首

蒼煙迷野色林谷尚微分暮雨已吹幔層巖猶出雲晚

風時斷續落葉自繽紛寂寞窮山裏何堪入夜聞

暮雨含平遠南山漸不分濛濛連曉塞細細濕行雲徙

倚疎竹裏還向舊山聞

官成鞠秉登危欵紛紛何時疎竹裏還向舊山聞

桃花塢

三吳皆白水處處祇橫舟獨有桃花塢光風盡日留一

朝山雨過忽見夏陰稠詎惜繁華晚徒嗟歲月遒

褒城縣雨中

嶺雲方並覆舊雨已盆傾山氣畫侵幔灘聲夜入城子

真空舊隱寂如謾垂名訪古多磨滅秋風山樹頹縣有漢王城汚水今喧湮滅

夢中作得六句覺後足成

山中茅屋好況復竹籬新一逕往來客萬山迎送人葉

落渾欲染冬暖却疑春近得幽棲地時來角岸巾

秋日懷古園有作

故里田廬遠他鄉禾黍秋風高初下葉川淺欲生洲月

出空山靜煙生遠樹稠已諳為客意堅坐任遲留

途中偶成寄幕下諸公

嶓冢明高天淨蟬鳴江漢秋川晴山靄靄身泉遠意悠悠落

日悽行子長風歎敝裘郡樓今夜月應從庾公游

秋日

忽忽經年事悠悠滯客心晚花生廢圃老樹立秋陰宣

有清樽酔寧辭白髮侵樓高見亳髮老大怯登臨

望瞿塘峽

萬古瞿塘峽猶存禹鑿痕岷峨驅衆水灩澦沒孤根雲

黑樹含雨荒鴉噪暮悲涼寒西地三嘆想蒼魂

入瞿塘峽

翟塘深窈窕翠氣曉空濛亂石增瀟湲長灘激迅風舟行天蝀內月在夾城中絕望時皆侵漢於茲識禹功

贈黃子真

江漢知名士石城黃子真敦勤能過我攻壘歎斯人共去仍為容舟行任過春無資糧遊旅懷抱不能伸

送賀子忱漕閩

上蔡儁名士中臺今望郎行馳封傳寵路向七閩長山水間清遠官曹說眼皇遑憐荔枝熟虛館進風涼

送許子禮漕湖南

為郎端有望漕務復需能湖外頻無歲漢家連有興足兵先一飽化俗遲三登時到湘西寺高臺得暫憑

雨後望雲

歲序屬殘臘雲容先發春氣氳迎近壑亂髮霧還津暮色含微雨林滋被細筠憂居時物變有淚洒蒼旻

立春後一日偶書

薄暮春風惡黃塵漲遠山寒冥林鴈變再再為飛還作客信多畏依人足強顏觀揚他日意回首鬢毛斑

偶成寄致宏

為問遼城客經春復若何孤生寬意少游子苦頻多青壁題詩處澄潭載酒過塞垣風色惡應憶舊雲羅

山前紅葉

前山風慕木俯檻愛斕斑凌晚千花麗經旬萬炬開詞人歌火樹巴客訝燒山不似飛花艷開時瞬息間

贈相僧楊嫦敬

避迹湖傍寺翻然還語離春風飛錫遠暮雨渡杯遲涉水孤雲意翩翩野鶴姿百年堪幾別何處重相期

戲呈覺老

投晚過書齋風門自閉開雲容疑水墨雪意若瓊瑰筆冷吟呵凍爐寒坐畫灰何如氊帳下低唱兩三杯

清明

園幽春去遠山暗綠初成雨過林塘潤風回池面平十年空潦倒萬里近清明淚盡新阡樹如今青葉生

獨夜

清燈蕭寺遠不寐夜何長風細頻翻葉雲輕才蔽廂
黑水決決月明山蒼蒼作客歲月晚故園春欲芳

苦熱

三吳多異候淮漏日愁予夏日雖可畏清風非穆如殘
春且重繭徂暑但深居冰飲清涼酎山木未可儲

送趙公望入蜀

興世貴取度宗支劉碑疆相看不覺厭此別詎能忘四

海兵戈滿山川道路長去留無上策分手鬢毛蒼

秋日晚出郡郊

暝色生平野喬林動遠風蟲鳴古道迴月白成樓空歲
月悲歡異山川今古同荒城見採落未免泣途窮

寓居

是處為家得斯居亦漫成西齋便靜寐小閣更深明送
老一床足遺形百慮輕旁人訝幽僻端可寄餘生

和周守登樓對雪

寒風動原野密雪度層軒素積長郊色青餘遠山痕輕
冰幽沼合樓鳥暮巢喧遐駐暗河落應無閉戶衆

風積同雲凝飛際八窓碧流連遠水玉立認羣山戎
馬逾猶厭生民此險艱光圖歌吹地回望損朱顏

余於六月初三日泛舟至哥石洞留題洞中一
首

世人應未到若士或曾遊岸隔千峯秀門臨萬瀉愁蛻
旌疑可遲丹洞擬深投歸去誇塵侶城闉鶴暫留

賦得山上樹

鬱鬱復蒼蒼扶疎翻曉光豈能徧兩露祇益早風霜補
瑟秋將暮紛披葉盡黃深溪調鳥樹歲晚獨能芳

遊北巖

尋山輕近境偶向此中來精舍層巖擁穹林石路開排
雲今歲竹封徑幾年苔僧老無餘事端居傲却灰

和周守登樓對雪

往年沿檄金州謁女媧神祠是時猶未亂也紹
興壬子挈家避地三巴後過祠下登山檄以望

江漢自是故園懸隔矣
七年如轉首復過此山頭閱世興衰異傷時淨淚流嗟
無補天手豈有去鄉愁漸覺山河異悤高吏少留

次韻太守曾宜休亭二首

寢齒破苔色林塘欣共尋水光連竹塢山翠上衣襟琢
抑揉斜日高枌轉晚陰休入詠可怕兒眺謀
筠竹鏁深翠幽亭枕柳塘共臨朱檻坐遂借浦蒲香鳧
喜樹陰容鯈遊荷影涼聊從山簡醉球逸興何長

喜晴

一春黃霧暗今旦天始清林姿明積雨水色澹初晴好
鳥閒關囀新泉決決鳴前山有佳色卿以駐幽情

登寺閣見月上率然成詠

殘陽猶半谷片月已臨山暮色千林起鄉心萬里還不
堪常俯仰寧有但閒關絕世非吾意幽棲寄暫閒

九日

重陽逢令序景物自為嘉易辦如江酒難浮似衆花追
遊疑所務寄興眇無涯禍俗臺應厭何人杖馬檛

九日空山裏乘高感歲華霜風翻絳葉晴日亂黃花積
雨銷新徑荒林足亂鴉連年頻避地憔悴客田家

歸日再過分水嶺

茲山已嶮絕盤道乏縈迴路向日邊出人從雲外來澗
聲高更咽梅蕊雪猶開却憶僧房坐深爐擁細灰

城頭朝鼓罷庭樹晚風悲破隙華星大當簷冬月流灘
聲侵夜急江霧入城浮此夕天涯客何心倚戍樓

舟行書所見

津木始凋霜溪梅已飄素河山自殊方景物宛如故悠
悠川陸行日日年華度遷客未停舟江烟欲成暮

寄題友人小軒

簪組豈為累悠然塵事徹看山心自適閉戶客未稀流
水三吳大清霜衆齊雕何由納芒履一為款荊扉

山中

深夏遠林黑溶溶雲動山晚川浴衆影鬱已潤層醳地
靜知秋至夜輕覺暑開居山非有意偶托即身安

興州道中遇雨

非干秋色苦容意自蕭條谷口雲愁關門白露驕泥
塗連遠驛寒雨暗長郊誰念征衣薄西風方怒號

通惠泉

東西幾山隔石徑不容車那知厚地底自然成井泉甘
餘留齒頰清足鑒眉鬚不用祇壺貯鬱鬱似酒酤井渫見

寄題江月亭

暮氣集江縣斯亭發興深悠攜瀲金蛇動澄潭白璧沉天遒未歸容折盡此時心

即事

落日邊書急秋風戰鼓多私憂真過計長算合如何盡
欲清淮戍仍收瀚海波棲遲一尊酒幽恨滿關河

九月十四日登崇山晚歸

陽精天際滅暮色望中生嵐氣侵衣薄山風隨葉輕林
空霜月迥沙白夜江明雲裏相呼鴈翩翩尚遠征

初春

原野土膏動悵生谷自欣老年歡緒少獻歲物華新草
木涵時澤江湖寄病身百年都幾日四見魏塘春

次韻周守遊海棠溪

浣沙何處是空翠隔崔嵬嫩綠連山暗妖紅照水開惜
春嗟婉孌載酒約徘徊莫怪題腸濕曾經夜雨來

蕭然

陳參政挽詩三首

空庭滿積雨竟日看圖紋未厭草木藏不堪龜蹏喧奔
流遥澗水亂上前峯雲境靜悟諸幻泊然遺世紛泊然一作

今古雖同盡存亡惕遽分人誰助為善天不右斯文莫
遂三年築空悲四尺墳音塵竟何所俯仰嘆高墳

脱屣違人代振容即路岐名流祠洗馬白旄痛元規一

代風流盡千年翰墨無傷心墓前水故作夜深悲
徒知天可恃豈謂病終侵遽使儀形翻成殄瘁心開
阡幹子力卜遠外姻臨墓未看初種俄悲已茂林

劉忠顯挽詞 并序

竊以忠顯公之高節令名冠於今世追配古人天下
之士欽咸瞻仰光耀之日久矣某幸以賓客之末游
實學公之門因得進拜墳下退而作哀挽詞五首雖
不足以佐詩德之光明然立言紀事良不愧太史公
之實錄云

黃屋辭丹陛貞臣赴敵營解言終不反先面意如生誰
並當時節獨流千祀名承家有賢嗣諒不愧西平
抗節羣公愧捐忠異國尊威移千古在姦佞百年存威
德源流遠公朝禮物敦豐碑昭令德榮耀及來昆
天運丁陽九蒙塵事可傷羣徐陷敵賊子更臣張自
古寧無死惟公獨有光向來從偽者生意日荒涼
視死如歸士捐軀狗國臣殺身雖一節為義豈無因孔
墨休相並張南僅比倫微公今史上死節定何人
臨難不忘死為忠已足多全生猶有路伏節竟如何可
驗平生志宜令後世歌諸儒主褒貶豪髮未容訛

王實學挽詞二首

德望三山重勤勞一節忠丹心明貫日英氣浩如虹趣
召恩方急勍敵事已空功名重回首處寂寞淚東風
故相傳勳閥風流見典刑所期為異姓何意隨明星有
哭聞村鼓嗟歌說使亭若追甘露事忠肯定丹青

劉無虞尊入挽詞

蓄德竟不耀坐觀門戶成生無三事貴祿有萬鍾養
養無違志陵終若生事秋風動閭極蕭瑟在松聲
刻杖方優老臨川忽逝波登年惟戴德生子尚持荷此
日悲風樹他時慶裘我輒車方即路鄰杵為停歌

李廣甫挽詞

磊落生平志酣歌萬慮空名從敢撲重家為克勤豐誰
與某衣戲唯餘杖萼紅素車慚有阻揮淚灑霜風

鄒德久挽詞二首

萬里南來日惟君意依親萍如相識舊殊異白頭新一
別遽千古九衢空萬人道鄉雖有子 綱

才具稱安腹奮然吞公孤相期終用世誰料祇為郎地
下修文久人間逝水長平湖游覽處山色舊蒼蒼

范覺民挽詞四首

射策驚衆海收名從仕郎當俄從白面士遽作黑頭公積
善齡何促流光後必豐他年悲宰樹獨在滄江東

舊陰交蓋處草草遂離羣何意終天別居然此地盟
盈宜上壽鼎盛忽西暝遠想天台路悲茹慘暮雲

有位居台鉉無年究遠猷共懷三入望忽漢九原幽歸
葬新阡遠追榮邺典優興哀春夢短人世諒何求
生平輕語別徒恃接鄉閭及此悲存沒追惟恨淵球已
聞宅穸日猶怪孟郎書宿草他年奠仍悲非故廬

陸堯夫母吳夫人挽詞

在姆母煩訓承家緯有宜平勤當年歲宴樂近捐頤既
拯南陔養仍深風樹悲他年復女史不愧管彤詩 臣明
昭我管彤 范蔚宗語

余夫人挽詞

弱歲承蘋藻慈和內政惇辛勤立門戶壽考見曾孫寵
秩官封貴徽音琬琰存新阡卜何許詩當可萬家屯

紫微集卷七

宋 張嵲 撰

五言排律

送人赴闕

宗廟興瑚器皇家柱石臣策名存紫府佐世值昌辰德懋膺宸眷才雄處要津文辭追賈馬宦望並荀陳共貴豐年玉咸推席上珍薦延言有味發擲政如神既畏西門猛無悵鄭彦仁化民幾變俗遂奉堯恩即日自荒荒竟墮有前朝恨爐殘古廟鄰空江長漠漠寒日自荒荒竟墮蕭何計仍同項氏亡相黙寧作帝畫錦亦還鄉辭漢寶山不禪唐君禾千載恨行客亦悽涼

散誕幸免屢逡巡悵別瞻行旆街恩睇後塵祝公開政日著意念窮鱗

題六合葉氏廟

野曠煙迷縣溪湍柳繫航雞鳴初翳麥蠶長未眠桑地如有地拜賜逮無垠常廟雖何用鵝胎未高可馴儻記取

螢火

但暑和殘夜飛螢過曲塘翕張舒煽短斗注引輝長翻屋星移位窺簷燄吐光未應彌蓽路聊可映書窗作與風俱遠偏隨雨送涼老夫常作客看汝鬢毛蒼

偪冬至小雪

落葉將埋徑秋寒欲刺天情凝遥嶺外雪墜草堂前竹密潛增響梅踈欲鬬妍紛紛迷遠樹整整度清川木槿乘高看惟思擁褐眠衙門聊騁望憔悴迫新年

七言律詩

和張薄韻

長來接遶興偏濃秋日山光望欲空閒放被水川涵面
碎影翻林樹帶風羣山綿亘多連峽微水縈洄只向東
各有田園歸未得追陪强欲備鄰翁

贈江司令朝宗

投老叨恩得一州平生江令始從游揮毫坐上誇新句
岸幘樽前傲早秋幸有高情能命駕寧能十日為吾留
詩成苦被黃花惱急送兵廚與破愁

十二月二十一日贈沃令

訟庭無事長苔衣卧聽松風白晝遲紙帳亂紋龜殼敲
道移深綠鶴翎垂塵扇揮處論前史香篆銷時理秘辭
官長既閒春亦早玉梅初綻兩三枝

余所寓僧舍蜂簡忽散去僅留其半僧云分蜂
時每如此亨復追求再得之貯以別龕感而成
詩

每逢晴日競飛翻忽為羣居負責言甘美日充醉蔡養
蟄藏歲久忽騰驤趨衙乍覺朋曹少分邑疑因支麾繁
莫便無情同燕雀階除得食語喧喧

賀師垣賜御書一德格天之閣牌并鈒金器皿
青羅涼繖從人紫羅衫鈒金腰帶儀物等

炎精光復論元功事業伊周信比蹤許國一心明貫日
存孤高節凜經冬中區地勢羅千雉金盡人門跳六龍
自古至誠參化育濟時行道本中庸
重屋雕甍勢欲翻睿題藻翰揭中天孤緣吉德存方寸
迺爾叢霄格大圓傳自孔門皆一道播諸說命合三篇
中興如問君臣美萬世昭時六字傳

柳絲搖曳拂堤沙瑞氣中藏上相家風動五雲迷御組
香從雙闕賜天花仙韶合奏塵飛盡中使宣麾日未斜
魚醉太平誰事業為傾恩意入流霞

恩詔新頒導從儀夾途無復走烏衣競紆紫綬金
仍有黃金上帶圍翠憾翻翻風易暖雕槃璀璨日爭輝

沙堤鵬目人人說小相行看撥軫歸

遊嶽麓寺三首

平生耳裏湘西寺此日真成叩梵宮地闢晉朝多勝概
人邱文遍有高風身遊大士毗耶境目盡相東返照中
佳處未能頻駐錫北行孤勝亦忽忽

狀策松門映未窮史過金地雨花中山泉浙瀝通幽戶
林葉蕭森下晚風目極平羣分莽蒼烟深城郭自空濛
化年模擬僧房宿卿與支郎話色塵

林壑盤紆松徑深華臺暇日暫登臨雲開楚地千重出
日落蒼梧萬里陰賈傅文章仍自昔武王城郭已非今
傷時訪古堪流涕徙倚聊為澤畔吟

奉酬致宏贈別

強顏從宦益堪悲此日逢君與昔時末路未亡交似漆
相看各已鬢垂絲亂來世事渾難料去生涯詎可思
客裏別君情更惡同歸猶恐尚差池
比生將老竟何為未信全關造化兒十載宦游無我拙

一生慷抱有君知天邊故國人空老江畔黃花誰與期
跨馬東歸猶是客離亭別酒莫盈卮

從劉待制游中梁山寺

樓閣高低跨碧空鱗鱗羣樹亞山風沿江東去流天外
泰岫西來繞漢中野曠自然傷遠目天高聊復送孤鴻
登臨不起河山念今日中原有謝公

遊道林寺詩三首

萬畦霜稻掩卧黃雲小徑縈紆接寺門不見高人空像設
更無衲子辯風幡樓觀遠岫秋增媚應袂寒溪夜更喧
他日重來艤近影一瀑香火莽蘋繁

陰陽秋日澹岡陵繁馬喬林叩梵扃過雨溪流初漸漸
無風竹影自泠泠空餘古柏庭前老依舊寒山戶外青
惆悵祖師飛錫地巖阿誰為一鐫銘

墟落生煙晝欲昏亂山行盡到平原雨餘農嶂添新秀
水落寒沙見舊痕古寺有僧接塊座遺針無主自荒村
徘徊欲訪當時事黃葉驚風斷客魂

登白帝城

霜風吹日下長原壁下城荒灌木繁朱云諸山朝峽口
西來衆水會關門千年白帝空祠廟萬里家山孤夢魂
絶塞邊頭重迴首秋聲波上不堪論

殊方秋盡恠登臨萬里悲客結成陰座鉾峰如尚續
江山割據識雄心滄波尚下奔雲急單舸東游尚覺侯
漂轉十分仍作客沉吟悵古淚沾襟

送趙郎

匡山太白書漙久不但天才盡一時須築更生勤博古
莫師長吉祇為詩八塘學士多時譽七步賢王有令資
數子風流君可致劍門他日看雄辭

題永睦縣高齋

亂離何處託浮生羨子今為劍外行與縣頻年多送遠
中原十載人將盡相見休嗟似轉蓬

過鄖陽縣

此別相逢定何許各須努力待時清

余於今年二月初一日夜夢中與劉彦禮兄弟
水邊飲酒賦詩曾記所作元八句忘其餘今足

夢裏相逢竟是非人生皆夢亦何疑花邊置酒行杯速
石上聽泉得句遲千里幸能申閔積一觴何必是前期
詩觀石火光中事慮不長於未覺時

舟泊宜都

二年峽內厭羈栖此日江湖欣渺茫沙淨鷗飛晴晒翅
悠悠殘日動波光連眸盡處即他境聲斷歸舟憶舊鄉
自是望鄉須淚落不緣風樹使心傷

題永睦縣高齋

峯巒覓圖已水道登臨眼界浩無窮空濛嵐翠雲烟外
明滅波光樹影中莫詠楓林傷極目且依蘋末把雄風
中原十載人將盡相見休嗟似轉蓬

過鄖陽縣

猶城寂寂枕江湄萬室燒餘事可悲故老歸來泣環堵
行人佇立問遺基年華祇覺凋雲鬢花鳥何曾管亂離
依舊漢陽春事好野桃開盡暖風遲

秋懷

日墜城煙光少留朝昏應是戒悠悠人生百歲今已半
世故萬端無幾求學道初聞誠正受深居不賦畔牢愁
尚須一舸輕波上自詠新詩送白頭

渭河十月雨猶斑容御貂裘未覺寒遊暮更知為客愁
羈窮獨自倚書看朔風幾夜驅鴻鵠苦雨驚時損蕙蘭
安得崔離三百尺一起紅塵破憂端

山中月夜

中原羣盜幾時平遲此荒山萬慮驚霜月有情凝夜色
溪流無盡落寒聲滿山林影龍蛇動繞屋風枝劍珮鳴
自惜壯懷消欲盡只將捉句了餘生

送別

十年漂轉鬢成絲細話平生萬事非却憶青燈初罷酒
俄聞鐵騎已成圍當時痛飲今誰在從此羈游與願違
客裏別君還歲晚江湖寥廓淚堪揮

傳聞平地已有春意而蓝山偏臘復雪寒成特
甚

荒山絶頂受春遲幾見水花散陸離江國凝思唯把酒
雲林注目又成詩修篁塵路增幽意初月臨空肰素姿
寧有扁舟可乘興柴門惆悵獨移時

雪晴

鳥鳥聲樂作初晴日到寒窗氣象新天接瓊瑶三萬頃
樹明組綵五千人已從夫海生陰盡更與神皐洗戰塵
曾侍紫宸知帝力隆興借與萬家春

小雪作

霜風一夜落寒林莽莽雲烟結歲陰把鏡漸無歡鬢念
憂山唯駐隱淪心氷花散落衡門靜黃葉飄零一徑深
世亂身窮無可奈強將悲慨事微吟

枕上聞雪呈趙郭二公

上瑞來寧玉座憂夜辭先到竹窗幽饑腸已作來年飽
病眼聊須臘月收高士清貧無敵便故人狂興阻扁舟
予寓居麻子山自入冬以後大小雪凡十餘作

郤思清蠏江邊路鵲兒成車酒自勧

詠鶴

昂藏野鶴混羣雞志在雲天失路悲湖海猶梁元未足
廣衛羅網莫輕施獨憐鍛翮垂寒雨可念長鳴向曉機
郤使羣鳥驚羽翼上林能占王人枝

宿歸仁寺

精藍蓋屋切雲根此地何從着世紛綠紗窗史臨水
氣氳崖樹欲參雲青山細認千重疊暮氣徐觀萬里煙
兩岸蟲鳴燈一點舟人相語夜深閒

高司業

春浮花氣擁門閭笙鶴神禽瑞世間一字夢靈通洛學
諸儒文弊陋賢閩巨源淳德真金玉史部高名信斗山
此去致君堯舜上黑頭卿相自朱顏

旋頭落盡少微明追復成均雅頌聲詔起儒宗高一代
禮隆師範表諸生拾遺柱史當螭立潤色綸言侍馬成
行把荷褒多獻納要將文彩助昇平

代王侍郎送崔尚書赴信州

化龍陂迥照旌旗懷玉峯高緩馬羈地接鄉閭猶畫錦
人從國老借元龜一州如斗何勞者六合同風要在茲
此去未能温坐席郤隨春到鳳凰池
德望居朝大呂輕春思難排馬歸情履聲暫去端門曉
刀夢新占虎節榮有道我君三仕喜無心會龍一麾行
天表祇恐思耆舊不待黃堂報政成
君上殷懃撫斯民不惜朝端屈老臣連錦麾毫千字寵
黃金横帶萬釘珍長安日近思光遍刺史天高惠政新
我愧仙嵓舊猿鶴依然軒冕縛閒身

初夏已晚山中即事

山雲倏忽自晴陰積雨門援萬草侵一帶清川供極目
千重峯嶂作微吟雄鳩鳴處園林密白鳥飛來溝水深
麥秀桑柔夏方永不堪時序苦侵尋

遣興

人生何必論才良賢否窮通脱未量運否蛟龍猶變屈

時來鳥雀亦鷹揚王侯墟墓成同歸蓋鍾鼎山林各有藏
何用作文嗟不遇已將名利等蜉蝣

少年豪縱志凌雲著論將期擬過秦當日詩書徒用世
如今文字豈謀身亂離不用毛錐子漂轉卿同木偶人
主父平生希鼎食年來一飽尚艱辛

三月二日奉詔赴西閣曲宴席上賦呈致政閑
府大卿

幅巾私第已歸休當宁虛懷更數留避寵雖辭持節州
送行猶用濟川舟城南舊圃扁花洞洛下新莊引御溝
詔論兩京居密邇不妨乘興往遨遊

邦人欽佇見儀刑詔使相望對寵靈位冠三公師尚父
劉向云師之尚之父之比周之師尚父 詔
年俗別天顏沸欲零誰識上心優老意從行仍許鯉趨
庭

昔美都門祖二疏太沖篇詠賈良圖不問賓主俱公鼎
木見篇章出實跗河嶽英靈滌賦咏都人士女競歡娛

昔言元老歸休盛恩禮便蒂自古無

雨中感懷

西風搖落葉聲悲避亂荒山萬緒迷一室漂搖任寒雨
百年昏曉信鳴雞清霜已染千楓樹殺氣應隨萬馬蹄
黃屋秋來定何許狐臣安敢恨羈栖

舟中感懷

故園此去渺如客異縣而今却是家遲日簷陰搘應看燕
未時楊柳未藏鴉狐舟泛泛春江闊去鳥飛飛岸樹斜

却憶當年南下日傷心泣盡日昏花

數名

十年四海稱忠壯誰料將軍陰子謀舊物空餘叱撥馬
新聲莫唱白符鳩民謠幾歲傳鈞落筵席何人戀故侯
溪海茫茫孤鳥沒一埋蓬顆便千秋 叱撥馬見李陵傳

會覽亭三首

綠繞飛亭接郡樓平岡絕岸對滄洲天邊遠山寒無色
城下澄江湛不流林影終朝垂澹瀨水禽隨浪弄輕浮

何時放髮從漁父會傍蒼烟卧釣舟

野岸平林對郡城登臨領要在斯亭江吞荆楚流空濶

山入輿洋翠杳成晚雲烟客近甸沙晴鷗驚滿前汀

秋慕竟日窮心賞猶是羈愁未肯醒

次韻石用之春晴游西湖

春晴結客出城隅無數僧坊論給孤紅貼馬蹄花底路

翠龍船背柳邊湖逍遥各自從鵬鷃斷續寧須較鶴鳧

端立一紅為老計移文何謝北山逋

舟中即事

青山接雲雲接天碧林溪樹兩相鮮地連諸徼分秋色

天近平湖識渚煙望盡好峯仍注目賞餘幽樹更乘觀

是身已作無貲省來與將隨下瀨船

示疑者

天兒已如摩勒果佛求休待鉢雲花萬緣畢竟歸空劫

舉世徒勞算海沙除幻已超白骨觀修眞閒逐紫河車

時人欲識歸投處無盡先中是我家

溪梅初放

西來一握任委蛇春日惟增雨露悲故國佳辰逢禁火

水鄉農事見犁耜年華祇解洞容鬢花鳥何曾管亂離

目極傷心誰告語含毫獨賦遠遊詩 內四句紀亂後歸老化過鄉時篇

泊舟

遥依沙屿繫扁舟風落荒山萬木愁枕下驚波時泊泊

天邊寒夢信悠悠遺憂和嶠仍丹淚逸適虞翻易白頭

雖亂個人全策少微生從此任浮游

自竹山歸鄱上墳

晨曦出沒霧交流獨喚江船立渡頭嵐光映縣民居麗
紅葉漫山客意慈漢雲欲作今朝雨崖菊猶含舊歲秋
此日還歸追舊事孤生淚盡黑貂裘

周參謀以詩再遊未章戲賦

九十日春晴幾日得堪行處便須行官因局冷常多暇
眼到花開亦暫明當信光陰如過隙莫教風雨暗長檠
衆陽不礙游人路定看花聽正軋鳴

又

競說楊枝傾上國衆人題品付歌行但同學語雖覺小
未見回眸剪水明席舍主人能顧曲曉來莊燭想銷檠
海宗何必尋龍井頗聽周詩賦鹿鳴

喜張丞相破湖賊

遲欣丞相受降時湖外歡聲入鼓鼙十萬水軍歸禁旅
二千里地反鉏犁弄兵無復滿池內棄甲應同熊耳谿
從此上流無犬吠好營亭障接京西

昔柳柳州作永州山水諸記泉石之狀如在目

前蓋峽上羣山與柳州之丈頗類

山磵犖确冒荒筠石溜涓涓盡日聞微水寒來渾見底
峽山雪後欲侵雲深溪春動梅爭發絕壑林高日易曛
應似零陵溪上景林泉多類柳州文

繼韻書胡氏孝思亭

舉世針磁究厥宰爭從宅兆問窮通喜君篤孝誠尤至
追想慈顏事已空積毀到今猶矻立因知卓行不雷同
當時甘旨庭闈念應向廬前數樹風

寓居

未有揚雄宅一區已驚短髮似蘆蒲家貧粥飯隨魚鼓
地遠賓從祇鳥烏已罷書空為咄咄猶思快耳作鳴鳴哀
殘政值中興日聊得安閒卧五湖

如吳興舟中讀白樂天詩有作

離離雲樹泛朝曦十月江南未變衰縱擢千尋雪溪水
散懷一卷樂天詩平生名宦休回顧隨分追遊且自欺
不敢將心叱餘事道遥何似洛川時

紫微集卷八

宋 張嵲 撰

七言律詩

新春偶書寄致宏

二年憔悴向庸城又見叢花傍目驚孤客殊方懷土意故人絶塞未歸情此生竟被儒冠誤他日終圖後世名平野春來堪細覆何時與子杖藜行

新春有感

戲書寄致宏

蕭蕭篠簜擁荒岡却憶江皐草色長暖景暄風似春日黃茅白葦是殊方孤村默默無誰語萬事悠悠有底忙獨立寺門歸鳥盡重山複嶺又蒼蒼

上庸

天將層嶂限中原狀貌衣冠類百蠻橫木叅橋來渡水搴茅茹火去燒山尋巫問事看龜意帶穗收禾槩歲艱非是投荒尠魑侶時清猶賴可東還

仇氏園

冷冷竹日淡疎籬澄澄溪流注小池紅蓮白蘋當夏日冷烟寒雨過秋時主人願燕閒情適客子經過心事危行役忽忽無麗句漫批山木寫吾詩

和友人中秋

秋來未省舉盃頻却掃空山絶衆賓欵歷平林方隕葉狀踈丹桂獨生春天高地迥輪當午露白星稀夜向晨閑道閑樽成浪語不妨聊作獨醒人

戲書寄致宏

蕭何轉漕關中日綺季逍遥商顥時世亂或為舟楫用時平自可帝王師試問升車驅駟馬如何踏石茹三芝

荒山歲暮雲烟冷西望長吟猶爾思

梅

兩京當日見初開尚想凌雲逸故臺倚竹妙姿應小駐高樓急管未須催傷春遠目空千里急景愁腸自九廻為說西園泉脉動許揭小隊探春來

荒山雪盡水生煙獨發寒英媚遠天亂蕊凝妍殘照裏

廢松含態曉風前疑將翠袖倚修竹若獻明璫傍廣川
喪亂自嗟容鬢改攀條三嘆惜流年

寄題清孝巷

龍山幾世閥與哀依舊春江拍岸來當代衣冠今寂寞
百年丘隴自摧頹簷經白日餘僧定路暗青松仍趿屐
事去節閑春草積來鳥一望獨遲回

望微水

平原莽蒼浮輕靄白蓋朱門亦自高籬外水波光滅沒
林邊山岫遠青冥如何隱几終朝看不及蓽窗靜夜聽
聽水看山朝復暮那知白髮漸星星

春陰江水偶書

小軒西下俯通津漠漠春陰日易昏白氣冒山蒸積翠
微風過水聚輕紋城鴉飛去秋花夕溪雨收餘岸草薰
寂寞何人念羈旅憂來無數若絲棼

登甘露寺故基

烈風吹面立城隅俯仰人間萬事徂萬古江山自雄潭
百年城郭已蓁蕪亂餘故物惟金鼎事往前賢只畫圖
雙塔烟中廣陵市淮南戍守未應無

種木芙蓉

去歲經冬百卉空今年多種木芙蓉未如弱國城邊望
疑是秋江渡口逢定乏雄蜂來慰藉應偕野鶴共從容
故同出水方新句空自長吟負老松

次韻石用之易安齋

塵纓脫得片時閒未見彌大擇道安薛荔半牆雙股曲
滄浪何日一綸竿地能容膝皆堪處心對同光未易看
試問老僧安底事不知人世有悲歡

和夏致宏詠梅

春風初被曉光遲青女消餘浴玉肌雪後離披憐落蘂
溪旁婉約愛橫枝不隨姑射乘風去定與飛仙待月期
山靜林深香暗度折來頻動故園思

憶京山大陽寺 往歲侍先大父曾游

往歲曾游大陽寺倚天樓殿碧參差明妄卷迴峰巒古

楊廣城高遥路危滿壑松聲僧定處一堂秋雨客談時
如今細想經行地三復遺詩血淚垂

行建溪上見挐舟上水者愴然傷懷

何人刺船上寒水却憶避地徹江時鷺濤澎湃蓬飄懼
敲棹紛紜雜乎鴉浸浸平沙烟上早冥冥黄竹月生進
感舊將為仰天哭悲驚行路抵成詩

春日郊行

曉尋山寺出重城壞壁誰題半草行照眼芳菲空玉友
並湖風物記金明新詩已見成敗鉢舊賞懸知又棄榮
龍井海棠須斬惜一樽留取聽鶯鳴

屏迹

荒村屏迹任時移山水容明各異姿穹谷烟凝成襲積
斜林風過作鱗差病身豈復能強健求路惟應足抵巇
萬古井沉同鳥沒蓋棺猶未且題詩

泛舟觀雨

雲氣交流晝窈冥疾風吹雨雜衍聲山隨明晦姿横出
舟人渺茫詩漸成記迹江湖三畝足放懷天地一身輕
銜盃不用嗟羈寓未必乘槎勝此行

次韻王亞之沿湖胥雨歸

禽鳴滑滑濺泥塗賴有雲巢眼不孤天外黑風迷鷺嶺
檻前流水憶鴎湖蹲攀危磴九折坂捧玩新詩百斛珠
收拾殘紅付春去四時光景任三無

芍藥

青春愛謝日遲遲正是羣芳艸迹時浪露有情融晻臉
暄風無力困豐肌苦將蕊氣相牽引若對華燈不自持
應似西江明夜大館娃宮裏醉西施

龍洞

靈洞何年水亂流試尋危棧訪丹丘此時景物迷三島
當日神龍跨九州白晝瀑流方訝雨炎天嵐氣忽驚秋
憧憧門外紅塵路過客何人肯暫留

自鉛山如鵝湖

長松十里晚寒行盡松林到法城悄悄虚廊無客語

淦淦衆綠有鶯聲新荷萬點土花碧白鷺一行春雪輕
參秀漸漸桑葉暗悵然如在故園行

九日

南國肅秋冷尚睽隨時遊鵬自堪嘉且欣一雨山爭出
休歎重陽菊未花佳客逢秋宜得句道人酌酒似烹茶
人生勝日須行樂豫去昏鴉作陣斜

登高未用愴鄒緜少與誰能識孟嘉歲歲青樽常有酒
年年黃菊未逢花分將默坐更投句前以衛孟當飲茶
且莫愁棚傷拙目人間秋日易西斜

九日當年菊悤進今年庭下未芳非禾牧原野將成麋
楓落江湖欲授衣何處好山饒勝槩擬攜家釀趁清暉
病哀不復能捉句聊拙紅萸滿帽歸

夏養真父挽詞

四十青春鬢未皤翻如槁謝藥醉柯覩闕有緑今難戲
客館無魚尚有歌遺愛偏存梅洛畔新塋空占閬山阿
素車不得親觴酹別望含悲獨奈何

忠顯劉公挽詩四首

活人愛國見平生晚節臨危志益明漢代丙公卿千人致詔竟不起萬户封侯却似烹
轂來風急半公卿千人致詔竟不起萬户封侯却似烹
暮晉朝梁真可忍紛紛螻蟻尚偷生
賊基媒孽自燕雲抗議如公有幾人軍旅未閒焉用試
豺狼不噬豈宜親求魚緣木謾癡罔曲突徙薪翻殞身
才大言深古難用忠良千載恨常新
自從玉帛交殊域一見寒盟為隱憂亂相方虞郤國難
廟堂誰聽使薪謀養如杞菊仍忠壯識比申胥不怨尤
松栢蕭蕭九原路高名常共建溪流

抗論中朝猶在耳鳴弓仇敵已臨城王都竟失金湯固
朝士方貪崔鼠生隊慨一朝先詹卽華夷戎終古共知名
可惜千官臣僞後蕭蕭華髮盡垂纓

天孫信道 并序

信道名確沈晦楊榷甲科建炎初作京西運司屬官
蔬食破衾晏如也山中抄書無慮數千卷今不幸改

京秩死年止四十嗚呼天之生才而顧使之賫志以
塚哉

悲君劃意與時流十載紆春着敝裘新龍預知成馬鼠
舊書何苦似牴頭孟郊骨相終齎恨賈誼才能竟不侯
我冀髣名千古事定知無媿夜臺幽

挽張全真詩三首

孫過本非因紹介登門不謂使無期傾心問及言猶在
扶轅書成事已悲作鎮方甘建鄴水惜賢尤在中興時

傷心無復諮疑事還似當年徐孺碑紹興丙辰見公知待制興元公再作

客領在建康時數造門禮遇益洽然平日未嘗過書問
去秋舍弟過建康再三見問方欲以書道悃悾而公訃
至未又聞於方務德處見公書使
衡卓載將事未知所出求句故云

玉霄清臞似列仙人間亦合得長年功名不竟如塵遂
謂不作宰相冲淡空曠似樂天常于正嘗云公質性恬淡閒
居有園林蕭散之適可比樂天

大胡不慈遺緑國老憂深殄瘁為時賢舍亳誰作名臣
傳要使風流後世傳

七言排律

壽王蘇州

維昔高堂講射逢瑞雲吹不散薰風十分正滿水輸住
一葉將飛露井桐元老三朝尊相閫餘休幾世積陰功
光芒孕秀星淪鼎神物儲祥獄降崇淮水筮雲芳裔遂
蜀江汝與慶源通傳家自有調元手許國常輸露膽忠
節勁不凋霜後柏氣豪長吐雨餘虹金堤護捍河循道
蘭省分曹宿在寄銅虎屢拂飛簷皂木森斗多足太倉紅

朝班入蓬鵠鴻列京尹頻令莅奸空暫級漢庭安世稟
來臨兵國館娃宮氏安泰伯封疆外日在葦侯塘詠中
賢奇一壺金篆簡捧誦千鬯五玲瓏桃開坐閱三千歲
松夢當占十八公日望鋒車歌九戚時範紹甲詠車攻
如君江左今王導有客河陽舊石洪既治從來水杓鈍
涓涘殊未報深榮省墓衆衆心何羨旌旆拖拖思京窮
宿緑阻陪搢壽筆書緘卿復寄詩筒西湖十里荷花水
淨洗觥船迓祝翁

壽沃令二首

山秀江清號浙西氣鍾賢哲誕生時商朝月正秦三統
堯殿賞菱兒七枚此景漿水藏北陸有人留秦等南其
教條率邑鄉制雖導引支床室有龜五百問開喬嶽降
八千遐歷大椿期書生廟效封人祝為捧黃金一鼎庖
奎文昭旅夢熊羆正值英賢慶誕時人日空知經月是
斗杓繩徧一年移銅壺仙氣鍾綿格卷畫漢光人句辭
終策談兵知醞籍操刀製錦見施為三年仁政春十日
萬口歌聲寺一尼願祝我翁何許歲紅蓮葉上見游魚

和李少卿

獨見涼蟾欲上時西園共氣滋清池坐欣萬頃潮方滿
欲舉一杯誰與持虛閣排雲空窈窕青山繞郭自參差
氣滋衆表翰翔迥光泛島林影雜移一歲作時今漫過
誰家擷菡未休吹城烏何事翻飛急不學鷓鴣占一枝

五言絕句

懷伊亭

回塚擁岡巒遵浸分林塢縱目以怡情信美寧二首

松門

忘林上晚烟明月曜深夜重閉豈吾心自同俗士駕

致奠學二首

霧散空江平林跡遠山出龍漢夜來雨奧氣使不濕
桑柘落洲渚澄津漁艇集幽禽忽飛來斜日水光溢

宿歸仁寺

下瞰十仞條遥瞻幾千里遊客日暮時鄉心萬端起
喬林衆鳥集暮氣氛上好在三已山何時正相望

巳水任宣雲僧牕睡方悄風清月到床露白蟲鳴草

幽居

避地依茂谷卜築茅茨自安門前山四塞不用置峯巒

觀月出

山空樵唱稀林寒歸鳥沒新月含烟霏遥依亂峯出

生口 陵路去縣十五里

車舟四日程屈曲縈山轉行行問居人始知猶近縣

北眺遍山樊南塔遥津游登茲一消憂信美仍吾土
蹁躚上危拳策杖臨孤嶼来往自忘疲於此時延佇

柳陌

含風皆有態夾路自成行馴鴉朝暮集接葉得深藏

詠種菊

手種離邊菊扶来亦自閒驚蝶翩翩舞雄蜂去復来
遠意在田疇中園結茅屋凍雨昨但来共欣春水足

懷新亭四首

耘耔競所務喬林千風清嘉穀雨来長復茲畦水平
恢台當長夏山木盡成陰良苗方競茂悠哉林下心

晚秋紛已及中田日往還過與好風會植杖觀前山

夜雨

夜半山雨来夢覺還復息寥寥簷溜空時聞斷續滴

與陳去非夏致宏孫信道遊南澗同賦四首

策杖南澗邊萬蒲如綠髮石亂水流分山空鳥聲歇
山桃深復淺亂發傍幽巖無人慰寂寞晴日自卷卷

共坐石上苔坐久溪陰轉峯外晚林稠山腹晴雲散
三日山中遊溪山未全究却羨畬田人春晴劇烟岫

聽微水有感四首

發源由太古東逝幾朝昏欲識無窮意當看石上痕
寒江流不極疊浪日沄沄詎是悲鳥苦端由清夜聞

尚從微外来東去還歸海徒聞朝暮聲詎識年華改
秖應利剖判使有斯江水於今知幾時来流猶湲湲

邵公泉

遺愛在斯土諒如泉山滋居人不敢唾時復照鬚眉
陰陰勿翦棠聽訟得處所深深山下泉飛空作甘雨

題畫扇

暮鴉前林暗遥知暮氣生漸向山門近應聞鐘已鳴
望望滄江闊汪灣湖水秋津亭方遞客遠来何處舟

宿永膛將口香積院滿山皆松檜聲

雲峯幾萬疊何處見家山此日無窮意悠然獨倚欄
萬壑樹色斂松門已暮鐘故園腸斷客應與此時同

獨夜

山月娟娟靜山烟漠漠輕芳簷無一事獨聽夜江聲

晚晴

前山收苦霧宿鳥有新聲萬里南天客三冬此日晴

下馬橋

悠悠望深松置馬長路側豈為服誓言良以尊舊德

泊舟

夜光沉千嶺寒生動一川汀沙霜似雪寂寂繫江船

盡山亭

南嶺與北岑千峯萬峯起木末置危亭衆山窮表裏

出峽

舉舟已出峽何旦復當還蒲溪應漸近已見宋平山

溪上行

垂陰覆綠波檀欒影空注傍有微徑通穿雲向何處

出見桃花盛開

青林擁蕭寺況乃在山陰出見桃花發方知春已深

渡湘水

昔讀此離騷今朝渡湘水荒草滿秋原何處尋芳芷

歸仁縣石堰

縣廢不知年無人問遺址石堰猶路傍故物應唯此

采薇洞

春曉山路永行行歌采薇歌長非有意惟以療朝飢

七言絕句

元日

推類那覺是華年城郭衣冠競彩鮮寒雨連天無事出

卧聽簷溜似山泉

至梅堂次韻

半衣不煖夢初回聲切嚴城角弄梅旋理故裘駸足

披霜得茵為公來

次韻王得之遊淨明題易安二絕

滿院嵐光滴翠寒望湖莫羨十三間門前石上蒼苔跡

數得人蹤到與還

銅駝陌上須史樂金穴俠家瞬息散爭似蓋頭茅一把
老僧終日百般安

又次韻五首

建溪南去自悠悠溪上秋愁思逐水流欲寄平安數行字
秋鴻飛不到炎州
離尤南去本無因陰隲忠嘉自有神敢國猶強說閩露
君王宵旰憶良臣
行盡炎荒路向東蠻村戍鼓夜逢逢惜無王朔同登望
騎氣應須似白虹
行衣葉葉馬蕭蕭快意寧知歸路遠海上共舉青似染
却從雲外望岩巒
心知公及暮春歸猶自思公勝九廻門外春流已如黛
行看飛騎過橋來

唁菊

中秋是處已揚芳籬下朝來欲破黃賴得雨荒蕪草茂
却能應候作重陽

紫微集卷九

宋 張嵲 撰

七言絶句

乘舟阻風

平生所遇悉堪嗤往返江湖知幾回長是偏舟阻風浪
羨他舟楫掛帆来

送陳忠玉兼寄尹夢得黃仲通并寄李通姪

當時分袂各丁年南國相逢鬢已班羨子還来覲丘隴

益令歸夢繞金山

少年渾欲不勝衣豈下如今帶十圍他日飛揚未輕料
卜居終欲近郊扉

百年門户已蕭然每喜人傳小阮賢好遣僕童種榆檟
老夫行欲賦歸田

南川解袂十年餘環堵蕭然頗自娛生計荒餘莫深恨
歸来猶得在枌榆

君歸多問尹夫子病後新詩定益工鴻雁南來書不到
想應全未廢書空

龍洞

瀑溜落巖氷柱碎迸珠跳沫似飛瑛西風更與遊人便
時送輕塵灑面來

巖樹交柯如有意欲將窓葉蔽溪門紫府沿源應不遠
未知相去幾程雲

過鄭鄉寒食日

茅茨雲樹渺相迎山縣燒餘祇故城雞犬不聞仍禁火

經過轉見亂離情

夢中作後兩句前句覺後足成皆夢中所見也

山南山北是人家紅杏香中日未斜傳語春風能幾日
慎無吹折最高花

閏月二日始開北牕讀門

夏郊群樹緑冥冥北戶今朝又脱扃極目不知何所詣
三年於此看榮青

掌口寺寮聞杜鵑

青林雨濕烟濛濛杜鵑舍宛號晚風雨轉蕭騷聲轉急
不堪聞在亂離中

山中月夜聞杜鵑憶鹿門舊遊

陰陰緑柳子規啼風送餘聲夜轉悲山月龍明蘭氣馥
忧然如在鹿門時

暮春道中聞蟬

西山日落東山明長風吹花客心驚房州氣候不可解
嫩葉暗中蟬亂鳴

夜雨有作

勝足秋堂夜雨聲天涯此夕歎飄零空堦滴瀝腸堪斷
更向芭蕉葉上聽

仇氏園

修竹青冥山翠合園荷枯倒水禽飛造門休問林塘主
暫借閒窓負暖暉

過韋氏園偶題

十日濃陰飛細雨清川初漲水平沙幽人閉戸春已半
開遍山南山北花

思故園

柳外高風盡日吹春來不省見花枝漢傍別墅三株杏
記得飄零似雪時

十二月旦雪霰大作

憶昔尋梅漢水傍故乘微霰渡潛江如今飄泊閩山側
擁褐安禪聽打窗

七月二日大風作一晝夜方止土人云此風潮

信也

風不終朝聞老氏撼山今既一期自旦至旦為期餘得非造化
誇能事要使人無盡信書

後世新奇方競出難持古語對時云欲將老氏飄風語
刋剟還同火浣文魏文帝作皇覽著異火浣布至明帝時貢至刋去此節

風潮初見土人云海風每作大則三日稍小則四日土人謂之風潮五六年一作始愧
鯫生泥昔言却以所經疑柱史著書應祇為中原

詠鶴

引吭清嘯連天外何意留連泰養恩我亦久懷區外志
終當乘此翔天門

非千位置與雞群自是昂藏絶世紛若使風標公子見
亦應輕恨不如君

當年君子成猿鶴物化誰能不愴神奮翼一歸霄漢後
安知不作艾封人

心期附鳳參雲翮豈與凡禽共苑園貴端無能猶自免
應緣遠去不來軒

祇應皆作路塵飛

孤山

日薄城烟湖面紅勝遊常恨隔崇墉不如縱櫂絶湖去
却聽孤山打暮鐘

贈何子應

何郎當日在房州曾見梅花倚郗樓賦罷凌風人已朽
後來白盡幾人頭

千年一度復來歸城郭何人識令威當日榮華竟誰是

狂風幾日漲黃塵籬外桃花忽照人不有繁紅慰遲客
二年不識渌江春

凌雲見桃花

曠却相隨不相識主翁翻作白頭新桃花未見不曾失
拈出還成埋沒人

二月二十四日玉魄塘

桃花零落怨春回松下朱門向水開燕子不知非舊客
依然還取故巢來

茫茫白水環虛市股引清渠繞梵宮一夜春風入高柳
怳如身在海濤中

青葉生林啼鳥新出門逢水不逢人楊花滿地披重繭
不信人間有暮春

雨罷青枝猶裊裊風餘紫燕故翩翩垂簾竟日無餘事
庭草雖長不用鞭

病起清羸廢酒巵茶甌聊復慰輕羸卜居便作千年計
會見蟠桃著子時

一行踈柳對柴門又見荒烟上晚村日日牆陰觀日影
人生消得幾黃昏

今朝自撤窻前柵決背雙鳧沒綺塍便是提封無限界
不憂閭陌誤東陵

法界頌二首

木人睡足理精神大地山河勿一塵不是解談無口論
由來不及世間人

山河大地因誰有聞見覺知非我親不挂一絲全體露
真成本分住山人

自房州歸掌口聞杜鵑時杜鵑花盛開

亂中一任青春去抵有閒愁作鬢華日暮風吹古原樹
杜鵑啼遍滿林花

澗邊

蕃林近水葉陰陰繫石溪流自淺深隔水聳山春更木
白雲樓起媚遥岑

夜坐

地爐火暖壁燈青虛閣風驚鐸亂鳴門掩上方山月黑
北窻危坐聽松聲

晚步

晚來聊復岸烏紗指點園林已罷衙能花高柳交陰斜日照
閒攜兒稚看棲鴉

紫山圖七賢詩

短壑長松經始餘次山無往不從吾便應掃盡陳蹤跡
募作三溪步隱圖

峴首登臨事已非風流千古載豐碑鑿空尋出崇山景
又作襄陽一段奇
居士胷中有丘壑置山占得水雲寬七峰環合三溪碧
盡付騷人一倚欄
負郭幽崖面武當襄江前占水雲長四時景趣無窮盡
供向公家靜隱堂
兩山列影作眉嫵盡付襄江一鑑收閒訊風光應更好
賦詩誰與共清流
山容渾似關南見水曲初疑峴首看聞說新堂多勝槩
待飛一葉上雲端

內人斜

當日承恩向壁門今同傖鬼落荒村丘墳埋沒生秋草
人事如斯詎可論
山色依依水自流內人斜畔最堪愁荒榛蔓草繁寒骨
更有何人弔杜秋

晚望西崖

西崖佳樹綠層層日落山煙滿樹生蕭然倚杖踈籬外
遥聽幽泉斷續鳴

登石門山山側有觀基在荒筠中不可到山相對即新安縣也今謂之新安平

嶺樹踈疎秋景明荒筠埋沒觀基平石門山下微江水
依舊東流日夜聲
石門山對新安縣基址平來蔓草秋千尺微江清見底
悲鳴遂向縣前流

梅

一枝寒艷映窻光纔氣侵衣斷客腸漢上水邊千萬樹
春來何地著清香

偶成梅詠

開時都不值繁華結實調羹尚可誇若語當年上春事
總輸凡木後開花

故園微路達江干常記開時偏歲寒萬里臨風驚老眼
却疑還是霧中看

霧態風姿紫府仙直疑清夜降羊權不知老大心灰久
香氣撩人似昔年

覽鏡

覽鏡知予骨相屯便當終與老農隣議將此地為菟圃
種藥栽花二十春

興州看月上

城下滄波去不停城頭吹角作邊聲去年此夜深閨月
今向興州山上明

興州山上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九 十二

溪傍梅花初開

細挹幽香辨殘雪却驚寒谷獨先春慇懃為記春風面
他日重來是故人

溪流一派碧潺湲落盡隨溪出亂山惟有劉郎重迴首
往來行客更誰攀

冒雪早行

每憶西山千丈秀雲霾對面失空青千秋夜雪無人跡
獨策羸驂帶曉星

秋晚遊謙上人菴四首

巍巍羣峰當戶立泠泠絶澗出山長虛窗竟日無餘事
默坐時聞柏子香

兩岸喬松上冷煙誅茅遠在亂峯前居人不識新菴路
欲入山門尋細泉

霜落秋山楓樹紅茅簷直面列諸峯上人竟日觀心坐
粥飯遥聞別寺鐘

溪流斷石轉輕雷境靜身閒萬慮灰西崦逐寺青煙外
時聽鐘聲度壑來

寒食日兒輩遊尼菴戲作

雜英滿樹春欲過修竹參雲萬餘箇頭陀雲頂出迎賓
恐是當時劉鐵磨

讀太平廣記三首

禁苑茫茫盡日吹桃紅李白袍青枝唯餘阿醋偏驕妬
不畏封家十八姨漢趙昭儀妹昧驕妬

月下來過微士門可憐桃李盡能言其如苦畏春風暴

可為牆東植絳幡
夢裏空驚歲月長覺時追憶始堪傷十年烜赫南柯守
竟日歡娛寢雨堂

早發竹山

天外峯巒排木杪江邊石氣動雲根憑誰為謝東流水
好送寒聲入故園

去水湯湯嶺轉前山恰恰與雲平僕夫應怪微吟苦
寧識江頭送目情

竹山道中

青山忽斷開平陸雜犬人煙太古風野老詠茅寧有意
一生身在翠微中

再到竹山

衰草連雲鴉亂飛荒城寂歷澹寒曦屋廬燒盡民居少
祇有青山似昔時

老罷

滿谷千千萬萬紅含情一一待春風難將朽質爭娟好
拚却輪囷似老松

癸亥春

荒村渺渺不知春三見離邊物態新漸習魚蝦解蠻語
自疑元是魏塘人

春詞

莽莽暄風吹九州春來何處不消憂林間鳥語隨時好
花裏風光映日流
無復餘聲到耳邊衡門不閉亦蕭然風枝鳥語皆無賴
每向春晴晒畫眠

春閒作

桃花遠近火城堆誰遣黃昏動地來與使便成零落去
何如前日未吹開

有感二首

題卷安西嗟妙蹟翩翩遥想翥龍鸞那知偶落黠奴手
庾翼神明還藴觀戴山草樹見彈棗如今祇作葡萄用
只作葡萄一斗看

惆悵遭離老虜曹 老虜曹漢書語

雨後悵然有感

騰騰醉裏十年事睒睒窗前半夜燈老去自堪悲作伴
雨聲何用更憑陵

贈南回了豐上人三首

徧參初自浙江回梵剎金鋪始負開袖手却來巖下住
蕭然一逕長蒼苔

逶迤澹澹方池水攏檻煌煌日花遲想老豐秋雨夜
跏趺獨坐聽鳴蛙

雙頰朱丹雪染眉終朝一飯便無為庭前柏是初年種
今見森森合抱時

張文潛作淮陰僕詩有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
還同女子謀句因為蕭相代答一首

當日追亡如不及豈於今日故相圖身如累卵君知否
方買民田欲自汙

贈僧

片雲一去幾時回好在江心碧玉堆似與
默坐猶能遣化來

寄漢上禪者

勝起題詩寄漢濱幾年音信斷知聞何人為我持瓶去
滿貯虛曇一餉若

寄謙上人

屋裏迷家張處士上門指路上人謙如今線客都齊露
拍手呵呵未是收

登脊山贈長老淨曇二首

白水環村漫漫流天邊浮綠遠眉修春晴一試登山屐
愧乏新詩與惠休

詩律遥追璨可流安禪總不礙閒修勸君著意搜新句
准擬他年有惠休

法界頌

自從認得無邊界宇宙方知狹陋生時節短于羊胛熟
廣輪才似一牛鳴

呈湖州趙再可舍人二首

五雲螭陛舊仙翁來往琉璃一色宮未到行人已能說
使君清與雪溪同

一舸乘風汎渺茫來依芳杜雪鷗行難將野服隨賓履
七字聊參燕寢香

晚秋風雨

滿目蕭蕭雲氣流蒹葭搖葉共颼颼松門盡日無來客
獨與疎篁做晚秋

七月二十日夜忽有青蠅翔舞坐隅揮之不去

每見營營止樊棘不應遺矢未央宮恐報苻堅筆端事
自疑今在洒心中

趙表之送梅并詩次韻

綠蓧繁時春欲暗曉霜濃處信初來今朝消息南枝露
知是微陽九地回

不著名身與句身逈然超過亦無真誰知終日騰騰者
便是當來本分人

都綠老罷無筋力不是萌心有愛憎他時即作逢場戲
分謗圖知我亦曾

未忘一笑杯盤樂終愛忘言氣味長多慚居士梅花供
辱世何人解識香

再次前韻

曩日不緣逃暑至今朝端為探春來梅花落去香逾烈
去去還應首重廻

若認諸空猶是妄莫言來有便非真今朝試遣木居士
問取頭陀菴裏人

齊國饋時堪出走東山攜處未生憎道人莫謂全無念
行樂須知此日曾

亂慮晚迎晴日暗疎枝迥映暮山長蕭然一榻安禪夜
細雨輕風為發香

野泉決決貫城來紅紫商量次第開尚想梅橫却月觀
遥知雲雨暗陽臺

晴空杳杳冥鴻逝阿閣沉沉社燕回酬酢風光堪一醉

却虜蜂蝶浪相猜

登樓對雪

冰花不省如斯暴疑是吹沙打夜窗莫道沉陰增敵氣
且將盈尺作農祥
朔風幾夜相回薄世路孤令多苦辛擒虎可無懸銊將
泛舟未許剡溪人

遊獨孤城

微王舊國雲煙古獨氏空城睥睨平故物祇應惟石瀨
昔人曾此聽寒聲

登真觀遺履池

古柏參天鶴不歸空餘池水澹清暉當時遺舄今安在
應作雙鳧過水飛

雙楠送何致遠歸陝西

亂後生涯似轉蓬何堪送客值秋風含悽試看東歸路
只見青山繞漢中

日落邊城旌旆愁漢家鐵馬正防秋慇懃送子西征路
可見高人世外情

松水為資萬事輕蕭然一室寄餘生勞君回去來相過
病餘蒲柳懼先秋妄想仙人十二樓好住名山煮白石

贈翁法師

他年因子問丹丘松水事見北史徐則傳煮白石晉葛洪說事

心老得法天枝修靜能道黃龍會中諸耆舊及
他宗派知名士卒酉秋應供益院刻意行道訖
無應者明年夏末一日棄去將適焦山圖巖以
棲老焉余詩以行為作三絕句

經年於此忽朝饑又見秋山草木肥滿口陽春無和者

却將錫杖向空飛

道人別我焦山去擬卜宅巖畢暮年帆來帆去滄江濶

我亦心馳落照前

口如布穀本無語身似虛空何所還觀音巖迴出雲雨

好住幽窩望小山心本非南人

贈羽人

迥然誰識坐忘心擁褐無言閉息深庭竹自搖人語寂

終朝相對袛胎禽

清晨叩齒誦黃庭絳闕珠宮會衆靈齋罷藥爐深炷火

戲拳庭樹作熊經

芍藥

時人惟解愛芳菲服媚香濃竟莫知幽卧獨憐芳氣馥

世間惟有柳州詩

淒淒寒雨送餘春繁艷濃香慰病身忽作暖風遲日想

慨然如在漢江濱

興刑雖有但傷心芳顏時來尚滿襟還似夏侯家衆妓

隔簾聊聽繞梁音

淺白輕黃皆異態還如姑射各低垂暖風一陣塗香烈

午酒醺酣嗅蕊時

芳氣時時侵鼻觀令人三復柳州詩非因寂寞耽幽意

醉倒花間未必知

暮春山中

經時避地隱蒼巖世慮忘來萬事堪日暮獨行南澗側

遥依疎樹望晴嵐

絶句

日炙櫻桃已半紅更薰花氣滿襟風路傍謁舍蹄遺獸

應有羌墟在麥中

紫微集卷十

七言絶句

墨梅四首

生憎丹粉累幽姿故著輕煙寫瘦枝還似故園江上影半籠烟月在疎籬

南枝昨夜雪初乾瘦質臨風亂欲繁憶向溪橋曾駐馬却疑渾是霧中看

化工著意作幽花疑是來從阿母家寂寞沙村烟雨裏更吹烟雨暗黃昏

山邊幽路水邊村曾被疎花斷客魂猶恨東風無意思如看竹外一枝斜

題鮮于樞夫墨梅二絶句

黃黨綠慕護輕寒猶憶當年叩畫欄紅蠟淚殘人語寂玉人曾隔綺窗看

不御鉛華著素衣玉奴風調似清姿何郎不作凌風句

幻出江南烟雨時

金道鋪庭下竹十許枝因憶柳子厚清水驛絶句

庭下幽篁十數枝令人偏記柳州詩襄陽耆舊消除盡清水驛傍應斷碑

題竹

山磎犖确霧冥冥瘦節初從石罅生閒圖細想經過地記得南山步晚晴

秋霽無風日自暄飛蟲偪寒似屯雲老夫漂蕩居更久秪恐乘空是麋君

贈筆工

顧鬼霜餘毫健如銛錐妙手應時胥臨池自愧無功用欲借僧房柿葉書揚雄賦以為儲胥注謂儲物以待則知古須胥通用

夜聽雨聲

寂寞雨意若絲棼銀竹森森瀉夜雲憶昔曾行兩京道

還如孤驛枕邊聞

喜劉寶學彥修得歸因叙初別時悽愴之意

病起回思欲去時菟裘重到倍依依青苔一徑空行迹
門掩殘陽翠碧飛
三泉退敵捐軀日五嶺逢紛去國年皇天自古扶忠義
不必臨風畏跖蒿
書來不苦瘴侵肌却恐孤生厭食薇春到自然萬物遂
須知寒谷獨增輝

聊城欲下樂生去宣室虛城賢傅歸來往炎荒六千里
歸來却得及春菲
漓水津頭逢早春桂林楊柳拂行塵西園無限芳菲樹
皆作新花待主人
曾向花間醉玉巵今年花發去年枝君恩不賜泥封詔
春物翻成滿地悲
幾年竭節在顏行去國誰憐道路長自是君心知覬尚
不應微諫待馮唐

去時弔古愚溪上歸日讀碑浯水邊不是柳州終抱憤
應同郭令欲扶顛
林邑回觀山巘微短亭楊柳弄晴暉遥憐一騎登途日
逐客人人淚滿衣
衡嶽峯高刮眼明行看潭與去時情斜陽託宿沅江上
反聽哀猿是好聲

歸計無成須絶望幽居有意漫經營自憐心與劉安德
更喜年來髀肉生
建炎庚戌清兵犯襄漢寒食阻趨光化拜掃追慕痛哭因成二詩
上庸寒食已無花山木青青吐嫩芽此日傷心九原路
想無雞犬祇鳴鴉
故園墳樹想青葱寒食風光淚眼中自痛不如偕父子
紙錢猶掛樹頭風

賓林晚坐

寂歷空堦惟落葉黃昏古寺只棲鴉高僧相對共無語
坐看西林消晚霞

金州行衙

寥寥空館風號木浩浩長雲雪過窻故國幾重輕霧外
歸心一夜滿寒江
灘聲吹浪城邊壯寒漏銷金枕伴搖庭樹不隨摩木落
猶風著葉夜蕭蕭

齒痛眞其速落而不可得

慈子為牛真自取逢分卧簀亦何哉我今病落無多恨
泥復終同短髮埋 未埋髮齒漢人語

讀楚世家

悲歸荆楚痛遺民修好行人繼入秦不待金偃來震旦
君王已解等寃親

題輿元雙楠

興元雙楠名千里宇水孤根壓九垓豈但為君丈人行
諦觀直恐是雲來

晚晴

繁香苦愛飄岐路風雨何須送晚春坐久綺霞明落照
屏雷亦解慰遊人

飲水

玉池漱液自方鮮記得當初病渴年抒井只應供饗用
不須全是獻門泉

即事

殿齒休令破紫苔紫門無客不須開雨餘蘿蔔理光去
木落前山獻體來

劉少師妻獻園宅為景靈宮基

中興禮物事彌博獻宅那知故事存當日司徒功業就
舊居亦作奉誠園

漢家原廟敞雄規欲及櫻桃果獻時豈為夫人能體國
將軍本不以家為

雞

馴養經年聊伺曉不須風雨遲明呼年來頗學方仙道

拔宅他時從我無

題曾口縣江月亭

庾亮樓前唯皎月屈原祠下秖滄波北人每到猶腸斷
江月涵輝更若何

江城月暗山岑翳默坐但聽巴水聲向使江清山月白
欲教遷客若為情

聞荒雞

但可摧頹悲失旦不應風雨誤司晨書生久已垂華髮
豈是當年起舞人

題趙表之李伯時畫捉馬圖詩二首

中原無事不乘馬散牧春皐薦草中何必西來三萬里
龍媒二駿是追風

徒觀出塞十四萬詎覺權奇冀北空不用執鞭名校尉
但令首宿遍離宮

春陰

陰霾連朝昏廣野鮮風終日漾書帷可憐細雨輕寒夜
正是故園花發時

臨桂令以薦當趨朝置酒召客戲作二十八字

遣六從事莊之壽其太夫人

雙鳧舊作朝天計一鶚新收薦士書不惜持盃相暖熱
白頭應母最憐渠

讀退之集偶書

窄書三上已閒閱見辱功官又大難當日之人定誰子
寃無名字在人間

閔雨

映空終日但如絲安得垂簷似綆縻須作深秋霖雨想
要無遺恨欲晴時

丙寅三月憫雨既雨慮未足

別墅相望漢水傍少年不省問豐荒那知五十叨為郡
日為邦人慮雨暘

冒小雨晚出

霜稻收餘壠畝空雨容和霧晚淒濛出門忽見丹青樹

腸斷家山柿葉紅

觀洛神圖幌然有作

天邊松少遠微茫猶想霓旗駐水旁逸態現姿何處在
尚應遺恨寄君王
盤桓遵渚餽明璫情托微波事渺茫油壁却歸天上去
沙晴空見水禽翔
螺鬟伊闕兩相望草樹離離自古蒼舊物秖餘金帶枕
夜闌空斷九回腸

石竹

石竹為花品最微當時曾入謫仙詩新葩競發迷形似
紫蝶翩翻綴碧枝

勸農

出郭循溪路向東隼旗悠颺滿春風峰巒沐霧尚陰濕
桃李出墻能白紅
皇恩力本勸農耕老稚爭隨刺史行楊柳垂村翅麈色
殊鄉時節近清明
春泥滑滑不須愁勉事深耕定有秋旹障來南知更好
歸來頻上郡城樓
春到逢花猶眼亂老來對酒便心降須知渴肺難禁醉
瞗綠溝溝酌玉缸
鳥聲撩亂喜春晴詩思如隨筆下生桃李神村向零落
出墻猶有數花明
天桃無力卧溪沙楊柳陰陰勝士家下馬欲知留客意
棠棃故作後開花

讀趙飛燕外傳雜詩

漫漫積雪被崗坻宜主當時有暗期忽見梅花照夜發
秖疑猶待射鵰兒
九回沉水新為髻故綰裙襦稳稱身禍水欲來漂燎火
知幾唯有淖夫人
魏宮悵望揚花去漢掖齊歌赤鳳來漸盡到頭成底事
荒田野草但堪哀
漢武餘威信未窮單于來見未央宮如何運偶鴻嘉主

樊嫕宮中作女戒
燕燕承恩住遠條初能順息度寒宵如何不以斯術進
却使甘心慎恤膠
赤鳳謾言最可傷君王不謂有他腸併疑池上將仙去
祇恐留連為侍郎
合德來嬪帝甚歡温柔鄉裏勝求仙武皇雖被白雲誤
猶得垂衣到暮年

夜坐讀離騷

山風颯颯木蕭蕭挑盡青燈夜正遙但得誅茅臨澗水
長年飲酒詠離騷

春餘

春餘白髮日蕭蕭無復當年湖海豪為吏應須長孺子
栽詩要及九牛腰

春晚偶書

山中處處龍芳菲衆綠成陰統碧溪薄暮鳥棲雲氣惡
滿林風雨杜鵑啼

五月二十四日宿永睦將口香積院僧軒東望甚遠滿山皆松檜聲

遠投僧舍青烟畔夾路松音鐘磬幽試倚危軒望鄉邑
三巴日暮遠峯稠
煙嵐雲樹兩微茫遷客西來正望鄉若值秋風小搖落
祇應無奈九回腸
峯巒綿亘幾千里半霽半陰輕霧中僧房借榻聽初足
滿谷笙篁松檜風

金山回道中 尤化 目內

陽陽春物已誰披豺虎縱橫萬事違沉痛新阡一來省
却隨江燕又西飛 古詩云來燕 可為西飛證

疾風伯

不雨經時氣若焚其欣疎點夜深聞平明忽作重陰盡
可是風師待案勳

題竹

細葉蒲蒲擁瘦枝石間新筍迸根遲輕為使纨童護

待看娟娟解籜時

題石竹

天孫洗黛作靈泉山腹空明一鏡圓不用斧流出山去人間濁浪正浮天

嗟余是客仍為客歎爾真山似假山當日訪琚能玉汝端由生不近長安

秋晴

時事任從兒輩說新詩誰得老夫降鬼名罷檢秋堂靜卧看風枝動晚窗

二月五日晚閒步於庭日且下有青雲如遠山望之不厭作絶句以遣興

亂後有誰三徑足日長如我幾人閒夕陽盡處春容好更賴青雲作遠山

取蘭梅置几上

蘭茁梅枝兩並奇高標真不負深知風輕雨細春寒夜正是清香發越時

淺綠深藏垂翠葆嬌紅巧傳刻繒花南畝只在元樓容

坐入合香居士家（合旨居士見華嚴經）

崇蘭梅藥並時芳更得春風為發揚還似高人有常德

年年只作舊時香

讀崔駰縉傳

季末悟憂事可嗟本根已撥尚肥家邠堪事異荀文若

空費君王十四車

峽中晚春

臨水桃花已亂飛向人渾似訴離披溪邊細雨春風暴還是青林生葉時

出徼王峽讀子厚詩恍然偶作二絶句

西來一水古今綠峽裏諸山大小奇非是愚溪上容未應輕作此山詩

驚湍絶壁窮天險山水如斯世莫知林邑峯巒瘴江水發揮須待柳州詩

雨後

一雨稍晴春水足苦遭鳴蜩故相喧不妨信馬東城路
行看林花落古原

登舟雨作再作一絕

平生過眼無窮景未省經行有此奇烟雨連山催去棹
不容青壁更題詩

憤雨

莽莽屯雲接四溟直疑天漏地維傾此生覿覩盡成冷
但願耳邊無雨聲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 十五

欲雨

案上文書任作堆病無心力更翻開前陂萬頃平如砥
掛上西窗看雨來

雨中聽鄰家侍兒歌

客恨如醒何日醒滿空煙雨晝冥冥垂簾竟日無餘事
隔葉流鶯獨坐聽

辛酉二月十六日出暗門循城如北關登舟

春色悠悠繞廢臺竹輿幽軋轉城隈路人不解知逐客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

謂是尋春湖上來
城國排雲鎖病身豈知城外物華新非緣放逐循墻去
不見西湖萬傾春

舟中贈鮮于侁叔

六年相見倍相親欲話離憂恐愴神莫惜維舟連夜語
三巴雅舊更無人

渡湘水

悠悠寒日傍城闉風感微波作細鱗莫怪此江清見底
屈平曾向此投身

麻子山

雲烟出沒葛藟蜀錦開張楓樹林連天寒雨何時斷
一室空山黃葉深

永康山

蓋蔽千仞永康山石路終朝轉屈盤政恐乘高傷遠目
漫山麥壠已青青雲壓孱峯未肯晴況行若畏荒蹊險
悞聽風聲作雨聲

忽然烟霧鎖峯巒

自禮賢還鵝湖望山頂飛流有作

農夫秧稻滿畦水行客跨驢無樹陂熱風吹面日方午
忽見緑巖氷柱垂

夾日赤雲方變火行人渴肺欲生塵飛流百丈垂虹冷
愜爾山中宴坐人

唁微水

水畔平沙如積雪灘心狠石似犀牛如何夏日千雷怒
今作寒霄鳴咽流

春暮泛微水中流有作

微江春水緑於藍兩岸花開雪滿巖縱棹中流望山頂
晴雲如絮亂毯毯

微王廟

疊浪一灘翻積雪連峯千里送青螺微王建國由來古
山鎖叢祠暝色多

無住墳山溪水

轉山溪溜碧滑滑一勺芳甘信所便蓋代偉人今卜宅
故君還似老翁泉

自悼永清江在房州及毀城邪中最為滿險渚水則又過之

銀山卷浪萬雷鳴渚水諸灘險永清平日垂堂猶自戒
年來輕作二江行

江行

南訛瀑暑方流汗北陸婆風已裂膚江介寒暄真叵測
衫絺重繭在斯須

寄鄱里

長江休藉猶荒壘零落遺民有幾家莫伐城邊舊桃李
為憐曾發亂前花

遊道謙庵

中宵澍雨平明散諸嶺晴陰各自分偶來共就藜牀坐
時看前山出白雲

甲子初夏復開北户

已向魏塘經四白又開北户納涼颸祇應長作窻中客

會見蓬萊清淺時西域以一年為一百事見傳燈錄

競渡

吳俗春來鬬畫船疾驅波上若飛烟去春放逐曾觀此伐鼓聲中又一年

立春偶題

昔年長恨春歸晚及到春來又恐殘今日推窗喜春至閉門一任歲將闌

新春

人生一世竟何哉老去萬緣如死灰愛惜分陰成底用不如惡夢早醒來

次韻惜春

騷人競賦惜春詩為惜花飛萬點時唯有農家愛春盡黃雲堆麥雪抽絲

有感

傾摧漢祚是安昌祇恐狂瀾世莫當自古忠言寧盡用老臣得不戚王章

李公

李公白髮已如絲肯惜忠言負主知事大不應回一語知君不作上官儀

紫微集卷十一

宋張嵲撰

詔

普安郡王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峻祠縟禮均福綿區況卿德重宗藩恭陪祀事爰增圭而易鎮何抗奏以固辭宜亟欽承毋煩重請

孟郡王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考禮大報均仲洪惟慶衍端朝福膺綿宇況卿撫庭奏固至遜辭趣祇厥承勿重有還

舊弼戚畹賢姻載陪户邑之多時乃典章之率寧煩封恩平郡王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躬郊拜貺薄海疏恩況卿行謹宗藩恪陪熙事因增爵而更節奚固遜以抗封亟欽其承勿重有請

詹大方辭免工部尚書不允詔

朕惟文昌發於六星而起部稽於九範欲厥成績乃任舊人以卿操守方剛性資純厚頃自憲府擢長冬官今從輔藩來造天閶俾纘故職宜有前規其趣欽承毋俟多遜

秦王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法豫卦之建侯在於嚴祖考之祭歌崧高之于邑示其徹土田之衆以卿顯德光明相祠烝格兹均郊涯乃率國章再覽奏封力陳遜懇豈以謙享之意全回渙號之文其祇眷懷勿重有還

錢忱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拜貺明禋均歷綿宇既霈漏泉之澤固無反汗之文況卿位亞公台賢稱戚畹疏恩近地為國憂章趣祇眷意之承勿重奏封之請

王鈇辭免廣東經畧不允詔

朕惟嶺嶠百粤之區番禺一都之會慎擇良守欲安遠民以卿智術疏通材猷強濟持甘泉之縈雅聞入告之猷攬云水之麾綽有去思之繇故茲謀帥無以易卿尚

潘溫卿辭免承宣使不允詔
以卿戚畹自修習捐禮袴岩廊入侍任屬樂鞍比閱武
於便朝加精能於衛士乃眷訓齊之力爰陞留務之班
寧俟懇章固形誠意茲為定命其趣欽承
孟忠厚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成禮於郊均釐及下劃在樞臣之舊宜先綸言之褒
卿覩賢並隆勲德兼著從節旋於近鎮增食邑之多昳
時乃舊章毋煩固避所請宜不允
李顯忠辭免恩命不允詔
雖壇竣事決宇敷恩劃卿榮膺帥旄職總軍律茲屬神
休之惠有嘉武衛之勞公社疏封户租敷食雖循爰典
亦示眷懷其趣欽承毋煩遜避
陳俌良乞在外宮觀不允詔
勑具官某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爾獨不聞故國
世臣之説乎而來諭疾也夫保墳基孰與成先王之美
休祠館職孰與圖累朝之報智者當有所擇矣式遏其
軀毋事多遜所辭宜不允

制

吏部尚書制
文昌紀綱庶務而吏部冠於六官銓曹綜叙衆工而尚
書典有四選位尊則責望愈重任大則稱塞為難矧當
衣冠流落之餘士多失職典籍散亡之後吏得肆欺伊
欲選舉有方而無留滯之嗟法比可信而絶並緣之弊
閔仁多士寤寐不忘創設禁之已周必得人而乃又具
官某才用不圖得於歷試之餘趣操有常見於還觀之
久持身如公綽之不欲華國如子產之有辭德義足以
格君心之非議論足以補當世之闕翱翔兩禁已閱歲
時屏翰邦家稔聞績効屬天官之虚位乃越録而用賢
國以得人士無異論夫以賢否混淆之際一裁以有司
之文科條猥衆之時率撓於猾吏之手唯清通則足以
得法之意唯公正則足以絶吏之姦勉追古人以稱朕
命顧予勞舊奚俟訓詞

禮部尚書制

國家有四方之患方務濟於多虞禮樂以百年而興政或隳於成業雖聲音數器之用既遭亂而僅存而制度典章之文尚攸司之有守欲搜裒於遺闕稍根輯於多儀顧中臺之總六卿均謂喉舌之任而春官之兼二事寔參禮樂之司必得其人以若予米具官某稟資庸毅殖學深醇閎理既多所見者大出長藩輔政事宜於民人入扈禁嚴謀猷備於獻納史踐之久譽處之休稔於

予聞允於衆論將以承天心而建事皇用度功次而用賢昔隨武子修執秩以為晉法於周衰板蕩之餘叔孫通以綿蕞而具漢儀當戲泰湮沒之後雖殫文之或愧猶後世之有傳矧國舊章具存故事稍加祓飾遂底熙明在汝勉之以稱朕命

李成為固守蒲城勞效轉五官內兩官授忠州防禦使制

強敵不道背千齊盟闕陝衆城頗為敵屈若其嬰壘自保守義不侵自非知臣子之大戒明逆順之遠圖其孰能之當極優隆風示遠邇具官某奮由行伍克踏忠義慕古節士志尚國家眷蒲城之在郊如黑子之著面而率衆入保卒能抗敵忠壯之烈遂震一方毀義之人慚警自恨覽觀功狀嘉嘆良深武列重階扞防重任併為顯賞以示優隆仍假郡符兼副戎律益堅義槩用荅殊

勞可

劉寶許世安王升並除正任防禦使制

勅具官某懷許國之忠驍雄自命屬發敵之果敏銳無前茲因王旅之修封遂奮兵威而壓難載嘉武節俾進列於捍防益茂非圖尚畢精於報稱夙宵自勵毋廢前勞可

許青為與烏珠接戰能奮不顧死賞勇先登奇功顯著衆所信服特於正法上而轉遙郡防禦使制

勅具官某奮身以徇國家之急雖資主將之謀剋手以

衝仇人之胸實賴摧鋒之勇申敕褒命以奬尤功以爾果
毅無前技能絶衆久將屯而衛塞積戰伐以知名不介
而馳敵人望風皆靡橫戈而斫壁壘終夜有聲冉觀獻
狀之來允謂軍威之冠俾以武階之峻遙分捍禦之榮
祇服異恩更圖繼績可
正任承宣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制
朕惟大河之表函谷以西雖敵禍者十年隔王靈於萬
里雖連城跨邑並劫於威強而服終忠臣義士何嘗不
謳吟以思逮其天有還形之初人謀咸贊之日果奮義
烈以成尤功可無褒優用勸忠力具官某戰鬬本於習
俗忠孝殆其天資知勇有聞剛毅不屈久連節使欲合
黨而亡秦遂奮壯獻終得當以報漢顧立義以若此豈
書勞而可稽俾正任於居留兼典司於營衛祇服榮施
益厲遠圖觀察改云俾正任於廉車兼訓齊於禁旅防
禦改云俾正任於捍防兼庶官於猶撒圍練使捍防爲兵團刺史改兵團爲虎符
趙不棄工部侍郎制

文昌之總衆務職重六官起部之若予工法稽九軌貳
卿同於率屬事任難於擇人具官某風力敏彊器資宏
博振外臺之譽將漕計於大江之東以列卿之權毅軍
儲於四川之遠嘉迺績用簡於朕知方敦趣以還朝亟
疇咨而疏寵通內戚大宗寺之籍時論懿列司平少常
伯之聯亦當重責有獻納論思之並有繕營制作之勤
惟暨乃僚往欽汝守
蓋成授承信郎制
朕賞恐踰時付便宜於帥閫功圖實效嚴考叙於吏銓
茲命爲真往勤圖報可特授承信郎
觀文殿大學士張浚故祖佐可特追封嘉國公
制
勅朕穆卜休辰嚴禋帝考神祇允答百順畢秦恩與寮
區同茲社福惟吾舊德功在王家揆厥所元可無追責
具官某故祖某孝悌著於宗族仁惠行於里閭才足以
自致而命不融德足以有施故後宜大再世之慶實爲

相臣頃以刻章既極師垣之寵今茲告第遂開公社之榮知氣不忘尚歆休渥可

故祖母趙氏可特贈越國夫人制

勅朕致力於神既以格三靈之休移福於下又以及四海之遠惟時追貴已推及祖之恩遠其室家可後從夫之寵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孝恭之行不懈於春秋慈祥之風甚宜於閨閫積累豐厚流光日長至於聞孫碩大休顯暐澤有奉既賜錫於三吳湯沐增爵更徙封於百越尚歆貴寵以慰幽扃可

故祖母王氏可特贈陳國夫人制

出於良與來嬪令族事舅姑有色養之孝訓諸子有義方之益約素自處詔厥後人再世而昌遂相天下小君正位巳荒畢萬之山川大國徙封更胙故公之土略泰秋時祀尚侈褒榮可

故父咸可特追封慶國公制

勅朕肇禋重屋大祀休成推上帝之仁既釗福於四海廣教孝之義以加惠於庶功使顯揚者獲報親之心追遠者慰濡露之感若元功舊德之先不被於恤章則煇胞翟闈之嗟何有於祭澤具官某故父某德足以及物何不逮於生民文足以行遠而不施於廊廟徒擢賢科於異等莫旌英聲於士林雖無一時之遭遂蓄百年之慶至其嗣子為吾相臣襲以維垣之榮啓茲公社之貴其因惠衍胙以大邦歆承光榮慰彼厚夜可

故前母任氏可特贈潭國夫人制

勅朕惟祭澤之行既下均於胞翟褒崇之典固無間於顯幽本原內助之賢宜沛從夫之寵具官某故前母某氏被服女戒飭修婦儀雍睦以宜家人柔正以事夫子深蓄餘慶以施後昆既正位於小君益衍封於大國光虛如在歆我榮恩可

故前母趙氏可特贈楚國夫人制

供蘋藻之薦而有季蘭之欽應彤管之詩而重靜女之美遂相夫子克成其家垂裕後人用襲其慶既正小君

之稱號益荒大國之封圻闢則未遙尚知敬貴可

母計氏可特封鎮國夫人制

勅朕惟熙事慶成均旅宇縣推體羣臣之義莫大於褒親念為人子之榮孰加於將母矧乃致位將相勤功鳴

裊入則趨養堂以奉甘旨出則奉安輿而窮逸樂歷觀今古光耀鮮并宜敘書命之榮以侈崩澤之廣其官某

母某氏出於望族來嬪大家靜專柔順以靖其閒裊瑞啟於巖以成其母道容潤之美並茂於山河禮法之嚴兼資

於鍾郝吉祥善事舉集令門衆服魚軒既正小君之位腊田湯沐益荒大國之封欽承明綸永綏壽祺可

故妻樂氏可特贈冀國夫人制

勅朕並賴庶工之力以共濟國家本原內助之賢而誕施褒渥渴泉之澤何間顯幽具官某故妻某氏植德之美宜膺壽寵賦命不永遽即幽宅俯仰歲時墓木未拱可無隱飾以慰營魂徙封大邦益昭顧恤尚其有識克

嘉賴之可

紫微集卷十二

宋 張嵲 撰

制

蓋城轉保義郎制

爾戮力從軍宣勞勵衆兩受壇宜之令一領寵錫之恩銓次功能叙陞階品往祇厥數蓋勵壯圖可保義郎

勾龍如淵元是御史中丞為因施庭臣語言狂率不即彈劾春聖旨罷御史中丞令過明堂大

豐赦合檢舉復數文閣待制制

朕稱禋合宮肆眚衆魏開棄咎之路以一洒於庶尤閔員罪之臣宜稍還於故秩乃甘泉之舊嘗詔刑史之書其霈恩榮以除苛繞具官某材資畢給學問深明早振譽於時流遂升華於法從西垣烏府兩所踐揚風采文辭具存稱績一詔吏議驟閱歲時茲舉褒章俾還次對廣仁恩之意朕方厚於臣工復玷缺之難爾毋忘於飭厲

員延年為金人攻取懷德軍陷没特贈朝請大夫換給制

爾頃以城陷捐軀既加恤典其放申命用貢幽宅尚其有知歆承褒録可

雷仲宋福為殺退金人各轉一官制

問者敵兵匪茹王旅盧兵既以勝歸書勞可後其官某發進萬人之衆收功百戰之餘雄勇雖其土風忠赤殆其天性方鄜城之合戰命將帥以濟師實為先登勇冠城良嘉武節堅壁而觀鉅虜之戰獨不愧心進陟武階用示勸奬尚圖續績以報恩榮

録選潘林袁珏張天民楊詔戴道陳敭張實劉士卒既至質而不爽復係獲以居多揚威而歷子陽之公卞祝居黃温王恭為勅令所編修在京通用條册成書係本所供檢文字等各轉一官制

勅朕惟中都庶府總統非一不有法令何以為治設官置局俾定章程爾等隸職其間皆譽有勞因其成書選

秩示寵尚思勉哉可

周三畏為勅令所編修在京通用條册成書轉一官制

勅朕惟中都之治以法令為先國家科條品式具在攸司兵火以來淆亂不理肆加緒正以示四方爾以仁恕簡厚為吾法卿詳練通明定吾令甲參以故實舊章之善去其他請寄比之繁成書粲然足開後嗣俾遵秩序用奬勞能勉祇恩榮尚膺爽陟可

陳棠為勅令所編修條册成書轉一官制

朕制法議令嘗資緒正之能懋賞勸功可後褒陞之典具官某操履端靖學術淵深敏於文辭兼通吏道朕以衆大之地治亂所原總統之方教條是賴雖故實舊章之猶在而他請寄比之已繁患其浸并俾加刊定逮成書之來上嘉分部之可觀秩以官榮酬其勞勸勿曰叙進而怠欽承可

尚惟賢為勅令所編修條册成書係本所供檢

文字轉一官制

勅朕惟中都庶府總統非一不有法令何以為治設官置局俾定章程爾以公府掾謹飾無害有職稱為因其奏篇遷秩示寵尚思勉哉可

孫近為同提舉勅令所編修條册成書轉一官制

勅朕惟展義而巡方岳即所幸以為京師雖化民成俗之方莫先仁義之統然御衆經邦之要亦資法令之修乃飭司存俾加定著遽奏篇之來上觀治具之昭陳載惟參領之臣可後褒優之典具官某貫復變知貫之學而行之以敏蘊尊主庇民之業而濟之以和深厚之文足以發揮號令練達之識足以裨贊緝熙方睠上都實觀萬國當平定之日品式具存遭兵亂之餘文籍幾盡是欲小紀大綱之脩設以為百司庶府之章程俾參前後之請書約以祖宗之故實輯成挈令以付攸司總裁專委於相臣科指更資於近輔既成書之進御嘉立制

之可稽宜寵錫於綸言俾增崇於秩序以隆體貌以重
恩榮噫示四方禮俗之中雖遠師於商德立三輔尤異
之法亦雜用於漢條其守於成規以克臻於至治可
徐寵楊申陳廷圭焦義為捕海賊生擒賊首
卓全高等徐寵轉兩官資楊申陳廷圭焦義各
轉一官制
乃者盜發海濱里閭廢亂將吏撲討遂有成勞酋等佐
其發與協心戮力用能殲之皆譬有功第服恩榮以示
勸奬往祇明命益懋乃心
蔣元高師說潘褒劉玘張諒賀允丁成王喜張
珊萬超王佐楊皋黃壽馬信費景李倩為敵人
入侵順昌並係在城守禦者各轉一官資制
屬者敵人連侵汝陰不有戰者孰遏兵鋒不有居者孰
與共守雖勞烈之有間豈勸賞之可遺各進一階用酬
戮力服我休命毋替厥勤
林覺祥為應募戰船防秋轉一官資制
朕比勅負海之郡營舟楫之事爾能應募忠慨可嘉進
秩示恩以為衆勸
裴鐸為殺獲賊首盧成生擒龔利勝等轉一官
制
屬者群盜就降復肆攻剽爾能用命首殲兇渠芽孽既
除閭里安妥進官一列祇服恩榮
孫泉等為權壽春府鄭紳奏亳州使臣顏林齎
到番衆歸德府路招諭使誘脅文字要本府投
拜本府衆官等同心一意不肯順番死守府城
其立功人武翼大夫孫泉等乞推恩奉聖旨並
勅具官某向者強寇傳檄壽春爾等守義一心有死無
二忠壯之節宜用褒勸進官一列以示恩榮尚皆勉之
益圖稱効可
劉洸為隨張浚至關陝普轉一官制
頃者大臣宣慰關陝爾實從行例進一階以酬其道路

之勤往服恩榮毋墮乃力

張明為捉殺虔賊劉宣轉一官更減一年磨勘

盧璿為捉殺虔賊增吉垣九轉一官制

勅爾頃捕賊有功應賞其祇明命以服恩榮可

方與為捉獲兇惡海賊吳宥一等十四人全夥

并婦女六人連賊等物轉一官制

勅爾職求盜捕獲兇渠俾進官階用為奬勸可

周林陳扑石延慶方雲翼為勅令所編修在京

通用條冊成書各轉一官制

勅朕惟京師物衆地大四民雜居百司庶府總治非一

祖宗法令備具內作章程外示方夏垂統之懿超軼百

王兵火以來頗或散落加以他請寄比皆益猥衆吏得

以並緣下無以考信曩詔更定將以近古而便民爾等

咸以傑異之材職司刊剟成書來上整理可觀俾陞秩

序以示勸奬並率乃事無廢前勞可

李海為槩敵人得功并該喝轉暴露特轉七資

爾淪陷既久憫然改圖嘉其反正之忠俾與武階之列
蓋思厲勉以報國恩
制
韓海為生擒賊首王念一等千里招復歸業江
西安撫大使司保明申與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大江以西羣盜蟻結爾能討捕閭里為安寵
進官階尚思厲勉可
制
薛綸為差往沿黃河探報金人動息與轉一官
勅爾頃為國覘敵勞能自著申加褒命益務忠勤可
梁吉等為與烏珠接戰獲捷各轉一官制
勅向者大將麾戰鄜城等實殫戎行皆克致命警如
捕鹿或角其前或搤其側用能使敵人之強不得逞志
於我宜頒顯賞以酬爾庸益圖尤功嗣有褒陟可
程訑為先因殺獲虔賊劉宣等轉一官制
勅爾頃以捕賊有功應賞祇承明命毋替爾勤可
李政等權太康縣與縣尉巡檢作劉錡鄉道擒
殺金人捷各與轉一官制
勅太康之役爾等實藎吾軍以克有勝不可以莫之酬
也各服官榮無怠爾力可
方喜遠來歸正特與轉一官制
爾淪陷異域不忘秦聲及自敵中能以情告嘉其忠諒
秩以官榮益懋爾為尚圖稱塞
孫摭手詔順昌府官吏軍民等敵兵犯境王師
拒衝惟爾史民協濟軍事保扞城壘駆逐寇攘着
乃忠勤宜加撫恵數內官員在城守禦者並與
轉一官右文林郎沈丘知縣與轉一官制
勅閭者強敵侵畔王畧向非壯者奮其勇敏者供其事
何以有成功哉有司按狀爾預有勞其施官榮以示勸
奬尚思勉之可
王照提舉淮東措置料角斤堠王安道申統領
官張宗王照一般在料角防托委實宣力檢照
張宗已轉官特令王照一例推賞奉聖旨與轉

一官於正名目上收使制

疆場之司所以備豫不虞之患固莫先於候望而爾能致力於斯馬俾進武階以勞勤恪益修乃職毋懈於前

楊宏劉錡奏金人攻打順昌府將士背城血戰敵敗委棄大捷史部勘會本官先立奇功於武節大夫上轉左武大夫今來合轉兩官係礙止法奉旨命與横行上轉行一官其一官礙止法人依條回授制

勅勝敵與戰既宣徇國之勞行爵有功豈限襄章之等具官某忠在王室志殲敵人顧蕃憤之有年果申威於一舉既寵陞於横列且流恥於本宗祇服異恩益圖顯績

張温同楊宏劉錡奏破金人轉官回授制

勅爾以驍雄自奮忠徇國家退鬼淮濱居多疾力朕審賞以戰雖每厚於圖功然名不假人固難越於褒典其考稽於故實俾恥爵於本宗益茂爾圖嗣膺褒陟可

焦義為捕獲到海上劫賊鍾十三等八名委有功效轉一官於正名目上收復制

勅爾捕獲兇盜有功中率有司接狀俾服官榮益厲遠圖以思報効可

陳元裴鐸胡昭為討捕李朝賊盡靜各轉一官內胡昭係文臣選人比類施行制

潢池弄兵久而未珍討捕既靖勸賞斯行往服恩榮益思報稱

張宗廣為捕獲姜賁一十四人謀叛轉一官換給制

勅爾頃迹捕姦究進官一列申錫書命以為爾榮尚勉之哉毋忘勤力可

王良存朱芾為隨岳飛應辦錢糧有勞效各轉一官內王良存除直徽猷閣朱芾為係參謀官措置殺敵馬有勞制

勅具官某古人嘗怪持文墨議論者與戰功同賞而不

知行軍用師之道必賴政事謀畫之助然後能有濟也
爾等或董將輸於漕輓師不乏興或參機畧於中權處
無遺策并與其佐皆譬有功並寵秩於階資用褒優於
績効益思厲勉無厥前勞

官制

畦貴等先因程待制依分鎮便宜指揮將前項
功賞與轉官并同職昨隨殿前太尉勦殺劉猊
立到奇功特與轉行一官制

勅爾積戰伐之功既高武爵矣茲又以舊自言雖版授
官階出於一切之政然賞疑從予始遵寧僭之言用稍
越於褒章俾遥分於圖結尚多好爵以俟尤功益茂爾
圖嗣膺褒陟可

劉文昇為劉錡申發機速文字遣發官兵奏捷
幹事並專委本官承接捍辦及解發俘獲番
賊之類亦只是本官獨力應辦委是別無不了
奉聖旨轉兩官制

爾以刀筆從事兵間方邊境之始駿正羽書之沓至服

勤夙夜以辦治聞進秩二階用酬勞勤益思盡瘁以稱
茂恩

杜亨道為係干預機速軍務等宣力尤多轉兩
官制

朕推轂將帥以宣閫外之威籌築兵機蓋仗幕中之畫
爾奮由儒士有志功名出從元戎預聞密議淮濟之勝
蓋有助焉併錫二階以為爾寵祇服恩命益厲良圖

郝義等一十人為收復商虢等州並名各與轉
兩官制

勅某等迺者第功行賞以勞戰士宜若無遺而大將繼
言爾等未被甄奬用敢瞽命俾服官榮益厲心以圖
稱塞可

鞏湊岳飛申契勘掩殺金人收服州縣累獲勝
捷今將隨軍轉運使官屬應副錢糧官欲轉兩
官奉旨並依制

勅向遣大帥出修封疆饋餉不乏爾實有司焉可無恩

奬以報勞勤祇服官榮益茂乃職可

李寶係義兵統制將帶京東忠義兵馬與金人鬬敵同逐人老小轉清河前來歸投本朝與轉兩官仍除遙郡刺史制

勅朝廷崇尚武勇所以厲三軍之心褒表忠義所以為四海之勸況於二者實所兼資以爾紆率義旅出入兩河式遏鬼鋒間關百戰自拔歸國忠壯可嘉俾亟進於武階且遙分於符竹尚俟可為之會更立昭明之功立

厲爾心毋墜乃力可

何皐同前與轉四官兼閤門宣贊舍人制

勅具官某審賞則可戰既垂封爵之科飲至而策勳可後書勞之典其數明命以答尤功以爾懷許國之榮驍雄自命厲殺敵之果敏銳無前茲因王旅之修討遂奮兵威而壓難俾驟陞於武爵且贊謁於帝宸祇服寵榮尚圖捐塞可

珠等見大陣獲捷轉右朝議大夫依前直秘閣制

勅爾贊畫大將遏寇有庸既嘒嘒以行賞典載稽故事更錫命書特越録於褒章俾進秩於少列上遷故印往服新褒深惟絶異之施無效衆人之報可

焦文通等五人為殺敗金人出等奇功各轉武功大夫除遙郡刺史制

勅爾贊畫大將遏寇有庸既嘒嘒以行賞典載稽故事更錫命書特越録於褒章俾進秩於少列上遷故印往服新褒深惟絶異之施無效衆人之報可

審賞則可戰既垂封爵之科飲至而策勳可後書勞之典其數明命以答尤功以爾懷許國之榮驍雄自命厲殺敵之果敏銳無前茲因王旅之修討遂奮兵威而壓難俾驟陞於武階兼遙分於郡寄朕惟嘉惜襦袴之意每憂名器之輕推恩酅爵邑之心何吝忠勞之勸往祇殊寵益厲壯圖

劉廣為殺敗金人出等奇功轉武功大夫除遙郡團練使制

韓之美係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累與烏

爾志徇國家功高閫閫梟資壯烈衆許摧鋒捷志驍雄能推陷陳比敵師之犯境臨淮浦以麾兵既成一戰之功遂振三軍之氣及觀敵壯宜錫贊書進陞武列之崇兼領兵團之寄

宋謹與轉行右武大夫遙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慷許國之忠驍雄自命膺殺敵之果敢銳無前迺因正旅之修封遂奮兵威而歷難越於常典俾驟列於橫班酬其餘勞且遵分與符竹宿宵自勵少餘前勞

柳倪為金人攻圍順昌府城係提舉四壁射殺敵兵甚衆兼自中箭畧不退避委是忠勇轉行右武大夫制

勅具官某拳勇自將寖高武爵屬者順昌之役有義城守之勞若古有言無德不報其班名命益進橫階是為異恩尚圖稱效

程師回收捕廣賊及提舉修繕虔州城壁勞績特與轉行右武大夫制

勅扞城珍寇既宣許國之忠行賞報功豈限憂章之等具官某秉資驍果久歷戎行積伐宏多宜膺異奬其申敘於名命俾進於橫班是為茂恩益思顯報

員青為保護七殿神御并殺獲羣寇傷大王等有勞正補敦武郎閤門祇候又幹當年終轉武翼郎又訓閱不易賞轉武經郎又與金人見陣軍前唱暴露轉武功郎該磨勘轉武經大夫又該磨勘曾立戰功貼轉武畧大夫依舊閤門祇候換給制

勅爾以積勞寖高武爵有司按法具以狀聞申錫命書用昭寵奬往祇明命毋廢前勞

劉光為擒獲契丹千户耶律溫等轉一官合武畧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制

勅爾轉戰用命俘獲有勞載稽厥庸宜加褒陟武階益竣祇服明命

趙雲李寶各轉左武大夫樊晉李儀劉深各轉
拱衛大夫秦祐除遙郡刺史並係捐赦金人立功制
勅朕記人之功嘗思於厚報故賞國之典無避於過優
宜錫命書申褒虎士具官某固吾之圉既久積於功伐
遐歷於陳比更立於戰多既茂懋光俾正班於橫列載
稽典故宜解職以帝宸復進一階併章與數祇服休命
益勵遠圖可
侯信為河北却破金人大寨等忠義奮果立奇
功特轉武義大夫遙郡刺史制
勅爾忠勇自奮絶河津而北直抵敵營撓亂其衆載觀
獻狀深嘉爾勞進陟武階遙分符竹欽承恩命更立尤
功可
李成為結集同華一帶鄉村土豪保險抗敵屢
立功效備見忠義特轉行履正大夫遙郡觀察
使節制同華等處忠義軍馬制
勅朕捐爵賞以任天下武勇密計處以復前人土疆其
有果毅奮勇忠誠徇國堅守要害之地支抗強敵之鋒
立義足嘉褒榮可後具官某稟山西之壯烈習塞下之
風聲沉雄犯難而不回功業遇時而自見阨山川之固
既盡保於遺民收戰伐之多遂益增於士氣橫階廉察
併奬爾勞扼難折衝更揚我武祇承明命勿怠遠圖

紫微集卷十三

宋 張嵲 撰

制

武義為與翟興軍兵接戰收復陜城轉忠訓郎換給辞道為措置牛八等賊馬有功轉成節郎又措置趙常賊馬轉保義郎換給杜逵為照管鬬益捍禦賊馬升兩次殺散逆賊等轉保義郎換給張崇為捕捉羣賊易當世立功轉一官吳青為收捉叛賊黃先等賊馬轉承節郎又與金人見陣轉成忠郎換給制

王世昌為首先乞歸正本與轉一官合轉承節郎制

敕爾淪陷既久不忘秦聲嘉其反正之忠俾與褒陞之爾頃以捕賊有勞應賞申錫書命祇服官榮

寵益思勵勉以報國恩可

李忠為因父李彤陣亡初補承信郎次因金人內侵三泉縣應副宣撫使司一行軍須最為宣力轉承節郎換給制

爾父頃死吾事未爾恤也今併舉爾給軍之勞以旌爾父沒于行陣賞延及爾復因勞勤進陜武階申錫命祇服官榮書毋忘厥勉

節郎制

林景廣東潮州海界有賊臣作過本州遣使臣

林景部領戰船追捕各得寧息承信郎上轉承

乃者盜發海濱里閭告病爾職討捕遂有成勞嘉其功庸可無褒命祇服官列蓋懋乃心

朱懋為殺獲興國縣兇賊首王大老等轉承信郎制

勅爾頃以捕賊有功應賞祇承明命毋替爾勤可

余齡為拍到賊首夏德等有勞轉承信郎制

勅爾以招徠盜賊有功應賞秩以武階祇承毋怠可

謝才為掩殺桑仲賊馬轉忠訓郎掩殺李成賊馬轉秉義郎換給制

勅爾頃遏寇禦亂三戰皆獲有司第勞驟進階列其申書命以示恩榮益膺爾圖思所報稱

王仲為因自南路將到吳介嶋書兄王武認得更不拆開將王仲同書申送官偽齊稱王武委是忠赤轉武翼郎係齊禁勘王仲隱諱不得將仲免死決脊杖二十送北京編管到東京趁走經由陝府以西脫身兵部稱王仲已因隨統制姚仲迎敵偽官并往偽地王武處幹事忠義為國理宜優賞轉忠訓郎閤門祇候制

爾兄事偽得書不發示無貳心且致爾于重刑而不恤爾心許國既懼凶害益堅忠赤卒脫身于賊而不悔逆順之相遠方如此夫爾之節可以無負如爾兄之行雖狗彘之不若也有司按狀薦舉舊勞併為爾寵其進陟於武階且服官於上閤將使天下知忠善之報也

張守約因黠州團結義軍應副宣撫司使喚依期起發在路無擾轉忠訓郎制

勅爾頃以有勞秩遷官列申錫書命無替爾勤可

陳之道為生擒賊首鄧慶及斫到襲富首級及生擒次首領共一百九十三人轉一官比類合於階官上循兩資楊志招為與其公晟賊衆鬬敵掩殺逐次斫到賊頭三級及殺死賊人不知其數轉忠訓郎制

勅爾以少吏擒盜有勞俾進階資用酬勤勩可

綦辛為奉迎駕至南京登寶位了當坐甲有勞轉忠訓郎換給制

勅爾累以功効屢進官階申頒書命往其祇服可

毛宏為招安張清及掩殺賊首趙海等賊節次立功轉忠訓郎換給制

勅爾以招捕羣盜屢進武階申錫命書祇服無怠可

李彦明昨捉獲劉超賊徒立功便宜轉官給到尚書吏部公據本部照得本人付身玆係真命官榮申頒書命祇承恩渥無或墮渝可

勅爾曩迹捕羣盜有功中率有司按狀當酬爾勞錫以張貴為管押生擒到番寨中一行人等到行在與轉一官合授忠翊郎制

勅爾護送俘囚致之行闕迹其勞勤宜有褒優往其祇承益勤乃事可

李綸因捕殺叛賊李忠授承信郎諱敏修為與王關賊馬關敢獲功於進義副尉上轉四資授承信郎徐西美為歸州捍禦桑仲等賊馬轉忠翊郎又因殺王鐵創賊馬轉忠訓郎換給龐宏為殺叛賊桑仲等賊馬轉忠翊郎又因殺捕叛賊李忠等轉從義郎又因捍禦桑仲轉修武郎換給董禮為殺董先叛反等人兵等轉成忠郎又因商州與賊對壘出戍捍禦轉忠翊郎換給

勅爾頃以捕賊有勞應賞申錫書命祇服官榮

馮大昕因任黔江縣日因琼州夷人駱旅作過攻圍州城調發本縣義軍應副解圍了當改轉稽功庸宜應遷序祇承明命益勵爾圖可

鄭俊等併差出幹事各與轉一資制係楊沂中

勅爾各以勤勞見知主將俾加恩奬無怠夙宵可

劉元等二十三人為懷忠守義思慕朝廷前來歸正各與轉一官資制

勅某等淪異域有年數矣而能懷思其舊越吟不忘有嘉反正之圖宜畀官榮之寵尚精忠慤以報國恩可

張志為掩殺虔賊減二年磨勘係右迪功郎比類合循一資制

爾以文吏預詰盜之功甄序官資用為爾寵尚勉之哉

右迪功郎陸釜循一資制嵊縣尉比較茶增賞

摘山之利以豐美計功汝既應格宜有加賞

賈权願為院慶等結集作過措置頗有勞效循一資制

勅盜發外區慮其侵軼有司裡圍爾與有勞服我恩榮益圖稱効可

陳發武岡縣丞右文林郎盧械武岡知縣右文林郎孫鎮安撫司屬官左從事郎循一資制

勅乃者盜發湖湘里閭廢亂將吏掇討遂有成勞爾等佐其發興與有勞績視成行賞以勸爾勤可

李楫為掩殺叛賊史斌生擒到偽第五將王晟轉一官比類循兩資制

勅爾以文吏而有武功有司閱實具應賞格申錫命書往其欽承可

李棫祖大亨劉孝傑並係金人來侵順昌府守禦官各循兩資制

勅具官某問者順昌被寇城守之勞爾亦預焉稍以叙陞用示初奬尚思勉哉可

蔡孟容為乞將生擒賊徒李敦仁功賞於階官上轉行奉聖旨循修武郎制

勅頃從大軍擒捕劇寇宜膺賞典仍畀文階祇服恩榮益思報効可

趙玠先任泰州士曹日被敵驅擄自歸中前来歸朝循左儒林郎制

爾遣惟寇禍頃見榮以囚俘間關土思卒自扳於殊俗迹其趣舍宜有褒嘉申錫命書以為爾寵毋忘飭厲自獻于時

趙徹番人侵犯楚州當時與賊鬬敵立功之人

循右從事郎制

勅爾頃以成厥勞能甄于官榮以為爾寵尚勤乃事毋怠後圖可

蔡長民為殺獲馬吉等循右從事郎制

爾頃在兵間清潔廉鑒與有勞焉其服恩勞益自勉厲

安世用係點檢醫藥飯食昨因金人來侵數內

立功人與循右承直郎制

鄉者敵人攻圍潁尾城守之役汝與有勞甄序之恩祇

服無怠

楊光凝係左修職郎湖北京西宣撫司准備差

遣節次與烏珠等見陣皆獲勝捷合循兩資吳

師中事同前循左承直郎制

勅朕推轂將帥以宣閫外之威佐其發興亦賴幕中之士乃者郾城之役爾預有勞秩以官榮用示勸奬可

牟彥為番人寨到丈字要書蔡府投拜衆官等不肯順者死守府城竝轉一官選人比類循右修職郎制

向者強寇傳檄壽春爾等守義一心有死無二忠壯之節宜用褒勸進官一列以示恩榮尚皆勉之益圖稱效

趙幹為討捕兇賊黃文等有功轉一官選人比類循右從事郎制

爾以文吏而有武功有司閱實具應賞格申錫書命往其欽承

孫繹為前權房州司理日將俸麥折請秩粟米等降一資制

爾不自檢飭遂詒吏議奪官一列以示創懲其思刻責用自洒濯

蔡連係湖南安撫使撫幹為殺降武岡賊唐明

有功循三資合授右承直郎制

勅乃者盜發湖湘里閭廢亂將吏撲討遂有成勞録其協贊之力秩以官榮往其祗承益勤乃事可

李英為掩殺桑仲補守關進義副尉掩殺李忠賊馬授承信郎又掩殺桑仲授保義郎制

爾再捍劇寇皆以勝歸有司第勞驟進階列其申書命以示恩榮益勵爾圖思所報稱

蘇良翰為任成都府廣都縣尉捕獲賊徒陳亨

等奉使宜改次等合入官授右承務郎換給制

勅爾以獲盜中率進改京秩申錫命書以為爾勸尚勉思哉可

張汶係權京西南路安撫司使喚本路副總管

王開輗生叛逆汶節次掩殺收復房州便宜特授武義大夫煎閤門宣贊舍人制

勅爾頃隨大軍迫措覃盜與有勞績進秩官榮其申命書以為爾勸可

范綜為殺賊兵授右武大夫依前貴州刺史換給制

勅士之赴功每亡軀而急病予之懋賞豈閱月而酬勞惟我俊臣尚稽真授申頒書命以示褒優具官某結髮從戎早登於勇爵將屯固圍累立於尤功惟豺狼莫肆於憑陵特貔虎相資而掎角覽其獻狀寔我顧憂俾陞橫列之班遥領兵團之寄尚思懋勉嗣有褒嘉可

吳倫因金人來侵隴州掩殺金兵及解圍方山原等立功授左武大夫威州刺史制

勅士之赴功每亡軀而急病予之懋賞豈閱月而酬勞惟我俊臣尚稽真授申頒書命以示褒優具官某結髮從戎早登於勇爵將屯固圍累立于尤功惟豺狼莫肆於憑陵特貔虎相資而掎角覽其獻狀寔我顧憂俾陞橫列之班遥領分符之寄尚思懋勉嗣有褒嘉可

參知政事制

朕憂勤臨民凜朽索之在馭宵旰願治懼積薪之將然

欲濟多難惟賢是務既任一相以總一統類又資近輔以協贊幾微安得忠信仁萬之才副予左右股肱之寄舍舊德而弗用徒當饋以興嗟既得其人庶務斯理具官某學問鴻博究天人青襲之微政事藝通達國家表裏之要被遇自乎先帝簡拔興於朕躬歷試已詳還觀茲久雍容諷議逾參兩禁之華出入踐更又已十年之遠衣冠所屬中外具宜爰以僉諧俾弼予治尚同寅於政路用登業於王家夫周設三公孤棘參陪於槐序漢

開二府御史實亞於冢司皆資賢襄之功以底和平之治譬之作室須又負之衆材譬之為農賴耘耔之庶力尚其容勿奚俟

訓辭

又

保邦如置器之未安雖係人君之取舍圖難如涉川之莫濟又繫所任之否臧朕誦無競維人之詩則思羣策以自輔念知人則哲之訓復嗟委任之尤難顧非偉才曷膺大用具官某術高王佐望重國鈞出入三朝致主

率繇於仁義淹回十載得名皆自於忠誠今廣陛尊出殿藩維則疆坊固謝安之未用當世人屬之心東之尚屈外邦衆惜其老物望所係政庸昌歸冀以間言過失我社稷之鎮今疇衆舉信惟王政事之臣是用名自价藩昇之大政益增封邑并示恩榮明聽朕言以輔台德予欲承祖宗復大業爾則恢反正之圖子欲修綱紀正百官爾則開衆正之路朕方屬卿以建非常之事卿其事朕以信平生之言豈惟予一人垂拱仰成將使我先王膺乃懿德

朱勇為金兵來侵陝西將帶官兵前來應副使喚轉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換給制

屬者強敵再犯陝服爾假守支郡自將營屯遠來赴援非有漢虎符台也徇國之志可驗于斯載嘉忠勞不無褒勸進官睽於武爵參督道於帝閽是為異恩往其祗服尚圖來効嗣有褒陞

鄭恩誠右承事郎知建州建陽縣對移古田縣

紫微集卷十四

宋 張嶲 撰

制

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楊沂中故曾祖仲臣可特贈少保制

勅朕欽紫宗祈以嚴祖考之侑錫福四海以廣上帝之仁經畧所逮靡不普洽懷生之類靡不聞澤眷吾貴寵之臣可後追褒之典其施名命以及曾門具官某曾祖某之地未極於追崇左棘孤卿之聯益隆於等級九原有識歆服予恩可

故曾祖母檀氏可特贈崇國夫人制

勅蕭祇禋祀神祇燕娭薦獻大宮祖考來格大事攸考既均福於左右之良惠澤四施宜推本其源流之自既已遠曾門之遠顧可遺內助之賢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順靖以輯其閨門淑慎以修其婦道遂薦餘慶施及後昆剋光茲廟澤之行可無貴飾之典易封大國尚克嘉之可

故曾祖母雍氏可特贈康國夫人制

勅具官某曾祖母某氏躬織紝之勤服圖史之訓溯其居有琛佩之節動無逸情之容垂裕後人用襲其慶既正小君之號益荒大國之封精識不渝尚知歆貴可

故祖宗閔可特贈少傅制

勅朕惟國家既賴人之子孫以同恤四方之廣可不推本其欲致尊親之意而寵綏其先哉具官祖某篤厚提身謙恭居職顧順德之行雖勤於沒世而為善之報不在於厥身傳導之官益隆於品秩歲時之祀永貴於宗桃可

故祖母賈氏可特贈豐國夫人制

勅朕惟祭澤之行既下均於肥翟褒崇之典固無間於顯幽本原內助之賢宜霈從夫之寵具官某祖母某氏供頻蘩之薦而有孝蘭之欽應彤管之詩而鍾靜女之

勅爾比者受令招撫山東不至職而擅還豈刑書之可
逭姑從眼降尚體寬恩可

柴斌係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新知辰州特改
差知唐州岳飛奏斌遷延不赴特降三官制

勅夫平居無事時工為好言以眩衆一旦有警則畏懦
無趨事之意此鼠黠之尤者也斌之謂矣磽官三列薄
示創懲毋狃爾為吏干重勅

李舜元馬子韶為押番人一十九人走失一十
三人各特降三官制

勅爾護送俘囚道亡過半雖有司迹捕已得而慢令之
罪不可不懲姑從降黜尚體寬恩可

洪邦美為効用韓政偷盜人民阿蔡家錢物並
不鈐束特降三官制

勅具官某招來之人既隸屬於爾而縱其草竊不禁則
比與盜盜者何異焉姑從降黜以為不謹之戒尚思廸
慎毋抵重尤可

祝永之為元申朝廷乞於對岸江南池管界移
治已劄下只於本軍管界內措置令來却於行
在官散納劄子稱兩淮之民方且歸業若降移
治指揮民間惶惶莫知所向顯見用意二三鼓
惑衆聽奉聖旨特降三官制

勅具官某比建請移治江南朝廷不爲聽也姑令即爾
境內保險以便民乃復以為移治非是前後異言皆自
爾口徒欲歸非於朝掠名自譽法當誅殛然念比年以
來俗不長厚賢士大夫猶或為爾所為況如爾者足與
治乎姑奪三官以視遽迺豈為爾懲將使兩淮之民知
朝廷之意也可

紫微集卷十四

宋 張嶲 撰

制

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楊沂中故曾祖仲臣可特贈少保制

勅朕欽紫宗祈以嚴祖考之侑錫福四海以廣上帝之仁經畧所逮靡不普洽懷生之類靡不聞澤眷吾貴寵之臣可後追褒之典其施名命以及曾門具官某曾祖某德慈祥造行醇固潛德不耀垂裕後人東宮調護之地未極於追崇左棘孤卿之聯益隆於等級九原有識歆服予恩可

故曾祖母檀氏可特贈崇國夫人制

勅蕭祇禋祀神祇燕娭薦獻大宮祖考來格大事雍考既均福於左右之良惠澤四施宜推本其源流之自既已逮曾門之逮顧可遺內助之賢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順靖以輯其閨門淑慎以修其婦道遂蕃餘慶施及後昆剛茲廟澤之行可無貴飾之典易封大國尚克嘉之可

故曾祖母雍氏可特贈康國夫人制

勅具官某曾祖母某氏躬織維之勤服圖史之訓溯其居有環佩之節動無燕惰之容垂裕後人用襲其慶既正小君之號益荒大國之封精識不渝尚知歆貴可

故祖宗閔可特贈少傅制

勅朕惟國家既賴人之子孫以同恤四方之虞可不推本其欲致尊親之意而寵綏其先哉具官祖某篤厚祗身謙恭居職顧順德之行雖勤於沒世而為善之報不在於厥身傳導之官益隆於品秩歲時之祀永貴於宗祧可

故祖母賈氏可特贈豐國夫人制

勅朕惟祭澤之行既下均於肥翟褒崇之典固無間於顯幽本原內助之賢宜霈從夫之寵具官某祖母某氏供頻藻之薦而有孝蘭之敬應彤管之詩而鍾靜女之

美四德燕備宜膺令名其即小君之封益荒大國之壤
尚其精爽知服予恩可
故祖母劉氏可特贈惠國夫人制
勅某氏婉孌之資內宜其族姻慈祥之行密相於夫子
遂儲百年之慶至於再世而昌有嘉閫則之賢具應追
榮之典益荒大國尚或能敬可
故父震可特贈少師制
勅朕觀盤庚告戒其羣臣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
及逸勤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
予不敢動用非德其中篇曰古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
汝有戕則在乃心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用是
知先王之於其臣善則稱其先以勸之不善則稱其先
以懼之可不有報哉具官某故父某資材之美足致通
顯而齋志不試詒慶嗣人肆因惠澤之施爰舉慰書之
典其躋榮於三少以大慰於九原俾爾子孫毋墜厥緒
可
故母董氏可特贈淑國夫人制
勅婦人有三從之義服飾則縈其夫國家廣五教之風
褒揚益因其子屬者大事獲考均釐萬官宜需湛恩以
加泉壤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儀婉孌令德幽閒躬采蘩
法度之防致鵲巢積累之盛併襲餘慶以啓後人其即
故封益荒大國知氣如在祗服明綸可
故母張氏可特贈永國夫人制
勅具官某故母某氏成其婦訓克謹奠儀用其雍睦以
宜室家柔正以事夫子可無容卬之童用慰寒泉之念
伴易封於湯邑用益耀於幽泉尚其有知歆予顧恤可
故妻趙氏可特贈清源郡夫人制
勅朕並賴庶工之力以共濟國家本原內助之資而誕
施褒渥漏泉之澤何間顯幽具官某故妻某氏行不越
於閫奧德足書於圖史早以令善歸逢其良極勤勞於
室家每同甘苦殆良人之通顯已隔存亡用霈恩章增
其稱謂納書以慰尚克歆承可

妻趙氏可特封華原郡夫人制

勅朕褒寵貴近務極優隆矧廟澤畢逮於罹閽顧福嘏可遺其家室具官某妻某氏凝資婉約秉德閒幽如桃夭之宜室家躬采蘋以承祭祀宜因惠術以示褒榮益開湯沐之封以耀笄珈之德欽承恩命毋怠相成可

和衆輔國功臣太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劉光世故曾祖紹能可特追封魯國公制

勅朕欽紫宗祈以嚴祖考之侑錫福四海以廣上帝之仁經畧所建靡不普洽懷生之類靡不聞澤眷吾貴寵之臣可後追褒之典其施名命以及曾門具官某故曾祖某天資鷙勇輔之韜畧威名振乎敵鄣功績藏於盟府雖登勇爵未極顯榮三世其昌遂躋公保其以曲阜之號冠於五等之封若節春秋來慕泰稷施及孫子尚永賴之可

故曾祖母黃氏可特贈鄆國夫人制

勅朕修禮合宮天地竝況流澤寰宇恕罹靡遺恩加貴

臣既以寵褒其宗祖推本內助顧可忽遺其室家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婉孌之資內宜其姻族慈祥之行睦相於夫子遂蓄餘慶施及後昆惟爾聞孫實予公保其徙商於之舊國胙以東平之大邦以為爾寵尚克嘉之可

故曾祖母白氏可特贈吳國夫人制

勅某氏淑慎以修其婦道順靖以輯其閨門正其貌足以稱笄珈之飾飭其行足以蓄有後之慶涪膺褒貴已即封於於越其因故號俾胙土於勾吳欽我恩榮永光厚夜可

故祖永年可特追封越國公制

勅朕惟國家既賴其孫子以同恤四方之廣可不推本其欲致尊親之意而寵綏其先哉若夫用其力而薄其報及其近而忘其遠則先後本末豈為稱乎具官某故祖某少以勇聞懷韜略之祕晚為名將有疆場之功雖才器足致通顯然蓄慶以垂後人肆因霈澤之流用舉

追褒之典冠五等之號已賜履于三吳慰九泉之靈俾
茸茅於百粤敬予時命尚克享之可
故祖母馬氏可特贈韓國夫人制
勅夫榮於朝婦貴于室古今之通義也顧惟伉儷之私
豈有幽明之間且愍册既加于祖廟則施恩宜建其閨
門具官某故祖母某氏為婦不愧于閫史如山如
河克稱其家服遂蓄百年之慶至于三世而昌復以所
承上休褫室胙之成國既已有此冀方為爾相攸宜其
莫如韓樂尚敬明命即彼新封可
故祖母李氏可特贈唐國夫人制
某氏浣濯以致其儉勤蘋藻以供其祭祀彤管有煒無
慚靜女之章象服是宜不愧夫人之德克昌厥後為吾
貴臣爰因惠衍之行用錫追褒之命算珈有耀既正小
君之名湯沐徙封益荒大國之履惟其精識尚或能敬
可
故父延慶可特追封楚國公制
勅朕覩盤庚告戒其羣臣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
及逸勤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
予不敢動用非德其中篇曰古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
汝有戕則在乃心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用是
知先王之於其臣善則稱其先以勸之不善則稱其先
以懼之可不有報哉具官某故父某智勇絕倫為國名
將折衝禦侮用力先朝功伐之高載諸典册威名之盛
傳誦在人遂生先世能世其家比禮成于合宮以恤軍
而告第昔常賜履已荒贏氏之山河今俾茸茅胙以荆
芊之封盼尚啓爾子無忘報予可
故嫡母葛氏可特贈鎮國夫人制
勅某氏成其家室克謹閫儀相其良人致位通顯副荃
之盛既榮耀於生平湯沐之封益侈大於身後其即小
君之號益荒大國之履陰啓爾後尚勗顯庸可
勅朕推昔人福不專饗之心既廣湯泉之施念春秋毋
故所生母楊氏可特贈鄧國夫人制

以子貴之義俾篤顯親之仁矧乃慈祥實生賢將追崇
泉壤尚何愛焉具官某所生母某氏欽翼旬居靖端率
下考禔身之令德固不慚絡秀之賢顧生子之顯融豈
待著潛夫之論宜推惠術增貴幽扃賜脂澤之封已開
於成國廣湯沐之奉益大於新邦俾爾後人毋墜乃力
可

妻向氏可特封秦國夫人制

勅朕聞將受命之日占其家則夫鑒凶門制閫外者義
不得反顧其私古今一也然君人者既賴其力以之安
邊境而救民死得不豐其報哉廟澤之施宜首遠其家
室具官某妻某氏出於名族來嬪將門以供先祀則孝
而恭以事夫子則柔而正山河之德不愧其服飾婉嫕
之行能宜其家人即膺成國之封已正小君之號俾頒
書命增廣封圻遂荒贏春為之奉邑無忘勤勉之義同
肩報國之心可

參知政事王次翁故曾祖異可特贈少保制 缺

朕肅祇禋祀神示燕娭薦獻大宮祖考來格大事獲考
既均福於左右之良惠澤四施宜推本其源流之自既
以逮曾門之遠顧可遺內助之賢具官某曾祖母某氏
少服組紃之勤中勤蘋蘩之奉迨其晚歲閒則彌修胎
其後人遂鍾厥慶貴之象服恩既茂于小君胙以脂田
寵益加于成國俾其後嗣勿替于時可

故曾祖母吳氏可特贈榮國夫人制

某氏粵從大家來嬪冠族早躬婦順則有少君孟光之

懿晚嚴內治則有孟母敬姜之賢惟其閫則之修終遺
後人之慶載觀具美宜應彤管之褒式胙大邦益峻小
君之號施及孫子世世賴之可
故祖寂可特贈太子太傅制
朕謁款天地延嘏及於百神錫羨祖宗惠澤加乎四海
相予祀事之懿孰先近弼之良以予報本之心知其尊
祖之意爰推慇典用貴幽扃具官某祖某秉德慈祥造
行醇固莊官從政不過於一同之間積善降祥遂彰於
再世之後則篤其慶莫之與京東宮傅導之官用申於
贈襚九原濡露之感少慰於烝嘗可
故祖母趙氏可特贈蘄春郡夫人制
推廟中之澤有畀于胞閣煇翟而尊祖之意惟上於學
士大夫既以推原其本心而極祖廟之褒宜亦顧恤其
室家而下追榮之典具官某祖母某氏躬璫佩之節以
蘋藻之奉以供其祭祀蓄德不耀慶鍾乃孫顯相有成益大其寵已正小君之號爰開大郡之封
尚俾後人封殖厥福可
故祖母丘氏可特贈博平郡夫人制
某氏出自巨室來儀德門躬婉嬪以宜家入體順正以
成婦道早同先世實居隱約之間詒慶後人久賴扶持
之助刻章告第既正小君竣事均釐益荒大郡惟其冥
冥尚克敬承可
故父禔可特贈太子太師制
勅士有懷抱器業簡淡自居脫屣功名飾巾田野歲久
而道彌茂身隱而名益孚正恐事來偪人不得已而後
起未聞旬歲遂聞政機原本其來得無所自具官某父
某養素山澤名聞京師潛心麟經得聖人褒貶之意教
授閭里燕東州邹鄭之學光遠有耀不在其身天命不
怡克昌厥後遂生賢佐方資扶危而定傾顧念前人豈
可登枚而捐本其因祭澤載刻褒章儲副之師益隆於
品秩歲時之祀永貴於宗祧可
故母張氏可特贈饒陽郡夫人制

勅朕廣壇場珪幣所以昭孝息民下恩澤詔書不敢專
鄉獨美眷吾四近之貴寵加三世之褒有如母慈而欽
追貴具官某母某氏山河其德婉孌其容逮事舅姑早
奉執箕之饋無違夫子有嚴舉案之儀訓教具終閨門
載睦雖三從實資於陟屺而重茵永悼於終天可無褒
印之章用慰寒泉之念俾易封於湯沐用益耀於封君
持節來臨永光廟室可

故妻趙氏可特贈同安郡夫人制

勅婦人有三從之義而榮寵則繫其夫王者施配天其
澤而存歿皆錫之福況於輔弼之佐豈無伉儷之私苟
禮貌之不登則褒崇焉爲往具官某妻某氏體幽閑之
德服圖史之規正順以助其夫子則萊氏之逸妻雍睦
以齊其家人則文伯之令母雖牛衣之言共甘於隱約
而象服之飾不謏於光榮爰因惠術之施益茂飾終之
典豈徒慰於泉壤亦以厚於人倫尚其精爽之存當識
寵綏之意可

武泰軍節度使劉錡故曾祖玉可特贈太子太
傅制

勅登頌祇之堂膺受多福施配天其澤錫厥庶民顧吾
制閫之良可後揚親之寵具官某故曾祖某篤厚禔身
謙恭居里顧順德之行雖勤於沒世而為善之報不在
於爰嘗可

故曾祖母王氏可特贈大寧郡夫人制

勅朕致力於神既已格三靈之休移福於下又以及四
海之遠惟時追貴已推重祖之恩逮其室家可後從夫
之寵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被服女戒飾修婦儀雍睦
以宜家人柔正以事夫子深蓄餘慶以施後昆既正位
於小君益衍封於大郡光塵如在歆我恩榮可

故祖恂可特贈太子太師制

勅朕欽柴宗祈以嚴祖考之脩錫福四海以廣上帝之

仁經畧所逮靡不普洽懷生之類靡不聞澤睠吾貴寵之臣可後追褒之典具官某故祖某篤尚詩書之習被服仁義之風善譽聞於里閭才器足致通顯齎志不試慶詒後昆儲副之師益隆於品秩歲時之祀永貢於宗祧可

故祖母王氏可特贈通義郡夫人制

勅朕惟祭澤之行既下均於胞翟褒崇之典固無間於顯幽本原内助之賢宜霈從夫之寵具官某故祖母某氏柔仁端靖孝愛慈祥為女而敬不煩為婦而家以又四德兼備宜膺令名矧茲廟澤之行可無貴飾之典是封大郡尚克嘉之可

故祖母孫氏可特贈濮陽郡夫人制

勅某氏供蘋藻之薦而有李蘭之欽應彤管之詩而鍾靜女之美遂相夫子克成其家垂裕後人用襲其慶既正小君之號益荒大郡之封精識不渝尚知敬貴可

故父仲武可特封英國公制

勅朕肇禋重屋大祀休成推上帝之仁既錫福於四海廣教孝之義以加惠於庶工使顯揚者獲報親之心追遠者慰濡露之感矧吾良將可後襲親具官某故父某智勇絶倫忠誠徇國勒功王府垂稱塞垣朕遠覽漢唐有懷忠烈如辛氏之宣勞於邊圉西平之贊業於中興父子繼承煜燿當世以今準古可無愧焉其霈納書之命以光劉氏之祧峻寵維師既躋於一品啓封公社益慰於九泉尚俾後人封建厥福可

故母薛氏可特贈韓國夫人制

勅朕惟惠澤之行下浸於黎元追褒之文復加於禰室豈其内助不興湛恩如是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彰婦人從夫之義乎具官某故母某氏成其家室克謹閨彝相其良人致位通顯副笄之盛既榮輝於生平湯沐之封益侈大於身後其即小君之號益封大國之封俾爾後人毋墜乃力可

故母王氏可特贈越國夫人制

勅某氏柔嘉其德婉孌其容遂事舅姑早奉執笄之饋無違夫子有嚴舉案之儀訓教具修閨門載睦雖三徙實資於陟屺而重茵永悼於終天可無蓼莪之章用慰寒泉之念俾易封於湯沐用益耀於褒榮可

故妻薛氏可特贈安化郡夫人制

勅朕竝賴庶工之力以共濟國家本原内助之賢而誕施褒渥漏泉之澤何間顯幽具官某故妻某氏山河之德稱其象服柔正之行克相夫子遂茲祭澤之廣宜膺褒寵之命畀肇開於大郡益峻寵於小君尚其有知歆承顧恤可

妻鄒氏可特封信安郡夫人制

勅朕褒寵貴近務極優隆矧廟澤畢遂於翟闕顧福嘏可遺其家室其施恩渥以責柔嶽具官某妻某氏秉德幽閒凝姿婉孌既笄而承父母能盡於女工執饋以事尊嫜遂成於婦順其錫贊書之茂俾增稱謂之隆象服是宜方膺於來寵君子偕老無怠於相成可

紫微集卷十五

宋 張嵲 撰

制

檢校少保潘正夫故曾祖承允可特贈太師制

勅朕欽紫宗祈以嚴祖考之侑錫福四海以廣上帝之仁經略所建靡不普洽懷生之類靡不闓澤恭吾貴戚之良可後追褒之典其施名命以及曾門具官某曾祖某處已靖瑞莊官明恕潛德不耀莫躋通籍之榮詒慶後人遂膺築館之寵可無貴飾之典以為廟室之光位峻維垣寵加納褵併舉恤章之舊用綏潘氏之祧可

故曾祖母王氏可特贈荆國夫人制

勅朕致力於神既已格三靈之休移福於下又以及四海之廣惟時追貴已推重祖之惠逮其室家可後從夫之寵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躬魚菽之祭恪謹於春秋服織紝之勤不忘於旦暮深蓄餘慶以及後昆既正位於小君可益封於大國光龍如在歆我恩榮可

故祖考存可特追封濟國公制

勅朕將以明禋於天地必先有事於宗祧神祇奉廣祖考威格廟澤之施已洽寰區顧其咸畹之良可後舉之及具官某故祖某資材畢給蔭籍高華顧順德之行雖勤於沒世而為善之報不在於厥身順以刻章既極師垣之寵令茲告第遂開公社之榮知氣不忘尚歆休渥可

故祖母孫氏可特贈周國夫人制

勅朕惟祭澤之行既下均於肥瞿褒崇之典固無間於顯幽本原內助之賢宜需從夫之寵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出於望族來嬪大家禮法之嚴兼資於鍾郝容潤之美並茂於山河遂儲百年之慶至於再世而昌象服魚軒既正小君之號脂田湯沐益茂大國之封可

故祖母陳氏可特贈唐國夫人制

勅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凝資婉約秉德柔嘉其事舅姑有色養之孝訓諸子有義方之益約素自處詒厥後人

再世而昌有光祖室小君正位已荒荊羊之山川大國徙封史胙赴虞之土畧春秋時祀尚侈褒榮可

敕祖母趙氏可特贈雍國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祖母某氏被服女戒飭修婦儀當其雍睦以宜家人柔正以事夫子深蓄餘慶以詒後昆顧廟澤之已行豈慾書之可後其即小君之號益某大國之封春秋時祀永貴宗祧可

敕祖母江氏可特贈秦國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祖母某氏被服圖史恪謹蘋藻當其處富貴而無驕侈之風齊閨門而有肅雍之美胙於成國已正小君之名荒以大邦益衍腊田之奉惟其精識尚克嘉之可

故父緯可特追封景國公制

敕肇裕重屋大祀伏成推上帝之仁既錫福於四海廣教孝之義以加惠於庶工使顯揚者獲報親之心追遠者慰濡露之感其施恩涯以賁幽扃具官某故父某篤厚襟身謙恭居里深蓄餘慶以遺嗣賢遂襲傳家之休以膺下嫁之寵肆頒恩澤爰舉隱書師垣峻秩公社啓封併示恩榮以光厚夜可

趙子砥為叙元降一官制

過而不法何以示懲奪而不還何以示勸朕率是道以為國典爾項嘗貶秩亦既滿歲其從甄叙之科復畀官聯之舊往祇恩命毋貳厥德

沈伯達為失収侵隱總制司錢降一官制

爾司纔錢乃使放散若不舉法情吏曷懲姑祇一官尚思悛慎

許良輔為次打女使戴榮奴身死特降一官制

敕部曲有罪懲之可也杖之至死不亦甚乎其即爾罰尚祇寛典可

林衡閒康伯向子能為兩浙運副黃敦書申近

准樞密院劄子秀州通判葉棣申准樞密院指揮僱募湖船遂牒委華亭知縣青龍監鎮僱募

續據逐官中本界內從來即無上件平底湖船
可以僱募申聞事續據本州申僱募到船隻今
來却稱從來即無上件船可以僱募顯是妄亂
田申知華亭縣事林衡監青龍鎮酒稅向子能
奉聖旨各特先次降一官仍令本路提刑司取
勘具按聞奏制
勅爾等慢令不恪公肆譎辭先奪官階仍以屬吏尚恭
爾職以聽刑書可

王塚為闕草喂馬將官草一百束喂馬及公使
造酒庫闕少酒林於省倉節次借過年計小麥
白米豌豆錢等事罰銅伍斤特降一官制
勅爾庀官不飭以臧抵罪若不懲艾尚有重刑爾其戒
之可

符思鼎為偷盜官錢擅離職守特降一官制
勅具官某職司稅課出納不謹致有告言離局自匿有
司論罪姑褫一官勿以幸免而忘貶慎可

陳正由為巡檢上言特降一官制
勅爾蒙其世閥幸得備使一路不思所以嚴分守厚風
俗之義而已藏私憾逞志於人迹其言辭可見妄作抑
爾情不足以知此即將校很而無忌憚也除申已令考
按事實外惟爾犯分之過何可不懲姑鎸一官尚寬罷
黜益思戒慎無貳厥德可

王全為驅逐楊德著熱身死特降一官制
勅爾遇下慘礉方其盛夏暑時與衆在道遠其途而責
不至撅笞迫趣致人於死若不有罰何以為暴刑之戒
貶官一列祇服寬恩可

張仲寧為前監小富鎮酒稅務合同場日於本
鎮上等井戶處人夫搬取它眷及失覺察公人
商友等取乞客人鋪戶井戶等錢事降一官衡
替制
勅爾犯法在吏復肆抵讕會逢赦原姑從末減鎸官一
等祇服寬恩可

宋辯趙汝霖為監泰州萍鄉縣酒稅節次折欠官錢及於酷虐節次貸錢助買常令入家及於酷錢內尅請逐月合得供給錢例外請過入已勅爾等坐贓抵罪會逢赦恩姑從奪官以示懲創益思悔以服寬恩可

夏爽監井研縣賴藕鎮酒稅為收到稅錢已收上都錢歷外不即轉結子歷并盜稅錢買草喂自己馬并支與欄頭將僧修天王閣材料修廟宇并於比較店取洗擾袋哨喂豬於人戶家寄養鵝將本務雜用錢一面自行支給俸錢及因井研縣丞趙修職親戚張雄飛前来本鎮干索夏爽請上戶黃澤等說與因依差所由同去祇名紙謂見乞得錢引事被提刑司拨發特降一官罰銅十斤制

階以示懲艾尚思悔愧復齒平人丁

曾懷前知温州平陽縣為在任日召募壯丁金无將蝦乾前去鎮江府本家拔下計役過四十八日及差杖直買栗子山榮并虛者長於蓋户逃一年餘徒半年更合遞買生薑大理寺勘當徒一年罰銅十斤八官勒停放緣犯在赦前特降一官仍依衙替人例制

勅爾為縣令事役人過律具市物有所附益為不飭矣當抵以罪會逢赦原姑褫一官以示懲艾尚慎之哉可

陳彦達等係恭州知州為温濟編管萬安軍到州故縱留滯當職官先次各降一官令提刑司取勘制

勅奸命之臣宥之以遠所過郡邑若或稽留不前比屬二千石以下所宜察而行法也而乃固縱不問何其無首公之義乎先貶厥職俾令拔治尚庶爾守以聽刑書可

勅劾官究庫以贓抵罪有司拔法當以贖論俾奏一

王挺因葉祚學鄉談相爭打葉祚上齒一角斷折二分係有戰功特降一官制

勅爾擊人折其齒若不有罰何以為暴柒之戒貶官一列祇服寬恩可

張成大等為温州遭火延燒千餘家成大通判權攝郡事罪不可逃知通兵官各降一官制

勅比者永嘉大火初緣民屋之延燒至於郡邑一空實坐有司之不職顧萬室重罹於災燁為中宵軫念於黎濡慢之勞殆同捨溺之羞若無懲艾曷慰人心姑奪官階祇服寬典可

李應趙士澎崔越田沖田沂杜諒並係温州兵官及巡檢并船場官緣本州城外遺火並不部救撲以致延燒入城州東一半居民屋宇燬其夜民心驚擾之際致兵士搶奪其縱容受乞錢物各降一官制

勅比者水嘉大火初緣民屋之延燒至於郡邑一空實坐有司之不職顧萬室重罹於災燁為中宵軫念於黎泯爾等始或坐視其焚如以致燎原之熾中或徒趨於火所僅同捨溺之為至於弗戢盜倫剽奪不息故縱吏卒匄收為姦若不有懲何以示戒聊從薄責少慰民心

井溥係劉相公差作回易因劉相公罷宣撫使拘收回易錢為溥名下錢未見下落及虛攤鹽

鋪戶錢特降一官制

勅爾肆行無賴侵掠平民奪官一階姑以示衆如爾者顧足責哉可

蔣璉因兄琳被阮德強偷盜去木札又妄論軍斗等官司追理保正押德強到琳住處琳押德強歸家縛打問璉亦為德強盜本家木札遂打德強有傷經御史臺陳論法寺稱緣犯在赦前合該恩原

勅爾暴橫里閭當抵罪罰會逢赦令姑奪官秩尚思畏

慎祇服寬惠可

紫微集卷十六

制

皇后曾祖邢允迪可特贈太傅制

勅昔鄭訓多所全活而信家之蒙福翁猶雖坐畏懦而知後之有封壁選作合之祥必有流光之自睠吾外戚何異昔人肆固大享之涓成爰舉納書之令典具官某居鄉有孝謹之譽為吏有平允之稱顧順德之行雖勤蘧均廟澤既周泱於寰區恩隆外親可忽遺於泉壤九原有識尚服予休可

故曾祖母李氏可特贈蜀國夫人制

勅朕稱秩明禋祼獻上及於始祖加惠臣庶追榮遠逮於曾門有加戚畹之賢莫究慈書之贈顧其內助宜沛湛恩具官某曾祖母某氏躬織紝之勤服圖史之訓靖順之德風行於外姻淑均之和克成於內治積善有慶爰集曾孫乃應侃天之求遂正皇媲之號即荊河之舊壤荒汶蜀之大邦尚服休光永綏宗祏可

故曾祖母邢氏可特贈秦國夫人制

勅昔鄭訓多所全活而信家之蒙福翁猶雖坐畏懦而清婺玉潔令德蘭芬服女工之勤惟組紃之是事有婦人之德非傅姆而不行深惟坤載之賢實資齊式家之訓顧合宮之竣事盛率土以蒙休豈無光榮慰彼泉壤其易冀方之號遂荒秦土之封尚克欽承永綏胥嗣可

故祖邢宗賢可特贈太師制

勅朕將明禋於天地必先有事於宗祧破似在庭嘉奉璋之有翼衮冕承祀歎元紘之莫供顧其大父之親可後祭澤之及具官某祖某儒雅自奮可憑文史之茵官學知名晚從大夫之後德雖積而不耀慶既久而乃彰儲祉發祥既已受神明之況布德施惠宜益隆腓腸之恩位峻維垣寵加納誧遂併舉恤章之舊用綏邢氏之祧可

故祖母陳氏可特贈韓國夫人制

勅朕定宗廟儀法隆並侑之文下思澤詔書舉追責之典既已徧於寰海豈或遺於外親爰推茂恩以廣祭恪謹於春秋服織紝具官某故祖母某氏躬魚菽之祭恪謹於春秋服織紝之勤不忘於旦暮居有佩環之節動無燕婧之容精茂閨儀遂光爽葉笄珈象德既茲吳地之山河沿沐徙封更啓韓侯之土宇尚歆令典相爾後人可

故父邢煥可特追封楚國公餘如故可

勅國家思隆外親褒崇后父用漢家之故事或謂過元勳之尊考春秋之義文則當大紀侯之國豈有惠術之布而遺左戚之良具官某故父某蔭籍高華資材畢給初儀從列有論思獻替之稱晚建節旄賴圖圻衝之畧豈顧弛張之或異蓋由文武之兼資壽止中身慶鍾棫屋廟中之澤或下及於煇肥福祚之登顧莫先於肺腑維垣峻寵逾冠於周行南國啓封吏荒於賜履尚歆渙渥永亢宗家可

故母熊氏可特贈魏國夫人制

勅朕追惟代邸之舊孰先敖劒之思雖荇菜之求本資於窈寤而褘褕之飾未及於深嚴念其母慈可無追責肆均饗帝之福用廣涌泉之恩具官某故母某氏秉德幽閒飭躬柔正奉順君子色不形於燕婧之容精茂閨儀遂光爽葉笄珈象德既茲吳地之山河沿沐徙封於大國茀珈有耀湯沐增畬尚其淑靈敬承惠澤可不踰於閨閫篤生令女實處中闈已正位於小君更啓封於韓侯之土宇尚歆令典相爾後人可

陳堉除修撰宮觀制

出守雄藩既聞報最退游真館力欲祈閒可無滯典之頒以寵從臣之舊以爾氣和而裕器達而閎早聯棨戟之班薦剖竹符之任一麾遐壘兩歲瑯琊春方倚其卧治之功而遽有奉引之請即琳館優閑之樂陞書林論誤之華往體眷懷毋忘獻告

提舉江州太平觀制

提舉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

賞罰不廢於國所以示懲勸之方春秋責備於賢所以明褒貶之大我有成命庸昭至公揚於大庭以儆羣聽具官奮身泝遠有志事為禮功名進取之圖僑邁往直

前之氣奮策勳於廟社遂登冠於樞機旋以疇庸繼升
次輔內總百揆外制六師志求遂而忘力之未能功求
成而昧時之未可務專行於己意率弗用於衆謀裕中
國而撫四夷朕雖聞於爾志好戰功而輕百姓人久誡
於汝為且列戍於淮漬以備防於江澨比者易置主帥
遷移師屯為謀不臧衆逃其上致封章之嘵至豈衆怒
之能任一膏掩功雖非朕志為法受責在汝無難爰舉
憲章以明懲艾其解機衡之任往均恬逸之休猶加寵
名用全體貌嗚呼論清人亡師之什宜鳥克之必奔考
采蘩用德之言或孟明之可赦雖爾身之在外諒報國
之未忘勉思令猷以圖晚蓋

李昉直龍圖閣宮觀制

延閣河圖之峻先皇金畫之藏用待俊游時為異選以
爾禔身於學飾吏以儒入聯卿棘之班出領羣麾之寄
備宣勞効力焉優閑爰陞綠字之華兔狗真祠之請往
祇錫寵毋忘告猷

詹大方工部尚書制

總領衆務八座憲文昌之星畴若于工六官列起部之
長顧欲求賢而試可曷如任舊以視成具官惆悵無華
剛毅有立休著純明之譽亟躋清近之班騎省七人知
諫大夫彌縫之益烏臺五院肅中執法彈擊之威逮司
繕修克彰物采屢披封奏均佚藩符會稽方倚於賈臣
宣室忽思於賈誼趣歸法從還秩冬卿惟器械之備歌
於詩而技巧之精紀於史皆述中興之美往圖率屬之
勤雅存定規寧俟多訓

工部尚書制

朕惟一人之身資百工所能甚備故六官之職任起部
以典五材因其技之苦良用考時之治否故周家復古
詩稱器械之修漢室中興史紀技能之飭疇咨練達之
士以掌予之工正庶幾製作之善可追蹤於古人具官
某早以言揚中膺德選克勤小物驗於履屐之間能治
大官可語繩墨之外入參禁近屢有盡規出總州藩居

無私政茲參稽於衆論俾進長於冬官爾其度奢儉之中備國家之用制器惟期於取具斂財無至於傷民若虞舜之工尚免追於前哲庶司空之職當思戒於漢臣懋修爾官無忘朕訓

刑部尚書制

朕惟政治視民而寬猛刑罰以世而重輕懼其不率而過及於善人故君子姑欲其寬若其能協於中不失有罪則天下何婦牙病昔以西漢承嬴秦周室之後人不

聊生故主父溫舒建恤刑之議於世宗之朝東京承元哀刑輕之餘人易犯法故梁統崔寔立尚猛之論於中興之除伊欲寬不失於縱法而嚴不至於傷恩必惟明恕之才寄予欽恤之任具官沓材肅給學問淵深入侍燕閒屢詧謀猷之告出居方面益聞課最之優以其經明有威必能平亭於古誼以其文深無害必能詵懶於吏姦方今廢亂之餘姦宄不禁得其情而勿喜其益務於衆矜折其獄以片言尚無忘於明慎勿使鼻蘇之美

獨爲簡策之光往宿其官毋墮乃力

行御史中丞制

朕惟四海之大萬務之衆既任股肱之佐以相予哉庶政又置耳目之司以助予臨照百官不特糾繆繩愆以肅清乎綱紀又將去煩宥善以競勸乎士心貴如鹽梅之協同無取琴瑟之專一藏力以濟迄用有成而比年以來士無特操俗不長厚或交私而順指或激訐以釣名將振起於古風必諮諏於正士以爾具官某執德彊毅秉心粹夷道誼足以格君心之非廉介足以立懦

夫之志匪刺回而義疾不吐剛而茹柔使之巡歷四方觀天未厭亂察五材之用誰能去兵是嚴必能重風憲之地噫善人登用則朝廷自尊朕以謂德之化人如麟鳳之服猛鷙威之肅物若虎豹之衛山林其惟二事之兼足爲羣吏之表往服朕命毋怠厥官

兵部尚書制

國家有四方之虞天未厭亂察五材之用誰能去兵是用討軍實於閒暇之時修武經於朝廷之上若根本强

固則威聲自張伊欲紀律修明少長不犯雖統辟之任屬之於主帥而紀綱之振實自於中臺疇咨列位之良俾為司武之長具官某以仁者而輔將相之謀以書生而習軍旅之事久更要任鬱為名臣造膝從容每建治安之策儤蕩整暇寬予軆場之廣會報政以造朝屬夏官之虛位匪待一人之闕司予九伐之威考周之書司馬掌邦甲兵之政驗詩之雅祈父惟王爪牙之臣蓋古列卿實當是任爾其宣明德義訓飭帥屯申警戎行奮揚威武是惟任職汝則有辭

王勝為收復海州除正任觀察使制

朕十年生聚導迎恢復之期千里折衝允賴神明之將乃者遣偏師而薄伐陷堅壘以成功獻狀既聞疇庸敢後具官某忠誠許國騎射絶人結髮從戎功寖高於百戰忘軀赴難勇常冒於萬夫顧彼孤城敢抗吾旅數門闔而視暇氣已無前濡馬褐以披焚敢不及拒既掃金湯之險致俘訊馘之多載嘉顯庸宜膺懋賞俾正觀風之任上還宣化之章往體褒優益思奮勵

橫行帶承宣觀察防禦制

朕惟國家世修其德而外敵日載其毒彼猘暴我國幾於坑三十萬衆以痛秦父兄而朕閔餘民每思捐四千戶封以慰趙子弟故德厚之分乃卒驗於天定之後而忠義之士亦終遂其報國之圖可無褒優以勸義烈具官某以沉毅之資行共用之勇出入行陳所向無前忠勞國家始終不變果有功而自著知有志之必成觀獻狀之殊尤宜書勞於異等俾正任於橫列且遥領於流行其祇滿溢之愚更勵非常之報

岳雲為與番人接戰大獲勝捷除左武大夫遥郡防禦使制

勑師以勝歸策勳於廟禮也若夫成功行封猶有遺者何以為勞臣之勸哉具官某大帥之子能以勇聞比從偏師親與敵角刈旗斬將厥功為多顯賞未行殊非國典其陞庸於橫列且遥領於捍防益務忠勤無墮乃力

可

王德田師中為張俊提統前去應援順昌府及
收復宿亳州並除正任承宣使制

勅比遣大將往修封疆立功而還具以狀獻宜放書命
用奬勞能具官某等投自鷹行居多誕節知勇自見屢
收不戰之功果毅敢前若踐無人之境建茲一出遂以
勝歸其正任於承流以耀明於武畧尚圖来効期稱國
恩可

范冲為臣寮上言禀領邪之資肆貪墨之行落
職依舊宮觀制

勅朕進按人才以為侍從冀收其用也而功效不著隱
匿暴陳猶務優容以蒙其過至於責言来上復何敢私
具官某名臣之子趨操不端早文結於左貂信蹤跡之
詭秘脫依附於時宰通權顧之金錢欺愚自同於令人
考行難逃於清議姑從末減俾麗寬科其鋤延閣之華
尚食真祠之奉毋忘念咎以重悔尤可

王居正為臣寮上言天資凶悍學術迂疎好文
姦言以欺世俗落職依舊宮觀制

勅比遣大將往修封疆立功而還具以狀獻宜放書命
具官某迂疎自任惡戾為資依倚權臣公肆奪暴妄
其偶不以仁恩驕傲恣睢好行凶德顧造行之若此豈
清議之可逃尚矜重刻之加姑俾寬科之麗其鋤華於
延閣仍受禄於真祠祇服明恩無忘念咎可

劉岑為臣寮上言先次落職與宮觀令於鄰近
建昌軍聽候指揮制

勅朕愛惜民力深戒妄費故被庭無見親之賜近習無
非時之錫欲迪在位率由儉德以寬元元衣食之奉焉
具官某為吾近臣職斯牧養所為不度施予自恣斬艾
民力所至為空青言来上良用慨然姑鋤延閣之華尚
食奉祠之禄俾居旁近以聽有司民政所關朕不得而
爾私也

范直言為臣寮上言落職與遠小監當制

勅頃者臺臣言爾甚詆朕越拘孿之議不汝瑕疵起於

棄廢之中擢之居鄉之列甚厚而不圖報稱顧乃選悞畏避使丈自營何其無竭節首公之義乎責言薦圭殊乖委任若置不問何以使人其免所居之官兼鎸寓直之職宥汝以遠往其思愆覓庶雖卑尚食祿廩吾之過汝不為無恩也

霍弘為擅誰職守及收餉送特落職令吏部與監當差遣其餽送歸還

勅吏之交通貨賂與夫畔官離次皆部使者所當謹察而舉法也顧乃身自犯之復何賴焉爾項從閒廢擢備外臺奉使失指一至於是其鎸職於內閣且左官於筦庫以示懲創益思念咎毋貳其尤朕之於人亦不終棄爾尚勉之可

梁楊祖為指置撟捕度吉州盜賊今已盡靜除顯謨閣學士劉制

勅潢池詰盜既收方面之功循吏著稱宜用增秩之典載之盟府行以贊書具官某蔭籍高華材資畢給初從行於天下居多負紘之勞建法從於甘泉蓋振侍臣之譽深通明於吏理克紹績於家聲聽此江西久離寇擾吏惟憂於坐課但肆謾言賊率用於文降未嘗自出爰資敏政輔以兵威取彼山梁破其姦窠里閭安堵抱鼓稀鳴曾無旬歲之間盡去積年之害載嘉獻壯宜貴恩章升華學士之班增重价藩之寄令行禁止既嚴連帥之威移俗易風移尚慕古人之條教益殫夙夜以惠黎蒸可

陳楠韓世忠奏為與金牌郎君迎敵自淮陽城下差委去湖陵千秋同共措置逐次獲捷欲乞除落過其元帶貼職詳察施行奉旨右朝請大夫參謀官依舊右文殿修撰制

勅愷威於境固資閫外之良捨策於軍亦賴幄中之彥爾項詒吏議名在刑書薦歷歲時既從貶秩昭雪逮此偏師之出具宣贊畫之勞宜還論誤之華以示褒優之涯尚殫夙夜益茂遠圖可

宋萬年為金人內侵糾集軍馬竭力保捍敦臧
過官依舊給還仍差權知慶陽軍府兼主管經
畧安撫司公事節制鄜延環慶路軍馬換給仍
陞除直顯謨閣制

朕惟強敵入寇自非智者獻謀勇者出力以逆折其鋒
曷能有濟哉爾奮身儒學擢任邊瑣糾合義旅為國保
民大帥上功三復嘉歎陞華延閣用勸忠勤尚懋爾圖
以底成績

欽定四庫全書 樂機集 卷十六

小使臣帶閤門祇候制

朕惟陝服河外淪陷積年忠義之徒未嘗忘漢果俟可
為之會皆立昭明之功覽獻狀之皆未顧畴庸之可後
俾進秩於武列且庀職於九閤益厲爾圖嗣膺褒陞

斗建為措置捍禦敵馬保守宿州備見宣力忠
義可嘉特除閤門祇候兼殿前司選鋒軍將官
依舊添差宿州兵馬鈐轄純制本州管內諸山
寨鄉義民兵制

勅符離令最被邊密邇仇讎為朝夕釋憾之地朕念其
餘民不忘日夜爾能糾合義旅全父兄之親見忠勇之
節可無寵奬以厲其餘俾庀職於九閤兼將屯於七萃
益思奮發嗣有褒陞可

王使帶圍練刺史閤門宣贊舍人制

士夫所重者節義國家所恃者人心懷節義以立功名
其何不濟因人心而圖恢復亦將無幾覽觀獻狀之来
殊契予衷之素其數贊命以勸勞勤爾等拔從行伍之
中深明逆順之理秉心忠壯立義不侵遂厲良圖以有
殊績其晉秩於諸使仍還領於兵圍祇服官榮嗣有褒
陞

給事中制

朕欲發號施令舉皆得百姓之和亦惟論議之臣有以
補官政之闕東臺瑣闥出納是司與其已行而病民孰
若未行而錯議苟德令之盡合則善治以何難思得其
人付之此職以爾共官果稱道不倦守學彌惇通達古

今之宜練習兵民之故封駁之任僉曰汝宜嗣其審朝廷命令之否臧察有司請事之當否以同異相濟於省户之内俾德澤遍及於海隅之間思業其官無廢朕命勉圖後效祇副寵光

趙不棄知臨安府制

王畿之畫千里京邑之宅四方朕於駐蹕之區視若上都之重擇守有同於尹正疇咨慎簡於賢材具官某屬籍之英幹局之敏荐更事任備著勞能江左九州幹漕臺而佐國坤維萬里敦軍餉以寬民趣歸亞卿之班亟賽侍從之列顧冬官營繕未究設施之長惟天府浩穰政須彈壓之治用擢陞於次對仍兼率於十連使詔第屏於遐蹤而移鼓徹於盜警與古無愧則予汝嘉

張澄知襄陽府制

襄陽鄂郢之北門禹貢荆湖之南境實膺沃野屬當重湖朕思求侍從之良以穆蕃宣之寄頒我寬詔協於時洛具官某智警而明氣和而裕聯清班於八座有導節之四騶久持憲於禁塗屢攬麾於名郡自游真館簡在

上聞之爵乃眷請康之未嘗與奔命之師遠戰南閫願以勇聞累賜鈐使習騎射早錄疾戰屢多傳校之功遂以勇聞累賜

張達為男中享奏先父達於靖康二年勤王殺敗金兵又隨解譜應援太原奮不顧死遂至戰

没特加贈開府儀同三司制

朕嘉致果之烈而高勇爵之科悲死事之臣而厚飾終之典其有紓忠疆場閒命戎行未加隱惻之恩曷盡褒崇之意具官某秦山西之勁勇襲將種之餘風貫總韜

開嘉績至解圍於大敵修遭難於扈行尋王室之方騷
致遺忠之未録茲由冢嗣具列前勞深慨予衷遂疏恤
典俾視儀於三事用追責於九原

翰林學士制

司訓告於嚴近期以鼓動四方備顧問於燕閒期以彌
縫庶政自非學業之茂兼討論潤色之工智慮之深通
國家表裏之要則何以重高門之地稱内相之名具官
某有太叔之文而行之以敏有叔向之智而濟之以通
中外踐吏風望彌卲雍容諷議補益洪多掌誥西垣綽
有除書之譽縕綸蘭禁益觀掌制之工方今國家多虞
機務至重聘問交於隣國號令達於四方式資深厚之
文形予惻怛之意庶幾河東之廱老扶杖而往聽河北
之悍卒感泣以草心若夫辭令之修賢於甲兵之用故
子產戎服將事文伯不能詰孔子則謂其文辭為功壞
垣納車趙孟不敢犯孔子則謂其諸侯是賴古之立國
夫豈一端勉思昔人以稱朕命

紫微集卷十七

宋 張嵲 撰

制

進武校尉至守闕進義副尉制

朕惟陝西河外淪陷積年忠義之徒未嘗忘漢卒皆自奮以報國家用敷錫於贊書俾登秩於七校尚有好爵爾其勉哉

張九成爲臣寮上言落職依舊知邵州制

朕務推大德加厚庶工雖愆過之已彰尚優容而未替既國言之不置豈朕念之敢私以爾早首俊科旋參法從義當報國而出處乃視於推臣名爲好脩而趨操務欺於愚俗日緣邊警妄肆違言陰遣朋徒鼓惑聽既非公義奚遮寬科其鍋論撰之華尚俾民社之寄往圖備見於通融天府臨民咸惠不專於彈壓爰推居於法從俾攝副於儀曹惟神祇廟社之嚴祠及文物聲明之盛制煥焉可述時乃之休

擬除萬壽觀使兼侍讀制

朕惟爲政務在擇人則取真賢而任斡旆之寄建事學於古訓則思鴻儒而備左右之諮緊我舊德之良久爾宣勞於外宜趣鋒車之召以陪宣室之聳具官某稟悍大靜重之資蘊高明疏通之學鎮定大事而不撓和寧百姓而允愜頃者登弼詢輔佐於一時粲然有號令文章之可考民風近厚物論歸仁乃大丐於均勞諒重違於雅志去朝旬歲具聞報政之宜爲之命用符屬望亟俾旋歸處之真館之優實賴多盤之益憲職以講讀爲業蓋將聳德誼以輔予位雖榮秩之安豈忘謀謨以佐治時惟舊輔寧俟訓辭

沈該權禮部侍郎制

大昌衆務之宏綱宗伯六官之要選典司禮樂之重推擇卿貳之賢艱厥疇咨得于僉允具官某材猷練達器度宏裕近監之簿書撫邊城之封守淮壖總計將輸備見於通融天府臨民咸惠不專於彈壓爰推居於法從俾攝副於儀曹惟神祇廟社之嚴祠及文物聲明之盛制煥焉可述時乃之休

高百之直秘閣制

送萊道家之山東壁圖書之府故秘閣寓直時為清選以爾戚畹英俊恪實有聞舉以授之益廣恩也往欽異數思稱所蒙

員法為用妻父陣亡合得下班祇應恩澤比類轉一官授保義郎換給制

勅爾以外舅死事流配見及有司引類用進官階申放書命祇服恩渥可

高好古為該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覃恩轉進武校尉并因磁州守禦無虞隨宗澤勤王有金人內侵開德府率先用命珍戮強敵轉承信郎紹興元年終賞轉承節郎紹興二年終賞轉保義郎即換給制

勅爾積功累日屢遷官階申錫命書無忘報力可

孟詮元係保正因捕殺桑仲賊馬立功節次轉成忠郎制

勅爾頃以捕賊有功應賞申錫書命祇服官榮可

楊勳張旻為隨張浚至川陝道塗萬里備見忠勤轉成忠郎換給制

頃者大臣宣慰關陝爾實從行例進一階以酬其道路之勤往服恩榮毋墮乃力

孫師望初補進武校尉日因事除名勒停到紹興元年敘復因隨宣司措置邊防事轉一官授承信郎三年五月隨中軍正將前去興元府招誘金人轉承節郎又因勤勞訓閱轉保義郎五年隨吳璘弓門寨與偽賊戰立功轉成忠郎除敘復進武校尉付身外合給令來付身制

勅爾以積功稍遷官列申敘書命以寵爾勞尚思自勉毋墮乃力可

戶部尚書制

朝廷遭兵革之運猶未閒於憂虞黎元秩仍興之勞蓋已蕭然頌贊某官少以文學為官知古今之宜中以名

字典郡通政事之務出入中外興起事功知無不爲所至稱治燋悴事國多夙夜之勤寬裕柔民流愷悌之譽顧其更践之久與夫績用之嘉爰以敭階超登大計普桑弘羊建均輸於漢而見疾於當時劉晏總計務於唐而得名於後世迹其毀譽之相遠論其時世而可知今之廢興豈其獲已顧天未厭禍雖未能制强敵而戢戈矛然予欲靖民亦庶幾興善政以爲百姓爾其平賦斂之藝極謹調度之盈虛使金穀之問不至於廟堂庶朽

爲之言再聞於倉庾恪居官次毋重訓言

閒琪爲擒獲順蕃人張宻轉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陞充永興軍路兵馬都監權知耀州兼管內安撫依前統領忠義軍馬換給制

屬者强敵犯境方華原之被圍有倅二心欲陷城而應外乃因變告已即大刑封吟無虞忠勤是賴具官某出入行陣勇敢無前撫輯屯營恩威有擾固姦謀之竊發武斷以知名事已殆而復安計將成而卒敗載觀獻狀良用款嘉俾進橫列之階兼委郡符之寄益堅勤略以稱恩榮

呂本中元是中書舍人爲臣寮上言職掌外制率寓己私奉聖旨與宮觀遇明堂大禮合行檢舉復祕閣修撰制

勑具官某以爾文詞華國篤厚祗身頃以彙征遂儀從列

周葵元是起居郎爲臣寮上言挾私薦呂廣問

奉聖旨落職與宮祠遇明堂大禮合行檢舉復直祕閣制

勑以爾文行之美精於揣紳稱績之休著於臺省日干清議用致煩言既閱歲時省愆茲久寓直中秘稍示弭收佚服恩章毋忘悛慎可

林季仲元係左朝奉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自陳宮觀除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

所犯因臣僚上言巧於身謀探伺言章之出未

及進呈之間先為說計幸免罪去事落職依舊
宮祠該遇大禮赦復直秘閣制
勅朕施配天之澤以一洗於庶辜憫負罪之臣用稍還於故秩爾早承簡拔荐抵尤違既更歲月之淹亦既思愆之久其從蕩宥以示甄收欽服予恩毋忘爾成可
施庭臣元係左朝奉郎守起居郎所犯因語言狂率令吏部與廣南監當令該遇明堂赦恩復直秘閣宮觀制
勅朕待遇臣子以公議而行與奪其罪之也必有以取之其舍之也亦有以恕之務廣恩以畧其不及無淹恚而疾之已甚況於姓名狀貌嘗簡朕心者乎爾頃以獻為捷侍帷握不能自靖以抵罪辜惟原情之無他宜會赦而一解寓直中秘稍示甄收秋以真祠俾安閒逸尚慎吹灰之戒無忘復玷之辱可
成閔同前除正任團練使制
勅具官某悃許國之忠驍雄自命膺殺敵之果敢氣無前茲因王旅之脩封遂奮兵威而壓難載嘉武節俾進列于兵團益茂壯圖尚畢精於報國夙宵自勵毋廢前勞可
李珂解罷帶御器械轉團練使制
勅具官某參書版之聯解屬鞬之職宜頒乃寵用旌其勞以爾欽慎持身忠勤自力入侍帷幄既閱于歲時茲釋弓弢肆彰於命數爰陟戎團之秩乃先內省之班益勵恪恭往祇眷渥
楊興為岳飛奏部領官兵數十人於淮寧府公河與金人鐵騎數百騎鬬敵自辰時至申時殺

敵退走殺死金兵數人傷中數多其楊興雖左臂中六箭入骨猶堅力向前竝不退却委是出力轉武翼郎兼閤門宣贊舍人制

淮寧之役爾與敵確短兵既接而方奮金鏃次骨而不言既悚狗國之心寧復旋踵之計有士如此敵何足虞原致汝之夷傷諒由予之不德載觀獻狀良所嘆咨雖嘉衛社之忠重軫納隍之愧其峻陟於武爵用昭示於恩光往其欽承益思蹈厲

宋林等爲自來訓練武藝比拍得事藝高強弓馬精熟累經戰陣諳曉出入轉武翼郎換給制

勑某等有司言爾等便習騎射久更戎行申錫命書俾階武列尚思奮厲圖報國恩可

張伯望爲殺獲虔賊劉宣等轉修武郎制

爾頃迹捕蕞究進官一列申錫命書以爲爾榮尚勉之哉毋忘勤力

綦宰爲隨張浚至閿陝轉秉義郎又因措置軍期事務普轉授從義郎又因三泉縣捍禦轉修武郎換給制

勑某頃以積勞薦陞秩序申放書命以爲爾寵尚思勉哉可

向世章爲掩殺桑仲賊衆得功轉承節郎并部押義軍赴宣撫司轉保義郎換給制

爾頃以捕賊有功應賞申錫書命祗服官榮

論語以言動皆由於禮而天下歸仁易以言行皆止於善而千里爲應況於承規業之重託士民之上言而民以爲法行而民以爲則者顧可不慎哉朕簡才能以自近庶言動之無違以爾具官某操行之美稱於士林績用之休見於累試簪筆侍殿莫如汝宜樂而必書以授太史豈徒欲樞機榮辱之本致慎蓋將使尚書春秋之法復嚴勉服訓言以永多譽

宮正張金奴轉郡夫人制

朕妙選良家備充後宮之列分釐庶務助成內治之嚴具官某氏靜順流風柔馴毓德推居尹正之職具著夙夜之勤用錫號于小君仍疏封于名郡勉圖恪慎思副褒嘉

陳氏封郡夫人制

朕設內職之員備後宮之務恭華宸掖妙選良家某人祗事恪勤律身柔靜密奉禁嚴之內實宣夙夜之勞宜荒名郡之封俾正小君之號往欽茂渥益懋溫恭

何岳爲部領義兵有勞轉保義郎換給制

爾頃奉職關陝卓行殊遠申錫書命慰爾勞勤

韓仲通大理卿制

具官某理官典國五刑務就居之克允廷尉名家三世時乃之休同底于治

又許大英大理少卿制

具官某朕三復示木行之仁五刑取天數之中專職掌于大理方疇咨于亞卿以爾更事爲多持法甚允翔翔棘寺備見哀矜參贊秋官訖無枉滯載嘉績用進貳廷平惟法家者流不至于究民則天道之報常任于陰德往思汝守其體予懷

麻勘制

朕考績於三載之際定爲小滿之期詔爵於八柄之先蓋示大公之義雖居法從不廢褒章具官某學術淹該吏能膚敏擢自道山之任峻躋郎省之榮簪筆螭陛代言綸掖粵從真館起泊輔藩就守紘以再留周其治效課吏銓而序進積以年勞茲率厥常用增爾秩往祇光寵益勵猷爲

正顯廟封侯制

惟神夙著惠政懷于一方遺愛流傳廟食殊久凡雨暘恤之懷懋爾平反之意毋深文以爲察毋縱吏以爲寬

之所禱皆響答而感通功既及民可無褒典錫茲美號
龍以侯封永字靈休副我顯渥

紫微集卷十八

宋 張嵲 撰

制

王俊為統兵收復陷沒州縣與賊交戰大獲勝捷轉履正大夫武勝軍承宣使

勑寇為不道荐流毒於我民士有壯猷用克綏於吾圍惟時命綍可後疏榮具官某驍果為資本山西之風俗戰伐自奮擅塞下之威名每懷敵愾之忠卒建樂戎之績覽觀厥狀良所歎嘉俾進涉於横班且遥分于留務十年生聚方迎天節之至一日獻高尚慎古人之戒益思勵勉嗣有褒陞可

王勝同前除正任承宣使

勑具官某悚許國之忠驍雄自命勵殺敵之果敏銳無前茲因王旅之修封遂奮兵威而壓難載嘉武節俾進列於承流益茂壯圖尚畢精於報國夙宵自勵毋廢前勞可

王德馬立為收復宿亳州等處立功並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

勑疆場之邑雖彼此之何常封爵之科惟優銑之是務具官某秉資沉毅植志忠誠累立戰功遂高勇爵比從偏師而出復收二郡以還曾未淹時已聞淪陷顧彼州來之所在一何介於予衷故如置楮之有言亦不忘於爾報俾參華於部督尚計効於方來勉圖異等之功以慰國人之望可

王進為元係振武指揮使累年教閱委是整肅等換承節郎換給制

勑爾頃由軍校以魚麗鵝鵝之法訓齊士卒有勞中率遂畀階列申敕書命毋替爾勤可

解元先入京東親率軍馬往沂州加口迎敵鳥珠見陣掩殺實立奇功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

勑偏師薄伐既狀略地之功舍爵書勞可後踰時之報

第其等級行以贊書具官某懷許國之忠驍雄自命勵
殺敵之果敏銳無前茲因王旅之修封遂奮兵威而壓
難冠秩廂部其參營衛之華總衆邊陲尚賴折衝之畧
祇承明命益勵壯猷可

中書舍人制

朕覽觀三代兩漢之書嘉夫渾灝深厚之制能使一時
典章政事之美見於號令言辭之間將資行遠之文以
為飾治之助思以是任付畀得人以爾具官某以文辭
秀於士林以論議儀於禁路道前世之載能潤色于王
猷處當世之宜能彌綸于衆務肆命以予言之代將必
稱所居之官昔鄭子產以善辭令而稱于諸侯觀射父
以道訓典而重于楚國矧以綸綍之重鼓舞四方豈徒
見命令之修必足為政理之賴勉祇厥服以稱厚恩

王忠植為收復石州等十一處近因將帶軍馬
前来會合到延安府被叛賊趙惟清因執要拜
金國詔書忠植毀罵惟清遂將忠植解赴金國

元帥府元帥道你拜我四拜却與大官做忠植
毀罵元帥又道你只拜兩拜忠植亦不肯元帥
差甲軍監忠植到慶陽城下忠植道我是河東
步佛山忠義人被趙惟清捉了解赴元帥府要
忠植来招本府不要負違朝廷堅守城壁忠植
只死在城下番人却押赴元帥府元帥問所說
言忠植自袒剥下衣服掀開胷前道你與我快
死遂剌死特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仍贈謚制

勑朕瞻顧中原念侵疆之未復選任將帥方闢國之是
謀豈圖梟俊之臣忽動鼓鼙之感具推賢牒册以勵庶工
具官某奮身阡陌之中雅意功名之會忠壯弛其天賦
韜略本于生知越歲未淹徽聲已茂糾虔義旅居多于
景從傳檄列城已聞于風靡天為不弔人忽淪亡孰云
貔虎之資遽陷敵人之計臨孤城而勵衆靡反解揚之
辭踧白刃而不回益抗呆卿之節覽茲赴告深所悼傷

是用追褒齊越之雄視秩宰司之峻易名而節惠延賞
以字孤具嚴廟貌之崇併示哀榮之渥嗚呼刻鮑信而
莊義烈豈但無慚斬士政以慰忠魂其將有日諒猶未
泯尚或能歆可

潘謹燾係迎敵金兵掩殺入河大獲勝捷內有
陣歿人欲贈遥郡防禦使

勅奮身而犯鋒鏑本以輸忠殞命而狥國家至於死義
念立節之如此顧卹章之可忘具官某早以沉雄驟登

勇爵果於犯難卒殞顛行即其橫列之崇秩以捍防之
峻尚其不昧宜克欽承可

郭閏係前知洮州因男從政狀昨人馬侵犯糾
集百姓王德等送蠟彈結連熙秦統制關師古
有外地熙河經畧慕淸生疑以此拘管斬首乞恤
念父親忠孝乞推恩奉旨於武功大夫上特贈
於武階用追榮其營魄

巨麟係虢州畧縣尉因金人來侵本州同都巡
張志前去把截不期張志叛用鎗剌死麟麟贈
承信郎制

勅朕不愛高爵重秩以旌忠義之士生有榮號死加愍

遥郡防禦使制

勅爾頃奉簡書捍敵于境豈期共事實有獻心遂殞厥身良可傷憫武階納祉尚啟享之可

齊萬等田埠等係城父縣及南京下邑縣等處迎敵金兵殺敗敵衆所有陣亡人欲贈承信郎

制

勅爾等北與敵確殞命戎行嘉其死國之忠宜有追榮之典其放書命祉以武階精誠不渝尚服予寵可

鄭挺為自行在至關陝道途萬里備見忠勞轉

承信郎換給

制

爾頃奉職關陝卓行殊遠申錫書命慰藥勤勞可

裴信程文簡范廣各贈三官王勝蘇卞各贈兩官泰通等三十員各贈承信郎

制並係與金人見陣陣沒

勅具官某等爾等退敵于陣不避死亡飛矢拐兵卒至淪沒惜無萬金之藥可全爾軀庸需九原之恩以將予意忠誠未泯尚服官榮可

祝次齡王穗邵從陳生為與海賊戰沒祝次齡贈兩官外餘贈承信郎各與一子恩澤

制

屬者海寇蟻結震擾齊民爾等捕逐殞于鋒鏑可無褒恤以慰營魂既追賚其官資且收錄其嗣子尚其不爽服我恩榮

劉青贈忠翊郎劉文贈成忠郎張俊等贈保義郎宋俊等贈承節郎吳慶孫通等並贈承信郎

制並係捍殺金兵陣沒

勅具官某爾等歲以下秩捐軀國事載加忠壯良用盡傷並錫官資追褒泉壤或加贈秩以示哀榮尚其有知歆予休命可

蔡扶孟甲為游說陝西帥府臣河北忠義之士被金人覺察得知已被處斬各贈奉義郎與一子恩澤

制

頃有義士深蹈虎穴游說淪陷之衆導之以正不幸殞於非命既以隱恤其終矣迺者大將言爾等向者之役

實為少從何可不報也敢並追責以通籍且錄官其嗣
人尚其有知歆予褒恤可
呂言為管押錢糧隨軍應副支散被謝二花賊
徒殺傷身死贈兩官與一子進義校尉制
爾率職供軍殞命賊手既加褒恤且錄嗣人尚其有知
歆承明命可
董福贈承信郎與一子父職名張宣與一子進
武校尉制並係與金人接戰陷歿
爾頃與敵戰歿於行前死事之飾不可以莫之酹也既
追責其衆壞又恤錄其嗣人尚其有知歆予渥澤可
曹深為閔差出催發入禮錢物督捕盜賊在路
被兇賊謝五軍等殺戮身亡贈兩官與一子進
義副尉制
勑爾率職在途殞命賊手既加褒恤且錄嗣人尚其有
知歆承明命可
感德軍節度使爲世則故祖母鄭氏可特贈陳
國夫人制
勑朕謁款上帝以迪于保之休祇見祖宗克篤傳序之
慶不敢專享其美用將敷錫於民矧吾外氏之親可後
均釐之典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出自冠族具聞儀訓來
嬪戚畹益襲令猷謹蘋藻之供春秋不懈奉珩璜之節
動靜以時已錫號於封君茲更荒于賜履欽承命綍永
貢宗祧可
故祖母王氏可特贈韓國夫人制
某氏被服圖史恪謹蘋蘩處富貴而無驕侈之風齊閨
門而有肅雍之美胙於成國已正小君之名荒以大邦
益衍腊田之奉惟其精爽尚克嘉之可
故母楊氏可特贈鄧國夫人制
勑朕練時日以修重屋之義既蒙嘉應均福釐而被四
方之遠以迪惠心顧煇胞畢待于下流矧肺腑宜膺于
茂典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儀婉孌令德幽閒躬采蘩法
度之防致鵲巢積累之盛併襲餘慶以啟後人胙淮海

之封已正笄珈之位賜吾離之履益荒湯沐之畬祇服
明綸永光廟室可

故妻魏氏可特贈衛國夫人制

勑朕有事合宮神祇並既既推配天之澤以寵賚於周
行又廣漏泉之恩以憫仁其既歿汪濊之施幽顯被焉
具官某故妻某氏為婦為妻皆合於禮典宜家宜室竝
著於閫儀雖秉德甚休宜膺於壽嘏而賦命不淑久隔
於存亡其易故封更荒大國尚詔渥澤以慰幽扃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八　十一

妻周氏可特封福國夫人制

勑朕惟國朝母后之家皆膺壽寵若乃宣仁功德之盛
覆被本宗故其後人冠族不墜至於保宜家族致位將
相不憑貴以傲物不恃寵以干澤雖承世德之教惟其
家室亦有助焉具官某妻某氏山河之德稱其象服柔
正之行克相夫子遽茲祭澤之廣宜膺褒寵之榮俾開
大國之封益峻小君之號訓爾猶子毋怠厥修可

保慶軍永宣使士奏故妻郭氏可特贈碩人制

勑朕惟人臣之于室家生已共其甘苦歿則致其哀榮
況吾磐維之親豈無伉儷之念廟澤之施追貴可遺具
官某妻某氏山河之德稱其象服柔正之行克相夫子
宜加愍典增美號名精識不渝尚知歆享可

故妻郭氏可特贈碩人制

勑具官某故妻郭氏秉德幽閒凝姿婉孌當其既笄而
承父母能盡于女工執饋以事尊章遂成于婦順其錫
贊書之茂俾增稱謂之隆尚其有知歆承褒恤可

紫微集　卷十八　十二

故妻鄭氏可特贈碩人制

勑某氏行不越于閫奭德足書於圖史早以令善歸於
宗支克躬蘋藻以承祭祀宜加恤典以示褒榮增貴嘉
名以光廟室惟其知氣尚或能歆可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張中彥妻寗氏可特封
碩人制

勑朝廷遇臣之章位高則寵渥人臣事上之禮恩厚則
報豐今廟中之澤曲加於中閫恩則厚矣其所以輔相

其夫以國報予者獨無望於爾乎具官某妻某氏秉資令柔歸于良粤從夫之爵稱號益隆惟使爾夫於所以事國者無愧則爾益榮矣尚勉之哉可

徽猷閣待制曾統故妻張氏可特贈令人制

勅朕穆卜季秋大稱禋禮發明號擁神休以與海內同丞蒙之福顧吾甘泉之舊夙資內助之勤可無追榮以慰幽穹具官某故妻某氏行不越於閫奕德足書於圖史早以令善逢其良勤勞於室家每同甘苦殆良人之通顯已隔存亡用霈恩章增其稱謂納書以祕尚克欽承可

顯謨閣直學士汪藻故父彀可特贈特進制

朕本秩禮以嚴天地之奉薦大樂以格神靈之和儀物備陳緼豫紛列弗祿並況胙璽豐融嘉與臣民均茲祉福顧乃甘泉之舊可稽陟岵之褒具官某故父某孝謹提身最高鄉曲之譽恬素自守不求聞達於時修之方寸之間責報必世之後乃蓄餘慶篤生顯人章文獨行

中朝安和備於諸事早以德義為吾近臣方倚牧民不與侍祠之列式寬濡露用敷告第之章尚其可作之靈歆茲進位之寵惟爾孫子勿替引之可

試兵部尚書胡交修故父宗旦可特贈宣奉大夫制

勅朕覽觀漢唐衣冠之盛或四世五公而襲簪紱之舊或一門七葉而並術藝之興孰無二者之榮緊我世臣之後國朝胡氏江介大家爵位文章相繼不墜伯仲父子鼎立於時蟬聯百年寄深一代具官某故父某憑藉甚厚資才絕倫稱其世德之餘綽有名家之韻未冠登名於計吏中年振業於虞庠謂當勃興繼承於世烈遂蓄餘慶克開於嗣人碩德懿文為吾法從清流雅望無愧前修迹其事國之方益見教忠之訓肆惟廟澤敷錫閎章一品崇資用褒于泉壤九原英爽尚服夫恩光可特贈通議大夫

制

朕肅祇明禋荷三神之錫羨肆省象魏舉有蔵以均釐
豈吾侍從之臣不預寵鴻之福以吾報本之義宜推錫
類之心乃渙湛恩以光禰廟具官某故父某材資畢給
學行深純處已靖端莅官明恕潛德不耀莫迹通籍之
榮陰報可期終篤有後之慶升華二品之貴以慰九泉
之幽尚其有知歆茲褒恤可

樞密直學士陳規故父昇可特贈太中大夫制

勅禮有隆殺惟尊者之事親得極其至若夫顯揚欲光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八 十五
之意則上下同之乃者稱秩元祀登配祖考事親之禮
無以復加矣思與羣臣共由斯義肆推惠澤俾得追榮
其先本之以恩行之以制遠近世數惟所應得而無不
及者焉況吾甘泉之舊哉具官某故父某經行推于鄉
里德善教其子孫雖冲約自居位官莫極于通顯而遺
慶于後賢章數遽於幽扃秩序益崇光榮有耀刻書告
第尚克享之可

徽猷閣待制董弅故父追可特贈正奉大夫制

勅朕燎熏皇天舉合法之典登配祖考嚴竝侑之文樂
奏接和禮儀肸飾膺受多福敷施庶民睠吾侍從之良
豈無明發之感其施恩渥以賁幽扃具官某故父某文

學起家經術自著仕不配德卒莫登於顯官慶垂厥後
遂鍾美於嗣人聲震一時儀吾邁列寄深牧養不預侍
祠之班恩不遠遺爰推禰廟之寵陞華郎内尚充欽承
可

妻沈氏可特封令人制

勅朕惟侍從之臣入則釐論思之益出則寄藩宣之重
顧其德義之美緊有内饋之助焉可無褒崇以風德化
具官某故妻某氏柔仁端靖孝愛慈祥為女而教不煩
為婦而家以義四德兼備宜膺令名矧茲廟澤之行可
無賁飾之典欽承榮命無怠相承可

羅倜贈官換給制

欽定四庫全書 崇德集 卷十八 十七

固圉於邊久擅惩戎之畧喪元于陣有嘉衛社之忠其
施惻典之哀以寵義臣之節具官羅倜材足以當萬人
之敵勇足以率三軍之心方大敵之被圍乃整軍而赴
難過賊中路以沒厥身遭時多虞未遑爾恤俾陟官於
横列用追賁于新阡尚其神靈歆守顧報可

柳約昨係左朝散大夫户部侍郎所犯因臣寮
上言罷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後該赦復敷文閣修
撰係已叙未復舊職今又該明堂赦復敷文閣
待制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制

勅朕稱禋合宫肆眚衆魏開棄咎之路俾一洒於庶尤
閔負罪之臣宜稍還於故秩矧乃甘泉之舊嘗詔刑史
之書其霈恩榮以除苛撓具官某頃由材譜見被使令
稍以寵能爰躋扈從一離譴責逾閱歲時雖秩令之薄
更終責言之不置茲因褒典加畀寵章超陞次對之華
仍處真祠之逸廣仁恩之意朕方厚於臣工復玷缺之
難尚無忘於飭勵可

劉一止元是給事中為臣寮上言挾私薦吕廣
問奉聖旨落職與宫祠該遇明堂大禮赦合檢
舉復秘閣修撰制

勅具官某以倜操行堅正文詞深純爰以修能遂躋從
列自干物議用致煩言顧閱歲之已多諒思愆之既久

茲因需宥爰舉彝章稍遂謝謨之華庸示甄收之渥

紫微集卷十九

宋 張嵲 撰

制

張浚為前宰相該遇明堂大禮赦恩合行檢舉叙復奉聖旨復觀文殿大學士制

勅總揆岳而居中夙賴奭邦之哲位山川而作鎮方資表海之熙績事休成湛恩誕布將善人之是賴豈舊德之或遺具官某道貫古今學該流畧計安天下而厲其志心在王室而有其功誠慤不移陳義有大臣之節危難自任許國有古人之風熙庸少近於初心意氣已吞於仇敵雖孔明街亭之敗以三等而自貶而仲華龍章之褫無二色之可閱遽起奉於東藩賴綏安於南紀既民人甚便其政故績狀稔聞於朝爰因惠澤之敷俾冠侍班之寵嘻渝落強固所以增廉陛之安榮職秩優隆既已均弼諧之體貌尚無內外之間非須平定之期可還過淮推砍竹木等事於遥郡階官上各降一官遇紹興九年正月五日赦叙中侍大夫及遇紹興十年九月十日赦叙遥郡防禦使制

勅朕合宮禮成肆青衆魏往愆宿負咸得虧除具官某頃以將屯發興自擅有司麗法當以奪官茲用赦原比還故秩尚思蹇慎毋貳其尤可

王仲嶷為該大禮赦叙左通奉大夫制

勅朕致選賢能欲同躋於平定容忍臣子用保護其初終雖嘗觸於憲條其卒歸於蕩宥爰以祭澤之布誕敷蠲畧之文況吾邇臣豈限常典具官某學問傳其素業德厚殆其天資雄深之文不施於典誥孝謹之行徒行於里閭曩以微文嘗詒吏議既會赦而一解宜故秩之稍還御衆以寬朕所以廣仁恩之意計過無憾爾無忘復玷缺之艱可

耿著為毆打百姓致死特貸命追毀除名停配

降承信郎續為起發大金留務計議使應辦一

行舟船脚乘同共交納官奉聖旨降五官與叙
係已叙未復舊令來該遇紹興十年九月十日
明堂赦文與叙武畧大夫制
勅具官某殺人者死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降宥得以
官爵自贖既更赦令又得稍還故秩其為恩亦厚矣然
爾之官爵可以復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其祇茂恩毋
怠咎無或狃于幸免再抵罪誅他日有司以義固爭
雖予不得而爾私也爾其戒之

景興宗元係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所犯因知
潼州府為于川陝大軍券食折伏錢內別作名
目侵支使用不行起發事奉聖旨特降一官後
該遇明堂赦恩合叙復元降一官
許中任左朝請大夫直寶文閣知靜江府為权
買戰馬例皆不堪披帶降兩官未叙間又為奏
本路管下州軍多有待闕官員寄居乞依三路
沿邊州軍不許官員寄居不支奉給等事降充
直秘閣又因在任罷行後不覺察市買于元認
逐廳鋪戶處伊市價買物等事先次落職令湖
南轉運使根勘具案聞奏特降三官勒停後遇
明堂大禮赦本官見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
觀依刑部所申與叙一官
魯班為臣察上言金人登泰州城知通覩往軍
前和議差官吏根刷金銀等事奉旨魯班追毀
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雷州編管後該遇
赦恩合叙復元降三官
明堂赦與叙左朝散大夫
安邦右朝散郎成都府路轉運判所犯因應副
王彥一軍錢糧未見起發數目等事先次降兩
官又為因吳玠軍前糧食闕乏不行裝發放罷
追五官添差監郴州在城酒稅後遇明堂大禮
赦與叙左通直郎
侯憲元係右朝請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
參謀官所犯因措置招安建昌軍叛兵事務冗

并不覺察諸項人馬因而作過等事特降兩官
後該過明堂赦恩叙右朝請大夫制
勅朕施配天之澤以一洗於庶辜憫負罪之臣用稍還
於故叙爾頃承委寄荐抵尤違既更歲月之淹亦既思
愆之久其從寛宥畀復官聯欽服予恩毋忘爾戒可
陳靖直元係右中奉大夫利州路提刑所犯因
在買販鹽貨等事先次放罷特降三官後該遇
明堂赦與叙右中散大夫致仕制
勅朕施配天之澤以一洗於庶辜憫負罪之臣用稍還
於故序爾頃承委寄荐抵尤違既更歲月之淹亦既思
愆之久其從蕩宥畀復官聯雖筋力已愆顧無尸於事
任然德義自飭宜尚慎於桑榆可
魯彦元係中衛大夫秀州刺史所犯因淮東宣
撫使司按發為封閉門戶致餓死將司韓全并
受豪戶孫承事木綿等入已事特旨降橫行遥
郡七官勒停令該遇明堂赦恩勘會昨於淮陽
軍兩次立功理宜優叙特與叙親衛大夫秀州
刺史制
勅朕施配天之澤以一洗於庶辜憫負罪之臣用稍還
於故秩具官某頃以貪虐自抵憲罔茲更赦令已復官
聯念歲月之既淹加功能之可録爰推畀渥畀叙横班
祇服予恩無忘念咎可
許中廣東經畧司申海賊詹德却虜作過其降
授右修職郎潮州推官許中躬親捕獲詹德等
勅具官某比者貢海之郡久罹寇攘既以文降復為禁
惡爾能迹捕一境為清其畀官榮以為勸奬益圖訪厲
以稱寵名可
仇愈為該大禮赦左朝散郎制
勅君子修己以毋貳過為賢王者用人豈以一眚廢德
矧吾近列嘗麗寛科宜從洒心之文以開棄咎之路具
官某早以文學而進晚閑吏職之修事不辭勞治皆可

述逮閱歲時之久益抒屏翰之功中以辭難營治吏議既會赦而一解宜故秩之稍還御衆以寬朕所以廣仁恩之意計過無憾爾勿忘復玷缺之艱可

張琦昨在淮西宣撫司水軍統領為冒請逃亡事故人錢米事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編管今兩遇赦特與叙成忠郎制

勅朕施恩於海内雖昆蟲草木莫不闓澤顧如爾等亦所不遺也尚祗明命毋怠可

宋超為首先將帶軍馬一城官吏渡淮來歸淮西宣撫差摧鋒知亳州烏珠親率重兵攻打遂致失守除名勒停今該遇大禮赦係歸正之人特與叙從義郎制

勅夫軍敗不面夷城陷不能死在于理法固有常刑矣朕惟使過之義責爾後圖施甄收之恩復爾秩序朕與爾則厚矣而爾所以報朕者謂何尚思勉哉以蓋前恥可

梁興趙雲李進先於靖康因金人攻破太原以南侵犯不肯順番首先率本府及絳州管界忠義人兵措置收復河東懷澤州隆德平陽府渡河尋歸本朝有偽齊占據黃河以南隔絶前來不得復渡河北與番人大軍戰鬬一十餘年大小數百陣前後約殺頭目三百餘人堅守忠節永不順番自後思本朝於紹興五年内前來歸朝梁興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趙雲敢武郎李

進修武郎制

勅朕惟河朔諸郡間淪陷於干戈俶擾之餘忠義遺民終不諼乎國家涵養之德爾等轉徙十年之後間關百戰之餘脱身歸來深用嘉歎俾躋榮於秩序且風示於邇遐蓋勵遠圖以卒前志可

耿著昨自淮陽軍軍前齎奏赴行在内殿引對特與叙復舊官制

勅抵罪以情則法不嫌於太深推恩以恕則理有貴與

從寬具官某頃以賊殺不辜已從末減後以蒋逢赦令稍復官聯朕惟擅殺者非貶降之可懲而責效者在仁恩之加厚是用盡還故秩計其來功尚無忽於思愆深自圖於報國可

王仲山為知撫州失守日除名勒停紹興九年正月五日赦文應軍興以來州縣官曾經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亡並與叙復生前係中大夫與叙復原官制

勅朝廷每赦令之下一洗庶尤雖其淪謝亦蒙降宥爾頃詔吏議夷於士伍既沒之後數更霈澤今其遺孤援恩自列惟爾宿負既隔於存亡而吾湛恩何間於幽顯俾還故秩盡削丹書啟爾後人毋忘報塞可

曹伯達為係趙榮帶到一行官屬及焚毀了番賊文牓特與補正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向者敵人傳檄城邑爾能率衆守義抗賊不宥褒榮何以示勸俾起家於文吏以風動於邇遐益勵爾圖無忘忠力可

伍昌禹元係鳳翔府僧因金人犯陝西麟遊知縣趙璧守節不屈招集忠義萬五千人後來陷僞更不出官依舊為僧藏洎川陝宣撫司申已差充鳳翔府推官奉旨特與補迪功郎制

勅爾本以浮屠能知忠義守節自好不污僞官申放命書俾齒仕列尚思飭厲以報國恩可

趙裔為充瀘州都知兵馬使年滿補承信郎換

勅具官某人爾淪陷既久幡然改圖嘉其反正之忠俾與武階之列益思厲勉以報國恩可

徐三兒補承節郎廖二哥補承信郎為遠來歸正委實忠義制

爾以裔民志慕華夏可無寵奬以慰其心竝列武階祇服恩渥

陳在楊沂中申斬縣管界巡檢李温將帶兵甲前來荆塗山擇穩便下寨其李温元於客人船上安泊不期上件船不覺入淮前去竊慮別有踈虞衆軍張言等狀推許陳在權攝上件職事

勑爾以軍伍威攝巨寇嘉其忠力俾服武階務立尤功以圖報事可

衛振為父靖招收李忠賊馬陣亡補承信郎制

爾父頃以戰賊隕於行陣賞延及爾遂服武階申錫命書無忘底慎

王叔哥為遠來歸正本朝委實忠義補承信郎

制

勑爾淪陷既久幡然改圖嘉其反正之忠俾與武階之列益思勉厲以報國恩可

何九章為妻父賈信與董先賊兵闕敵身死得兩資恩澤內將一資與次男僧奴其僧奴未曾承受閒身死乞改正補承信郎換給在法非執政大臣不得貤爵外姓而死事者顧得之所以厚其報也肆予命爾往服官榮無以得之易而墮乃力

陸保兒係北來歸正與補承信郎制

爾以裔民歸心華夏俾秩官資以為慕義者之勸尚思勉哉

金穆昆于俊成契丹長行李嘉努為遠來歸附于俊成補保義郎李嘉努補承信郎制

爾等皆以裔民歸心華夏並秩官資以為慕義者之勸尚思勉哉

馬與為忠義首領不忘朝廷見圍集民社保護鄉閭與補承信郎制

勅爾天資忠赤志徇國家保固鄉閭不污不義俾蹤武列以勤勞忠益勉爾圖無墮乃力可

趙舜舉因妻父武功大夫劉奇掩殺叛賊陣亡與補承信郎制

勅爾之外舅頃没於賊貤及爾遂列武階申錫命書母忘恭慎可

王處仁為岳飛申自紹興七年承受本司往來軍期機速文字到今無稽遲伏乞指揮依一般進奏官邢子文蕭公亮體例先次補授合得出職名目依舊在院祇應奉聖旨補承節郎制

勅爾為吏郡邸且司進遞奏報毋壅是為有勞俾列王官尚服乃事益務勤恪毋懈於前

爾脫身賊圍義不反顧載嘉忠順宜有褒優即其武階遂俾真授益思勉厲以答恩榮

潘田為自寇州將家遠來歸正併供到京東事特與補正承節郎制

勅爾脫身賊中能圖反正採刺事實以聞有司宜加褒優用勸忠義其祇恩命益務輸忠可

魯和劉錡申契勘進奏官魯和自承受本司軍期奏報等文字並無稽滯乞昨來湖北京西宣撫司進奏官王處仁體例先次與補授出職名目依舊在院承發本司文字奉旨與補承節郎制

勅爾為吏郡邸且司進遞奏報毋壅是為有勞俾列王官尚服乃事益務勤恪毋懈於前

張公舉李進劉榮為殺敗金兵張公舉轉武顯郎李進轉修武郎劉榮循一資通五資補成忠郎前來歸朝委實忠義特與補正承

金人不順者前來歸朝委實忠義特與補正承

郎換給制

爾等奮由行伍自致戰多宜有褒嘉以示勸奬往祇甄叙之寵無忘力疾之圖

崔紘為上殿特與改合入官制

勅以假版而為真授與自選調而遷京秩皆異恩也汝未閱歲而得異恩者再焉爾將何以報國乎尚思勉之可

朱之彥為應副大軍糧草循一資又為措置良

家子弟籍為義士五萬餘人特改宣教郎換給制

爾頃為令饋軍無乏又能糾集義旅助宣兵威宜有褒嘉以示勸奬祇服明命無替厥勤

王存為於未交地界已前與蔡綬等結集忠義遊説陝西諸帥為叛逆投番人朱光庭李覺先捉獲事發並追攝赴開封送獄枷項禁勘存以父祖世食朝廷滑禄委與蔡綬等同謀存等招伏之後金國留守劉陶百端拷訊在獄一百四十餘日合斷絞罪緣與南使王倫親戚特議放免乞推恩特改承務郎制

勅爾頃與蔡綬等遊説陷沒之人於關右事覺被害者甚衆其生者既秩以官榮而死者亦加隱恤矣豈獨遺於爾乎俾陞京秩以勞忠勤祇服明恩勉之無斁可

費摳為告發結集陳寿等勞效改承務郎換給制

爾往以變告覈盜迹捕皆得大臣承制寵以京秩有司按狀遂俾為真往服恩榮無忘自好

唐璟任和州通判日金人內侵勢力不加遂至殺宣贈兩官制

勅爾頃以郡丞登陴捍寇死獲其所良所歎傷秩以議郎俾書其樞以明忠善之有報也尚歆耀之可

名爵特贈兩官制

勅荷戈而出已輸衛社之忠裹創而還終遂捐軀之節

其施慇典以勵庶臣具官某以沉毅之資更戰伐之久義勇奮發不避死亡矢刃交加卒至淪沒惜無萬金之藥可全爾軀其稽二等之褒以昭予寵尚或未泯庶克歆承可

楊再興王蘭高林羅彦等為與番兵接戰陣歿各贈五官制

捐軀徇義者臣子之極忠隱恤崇終者國家之盛典其敷錫於名命以風示于邇遐具官某拔由閭伍之中奮迹戎行之右秉懷壯烈挺志沉雄比隨票姚之師深入強敵之境方幸金吾之擊鄣屢以勝聞復悲國子之歸元遂推閔典俾進階於橫列用追責于營魂豈徒章死事之褒亦以為在列之勸惟其英爽尚識哀榮

田守忠等因功合轉武功郎已贈三官欲各更贈一官制並係順昌府與金人等節次見陣戰歿

勅爾等比遏敵鋒轉戰疾力遂捐軀命深惻予衷考退敵之功固應顯賞稽加等之命宜厚飾終精識不渝尚膺休寵可

邢方為與敵接戰陣亡贈兩官與一子恩澤制

爾頃與敵戰歿于行前死事之節不可以莫之酹也既追貴其泉壤又收録其嗣人尚其有知歆予渥澤

樂遇梅永亨各贈兩官與一資恩澤更各名守

閼進義副尉趙宣周孝曲育各贈兩官與一資

恩澤並係建炎年間因隨軍陣亡官兵

勅爾等頃緣國事殞命頗行向隅王靈未遑褒恤昨令搜訪遂以名聞嘉其忠誠痛悼曷已追榮秩序恤録嗣人魂而有知尚服予寵可

張順等係收復海州與金兵戰亡之人各贈兩官恩澤兩資及銀絹錢米羊麵酒制

勅爾等比與敵角殞命戎行嘉其死國之忠宜有追榮之典其敘書命襚以武階仍錫官榮恤録嗣子或以故

秩即畀後人賻贈有加併申褒恤惟其未泯尚克歆承可

魏經為城破戰死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兩資恩澤制

勅朕惟孝社方得復失此將帥不任之咎也守者既不能死城郭委之出走爾乃率衆拒敵城已陷而不為屈予念元元之遺惟嘉爾之死義良用悼傷武階之峻上閣之華併告其第又官其嗣子二人豈徒為爾報哉將以勵庶臣之節且使所任不肖者知焉可

丘璹劉輔之韓元各贈二官恩澤五資周瞻左迪馬璹杜横各贈六官恩澤依舊使臣李友等依舊制

勅具官某等朕比敕大將上予死事之臣追賁以官録後恤孤既施閔典矣念其徇國之意猶未厭于予心申錫金書載加隱恤尚其不泯服我渥恩非將悼痛之思亦以為忠義之勸可

楊再興高林王蘭羅彦姚侑李德為岳飛奏已

崇贈五官今乞贈七官恩澤六資姚侑李德各贈六官恩澤依舊羅彦依舊制

勅朕閔死事之臣既加追賁慮未盡於隱恤肆申錫於命書具官某捐軀百戰之餘殞命鋒刃之下原其積志悼痛不忘深陋察人尚稽涿聚之賞遠師漢武更宇羽林之孤俾再刻於寀章示極隆于閔策精爽未泯尚服哀榮可

王昌固與贈三官恩澤五資田守忠贈三官恩澤四資陶靖贈三官恩澤兩資更與一名下班祗應品福贈兩官恩澤兩資李福贈兩官恩澤兩資宋綱贈兩官恩澤一資更與一名守闕進義副尉張宥係自効人贈承信郎與一子守闕進義副尉王勝贈兩官恩澤一資何譚贈兩官與一子父職名盧城贈承信郎與一子父職制並係順昌府與金人四太子轉戰臨陣戰歿

勅爾官某等退敵於陣不避死亡飛矢揚兵卒至淪歿朕惟春秋死事之義加序愍章稽羽林字孤之文恤録嗣子多寡有等一視厥功精典如存尚歆恩渥可

龐仲先贈三官與恩澤四資南堅贈兩官與恩澤兩資潘興贈兩官與恩澤一資更與一名守闕進義副尉承節郎李福贈兩官各與恩澤一資賈義贈兩官各與一子父職名王京贈承信郎各與一子父職名制並係宿州陣亡官兵

勅具官某等比戰符離殞於行陣雖功庸之弗就顧節義之可旌納祕賞延併申褒録或以故秩即畀嗣人尚其有知服予恩渥可

尚奇贈兩官與一子父職名幷遇赦音蒙香唐仲來勇安勝都商石有伊克劉彦孝暉並贈承信郎各與一子父職名並係同前陣亡官兵

某等比戰符離殞於行陣追褒秩序以慰營魂具以故官命其嗣子尚其不寐歆服予恩可

紫微集卷二十

宋 張嵲 撰

制

資政殿學士韓肖胄故父治可特贈少師制

勅朕廣大建祀以禮承天之休神貺昭答不敢專饗既以推之寓內豈吾元臣之後嘗預四近之列追褒寵奬而有不被其先者乎具官某故父某以絶異之姿承世濟之美所憑既厚所見又大宜其光融休顯克配前人

雖中外踐揚不為不遇而蓄德未究宜開嗣賢嘗以詒謀典吾幾秘上休禰室既躋前傳之崇其放命書更涉維師之峻俾其廟祀永耀寵綏可

故母文氏可特贈韓國夫人制

勅朕褒厚臣工顯揚先世凡我在列均被湛恩顧吾大臣嘗登宥密既以追榮考廟若其內助忽遺不録何以慰其凱風寒泉之思乎具官某故母某氏出於大家來嬪相室所憑厚矣令善之資不移於驕貴廉約之操克謹於閨壼遂蓄餘休以詒後嗣既已正位小君笄珈有耀其易封於大國用永貴於廟祧精識不渝服予休寵可

繼母文氏可特封鎮國夫人制

勅昔賴考叔以封人之賤能以嘗羹之語感移其君傳以為能錫其類矧吾有四海之富而東朝之養猶隔晨昏爰推陟屺之思成爾將母之慶茲因廟澤以迪惠心具官某繼母某氏憑藉之美容服之盛歸于大門克配君子既享從夫之榮復以因子而貴已開成國號曰小君既無以加矣其贍腊田之奉以申寵秩之數俾爾孫子永嘉賴之可

試御史中丞何鑄故父瓘可特贈朝請大夫制

朕惟天之報施不遽在于朝夕之間君子修身亦將期於必世之後百年之計莫如植德諒前人之本心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固今日之可驗具官某故父某經術絶世孝謹刑家抱修能而不施卒齎志於黃壤有德器而

自過能遂致于青雲因大享之涓成方均釐於海縣如吾執法可後褒親進秩疏榮足慰風木之念刻章納褧用綏何氏之祧可

母吳氏可特封太碩人制

朕肅祇舊典稱秩明禋神靈宴娭祝嘏並告幸大事之獲考豈豐福之敢專顧通籍衆臣咸被揚親之寵矧甘泉法從可稽壽母之褒具官某母某氏生於大家來嬪令族山河象德圖史襯身事夫以恭風有如賓之舉生子而令咸多稱願之言遂以才賢為吾執法合宮大事實預侍祠顧瞻假之無譁緊糾繩之是賴用頒書命以慰親慈名稱益隆不愧武昌之號脂澤有奉佇開石窌之封祇服恩榮益綏祉福

妻張氏可特封碩人制

朕御彤管之詩而歎婦德之賢覽采蘩之什而知保家之助屬者涓成盛禮大赦四方均釐既以盡褒揚之典自外及內顧可遺家室之私具官某妻某氏奉養無違體柔而正山河象德具容潤之儀禮法燕資全鍾郝之懿左右夫子裨益宏多輯寧親連門風載睦用錫號名之美以為閨門之光宜爾家人嗣膺褒寵

試中書舍人王銍故父仁恕可特贈承議郎制

勅朕顧瞻許洛之間皆吾世臣之後侍祠致昨無廢于時方其平居流風具在喪亂以後喬木莫存屬當明禋懷舊大恩惟茲王氏實彼大家其視諸韓為外王父方稱大禮有子在庭之秀既成世德之積累益燕資外氏之漸摩於其少時已成令器出居官守所臨有聲歸教兒實預侍祠顧瞻假之無譁緊糾繩之是賴用頒書命以賁其言可訓雖積德之不耀果天命之靡愆肆舉慰書之典千鍾不洎何勝罔極之悲十世其昌以彰有後之報可

母余氏可特封太令人制

勅升侑合宮謂其稷親而先帝錫福羣下故將自葉以流根惟于侍臣既褒禰廟顧其壽母可後疏恩具官某母某氏如山如河有容潤之德其華其實兼室家之宜

為婦而恭為妻而義恪修祭祀輯睦閨門勤瘁於早
年享光榮之後福以子而貴顯膺名稱之崇俾壽而昌
佇啟腊澤之奉欽予明命益介爾祺可

故妻余氏可特贈令人制

勅成天地之福蒙祖宗之休不敢專鄉而獨私既以推
施莫展平生之用餘慶於後遂儲爽葉之休爰以才猷
之天下徧於羣物矣徒欲德施之廣寧有存沒之間具
官某故妻某氏幼服訓戒以自約飭及事君子率禮無
違雖秉德甚賢當膺服飾之盛而賦命勿永不及光榮

之日宜疏恤典增寵號名尚服明恩以綏厚夜可

妻余氏可特封令人制

勅朕廣大建祀並侑祖宗承神至尊罔弗祇若克綏厥
福均被邇遐既先侍從之臣亦逮室家之壺具官某妻
某氏凝姿婉約秉德柔嘉如桃夭之宜室家躬采蘋以
承祭祀穆然閨則足稱婦師靜女其姝宜載彤管之盛
君子偕老允膺稱謂之隆佇開湯沐之封以耀笄珈之
德欽承恩命祚嗣其昌可

資政殿學士李光故父高可特贈太子太保制

勅朕交神於祀既祇若於舊章錫福於民以風示其符
應惟我三朝之舊嘗聯四近之班可無褒貴之恩用以
寵綏其福具官某故父某慈祥居里孝謹刑家抱能不
施莫展平生之用餘慶於後遂儲爽葉之休爰以才猷
預吾幾政考之彝典錫以審書東宮調護之官益隆於
秩序廟室烝嘗之奉永燕於雲來可

故母史氏可特贈文安郡夫人制

勅朕嬗薰皇天受神明之況薦祼太室蒙祖考之休敢
懷專鄉之心用舉均羞之典眷吾舊弼可後褒親爰施
刻審之章用慰寒泉之念具官某故母某氏生有令德
嫡於甲族其華其實早聞家室之宜如山如河克成容
潤之美蓄慶於後以大厥家命世生賢嘗預吾政笄珈
有耀既正小君之名湯沐增封更荒大郡之履精爽不
昧尚克享之可

權尚書禮部侍郎鄭剛中故父卞可特贈奉議

郎制

勅朕還觀庶從皆吾近臣視其經術深醇則知有傳家之學顧其仕宦崛起則知席積慶之餘推本源流可無追責具官某故父某以行義發聞於閭里以文學見推於士林抱修能而不施齎高志而獨老修之在我責報於天有子而賢德器自過逢時奮發遂大厥家肆因有畀之恩用慰無窮之念議郎告第以責幽宅尚其有知歆予褒恤可

故母盛氏可特贈令人制

勅婦人有三從之義服飾則縶其夫國家廣教孝之風品秩或視其子屬者大事褒考均釐萬官宜沛湛恩用褒泉壤具官某母某氏少有賢行嬪于德門奉事良人則甘乎牛衣之貧逮撫幼孤則幾於織屨自給雖隱約之備至終操行之不移卒成其兒以儒自顯千鍾不洎雖深風木之悲四德無虧終被恤章之報尚其精識永元而宗可

妻石氏可特封令人制

勅朕篤報本之誠既承神於肹饗廣敷錫之義遂浸福於黎元顧吾侍從腹心之臣實有室家左右之助可無褒寵以逮其私具官某妻某氏秉德幽閒凝姿婉孌既笄而承父母能盡于女工執饋以事尊章遂成於婦順其錫賛書之茂俾增稱謂之隆象服是宜方膺於來寵君子偕老無怠於相成可

洪洲觀察使呼延通故父昌可特贈武義郎制

勅朕祇見合宮上儀獲考均釐遐邇無間顯幽具官某故父某潛德莫知慶開厥嗣正位廉車既通顯矣俾申追責之恩益進武階之峻惟其有知尚或能歆可

母劉氏可特贈太碩人制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其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哉具官某母某氏柔德懿行雖不著聞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所自矣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妻宋氏可特封碩人制

勅朝廷褒崇之典下逮室家豈無意乎蓋將責其內儲之助相成以圖報焉具官某妻某氏稟資柔令歸逢其良遂階光顯游膺封號每加益隆其相爾夫仰酬恩禮可

寶文閣直學士蔡宗讷禮故父亢可特贈銀青光祿大夫制

勅朕昭事上帝及延嘏之百神敷惠庶工逮燀肥之衆隸有如遏列不與湛恩慶賜之行固以克綽厥福追崇之典必也揆厥所元宜錫命書以光禰室具官某故父某潛德莫知慶開厥嗣正位廉車既通顯矣俾申某學問深博經術通明官政飾修獨高循吏之譽陰德憑厚克開後嗣之賢德義文章著稱當世還以所襲上休其先三品崇階榮其告第九原英爽尚服予恩可

故母趙氏可特贈文安郡夫人制

勅朕惟惠澤之行下浸於黎元追褒之文復加於禰室豈其內助不與湛恩如是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彰

婦人從夫之義孚具官某故母某氏蘋藻之奉素嚴於承祀山河之德風著於宜家為婦而有相成之賢為母而有義方之訓原閨閫之素修固厥後之宜大是生賢子坐振一時還以休光顯揚先德副笄之盛已正位於小君脂田之腴其更荒於大郡俾其後嗣母怠厥成可

利州觀察使王勝故父右嗣可特贈武畧郎制

勅朕祇見合宮上儀獲考均翟遐邇無閒顯幽具官某故父某潛德莫知慶開厥嗣正位廉車既通顯矣俾申追貴之恩益進武階之峻惟其知識尚或能歆可

故母周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之念哉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德懿範雖不著聞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所自矣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繼母牛氏可特封太碩人制

勅升侑合宮錫福庳下顧其壽母可後疏恩具官某繼

母某氏為婦而恭為妻而義爰以子貴顯膺褒榮俾壽
而昌益介厥福可

故妻楊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其甘苦沒欲致其哀榮
貴賤一也廟澤之行顧可亡褒賁之典我具官某故妻
某氏稟資柔令賦命不融茲因廟澤俾增稱謂惟其知
氣尚克能歆可

故妻張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具官某故妻某氏秉德柔嘉凝姿婉約逮良人之通
顯既已陽於存亡禮以恩章尚知歆服可

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富直柔故父紹庭可特
贈太子太傅制

勅肇禋重屋大祀休成推上帝之仁既錫福於四海廣
教孝之義以加惠於庶工矧吾舊德之良嘗預幾庭之
列其于禰廟可後褒揚具官某故父某資才絶倫潛籍
甚厚緯有名家之韻稱其世德之餘謂當勅興繼承於
世烈在儲餘慶克開於嗣人因葺廟澤之行用沛納書
之寵東宮調護之地益峻於品秩春秋烝嘗之奉永熙
於雲來可

故母劉氏可特贈普寧郡夫人制

勅婦人有三從之義服飾則繫其夫國家廣教孝之風
褒揚蓋因其子屬者大事獲考均蠲萬官宜需湛恩以
加泉壤具官某故母劉氏山河其德婉孌其容逮事舅
姑早奉執箒之饋無違夫子有嚴舉案之儀訓教具修
無忝卹之章用慰寒泉之念俾易封於湯沐用益耀於
春秋可

武功大夫解忠故父青可特贈武經大夫制

勅朕祇見合宮上儀襄考均蠲遐邇無間顯幽具官某
故父某潛德莫知慶開厥嗣其推飾壤之典以為廟室
之光可

故母薛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哉具官某故母某氏柔順輯其閨門淑慎修其婦道有子而貴遂從其秩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故妻房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其甘苦沒則致其哀榮廟澤之行豈可忘責之典哉具官某故妻某氏稟資柔令賦命不融兹錫贊書俾增稱謂知氣如在尚克能歆可

妻孟氏可特封碩人制

勅朕褒寵之典務極優隆廟澤既行下逮家室具官某妻某氏稟資柔令歸逢其良遂階光榮洊膺封號益加美稱以示恩光其相爾夫共圖報塞可

徽猷閣直學士向子諲弟右朝散郎子漠故父

宗明可特贈沂州防禦使制

勅朕肇禋重屋大祀休成推上帝之仁廣教孝之義使顯揚者獲報美之效追遠者慰明發之思顧吾扈從之臣可後褒親之典具官某故父某資材畢給蔭蕃高華德足以及物而不被於人材足以當世而不見於用遂蓄餘慶垂裕後昆列城禦侮之崇用告其第九原悽愴之識尚或能歆可

故母李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朕惟惠澤之行下逮於臣工追褒之文既加於禰室豈其內助不與湛恩如是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彰婦人從夫之義乎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儀婉孌令德幽閒躬采蘋法度之防致鵲巢積累之盛併襲餘慶以啟後人隱冊之行益隆立號光塵如在歆我恩榮可

利州觀察使瞿琮故父興可特贈少傅制

勅朕祇見合宮上儀獲考均羞遐邇無間顯幽具官某故父某潛德莫知慶開厥嗣其推飾壞之典以為廟室之光可

母扈氏可特封越國太夫人制

勅朕升侑合宮錫福羣下顧其壽母可後疏恩具官某母某氏蓄德於身慶流於裔遂以子貴顯膺褒榮益加美稱用介厥福可

左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潘良貴故父祖仁可特贈朝奉大夫制

勅朕本秩禮以嚴天地之奉薦和樂以格神靈之和儀物備陳縕豫紛列弗祿並貺胙釐豐融嘉與臣民均茲祉福顧茲甘泉之旧可稽陟岵之褒具官某故父某孝謹刑家經術自著最高鄉曲之譽不求聞達於時修之方寸之間責報必世之後乃蓄餘慶篤生顯人茲因廟澤之行用沛納書之寵東宮調護之地益崇於品秩春秋烝嘗之奉永燕於雲來可

故母劉氏可特贈大寧郡夫人制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之念哉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德懿範雖不著聞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積累之自矣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左通議大夫王庶故父茂可特贈太子太保制

勅朕肇禋重屋大祀休成推上帝之仁既錫福於四海廣敎孝之義以加惠於庶工使顯揚者獲報親之心追遠者慰漯露之感其施恩渥以貴幽扃具官某故父某篤厚視身謙恭居里素高鄉曲之譽不求聞達於時修之方寸之間責報必世之後乃蓄餘慶篤生顯人茲因廟澤之行用沛納書之寵東宮調護之地益崇於品秩春秋烝嘗之奉永燕於雲來可

故母劉氏可特贈太寧郡夫人制

勅朕登頒祇之堂膺受多福施配天之澤錫厥民顧顯謨閣直學士鄭滋故父集成可特贈銀青光祿

吾通列之良可後揚親之典具官某故父某稟敦厚慈
和之質負博聞多識之懿而賦命不偶齎志莫伸蓄其
餘澤以詒後嗣篤生令子為時聞人還以休光追褒禰
室銀印青綬之貴光禄古官之崇以告子弟尚克嘉之
可

故母李氏可特贈蘄春郡夫人制

勑朕惟恵澤之行下浸於黎元追褒之文復加於禰室
豈其内助不與湛恩如是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彰
婦人從夫之義乎具官某故母某氏德合閫彙動應圖

柬雖積行累功之勤不顯生平之日而錫羡流光之慶
尚惟後嗣之承推其欲報之心祚以刻章之命錫號小
君雖云其舊更貪大郡褒貴則新知氣不忘尚敬斯寵
可

紫微集卷二十二

宋 張嵲 撰

口宣

賀正旦使人到訖貽軍御筵口宣

遠馳使傳來慶歲元喜聞入境之初宜厚示慈之禮特加撫問期體眷懷

鎮江府御筵

夙馳使聘來講慶儀適寒江之屆節涉阻修而在道特循羣典用洽懽心

同程鎮江府御筵

歸驂北道涉境南徐眷言行邁之勞加厚惠慈之禮茲循羣典宜體眷懷

值雪御筵在驛

禮畢明庭瑞呈密雪即賓亭之安便折燕俎以從容庶昭眷意共樂歲祥

使人賀畢賜御筵

樂使華庸昭眷意

平江府御筵

遠馳使命修慶春朝冒霜露以修塗次軺車於近郡式頒燕禮庸示眷懷

赤岸御筵

先春遠使造國近郊諒勤行役之勞特厚燕慈之禮庸昭眷意用洽懽心

就驛射弓御筵

馳車陟遠授館云初禮方講於射侯燕特豐於賓俎茲循羣典用洽懽心

喜雪御筵

季冬調呂瑞雪應時肆頒燕豆之豐用表化均之燮衍其和樂體此眷懷

又賜酒菓

一元調化六出瑞時頒內府之甘珍侑初筵之燕衍庸昭眷意共樂歲祥

使人賀畢賜御筵

肇臨元日既講盛儀折芳俎以示慈樂嘉賓而式燕庸

昭眷禮茂介春祺

又賜酒菓

肅馳使傳修慶元辰既明廷盛禮之行宜嘉實芳醪之賜意斯將厚禮則有加

回程盱眙軍御筵

肅馳軺傳還次淮濱有加將送之儀式啟惠慈之燕庸昭眷意庶洽懽心

回程平江府御筵

肅聘使軺經從會府加厚送將之禮用休跋履之勞燕俎式陳行驅少憩

朝辭歸驛御筵

既講慶儀將馳歸馭晏示慈於燕豆尚少憩於賓亭寵禮有加眷懷式示

又賜酒菓

既修慶幣將戒歸駿錫御府之甘珍侑賓亭之燕樂庸加禮遇宜體眷懷

到闕值雨御筵移在驛

遠抗使旌既修慶禮屬為霖於寒序就折俎於賓亭庸示眷懷庶從款席

策問

問

問人材之難也久矣上之人雖有用才之意而或莫可得而致下之人雖抱有為之志而每患其無以達然則推轂當世者固大臣之任也然其說有二焉持詩之羔羊之說者則曰吾無私交之行也何以薦士為持易之彙征之說者則曰惟善故能舉其類此政吾任也二說既立鮮有不失於一偏者魏其武安厚寶客人主至於切齒然崔祐甫則以除吏八百而號賢相霍子孟未嘗薦士而漢之得人於斯為盛至於常袞行之則士有賢愚同滯之歎四者之事甚類而得失之迹相反何也願與諸公論之

問夫進賢受上賞薇賢蒙顯戮古今之通義也進賢固

在所賞矣苟所進者不肖而不加誅焉則託推轂以市恩於下者何所懲艾耶故高祖以千戶賞魏無知以其能進賢也然考之漢法有坐所舉者以故不實之典則又欲絶其舉之濫也國家廣進賢路內則付之宰相大臣外則委之監司郡守使得保任以次而升其來有自矣然未聞其某人進賢而蒙舉類之賞某人舉不肖而受濫舉之罰此賢不肖所以不免混淆之弊者殆謂此也敢問西漢之法亦可施於今乎

問古帝王遣時難虞扶危救弊圖同治安者雖在聖哲不敢以易必深思長慮審所當務研極其至以定其不易之規模然後舉而措之見於施設則動無廢事衆功日興而大業以建爰稽其始究觀其終若合符節者蓋出於此子産謂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蓋不思其始終而為之無畔徒欲力行雖勤無補若子産可謂知此道者周之宣王當小雅盡廢之時興衰撥亂一時修攘之事大略載於詩雅燦然可考亦未有不先規畫而後從事及要其成內外之治莫不畢舉遂致中興之隆豈非其成效大驗耶主上纂累聖之圖履艱難之運宵旰焦勞臨期願治有年于茲矣總攬群策講求政理常若不及然兵戈之餘流冗未復州縣之間沃壤多曠欲生聚之富而版籍未充欲藏用於民而賦斂未省荆襄淮甸控制之衝而藩屏未強諸道帥府方伯之職也而名實朝廷西北之患師連未解安得其人如古之膚使者乎

試館職策

不副凡經理天下圖回恢復之計者其事固不可疏畧所當定其規模按而行之待以歲月使箕計見效不愆于素以輯成中興之功者宜有必然之畫願條列而詳言之以待上之採擇焉　對愚嘗觀富人大家之作室也必先畧基址具餱糧鳩材斡議板築相面勢之陰陽審堂室之高下然後度其材而用之大者為楹棟小者為榱桷又負偃植各安所施如是則不待勞筋苦骨可以坐享廣廈之安矣又嘗觀良農之治田也必先相衍沃表原隰辨丘陵度肥瘠視土地之宜審種藝之種高者以藝稷黍下者以植粳稌雨之霑足也則謹其耕耔之猥大也則謹其耘籽之堅好也則謹其穫如是則不俟沾體塗足服枷芟衣襚褕袖手而獲倉箱之積矣夫作室細務也治田鄙事也富人老農非有絶人之智識也而且能區處規畫於其前享成勞於後又況聖人之治天下開基創業垂無窮之統興衰撥亂而驟救傾危以時者哉雖然富人之作室也身不親斤斧而有其安良農之治田也手不事穮蔉而有其利何者有梓匠隸農為之服勤勞而致其力故也然則聖人之致治亦在於得人而已矣漢高祖得一韓信世祖得一耿弇左將軍得一孔明方其登壇於漢中之日請問於南陽之時親顧於草廬之際則其所以制楚平莽之謀三分鼎足之業固已預圖之矣及其成功也如穡而穫如蠶而績如力行而有所至無毫釐之差或可以槩見矣向使人君謀之不素計之不熟徵幸於萬分之一待其不可然後復狼顧而改圖無乃引歲月而窮成功耶愚嘗觀自三代至今三千餘年中興之君而周漢二宣與夫唐之明皇憲宗不與焉何則正朔不改於上臣民奉承於下鐘簴不移社稷有奉雖其復文武之遠績草世宗之餘弊平武韋之亂畧除方鎮之跋扈其功烈鏗鍧炳耀蕩人耳目然方之少康光武晉元則其功反小何也羿之伐夏也更二姓而後復當時之人固已忘夏矣王莽之盜漢也歷十八年而後平當時之人固已忘漢矣司馬氏

承魏氏之後其所以繫民心者尚淺則其復之也蓋滋難於夏漢氏季世矣而三君者皆能被苫蓋蒙荆棘而拯其已墜之業則與二宣兩宗之事豈可同年而校其優劣哉觀夫少康之興有虞也有田一成則其地固狹矣有衆一旅則其人固寡矣然終能戮澆殪而伏其辜滅過戈而殲其類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其功有光於此者乎光武以疎屬而翔白水起南陽新野之衆用下江平林之兵斬王尋王邑於昆陽破銅馬王郎於河北魯未一星終而高祖之土宇固已復於版籍矣則業有大於此者乎元帝以征東渡江則名號固未崇也三吳之人莫有至者則人民固未附也方劉石流毒於黃河之北而群盜倡虐於大江之濱然而能收拾豪俊振拔滯淹陶士行擁六州之衆以寧荆郢王茂宏建分陝之計而定江東興午之祚既絕而復續事有難於此者乎蓋原三君之所以能成其功烈後世望之若神人然豈有他哉得人而已矣少康之興也則有女艾季杼為之股肱輔翼而元帝之渡江也亦有王導周顗溫嶠之徒或負羈紲或謀帷幄或扞牧圉用能致力於當時由是觀之勢不在於彊弱得人則昌時不在於治亂失士則弊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何遠哉恭惟主上以神武之資撫艱難之運躬儉以紹開中興勞宵旰以洪宣祖業駐馳蹕七年於茲矣三時不害而年穀屢豐此天之所以愛主上也前日之盜賊蜂聚蟻結處處而有比年以來日朘月削寖以平定此天之所以祐主上也得天之贊得民之助是宜恢復函夏清定海隅續宣化之業弛生民之憂矣然而陝西可平也而羣才未至於河內河南可復也而置戍不踰於淮北前強寇之侵雖折箠而扶之去然次歲之狄固未免於蠢蠢也意者未得魁傑俊偉而為之用耶將亦用之而未備耶或搜羅之道未廣而巖穴幽隱尚有未盡出而為朝廷任使者耶不然何功業之難建而曠日遲久如此也然則流咒之未復沃

壞之多曠版籍之未充賦斂之未省與夫控制之要帥守之任是宜明策之殷殷下詢也顧愚淺陋何足以奉承之請試言其略流冗之未復則安輯之版籍無自而充土地荒蕪則賦斂何如而省控制之藩屏未彊則戍守之策未盡也帥守之名實不副委任之責未專也然此數者得其要則一舉而庶事畢修不得其要則雖矻矻然事事而治之用力愈多而愈不治矣昔唐德宗嘗患戍卒之多轉輸之不足李泌為陳富強之策其說以謂貫繒市牛於党項令諸治鑄農器募戍卒耕閒田逮其既熟之後官給高價而糴之戍卒貪貿田之利終更而願留者聽不過數歲則閲者必衆如是府兵之法可復矣今愚之所陳者事雖有異於泌然一舉而衆事必得則或近似之矣夫民之所以失業兵之所以未彊者無他皆食不足之所以致也足食之道不過在於務農而已秦人以力農兼天下漢武以屯田定西域曹公之所以成霸業者本於積粟許下元帝之所以興復晉室者亦能課督農桑此非明效大驗耶今夫襄陽西接中原東通吳會壽春北控梁宋鄧許賴其地皆沃野千里畝收數鍾今若募軍民雜耕其地堅築壁壘積穀以保衆寇至則戰無事則耕是常以我之靜逸待彼之飢勞也與夫勞轉輸而滋久戍兵疲而民勞者其工拙豈不相萬耶今夫我之所病者敵耳偽叛固無足畏敵之與我戰也戰於萬里之內而偽叛之與我戰也戰於千里之內然敵之所以世為中國患者以其射鳥獸逐水草而居其轉徙去來不常此敵人之生業而中國之離南等今遠道入寇勢非齎糧不可是前世敵人之所以病中國者今亡矣此殆天假之便而為之然則捨高城深池屯田久戍縻以歲月而使之自病復出於何策哉若緣邊城壘既堅田野既墾失業之民就食者衆則民流土曠固非所患也以平糴之法積粟於既熟之時修勾踐之政養民於童稚之日則版籍之富賦斂之省又非

所虜也城壘堅矣而無寇掠之患倉廩實矣而無轉輸之憂而猶或藩屏之未彊則嚴退軍之罰可也帥守之未副則重方面之任可也究數者之本則以足食為先而足食之道則以得人為本趙充國屯田於湟中而服先零孔明屯田於渭濱而抗曹丕祖士稚屯田於譙城而復河南向使漢晉之軍非得人而用之何以能成其功烈耶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苟得其人四方將以為法其於撥亂也何有胡不試迹宣王之事以觀之

車攻吉日則言其獵乘芑六月則言其南征北伐之順窮考之於詩當時之功業班班可見然烝民之所以美其致中興之由者不過任賢使能而已然則古之聖人所以勤於求才而遑於任使蓋知其要故也故區區之愚終始以得人為言不識可以裨國論之萬一乎至於議論之闊疎文辭之鄙俚不足以仰副試言之意厚顏多矣惟執事實貰之

表

賀稱尊號表

誕受鴻名告類上帝乾文增耀日景愈輝凡預照臨舉深慶賴中賀臣聞聖人之德廣被則欣戴徧乎海邦中國之仁外覃則樂推達于蠻貉恭惟皇帝陛下順天格保迪德遹衡始若太王屈身而違獯鬻之患終如唐帝中立而受可汗之稱孝養既申尊名益著我欲仁而仁至天且不違後其身而身先福將焉往歡盟一定戎夏咸休臣名在丹書獲觀盛節二國有好曾無慘未之勞配天其澤空被函蒙之賜

藉田禮成表

鑾御青郊肇稱藉禮命陽官而祇事親一墝以致勤天田既降於躬耕民畝自聞於昏作先垂使冊慶溢寰區中謝窮以候陽癉之方盈謹協風之初至咸戒農用欽授人時所以供郊廟之粢盛所以教黎元於稼穡上先勞而後悅民草偃而風行著在前經茲惟令典宣王復古猶或忘后稷之功建武中興亦弗克永平之舉未有憲

章於祖宗之舊縣範於軍旅之餘來世有稽於今為盛
恭惟皇帝陛下正德率下克勤于邦務其三時播厥百
穀庶人之終於千畝以示勸功帝藉之收於神倉用嚴
昭孝臣叨承郡寄企望齋宮聞勞酒之頒莫預終食之
列陳載瞻之頌但同率土之心

賀正表

青煒御氣方迎發歲之祥垂象示民甫及始和之候詔
既敷於寬大物自趨於發生凡在照臨舉深慶賴伏惟
皇帝陛下海涵春育日運天行耆昧俟時居豈安於鬱
鬱中興復古謨已並於明方臨令吉之辰誕啟隆平
之運臣職叨居守地阻朝班稱漢殿之觴徒想臚傳之
句祝聖人之壽惟殫善頌之誠
鳳歷履端合乾坤之交泰侯邦受瑞執玉帛以駿奔海
嵩尊承天人悅豫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冠古孝道
通神業紹祖宗德流夏大一統之本旨得萬國之歡
心傾武修文克致太平之盛制禮作樂聿興極治之隆
臣叨領郡符阻陪班列三公奉璧想益傳於漢儀萬壽
無疆願永歌於周雅

授時頒歷布治莫大於王春端辰臨朝綿宇咸歸於正
統肇茲嘉序運式昌期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發陽乾剛
秉執聖道上齊七政撫三陽開泰之辰下括九圍體一
元端本之意振嘉生於率土均茂化於群黎日月照臨
動植知慶而臣猥叨庸獎外假守符當少康之祀夏莫
預駿奔仰大舜之好生惟深抃蹈

歷象四時謹王春而正始車書萬里奉玉帛以來朝慶
協三靈民歸一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對時育物頒朔
治民正乾坤交泰之辰當日月重光之旦聲教訖爾以
無外典章燦然而一新禮講三朝奔走獻四方之籍樂
陳萬舞歡呼稱百辟之觴臣托備藩維叨承睿奬心雖
馳於魏闕頌莫奏於周京

房州貢生辰禮物表

遵常職而修貢雖莫非任土之所生因彌月而薦壽儀

敢隆守邦之故事顧充庭之不腆撫小邑以增羞仰冒
凝嚴伏深惴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虛無恬淡微妙淵
通道大無名功神莫測躬禹湯之盛德而大統有所承
蹈堯舜之遐風而高名無可議出作聰明之元后入為
博大之真人四方共瞻萬世咸仰臣猥貳郡政偶攝佐
符遇載誕之昌辰嗟莫陪于下列效包茅之入貢敢獨
後于衆人

天申節賀表

虹渚流輝宣壺光於百世星樞動采紀盛旦之千秋釐
日月之照臨頌乾坤之悠久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淵默儲
思清明在躬偃戈敦皇極之風篤孝奉慈寧之養欽時
五福同躋有道之長受祿萬年永燕無為之治時逢出
震序協泰離遥瞻北極之尊坐輦南山之固臣謬膺支
郡容遡路朝瞻日觀以葵傾企賞惜而歡舞羙當報上
願歌天保之詩壽且多男請効華封之祝

賀與金國和表

聞莫茲為重恭惟皇帝陛下仰祇天顯俯示民彝考唫禮於六宮獨守雞鳴之德正母儀於萬國寔由文定之祥體既儷於宸嚴歡益協於長樂化行黎庶皆輯寧於室家德茂螽斯將蕃育其孫子臣無任云云

擬進神宗實錄表

昭祖宗之大烈宜有信書委筆削於下臣實慚非任奏編初御撫已增羞恭惟神宗皇帝道貫羲黃功超舜禹憲章具備如日皎而天垂號令施行蓋雷厲而風靡仁涵九有威懾殊方憂勤七閏之餘垂裕千齡之統布在方册炳若丹青中遭不令之臣公肆服讒之意猥因紀述逐肆誣欺不知罪己而稱君專務附下而罔上敢誣盛德幾類謗書黨與協姦人神共憤當上皇之臨御政刑黨之方行逮淵聖之繼明屬倥傯之未給理如有待端俟今朝恭惟皇帝陛下光紹丕圖欽崇祖武謂休功偉績固當垂之於罔極而淫辭穢史豈宜宣示於方來爰俾儒臣載刊抵牾兼存朱墨庶是非之可明刪去矯

誣俾議論之歸正事無遺落理則宣昭上足以慰在天之靈下足以遺來世之事昔魏明之讀武紀徒追恕於馬遷太武之悟國書第淫刑於崔浩方之盛世豈不多慚但臣等誤玷使令匪能述作語任則無分於九牧量才則深愧於三長惟僅足以成篇豈敢言於比事典章之盛雖逮過於前王潤飾之功宜更須於良史

紫微集卷二十二

宋 張嵲 撰

表

天申節宰臣以下謝賜御宴表

運際昌期慶表猗蘭之瑞班聯遍服崇沾湛露之恩和入八音驩均萬寓臣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竊以聖神有作歷數攸歸夢日感星則祥發高穹澄河秀穗則珍叢厚地實千載難逢之會昭一人有慶之符昇知天祐下民作君師紹隆炎運陽居大夏以長養茂訏神姿離明瞻星火之中需樂玩雲天之象陳嘉歡於鎬飲奏儛籍於韶音庸示宴慈嘗茲誕節若其魚在藻以樂豈鹿食革而鼓吹吉甫因征伐而歸賜之燕喜士會節春秋而至饗以殽烝類有泛恩實同慶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瑤光感月神筴授天躬載戴千懷丰之姿御合璧連珠之歷推虞帝好生之意咸躋壽於綿亘念姜嫄載育之祥永承頒於長樂恩頒折俎沛及草工臣等敢不飲聖化之醇風味道真而肥國當既醉太平之日惟祝萬年鰲天保報上之心更祈百祿

慰永固陵復土表

同軌駿奔載考因山之典百司竣事已終復土之儀凡在照臨舉深悲隕伏惟皇帝陛下道隆連孝禮厚飾終照事宗祊既歷烝嘗之奉崇成陵邑彌深疑慕之誠願少抑於至懷用俯寧於羣品

賜御書樂毅論春秋左氏傳謝表

拜臣叨居外寄猥預榮觀恭拜豐珉喜與布韋而交慶珍藏秘室願隨神物以護持

賜御書毛詩謝表

聖學緝熙兼總君師之任宸章燦爛發揮雅頌之傳光被庶邦榮生多士中謝竊以六藝之蘊有溫柔惇厚之風八法之精具端勁遒偉之狀方游戲翰墨之際乃運恩典籍之中天未喪于斯文世一遇於大聖恭惟皇帝陛下德並文武治隆成宣本教化以厚人倫追法二南之美履艱難以至王業每思七月之陳故於一上日兢業之餘不忘三百篇諷刺之旨特紆睿藻載勒豐珉倬然雲漢之章煥若鉤牟之象臣猥分郡寄叨奉恩頒口誦心惟蚤服孔庭之訓手舞足蹈茲偕魯泮之儒

代盧尚書謝靖康軍恩表

配天立極履寶祚以維新渙爵疏恩推惠心于無外仰荷乾坤之施俯慙管蠡之微恭惟皇帝陛下敦敏徇齊聰明睿智久繫天人之望允膺圖籙之符潛德春宮天

下已陰受其賜垂衣南面百姓蓋無得而名爰因嗣歷之初大霈敷天之澤日月臨照無幽隱之或遺雨露霑濡何蕭茅之有間滌瑕蕩垢宥過推仁肆令罪戾之餘亦玷龍光之寵臣敢不祗承睿渥欽奉皇慈自誓靡捐力圖補報登車叱馭方趨蜀道之難戀闕傾心但覺堯雲之遠

謝除敷文閣待制表

某臣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敷文閣待制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陳力不能輒上奉祠之請布施優裕遂叨次對之除辭避雍容淩兢失措中謝寫以西清嚴近之地許以冒居蕃城要會之邦復令滿歲蓋本朝之所以待賢俊亦漢遷之所以雄治能如臣何人併冒茲寵伏念臣進由疏遠本乏技能被遇聖神嘗叨侍從不知盈滿自取顛隮再蒙委任以來益務洒濯其過雖殫風夜難強疲庸弭謗自修未著譖茅之恥息黥補劓遽疏復玷之恩仰戴洪私橫流衰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天地覆幬靡不并容日月光明舉歸臨照每隆寬而厚下罔求備以責人致使迂愚亦蒙奬拔臣敢不沐上恩之肉骨誓盡力以撫民勉厲夙宵激昂衰退使豺狼不縱於春圃庶愁嘆可絕於里閭僅免空飡敢言報國

代謝紹興十七年賜歷日表

治歷明時炎振百王之典頒常授事預知一歲之春寵新書恩隆睿意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文思稽古聰明憲天考乘歷以定四時察舜璣而齊七政歲將即於更始令誕布於維新豈徒俾晦朔而有知抑亦警官師之無曠三靈協慶萬國咸歡臣叨守郡符恪遵詔書體輔相裁成之意宣化承流欽作訛成易之方務農重穀

代謝紹興十八年歷日表

乘歷肇修推閏餘而成歲夏時載叙頒正朔以示人凡質之要迎長日之至因吉土於郊既躬饗帝之能孝昭嚴上之訓一隆制作允屬聖神恭惟皇帝陛下修德錫功生長收藏實帝王裁成其道故箕子陳其無易而左氏記以不愆欲應金穰宜調玉燭恭惟皇帝陛下明寮日月化洽陰陽追既往之璣衡極知來之象數辰在大梁之會參考尤精賜當大族之初邇遐均被臣叨膺外寄猥預榮觀捧此彌文既深詳於五紀施之庶務先力勸於三農

代謝賜歷日表

歷象授時著于堯典歲年叙事見于周官督教訖于海隅邦賜來於天上中謝皇帝陛下握樞臨極稽古凝猷體大禹之神重人統得時之正備宣尼之聖謹王春體元之端鈞校舊儀審觀新度候協璣衡之運民知寒暑之期玉燭既調金穰斯應鼓躍羣動涵濡太和臣被命典州祇承頒朔之告職司宣化益茂勸民之方庶有助於消埃用酬恩於高厚求報本反始之宜必取貴誠上質之要迎長日之至因吉土於郊既躬饗帝之能孝昭嚴上之訓一隆制作允屬聖神恭惟皇帝陛下修德錫祚體元居正深仁撫育纂弓矢而戢干戈至誠感通時寒暑而節風雨孝治已臻于明察禮經攸後於憲章爰

修大旅之儀以懋中興之業牲牷蘭粟器用陶匏以下民咸憲之勤致上帝居歆之報推功不處均福無疆故得萬國之心咸賴一人之慶臣身紆郡紱耳剽上儀莫施奔走之勞徒預函蒙之澤

謝歷日表

考璣衡之察度協用九章頒正朔于遐方使知四序恭惟皇帝陛下順稽五紀謹御三微察發斂於春秋居德行于冬夏奉若天道欽授民時顧歷數之所加際寰區而並用臣敢不恪遵夏傚寅奉周正覩撟運之推遷示農功之早晚

謝歷日表

春元三統已祇奉於王正泥詔十行復叨承于漢札荷恩光之下逮知啓閉之攸宜竊以歸命羲和堯欽歷象歸餘舉正上命天道之盈虧東作南訛下示民時之早晚課清臺之密度謹大史之前占每因嗣歲之初誕舉授時之典車書所混正朔咸加雖曰故常實為異渥恭惟

皇帝陛下昭天配地既同化育之功治歷明時尤謹重黎之事思不奉於民力欲寅亮於天工咸使庶方奉行時令臣謹當推原德意宣諭詔音木鐸徇民敢後道人之職璇璣在上願修日御之官

擬留守司請田鑾表

習祥而征自潛消於敵氣振旅以入宜復幸於輿區敢捴恍誠仰干睿德竊以衆人以宴安為意咸思克定於厥家王者撫艱難之時蓋或不常于厥邑是以漢祖之

戰京索時歸幸於櫟陽光武之復東京亦暫臨於許昌定都之會實為狥衛之區眷此臨安久稽大駕雖宮室庶陋弗稱于九重而非邑彫繁粗贏於士校況宦寺之有所復廟祏之已安儻田獵馳驅之臨允慰斯民之望恭惟皇帝陛下遠稽古昔下順黎元鑒黷武之無庸知從欲之盡濟詔太僕而効駕命髦頭以先驅田軫旋衡壹賜經行之復勞師修士聊稱告至之頌

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仍改賜紫章服者中臺列屬方懼濫官兩掖演綸忽驚誤寵復攝禁林之直遂通法從之班拜命自天措躬無地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稟資庸陋遭世盛明未踰歲月之間亟被神聖之眷洪恩不次人己詢其積薪素業無多才豈堪於視草顧若冢蟲之童技詎能補於王猷方郁郁乎躋周監之時宜渾渾爾追唐虞之體愧非鴻博難副選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宣精帝文暢道皇極程器能而並用姑欲試材與日月以合明悉皆容照有如踴等時謂異恩而臣千載一時幸遇龍顏之聖主四人三至勉追鳳閣之家督竊伏而思未知所報臣無任云云

代王帥謝除數學表

天邑神明之奧方愧承流宸章秘寀之藏遽叨更直游蒙優渥深積淩兢中謝伏念臣材術拙疎性資凡下早被先朝之眷遇浸膺上聖之使令擢臨清蹕之都入侍紫

荷之素望輕銖兩不能使桴鼓之稱鳴費惜絲毫無以得揩紳之虛譽方圖求效仰報殊恩敢謂眷私叙加亟拔莫循墻而遯避惟貟乘以憂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冒堯聰曲加舜陟治致中興於至盛材多並蓄以無遺雖甚庸虛亦加識擢臣敢不益堅愚慮師輦轂殫靡之風庶展微勞為海岳崇深之補

代劉寶學謝表

榮魁嚴誅分畢身於裔土賜環趣召忽降德於中天既蠲罪戾于丹書復寫寵名於紫禁恩光駭至涕泣橫流伏念臣早以瑣材誤膺器使仰激聖神之遇每欲效忠退惟義烈之門自應徇節會大臣有分陝之命仰明制為入幕之賓遂陳力而非辭庶因人以成事而臣雅無勝算以佐元戎懼曠日而無成乃整軍而借一本恥大還之役終為拜賜之師既臣卒之寶奔何邦刑之敢逭固當自執其咎理難分謗於人至於斬將以殲頻言則戶皆知其主名專戚而多妄作則臣已久離幕府凡

是宣司之過舉悉皆歸咎於微臣雖欲加罪則其無辭
孚然其不善不如是甚也方責言之嘖嗜必分顛隮賴
上德之照臨卒蒙全度逮至其廢更荷包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惡殺好生每存心於祝網寧僭毋濫故數
漏於吞舟致此微生終歸善貸臣謹招三光而自列畢
九死以酬愚與其流離於瘴癘之鄉孰若馳驅於戎馬
之際尚叙薄效以蓋曩愆

轉左朝散郎謝表

臣某言今月二日准告磨勘轉左朝散郎依前充敷文
閣待制知衡州封賜如故者分符出守�larr;悃乏休稱會課
當遷誤蒙信賞被寵光之狎至顧瑣質以奚堪祇受靡
遑兢悚措中謝竊以虞舜極無為之治乃三考而陟明
成周興太和之風以六叙而馭朝京邑幾年試可曾無治狀之足稱庶役告成幸見禮文
之畧辨初欲自陳於罷歎亟蒙賜對於親閒復奉訓辭
蹉陞起部僉八範五材之法有國大經在六官四屬之
閒必人稱職夫何瑣質驟玷清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盛飭羣倫尚新百度謂名器不可以假每班往稱朕命
之言欲技巧咸精其能故重畤若予工之選臣敢不勉
臣試職承宣復綴甘泉之法從才徵任重器小恩隆敢
殫愚慮仰報睿思元首明而庶事康顯賡歌於虞典車
意序陛深憂曠職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

馬修而諸侯會期繼詠於周詩

貢銀絹表

策名委質咸抒享上之誠寸地尺天畢効充庭之貢敢

因方物用達愚衷恭惟皇帝陛下離日方升乾德廣覆

奉君道之慈訓號令一新體天德之好生仁恩四達神

靈歡喜廟社安榮玉帛萃于丹墀梯航來于裔土故雖

小壘亦致儆儀就日望雲第竭祝堯之意式歌且舞永

扇戴舜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謝侍講表

杜史記言方懼空官之責經帷訪問誤叨勸講之除自

顧庸虛竊慚冒昧竊以參稽舊史歷考前王法訓典以

修身莫尚多聞之益鑒興衰而自警孰先故志之知用

崇建於官聯以茂明於術藝惟我本朝之舊獨超三代

之隆顧雖多故之餘不忘於稽古豈俟優兵之後始務

於談經宜得儒先助成講業如臣固陋曷稱詳延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學惟日就單恩清燕既已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六藝之淵源造道宏深豈徒守諸生之章句仰惟大度

益務兼收雖如臣愚亦蒙器使卒華光之業固莫繫於

前脩陪露門之遊其敢忘於大施

代謝樞密院表

孚號揚庭宰辭弗獲覩頒就列負愧深中謝竊維樞筦

之權允謂謀謨之府昔受任於戎馬之際捐軀於矢

石之間覬懷王靈式平亂畧雖奉令承教期不負於初

心而蒐乘訓兵終茂聞於勝算既坐罔功而廢斤旋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趣召以來還始陪百辟於朝端得奉清塵於殿幄始欲

拾遺補闕裨庶政於毫分豈期圖任疇庸還中樞之要

近沐湛恩之甚渥懼陳力以奚勝矧國威方振於近年

然邊氛未衰於平日而臣於己試無聞之後用責成申

命之言義不可以辭難身固期於盡瘁惟師律有以制

勝則戎昭自然折衝如齊任叟吾終底九合之績晉登

郤穀爰收一戰之勳顧智畧之甚微何昔人之敢望獨

仗忱誠之感格庶幾廟社之安葉雖被恩之便蕃終撫

躬而惶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會公追我之畧慕周宣復古之規忘過記功方闕用人之道興衰撥亂將成盖代之功乃推求舊之私副以本兵之寄臣謹當捐身徇國受命忘家仰體主恩既蒙孟明之一眚益堅臣節敢忘林父之盡忠

謝除中書舍人表

掌柱史之方書訖無稱述贊掖垣之名命忽有超踰隆恩不聽於辭榮薄技蔑由于試可詔除優異負念凌兢竊惟以道化民若丈章固其餘事以言鼓衆非訓誥何以動人書命之司朝廷攸重是以感山東之父老本漢家寬大十行之書服河西之衆豪以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故鄭以公孫僑之善為辭令用能修好於諸侯而楚以覩射父之能道訓辭終以稱雄于上國況以渾灝之語與夫深厚之文鼓舞四方彌綸庶務益使王言之大皆由帝制之明惟我皇朝齊驅治古若時掌誥皆號得人顧臣何為亦應此選寵名已過負乘為懼況臣已竊

記言復陪約史此蒙恩詔更與經惟皆古今儒者之至榮非澣恩下臣之所稱敢圖奨拔躐備論思取甘戕之十官豈能無過蕪諸梁之二事何以逃刑報稱是難廢捐則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睿知有臨運既啓于中興人自來于閒出布昭神武會同已邁于六王祓飾彌文號令已追于三代益廣并包之度兼收管蒯之餘臣敢不仰體官施之大恩下奉職臣之所守雖盡有司之業粗免空餐非逢致命之秋何能報賜

代房州謝表

佐奉常於列寺已玷清流叨共理於上庸謬膺假守拜恩甚寵撫已若驚已見吏民敎宣德音中謝伏念臣畜由寒士偶竊賢科賦性朴忠受才愚魯一行作吏分甘州縣之徒勞五斗折腰敢謂事功之可立録録固無奇節恂恂直若鄙人豈其拔於稠衆之中躐居羣俊之上校讐冊府竊窺藏史之淵源定職次卿豈識朝廷之典故仰荷神聖之知遇殆非庸鎖之能堪常愧無基之厚墉

終以懷璧而賈害方圖自列已致人言雖悔可追寄顏無所曠官尸祿祇增小已之羞含垢匿瑕盡出大君之賜恭惟皇帝陛下體乾之覆如春之生爵有德而祿有功賞不僭而刑不濫憫一夫之失所欲萬物以由宜故使孱微亦叨庇冒感深淪骨涕下霑衣臣敢不熟思往愆力圖塵効奉寬大之詔願勤恤於瘝民傾葵藿之心常不忘於魏闕臣無任云云

代劉鎮江謝上表

負罪投荒甫還故郡起家為吏遽竊左符便道之官涓辰布治荷恩優遇感涕縱橫伏念臣資稟至踈術學甚淺影纓入任本先父之教忠陳力當官慕昔人之猶圖過不自料期於有成唯知軀命之可捐不恨智能之難強游蒙器使每至顛隮原情惟在於妄庸論罪可逃於誅殛於戲罔旰思勿臣節庸報國恩深惟尊主庇民之方莫先整軍經武之實始勤服於夙夜蕞有成勞遽喪地於邊陲率慿素意荷隆恩而免戾當竭力以圖功悅無窮之目身易隕洪造難酬自甘永棄於明時豈意更叨於誤奬顏玆京口實蔽別都平時固號於名藩今日尤稱為重

之深知蓋將無辭而自白既蒙昭雪復荷甄収愚施如斯報稱曷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如天地之覆幬何所不容若日月之照臨無幽不燭遂使阽危之跡終蒙全度之仁臣謹當彌厲初心勉圖來效顧寇讐之縱橫何以家為惟忠憤之激昂未知死所

紫微集卷二十三

宋 張嵲 撰

表

衢州謝到任表

奉祝聖於靖館久愧空餐分支郡之左符謬叨共理方洒濯之云始益周章而自驚已至所臨首宣上德中謝伏念臣奮由孤遠本乏技能逢千載之一時玷侍臣之華選叨踰過分滿溢挺災賴神聖之優容越死亡而全敢期一旦忽拜殊私惟起廢之深恩潤無近此圖仰酬之微効但有捐軀捲此三衢著稱二浙郊畿密通允謂要藩賓客往來最為孔道在材能懼猶未給於巽懦何以責成奉承以還怔營罔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奉無私而勞下不求備以與人謂臣嘗列於從班必能知朝廷之意察臣久居於田里將粗識小人之依使之當官甲令欲里閭之無愁嘆務廣主恩思玷玦之復艱難終除愧恥

慰終制表

徽几筵於別殿已罪外除奉神靈於中祧復將易祭凡居率土尚有餘哀伏惟皇帝躬儉承天孝思錫類顧寬濡露之感以慰函生之心

慰終制表

服勤致孝已終信默之期明發不忘益動隙駒之感方遏音之甫畢啓有載以催傷竊以廢葬我之篇哀痛未怠舉內服之祭日月有期既窮天下之至文是謂聖人之達孝伏惟皇帝道同堯禹行法參冀羹墻之思尚深於舜慕憲良之效將佇於商興少寬仁聖之情下慰臣民之望

代劉寶學彥修謝安置表

擢髮之愆宜當重辟更生之造尚保微軀祇荷寬恩惟知感沸伏念臣頃由乏使出佐元戎亟以殊私遽登通列每思報塞不憚死亡昧持重以保身致輕儇而誤國原無妄作臣謹當夙宵攸事寤寐勤民仰體隆寬傍師

原其初志謂立事之可幾遂至衆功悟匪才之難強師徒撓敗疆場侵陵軫憂旰之憂詒黎民肝腦之禍咎由臣執諗欲誰分宜公議之不容況罪尤之多積委之司敗自有常刑豈謂上仁但從輕典投之裔土庶示至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涵容後雷霆之震耀不欲為人而撓法故令禦魅以代誅臣敢不體骨肉之至恩誓刻肌膚而悔過炎方萬里與死為鄰象闕九重叫閽無路顧老親而決去良懇感於路人澤敗枯以敢殺身終期奮節

上書

上皇帝書

九月十三日左承事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兼史館校勘臣張嵲左宣義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臣高閌左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臣施庭臣左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臣朱松左奉議郎秘書省正字臣李彌正左承事郎秘書省正字臣胡珵等謹齋沐裁

回春獨有祈於君父伹逐生還之日是為報國之秋未敢殺身終期奮節

臣聞天下之事有可為有不可為為之而成固為可為為之而敗亦為可為不為而坐視其成敗則為不可為臣等竊觀今日之事蓋為可為而不為者也臣等疏遠不知誰實為此謀若出於廟堂可謂失策之甚若出於大將此必過為畏法之言以惑聖聽欲以使其私耳且兩軍相持勝敗消亡蓋亦常事以國家之大顧豈可以三二萬人去來便為動搖傳曰社稷之主

不可輕輕則失衆此之謂也昔漢高祖坐五諸侯兵出關及彭城之敗諸侯盡叛歸項氏然而高祖終成帝業侯景舉河南之地歸梁而終亡梁者景也今者潰卒叛軍潰之後廟堂當自區處使某軍移某處用某將守某州以彌其間縫其闕可矣何用召大將而與之議進退哉正坐詔之與謀使得以生姦詐令外則撤守備而為衰弱之形使敵人有馮陵之意內則使惟慳之謀反制於將帥而亂朝廷之紀綱一舉而二病俱甚可痛也臣等竊恐朝廷已命移屯不可中變但乞指揮張俊分留一二萬人與楊沂中之衆同守淮西使本軍宿衛行在庶幾守備不至寡弱敵人未敢長驅而來焚燒州縣驅擄人民姑存淮南以為大江屏蔽茲實宗廟之福臣民之幸也伏乞斷自宸衷早賜處分布告中外以安衆心臣等以疏遠預知國謀罪當誅戮不敢逃刑無任震懼

奏劄

代參政乞宮觀第一劄

不可輕輕則失衆此之謂也昔漢高祖坐五諸侯兵出關及彭城之敗諸侯盡叛歸項氏然而高祖終成帝業侯景舉河南之地歸梁而終亡梁者景也今者潰卒叛軍潰之後廟堂當自區處使某軍移某處用某將守某州以彌其間縫其闕可矣何用召大將而與之議進退哉正坐詔之與謀使得以生姦詐令外則撤守備而為衰弱之形使敵人有馮陵之意內則使惟慳之謀反制於將帥而亂朝廷之紀綱一舉而二病俱甚可痛也臣等竊恐朝廷已命移屯不可中變但乞指揮張俊分留一二萬人與楊沂中之衆同守淮西使本軍宿衛行在庶幾守備不至寡弱敵人未敢長驅而來焚燒州縣驅擄人民姑存淮南以為大江屏蔽茲實宗廟之福臣民之幸也伏乞斷自宸衷早賜處分布告中外以安衆心臣等以疏遠預知國謀罪當誅戮不敢逃刑無任震懼

奏劄

代參政乞宮觀第一劄

臣以介特之跡荷殊絕之恩曾不十年逐聯二府初無一人之借助皆由神聖之親除故雖孤立之易危終恃恭慎而知免然罷祿既過則災所由生尸素已多則釁乃易會輒傾愚懇仰冒威尊伏念臣預聞政機已踰歲律曾無尺寸仰稱恩私宿夜深惟頭鬚為白使在平強之日尚不如人況當衰病之年何能有益伏祈睿照許上印章方疆場之無虞既不猶於避事秉疵瑕之未露庶得遂於乞身若乃持祿無媿妨賢固位不知戒懼更歷歲時苟人心增愚其滿盈鬼神助興其凶惡一罹咎悔迨至顛隮不徒昧人臣進退之機顧不累聖君始終之遇蓋臣今茲之請去不獨專為謀身伏望聖慈俯鑑懇誠哀憐病悴特賜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劄

臣蒙恩優隆初無報塞而遂稱疾引去圖欲自安迹其事則固合誅矣論其心則不無意焉竊以謂古人有功

封章繼上鄙塞未伸三瀆天威懼干大戾然以匹夫之不奪莫測聰之必回臣請得以披陳被遇之隆義當圖報而令茲請去益有不能自已者庶幾感動天意終賜允俞臣頃由一介獲造閎庭叨塵從班與聞政事超踰過甚覆露洪多顧臣愚愚未知所稱昨因請對便殿親奉玉音謂臣始終擢任皆自聖明初無一人為臣游說聞命感泣不覺涕零君施如斯誓將死報而臣早衰多

病食飲寡薄外痠中乾日就羸瘠儻獲少加休養庶他
時尚任於使令若乃強其不能則不日遂隣於顛仆雖
草菅之何惜懼職任之或隳一致人言遂孤恩遇是以
陳情瀝懇不避重誅仰匄天心俯從人欲苟危敗之姿
未先於朝露則臨期之際不憚於殺身臣無任祈天俟
命震懼隕越之至

第四劄

臣伏奉詔旨訓諭丁寧仰戴恩私感極流涕雖聖人優
游未暇於矜從而螻蟻賤微有不能但已竊以臣被遇
之盛寵名之隆與夫所以誓將報國之誠及力不逮心
之狀敷陳已竭至於無辭惟有至誠冀動天聽臣實以
早歲逢疾中年更劇心志憒耗無以贊惟幄之謀氣血
不強無以著股肱之力在平居尚能充位若遇事必至
顛隮恐乎生事國之本心十年遭遇之渥澤立朝一敗
埽地無餘仰冀天慈終全去就之槩不使為世觀笑所
以愛惜臣子是為國養恩宣昭德音風動在列知聖主
之哀憐如此使為臣者皆有奮心則臣之就閒未為無
補冒犯嚴威臣無任瞻天俟命屏營彷徨之至

除福建漕上殿劄子

臣代匱册府踰三年雖竭夙夜之力而才駑不逮訖無
以承厚惠稱明德茲蒙恩將漕閩粤職分有守顧雖不
言而去陛下不以是責臣朋友不以是棄臣然臣伏旬
推念居官既不能以尺寸自効去國又不能一言覬以
裨贊萬分則匄雖九死猶有所恨請得為陛下試陳其
愚退伏歐刀都市不悔也臣以謂古之人君其患有二
不在于拒諫在于納諫而不能用不在于不知天下之
利害在于既知之而不以為意昔者秦始皇帝赦假父
遷其母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最後茅焦解衣一說立悟
而還其母秦昭王時太后與穰侯華陽涇陽高陵君專
威擅國秦國不如有王及范雎進說昭王立奪之權夫
昭王所以能成伯功始皇卒并六國其事雖不足法然
要其納諫而果于必從聞善而果于能改可言也至于

衰世之君則不然楚靈王虐子張諫之王曰予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慙寘之于耳漢成帝之季年王氏日以益盛劉向推明梓柱言忠而意切成帝徒歎息其意而不能有為也其後靈王終辱于乾谿漢哭卒移于新室者不為也智者用其思勇者竭其力上下大小同心協言之可為於邑故曰患在于納諫而不能用知利害而德無一日之怠皇又且畫而作事夕而計功時考其驗不以為意也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寇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方今之務稠有甚大且急歲課其成力行而不已數年之後庶或有濟若循今之於此者乎然進言者多矣今皆指是以為陳腐而不道道求濟令之功猶郤行而欲及前人也臣以謂觀時以更取新奇之說以藉口實者名知務者大臣之事也守職以効功者庶臣之業也循名而責實者人主之權也賈誼曰聽言之道以事觀之何獨聽言為治之道亦觀其事今有人于此曰人材已用而不恤更為迂濶之事以塞責此近于納諫而不用知利害而不恤也設以為不然胡不試取今日之事以校矣則當觀其職業之興廢國論已定矣則當觀其事功之濟否風俗已厚矣則當觀其士節之堅脆如是則不能欺若曰職業已修事功已立士節已堅然則胡為其未治乎此又足以考矣無乃大官大吏徒事文具以苟偷朝夕不知當世之所務乎無乃徒飾虛言以藉口實無益于救敗乎譬猶說食終不可飽古人所謂虛美熏其所治者果何事耶所務者豈盡令日之急乎何其敢

心實禍蔽塞始責實之政未行也臣以謂人君如天之
道雖有常然不出其非常者則無以遂威權四時之運
天之常也至于震耀殺戮反風起禾此非常也如張敞
漢一大吏爾猶能越法有所縱捨而況於人君乎且羣
下之功罪多矣忽取一人焉錄其功則凡有功者皆奮
忽取一人焉抵其罪則凡負罪者皆恐如此則威權復
矣又況進賢退不肖之柄不可一日委于臣下也何則
古人之厲材也將與之比而事君世之廳材也將與之
比而助己如趙高朝厲韓厥於朝慕戮其僕而不恨安可謂
無人哉蓋亦鮮矣此任人之柄所以不可萃于臣下也
萃于臣下則人主之勢孤貴臣之過失將壅于上聞矣
臣聞勃倹雖帝王之盛節非有制法焉則德不足以遠
施漢文帝身衣皂綈而當人牆屋被文繡倡優侏儒后飾
天下所以能富殖而財不屈者幸耳然後世終有七國
之變況于民力國勢萬萬不及于襄時者乎臣願裁抑
奢僭自貴臣始罷去無用之官省不急之費苟任事者
能以公議為天下率寒然以匀當其怨而不辭羣臣各
以其職分謗則雖戾夫悍卒亦將驩以承命矣孰有不
聽者乎臣以謂有國之所惡者莫大于朋黨盛則能致于敗國奔競盛則士節不堅人主無以寄
安危之任然是二者皆在上者有以啟之也何則今一
宰相用凡名為其與者不擇賢不肖盡逐且世固名曰君臣不曰
家臣也奈何人材之去取一視宰相哉宜其朋黨之波
成也假令有人焉官于天子之朝徒知業其官而不事
請謁干寄一旦擢而進之則人自趨于退素矣苟所用
者率數千權貴之人而無所附麗之士皆棄置而不用
則何怪于士之奔兢成風哉臣故曰二者皆自上之人
啟之也臣竊觀自古開忠于當世之君不避斧質之誅
者多在於匈羌疎遠之士而鮮出于貴近之臣豈遠者
忠而近者否乎非然也蓋疎遠則顧忌鮮貴近則嫌避
衆其勢然耳今臣之所陳皆天下之大利病人主之所

當急閑然其言有益于國無益于臣之男然臣所以犯難而必言者臣既無顧忌之心又無嫌避之迹欲以信其犬馬之私以報陛下也惟陛下矜其忠而保全其不肖之軀使世無以言為諱則非獨臣之幸也于胃夫威無任震慴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

臣嘗以為令之為吏者甚難非奉法令察吏奸恤民之疾苦之為難也任士大夫之請寄稱過使容之所欲得免于毀詆中傷之患之為難也夫吏之能否繫百姓之休戚而毀譽則制于士大夫之口令且有人焉虐百姓盜法令此其可誅者也而能回面汚行以饜足士大夫之欲則毀譽隨之有人焉恤百姓奉法令此其可旌者也而不能回面汚行以饜足士大夫之欲則毀隨之是吏之毀譽不繫于百姓之休戚而制于士大夫也若上之人因其所毀譽而賞罰焉吁亦濫矣臣故曰令之為吏甚難也然此特謂州縣之吏耳若夫奉使之吏則毀譽又有甚于此者何則吏之能否繫百姓之休戚而毀譽則制于士大夫矣而奉使之吏人任朝廷薦賢退不肖之責其賢否則繫乎寒俊之幸不幸而毀譽則制于權要彼百姓方詘吟嗟咨吏治之能否無由上聞而士大夫之毀譽已達於道路矣彼寒俊之士方詘吟咨嗟伎者之賢否無由上聞而權要之毀譽則達於朝廷矣故曰令之為吏甚難而奉伎為尤難也不寧惟是又事有疑似而可附致以成其罪者多矣夫嚴似苛而非苛猛似暴而非暴發姦似察行法似刻夫苛暴察刻固不可為也若乃御下以嚴去惡以猛伎姦不得以幸免而法不至以私廢胡為而不可哉若其所治者幸而在於寒士則無故矣不幸而在于權要士大夫之親戚黨與則疑似之謗又將誰明哉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夫夫而烹阿大夫益知此也臣不佞蒙陛下厚恩付以一路之寄誼當展四體以率職扶持善良推抑豪植然臣無左右之容無游談之助無黨於國無援於朝而欲孤立行

一意于事甚危非獨臣然也凡有志之士皆然也伏望
睿明深察毀譽之來留於齊威王之聽則羣隸臣之幸
也臣頓首以小已之私利害瀆淵聽哉冒犯天威罪當
萬坐取進止

辭免起居舍人劄子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為郎省閫未能稱職以報恩
載筆螭坳遽蒙越錄而驟命非夢寐之敢冀徒周章而
自疑伏念臣發迹諸生本無學業備官歷載何益公家

綿力雖殫微庸莫効平居自勉猶懼不給而煩刑書進
擢過優敢辱高位以速官謗頑充庭之俊彥殆不乏人
猥加命于駑庸尚何能稱豈不牽位而有貪榮之意實
恐空官而詒昧利之譏伏望睿慈追還誤寵以得賢之
為右無反汗之是嫌所有恩命臣無任祈天俟聖激切
屏營之至

辭免兼實錄院檢討官劄子

竊以於昭先帝丕顯之烈猷上聖遹追之達孝勒

紫微集卷二十四

宋 張嵲 撰

奏劄

蠲逋欠劄

某竊謂朝廷有可以大慰民情事理甚明每屈於衆議欲行輒止者如拖欠積欠稅賦干繫官錢是也已出省限而未納稅苗謂之拖欠經及累年謂之積欠正犯人家財不足均攤合干人出備謂之干繫官錢此三者前

兩項在官未嘗有所得後一項所得甚微而破家責業者相繼皆朝廷所不忍行而行之者奪於衆議所以謂不可者以其數至多一旦蠲之國用遂屈且催刷積欠通負其名甚正若一旦蠲除却行敛取即傷民或甚此衆議所以必行而朝廷不能奪也某以為此事為州縣監司者皆以知之不敢不行耳且所謂拖欠積欠者何可也豈有當年之數未足却納欠負之理朝廷試取一州夏秋賑狀計之當年所入幾何催到欠負幾何當年已足有催到之數謂之催到欠負可也當年未足而別出催到欠負一項非以新為舊而何哉且州縣所以為此者蓋亦有說不惟欠負未蒙蠲除拄在簿歷正緣當年所入盡合起發催到欠負尚容兌那此所以不得不為蒙蔽之術也某竊觀江南東西湖北數路以連年盜賊之餘或殫阡亘陌舉為丘墟而復業之人未敢盡歸故也每遇肆赦有除放之文德澤非不加也然於條放者止放三分餘七分尚存也某願朝廷徑下諸路凡九年以前拖欠積欠並行除免如十年拖欠許令催促如州縣敢以新苗補填舊欠移易簿書委監司覺察民户越訴如此則南畝之民悉被實惠太平之基豈不益固哉又干繫均備一項尤可矜憫謂如甲願充衙前借乙田宅抵當又召某人為保又當受重攤欠折為甲

著家業已盡或已身死獄中矣除抵當田産自合出賣
均及保人又均及鄉鄰又均及主行文書之吏原其本
情未必不相蒙蔽以規在官之利然其心豈謂場務便
破壞綱運便失陷也根柢窮治無有已時賣妻鬻子不
能充足豈不傷和氣哉某願朝廷徧下諸路如見今欠
負除正犯人家業及見抵當財産並行出賣外其餘干
繫一切除之某觀前世有因推恩減除租稅者國用若
足租稅尚可減免況通欠乎國家用度方乏其他固不
可行若此三項或有名而無實或害多而利少願朝廷
斷而行之

辭免除中書舍人劄子

竊以代言之責不輕勝任於朝廷暇豫之時設或倚馬
而須尤難稱職于號令風馳之際如令之選尤在得人
上以宣暢於王靈下以感移於民志宜簡洽聞之士用
居掌制之官如臣學未足以通方文不能以行遠本無
孤獨之援誤蒙神聖之知雖自托於無庸之辭莫酬見
異顧陳力以不能而止未敢有言豈圖尤異之恩忽被
凡庸之品既以度羣材而驟用固已難安況復不明試
而為真將何以稱雖昔賢之有是非不肖之能任與其
昝貪冒昧而自速於責言孰若推避逡巡而祈還於誤
奬非敢便文而自愛實虞曠職以累恩儻遂寢于詔除
庶卒逃于刑史顧天自列俟命謫裁

論

論敬天

臣疵賤無可筞録猥蒙陛下擢於行列之中使得踐履
門之地日望清光臣雖几殞無以論報臣夙夜惟念欲
竭駑鈍之愚覬以少佐聖慮之萬一竊觀天人相與之
際然後知天之敬佑陛下所以扶持而全安之者何其
委曲如此其至也雖然不可不戒傳曰賢者寵至而益
戒不足者為寵驕此為人臣而言也臣以謂人君之道
亦必由之何者車服爵命君之所以寵臣也臣能受寵
而知戒則能保其爵位令閩長世敬迪開佑天之所以

寵人君也人君能戒則能統承大業永世無疆此理之必然者也臣竊觀往年淮上之軍以數萬濟向使偽聲率我蝥賊以來金人以勁騎為之聲援雖未能遽犯長江之險於我固亦殆矣而乃棄置不用猶貳隨生賊謀因是而廢此天之所以啟佑陛下者也屬者遣使往聘彼若雖馬好逆使人詭辭從我之請待其秋高馬肥然後遣使報聘而以大軍繼之出我不意雖未足以為大虞然邊境固以聳矣今乃計不出此顧於盛夏入寇師出無名神怒人怨南北之民莫不憤疾滅亡之兆於此可見此又天之所以啟佑陛下者也本原所以致此皆陛下十餘年間卑宮室惡衣食聽言納諫畏天愛人躬服慈儉力行孝悌兢兢不倦之效也陛下既已如是則又將何所戒乎臣愚過計竊觀湯既黜夏其告四方曰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周公作君誥序商之既亡周已受命而曰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夫湯之危懼周公所不敢知乃在於罪人黜伏商命既墜之後剋强寇有滅亡之漸方其未伏厥辜之時則其所以朝夕儆戒以俟天命之定者其可不有加於前哉惟能夕惕若厲日修不忘則於奉順天意以禮承其休於是為至于以致誅狂寇譬猶以利劍決腐肉鋒接必無事矣中興之功實在於此伏惟陛下俯留聖慮臣越從孤遠得侍帷幄冒昧輒進瞽言罪合誅殛惟陛下裁赦臣無任震越之至取進止

論和戰守

竊以敵國興師中原失守移蹕江左今已歷年所以持國初無定論大抵今日為國家計者有三說以省事則必主和議以攄憤則必尚戰攻以保境則必須自守是三者皆未為失計然所以為是三者則未見其有成算也令欲和者在我而制和者彼也故雖卑辭厚禮欲以求和而彼將傲我以難從之請是和未可得也以我士

卒校彼强弱則彼强我弱若遣偏師逐入敵境以爭一
日之勝愚智皆知其不可是戰未可議也長江萬里古
稱天險然往年敵人渡江而東初無留難是守未有策
也臣以為今日之勢當以守為先待彼之至然後據險
而與之戰待我戰勝然後和可議也昔孫吳之與東晉
據江左而國皆百餘年以曹魏與石勒苻堅之强終不
能濟江而東誠以天險可恃故也況當時自壽陽至琅
琊城壁相望敵人可以朝夕相侵非如今日涉淮而北
者不知便謂王師之出將先擾其疆場繼搗其巢穴深
入寇境欲其兵出咸淮上臣竊料之此不過預為秋冬之防耳而議
者不知便謂王師之出將先擾其疆場繼搗其巢穴深
恐兵革一興未輕得息雖道路之言無足取信若待已
事而言則為後時矣臣請得以略薦所聞臣伏見春秋
之時吳伐州來楚遽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
獲已是以來楚可敗也既而果敗楚師其後楚子為舟
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是役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
役也吳滅巢及鍾離而還向者敵之來也頗類乎州來
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是
彼不來則治兵養銳以觀釁而動此策之上者也

論攻取

之師既為我所敗而退矣朝廷令茲之舉萬一有如道路之言無乃與舟師之役相似乎臣竊謂為今之計且當築塢壁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我能常守彼不能亟來藉使之來先挫其鋒于堅壁之下然後整舟楫以待之彼進則懼吾舟師之在其前退則慮吾塢堡之絕其餉不過數年敵必有病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自古敵之侵軼多出此塗強敵詭計不測他時或更入寇

彼若見兵於淮泗而潛出於荆湘是攻我不意也臣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益市耕牛運糧種以資業其餘民依做魏晉之法與民分種官收其二而民衣食其八不過一再熟之後士氣益振然後觀釁而動一軍向陳許而掎梁宋一軍出武關而入函谷則天下不足平也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論御將

臣嘗觀晉悼公之命百官也有使訓諸御知義者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訓卒秉親以聽命者有使訓禮者故能終至於師不陵正旅不偪帥以成復霸之功蓋司武之士所尚者勇非知有禮義之習揖遜之事也賞或不足以勸賞至而益驕恩或不足以懷恩極而益戾何者素無以柔服其心故也然則先導之以禮義然後申之以賞罰此固御將之至術也若或既不導之以禮義又不申之以威刑徒恃誘之以賞則賞亦有時而盡徒恃懷之以恩則恩有時而竭恩賞終肅之以威罰然後為得也禮義既有以滲漉其心而威罰又有以聳動其意如此則襦袴之賞顧盼之恩皆足以使之德上之賜矣臣竊觀朝廷之御將帥未有採末之功而賞已重于丘山未有横草之勞而恩已竭於府庫非徒賞已僭而恩已黷也又且有賞而無罰有恩而無威譬之天地有陽而無陰能生殖而不能肅殺其弊可勝道哉

且旬用師以來涉淮北未有寸尺之地復歸於版籍者
也而將帥之賞既已如此今又重之以不戴天之讎踰
時而未報此外而將帥不任其責而誰實任其責哉使
其禮義素有以周訓之則必如所愧恥將有納官以自
效者矣使其威罰素有以震懾之則必跼蹐無厝將有
廝養以請罪者矣而乃或自營而去位或效尤而接踵
彼胡恃而敢然哉然尚有可諉者曰禮義不素導之於
前威罰不申警之於後耳臣今以往盡亦訓之以威棄
之以禮義遇之而不以禮義自處者豈人也哉禮義
一入其心彼將知恩賞之不足恃威罰之不可忽也念
恩賞之已過則自愧功之未稱慮威罰之將來則自懼
責之未塞如此則國勢日尊臣節日嚴古之所以又安
國家保全臣子者用此道也若或因仍不革則陛庶將
有陵替之漸將帥將有跋扈之萌甚非所以安上而全

前尤而責後效乎昔賈生之論有曰主上之遇人臣如
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
今且以禮義遇之而不以禮義自處者豈人也哉禮義
一入其心彼將知恩賞之不足恃威罰之不可忽也念
恩賞之已過則自愧功之未稱慮威罰之將來則自懼
責之未塞如此則國勢日尊臣節日嚴古之所以又安
國家保全臣子者用此道也若或因仍不革則陛庶將
有陵替之漸將帥將有跋扈之萌甚非所以安上而全
下之道也捨此之不圖顧彼之欠行臣竊以為過矣臣
願陛下深詔辭臣多為訓辭務極深切且擇忠信慈祥
而宣惠於教者往來訓迪使禮義之言日聞於將帥之
耳然後申嚴憲法以懾威之使知恩寵之不可怙而刑
威之將必行也庶幾有以消未然之變而盡全安之道
矣昔諸葛孔明與法正論治道其略以謂威刑不肅君
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法法行
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
治之要也此正可以救今日之弊矣伏惟陛下遠覽晉
悼公之事先道之教訓次察孔明之言不全務於姑息
行之期年俗必大變而後大功可成矣狂瞽之言不達
時變惟陛下赦其進越萬死之罪曲賜采擇冒犯天威
無任震越之至

論遵守舊法

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先王
方未制法之時愛利未盡及於民也雖及民未被於天

下來世也於是制法焉既足以垂當年而被來世矣後之人循而行之則天下之被其愛利猶先王時也若棄置不用政日以隳人日以亂此必至之理也然小夫陋人不察其本反肆言以為法久而弊可以行古不可以行今於是始有變亂舊章而附益以新意者是以法比日衆滋彰之患至於不可遏而不知遵先世已行之法足以致治甚可歎也臣嘗觀之古有取前世之法而用之者如周書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是也有遵祖宗之法而行之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蓋法非甚弊而不便於民先王未嘗輕變但舉而行之而已非特三代為然也三代而下亦如之如漢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而魏相奏故事詔書二十三事是也非特治天下者為然也有一國者亦如之如仲尼責趙鞅以為當守唐叔之所受法度謂舟有子路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此其明驗也然自三代以來人與法兼用而祖宗之制則專於用法何者前代之法猶有未備至於本朝而後法令備具無以復加祖宗之意若曰與其用人而或有賢否不若一切以法從事頑中人猶足以舉吾法而導愛利於吾民也豈意兵亂以來雖法令具在而吏莫之循徒以是為虛文而已今試舉其一二言之事之大者莫過於兵刑錢穀而法之密者亦不過是也祖宗之兵有成法比年以來棄法不用於是紀律不嚴等級凌犯詭名逃竄驕墮橫恣之弊殆不可勝原矣祖宗之刑有成法比年以來棄法不用於是決讞不當輕重失平行賂巧法解脫文致之弊殆不可勝原矣若乃賦入之數經常之費科名戶分出入相稱內外之積按籍可知而比年以來賦入陷沒謾欺計丈財用放散不可稽考需求無度半入污吏之家此皆章章在人耳目者皆廢法不用之所致也其他庶務類莫不然上下玩習不以為怪若不齊之以督責厲之以刑罰懼將盡委地耳臣愚伏望睿斷明詔中外有司大小之吏使各具每司見行要切之法若干事某事見遵舊法某事今與舊

違戾某事今已廢不行然後下之執政使之共議其舊
法之見行者整治之續降法比之違戾於往者刪去之
廢格不行者振舉之其在中都官則御史諫官主其在
外郡則監司主在縣邑者郡守主若其違法與不同法
者皆得按劾必罰無赦知而故縱與同罪假以歲月可
致漸治不然玩弛日甚數年之後益難振起使祖宗創
業垂統之具卒壞於偷墮之吏臣竊痛之惟陛下俯留
聖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十五

論和糴

伏見今年六月三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劉孚
勘會荊襄屯駐大兵歲用糧食浩瀚雖遠年撥發江浙
米斛應副緣係沂流常患津運不繼今歲湖南雨暘應
時秋成有望兼相去屯兵去處不遠若行就便措置糴
買誠為順便戶部供到狀令契勘湖南糴米一十萬碩
依江西例每石作四貫四百文支降糴本四十四萬貫
窠名下項金銀五萬二千五百貫見錢交子一十五萬
貫總制錢經制無額錢五萬貫移用錢五萬貫度牒三
萬五千貫紫衣一萬三十五百貫師號一萬貫助教勑
三萬二千貫迪功郎告四萬八千貫窩以湖南去年旱
荒餓殍滿野死亡十有六七今年田疇往往荒蝕無人
耕種緣今年軍興之際朝廷縱未能復除稅役其於常
賦之外不應別有科須假使屯軍上流勢須仰給則當
明言其不得已之意以示惻怛令所備坐劄子乃云湖
南今年雨暘應時秋成有望以此和糴窩恐遠方之民
見此指揮將謂朝廷全不知其疾苦深非所以慰安民
心之意況即今湖南之米每升一百餘錢今所定和糴
價既低小又非一色見錢慮恐飢民難於上流屯軍全仰鉤軍既不可盡蠲為宜小減萬數又別
增糴價仍於窠名內除減官告度牒數目那融見錢以
充糴本庶幾少蘇凋瘵仍乞將今來所坐劄子內今歲
湖南雨暘應時秋成有望十字除去伏乞詳酌

第二劄

竊見近降給換度牒指揮律院貼納錢十貫或十五貫限半年內陝西淮南係殘破路分限三年禪院一等貼納錢五貫限本年內陝西淮南限三年其西北流寓僧道尼女冠一等貼納錢三貫限一年除女冠外處州縣稀少外大約諸路僧尼道共有四五十萬又以十分之二為率其殘破去處與西北流寓不過有十餘萬人截長補短且約得貼納錢五十萬貫并紫衣師號在內今五十萬貫緡錢不足以充贍軍十日之費況又在三年之外方始得之深恐目前未見其利而徒使此十數萬失所之人動心竊以為朝廷當將此兩項特行蠲免謂南陝西及西北流寓伏乞更賜詳酌

紫微集卷二十五

論

宋 張嶲 撰

論士風

臣嘗謂人主之尊賴公卿大夫為之廉陛而公卿大夫之行常為衆庶之所式瞻若其德義之可尊則朝廷成安榮之勢如或不然則陞級有陵遲之漸此必然之理也然則公卿大夫者固上為人主之所倚賴而下為衆庶表儀如是則朝廷之勢既尊則為叛逆者將革心而效順為盜賊者將悔過而自新齊民有所視效而風俗日益淳厚致治之要宜莫急於此惟陛下寬臣進越之罪特賜裁察取進止

進故事

前漢書楊僕傳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刺責之臣以為漢武帝罷敝中國外事四夷上之無以法先王下之無以訓後世其事固不足稱說至其御將之方凜然有高祖風烈楊僕雖不遵然已破一國封侯功亦盛矣及再用師東粤下詔勅責盛震怒赫不少假義以率之耳必我之廉也然後可以責彼之貪必我之恭也然後可以責彼之慢必我之守節仗義也然後可以責彼之苟偷畏懦凡以我之所不為而已何以率人哉為公卿大夫而行為衆庶是亦衆庶而已臣願陛下明詔在位以及將帥之臣使各知重自砥礪廉隅有所不為以為衆庶表儀如是則朝廷之勢自尊

借既破東奧封爵無所增加其後與荀彧伐朝鮮卒為郡縣坐爭功相妬彧棄市僕亦贖為庶人漢之用人有功者猶以辜罪不賞況無功而可以覬恩幸哉迹其偏師絕漠則河南為空抗旗西指則宛馬隨至觀其用將帥如毆羊威夷狄如靡草師行數十年所向無不如志有以也夫故貴誼論國勢欲如臂指之相使而左氏之論師亦貴於能左右之皆欲其有律以如已也若夫偏師佐濟有違律如先穀馬首欲東不遜如欒黶指使其奸命之誅矣如武帝之厲楊僕臣竊有取焉

有克敵致果之烈斬將刈旗之功若以法繩之亦將復後漢書張敏傳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駁議臣謹按吕刑稱皐陶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蓋刑以當罪得中為尚傳言貰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蓋中者刑之常也刑失於中過與不及均謂之不幸與其不幸而縱有罪特愈於不幸而殺不辜耳然孰若得其中之為懿也奈何後之人棄其用刑之中而專取其縱有罪者循之以為常哉此不思之甚也臣竊見近世俗吏不知聖人制刑之意凡殺人而謂之情理可憫而讞有司者率以其被殺之人或嘗罵詈毆其親及嘗有所侵欺從而不忍或以他物拳手殺之即死者皆以為情理可憫讞既上則無不釋死者此風相習既久凡殺人者莫不能附會其情以求免自數十年來殺人者類不死而近日為甚也夫毆詈侵欺輕生也死重辟也今小人無知鮮不以毆詈侵欺為常從而殺之者其罪得釋臣以為輕重不等矣又小人之鬬未有不緣先有爭競不平之事然後至於鬬者及鬬而至於死則曰彼嘗先犯我我用是殺之為之吏者因而怨之則凡天下殺人者皆可無死也是有司設情理可憫之議而開天下相殺之路也若能止殺猶懼不可以訓殺者滋衆而法不為變此臣之大惑也刑失於中過與不及均謂之不

言者何哉避其名為刻薄耳嗚呼以刑當罪為刻薄以縱有罪為寬厚不特刑失也名實又失矣人徒知生殺人者以為恩而不知被殺者抱侵冤之恨無窮也張敏之議殆亦為是而發耳臣願明詔天下司獄之吏凡奏讞者必情理實可憫然後為讞凡當讞者專令本州長貳審定方許奏上庶使天下無敢輕殺人者此先王制刑之意也

唐書李回傳會昌中伐劉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云云至末及期二日賊平臣竊觀唐自安史之亂握兵據土者浸以難制至德宗始務裁抑其後惟以姑息為事至憲宗威令稍振而不克終濊漫及於武宗強藩巨鎮根蟠節錯蓋甚於曩時矣然得一李德裕為相指揮號令一時鎰夫悍將俛首聽命故回一使而洪欽元逵奪氣於輔車之詔卒取三州以自效而王宰石雄屬鞬道左震恐而授破賊之牒未幾劉稹授首澤潞遂平矣世之人徒多德裕之能任職而以回有將命之材而不知所以能成其功者有以也伐稹之役議者初固不以為然稹未下而太原又逐其主帥李石奉裨將揚昇主留事朝廷頗以為憂議者益言兵可罷向非武宗不奪於浮議雖有德裕數十輩何益而況於回乎韓愈謂憲宗伐蔡之功惟斷乃成臣於澤潞亦然豈獨二宗為然哉循其理而觀之雖百世可知也

上疏論地震

臣伏見此月十一日夜地震有聲從西北來如雷臣學術淺陋不足以測知災變竊考之書傳地者陰也當靜而反動凡陰之類必有不安其所者夫臣民者君之陰也女者男之陰也中外之別其理亦然是故自古以來或外國強盛或女謁公行或大臣專權或民人勞苦皆致地震之變臣竊維之今日外國病中國者十年于茲不應其變方效陛下裁抑後宮駈馭臣下內則無女謁之害政外則無大臣之專威惟是比年以來賦斂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於溝壑土著失其常業地震之異

殆或為此又既震之後積雨未解暖氣不効欲害秋成若或不登所繫甚大伏願陛下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之安明降德音責躬引咎下慰民心仍詔中外各揚厥職以塞天譴臣狂瞽冒犯天威不勝惶懼憤越之至取進止

奏狀

為王之道降官命詞繳奏

臣竊見近有王之道者妄有薦引乞除元帥奉聖旨特在前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為趙巖夫充殿前司軍效用事繳奏

臣竊謂小人犯法而入於刑雖可罪也而未必可嫉至於抵罪而規欲逃刑此為可深惡者也今巖夫先為秀州華亭縣監酒盜用官錢計贓一萬八百餘貫足內入已贓三百六十貫足法寺當巖夫以繳刑合決重杖處死准例合追毀出身以來告勅文字除名勒停情重奏裁奉聖旨特貸命永不叙敘送大宗正司拘管巖夫抵罪在今年六月曾未踰時而敢肆其狡詐欺罔上下至有令降指揮若繳而不言則自今凡有罪坐之人

皆將竄名軍中以求苟免矣巖夫本不足言但此風實不可長臣有不得而已者伏望特降睿旨將趙巖夫劾用指揮寢罷外更賜屏年拘管以為來者之戒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行下繳連在前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為張俊乞賞繳奏

臣聞無功而賞之謂濫濫則賞不足以有勸若夫當罰而賞則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竊見今年夏敵人攻順昌之時陛下屢降宸翰使俊援劉錡俊但奏起發

初無引道之意朝廷於是遣雷仲王德援順昌俊苟留不遣逮敵人既退然後徐徐渡江全軍而出僅能取已降之宿亳又不能經理復不俟命而擅退師使岳飛軍孤敵人復振此俊之罪也國人莫不深咎俊以為在所必罰陛下寬假一切不問於俊甚厚在俊當皇恐以圖後効上報國恩下塞人言今乃敢公肆欺謾上功求賞何其不愧於人不畏於天如此也按俊所申功狀言臣領兵照應劉錡敵人聞臣兵渡江即使引去其誕謾之迹固又不攻自破然後既言敵人引去矣而不知令所與戰者果何人耶臣竊聞向者敵人之來分為數部如烏珠韓將軍龍虎大王三路都統此敵之大隊也令俊所與戰既無主名則是宿亳城中小頭項耳此何足言而上功至於四萬餘人何其所用者衆所當者寡也以衆勝寡尚不足言況未嘗勝以何求賞蓋自古用兵以來但聞賞功不聞賞戰國家平時養兵遇敵而戰固其所也戰而有功則當得賞戰而無功何賞之為假使

俊以宿亳籍口為已功而宿州之降因董泰而亳州之下也以劉超朝廷既已行賞矣而俊豈當更復求賞耶計所得之城與所賞之衆固不足以償費矣況二城又不旋踵而失之臣未見其可賞也若曰俊雖有罪而士卒實有功賞不可以不行臣以為士卒亦無功也按俊所上有功之士踰四萬人向使人人用命兩人殺敵一級猶足以得二萬級不知俊軍所得幾級耶今若録其下城之功則既已復失録其獲級之功則初無係獲以

時冒賞臣不識也臣竊觀俊所以為其軍冒賞者蓋欲假朝廷之惠以媚於下耳何則初敵人之入也俊軍士卒人有奮心俊一切沮抑之使不得言戰至有感憤自殺者既而他軍皆有功獲賞而俊軍獨無有俊以是慚其下故為之求賞將使士卒知憑已之力雖無功而亦可獲賞也啓徼幸之路解戰士之體無甚於此故臣不得不論其本末以千聰聽伏望睿慈將推賞指揮特賜寢罷仍乞以臣章劄付張俊庶使俊知陛下以恩行賞且以循資賞之未為不厚也俟其他日實有勞効然後

羣臣以公議力爭如是則陛下之仁恩曲全有司之職業不廢兩誼俱得惟陛下斷而行之天下幸甚

為崔紡改官繳奏

臣觀自漢以來凡遷官者必以功次功者勲伐之謂也次者累日久近之謂也帝王所以馭臣之道不出於此非是則謂之幸進下多幸進則開覬覦之端人始以非所應得之賞而望於上矣此甚不可啓者也臣竊見崔紡始以假版官令年春特命為迪功郎理選限初不聞以何功而得之是時物議固已洶洶矣今曾未幾乃再有改秩之命考其累日則未閱歲月之久論其功狀則蔑聞橫草之効而遽冒寵秩如此臣恐非所以勸有功也蓋自假版官而理選限自選人而改京秩皆非常之恩也今紡一歲而得非常之恩者再焉其將何以稱之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紡改官指揮寢罷如欲償其護送俘獲之微勞則自迪功郎之上資猶有六等若且以循資賞之未為不厚也俟其他日實有勞効然後

為耿著敘復舊官繳奏

臣竊以聖人所甚重者莫大於人命而法之所必誅者莫先於擅殺謹按耿著向以賊殺不辜幸蒙橫恩貸命繼遇赦令已復武畧大夫既已屈法甚矣今若更申恩於常典之外臣恐議者不以為允也昔漢隆慮公主病困以金錢為其子昭平君豫贖死罪既而昭平君殺人

有司請論武帝垂涕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可乎因可其奏令著初無肺腑之托而又汗馬之力未効於時顧以何說而數蒙非常之恩哉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詞行下

為林大受劉嘉成等斷案事繳狀

臣竊謂吏之近民者莫過於縣令其或黷貨鬻獄將聽兇人行賂而免罪與夫罷軟不職而縱胥吏得以恣慘毒於平民則是於法禁無所忌憚使朝廷之赤子被侵

寃而無告者也向使其罪未暴著則朝廷雖欲治之而不可得若罪狀已白而猶使得以幸免則何以懲貪暴之吏而謝無辜之民哉謹按前興化軍仙遊知縣林大受先勘百姓章挨章卻父子打死堂叔母阿嬸公事不覺察縣典陳琮等受章卻弟章義銀錢信憑章卻虛供要得情理輕可又勘林廷翰程婆佇共打死林邦獻公事先不覺察獄子張孝乞覓林廷翰父林濬錢物透漏獄情并廳子李詠受林濬錢銀知情不舉及林大受自受林濬金銀一千五百五十七貫五百足令縣典廖達除去獄案內喝令二字廖達為已錄案申提刑司難為除去林大受指揮廖達等將喝令改作叫令圖得林廷翰情理稍輕其後林大受恐難免林廷翰重罪方悔還所受林濬金銀大理寺斷林大受徒一年半追承務郎一官更罰銅十斤緣情理重取旨裁斷令降指揮但展三期敘而已臣竊以林大受身為朝廷命官膺民社之寄而取受所監臨鬻死刑獄情理實不可恕況既為士人當責以理義廉恥安得下比徒隸援悔過還主之律以自免耶假令朝廷難於貴賤罪刑如大受者為可使再為吏哉今展三期敘是三期之後大受復出而為吏也臣恐不足以懲姦贓之吏矣又在承議郎楚州通判劉嘉成先知湖州德清縣日不覺察人吏丁懋等信憑妄通百姓李念七窩藏賊人拷打李念七兩脚斷落身死其劉嘉成法寺併與縣丞陳一鶚權主簿孫士敏各斷笞五十罰銅五斤緣各該思又該去官勿論係

奉聖旨依二字　衡替取勘取旨裁斷令降指揮止缺三字

指揮衡替係事理稍重臣竊以劉嘉成自為知縣拷掠囚繫不身自親臨致使獄吏肆酷斷人兩足甚可寃痛殊不稱陛下哀矜庶獄之意今才當以輕法何以為獄吏之戒臣恐自今平民死於搒楚之下者不勝數矣臣竊見近年諸縣佐官多不豫事習，為俗令除陳一鴈孫士敏乞依斷外伏望特賜睿斷將林大受永不叙用劉嘉成別賜降黜施行所有逐件録黃臣未敢書讀行下繳連在前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為鄭克特衝替繳奏狀

竊以盜賊竊發其罪所加莫先於所部之吏近者盜發婺州東陽縣未聞監司郡守按劾令佐繼以言者朝廷方令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審於行法也今處州去東陽縣賊發處無慮二三百里而倚郭知縣先坐遲留得罪竊恐輕重不倫所有處州劾奏鄭克事欲乞朝廷功耶籍曰取二州德等不為無助令所存又止一州而授正任承宣防禦橫行者九人其他遙郡者又六人一

何功薄而賞厚也如此不惟人得而詆議兼恐使實有功之士悵憤懣不平之歎臣愚伏望睿斷明降詔旨詰王德等以擅退師之罪姑聽以收復宿州之功自除其已降轉官指揮寢罷不行庶幾少合公議所有詞頭臣未敢命詞行下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代劉待制辭免除寶文閣直學士狀

月日准某月日告以去年某月日和尚原之捷除臣寶文閣直學士奉命震越愧懼交懷竊以敵國侵陵士氣不競屬者天誘其衷遠來送死皆廟算遠馭之威樞臣經武之效將士用命所致臣何力之有焉若以參佐元帥錄其微勞如今日一勝之功可賞則前日全陝之敗未嘗受罰逃罰受賞人其謂何況今五路未盡收復叛臣未盡歸附民力方困征求方急皆由臣等贊佐無狀所以致然豈可恬不知恥冒膺非據不獨揣分未安竊恐將速官謗所有告命臣不敢祗受已繳寄與元府軍資庫伏望睿慈察臣悃誠非事矯激追寢成命不勝幸

紫微集卷二十六

宋 張嵲 撰

奏狀

代宰執乞罷免狀

臣等伏以愆陽為災將害嘉穀走望禱祈不愛牲幣已彌浹旬未獲休應上詒陛下焦勞閔雨之慮下使望歲之民凜凜然有溝壑之憂載循召災之由皆緣臣等輔相失職無嘉績以厭神心多秕政以虐民怨積此罪戾

怨於野民黎謗讟於道臣等職在燮調而延災及此四面之責顧安所逃臣聞古者效官各施其任雖抱關擊柝之吏一日失職刑在司寇有不可辭而況臣等處百僚之右任天下之憂而使陰陽隔并災沴若此而乃徒恃思貸不即罪辜將何以表率其官彰德懲勸若不早賜罷免昭示憲法則不獨臣等有竊祿固位之罪亦恐仰累陛下皇極正直之德伏乞早垂睿斷檢會前奏速賜施行取進止

第三狀

臣等比以旱暵致災時澤未效兩具劄子乞賜罷黜失職罪大雖已竭于忱誠全度恩深猶未垂於譴責朝夕惴懼若無所容竊嘗深惟陛下所以函容臣等之意不過以罪已責躬為帝王之盛事而水旱免相乃後世之虛文且以天災流行方隅代有豈函有數不必一切歸咎用事之臣而已臣等竊以為主憂臣辱自古不易之言今陛下以災沴之故焦勞風夜降食自損而臣等乃

優然居位何以自安戴辱之施蓋其職分也臣等又聞人事無憾而後水旱之變乃可歸於時數方今賦斂煩重刑政放紛所以動怨讟於民者不可勝原天降災沴固其所也若不加罪臣等則恐無以上塞天譴下慰人心伏惟陛下廣愛無偏必不私此二三具臣而忽億兆嗸嗸之望若臣等讜黜之後時和而歲定則是臣等雖被罪罰猶為有益於國也伏望睿明於朝夕之間奮發宸斷速賜放斥庶幾膏澤旋應向枯之苗猶尚可救過此一二日間臣等雖萬被罪誅無益也再三之黷辭窮於此懇迫之禱得請是期無任慚惕震懼隕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八月一日視朝轉對奏狀

臣仰惟陛下臨御海寓加惠斯民於刑獄之事每軫聖念固當親灑宸翰賜欽恤之詔以訓憲臣近又申勅有司責日月之限以決滯獄好生之德同符唐虞致治之美屢空囹圄此蓋睿心推仁誠意格物之效也然刑猶未能盡措者由郡縣之間官之見任者苛察以為明賊賂以市獄枝蔓牽連化一為百若其昏懦則又甚焉此其弊一也吏之放停者失志以怨誹伺事以持贓詭其名謀以害善良此其弊二也官之不職固有常罪吏之誣告亦存定法臣猶有言者欲望陛下明勅監司申嚴失按之科徧委州縣籍記放停之吏遇其身與教其他人妄起訟訴者重加之罪此亦清刑之原庶有裨乎

與劉待制狀

契勘某昨日蒙台諭嘗薦某於丞相丞相以其去春獻書富平之役責丞相以不死某聞之震恐永炭交懷伏念某雖無狀然粗有知識又不病狂易豈不知勝負兵家之常事而乃遽有此請耶獨以往年數得進見丞相蒙不以衆人見遇私心實願知於門下不幸王師小衄遂奮不顧獻言以謂丞相有安社稷之大功其所欲全者名節耳乞丞相上表待罪請朝廷別選大臣以自代丞相他日還朝更為天子將兵於他方求孟明荀林父

之後劾以蓋前事廢幾于大臣去就之節使人無可議者萬一先致人言而後有請則為後事矣至於書中引用楚子玉子重事實為太過然主意本不在此但借此以感悟丞相舍此別無他意其以出位而言未信而諫則無所逃罪兼丞相方廣開言路借使其言不當丞相猶當容之若以宰輔而怒匹夫懼者衆矣竊念其衰單羈孤之人始欲以此納忠於丞相而卒以獲罪曉夕惴懼不知所為伏望台慈鑒其惘惘為丞相委曲一言使

鈞意釋然庶幾稍敢仕進求升斗之禄以養老母得不失所於異鄉真肉骨之賜須至陳稟者

其往以狂妄得過丞相自是遂以言為戒昨蒙台造收置幕中飽食無治事且日月寖久恐懼少間無所用心竊好為迂濶之思蠢敢私獻於門下某觀桑仲自比年與王金州交兵之後結怨已深桑仲雖數敗於王金州其所殺獲不啻數萬計而金州之所損蓋亦十二三雖為桑仲之兵者皆從賊之人然究其初亦朝廷之赤子也驅之使前勢不得已其不當前用命則死於軍陣進退等死也使王金州不勝敵當前用命則死於軍陣進退等死也使王金州之死亡者固朝廷之民也使其勝桑仲則死亡者亦朝廷之民也矧爾狂寇與天子之吏爭一日之勝負左右殘害吾民若不乘其機會而稍解其紛竊恐兩地之民肝腦塗地日朘月削將至於盡而已也昨桑仲既死而李橫繼之比聞偽齊以節度使誘橫橫不受執其使而歸之於行朝則其忠義可録矣今宣撫使司若以其忠義可録而使王金州與之解仇結好則怨讎已深必不可解若宣司遣人撫定之且喻使今後不復入寇金房間則又恐小人懷一朝之忿雖令之未必肯聽也為今之計自非有朝廷之命使與王金州相遠則兵連禍結不知何時而已也某願待制言於相府相府言於朝廷乘李橫不受偽齊之命忠義可録之人特遣使命以一觀察或承宣使命之其下偏裨各以次受一近上職名優加奬厲使之提所部兵赴行在俟至中路別降

指揮選一穩便州軍令駐劄如此是不血刃而得荆州與濱漢諸州也其以謂得荆州有三利焉强敵既去之後可以營田漢濱使救戮之餘民得以歸業四方之流冗得以就食其利一也屯兵積穀於中廬南漳山中阻漢水以遏僞齊侵軼之患其利二也據上游之勢控荆門虎牙之險扼三峽興山之要使瞿唐而上求有奠枕之安其利三也某家世漢上漢上之田膏腴衍沃一望千里某往年嘗以營田説獻丞相頗納用之中遭讒人中傷遂不復施行比年以來諸處穀價翔貴流民無所仰食昨入川見利夔兩路及聞東西二川地狹民貧四方避地之人萃于一處四川殆無以給之頗益痛憤某前説之中寖使公私俱失此大利萬一他時李横去漢上地空某當再具營田法式上獻足食足兵必自此始伏惟台慈寬其狂率之罪少加省察實生靈之幸也

謝除秘書郎狀

某正月中准劄子除秘書郎至二月初三日授誥時以國恤中外摧心坐此不敢即具狀陳謝門下至於感恩荷德之誠刻肌刻骨有不能以言語自達者竊以其門地衰單人品冗末固已不能自振於世又無相知有氣力者以為之援本不自意有寸進之階獨以往年幸得拜史館僕射相公於上庸便蒙不以衆人遇之然非有左右之助摽末之勞以自結於門下者也往年相公還朝及上饒有得進拜者乃蒙訪及名姓聞其南來蓋惻然有憫其漂流之意顧門下之士如林若某者最為踈遠而獨記存之若是則其感幸何如也逮某改服赴召叨恩稠疊雖出於隆天重地之賜推其所自蓋有由然矣某叨居册府歲餘日負素餐之責及比者史館僕射相公獨當制物之任方將登崇俊傑以風視遠近如某者乃首預進擢之伍中念恩施則厚矣而將何以稱之哉不寧是而已相公知其罷不武吏事本非素習可以策勵獨惟文辭而又學植鄙薄加流落荒廢之

日久故仍使之優游道山示將終成其不肖之質則又大賜也於某之自為謀無以易此然私竊自惟念以謂方今中原未復國讐圖報之日相公方輔主上以經營大業櫛風沐雨無即安之意智者莫不竭其謀壯者莫不著其力而某既不堪充戎行揚威武又不能出一謀論以輔有為之時獨獲安居無治事徒盡力於鉛槧之間坐耗縣官廩食而終無以佐一日之急以此上負君相下報友朋無可言者不勝知感知幸惶恐荷戴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劄子陳謝兼敘始終知遇之恩私心所以銜感者如此伏惟鈞慈俯垂鑑念

敘別狀

某頃因試言禁林蒙置衡石之內自是得預門墻之列每造函丈過蒙訓誨周悉假借聲色區區鄙情仰戴知遇實鏤肌骨兹者門下力請君上暫均勞佚頓遠庇賴疾氣力羸薾不任遠出下情嘆恨良不自勝切惟門下以道德文章領袖士類輿論方屬以預聞政事光贊本朝令兹之行實孚衆望然以門下德望之盛孚於上下意者必不淹久於外非晚定當復還朝右率副僉言某之奉望聲色不為無日惸惸之私輒以陳露敘致不工無以自達伏惟台慈俯賜諒察

啟

賀秦太師車駕幸賜第啟

望覩邸報六月初三日車駕幸太師僕射相公賜第者里旅勤功帝賚已居於輪奐宅章既定天臨更駐於和鑾事絶前聞歡騰無外伏惟慶慰竊以漢賜令其近我盖嘉面雍之功齊第列於康莊實侈致賢之盛然事或乖於宜稱禮未極於優隆豈若聖時獨超振古非但為尊儒之懿緊實增汗簡之光伏惟太師僕射相公道冠伊皐功踰周召澤被兩朝之赤子咸歸莫枕之安德符上聖之好生宜有廣居之賜某夙蒙恩遇久荷帡幪望丞相之門豈絶掃塵之念殫候奄之意初無善頌之辭

賀吕相啟

申命天庭位冠羣后正儀上衮禮絶百僚豈特邦家之光實為社稷之福鈞陶所暨懽頌惟均某官心雄萬夫身兼數器在昔唐美元膺望素隆於台宰周尊尚父烈果著於鷹揚慨國步之多艱贊皇圖而再造虞淵取日投五龍夾之以飛博巖作霖無一夫不被其澤道洽政治謨明弼諧忠可質於鬼神信已行於蠻貊六師勝算悉資德裕之指蹤萬里開疆咸賴召公之辟國輿言交頌續用誕昭爰進陟於元台遂獨持於魁柄坐致萬邦之作又佇觀三聖之重雕其智術蔑如性資陋甚將使華之役無補分毫掃相國之門動形夢寐側聞超拜深切懽悰竊賁牘載馳敢盤小夫之智鎮鉒自勵願歸大冶之鑪

賀路尚書啟

欽奉明綸峻遷常伯縉紳相慶中外肅觀儒林咸以為光華天下想聞其風采竊以襄卿之職兵政攸司周室

叙以官聯實與天地春冬而合治魏世事專臺閣時稱陳徐盧衛為得人自非間世之賢詎稱不時之拜顧茲德選爰屬鉅公恭惟某官德履靖深操尚宏遠早魁英躅旋處要津西掖代言文誥鵠挨延之譽東臺論駁清文恢鎮物之規逮朝廷求出境之才訪侍從得延譽之美鯨波萬里寧辭舟楫之勞驪國一方獲覩漢儀之盛信為膚使增重本朝辭受雍容已獲皇華之吾善夷獠所服者遠有茲茂績宜荷寵靈方宸綍之下頒協師言之脅穆況叨庇冒實倍忻愉某猥以妄庸嘗承恵訓似蒙知遇不後衆人自揣瞍疏敢謂良芽之獲舊譬諸草木特憐臭味之同一去門牆屢更歲籥覩斯顯命獲預光榮夢想龍門有類望雲之鶴猶期左顧少憐失旦之雞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上王侍郎啟

版圖貳職久宣進攝之猷綸綍温詞就賜為真之命初

傳郎報大慰輿情竊以司徒任重於蕃姬會府委專於
炎篆蓋民為邦本貴蕃衍以彌墉矧財實利權必通融
而罔滯惟戶口日滋於生齒則征輸歲羨於常租宜歷
世之明君嘗計司於賢者況令車書未混職方尚缺於
周官貢賦所從任土猶虧於禹貢當白水龍飛之日近
長江馬化之蹤將開天地之清寧必用虎貔之果毅雖
一縷一粒之所出皆九貢九賦之自來諒非天雨粟之
然宜有地流錢之術當艱難擾攘之日擅開闔斂散之
權必有計臣允膺天職其官杜石大材著龜明識濟時
泉湧於謀謨遂古淵深於學術中原經略豈徒白面之
書生江左風流共詫黑頭之宰相早諮公論寖歷華途
懷強兵富國之才無剥下媚上之態自攝貳卿於民部
已周再歲於星杓念錢穀之問雖不至於廟堂然軍旅
之興而自足於用度益見清衷之妙簡爰頒龍命以即
以往未知所裁

與秦侍郎啟

伏審欽奉制綸典司宗伯以稽古之事而付畀儒林之
選於中興之日而修起朝廷之儀豈曰材難蓋為時出
頌詠之美紳修所同伏惟某官粹美凝資惠和聳德人
真立名則必也正名乎受任則見於專任矣光武之征
河北功有賴於坰蕭代宗之運江南才實資於亞管力

門第一林氣無雙射策廣庭嘗冠裒然之首擢司芸閣既觀不布之書爰資深博之才用輯昭明之典佇躋禁掖攄憲逮意之偉文亟踐鈞樞繼傳家之盛業敢圖為佞實衆所儀某久映餘光未窺風則方茲屏處莫厠賀賓情平昔之遊門輒通書而自達且善不吾與猶懷強附之心況壁匪夜投豈曰無因而至欣幸之切數叙奚殫

上侍郎啟

大冶之金自躍雖號弗祥豐山之鐘忽鳴蓋固有感稔伏下風之久試聽賤子之陳嘗聞逢蒙善射而奚秋善祺取喻師資之益伯樂多馬而卞和多玉以言識鑒之精故士樂游君子之門而人願受先生之教後覺必求於先覺遠臣宜主於近臣儻能空冀北之羣敢憚獻遼東之豕某也丘樊幽介圭竇寒蹤偶叨黃甲之餘僅免白丁之陋星星垂髮與有親榮衮衮臺敢嗟官冷然歸所當就有道而正恭惟直院翊善侍郎文章宗伯士類表儀和氣襲人如青春之在桃李高標照座若白玉之倚蕙葭家傳槐鼎之規模國有山河之誓約仲舒明王道著褒然為首之聲伯夷作秩宗得直哉惟清之美露門勸講綸掖代言措天下泰山之安為海内蒼生之福兗典第一而舜典第二自非此道以不陳魯公在後而周公在前同使端朝之增重多士願摳衣之請一言期華衮之榮如欲英材而教之庶知吾事之濟矣某所

以望龍門而仰矚效犬竇以長鳴過不自量罪為千分儻蘋蘩藻澣之菜或可備於薦羞則胸腹脇背之毛庶終成於羽翮誓當萍礪厚在品題

上曹侍郎啟

真祠竊祿寄餘息於江湖漢詔蒙恩冒守臣之符竹懼非宜稱方積周章忽被慰存頓紓衰悃伏惟某官道德鴻博學術粹深兩禁翱翔獨冠從臣之列三朝揚歷浸為壽俊之良蹔均清館之休益繫本朝之望某頃由一未免重蒙之求我教而知困患在為師要不從小人之

見持辱深知豈云言辭足以動人蓋憐臭味有所同氣
門閫忽遠雖驟潤於歲時德義是尊終不移於望走茲
偶緣於得郡竊復幸於承顏聆惠訓之高深庶洒積年
之恨訪在民之休戚少知數政之宜至於馳問不先緘
封遽辱凡諸引咎併俟造門欣愧之私叙陳奚既

紫微集卷二十七

宋 張嵲 撰

啟

代人賀鄧州張侍郎啟

肅膺嚴制出殿大邦十乘啟行壯元戎之師律六條問俗揚刺史之風稜允協剛辰既諧莅事列城咸慶比屋皆歡竊以十國為連尤重藩維之寄八命作牧益資撫御之良觀民社之畀付非輕知廟堂之倚毗攸在矧南陽之巨鎮本夏禹之舊疆地接商於遠控武關之險民務本業猶存召父之風況審通於王畿仍旁連於澤國必藉詩書之帥申嚴道德之威恭惟某官識洞幾微學窮淵奥崇論閎議久聳動於簪紳大冊高文每流傳於

遐邇翱翔紫禁踐歷清華功在邦家眷深旒扆鼎鉉素隆於士望巖石久繫於民瞻竊惟垣翰之選淹蓋是升之可免瞻門墻之歎仍思進見以無階惟知虔奉於教條庶以終承於芘賴

梁侍郎啟

肅括標材柔嘉秉德持荷京邑兼二事而有餘推轂人材欽羣士之並進遂令孱瑣亦預甄揚

祈侍郎啟

秉德高明處心淳厚與人何備每有取於寸長於舊靡遺至不忘於半面緊荷齒牙之論遂叨甄進之優

直院胡侍郎啟

名擅區中學該繫表總文華國厚德鎮浮不遺散散之辭猥置提衡之內肆令固陋亦預甄陞

呂侍郎啟

直諒多聞柔嘉惟則不遺半面許映餘光致使凡庸亦叨甄進

賀范參政啟

伏審光膺詔旨入贊國鈞求治而獲善人政將焉往越

錄而尊儒術國其庶幾伏惟某官操行飭修資度夷雅鍾六代山川之秀為一朝人物之英逮意之文競流傳於當世先物之智每切中於事機果以貪俞東都政地古有君子則能國今得夷吾而何憂某項以官曹三陪杖履屢大雅過庸之遇識昔人托契之心顧將軍之變為鳳凰尚敢論於疇昔如君子之將成猿鶴豈無意於矜憐方負盆而屏居阻造門而陳慶

代王漕謝汪內翰啟

紫宸頒命濫委轉輸綠字授圖叨膺進直竊懷非據實負深慚伏念某謝薄無堪寡頑寡狀早賴箕裘之緒旋陪冠盖之游與人趾事於說隨但持猶介得累多因於非意未厭廢閒十年居鷗鷺之羣一日被絲綸之命海陵剖竹僅握虎符相柏飛翀方牽驪駕恩光洊及寵數誤加念江淮為租賦之淵欲賴供億況河洛為圖書之府俾直遂嚴避不獲於循牆居實憂於負乘屬在繹騷之際倚成轉給之資唱籌莫可於量沙憑堞豈堪於煮

隕暮齒冀望末光苟存朝暮之餘生尚覩門墻之盛事
其為抃蹈莫罄敘陳

賀節度使啟

伏審顯膺明命寵錄懿親制節雄藩極光榮之異數奉
詞真館修休佚之殊恩伏惟慶慰切以太母之德在邦
家先代之勳藏盟府豈止宥於十世蓋將至於萬年中
遭謗誣久乃暴白雖忘家憂國已大顯於徽音然累將
重侯未隆恩於外舍顧茲闕典久礙輿言昔和熹嘗負
之申議本非門客之能言觀近事之宣昭允增光於前
古伏惟某官惠和邁德忠義持身文辭高伯況之風退
避溫長君之操豈但保家之主實繫名世之才始推元
祐之功意蓋兼明於國是終受餘恩之錫因以大庇於
門宗渙汗既行朝食惟穆某賤遠茲久瞻詠徒深比覩
綸綍之敷實倍歡愉之素未馳賀幅先辱誨函載窺行
遠之文益認故人之意其於悚荷莫罄敷陳

上權府呂郎中啟

執鞭起慕風欣晏相之風泛幕增懽喜
言遭會祇益恐惶某官廟建真材天麟異稟踵相門之
世肖飛官籍之英聲氣涵宇宙之渾學洞天人之蘊洊
更膴仕深結主知禁闥遊遊榮補鴛鸞之列天津伊邁
瞻依日月之光當成康措刑之時分棄契懋功之任柄
司羣讞聯綴周行宿姦巨蠹罔不膚奔醉尉讋丞尚聞
騫附圜扉草鞫治境塵清方天子起未央之思而寇公
有南陽之借劇郡浹憲臺之雨決獄初成譙門開刺史
之天分符鼎至探禹穴而想滄溟之偉績傲鑑湖而屬
風月之主人青瑣文郎廬星垣之舊席黃堂春政馳玉
帳之新恩第恐趣還靡容卧護惟黃霸尤長於治郡羨
稱鴻材而姜牙終見於持衡無踰舊物某屏庸下吏樸
檄謗林何捧檄以為貧遂強顏而尸祿勃窣百僚之底
遭迴衆俊之衡投閒者十載餘考績者三年爾爪期甫
及樗質何堪俛仰乎蟲臂鼠肝戰兢無地奔走乎車塵

馬足寅幸自天望履烏以鳧趨指旌麾而雀躍致書潭府謹馳竿牘之儀投礦釣壚倚崎陶鎔之力

賀中書席舍人啟

光奉制恩榮躋西掖得人之慶際海攸同竊以內閣高華為文士之極任綸閣清要蓋儒者之至榮在成周以內史掌策書逮後世用舍人司訓誥非特取其屬辭比事有以煥發王猷蓋亦欲其去惑治煩所以協濟機務是為朝廷之選選必得天下之異人以代王言用新羣聽必也使人主寬大之意形於播告之間故能令海隅蠢老之民咸知德化之盛自非學擅九丘之譽文專四禁之工何足以副宸扆之簡求厭士林之屬望惟我右文之代爰登超世之賢成命渙浮四方風靡恭惟某官心雄萬夫身兼數器黃雲捧日顯膺溫綍榮殿侑藩茲峻職於西清畢良翰於南國一柔嘉維則美秀而文角犀豐盈屹然廊廟之器珪璋特達偉乎卿相之姿取俊軌不數年之淹屯鳴玉於羣鼇之右猷為自致今古罕聞況乎紫禁之摛華實乃濟美之能事掌帝之制非公而誰詞命肆頒固已追隆於瀛

上連顯謨啟

顯膺溫綍榮殿侑藩茲峻職於西清畢良翰於南國一方蒙福千里騰歡某官心雄萬夫身兼數器黃雲捧日掌仗節以伸威紅藥銜階每湧泉而布命言出諸人之右身結九重之知出入百為始終一節某向風有素欽板未遑隨牒攝官顧何功於多士摳衣屬吏將編蔭於二天有閼願精公餘益保台嚴瞻仰惟勤敷陳罔既

代人賀刑部官啟

寵膺帝綸峻陟郎位光生畫省榮動星躔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器邁璵璠望隆表幹踐揚棘寺早聞明恕之稱驟列憲曹尤賴平反之益持法既資於克允斯民自以為無究凡預庇麻惟深鼓舞某効官遠郡獲映餘光足未躡於龍門情已先於燕賀

代上縣丞啟

哦文聽事夙欽佐縣之高風糾職轄司偶玷同僚之下列依雲有便指日可期念切志於青衿媿俛從於黃綬雖相如之文為禾遇而卜式之牧則所能托蔭江墟賴依河潤

再任衢州謝宰相啟

奉三年之計寘初未有聞拜一札之除書徒深自震本匊聞而因任宜得戾而獲榮恩施隆深奉承兢悚伏念某頃由羈齔無他技能濫隨三館之諸生得預師門之著録孤單無援微左右根柢之容留落不遭蒙哀傷殊異之過恩光日進盼睞月增揣循自覺於無庸假借獨

墾之期盡是酬恩之日過此已往未知所裁

代人到任謝執政啟

煩言聒至深虞四裔之將遷造忝特平遂俾一塵而出
守拜主恩之甚大戢釣施以無涯伏念某出自諸生偶
塵清序既無許史金張之援又乏荀陳杜趙之才援而
進者或難為功躓而顛者固易為力況乎處衆必爭之
地而又當羣俊彙征之時不能引分以避賢遂致冒榮
而速啟吹虀何補噬臍莫追自非當宁閔其孤危台鼎
照其本質則鍛翮當推於密網窮鱗詎脫於垂綸內骨
何加噬枯莫喻伏惟某官命世作宰任四海之安危當
軸處中躋斯民於仁壽投功穆契致主勛華調一氣於
玉燭之和幹萬類於陶鑄之手遂令羸瘠亦屬安全某
已攬印章奉行條教雖謝薄難期於報政然勤勞願效
於農功庶盡瑣才少收塵效延頸平津之閤擁帚丞相
之門敢思昔日之恩光更冀他時之獎盼

賀建康留守進職啟

伏審欽承明制寵進崇階成命甫敷僉言載穆伏惟某
官學臻閫奧業茂經綸德望重於縉紳元功著於奏鼎
蚤推直諒振羽儀於近官旋以獻為副燮調之大任被
遇神聖而險夷不貳出入中外而輕重惟均自解機衡
屢滌藩翰顧鍾陵之作屏資舊德以于宣屬經薦食之
餘重以阻饑之後正集安之是賴果綏殿之咸宜爰以
成勞遂膺異數奉三年之寘雖多共理之良致四海之
康終賴濟時之畧與其備長城於外圍孰若副巖石之
民瞻佇聞衮繡之歸用答師與之允寵詒誨翰仰佩撝
謙方令序之凝寒冀節宣之順適傾依之至敷叙奚殫

慚交積叙述奚殫

賀新守啟

光膺嚴制榮鎮雄藩芝封初下於九重和氣已盈於千里恭惟慶慰竊以某官蘊忠信之吉德備經綸之懿文才故能宣暢王靈粉飾治道衆仰折衝之畧士知稽古之方自非間世之偉人曷稱咨來之煥渥恭惟某官性識度清深風猷宏遠早擢東堂之桂躡鵷儒林暫分漢使之符聲蜚朝著綽有嘉績簡於淵衷逮咨師帥之良遂屬承宣之寄提封父老已興來蘇之謡入幕賓僚咸有依蓮之幸況某昔年襄野數面台光接惠訓之丁寧

言猶在耳念清塵之暌陽歲忽終星徒系仰於門閭恨無階於親炙豈期會遇獲託庇麻知曠敗之可逃識歸依之有地雖等威有間敢論半面之私而故舊不遺庶竊二天之寵趨風匪遠指日猶遲跼蹐轅駒尚想當時之顧盼輸囷蒲木更祈今日之并容燕雀私情楮毫難既

代周守賀劉帥啟

欽奉明綸寵膺異數領帥垣之重寄聯內閣之華資風聲所加遠邇同慶竊以雄藩巨鎮實惟屏翰之區冊府道山昔號圖書之囿謀帥必咨於重望寓直尤在於真才故能宣暢王靈粉飾治道衆仰折衝之畧士知稽古之方自非間世之偉人曷稱咨來之煥渥恭惟某官性識度渾深蔚然辭藝之有聞卓爾事功之已試平刑議法如古千張論將守邊乃今頗牧遂

膺帝簡俾董戎昭蹴陞書殿之榮對錫身章之寵惟三
江之控扼乃四路之要衝哲夫成城可坐安於吾圉大
邦維屏實兼莫於諸鄰某猥辱好音重懷雅眷顧瞻承
之未卜惟燕養之所祈傾頌之誠敷宣罔既

賀李帥啟

伏審載圖外膺洊賜中渥乃眷禁嚴之舊德往提關陝
之全師詔命既傳士民相賀恭惟某官才宏而濟博器
遠而用周動必照幾微之先用能識文武之大理財富

國極山積而川流制勝安邊每風驅而電掃效愈白則
忌者衆謗雖巧而功愈明顧全雍之一方劇西京之生
輔旁連楚蜀外控羌戎水陸輻輳而貨泉亟更物產阜
蕃而儲蓄未稱實藉智畧仰覽顧憂奉三接之榮諒深
當於帝意圖萬幾之重即入亮於天工某最為拙踈自
安窮蹇正可出於胯下豈有畫於幕中方當仰窺榮衛
之嚴所以大慰平昔之望儻遂詣於發藥真有冀於息

黜

回河間張帥啟

伏審進職文謨借留漢塞金湯增氣草木知威伏惟某
官名重朝廷任隆方面智畧坐彊於人意材猷上簡於
帝心三命益恭莫余敢侮七年善教可以即戎別俟異
恩以酬嘉績惟魏地狹隘之守有張仲孝友之鄰雖欵
晤之未諧尚餘輝之可賴

答真定曾帥賀啟

某比者被奉恩綸俾司留鑰川途所熟無功又寘於河
滑鄉社非遥復我必從於汶上惟時寵渥重所震惶此
蓋伏遇某官密借鄰光久分波潤坐使迂踈之舊獲塵
寄委之優烹魚得書猥承流問以壁假道即冀瞻風

代王漕問候張督相啟

仰別鈞儀洊更歲紀備屬僚於流馬儼記昔時陪下列
以登龍嘗叨異顧悵雲泥之有隔艱戔楮以常修每懷
授履之心未遂執鞭之願居徒搖於心旆夢每望於星
階竊仰而思以日為歲恭惟某官六經羽翼四海楷模

至誠質諸鬼神浩氣塞乎天地初渡江而化一馬早稱
翊戴之功繼取日而授五龍重正照臨之運戮力欲神
州之復奮身當強敵之衝巾幗遺敵人坐制褒斜之捷
慕枰清寇難獨宣濠賴之威築京觀而封鯨鯢平泰階
而運樞極海涵地蓄包括胸襟雨霽風清斡旋指掌博
器固非於近用復君益顯於大忠身備安危節更夷險
姬公暫出聊分東陝之權葛亮未還欲撫南瀘之俗佇
播衰衣之詠上寬宣室之思念齊人莫我欽王蓋衛君
待子為政故能掃清氛祲五色石以補青天恢復版
圖貢九牧金而鑄重鼎厥績甚茂非君其誰寒律浸嚴
鈞墀多暇宜有神明之客護自全福祿之永綏某早屏
誤知常趨率屬丹心銘在舊德川長念江淮為租賦之
淵澤徙更於漕輓況河洛為圖書之府叨進直於深嚴
顧庸瑣以何堪貴獎提之有素敢不勉圖績效少答殊
恩顧晉公為天下之重輕行觀再相儻太史無周南之
留滯願入洪鈞祈賜允宣奚既

問候秦樞密啟

昂位西方而正氣候謹昏中日在北陸而藏氷節方陰
沍顧安時而處順能視履以考祥愚嘗聞北陰為行氣
之方殊俗稟能寒之性始自高秋之暮折漸因遐塞之
草衰及其遒塹氷凝障壖霜結每思風而候月遂鳴鏑
以揚埃思漢軍墮指之時驗陸贄裂膚之語常切憂於
皸瘃甚或至於仆僵故自古遒騎多入寇於祁寒之際
惟運籌帷幄能折衝於遐徼之間遂使佛貍消飲馬之
心荷堅挫投鞭之志非謀謨於樞軸宣鎮靜於邊荒恭
惟某官材猷高邁智略輻輳恩結人而咸如挾纊威懾
下而悉若負霜置諸安而置諸危掌握功高於挈國胡
為將而胡為相笑談效見於強兵從容宥密之間肅靜
疆隅之上不踰廟畧坐鎮戎場方三冬正慮於北陲無
一馬敢為於南牧夔寬當宁福及普天某也涵泳恩波
將脫轍鱗之困瞻思德範殆如柱鶴之然悵望旌程恨
拘官守登龍門而久念吹犬竇以何如使吾子辱在泥

塗想見引手然志士不忘溝壑當自銘心方寒律之正
嚴必樞庭之多暇雖有神明之叶贊更祈饗寢之精調
下慰民瞻上諧柄用誦言所祝亹亹楮奚宣

與秘監啟

氷霜厲操圭璧凝姿見無禮於其君若鷹鸇之逐夫鳥
崔苟惡人之與立如衣冠而坐於塗泥風堅好善之心
爰助詳延之意肆令固陋亦預甄陞某敢不彌厲素心
益循初度

與樊大監啟

某官樂易為資和平秉德進居膴仕物論尚其老成退
即鄉榆閭里師其孝謹傾風滋久際見未諧特枉緘封
曲形眷念某下同前

紫微集卷二十八

宋 張嵲 撰

啟

代人賀劉漕啟

欽奉帝綸總司漕務爰諧良日已莊計臺恭惟慶慰伏惟某官間氣凝姿際天蘊識卓爾治朝之選蔚然當世之英攬轡登車綽有古人之望裕民強圉佇觀足食之方固將粟腐於庾中豈止錢流於地上凡叨庇賴孰不

舞歌某猥以散材叨承支郡使華在望馳誠徒系於門闌大厦方成自喜方同於燕雀

又代人賀范漕啟

肅膺宸制榮領計臺命下九天歡均兩路恭惟慶慰伏以某官蘊雄剛之俊德負經緯之懿文粉署為郎燁列星之光采黃華出使凜衣綉之風校方調度之未充正轉輸之是仰錢流於地宜推劉晏之能斂不及民頗賴弘羊之算行見貫朽而粟腐旋聞國富而兵強凡在庇

庶咸增欣忭某昔年汝海忝預同寮每覩施為固已遹知其遠大迨觀騰遠每懷未被於輝光豈期一紀之餘乃獲二天之寵自喜薄霑於靈潤稍知漸遠於謫呵歡忭壯懷倍百常品伏轅老驥敢懷空谷之豹涸轍窮鱗正賴西江之水依歸之至敷叙奚殫

又代王憲賀劉漕啟

顯膺宸制榮領計權命下九天懽均一路恭惟某官圭璋稟德杞梓標材猷為垂播於士林聞望益隆於朝著載惟遠績久在淵衷爰因經用之未饒復以軍需之仰給特置西南之重任式茲調度之宏規自匪得賢孰能倚辦某猥將使指按此祥刑雖深倚玉之榮頗重同林之愧欣慚之懷敷叙奚殫

又答張漕啟 諱叔獻

拜除文陛易節漕臺績簡上心示方隆於寄委風行所部益增重於光華伏惟某官植德裕和凝資粹美文宣勞於外服所臨有聲行振業於中朝不待次舉顧此官

遷之寵實繫柄用之階某衰病餘生托依遠庇雖歡樂聞賢之盛無門關馳慶之由猥辱移書徒深負念頌言之切叙致奚殫

又代人謝劉漕啟

効官無補汰斥為宜託庇已優選掄斯過得非所望愧甚於榮竊以剌舉之在外臺朝廷所以擇士論薦雖由成法君子於以知人在上者未嘗不欲得英俊之才而取之每患於不公在下者未嘗不欲受特達之知而求之或出於非道黨偏而被薦者多矣詔諛而自獻者有焉與之既非其人得者或以為愧若乃以至公而待士固可舉黨希舉譽推其由直道以事人豈復乍賢而乍佞故所知必協於公議則登門斯可為至榮或載觀啟事之品題莫非士林之秀異夫何冗散亦預甄收如某者章句諸生衣冠衆系早年游學嘗妄意於功名壯歲入官頗自安於屯賤每欲屈身而信道未能捨已而從人況乃賦性憃愚受才謭薄依流平進分若獧猴之騎

土牛竊禄强顏真如駑馬之戀棧豆豈意青黄之飾遽被命楓宸復叨飛餉觀風梅嶺行獲親仁忻末路之侵尋有同寮之幸會恭惟某官天潢擢秀玉牒摛英文章運白賀之華禮誼蹈閒平之美入聯九棘端朝揚卿月之輝出總十連列郡仰使星之望某不圖晚節得並英游幾十年過隙不留久違晤語數千里登車遐邁行覿光儀尚敢伐宋之仁使正春秋之始

又上王漕啟

攬轡而欲澄清方聲十年之寄掃門而求進達重煩三

握之勤既諧賤跡之登龍復許孤蹤之附驥榮為溢望
恩已銘藏恭惟某官閥閱帡平器能欒范金箭挺材猷
之美著龜懷識慮之明元文宰預於九齡早稱頴悟亡
書默記於三篋衆服淹該譽處既休薦更為久富貴所
自有也將相豈無種哉養氣塞天地之間不害孟軻之
直恥君不堯舜之反素懷伊尹之心望久釁於釣陶時
暫煩於飛輓邁流馬木牛之巧高輦車驅駕之勳指顧
鞭籌從容心計如見錢流於地溢九府之贏資雖非雨
粟於天致六師之素飽豈特劉晏為管蕭之亞蓋聞裴
度過王謝之謨久已結知佇聞促召揆路雖稱於黃閣
鼎司元是於青瑣後世豈無傳焉令為可矣流風猶有
存者是以似之如某者地出寒微天資鄙拙不見古人
之體實非君子之儒陋巷簞瓢半生螢雪楓庭賜命雖
參羣彥之聯芹泮效官已待四年之次青衫五輛白髮
雙親日資菽水之懽時有麋魚之飽四五十不足畏也
常恐功名之誤人二三子吾無隱乎未免童蒙之求我
強顏卿閉回首歲時念當待旦以枕戈唯自引杯而看
劍夫何幸會獲覩星軺因得託緣進干鈴史禮初蒙於
解榻恩遂許於攀鱗顧有時而為貧方圖仕進或因人
而成事實賴甄收若是則鷦鷯得一枝之安烏鵲無三
匝之遠固所願也行或使之念吾子屑在泥塗將拜君
賜則志士不忘溝壑實獲我心

見陳漕啟

右某啟掃門願見頃獲登龍斂版攝員今諧附驥喜狐
蹤之有託揣愚分以知榮竊以士處寒微時懷感遇聞
風激懦固有輕千里而慕賢疾馳大呼蓋將求一顧而
增價所以發壯圖於末路振滯迹於窮閭必有聞絃而
賞音使得處囊而脫穎故韓子潔三薰之志不希世以
干時而姬公當一沐之間每忘勢而下士窮通所繫今
昔惟同恭以運使度支慮決籌龜材優金箭利器久更
於錯節孤峯鬱起於濃雲輝應列星名曹著績創為流
馬巧思宣猷擲籌歷見於賦淵笏畫自優於心計綽矣

流錢之術寬夫接惠之輸操贏資而佐軍興雖非天雨
以佚道而使民力常惡月朘固知江左夷吾之材可任
關中蕭何之寄薦歷既久結知方深顧六代帝王之都
兵儲已衍而七閩三粤之地漕計方艱聊枉長材以資
妙畫暫鬱具瞻之望倚成轉給之勳某也地出甚微天
資至陋頃因薄技偶玷清流念斗禄及親之心可代耕
於子職然五年待次之日尚閔歲於官期雖資菽水之
懽時有塵魚之殂四五十不足畏也常恐功名之誤人
二三子吾無隱乎未免童蒙之求我强顏鄉閈回首歲
時天假黃緣今諧攀附為憂於三匝鷦鷯思得於一枝方士安之辟屬僚欲圖倚辦然韓信之求封國敢
望為真倘蒙甄治之恩終覩涓埃之效其為欣慰未易
敷殫

又賀新漕啟

伏審光膺綸簡榮總漕臺況江東素知其威名而天下
想見其風采先聲所暨輿論翕然恭惟運使郎中器粹

天球材珍廟璉華閥振七閩之望陰功由五代而來通
顯累朝殆繼蕭家之八葉淹該萬卷不徒韋氏之一經
功當誓於山河氣可塞於天地粉闈雞舌握蘭嘗應於
星輝朱轂獸頭剖竹屢更於郡寄頃浙右鵠綉衣之譽
今江皐資驍駕之勳方虞強馬之盜遑蒭見將軍之抵
掌雖壺漿有玄黃之饋皆僕我以來藐然羽書馳赤白
之囊必給君而不乏倚勤飛輓用濟征誅念淺高尚丐
於後人惟錯節可知於利器初聞頒於一札已竦動於
十連某也樗櫟散材丘樊幽介偶因拙技遂玷清流斗
禄及親之榮雖覓子職五年待次之久尚邀官期遂欽
版以攝員久掃門而在念行獲登龍之幸庶諧附驥之
私聞周公躬一沐一飯之勤而歸愈有三沐三薰之志
素知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將遂瞻承宣惟都人望之
如景星鳳凰實勞傾跂忻愉在念敢述奚殫

又代王漕賀章漕啟

伏審榮奉宸章總司邦計初占新歷燦然列宿之餘輝

竊料鞭箠綿矣流錢之妙畫喜叨條契行賴材華恭惟某官懿胄清流名曹粹品器利久更於錯節歲寒益見於後凋二千石分共理之符恩淪郡牧四七宿無笑人之誚罄藹朝紳既宣已試之猷諒厚方深之眷念惟控江流而扞外侮倚兵力以濟中興必膺九陛之倚毗用足一時之調度然龍蟠虎踞素號要衝而蟻聚蜂屯申嚴列戍其正虜綿薄以速瘝疎初聞細書十行之頒有若中流一壺之賜倘可否相濟得少假於餘光則倚辦成功恐或稱於聯壁行遂拔於雲霧輒先貢於寔歲欣慰所懷敷殫奚既

答知肇慶府蕭南仲啟

消日之良已敷於條教占書為謝猥及於廢閒顧道路之阻修佩眷存之勤至伏以某官稟資茂異地德粹和究極天人蘊西京儒者之學撫綏民物得方今循吏之稱海事云初興謠甚美眷言此郡實古名區唐室中葉以還地望每崇於南海先皇賜履之後山川益重於春陵今得其人可以觀政某屏居滋久與世濶疎萬里還書深識故人之意三年奏最佇聞優詔之除會晤方賒保綏是祝

赴衡州答王提宮啟

屏居四稔寄迹江湖恩詔十行誤膺符竹猥因假守遂獲依仁某官樂易為資和平秉德暌遠滋久企詠方深特枉緘封良增慰戢某叨蕃城之牧養懶非所長問為政於里居尚期寡過欣幸之切敷陳靡周

答知全州高楫啟

伏審消辰協吉蒞政云初方輿頌之流傳急行人之馳及山川悠遠問勞烝仍薰沐惠和頓忘衰病伏惟某官早用力於當世遇盤錯而知能旋被命於公朝以魁傑而見異遂分符竹遠慰黎烝佇嘉績之著聞越常均而進用某屏居遠外過辱記存感佩之私叙陳曷既

代人問候王襄陽啟

庀徼官於州縣實類匏瓜望大帥之鼓旗第增鶴頭當

歲華之遒盡屬戎事之方殷伏惟鎮撫之餘默有神明之相伏以某官朝廷雅望學校宗工鳴玉楓宸罄忠嘉於入告總戎師屏愒威武於殊方爰從南雍之上游移鎮全荆之舊國襄陽父老頻覺雪山之輕楚甸民黎忽有長城之固佇聽軍聲之震坐令敵氣之潛銷還膺召節之來峻陟台階之寵某久叨庇賴仰佩恩私孤蹤寖遠於門墻宵夢但馳於蔡戟摧頹鍛翮顧集菀於無由宛轉窮鱗冀餘波之有自倘遂見收於月旦庶幾借重於時流正遒趨覲之階惟重節宣之請

代王漕回蔣潤州宣卿啟

木牛飛粟淳騰足裕之聲銅虎分符就擢蕃宣之寄初觀露綬早聽歌襦既條教之一新宜惟忻之四塞恭惟某官天球毓粹廟璉凝珍妙綿先見於事幾緣飾自持於儒雅踐揚滋久治號吏師譽處益休名皆實效念食貨國家之重而江淮租賦之淵藪計再專膺知深結南屏過辱謙勤垂貺翰墨悃非良樂賀逸驥之長鳴報乏瓊瑤辱夜光之虛授感銘之至敷叙奚殫

答沈教授啟

某官操行飭修文辭高妙宜擢居於冊府尚淹卹於外徐巨鎮實屏蔽於行都北固要衝方蜂屯於列將載疇

代通使長啟 湖北監司

知所取而知所予愧無稱於使令晦斯光而窒斯通行有期於趨侍雖深欣幸復積凌兢恭惟提舉學士妙道造徵偉謀經遠理財而禁非曰義贏資而佐軍之興雖江淮為租賦之淵莫若上游之重鎮況山海為天地之藏實操富國之至權促督倚辦而自能成功嘽伸諧戲而無或敢隳屬當冬煢諒保天和為國家之倚毗宜神物之擁護綽盡幹排之術地上錢流秘收練養之方體中禽戲仰輔經營之畧必宜敏銳之人如某者才不逮中學難語上賢非王紹豈見器於真卿能謝李衡莫獲稱於劉晏誰謂蔓草不植於松栢之下唯恐寒蔭難倚於珠玉之傍行將披雲霧而睹青天遂可依芙蓉而泛緑水喜而不寐欲事大夫之賢寸有所長庶期國士之遇緬懷欣懼曷盭敷宣

代章漕與交代啟

已試無聞復叨因任成規可守行屩告新稔聆英茂之傳今忝交承之幸恭惟某官材猷敏劭識度恢宏輿人誦東里之賢名理善文翁之學入游蘭省燦然列宿之輝出駕星軺隱若外臺之寄不圖衰晚相與後先聞漸及瓜將上三年之最顧茲行李欲馳一介之微匪遥披霧之期預頒續貂之悃流金日永飛粟政成願精鼎食之調即迓鋒車之召

與交代啟

着鞭得路久欽筮仕之先汰礫貽譏分處登庸之後續貂預悃披霧睢遥政無判乎初終情不分乎彼此茲偶緣貧幸獲預交承某官政績播揚英資挺特從容蓮幕衆推游刃之餘莊苒瓜期人惜揚鑣之去遐瞻越嶠阻貢判藤必以告新旗與聞於舊政遵而弗失庶不忝於同塵即遂忝承倍諧慰詠

回諸官啟

相望風馬未際聲姿茲以分符幸因覿德厚悃為問之不先佩荷之深叙陳曷殫

梁左司啟

某官樂易為資和平秉德霜臺總憲衆望其威棨宰旅升華共推於禕輔睽違滋久繫望徒深忽被緘封兼懷慰戢

與高左司遠迎啟

伏審某官遠擁旌將臨鄙境民黎鼓舞預興五袴之謠僚屬聳瞻佇戴二天之寵某拘官聯之有守謁道左以無階莫倍賀誉之驅徒系寒帷之望

代賀徐太宰啟

延登備禮渙汗疏榮字號寢庭正位台宰中外聳瞻其盛事華夷遞聽其休聲縉紳有光朝廷增重竊以人君論相尤難柱石之才儒者致身莫重輔弼之任黃帝以六相而隆至治虞舜以八元而成大功商奚阿衡周稱師保翼扶炎運則蕭曹為創業之臣焜燿李唐則姚宋號守文之佐名施當代而無愧德垂後世而愈尊自非雄傑之偉人曷稱股肱之大位歷觀古昔尤慎選掄必

推老成乃宜圖任恭惟某官道大德備才全行醇密任轄綱久熟具瞻之望迫司屏翰益隆理劇之稱知無不為義形於色廟堂抗論素肩許國之心帷幄折衝夙擅御戎之畧果以僉俞之允爰升鼎鉉之司方天步之艱難而當冕旒之注倚正國勢之衡決而寄寰宇之安危此古人之所甚難而明公之所獨任固知治平之有日可期疆埸之無虞威聲既加戎眾自震四方同慶萬宇一辭某猥以妄庸繆膺寄委獲覩真儒之爰立方欣鈞

播之焉依身雖阻於望塵情特深於賀履載念家君之劾官汝海適逢元老之作鎮雄藩得為入幕之賓亦與登門之列綢繆恩紀荏苒歲時常懷報德之心遽起蓋棺之恨豈圖不肖復庇洪鈞歡慰有加扑蹈無已雖驚貽下乘不堪鞭箠之施然草芥微生終賴巖霖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人賀吳少宰啟

寵膺宸制榮貳台司柱石勝任而朝廷自安惟幄有謀

而戎狄咸震何期恤緯之際遽獲濟川之才中外聳瞻
人神胥悅竊以人主之置相係天下之安危君子之登
庸為生民之休戚歷觀此選自古為難方其無事之時
雖梔貌蠅言之徒亦可充其位及其有事之日則代天
理物之任必也惟其人故能扶危於顛沛之餘致治於
搶攘之後鎮撫夷夏調陰陽尊廉陛於辰極之崇措
社稷於山河之固載謀良輔無出真儒恭惟某官康濟
標才直方秉德建大議於猶豫未行之際陳讜言於忠

邪難辨之秋內翼聖君外銷強寇曾不踰時之久遂收
蓋世之名果以僉諧愛登鼎席公孫弘以徒步數年而
致上相不聞佐戴之功田千秋以寤意一言而陞宰司
蔑著經綸之效若乃由術業而致顯位以忠嘉而建大
勳從古所無迺今創見凡叨庇冒孰不舞歌某猥以散
材繆當支郡瞻依崇仞嗟莫預於趨庭仰庇洪鈞徒自
同於賀燕散蘧巖霖之潤亦沾槎栿之餘過此以還未
知所措

回劉狀元啟

伏審庶陛臚傳冠時髦於異等紛榆歸載榮書繡於故
鄉伏惟慶慰竊以漢置光祿四科尤重臨軒之對問魏
有中正八品蓋規論秀以官能本朝登進士於儀曹學
者率在庭而充賦蓋雜漢唐而並用每入寰寓之異人
建此中興益修故典果有絕倫之彥來為入的之先事
不素愆目非眉中伏惟某官負才傑異造行飭修富學
問於三餘夙譽勝流之譽干雲霄而一舉蔚居稱首之

榮若固有而不矜知喪塗之方遠寧或淹於外補行見
掌於近官某偶以分符獲觀盛事緘封見寵敢忘贈繡
之私頌詠雖深終乏報瓊之善永懷至意深切汗顏

紫微集卷二十九

啟

賀樞密啓

宋 張嵲 撰

擁樞拜命奉揚丕顯之休渙號孚庭歡樂得賢之福震驚戎夏煜耀紳修凡預底麻舉深欣屬寫以振萬民之命莫先帷幄之圖折千里之衝孰重樞機之任自古在昔無競維人孚產有辭諸侯於焉是賴得臣猶在晉文之內收功於暮月之餘正位台衡勒勳廟器非但與師之繫望亦緊雅素之自期某屢慶無階屬以叨竊既叙願賡歌中和樂職之詩七德允修當復繼江漢嵩高之雅

賀樞密啟

伏審顧膺制册寵冠樞密羣士領袖欣用儒之無敵四方同慶知息肩之有期竊以漢室之制三公丞相兼太尉之事本朝之分二府樞臣專斗極之司然史霍以大將圖遠略尤握中樞果以元臣來都右府伏惟某官才高伊管學際天人威名重乎縉紳信義昭乎蠻貊以社稷安危為已任以生民舒慘為私憂頃過國屯勵疾風之空言果簡上心超躋右府方茲民無異望天有還形觀俊地之盡歸知悔禍之可必天而未厭周德必將中興臣復恢於夏家卒畀舊物顧國勢之方起蓋如鴻漸於磐而圖下之遐時亦若魚之有水必將贊國於旬歲之內收功於暮月之餘正位台衡勒勳廟器非但與師之繫望亦緊雅素之自期某屢慶無階屬以叨竊既叙願賡歌中和樂職之詩七德允修當復繼江漢嵩高之雅

賀樞密啟

伏審顧膺制册寵冠樞密羣士領袖欣用儒之無敵四方同慶知息肩之有期竊以漢室之制三公丞相兼太尉之事本朝之分二府樞臣專斗極之司然史霍以大將圖遠略尤握中樞果以元臣來都右府伏惟某官才高伊管學際天人威名重乎縉紳信義昭乎蠻貊以社稷安危為已任以生民舒慘為私憂頃過國屯勵疾風之空言果簡上心超躋右府方茲民無異望天有還形觀俊地之盡歸知悔禍之可必天而未厭周德必將中興臣復恢於夏家卒畀舊物顧國勢之方起蓋如鴻漸磐而圖下之遐時亦若魚之有水必將贊國於旬歲之內收功於暮月之餘正位台衡勒勳廟器非但與師之繫望亦緊雅素之自期某屢慶無階屬以叨竊既叙願賡歌中和樂職之詩七德允修當復繼江漢嵩高之雅

行始正興庶之任寫惟敵警未報國計初聞當寢苦枕
堤之至哀亦恕我急賢之時會苟因茲以舉事蓋必可
以成功圖之積年有在今日考自古軍旅之用知昔人
勝戰之方亦惟德刑辭令之素修不但車馬器械之飭
飾故泰繆之成霸業以念德而用孟明而鄭人之返楚
俘蓋更幣而從子產苟欲威懷之並濟莫如智力之兼
資伏計良圖已無遺算方且深謀而務烈所更宜經武
以抗戎昭期一振於天聲以大殲於羣醜建萬世格天
之業畢平生致主之心銘功鼎鐘正位台宰蔚為元老
永輔皇家某限以居官莫陪班謁歡欣之至實倍常倫

賀樞密啟

伏審顯膺明命登貳幾庭仰儒者之進為知生民之繫
賴恭惟慶慰伏以某官雄剛蓄德明茂凝姿學有本源
識周理亂揅文章之奧雅極議論之深醇閎步天街久
踐揚於華曹垂紳帝扆盤啟沃於宸猷方人強盛之時
獨能以異同自立遭時緩急之際必不以存亡為辭國

家之事舉平生致主之心銘功鼎鐘正位台宰蔚為元老
永輔皇家某限以居官莫陪班謁歡欣之至實倍常倫
伏審顯膺明命登貳幾庭仰儒者之進為知生民之繫
賴恭惟慶慰伏以某官雄剛蓄德明茂凝姿學有本源
識周理亂揅文章之奧雅極議論之深醇閎步天街久
踐揚於華曹垂紳帝扆盤啟沃於宸猷方人強盛之時
獨能以異同自立遭時緩急之際必不以存亡為辭國
家之事舉平生致主之心銘功鼎鐘正位台宰蔚為元老
永輔皇家某限以居官莫陪班謁歡欣之至實倍常倫

賀樞密啟

伏審顯膺明命登貳幾庭仰儒者之進為知生民之繫
賴恭惟慶慰伏以某官雄剛蓄德明茂凝姿學有本源
識周理亂揅文章之奧雅極議論之深醇閎步天街久
踐揚於華曹垂紳帝扆盤啟沃於宸猷方人強盛之時
獨能以異同自立遭時緩急之際必不以存亡為辭國

賀樞密啟

伏審顯膺明命登貳幾庭仰儒者之進為知生民之繫
賴恭惟慶慰伏以某官雄剛蓄德明茂凝姿學有本源
識周理亂揅文章之奧雅極議論之深醇閎步天街久
踐揚於華曹垂紳帝扆盤啟沃於宸猷方人強盛之時
獨能以異同自立遭時緩急之際必不以存亡為辭國
家之事舉平生致主之心銘功鼎鐘正位台宰蔚為元老
永輔皇家某限以居官莫陪班謁歡欣之至實倍常倫

賀樞密啟

伏審顯膺明命登貳幾庭仰儒者之進為知生民之繫
賴恭惟慶慰伏以某官雄剛蓄德明茂凝姿學有本源
識周理亂揅文章之奧雅極議論之深醇閎步天街久
踐揚於華曹垂紳帝扆盤啟沃於宸猷方人強盛之時
獨能以異同自立遭時緩急之際必不以存亡為辭國
家之事舉平生致主之心銘功鼎鐘正位台宰蔚為元老
永輔皇家某限以居官莫陪班謁歡欣之至實倍常倫

賀樞密啟

伏審顯膺明命登貳幾庭仰儒者之進為知生民之繫
賴恭惟慶慰伏以某官雄剛蓄德明茂凝姿學有本源
識周理亂揅文章之奧雅極議論之深醇閎步天街久
踐揚於華曹垂紳帝扆盤啟沃於宸猷方人強盛之時
獨能以異同自立遭時緩急之際必不以存亡為辭國

眷知久隆士望頃參陪於樞筦公議攸歸俄出奉於貞祠輿言載鬱方期召節復乘事機尋遽惟乎苦塊之憂固難煩以金革之事繫上心之圖舊爰降典以奪情既執禮而固辭遂居廬以終制逮茲改服之始已觀明命之數顧均佚殊庭諒不逮於雅志然翼扶興運終有待於直才佇聞衮繡之歸庶罄謀猷之告豈但邦家之是賴亦惟衣桁之為依過沐撝謙罷貽誨翰其為載荷莫罄敷陳

通樞密啟

門墻伊邇久疎削牘之陳望表何之寧出受知之地方象平之戒候宜慶國之基休仰惟興寢之間綽有神明之助伏惟某官學惟復責道以時中久馳一世之賢名晚賦中臺之大政推轂寒微之彥務在得人弼諧惟幄之誤徂惟求定頃鄰好之方講顧國言之並興非同寅協恭平日徒思為太平編戶之祝今於此時蓋不在中曩於平日徒思為太平編戶之祝今於此時蓋不在中興名臣之次伏念某伶俜寡與咎寔非才嘗誤蒙一日之知似不處衆人之後拜計臣之命忽亟歲華衆易地之恩復更時序自惟窮蹙久羈淹留豈徒以千里聚糧之難蓋亦懷三宿出晝之義今閱時之滋久復資用之益殫顧水陸之甚賒挈妻孥而將遘淮陰亡去知丞相之已言屈子放流歎龍門之不見矧老冉冉而已至且扶斷斷以無他徒羞沒世而弗稱後恐盛時之不再念守廬之病馬敢謂用違所長嗟起廢之隻師自歎不逢其適瞻言益遠滋進無階雖羈盭之愈疎尚鈞憐之未愍戀慕之至數述奠殫

代人賀李樞密啟

光膺顯策入踐洪樞朝廷尚賢中外同慶竊以國家之設為二府委任惟均戎政之付在中權安危所係惟廟勝有折衝之算則國勢如磐石之安必須得文武之良

才付以謀謨之遠畧故能料敵制勝黙觀堂上之奇策
暴戰兵塵見目中之寇能任大事必屬偉人恭惟某官
論道儒宗佐國人傑輔胡仁聖有安社稷之大功掃蕩
鯨鯢無保妻子之私志夫婦咸知其忠義蠻夷固懾其
威名方邊境之未寧屬樞機之虛位拔自覽轄之重付
之帷幄之謀賢者太平之基宜在高位善人天地之紀
可以保民凡在憸慘惟深鼓舞某偶承人乏猥副郡符
庇廣廈之餘庥沐膏霖之靈潤其為欣忭實倍等倫惟
身寄於窮山跡未及於行馬顧瞻崇仞倍燕賀以無階
仰賴洪鈞識歸思之有自

代張帥謝太師除數學啟

假行都彈壓之權慚無課最寓延閣高華之直誤被寵
邊命拜自天恩歸有地竊以京兆重守符之任甘泉巖
從索之臣出則濟治於劇繁入則備承於顧問昔兩都
求治責三府之政聲今六閣相輝藏累朝之寶典故輦
轂雖剸裁之地或筆實誥符從之班如其未擇鼓之稀
鳴安得預瀛洲之妙選伏念某材羞樗散質愧棗庸有
家漂流逢世恢復策名委質從堅父教之忠趨事赴功
無益公家之利頃自湖湘之疏遠誤蒙廊廟之召牧旋
將漕於日畿繼承流於天邑暮年已勉策十駕以不前
衰病居多無一毫而仰報屢有奉詞之請庶銷曠職之
憂未聞洪造之矜從反見清班之驟躐仰知全度終欲
曲成寵至若驚固當力疾感深而泣徒自戴恩茲蓋伏
遇某官一德享天三王施事致主復雍熙之治躋時題

晏黎之期道本密庸運極樞而變化人無求備采葑菲
以用才遂俾庸虛亦叨甄奬某敢不祭益思不逮求稱所
蒙若泥在鈞已荷甄陶之賜我心匪石實懷篆刻之私
感愧所存敷彈曷既

代人賀范左丞啟

光膺帝制榮鎮帥垣克協叶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竊
以南陽之巨鎮實為畿右之奧區北啟中原之門西控
商顏之險平居無事宜推名杜之才方內有驚必藉詩

書之將豈徒少寬於南顧蓋將遠慴乎王靈載觀誥帥之難果見得人之盛恭惟某官朝廷元老宇宙真儒論道巖廊夙擅佐王之畧折衝帷幄更隆分閫之名顧南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九
道之雄藩實本朝之重寄遂煩卧護以節戒昭桃李新陰猶是昔年之種田閭故老莫非沐化之人凡居屬部之中舉極欣歡之至某叨門最久荷眷實深昔戰文場誤蒙題品今承支郡復借輝光幸汰斥之木加識依歸之有地搖心大蠹掃門木厠於臺輿引領鈞閫賀厦自同於燕雀仰聽鋒車之召峻躋槐序之榮顧雖朽質不及此得之若驚竊以麟閣芸臺多調圖籍之府石渠天祿實為賢士之疇所以典校秘書采摭前紀細繹天下放佚舊聞爰自漢魏以遂未若國朝之懿非彼典章文物大備於往古顧夫公卿將相多出於此塗主上繼明重光之盛業方將遠追陽九之餘啟中興之運蒐裒流落振拔滯淹雖訓士蓄威莫急於戎馬之際而儲才待用尤先於閒暇之時故其藏書也非徒校發帙之多所以鑒興衰於往代其毓才也非徒衒紳緌之富所以求濟理於異時是以游息

代人賀耿右丞啟

謝館職上趙相公啟

試言讎禁初無耿著之稱庇職道山忽被過優之寵望

藏修爰處文章之林府僚柔厥飲佩深師友之淵源飽
大官之食而無陳力之勞列東觀之名而有清流之望
苟徒矜於冒處可謂榮焉若思所以稱之則知懼矣顧
其職之逸也則何啻於業牘之繁而遇之優也益有過
於督責之峻且國家既以禮意而待士則臣子要當以
節義而報君矧夫屬時艱難之秋而興稽古禮文之事
亦可知其注意固不主於雕書壯事老謀允望經綸之
眾斷編蠹簡豈專整比之功徒有書淫無裨國論則雖

於四部而舉一事甲乙無遺以十年而就三都紙墨為
貴語其風流文雅可矣何益興亡治亂乎哉況又不能
顧安取此宜得多聞之士以應側席之求如某者江漢
鯫生簪紳單緒學非強力功已廢於三餘識慵該通誤
寧知於九寫雖少從事於佔畢之業然雅不喜為章句
之儒徒傳綴裘之書未訪山藏之記秋罷夏五安知前
史之闕文三豕六身詎識古人之奇字而況門衰祚薄
甘愁苦於終窮年長智昏美超遠而愈遘恥周容以為
度獨好修以為常分畢老於樓山敢萌心於華腴豈謂
儻佃之贊忽叨擢敘之優內愧翹車俯慚濡翼此益伏
遇僕射相公命世作宰居軸處中夾輔大君將至格天
之業克勤小物靡忘待匱之圖顧惟洪恩之才本無左
右之助從容貢達委曲陶埏雖大鈞块圠之無私然狐
生刻著之曷已某謹當仰體國家之待遇次惟吾相之
甄揚行不敢以阿時言必期於行遠學無泥古要當守
經事而知其宜義在必為庶幾臨大節而不可奪冀收

尺寸以答知憐

謝相公啟 苗尾同前

望塵中外威懷華夷功名蓋世而彌堅報國之心知勇
絕人而每屬進賢之舉知狐單之有舊察狂直以無他
不遺小物之微畢在洪鈞之播致茲冗散卒預甄陛某
敢不彌厲素心益修初度求異書以廣其見就端士以
質所疑行不阿時要處於獨而無愧學無泥古庶施於
今而可行

謝惠生日啟

伏蒙眷予俯錄生朝載惟愛厚之私益重劬勞之感佩銘徒至敷敘奚殫

伏蒙錄其生育之日形於謠詠之餘發夢兆之篇感深風木拜英瓊之贈愧乏報章銘佩之私敘陳曷既

代人謝人啟

窮山久處每欽暴勝之威名使節初臨遽玷山公之啟顯膺宠制入領兵權榠俎有以折衝京師爲之眞枕由中及外式舞且歌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樞庭實事縈策偶加於欵段捧斤設及於樗蒲仰荷恩光俯慚

總其政師之克敵以直爲壯而廟畧實制其謀惟其政有所歸故能整軍而經武惟其謀有所在斯可保大而定功宜得俾人置之兵府必也制勝於中權之地斯可消患於未形之先恭惟某官以道事君沉機先物盤采策名末第嗟州縣以徒勞嘗思襆被以退耕尚爾强顏而干禄汎紅蓮於涑水已慚畫餅之虛名委美錦於學毅之德而富於奇謀挺經濟之才而長於應變既以嘉猷而告我后又將不戰而屈人兵邊境用寧威猱遠暢人詎貴庇身之實欵汎復蜷木無先容之助苦歎非適用之才而乃繆賜青黃驟加組豆以一言而受縣愧無炳幪所被歡慰惟均伏念某昔有賓緣獲塵微契蹉跎歲月嗟久遠於門闌懷念恩私曾不忘於旦暮覩斯顯賞趙衰之節寵雖生於意賣羊之能緣壺餐而得原姑賞趙衰之節寵雖生於意

拜倍激欣悰重念鼎年迫桑榆徒勞州縣從官嗟筋骸之難強歸耕無壠畝之可依雖樗散不才已分見遺於匠石而波駕下乘猶希一顧於王良

代上越守孟少保啟

伏以名藩建牧式艱委任之權耆德懋官僉謂老成之列仰宸衷之圖舊眷民部以登賢凡在幈幪率由陶鑄竊惟美政美俗者大臣之懿範全終全始者元老之高風出守一麾則坐分天子之憂入為三公則尤係生民之命雖金馬玉堂位隆於近輔而朱轓皂蓋儀重於前閫矧府熙冠於卯金晚為太傅安石位高於興午出鎮廣陵宜論道之崇工攬永流之劇郡恭惟某官受天間氣為世鉅儒勵純德以化民貫險夷而立節藻鬼遏谷風虎同聲庳之興自何而致功在汾陽軻之後今得其傳派分鄒魯會稽之古郡實大禹之宸基城近天南蓋南山之石必均四海之具瞻而上台之星豈特一方之獨照如某者人誰料理天與蠢愚鎩基不曾於衆嘗門地更寒於氷谷偶緣贊選遂玷官曹誤身非坐於儒冠蒸菌易希於芙瑞身虛難進乞鄰富以輸財任實為貧偶為親而捧檄幸及厥之在邇欣擁篲之有階踴躍洪爐雖無棄礦補裨泰岳執引纖埃賤予請具陳非敢僭求於覬治宰相自有體冀蒙俯賜於涵容溫暑在辰變調多暇欽惟慎寢興之節永垂夏夏之休

賀中書令啟

於中之詔降自於九天對揚之休允歸於元老仰惟枝本之地宜先道德之人制命甫班華戎胥慶況依庇旨執不舞歌竊以中書登庸於洪朝置令爰從於魏代後世間以宰臣之號所居無非用世之英六朝雖號為崇高秩序才階於三品唐室始極於隆貴可稱僅得於數人如郭子儀之身任安危裴晉公之有益國家然以功名

進者或無道德學問之可稱以文章顯者或於進退始終之可愧要之必有不世之主然後皇天為生濟世之才必有無量之功然後朝廷賞以非常之位昔齊武既登祚之後有為我生儉之言武宗以澤潞之勲有恨無官酬公之語然校功則王儉之事至陋而不足多論賞則德裕之官雖高而有可進豈如盛世兩儀俱安既得其人萬方攸賴伏惟基宮道尊一世學冠諸儒不但至周召而留已儕入聖賢之域設張庶事舉皆逢左右之源啟沃上心莫非陳堯舜之道信行蠻貊澤潤生民武王有亂臣十人公則四人之迪德虞舜之大功二十公則邁八愷以垂休鎮萬物如九鼎之安遏羣邪有必束之勢終力排於橫議以輔致於中興功業之由受乃興蓋欲仁而仁至福祚之不登焉在真德懋而懋官豈徒擅當世之名殆可為萬世之勸某頃由冗散誤沐恩知叅身實劍於師門佐職嘗叨於下省荅荅依砌徒思遁宿之直廬祥鳳集池莫預羣飛之衆羽共為欽願賢

信等鳧

紫微集卷三十

宋 張嵲 撰

啟

代王漕謝除祕閣修撰啟

驪駕斡旋方積鯨疎之懼木天嚴邃叨論謨之除拜龍踰涯懷慚惕息伏念某效官輸轉逢世休明羽檄罷馳而無飛輓之勞石渠載葺而重校讎之所既閎成室之輸奚恭啫屬車之幸臨沐優渥於異恩嵩討論於祕

宇發茲私省何以宜蒙茲蓋伏過某官覺道獨先推仁衆被常善救者無棄物周問甄陶不求備者蓋與人每加題品致斯庸懦亦冒寵靈某縻跡計臺倾心樊座瞻南山之石雖阻於進趨空冀北之羣敢忘於顧遇心藏感愧言莫數殫

見吳少卿啟

竊伏下風久圖望履攝承空乏遂欲摳衣然足將進而倚牆則慶之故心雖勞而得門者寡矣覬增重千金之

顧慰素輕萬户之心夫以士有黃卷慕賢猶馳情於歷載之上時欲青槐訪道尚重跰於百舍之遥況牛衣未遠於寒鄉而虎節今瞻於會府登龍或幸附驥何深恭惟總領太府少卿盛業濟時英規邁往早奮材猷之美亟蹄位望之隆既多踐更休有舉處蘭香滿握星闈昭調度之功棘列森華泉府領委輸之計簡知宸屏外總天儲后九卿惟月之班高十國為連之枘念龍蟠虎踞既雲屯扞敔之師必貫朽腐陳有山積足兵之實既復

心計寧使月胺擅當時關中蕭何之材處今日江左吏吾之任蓋智慮朝廷之淵藪聊視外臺而公輔國家之棟梁行膺大柄況復持衡求路推轂諸生某所以欲望餘光期霑勝履但以官期綿邈未諧泚職於星江族緒衰頹坐詒舊占於淮水方稽陂而致養遂欲板以攝負雖假為鴻屬之畢然實隸總慶之下僕因幸會得預收憐念吾子辱在泥塗或蒙轉貿則志士不忘溝壑當自銘心誓欲激昂辱居題品

代回鉱山知縣啟

伏審榮握銅符出綏鉱阜洞辰視事舉邑增懽恭以知縣奉議學術淹該識度宏敏決科發策早登鴈塔之題宣化承流聊屈牛刀之試方撫民而是望嘉盛德以來臨特枉雲緘尤深銘感未遂賢儀之見佇期政譽之聞念大官大邑以庇身惟當惠恤則宜民宜人而受祿行聽褒嘉欣慰于懷敷陳曷罄

代胡勝仲上同官知縣

伏承某官器質粹温風猷凝遠鄉棘冠朝紳之望俠鞭箠利柄之詳念江淮租賦之淵莫逃心計然智慮朝廷之藪有待公歸某正託帡幪素承題拂方紆職守阻違拜恩糾職慙叨棘宅之司投迹屬僚喜藉花封之蔭顧心雖徑屬目驥才姓名尚阻於典車咫尺敢忘於秦記斬神明之眷佑為民社而節宣

與范待制啟

光裕大德績修隨季之勲論次舊文伐執董狐之筆優游獻納叶贊詳延致使凡庸益叨甄奬

與吳少卿啟

方按金科愧莫明於讞議忽膺綸命俾就總於將輸顧已無堪以榮為懼況某受材凡近於世閭疎徒困歲月之勞誤辱寵光之及惟日鐵輿壤未易辦轉漕之功而星使重推曷以副澄清之責凌兢就職推借有階茲蓋伏承某官器質粹温風猷凝遠鄉棘冠朝紳之望俠鞭箠籌利柄之詳念江淮租賦之淵莫逃心計然智慮朝廷之藪有待公歸某正託帡幪素承題拂方紆職守阻違跡於門墻欲布謝誠輒禺勤於竿牘商颺將盡總計多餘願精禋餞之調上副晃旒之眷

通交代啟

因人乏而代匱很叨閩粤之除以土愚而自言得繼賢能之躅顧惟天幸匪自人謀瞻言未際於光塵慕用已同於雅素方此陽和之屆序宜膺福順之駢臻伏惟某官道德禔身文華飾吏早策名於俊選聲振一時逮握節於外臺風行所部既已奉三年之最計固宜膺一札

之除書刱刺史滿歲而超遷有漢家之故事且奉使稱職而擢任繫我宋之宏規將閫綸綍之頒式慰紳修之屬某伶俜衰緒咎窳非才偶被恩私誤承寄委不習為吏深虞辦治之弗能執以伐柯尚幸規模之可守豈徒恃此以免戾或將因事而得師顧兎磔自居雖有慚於在後而叔敖是望得無意於告新聳聞一二之規終逭曠空之責忽拔承之猶阻冀衛護之有加傾向之誠叙詠之心叙陳曷既

答曹倅啟

伏審涓辰協吉莅政云初先聲所加休譽已聞於郡邑撫謙之厚古書遽及於衰遲感德既深悃懷亦倍伏惟通判出大業之後負拔類之才中外歷官早擅當時之美落維贊理方觀治劇之能某屏處郊扉未詣進謁其為慕用奠罄文陳

回杜倅啟

伏以門闌密邇方託庇以偷安疾恙連仍欲徹聲而未果側聽風聲之美彌增慕用之私伏惟某官經術通明操尚純固名稱已著宜遂即於顯膺政理有聞豈尚煩於詳試顧此淹回之暫實為進用之津敢煩撫謙過私末契務敦崇於風好不簡忽於廢問亟輸甫臨衰羸增重感慰存之有味益慚馳問之不先懷爵里以候閣人念攖纏於疴瘵抗旌麾而行縣邑佇謁見於鄉亭佩詠之心叙陳曷既

答朱倅啟

伏審光膺制綍寵贊郡條涖政云初移書甚厚伏惟某官蘊洪雅之度負肅給之材揚歷百為洞朝家表裏之要翊翔三輔根蟠雒陪貳之稱方切倾風未遑際見辱勞謙之遽及愧馳問之不先慰戢之私敘陳曷既

賀正旦啟

鳳鳥歷正方紀於歲元金奏贊陽甫新於春律適逢交泰宜有福禧某官風著才猷望高中外優分符竹居多尤異之稱來徼輔藩已蔚治平之譽瞻此發春之始允

歸受祿之宜某屏處郊扉傾心郡閣莫陪賀者徒切詠思禱頌所深敬陳曷既

賀冬啟

驗灰飛於律管書雲物於觀臺是謂來復之辰宜享迎長之祐某偶緣徼疾阻造賓閣愧懼之情數宣奚既候隆日至歷謹天正望觀臺之祥書而為備俟陰陽之定處必施身伏惟某官秉德惠和賦才畢給方君子之道長會逢其時顧愷悌之所宜天錫之福某屏居郊野引望門閭莫諧篤壽之私徒極頌言之切形書過辱感慰交深伏以聽工審律以求聲用知華始緹室吹葭而候氣可

驗陽來方茲剛長之辰宜有類升之福伏惟某官系出神明之冑居然信厚之風贊理藩條既藹聞於善最導迎嘉況宜進掌於近官某屏處郊扉阻修慶禮移書過辱沐眷良深雖殫削牘之陳莫喻領而待陰陽之定務致於天和觀雲物而書知嚴於歲備既陽萌之協應方庶彙之尊萌伏惟某官樂易而文寬平而理已用考功於三輔將還鳴玉於侍班矧際過於休辰宜導迎於嘉況公侯子孫之必復其始方驗不誣惟悌君子之求福不回其將焉往某屏居郊野阻造門闕雖削牘之陳情豈頌言之可既瞻承未卜向往徒深

闔門俟景知化日之初長視履考詳宜哲人之多祐伏惟某官以有用之學輔行遠之文孝弟篤於閨門見推馴行惠恤施於政事具得民和宜因介福之辰充補中朝之列某修辭未逮辱況過優雖殫削牘之陳莫慰頌言之切其如感佩難盡敢宣

求媒啟

以藁葭而倚玉雖不量才點瓦石而為金當憑妙手密
邇朱陳之里講求秦晉之懿詎惟薪柯不建於鄙悰氷夢豈
符於前兆某男蚤能奉雉卜未鳴鳳某女饗蕭閨閣德
嫻姆訓雖坦腹甚慚於逸少諒齊眉願配於伯鸞幸假
重言佇聞嘉命

與媒氏啟

以藁葭而倚玉雖不量才點瓦礫而為金當憑妙手既
賴析薪之斧猶賒聘幣之儀輒露愚衷仰祈聰聽某謹
選某日於某人宅為某先遂問名併陳納幣更恃一言
之達允諧二姓之懽嘉命伻聞感懷莫既

許定啟

奉綱戾止增崇部屋之輝魯幣既陳度越榛虞之告誠
意欽承於鴈奠洞辰就領於雲牋舉案致恭預戒晨昏
之禮結褵有日敢違親迎之期

定日納幣啟

尋因伐斧已諧鳴鳳之占既遂釣緡尚阻委禽之禮惟
遵鴈女之言感愧之私數陳宴貺

辱令好之不忘復重之以婚媾將委禽以成禮用同奉
於蒸嘗輒修純帛之儀式契三星之候顧幣物之不腆
懷愧慊以增深敢盤部悰伻聞嘉命

許婚書

不棄單平素襲外姻之好更家諡抑爰垂好匹之仇某
人雖閑絀組之功未著柔順之懿桃夭之葉恐未足以
宜家人嫁孝於姑或猶可使成婦道既奉問名之禮敢
違鴈女之言感愧之私數陳宴貺

求婚書

求伉儷以合姓將在德門節春秋而共祠實惟靜女令嗣某官幾小娘子躬猗蘭之質早聞令德之幽閑舍姪之子某人無汗血之資粗習過庭之訓教疇普燕閒之會每陳婚媾之私得令女而告云終令撫而有室更紀年之歷稔果於不棄其言險阻備嘗蓋預同於甘苦婚姻無遠期共樂於桑榆徵龜兆以叶從冀嫁纓之是請顧猶子之友於賢嗣幾同魯衛之歡然敬叚之交於大門敢謂秦晉之匹儷結褵之有命永繼好於無窮聘幣至微優容則幸

下禮書

京洛交游早託鄉閭之舊江湖際遇遂連姻婭之私顧此懽言俄終歲律服召南之美化貴男子之及時慕向子之高情須婚嫁之既畢輒諏時而考禮敢布幣以致儀龜筮不違既短長之協吉蘋蘩有助庶室家之具宜願聞合好之期得奉降從之命

代人求婚書

素與高門游講婚姻之好復緣季子方茲伉儷之辰竊承某人夙稟令儀幼嫻柔訓爰因雅契嘗致徵辭如舊媾婚已奉降從之命宜其家室再修合姓之歡軌稽鍚鳳之鳴敢布委禽之好既殚識悃顒俟好音率兩日月伏惟照察

紫微集卷三十一

序

宋 張嶲 撰

毛達可尚書文集序

自熙寧元豐以來崇尚經術文章以醇粹近道為右士子不能奉承茲意故其弊也失於頹靡不振不能上下古今為深博好文之士顧或病之其後有司因循故習以取士其弊滋甚當是時公方以舉子作為科舉章程

文字固以挺特奇怪得名場屋間世人所知者如此而已一旦發憤懲創作書千當時要人措意悠遠微用洽洽文字一出名振天下則公自為布衣時其聲益已藉藉塞宇宙矣自是登甲科典文詞奏技於高門之地所以取知人主專以詞章議論為政觀其衆製森然恣睢橫放若畧不經意咸於俄頃者譬由河出崑崙經孟門底柱之險奔巖附壑潰薄漂逝及其放於巨野眇莽瀾漫衝風遇物自成漪漣然後悠遠長懷莫可揜襮真文場之傑傑也昔司馬相如文工而思遲武帝嘗謂以我之速易卿之遲若何對曰於臣無所不可顧陛下何如耳及觀諫獵書弔二世賦皆成於扈從遊獵之際則知相如之於文固亦速而工也公之作文豈類是耶紹興乙丑僕被命典州適公之故里其子幵盡以公平生所作文相示且請序以冠於集首辭避不獲竊論其所為文如此幵字平仲少年博學工詞章可與論先秦制作而追步建安風雅他日當自著見決不沒沒固將以文詞擅名不獨能守其業者也

喜雨行詩序

某嘗讀春秋竊窺聖人所書一字褒貶之意三家之傳穀梁氏多得新意後世有猶焉當魯僖公之三年大旱經則書之曰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此蓋各舉一時之首月而書之一日得雨則曰某月雨當魯文公之時亦大旱經則書之曰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及十年十有二年經書之曰自正月不雨至於秋

七月文之旱久於僖公之時乃不舉首月但書歷時又不書雨善乎穀梁氏釋僖之所書則曰一時而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書之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釋文之所書則曰歷時而言不雨者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嗚呼穀梁氏其真知聖人所書之意也魯僖公春秋之賢諸侯也有志乎民不雨則閔之雨則喜之文公反是而褒貶之書豈不明甚今之墨綬古之諸侯也天子承流宣化

最切於民也雨不雨耕穫之時喜閔之心苟如僖公是聖人之所褒也今歲自夏及秋旱魃為虐伏觀某官憂勞癯悴形於容貌禱爾於山川之神境望之靈曲盡虔祈靡不備至迺七月庚辰雨大霑霈溝澮皆盈於是懽忻之色慰諭之辭撫摩百姓喜色可見其喜雨閔雨之心蓋亦魯僖公之心也某學春秋者也其敢默乎言之不足發為詠歌不揆庸拙吟成古風一篇命之曰喜雨行伏乞采閱某再拜

題徽王大峽紀開府故迹詩序

徽王大峽中頗多向開府事迹石上赤紋隱起類馬者人謂之向開府馬山石歌如兩腳中有細而垂者人謂之開府鹿尾兩山相去僅丈餘中缺如門人謂之開府倉向開府不知何代人余意其如今之廣南溪洞王有功德於此一方已獲封爵土人云今徽王大峽皆開府所自疏鑿且言初欲導大寧監水流而入於竹山不能終事而卒又土人云開府生甚神靈事頗怪異以其言不雅馴非儒者所宜故載其大畧如此開府至今廟食於此土人事之甚謹余每上下峽亦數嘗禱祠蒙其陰護懼開府事迹久而無以傳信欲為之詩歌以答神貺而未遑也辛亥季冬再避賊於峽山始克為詩將以遺諸土人備迎饗送神之曲云

送諸葛彦章序

黃山之陰有麻川環流灌溉沃野百里山可戕川可絲野可帶經而鋤植杖而耘隱君子多家焉諸葛彦章由

新安徙居此衡門蕭條澹如也克意古道博涉經史之外翰墨尤工行草篆隸畢究其妙雖尺素畫鉛人皆珍之一日杖屨訪僕且告欲扁舟幅巾東游建康因出所書杜子美詩見示遒客有在坐觀之者因咤然驚曰一書八體五雲二妙酬酒博鵝之戲臨池濡首之逸柿葉竹箭之精舞劒假羽之得昔嘗聞其人爾恕猊抉石渴騶奔泉龍跳虎卧凌魚反蛟蛇入穴而尾垂鳳翥空而首昂蟲蚊蚊而欲動鳥似飛而未翔昔嘗聞其狀而今

世雖過眼紛紛未覩若是之遒麗也先生之游建康其將挾是以攘袂俟門必有聞絃賞音者笑僕曰嘻豈其懷也哉蓋賢者出處與時屈伸豈必槁衣茵食懷瑰就塵光彩埋鏟與草木俱腐然後為隱耶豈必飄裾曳袖飛辯揚眉抉炭爐冶之門然後為進耶荷蓧耦耕君子以為廢義負俎扣角君子不以為徼祿與道卷舒方將期賢者之心哉客有慚色曰予淺哉之為丈夫也不敢復云葛侯明日告行因序所言復歌以送曰黃山之岑兮摩穹旻麻川之流兮鎖清渾久於其間兮懷席珍一朝慷慨兮披胸襟俯揖松岱兮陵乾坤將騎鯨背兮扣帝閽纚纚利害兮扰逆鱗天回顧動兮蘇元元先生之志兮於是伸

送鄭武子序

紹興六年秋詔以龍圖閣直學士兩都轉運使李公為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既受命辟其屬夷陵鄭武子與之俱詔從其請且命進階以撫之都漕權重而事劇或難其佐今武子為之甚稱然自西鄙用武仰給於四川者踰十年民疲於供億而軍猶乏於糧餉吏肆於侵欲而民或遠於底告三者之難而都漕皆任其責賦斂力役陞黜之得其宜則饗將歸之如其不善毀亦隨至毀譽之來均將被及於其屬子雖欲辭其名得乎僕蓋將有以告子矣嗚呼甚哉天下之眩於名實久也

嚴而以為苛猛而以為暴廢法而以為鎮靜縱姦而以為長者狡焉者用是脇持務以濟姦而樹黨於是士大夫之剛決者則畏其名而憚於有為偷懦者則持以藉口而文過率皆結舌袖手視姦贓肆行而莫敢詰善良日受其弊僕行天下見風俗類如此而四川為尤蓋知柳子厚鄠令之長者皆土木類而發憤於說鶻有以焉耳武子學通古今與人交不苟從居官操下甚急資既疾惡復儀狀雄毅女女人易以惡名被之余懼武子之畏其名因而眩於其實蓄縮畏避不敢行其志以佐其長使四川之人滋受其弊無已時余不得不言武子其審於名實之辨而斟酌於其心姑務去苛與暴而嚴與猛非所以獲罪也無廢法無縱姦則鎮靜長者之道行矣孜孜焉夙夜思而盡行惟實之是審無名之或畏庶幾狡焉者不得以疑似為子病若夫君子之道本之以寬厚持之以明恕詳於謀而果於決圖其外而方其中固武子之所當從事也余何以益子哉

贈黃子真詩序

石城黃子真與予游二十年余家世為儒子真自其少時則脫去舉子塵陋之習好古文作詩有句法喜交當世賢長者道前輩事皆有始末遭亂流轉江淛間獨一妻一子內無婢外無僕衣食隨釜則營遇賢牧守能客之苟足則閉門靜處不妄交遊雖甚窮節操益厲老來益自重絕不以詩文示人退託以不為然聽其譏訾世人文字一格以古人不隨世俗好尚知其識愈精學愈高也紹興壬戌過余秀州之魏塘嘗作兩詩以贈之其一律詩頗別更定且又作古詩一欲併追與之舟去已遠不果追明年夏復過余留近三月去之毗陵索詩以行僕倦未皇也因取向律詩別更定者并古詩不果追與者錄以為別且儲他時一笑紹興癸亥八月初七日

記

崇山崖園亭記

求勝概者必在於深山窮谷人跡之所罕至然後以為惟特而玩之至於跬步之近有湖山千里之觀為人所易而弗貴者有焉崇山距鄽北九里在晉陽王城之右按圖經唐天寶六年改為固封山土人襲舊名而不之改也山之崖陽然特出於漢江之滸江外皆環山茂林堅峭翁鬱錯立交峙望之莫知其際焉山之上多歲草惡木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居民陋之欲易之以復振歟其為悅於目適於心又不止如山之樂也而不售者積數歲矣族兄彥遠一日往遊喜其景而售之既乃平易道路疏竹出石制蔵草誅惡木心營目顧因高就下而作堂於中披以兩廡步簷回環周若一舍直東為庵以棲雲霞臨崖為亭以釣清瀨而又樹以松竹山古庸國也按春秋左氏魯文公十六年楚使廬戢黎伐庸及方城令方城亭是也介居阻險而號劇邑多巨勞形於鄙遠而山水之秀畢於是邑人見之咸以謂忽生頻出而不以為故所有也余因謂曰凡物之大情莫不駭異習常忽近而慕遠惟賢者而後能因其同而得人之所異因其近而得人之所遠然則是山也昔嘗見

輕於樵夫牧兒與培塿同列矣一旦取於彥遠登焉而望若天之益高地之加闢而異者遠者出焉夫山豈改於故哉特以所遭之人異也彥遠之識其與庸衆亦遠矣彥遠為人閒曠怡愉居官蕭然有臨民之志春秋閔盛他日固未易量也使適士之賢智愚不肖如山之美惡則當有清曠秀發貢奇效珍於前者矣吾之族將由之以復振歟其為悅於目適於心又不止如山之樂也余既叙其登臨之美而又以是告之宣和二年三月七日弟嶠為記奉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樞密副承旨知東上閤門事鄭成之書

嵐寒堂記

黎伐庸及方城令方城亭是也介居阻險而號劇邑多巨姓強家連地千頃其間桀黠者往往雄長一鄉負多資視為吏者若易與每輕犯法自國朝以來無聞令焉宣和六年秋會邑多故州度為令者不足以辦事欲擇他

吏以攝之於是令夏珙致宏自房陵丞往莅邑事以才選也暨至邑宣令典設教條振宿弊矜無辜數恩信以勸其從嚴斷刑以威其淫大率以抑強扶弱為本用猛而濟之以寬未期年而政成訟庭廓廓無事矣因顧其縣宇而嘆曰茲邑雖鄙遠亦春秋之建國也室宇庳敝既不足以稱子男之居而且無退公思治之所其陋甚矣昔唐柳宗元作薛令三亭記以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吾不佞豈敢為是游觀以盡惑聲聽其言既莫之信則又欲誣以他事訴於當路者且徵使人諷致宏覬其稍寬已也致宏自度無一可以為已病者畧不厝意治豪橫益急卒不以是少改其度其去之日如始至也由是觀之以歲寒名堂其誰曰不宜致宏九江人文莊英公之裔孫讀書作文頗有致思忤山之政大抵以此緣飾非文俗吏所能辦也

彼邑之人其糞除其堂封殖其樹以無忘賢令之德附

韓宣子故事云

修房州大成殿記

國家自崇寧間大興學校凡孔子之廟在郡縣者莫不修飾以稱上命中更多故於稽古禮文之事少闕則又例皆傾圮毀折而不加繕營房舊有學在州城之南西偏建炎三年某月孔子廟屋壞幾毀神位太守王公凜然乃命都監趙侯更作新廟侯乃相地於州治之東中高而外下可環之以水有類宮之制遂面勢而改築焉以某月日告成公乃命故吏張某記之曰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相傳一道所以濟天下而澤後世者不可

優劣論也然自三代以還由華夏至於海隅像而事之廟而食之者惟孔子而已豈孔子之道有過於堯舜禹湯文武哉大抵有堯舜禹湯文武之位而行孔子之道易處孔子之位而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難方周之哀王細解紐君臣父子之道不絕如綫孔子於此方且奔走於宋衛齊鄭之郊皇皇既以是而語人又以是而立教雖畏匡厄陳受辱陽虎見譏武叔而不悔也推本聖人之意豈有他哉懼夫斯道之墜人倫之變後世有

棄溺接輿之徒方且被髮而佯狂耦耕以自養隱居以玩世數子者其才未必不足以行孔子之道其志未必不足以明孔子之教而皆恝然無意於生民向非孔子者出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已失其傳人倫之大莫與理者矣然則孔子之祀所以跨三代而獨光際海隅而咸事者豈不宜哉然當茲極亂之時人方廢俎豆而

事軍旅而小夫之論者方且以孔子之道為不亟於救
亂否者則又自放於山林之間莫肯以濟世導民為意
皆得罪於聖人者也而王公區區於此時獨能新孔子
之祀以示民有足大者昔孔子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
使世之為士者苟人人能以孔子之所用心者推以濟
世導民則救亂之術有急於此者乎孔子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彼小人而至於難使則其亂
有不可勝言者若其易使顧有犯上而作亂者耶余既
美王公之舉事得化民之本也而又嘉趙侯之肅給能
輔太守以成行化之基也故樂書其事而推明孔子之
道所以急於救亂者如此

繼思堂記

紹興八年春謀成都帥朝議難其人於是擢兵部侍郎
直學士院晉陵胡公以為樞密直學士成都府路置安
撫大使公以母老疏再三上不報朝廷乃為秀州增置
通判軍州事一員以公弟右通直郎彦國居其職俾奉
尚書蓋再世柄大政而今兼翰林學士尚書公與成都

容學公堉嗣為名命則凡掌內外制誥者通四世焉故世言衣冠文物之盛者必首胡氏雖少師公位不配德晚亦官為列卿監帥大藩未為不遇也知成美所謂能守其業者且又將光顯矣予嘉其七八十年之間祖與孫相繼蒙國恩厚如出一跡庶幾所謂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故為之書紹興九年八月某甲子記

御書記

紹興十年某月某日皇帝御宸翰書中庸以賜臣某筆畫之妙度越崔蔡鍾王之前臣某謝固陋不足以辱大賜既乃勒之堅石將以示天下垂久遠謹再拜稽首而言曰竊惟自宣和末天不靖民章輔禍亂使干戈俶擾郊甸至於今憂猶未弭一星終矣朝廷之事捨整軍經武之外固宜未暇遑也而主上方偕神穆清留好經術間御邇英閣見講讀臣採賾帝王之道聖學日躋深造自得非羣臣可望清光而昧者不知是為今日之所先務甚哉道之難明也臣某以謂帝王之道甚大以備文武之用時措之宜而已譬猶元氣包括宇宙或為震耀殺戮或為生殖長育顧豈二事哉則知張弛之用本同威懷之致非異亦猶是也臣某嘗觀皇矣之詩序文王征伐四國徒曰無然畔援歆羨與夫不大聲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此而已則文武之道果烏乎分至於宣王中興詩歌常武序言有常德以立武事則既有閒矣逮至後世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文武之事至不可同日而議故雖如叔孫通之賢謂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而史臣之稱光武亦以講藝論道在投戈息馬之後必若所言則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特為虛語臣某每歎息於斯而詩人之意深遠矣今中庸一篇始言性命之理而以無聲臭終之其間制世御俗之道蓋無偏廢而不舉者然則主上之所以賜臣某豈徒然哉顧臣某學術膚淺曷足以推明聖意而奉承之然衆不可蓋將有傑異之佐為時而出協符上德治具益張中興

之功待是而畢臣某輩幸卒蒙全活之恩賜骸骨歸畎畝殘年餘日尚庶幾及見之臣某不勝昧死謹記

紫微集卷三十二　宋張嵲撰

記

觀音記

傳言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古之所以弭水旱者如此及後世佛法入中國以大慈悲閔仁一切凡衆生之罹病疾苦惱者莫不賴以振除濟渡則如歲之有年道俗依向信心益堅於是其徒固歲之既定也與人

雨暘不若嚴像設而禱祠之固其宜也而觀音大士最有緣於閻浮提人凡有所祈無不響答夫水旱豐凶將司於神耶或者佛菩薩亦司之耶吾不得而知也要之發於此而應於彼皆不出自心現量夫心之所感豈特水旱祈禱之間凡出世間一切有無善惡等法因果報應孰非自心現量哉觀音大士以聞薰聞修啟悟世間始以音聞流入三摩地得寂滅樂超出諸相復以無作妙力示三十二應入國土中以至析鄰虛塵刹無不隨

心之易化也乃募施者度為殿宇橫幾楹縱幾架塑大士像於其中土木彫鏤梵相尊嚴供具妙好為一方佛寺之冠其既成也僧用昭再三請於予願以文字為檀波羅蜜記作殿始末不得而終拒之是殿實鳩工於某歲於某歲始成其初發心募士者自僧用昭始輔而成之者曰僧志筠

王氏重建環勝閣記

予家石埭異時有東役取道丹山經桃花潭愛其山川

清遠常移日留不忍去意必有隱君子作為臺觀收羅雅致以供寓目訪諸耆老咸云去此跬步間公之華宗子明有閣曰環勝特為雄麗子明不祿閣燼鬼火其子欽中因舊規撫礎甃不易輪奐逾前日與賢雅徜徉其間予方之官武林不暇謁之粤三年季夢以書來道欽中意欲誌其再事營葺之由予承渭陽命且欽中宗人也義不當辭謹為之言曰天下之尤物足以移人人不為物尤亦足以移物一拳之石一泓之泉尚能富有長往況環犖峰注大川奇態偉狀朝昧夕覽知景象之為勝而不知所以自克者多矣此移於物故也若夫申伯挹喬崧之靈燕公得江山之助登崆峒探禹穴以資史毫浮沅湘游雲夢以賦騷雅是皆移天下之尤物而聚於胷中其大足以自表著以勳業顯於時其次發為文章歌詩以光簡策如行義操守則顧氏之克已此非特不為物移而自勝莫大於是欽中賢者能餉子弟為彬彬雅士予敢不以此告之如其溪山之勝備見於吳水

州之福記茲不重陳紹興十有六年二月二十有一日

記

處州龍泉西山集福教院佛經藏記

佛之道其妙至於不容言說而世俗之所知者不過於誘人以行善遠罪而已是亦可以佐教化於天下雖其威儀禮法不與華同非儒者之所與然猶未有甚害也為其徒者能奉其師之教則其服用必薄以恩其動作必勞以勤持其戒律必獨居而若有所畏其資身之物必乞匄取足而無餘儲是以凡齊民之去為浮屠者自非天資刻苦而淡薄自甘者未有棄父母捐妻子而樂為之者也逮近世佛之教日以弊於是其徒狡焉者始誣其師而倡為天堂地獄之說以誘脅世俗乃大其屋廬美其飲食豐其器用聚其給使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力役之勞朝夕而遨嬉於是蠹財用傷教化而齊民始病矣是以儒者至欲人其人火其廬者有以也此院之建始於唐某年是歲盜發浙東郡邑率被害而茲邑

獨免於是邑人始創為佛祠距大宋之宣和二年蓋若干歲矣方臘又寇浙東處州六邑而五邑被兵茲邑又獨無事方寇之盛也主僧某人率邑人誦觀音大士名號冀以免於難寇退因諷邑人以為為善之報遂相與施錢而新之凡為屋若干間而宏侈於其舊既又儲大木數千章將為經藏會建炎初連有寇攘不果作紹興十四年始鳩工而為之落成於明年之秋凡用錢若干土木之崇高像設之彫鏤經帙之整潔遂甲於境內焉

淮海人周靈運嘗往來是邑見其興作始末因為其僧屬余為記余以為茲院之始建與再新之由皆以免於盜賊之虞邑人覩為善之利而為之及近歲隣邑之罹於兵火者蓋犬牙相入而獨茲邑又無恙豈真獲為善之報耶將觀音大士之陰相之也審如此則天下之遭兵禍者十八九豈皆不如茲邑之力於為善耶菩薩大士之無心於世間豈獨私於是邑哉是二者求其說而不可得亦姑勉於為善斯已矣彼其父兄既以數脫於

難自喜而益勵則為之子若孫者慕前人而廣後患將敢怠而廢乎是使邑人之趨於善無已也是亦可以佐教化於天下初僧某再新是院先得某人兄弟以為之率經藏之役則某人之妻某氏實為檀越之首云年月日記

襄陽府重修州學記

襄陽自兵火廢亂邑屋蕩為地炙之園重以吏治不良民俗蠹壞禮義科旨之事不復聞耳矣紹興十二年九月詔書下諸郡修學宮於是權知府事淮安蔡南公念茲邦學校久廢即歲以承命因學故基以是某月某甲子告成為屋若干楹凡學之子庶徒興作於某月某甲子告成為屋若干楹凡學之所宜有畢具中為殿以奉先聖十哲繪從祀之賢於兩廡下屋皆因俗以竹為瓦獨殿宇土木雄傑視承平所為無甚愧嚴先聖之居不敢視陋也材物用度一皆省而用其力故自始至終人不知有役事焉學成以其後

之餘營廉稍以食學者既乃以圖上於朝請復教授員有詔許之遂以書走嘉禾屬余為記按襄陽屬荆豫之地在漢隸南陽郡其人物之美處士之節見於傳記者甚衆而又嘗為羊叔子杜元凱經緯其民風流猶未泯也且承本朝累聖之德薰陶仁義之統其民俗之善固宜中更兵火盜賊之厄向時遺風餘烈耗矣悲夫後生所見非兵戈殺伐之業則奪攘背誕之事也今復風之以學校習之以禮遜春秋時祀使州閭子弟得觀俎豆之盛識鄉飲之儀固可使父老感激而出涕暴戾悔悟而遷善矣今又拔取州之秀民羣聚而教之擇其德齒可厲衆者為表率使之出則修之學入則修之家鄰里親戚布巽慕仰則雖有暴桀子弟猶將變而之善也或以為江漢之民久不率一旦驅而從教其難乎是將不然昔賴川之民趙廣漢治之則尚告訐報讎治之則興禮遜夫彼豈有異民哉猶之水與顏所以導之何如耳如茲固無疑也余少入郡庠中遭喪亂去鄉里往時遊射處尚皆識之今侵尋老矣他日歸從衆賓之後觀鄉射之禮於學退而詢於閭井必有艴然興道而遷義者則其風化之所自可以考而知也南公其先洛陽人故參知政事文忠公之姪曾孫遷居淮安今再世矣昔常往來襄漢間習熟其士大夫視之不異鄉里初以京西轉運判官權知府事至則惠卹其民不忍以法繩之二年而後去者歸居者樂於是朝廷采其治狀於某年某月詔以為直秘閣且正方面之任焉夫為吏一用恩信不尚苛察固善矣而又能纂古教化以接邦人於道是其可稱也南公既與予遊舊且為鄉里載述盛事義不得辭紹興十四年六月初四日記

雜著

救弊

嗚呼先聖賢人之能以道詔天下者非言莫載言之所以傳後世者非經傳簡策莫考後世之人自天子而達於庶士欲以求聖賢之道而措於大中之理者非學莫

能入學之不可以已久矣魯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曰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至二十三年景王崩子朝爭立名氏毛氏奉子朝以逐王猛成周大亂終於悼王失位而崩敬王奔走不能保其社稷諸侯助之僅以復位王室之亂者十有八年昭公二十九年其書曰原伯魯之子者杜預以謂終不說學蓋先儒深疾之意也夫天下之亂風俗之壞未始不由於君子不能正身以儀下而反淪胥以敗之亦曰亂天下者吾儒也痛哉夫所謂儒者學先聖之道明諸子百家之言達古今理亂成敗之事措之於治如稼而穫如繅而績之可必也初不能以是折天下之言而反比於愚夫愚婦閭里巷之說而遷以口承之千百人和之億兆之人莫不謂然次及朝廷之公卿大臣已既不學而不知先賢人之道真可以已亂而致治之效故循其外而責之曰是儒者之禍天下也一人倡塗炭故循其外而責之曰是儒者之禍天下也一人倡為蜮不可復振矣本朝之所以致敗亂者固不一塗要之法度亂而綱紀廢人才淺而聖言亡皆不學之過也世之愚夫愚婦徒見興學校三十年服儒衣冠者滿天下上之公卿大夫下之百執事之列皆由此塗出以為儒者之盛古未有也而終於廟社淪亡海宇震蕩民人

非儒而致亂而儒反得罪則是飢食烏啄而致病反屏稻粱而不御也不亦惑甚矣乎嗚呼本朝自三十年来未嘗有儒而用之也其犀萃而養之者率不學之人爾人各占一經苟能通王氏說則足以取科第甚者於王氏說亦不能通徒剽賊人語苟能為所謂大義者亦足以升名於禮部此曹一旦入仕其狡焉者則急日月犯風雨以數千公卿之門冒沒諂諛以取顯美其碌碌者則沉州縣以簿書期會為急甚於聖人大中致理之道之非其道也自朝廷號為以經術取士以来人皆高談陰陽性命之說以詭惑聾瞽而不知聖人之術乃所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而徒事空言以為大夫何切於事理哉夫古之能明經術者莫若漢儒如賈生之明治體晁錯之通術數公孫宏以儒雅補治雋不疑以春秋拒奸司馬遷修史記以正褒貶劉子政推災異以關王氏失類皆有益於世者豈若後代徒事空言者哉學如數子可謂無媿矣措之於天下國家可以致治平必矣嗚如此則聖人之道與夫後之學為是者果何負於天下哉而罪之也今夫經傳子史百家之言無非仁義禮智信之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善惡成敗禍福治亂之迹可以勸戒後世者兎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於漢唐之世所以為治不過於此今若舍是而不學以謂不足已亂而致治而曰我惟軍旅戰鬬之為務是專欲以力服天下也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七十餘戰皆勝而卒死東城設能如是猶不足以致治況又不能不亦可笑矣乎或曰今兹上之人未必不說學而罪儒特以兵革未息故先其所急也嗚呼是聖人之道無益戰陳軍旅之事耶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與夫夾谷之會武子之墓所以折衝侯不得施無禮於魯却貴人不得致難於君者為何如哉傳曰講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又曰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夫所謂禮樂慈愛之事不既具於聖人之經乎晉文公之教其

民必示之義示之禮示之信而後為可用則所謂義信與禮不既具於聖人之典籍乎不特惟是自古名卿才大夫所以經緯其國折敵人之衝整軍而經武者與夫良將壯士之所以殺敵致果保大定功者不既具於歷代國史與夫諸子百家之說者乎若此之類皆非不學者之所能究也今人之言曰我惟兵書之知今之所謂兵書者不過七書耳而不知自六經已降及百家諸子之書其言戰陳軍旅之事也悲矣何獨七書云乎哉為是語者是又不通之過也余大懼不學非儒之說瀆漫於天下使後世之士久而無以取正是以敢私論著之以告於知者以號於天下以徹於上人之聽庶無蹈周原伯魯之禍

讀管子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詭譎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宜徒其功烈哉及讀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則未嘗不慶書而歎益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惑作貸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為之注者復謬於訓詁益使後人疑誤不能究知世傳房元齡所注恐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絕與已未乃從人借得之伏而讀者累月始頗究知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訓詁頗為是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著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間與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業焉

證辨騷

劉勰作辨騷以謂班固謂屈原為露才揚已忿懟沈江

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嵎縣圍非經義所載予以左氏參校離騷經及天問羿澆二姚事與左氏不合者及讀班固離騷傳序謂孝武博覽古今淮南王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蜕穢濁之中浮游塵垢之外瞵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説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二姚有娀佚女皆以所識有增損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以為之解自此以上固皆統論淮南王安叙離騷傳有與經義不合者爾非謂屈原也兼亦無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之文而腮考不精遂謂班孟堅謂屈平離騷不合左氏則其失也不待辨而可了矣或曰今王逸所注皆引左氏以釋離騷曷為無向之不合者蓋淮南作傳之時皆以所識有所增損所以廣異聞也如汲冢竹書紀年之類爾後人以其與左氏乖刺遂削去之所以不見於世也惜哉

讀淮南子

淮南子文甚類荀子而引義推類則新序説苑之流其間事實可用者甚衆晉魏以後諸人頗采取之藉使不合於經猶當廣異聞也竊獨悲八公者深博識事如此而不能脱王安於禍豈不能用其言耶將斯路之信艱不可以智免也韓文有曰髮櫛而笄嫭之蓋出於此然嫭作耨乃傳寫之誤當以韓文為正亂采余求是書十五年至壬戌冬從蘇仁仲借得之始獲抄覽余憫古書未見售於今之人未有鏤印者恐其散佚不全乃別加裝褙而歸之

資純二州

种子端為余言資純二州產巴豆其樹合抱每秋後子實因風損落溪谷者無數浸漬泉溜入於資水水傍之人飲之者多癘癃之疾死者甚衆昔後漢胡廣本南陽菊潭人壽八十餘蓋菊潭之側山菊叢生其潭水得菊之滋液臭味飲之者往往老壽至於菊潭之人老者皆八九十歲夫資純二州之民以其處資水之下而疾病

天折南陽之民以其處菊潭之下而繁祉壽考嗚呼人之處世能審處其下流則善矣

紫微集卷三十三

雜著

書帖為戒

宋 張嶲 撰

朱文公熹晚年書帖以為戒云年來多病每困飲食過度所致近覺肉食太多為害尤甚自丁巳正旦為始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羹不得更設肉飣如是菜熱水下飯即肉飣不得用大碟只用菜碟晚食尤須減少一則寬胃養氣二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萬一切宜深體此意觀此可以得古人治生之法矣

寄謙上人

予往年在臨安謙師自徑山相訪對榻數夜老杲心甚切而予畧無入處後二年屏居魏塘一日忽若醉者醒睡者覺從來沾計一無增減但自笑而已數日始知自我流出者如人擊鼓棒有聲自外來者如水投石一點不入異日作頌寄謙他日若見老杲便當攔耳與拳且圖風恬海靜不敢更狐媚人家男女謙師可語同道今後更不得說聞見如解鈍置他人若人問我從生來便會作此語耶則對曰唯老漢罪過

禪頌

往年杲老示以狗子話且云不得作一切妄想會不會即且置僕始聞之如蚊子上鐵牛也後三年餘始領解方知一切語言之來感吾意卻如蚊子上鉄牛也因有一偈連夜起然見索遂筆之當時老師號令曉到不管夜行如今都城漏逗觸髏泠笑三聲

讀梅聖俞詩

聖俞以詩名本朝歐陽永叔尤推尊之余讀之數過不敢妄肆譏評至反覆味之然後始判然於胸中不疑聖俞詩長於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餘然其淡而少味令人無一唱三歎之意蓋有愧古人矣至於五言律詩特精其句法步驟真有大歷諸公之騷雅云

天有五陰五陽為十幹乾坤父母也為六子之始終故乾納甲壬坤納乙癸六子震兌坎離艮兌納丙丁各掌其之事故震巽納庚辛坎離納戊己艮兌也分任父母一以致其用

乾甲 艮丙 坎戊 震庚
兌壬 兌丁 離己 巽辛 坤乙 癸

六子分支

地有六柔六剛為十二支乾坤無為六子致用故震統子午癸統丑未坎統寅申離統卯酉艮統辰戌兌統巳亥然錯綜運行而變化焉

申酉戌亥
未 子
午 丑
巳辰卯寅

納音分支生六十甲子納音

五行激而有五音為宮商角徵羽宮土也商金也角木也徵火也羽水也在數以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五與十土數居中萬物皆自此而生故宮商為四聲之剛十二律呂之所本也先以六

子所統之干納于中處之以五與十為土然後左右前後別其四者以一六二七為左三八四九為右而水火金木於是乎備於六十甲子之中於此可以見乾坤之無為而六子之致用也

震巽納音五庚 坎離納音五戊 艮兌納音五丙

一丙子午 六丁丑未 一甲寅申
六乙卯酉 一壬辰戌 六癸巳亥
七戊 二己 七丙
二丁 七甲 二乙
三壬 八癸 三庚 八辛 三戊 八己
九甲 四乙 九壬 四癸 九庚 四己

傳贊

重述陵陽子明傳贊

昔之稱為配名字者必以氏有以官有以所居者如司馬中行有以國者如那茅毛祭有以所居者如東門東里之類後

世則一以其族陵陽子明其亦以所居為氏者乎陵陽
籍屬時歷春秋或楚或吳贏秦改宰隸於宛陵西漢因
之東漢則以隸丹陽晉則以隸宣城晉人避杜后諱易
為廣陽宋氏以降縣遂廢治陵陽實山名也初縣之得
名因此山而山之名因子明顯故歷世史家治地理釋
者皆引子明以證焉李唐天寶間明皇喜神仙道家之
事訪海內名山福地郡上其事於朝而仙壇始以宮創
夫世數既遠碑碣無存田父謏儒傳聞失實故舊以子
明為吳人或以為晉人非也子明終始之跡固已詳於
列仙傳矣道書之藏有陵陽子明經毋慮數千言大抵
皆養氣修真之語西都一時文豪如司馬長卿嘗攝摭
其事以賦大人之辭應劭輩復引之以釋列缺倒景之
語而曰吳人晉人何其遠邈也質之廣韻注與夫九域
志其姓氏之與為邑宰而廟祠者皆契合聞始子明生
於沛國之銍鄉自少好服六氣之精春食朝霞朝霞日
初出赤黃氣也夏食流灌流灌北方夜半氣也取四時
與天地玄黃之氣呼吸吐納以練至和嘗同
乃丹丘子成仙之地故求為之宰清談終日縣務自理
雅好棲息巖竇故邑人謂之竇令君常漁釣於涇溪築
竹為馬浮游水中踞磻石忽獲白魚鱗鬣異常就手即
斃剖之得方書教其服食之法子明曰噫吾事濟矣遂
登山依崖穴石為爐竈之具嘗登黃山採五石腊以益
烹煉五石者蓋丹砂雄黃礬石磁石曾青也朴子言之
詳矣三年丹成七粒為服既而節值中元咳鶴回翔白
龍就馭子明遂飛騰霄漢聞矣邑人駭悅至今歲以是
日而醮祠焉初子明既至陵陽家人僕妾一無與行至
夜常跨竹馬歸旦而復在廳事人初無知者其妻費氏
夜與二女皆嗜丹喜筮簧子明丹成既服餘刀圭以與
之費因弄簫音而感白鳳駕而騰雲二女得丹亦化二
兒隨父以為青童之侍子明諱伯玉其弟子安諱伯樂
與兄同志常遠游獨好四明山亦得仙人長年之術子
明知子安欲來化為黃鶴以邀之遇於中塗頃之子安

駕白鶴而東歸子明駕白龍而西返其居人遥聞空中有絃歌之聲因名其地曰各道名其鄉曰望仙曰絃歌舊傳載唐人詩有曰白龍已謝陵陽去黄鶴時來嘆子安蓋記其實也魚腹之丈大要五字至今黄冠者猶能傳其刻畫畧如符篆而世俗不能曉方與子云子明所得書乃鍊丹服餌之術也子明仙去千今幾千百年矣丹臺藥竈猶有存者歲時村落之人夜矚山谷間五色光瑩或聚或散或者以為丹之餘輝也臺竈之下數百步鏟石出泉甘冷非衆水比而水旱不溢不涸郭璞遊仙詩云陵陽挹丹溜蓋謂是也山之下有黄鶴池白鶴墩棲鶴林而子明得魚之處嵬然有石出於水中其立馬坐釣之跡宛若猶在也陵陽黄山相距不踰兩舍傳者皆得其實獨誤其時茲故辨之且為讚曰蘚英朝華蜉蝣夕殞百年人壽歘若一瞬蛾眉伐性醪醴腐腸紫清瓊郁金飯玉漿陵山之陽子明游息六氣呼吸五指服食石竈金丹術全九還白魚薦方黄鶴為驂功成三年造化七粒龍驤瑶轡馭登天日上朝玉帝觀化元元崑崙酬觴洪崖拍肩仰蹲倒景俯瞰列缺鳳簫一弄皃童雙接四明其來絃歌空中龍鶴各返丹霞曉風若木兎輪蟠桃烏翼昏明代謝自為今昔紫煙成岐青雲可梯何當脱纓攝衣從之

彌陀佛讚

某從妹嫁為左朝奉大夫新除南外都水城郭敏修妻凡十年紹興己未七月乙巳暴病一日卒敏修痛之甚凡亡妹平生受用物皆不忍復見悉斥賣作佛事用其餘繪彌陀像事之是年冬某蒙恩召為司勲員外郎相見哭之如其始死請為彌陀讚且言亡妹往在忠州時夢人教之誦彌陀經既覺誦滿十萬聲至卒時西向而逝似前境有大因緣者某以為此信足異矣然猶未離於名相方域之間必見諸相非相然後真與彌陀契也乃破涕而為之讚曰人世幻化石火電光水泡樹影刹那則亡衆生妄見以是為實境皆愛心悲憂塗集有大

導師閔仁一世繪而事之在聲色外能如是知罪福皆
假以此薦亡是真薦者

贊佛

以形色而見如來則是行邪道舍具足而修阿耨則戒
落斷空固知法身雖遍於無方而真體不拘於有相如
彼太空之月遇水現形又若虛谷之聲隨響有答所以
體真實而不離於幻化常清淨而不外於根塵作舉世
之津梁為衆生之調御祇園給樹說五千四十八卷之
秘文無量僧祇揔八百四千萬億之諸佛論福慧則為
兩足在天人則號獨尊是以帝釋梵王率皆敬禮修羅
外道莫不皈依導羣迷如暗室之燈光和有情若嬰兒
之父母三塗苦趣聞聖號而免沉淪火宅函生聽金言
而除熱惱無邊利益不可稱量譬如天地之高深諒如
藻繪之彷彿今者恪修淨供虔布齋筵嚴像設以如存
仰真乘之來格作證明于是夜滅罪障於多生願降慈
雲來臨法座

疏

淵聖聖節開啟疏

電繞璿樞方啟千齡之運觴酬金母尚為八駿之遊星
紀一終遐塵萬里撫昌期而屆候罄夷夏以傾心屬華
戎修好之時有蕞轂來歸之約爰因誕節式叩空王預
周約於月賞用嚴修於貝葉孝慈淵聖皇帝伏願壽齊
箕翼福等岡陵誦言敢效於封人御駕行觀於養卒鷁
鴿在念既寬九陛之憂嵩岳呼聲更獻萬年之祝

初流虹於華渚瑞紀昌期久馭駿於瑤池心傾率土預
周冀月虔叩琳宮咸懷向日之誠恭致後天之祝伏願
南箕等壽北斗齊回鑾八千歲上古之椿未如洪算五十
里吉行之駕佇見端歸
天開亂降之祥適逢瑞節地駐雞鳴之蹕將返征車有
三千同德之臣獻憶萬斯年之祝恭依真館覲集洪休
伏願福等岡陵壽齊箕翼聞三呼於嵩岳有慶一人回
八駿於瑤池重權二聖

滿散疏

光流少昊之虹方占華渚遠騁穆王之駿尚晏瑶池誕時當薰蓁之辰率土起蓁傾之念預用黄月嘗叩琳宫覲回上帝之衷恭獻後天之祝孝慈淵聖皇帝陛下伏願南箕等壽北斗齊回鑒方和戎収五利之初佇返國見六飛之至鯨鐘鳴而法駕動即日言旋領雞解而天顔怡宏休對越星虹振電方昭上聖之符月窟龍堆俄有遐方之狩久駐雞鳴之蹕未還御駕之遊薰風式際於誕時嵩岳敢忘於獻祝孝慈淵聖皇帝伏願金仙介福玉冊延休壽綿箕翼之長躬謝遐塵之厄五十里吉行之駕佇見端歸億萬年滋至之休茂當駢集

電繞璇樞初紀壽丘之瑞心非黄屋久遂汾水之游盤列職以投誠恭後天而獻祝仰祈真宰誕錫龍休伏願馭返瑶池數增神筭嘉彼襄城之衆亟問迷津更同嵩岳之呼永延洪算

德盛而王業崇幸逢今節之甫臨敢罄封人之善祝伏願慈雲廣蔭覺海增瀾億萬斯年遠超逾於小刼垂拱而治永臨御於大千

熊羆協夢爰開震夙之期星電劾祥誕啟光華之旦虔趨遽館大闡真科罄精禱於叢霄祝皇期於億載伏願上天睠祐列聖儲休翠華遄返於咸京睿算高侔於南極問安視膳仰寬仁聖之恩就日望雲下慰生靈之願

帝乙生商光開令節日符祚漢肇啟昌辰敢同率土之情感致後天之祝躬趨淨宇仰叩覺皇庶憑西土之法緣式介南山之遐算伏願太上皇帝陛下如天地之覆幬悠久無疆若日月之照臨終古不息法駕遄歸於鳳闕含生再覩於龍顏仰賡聖孝思下慰黔黎之至願雖雙逢屯否終遘羑里之憂然旋見昇平永享祇宮之樂

齋僧疏

某聞作大緣事然後獲大福田顧今世之嚴顯富貴者皆前世之致福德者也見知人處世間福為最勝某自受業及遊歷諸方受檀越信施多矣今老且耄無以奉報輒發誠心欲齋僧百萬仍與衆談不二法門為遠遍信士廣殖福緣而院門雕葉難以自辦須仗衆力今者欲於本院安三百衆及接待旦過雲遊之士齋糧以日計約費若干四方檀信或獨管旬月或共辦一時以至齋百人千人萬人各隨意施財共成茲事具疏陳列如右伏以兒童壘塔尚獲勝緣貧女施油終成妙果況設伊蒲之盛饌齋億萬之緇流考鐘撞鼓廣集四方之雲水揚眉竪拂大宣六代之宗風談不二法門演第一義諦豈但為住相之福蓋將窮覺海之源願起既向心各生決定信但生喜捨定不唐捐謹疏

靈感觀音處還願齋僧

災厄疾痛每併極於一身壽祉康寧嘗乞靈於大士果蒙悲憫稍獲痊平謹酬時日之良緬修清塞之供伏願觀音菩薩念平生之艱苦終大賜於孱微少分盈耽之

福緣使畢過駒之餘日仰惟大覺俯鑒愚衷

紹興戊午終制功德疏

易月之制雖遑旒扆彌深於舜孝遏音之期甫訖臣民益慕於堯仁爰遵漢詔之嚴誕闡佛乘之事伏願乘白雲而超昇帝所俯庇含生隨諸佛而上下人間默扶興運皇帝陛下伏願天人助其信順遄臻僊伯之期孝悌格於神明永錫卜年之遠下均寰宇同底壽康

率衆修英濟廟疏

潔粢豐盛欲奉神靈之祀上棟下宇必嚴廟貌之觀況庭除廊廡之綿延多風雨鳥鼠之侵損今忌苴補久必廢頹事須籍於孔方兄同輸衆力諾可頻於毛錐子用著芳銜

祭孤魂疏

不祀非族固吾儒之設教無嗣虐士亦左氏之假言故羸牛礱鐘尚有不忍之意孺子入井咸興欲救之心矧此孤魂亦云其類偶爾沉淪之苦永無出離之期苟存惻隱之心咸有悲憫之意遂興言於拯救乃誕啟於齋筵伏願三世佛乘四方地主憫茲滯魄墮彼幽塗使仗慈航咸登覺岸功施既往沉魄盡脫於重泉利及方來行客莫逢於橫死恭惟三寶同為證明

又召請落水投岸孤魂

惟爾孤魂之衆莫非編戶之良或本上之齊民或遠方之羈旅咸因逐利由此畏塗但知出無入有以趨什百之贏不慮航堅梯山而有覆墜之患顧此驚湍洶湧絕壁崢嶸蛟螭伺便於塘坳鬼魅擾人於阻阨操舟一誤斯淪不測之淵錯足微乖已墜千尋之險既道橫死豈得超昇有家而千里難歸無路而三塗可出寥寥長夜時閒故鬼之號渺渺煙波可料沉淪之恨雖曰閉餘而替代詎知此理之有無假使新舊之相更亦是輪回之甚苦若非大興於佛果豈能博濟於沉冤顧我與汝等生非骨肉之親又非鄉閭之舊獨悲爾衆致死非辜遂思拯救之方必仗佛乘之力乃消淨夜建此齋筵宣大

藏之秘言具香羞之盛餚宜憑勝果速離幽陰發希有之心斷多生之業同升淨土共禮慈容有生勿忘於修心圖報不煩於結草咸聞召請常速來臻

追薦亡姊夫王性之亡姊疏

行善而禍報施之理難憑始泰而屯因果之由莫測惟仗大空之道式資已逝之魂伏願聞此秘言來游法會悟真乘之可慕厭塵世之多虞超生清淨之方永離輪迴之苦顧死生皆幻當同岸樹之觀而手足至親永抱鴒原之痛伏惟衆聖鑒我誠心接引二靈併登覺岸

紫微集卷三十四

宋 張嶲 撰

疏

啟建疏

華渚流虹符式章於誕聖長江化馬運已協於興王有三千同德之臣獻億萬斯年之祝恭憑梵果仰讚尭仁皇帝陛下伏願北極齊尊南箕等壽無拱仰平成之代車書混文軌之風戈戢弓韜盡復圖輿之貢天長地久

寶踰嵩岳之呼

黃河清而聖人生式彰誕節嵩岳呼而天子壽爰發與言演琅函深祕之文當冀英預期之月皇帝陛下伏願蘿圖翼圖瓜瓞綿延莊椿莫計其春秋絳老難窮其甲子七百年已占周歷尚貳過之四七際復興漢家令其時矣

功德疏

天祐民而作君茂臨誕節臣歸美以報上咸蠲忠誠欣逢電繞之期願効嵩呼之獻恭惟皇帝陛下尭仁覆下舜德好生臥鼓弢弓收成功於不戰垂衣拱手臻至治於無為雖躬安樂誕年之資更副壽富多男之祝仰祈睿算躬仗法緣伏願神英彌增瑤圖永固天皇治萬八千歲莫窮巧歷之文古者有七十二家伻講登封之禮萬世而遇大聖適撫昌期一人之慶兆民咸仲善頌猗蘭啟瑞嵩岳呼聲恭惟皇帝陛下治監太清道捐細故武由不殺既臻偃革之期治本無為坐致垂衣之化尭帝自膺於仁壽華封猶祝於聖人恭仗法緣仰祈睿算伏願珍符闡握文軌混同無彊界而此疆咸拱北辰之所顧入丁而出丙常瞻南極之明

滿散疏

星游河而入昴誕應嘉祥馬渡江而化龍光傳正統拜嗜春陵之氣竊呼嵩岳之聲讚揚式藉於珠函開謝已周於黃劫今上皇帝陛下伏願壽齊箕翼化闢乾坤自龍磻虎踞之都掃狼毒鴟張之寇天山掛旆將紓難手鸞鴻洛邑測圭詭空群於麟翰

功德疏

受命膺符天既佑於一德中興啟運帝方恢於夏家慶風甫臨岡陵獻頌伏願體乾之健如日之升不言而行四時御歷超踰於小叔執玉而朝萬國撫封包舉於大千生商立子始協夢於猗蘭布德兆謀令成功于祀夏載臨彌月祇叩仁祠式憑梵唄之虔仰祝岡陵之永伏願天壽平格民祉吉康卜世卜年億萬舜齡之歷數于疆于理幷包禹跡之山川

齋文

明堂祭諸神文

天子宗祀涖於萬宮大霈嘉澤幽顯攸同惟神之德一方所崇位列祀典血食無窮肅奉昭意神其感通

念天子既嚴祀事于石磴金櫃之宮遂霈澤以覃及幽顯除天所覆徧于羣神功及民裏位昭祀典者是用肅奉明帝以格神休

嵩柱九莖君既祀之鸞竿肆赦澤大沛之幽神明人皆

壽倖其翼垂衣而治長臨普率之山河恭己無為坐致昇平之逸樂

祝香文

寶歷彌新瑞圖益翌東朝分壽永同泰道之尊青帝占祥早協震男之慶

召請諸神祇文

伏以五岳為大而龜蒙實東魯之崇四瀆雖尊而沮漳乃荊楚之望固知岳瀆為鎮於天下而山川各主其一

方矧茲裔土之大荒實號徼王之故國林巒峻茂固龍
蛇之是生巖竇幽深真神靈之所宅況依既父廟食弗
愆況有他郡之名神遠播威靈於是土作遐陬之庇賴
為黎庶之依歸乃至前朝疏爵之君上古耆年之衆掌
盟誓之鬼主社壝之靈土伯夫山藪罔象凡此數陳之
數是為神物之尤冀與雲雨於片時轉災祥於俄頃仰
之如在感以潛通實為衆士之推尊不獨土人之知敬
今茲謹有某人爰因避地獲至名山誕訪遺黎得知方
志聞此峽江之峻急與夫崖壁之崔巍舟泛之人數遭
覆溺繩行之衆每遇顛隮歷歲月之彌多知沉淪之幾
萬迨此閏餘之歲北傳新故之更若無拯救之方詎免
幽陰之苦遂興悲憫欲濟沉淪乃因時日之良建此齋
祓之會既仗佛乘之願力亦資神祐之扶持接此有情
咸生淨界願垂靈覽同集殊因

祈雨

陽盛陽并忽已雨更於弦望潔誠禱解未蒙赦罪於神
明俯仰之間淵冰是蹈敢陳危懇上控元穹竊以甘井
既猶晚禾垂槁人懷危懼溝壑可虞衆望雲霓朝夕是
急豈下民之稔惡由長吏之非良何以致然一至於此
顙天未應跼地靡容且吏治弗虔固當重責而民生不
易罹此何辜願拯民災身當天譴如旱乾之有數敢預
知於他邦而膏澤之所滋兼獨私於閫境倘蒙恩而宥
過願降祐於崇朝使嘉霪及今尚能有濟若良苗既死
不可復還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危迫之懇謹罄竭於斯冒
瀆天威不敢自赦

謝雨

比以旱乾既並祠於禁望迫於民欲遂竭於神天建
竣事之三朝遽涵蒙於尺澤救民之死寬吏之辜敢消
時日之良恭效頻蘩之薦仰瞻霄極俯罄精純雖大道
難名本無絕生之理既豐年高廩敢忘歸報之誠尚冀

皇慈一終大賜

祈雨告靈澤廟文

惟神利澤一方舊矣先是守土之吏嘗鋪陳休烈告於朝以求旌賁而未遂也紹興乙丑某被命典州會夏秋之間雨不時降將病農功有禱於神悉蒙響答遂申前請乃十一月癸酉禮部以天子之命下本州賜神之廟曰靈澤今既遣官以告于神且俾營表廟墉度為祠宇以澤為邦人揭虔妥靈之地惟神侈上之賜以終庇於一方尚饗

謝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四 七

比者愆陽將害嘉穀吏無善政以克厭人心為沴召災及其終也神閔民之勤而紓吏之過是神之賜也終始職此之由以是用悼懼徧走羣望荷神之休甘澤溥降秋稼勃興西成可必冀其初也神不吏之責而民是病生可憫宜寬擘壓之憂惟吏治不修當塞降災之責敢拜厚貺上瀆穹蒼霈甘霆於連霄俾四澤之咸溢惟祈靈鑒即賜顧哀 佛寺則云上叩佛慈

祈雨文

本州封內賴神之靈雨賜所須不竭而獲嘉穀向成而江山一邑獨以旱告竊惟斯民坐視他邑之農皆以緩滯而已獨有閔然望歲之憂不惟吏所悼歎在於有神寧忍之願施周澤之恩一解向隅之病尚饗

祈雨謝諸廟文

本州封內賴神之靈自春涉秋雨暘所須不謁而獲嘉穀向成行觀鍾艾敢修徼厲用達悃誠尚祛歲事以申報禮尚饗

祈晴文

稼多大田將興於穡事民咨苦雨懼害於場功閔茲襟襭之勤遽缺祇京之望輒因民欲仰瀆天心即郡治以修禳按科儀而錯事雖頻蘩之薦何足以降神而齋戒之誠庶或可以事帝並窮宴之俯鑒祈肹饗之來臨

瞻此情悉錫之澄霽消伏陰之為患俾燥氛以成功舒寬比屋之封少緩守臣之譴敢忘報本以謝豐年

紫微集卷三十五

宋 張嵲 撰

齋文

告成祝文

日者朝廷用本州之請褒賜廟額尋命西安知縣營建祠宇以侈上之賜而彰神之休今祠宇告成繪塑兼畢謹遣官奉朝廷所降書命與扁牓於祠下惟神誕膺天子休命為一方永利以耀明其德尚饗

祭諸廟文

皇帝踐祚之初肆大眚於衆魏分命海隅咸修禮百神之在祀典者謹詣長日釋奠於廟欽惟先聖誕膺天子之丕顯休命以臨此舉也明明天子嗣服之始命我攸司各舉秩禮奉若休命潔茲豐盛維酒既馨侑以明德神其饗之

皇帝誕膺寶歷賜大眚以幸天下乃命偏舉秩禮以祀於百神令茲嵗旦釋奠於至聖文宣王暨從祠於廟者伏惟先師啟天子之休命以庇斯文

謁諸廟文

某事之在民者吏治其陽而神為其陰故能有濟也某奉命假守此土視事之初祇見祠下凡事之在吏者某敢不勉若夫所賴於神者則願借助焉

謝晴文

苦雨為災籲旻天而滔懇列真降鑒誅黑蛟以垂休躬叩殊庭用申菲薦雖大鈞之播何有於謝生而下民之心敢忘於報本洪惟沖蔭永佑羣黎

苦淫雨之傷農懼莫逃於吏責叩真祠而瀝懇果蒙祐於秋旻載潔齋壇式陳馨薦顧施生而求報諒非天帝之心然反本而不忘是乃禮經之意仰祈元造俯鑒丹誠

叱緣霖雨用叩仁祠果衆清霽之休仰荷能仁之力敢修淨供用荅真乘雖大士之救物何私而衆生之報恩敢後願資覺蔭永濟羣生

傳曰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山林川谷之神水旱癘疫之為災於是乎禁之乃者大雨晝夜不止將害農收是用並禱於上下神祇賴神之休解駁陰氛遂獲清霽場功既興民知脫於凍餒而吏亦知免於戾敢不有報也惟神大庇斯民以終相之

時澤滂降已足於溝塍連日未除懼成於墊隘方涓辰望惟神廟食此方作民庇賴掃除祲沴遂有秋政潔豐盛以謝靈貺不然將俾稿事敗於垂成之祀匱民神其忍之

嘉穀將登衆遂有秋之望況陰為沴居懷苦雨之憂敢叙畢從民欲以就歲功之報謝之儀伏願衆聖偕祥五緯時

禦門文

古之用武者閫左閫而填之以土助陰也後世病雨者則塞北扉贊陽也茲者天作霖雨害於粟盛爰舉舊禮禁於北門之神惟神閉塞陰沴助成歲功衣此農民閔馬望歲無俾美稼敗於將成苟獲有年嗣有豐報無作神羞

祭戟稍文

殲猾瓚之誠仰瀆高明之聽伏願衆真洞鑒列曜垂休召還氛祲之災畀以豐穰之慶敢忘報事仰答堪輿

諸廟祈晴文

天作霖雨將害西成斯民震懼弗敢寧舍分命僚屬並奏厥望惟神廟食此方作民庇賴掃除祲沴遂有秋政潔豐盛以謝靈貺不然將俾稿事敗於垂成之祀匱民神其忍之

嘉穀將登衆遂有秋之望況陰為沴居懷苦雨之憂敢告成苦霖雨之為沴祈天而有請庶和氛之來還肆款琳宮式陳熏薦冀真靈之俯鑒憫下土之微生俾陰翳之廓除拯斯民於既病敢羞馨潔以祭場苟淫雨之未除豈饑羸之可望敢趨淨宇用潔粢盛伏願覺慈俯矜

民疾以大解脫力掃滌羣陰以不思議功助成豐歲將薦伊蒲之盛饌以修報事於真乘仰冀能仁鑒茲誠悃

寺觀祈晴文

比以亢陽為害既禁甘澤之施今者暴靈連宵將有墊傷之患敢緣民病再叩仁祠道觀云殊庭方懷朝夕之憂罔避再三之瀆仰惟真聖垂拯阽危

岳殿祈晴文

比以旱暵致禱羣望繇禁嘉澤藴活民命今茲暴雨連日復以告病仰惟明靈庇蔭嘉穀一境所賴既晛之而又病之固神之所不忍也願垂清霽以終大賜

銘箴

徽王山銘并序

距竹山縣西南三十里曰徽口二水股分於此合流而入襯水其右發源自金州之宣漢土人謂之南江其左發源盡竹山西界土人謂之徽江沂徽江而上百里而近有二山臨水其東峭巖崇而酋聳其西磅礴而渾厚高皆出飛鳥外土人目為雄雌而均謂之徽王山山之草木叢茂靈芙雲氣之所出人常以候陰晴甚驗環山數百里皆峻巖窮谷蓋龍蛇物怪之所憑依也山民事徽王甚謹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其應如響建炎四年秦仲寇竹山境內之被害者十七八不死亡則殘破惟避地茲山者皆得免信神靈之庇佑人也按尚書武王伐紂載其助者曰羌髳庸蜀微盧彭濮人意其自是以得封爵而遺秦焚書之後故其世家莫傳然盟津之會諸侯八百夫豈無大邦而徽獨見於牧誓吁亦光矣嗚呼徽王之靈生於數千百載之前則能佐仁聖以伐暴虐歿於數千百載之後猶能假天險以濟生人是宜著在六經而獨廟食百代而不泯者也某嘗避地茲山得免鋒刃感神之賜而慕其德敢虔恪拜手而獻銘曰

有徽啓土莫究厥初佐仁伐暴乃見於書歷載綿邈厖祀忽諸廟貌獨在威神赫如禹會塗山執玉萬國周誓孟津亦來八百豈無大拜莫非埋沒有像惟徽獨列六

籍仰彼徽山惟石巖巖徽王之德惟民所瞻惟神之靈巖威如在曰寒而明曰雨而晦殛淫佑善俾民斯理驅厲潔氛俾民不瘥我田穉穫我稼穮穮風之烜之時而潭之惟神之施威以免疵癘彼左山有屹其崇徽王之德與地無際災正中徽邊塵亂夏羿盜恣雎縱橫于野窮谷密林民無免者惟依茲山父子宅安惟神之庇以免暴殘惟依此土安爾婦女惟神之佑以逭荼苦徽王之仁古無與先左右仁聖與帥周還拯民塗炭千古無前徽王之仁亘古曷有恢其阻險脫民虎口遏寇佑民千古之後我欽王德勒銘巖阿川平山圮惟德不磨

孫太沖硯銘

奈而能澤似其質用而不屈如其文固物之玩以知其人紹興丙寅三月五日銘于龜峯堂

楊文公硯銘

宋有天下遂以文治公遇神宗筮卦得賁惜哉不終之祿早歲玉質之溫當相其製後人不似隸圍堙替不知

幾傳來入我篋質則尚然德亦不貳從吾於閒聊以閱世

端硯銘

芒芴之初氣始融結稟雖悍堅中涵靈液琢為斯研以輔吾筆艱難平易勿相失元黑麟獲事始畢

又

嶠南之秀實石穗玉萬里北來初不以足以人好之自遠而至即好而求可知其類於研是好若曰無傷古人不云作法於涼

致宏端硯銘

謂玉而黛謂石而溫其精華發外也似其德其縝密不暴也如其人夏子之硯張子之銘三若相與樂以忘情

風字硯銘

火疾生風乃能雨從以管城先生楮之陳元相爾汝置於座上聊華予

省箴

少之時萬事惟勉孜孜以自善老之時萬事惟省孜孜於獲免當勉而省則怠斯德之匪當省而勉則敗斯禍之悔惟匱惟敗惟時之會少者之規老者之戒

墓誌

陳公資政墓誌銘

陳氏本居京兆亡其世系所出後遷眉之青城至太常少卿贈太子太保諱希亮始以進士起家官仁祖時位雖不大通顯而受知人主知名當世號鉅人長者太常生恂為奉議郎贈太子太傅生為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師皆世其業蓄德不施鍾慶於後太師元配馬氏贈蔚春郡夫人次配張氏贈博平郡夫人退傳鄧國文懿公之孫也公諱興義字去非自其太王父歷官中朝始又遷洛故今為洛人公資卓偉自為兒童時已能作文辭致名譽流輩歙衽莫敢與抗矣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文林郎開德府教授除辟雍錄丁內艱服除為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擢符寶郎論監陳留酒始公為學官居館下辭章一出名動京師諸貴要人爭客之時為宰相者橫甚強欲知公不且得禍公為其薦達宰相敗用是得罪既王室始騷丁外艱避地襄漢轉徙湖湘問踰嶺嶠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以紹興元年夏至行在所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天下以為任職拜吏部侍郎以病劇辭改禮部後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病告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適不樂公者復用為中書舍人服以朝且以狀言有詔不許既謝上諭曰朕當自以御為內相九月駕幸平江十一月幷翰林學士知制誥明年正月為參知政事三月從幸建康是歲紹興七年也明年春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去凡五請而後許以資政殿學士特轉太中大夫知湖州陛辭上勞問甚渥且云姑遂雅志行復用卿矣於是公疾益侵遂請閒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是年冬疾大甚十一月景甲子薨于烏墩之僧舍年四十九訃聞贈某官令

有司給墓事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公清慎靖一與人語唯恐傷之遇有可否必微示端倪終不正言極謙然容狀儼恪不妄笑言世皆知其以文字擅聲當世而其謀略議慮自過絕于人參大政日淺每師用道德以輔朝廷之闕失張施措置務于尊主威而振綱紀調娛補察甚衆平居與人接謙下甚然內剛不可犯初上流大將項領已成宰相不善是欲去之而不果會其來朝見公頗自矜大公正色謂曰藉使無若輩朝廷豈乏使耶將於上上過公甚厚而公益畏慎其為吏部侍郎實司左選會有武弁與部吏私關不樂公者欲因是中之事聞他日公對但具左選之在部者名數上之終不自辨喜薦達後輩有一善必極口稱借或抑已善以獎之其薦人於上退未嘗語人士以是篤慕唯上益知公忠順故倚以大用而公不幸早世有識之士為斯文惜焉公尤邃于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閑肆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公之外王父節公之季子也自號存誠子善行草書高視一世其書過清世俗莫知公初規模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姿態橫出片紙數字得之考咸藏弆之公娶周氏某官之女某郡夫人男曰洪某官公之母與某同六世祖祝之為叔祖姑頃公寓居漢上某從公遊質問詩文利病其後仕學公頗有力不專為親也既葬公若干年洪謂某曰先公之墓木長矣而銘文未立使德善功烈不白著於後柰何願以銘屬子既辭謝不得則為取其世系行事而論次之以為之銘其辭曰　陳氏之先蜀眉青城木自秦徙世系莫存奉常起家家始以大官非甚達顯融於代歷官在東更宅于洛父子傳師相繼有作蓄德固本以厚厥垂是生哲人為世表儀以文擅聲以德致位考其始終無所恨悔持身清慎體不勝衣摧折悍剛不借色辭薦士于朝退不出口一時慕想士衆奉走歷官聞政惟上是推吐輔王猷號令允鑠來軫方遒水晡而稅云亡之傷實深具

類位雖不窮維德有耀勒銘塟砰來世是詔

先夫人歸祔誌

先夫人姓駱氏為滄城著姓考諱寧鄉里以為長者族大而子多獨先夫人生而有異外王父奇之以歸于先君先夫人初不知書而言行皆合於道義性方重嚴恪言笑有節終日正衣危坐不跛倚雖甚著不釋裙襦衣大練未嘗見體自少至老不變始歸張氏先君猶未第乃斥賣其資裝治家事斬斬有條理而夫不病其貧及晚年遭亂某奉之以違難于四方隨所遇能自適而子不病其養平居奉中奉君與先令人孝而禮撫寡嫡與孤幼和而義凡族之居已上者事之必盡其敬不以其約而簡也與已敬者遇之必適其宜不以其侈而屈也其待卑下一切以恩義而咸得其中焉始某奉先夫人避地上庸山間紹興二年夏盜賊寇偪遂奉入蜀寓居於達州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享年七十有七方屬疾子婦黃氏謁醫致禱無所不至甚再刲其股以進而終無益嗚呼痛哉以明年六月十六日塟於達州之北巖始以先君遺恩封孺人安人後以其孤某升朝及為中書舍人遇恩贈宜人令人碩人後若干年以某年月日始克歸祔于先化軍之金山原先君之墓始至達也先夫人以客遊食不足令某出謀仕祿是時春秋已高某不忍以去左右然見其神明方壯而又急於求祿以為之養故輕違膝下不幸不數月而寢疾某聞疾馳歸已不及見矣嗚呼先夫人之存也時適遭亂不得致安大無可自赦而猶視聽食息於世者何人也先夫人平生不貪嗜榮貴嘗以無禍為福如某初應舉求仕皆不以為然向使某能遵奉平日之教僻於編氓混迹於世雖遭亂必不去鄉里離墳塟脫不得已而去亦必不久而復又安得老親終歿而疾不侍客塟異土而久不祔者凡所以致此皆以某奉其親平生之教不謹也雖窮

天地無以釋其恨雖殞百身無以償其責固當自求滅亡以嚴世戒而仰奉遺體終以不敢故於其歸祔也追思遺恨泣血紀事而因著其略焉

紫微集卷三十六

宋 張嵲 撰

祭文

弔鄭大夫公孫申文

魯成公九年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冬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之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明年三月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繻鄭人殺繻立悼公子緡如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以歸其君以求成焉辛巳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杜預以謂叔申為忠不得其人也予既悲叔申之無辜復悲後之人其為有類是者敬弔之以辭

師而圍許兮示之以不急紓使而自暇兮為將改立冀晉人之一寤兮緩君之羈縶何狂夫之縱誕兮遽援庶而遺適雖前謀之乖判兮君舉以是而獲反苟宥罪而錄功兮庶政刑之未速何淫刑以逞兮獨不校予之忠情遽齊斧之濫及兮竟齎恨而吞聲嗚呼痛哉牙鄭伯之在晉兮諒三揖之盈庭夫豈無族姻兮何大夫之獨勤既匪公私胥匪兮又匪執政之忠臣彼罕駟之安在兮何行路以視其君親豈不以謀身之過周兮悼後禍之相因故結舌而忘君兮聽生死於晉人苟晉之歸君兮則端委而相之苟君之羈死兮徐改立而奉之進退皆不失厥圖兮為君者獨何賴之夫外順而內賊兮固常人之所忘出奇以戾衆兮宜大夫之自異憫精忠之若此兮卒身隕而名彰原初謀之既忠兮雖九死其何傷戕忠良以速禍兮厥緒用之不長自古以然兮非獨大夫之罹殃甚憫主而城周兮謂夫啄而踣之武捉髮而迎君兮前驅射而殺之彼庸容之皆若是兮又焉欽而

列之昔晉惠之在秦兮子金嘗謀以立圉楚昭之失國兮子西王服以保路孰謂鄭之昭兮乃童昏於二主自大夫之以忠死兮遂懲創於千古啓臣下之苟偷兮禍實基於庸虜昔漢祖之全親兮始誦言於分羹辨號呶之朽蠹者與夫之毀缺者異新是易其曾孫男用臣姊以示戚兮又何益於就烹夫豈不愛親兮而肆為此言蓋詭謀之必若是兮棄之所以能全嗟後人之庸蔽兮不達於此志弱者憂桑以自免兮勇者殺身而快意徒殘君而殄民兮已益名以誇世伏麟經而三復兮悲夫子之見殛雖後人之必能辨是兮諒侯之而不惑抗斯文以敬弔兮慰忠魂之抑塞

告家廟文

維宣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五世孫具位某敢敢告于五世祖齊國公五世祖妣齊國公夫人伯高祖妣舒國夫人馮氏高祖考侍郎高祖妣郡夫人孫氏曾祖金紫曾祖妣同安郡夫人孫氏曾祖妣大寧郡夫人浦氏祖考朝議祖妣太恭人彭氏亡叔九秀才及

堂上諸靈比以家廟歲久日就隳毀祖先靈位殆無以蔽風雨其曾孫某實用震恐懼無以承遺構乃率族人鳩工伻營葺之掾掾椳牖不改於故姑撰其材物鬱以白居綽寬淳固式我里閭自我大父及吾先君登朝沒通家結好既久彌敦綢繆之故重以婚姻先君登朝沒維公早脫塵鞅以釋其繫曉師計然以厚其室惠以逮之借貴仕爰均王澤以逮公子亦及公孫紓青曳紫有煥

其門公子乘隙戰多成績公以子封亦既通籍播播其髮煒煒其服謂將登年以永豐福云何不淑才踰中壽奪茲老成親姻是疚我久於外五年塵謂歸見公如拜前人如何聞訃乃自中塗執書驚悼涕與辭俱昔來見公捨杓相歡今茲訣至遺像獨存有酒匪旨有肴匪豐一慟孔哀奈何乎公

又祭陳參政去非文

維紹興九年四月朔二十日表姪左奉議郎新差權發遣荊湖南路轉運判官張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殁故參政大資陳公之靈惟晉東渡始披荊棘衣冠踵來冀士亦出王庾賀顧同贊王室我宋用人亦雜南北維南多士掃此周行北客凋零曉星相望憧憧衆士競爽是期豈繄國棟而遽奪之昔漢倚相惟壺泊韓韓蹟于外壺不待年顦顇惟公與世而然嗚呼哀哉雒陽街居冠蓋是集公起故家超世特立甲科既射遂以文鳴詩章一出紙貴都城諸公游士讓實推名未幾遭亂轉徙江湖問關海嶠來覲清都旋躋掖垣贊為名命號令宣明文章雅正天官宗伯迭貳其司銓材考禮有舉無疵作鎮來歸黃閣是居封還付外兩誼庶孚屬疾自言外祠均佚有命來朝復居辭掖人謂公屈公則怡然命出自中北扉遂遷一時詔令溫純炳蔚淮瀆德音父老歎息天子曰俞貳我政機挺然孤立無所附依同不為比異不近名王臣之節物望所傾庶蹕而東乞身甫力近藩是殿復去以疾神明雖壯沉痾內攻中冬辛亥雁此閔凶嗚呼哀哉惟公之德清慎靖端色莊以和不妄笑言高識絕世洞照今古閎博精深議論證據文章雅麗不踐前蹤實焉曹劉是配是繼風神峻深沉若屢外不假矜莊自然高邁薦龍後進不遺餘力摘奇抉英如自己出羣士慕想競拽其裾主盟吾道期繼歐蘇忽馬及此士皆楷模失聲相弔有淚沾鴻嗚呼哀哉嵲舉從早歲謬忝公知親惟外叔義實師資飲食教誨其施不資厚德莫報寧以我悲臨穴長慟何痛如之嗚呼哀

哉伏惟尚饗

運司祭范少師文

玉登廟建疇功藍田鳳鳴朝陽載惟丹巖常人之情識庸智鄙陋據所見為說如此豈知盛德厚則流光陰功甚茂早篤義方之訓藹聞嗣葉之賢功業益新廟堂是陽報取如探囊謝良有子弼詩詒晉王棲筠之善鍾于吉甫上天相賢浚源殖根身不及祿慶綿子孫惟公之生恂恂鄉里髫後松栢陰成桃李延及芳嗣入陪政機佐佑勳華為皐為夔廟堂前矢如石投水取太阿柄還之之觀實亦示遺子藏金之訓揚名以顯已昭孝道之終卜宅而安又拜君恩之賜死且不朽其是謂乎魂而有知可無憾矣式嚴褒事用薦菲儀惟豆觴之已蓋覬精爽之來格尚饗

運司路祭范少師文

惟人君以功德被生民而民愛戴之所以固帝王萬世之基惟人臣以謀猷佐人君之以功德被民也而君褒崇之故秩其爵位華其車服寵冠百僚而人皆以為宜鳴呼君之有天下也不能自治而付之勳德有勳德也獨不念其身而思其親乎故君必又錫之爵命追褒其先蓋以慰其臣之心也鳴呼人子之心欲厚

其親雖日用三牲之養未足以報其罔極之恩唯龍君之秩侈君之賜沒者貴於亡而生者榮於存乎嗚呼人孰不有子唯公則如韋與平人孰不有名唯公則身後之榮公之英魂浮游太清恐不知今日國之中與與民之生成則已如或知之亦當會洪崖揖丹丘持一觴而共稱也公令歸矣神宮曆矣乾豆陳矣酴醾旨矣尚饗

祭劉寶學彥倫文

維公直諒勁正高明坦夷交游篤厚骨肉孝慈冀土視

利以賙我饑人雖不負終不棄遺人之所難公若遊嬉目無全牛游刃委蛇所臨而治常積去思德大才全世論所推謂宜公侯勒銘鼎彝雖登近侍分閫宣威人咸期公益大厥施珍台均逸泉石自怡癰疽生瘍具狀甚危走醫往視既瘳而喪乎書凶問具至相隨死生甚大天道冥冥有如公者而止于斯某頃無介紹受知旅鵬國士見遇人無間睽周旋契闊十載于茲一朝至死心馬可知義當往臨官守是廉莫視公喪飯含致悲莫撫

公子覽擘以辭追惟叢書辜負恩私禮有賻贈懼不及期未有文字稱述德徽尚俟遠日遣奠致儀黏綴苦詞挽餞路岐公乎已矣有淚交頤尚饗

祭朱喬年文

維子學有本原文臻雅奧立意造行古人是蹈蓬山並處豈無他人講論文字頗余心親中臺為郎情好通睦妬者忌之廣睨其目一斥而去意輕語離不遠閩粵謂有後期遊道日狹所知無幾持以自寬恃有之子問學所得議論之疑惟期子面一傾倒之子誰不若遂止於斯往得子書季冬之晦報書未行子訃已至遺言友朋不過一二琅琅哀音以託其嗣雖微子命我敢不義惟子之情固計久遠少遽緩之斯言可踐平生之語未忒泯忘風流頓盡曷惟其常濡絮千里寓此一巵悠悠之情孰知我悲

祭姊夫王性之

嗚呼性之一至此耶室廬廢為丘墟索金盡于賊手名

未列於王官年不登於中壽漂轉困窮客死異縣母妻兒女孤解冰散救性之平日之所行與沒世之所遭何其舛戾乖剌耶火炎崑崗玉石共盡無復善惡之責耶不然誰使性之至于此極也彼為性之親戚朋友者豈無餘力而不挽之共處豈無餘資而不賙其窮苦而使性之卒至此者非天也其親戚朋友之罪歟然而當性之阨窮之日正盜賊寒路之秋夷夏隔絕尺尺萬里彼雖有餘粟安能裹飯于桴鼓之前雖有餘力安能營救于鋒刃之下雖有餘資安能相賙于倉猝之際然則使性之至如此極者其天也非親戚朋友之罪歟某嘗歷觀亂離以來士卒黎庶不隕身于溝壑則必潰體于戈矛而性之于擾攘紛亂之中猶僅沒于牖下顧雖失所而未為不得其死也然則何必深痛乎然世固有皆貪生苟免之時狡猾險狠仝膚于衆人肝腦塗地之際揚揚愉愉保其醜類者多矣而性之生平吉德甚孝而仁讓喪急病恩及路人是宜保其家室裕及後昆亢彼宗族高大閭門者也而卒至于此安得不深痛乎嗚呼悠悠人世數十年容其間禍福亦何推擇方其處世固有悲懌及其長逝一無得失彼西方之聖人每以是而大觀性之素留心于此道宜隨所會而超然不必遺恨于冀遇將其遠離于蓋纏收一漚之起滅曾何利害之足言使夫死而可喜吾願以是而獻焉

祭亡妹文

嗚呼我生不天終鮮兄弟惟二女兄早喪其季先君即世堂惟偏親霄壤之內與妹三人如何不淑遭此喪亂室閭蕩然親戚離散爰自南陽避地江漢與其良人及其兒女脫身賊中單路藍縷妹及於鄰我在上虞及我庆止妹窴山中盜賊縱橫弗敢久處作書致金惟繒與絮而妹之于嫂攘紛亂之中猶僅沒于牖下顧雖失所而未為不得其死也然則何必深痛乎然世固有皆貪生苟免之時狡猾險狠仝膚于衆人肝腦塗地之際揚揚愉愉保其醜類者多矣而性之生平吉德甚孝而仁讓喪急病恩及路人是宜保其家室裕及後昆亢彼宗族高大閭門者也而卒至于此安得不深痛乎嗚呼悠悠人世數十年容其間禍福亦何推擇方其處世固有悲懌及其長逝一無得失彼西方之聖人每以是而大觀性之素留心于此道宜隨所會而超然不必遺恨于冀遇將其遠離于蓋纏收一漚之起滅曾何利害之足言使夫死而可喜吾願以是而獻焉

祭亡妹文

嗚呼我生不天終鮮兄弟惟二女兄早喪其季先君即世堂惟偏親霄壤之內與妹三人如何不淑遭此喪亂室閭蕩然親戚離散爰自南陽避地江漢與其良人及其兒女脫身賊中單路藍縷妹及於鄰我在上虞及我庆止妹窴山中盜賊縱橫弗敢久處作書致金惟繒與絮而妹之于嫂攘紛亂之中猶僅沒于牖下顧雖失所而未為不得其死也然則何必深痛乎然世固有皆貪生苟免之時狡猾險狠仝膚于衆人肝腦塗地之際揚揚愉愉保其醜類者多矣而性之生平吉德甚孝而仁讓喪急病恩及路人是宜保其家室裕及後昆亢彼宗族高大閭門者也而卒至于此安得不深痛乎嗚呼悠悠人世數十年容其間禍福亦何推擇方其處世固有悲懌及其長逝一無得失彼西方之聖人每以是而大觀性之素留心于此道宜隨所會而超然不必遺恨于冀遇將其遠離于蓋纏收一漚之起滅曾何利害之足言使夫死而可喜吾願以是而獻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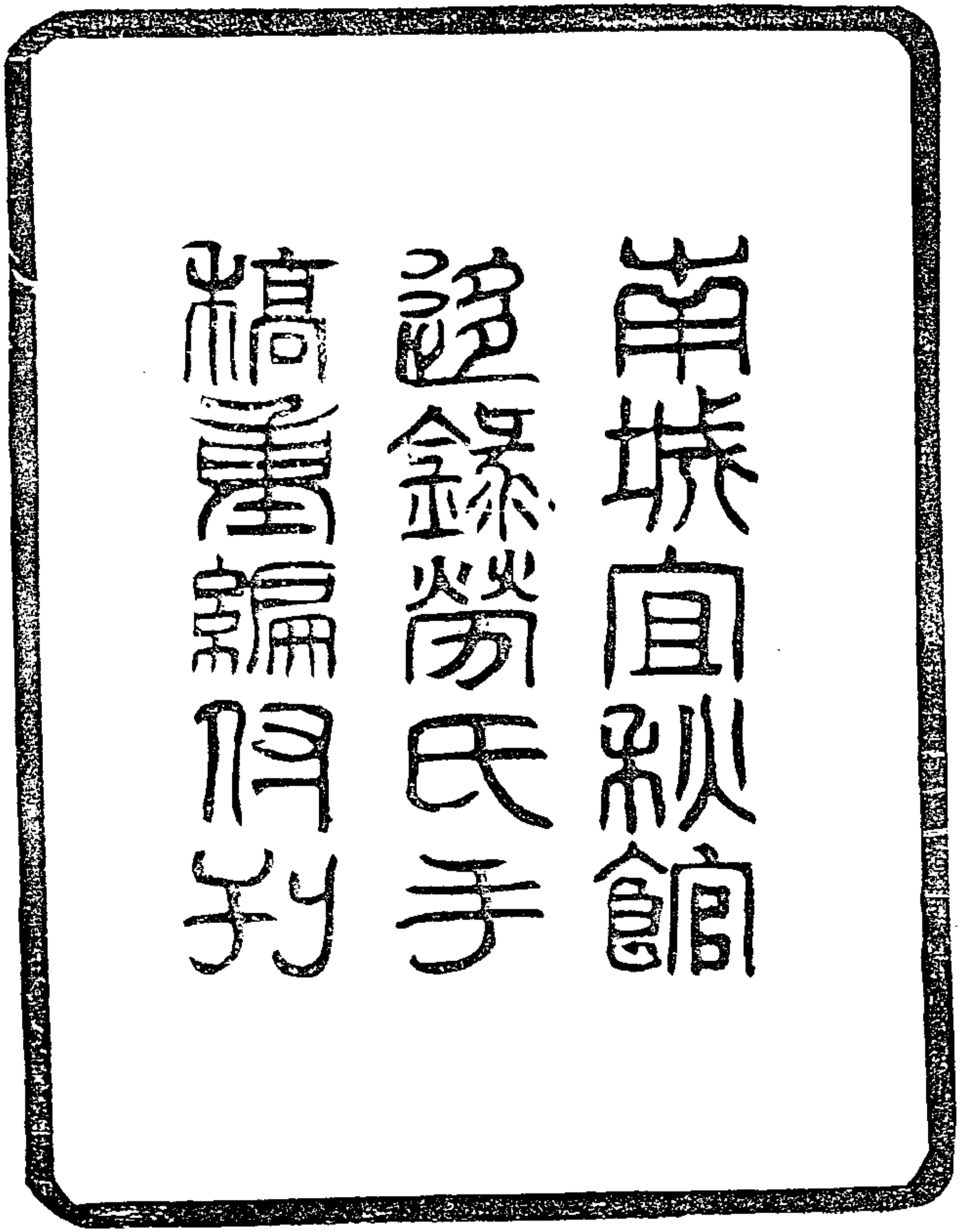
祭亡妹文

嗚呼我生不天終鮮兄弟惟二女兄早喪其季先君即世堂惟偏親霄壤之內與妹三人如何不淑遭此喪亂室閭蕩然親戚離散爰自南陽避地江漢與其良人及其兒女脫身賊中單路藍縷妹及於鄰我在上虞及我庆止妹窴山中盜賊縱橫弗敢久處作書致金惟繒與絮而妹之于嫂攘紛亂之中猶僅沒于牖下顧雖失所而未為不得其死也然則何必深痛乎然世固有皆貪生苟免之時狡猾險狠仝膚于衆人肝腦塗地之際揚揚愉愉保其醜類者多矣而性之生平吉德甚孝而仁讓喪急病恩及路人是宜保其家室裕及後昆亢彼宗族高大閭門者也而卒至于此安得不深痛乎嗚呼悠悠人世數十年容其間禍福亦何推擇方其處世固有悲懌及其長逝一無得失彼西方之聖人每以是而大觀性之素留心于此道宜隨所會而超然不必遺恨于冀遇將其遠離于蓋纏收一漚之起滅曾何利害之足言使夫死而可喜吾願以是而獻焉

祭亡妹文

嗚呼我生不天終鮮兄弟惟二女兄早喪其季先君即世堂惟偏親霄壤之內與妹三人如何不淑遭此喪亂室閭蕩然親戚離散爰自南陽避地江漢與其良人及其兒女脫身賊中單路藍縷妹及於鄰我在上虞及我庆止妹窴山中盜賊縱橫弗敢久處作書致金惟繒與絮而妹之于嫂攘紛亂之中猶僅沒于牖下顧雖失所而未為不得其死也然則何必深痛乎然世固有皆貪生苟免之時狡猾險狠仝膚于衆人肝腦塗地之際揚揚愉愉保其醜類者多矣而性之生平吉德甚孝而仁讓喪急病恩及路人是宜保其家室裕及後昆亢彼宗族高大閭門者也而卒至于此安得不深痛乎嗚呼悠悠人世數十年容其間禍福亦何推擇方其處世固有悲懌及其長逝一無得失彼西方之聖人每以是而大觀性之素留心于此道宜隨所會而超然不必遺恨于冀遇將其遠離于蓋纏收一漚之起滅曾何利害之足言使夫死而可喜吾願以是而獻焉

絶無可為力舉頭呼天誰知我膽逮今春杪始有北人說姊去秋竟殲厥身嗚呼哀哉豈期吾姊遂至於斯心馬潰裂淚下如泓恐詒母念忍恤潛悲逮今聞訃既已踰時銜痛如哀天維我知藐藐幼孩今也何許婉婉稚女亟死斯擄一門如此天寧忍茲福善禍淫理惡可推臨風長慟何痛如之嗚呼哀哉人誰不死痛姊失所有弟不能免姊道路人之遭亂寧維荼苦同氣之親並世無補眷令在原兄弟急難今也如此復何望焉嗚呼哀哉愛自亂來以及斯日內外姻親無球與窓荀力可為莫不周急獨於吾姊匪我能恤天實為之咎將誰執嗚呼哀哉自天降亂生人險艱或遭殍踣或值戈鋋十居七八豈惟姊然我之言此亦以自寬雖同遭亂亦或脫死以理而推幸不幸耳彼幸斯斃如何吾姊不與幸者同存而與不幸者共逝興言至此何以自慰嗚呼已矣何嗟及矣終身之恨無可弭矣惟當葬姊以以殁餘齒春秋從祀惟嘗與侈侯其小寧尋其遺體庶幾諸甥尚或存只嫁女教男以續厥祀過是以還無可為已幽明睽隔音形莫覩文以告哀有淚如雨嗚呼哀哉



三餘集四卷 永樂大典本

案三餘集世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然各韻所載題爲黃次岑者計七十餘篇題爲黃次山者計五篇已自相牴牾集中有見山堂記一首末自署豫章黃次岑又別載謝鍔所撰三餘集序則曰流江黃季岑更互相舛迮宋史藝文志則作黃季岑玉餘集焦竑國史經籍志則作黃次山三餘集前賢小集拾遺載其詩一首歷代名臣奏議載其文三篇亦均作黃次山近字執中元祐間進士曾爲柳州軍事參軍與集中先大夫述一首符合又載得禮長子名彥輔字伯強登政和進士次子彥平字季岑號次山登宣和進士建炎初仕至吏部郎中出提點湖南刑獄載其世系名字科第仕履皆一一條晰然則撰此集者乃黃彥平所謂次岑次山季岑者或傳寫譌異或偶以字行耳至其集名三餘當取三國董遇三餘讀書之意宋史作玉餘亦字形相似而誤也彥平在靖康初坐與李綱善貶官南渡後數上劄子論事多所建白其論賞罰一疏持論尤爲平允厥後劉光世呂祉得失卒爲所料如操券然亦剛正有識之士矣又張端義貴耳集曰馬子方作守令幕下黃次山作啟與廟堂不入意因自作之有云方冊九之年冠臣自知其將貴當乙巳之歲淵明已賦其歸來固不敢自比於古人欲以此折哀於夫子黃大服云云是其虛心從善異乎一長自足者宜其文之工也今據永樂大典所存編爲賦詩二卷雜文二卷存其文併以存其人焉

時鷹鸇撰宋詩紀事則云黃次山字季岑輾轉異同幾於不可究詰惟豐城縣志載宋黃得禮

歸安陸心源宋史翼列傳二十七文苑二

黃次山字季岑庭堅族子宣和元年試國學第一以
庭堅名在禁錮復抑置第四曆信陽州學教授池州
司理參軍靖康初遷博士坐與李綱厚善謫監虢州
銅場建炎二年擢尚書員外郎未幾撫御京東西路
使還乞外補遂知筠州又乞監當以歸丁內艱終喪
復吏部郎官大對力陳日食之咎又進校旗大閱之
法會金兵大至淮南告捷次山言策功行賞勸沮所
係因條上三策乞解六將軍逗留者之節鉞授偏裨

立功者朝廷既罷劉光世兵柄命呂祉代之次山言
光世固可罷祉雖若可用然統師御衆非其所長其
言卒驗靖康以來學者宗程灝兄弟不能深明其旨
轉爲迂怪紹興初諫官極論其弊有旨戒飭學者次
山時權禮部郎官與侍郎董棻爭之於朝事雖直而
謗議起矣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居數月以言罷主
管亳州明道宮凡九年卒 危太朴集

錢塘厲鶚宋詩紀事 卷四十一

黃次山

次山字季岑豐城人宣和進士建炎中官吏部
郎中提點湖南刑獄有三餘集

歸安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 卷三十五

黃彥平

彥平字季岑號次山豐城人政和八年進士建
炎朝仕至吏部郎中出提點湖南刑獄靖康初
坐與李綱善貶官南渡後數上劄子論事有三
餘集

按宋史藝文志作黃季岑玉餘集焦竑經籍
志作黃次山三餘集宋詩紀事則曰黃次山
字季岑今據豐城志校正

錢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 卷二十九

三餘集四卷 舊鈔本 唐棲朱氏藏書

宋黃彥平撰

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此書攷得豐城縣
志宋黃得禮字執中元祐間進士柳州軍事參
軍次子彥平字季岑號次山登宣和進士建炎
初仕至吏部郎中出典湖南刑獄此册猶是館
中草底尚存點校乙改鉤勒之迹有翰林院印
又有唐棲朱氏結一廬圖書記

賦

禪浴賦

食已何之言散穀也泊無與往從僧浴也長槽下注四溟覆也大杓更取摹指拘也渙然冰釋汗霢霂也翛然雲蒸息往覆也風乎舞雩返初服也遊乎華胥栩栩然睡之熟也

五言古詩

樂府雜擬

驚風吹鴻鵠一舉儀天衢勁翮自肅肅弱羽猶區區時於蒿艾間得粒鳴相呼永愧燕雀情我豈不足歟鵬運與鷗沒遠近各有圖方當絕四海安敢懷此都

二

用意崎嶇外人貴眞相知張耳望陳餘汲黯是魏其所謂刎頸交百身果不隨太行摧車險蜀道登天危坐席有提壺方笑劍頭炊老翁牙齒脫年少莫相疑

三

古來達士志愛日懷兢愼皇皇百年心穆穆三才順後生不作意易名才蕘蔚感慨能幾何繁華終共盡

不須吟梁父亦勿歌虞殯當從簞瓢人勇退以爲進

四

往者東門瓜近接咸陽道炎風沈玉甃宿露蔣瑤草召平磊落人此亦有何好常時玩鉤帶不復嘆枯槁武陵桃易華用里芝難老戰爭茲云始賤貪儻長保

五

青青佳蔬色春事幽人家爲政一畦足葱韭紛菁華貧士食有經願欲不得奢鮮種二十七籩豆無添加寒翠濯露雨甘芳供齒牙菜花亦不惡何獨愛桃花

六

忘機對芳草一目清浮浮榮枯四時行寂寞萬事休樹諼見園風采菊聞靈修空殘飛蓬首詎返王孫遊韓子木强人臭味誰敢投暮年還小黠不肯辯薰蕕

七

修竹不受暑飄然無定著炯炯月明枝蕭蕭風隕籜佳人洞天曉羞多煩怒薄玉雪生林際紺袖花零落塵埃襪子執熱何由濯亦復起遐瞻層氷架松壑

八

石藏古車轍人生來往勤雙輪不生角越絕會通秦坐令邱壑変化作京洛塵君看釣魚磯鼻口羅江津

浮走例有役俛仰俱已陳吾亦永愧爾東西南北人

九

神物有顯晦飛潛不同羣爲梭蓄雷電爲劍動祥氛
魚服與蛇行委蛻顯其文嗜慾未可求物象疇能分
一朝遊不留萬里垂天雲回首視山澤凡鱗故紛紛

十

遺堞感至今平生行樂處英雄除霸王俯仰成今古
昔日城中居此日城邊墓魚龍與爵馬共盡誰能數
悲風天末起陌上行人去淒涼王仲宣獨詠登樓賦

元符己卯冬至先君罷興國令館皇恐灘有詩

云倦客逢長至扁舟泊遠灘居常諳寂寞童稚
笑相歡後十七年自成均謁告還鄉是夕沿斡

宿新淦寺賦此

去年度長淮霜月照孤驛今年適異縣香霧依禪寂
人生幾冬至南北均行役風枝無停號遺句誦悽惻
生男當門戶墮地要膂力撫我謂我臧誨我以文術
豈知事大謬木拱玄尚白百巧換千窮只有不如昔
曉燈離室暗又踏宅山碧行行重行行風塵兒亦得

獨秀峰

湘山富佳色韞蓄人未知天球有餘潤草木蒙其私

趙丞相黃岡獨往亭

士生涉道有深淺時來行身隨近遠飛雲邂逅作霖雨雨足雲歸自舒卷南陽躬耕心不悔東山忽起顏猶腆威行巾幗喜折屐得倍古人謀蓋鮮楊顒慟哭野王爭歎息成言那及踐關中丞相富邱壑掩鼻功名聊不免前年一戰靖江浒今年再戰開淮甸心期綠野園林勝夢想黃岡松檜晚淵明孤往欲問津赤松從游非衆願憑虛或喜凌雲賦遠遊請續離騷傳

人言盥飲建業水彭公不汚彭澤米淳耀之烈當未渝義熙之政何如此不能先驅淨螻蟻忽傍車輪攀獨尾已荒松菊賦歸來顏著文章卑己志少屈正朔多歲時此志會須來者知羲皇上人樂復樂晉室遺民悲莫悲

立秋日湘舍熊生所居厮地得劍長三尺六寸

熊生自言居六世矣感延平舊事因系以詩

野人厮地得神兵鏟采埋光三尺半念求疑識推甲乙橐具逕環既無漫里問只從曾高說棟宇未隨兒子換訖今要自二百年前此怪藏那得算秋風是日來閭閻利器乘時思擊斷首論口腹車魚間未露文章斗牛畔艮工拂拭勞三浴志士提攜思一旦張雷博識固自佳賈郭充庭還可歎北嚴華陰士性弱顏色暫時供把玩不如一洗清海水徑斬長鯨爲萬段

二妃廟

舜生諸馮沒負夏南游晚葬蒼梧野九峯中隱土一坏草樹蒼茫誰辨者皇英不祔只孤墳妃祠別占清湘原暑無石馬充故物但有叢筠志淚痕山川相遠終相望衣冠來游環佩響風急眞成鶴羽飛波蹇不隔龍工往鮫室何人相與居月明警躍萬靈趨未論

甄后拾翠羽定見李白騎鯨魚

程伯禹給事供職維揚不及迎侍通直丈生辰欲寄壽星未獲深念不懌有叩門求售者既得之自贊其異且求詩

將軍精忠石飲羽志士純孝氷出魚天公曉人極了閒遺異物供時須西清侍講廣陵居壽親千里愁作書平時剝啄出見客帝俾遣汝明星圖仙官游空貌不臞若木映日華不枯勿嫌龜鶴有皃白相汝綵服爲親娛嗟君密行不可誣塞侯周叔俱不如帥先百僚待忠孝佇相明主平羌雛

五峰竹

此君抱節懷霜露裁以廣寒修月斧區區拔頴陋管城落落中繩宜册府潛心幾絶西門佩隸古親傳伏生語後來頡頏追時好客卿子墨先生楮慈恩柿葉剡谿藤俗嗜紛紛那足數何人喜事翻新製林下風流微近古宣心寫面御絨囊百草千葩增媚嫵青奴小忍供筆硯晴窗示爾梅花賦

送胡帥

征南下車再寒暑比屋罷民手摩撫使渠安業不擾渠恐負來時天上語漢官題名當家譜向來諸公孰爲伍天下中庸有胡公不畏彊禦陳仲舉年時丞相雙旌舉南浦飛雲作霖雨文昌戎政念得人誰令雨公歸接武周宣中興籍方虎秦王學士開天府只今陛下更苦辛要折遐衝付尊俎忍饑種麥未蓋土軍民瘡瘡雨難處從容宮漏未遷移亦及漁樵人物否

驟雨宿香步

阿香被召雷挾輈飛廉受職雲承宇冥官鬼伯俱奔走東風作惡神靈雨山長已自疲舉碪泥深況復愁沮洳夜投古寺亟燎衣燈燭煌煌湯湢具移床避漏皆相似欲往華胥仍齟齬曲肱齁齁初未遑蓐食還須戒徒御長年行役雖勞事勝日登臨或相補會到諸峯最上頭俯看萬壑爭流處

宋 黃彥平 撰

五言律詩

田家春日二首

緯竹梁溪面誅茅舍道旁臕收冰下紙春課社前薑
露草牛羊長風花杖屨香人生皆如此官獨爲誰忙」

遲日芳衆草微風被野田荒山有吠犬窮屋亦炊煙
花已清明近茶將穀雨前供輸了官事蠹耦任吾年

石祈晚泊

江樹繁陰合江流漲沫渾歸舟帶圓月倚棹並衡門

表表淨眉迴連連睥睨昏梅花騰遠響楊柳想新翻

臨川投贈

主計懷蕭相臨民起灾公履聲元自識環賜固宜蒙
便覺長安近盧論茂苑雄別詩無好語虛忝薦賢中

黃嗣深

翰林逼華蓋天策視瀛州哀痛扶興運從容贊廟謀
終篇常稱愷雨郡御淹留更試平原爾方看相且侯

汪彥章

今代昌黎伯琳宮尚陸沈極知延閣峻仍記掖垣深
簡古元和樣精微正始音居然合廊廟過聽著山林

喬木猶春色名家亦世臣安危思有寄文武不無人
翰墨昭前烈功勳踵後塵八蕭終鼎鼐二賈且絲綸
國步誰爲梗民生乃見兵選賢丞相府持節伏波營
健筆干鈞重先鋒一鳥輕征南多興緒相憶暮雲平

挾書游北闕發策列東堂遞駭豺狼怒因潛虎豹章
已應長寂寞無復變軒昂公若登臺輔平生或不忘

冬至節假賦愁陰喜霽

愛日明朝至寒雲此夕同預知鵜啄雪先驗烏呼風
鄉國追隨外年華感歎中清愁將濁酒斟酌併成空
日出湖山麗寒銷草樹芳裙腰先憲碧粧額次梅黃

目極綿綿道心清細細香南枝春不淺東閣興難忘

石埭道中

地勢方呈險溪流不得平濤頭開沸白石齒聚寒清
納納三江暮油油萬壑傾澄清渾莫測泯默諒無聲

弱水

弱水三萬里仇池十九泉頗疑仙境界不隔世山川
海闊雖無地壺深別有天何因霜雪後一壑獨蒼然

次韻朱希真贈別

白頭纔牛刺黃卷謾三餘鬢禿絲難理詩工錦不如
登山靈運屐下澤少游車子念從吾隱吾能授子書
偶伴浮雲出還尋倦翼歸浙流扶楚柂長夏及荊扉
故國荒喬木勞歌厭采薇本非求獨往要自隔羣飛

歲晚楚亭集唐句

百丈牽江色連檣並米船樵蘇喧晚渡鷗鷺浴晴天
問舍憑元德登樓憶仲宣司存兼吏隱別有一山川
羣路生春草雲安有杜鵑羈棲投老日邂逅中興年
紀鳳初元逼遷鶯霽景鮮愁賓卑濕地欣對豔陽天

故人亭

墨裏花開晚霜餘落葉深雲天迷遠望山水費登臨
瑟鼓英皇怨沙沉屈賈心高名前後事苦調短長吟

宿新喻縣戲爲俳體

短短長長柳疎疎密密杉秧深先熟稻葉貴再眠蠶
禦暑烏油傘傷春白紵衫鄉風儘江右魂夢莫湘南

妙音方丈

彌勒同龕夕維摩示病情旛殘文武火燈暗短長檠
耿介游良苦温柔夢不成羣眉挑錦字相憶恨高城

感事寄懷王彥舟侍郎蘇景謨大夫

薰蓑年仍惡研桑命亦微原頭買茶去江口換魚歸
顧影行猶畏全生計已非五陵遊俠客裘馬本輕肥
絕壑慚懷寶清時自貢珍光芒殷地發斤斧響山臻

經畫頻才克餘蘊逮細民尙應來漢使金碧儻龍神
燕市人初去遼城鶴共飛兵戈雖向息閭井已云非
險阻千山路艱難百口歸扶攜兼老幼吾見亦依依
明月人千里青陽歲又除曲江行有債幸舍出無與
細寫蠅頭字遙看鴈足書長江不可厲幽意若爲攄

泊舟兜率寺呈王承可

檣燕驚三疊刀魚送兩旗雨籬花淡泊風岸柳參差
晚並知名寺同尋沒字碑摩挲幾來者沿泝總何之
龍用中宵壯風揚廣岸波不堪籠鷁合作傍龜鼉

寂寂靈妃瑟滔滔孺子歌微君澄練手如我布帆何

王子才軍中有道人攜筆硯售而去笑曰吾姓名在管中破視有細字曰李洞長求之不復見矣

車馬相逢地龍蛇雜處中從容李洞長遊戲管城公
墮履方圯下跳壺已閬風還同賀水部乘興看行宮

南歸宿西禪寺

靈輒三年宦何蕃問歲歸風塵爲吏苦天地稟生微
廩粟難酬口園蔬亦樂饑誰令浪奔走南北繫征衣

送黃司錄

異縣傷流落同官及老成詩書尙家法譜系更宗盟
歲暮一樽酒陽春千里行雙旌定何處撫字振新聲

雪銷南國瘴花偏北枝梅華髮天邊老微陽樹底回
未知身外事聊覆掌中杯檢點尊前客明年幾去來

七言律詩

池州府石埭縣

腰輿徑度遠人村猿鳥聲中日易昏山合莽屏迷出
八路隨流水聽潺湲鴉崖鑿壁花無主洗雨梳風暖
自繁只欠相逢具鷄黍便從人說到桃源

約建德蔡令游梅山晨起微雪

長年蹤跡困塵埃幾向名山勒駕回閑約訪僧尋野

寺翻成踏雪看官梅岫雲要是無心出溪月猶能有
興來竹折松欹更愁絕不妨吟賞助清哀
青回沙際草先知稍旁芳林上故枝野寺殘僧微雪
後凍雲寒雁共來時不愁眼裏無詩本御要胸中有
畫師已拚太城官長罵留連風物得歸遲

吳虎臣獻書行閫

山北山南煙靄橫破煙啼鳥已催耕能來夜雨連牀
話大似春風不世情琳館陸沉吾已老金門龍辱子
方驚集賢學士應相謂詩客形容太瘦生
聖節有感

設說南風入舜絃傷時撫事益悽然悟悟新綠愁鴟鴂悄悄殘紅拜杜鵑心折更聞胡部曲眼明那復御爐烟蒜山瓜步江南北寶鑑經囊若箇邊

己酉人日

寒梢發顯斗臨寅玉燭初調七日春稍稍江雲欲回雁隱隱花發已撩人敵來莫道長安近老去空驚甲子頻南渡諸君且書劍北辰雙闕正風塵

送楊當時夔漕

桃花浪穩布帆張漢節新除蜀郡郎自昔儒林無別墨只今文苑有他楊碧鷄回谷光靈遠白狗稠灘道路長我亦郎潛歸未得故溪幽夢炯鷗行

丁未南徐燈夕

王正三五謾佳節濁酒寒燈且眼前無復鼓歌祠太一眞成烽火照甘泉疎梅欹雪遥相憶淡月朧雲也自圓北極朝廷知不改起占天步亦茫然

重過京口

江北江南形勝地愴傷遊子少年心波分楊柳愁邊碧月帶薔薇笑裏陰鐵甕只今雖料理金山久已罷登臨寄聲痙鶴巖頭字莫厭龍蛇萬里深

宿東流縣威神寺

雪梅風柳破韶光又撲征塵宿淨坊壞壁老師眞數面隔年題字故斜行王春三月向人好禪誦六時銷日長來往區區秪如此桃花應亦笑劉郎

讀邸報有感

江城留滯鬢毛斑六縣三年幾往還客東流驚建德懷人秋浦更齊山平生深愧田園志陳迹眞成俛仰間同學少年都上道欲將長鋏向誰彈

曉發東流如建德途中作

聽風聽水東流寺爲雨爲雲建德山拍枕波聲猶在耳參天秀色不違顏春來草草纔正月柳內時時見

一斑蠡曰工夫渾未有藁砧行李已來還

送何端卿帥瀘

何侯石友平生事傅粉風流詎可同誰使擁旄三峽外不留持橐五雲中啼猿此去欺殘月回鴈因來託便風亦念人生行樂爾且拈重碧擘輕紅

人物當年盛學宮笑談嘗許小人同分襟短艇江湖去回首觚稜涕淚中御叙簪花聽夜雨又還菰米動秋風秪應黃屋收京了邂逅東華踏輭紅

三月十三日步至杏亭

禪房幽討有誰期竹徑穿花蝶不知山擁暮寒斜照

裹樹含芳思欲開時和風第放千林喜勝日閑成一段奇何必紅塵污人後始從簫鼓看繁枝

五言排律

南部

南部風流志東山窈窕容詩牋元擘彩史筆近書彤花月妖時見閨房美間鍾夢蘭宵有證吞藥露添濃稍訝叙分嗇還憐鏡隱胸吹簫儀彩鳳遺策駐游龍曾是雲間墮眞成月下逢光風開豈茞細履上芙蓉湘岸傳虛瑟昆廷學晚鐘瓌姿隨月滿綺思礙春慵飢絮飛何遠繁花影自重紅堂明洛浦白雨濕巫峰

織女期清漢宜男結綠茸丹書多避忌銀葉竟忻忪每遂西瑤宴長防北斗舂屏深金屈戍珮響玉玲瓏閑古柔情極紬書逸興濃燭還通德侍研有雪兒供

按此詩疑非完篇

七言絕句

田閒春晚

麥苗初種今如許少日行遮雉子斑看舞翠綃三百口卻須花架了春閒

淺白深紅小睡餘夢殘春去絲扶疎更無蜂蝶憐宵靦時有嬌鶯隱自呼

清溪解纜用秀才甫韻寄杜藏用

九華晴雪兮日陰清溪漲水夜來深蒼梧哀泛湘妃瑟白蘋秀出姮娥簪

長年三光占嶰筒笑語天回西北風高城遂隔不足道只憶齊山幽桂叢

宿坡書事

決決沙泉取次流小堤間貯一奩秋莫將霞鶩飛飛影認作蘭成萬斛愁

擬裁垂柳待棲鳥招員風光計已疎只有碧蘆馴白鳥聚愁縈恨不關渠

歡喜口號

紛紛番騎護成羣淮北淮南結塞氛破走仙官三萬騎祇煩前隊夜乂軍

殘寇遊魂竄復猜焚舟棄甲總頭回天家會遣楊無敵磨斧銜枚夜半來

愁見淮陰打陣來白毬玄甲倒如摧山東降虜時時說說道番人怕背鬼

從來漢將說張韓泗水流澌浴鐵寒待泝隨河趨洛口卻登灞岸復長安

占著商山接華山兩京渾在笑談間樵蘇按堵人甘

疲別隊官軍入武關
蜀茶互市入西番番馬來嘶渭水寒爲報堯峰吳少
保徑招屬戶會長安
何必翠虛捐魑魅且看白旆掛麟猊幾年待著龍蛇
歲便是乾坤交泰時
侍臣祇道天顏喜掩骼還停更苦心邊戍要教迎刃
解聖恩先作漏泉深
初到池州沿檄阻風麻步
悲風林際萬牛鬬驚浪江間百馬奔歸舟指點淮南
岸桅折船漂何處村
貴池魚味不復美秋浦猿聲自昔哀南人官此欲歸
去爲問北人來不來
石鐘寺
秀發九華晴景摧頹五老蒼顏暮雨朝雲佳處小姑
依約烟鬟
朔風驅水作狂瀾眼裏廬山脚到難少待須臾莫倉
卒卸帆聊憩石鐘山
峙香嚴寺
章原瞑邊龍會宿塔嶺尖處胡孫愁且並山腰欹側
過莫從高頂望神州
天生忠孝程伯禹國有老成黃嗣深山北山南時一
過閑雲野鶴故人心
歸途次韻
霏紅點點胭脂雨唾碧濺濺卷畫溪送客歸來問山
館一聲啼鳥日平西
村落人家柳過墻舞腰曾共小姑長點妝拂黛留相
學卷葉吹蘆莫漫狂
寒食猶須數日閒楚亭才隔幾重山歸時便有桃花
否試擘華牋問曲欄
隔年重到浯溪路旌獸行疎鬢雪添幸有江山供弔
屈愧無耆舊誦來廉
春風喬木浯溪寺指點溪流問故家庭下已無書帶
草步頭猶有水仙花
湘桃亦作春風面與拭中原淚眼看舊染天香悲麥
秀續書王夢失槐安
巫山生女不必醜湘樹開花也自紅爲問黃塵奉驕
于何如青歲嫁東風
楚山雲日晝昏昏歎息皇妃尚有村鼓瑟聽渠悲帝
子憑肩那得學天孫
逢人怕作宣明面爲米誤折淵明腰光陰客裏深相

憶泉石家山特見招
剩水殘山明竹屋暖風晴日倩桃花輕羅小扇親曾
見花外青帘是酒家
清明詩
去國屢廖悲往事還鄉殆鼓愧前修十年過計千章
木一寸離心萬斛愁

表

賀明堂大禮表

宋　黃彥平　撰

禮祀告虔高靈薦祉湛恩釋繫緜宇歸仁臣聞帝臨中壇舉無足稱其德者王假有廟又何以加於孝乎故約情文以行典禮或用大牲而後吉或酌行潦而見親皇穆穆以思誠瑞穰穰而來御恭惟皇帝陛下憂勤始政敦朴先民得萬國之心以事其親接千載之統以合乎祖履季秋之月永懷霜露之悲尊赤氏

反身慙留滯不獲周旋盛際顯相於明廷願言宣布寬條慰安於遠俗

紹興七年請皇帝御正殿表

明發以懷二人尚積皇皇之望清蹕而朝萬寓未窺穆穆之容僕瞻當宁之扆虔致叩閽之請竊以履天下之籍受海內之圖維周邦之命長新故漢殿之儀有舊若當陽之未正則就日以何觀恭惟皇帝陛下孝本因心仁由所性推戴風光於代邸追號兹極於羣臣雖總政幾久虛朝位伏望發於獨斷慰此羣情

天臨九陛之尊星拱千官之侍嗣聖人之大寶克紹先猷配太一之常居永爲民極

第二表

皇心翼翼久虛路寢之朝聖孝烝烝猶結倚廬之慕再輸悃愊仰瀆崇高竊以敞雲龍之庭槐楓異列瞻天日之表葵藿同傾蓋昭明分之宜以薦會同之所輦出房而屬目廉遠陛以歸心難用哀摧久專退避恭惟皇帝陛下志清讎恥行貫幽明自聞弓劍之遺克篤牆羹之念雖親總覽未辨等威伏望早闢端闈躬臨正宁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皇極以康庶功不惟

俯慰於人情亦以仰當於天意

第三表

仙游已邈徒彷彿於羣牆孝慕無窮尚邊巡於漢殿普天所覆就日何觀竊以象太一之威神赫彤庭之宏敞故太陽下同萬物臨照則虧惟帝坐上應列星崇高是仰避而不處意實難安恭惟皇帝陛下性孝舜之仁躬禹湯之孝奉翼室三年之制虛正衙雙日以何觀恭惟皇帝陛下之朝至德雖隆輿情未愜伏望特頒溫詔徒御廣除一日萬幾使盡關於一覽羣工庶尹得咸覩於咫頒廟社之休天人共贊

紹興七年諸皇帝聽政表

臣等累上表乞早臨庶政伏蒙批答不允者龍湖絕望資天之馭難追駒隙載馳易月之期無幾未躬庶政莫厝罄情臣等云云恭惟皇帝陛下淵懿凝猷沈潛毓德櫛風沐雨力恢經武之謀蹈地蹻天爰下宅憂之詔恍疑有望悲極無容然而天生烝民君實司牧國有大命禮爲節文臍羨之念雖深衡石之程孰決伏望俯咨羣議俯監前王因三戶亡秦之心繼一成祀夏之烈遂親總覽以幸幅員

劄子

堂白劄子

契勘六部郎官舊制日輪一員宿省今既罷常程專以防秋爲急即行在路諸部大夜委無職事所以紹興四年體例更不輪官然君相勤勞將士暴露私居甘藉羹所難安欲望鈞慈劄許日輪一員赴尚書省直宿淮備非時供發軍期文字至將來解嚴日罷庶幾得少致區區屯蹕遠來之意抑又聞宗皇帝以楊徽之更侯嶠爲翰林侍讀學士兼昌文仲爲侍講設廬祕閣夜則迭宿令劉文超日以當宿官姓名于內東門進入宣召顧問或至夜分今屯從臣僚不

多若侍從輪直禁中庶官輪直都省小大之臣咸獲自盡其尚庶幾稗廟堂之餘議竭臣子之至情復章聖隆寬褒直之宏規圖澄淵御敵莊民之偉績如有可采伏望敷奏施行伏候鈞旨

又劄子

竊聞明州申有高麗人金稚圭劉待舉等附舶到明事契勘高麗自神宗以至前朝許之來貢賜書入學燕樂歷詩其甚至于臨遣王人罷歸言者所以爲之賜者甚龍而屬意者亦深艱難以來首鼠兩端坐觀成敗終賴謀臣獻計勇士竭力乃能立國由此觀之爲制人主使兵威自屈而和議復伸忠臣不得遂其謀烈士無所奮其勇從違之間利害不細昔劉琨欲結石勒勒答其賜而辭其言竊謂警報方嚴防秋正急當厚其賜幣就彼遣還折衝消萌於計爲得如有可采伏望敷奏施行

紹興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堂白劄子論賞罰

竊以淮西之捷中外同慶策功行賞與替黎焉前日獲見稍臣其端言語精神未能自達解嚴猶遠姑息

置之近日間諸士夫頗有賞不踰時之論故爲三說
以其區區夫爲國者張其綱紀明其賞罰周公達故
賞罰行孔子窮故褒貶作春秋之成猶能使亂臣賊
子懼況人主即位十年福威自出以公議行賞罰豈
不足以撥亂世反於正乎唐蕭復白德宗陳少游位
兼將相首敗臣節章舉府下僚獨奮忠義今若以舉
代少游則逆順判而懲勸立德宗欣然納之事所以
不行者復不肯奉馬欽緒附耳之言也今日事力雖
未爲豐方之衆洋亦未爲儉姑息之術豈可專行前
日之賤聞有身爲大將明乞退師者亦有偏裨之間

踴躍請行先登得雋者若解彼一鎮授此一鎮離明
乾健斷以不疑變姑息之風激奮勇之氣折衝制敵
尊强本朝在此一舉最上策也唐定賓元之間宿師
不解范仲淹因辭觀察使力勸仁宗下詔責躬避朝
滅膳政府待罪亟從其請而徵黜其官四路帥臣討
賊不效罪之大者並令落職自效以功贖過其說具
載張唐英所集仁宗君臣政要錄中今若都督諸帥
一例加恩廟堂不必表辭只用手劄直叙其故勲主
上以德不能覆威不能征遂使生靈賡罹殺害還俘
風靡一爲遷延則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豈有人主
賞功稍移其實不滿私意即遽憂其不奉詔乎或曰
掩骼事雖施行至於淮南新起之稅所得甚微爲擾

必不奉詔則如之何應之曰晉大司馬桓溫倏至湖陰朝廷不知所爲王彪之白相王令以手書相曉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則六師整駕逆順於茲判矣溫得書遂還蘇峻未平陶侃遽欲南歸溫崎語侃違衆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亦不敢去伏願朝廷惜機會之難達念懷安之易失覽馮敬武元衡之所異以釋其疑考王彪之溫嶠之所同以贊其決采蕭復范仲淹之說而擇其中庶賞罰當而權紀張中興之業未議而國之基粗立矣文須張本不嫌詞費蓋又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

紹興七年二月五日堂白劄子請聽政

上天不弔道君皇帝寧德皇后諱問奄至竊惟祖宗故事易月而除喪三日而聽政羣臣表請喪制雖幸見從而聽政之期再三未許仰揆聖意必以梓宮在遠變故異常難以寬遣然中外之論以謂此尤不可不從何也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遜矜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否爾昔閻閻傷於檐李其子使人立於廷苟出入則呼曰夫差而忘句踐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孫策中刺客弟權爲得然則易月之制雖以聽從親政之期亦不可緩惓惓愚慮伏望敷奏早賜施行宗廟生靈不勝幸願

九月十五日面對劉子

臣幸得以非才復召見乃七月已言校旗大閱之法曰願歷吉日選靈辰北臨盛秋躬秉武節陛下加惠留聽不遺易忘之臣八月甲辰詔御六師順天道東行九月丙寅發臨安臣得厠執事顏行蒙霜露備羈靮宜有以開廣德意幸自見敢索言之臣聞臨大難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甲兵不多非國之災貨財不積非國之貧顧操術立志何如爾唐太宗初卽位突厥頡利傾國而至飲馬便橋元年關中饑米斗匹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民東西就食茲亦危矣太宗

見善明用心銳信魏徵仁義之說而拒封倫捭闔之詞以房杜爲腹心英衛爲爪牙處將於衛宿兵於府其語士卒曰吾不使汝曹穿池築苑惟專意武備天下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其語將帥則曰國之綱紀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宜自修飭毋貽後悔太阿之柄操持不失故薄海內外莫敢攖其鋒其後頡利成禽酋長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米斗三四錢行旅取給道路此無他操術得宜有志者事終成也方今夷狄之禍饑饉之災方之太宗異世同事然今秋歲既稔矣待夷狄者獨不爲歟臣願陛下躬太宗撥亂之心采魏徵仁義之說以至誠育萬物以至孝通神明以剛健中正位天德親賢遠佞貴公滅私怨忿不萌則聽斷自審臨機必果料敵必明簡號令嚴階級拔進衆俊禽敵之士汰遣全軀保妻子之徒有功當賞不吝王侯無功僥望分毫不與如此則不可勝之計立矣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敵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正治以待其亂致人不致於人在我者也觀釁而動首尾俱縱建瓴破竹所俟者時在敵者也以陛下之明席藝祖仁宗之遺澤當上元之德會協永平之歲紀惟當斷以不疑與賢士大夫共此功名爾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今日之事落落若難合臣非敢獨言易然不以孟子所言望陛下則臣之罪也惟陛下憐察

災異劄子

臣聞日食地震陽微陰盛也陰盛則靜者動陽微則明者晦推類言之則妻者夫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四夷者中國之陰也小人者君子之陰也陛下春秋富盛嬪嬙蕃衛崔嵬之私行義未過二年之間大異重至意者夷狄侵陵而君子小人之際尚煩聖慮乎

今承板蕩之餘履顛沛之勢財不足自富兵不足自強天下喁喁未絶望於中興者徒以陛下克己自强大臣同心事國悔過求言而善類稍進也近日士論頗謂朝廷甘受佞人而外欽正士聲音之拒禮貌之衰有得之於言意之表者此非陛下之福也自古求治之君當軸之臣夫豈惡治安而樂危殆薄君子而厚小人然多不免焉者何也君子難親小人易狎也願陛下以文兄爲意大臣爲人主受言厲謂謂之風恢蕩蕩之德遠浮諂近端方搢紳之間衆不可蓋其有公忠自奮敢獻異同不可狎而親者宜隆寬褒直

俾充本朝不宜盡聽其求高舉遠引不留自肋也人主父天母地子養元元父虐明母震動子訛言相恐古人猶懼況食於三朝震其國都元元飢餓自相魚肉而不思消伏之計乎惟陛下奮乾剛之威大臣擯色荒之度拔進英俊以强本朝此抑陰崇陽應變之至權也震食之異庶幾可銷標季之運庶幾可覆夷狄之憂庶幾可弭陛下召臣千里誠冀有補萬分廢承天之至言指米鹽之細故末殺災異熒惑聖聰則非臣之忠也故不敢不盡愚

擬上道君太上皇帝誕法奏按此首揆惑代名臣奏議稱入

恭惟道君太上皇帝躬仁厚之資履明昌之運自初即位則召收耆俊開訪落之基既倦于勤則祖述唐虞決內禪之策在宥天下二十六年採厥所元訖其畀付豈不善始善終哉若乃玩心神明儲精窈奧號令温雅儷古有光蠲定刑法與民更始養生葬死將使之無憾既富而教思底於有成戴白垂髫含飴擊壤物衆地大治久變生雖天步方艱而人心益固天未絶晉聖子勃興民之戴商景命有僕茲奉諱問而中外遐邇號慟隕絶不啻若喪其私親此豈人力也哉蓋有以得乎天矣詩詠君德樂舞后功異經同旨

明盛德之所隆也歷選勛華至于文武繼昭夏崇謚號豈獨七十有二君垂世行遠令烏敢已夫惟稽古之君煥其可述者文也與子之志斷以不疑者聖也昭天漏泉其仁無所不及備道全美其德無所不該制禮作樂極三王之顯繼體守文盡天子之孝經曰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蓋惠于宗公者思齊之所謂徽也浚以光大者楊雄之所謂懿也文王之美徽妙元通不可得而名思齊之所以聖者幾是矣憂患作易用晦而明嗣武受之克昌厥後對越在上作周匹休配三宗無逸之稱接七世景炎之緒採樂天之

至德拟清庙之幽光不胜冒昧拟上尊谥曰文圣仁德显孝皇帝庙号檄宗

宋 黃彥平 撰

記

文孝廟記

宣和四年正月壬戌謁文孝廟廟梁昭明太子祠也武帝雖黜歡晚年立棟湘東又立晉惟其後王得立故序昭穆而追帝太子曰高宗是既然矣若池之有祠則祖於秀山葬於諸邑而最盛於郡郭之西人初謂神曰九郎請其祠曰西廟歲時奉祀長吏因人欲請於朝始賜額曰文孝廟又賜爵曰英濟王詔書之

意若曰九郎西廟其語不文不足侈神光靈慰人心云爾然則昭明者太子謚爻時語也高宗者梁帝系其諸孫之志也以文孝爲廟額以英濟王爲祭秩則我國家制度也今邦人文獻莫考稱說無章乃有配帝而號昭明揭廟而昔英濟不可不辨也因竊記

高安郡門記

潁州莊綽季裕慈祥清謹人也其自出凜凜乎中興良二術之所緣飾淵源所漸迷其自出凜凜乎中興良二千石之選已守筠州之初年紹興十二年也朝廷盛謚有暇乎禮文之遺軼時南雄州治保昌縣因其請

賜名保昌郡莊侯言江西七州四軍其六州有郡名而筠無有顧即所治縣名爲高安郡得視南雄以幸一方財物無所費恩數無所加也事下監司參度誠然明年正月制曰可於是新門福牓修上賜以示邦人且思有述焉先是唐武德五年改洪之建城縣曰高安置靖州七年改米州又曰筠州八年遂廢故道院賦言筠州俗微異於南康廬陵宜春三郡又言高安之城豫章之別而已則初未嘗名郡也天寶乾元互有沿革李景復置以迄于今夫郡額有無究其實何所校而莊侯力請深自幸者其必有爲矣千木隱

而西河美地因人而重也禹貢載九州土田貢篚之異而不言其人之情性人不因地而賢愚也魏晉以還士以道勝風流相尚氏姓地理之學相與名家及失其傳乃至託門地以相矜固趙郡諸李未必悉出隴西南嶽諸劉未必悉出彭城混爲一區人不自勉此議者之所歎也初元甲子天下日富安爾朝廷德澤長吏條教月銷日揉將見處士之節墨客之文秀發於高安而震耆於當世地或因人而重矣傳襄陽之耆舊賦江漢之炳靈道勝風流推原其本蓋自吾李裕發之

見山堂記

臨川郡治見山堂者雖未攷所建歲月然其爲登臨之勝宴嘗之舊前賢詩章猶可考也中間改山爲遠既失其名近歲又壞其屋人皆惜之終未遑復也紹興十三年廣漢張公滉字昭遠來守是邦推其所以事親理家者力行之曾未數月吏得職而民嚮方前此郡之所當講而未遑者悉舉焉若倉庫若廨舍若城闉門風示千里煥然一新然力不役於民財不加於賦也明年五月復見山堂丙寅堂成矩矱壯麗與登落而記焉客曰君子以山比德者靜止之謂也不靜不足以盡性仁者靜故樂山不止不足以生明艮止也故爲山性盡而明生大學之道也公以庭闈在遠詒於朝未許去遂留冢侍側而獨官於此脩然燕處日事其心於靜止之學所造深矣由是教條設施朝暮游戲既復見遠爲見山又易懷謝爲睎顏致知格物乎堂皇之上論世尚友乎古今之際政成學富其去是邦而羽儀天朝也不遠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公其有焉豫章黃次舉記

江南西路安撫制置使廳記

漢於禹貢揚州之域建豫章郡至隋乃曰洪州唐乾

三代以還最爲長世無他德厚吏良而亡怨于下也仰惟主上興衰撥亂若稽前古遴簡名臣付之彤郡而丞相以子思孟軻申庸之學經始於前令公以倪覓董仲舒相愊之心守而勿失保殘奪怯不三年而獲見承平之舊用儒之效也若夫充大有爲之心盡修小雅之廢攘戎狄復境土儉宮室小寢廟而遂振中興之烈則斯千之雅蓋四方之公願非此邦之人所得獨議惟吾民幸于上而惠以儒帥丞相與公不鄙夷其民而用經術安輯之則區區之私有不可不識者謹爲之書

夢山堂記

易王氏之學初盛衢信間晚爲博士成均談經簡舉獨號近古子珉申玉傳父業弱冠舉進士中之後七年通守撫州子始獲相識且相善也蓋觀中玉之爲人其臨民有骨肉之心其律身有氷蘗之操盎言之不出而不敢欺其友寔犯之不校而不忍戮其親履踐如此其必有所愛之矣中玉爲予言紹興甲寅春夢至田舍愛其四望山川之秀後三年自信徙家衢得徐氏廢居於孟瀆村改築西向則溪環峰列恍如昨夢因牓其堂曰夢山是何祥也子爲我辨之昔予游南徐僦居得沈氏林塘存中集所謂夢溪者也其說與中玉相似予時思之形有開闔息不礙于往來景有昏明氣不停于消息死生晝夜所以由而不知者人自爲間斷爾誠明之理固在也明以接物可以見今誠以養心可以知來見乎著龜形乎夢想是或一道也故曰至誠如神王氏之學進此矣無足辨者若夫定交之義惜別之情不可無言因并著之且爲後會登臨張本

紫芝庵記

昭武游若無今居臨川以其待次餘閒廣園池藝草木與同時士大夫遊別館多矣又作紫芝庵以志其祖之所遇自言祖遇左僊公授之道術齋室之北嘗產紫芝別數十年而外物之期終合人或異之則又揭黃冕仲上官彥行蘇子由葉端禮諸公詩文于壁間以信其說夫芝草人知爲美瑞或異之者以其詳于僊方而畧于經術也然人力不可致根本不可移要是天地間中和之氣所鍾也氣有發而生之者亦有炎而取之者楚山一年三秀服之度世不老發而生之者天也漢殿九莖連葉乃獨爲創見炎而取之者也前人有所遇後人不敢忘理情性致中和始于

閭庭達于閭巷靑于邦域則求而取之而封胡羯末之徒出焉節義淸芬文章餘藴靈秀並峙與之扶疎是足以儀矣豈必眇然絶俗離世哉亦理之常無足甚異因爲辨其所以然

羅山妙心院華嚴經室記

羅山洪豐城之望石人之異記載不無大小岫山北支疑有洞穴可尋而未見峭山周遺寺也擧絶倚其中甲乙奉租稅二百年矣洎平中賜名妙心院前住省方新院屋徒譲光能倚東小室求華嚴經藏之余避地山間知聞殆絶日閑是經有會心者欣然忘得

喪焉經以悲願爲宗趣悲心不棄一物願力能通三世凡士之純明英特其才足以有爲而言不信於人道不行於天下者皆願力之不宏者也識環記井之事達者猶旦暮爾余亦有願悲濟斯人顧病矣無能爲矣恐負斯志則使禪者道璋訪巖石之勝文字者琢告之異日復求以爲符信

序

送周夢授序

學者求爲可用大則用天下國家小則爲天下國家之用西漢承秦絶學之後武帝表章六經士大夫意

不苟且倪董公孫帝皆身及其用而遺風餘習蕩延乎昭宣時故夏侯勝陳久陰之戒則取於洪範雋不疑叱犢車之妄則稽於公羊昌邑之初大將軍未知所立及其不道復立漢不知所爲在廷無言幾誤大事國家隆儒取士多本於學大者陪幾務其次列從班晚生小吏猶皆有職癖洋一旦革冗員試之州縣薦薦者類不屑爲碌碌者或無能爲也吏抱牘來前講張道說首肯筆諾不敢少拂其意經術造士豈端使然哉夢授罷教官而掾於滁毋爲碌碌也夫委吏之羊魯人猶任其責而騎曹之馬晉人不知其數慕

淸談者至於不及爲斬行矣勉之一爲學校之士雪恥何如哉

王介甫文集序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掖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筠尙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倡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册而無媿者也丞相早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

所深友而尊直稱爲不朽近世諸賢舊業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于詹子所爲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雖黃雛正之難自非劉向楊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舊爾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爲之何客曰不然皐蘇不出世天下未嘗廢律劉楊不出世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爲將以備臨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士夫披閱終無時矣明窗淨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自是

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誤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雖劉楊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爲我志之

雜著

贈李德遠

孔門四科德行顏閔與冉子皆未嘗仕仲弓仁而不佞居敬而行簡想其南面廩廩乎德遜君子之風也由果求藝乃以政事知名其才當有過人無不及者旅泰山伐顓臾不能救則已矣又從而爲之辭則得已而不已夫得已而不已豈過人者累之歟臨川士鄉從吾遊者李德遠徐子安其談經者也同舉於鄉

間一牓皆成進士德遠告別之番陽供司戶參軍職要贈言焉夫清畏使人知慎戒撿人言勤謂盡誠以行事不謂生事也能求寡過祿在其中矣幾年學古一旦入官勉處中和順經術意

杜崄贊

杜崄字臧用金陵人龍圖閣學士鎬五世之孫也後徙洪之南昌天性夙成苦心學問師事張耒於黃州以詩文見稱州里知名士欣然慕與之交其爲舉子江淮間聲譽籍籍年三十六中政和五年進士乙科解褐將仕郎歷官池州司儀曹事饒州餘干縣丞在

官廉退俸祿盡于孤遺多病寡言不求知己而望實不可掩初用舉者陞從政郎復用舉者改宣教郎紹興元年七月辛亥以疾卒年五十三建炎初有薦之於時宰者曰居家孝友慈祥屬文簡遠雖散踈不足盡其所蘊亦庶幾焉贊曰杜籍京兆避遷金陵先正北還文儒自與本支競爽馳賞昆仍殊科繩武崄獨再登濟雅之詞凝矚之姿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王氏二子字解

王侯太初嗜好詩書見其二子臞種鳳雛羣從制名皆取於水爾其從之有本於是濯字忠父在詩遠陶

自事吉蠲神歆其約仲浩直父孟子是師不枉不撓
達於無疵海潤諸州桑蔭接畛琅琊諸王爾族爲近
魏先正昶爲子命名沈深渾湛戒莫之爭水有勝復
淮終不絕世有汚隆德中不滅咨爾忠父三復爾詩
毋曰不顯神之聽之咨爾直父勇義果德毋以一毫
易吾之直子之事父聞禮聞詩毋之育子恩斯勤斯
未聞萬物能裕雨儀行成于思業荒于嬉令月吉日
授爾祝詞知天知性永受保之

書漢評後

讀書當自具眼若但以成敗爲是非毀譽爲曲直則

侏儒觀俳優爾不知所笑果何事也王太初西漢評
謂輪臺之詔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叔孫通制禮爲能
恕己量主金日磾比百里奚趙營平成功由魏相笑
范增不疑項伯王嘉死猶薦孔光而深惡袁絲父子
謂果同心則漢廷諸公爲全者此豈雷同道聽者所
能辨哉用意詳切自成一家可傳也

賀陳內翰啟

駟騎再馳星漢隕靈槎之使薩雇趣召翰林連華盖
之居徑從翩藥之階入聽穿花之漏其爲榮遇未易
名言竊惟賢能所以致中興文章所以垂不朽自昔

膺錄受圖而興民更始必有持簡操筆者爲時而生
負超卓之奇材總皇王之餘議曾吞雲夢宇挾風霜
吉甫美周相如諭蜀梁洋赦令澤潞制書所謂雄深
雅健之文無負獻納論思之選前朝習治近俾啟戎
四海瘡痍六經煨燼洛書授禹神扶定鼎之傾天策
開秦地峙登瀛之峻端拜而議其誰宜爲伏惟某官
發藻士鄉飛英朝著文章俊語長照映於人寰忠言
嘉謨寖翔翔於法從試鄉粉省批敕銀臺茲起燕閑
復還嚴近扈六飛而視草供十吏之濡毫久勒西域
之贊書爰正北門之遞直蓋欲武夫悍卒咸知匡救
某自愧雕蟲虛蒙鶚動貢公之竊喜忘庾信之懷

先大夫述

先考諱得禮字執中洪州豐城黃氏九歲喪母十四
游太學二十五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官爲鼎州桃源
縣尉虔州興國縣令柳州軍事推官以沒其在桃源
捕獲强盜大情已正格當被賞歎曰豈可便文自利
而以疑似殺人哉盡釋之虔民健訟諸邑犴獄充斥
其在興國三年瘐死者纔八猶以爲恨建中靖國

初應詔上書論行法任人之要其略曰嘉祐熙甯之
法仁祖神宗之爲也祖宗所以望其子孫者在安治
之如何不在政事之因革而主熙甯之說者曰必爲
之更變主嘉祐之說者曰必爲之守常分曹爲朋迭
立勝負宿怨快於私門實禍歸於公家朝廷顧何所
賴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正心誠意擇其善者而增損
用之則行法之要也人才實難有未必用自賢良進
士祇名廟節以自致於大臣公卿之選益又難矣國
論異同口語疑似無四凶之罪而加之以流竄之刑
瘴霧蠻煙不死不已遺孤旅櫬雖死不還士有持平

守正如彭汝礪葉濤之徒其言未必見省此風不革
異日必有以伏刑都市參夷伍宗之請聞於上者矣
願朝廷退人以禮舉輔爲國受言變縉紳綏薄之風
增社稷靈長之福則任人之要也書入報聞先考年
不及强仕位不及京官平昔詩文遺亂散落言論風
旨可槩見者懼復湮沒故退次其畧而不敢輒加焉

祭梁鄂文

炎運有赫九陽之厄帝寶我公振其顯蹈宣和初歲
王城赤水載筆直前開陳陰沴流離艱棘不挫愈勵
歸班奉常嫚書倏至定策中禁贊佐天子震動朝廷

三餘集卷四　高安朱禮補震元甫校

校誤記

卷一　三葉七行英雄除覇王除字疑誤　四葉八行炯鬢小姑山山原誤宙遵　四庫全書攷證改正　五葉三行時來行身隨近遠行身疑行役之誤　七葉十四行周宣中興籍方虎籍疑藉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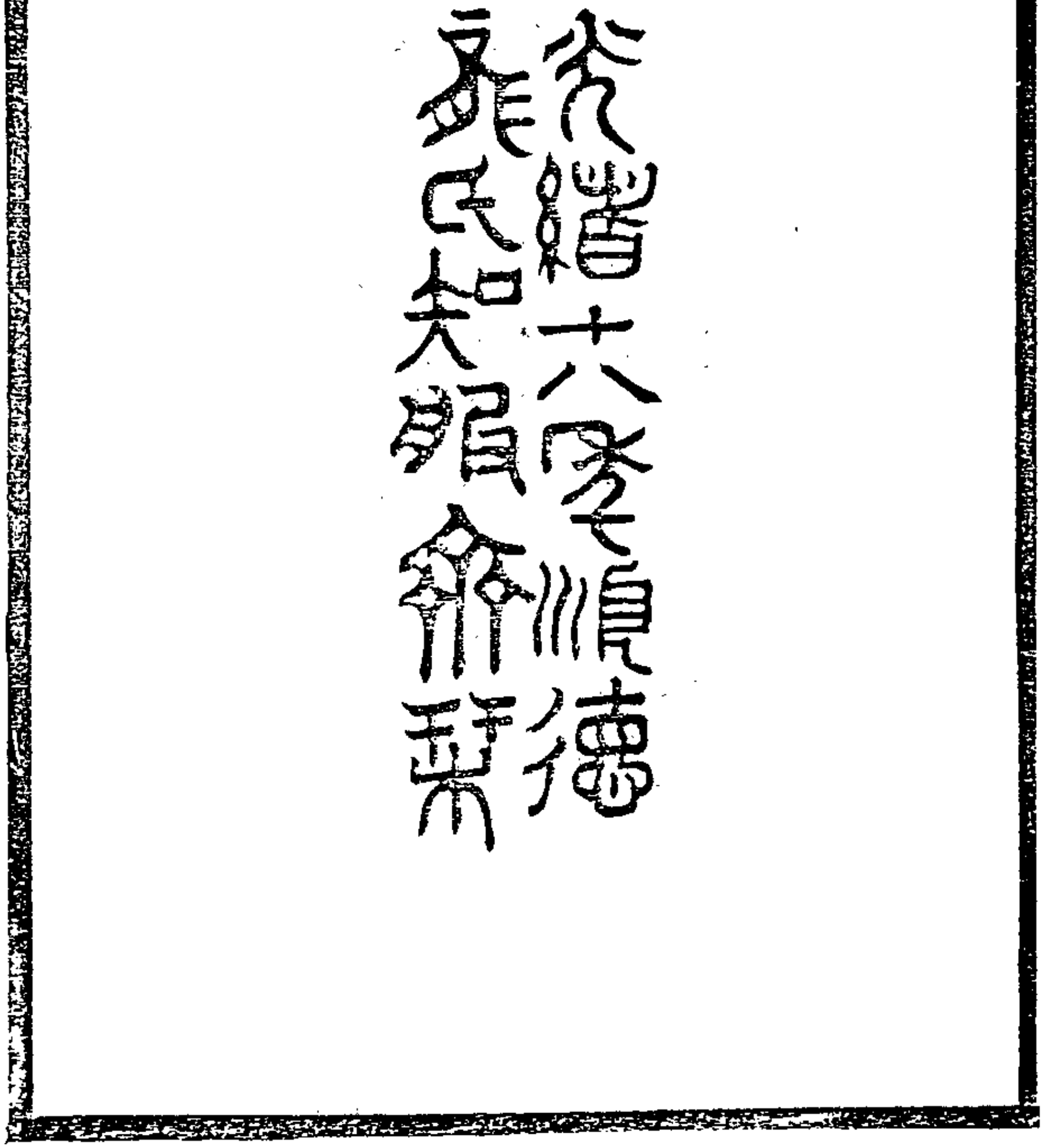
卷二　一葉六行人生皆如此皆字宋詩紀事前賢小集均作但　二葉六行寒食祇數日祇原作底　三葉十七行何因霜雪後霜字宋詩紀事作風　六葉十八行能來夜雨連牀話話原誤僞　十二葉十行旌獸紛番騎謾成羣騎原誤僞　十二葉十行旌獸行疎鬢雪添旌獸疑誤又十二行指點滄流間故家指原誤煎據宋詩紀事補遺改正　十葉十二行紛作語據宋詩紀事補遺改正

卷三　六葉一行浙西諸處浙原誤折據南宋文範改正又八行固爲不可固原誤因據南宋文範改正又十六行以諸侯鎮北之南宋文範無鎮字　八葉十三行孃孤立孃下疑遺嫋字

卷四　四葉四行憾於兵久未遑復也久疑火之誤又十六行潁川原作州　十一葉九行書漢評後似宜作書西漢書評後又十四行袁絲父子袁原誤爰　十二葉二十行空格原闕十四葉四行生覩咫顏覩原誤贖據南宋文範改正

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黃雌正之難自非劉向揚雄莫勝其任此次岑先生集中語也諒哉斯言夫以千載後人僭校千載以上人之著述傳鈔舛誤刊本難求一字推尋有積日累月而不慊於心者艱苦況味先生蓋先得我心矣此本爲唐棲朱氏結一廬所藏後歸丁氏八千卷樓有翰林院印編中并有改定行款之處確爲　四庫薈輯永樂大典底本先生爲豐城人建炎時曾官吏部員外郎兼禮部郎官詩章爾雅文亦嚴整有法論賞罰劄子凱切敷陳明於

治體坐與李綱厚善名在禁錮鄉先哲蓄道德能文章者先生允無愧色矣先生之名次岑以字行見於集中見山樓記及繫年要錄題彥平者從　四庫本也丙辰季冬鄉後學李之鼎跋



少陽集十卷

宋陳東撰東有靖炎兩朝見聞錄已著錄其文集宋志不載據戴埴鼠璞載張浚奏胡銓筆削陳東書追勑編置益以浚爲黃潛善汪伯彥罪狀又得三山孫君遇正鳳所輯益加詳焉李綱容故僭此去之云云則東亦以後尚牽連興鉤黨之獄宜無編輯其文者元大德中始有刻本盡忠錄凡八卷編次頗嫌錯雜續刊於

國朝康熙中者曰少陽文集凡十卷卷首五卷皆東遺文後五卷則本傳行狀及他書論贊也東以諸生憤切時事摘發權姦冒萬死以冀一悟其氣節自不可及然於時國步方危而煽動十餘萬人震驚庭陛至於擊壞院鼓鬻割中使迹類亂民亦乖大體南宋末太

學之橫至於驅逐宰輔莫可裁制其胚胎實兆於此張浚所謂欲以布衣持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者其意雖出於私其言亦未始不近理也後應詔再出牽以此爲小人所構亦不可謂東等無以致之矣第以志在匡時言皆中理所培擊者皆人不敢觸之巨姦所指陳者事後亦一一皆驗是其事緣憂國不出求名故南宋以來儒者以忠義予之而遺文亦至今傳述焉蓋略迹而原其心也

余嘗與李忠定公之孫大有爲友得其家所刊陳公少陽文集稗類既詳今又得三山孫君遇正鳳所輯益加詳焉嗚呼自吾國家有敵難如劉仲偪傅公睢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元任諸賢皆疾節之著者其次則如蔣興祖張確朱昭郭許朱友恭等之義不苟生其次則有忍恥於敵而卒能自明二者雖不同歸於全其身爾矣至於平居不與榮祿緩急不當事任而喪陳大計連莊臣奸之疏弗移如陳歐二賢則又人所難行者焉大過之過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蓋於事爲凶而於義爲无咎然則遇爲陳歐而不奉與其爲童蔡汪黃而奉也君遇夙號多聞加游淮楚兼客京口嘗訪陳公故居得其言行甚悉既爲之譜系併以思陵詩後詔旨臣僚奏陳詩輩題識與范傅李記列諸篇

帙非惟著國家育材之功卽以章聖相惟過之美意集凡若干卷如左宋光[illegible]戊戌正月之吉魏了翁謹序

少陽先生以身殉國與日月爭光照曜千古此其不朽豈待立言其言亦何待於序況有大儒魏文靖公已序其篇收學豎儒何能贊一辭但愛其人者及其屋烏讀之景星卿雲雖餘暉散彩尚欣一覩況先生之立言卽其所以立德立功者今先生之文將泯而僅存僅存而又將泯泯存之者之苦心不可不念遂不能無言使覽斯集者念其存之之難起敬起愛不忍以爲覆瓿敝燭之用庶先生之文可常存而不泯如禪家傳法囑累之意云爾巽惟吾邑叢祠梵宇偏境肉獨先生無專祀亦無收拾其遺文者豈龍逢比干果非俊物抑東家果視之邪正德乙亥去先生已

三百年先賢叔祖中書公名大忠和有始請於直指葉公忠而爲之特祠又求所謂盡忠錄屬太史陳魯南訢編次行世於是吾邑始知有先生文然所刻者亦非李忠定家所藏舊本而所謂譜系范傳皆不存且以先生詩文與詔旨章疏先後錯雜失編次之體刻未四十年島夷入寇板尋遭燬於是吾邑復不知有先生之文即僅有存者不過覆瓿敝燭之餘而已攷文靖公序所謂稡類尤詳者乃孫君遇所輯而先生弟南行狀乃云先生有詩文數百首經兵火不存文靖去先生不遠其言不應相左及檢焉貴與經籍攷有歐陽修撰瓢然集六卷而獨無先生集始知文靖所序孫君遇所輯乃刻於光[illegible]朝至勝國時已不存矣翼髮始燥即知先生名及游鄉校拜先生祠低徊不能去每從親知訪覓遺文及於宋元諸家文集至稗官野史有一

語及先生必采摭無遺始得書疏詩詞釐爲五卷爲先生正集又綴當時語勑劄記哀挽題跋五卷爲附錄共十卷或曰附錄不皆騶雅宜加芟削竊念先生行實史傳不少概見若非當時記載如李嘉仲之贖屍陳司諫之論薦許右丞之哀詞暨高孝[illegible]理四朝諸公之題識則當時情形安得至今指證如汪況凡景附先生皆秉彝好德之心豈復論其文之工拙法得牽連並存以垂不朽翼藏此稾幾六十年犬馬齒已踰大老至恐一旦湮先朝露使先生之文僅存而復泯則後嗣者不得辭其責倘因語次及之言未脫口賀甥日獻請獨肩其事蓋日獻素勇於義且憐予老故亟成其志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云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若日獻者其善付予心愛而能助者與是不可以不序天啟五年龍集乙丑日南至邑後學肖鄉貢進士太學諸生孫雲翼拜手敬詣

賀跋

少陽先生吾陽一人非獨其節干占也其文亦非李忠定家所氏新之令天下知少陽先生者吾陽人也後學賀懋忠識

郡序

嘗讀漢書鮑宣傳竊歎太學者清議所樂不可犯也然其時太學諸生以感司隸義出死力救之爲司隸非爲漢也即不幸而死亦爲司隸死非爲漢死也若宋少陽陳先生則不然當是時寇騎縱橫臣降主辱所持以睥睨天地者特以一線未斃之人心者獨一李忠定耳先生與忠定無半面交特激於大義慷慨上書欲宗稍用其言敵人已爲膽落又力阻高宗南牽豫柏人之譖汪黃怒其侵己牽殺之先生卒死而偏安之局成偏安局成而忠定遂終不用矣忠定挽詩曰誰使崔

君論盧杞耳無慶忌救朱雲又曰一血沾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祕獨許身可謂知先生之心者世見先生從容正命服其鎮定不知氣節早裕於爲太學諸生時攷行狀宣和初朝廷命太學生習雅樂事竟將官之揩紳子弟多貲緣備列先生時爲齋長獨力辭又宋制太學上舍積校已優而舍試入優等者釋褐補太學正錄欽宗以先生忠義賜進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率舊典非異數也先生復力辭又不肯以上舍積校取官謂告歸就鄉舉孫再見雲翼曰以資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卑以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窄世固未有以太學生而近就鄉舉者出處之際不苟如此院李君振綱李君鴻司校丹陽訪求遺集念舊本僅存恐家湮沒醵金重刊之以序屬寫藻先生大節表表無事綴陳茲據其出處本末揭之卷首蓋必有平日之

志操而後有臨時之忠憤又不獨先生爲然矣道光十有九年夏六月壽陽祁寯藻謹撰

李跋

宋臨祝閣修撰陳公文集十卷列入　四庫書目民間藏書家寶之不多見也丹陽爲公故里綱以道光庚寅秉鐸來此敬謁公專祠悉其子孫族甚盛訪其遺集不可得旣與邑紳士言之以爲公名不列朝籍而目擊時艱忠憤感激以身殉而不悔此古之所爲義士其著作必有出乎流俗者而遺集不彰此邑後學之責也已而聞劉君時庵向藏有鈔本亟取讀之竊見其文論事不苟忠義之氣流溢豪楮開莊宋人中不媿作者原不僅以人傳也爰謀爲剞劂之欣然共舉以戊戌之冬告成爲詩文及附錄若干卷鴻得而詳讀之益知忠言至策實中當時如是而不見用不獨爲公惜正爲宋惜也夫忠憤之人救時之論本不於文章求工拙顧其文亦明健通暢無槐佹者然則是集

復附益之以今年八月設局於學舍四閱月而告成爲文四卷詩一卷附錄五卷嗣復得東氏校本乃覆加參訂訛舛者正之闕遺者補之工竣謹綴數語以誌顛末於後任事者爲副貢劉時庵會恩孝廉周西麐玉璿孫文舫清達孫小韓成章副貢蔣芍農圻優貢林午亭烜文生楊寶汾鼎皆邑中佳士例得備書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嘉平既望皖浙李振綱謹識

李跋

丹陽古多文獻漢時包咸韋昭皆有功於經學至宋而葛勝仲著丹陽集二十四卷其文明於典禮達於史事若寶從周受業於朱子尤能爲學者之言皆傳於不朽者也而至發乎忠義志在匡時其言實有關乎治亂存亡之故者則有少陽陳公公以諸生伏闕上書時摛童蔡後隨汪黃

簡明目錄因改爲少陽集並載於集部內歲丙戌獲見明孫雲翼輯本其甥賀懋忠捐貲所刻舟有孫賀兩序較陳氏集字本多十餘條卽鈔錄副本藏於家歲丙戌仙垞桂卿兩李學師以少陽公忠義之氣不可磨滅明孫氏刊本流傳於世者絕少板片亦不知落於何所迺集同人謀捐資刊以壽世兩學師刪其不甚切少陽公者數條增其舟人孫本所遺漏者數條後人所未修撰文集仍爲十卷少陽公宋太學上舍生修撰宋高宗所贈官也修撰一集不與少陽公忠義之名同傳不朽哉

道光歲次戊戌十二月中澣邑後學劉會恩謹跋

少陽集目錄
卷一 書
登閶檢院上欽宗書
登閶檢院再上欽宗書
登閶檢院三上欽宗書
卷二 書
伏闕上欽宗書
辭諸命上欽宗書
卷三 書
上高宗弟一書
上高宗弟二書
上高宗弟三書
卷四 書 贊 跋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答趙子崧書
家書
自贊
跋蔡君謨茶錄
卷五 詩 詞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詩
詠雪三十韻存二韻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繇酌別一章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季明春日同游兼勝亭因憶往時聚會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不數覩也得詩五律三首
次韻同舍李冲壽夜坐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光明主簿虞章
挽彥禹母二首
潁川二絕
次韻石士蘇憎別
次韻邵予可彈琴二首
與士繇游金山翌日分袂二絕
題吳公輔菴
索友人春茗
送友人婺二絕
徐氏哀辭代作
和邵與可贊俸豆
謁王樂道之子閒方飯絕客口吟一絕

詠桃菊一章
春日偶題
跋黃魯直買米帖
尹館作此覓酒召李順之同飲
送黃仲達歸溫州仍寄諸友
謝溫州黃仲達送鄂州瓜虀
夜飲二絕
秦刷子詠夾竹桃
西江月春思
驀山溪元夕
西江月七夕

少宰吳敬乞用陳東劄子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
知海州洪擬乞召用陳東劄子
欽宗省劄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書
京口耆舊集傳
李猷贖屍記
尚書葉夢得上陳東奴事劄子
御旨
賜錢詔
諭宰執
賜田劄
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誥
加贈陳東朝請郎誥
臣僚論汪黃劄子
周陳清波雜志
周密癸辛雜志
又
戴埴鼠璞
劉時舉續資治通鑑
畢沅續資治通鑑補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嘉定鎮江志補

至順鎮江志補
光緒丹陽縣志俟補
南宋文範補
墓攷
又補
岳珂桯史
論祀額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補
卷八附錄 哀辭 贊 挽詩
哀辭
讀許右丞哀辭
又
又
許翰
鄂國劉相
曾季貍
汪應辰
劉宰
劉宰
劉宰
李綱
趙時蓼
張光
何元泰
王之棣
葉忠
潘之彪
吳澄清
虞素琴
葉沂
間公上書賦質同志
書遺墨後
象贊
挽詩
又
又 閻本漏鈔此從李本補錄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題少陽祠三丹亭
又
又
謁祠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拜墓
又
又
卷九附錄 序 記 墓表 祭文
盡忠錄序
又
三賢堂記
祠記
又
祠記
清忠祠記
祠記
墓表
墓銘
祭文
姜兆錫
楊應詔
王用賓
健菴道人
陸深
張珍
姜士昌
丁鴻陽
沈德潛
湯寅
荊楙
潘之彪
張九徵
孫應奎
陳表
李大有
楊一清
陳摹
劉宰
邵寶
姜寶
虞素琴
林魁
胡天游
葉忠

跋遺事　劉宏孫
又　周必大
又　孟忠厚
又　劉榘
跋家書後　陳南
跋行實　李紘
跋奏議　楊邁
又　樓鑰
又　胡夢麟
又　樓鈗
又　泰州野人
又　周鑣
又　王遂
又　劉宰
又　邱應雷
又　李憲
跋弟二書　朱承祖
又　高世奇
又　趙與言
又　趙孟迵
又　詹元鼎
又　許炎
又　朱文炳
又　祝允明
又　周必大
跋哀詞補

跋遺稾　潘稾征
又　樓申之
又　李大同
又　黃震
又　譚絳古
又　陳塤
又　羅愚
又　許元實
又　劉希仁
又　吳潛
又　衛玠
又　桂如虎
又　任袞然
又　徐畋
又　陳宗
又　章珏
又　伍霆
又　滕嘉
又　張介
又　趙霊夫
又　寶忠樂
又　趙崇繽
又　王遵
又　孫應鳳
又　汪濟之
又　李節

又
跋逸傳　趙時賡
跋賜屍記　江萬里
跋祕撰誥詞　陳鼎
跋贈誥及遺書　胡儼
跋盡忠錄　畢亨
又　陳沂
孫育

少陽集目錄終

宋陳東

書

登聞檢院上欽宗書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百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又況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爲

陛下先誅所謂奸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奸惡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不捐軀效死爲陛下用於是賢才如八元八凱者可舉而用矣夷狄何足患哉欲知奸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彦曰朱勔之徒是也臣等謹案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太上方恭默聽斷起京閒斁之地擢寘宰司京天資凶悖專權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儉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茹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藏禍心實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牽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知洞照其衷奸計敗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

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間者駸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擅權乃敢僭擬淫泆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焉可勝寒心頃歲李彦以按括民田案行河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莊州郡據廟堂坐使監司郡守列侍其旁而列侍之輩咸籍彦進不敢輒進臣等間中間曾有人詣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李彦凶燄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當職官吏稍有違忤即諷監司摭他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鬱而死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知其幾愁歎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尅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清賚枝梧是致陛下新即寶位遽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憤究其所由蔡京壞亂於外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彦無歸怨於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何以慰太上之心雪太上之讎以解天下之疑而況今日之事王黼實專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實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乾綱夬決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市朝與眾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未振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養成士數百人自為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尚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焉昔有之曰去河北羣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而況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於茲常恨未得上方斬馬劍斷其腰頷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楊戩既死而宦官有年於茲常恨未得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宦官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上之

雖疚願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塚暴其骨以解天下之怨憤梁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問遼師成實有助焉朱勔以奇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疚蓋當時用勔建議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此勔當如何乃有稍間警急朝廷不暇安抗之際勔父子遽先眾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東京益起斗米千錢民兵缺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東京以規厚利涛日太上詔罷西城所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間彥尚欲強占不肯交割及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如此尚復可容臣等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於今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戎狄背叛正為此六賊者起陛下

其忍憎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籍口牽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赦而不誅卽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受禪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為悖逆太上初立陛下為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事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為己力邪此大不然者願陛下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決策親征以威醜虜彼雖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曾日澶淵之禍乎臣等竊謂親征之詔一出虜人心寒膽落矣議者或謂兵食不足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卽位天下歸心今更誅此六賊以快其憤朝不效死為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不能捐軀報陛下邪況聞比日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時忠勇精銳之士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去而其財用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自進獻更若籍沒六賊及他宦官牽臣素冒錫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大計獻於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登聞檢院再上欽宗書　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臣伏讀今月一日詔書自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嘗許實封直言得失臣牽遭不諱之朝遇從諫如流之君正臣子知無不言之時也臣竊自太上皇已出牽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逃遁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餘悉取給焉然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天下貨賂之人往往動心京勔父子及貫等黨與

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閒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勔父子尤專二浙江淮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豪強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京父子平日善收私恩近除發運使宋晞是京子攸妻黨京卽委晞占奪官舟載其家屬貨寿出討方寇市恩亦眾兼閒善養死士自為之備臣寿日上書言六賊罪惡已嘗及此數賊罪大難掩公議弗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貪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恐此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又聞京勔父子欲歸於湖中恐歲月之久東南又有數郭藥師矣其為患豈夷狄比哉此實宗廟社稷莫大之計不敢默默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

正典刑仍乞檢會臣奏書一併行遣卻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奏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又況天下之事禍福之機藏於細微辦之不早噬臍之悔何及臣願陛下無小不忍也臣不自揆度以區區布衣之賤敢言及此罪不容誅臣俯伏以俟斧鉞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書 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

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學諸生等伏闕下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彦朱勔等六賊罪惡乞行誅戮又於今月初六日獨詣登聞檢院上書言京勔父子及貫等挾太上皇帝南去竊恐迤邐渡江假籍威勢遂生變亂乞追數賊復還闕下各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往侍上皇奉後二書至今未蒙盡賜行遣雖閭王黼李彦已曾施行然罪大請輕未厭公論京勔父子釋而不問縱之南去師成尚在親密之地中外疑惑臣竊謂朝廷方因夷狄之難未暇議此以故未敢再有申陳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夷狄者況夷狄之兵皆由羣賊誤上皇所致今又挾上皇於危急之地臣豈敢尚爾默默臣昨日聞諸道路之言曰高俅近收其兄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奉邁復爲數賊挾之而奉沿路刼持無所不至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臣歛會起居不得自如數賊阻隔甚嚴除其黨與之外不容他人輒得進見雖高俅被宣欲進亦復艱難上皇行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劄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橋而南以赴江浙其隨駕衛士盡爲羣賊斥之而回間方過橋之時衛士攀望上皇車駕失聲號慟重貫遂令勝捷親兵挽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自橋墜淮者凡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道傾僅得一望見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羣賊在側上皇氣塞聲咽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傳聞此事不覺涕淚流臆爲陛下憤陛下父慈子孝天人之所共知上皇今爲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奸臣賊子一至於此可勝寒心此臣所以汲汲爲陛下言之也蓋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皇隨行之臣如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壻其弟虛中間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喚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專數路金穀斂徵之權童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朱勔有一鄉附己之眾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南渡即恐振臂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奄有沃壤之饒東南千百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傾陷陛下父子使之離間非特聖孝之養阻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難言者臣竊謂今日之勢夷狄非所患所可深患而圖之不可少緩者正謂此爾陛下何尚不忍於此也臣知之矣必是梁師成陰有營救致陛下未得奮發英斷臣請申言師成之惡臣每得之縉紳之言曰師成爲人眞是奸佞自其容貌觀之似不能言者而稽察其衷陰險禍毒最爲可畏盜我儒名外示廉靜其實招權怙勢侵我綱紀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臣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以歸諸己故宰相大臣秉持國政必惟師成之命是從王黼事之不啻父兄蔡京父子趨事不暇師成氣燄傾聳朝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至如文章之事責在詞臣朝廷典誥各自有體師成必欲其文悉如己格或一背違輒行譴斥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大夫所恃以自異者無如及第出身人主所籠絡天下英俊以求將相者正在於此而師成乃薦其門吏

使臣儲宏兩次特赴廷試賜第唱名宏自登第之後依海
使充使臣之役卽是天子臨軒策士止可充師成趨走氓
役之吏爾非特以左右奴僕珛辱士類又所以輕侮朝廷
選舉之法宣和六年春上皇親策進士八百餘人皆以獻
頌上書爲名特赴廷試率多師成之力盡是富商豪子先
曾進納及非法補受官職士大夫不齒之人或白身不足
以應進士舉者聞每名獻師成錢七八千緡師成便與奏
請特赴廷試之命師成所薦旣眾卽又轉令張補等將上
其他權牟遂相效以貨利師成實啟之每遇賜第唱名之
日師成必在上側臨時奏請妄有升降以害公道在廷之
士往往群聽國家選舉之法爲師成壞亂幾至埽地此事
縉紳士大夫上至朝廷之所共知第畏師成不敢言爾師
成平日受四方監司郡守以下饋遺不計其數又創置北

司以聚不急之斂專領書藝局擅建宮吏贖立工徒以進
市井游手無賴之輩監恩橫賜糜費百端京師士木之工
窮奢極侈往往師成實董其事因而偷盜官錢不知紀極
儻不察其所爲而惑其足恭詑僞必以爲眞能廉靜者此
所謂以直濟佞以廉濟貪大佞似聖大詐似忠者也臣又
聞師成在內朝善觀上意所向隨向隨轉每以其性取之
黃綠爲奸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浸淫
害人而人常貪嗜無厭不覺遭其害也臣恐師成今在陛
下左右浸潤彌縫無所不至陛下離明獨照洞察其奸必
不爲其所惑然師成與貫結爲姻家京黼narrow彥又其積年
之朋黨盤根錯節牢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尙存深念陛
下威福之柄未免竊弄於此人之手羣賊等輩倚爲奧援
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以慰太上之心何得爲哉

今傳位之次復肆奸謀其謀弗成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
力始終陰慝有如此者又況蔡京久事上皇素有異心童
貫蔡攸近爲敵人結爲內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反狀敗
露遂卽逃遁朱勔父子勞傾江淛已二十年矣今此數賊
同挾上皇而去亦恐素志勿悛未必肯利於上皇也萬一
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陛下將何以處之願亟圖
之無使滋蔓難圖也臣竊以今日夷狄恣行侵侮而我上
皇哀痛罪己至避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親近用事之
人不問有罪無罪率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爲君分謁也
豈有其君痛自罪己而一時臣臣偃然自若略不知悔則
海內之事咎將誰執矧今夷狄之釁實自數賊啟之不知
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遠遁使之出入
禁闥而無所忌憚邪江淛之變蕭牆之禍不可不慮陛下

若欲正厥典刑當自梁師成始不然則朝廷之上動輒掣肘事未可圖也臣願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爲無足採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陛下始試行之仍願陛下速降德音往上皇行在告諭一應隨行軍兵錫以厚賞各使悉心協力衛護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臣恭賫陛下親筆奏請往迎上皇早還京師庶使不負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復全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爲此書而或見詰曰上方以夷狄爲患子獨不能獻一謀策以爲上計而乃汲汲於岑日之事毋乃不知岑後緩急乎臣應之曰此大不然者夷狄之患止於手足羣賊之患實在腹心腹心疾去元首自全手足浮疥豈能爲害今夷狄所欲大則土疆小則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疆得之甚艱何忍棄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不鑒之城下

之盟不足守也豈不知之千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今賊襲我越數千里其亡必矣尚何疑之有師克在和不在衆同心同德和之至也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將相大臣翕不從之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醜陋又何難焉此在睿謨必有以處之矣如臣書生豈敢妄議臣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事係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靈莫大之計臣謂今日之事惟斷乃成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牽陛下留神薦瀆天威罪當萬死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順德龍鳳鑣校栞

少陽集卷一終

宋陳東撰

書

伏闕上欽宗書 二月五日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永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姤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神智宥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之臣舊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乐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陛下能奉則中外向向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邱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之臣舊勇不顧以身不惑羣議斷自聖智特從綱請中外間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首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諮詬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傾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羣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遜位而去陛下新郎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以謝

君父而適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非綱爲陛下建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悔辱國勢今欲必遂弃非以逋罪咎李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將未可知若謂虜人眞欲請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戮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乞臣乞叛變詐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間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籍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間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間邦彥等尚執肯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鬨然騷動弗安其居至間羣臣勸

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營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一虜下瞰長安去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眞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當]屈己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惴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閒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向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虜童貫蔡攸朱勔等

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邪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紓目睫之急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使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睫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日見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之聰明之術乎若因邦彥等譖詿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牽陛下即反睫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咎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詿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王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敗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邪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詎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閒而裴度請身督戰牽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

難任度之爲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肯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仁處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神師道實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存亡俱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呼眞可付之一笑臣正月三十日檢院上書已及其大略矣方欲再有申陳欲朝廷以慴名器清流品爲先務而痛日一切濫冒進者盡乞改正追奪然後已臣今豈敢躬自蹈之而於學校科舉之外妄受官邪況臣伏闕上書豈是得已之事事干宗社大計勢危情迫急欲上聞意謂天子深

居九重之中堂下千里門庭萬里已是隔絕況登聞檢院等處去門庭有遠者則聿布芻蕘之言豈能遽達乎臣等諸生亂計議之咸謂叫號帝閽度可郎達此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今年二月初五日臣等兩伏於闕下也十二月二十七日所言奸臣蔡京等六賊又於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帝南幸申言六賊之奸又於二月初五日再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錄用李綱幷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眾扣閽號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誅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

何何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竊發竊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爲陛下言者故乞亟復用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又臣等代鬪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宗社大計豈不願身爲陛下言之豈敢於此僥倖官爵況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等六賊正在朝廷二月五日邦彥等七奸亦方用事臣等以一介布衣觸忤權貴命如綴旒兼王時雍獨開封府創子數人及兵士持器械者數十人至闕下意欲傾誅臣等又王宗澤亦欲以殿卿兵來殺之臣等知有宗社耳知有陛下耳曾何此之卹是日若非陛下親降詔旨命大臣遣中使宣諭臣等則臣等皆郎死於二人手矣臣若覩覩恩賞豈敢力抵秉政用事之人而致身於斧鑕之閒乎王時雍當時在闕下宣言謂臣等以布衣抗天子臣今受爵命則

官爵不知朝廷當時待臣等如此今乃遽欲加臣以官何舉措不審如是邪臣又聞近日大臣與李綱論事不合乃指臣等當時伏闕與綱結託臣等諸生傳聞此說不勝駭歎綱於臣等何有私情兼一日之閒十餘萬眾豈人力所能遽集此固不敢以口舌辯也然臣獨惟今諸大臣往往皆陛下所倚信陛下興衰撥亂嘗旰不遑之際正當愛惜寸陰若救焚拯溺然頃刻不容少懈今乃上怙下嬉猶多暇日反汲汲薦臣以官臣之官與不官何預國之緩急臣願大臣緩其所緩急其所急同心同德勤勞國家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遠小人進君子修政事攘夷狄今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甚修而夷狄未易攘也方今天下事危大不啻蠹弊正須振頹綱起廢事刮磨整齊之然後可奈何猶坐

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大臣如此陛下當細察之勿以其有可錄之功而遂忘其所可疑之言臣若見之當面折之曰陛下方欲大明誅賞彰善殫惡以成中興之功宰執大臣各當赤心以助陛下何苦懷一蔡氏害國大計邪不過以謂箇致身於此卿而翼之蔡氏之恩不可忘也抑嘗回首思之乎蔡氏所以恩我者劇矣廷之官爵百今不負蔡氏卽負朝廷二者必有一焉與其負朝廷孰若負蔡氏況於蔡氏何負之有傳曰大義滅親古者人臣之用心也苟事于天下國家雖父子不敢相隱故舜殛鯀而禹不敢致一言之救石碏亦不敢私其子惡也況朋黨乎臣等書生海此上書無慮千百辈其開豈無蔡氏鄉黨親戚故舊然公議所在不敢私也何宰執大臣乃欲懷私害公黨奸臣而忘君父乎陛下在東宮時固已備知其罪不待人之言

也臣請摘其包藏禍心不可遽測者陳其一二臣謹案蔡京用事每有異志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於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都者素號朝天門京乃令妄名曰朝京欲爲天下朝己之讖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爲退送意謂送者宋也欲爲退宋之讖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兵民而決興化之水動皆不軌夷虜醜類必不能久有中原虜去之後必乘勢據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以償其素志與其子孫朋黨內外遠近要相應援陛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或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黨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奸計每每著聞京奔日狂拱州日夕歡宴聲樂不絕比至謫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倘徉市城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朝廷爲意乎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九不可容者攸之爲人驕淫狠傲狂家則無禮於其親在朝則

無禮於其君不忠不孝天下讐間閩門淫穢復不可道招權怙勢侵亂朝政燕山之役放縱無忌臺財殘兵不可紀極以致國勢不張盜賊得志烽烟四起東呼西應兵革不息天下騷然遂令夷虜承機亂我中國顛覆社稷殺戮生民至使陛下父子骨肉分離隔絕皆蔡攸首禍所致父惡不悛子惡愛甚陛下尚有何恤而不肯首誅之乎其餘朋黨奸賊每書已盡言之伏乞陛下亟誅蔡京蔡攸其他亦次弟誅斥任用忠良憂勤國事以安天下之心以成中興之業臣愚狂妄敢遽恩命罪當萬死俯伏以俟

鑣案畢氏沅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六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東辭不拜而歸繫於是年三月甲午案是二十八日此稱四月十三日奉勑十六日上書辭歸較可信畢氏說誤

書

上高宗第一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臣聞中興之主必有中興佐命之臣龍虎變化風雲感會然後能旋乾轉坤經緯天地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與創業無異而尤難焉然所謂中興之君也是必聰明睿智英特果斷足以用天下之所歸向者也陛下是也所謂中興之臣非退縮謹畏之人也是必忠義慷慨剛明果敢足以任天下而天下願以爲輔相者也李綱是也伏自二聖北狩僞楚僭竊天下皇皇不知所措雖愚夫愚婦朝夕祈嚮陛下立而李綱用未幾果聞陛下卽位首召李綱而相之天下之人悉舉首加額二人者自謂於艱難之際嘗有恩於陛下皆以宰相自待甚不樂陛下之相李綱亦共知陛下艱難中得二人之力故用爲大臣以報之若以潛善伯彥眞可任天下之重陛下既相潛善矣如或復相伯彥皆以爲天下賀陛下自謂二人者與綱鼠鼠可以任天下之重而二人者自料果如何陛下必不肯欺天下而二人者亦必不敢自欺臣竊以爲方太平無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人主亦不可以私意用人大臣亦不當偸合備位況在今日正當持危扶顚興衰撥亂必欲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君臣之際豈當形迹之嫌容易進退而大臣亦豈當私意偸合於其間哉陛下若必許綱去必是不以天下之心爲心也綱若必去是不忠於陛下而負天下之望也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若必欲擠排李綱以爲自進之計是不以君父宗社爲念而不畏天下公議者也若謂李綱用人時有過舉此亦以奮然起爲陛下用亦必知天下咸戴陛下爲中興主也

天下之所共知者臣方欲爲陛下言之然綱大抵足以係天下之心使綱不去朝廷豈復有虜日之變詰閽金賊粘罕嘗有言曰秦師道已殁李綱已逐可必取也綱在今日豈可一日而去朝廷乎茲綱舉用張所傅亮最合天下公論闔張所勇於有爲敢任難事傅亮知兵有智略而紀略嚴明二人者不可失若其逗留督過之可也如遽欲罷斥是其事復中廢矣昔日之祸正坐朝廷主議不定用人不專狐疑猶豫遂致大變今豈可更蹈覆轍況閫外之事將軍主之將帥之任尤當專一自古帝王任將不閫從中御也況宰相大臣豈可懷私以害國乎願陛下坐照其衷謹勿許綱必辭機藏漏泄日督張所傅亮耸進仍多方應副責其成功黃潛善汪伯彥者陛下若知其可以大用即用之以成中興之大業若謂艱難之中嘗得其力而二人者是

於陛下有私恩盲臣竊意當時不過勸陛下不進兵爲自全之策正陛下之罪人也非有恩者也縱曰有恩陛下但當以高爵厚祿處之於閒逸之地全係富貴而已豈可以宰相大臣之職報私恩乎天下之論咸謂綱一旦罷相陛下必以黃潛善爲左相汪伯彥爲右相矣而二人者又不過懽躭陛下牽金陵而已必無長策也陛下若一旦南渡則中原之地明日便屬他人矣臣所裁書詳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而金陵之利害亦在焉容臣繕寫續即進呈方今天下之事可言者甚眾李綱爲相而論者亦不一陛下如留綱在相位臣當一一爲陛下論綱之得失綱既去臣復何言臣與綱與潛善伯彥及所亮皆昧平生曾無半面臣所言非臣之言也天下之言也臣但聞天下之言謂綱可任爲相謂所亮可任爲將謂伯彥潛善若在朝廷必害

中興之業謂潛善在岸朝事王黼梁師成致身顯要號稱健吏若非陛下聰明必爲此人所惑今後何面目立朝稱大臣乎夫人主之職進退大臣而已願陛下謹重宗社牽甚天下牽甚臣以一介草茅之賤荷陛下記錄姓名首賜追召臣不敢不以天下之言報陛下想大臣必有怒臣之言者然但知不敢欺君父自貽戾生以之千冒天威不勝戰汗

上高宗第二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九日

臣於七月十日准知鎮江府延康殿學士趙子崧牒備准尚書禮部符及閒封牒五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東令乘遞馬發來赴闕即時祖受海件指揮尋即治行七月二十日臣自本家起發二十六日渡江起行在今月十五日入門訖伏念臣去年夏五月自太學請假歸省祖母母氏

退伏閭里未幾乃聞金賊再寇京城臣雖至愚粗知忠孝以契丹得天下衰弱不競大勢未嘗入手故不旋踵爲夷狄所滅我祖宗誕受天命聖聖相繼積德憂勤深仁厚澤格於上下天意人心未厭宋德況今諸將之兵大會幾何毋慮百萬自當左右海後以衛王室豈容禍變一至於此誠不敢以爲信也比見陛下大元帥府檄書傳示四方始信果然臣與家人婦子朋友故舊鄉黨親戚田夫野叟相向而泣曰吾屬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今忍復事

異姓爲僞民乎號天叫地但無疾所忽覩五月赦書知陛下龍飛祉稷復餘我宋始與人人收淚相賀曰牽矣有生意矣再覩天日之光矣庶幾其復見太平矣方欲求田問舍躬耕以奉祭養以全其生以盡其年如是而已矣豈意陛下側席幽隱首及賤微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臣雖不肖無狀敢不奮勵感激圖報萬一恭惟陛下卽位纔十日輒下明詔搜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竊謂陛下必欲聞匊蕘之言矣有君如是頑陋何愛臣敢請以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爲陛下言之在陛下處之何如耳處之甚易亦甚難陛下聰明果斷則處之易於反掌若優柔不忍則無可爲者矣臣謹昧書一一奏聞惟陛下裁擇一臣竊謂天下之事何事最大二聖北狩鑾輿未還天下之人雖賤如田夫愚如野婦每有一言說及二聖必相痛哭涕淚交流又況陛下孝弟之至神聖所鍾想見思念父母兄弟沙漠之苦寢食俱廢臣竊以爲徒能憂思於事無益陛下必欲二聖鑾輿早還莫若慨然奮發英斷選將治兵示强以取若欲卑辭加之厚幣或遣使命懇切邀請卻恐示怯示我之怯益彼之强二聖鑾輿永無回日曾漢高祖曾被項羽擒質太公羽謂高祖若不急下吾烹汝公當是之時使漢高祖畏怯恐懼哀鳴請命羽烹太公其理必矣高祖聰明便以智勝乃爲大言以壓項羽其言謂日今我公者卽是汝公汝欲烹分一杯羹高祖竟欲人殺其父事勢迫切乃爲此言羽果不敢烹太公其後太公遂得生還臣願陛下今於金賊亦當慷慨以氣壓之壓之之術乃在陛下決策親征挫折虜氣使知陛下果是不怯臣妄意親征之詔一日而下天下之人莫不鼓舞願爲陛下效一死戰舒其痛憤兵威士氣必然大振虜人雖强豈不遠慮必奉二聖歸而請盟願陛下割意圖此一臣竊謂當今之事何事最急用兵親征最爲急務伏惟陛下父母妻子諸父兄弟六親九族盡在沙漠陛下以一身孑然獨立於億兆之上宵衣旰食北顧憂思必欲報復夷狄之恥迎奉二聖鑾輿早還以成我宋中興大業用兵親征誠不可緩何以言之夫羊之虜意得志滿氣亦驕惰彼必謂我已是衰弱不復可振今能掩其不備乘其驕惰賈勇而肯一擊必勝若失其時噬臍何及臣願陛下勿憚用兵議者多謂今日之兵無可用者臣謂不然天下之兵無不可用只緣肯此將帥非人懷奸賣國挫折軍威欲戰之兵乃不得戰鬱憤喪氣至於解體如欲用之在陛下發舒其憤與作其氣憤或未舒氣或未作猛夫悍卒皆不能戰憤既已舒氣既已作懦夫孺子皆可爲兵欲舒其憤與作其氣正在陛下大明誅賞去年今春三軍在行皆願捐軀効死一戰泰何諸將率爲奸謀不肯輒出一人一騎爲國鏖敵乃下令日殺虜者死偏裨小將有能率衆殺虜人立功者往往諸將徑行誅戮緣此之故三軍沮挫竟無鬬志天下所以鬱憤喪氣伏自陛下卽位以來天下之人傾心拭目日俟朝廷正厥典刑至今多時未賜行遣天下疑惑皆謂陛下欲姑息諸將失天下心臣謂陛下必不欲姑息此數人者失天下之心所以未正典刑罪在大臣不建明耳大臣所以未肯建明者豈以陛下爲大元帥時兵未嘗進有此嫌忌不敢發蹤是以一切主兵之臣得以籍口劫持陛下自得生還臣願陛下今於金賊亦當慷慨以氣壓之壓之之術乃在陛下決策親征挫折虜氣使知陛下果是不怯臣無識豈不聞陛下向追其罪臣竊惟之朝廷大臣何其無識豈不聞陛下果是不怯臣者爲親王時狂虜犯順恃强要質勢不可遏淵聖皇帝篤

愛手足不忍啟齒惟時陛下奮然請行略無難色聞嘗奏之漏聖皇帝曰爲國家雖死何害願勿以臣枉軍中遂不用兵害國大計其論朝廷亦爲此說天下聞之賈勇增氣咸壯其言仰歎聖質英特如此淵聖皇帝亦知陛下英斷果敢可任大事斷然不疑乃命陛下爲大元帥當時陛下致身於國及爲元帥豈肯畏避天下之人共知陛下數欲進兵耿南仲者竄走帥府剛愎和議以沮陛下進兵之意又間曹輔移文沮兵帥府官屬類多沮遏陛下失枉聽信過當爲數人者惑亂聰明遂致聖意進兵不決不爲無過朝廷大臣乃欲陛下諱過自籠臣所不識自昔聖人未免有過不聞諱也孔子有言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爲大臣者豈可輒使陛下諱過害國家大計臣願陛下特降詔旨

自明其過示以不欺下不欺人上不欺天禹湯罪己不過如此遂使天下知不進兵不枉陛下乃枉南仲諸人之徒陛下便當大正典刑而誅殛之足見陛下不以私情而害國法遂使一切主兵之人不得竭緣幸免罪戾爲安撫使如范納爲經制使如翁彥國者四道總管趙野等輩及諸被命主命勤王之人並皆坐視君父屈辱逗留不進朝廷大臣必備知之臣願大臣赤心至公以助陛下大正典刑其有進兵疾事以及一切立功之人願加厚賞庶使刑賞既公且明天下之人莫不皆知自是之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寸日之兵不得戰者繼令以往竭力立功寸日用命不得賞者令當必得次弟受賞天下之憤何爲不舒天下之氣何爲不作愛願陛下哀痛之詔日夕繼下天下之人當知陛下坐薪嘗膽頃刻不忘夷狄之讐必欲一戰以復

其恥莫不捐軀効死以助陛下將見天下富者出財勇者出力智者獻謀懦夫孺子皆可爲兵愛願陛下聰明英睿著聞奮然親征驕惰之虜一舉可滅恭惟陛下若以身徇父兄天下夷夏天下共戴陛下爲中興主陛下若以身徇父兄天下當以身徇陛下二聖鑾輿指日可回中興大業指日可就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切勿輒爲怯懦之謀聰明宗社牽甚天下牽甚一臣枉外方聞之道路其言皆謂朝廷大臣力請陛下遷都金陵有識之士莫不憂駭謂中國者必據中原然後乃能經制萬國號令天下自古以來帝王興起無捨中原能立國者金陵之邦本荊楚地後世偏伯勢不得已或遂都焉西晉板蕩河洛腥羶琅琊王者宗室疎屬用王導計移鎮江表愍帝既崩因而就立是爲元帥初非特地遷宅於此自時厥後中原之地乃爲盜

有劉石慕容攘奪僭爲宋齊梁陳終不得復東晉之初席未暇暖遽有王敦起而爲亂元帝乃欲歸遯琅琊明帝英弦克清大愍未幾蘇峻復起歷成康穆哀寢以衰削宗廟之血食雖已百年子孫享國類皆不久劉裕二蕭以及陳氏其創立也亦必艱矣子孫不能長保宗廟社稷豈數君哉一無長策貽厥後人蓋以金陵地薄勢孤山川迫蹙不拔之基此非其所矧今二聖北狩未迴宗廟枉京陵寢枉洛陛下若聽左右之言遷都江左卽是陛下遠棄父兄遠棄宗廟遠棄陵寢寢爲自安計臣竊妄意勸陛下者必皆東南之人意枉自便墳墓之奉俯仰之養不爲國家長久之策陷陛下於不孝不弟臣嘗聞之枉眞宗時契丹入寇直至澶淵勢已迫近當時大臣有勸牽蜀亦有勸牽江南者皆是懷土自便之計宰相寇準獨請親征眞宗皇帝深燭厥

理遂從其請車駕既至登城撫軍威大振射殺契丹主帥撻懶遂大破之自是契丹百五十年不敢南向蓋得眞皇親征之力臣願陛下決意親征亦用寇準已試之效如脫之意陛下雖曰已居京師豈能轉輸江淮之粟以餉闕臣之末學智略疎淺豈敢不揆自方肯哲惟是陛下聰明英睿眞可勉力以繼祖宗金賊二帥亦趦趠旦何足道哉只肯此諸將畏怯無敢當之賣國縱敵遂致大變陛下若肯決意親征祖宗之心度其在此祖宗在天天必相之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坐薪嘗膽不忘夷狄皆願捐軀一戰自效臣謂一旦行營北顧兩帥之頭可效麾下竊願陛下勉意圖此勿爲東晉委靡之計臣近聞朝廷遣使奉迎神主欲往江南又見宗室遷居鎭江豈非朝廷必欲南去然臣又聞陛下降詔復還中原金賊再來與之決戰果然卽是神主不當遠去自古天子豈有不奉宗廟神主而獨居者二月二十七日淵聖皇帝卽位之五日臣時在太學爲諸生嘗與同學生千百輩伏闕下獻書亦乞大明誅賞以振國威未可圖天下今日遭遇陛下亦首以大明誅賞爲獻何也臣竊以爲誅賞人主之威柄也誅賞不明則主威不立而人無所畏將無以驅使天下不能驅使天下則安能折服夷狄欲求內外無患而天下大治者其可得哉武王之伐紂乃在於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宣王之中興亦以其能賞善罰惡而已此宣帝之信賞必罰憲宗之能賞罰用命不用命所以爲漢唐中興之君陛下操生殺之柄端可以賞罰靖天下而指揮四夷何憚而不爲哉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高宗第三書　建炎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丹陽布衣臣陳東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蒙恩追召已於今月十五日到行在十六日具狀申尙書省訖

當日晚間宰相李綱乞出臣即於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乞堅留李綱勿許去位力論黃潛善汪伯彥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又於十九日再上書乞陛下用兵親征以盪靈二聖又乞大明誅賞以振主威正侮此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又乞車駕早歸京師勿幸金陵庶後二書皆未蒙報但聞李綱被謫而出而黃潛善者專任宰司與汪伯彥等日益用事親征之詔不下誅賞之政不行雖未聞南幸之期而亦無歸京之耗是臣之言一無合於廟謀而臣之罪實難逃於國法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臣死實甘心或恩遭害於權臣之毒手臣死不瞑目臣深慮黃潛善汪伯彥等怒臣議己必欲見害臣再三思之曷若盡言於陛下以求其死生之決度幾父母之遺體不致於暖昧而歿也臣竊以李綱之爲人也責以春秋之法不無可

悵然其赤心事主不敢懷奸致身殉國無所顧避天下共知李綱之忠義足以輔相陛下之聖明柰何反遭小人之擠排終以直道而廢黜若黃潛善者素非端正之士而汪伯彥者蓋亦柔佞之徒天下皆知二人之奸邪深嫉李綱之正直今也果能馳騁一己之私意惑亂陛下之聽明陛下能爲二人之所惑亂則賢人君子自然不見信用而必不能一日安身於朝廷之上矣此李綱之所以求去而被謫也李綱既去則誰爲陛下以身任天下之責者是宜親征之詔不下則虜氣不折而二聖邈無回期誅賞之政不行則國威不振而三軍依然解體京師宗社之國也竊恐陛下未必得歸金陵荊楚之邦也竊恐陛下未必不往然亦聞尚書省有榜示備坐李綱請都金陵奏狀乃是綱被詔赴行在經由金陵之時有此啟李綱之罪也然天下只

切至也陛下萬一必爲江南之行則北人之望絕矣誰肯
孤城堅拒以就灰燼兩河之地又卽日傾歸虜矣虜騎定
須衝突而來英雄豪傑必與之極力爲勝則京畿淮甸皆
是血戰之地自江以北陛下豈復得回首一顧乎大河不
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金陵雖有大江之險陛下亦
豈能帖帖安居此乎大江之南雖屬陛下然已在他人指
揮之下矣是豈社稷長久之所哉臣竊以爲一旦渡江則
無復更有回日又安知無劉氏蕭陳之徒以相乘也陵遲
之漸自此始矣臣固知陛下已斷然不爲所行所以尙爾
嘵嘵以畢其說者欲陛下通知南北利害之相遠決意早
歸京師而已竊知都城之人已見太后爲南去之計而未
間陛下有北歸之期悲嗟惴恐莫知所措今牽京師城壁
既已修築復舊陛下儻能明賞罰以厲六軍盡誠愛以結

百姓何爲而不能守臣願陛下速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
都人之心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使軍威士氣奮然大振於
是治兵選將決策親征以回二聖之鑾輿然行營之遲速
親事之緩急何如自惟親征之詔不可不速下而親征之
事不可不預集庶幾折服虜氣而二聖鑾輿歸還有期臣
竊惟戎醜之性眞如犬然趨而遠之則吠噬不已迎首疾
擊則掉尾遠去願陛下勿怯也不然則二聖鑾輿豈有還
日秋氣已高天寒將至想見陛下思念父母兄弟漠北之
苦日軫聖懷不勝痛切固不待臣區區之言也臣竊謂陛
下必欲復中原以定大計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非
用李綱不可蓋綱之所爲雖未必一一皆當奈天下之人
耆意屬望皆願以爲輔相者在綱而已綱今去國思天下
解體事難濟矣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是非且觀人情之

書

宋陳東撰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七月七日太學生丹陽陳東謹再拜奉書提舉監丞朝議閣下卽日秋暑伏惟撫部多暇尊候起居百福東伏蒙特遣急足遠賜書翰并示到照牒一道舉東應詔赴行在所仍給舍子一紙計錢一百千助東路費并差兵士三人隨行東恐懼莫知所措東白屋一介之賤潦倒粗疎涉世迂闊生四十二年矣未嘗修進謁之儀以干公卿大夫頃在太學寫諸生時閣下佐官水衡東適有鄉人校館閣下貧緣遲遄獲一望丰采然恨未足少款以露心腑豈意誤聽以東姓名點污簿籍乃取東往歲獻書之故此尤非敢當

者東不自無狀暗於自揆逢時難難輒有所論列狂妄之罪理合誅夷仰賴天子聖仁赦其萬死已是大幸豈敢更有他望者向者少宰吳公嘗以區區亦請於上命之以官東於是循牆走避辭章屢貢僅乃獲免旋卽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祭養爲世牟民已是過望尙復何求日夕北面祈嚮國威大振狂虜殄滅側目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度幾復見太平不意朝廷稔惡縱敵爲患遂致大變使我兩宮蒙塵九廟危殆金枝玉葉墮落虜營妖逆乘勢僭竊大寶天下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然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忠孝豈忍坐視君父之屈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叫地恨無赤所牟新天子龍飛祉稷復歸我宋天下之人獲再覩天日之光矣柰何二聖未有回鑾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憂苟有血氣之屬孰不願捐軀頂踵爲國復恥如東之愚何足以爲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側席首及微賤閣下布宣德意敦諭諄複東雖欲懇辭固遜以伸知難之義不可爲國保重不宣

答趙子崧書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於判府安撫延康

得矣當卜日趨赴闕下少效愚衷圖報萬一區區非豪楮可具昃旦夕俯伏堦墀諸容面陳不宣

家書

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十四叔嬸十八叔嬸三十叔嬸家中骨肉上下俱安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昃眡申尙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日晚忽有應天府吏人來追取東必是得罪恐疚生未可知然東已處之定矣竊恐疚後家中不知子細老兒煩惱令特寫此紙報要知東不以他故而疚也新婦幷二女東不暇顧卹盡教婆婆姆姆諸叔嬸照顧處置新婦兒懷妊或得一男卽先人之後不絕東疚無恨矣六五弟善事六三哥同共奉侍二老兒勿教失所想諸叔嬸覆不在可噬也二弟遍諸房尊長呼名起居

見姑姑亦傳語四七妹令年傻可與他成結了卻疚生天也切勿念東除隨身衣服外其餘行李盡付六十郎幷諸僕攜去且助二老兒使用大娘長成中閨已許四六姐六五郎爲親如他家不悔卽與不然則別作處之請將此紙送與四六姐一看其餘不復言矣秋氣向冷伏祝善加保重不備建炎改元八月廿五日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諸叔嬸座前

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收管可一一檢之六二郎諸弟妹不及一一作簡會諸親一一遵意東八月二十五日晚南京神霄宮書

六十郎后書曾慶劉福趙喜能如將帶行李到家可一一多與錢羅貴遣去梓州襄城爲二嫂去秦宅下書恐月初到千萬千萬東又覆

贊

自贊此贊當自有布衣像也

生本假僧誰識其眞丹青所寫非吾精神天地使我與物爲春終當有歸高閣麒麟

跋

跋蔡君謨茶錄見費袞梁溪漫志

余閒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爲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爲貢物富鄭公閩之嘆曰此僕妾愛君之事自不意君謨亦復爲此余時爲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后本愧君謨不移此筆寫旅槥一篇以進

詩詞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詩

飛廉强攪朔風起朔雪飄飄灑中土雪花著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摭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說風伯天公儻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因下酆都獄急使飛雲作水流潺潺東方日出能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

詠雪三十韻　僅存二韻

山嶽遭埋沒乾坤著薇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繇酌別一章

太學諸生出許昌抱關夫子特相將輕衣短帽秋風裏瘦馬羸童古柳傍黃葉翻翻慘離思濁醪沃沃澆愁腸欲知此別情懷惡正是平生氣味長公歸戲作詩書件我去還依鴻雁行酒闌纔渡石橋上回首高城煇夕陽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季明春日同遊兼勝亭因憶往時聚會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不數覩也得詩五律三首

范亭兼雅勝勝景足奇觀湖水涵天入山雲帶雨蟠千松偃夜月萬竹撼春寒玉井汲甘冷塵緣那得干

野曠湖山遠林深松竹幽舊題看壁立尚事逐萍浮莊蒋荒三徑依稀度九秋故人應念我雅會莫遲留

二子皆吾弟阿章才雯豪風流江左舊句法杜陵高雅志

莊五馬壯心連六鰲時哉偶未與日日醉金舡

次韻同舍李沖壽夜坐

時引金杯拔劒看光芒高徹斗牛寒要令世事從心淡可謂人情徹骨酸經術豈應窮皓首文章何用苦雕肝吾徒行與功名會莫作羈人日夜歎

虞章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先明主簿

依依客舍坐燃膏子夜鴈愁無處逃閒炷爐香聽細雨使斟杯酒讀離騷休驚時節云何速獨弔古人殊不遭一陣曉寒催晝永朝來爽氣碧山高

挽彥禹母二首

人生五福古難全天賦夫人獨不偏內行無虧詩婦孝母儀何啻穆姜賢庭幃已歎芳魂獨宗族空留舊事傳惟有

南陔多少恨忍看松柏鎖寒烟

少馳賢孝譽來配潁川家雖奪共姜誓曾無賢母琑一鄉蒙愛惠百口籍生涯享福踰中壽歸歟勿怨嗟

潁川二首

我家本出潁川里幾世不曾歸潁川今我暫來忽暫去太邱風流誰與傳

我來潁川何所見青青古柏枉城傍知是荀陳手親植令人不覺淚行行

次韻石士繇惜別

男兒自有四方志離別豈能動剛腸功名未遂身未死白髮青顏舉酹

次韻邵子可彈琴二首

雷公徽玉粲明星照出師叢指下聲可憐此地無人識喚

作新來黑瘦箏
譏說朱絃太古清政無瞽聾在周庭高山流水本無事安
用區區俚耳聽

與士繇遊金山翌日分袂二絕

早別金山恰曉鐘離帆分破一江風瓜洲渡口波聲遠後
夜相思明月中
京口瓜洲一水間秋風重約到金山江山自爲離人好不
爲離人數往還

題吳公輔庵

一徑周遮屋數間我來聊欲寄清閒道人杖履知何處空
鎖烟霞萬疊山

索友人春茗

偏愛君家碧玉盤建溪雲腳未嘗乾書生自恨無金換睡
除睡思茶甌外收拾春光酒盞中萬種窮愁都不問世
令尹非安仁腰帶肯輕束脫巾漉酒漿黃花泛新馥
自足誰令春雨紅點污秋株綠寒根豈無知風霜怒應蓄

春日偶題

晚生倀不及肯輩來訪諸郎觀典型吐握風流何寂寞滿
林風竹自秋聲

詠桃花菊一章

潘郎甘塵陶令亟遊俗胸中定何如清濁在一矚河陽
豔春桃彭澤鬱秋菊所好邈如許二子殊品目詩人易評
量忍使混衡斜當使冰鑑磨要遣鬢眉燭勿容脂粉姿盛
入珪璋錄神仙眞渺茫浪說武陵谷不如臨清潭歃水樂
自足誰令春雨紅點污秋株綠寒根豈無知風霜怒應蓄
令尹非安仁腰帶肯輕束脫巾漉酒漿黃花泛新馥

以詩章乞數團

送友人喪二絕

欲認青帘索酒嘗俄驚丹旐送君喪呂莊編戶傷心切愁
對清風想杜康
初成大廈勢巍巍有志于門駟馬輝未乾壁上君先逝賀
燕翻隨弔鶴飛

徐氏哀辭代作

憶昔常隨祖母過登堂共慶尚垂胡十年未遠皆流蕩地
下相逢果有無

和邵子可賣傖豆

休論斥鹵與膏腴豆萁連阡稻麥無舉世紛紛寶魚目投
人愼勿以明珠

謁王樂道之子閒方飯絕客口吟一絕

晚生倀不及肯輩來訪諸郎觀典型吐握風流何寂寞滿
林風竹自秋聲

詠桃花菊一章

潘郎甘塵陶令亟遊俗胸中定何如清濁在一矚河陽
豔春桃彭澤鬱秋菊所好邈如許二子殊品目詩人易評
量忍使混衡斜當使冰鑑磨要遣鬢眉燭勿容脂粉姿盛
入珪璋錄神仙眞渺茫浪說武陵谷不如臨清潭歃水樂
自足誰令春雨紅點污秋株綠寒根豈無知風霜怒應蓄
令尹非安仁腰帶肯輕束脫巾漉酒漿黃花泛新馥

春日偶題

驅除睡思茶甌外收拾春光酒盞中萬種窮愁都不問世
事如棋局局新

哦黃魯直買米帖

廣文弦歌飯不足要是古來賢達人山谷有錢能買米比
之魯公殊未貧

尹館作此覓酒召李順之同歠

今日天色惡酒壺恰已空何來進童子挈榼問主翁主翁
方對客兀坐書堂中諸生功課畢鼓瑟復寫愁衷愛酒欲出
門杖頭無青銅春衣典又盡搜索計已窮酒興不可遏不
免作詩呼進童空壺挈將納宅庫爲我卻致雙灰紅得酒
須尋愛酒伴更煩與召隴西公

送黃仲達歸溫州仍寄諸友

長安市上喜相逢傾蓋恩情久要同幾載睽違勞遠夢一
尊邂逅寫情衷家山柑橘正酣露江岸帆檣忽鮑風歸去
偕聲詢舊友項髮方浪薛芹宮項邦髮方正仲浪士薛公
人愼勿以明珠

謁王樂道之子閒方飯絕客口吟一絕

謝溫州黃仲達送鄂州瓜薤

黃夫子從墳上來三東瓜薤送風士應知我亦困薤鹽肯
食沽酒與市脯食肉者鄙無遠謀甲第紛紛何足數飯蔬
飲水眞樂哉千古風流想足尼父

夜歙二絕

笋芽鵝炙殊可口明月清風不著錢坐對青州一從事共
君今夜不須眠

欣然有意引陶潛此意何妨俗士聯三百青銅亦希有速
將趁趣夜厭厭

秦刷子詠夾竹桃

誰研碧琅玕影撼半庭風月尚有歲寒心莊留得數莖華
髮　龍孫愛獻碧波濤喜動清風發到得浪花深處一甌
香雪

西江月春思

風動一軒花竹琅玕青錦薰籠麟才自是宋牆東誰識琴
心挑弄　暮雨乍收寒淺朝雲又起春濃冰肌玉骨信俱
融不比巫山閒夢

鷲山溪元夕

半生逆旅幾度經元夜長是競虛名把良宵等閒棄捨去
年元夜道得身閒依舊是客長安寂寞孤眠者　今年元
夜也則非鄉社卻有人約攜手燈前月下那知風雨此事
又參差成怨恨獨牖惶清淚潸然灑

西江月七夕

我笑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相逢歡情盡逐曉雲空愁損舞
鸞歌鳳　牛女而今笑我七年獨臥西風西風還解過江
東爲報佳期入夢

宋史列傳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偉儀貌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邦彥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冊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被黜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復請誅六賊時師成尙留禁中東發其奸謀乃請殺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鎭東

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朝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卹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度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閒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繩間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邱墟生靈已遭魚肉

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甚讐案宋史作但力辭官以歸尚後書五上既復歸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奉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善遣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俞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俞已如厠吏有難召東笑曰我陳東也豈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進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屍塞之東初未識綱特

以國故至爲之永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聞白徽示愠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台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竝加朝奉郎祕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案詔與行狀皆錢五十萬以文計也此云五百以貫計也

錢士升

南宋書列傳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俶儻負氣京黼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無所諱每宴集坐客恐累多引去以貢入太學靖康初伏闕請誅六賊言天下事蔡京壞於宵梁師成賊於後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結怨於遼金勔開邊釁宜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上皇東行東上書請追貫正刑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奸凡伏闕詬誅每宴集坐客恐累多引去以貢入太學靖康初伏闕請誅六賊言天下事蔡京壞於宵梁師成賊於後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結怨於遼金勔開邊釁宜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上皇東行東上書請追貫正刑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奸凡

北徽宗勤於勤淵聖皇帝卽位明日詔內外及士庶言時政得失公慨然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涵養之地豈可無應詔者乎乃率太學數百人上書闕下首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乞正典刑以折虜氣淵聖納其言然執政者營救之猶未遽出時金人犯京城公抗圍城中再上書反覆論京等罪惡繼而臺諫亦論列京罪於是朝廷始盡黜而誅之明年春淵聖方召五路兵以拒虜用李綱种師道主其事而肉食者偷安畏懦欲爲城下之盟沮罷綱師道等京師倡罷兵虜人乘我不備內外匈匈不自安公曰事急矣於是夜復草書黎明合抗學諸生伏闕下以進軍民不聚以觀俄至數萬牽其書爲奸人蔽塞不卽通軍民因毀以害仁八月十五日至行抗所卽具狀申尙書省不報因以棺自隨示不求生有君如此頂踵尙奚足惜邪遂就道以進軍民不寓居神霄宮杜門不敢見賓客聞宰相汪伯彥黃潛善議欲遷都建業京師人情日益不安遂上書乞罷潛善伯彥天子卽大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欲聞天下之言也向懶哭或中夜興起悵無以所明年夏五月今上皇帝卽位於南京改元大赦公聞之喜而不寐謂所親曰吾今始有生意未幾有旨召公於是卽鎭江府延康殿大學士趙子崧移文趣公行公聞命戒嚴行李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子卽大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欲聞天下之言也向懶哭或中夜興起悵無以所明年夏五月今上皇帝卽位於南京改元大赦公聞之喜而不寐謂所親曰吾今始有生意未幾有旨召公於是卽鎭江府延康殿大學士趙子崧移文趣公行公聞命戒嚴行李或勸公無行公曰新

受夏五月因謁告歸省親公旣欲以科舉進是歲秋八月應鄉貢進士舉預薦未行奉親居里閒甘旨之餘日與親舊把酒爲樂酒後耳熱往往援筆賦詩以自適冬十月金人上書闕下首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乞正典刑以折虜氣淵聖納其言然執政者營救之猶未遽出時金人犯京城公抗圍城中再上書反覆論京等罪惡繼而臺諫亦論列京罪於是朝廷始盡黜而誅之明年春淵聖方召五路兵以拒虜用李綱种師道主其事而肉食者偷安畏懦欲爲城下之盟沮罷綱師道等京師倡罷兵虜人乘我不備內外匈匈不自安公曰事急矣於是夜復草書黎明合抗學諸生伏闕下以進軍民不聚以觀俄至數萬牽其書爲奸人蔽塞不卽通軍民因毀以害仁八月十五日至行抗所卽具狀申尙書省不報因以棺自隨示不求生有君如此頂踵尙奚足惜邪遂就道以進軍民不寓居神霄宮杜門不敢見賓客聞宰相汪伯彥黃潛善議欲遷都建業京師人情日益不安遂上書乞罷潛善伯彥天子卽大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欲聞天下之言也向懶哭或中夜興起悵無以所明年夏五月今上皇帝卽位於南京改元大赦公聞之喜而不寐謂所親曰吾今始有生意未幾有旨召公於是卽鎭江府延康殿大學士趙子崧移文趣公行公聞命戒嚴行李或勸公無行公曰新

盡字書無遺筆有顏柳遺法臨刑神色不變既死面如生識與不識之人莫不爲之流涕故人李猷贖屍異棺以斂鄉士胡琦爲護其喪以歸建炎三年春車駕南幸臨安大臣有以公死爲言者上始驚悟卽命贈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車駕回幸建鄴道由鎭江參知政事王綯爲上言曰昔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誅加詠戮上曰朕方深悔過之誠旌盡忠之士旣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忍於懷可特贈錢五十萬紹興三年再貶南京用事大臣復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仍與兩資恩澤賜官田一十頃詔詞鄉率云云衛王綯旣言公以忠上卽命賜其家官其子綯遵而謂人曰以此見陳公之死非聖心也公被罪之日年四十　其配吳氏生二女方赴召時吳氏有娠一日晝寢夢白甌自身外遶其身驚而覺因語家人家人皆怪之及訃音至始知夢之日乃被罪之日也遺腹得男聚族而觀之且悲且喜知公之後不絕名曰嗣宗二女長適忠翊郎楊中和次適右迪功郎處州麗水尉潘好謙皆以公恩澤故公之歿也祖母蔣氏年高而家益窶二女未及嫁而嗣宗尙在孩抱公之配吳氏乃謀諸姑請於朝令南受所賜有服親恩命哀慟者累日始公母蔡氏懷公七月而生六歲而蔡氏奉鞠於繼母吳氏公事父母盡孝事祖母尤謹而吳氏視之如己子繼生二子曰坦曰南兄弟友愛人不知其異母焉公平日與朋友信其於鄉黨惕惕然宗族姻婭皆得其歡心家雖貧而輕財重義嗚人之急雖質衣冠不靳也爲文章不事華靡命意立言必合風化有詩文數百篇經兵火多不存自少尙氣節有憤世嫉

書何爲公亦不答卽長揖而退二公訖無所發怒諸生又以是偉公故書終得達今往往皆流傳天下公初自太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治命欲擇遷葬母蔡氏合之志未遂而公被罪以歿南後於縣之尙德鄉桐村之原得吉卜焉以建炎二年十月十四日遷先君與母蔡氏合葬以成公之志而公之喪實祔焉南重惟不肖爲公之配吳氏乃謀諸姑請於朝以是偉公故書終得達今往往皆流傳天下公初自太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治命欲擇遷葬母蔡氏合之志未遂而公被罪以歿南後於縣之尙德鄉桐村之原得吉卜焉以建炎二年十月十四日遷先君與母蔡氏合葬以成公之志而公之喪實祔焉南重惟不肖爲公之配吳氏乃謀諸姑請於朝立墓隧之碑令逮公平生事實列於行狀以備史官採擇云紹興改元四月朏

翼案以特恩賜同進士出身者自唐已然宋沿其制雖勳德如晏元獻亦然欽宗以先生言事忠義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自有典故非俸進也宋制太學上舍積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等者就化原堂釋褐補承事郎太學正錄考宗涪熙初鄭鑑亦以言事由此

進不四年補郡先生既力辭恩命而又不肯以上舍積
校取官乃謂告歸就鄉學以資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
卑以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窄蓋世固未有以太學
生而近就鄉舉者先生獨辭尊而居卑舍優而就窄此
豈世人情識所及此雖不關先生大節善觀先生者當
先於此等處覷破

少宰吳敬乞用陳東劉子　靖康元年四月二日

靖康元年四月初二日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明
上用賢斥奸之詔陛下虛己盡下或卽聽其言剛克沈潛
或久乃施用東之勸奬今殆其時臣愚欲望聖慈錄東忠
誠遂加官使諷厲在位取進止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劉子　四月八日

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

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也雖古者聽
納之君如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竊有疑焉以謂陳
東之書遠勝炳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惟諸生不
平炳與觀顏亦厚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
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
忠義感奮思共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謂是
日百姓亦來會集臣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彥退朝百姓皆
斥罵東與諸生力遏之繼而百姓譖譁東惶恐憂懼面若
灰灰遽欲退而百姓遮擁東不得出然則東豈有率百姓
爲亂哉東非學問淹賅喜論天下事亦忠義奮發之士也
陛下若用之於朝必能爲公議者臣謂東書深詆李邦彥
而大臣有庇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若以公
議用人大臣以私意阻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

右少須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況王聖臣直欲大有爲之時牟無多辭亟赴側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不宣

京口耆舊集傳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以舍法貢上庠政和中命太學生習雅樂樂成且命官一時歆豔預者多權要子弟東適以職掌居肯列奮然曰吾惡能與乳臭子比以求倖賞辭不就政和以來羣憸用事蔡京師成亂政於內王黼童貫致寇於外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父子復結怨於東南以致邊圍生釁宗社阽危天下皆知元惡大憝莊六人者而凶燄赫然無敢擬議靖康初政詔求直言東乃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歷詆六人直指爲六賊始同舍生閒其言皆辟易無敢從者既見東書首言堯不去四凶舜使大明誅

賞皆以爲辭婉理順從者遂眾東復於眾中自誓以爲言牟而中朝廷命東以官不受不中得罪欤東不悔陳詮慷慨眾服其誠書既上中外大快京師老稚往往名數六賊京等知罪狀昭揭大禍且至又時虜寇已迫乃挾太上南巡以爲東南劇任皆其親黨東以爲京等不但紓欤意有包藏亟上書乞追回六賊以正典刑別差忠信之臣扈從太上不報月末書再上大意以爲羣賊之患在腹心甚於外敵欽宗感悟即邀太上還京盡竄六賊六賊雖竄而其用事久朝無正人時宰如李邦彥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輩皆阿附致身無能遠謀所議惟割地請和棄城避敵莫不主和議者內廷惟李綱一人而在外惟种師道能輔佐中興汪黃憸佞必不能宏濟艱難汪黃大恚是晚號爲徧將知兵時國事雖危人心猶籍二人以爲重邦彥等嫉綱異己俾出督戰會兵小卻即罷綱相且奪師道兵

柄示堅和議人情大沮東不得已復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斥邦彥等罪乞復用綱而將師道兵民知東等所言實契眾心不期而會者十餘萬至毀闕鼓譟砦欄楯破登聞鼓不得達閽官壅閉非一日會御藥朱拱辰等出眾不勝怨蹂躪之東力救不能遏乃歎曰禍在是矣無何京尹嚴師各以兵來訶舍生挽之去東曰某去則諸公爲戮顧公等何罪吾自視頭已在地上矣會事間欽宗嘉其忠讜使宣諭復用綱與師道又令綱師道自出諭眾眾乃散諜知二公復用人心且固即辭圍去邦彥等怒揭榜通衢斥伏闕上書爲意在作亂學官奉承以東等爲脅持君父屏出之牟欽宗聖明御批付開府尹聶山曰陳東言事出於忠義可令還學三出御札與祭酒楊時牽學官迎之歸諫官陳公輔援近比乞命之官少宰吳敏遣以請朝廷迨功郎同進士出身與學官差遣東以謝言言不拜再上書極論時政因乞改正太學生上書過名及除伏闕之禁不報遂謂告歸是歲東舉於鄉未幾京城失守忠憤感激言與淚俱建炎龍飛召赴行在東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以棺自隨或問其故曰臣之事君言而不從罪不過死人惟畏死不敢盡言吾竊陋之以此自隨示不敢求生以害仁也聞者壯之是歲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方草奏論天下大計聞李綱罷黃潛善汪伯彥以舊恩專柄任東以爲此治亂之機不可默垂上書留綱不報再上書竝及時政乞還都京師下詔親征以繫天下心作天下氣又不報乃力言綱忠直必能輔佐中興汪黃憸佞必不能宏濟艱難汪黃大恚是晚應天府吏至出片紙有進士陳東四字東知得罪死即爲書別其家人書畢就道無幾徽見於顏面後數日其友四

明李獻始得其屍斂於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之以歸人多其義方東倭時外廷無知者後乃知潛善毓欲殺之而無其由會進士歐陽澈上書及宮禁事言多不實上意頗怒潛善乘上怒併擠之倭而東之倭實非上意也建炎二年春六飛南幸大臣有及東倭事者上驚悟贈承奉郎與一子恩澤夏四月回幸建康過京口又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亟請誅戮朕方深悔過之誠旌盡忠之士已贈京職仍官其子令行經其鄉未忍於懷可特賜錢五百貫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詠倭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令有司致祭卿等更詢其家紹興四年冬追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即位之初眯於治體聽用匪人置布衣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已贈官與恩澤殊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

兩資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王綱中書行其辭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膺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其殆有意於良臣乎由朕不德使汝不幸不得爲良臣也雖然汝籍不得已不失爲忠願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會三歎而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子哀以彰子過使天下後世攻古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敢茲朕意詞意悽惋論者以爲深得代言之義

少陽集卷六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附錄贖屍記　詔敕

李猷贖屍記　紹興二元年正月十五日記以序
建炎改元八月猷以妻父殁於王事自京師詣南郡行在
所十五日雙門外忽見友人太學生陳少陽敏問畢從容
謂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當爲我圖之猷曰太僕
寺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
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顧謂猷曰吾
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邃不能自
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爲我辦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中
心所欲言之者其餘盡煩吾友也於是書二上皆不報書
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
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爲少陽設也錄以示少

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一血淚何益臣以召來不敢私
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大方倉皇過猷曰少陽已就
赴應天府矣猷應之曰少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
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怪怪但未知罪之輕重巨因偕大
方就卜於日者孫黯曰公所占者恐有負累邪此人自得
罪名不相及也抵暮乃知少陽已死於市猷愴然若無以
自存遂於此館哭之移時其僕從潛匿逮夜有來竊伺者
東破召來不敢私見吏曰太尹直令請曰少陽曰豈有公
猷呼而告曰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邪輒曰某等恐得罪
今乞批數字收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
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
令召其徒而眾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輩若
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之信乃命挈行李就
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死所在僕輩益

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之蓋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
之橫集也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
護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併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
以善達時猷不暇問妻父事有能力津遣其柩遂亟還京
師始少陽就執之時猷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
狀蓋是日有應天府一吏來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
東破召來不敢私見吏曰太尹直令請曰少陽曰豈有公
文邪吏乃賫出半片紙唯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
何公文吏乃忽怒面目視若有所呼繼而數卒環其左右
少陽乃肯首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曰
少陽曰朝廷召我來若有美命當有悅行家或大程官輩
來報矣今汝輩來是東得罪矣又豈敢逃避不去倘容喫
少飯否吏許之即會又論之曰要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

書訖悉委付羣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疾遲明
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梟首於市門識悼哭友人直言得
罪一至於此輒私誌其事之終始以俟異日史官之採擇
云紹興改元正月望日四明李誡嘉仲記

尚書葉夢得上陳東疏事劄子

建炎二年二月高宗皇帝南渡幸臨安尚書葉夢得奏臣
聞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此英主之上務也
竊見汪伯彥黃潛善於陛下即位南京之初懷奸擅權以
竊朝廷威福壅塞賢路妨功害能擅殺布衣陳東歐陽澈
幸使陛下受拒諫之謗朝廷著殺士之名忠義之士至今
稱屈言及東澈二人未始不悲歎也臣竊攷虎伥代犯顏直
諫爾忤權臣之流至公論一伸之時雖已亡未有不追
贈官爵而錄用其子孫者也臣愚故望聖慈憫陳東歐陽

澈之抱恨投地不及目覩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
爲忠臣義士之勸仍乞斷自睿旨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
秩竄之遠方以爲奸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案歐陽澈字德明崇仁布衣贈祕閣修撰澈死年三十
一環溪吳沆哀其詩爲輯然集二卷會稽胡延晉遠取
其所上三書併列之臨川

御旨

二月六日同奉聖旨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仍與有服
親迪功郎一名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黃潛善謫授梅州
團練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謫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
置

賜錢詔

建炎二年四月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參知政事王綯奏
日笞者太學生陳東以言忤時臣被誅此其鄉里上惻然
下詔曰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
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忠之士
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
錢五十萬

案是年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翰林學士滕康請命
有司祭陳東之墓

諭宰臣

諭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憨古之遺直陳東忠玖可念二人
皆莽郡境已降親旨令有司致祭卿等更恤其家

賜田勑

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高宗皇帝御筆勑中書門下朕建
炎即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事人將布衣陳東歐陽澈
朕甚痛之雖已贈承事郎并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誠未
足以稱朕悔枉之意可特賜朝奉郎祕閣修撰仍更與兩
資恩澤加無兒男許女夫承受仍於所居州軍撥賜官田
一十頃

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誥省勑　見存

故贈承事郎陳東右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勑故贈承
事郎陳東等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
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擾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
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於爲忠臣乎縣朕不德使爾不幸
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籍不得已不失爲忠而顧天下後
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會三赦而不能自已
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子哀以彰子過使天下後世
攷古知節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可

依奏件奉勑如右牒到奉行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
侍　中閤　中閤
中　書　令閤　令閤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鼎
參　知　政　事庾
參　知　政　事與求
權　給　事　中殷復
中　書　舍　人居正
都　司　員　外　事呂安道　申時受
加贈陳東朝請郎誥　郎晏敦復　付吏部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禮赦書節文應見任文武
陞朝官父母妻並與封贈右通直郎新差知虔州清流主

管學事勸農營田公事陳開宗故父贈朝奉郎祕閣修撰
東右父擬贈右朝請郎
令　閤
右　僕　射　閤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文　閤
參　知　政　事臣炎出使
參　知　政　事臣克家
尚　書　閤
權　侍　郎　兼　權　尚　書　臣之奇等言謹擬王
稚擬封贈父母妻如右謹以申聞謹奏
乾道七年四月　日
臣寮論汪黃劄子
臣等伏覩近降指揮追贈陳東等官職陛下悔枉責躬極
其哀痛道路之人聞之者爲之感激臣謂宰輔非材誤國
亂政求之自笞豈可容詠然至極於鄙夫有患失之心廷
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詞朝廷有殺士之名此
而不詠何以爲政向者建炎之初陛下以四海爲奠祀之
主雖俯從人之欲紹履至尊念兩宮之遠狩憫宗祉之阽
危屬故靡常宸心震悼萬幾之事付之二三大臣面黃潛
善汪伯彥偶緣攀附同秉國鈞首靡汪意之求專任抑成
之寄故當開闢言路廣上聰明而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文
過飾非惟用心固寵以保身務懲虛士之橫議致東與潛
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爲初政之累遠近間之無不
疑惑一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於今六年而陛下喜聞憂
誚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奬臺諫詢擇羣寮導人使言不
吝嘗賞使天下曉然愚夫孺子咸知向者東潛之欲事非
伏乞聖慈特垂睿斷
翼案此劄所云則此時黃潛善當已欤及觀宋謝伋四
六談麈云汪退傳潛善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
以啟謝廟堂時相作答啟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
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詞也則潛善生
前已嘗復官矣謝伋談麈載此語當時必以爲工不知
少陽所論乃天下大計社稷之所以存亡者汪黃坐此
貶官當時必有公論叔雅以太學諸生自傷其類至比
之爲妾男子若非謝伋筆之談麈世不知有此么麽鼠
瑣也

周暉清波雜志

陳東字少陽太學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黃建炎元年夏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付其家區處後事甚悉夏生之際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今在其外孫括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爲作哀辭具著本末少陽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同時上書者歐陽澈撫州人上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并與迪功郎一名猶未足稱朕悔枉之意可各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庶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二年又恐張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詔之典至矣少陽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澈字德明靖康初狂虜犯闕請質二子二女而使寄廬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十一又有進士徐暉乞俗官人虜奉親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周密癸辛雜志

嘉定十四年賈涉（似道之父）上荼膚天命之寶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錢樵謝耘等數十人作爲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子騈舍累足而至學舍至無所容有士子作書貽葛司成洪日竊惟太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爺陳東以直言而死今李誠之以守城而死二公皆太學之士也足以爲萬世之名節者矣今兩學之士紛紛而來喁喁相告咮咮相呼慷慨恩賞冀望非常公論將何所賴天下將何所望哉

又

癸辛雜志又云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員須知軍賊稱本院官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擊破不曾

搬取寿來

翼謂此鼓當與張良椎朱雲檻張綱輪溫序節段秀實物同類而並觀之

戴埴鼠璞

靖康孫覿論太學生陳東誘眾伏闕爲亂建炎黃潛善輩竇諸極刑覿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珵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珵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爲一代文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此天下之公言珵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鬨爲權不欲伏闕卻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贈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券布衣爲身之草萊挾權一言陳少陽之所以死也而孫覿張浚實從恩之且浚之以慕心而憤國事不獨此一端如殺曲端而失陝右自壞萬里長城故澶淵間議高宗配享洪景盧舉此爲浚罪迄不得侑食快哉容齋此舉惜不白少陽之冤而併案之也

劉時舉續資治通鑑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陳東上疏詆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詆用事者伯彥潛善奏誅之並

坐狂直棄市二年春正月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彥誤國十罪

畢沅續資治通鑑補

甲子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大略言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內李彥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國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掘開邊隙使天下危如絲髮此六賊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太學生陳東上書曰臣竊知上皇已牽亳社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其監司州縣官率皆數賊門生一時姦雄豪彊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近除發運使宋喚是京子攸妻黨貫昵討方寇市恩亦眾兼間私養死士自爲之備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假上皇之威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望速追數賊悉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扈從上皇如亳度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帝然之

甲午太學生陳東言昨間道路之言日高傑近收其兄俅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奠宗社耶邦彥等不爲國家事之臣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思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割地之後邦彥等能保金人不復改盟否也竊思敵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奠宗社耶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計又欲沮綱成謀以快私憤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敵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以爲備者一日一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

陛敵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
宗社存亡扛此一舉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
彥退朝眾數其罪嫚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帝令中
人傳旨可其奏有欲撤者眾鬨然曰安知非僞耶須見李
右丞种宣撫復用乃退吳敏傳宣云李綱用兵失利不得
已罷之俟金人稍退令復職眾猶莫肯去方綱壞登閶鼓
喧呼動地開封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
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
欲毆之時雍遽去殿師王宗濋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
乃遣眎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李綱矣內侍朱拱之宣
綱後期眾譁而磔之幷殺內侍數十人綱惶懼入對泣拜
請灰帝卽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綱固辭帝不許
俾出外宣諭眾又願見种師道認促師道入城彈厭師道

乘車而至眾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始相率聲喏而散
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東辭不拜而歸
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於都市先是帝間
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
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
章凡三上潛善等思有以中之會澈亦上書詆用事者其
間言宮室燕樂事潛善密啟誅澈幷以及東東始未識綱
特以國故至爲之灰行路之人有爲哭者東灰年四十二
誅之高宗南渡大臣有及東灰事者賜侑其奉郎官其子
至順鎮江志補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舍法行貢上庠宣和以來羣愎用事
蔡京梁師成王黼童貫李彥朱勔天下指爲元惡凶孽赫
然無敢疑議靖康初東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者指爲
六賊乞正典刑六賊既竄宰相李邦彥輩皆欲與金議和
復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斥邦彥等欽宗嘉其忠命官不就
而歸建炎初召赴行在郎日就道以棺自隨示不求生以
害仁未及陛見輒三上書論時政宰臣黃潛善汪伯彥怒
誅之高宗南渡大臣有及東灰事者贈承奉郎仍官其子
鎮江志補
莊仲方南宋文範補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太學嘗伏闕上書

請去蔡京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王黼童貫而用李綱高宗卽位召至行在又劾黃潛善汪伯彥爲二人所構論疏後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東以忠義之氣發爲文章有靖炎兩朝聞見錄少陽集

墓砦

去縣東北二十五里尙德鄉桐村初先生以言事忤闕下高宗悔悟其忠修理祀事每歲寒食郡爲上冢或給錢付縣官致祭集其子孫胙飮甚厚景定中大夫馬光祖過丹陽卽墓建祠自題云有宋修撰陳公神道葢先生之女適括蒼潘好謙而光祖母葉氏又好謙之甥也國朝天順中郡守林鶚裝潢高宗手敕及公遺像授其族人藏之成化十一年都御史畢亨謚公行實刻墓上正德八年郡守林廻表之十四年巡案御史葉忠立祠嘉靖十四年督學使者閻人詮邑侯來汝賢爲增秋祭四十二年巡撫周如斗裁革識者嗤之

墓砦至順鎮江志

修撰陳東墓在上德鄉桐村初東以言事忤闕下高宗悔之修理其祀事每歲寒食郡爲上冢或給錢付縣官致祭集其子孫宗族胙飮甚厚景定中大資馬光祖過丹陽卽墓建祠自題云有宋修撰陳公神道彌甥馬光祖書光祖母葉氏括蒼潘甥也初東女適潘好謙好謙之孫妻葉氏生光祖也

岳珂桯史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旣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驛書聞朝廷徵祖爲之仄席時方得燕兵端覺日侈上心向闌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朕畏天戒變政事雖復佗輟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事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案視回乃沒其實以不害聞天意遽回六月詔天下起免夫錢圖牽固燕驟遷戶部侍郎建炎中與復以攀附致鼎輔殺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綱撤備納寇皆其爲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婣阿患得之心葢已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拂膺

翼案此論黃潛善旨而附記於此者以見郤正不容竝立小人得志此正人所以云亾也

論祠額

嘉靖壬寅林平泉先生樹聲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荊川先生順之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黃二像踞牀庭下荊川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祕閣修撰何加一秘閣修撰何加於陳少陽葢易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荊川曰君言固當不智之主相對感歎詔旨諄切若此

翼案先生年十七入鄉校十年以上舍貢於辟雍政和三年朝廷作雅樂命太學生習之事竟推賞當得官先生以齋長當預先生恥以倖進力辭不受靖康元年先生伏闕上書欽宗敕旨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先生上書力辭不受是年秋八月先生應鄉貢進士舉預薦則先生生卉已屢得官不受竟以鄉貢進士終矣豈以身後一贈爲榮哉翼以爲尙論先生者當論其大節區區浮名何足掛齒牙間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盡忠錄八卷補錄二卷 刑科

右宋朝奉郎祕閣修撰丹陽陳東撰東於欽宗時率其徒伏闕上書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又上書請留李綱高宗即位召至行在上書乞罷黃潛善汪伯彥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與澈同死於市此盡忠錄所由名

少陽集卷七終

順德龍鳳鎔校栞

附錄哀詞　贊　挽詩

哀詞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雒陽再俾與政是時李綱黃潛善汪伯彥張慤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爲諸人所危白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綱得罪翰因獨留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無益也上未納而特之故伯彥慤相繼留爲上議及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顧潛善曰昨夕二人已處之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朕宮禁寵樂惡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卽答曰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邪曰斬之矣翰

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相示時伯彥慤皆不復問其本末益所與聞者也伯彥等但稱歎上神威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府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不關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儕色益潛善尋留本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迹廟堂者哉設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激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間章上卒罷去然世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懼鱗犯上故深禍之紹興三年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論去而方爲伯彥潛善所排詆二書請上大明詵賞尋日諸將提兵願望不救都城及大元帥必立正其罪下親征之詔楊麾威武期還兩宮休壤中原無爲渡江之計金陵之讖猶相人也不可不思二書言李綱諭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尋書所陳固深論汪黃之奸必敢國事願速去之至於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以卒坐咈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益慮天子謂其以詆己故詵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併殺之以益其私且謂是皆讒誣均不足信嗚呼其可謂周於謀己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下詔褒贈追錄二人之忠各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時奸臣誤國之曲折世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剿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系以哀辭使後之人有攷焉

辭曰

朝兮曷故殘二士兮不疑賢相遒兮智伏世體辭兮心離謂圍城兮伏闕幾變故兮弗支不及今兮詵鋤將鼓眾兮爲奇殛仁聖兮本心彼蒙蔽兮衡非知名惡兮委遠云睿斷兮若斯彼明旦兮匪天乃詭誕兮敢欺大權竊兮自益陰機杳兮莫窺後孰鬻兮何人尚有攷兮余辭紹興四年十二月中澣

讀許右丞哀辭　鄂國劉相

幷州叟化桑乾客道逢舍者來爭席秪髯對坐有鉅人開口劇談如舊識試問客子從何方與言扼腕徵有傷吾祖乘呼吸異懸知必有代庖責被髮纓冠赴東市大明既爭日月光眞與天地同久長殛子之生後長者卻識海輩突其詵大臣罔上擅行戮揚以浮言益私曲誅奸發德示後

世右丞之文端可復中興名臣凡幾門聖朝褒稱非少恩紈蘭袖出承命帖猶牟及識公之孫春秋愛賢許之宥十世已往未爲厚況今公議方大明叩天大叫君無後故人夢想規大賢景仰高行思紹鞾典型方及見故物倏爾長別良依然士田未足爲君勸官爵未足酬君願行矣志意勿倦遊歸而視之有家傳

讀許右丞哀辭　曾季貍

建炎初裔夷亂華兩宮蒙塵天下義士切齒扼腕於時陳公衣褐在下越俎代庖肉食者憾之幸以忠玖未幾天子感悟越等加刱於是陳公之忠始暴白然肉食者誣上誤國之罪未盡顯著識者恨之右丞許公時在政府與同列者異議而去嘗著陳公哀辭一篇備言玖事專出肉食者之意及觀責尹之辭則反若己無與焉甚非人臣過則稱

己之義微許公之辭世未有知之者許公雖著是辭未敢謂言於世其後弟尚書郎忻手錄以藏之蓋有待而後出也許公既薨其弟尋亦下世故其辭寂無傳焉後四十年尚書郎猶子進之得所錄遺稾於篋中磨滅殆不存矣一日出示季貍曰進之將以是錢諸石子盍爲我識之季貍矍然驚曰是辭之不亡殆天意乎安可使之無傳也嘗張巡許遠之事史官得以詳著者由李翰傳之於柳韓退之序之於後今此辭上以昭右丞仁聖之本心下以正肉食者之罪異時司殺青者得之不爲無助是亦李翰韓退之文之比詎可祕而不傳乎進之曰唯季貍乃述其所以然以告來者云乾道六年九月甲子

讀許右丞哀辭　汪應辰

尚書右丞許公之爲人也其言也訒其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諫議哀辭指摘情僞究其本末詞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子不得已者與玉山汪應辰書

聞公率太學生伏闕上書六賊遂還天下使之少陽猶以後書論李邦彥白時中等言不用拂衣去近傳太學赴闕上書是歟非歟非山林所得知獨怪朝廷不用其言諸君猶苟安於學豈以靖康時事視今日緩急異耶爲賦五十六字以質同志

劉宰

少陽一疏折羣奸拂袖歸來日月閒誤國小人猶法從書中語叩閽諸子自賢闕是非顛亦通千古義利那能立兩間若向西湖浮畫舫好傾卮酒酹孤山

書遺墨後　劉宰

贖玖何由可百身遺書猶足警來人當時珍重千金子此日凄涼一簞塵

像贊　劉宰

陳公以布衣叩閽恨不手鋤奸佞今雖玖垂紳正笏生氣凜凜奸佞者盍少避終不滅段太尉無恙時

挽詩　李綱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李綱

哀痛綸言灑帝章賜金賜秩典非常無心聖主如天地意奸臣極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先生已矣南阡豈自傷

憤懣誠昭雪九玖

屢將鰓論叩楓宸不爲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君論盧杞恨無慶忌救朱雲玖生一泚心應了忠義千年筆有芬一介草茅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枉斯民聿蒂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匪
爾諍事觸龍鱗一血沾斧鉞雖甘我心枉宗祧獨許身徂草
已深難以慟臨風空有淚沾巾

挽詩　趙時蔡

轍駐笳長驅高屋建瓴水權奸誤國家和議甘戮辱遂令
九廟尊冒沒枉棘枳帶甲百餘萬一嘯自披靡堂堂諫議
公此若頹波砥叩閽斥時宰不惜用一疡此疡不足道閭
者自興起一木支大廈於時不可耳使早定大計何物摩
壁壘可憐紹興間賄賂官其子我得觀遺稾感慨容已矣
千載凜如生作者書於紙

挽詩補

張　光

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犯龍鱗義疡
哀憐汝余愚若愛身飄蕭重白髮愁煞倚門人
義氣衛星斗忠謀款帝閽無心干爵祿有意鎮乾坤遠曏
愧人手何慙烈士魂茅茨豈潛德千古令名存

挽詩　何元泰

枉箚虞庠日嘗陪陳少陽詞傾三峽水忠烈九秋霜藥石
就義渾閒事留得遺編字字珠
塵丹扆琅玕寶皂囊後來門下士多有紫薇郎

挽詩　王之埜

誰憐趙宋灘奇殃太學名儒欲斷腸制敵先教鋤亂賊愛
君當請任賢良八書就義風裁峻九詔旌忠姓字香耿耿
丹心如烈日至今猶自繞汴梁

題少陽祠三丹亭　葉　忠

生同國邑原無主三血瘞江南始有家千古忠魂消不得東
風開化故園花

謁祠

姜兆錫

九鼎誰教易一毛獨封諫草吊南朝可憐碧色長宏一血長與青虹薄絳霄

謁祠

楊應詔

長劒俯嚴阿危樓覆晚波獨來閒弔古傷感復如何社稷誰九鼎乾坤失兩河向來憂切疏忠憤見君多

謁祠

王用賓

荒祠遺野渡每過一停驂古砌橫殘蘚空庭下夕暉潘沙猶諫草風木自忠臧憶笛東臺吏能無愧布衣

謁祠

健菴道人

柳風梅雨氣清和義士祠齒舟兩度過一曲楚些三千載憤倚天長劍碧嵯峨

兩宮歸夢八千里六賊合姜四百年花外杜鵑禁不得丹

陽煙雨暗湖天

謁祠

陸深

郵籤初下雲陽驛國士猶懷陳少陽人世自應餘感慨東風元不管興亡誰無一死何須晚事到千年変有光當日上書多輸報至今遺恨說汪黃

謁祠

張珍

宦休重謁少陽祠水色山光悄四圍碧草尚含亡國恨寒鴉空帶夕陽歸誰憐逢比身先逝獨憤汪黃事已非一覩遺容凜正氣西風吹淚灑征衣

謁祠

姜士昌

出岫何煩羨入林笛賢遺廟此中尋公車輿櫬原奇事履哇櫻鱗總素心宋代和戎多覆轍古來攻諫幾青矜壁間柱史遺文在牖有清芬留至今壁有葉侍御藝文

拜墓　孫應奎

太學清風志不辜有教流毒遍江湖已知誤國奸臣忌直把擎天大義扶諫疏千言心懇切忠誠一旦血糢糊遥憐夜月英魂杳露泣秋雲隴樹枯

拜墓　陳表

仰止如神湖上過水光風靜起漁歌捲旗未可終忠泣立馬緣誰不渡河人骨遺奸還紫閣經春荒塚有青蘿少陽頭顱人曾續錯認同舟覩此何

盡忠錄序

大有曾侍先祖道及祕撰事云祕撰所上建炎三書其一乃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配享先祖而黜汪黃詞皆坦明惟最後指陳兩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且得以罪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爲忤也時歐陽澈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讒擠其語激上意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黃復動以危言遂俱卽東市因謫先祖海外今觀高宗聖訓有曰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有曰始罪東出於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豪不傳於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旨悉從其舊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蓋援取賜金制詔中語因重以詞旨聖語二條

揭諸篇首錄木以廣其傳祕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至爲之死是書不出九泉不瞑目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別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繼而汪黃選部少陽論二人奸諛中興遂致極法丈李春部成章固張遇事言激上二人亦竄逐布衣魏佑連上六書亦不得其死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亡也先祖意謂必當見殺案東齋先生語錄曰馬伸論汪黃逐之賊虜方張不可守禦或謂中遂刺殺之則衛尉之死於二人之毒手亡疑也嘗與復草昧之初朝廷未尊言及兩朝相馬魏二公皆默然被害人無知其冤者則祕撰之死天子旋卽悔痛累詔褒贈至今聞者爲之慨慕興起可謂死且不朽視二公其存多矣大有將以是書求引跋於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祕撰所得其死者始

千皆世臣與國同休戚少陽尙爲諸生未沾一命徒以區區一寸之忠不能自默至於死不悔不尤重可傷哉或疑洛陽少年易其言斥以死君子少之少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大事力詆羣奸不得命不止忠憤所激眾集至數萬涉旬持之嫌使奸人指以爲名率陷大戮揆之與先祖未嘗識面容納說乃於立談之頃輒爲人痛哭少陽遭時孔棘國之存亡在呼吸間救之不得不急君臣大倫根於天性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言出而死有所不避此少陽之所以爲忠也少陽姓陳氏名東少陽其字潤之丹陽人高宗追念其忠贈祕閣修撰近丹陽太學生孫育得所謂盡忠錄者質之鄉進士陳君沂屬編次焉乃請於丹陽令申君理刻以傳錄曰盡忠蓋因宋丞相綱之孫大有所序舊名用高宗

賜錢詔中語也有繡書京師請予序笞唐何蕃叱六飢士
承從來訛之亂且顯名當時韓愈氏亟稱之況少陽精忠
大節若此今讀其書猶凜凜有生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是烏得無傳傳亦何假於序而後人仰止先進圖其不泯
事關風敎不可以不書於是乎序正德十年夏四月朔日

三賢堂記

陳　摹

始余讀先聖賢之書觀其尙論古人以詔將來有不同於
制行而同於立敎不同於應世而同於知道者未嘗不表
而出之微子之去箕子爲奴比干之死而夫子目爲三仁
伯夷之淸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而孟軻氏一以聖與之
仁且聖豈易到者而稱之無異辭謂其有功於名敎則一
也國朝列聖相承登崇良弼以起天下之治蒐訪隱逸以
盡天下之才旌別忠義以作天下之氣士君子或出或處

任與宋敬永呂大臨同落知制誥而不容倅門之或啟簡
忤上意而不忍衣冠之污辱凡所開陳無或隱諱益公優
爲者猶未見所守方宣仁垂簾諸臣奏事惟稟旨毋后哲
宗皇帝有言或無對者惟公奏事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或
有宣諭必告在廷以聽聖語公之意益以垂簾之事非獲
已者吾亦稟命於君庶幾調娛子母儻無間言異時哲宗
默識其事謂公有君臣之義卒相之以成元祐之治非卓
然有所主者不能謂是崇觀之政毋舍一偏上下易位時
則有若處士蘇公樂於肥遁而不肯爲時一出又翩翩而
靖康建炎之間朋邪撓政國步多艱時則有若修撰陳公

激於忠義而獨能爲國一疏夫處士蘇公之孫也乃翩功
在王室公亦資稟不凡少時東坡山谷後山諸老與之游
悉器重之豈不克紹先烈而獨隱居適情山水以鴈詠自
娛徵書屢下高臥不起時號後湖先生非無所見而忘世
者修撰公則異於是方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
勔用事召醫中外公以太學生力條其罪斥爲六賊書凡
四上至京城之變和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召公時黃潛
善汪伯彥王南金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於謀國奮不顧
身復三上書危言激烈奸黨丈致其罪李陷誅戮亦豈無
所見而漫輕一疏哉二公操行似不同而孟軻氏一以聖與之
撰公被召後湖實賦書以勉其行謂兩宮蒙塵九廟危辱
言之悲入骨髓少陽忠憤愛君當慰天下之望則是行之
仗節雖其性稟忠義後湖實慫恿之若高宗之於二公則
所遭際之不同然皆非漠然無情者當士大夫飛南渡仄席求
賢間後湖之名雖終莫能致而弓旌之召三及其門紹興
四禩間修撰公之疏下哀痛之詔悔過引咎雖不能如哲
祖之相蘇公而亦無負於二公矣余自佩韋知讀書慕三
公之名而恨其生晚魏公本溫陵人以子京辛丹陽迎養
官舍於邑治東隅築室扁曰壽堂爲奉公之所後人目爲
相公堂有公手植山茶竹柏尙存子孫因古籍焉修撰則
邑人也邑有賢尹政成之暇又能崇尙風敎祀魏公於是
堂而以修撰後湖二公侑春秋於釋菜先聖之二日率其
屬若邑之士夫設牢醴以祀之且屬余識其事此素志也
其敢辭魏公諱頎字子容其孫處士諱庠字養直修撰公
諱東字少陽寶祐丁巳二月

祠記

劉　宰

建炎二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牽金陵道京口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竄朕深悔之已追贈景秩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既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劄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加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非人竄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官田十頃某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自古人主激一時之忿而輕用其威者有矣未有事非己意悔自己興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臣子不幸而死非其道者有矣未有寵被九京澤流後裔赫奕光大如我修撰陳公者也公字少陽由鄉

校貢舉雍升太學爲內舍生時入仕途廣牽進者多公嫉焉未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請命以官少宰吳敏亦繼有請敕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仍與學官差遣公曰吾志極宗社之危顧以爲己利乎再上書詆時政辭不拜拂袖歸鄉里是歲復舉於鄉會京城之變尼不行公憂國步之艱臥興涕泣建炎御極召赴行在知鎮江府趙子崧身親勸駕公誓盡言以裨自隨既至以宰相黃潛善禍臣汪伯彥主南牟之議失天下望又其人非濟世才旬日二上書極言之或規其太驟公曰天子卽位未十日而招一韋布之士非直言無以報且事關宰相少緩而天子有命彼不以負恩議我則曰敵望矣汪黃閱書恚忿宦官宮康履者自靖康伏闕軍民乘勢蹂躪其徒寵怒於公又應天尹孟庾王黼客也相與協謀因他進士上書矯誣併致於辟

同時執政有許翰者爲公哀辭謂黃之力居多方被執時索紙作書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末曰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識者謂賢於范孟博臨終之言遠矣故人四明李酸爲殮於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視之以達於家時人高其義公死而事寖闇言益驗上追用其言屏汪黃於散地引咎自貶選賢於眾用能盡屈羣策宏濟艱難贈卹之典殷勤懇惻載在簡編益惟恐天下後世之不聞以自墮於飾非拒諫之域者顧諱晦其事謂爲臣子當然殆未知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三山陳君德一分教京口謂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又古者孔顏孟未冥位學者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若修撰陳公非京口所謂先師鄉先生歟社非職所及學非吾事歟乃肖公像祠之孔子廟西序陳君代更繼者屏去今教授番陽許君溪視事甫

淡日祠之如故又慮廢興之不常屬某爲之記某閒而歎曰管人有言叔之日是非乃定若修撰陳公之事是非豈昧昧然者而祠宇廢興猶反覆於百年之後況當時縉紳於朝廷之上者其能公是公非與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於此益歎國是之難明人心之難一我高宗皇帝之聖不可及故拜手稽首詳其事於右

祀記　　邵寶

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然人知重在夷狄而敎反之也難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夷狄當其時以戰鬬者戰鬬疚者天下哀之猶可言也諫諍疚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追賠祉閣修撰少陽先生陳公之疚

所以至於今數百餘年而痛憫傷悼之不已廟之貌之尸之祝之而猶以爲未足也宋之亂自熙豐以來其所由來者遠矣至於靖康之時則北虜日盛內逼京師夷狄之重於是乎極所謂極重不可反者其此之謂乎而中朝六賊者實爲之地重在小人則輕在君子重在夷狄則輕在中國天下之勢如此誰與反者於是有識有力足以當其任者李忠定公相一人而已使能專任焉而誅斥六賊則天下之勢尚可反焉者而一二宰執內忌外媢與六賊表裏經營不日割地以和則曰遷都以避苟遂其私而忠定宏才雄略直道正氣乍用遽罷祉撰公發天下之危言當天下之大難五書淵聖三書建炎屢遭挫抑愈益奮厲率之汪黃二奸黨結蒙蔽曲矯密呼身疚其手比之朝衣東市之慘殆有加焉而天下之事去矣蓋反天下之勢在識與

詩蓋趙公以正德庚辰二月

清忠祠記

姜寶

春秋時季子以邦君介弟讓國而至延陵其操行與夷齊同清宋時太學生陳公少陽上書論事捐生以濟時艱有比干諫死之忠焉兩公並我邑斗山崇望祠各偏一隅不侯邦人瞻仰茲邑父母章南周公既遷雲陽驛於城外虛其舊驛之廳請於撫案學三臺位置兩公神主將以春秋奉祀扁其門曰清忠之祠而屬余爲記余思季子固賢者孔子謂其葬之有禮以有吳君子表其墓若若春秋書札來聘自是郎事而書初何嘗有貶黜意胡康侯著傳以名札爲貶辭殊非聖人本旨至謂其辭國生亂而聖人於吳亂數十年肯不應先定其罪此尤千古不白之冤不可以不辨少陽先生當宋將南渡憤國事之非鋤奸保賢請決親

征肯後書凡人上忠讜嘉謀高宗惑於奸佞竟與歐陽生並竄極刑後雖悔贈以官卒亦無救於敗其忠魂沱今未招丕不可不申理也噫嘻今人以身徇利貲百萬曾不坡一毛視季子延陵之逃無忝首陽之餓眾人皆濁而獨清其賢否爲何如奄君之祿者往往舍國恤倭身圖覩少陽身未莊位郎能憂國忘死嫉美少師眾皆負主而獨忠其賢否又何如余嘗慨慕二公言於肯令驛當改置城外祀兩公於其中以風後來有志者終因循莫應而周公一閒余言郎鋭然爲之其可謂難矣余以五十金助建驛丞新衙請其舊衙之小房爲清忠會所將來與二三同志聚講其中庶幾景仰肯修矯世污勵臣節以效法二公之一二輒蒙公許可併給官田二十畝以入祠中資聚講者之公費公優調吳門方去我邑遞道攀轅歎慕不置其九可爲

忠義洞能興起後人是爲記乾隆二十二年戊寅麥秋吉日

墓表

林魁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身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昭回史籍貫徹宇宙君子之事於是乎畢然而欷歔之靈當不能無憾於九原者宋季燄壬羣棄社稷先生國學小士百非有寸祿之榮一命之寄毅然中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六館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人所不能守今夷破之使當時少試則一帝可返九廟不遷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而不用其言必甘心以快讒慢而後已先生骨未冷而狄人墟宋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豈不知勢遠責薄高引牽免而汲汲國難死而後已誠以君父之讐不可以不復國家之恥不可以不雪宗廟之尊不可蒙腥羶衣冠之化不可易左衽深憂大懼精計極言繼之以死庶幾賢相用而宗廟安夷狄亡而家國存卽捐軀隕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先生其以之率之事去時非吾身享無窮之名國無一旦危之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重爲先生興哀於千載之下也魁爲童子時讀宋史歷先生之傳倦倦泣下者屢矣正德壬申來守是邦臨郡學閱疏草凜乎若挹生氣用謝邱隴謂塋榛蕪進遹胄出家牀獲覩遺容暨就義始末於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弔英爽嗚呼文山峨峨千載如見君子當堅以茲石先生名東字少陽丹陽人

正德癸酉歲夏五月甲子

墓銘

胡天游

宋辟吾德天柄墜宗陽光淵淪陰晝蒙六奸釐盾一朝

跋遺事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關然忠義不多見於世而世有忠義多不能自全茲何理邪蓋衛國家排患難斥奸惡褒忠良蹈白刃遇事輒發起疚如歸無怪乎忠義之士往往蹈殺身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予聯事太學僅二年平居飢寒其所爲知決非偶然者一旦爲國言事屢上屢抑而不衰而奉至於殺身而疚疚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冤之嗚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滅未幾憸人罷國政而少陽進賚典英聲爽氣凜凜狂人旦日回視將日係寵輩泯沒與糞壤等忠義果可少貶哉余知少陽不疚矣四明李嘉仲當囚妍燄時能贖其屍首併歸葬於故里復珍其往來遺帖求縉紳識其事以廣其傳嘉仲之爲人也從可知矣故余備論忠節所以然而書之時紹興二年秋七月十有一日

周必大

跋遺事

高宗皇帝卽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爲身謀殺上書人鎭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德明六飛南渡巫出時相再貶二人朝奉郎祕閣修撰王音樹怛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於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翰老既爲哀辭必大又鈔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嘉泰壬戌臘月乙亥

跋遺事

嗚呼士有不受一命不會寸祿忘身之危爲國之災以天下言爲天下死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啟少陽之口若有意於中興乃不啟吾君之心使留少陽一寸之命夏有龍逢商有比干千歲之上九泉之下少陽與之攜手而遊矣嗚呼少陽之死爲可悲也亦可榮也少陽死矣吾亦無日矣

劉　榘

跋遺事

祖宗教育天下士垂二百年英異輩出靖康之間乃有如殿撰陳公少陽上書乞竄逐奸黨諸生莫不義而從之彼高官美爵列官都省甘爲虜屈者視少陽當愧死少陽忠憤不少挫意上書詆時相以死當時府尹置少陽又甚慘彼謂雲霧蔽蒙忠佞不復分矣我高宗皇帝感悟汪黃斥逐少陽贈官又官其子若孫不一詔墨每頒少陽之鄉黨耆老伏誦感泣嗚呼湯之罪己太宗之賞諫納不過是李嘉仲爲公敘手足形還葬范允誠傳以顯末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少陽死之日猶生之年若夫增葺其祠宇禮郡其後昆以廣聖恩褒忠表行之意又必有賢者任其責云嘉

定癸酉臘日

跋家書後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聞爲太學生當虜騎深入國家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之以官既辭不受謫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月今上卽位之十日以布衣召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當時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請誅竄遂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不免略無憂色對所追吏受衣進會索紙作書以遺家中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辨誤其書竹紙所寫反覆有字不可裝背一日其壻潘好謙揭而兩之無所遺缺乃得成軸若有神物護持而至然者三年用事者既逐天子感悟追贈京秩復賜錢五十萬紹興四年冬再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仍官其子弟錫之土田以恤其家德至渥也則其大

陳　南

節固已託不可朽而傳無窮顧所遺家書歲月浸久恐遂磨滅謹用刊之於石垂示子孫庶幾覽者知忠義之士志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紹興十二年夏四月望日

跋行實

李 紘

紘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歐陽澈罷李綱左僕射汪伯彥爲右僕射二年二月壬子上渡江至平江下罪己詔壬戌次杭州乙亥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迪功郎仍令有司常祀而其家丙子詔求直言攽其年月兩詔皆出大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召爲兵部侍郎自揚來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謄御札昊存參知政事樓公嘗跋罪己詔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至誠感悔不啻不世之利今一日甚明宜少陽不愛其死也方野棄屍首檢人有司常祀而其家丙子詔求直言攽其年月兩詔皆出大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召爲兵部侍郎自揚來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謄御札昊存參知政事樓公嘗跋罪己詔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至誠感悔不啻不世之利今一日甚明宜少陽不愛其死也方野棄屍首檢人虎視無不遠迹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能訪求而歸藏之益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亞也

跋奏議

胡攀鱗

攀鱗頃自總府仰服修撰陳公忠義之名嘗得之諸老先生謂公以布衣遊太學當靖康建炎國步多艱率諸生伏闕指陳時政旌別忠邪多爾時宰所忌奔之甘瓠如餂又聞伯父吏部以與聞諫草斥嶺嶠自是括蒼之名播之縉紳著之青史與陳公儼美匹休矣攀鱗每恨生晚所得稽慨僅若此有如英姿丰裁固願見而不可至也而封章論奏未獲窺豹意終抱此恨近得公之姪孫挺遞及短卷七封諫疏九封與夫部安撫墓誌經略錢待制所譔神道碑幷范制參傳公行實且命攀鱗爲書其後一再披味凡公之忠言讜論彪炳紀載讀之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竊一裨而酬素志仰惟公之精忠獨行殆猶造化功用自然詎可以草草丹青陶寫矧今名公巨賢品題益篇豈待予諛聞附書然先世同德比義今又獲同枌社事契稱篤豈容自默嘗觀孟子稱贊伯夷爲萬世師有頑廉懦立之事身膏東市於戲痛哉公潤人也祠堂於學而遺槀弗著非闕典歟迺取奏議手帖刊之於學宮且以高宗皇帝賜

月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有容也竊謂孤竹君骨仙之後公其人與夷齊才識文菲不能自爲臆說謹據聖賢之言以識古訓蓮伯玉恥獨爲君子修撰流光不朽固矣伯玉豈無華袞之榮云

跋奏議　　樓鑰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縉紳莫若忠孝節義一操諸身非能光祖先耀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流後世靖康建炎開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東非有位於朝無言責於己一旦忠義奮發伏闕獻書鋤奸臣闕賊子極言直諫奮不顧身奄貽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之數向非高宗皇帝降詔責己引咎自躬追贈爵秩錫土田官子孫以旌敢諫則朝廷負殺士之名雖滌三江五湖之水亦不足雪論於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恨不得悉覩公書一識陳先生諸封事既昭昭日月矣而晉李綱一事金人解去去就之閒天子或改容焉諫官論列極忠盡愛行焉非功不行焉非罪要其歸而已至若布衣之士情深報國同夫人之不言不忍同夫人之言益不忍一朝犯天子之甚諱嬰奸臣所極痛有進無退有死無生嗚呼斯爲難矣少陽陳先生諸封事既昭昭日月矣而晉李綱一事金人解去

公後一日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公之後曰正於賓位因得識公後而悉觀公書則公之忠心義氣可一閱而知矣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諸公於時爲公愧云嘉定戊辰癸酉朏

跋奏議　　泰州野人

予觀主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晚之歎其後建城朔方之議公孫宏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齊王事下吏治無狀世宗欲勿誅而公孫宏固爭卒夷偃族則肯日之際也然偃方貴牽時賓客以千數及之日無敢往視者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未嘗逮治則世宗無罪偃之心終可知矣且宏之居相位內深意忌雖同時賢者若董仲舒猶且疾之使相驕主而欲罹其害況偃輩曉進用事才出宏右而數譏其議宏乎必陷之死地也則人主有

爲功非小然使少陽以是見非其志也迨與歐陽澈西市志在必死觀其臨後言誠非欲生者然潛善輩力以死相中而高宗亦終不欲生之嗚呼潛善高宗可謂玉成少陽志哉悲夫少陽吾潤丹陽人也大江外注長湖中滿少陽在焉嗚呼飄謂吾潤少人哉

跋弟二書　　王遂

遂伏讀鄉先生修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夷裔之所以入中國而江浙之所以興王業焉然竊怪夫紹興黨禍踰四十年而忠賢盡於炎荒子孫老於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之終身士宏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於殺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嘗罪一言者是宏忠言嘉謨日聞於上羣

臣蓋聞觀感辨阿脂韋視國之休戚如素人之視越聞天下之利害如閭父母之名有甚於刀鋸鼎鑊之在眥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辭而又竊有憂焉者也嘉定十五年四月朔

跋弟二書

劉宰

修撰陳公鄉先生靖康所上六書建炎二書家具有之紹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楊茂良槫年求之公家公孫光悉以授之遂不復所有惟此蓋建炎弟三書公所以坐於殺者其辭旨鯁亮字畫遒勁使見者駭歎豈光固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實衛之使留以爲家寶邪公之就逮應天也爲書辭其家人語尤壯識者謂賢於范孟博之書手札亦爲寿倅楊君九鼎所得以歸公之甥孫潘氏然其歸未審也余既以爲公楷諸藁以遺書之亾而牽此藁之

存周公四世孫煜裝成卷輒首尾不但欲公家世世子孫知所愛重亦欲馬氏楊氏潘氏之子孫聞之惻然諸藁或可復歸云嘉定壬午正月中澣

跋弟三書

邱應雷

讀陳修撰奏議讀書者知其久且不朽矣應雷今觀建炎弟三書藁開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尚何敢贊一辭洎紹己酉仲春

跋弟三書

李憲

建炎國步危墮諫議陳公以草茅詔行莊極口直諫歷詆當國其乃心王室挽回忠義一脈炎祚中興此其權輿載莊國史著在人心千載猶一日也余何敢贅言洎紹庚戌自潤改轅歸寓公里公孫示余伏閱書藁肅容拜觀使人忠義之氣勃勃不可遏欲著數語尾諸先達後值臥疾遂

世奇生爲太平民自齠齔時竊聞父祖話靖康之事毛髮爲之寒凜既不識公風采又不拜公祠下豈非有負忠義之氣閒風而喜不然何其景慕如此閱讀至佛袖趨府神色自若口呿目瞪不知涕流之無從也哀哉古人所謂死或重於泰山者千載之下於陳公見之矣冥鴻子高世奇

書

跋弟三書

趙與言

伏讀諫議陳公奏藁愛君憂國之誠言言剴切雖鼎鑊在前而且不懼吁忠義其成寶祐戊午穀雨後二日

跋弟三書

趙孟頫

忠簡胡公斬檜一疏金虜求之千金知中國有人當是時蓋殿撰陳公既殁之後也奸臣誤國賓公於地自謂可以箝忠義之口矣豈知人心天理有不可泯滅者自公發之

忠簡公繼之而六飛南渡以來世享忠義之福孟迴生於
忠簡公之鄉獲覩忠簡公眞蹟多矣獨以未覩公之手澤
爲恨適今筮仕公里祇拜公像而公之四世孫煜以公之
建炎弟三奏稟示子慨然曰此公之所以亥也嗚呼公雖
亥於東市忠簡公亦亥於南荒而貫日精忠至今凜凜亥
猶不亥也彼汪黃秦者獨不亥也邪感歎之餘竟書其後
寶祐戊午穀雨後三日

跋弟三書　　詹元鼎

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非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不能也
諫議以布衣叩閽抗言於羣奸吐啖萬喙皆瘡之時徑以
一身試不測之禍淵拱觀遺稾凜凜猶有生氣然足以使
亂臣賊子懼信所謂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乎寶祐戊午楚
節歲四日

跋弟三書　　許炎

此稾思陵殿壽朱游檻也當公再如南京上書時使天聽
則亥不瞑目故盡言以求亥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暗
昧而沒於是其亥果得其素心矣書草后刻在鎮江郡學
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生孫宥思和取抳本摹入木刻
以俾流布其志嘉而力勤天下良心之同也余與贊其事
刻成因稽志其故云正德庚午歲十一月三十日記

跋哀詞稿　　周必大

陳少陽之亥贈右丞許公哀詞思過半矣臨川梁光遠喜
聞耆輩遺事寄此求跋予有少陽行狀蓋其弟南所作今
錄示光遠宜籍寫入輔以俾觀嘉泰壬戌七月癸丑

跋遺稾　　潘棠征

昔曾大父曰曹遊太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諫議丹陽陳
公尤以氣義相與公將上書叩閽過留大父劇飲而別書
歲月后柱上其後后歸閻氏而遺墨亾矣大父淸齋老人
汪黃如讒大舜詠棄土無益也異張公淩有不懌者焉

記宣和以後事爲詳猶喜言卉蕒出處每讀骨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不自勝顧彙征曰名節不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彙征竊識之適尉句容諫議之孫一旦袖遺稾兒過開卷端誦想歎風節因思大父之訓不覺滂零於戲公卿大夫甘欺君賣國而不忍失富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悟不亦異乎雖然身可殺名不可滅諫議之忠將百年殘篇斷簡好事攘取之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殞爲天下後世所善道馨穢有間矣陳氏尚何憾嘉定壬午正月二十二日

跋遺稾　樓昉之

使此鰒論用於建炎靖康中興之初則車駕駐蹕不偏倚於錢塘使此鰒論徹於英上忠臣規恢之際則修撰孫鼓不固窮於京口齊人有言曰雖有鎰金不如待時今可矣

盍行乎

跋遺稾　李大同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之地決以爲不可往其後乃舍金陵而都於杭因循今百餘年金亡於蘄而中原將復於我識者顧以得中原爲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書稾俛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歎云

跋遺稾　黃震

伯夷扣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關范孟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甘戮如飴別家人恬然如平時最不可強今觀少陽稾及其臨死帖與伯夷同功與孟博同傳

跋遺稾　譚梓古

不理折檻以旌直臣似是也新室之胚胎已結張禹之罪

九死莫贖剽貲見識人皆傷之不知唐祖之棄九可傷也陳公奏稾舊嘗誦之矣是以布衣言天下事宣和靖康之書當世之所難言必托指而不行建炎讎陽之書人所不敢言者而公言之言直足以博一死吁公爲國謀爲社稷謀未始爲身謀也公既殺身矣爲國者當柰何此高宗痛於追呼之日公以極諫遭極刑凡公書中力詆之奸俱得保首領沒於牖下始終富貴之享子孫猶得以憑藉而風榮宦福善禍淫之報果安在哉人皆以靖康之變歸之天數謂陽九之阨在是主於人謀之不臧以抗言者未之有也公獨言之哀哉東楚布衣譚粹古淳父氄筆收泣爲其孫煜書於奏稾之後紹定庚寅秋八月吉日

跋遺稾　陳塤

塤曩爲括倉部文學見公就逮時家書草於潘氏潘氏併以公像爲贈揭座右朝夕景仰益常挹忠靈於凝定之境來司右臬公孫煜攜奏稾相示齋莊中正純粹精一發見於筆墨之間因思塤至愚不肖曩草奏篇必端居旬日然後爲之蓋臣之事君非積誠不能感動也肅容三復所以益重有感云

跋遺稾　羅愚

布衣言事激切至此彼汪黃輩何所置愧哉紹定癸巳九月望日敬觀

跋遺稾　許元寶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於百年嗚呼憎哉咎賈誼之言不用而主父能用之聞公之稾安知無抗公之志者隨與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紹定癸巳明禮之翼日

跋遺稾　劉希仁

宣靖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虜入寇所至莫支京城失守當時已有不遷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蜀德宗之狂奉天少遲其鋒俟勤王之師四集以與其猖北狩噫尚忍言之建炎龍飛多議者謂宜遷汴然吾之軍政未立虜政方張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至於越江犯瀟蓋以河南諸種狎況不能守使六飛遽還汴京未可知也第柄臣如汪黃輩庸闇無遠略虜犯泗城已至近境猶會食都堂語人以不足畏暨大駕已渡江乃亟鞭馬南馳誤國若此而莫能預爲上極言者惟諫議陳公以布衣爲太學生力疏其奸輿觀自隨衆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猶有生氣南渡之初庶事草創首興太學以牟多士今百餘年凡事關天下之大計若險壬之污狂朝廷敢怒而不敢言時聞六館諸生叩闕上書大計猶賴以決而險壬陰

有所忌玆非國家累世養士之仁而亨蓋言之效盍故因覽陳公遺稾而重有憾焉端平改元二月五日

吳潛

跋遺稾

古今獨唐裴相垍能喜言事者自呂申公韓魏公司馬公猶難之若潛善伯彥殆孔[竊]儀行父輩爾其蔽浚冶也固宜嗚呼金既亾矣而澼陽之郊百年之下獨仰悲風爲諫議嘒嘒也主國論者可不創乎端平改元四月望

跋遺稾

尹氏不平皇父孔聖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皇草茅憂國者之意也嗚呼國武子好言而見殺後世猶賢之況諫議陳公之忠肝義膽誠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況親見其遺稾乎嘉熙改元孟夏後

徐畋

跋遺稾

讀諫議叩閽遺稾過於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愛慕之辭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哉孟子方一臣爲奸利時邪氣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以至九殞無悔其爲宗社之大計匪但立言而已不然原其既膠矣溺寒灰而爭快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辨嘉熙改元正

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於孔子孔子之言曰日曰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絨默淪阿與沒上下爲得夫聖人之中庸如懷慨論事讜直忤時者不指之爲狂人則目之爲病子審如是則孔子之志荒矣殿撰奏稾今經百年勁氣不磨字畫如初汪黃爲鬼爲蜮靡滅誰紀若使炎興喑啞之儔復生於世豈不動人駭目相與咨嗟殿撰之爲者當時豈無狂人病子謫邪吁時同則忌之時異則奇之殿撰往矣今以其所以奇殿撰者而交相奇之使正論成黨忠臣義士瓌穠而海斯社稷之實利殿撰之

桂如虎

所望也不然此棄猶破故紙耳於戲嘉熙二載四月下澣

跋遺稾

章　玫

嗚呼攻大臣者有必攻之理蓋以受人之攻古今甯幾見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上肆行無忌甘受人之攻邪苟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殺之矣豈獨大臣哉諫議之言諫議之所以攻也亦諫議之所以不攻也雖然諫議之牽也而天下之不牽也不然中原萬里安得今日之禍嘻甚矣可以掩卷矣嘉熙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跋遺稾

伍　霆

當是時外而忠簡宗公抗二十四疏力乞回鑾幷力攻汪黃之奸邪內而諫議陳公以布衣伏闕首倡大義二公之論不謀而同宗公雖不被害亦牽於所沮疽發背死陳公

竟不免東市之誅小人之害忠良誤國家如此哉大抵板蕩棟橈之世自有節義慷慨之士不忍宗國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甯冒死而爭之者斯天地間固有可已而不可已危言危行以陷於罪者今陳公明知其必死而不敢愛其死若以其一死有關於天地離合正統存亡之大者豈非天乎是以天使之扶持使可辱可殺而不可泯沒者也誠使當時斥逐汪黃郎日鑾輿北還而宗公則以中興十策指揮王善楊再興楊進之徒一百八十萬眾席捲渡河則邀還二聖盡復輿圖此當時一大機會也公既誅宗公亦被沮而死向之一百八十萬悉潰裂四去而虜遂猖獗中原率不可復痛哉嘉熙庚子八月

跋遺稾

張　介

還都汴京自建炎觀之乘輿所至郎爲邊面未可爲至計古今君子小人之辨義與利之間而已君子純乎義小人純乎利其務萌於心術者甚微而其終也天地之所以泰否人物之所以生殺國家之所以興亡皆於此乎決可不

畏哉南軒先生申之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此於心術學者警之不小若鄉先生修撰陳公之事眞無所爲而爲之者乎聖賢之心抗言犯難之氷雘他公益安行之涪祐丙午八月中旬

跋遺稾　趙疆夫

僕初髣於王其祖則兵部尚書賓是也是時黃潛善汪伯彥當國而王則位獨座知平日二人之奸惡袖疏欲攻之不謂其謀已洩未及上殿閤已傳宸命左遷兵書矣自此先正祕撰於是乎叩閽焉一而二二而三其詞愈切且直雖擯不測之禍而直節忠名具載靑史笥王公欲發而不得者其在九原豈不少自慰哉厥後一傳有子曰普以訂正曲臺之禮事阜陵至蒙殊遇嘗有莫嫌此笏太彎薄三引宸旒拜玉皇之句是肯之未遇乃所以爲後之遇也大凡忠孝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王公驗矣又當於先正祕撰見之涪祐己酉仲春既望雪谿趙疆夫謹識

跋遺稾　寶忠樂

太學號賢士關河嶽之靈何往不異負直節勁氣於六館者爲尤著此文明開治而學校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諫議陳公以太學生十叩閽聲聲言事切中時病竟殺身以成仁今存載遺稾留賢相擯邾朋思故京黜淺議言之用不用人心公是非天下大利害身雖亟而閭者猶與起於百二十餘年之後也皆籍談舉典不識其祖今諫議公家有賢子孫寶惴遺文如遺體又能口誦無脫示人無吝色吾輩亦樂爲之書而無虛其請者涪祐己酉二月望後三日

跋遺稾　趙崇績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自古忠臣義士見之明爲之果故視之撫卷滂洟

跋遺稾　孫應鳳

山嶽遺墨沒乾坤著蘇蒙已成推荒勢漸費埽除功修撰陳公詠雪之章也當儉王方張邪燄將盛公力諍之不少怨豈惟書哉此公之所以炎也雖然炎非難得炎爲難彼汪黃獨不炎也與孤塋牢落松柏蕭疎孫枝凋凌田疇何荏使人涕淚交下所以語諸薦紳其相與圖之涪陵己酉仲春望日

跋遺稾

汪濟之

世間萬事俱塵迹留取聲名久遠看每誦此言輒歎世事淺薄志士仁人久不復見及觀諫議陳公遺稾卷後名卿題其右者幾成牛腰然後知一時之屈乃萬世之伸嗟夫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敢言若歐陽諸賢皆分內事獨布衣窮約當國步艱難日斥詆權奸之炎塵遮流芳簡冊間

跋遺稾

李節

晁錯忠於漢以無讒而炎七國定謫者人見發其遺忠爲之嘅然太息而已修撰陳公當皇祐險傾忠憤激發詆柄國大臣甘戮如飴蓋非特晁大夫比也建炎天子追念直臣奎筆綸言疊加褒錄引己自答昭然布告於天下而無匿情焉錯安得此於戲此世之聖主而我宋之中興也與時開慶改元正月下澣

跋遺稾

趙時贇

劉陶抗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言陳公此奏忠肝激烈輿櫬自隨何壯哉公於宣和開詆斥奸京孽黼輩有中人所不能堪者彼猶吞聲蹙蹐不敢撄之

者作與千載能幾人哉余因端明之詩於諫議公事至有感云

跋遺稾

先伯父修撰公於建炎開論國存亡大計忤權臣于斧鉞可謂忠矣世之爵祿盈門者且忠衰於君而伯父乃以布衣奮不顧身卒陷大戮從古未之有也四明李嘉仲乃能爲贖首領斂藏而歸葬之不亦義乎晉李固暴尸之時郭亮上書乞收葬不許因往守喪董班亦循屍不去由是名顯嘉仲一節亦必與先伯父大書信史列於忠義並傳不朽與紹興九年庚申中秋

跋祕撰誥詞

胡儼

子閱宋史至黃潛善密啟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太息流涕深爲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誥詞有八年於茲一會二載不能自已之言則知東澈之死非高宗本意實黃汪所爲也至以飾非拒諫自咎商辛之不如其悔悟之深

必非遂過者可及也嗚呼東漵雖証於至今子孫猶有榮耀汪黃雖苟生人到於今誦之不已故雖以東漵之卓易汪黃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其斯之謂歟

跋贈誥及遺書

太學生衛數詣闕上書論少陽先生陳東汪宋靖康閒一士時政得失力樞羣奸天子嘉其忠與之官不受而歸若將終身焉逮至高宗建炎初年復起東至行在所未及見凡三上書乞留李綱羅黃潛善等與布衣歐陽澈同一報國之忠幸之二人惧死權奸之手嗚呼慘哉既而時君感悟無已錫誥追贈迨今三百餘年其史傳誥文俱無表諸墓者予奉命巡撫南圻按索郡志洒得先生傳誥並臨終手書一二遂命謄石以紀之庶幾先生之行不至久而泯沒

畢亨

陳沂

也已

跋盡忠錄

右少陽公之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答論薦者二書就逮時慰家人一書詩稾二十有七章公之弟南有所譔行狀友人李欽行贈屍記省臺有上論薦及奴事劄子凡七欽宗御批一高宗論命凡八哀挽題識凡四十有九宋史傳一編次首之以圖像狀傳者重人之思也其後論諫而閒以敘劄者序其年也後雜詠於哀挽題識者兒公之餘事也曰盡忠錄者用其舊也曾丞相鞫之孫大有序盡忠錄而獨存其序思鄙是物也遂以名篇板行者縣令申君爲民之勸也太學孫思和爲鄉人之榮也思和初得建炎弟三書遺草嘗刻於石可以觀素志矣公與歐陽德明同上書遇害歐陽行踪然集後附公二書獨不見其全今得次

跋盡忠錄

順德龍鳳鏕校栞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２７
作者＝
页数＝７６９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